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古今决

 **BOOK**
网络图书·学校专集

序章·大劫

六千五百万年前，地球上气候温和，阳光明媚，水土充足，遍地野草丛生，这就成为了各种大小恐龙在地球上横行霸道的有利条件，形成了龙霸世纪的时代。

可惜很不幸的是天不从兽愿，浩劫从天而降，无数太空陨石以极快的速度撞向地球！

使它们这个有利的生存空间，产生了恶劣变化，于是纷纷逃避。

但是陨石的破坏力猛烈庞大到无法形容，比原子弹的威力强大百万倍，甚至千万倍、万万倍它使地球表层惨遭摧毁，引发海啸、地震、火山爆发、地壳移动、大陆沉没，成为了一片汪洋火海，所有生物几乎被毁灭……经此恶劫过后，所有恐龙几乎均被灭绝，成为无数化石，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恐龙神秘失踪。

从此地球上的动植物全部绝种，再经过数千万年，地球才渐渐衍生出单细胞生物，软体动物，节肢类，两栖类，哺乳动物。

二、三百万年后，才衍化出人类始祖——野人。

它们在地球上捕鱼、猎兽生火、筑屋，慢慢开始进化。

第一章 天劫重临

公元 2009 年美国纽约象征这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巨大自由女神像出现严重龟裂。

日本东京静风县，举世闻名的富士山，山顶积雪开始慢慢地融化。

法国巴黎这个以时装，香水，闻名全球的城市更出现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埃菲尔铁塔正在慢慢倾斜。

俄罗斯莫斯科秘密军事基地——俄核武器开发研究所，核弹头武器好像感应到一股自然神秘力量，均纷纷震动。

中国北京举世奇观的万里长城出现多处倒崩现象，接着在世界各地也多相继出现种种不可思议自然现象，这些谜一样的事件，震惊了全人类。

5 气象、动物等各科权威的科学家，竞相争论这些自然之谜现象，连续发生的现象。

6 更强上十倍以上！整个地球表面温度上升，所有的现代设备均发生失常，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纷纷打开窗户，跑出阳台，抬头观望。

——哗，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无数陨石，突破大气层冲向地球，活脱脱的是六千五百万年前浩劫的翻版！

巨大无比的陨石与空气产生剧烈摩擦以至焚烧！

一颗颗巨大陨石，均拥有相等放十枚原子弹的威力飞坠爆炸，摧残这颗东方明珠——香港。

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大小城市乡镇，齐遭千万恶魔般的大小陨石轰

炸摧毁！

无论山川河流，建筑物等，均被摧朽拉朽！

任何人畜生物，刹那间顿变飞灰，烟火惨不忍睹。

陨石的绝大撞击力，引发海啸地震，火山爆发，大部份陆地陷放火海之中，使地球变成炼狱爆炸产生的辐射，其杀伤力更是无孔不入，元坚不摧，长期不散！

大气层下的整个地球，均被红焰辐射笼罩，活像太阳般，成了火球……这残酷无比的天劫，几乎摧毁了全世界……但有例外的地方……在这火球般的地球上，竟有一个青绿的小点依旧生机黯然这个绿点，就是位放南美洲的尾端……称作大幕的地方——火地岛。

公元 2103 年青绿大幕，保护了方圆数千万公里的火地岛，不受红焰辐射摧残。

公元 2106 年辐射红尘，随着时间消散，但消散得很慢……一年复一年……公元 2109 年天劫后的第十年，辐射红尘方消散殆尽，地球重见青大白云。

而在这一大幕保护下的火地岛已易名为——乐土国，在乐土国生活的人民等待了足足十年，确定地球上的辐射尘已消散殆尽，方才决定天幕重开。

大幕原来是由逾万个发射台组成，发射出极浓厚的磁力和游光，交织成坚厚无匹的保护幕。

公元 2109 年 6 月 30 日乐土十国总统——盖天，向全国宣布开启天幕。

但人们在这十年间，已把本来荒芜落后的火地岛，建设成一个超时代的大城市，现在天幕开启，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各式建筑物新颖超卓，雄奇宏伟！

火地岛的国民们聚集在广场和大道之上，他们抬头欢呼着！

“好极了等待了十年，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啦！”“啊呀，好美丽的蓝大白云，艳丽阳光……”“全世界五十多亿人类，只有我们最幸运呀！”“幸好我们部信任盖大总统领导，才可逃出劫难……”乐上国二百多万国民；欢欣若狂，涌向街头高举盖大总统画像疯狂庆祝！

盖天广场正中央竖起了巨大的盖大总统铜像。

狂喜的国民扶老携幼，汇集在盖大广场，足有二十万之多，在一片欢乐中等待总统在巨大屏幕上，发表国情宣言，广场遍地多是人们低头细语，和高兴的吹呼声：“盖大总统真是未卜先知啊，十多年前已预知有天劫降；临地球……”“我们信奉总统，才可以得以超生……”“所以盖天总统真是我们的神……不，应该是上帝！”突然，一种声音使变地欢呼的广场变成了一片宁静，只见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高大威猛，黄发碧眼的人像，他就是威廉，盖天乐土国的现任总统。

盖天总统在 2095 年时已是世界首富，拥有财产一千亿元美金，只见他在巨大屏幕上，张开双臂，以一种世界在他怀抱中的气势，威严地开口说：“国民们，多谢各位对我的信任，现在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的了！”“现在整个地球经过天劫后，五十多亿人口，只剩下不到百分一（五千多万人）”。

“而我们乐土国的二百多万国民，就是人类中的精英，我们的责任，就是重建这个世界！”“以后，乐土国的精英，将会统治全世界！”就在盖天发言的同时，乐土国一个名叫‘宁静’的酒吧里，吧台的角落里坐着一个面透红光，满头黑白长发，结成一条长辫悬挂背上，但他双眉紧锁，一双虎目射

出冷湛的光芒，看着身旁一个大保打扮的少年，只见那少年一点都不惧怕此人眼神中所露出的光芒，反而笑嘻嘻的说：“玄博士，你是顶尖电脑科学家，建设乐土国，你真是劳苦功高呀！”话未讲完就见对面一个马上接口说道：“若无总统的先知卓见，就算有多高的科技也没用！”是啊！这时旁人多相应声道：“只有盖大总统是真正的上帝，更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但玄博士也功不可没。”另一个也接上口道可是，玄博士听了此话，脸上反而没露出笑容，双眉也加紧锁，虎目中露出更为冷湛的光芒，嘴巴微张哼道：“哼，盖天这个家伙不是好人！”“吓！你说什么？”这时整个酒吧的人都大吃一惊，想不到，有人敢毁灭他们心目中象神一样的盖天总统，纷纷挺身指着他说：“玄博士，我们敬重你是绝顶的科学家，但你也不可以侮辱我们伟大的总统先生！”“你是否当不上总统，怀恨于心呀！”刚才对而那人接口讽刺道。

玄博士听了此言心中无名火起，沉声道：“你们说的这个总统，他根本就不算是一个人！”“你们继续崇拜拥护他，将来只会变成奴隶，甚至灭亡！”这话一出口，马上引起众怒，几人纷纷站起指着博士高声齐骂道：“他妈的，你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分明是眼红总统的伟大成就！”“不知自量，”“再胡说八道，就打掉你门牙！”“盖天总统拥有逾万科学家，你冒不出头来，是你没本事，却诽谤总统不是人！”“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模样，看及不及得上总统的百份之一！”“以为自己居功甚伟，你去食屎啦！”在众酒客的连番谩骂之下，玄博士终于忍耐不住，拍案而起，把众人吓了一跳！

他起身回骂道：“你们全部都是蠢材，都去死吧！”骂完就转身踏上楼梯走出酒吧，跟本不理身后传来各种谩骂声。

“他妈的，这老狗发什么神经拍桌滚蛋，也不用在桌上留下掌印啊！”但在他话刚说完，玄博士拍桌所留下的在掌印的暗劲才猛然爆发，摧毁吧台；使整个酒引起一片混乱！

而玄博士走出酒吧，因天幕已开，气候突变，迎面冷风吹来，酒醒了一半，想起心事……叹了几声……心里想到，是时候远走他方了但玄博士这位绝顶的电脑科学家，在天幕开启后，为何对盖天总统心存成见呢……

第二章 人脑开发

人类能称万物之灵，只因为拥有一个超越任何动物的脑袋，但一般人的脑细胞（亦称脑域），只不过开发了百分之六，尚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处女地，没有开发运用。

当然亦有例外，比如三国时代，诸葛孔明通晓天文地理，超凡人圣，宋朝邵康节研创出铁板神算，未卜先知。

外国的爱迪生和爱因斯但均是绝世学者和发明家。

他们的聪敏卓越，远超常人，是因为他们的脑域开发肯定超过百份之六以上……一个月后，突然《乐土日报》登出总统训令：乐土国全国人民须作人脑细胞开发程度测验，由8月1日开始。在遍布全国的30个区域里，共设有600个试场，每个试场均可以测试。

国民对总统奉若神明，虽不明所以，但均乐意接受这项脑细胞测试。

但当全国人民全部测试完毕后，盖大总统竟然下令，将年龄高于十岁，

而脑域开发却低于百份之八的国民全部驱逐出境！

因全国的精英和军队全部在盖天总统的统治，人民无力反抗，因此有五十多万人被迫离开乐土国。

而这群脑域开发较低的人，无奈地被流放到废墟世界。

天劫后的废墟世界，尚存少量劫后余生的人类，但已毫无法制秩序，变成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

辐射更令一些人身体产生异变，成为畸型人，孔武有力，性格残酷，啸聚成群，雄霸一旦，到处奸淫掠夺，劫前所定的律法在此荡然元存。

被流放到此的人们，除了服从他们命令之外别无选择。

而有些人脑细胞产生异变，拥有超强的脑电波念力，可以控制他人，可令女人对他百般顺从，也可使男人们互相残杀！……（公元 2109 年九月二日）盖天总统再发出了第二项命令，就是派出精兵在世界各地为乐土国广立殖民地。

士兵在精良的高科技配合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而废墟的残存人类和被流放的人。全都成为奴隶。

但为了防止这些人的反抗，在每个殖民地，盖天都设有一位总督管治，以高压手段控制，从此废墟人民都成了——贱民！

但在这千万贱民中，还有一个能令他们飞黄腾达的机会就是参加区域格斗比赛！

每个殖民地，都会挑选出一个在本区域的格斗胜利者，前去乐土国参加一年一度的——精英冠军大赛！

第三章 冠军封候

在乐土国的北方，四幢摩大大厦正中央悬空挂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圆形建筑，“它有四根正方形的巨柱，横接在四幢大厦中间，隔绝了每个可能入侵的地方。这就是乐土国最神圣的地方——乐土赛场。

乐土国由公元 2110 年开始，在每年的七月一日，世界各地最强的高手都将会云集乐土赛场，争夺冠军！

而在这一年年一度的盛事里，是由盖天总统亲自主持，军政要员齐集观赛。选拔各种高手，送往神秘地方深造。

（公元 2115 年七月一日）在乐土国的乐上，赛场东方站立一个身高十尺，双臂抱怀、秃头浓眉，满身肌肉有如钢铁的人，像一座山丘屹立在赛场上，他就是——“一念罗汉”……大脑脑域开发 18%，身怀绝技：钛极身，坚硬刚猛，锋锐无比，已成为第六届精英冠军大赛，数十位高手连番激战后所剩下的两大绝顶高手之一！他目光紧盯着前方，一个绿发披肩，脸戴鬼角面具，把一根象棍一样的武器横放在肩上之人，他就是今年“一念罗汉”剩下的唯一对手——“棍邪”。

棍邪大脑脑域开发门%身怀绝技：激光棍法，而他能把这种超科技的棍法使得如万蛇出洞一样凌厉莫测，神鬼难觉。

这两位参赛者的脑细胞开发程度相近，各自拥有威力强大的科技新武

学，他们在前面几轮比赛中不择手段，杀敌取胜，难分高下，不知到底鹿死谁手。

这肯定是一场精彩无比的决斗！

而站在赛场各角炮台上的礼炮手一齐把目光，望向贵宾台。

他们只待总统先生挥手，礼炮二十响之后决赛即将开始，冠军就会诞生！盖天抬头一望天色，把左手一挥。

顿时礼炮轰响，看台上数万民众热烈欢呼，情绪高涨！

在不同的欢呼声，有的叫道：“一念罗汉，必胜！”有的呼道：“‘棍邪’一定夺得冠军啊！”“一念罗汉”听到炮响声响起，把五指按入胸中机枢，准备启动新武学——“钛极身”顿场中传出功功嘲嘲的响声，原来“一念罗汉”胸前的机数电脑和五指指纹符合，“钛极身”开始启动，只见“一念罗汉”身体开始变化，皮肤逐寸甲化……只见“一念罗汉”身体开始变化，皮肤逐寸甲化……原来“一念罗汉”凭着开发到 18%的脑细胞，练成了威力极巨的钛极身第一级，启动时产生的身体异变，令他剧痛得面容扭曲，可见新武学不易承受得起；他不停的发出各种怪异的叫声。

“——吗！啃！吗！合……！”“棍邪”一见“一念罗汉”启动“钛极身”后的怪异现象，口中怒哼道：“哼，老子还当有什么了不起，原来“钛极身”不过相等于古武功的金钟罩一样是用来防身的，如此而已；看老子击中你的罩门，让你好看。”说着马上按下手中激光棍中的启动按钮，争扑而上。

原来“棍邪”激光棍在控制启动后，会出现迂回灵动的超高压激光束，具有高达一万伏特的切割杀伤力！

“棍邪”想用高压激光束锐利凌厉，无坚不摧的杀伤力去击破钛极身！

但棍邪虽然充满信心，却不敢轻敌，反而抢先一步攻向异变中的“一念罗汉”；“一念罗汉”应变不及，大嚎一声，那光秃长着浓眉的额上这时出现五点闪光，“棍邪”一棍劈下正中额心正方的这五定闪光之上。

只听见“波”的一声，邪棍反而随声倒退八丈，震得双手发抖，差点摔倒。心中一紧，暗想钛极可能真的是最新武学，比我原来想像的要厉害几倍，我要小心提防才是。

这时全场响起了拥护“一念罗汉”观众的呼喊声：“一念罗汉好啊！”“钛极身有得顶！”“棍邪”听到欢呼声，抬头一见那面，正额中棍的一念罗汉竟丝毫无损！反而朝他发出哈哈……的讥笑声：“激光棍，不过如此，还不配给老子搔痒。”棍邪一见“一念罗汉”竟如此讥笑自己，不禁气得七孔冒烟水即对骂道：“秃驴你不要嚣张，等会儿老子只要击中你的罩门，让你立刻西去见佛！”“一念罗汉”一听此言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说道：“欢迎，欢迎！老子我就让你先打二百棍！”“棍邪”听了心想：古今兵法有云：骄兵必败，看来秃驴这次注定要做我的棍下亡魂了！

想着就以快到肉眼难辨的身法，几秒间已击中“一念罗汉”身上一百零八个大穴。

而此时乐土国的另一方，茂密丛林中一幢漆黑大厦中透出一丝丝光亮和传出一声声惊叫声，它就是乐土国为了控制世界，而打下基础，培养人才的地方——“乐土国精英少年院”！

“乐上精英少年院”，只有在 10 岁以下大脑脑细胞开发超过 10%的儿童或少年，方有资格入院受训，加速脑域开发。

在精英馆南面的一个大房间里，巨大屏幕里正在放映；一念罗汉以钛极身激光棍击在全身一百零八穴的镜头。

九位精英少年，正围着大屏幕凝神观战，只见坐在正中央，一个满头红发，额宽眉长，一双虎目正紧盯在屏幕之上，他就目前乐土国精英少年院重点培养的少年人才——赤龙，脑域已经开发到 14%，今年才 15 岁。

而在他身旁坐着那个小小年纪，但已有现代东方女性之美的少女，她就是——风姿，今年年方 14 岁，大脑脑域开发到 12%，是与赤龙并肩的另一人才，只见她偏头，对着身旁的少年说：“阿龙，棍邪的棍法好厉害，会赢吗？”赤龙，头也不回冷冷回应道：“不，棍邪输！”风姿瞪了屏幕一眼，小嘴继续说道：“可是，一念罗汉只是捱打，罩门迟早会被击中的啊！”赤龙听了，双眉一皱，冷冷说道：“少说废话，自己看……”风姿听了俏鼻一皱，把头一扭，小嘴不高兴的念道：“不跟你说了。”“说话总是冷冷傲傲的，真气人！”“还是阿虎的性格好，活泼调皮，讨人欢喜……”说着，就拿起放在身旁的电脑相册。

而在风姿手上的相册里，内藏三十六张相片。要看的时候只需按钮，原有的照相便会一一映出。

风姿看着手里相册上映出的一张照片，照片的正中央一个似阳光般的少年把双手放在快乐的风姿和阴沉的赤龙身上。

而此时风姿正在生赤龙的气，不愿见到赤龙阴酷帅脸，往下一按，相册上浮出了另一个图案，那阳光般的少年手拿一朵小花，正抱着风姿在快乐的转圈，风姿盯着图案心中口想：他们龙、虎、凤是最要好的同学。可有一天，突然本来脑域开发到 14% 的阿虎，竟会退化至 7%，被逐出乐土国……风姿想起生猛风趣的阿虎，真不明白阿虎的脑域为什么会退化呢？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真是令人怀念。

突然巨大屏幕上，传出一声暴喝，从照片中冥想的风姿，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只见一念罗汉，再次仰天大喝一声，棍邪再次被震退，背对罗汉单膝跪在地上，而被震的棍邪心中暗骂道：“他妈的，这贼秃是个怪物，让老子反击二百棍无功而还退，双臂更被震得麻痛狂抖……”可回头一看，只见一念罗汉面透红光，仰天大笑：“哈哈，这样的雕虫小技，竟敢来冠军大赛献丑广说着，双眼一瞪，看着棍邪说道：“垃圾，你知道我为什么名为一念罗汉吗？”因为老夫永远只有一个念头——杀！说着紧握双手，成爪凌空跃起，扑向棍邪。

棍邪被他一激，心想：好大的气焰，以为我输定了么？老子还留最后绝招没用！想着把手移上了激光的棍左上方。

这时身后已传来一念罗汉扑来的气劲，罗汉的笑语声：“哈哈，老夫我要你付出最高代价！”只见声到人到，一念罗汉十指蕴藏元坚不摧伪凌厉钛气劲，疾扑棍邪！暴喝：“受死吧！垃圾”。

已此时棍邪把按在左上方的手，抓紧一扭，激光棍突然脱出一小截，中间串联了二万伏特的激光束，而此光速具有灭绝杀伤力！

猛然回身，待一念罗汉扑近时，闪电般挥棍向前，巧妙地用激光束绞缠他的两手腕！

而一念罗汉自待有钛极身护体，根本没把棍邪这种垃圾放在眼里，一时大意，变招不及。

双腕被缠而皮面钛极甲化，立遭激光束烧的冒出焦烟……棍邪一见感

到机不可失，马上再拉出另一棍头！

回身扭手，激光束立把罗汉的头顶也绞缠住了！

哈哈狂笑道：“秃驴这就是本大爷的最后绝招，叫你插翼也难飞，去死吧。”“呜……咳……”二万伏特的激光割切力，威力绝伦就连硬如金刚的钛极身也吃不消，皮面甲化被烧的得快要断头断腕，刺骨的疼痛使一念罗汉发出一声声惨叫，而于此同时看台上的观众被这精彩的斗技吸引，纷纷狂呼道：“一念罗汉，努力呀”“棍邪加油呀”在这激烈的狂呼声中，始终有一人一点也不为所动，他就是乐土国人们心目中的上帝——盖大总统。

只见他一直脸露微笑，不为惨烈战况所动。

而就在此时世界的另一角落西藏——密宗圣地——布达拉宫山下的一个荒僻森林中，竟透出灯光。这光源来自森林中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

但荒山密林中破旧的屋顶上，竟然有卫星接收器。它正朝着火地岛乐上国的方向运转。房内一座二十多年前的旧款电视机上，正播着乐土斗场的战况。

电视机前坐着三人，当中的一位竟是远走他乡的玄博士！

而这时玄博士，把盯在电视上的目光，转向一个生得灵秀俊逸，凤目剑眉，精光内蕴，满脸笑容，神采过人的少年开口道：“阿虎，一念罗汉会落败吗？”“爷爷，一念罗汉一定赢！”那少年剑眉一展，开口笑道。

原来这少年就是玄博士的外孙，今年才 15 岁，几年前因脑部退化，被逐出乐土国的阿虎，但现在见他神才鉴人，满面红光，到底脑域开发程度到一？%。

玄博士面露笑容说：“对，罗汉脑域已开发到 18%，应该修练到第二级钛极身！”“不过依赖这种高科技练成的新武学，并非天下无敌，而且后遗症很可怕！”“那当然啦广右边那位年约三十好几，一身白衣黑发披肩，明眸皓齿，细眉樱唇的绝色少妇开口道：“爹爹钻研的古武功，才是天下武学中的最高境界！”玄虎一听，暗下想：可惜我的脑细胞退化，否则我也可以学新武学！

虽然现在常常跟外公入布达拉宫冥想，可是武功也没半点进展……玄博士一见，把手往他肩上一拍说：“阿虎不要气馁；只要有恒心，定能领悟到超绝的古武功！”少妇接道：“对啊虎儿，乖乖的听爷爷的话！”玄虎应了一声：“知道了”，就把头转向放在电视机上面的一张照片，想到这两年来，阿龙阿凤的新武学一定进步神速，羡慕死我了，将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会会他们。

此时电视里传出棍邪嘿嘿嘿的笑声，被缠的一念罗汉已没能力反抗，只要再烧的多半分钟，他便头断归西！

就在最危险时，一念岁汉提起食指，勉力按动肩上电脑的枢扭按孔上。

只听见斗场上立刻传出一念罗汉哎……哎……咐……咐”怪异刺耳的嚎叫声。

钛极身再生异变，由红光电红转绿光，光芒暴增一倍！

这就是钛极身第二级——绿钛极激光束竟陡然被刚产声的绿钛极劲气吸化消撤，激光棍亦顿时震为粉末……颈部和双腕传出叶叶……的声响，钛极甲重生，缠在两处的激光速也同时断碎消失……顿在棍邪警骇莫名之际，想飞身后退，但为时已晚，头部已被罗汉双下爪形十指锁住！而一念罗汉见机不可失，大吼一声！使出绿钛极第一式“绞磨绝火”。

锋锐猛劲的钛极爪，半秒间已把棍邪暴绞得粉身碎骨血雨满天！

这样残忍的手法，令看台上的观众们有人欢呼喝采，有些吓得晕倒……一，些好事之徒同时也纷纷狂叫：“有劲啊！真是好样的，男子汉就是这样。”这时解说台上的男解说员也被吓的以发抖的声音说：“哗……好惊人呀……冠军终于诞生了……”“他以好恐怖的场面结束呀……”而女解说员，忙以双手盖眼，看也不敢多看一眼，嘴对着话筒发出颤抖的声音：“太……残……忍，好恐惧呀……呀。”风姿盯住屏幕，说道：“原来罗汉已练到第二级钛极身，怪不得这么强横……”赤龙在旁一听，很不服气的哼了一声，“这样大年纪都快进棺材了，才练到第二级，很了不起吗！？”“我现在已练成第一级钛极身！”“五年后，我一定是冠军！”风姿一听，回头问道：“到时的冠军大赛，亚虎会来参加吗？”赤龙双眉一皱，开口答道：“阿虎已被逐出乐土国，音信全无，他有机会参加冠军大赛吗？”“不，他会来的，两年前，亚虎走时，他说一定会参加大赛……”“阿虎言出必行，我对他有信心！”赤龙见风姿，这样信任玄虎，心有不满足，冷冷的答道：“可能他已退化到变成白痴！到时候拿什么来参加比赛！”风姿瞪了赤龙一眼，把头转向屏幕，不再看他。

只见一念罗汉已成为冠军，正在接受总统颁奖。

盖天把一座象地形版块一样的奖杯，送到一念罗汉的左手上，伸手握住罗汉的右手，威严的说：“国家将会送你去无限岛，接受深造训练两年！让你成为有用的人才，多为全国人民做出贡献！”罗汉面露笑容，兴奋地答道：“多谢总统先生的栽培，我一念罗汉以后脑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忠于国家。”原来深造后的一念罗汉，将会成为西藏总督！而冠军的奖杯，就是殖民地的地形版块。

冠军的奖品，就是做殖民地的总督，它类似中国古代的诸侯封地。

（公元 2115 年 7 月 15 日）一架绿色的太空飞船，把一念罗汉送往远洋百慕达，魔鬼三角州上空，原来无限岛位十百慕达的神秘三角地带。无人知其确切位置，只有总统的专机方能抵达。绿色的飞船底部突然射出一束光芒，把一念罗汉送到这个漆黑的无限岛上，他只能在漆黑等待。时间过的很快，站在黑暗中的一念罗汉，因在得到冠军之后，在乐土国的半月里，倍受国民的爱戴，心高气傲，在此却借受冷落心里骂道：“他妈的，未到无限岛这儿，已呆站了一小时，狗娘养的主管，还未现身！”话没骂完，前方十公尺地面突然裂开，周围涌出熊熊烈火，在火的正中央一束黄色光束中，正站着一个人影，口中传出一声：“嘿：我是狗娘养的，那你是什么养的？”一念罗汉忽见从地下冒出的人影已心感惊时，但一听此言，也不尽大吃一惊，心想他竟能知道我脑里的思想，慌忙问到：“你是谁？”四周的火顿时象听到问侯样突然散了开来，一个人影，从光束中走了出来，只见他满头银发，坚立在头上像银色的火一样，高大身躯上布满了黑色的盔甲，前额正方突出了一个血红色的启动开关，开关的周围血丝连结在大脑的各部，他开口说道：“我就是焚天邪神——无限岛主管”。

“你区区一个冠军，竟然不可一世！竟敢辱骂主管，以你这样的废物，肯定挡不住我一招，快启动钛极身吧！”罗汉一听，怒火横烧，浓眉倒翻，双目瞪圆，裂嘴笑道：“什么连一招也挡不了？真是荒谬！”话虽这样讲，但罗汉还是慑于邪神的威势，不敢托大，忙把右手放在左肩的按钮之上，启动起第二级钛极身——绿钛极，想以本身最高功力迎战！

绿钛极启动完毕，罗汉全身泛透出暗绿色的闪光，两眉之间的光点，

更加光亮。但是终究是大外有天，人外有人！黑暗中邪神双目透出熊熊的红色光芒，突见左臂之上射出一束火红色的闪光，大声叫骂道：“接这招‘焚天极火’看看集一生战迹的一念罗汉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火劲，急运全身劲气举掌挡格，但也于事无补，绿钛极最高劲力立遭极火击破！”

只听朴刺一声，原来极火势如破竹，竟连坚硬无匹的钛极身竟被射破，火劲透背而出。

只此一招，就连身为乐土国赛场冠军的一念罗汉立遭惨败，浑身隐入火海……手残脚断，可见这位“焚天邪神”的新武学，简直骇人听闻可令人惊奋的是在（公元 2117 年）也就是两年后，一念罗汉竟然“完整无缺”地完成深造训练，走马上任，成为西藏总督。

君临西藏，一念罗汉的残暴性格显露无遗！

他率领的一千精兵，成为他肆虐的爪牙。

奸淫掳掠，劳役人民，无法无天！

贩卖人口，稍有反抗者杀无赦，视人命如草芥……搜刮民间财物，大兴土木，建筑宏伟高科技的罗汉堡！

几年后的某日深夜，一个人影出现在罗汉堡附近的山岭上，但见他浑身散发猛烈正气，卷动得四周飞砂走石！

此人正是一玄虎！只见他咬牙切齿，神情愤怒，浑身激动得发出强大无比气劲，杀意冲霄口中念道：“一念罗汉，今晚就是你的死期！”玄虎为何会对一念罗汉恨之入骨，要杀之而后快呢？

第四章 预言之迷

（公元 2095 年）美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主席——‘威兼·盖天’，已拥有资产高达一千亿美元，成了世界首富！但他并不满足，在背后以各种手段，向世界各国高科馆进行角逐，拉拢各类权威人士和高科技权威者。

然后精心构思出一个“乐土计划”，并把它推向全球，成功地得到五十位世界富豪支持，筹得资金共达一万亿美元！

实行乐土计划的第一步，是以五百亿美元，购下了南美洲末端的火地岛，易名而成乐土国，但他为何会选择这地方？其中自有玄机。

而火地岛本来原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但在雄厚无比的资金支持下，展开庞大建设。

在建设乐土国之时以盖天和数十位世界富豪的声誉，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人才与资金，涌来乐土国参加建设发展。

就在短短一年间，已有超过五十万精英人材汇集乐土国，经过选举后，盖天在众民拥护下成为总统，其他富豪介获任为名誉副总统，或名誉大使之职。

（公元 2097 年）也就是盖天购下火地岛的两年后，乐土国建设发展和政府机构均已上了轨道，盖天总统公开向世界各地发表预言，公元 2099 年地球将有浩劫，只有乐土国可以幸免。

以盖天总统的威信，又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他们均想移民到乐土果避难。

但乐土果移民部，对申请者作出非常严厉的智商考验与体能测试。

因此获得批准者，百中无一，均是各行各业中的精英，移居乐土国，成为国民。

(公元 2099)，盖天总统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世界各地绝大部份被天劫摧毁！

劫后余生的数下千人类，心中都共同有个疑大动的降临，盖天总统为何能——未卜先知？传闻中，盖天总统在 2090 年时，获得一件荒洪水晶奇宝，他从中得知天劫的预言，而这件奇宝是什么模样，则无人得以目睹，也充满无限神秘！但有一些权威科学家推断，这件水晶奇宝之中的物体，与五千五百万年前的地球劫变肯定有关。

公元 2110 年盖天在乐土国设立了精英少年院，专门训练脑域开发超过 10% 的儿童。学员中以赤龙、玄虎，风姿三人最是投契。

公元 2113 年少年院每年都测试学员的脑域开发程度，有没有进展，可是今年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玄虎已开发到 10% 的脑域奇迹般降到 7% 除他之外另外学员各向都有不同的进展，赤龙由 11.5% 进展到 12% 风姿由 10%，进展到 11%。

而这些人的进展令脑域开发降至到 7% 的玄虎身冒冷汗。

原来玄虎之母已年过三十，但脑域开发还不到 10%，但自今还没被逐出乐土国，这就是威廉，盖天总统的奖颁——母贵子贵。

其实这是盖天对精英少年成长后，便于控制的另一手段。

院方感到事态严重，院长召见玄虎母子并宣布开除玄虎学籍，并依法要驱逐出乐土国。

对一直被奉为人才少年的全虎，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一直呆立着不动的虎母听了宣布后，一望呆住的儿子了，忙把两手按在玄虎肩上。

哑然道：“虎儿，不要灰心，我带你去找爷爷，他定有法帮你！”玄虎听了母亲的话后，坚强的把头一抬，可此时的他眼中已充满了希望。

(公元 2113 年 7 月 1 日)，玄虎离院之日。因为玄虎风趣开朗和同学关系良好，所以众学员都对玄虎依依不舍。

而众人之中反映最为激烈的要数风姿，她泪流满面，双手握住玄虎的右手，眉头一一皱开口道：“阿虎，你去废墟世界，万事要小心啊……”玄虎一见，激动万分，落下了隐在眼中的泪水，说道：“小风情放心，我会努力，二十岁的今日我将会重临乐土国，竟逐精英冠军！”风姿一听玄虎的誓言，就象得到保证一样，马上左手一擦眼泪裂嘴笑道：“阿虎，祝你成功！”此时站在边上的赤龙，也冷冷的开口道：“阿虎希望你不要食言，我在赛场上等你。”“我不会令你们失望！”玄虎抬头又对赤龙说过：“在斗场见阿龙。”次日玄虎母子黯然离开了乐土国。

他们渡过无数废墟，历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方抵达西藏。

西藏——布达拉宫，山下荒僻森森之中的一幢破旧房子前，一个小孩上抱着满脸银须的老人颈部，高兴的叫着：“爷爷，爷爷，虎子我想念你啊！”而老人也发出洪钟般的宏伟笑声：“哈哈，小虎子！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快下来让爷爷好好瞧瞧。

当晚在阴暗的灯光前，坐着玄虎爷俩儿，玄虎黯然的向玄博士说道：“爷爷，虎儿这次未是想让你想法恢复虎儿的脑域退化”“什么脑域退化”，这是极罕有的列案……”阿虎你入了少年院三年，可觉得有何不妥？”玄博士惊

问道。

玄虎拍脑一想“没有，没有不妥啊？”“头两年一直很顺利，所有学科（包括武学）我都考得最高分数，连赤龙及风姿他们也不如我”但从去年起，我对所有学科都很厌倦，无论多努力，都无法吸收入脑……”说完就皱起了双眉，满脸愁容。

玄博士一见，马上安慰道：“虎儿别气馁，爷爷少年时也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是我们玄家特别基因的遗传，隔代都会出现。”“如今可能遗传给你……”“当时我的脑筋和记忆，也都日渐衰退，变得浑浑噩噩……”“正当我气馁徘徊之际，一次机缘巧合遇上了一位密宗高人。

他说我于密宗缘自天生，传我密宗上乘心法和武动，更带我入密宗圣地布达拉宫天佛殿中，教我冥想开窍。”玄虎一听，马上说道：“冥想开窍，我也可以吗？”“应该可以，但修炼者要有无比恒心和忍耐得住苦闷的能力！”博士紧握左手说道，回想当年自己苦练时的情景。

“爷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还有一颗无穷毅力的恒心！”西藏布达拉宫是密宗圣地，而它的主人就是——西藏活佛。

相传活佛年老坐化后，轮回转世为灵童，重临布达拉宫，继承下代活佛之位，一世一世地延续下去！天劫过后，活佛因为拯救众生饥苦，离开宫中，游方世外，行善积德，但因宫中高手，也都先后游方行善，宫中无人留守，临走时只好把布达拉宫托付玄博士照管。

次日布达拉宫密宗圣地——天佛殿殿内传出一老者洪亮的说话声。

原来天佛殿位于布达拉宫中央，由无数巨佛围绕，使整个圣地，成为佛力凝聚最强大的中心点。坐佛殿正中央的圆盘上一位少年，正在静听身旁一老者讲：“阿虎你依我传授的密宗心法在此静心苦修，放在你正对面的大佛手上的乾粮和水足够你用一个月！

“那爷爷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看妈和你老人家。”那坐在盘上的少年抬头问道。

“在此每练一个月，才可回家五日”，老者答完转身就走，但人到殿口忽然又回身说道：“虎儿你静修时脑中若有任何幻像或感应，回家之后定要详细告诉我！”（公元 2113 年 12 月 30 日）玄虎在此修炼了已满 180 天，虽仍无半点进展，可被逐的羞辱，反而令玄虎求进之心更加坚毅。

（公元 2114 年）一连两年坐在圆盘之上的玄虎苦修内功心法，潜心冥想，毫无杂念，以求开窍。

原来布达拉宫建于一千多年前，建成之日。苍大出现佛光，普照整个布达拉宫！使朝拜的西藏信徒和布达拉宫全部笼罩在一片七彩光芒的祥和之中。

自此每隔一百年后，便有一次佛光节盛典，消息传出以后，只见万方来朝，人山人海，到布达拉宫山下虔诚接受佛光沐恩赐福的人络绎不绝。

但在天劫过后，布达拉宫虽受佛法保全，但也已破旧不堪，门庭冷落，已没人记得起佛光普照的时间。

（公元 2115 年 1 月 1 日傍晚）百年一度，佛光重临！

本已暗下的天空在佛光普照之下，使整个布达拉宫笼罩在七彩之中，神秘无比，反成了方圆百卫可见的壮观奇景，令人震撼和崇敬！在场的人们一见，登时惊呼起来——啊呀，佛光普照布达拉宫！”“那就是佛光啊！”原来传说中的佛光节，竟然真有其事！

有缘目睹佛光的人民，惊喜得虔诚膜拜！向天长呼：“佛祖呀，请保佑我们过些好日子……请让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得到报应吧，此时，在人们心中，佛光的普照代表了正义与和平的希望。于此同时圆盘感受到光源的神秘力量竟开始旋转。

而正在天佛殿圆盘上修炼的玄虎，宏福齐天，最强的佛光照射于身！

佛光威力无边，令玄虎天灵穴立刻开窍，同时眼，耳，鼻，口七孔透出祥和佛光。

玄虎身不由己地急旋，沐浴在浩瀚的光茫里，原来自第一次佛光过后，密宗活佛马上制造出圆形九莲佛盘，经过几代选择和改良，终把九莲佛盘天佛殿正中央，准备让后代宗主可以承受最强佛光光源。

只见这旋转佛光继而贯透玄虎全身 108 个大穴，血液登时像万马奔腾般在全身流窜。

突然，玄虎脑海中出现一个脚法凌厉无匹的人影……而感应延续，两个，三个，四个！共出现了四个如幻似真的武功高手！在演练武技。

而且每个高手的样子，都和玄虎有点象，但服饰却各不相同，他们好象民国。清朝、明朝。元朝的人……但是越看清那些人的脸孔，越是模糊不清，随着佛光的逐渐消失，幻像也渐渐隐没。半小时后，在丛林的小路之上，一少年以飞快的速度射向那破；日的木房，人还未到，只见他高声叫：“爷爷，爷爷，我感应到了四个像我的人像”，这声音登把玄博士惊的口瞪目涨，突然双眉一展问道：“真的！你感应到四个似你的人？”“是的，爷爷，我是否走火入魔，产生幻像呀……”只见玄博士扶须摇头道：“非也，非也！此乃天大的好事广说完抱着玄虎传出哈哈的欢笑声。

“小虎子，你知道吗？你爷爷我穷尽毕生之力，只能感应到上 1 世，你却能回溯到上 4 玄虎被吓了一大跳，爷……爷……那……么加上我这 1 世武功！

岂非总共 5 世！”，“对，共是 5 世！”玄博士答道。

“只要是你有潜质和机会，用心苦练就会拥有 5 世的武功，可以天下无敌了！”“就是连乐土国发明的新武学，元一能敌过你的 5 世武学聚和！”博士接口说道。

玄虎听了，站起身来，左拳紧握象宣誓一样说：“好极了，我一定苦心修炼，登上古武功的极高境界！”“去乐土国夺取精英冠军。以雪被逐出乐土国之耻！”“没志气”！博士骂道：“冠军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盖天脚下的一条狗。”“你应该以发扬光大古武功为已任！”“继而让世人明白，新武学只是旁门左道。根本不值得学习！”身旁的少妇一听，伸手放在玄虎头上，轻抚了几下：说道：“小虎，听懂了吗？”“爷爷对你期望极高，你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别像你父亲那么不成器，提高功力修为后，去学新武学，成为盖天的奴才！”玄虎一见母亲泪流满面的说起父亲，把头一抬，向身前的博士问道：“爷爷，我自小未见过父亲，究竟他长的是什麼模样，而妈说他去盖天的奴才。”“现在他究竟又在什麼地方？为什么不来看我们。”玄博士听了登时面罩寒霜。玄虎母亲一见公公的脸色，马上接着说道：“玄虎，别多问，等你长大后妈会告诉你的……”说完情不自禁的唉了一声，念道：“冤孽……”玄博士一见媳妇模样，生怕再心生感触慌忙起身，对玄虎说道：“小虎子，早点睡吧，明天正式传授你密宗最高武功六神诀！”原来六神诀，是古密宗——活佛绝学。它随着活佛的转世，而神秘的流传下来。而玄博士因

天劫之前，得过密宗高人——西藏经佛传以六神诀，因此天劫过后，博士离开乐土国，才会再临西藏。次日布达拉宫，天佛殿神坛之上，玄博士对着坐在身前的玄虎说道：“虎儿你经这百年难得一次的佛光普照后天窍已开，而又在活佛精心设计的佛莲坐盘，比常人多开了五官七窍，全身大小一百零八八个穴道部已打通，练起六神诀来更是畅通无阻了。”

原来六神诀不但是密宗的至高元上古武功，修练者更是要具备天窍已开和有一颗正直不阿之心，强健超凡的体能，最主要的是要与我佛有厚缘，方能练成这震古烁今旷世古武功！

博士又接口对玄虎说道：“小虎爷爷今日就传你，六神诀第一诀。原来六神诀分为六大诀式，它们分别包罗诸天神佛仙道六神的绝式武功和化身招数。如：第一诀，——如来破此招式雄伟猛烈，有如我佛如来重临，万阻俱破。

第二诀，观音乱此招发出一片祥和，有如观音降世，以千手千脚，解救众生，招法无边，威不可阻。

第三诀，——雷神疾它招发有如春雷惊天，暴雨疾临，分别射向人体一百零八穴，绝无空间。

第四诀，——罗汉卸它综合佛门五百罗汉以身护法，大卸群魔之列，招集一点，万物阻卸。

第五诀，——金刚解招变可化解敌方任何攻击点，又可破解各门护体神功，在以罗汉卸集以一点，用于守式，功不可灭。

第六诀，——菩萨灭此招以集前五诀之精华之创，招出后佛光四射，威猛刚烈万物毁灭。

这六神诀里的六位神佛已包罗了最尖端的武功招数，具有惊天动地的绝超战斗力。……（公元 2120 年）而此时，西藏——布达拉宫——无佛殿内一条人影在空中不断的翻腾，跳跃，他身后的幻影光耀巨变，时而威猛金刚，时而庄严佛像，时而祥和观音，而在殿旁的博士见了，面露微笑，高兴的想：我二十岁开窍，苦修十五年方能练成六神诀！

可阿虎只有五年便成功了，比我快两借，可见他的天份和福缘都比我强得多！这时，空中的玄虎，一见博士，凌空翻落在博士身前，开口问道：“爷爷今天教我什么。”“不，阿虎，六神诀已全部传授给你了，要再精进的话，就要靠你自己悟性和深造了！”博士张口高兴的答道。

多谢爷爷！我回家了，玄虎转身就走。“阿虎等等”“什么事”，玄虎回身问道。

“回家可以，可你要答应我，紧记一件事”玄虎回头，一见爷爷如此严肃，马上应道：“我答应，爷爷请说吧！”这时突见玄博士目射神光，满脸沉重地道：“出去后，绝对不可显露武功！”玄虎一见心想：“哗，爷爷好严肃，认真啦……心中虽想，还是正经的答道：“我知道了”。但突然又幄了一声：“爷爷……那我怎参加精英冠军大赛？”博士听了开口道：“现在你虽然练成六神诀，但功力和火候仍未足够！”

“若贸然显露武功，会惹来——灭门之祸！”“吓！这么严重。”“是的，你现在已大功告成可以回家，以后不用再再来这儿练功了”玄博士说道：“真的，太好了……”玄虎高兴的叫道。

次日清晨！玄虎回复正常生活，一大早起身，告别爷爷和母亲高兴的下山去了。原来每到初一十五的墟期，玄虎都会到墟场赶集买东西。

玄虎奔跑在前往墟场的路上，脑中浮现出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和一个秃头亮眼的小家伙，心中暗笑：“嘻嘻，这下又可见到花蝶两姐弟了！”西藏本来就是落后地区，经过天劫后，废墟重建，仍保存着传统的墟期，每逢初一十五，民众云集废墟内作买卖。

玄虎来到市场，马上走向一个摆满小工艺品的摊位前，向正在整理的一双姐弟说道：“喂，小蝶，小豹！我来看你们了！”摊内的姐弟一听，忙把头抬了起来，只见少女身旁那个长的宽但前额，双眉粗黑的小孩正裂着那张弧型大嘴对着玄虎笑道：“虎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迟来！”只见那少女马上接口道：“哈哈，一定是你虎哥偷懒，才被玄爷爷训过头，真的吗？”花豹一听张嘴问道！

“假的，你这个笨蛋花豹，被你姐骗了”，说着就对身旁一看，玄虎双眼一亮，只见花蝶原本微扬的凤眼更加晶亮，较白的瓜子脸孔，又配上那巧唇，挺尖俏鼻，再加上两条缠着鲜花的小辫子披肩而挂，显得俏丽活泼，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更将她烘染的清新脱俗，玄虎把头伸向那少女嗅道：“咳，好香，今次是茉莉花香味！”说完：“喔了一声，花蝶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那少女一听，那皓白的脸孔浮出了一片红韵。

“是不是为我打扮”，玄虎一见又顽皮地笑道：“嘻嘻，你看是不是又脸红了……”那少女听了鼓着粉面说道：“没正经，小虎你再这样，我可再也不理你了”说完把头转向一方。

这时被冷落的花豹插嘴道：“虎哥的鼻子比狗还灵敏！连我姐身上什么花香都知道。”玄虎听了，假装怒道：“哎哟，你这小鬼竟敢笑我？不同你玩骑膊马！”

说完把指头敲在花豹头上。“哎，以后不敢罗！花豹叫痛道”。

“算你识相，送个靓公仔给你玩！”说着从身h的包里拿出一个漂亮的变型金刚。

“哗，有型啊”花豹一见，抢在手里说声：“谢谢虎哥哥”。

花蝶一见问道：“虎哥你那来这样精致的玩具。”这是二十年前最红的玩具，现在我妈妈花了很多心机才做出来的！说着把身的包往桌上一放道：“阿蝶，妈叫我把这东西带给你。”原来虎妈妈做的玩具，都是交给花蝶姐弟摆卖。

只见玄虎话一说完偏手一抱，把花豹转了一圈，放上肩上，高兴地叫道：“阿蝶，我们去玩罗广花蝶看了这一大一小离去模样，脸上又浮出红晕。

原来花蝶芳心暗系玄虎，就连盲人也看得出！但她自己还是一付不知情的模样。

就在这时，突然有大小三辆军车，闯入墟场。

这一景象，马上引起民众惊慌，他们都纷纷收摊，想逃离这个地方，只见前面那辆军用的吉普之上，一个左眼戴着一副红外线仪器，而仪器的旁边有一根天线正伸向嘴前方，他向身旁的士兵把手一挥。

士兵受令，拿着话筒向市民通告道：“各位注意，现在石少校颁布一念总督的命令——政府需要一百名六岁以下儿童，参加特殊训练！坐在玄虎肩上玩得正高兴的花豹一听，吓的忙道：“虎哥……我只有五岁多……我好怕呀……”“别怕虎哥会保护你的。”玄虎听了花豹紧张的言气，安慰花豹道。

这时军车上跳下无数军警，冲向人群捉拿小孩。

玄虎乘着混乱，想背花豹离开墟场，但刚巧被拦在前方的军警发现。

“喂，不准走！你想违抗。”说着只听的“蓬”一声，军警已一拳击在玄虎的腹部。

而被军警一拳击腹的玄虎反而没事一样，停都不停，继续想逃离现场。

“妈的，你敢违抗法令？”军警一见玄虎胆敢违令，又是一拳猛击而至，这时护体真气对外来的攻击力，产生反映，只见那军警被反震三丈，口中口叫：“啊……原来那军警右拳五指，指骨被震寸断。

坐在军用吉普上的石少校一见军警的强烈反映，心中暗想到：“咦，那青年拥有强大的护身气劲！不对，快向上方报告。”想着便打开嘴前的通信开关：“报告总督，有个会武功的少年反抗，不交出小童。”但话刚说完耳中传来一念罗汉严厉的声响：“石少校，你先用电眼监察这小年，而仪器的传视系统会马上连系卫星，让监察卫星彻底追踪。”原来盖天总统在扩展殖民地时，又从乐土国发射无数卫星在天空上，监察世界各地废墟民众行动的生活，这时，西藏上空监察卫星正在向地面口报地点：经度 16，纬度 38，仪器核对，电脑反映，请确定监察位置，电脑反映，核对监察位置正确！监察开始。

上空卫星把镜头对准地面让电脑监控系统正式开始运转。

于此同时地面的玄虎一见军警反弹，大吃一惊，一想这下完了，转身想跑，但事已迟，只见四五个军警如恶狼般地把他们围上，慌忙把花豹从肩上举起。

可这次玄虎不敢再催劲伤人，只运轻微内劲护身，而不敢反抗。

只好任由殴打，心中希望军警打的手软而放过他。

忽然玄虎身后一个高大的军警一把抓住空中花豹的头，另一只手伸向腋下，用力一抓，叫骂道：“他妈的，给老子滚下来！”而花豹紧抱着玄虎的手臂不放叫道：“虎哥救命啊呀！他抓的我，好痛呀！”玄虎一听花豹的叫痛声，火冒三丈，心想：“岂有此理，我已忍无可忍，我要发威……”但刚要出手，突然脑中想起爷爷的告诫：“虎儿出去以后，可要记住啊，绝对不可显露武功！倘若冒然显露功夫只会惹来——灭门之祸。心想至此，只好用出门之时妈妈教的三忍政策了万事忍无可忍还需忍，暂时放弃，谋定而后动！

正在这时，身旁的军警突然用脚一踢。

玄虎因不敢反抗，碰！的一声向前叭在地上，而两手无处着力，花豹被抢了过去，那四五个军警见玄虎被踢趴在地，早已忘了他曾把那军警手指震断神威，纷纷趁火打劫，对着躺在地上的玄虎拳打脚踢，只听玄虎看上各处都传出军靴踢在身上发出的“碰，增，碰，扑”之声音，妈的，看你胆敢反抗，老子打到你五瘡七伤，连医好都成残废”军警边打边骂道。

突然只见石少校大吼一声：“停止，全部散开，让我透视扫描，军警一听到命令，全体散了开来，只见玄虎正卧在地中央。这时，突见石少校，额冒冷汗，语无伦次的说道：“报……告……总……总督，这……这小子的体能……看比常人超强五倍……或十倍……”原来石少校从人体体能透视器里，看见那卧在地上的玄虎全身像一座火炉，血液流动得比常人快好几倍，皮肤下肌肉纤维素发出闪闪光芒。

“笨蛋大惊小怪什么？我已看到”，一念罗汉骂道。原来在罗汉堡内的一个卫星传波的密室里一念罗流，坐在一张真皮大椅上，看着屏幕上玄虎卧地的体能透视扫描结果，哼道：“这小子比常人超强十倍以上！但不知这小子用一种不知名而无法反映出来的气劲压制着体能。”说着向石少校命令道：

“收队吧，先别拆穿他！”石少校一听命令，马上令军警们上车收队离去，这些象豹狼一般野兽一离开，墟场的群众马上围了过来，而泪流满面花蝶推开群众，扑向倒在地上的玄虎，扶起玄虎上身哭道：“阿虎你醒醒，别吓我啊！”“快……快扶我离开……”被扶起的玄虎以虚弱的语气答道：“花蝶一见玄虎能回答她，心放下一半，可心中一想又哭道：“……可我们一离开，小豹怎办……”玄虎一听忙说：“花蝶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扶我去到偏僻地方再说。花蝶听了玄虎的话后，扶起玄虎向墟集的北面丛林走去。

不一会儿，花蝶已来到林中，她举目向四方一望，见四面无人，低头向被扶的玄虎急说道：“阿虎现在附近没人了……快告诉你伤势怎样了……我担心死了……”花蝶你放心吧，我完全没事，刚对。只是假扮受伤。”“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到罗汉堡洲救小豹！本已放心一点的花蝶一听，玄虎要去罗汉堡，马上又惊慌起来，忙拉住玄虎哭道：“呜呜，阿虎，一念罗汉很恐怖的，你斗不过他的……别去了。”玄虎笑笑：“傻瓜，不用担心，我有分寸的，你先回家吧！”“我一定会把小豹救回来的……”说完，转身向四周一看，只见周围野草丛生，遍无人迹。回身对花蝶说道：“在家等我。放心吧，我定会回来的……”说完施展起超卓轻功——雷神疾，只见他，快如奔雷，急如飞电，奔向家中方向！

但终就人算不如天算。

可他怎知道，自己行踪已被天上卫星追踪。坐在屏幕前的观看的一念罗汉，同时也被玄虎这种惊人的速度吓的大跳起来。

“呀！好惊人！这是古武功吗？”想不到在这废墟僻壤里，竟有如此高绝的古武功，而且还是个青年！”我的钛极身已练到第三级，正苦无用武之地！……真想不到，天赐良机，让老夫有一试身手之机，哈……哈哈”一念罗汉想完高兴的狂笑起来。于此同时那边玄虎正以绝世轻功，狂风一样跑进家门而坐在桌前，刚拿起杯子饮水的博士。一见玄虎神态，立感事有蹊跷，忙张口问道：“小虎什么事这样慌张。”“爷爷，刚才在墟场一念罗汉那畜牲下令：“捉 100 名六岁以下的小孩去训练？”爷爷，一念罗汉究竟在揽什么鬼？”玄虎一脸不解的博士道：“哼，一念真是畜牲，不，他连畜牲都不如广玄博士重重哼道：“训练个屁，他是想抽取小童的脑下垂体，来提炼特效药！这个畜牲，不但是没有人性，就连兽性也灭绝了。”“爷爷，特效药对一念有何用途？”玄虎惊问道。

“它可以帮助他帮把脑域开发得更大！”玄博士回答道。

“爷爷，但那些被抽掉脑下垂体的小童，会变成怎样广玄虎又向博士急问道。

玄博士一听嘿道：“当然会变成——白痴！”“小虎，因为人体脑部以下的垂体是维系大脑思考时的主要精神粮食，被抽取脑下垂体的小童，没有了思考不变成白痴，难道会成为天才。”玄虎一听：“白痴！？小豹他……，可不行。我一定要把小豹救出来。”“算了小虎，你少管闲事！”玄博士说道：“这贼秃几年前脑域已开发到百分之十”，已练成新武学钛极身第二级——绿钛极，不知这几年来大脑开发有没有进展，要是有的话，那太厉害了，你现在还没有功德圆满，犯不着惹他！去睡吧”。说完，转身离去。

玄虎的满腔激情被平时一直教导正义行事的玄虎士一骂，不禁呆在当场，当晚他躺在床上，看着从窗口射进来的月光，辗转反侧，无法成眠，因为一闭眼，就想起花蝶抱着小豹伤心的模样，一睁眼看见那十五的满月，就

想起那圆头大眼的小豹变成白痴的样子……可一念秃驴伤天害理，我不收拾他，在自为人……内心经过百般交战，……忽然想起花蝶在丛林中担心自己的模样，骤然坐起念道：我就算现在去战死，也不能在家怕死。

玄虎越想越是愤怒，终于忍不住，毅然离家。却不知，一出家门，就再次被追踪卫星瞄上。

罗汉堡位于西藏东方，它更是割开西藏高原和外界交叉的地方。

新颖超卓的罗汉堡，除四周围绕着高压电网外，更有军警轮值守岗，门禁森严！

当晚罗汉堡的东门禁房内传出一声声响。

“秃三，快来看，外面在搞什么鬼？”只见从对门房内跑出一个头顶光秃但脑后长了三条小辫的军警向外一看。

哗，沙尘滚滚，视野模糊，定是野狸群迷途，乱闯过来！”“刀眉你看，那翻滚而的烟幕弥漫，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只！

说完：哈哈大笑，今晚我们大有口福，你快叫人来！

我在此大开铁门等它们进入。”“是呀，烧野狸肉下酒我马上去叫人”，那被称为刀眉的军警答道：可两人话没说完，就听一声：“隆！”这墓地惊天的巨响里，只见玄虎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破门而入，军警还未清楚发生什么事，已被倒下的电网电成焦炭！

原来这沙尘滚滚，烟幕弥漫，正是玄虎在施展六神诀之——“雷神疾”，在高原上电射而留下的隐帐，呜……呜……呜警报大鸣，广场上的照明系统及侦察仪器立时自动开放！

玄虎哼了一声，运起雷神疾象奔雷一样射上罗汉堡——正门。

警报声响。

不消片刻，大批军警已聚于正门处。

只见那脸戴电眼的石少校裂嘴，骂道：“妈的到底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未此撒野！”话没说完，回身向手下狂叫道：“看什么，还不给老子举枪戒备。”军警们一听，慌忙手持起重型的强大机枪凝神观变。

“轰！”的一声这厚达一尺的钢门，竟被雷神疾护身罡气撞出了一个大凹洞。

石少校慌忙开口道：“F RE ——”只见十多柄机枪启动，以每秒二百发子弹的火力，疯狂激射钢门。

特强子弹具有极强穿透力，转瞬间，钢门被射得像蜂巢般！

众人一见钢门模样，纷纷眉开眼笑，只见石少校一手扶帽，更加高兴的嘿嘿大笑道：“外面的人定被射个稀已烂，他们快给我开门看看！”正在众人眉开眼笑的去开门之际，不料门外玄虎竟丝毫无损，他运起六神诀神功，大喝一声——菩萨火法，只见玄虎身后顿幻出一尊巨大的韦陀菩萨，正高举护法神杖，和玄虎同时猛烈地击破钢门。

玄虎口中更是呼道：“挡我者死！阻我者灭！”破裂钢门迎头压下，不少军警惨遭压死，血从门孔处喷射而出，触目凉心！

只见玄虎身法如逐电追风，在场多处门可听“碰碰”声响，几个起落已把军警收拾精光人已如旋风般，落在正站在角落的石少校身后。

说！……一念罗汉在哪里？石少校正被眼前的景象惊愣，呆在当场，却被身后传来的声音惊醒，慌忙转身一看。

“呀，原来你是早上在墟场内的……”言犹未尽，石少校脑后生痛，头

已被巨力砸撞向地面！

膨！的一声，玄虎已把脚踩在左脸之上，而电眼仪器“碰”地一声后马上碎在地上，“英雄饶命……前面转左……门前的鹰纹章的房间……总督就在那里……”踩在脚下的石少校求饶道。

玄虎不理少校的求饶声，反用力一踩，只听吱的声响，原来碎在地上的电眼被陷进了石少校脸上，飞身向前，寻找鹰纹图案而去，急转几个弯口后，忽见前面的门上挂着巨大的鹰像。

啊！鹰头纹章，是这里了！上前一摸心想这钛门比先前的钢门坚硬五倍以上，看来非用真功夫不可……说完玄虎心念转动，再次催运起六神诀，雄厚内劲凝成如来气像，两者融为一体，蓄势待发！这就是六神诀破坏威力最强的招式——如来破。正当玄虎起掌向门猛击之际，只听吱的一声，铁门竟自动开启，玄虎亦不禁一愕！

这时钛门内传出一念罗汉哈哈的狂笑声：“小子无须浪费气力了，乖乖进来吧！”“因为你要在十足状态下死在我手上，否则老夫会心觉胜之不武！”钛门开启后，只见室内巨大的萤光幕上全是玄虎的影像，看来一念罗汉早已从卫星转播里清楚战况。

突然坐在巨椅之上的一念罗汉慢慢转身，只见他把右手放在左胸之上，全身冷迸出一片暗红色光芒，看着小虎开口道：“小伙子，你的古武功虽震古烁今，可惜你这次碰到的对手是我！”“当你体验老夫新武学的厉害时，要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老夫给你一个机会，你跪地起誓以后为老夫所用，老夫就饶你一命”。说完就对玄虎哈哈狂笑着。

玄虎不管一念罗汉耻笑，反瞪眼骂道：“老秃驴，你把被捉的小童藏到那里去了？”“嘿，藏来何用？当然趁早提炼才最有效。

“这些小童能为我作出贡献，是他们天大的福份！”一念罗汉不为所动的答道。

这令人发指的残虐行为，令玄虎怒不可揭，只见他骂道：“你这人渣，我不会让你活在世上。”疯狂疾冲而上！

这愤怒引起的强大无比的压逼劲力，不但让人割肤生痛，呼吸困难，更把一念罗汉身后的所有萤幕，震得连环爆破，溃散飞碎！

只见一念罗汉嘿嘿答道：“小子，你这招瞄头十足，但不知威力如何？”老夫就以钛级身第一级——血钛级硬接你一招。

“秃驴别高兴的太早，看少爷我一脚便可踢爆你的钛极身！”玄虎听了怒骂道。

听了此言，一念罗汉残忍的说道：“小子，可不要狂吠，你知道吗？曾经对老夫有这念头的人，如今都在地狱！”玄虎一听不为所动自管出招，猛腿高速轰至，口中狂叫——金刚解，一念罗汉一时轻敌，想以“血钛极”泰然硬挡，狂撼之下，只见钛极身甲化气劲竟被全数溃碎离散，他的钛极身第一级竟挡不住佛门护法金刚神功，金刚解的第一式，——“持长而入。”难道新，古武学甫一交锋便优劣立显。

第五章 金刚战佛

一念罗汉做梦也想不到，这少年竟拥有如惊天动地的攻击力，第一级钛极身被硬生生踢溃，心中的震惊无以复比！

心想，这小干练的是甚么门派古武功？竟这么厉害……想着：慌忙支撑起被玄虎踢到屏幕下的身体。

而那边使用金刚解的玄虎，虽然以一式破解叮钛极劲的第一极——血钛极，但自己也被反震出去。

落地后运气一圈，心想：“呀，钛极身不亏新武学中的绝学反震力，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强大……右脚部气脉有点混乱，非散劲平息不可……想着忙把右脚凌空口转一圈，向下猛卸，把血钛极的反震气劲卸在地上。

一念罗汉一见哼道：“老子的第一级虽然被他震散，嘿嘿，原来这小子也没多占便宜。等会儿斗起来一定起劲广哼着把右手伸向左肩的启动孔了！呵！只见一念罗汉高举的左臂之上闪出绿色的光芒。原来一念罗汉这次再也不敢轻敌。

急运起，钛极身第二级——绿钛极玄虎一见室内绿芒四射，心想：“这老鬼已用第二级了……好，我亦将内劲提升一层招呼他！”心中一动，两手高举放在额头正中之上。

手结佛印，将六神决心法推高一层，只见灵光闪耀，气劲绕身急速溜转！

强烈的气劲在室内，产生一环形旋风，卷向正在启动的一念罗汉。

而一念罗汉一见气劲攻来，不为所动，反而口中叫道：“来吧老子能在西藏这穷乡僻壤里遇见这么强的对手，可以充份发挥我钛极身的威力，真是天赐良机。”又接着说道：“小子，你就快和你家人，一起回老家了！玄虎不知道自己从墟场起到现在一直都在追踪卫星的监视之中，一听此言，心中火起，瞪眼骂道“放屁！关我家人甚么事，你想扰乱我的战斗意志么？”一念罗汉听了，哈哈狂笑说道：“对付你这种小垃圾，老夫用的着去扰乱你的战意吗？”你同你的家人，只不过分开地方死——”玄虎一见罗汉说的话，不象有假，脑中想起了爷爷的告诫——灭门之祸？心想为了家人的安全，看来今日我非杀他不可了，心虽这想，但玄虎的意志却毫不为所动，对面前隐在一片绿光中的一念罗汉道：“秃驴放马过来。”原来一念罗汉因向往新武学，在起身修练时，脑域开发不足，差点走火入魔，巧得一位高科技学者指点，万幸保全了须眉，但把头练的寸草不生，才被人戏称“罗汉”。

只听他大喝一声：啊。垃圾试试老夫这招绿灵一击”。只见前方绿色气劲象一巨灵袭来，玄虎把左掌一托，右掌一转，大叫“罗汉卸”，只见那袭来的绿色气劲中忽发出一片金黄色的光芒，纷纷把绿色的气劲托开四散，就像五百罗汉在分卸一巨灵模样。

一见击出如此强猛的一拳，竟被对方卸去，一念罗汉不禁哑然！

只见这一愕之际，砰的一声，脑后已被飞脚踢中！

可玄虎的脚劲刚一碰到罗汉的后脑，竟被绿钛极劲气消溶化解，而罗汉反而丝毫无损！来不及变招竟被抓住右脚。

一念罗汉哈哈大笑，陡然施展杀着，锋锐猛劲的钛极爪，疯狂地绞磨向玄虎！口中大叫——绞磨绝灭，想象上次大赛，绞碎对手一样。于此同时只听见砰……砰……的声响，和一念罗汉发出的惊叫声，同时发出：“呀！他的护身气功强韧浑厚，竟然抓不破……”而玄虎其实被抓的痛裂心肺，他在罗汉惊叫时暴吼发力突围！旋身飞出绞磨气颈，凌空横跃，翻身击进，口

中狂呼：“金刚解”——‘目布天下’只见玄虎的脚如无数炮弹狂轰，脚前却象多长一目，硬生生地一击。击在一念罗汉的左胸启动器之上。

登时罗汉被踢惊然后退，可玄虎已闪电般窜到他后方。

冷声骂道：“秃驴看本少爷破你的第二级钛极身！”话刚讲完，已见玄虎整个人旋转而起，在右腿上方形成一股小形龙形气劲，口中喝道：“按这招菩萨灭之——‘大龙人渊’。原未这招‘大龙人渊’是《西游记》中的，被我佛释伽摩尼封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所创，而八部大龙原本是龙王三太子，因一次失误，犯下大条，被玉皇大帝贬为白马，力驮唐僧西上取经，在西上路上翻山涉水，历经艰苦和种种磨难。所以他在成佛之后，才把西上路上所练出的脚力，结合成佛后的智慧，创出此招——‘天龙人渊’因此这招发出的气劲，全在脚上。

罗汉听到玄虎喝声，已感一股强猛的气劲袭来，回身变招，但招架已迟，耳朵登被击个正着……人体耳朵的防护力本来就较弱，脚劲直震人脑，使得整个钛极渐渐溃散……只听隆的一声，整个罗汉已被玄虎踢飞，冲破好几层墙壁落到了外面广场之上。

玄虎因用劲过度，腿部经脉几乎裂碎……摔在地上，但他马上抬头向罗汉所在的广场上望去，只见在广场上的钛极身第二级——绿钛级所发的绿光已消失可见。

心中不禁猜想着：“呀，这家伙玩完了，或背敌而逃了吗”。就在玄虎心中猜疑不定时，只见破洞后什么东西一闪，玄虎也因而向外面的广场望去时，这时、一场上，突然又出现一团蓝光，而且渐渐强盛。

蓝光之中又传出一声犹如野兽般的咆哮。

蓝光陡然强猛豪烈，耀目生痛！

只见广场正中央的蓝光越来越盛，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蓝色圆球，正在里面的一念罗汉，弯腰咆哮，右手按在脑后的启动器上，正在启动。

钛极身——第三级——蓝钛级。

原来一念罗汉在统治西藏的这几年里利用幼童垂体已令脑域开发到 20%。

全场钛极气翻滚流转，广达方圆十公尺，究竟这威力达到何等程度呢？……这时罗汉迈步向前，蓝钛劲气竟把破洞烧溶得急速扩大……玄虎一见，心想：“单看这份气势，第三级钛极身肯定非同小可……“生死一战，我要把六神诀功力催谷到最高峰，全力以赴！”心随念转，玄虎神色凝重，全身肌肉竟张，身外宝光围绕。

气劲翻腾，身内骨骼与筋挤压得连珠断沉响！

而身上的衣服发出：“僻……啪……功……喇……啦……嘎……的不停声响，衣服裂成寸断，赤身怒道：“一念秃驴，看我的古武功，彻底击败你的新武学吧！”罗汉听了，咯咯笑道：“小子你跟玄博士学的六神诀，只是下九流功夫，竟在此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大言不惭！

老天要你慢慢的死，死的好惨好惨，玄虎一惊，呆在当场，心想：“呀，我的武功招数，竟给他看出了……”！

想着，脑中又浮现出玄博士那张开口告诫的脸：“小虎你若贸然显露武功，定会惹来一灭门之祸……”于此同时在玄虎家中，自玄虎离家之后，刚人眠不久的玄博士，忽然感到室内气温上开，心神不宁，从睡梦里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房内一片红光，掩盖了从窗口射进来，洒在地上的十五月光芒。

大吃一惊，翻身下床，大声叫道：“咦！”“不妙！”

有敌人！

媳妇，快醒来！”说完慌忙运起六神诀护身，冲破墙壁，来到隔壁儿媳房内。

被从玄博士叫声中惊醒过来玄虎之母，见到一向万事正定的公公，一脸惊荒，急忙问道：“爹，发生甚么事？”“媳妇，敌人来犯，快点运功护身”。话未说完，已夹起虎母，破窗疾射向森林的东方。

轰！一声整座坚固的房子，竟被一个满身火红的人。从半空以单掌轻挥，向下轰得毁烂坍塌，幸亏博士见机快，及时挟起媳妇逃出楼房。

正当博士挟着媳妇射向东面那原始丛林时，忽然凌空而降一个笼罩在一团黄火中的人影，截住博士公媳二人去路。

口中发出哈哈狂笑，“那里逃！？”“玄博士你这老不死，龟缩多年，现在仍是劫数难逃！那黄色怪影阴沉地叫道，正在低头疾奔的博士听到前方阴沉的声响。

慌忙停住抬头一看那黄光中的人影，想起往事，怒火狂燃，厉声骂道：“黄邪子你这狗奴才，以什么脸和我说话！？”而虎母在博士停位的刹那，才发现玄虎不在其身旁，忙向正在狠骂中的玄博士问道：“虎子呢？”哈哈哈哈哈，你的孙子嫌命长，已去了罗汉堡送死啦！”空中的黄邪子一听虎母司话，欺笑着答道。

博士和媳妇俩听到此话，同时转身问道：“什么……、”可刚问出放这二字后在没声响。

原来，他们看见了一个，他们这一生中最不想见到的人像，那就是站在刚才说话的黄邪子身后卜丈一团红光中的人像——焚天邪神。

就在玄母看见焚天邪神的同时，这边正在把六神诀催到至高境界的玄虎，因六神诀的提高，而人体的六识七感也随之加强，突感到心绪不宁，想起一念罗汉刚才说的：“你和家人不过分开来死罢。”想到莫非妈妈和爷爷真的出事了正在玄虎心悸之际，猛然发觉一念罗汉已绕着他疾走！

这时，一念罗汉以超音速幻化成无数身影，形成一个强猛坚厚钛极气罩，困住玄虎！

而罩内的玄虎因这时正在为家人担忧，全无知觉，但六神诀使本身六识七感加强，忽感一股暗劲刺穿皮肤般，心中暗叫大事不妙，但此时钛极身的烧溶力和压破力越来越大，玄虎担心想，我的护身气劲不知能支持多久……疾奔中的罗汉，突然出拳攻击！口中哈哈笑上：“小子这回你玩完了，尝尝老大初次以蓝钛气击出的一“金罩伏虎”。

玄虎本早已提防罗汉的蓝钛极，此时一见劲气击来，忙以金钢解——金刚护体神功罩住全身，举臂横挡，“磅”的一声右臂已震开罗汉猛击而至的一拳。

心想：“呀，秃驴的拳劲好猛，起码有五百公斤击力！我要小心提防。”但罗汉已不容玄虎有反击的念头，扑天盖地的拳脚，已从不同方位密集攻击，令玄虎疲于应付！

但久守必失，终于头上被罗汉的“金罩伏虎”击中。钛级劲直入脑部，金刚解猛被震散，一念罗汉见机不可失，招变“雷神击鼓”双拳猛轰向玄虎，只见夹着蓝钛极劲气的拳劲如雷般击在玄虎头部。

只见玄虎登时，被轰得晕头转向，急忙旋身起脚抗拒攻势！

嘿嘿嘿，小子不要做无为的抵抗了，你现在识有捱打的份儿！老夫现在也学学那些创出古武功的先人一样，打蛇打三寸，攻人攻五官，你的头部防力最弱，老夫就先打爆你的头！

说完只听轰的一声，玄虎还没反应过来已被罗汉一击击在头顶上方，扑在地上，头几乎把地面震裂。一念罗汉一见玄虎已扑在地上，脚也接着。努力地招呼玄虎后脑！

只听噗的一。声，原来地面经不住钛极劲的压力，整个凹了一个大洞，把玄虎摔在洞里去。

压在洞里玄虎的因受不住罗汉脚上传人的气劲，张嘴惨叫。

罗汉一听玄虎惨叫声，高兴地道“让老夫送你下地狱和你家人去团聚吧，说完便待抬脚踩下，正当形势非常恶劣之际，玄虎吸收的佛光适时发挥威力，灵光暴射，不但震开一念罗汉，竟将钛极罩也冲击得出现隙缝！

乘着佛光破罩的良机，玄虎一跃而起，凌空变招狂叫：——“观青乱”——“观音乱影”。只见祥和的佛光中登时幻出一座千手千脚的观音佛像，它正以一招之内打无数计拳脚，痛击围绕他的无数罗汉身形！

只见蓝钛级罩内立传出，“碰——扑——碰——扑——轰”的巨响。

原来刹那间，罗汉被击中了数百拳脚，初成的蓝钛极甲化劲气登被击散，令钛极身无法再组合，身上仪器护甲也被劲气震的断裂飞散……身在半空的玄虎一见罗汉身外的甲化劲气已被击破，忙弓身问升，捉劲变招，以六神诀威猛无比的“菩萨火”朝下猛击。

而罗汉因身上甲化寸裂，正想捉劲恢复，一见狠招而至，慌忙举臂力抗，但此时的罗汉又怎能挡得住夹着佛光劲气的一式“菩萨灭道”此招猛然击碎了钛极身，烈劲直接轰人罗汉四肢百骸！

一念罗汉登感到五藏六腑，全身肌内骨骼猛然撕裂，但这种无比的剧痛可维持不到两秒，因为他整个人已被震回经脉内的蓝钛级劲反震爆碎了……而玄虎打出这必杀绝招后，亦浑身虚脱倒地。

可刚倒地不久，耳中忽听一声小子，你好狠……的怪异叫声。登把玄虎惊的从地上猛跃而起，瞪眼一看笑道：“奇怪……他的头断下来，竟然仍能说话……”说完就用脚踢了踢那已断了的罗汉头……只见那断了的罗汉头又开口道：“小子你且慢开心，你的家人已经……玄虎一听家人安危，慌忙问道：“已经怎样”“已经被焚天邪神诛杀……”，一念罗汉断头一见玄虎紧张的模样又哈哈……狂笑起来。

只见狂笑后的一念罗汉，面容僵硬，这下真死透了！

玄虎一听心中一急骂道：“你这个贼驴死了还胡说八道，放屁！放屁！！”骂完之后，还不解恨抬起一脚把已僵硬的秃头踢到墙壁之上，“砰”一念罗汉的断头撞在墙壁上，而一念罗汉的头壳裂缝中，坠下了一块细小的晶片。

而正在盛怒下的玄虎根本没察觉到这决晶片。心中还在口想一念这贼秃临死危言等听的话但是玄虎感觉到心绪不宁的程度，越来越强烈。

莫非……一种莫名的恐慌，猛地涌上了玄虎心头！

口中情不自禁念到：“爷爷，妈妈你们千万别出事啊！”只见玄虎嘴上还在念着，却已施展开身法，急电一样射向西方。

而在那边玄博士父女一见到那红光之中的人像，心中同时感到：“这下完了，想不到盖天会让这家伙出来。”原来邪神亲自出马，天下能逃出他魔掌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博士把心一硬暗想，唯有运起最高功力硬闯，希

望能侥幸……想着猛一转身向丛林一方急窜而去。

“啊，你这缩头老乌龟，还想逃吗？”黄邪子在身后叫道，急窜向前的玄博士见到站在丛林外不远的黄邪子，心一狠，想这下只有击杀黄邪子，闯入林中……可博士这种举动，站在空中的焚天邪神一点也不为所动，但红眼闪出更亮的神光，心想老鬼潜伏多年，我慢点动手，且看他现在的六神诀威力有多大！

黄邪子见玄博士向他冲来，怒火上升口中骂道：“他妈的，竟冲着我来，你当老子就好对付……”口中虽骂，但心中一点都不敢大意，心想传说这老鬼的六神诀，是古武功中的“如来破”猛招，绝顶武学！

看来此次我非用这毕生功力迎击不可！

只要我能挡得住他一招，主管就会收拾他，而我也因阻敌，会被加赏。

想着慌忙运起毕生绝学——黄火盾。

而凌空扑来的玄博士，一见黄邪子身前筑起的黄色气劲，哼道：“畜牲你以为区区黄火盾就能挡得住我吗？”但玄博士口中虽讲，心中知道自己只有出一招的机会，忙运尽毕生功力，打出六神诀中最强大杀伤力的绝招！——如来破高手对决，优劣立现，如来破不但摧毁黄火盾牌，更透体而过，轰爆地面！

黄邪子当场惨死，玄博士顺势直射丛林。这只是眨眼间的事。

这时，站在空中的邪神，忽然凌空向前跃去，满头银发随风飘起像一团火焰般的竖在头上，哼道：“看情形，老鬼已拥用有二世的功力！”但又怎样，就算老鬼敢回身反抗也抵挡不住我的一招“焚天极火”，心想至此，只见邪神右臂前伸，怪异的向前一推，一股火红色的光束向前急射，在那光束中的一排排如手红印，随着气劲急剧推着前进。

刚入丛林的玄博士忽感身后热劲逼体，哗，好热呀……立感不妙，心想跑了这么远还处于他的攻击范围之内……难道我父女，要在此命丧黄泉，不，就算螳臂挡车，也要拼命一试！

想着慌忙提起气劲，转身一看，只见一只血红色的手掌幻像正从空中击下。忙祭起六神诀中的……只听波的一声，原来焚天极火举世无双，威力无穷，招没使全的如来破亦难挡其锋。

玄博士立惨遭极火掌轰击透体，公媳两人立时陷身火海，惨不忍睹……而此时那边玄虎正以雷神疾的绝顶轻功，翻山越岭。

飞越过布达拉宫来到了布达拉宫后方的峭壁之上。

心中想唯有跳下峭壁才是回到家的最快捷轻。可正当玄虎要运劲跳下时，忽然一股炎热的气劲正由悬崖之下向上逼来，一架超科技战机，逐逐地从峭壁下升起。玄虎瞪眼一瞧对面升上的战斗机，立见驾驶舱内一个怪人正扶着昏迷了的玄博士，放在舱内的后排椅上。

登时满脸神色大变，凌空跃起大声叫道：“爷爷”我来救你，话未叫完已提起六神诀劲气，只见身后登时幻出一座庄严无比的金色佛像，口中大喝一声：“如来破”。

只见如未破的破敌式——“万阻勇破”。随声而出，一束金色强猛劲气击在那战斗机底，“宏”的一声，钢硬的机底竟被击透一个大洞，玄虎同时也身随气劲腾身跃进舱中。可迎面一股烈焰般的炎热顿使他在舱里呆住了，原来前面焚天邪神的澎湃威势，顿时把勇猛的玄虎镇慑住。

玄虎目光瞄了前方那阻拦的高手一眼，心想这人相貌奇特，蕴含无比

的高热，诡异莫测，不知那方高手，要多加提防……同时焚天邪神对能把坚硬无比的战机击穿，闯入的少年产生很大兴趣，双目神光一闪，额门正门的圆点对玄虎进行了扫描透视。

只见红外线透视点里，映出了玄虎全身的气劲流动，邪神心中唔了一声：“原来这小子修炼的是古武功！”忽然他大吃一惊，原来玄虎的气劲运过身体大穴之时，形成一小束气劲围绕着穴道之上，心想如此年轻竟拥有超凡的内气功力，果真是英雄出少年，不可小觑！

正在邪神观察玄虎的同时，那边玄虎已回身一转，以“罗汉卸”中的一式“罗汉卸印”卸去焚天邪神自身感应发出的阻敌气劲，邪神一见气劲刹时被卸而去，想照这样看来，这小子的内劲比玄博士的“2世”功力还要高！能击杀一念罗汉就不足为奇了。

心想此于日后若能拥有“2,3世”的功力便非同小可，如不现在斩草除根，恐怕后患无穷！毒念一生，把……焚天劲气”运到左掌，怒声说道：“小了，你好大胆子，连本神的专机你都敢闯，难道嫌自己的小命太长。”玄虎一听，虎目一瞪，牙关咬紧，心想看来他不知道我还吸收了百年一现的佛光，张口骂道：“怪物你是谁？为何掳劫我爷爷？还有把我娘捉到哪里去了？”邪神被骂心中大怒喝道：“小子听着，杀你者，“焚天邪神”是也！

说着将火力猛地由100、200、300提升至摄氏500度的极热，轰出毁灭性的极火掌里威猛无比的起手式——焚天极火。

而玄虎一一见邪神掌发火劲形成一条发怒的火龙，张开龙口向他扑来，心中一惊，哗，这个怪物就是传说中的焚天邪神，好厉害：希望六神诀能卸开“它，猛然将全身劲力催至高峰，双手急转，展开六神诀中一诀——罗汉卸迎向火龙，忽见火光中登出现一尊金身罗汉，正以佛手缠向龙头把它卸向一边。

但被卸一旁的龙头随着龙身的火光大现，继续向前扑至，玄虎一见，心中大叫不好，这怪物的掌劲火力太猛烈，无法卸开……现已避无可避……高热把我全身笼罩了……但邪神发出的掌劲刚接触到玄虎双掌时，忽感应玄虎随动而出的DNA（遗传因子）排列。

心底深处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呀，杀不得！

千钧一发之际，但收招已是不及，只好慌忙把极火掌的高热，由毁灭性的500度高热急速减退，可所剩200度火力还是击中玄虎心胸！

膨原来200度的威猛火力，已把玄虎轰得破机而出！撕心裂肺的重击和极热的火劲，令玄虎气劲尽散，惨嚎中向万尺峭崖飞坠而下！

战机本来已被玄虎击破一个人洞，再被邪神震破舱壁，顿时剧烈摇晃起来！

正在驾驶的红邪子自跟从邪神一未，从没见过这种处境，顿时慌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耳中传来邪神的声音，“笨蛋，还不用复合系统！”红邪一听，心中暗自骂道，他妈的老子今天不知走什么霉运，连这个都忘了，慌忙把手指按在那复合启动钮上。

复合系统启动后，战机的特殊金属，竟能像细胞繁殖般，迅速把破洞填补复合。

焚天邪神骂完红邪子后，坐在椅子上心中一阵迷惑，这小子的DNA，竟然……张口命令道：“红邪，快把这小子兜住！”

红邪一听，大吃一惊，心想总管平时杀人如麻，从不发善念，今天真是见鬼了，要救这小子。但不敢违令忙把战机折降而下。

眼看尚有一千公尺玄虎便要跌个粉身碎骨，但战机的折飞速度，比他快上百倍。

“砰”的一声，机翼轻易用机翼把下坠的玄虎接住。

然后缓飞至崖下树林上方，机翼轻侧，把玄虎卸在树顶。

树顶的枝叶因承受不住玄虎身体跌下来的重量，纷纷折断，一路传来，劈……啪……劈……啦的声响，波的一声玄虎落在地上。

而机上的邪神一见玄虎落地便开口下令回归，这时战机忽升上几千尺的高空，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万里晴空的云层之中。

以玄虎身体佛光自生的护身气劲，区区数十尺的高度，当然跌不死他。

但坠地的剧震，令陷于半昏迷的玄虎苏醒，而身上中掌处的伤势，令他动一动也痛得撕心裂肺。可心中想起母亲的安危，什么痛楚也忘记了，忽地跃起向前急奔。

在奔口家中的途中想到爷爷被擒，更担心家里妈妈不知怎样了，心中一慌，更提起六神诀疾速飞奔，一路上一些树木，花草纷纷被这强猛劲气折断和刮飞。

奔到林日一见前方，口中惊叫：“呀！我的家已陷入火海，妈不知怎样”，举目四望，忽然一见林边不远母亲正匍伏在地，而身上仍有火气围绕。

玄虎见状心胆俱裂，泣不成声，忙奔前抱起母亲叫道：“妈……妈……你醒醒……你醒醒……”原来玄虎之母已被火劲烧蚀得气若游丝，已是弥留阶段，一听儿子的呼唤，口叫吐出，无……限……岛……三字之后，慢慢睁开双眼，在死前能见到儿子平安归来，心中一宽，再次永远的闭上了双目……玄虎拼命贯注内力入母亲体内，但已太迟，回天无力。

登时满脸泪痕大叫：“妈！妈！不要死呀……你不要死呀……”叫完埋头呜呜地痛哭起来自责道：“是我害死妈妈，我不应显露武功……铸成大错……亲眼目睹相依为命的至亲，因自己的错误行为，骤然离逝，玄虎心中，歉疚，悲伦。

愤怒交集，痛不欲生，抱起母亲仰天狂呼：“天杀的焚天邪神！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万段……”

第六章 重回乐土

天劫过后，世界各地废墟部已慢慢恢复生机，盖天又广增殖民地，使每大部有无数运输机，运载世界各地的物质到乐土国。

但乐土国对外防犯甚严，以天幕拦阻未经准许的飞机或轮船进入领土范围。

而天空上只开启一个入口航道，让经批准的飞机由此进入。

乐土国西方火地机场。

数十辆运输车，正在装卸一辆由西藏殖民地飞至乐土境内的运输机，而在机舱中的一箱西藏哈密瓜的箱里，玄虎正面露微笑，原来他在睡梦中，回忆起童年快乐时光，像电影般一幕幕地重现。

突然被一阵剧震打断了，快乐的回忆，猛然惊醒，如遭雷击！睁眼一见，心想，呀，原来是南柯一梦……但刚才的震动难道运输机莫非已到了乐土境内。

原来玄虎这次藏身在西藏特产——哈蜜瓜中，顺利偷渡入乐土国。

想起母亲的惨死，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破不急侍的运起真气震碎木箱，跃出机舱。

而正在搬动的士兵，听到舱内巨响，抬头一看，只见半空红绿交叉的碎块中的一条人影落在地上。

定眼一看，大吃一惊，狂叫道：“哗呀，他是杀死西藏总督一念罗汉的通缉犯——玄虎！”刚落地的玄虎一听，心想消息怎么这么快便传到乐土国，心想事不宜迟，我得快走，心念一动，运起六神诀中——“雷神疾电”。

只见玄虎身形一动，眨眼间就像幻影一般消失无影。

两士兵看的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分别忙问对方：“啊哟，人呢！我们刚才是不是眼花吧，但其中一人回头一见舱内的碎块，马上说道：“老陈不论真假，我们快向国家安全局报告！”而被称为老陈的士兵，一听也答道：“老马他着真是玄虎，一旦我们告密国安局要是能顺利捕获他的话，我们便发达了”。

就在玄虎逃离机场的几分钟后，乐土国“盖天广场”巨大的屏幕上，午间新闻报导，国家财政部长在高尔夫球运动时，不幸遭受雷击，送院时已证实死亡。

但部长遗体已经急冻处理，待本国两大名医设法救治。

希望他们能将部长起死回生，为国家财政界上保留一大人才。

现在宣布由总统指定的目前最有名望名医中的二名，他们分别是，德高望重，医术超凡入圣，享誉医学界的“保罗博士”和才学横溢，屡创医学奇迹的风姿医生，由他们俩分别进行就医。

广场内的人一听报导，登时纷纷议论起来：“老保罗与少风姿，都是当今两大神医，拥有各自不同能令人起死回生的医术。”“司部长是被雷击而死，没可能救活！医术高明有屁用。”另一些人一听也多插嘴答道：“救不救的活是次要，总统这次分明是要让当今的两位医学奇人进行一次医术比赛吗？”此语一出，登时令有些好赌人士活跃起来，也纷纷争论起来了：“保罗博士经验丰富，应该会赢！”可另一人答道：“天才奇才自古英雄出少年，闻说风姿医生虽年纪轻轻，但脑域开发已达到了22%，她赢也不足为奇！”这时——一位身穿国家制服，眼戴墨镜的人一听此话，心想多年不见，想不到风姿这么年轻，便贵为医学界的奇人，举国闻名！可不知阿龙现在怎样，正当玄虎心中正在回想以前的往事，忽然被屏幕上传出的声音打断。

原来午间新闻发布的第二条消息是，在两日前西藏总督一念罗汉被杀害，有了新线索！一小时前，机场职工发现疑凶玄虎已潜入本国，现在重播玄虎行凶时，被闭路电视拍下的录像，和经电脑扩大的照片等从前此人的身份来历。

玄虎今20岁，前精英少年院成员。

前乐土国高科技开发部总监——玄博士之孙，现在提醒国民，此疑凶乃极度危险人物，国民们遇上他，必须小心回避，并立刻报警！但国家安全局，为了国民的安全尽快抓拿到疑凶，目前已悬赏500万乐币缉拿玄虎归案。

场内人士一听赏金的金额，顿时惊叫起来：“哗，捉住这小子，500万

悬赏，发达了，看不出这小子贼头贼脑，怎值这么多钱？”“玄虎一听议论纷纷，心想幸好老子聪明，在机场员工宿舍里，拿了职服乔装，否则已被人认出，看来还是小心为妙……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屏幕上已映出了一座雄伟的建筑物——盖天国家医院。

它是目前全国各大医院中，拥有最先进的手术医疗设备的医院，院内大型手术室里，财政部长正躺在手术台上解冻，急待救治。

这时手术室日影像屏上传出解冻完闭的信号，广场屏幕上的播音员，已在向全国人民解说：“本次手术过程，由国家电视台直播！现在保罗博士和风姿医生的助手们，及国安局官员分别由二门进入大手术室。”这时，站在大门左旁的保罗博士，用戴着高科技结晶的单框眼镜的右眼，瞄了在右边的风姿医生一眼，暗想：“我医术独步天下时，这丫头还未出世，今日竟也与我比较医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心中回想一下，要令部长起死回生，我也没有把握，而万一被风姿成功，我便威名扫地，此次行事，定要更小心谨慎。

另一旁那凤目有神，俏鼻小嘴的少女，面不改色，正带领几位年纪轻轻的女助手进入手术室，她就是——少女奇才风姿医生。

脑域开发超乎常人，但风姿心怀善心，虽拥有极高天智，可她并不向武学和另外技术发展，而是向拯救世人痛苦的医学进展，这时手术室门大开，保罗和风姿带领着众医生经过微波消毒通道，消灭了体外所有细菌，进入了手术室。

但因保罗博士久负盛名，故此总统决定先由他动手术，可时限只有三十分钟。

保罗博士因无把握 100%能成功救治部长。所以他可不想浪费时间，马上上前举手让助手们戴上了无菌手套，准备进行手术，另一边各医师和助手们，及国安局官员都纷纷坐在手术室边的椅子上等待观看，助手把博士带来的手术箱，竖放在手术台边的手术工具桌上打开，只见箱内一排排针筒象火箭一样竖立在箱内，博士看了助手一眼，暗示可以开始了。

助手一见马上从箱内拿出一支针筒，这正是保罗博士专利发明一超微型液体内窥镜。

液体内窥镜可注射入人体内的血管，循血管逐至人体每一部分，彻底检查何处有病患，在助手把液体注入财政部长肥大身躯内的同时，同时博士伸手把箱内的一个遥控器拿起，这遥控器可控制内窥镜的巡行和轨迹，和接收所拍摄到的病患。

液体内窥镜顺利在血管里推进，镜头所拍摄到血液细胞情况，在手术台后的大型萤光幕上显现无遗。

内窥镜在部长体内一直通行无阻，到接近心脏的血管时，方出了问题。

因为进入心脏的血管内的血液细胞，已经变质栓塞，阻载了正常血液的流通。

心脏得不到正常血液的氧份供应，逐告停顿，导致死亡。

保罗博士看看停止的萤幕上，正在思考，耳中听到了风姿的几位助手在向风姿说的话：“凤医生，博士真了不起！不用十分钟已查察出部长致死的病源广心中一高兴，转过身边，面露微笑，对着坐在前排的风姿笑道：“凤医生，只需将栓塞的血管打通，再以电震器令心脏恢复跳动，便能起死回生，你说是不是啊！”“但是很抱歉，你今次是白行一趟了，可惜啊！”“不，博士，

风姿今日能见识到这么高超的医术，获益良多才对广被讥笑的凤姿反而谦虚的答道。

博士经她一捧，心花怒放，哈哈大笑转身心想，这娃儿倒也言谈得体！等会老夫成功时，也给她留些颜面。

“马上把（50CCP18）微型爆破液给我。”博士严肃他说道。

保罗小心翼翼拿着助手传过来的针筒，向心脏附近血管注射。

原来这爆破液，是比细胞大十倍的一颗颗超微型炸弹。

博士注射完爆破液后，对助手命令道：“准备电震器，当‘p18’爆破栓塞血管时，就要立刻电震心脏，”“是，博士，完毕电震器启动”。助手回答。

博士双手紧握震动引发器，凝神屏息，观察壁光幕，等待栓塞了的血管出现变化。

忽然萤屏上的光点越来越多，原来是“P18”陆续爆炸！

这“p18”像水雷般，遇到阻塞的坏血，便爆炸开壁通道，让后面的血液能够正常运行。

但爆炸与电震的配合，是要非常准时的，迟了或早了一秒病人都有生命危险！

这时萤光幕出现了一大光点，博士一见心想：“是时候令他重生啦！”双手马上把引发器压在部长胸口，“宏”的一一声，电震器把部长肥大的身躯震得高高弹起，口中猛喝：“复活吧！”登时萤光屏上出现了一大奇迹，心电图画屏幕上本来停止的心脏电波，逐渐开始微微震动。

令观看椅上的医师和官员们一见都大吃一惊，而这一奇迹，尤其令风姿身旁的助手更加惊撼，纷纷向风姿问道：“凤医生，你看萤幕已显示出部氏的心脏恢复跳动了！”那边博士一见萤幕，哈哈大笑，在听一旁的惊叹声，心中大喜，以电震器再加强部长心脏跳动，心脏再次压震果然强力跳动起来！

风姿一见，博士这种急功心切的表现，回答助手们：“博士这种医法不成，复活的心脏维持不了五秒。”说完小嘴里开始倒数起来，5，4，3，2，1，数到第五秒时，萤幕上显出部长心脏跳动果然又回复停顿！

本来兴奋莫名的保罗博士，登时如同落坠冰牢，惊慌地道：“怎……怎么会……这样的。”而旁观的医生和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一见这种结果，均大感失望。在旁的助手一见，心底发出失望声：“唉，就是差了怎么一点点。

“不知是医术不到家，还是死人根本不能救活。”一位多嘴的人士，在旁向旁人说道。

博士听了顿感面目无光，急忙加剧电震，口中更是猛呼：“起来，快起来。”只听手术室内传公波波的一阵阵声响，可惜部长的心脏再无任何反应。就在这时博士的有肩被人按住，耳中传来声响，博士三十分钟时限已到，请回坐，博士扭头一见身后二人忙说：“请多给我五分钟……就会成功……”另一人答道：“对不起，博士，局长的命令是，每人只可轮流医治三十分钟，请回坐吧！”博士被国安局官员请回坐位，心中无名火起，越想越气，张口骂道：“连医生也被国安局管治，哼，妈的，国家安全局的权力也太大了吧。”站在椅子旁边的两大官员面不改色，静听着博士的骂声，因为他们心中只忠于这次任务，对外来的流言，可闻风不动。

这时广场屏幕上显出了风姿登场的情景，只见她带着二大助手，气定神明，举止从容，走向手术台。

“哗，这样年轻，这样漂亮，就已是超级医学家？”另一，些人一见风姿登场高兴的叫了起来。

并担心道：“这么年轻，不知她斗不斗得过保罗博士呀？”而在广场旁观看的玄虎一见风姿登场心想：“阿凤现已跻身国家的最高阶层，或许可打探出‘无限岛’的所在地……希望她肯帮我……”这时风姿高声发出指令，请把系统转去脉搏穴位透视扫描。

萤幕是声控系统，收到指令，立刻转换画面，屏幕内出现了部长正反穴位的显示图。

这时风姿把携来的箱子轻放在桌子上，轻按箱上的解密装置。

保罗博士一见风姿的举动心想：“这丫头的箱子里有什么古怪？老夫一定要多加注意。”想着把右手举起放在右眼镜框之上，原来博士所带的镜眶里有红外线透视器，微型摄影机，扫描系统等多种高科技结晶。

密码启动，箱盖自动展开，只见箱内有无数大小金针和一个金属筒子。

风姿伸手拿出两撮金针，俏脸神色凝重，但眼神之中却充满了自信！

别看风姿双手上的金针虽细，但却是当今高科技的成品。

保罗博士的得力助手一见，忙向博士请教道：“博士，她用金针来干什么？”“旁门左道！不值一提。”保罗博士哼了一声。

只见台前风姿玉手翻飞，霎时间金光闪闪，布满了部长身体上空，转眼间，无数金针已同时落在部长身上各大小穴位，金针落位有深有浅，按不同的需要而定位，像一排排幼苗插在部长身上。

保罗博士一见风姿魔术般的表演，向风姿嘻笑道“原来凤医生是来耍杂技的，不知道是否是中看不中用……”风姿神色自若，一点都不理会保罗博士的讽刺，从箱中拿出布满了电子仪器的金属罐筒。

博士一见笑的更厉害了：“这老掉了牙的医术，也不嫌太落后了，金针和灸筒，是中国古代的针灸之术，怎能令部长起死回生”博士笑完向助手说道。风姿一听保罗博士的话后，微转身躯，扭头对着旁观的医生和国安局的官员道：“各位，我是用中西合璧的医术，金针和灸筒，都是以尖端科技制成，令它们增强了十倍医疗效力。”说完回头对二位助手微笑道：“当我发出指令时，你们便立刻同时按下启动所有部长身上金针的电子磁力震钮。

说完闭起双目，右手不断挥舞吐纳，似乎在运用气功。

博士一见风姿的古怪作为呶道：“在全国人民面前耍杂技，真的是天大的笑话，也不知羞耻……”骂完扭头闭目养神，看也不看一眼。

但几分钟后，本来一直瞪眼观看的助手忽然惊叫起来：“呀！博士，你……你看……”只见风姿所舞的灸筒中出现一股火红浓烈的内家气劲，像一条火龙一样盘踞在部长身体上空，风姿一见气劲成形，发出指令——按钮。

两助手慌忙同时启动按钮，磁力电子场启动，部长全身金针都受到感应引起了微微震动。这时只听一声娇喝，风姿把筒外龙形气劲吸回筒内，直接把贯满强大内劲的灸筒，压落在部长的心脏位置，“啪”的一声磁场受到外来压力的强烈震动，全身大小穴道之上的金针全冒起微烟。

这怪异的景象把被助手叫醒的保罗博士看得整个人从椅上跳起来惊叫道：“……这是……他妈……的什么……医法……”于此同时站在广场屏幕前的玄虎见了也大吃一惊，心想阔别多年，阿凤竟有如此成就……但不知道阿龙的进境是否同样利害，脑域开发程度是否也超过 20%？而玄虎在想阿龙的同时。

一辆先进的高科技跑车正在乐土国南方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架车的正是玄虎想念中的少年朋友——赤龙。“爹找得我这样急，为了什么事”。开车的赤龙开口问着坐在身旁的老人。

“如此紧急召唤，主人定有要事吩咐你广老人一听赤龙发问，慌忙回答。

赤龙听了双眉一皱，不高兴他说：“爹他总不会是出尔反尔，想阻止我参加精英冠军大赛吧 / 少爷放心吧，主人向来言出必行，相信不会为了此事这么简单吧”老人开口说道。

同时乐土国——国防总部。

部长——赤阳元帅。

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星空仪前，向身旁的几个人解说道：“这次歼灭‘星暴任务’由阿龙执行，正是考验他的‘钛极身’第四级的功力是否练成！因为阿龙的最强对手，将会是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子——雷烈。

而且此次比赛许胜不许败，阿龙若未练成第四级，便无必胜把握，我不会允许他出赛！

同时，我亦派出核弹部队，以作后备增援，对付‘星暴’！”站在元帅对面的一位，一直神色自若静听的中年美妇，听到此言，马上反对道：“不成，我身为环保处处长，极力反对你使用核弹，这将会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元帅听了，心想，唉，这么多年来，老婆真是对环保工作不遗余力，尽心尽职，可为了龙儿的安全一定要说服她。

正在两人争论时，金属门自动开启，门外两人昂然步进。

走在前面的正是赤龙，相隔多年，赤龙稚气尽褪，换来的是满脸英气，眉宇间流露着一股浩然正气，卓尔不凡。

他现任国防军少校之职。

跟这赤龙步人的，是一个光头驼背，高大威猛的老汉，他正是赤家老管家——赤忠。

赤龙来到仪器前站定，向赤阳行了个军礼，口中说到：“参见元帅。”你想赤龙会见父亲仍需肃立敬礼，可见乐土国军纪森严。

“好，你来了！”

“阿龙，现在爹向你说明，今次的任务，你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行动目标——歼灭所有偏离轨迹，转行向地球坠落的‘星暴群’！”“据雷达探测显示，‘暴星群’将会坠落于‘纽约区’，你必须全部歼灭！否则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灾害。”“是，爹，龙儿明白了！”赤龙恭敬地答道“阿龙，纽约是我们乐土国其中一个重点开发区，施工已接近完成阶段，这次行动不容有失！你现在马上出发。”赤阳再次提醒儿子纽约的重要性，几分钟后，一辆开往纽约的新型战斗机里，驾驶舱里的老仆回头向赤龙问道：“少爷，这速度没问题吧？”“忠伯再给我加快200公里”，机舱后的机背上传来赤龙的声音。

原来赤龙竟能盘坐于机背上，神态自若，可见武功已达匪夷所思境界！一小时后，因飞机加速，已抵达纽约上空。

“少爷，雷达显示，最早坠下的陨石将于一分钟后出现，而最迟的会在三分钟内到达。

也即是说，你必须在三分钟内把所有陨石粉碎，还有……”“一颗也不可失是吗！早知道你会这样说了”，已起身站在机头的赤龙回头不耐烦地答道。

忽然耳中又传来老仆赤忠的声音，少爷，“‘星暴群’正穿越大气层，

不出十秒将会在你头上出现，你快准备好”。老仆为了赤龙的安全惊叫道。

“哼，十秒！我现在已看见了！”赤龙哼道赤龙的视力果然超乎常人，只见远处的天际渐泛起一点红光，正逐渐扩大炽亮！

第七章 凤扬虎威

话说凤姿把像火一样的内劲收入筒，压在部长胸口，使各金针冒起微烟，不但把保罗惊人惊的从椅上跳起，还把众官员。医师和广场内的民众惊的发出阵阵惊叹。

玄虎一见心想，咦，凤姿原来并非纯向医学发展，而武学的内家气劲，也有相当功力了。

她以科学针灸，贯通病人身上的奇经百脉，以经脉带动血液恢复流通！

他们西方科学医学，当然不懂经脉这一套！难以理解，也不足为奇。

阿凤果然不愧是脑域开发到 24% 的少女奇才，她以气催动病人心脏，当然好过那用电震器的笨蛋了。

就在玄虎想着的时候，凤姿已不断催动内功，神色紧张的把功力贯入部长体内，因为成功与否，主要因素是内力否打通经脉，而使心脏恢复跳动。

忽然心电图上传出——BB——-B, B, B - B-B, B 的声响。

助手慌忙一瞄，发出一声惊叹——“咦！”原来部长的心脏正在陆续加快跳动。

旁观席上保罗博士的助手一见，也惊叫道：“博士你看，部长的心脏果然开始慢慢跳动了……“呸！”“旁门左道，就算能动，也维持不了多久，你们等着看这丫头的笑话吧！”博士不服他说道。

可心电图上的心脏跳动的次数，一点都不如保罗博士所愿，反而渐次加强，达到每分钟九十下的正常频率。

这时手术台上，已死的部长口中发出一声：“喔……”的声响，部长的双眼慢慢的睁开。

他竟能从死亡中，醒过来了……广场内的民众一见凤姿成功顿时发出阵阵欢呼声……“好啊，凤医生成功了。“哗，起死回生，难以置信！”“真了不起，年纪轻轻，便成为本国第一神医”。

“凤医生，创造奇迹。”再令医学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连死都不怕。”玄虎一听众人的欢呼声，心中也替凤姿高兴，心想阿凤好样的，你真是天才中的天才，能把古今医术合璧到如此境界！

这时凤姿对声控医疗系统发出指令——立刻替病人作全身彻底检查。

电脑接到指令，萤屏显示出病人身体各器官恢复功能的指数。

女助手一见电脑映出的指数表，高兴叫道：“凤医生，病人身体各部分均恢复正常，生命力指数达到 85%”凤姿一听生命力指数高达 85%，闻讯大喜，欢欣地散功，心中狂想，皇天不付有心人，我潜研多年的古今合并术终于成功了。

而在场所有人士在听到助手宣布的消息后，也兴高采烈地起立鼓掌，因为凤姿成功，只有保罗博士和其助手，黯然地坐在椅上。

这时一个红发，高大威猛的军官从旁观席上走向凤姿，伸出右手，握任凤姿还带着手术手套的手，感动得道：“凤医生，我们国安局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致以最高的敬意，因为你所创的高通医术，拯救了我们国家财政界的一大奇才，你真称得上当今第一神医。”“恭喜！”“恭喜！”“多谢！”“多谢长官你夸奖了，当今第一神医，小女子万万担担不起，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还年轻，以后还要向各位医师指教，而这次只是财政部长的运气特别好而已！”凤姿谦虚地答道！

此时一满脸红光，须长八寸的老者笑哈哈向前走来，他正是——乐土国，国家医院的院长“风博士”。他走到凤姿身旁，开口笑道：“凤医生，你别客气了，长官们为了庆祝你这次成功，已在院内安排了宴会为你庆祝呢！众人在欢笑一起赴宴而去。

在宴会上保罗博士手拿香槟来到凤姿身前赞道：“凤医生，你确是天才，这回让老夫大开眼界，老夫输的心服口服。”“不，”“保罗博士你太客气了，凤姿今次成功只是幸运，以后在医学上还要请博士你多多指教呢！”凤姿面带微笑客气地回答！

这时一院方工作人员快速的跑到凤姿身前，紧张地道：“凤医生，门口有两位总统密使到访。”众人一听，全场立刻肃立，鸦雀无声。原来“总统密使团”是乐土国拥有最高权力的组织，而且他们还拥有另一项特权——“先杀后奏”。

只见两个面无表情，左臂和胸口带着乐土国特别标志的官员从自动玻璃门外，走到了大堂中央。

右方官员，把手上的仪器放在桌子正中，打开暗扭，双手放在腰后，两人一言不发站在仪器两旁，等候仪器启动。

这时仪器发放出的微波光束组成了立体的盖天总统的影像。

原来两官员带来的是一台——“立体形象地对讲”。

这时立体盖天图像已庄严地开口道：“恭喜凤医生，你的医术真是震古烁今！”凤姿一听，脸红的答道：“多谢总统先生。这都是国家栽培的成果，凤姿不敢居功。”“不，你这次功不可未。”“我将会向国会建议，颁发第一荣誉医学奖章给你！”“这……这……我对国家的贡献仍有限……不敢接受……”凤姿脸更红地答道。

立体图像一见凤姿脸红低头的模样，哈哈笑道：“小姑娘，这是你应得的，以后继续努力吧……”话刚说完图像开始模糊起来，慢慢消失。

凤姿一见画像模糊，慌忙应道：“是，多谢总统的奖励，凤姿以后定好好努力。”两官员看见图像消失，一言不发拿起仪器，也不向厅内众人告别，步出大厅。

众人看着两官员而消失，登时恢复了刚刚的热闹气氛，都纷纷向凤姿道喜。

“哗”“恭喜你风医生，这是我们乐土国罕有的荣誉呀……”在众人的纷纷道喜中，正在角落的保罗博士触景生情。

“唉”了一声！

心想我在医学界努力了数十年，创出多种新药和各种先进的手术，可称的上已救人无数了，也未有一次得到这个最高荣誉，到底真是我技不如人，还是真如这丫头说的，她的运气特别好。

庆宴结束后，凤姿告别众人，驾驶着她的反磁力电单车飞快地向家中

奔驰。

电车因不受地心吸力牵引，能凌空推进飞翔，所以快过地面上先进跑车的好几倍。

车上风姿，满脸笑容高兴地想：“我今日的成就，若爹妈仍在世的话，一定高兴的不得了，嘻嘻……”风姿所骑的反磁力电单车速度极快，但在乐土国，这种尖端科技交通工具，只有地位极高的人士方能拥有。

心情愉快的风姿，直飞往郊区，浑不觉如此之快的速度，还是被人用轻功疾速跟踪。

车子驶入院区东方，落在一座精美的洋房平台之上，原来这座精致的洋房，是风姿父母遗下的产业，风姿因怀念父母，放弃院方提供的精美楼房，而每日往返住在郊外的洋房内。

风姿一进房内，拿下头盔随手丢在卧房之上。

“嘘”大声传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今天累得要命，要好好洗个热水澡，听听轻音乐，放松放松才好睡个好觉。”风姿的内功修为甚高，但也不察觉头顶天花板上有人，恰然宽衣解带。

这时可见这潜入者的武学修为更是高绝。

倒吸在天花板上的潜入者，一见风姿脱去那身外医袍，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肤，粉红色的胸罩，罩住了高挺丰满的双峰，呼吸次数加快，在见风姿再把手放在那粉红色的胸罩的罩扭上解开罩杯，落出了那双脱颖而出的雪白双峰和那粉红色的乳尖。心跳强烈跳动，发出了轻微声响。

风姿一听头顶声响，单掌扶好罩杯，猛然转身抬头一掌击向那凌空的潜入者。

口中娇叫道：“什么人？竟敢闯入本姑娘闺房，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分明是找死。”听头顶前方传来“波”的一声声响，风姿发出的掌劲正击在潜入者的胸口，把他整个击落在地。

风姿一见那人下落，心想要不是此人发出声响，我竟毫无察觉这人潜入，看来非要重击擒捕他不可，想着慌忙运动扑上。

但忽见那凌空落下的潜入者，竟在这短短的空间中凌空转一百八十度身形，笑哈哈地盘坐在前面地上，顽皮地笑道：“婆婆，饶命呀，我投降了，下次不敢啦……”风姿闻听此声，忙刹住身体，散去满腔怒火，凤眼一亮，开口娇笑道：“你……你是……阿虎？”玄虎一听高兴地在地上向前跃起，一把抱向风姿，风姿因见玄虎心中防备全无，被玄虎大力抱在怀中，口中娇叫道：“啊呀……”玄虎因初见童年玩伴，心中高兴万分，根本不把风姿的娇叫听在耳中，抱起风姿转起圈来，口中哈哈笑道：“还是小婆婆乖，这么多年不见，还认得虎哥，来亲一个，就算虎哥给你的奖赏。”风姿一听，满脸通红，口中啐道：“阿虎这么多年不见，你仍是这么顽皮……”风姿的羞涩和成熟的胴体所发出的体热，令玄虎猛然惊觉，慌忙把抱在手中的风姿放开了。

“噢！”了一声俊脸通红笑道：“对……对不起，阿凤我们都已……长大了……刚才真抱歉。”“是了，阿虎，新闻报导你……杀了西藏总督一念罗汉，可一念罗汉是上几界精英大赛冠军，又去深造新武学，是否真的你杀了他？”风姿也慌忙变转话题向玄虎问道。

“对，我杀了一念这贼秃，但我也成了全球通缉犯。”玄虎双眉一皱答道。

“可你为什么要杀一念罗汉。”风姿不明白地问道。

“我练成了六神诀后，看不过一念这秃驴在西藏残暴无道，为提高脑域开发，竟捉幼童练药，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风姿一，听，惊道：“六神诀……这是很高深的古武功啊！阿虎你真练成了。”

“还有你明知全国都在通缉你，你还羊入虎口，前来乐土国干什么？”“你脑有毛病啊？真笨死了。”玄虎听了幼时童伴如此关心的话后，泪如雨下满腔悲痛地把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风姿。

“阿凤，妈妈临终时告诉我三个字——无，限、岛！”

我估计爷爷是被掳往“无限岛”，你可以帮我吗？”玄虎向风姿求助道。

“可是除了总统和密使之外，无人知道‘无限岛’的位置，除非……你能成为精英冠军！”风姿担心地回答玄虎。

玄虎一听紧握右拳，高声说道：“风姿既然这是唯一的方法，那我就去夺取这次精英大赛的冠军，潜入无限岛。”风姿不愧是一代名医，一见玄虎激动起来的脸色，担心地道：“可是……你似乎受了内伤，我可以替你把脉吗？”玄虎听了忙把戴着红色护掌手套的左掌伸到风姿身前。

风姿右手拿住玄虎伸来的左掌，左手按在玄虎手腕上方的经脉之上，突然大吃一惊，张口惊慌地问道：“阿虎，你刚才可是说你已练成上古武学六神诀，可你的五脏六腑都被高温所伤，怎会这样的？到底是被谁伤了你……”“我是被‘焚天邪神’一掌打伤的！因为我的‘六神诀’护身劲气，根本接不住他那高温的劲气侵入，而且用卸劲又卸不开来，所以他只发一掌我就被他击出舱外。”玄虎老实地回答道。

风姿听完玄虎的受伤经过，担心道：“阿虎。我看你别去参加大赛了，一来你的伤势没好，再来因为这次对手太强！”“谁？”“是不是阿龙？”玄虎忙问道：“不！”风姿说道：“据报导，全球这次共有百多高手参赛，阿龙据说只是其中最希望的五大绝顶高手之一……”“哼……就算有五十个绝顶高手，我也不怕！为了去无限岛救出爷爷，就算战死，我也一定要参赛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玄虎激动的向风姿说道。

风姿听完玄虎的话，明知阻挡无用，“唉……”了几声，心想不说别人，单是阿龙的第四级钛极身，阿虎已是必败，但愿老天保佑阿虎能有奇迹出现，而我只能尽力帮他了。

心想至此，转头向身前的玄虎说道：“阿虎乐土国精英大赛，从来不论参赛者的身份，只要你有实力，就可以胜者为王，得到总统的奖赏。”但风姿为免玄虎在赛场中另生枝节，仍替他悉心乔装，才放心让他离开洋房，还把自己的磁力电单车借给他。

第八章 钛极战天

就在玄虎离开风姿家的同时，赤龙正在“纽约”上空的战机背上，等待陨石入侵。

原来“纽约市”比较接近“乐土国”，在大劫过后被“乐土国”列为重点重建区，经过十年时间，如“纽约铁桥”，“自由女神”，等很多著名建筑物多已重建得差不多了。

突然在电光火石间，数不清的陨石以极快的速度铺天盖地，景象震人心弦，已站在战机前的赤龙不敢怠慢，立刻催运起钛极身第三级——“蓝钛身”功力，全身布满那暗蓝光芒，誓要彻底毁灭“星暴群”！

可陨石下降时与空气产生磨擦焚烧，且不断互相碰撞，但下坠速度则减慢了很多。

赤龙凝神观察，盘算着星暴群的折射方向及速度，蓄势待发。

“快下降，忠伯”赤龙头也不回地命令道。就在机身转动同时，大颗陨石已从旁电射坠落，因乐土国科技发达，新型战机一般多可达到近音速，性能超卓，以倾侧角度直线下降，直逼陨石。

转眼已降至比陨石低了几个机身。

赤龙看准时机，立刻凌个跃起，挺拳出击。

“吼”——铁拳悍然轰至，陨石竟在刹那间凝在半空，原来被赤龙乍芋牢牢钉住！

赤龙一见陨石已被定在空中，口中狂叫：“再来一拳，本少爷要彻底粉碎你！”

“砰，波”……双拳拳劲一吐，陨石立刻崩溃碎裂，纵横飞射，其杀伤力可想而知！

凌空数个翻身，赤龙已降回机翼之上，因空中空气较为稀薄，赤龙在翼上稍作回气，又再凌空纵向星暴群！

“碰”！

砰！

嗡！

只见赤龙势如破竹，把陨石摧精拉朽，碎石只剩下两、三尺大小，破坏力荡然无存。

然而陨石堆既多宜密，但是以钛极身第三级——“蓝钛级”的功力，已是绰绰有余。

“隆”——赤龙轰碎一大颗陨石后，再借势转轰另一大颗，如此个断借刀跃击，攻击力及速度将大幅度提长，仿如弹子般左右行射，到处传来——“砰”——“砰，砰——”“隆——”的声响。

蔚为奇观！

而这时国防总部，正站在“立体天动星空仪”前的美妇对着赤阳元帅笑口说道“做得好，我早说不须动用核弹部作后援！龙儿出马，今次定能大功告成，老公你说是吧？”“夫人，高兴别太早，首批陨石只是给龙儿作热身运动，第二批才是最凶险，最难应付的！”“还有大意难测，不到最后无人可断言龙儿能否完成任务！”赤阳九帅威严地答道。

“轰”就在这时候赤龙击碎了最后一颗大陨石，不消片刻，已把首批“星暴群”，完全瓦解！

同时主仆两人合作无间，一有默契，在赤龙无处着力落下时，战机已驶至赤龙身下接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赤龙一落机头，耳中传来赤忠的赞扬声：“少爷做得好，命中率高达百分之百。”“但少爷你千万不可松懈，因下批‘星暴群’的体积将会大很多！”赤龙因不废吹灰之力瓦解了首批“星暴群”，傲道：“哼——”“就算太阳塌下来，我也要把他彻底摧毁。”此时天际已被染得一片通红，云层里隐约透射出几点红光。

少爷担心，雷达探测显示，这次陨石直径平达到四百尺以上。”赤忠惊叫道。

只见“星暴群”陡地再袭，笼罩了整个天个，赤龙凛然无惧，再次凌空呼啸扑上！

这次赤龙改变策略，以连环重拳轰击陨石，因为陨石的数量比刚才那批较少，但体积却较大，不能单以两三拳击溃！

方法奏效，但此起彼落，另一颗已紧接坠赤龙照本宣科，向陨石密集攻击，转眼漫大沙石飞扬，爆破声不绝于耳，而赤龙已隐没沙石当中，难觅踪影！

可这时坐在驾驶椅上的赤忠突然面色大变，似是有所发现，原来雷达显示屏上突然出现比原光点大上可至几百倍的光团。

惊慌失措的叫道：“少爷……担心……最后一颗……陨石，面积竟相当于……一个大球场“什么？大球场……”赤龙听到耳中传未老仆的声音大吃一惊，怀疑的反问道可赤龙还在狐疑之际，抬头已惊见一颗形状古怪，底部满布峡刚尖锐石柱的巨大陨石，已闪电般逼近眉睫！

“天呀！”这颗陨石真是大得离谱，看来可不只球场那么大，好像要到大际尽头一样。”赤龙在心中狂叫道。

但那敢怠慢忙按动腰带枢纽，启动钛极身第四级——“紫钛级”霎时间紫光暴现，中化气劲急速扩散，赤龙所承受的身体异变亦相对加剧，只见他仰天长嚎，全身充盈欲破，痛苦得无以复加！

突然围绕赤龙身体外围的紫光形成了一个圆形光球钛极身第四级——“紫钛极”启动完毕。

赤龙身形急转，顿时光球仿如电锥般钻向奇形陨石，而这正是“紫钛极”中一式威力无比的破敌式——“紫锥破天”。

钻锥烈劲四溢，不断向陨石四周蔓延逼碎发出“功嘲……功嘲……”的声响。

赤龙跟随气劲向前直钻，岂料钻至途中，怪事陡生，赤龙面前出现一块古怪金属，上面刻有一些似文字又似图案的古怪记号！

“奇怪？”陨石内竟藏有金属物质，但触感又如此怪异……”赤龙心想道。

只见金属表面极为坚硬，赤龙催劲钻入两寸便停滞不前……但金属物似有灵性，竟发出一股似电非电的奇怪能源反击赤龙。

赤龙因提劲不能钻入此金属物，正感不解，突遭金属物反击，避之不及，被击得神昏智乱，脑海里竟浮现出一幕厮杀景像，一名少年正以双节棍痛砸向另一剑客头骨！

看认真点，持棍少年的样貌，竟与自己有九分相似！

这时脑中浮现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另一名少年以雷霆之势飞旋而至。

这少年腿法了得，飞腿凌空猛扫向剑客头部，剑客因头部遭棍重击，又被飞腿扫中整人斜仆倒地，两人同时出招，正要将其击毙。

“少爷，你怎样了？”赤龙耳中传未忠仆的喝声，猛然惊醒，回到现实！

而金属物体也发现，所发出的怪能源没击死赤龙，似乎感应到自身危险，逐自行破石而出，发出耀目的强光。

赤龙和赤忠一见惊的同时大叫：“啊，这是什么？”近处的赤龙虽被强光照射，但仍能看清，继续叫道：“啊，这是——U.F.O”。

在舱内的赤忠被强光一照，又没有赤龙般深厚的内劲，根本没有看清，已慌忙向总部报告道：“老爷陨石内发现不明飞行物体，请指点。”陨石内另有乾坤，赤元帅夫妇站在“立体大动仪”前均大惑不解，惊异莫名！

这时（UFO）已作出不规则航线飞行，瞬间已逸去无踪，令人追赶不及。

突然发生巨变，形势急转，被爆破的陨石四散迸射，向不同方向激射而下。

赤龙始料不及，慌忙行前企图拦截，但运起最高速度，也只能成功拦截其中一颗陨石。

而分身无术下，其余陨石已成功着陆，欲救无从，呆在空中！

这一刻，时空仿似佛凝住，赤龙只感脑海一片茫然……只见重建的纽约转眼已成火海，火舌张牙舞爪，似在向赤龙狞笑……“这就是违抗大自然的下场！”眼见万事皆休，赤龙只知自己因一时浑钝而导致生灵涂炭！

心中得恐地想吠：“叹，是我一手扼杀了他们生命。”我是……杀人凶手，我有什么脸面向乐土国人民交待。

一小时后，乐土国——国防总部。

赤龙满脸自责的站在父母面前，低头不语：“阿龙，今次纯属意外，你无须负任何责任，不用心怀内疚！”“而且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外星人原来是藏在“星暴”的大陨石进入地球，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国防部因此还会发给你奖章。”赤阳安慰儿子道。

“但……我……的心很难过……”赤龙悲痛的说道。

“不，这是外星人闯的祸，国防部已全力追踪那 UFO 的去向！”

其实你消灭了大部分的星暴，已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赤龙的母亲也把双手按在儿子的双肩，安慰道：“龙儿你不用内疚，而且字次的事，证明你已练成了钛极身的第四级——紫钛极”。

“你应该集中精神全力参加桔英大赛，拿到冠军，为我们家族争光。”

“爹，妈，请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去夺取精英大赛冠军，为我们家族争光。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成功。”赤龙自信的问答父母。

这时只见一士兵慌张跑来，站在赤阳夫妇面前行个军礼，口中急说道：“报告元帅，我们已找到（UFO），它坠落在尼加拉瓜瀑布。

但国家安全局的人，已早到一步封锁现场。不准其他部门人员进入。”赤阳元帅一听，横眉瞪眼怒骂道：“他妈的这可恶的雷霆，专跟我做对，准备战机，我立刻前去。”“元帅你看，前面是国安局的战斗直升机。他们封锁了方圆一百公里，任何人，车，船，飞机都不准进入，硬闯者格杀勿论！”在乘机赶到尼加拉瓜瀑布边的赤阳，听士兵向他解说道，亦阳元帅一见 UFO 躺在瀑布上游的浅水域上，而天空已布满国安局的战斗直升机。

不仅双目喷火，怒叫道：“哼，我们国防部的五倍超音速战机，要闯的话，他们能阻止的了吗？你们不用怕，只管架机前进。”同时前方官员一见向封锁区直接驶入的战机，慌张的向士兵叫道：“哎呀，前面的是国防部长坐的专机，你们不要开火，赶快放行。”眨眼间，战机已盘旋在（UFO）的上空，只见舱底打开一气压门。

一束光束从舱内射出，只见光束内的赤阳元帅长袍飘起，有如威猛的天神般降人在站在（UFO）上的三人面前。

只见站在（UFO）上的那脸宽，眉浓，大鼻，身带五星的官员，正仰面等着赤阳元帅下降的人，他正是——国家安全局局长五星上将——雷霆他一

见赤阳元帅落下，张口以洪亮的声音说道：“赤元帅，欢迎来此参观”！

“不”“雷局长你客气了，(UFO)是星空中的外来的物体，应归我们国防部处理。”“谢谢雷局长，帮我们打点好一切，现在请你们撤退，将现场移交给国防部处理。”赤元帅用客气的语气回绝了雷霆的欢迎词。以反客为主的形式答道。

雷霆一听硬压住心底的怒气，伪笑道：“赤元帅说笑了，(UFO)已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纽约殖民地已有数万人丧生，所以没有理由移交国防部，我们安全局自己会处理。”“哼，雷局长你难道不知，国防部需要撤底研究(UFO)，以防备再有外星人闯进地球。”雷霆听了，哈哈笑道：“赤元帅，我对你的理论没有兴趣，反正你我二人都有处理此事的权力，那就先到先得，你们迟到了，就请回吧！我一定尽早通知你国防部，安全局为(UFO)里的外星人处理报告。”原来国安局管内，国防部管外，赤阳雷霆两人又同时出生于两大富有家族，两人更是同属位高权重者，从少年一直斗到现在，早已各有心病。

赤阳一听雷霆口吐此言，心中大怒，向雷霆威胁道：“雷局长莫非要我派军队来接管，才肯放手吗？”“嘿嘿”雷霆笑道：“赤元帅，回家议会决定，若非发生大型暴乱，否则不得在国内动员军队，元帅难道忘了此事，还真是有意违反宪法？”赤阳心想，用宪法压我……可恶！

但……但我……还是无计可施……正在赤阳元计可施时，一架总统密使专机，快速飞入封锁区，密使专机迅即停在(UFO)上空，舱底自己打开，只见两束红光把两个面无表情的密使送到了众人前。

虽然赤阳和雷霆分别为身部长和局长，位高权重，但是一见密使驾临，也都放弃了针锋相对，肃立候命。

站在众人右旁的密使，一站定就打开了手中“立体对讲器”暗钮，微波光束立刻组成了总统画像。

只见画像开口说道：“赤元帅，雷局长，(UFO)现在马上移交密使接管，你们两部门人员可以离开了！”

雷霆因胜利在握，一听此言，张口叫道：“什么？”赤阳一听暗自高兴，心想：“反正是争持不下，大家都落空最理想不过了。”这时密使向两人说道：“对不起，赤元帅，雷局长，现在请你们立刻撤离，我们要执行任务了。”雷局长一听，万分无奈，下令撤退！

而赤元帅则欣然离去！

这时“尼加拉瓜”瀑布周围上空又恢复了一片宁静，剩下的只有水流撞击岩石的声响。

“你去召运输机来，我进(UFO)内观察”！那黄发的密使向副官命令到。

“是！”副官接到指令，不敢多发一语，转身离去。

(UFO)因机件被赤龙的钛极劲震坏，发出最后的反击，逃窜后终于失事，坠人在“尼加拉瓜”瀑布的浅滩之上。

们是因机件失灵，使整架(UFO)内部系统失调，坠落在瀑布时引起的反震，震开了碟盖。

总统密使团成员，都是万中选一的精锐，脑域开发超出常人，经验胆色方面更有惊人之处。

黄发密使拿出身边的钛钢铀射器，走近碟盖边，看见进舱梯边冒出轻烟，忙随梯而下，但一见碟内的事物，面色大变，惊叫道：“呀！……真有

外星人……”只见（UFO）舱内，有无数超尖端科技仪器，但很多已损毁冒烟，另有三名长相古怪形的外星人。

而其中两名外星人，因脑部撞击在身前仪器上，流出大量蓝血，寂然不动，似已死亡。另人身卧舱板之上，身旁毫无血液，像似因（UFO）坠落之时发出强烈震动，震晕在舱内，这时密使已从震惊中醒恬过来，心想：“这事重大，我要立刻请示主管，等待主管指令才是。”忙把右手的“钛钢铀射器”对准卧在舱板之上的外星人，以防突遭一击，才放心把左手“立体对讲器”放在舱边的平台之上。

按下暗扭，微波光束马上组成焚天邪神的画像，原来总统密使团的幕后主管是焚天邪神。画像组成完壁，只见邪神威严开口道：“有什么事你们决定不了的，要请示本神”。

黄发密使一见邪神画像开口问话，因右手正握武器对准外星人，忙以左手行了个军礼，口中报道：“报告主管，我们在国防部亦龙所击落的（UFO）内部发现除了高科技仪器外，还有两名已死的外星人，和一名晕迷的外星人……焚天邪神听完报告，如获至主，显得十分兴奋，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开口赞道：“好极了，你这次办的很好，现在立刻把（UFO），运来无限岛，还有你要竭尽所能保住那未死的外星人性命，来岛后本神自有重赏。”在两驾双螺旋器的新型运输机后的总统密使专机里，两个平时面无表情的密使专员，都兴奋的满脸笑容，向对方笑道：“这次终于能找到传闻中的（UFO），我们立了大功啦！”“是呀，总统先生和邪神主管得尝多年的心愿，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发达啦！”“但此次护航我们要加倍小心，要是出一点差错，别说立功升职，可能性命不保！”

第九章 赛场风云

话说玄虎在离开风姿家赴去赛场的途中想起风姿诚告这次最有希望的五大参赛者，也是这次自己夺冠的最大对手，他们分别是：“骨丑”——第五届冠军肉先生之弟，核辐射影响下的畸形人，四肢百骸拥有无穷变化的杀伤力。

“大剑仙”——来自古中国废墟，他拥有上古神兵和尖端科技剑器，能掏剑飞行，剑芒如电，剑气似虹，杀人不见血。

“雷烈”——现乐土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雷霆之子，身有铀能光束新武技，摧毁力有如无数小型核弹，威力无比。

“百变忍者”——来自西藏，据说他是西藏总督一念罗汉进藏后结拜的义弟，身躯由尖端科技水银合金组成，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防不胜防。

“赤龙”——乐土国对外防空部门——国防部部长赤阳元帅独子，身怀新武学——钛极身，现已有第四级功力，威力惊天。

但他们多是有身份来历之人，自己一来乔装打扮，再来又无身份证明，不知夺冠后被发现真正身份有无机会身入“无限岛”。

突然玄虎把头一摇，心想“风姿不是说，上一届爆出一个大冷门，一名为蓝天使的女郎，身份不详，但技压群雄，夺得冠军。

她胜者为王，大赛当局和有关部门并不追究“蓝天使”的来历，照样

保送前往“无限岛”深造。

对别去管身份问题了，只要我夺到冠军，一定去无限岛救回爷爷。”这时“反磁单车”已来到了玄虎选择的参赛道人日的上空，自动停止浮在空中。

玄虎一见到目的地，拍了一下车身，凌空跃向人道口。

电单车有自动导航和多种系统，玄虎凌空下跃后，它间转车身，飞问风姿处。

因乐土国冠军争雄大赛。每年举办一次，争夺场面精彩万分。早被民间视为一种节日，所以每年的七月一日那天乐土国东、南，西，北四大赛道口，都会布满市民，军警，和记者，他们部争先恐后地想抢先目睹进场英雄的英姿。

玄虎一落地，就被一群整装待发的士兵阻拦，队中一位手拿登记表的军官一见，上前仔细的向玄虎问道：“阁下尊姓大名及其来历。”同时赛道口的多部传播摄影机也一齐对准玄虎。

“我来自国外，名叫——血海！”玄虎镇定对前面官员回答道：“血海”坐在皮椅上的风姿正在同时收看各赛道的选手的情况，一听这话，忙把注意力放在大型新科技荧屏右上方的画面上。

心想：“血海！血海深仇”阿虎真是用心良苦……”“唉……，虽然这次夺冠机会很微，但我也希望他能成功！”我用的针灸之术，替他镇住体内伤势，让他可以充分发挥战斗力，可是这种办法的效力只能维持四十八小时！

但这次他若再受重伤，新伤旧患就会一齐并发，后果不堪设想……在风姿为玄虎担心的同时，登记官已记录完毕，抬手向玄虎行了个军礼，和气地开口说道：“血海先生，据登记记录，在我们这东赛道口已经有六位精英进入赛道，先生你已是第七位人赛的选手，我祝你一路顺风。”原来乐土国宪法规定，参赛者一经登记完毕，就成为了护国战士，因为在他们当中争夺到冠军的人，去无限岛深造后归来，都将成为乐土国驻外使臣，总督等国内几个位高权重的职位。

所以一经登记完毕，很多参赛者将在这一刻受到一生之中，唯一得到全国军民尊敬的机会，因此比赛一结束，除了争夺冠军的人以外，他们将同时失去这项特殊的荣誉。

就在登记官向玄虎祝词完毕后，只见道口的门闸慢慢升起，士兵们同时让开一道进口，等待玄虎入赛道。

玄虎一见道口已开，根本不理会后的那些民众记者，“这位参赛者好英俊呀……”“可能是花枪腊烛头，中看不中用……”“少年仔啊！参赛者不成冠军，便成残人或死人，你要当心啊！”玄虎不理会身后的那些祝福，耻笑、称赞的废话，急展身形象电疾一样射入了赛道里。

于此同时玄虎的儿时童伴——赤龙，也正在赶往赛场的途中。

只见赤忠提醒正在沉思中的赤龙道：“少爷，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有三分钟就到达西赛道登记口了！”“哎……”“这次任务令纽约市死了十多人，忠伯，我心里除了很难过之外……”“还尚有一件事令我很困惑……”“不，少爷，这次若是没有你，死的人起码多几十倍，你已尽了全力，无须愧疚，不用闷闷不乐……”“当时若非出现了一个古怪感应，我就不会出现差错……”赤龙此时终于忍不住，将那古怪感应告诉了忠伯。

“啊呀”赤忠一听大叫起来：“少爷这感应就是上‘一世’的你，这是天大的好事……”若你能重获上‘一世’的武功，结合今生的武学，便会功力

大增，那时就不得了了，因为在世上已没多少人能称得上是少爷的对手了……”“呀”“这么神奇”赤龙听完老仆忠伯所说的话惊声应道：这时战机已到了西赛道口上空停住，在西赛道口的民众，记者。官员都纷纷仰头欢呼起来，因为赤龙是乐土国的顶头热门人物，他不但家族势大，而本人相貌英俊又少年得志。

使他成为乐土国最有声望的黄金单身汉，所以国防部的专用战机一到西道口，在场的全部人士都已知赤龙驾到，许多少女更是兴奋的发出欢叫。

“只见专机舱底的反空气流动装置门自动打开，一束金色光束把赤龙送出机舱。

而在金色的光束中的赤龙，有如一尊金光闪闪的阿波罗神像从天而降，顿时整个道口迎起了一片疯狂的暴呼声。

“龙哥你好帅啊！”“龙老弟你这次必胜！”“你看赤龙好有劲啊！真是有你的！”“龙少校，我们在国防部已摆好宴席，只等你拿到四强中的西赛道道主名誉回来，你一定要赢啊！”赤龙在众多的欢呼中落地，他举起右手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口中高兴地答道：“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保证一定不会令你们失望坐在屏幕前的风姿一听，心想，“对，阿龙的确是最强的！”“但你的对手们，也亦非泛泛之辈，希望你不要过份骄傲，否则骄兵必败。”“唉……”我还是担心阿虎，看情景这次他一定会失败，但愿老天保佑他能留住性命了。

正在风姿担心玄虎的同时，身负深仇的玄虎，为报这血海深仇，在如雷电般的疾射赛道中时，已做出了关系他一生的重大决定。

他——一——不胜无归！

呜呜……睛……赛道前方地上传出的痛呼的残叫声，打断了正在电疾中玄虎的思路，忙向前方地上一看。

“呀！”只见一个参赛者断了一手一脚，倒卧在血泊中，痛苦地呻吟……玄虎一见此情景怒道：“断人肢体，让人在痛苦中失血而死，这参赛者好残忍的手段。”他慌忙上前点住那伤残者的手脚穴道，让其不会失血过多而死。

忙又凌空前跃，心想，唉这是什么夺冠大赛，分明是残酷的格杀赛。

“喔！”只见玄虎突然双目猛瞪，口中发出惊响：“这里已是血流满地了，难道前面弯口有更残酷的杀戮……”果然玄虎一急转，就见一名参赛者卧在前方；但因双臂齐断，上下半身又分为两截，失血过多，已没有呻吟声了……

“哼”不知是否同是一人所为，观其手段，定是极为残暴嗜杀之辈……在怒想的同时，玄虎人已射出隧道口。

“啊”真想不到，这进场隧道一公里长，而我还没在道中遭袭。玄虎高兴的想着。

一出隧道，立刻见到闪光的指路牌，这就是东赛道的指引路牌。

玄虎射近一看，心想东赛场原来要上山坡的，看完急忙向上凌空而射。……原来东赛场是建筑在群山环绕中，而所有的赛道都是向山上进发的。

突然玄虎如电光般的速度慢了下来，原来此处山坡陡斜，树林又茂盛，玄虎一见，心想密林斜坡中最易受袭，定要放慢前进速度，提高警觉！

“噢”玄虎大吃一惊，前面又有股极浓的血腥扑鼻而来，难道是又有杀劫发生……玄虎定眼望向传来血腥味的前面右方林中，只见林中遍地布满肉屑，鲜血，肝肠，碎裂骸骨和一个人头。

这时玄虎突见一树干上正有血液流下，忙抬头望去，原来树丫中央还

有一个人头，而地面上这一大堆，血，肉，骨，骸。原来是两个人的。

玄虎一见此景心想：“下这毒手的人，威力一定非同小可，能把两大高手同时击成碎块，我要多加提防才是……”“对”眺高远望，先看看山上有什么动静，玄虎急身行，就展开“雷神疾电”如火箭射上空中。

“咦”那边有两道闪光……在月光的泛照下，只见山上有一金，一银两道闪光迅速上移……原来领先的金光，正是身披金甲，手持金轮；成名已久的——金轮神。

只见金轮神满脸笑容，正在心花怒放的想：“今次我抢先登山，应该无人追得上我了。”但金轮神正在作白日梦的同时，那道银光在他丝毫没察觉到时，已超过了他。

金轮神脑中正想到，只要进入四强，就已光宗耀祖了，心中为快到手的荣誉兴奋不已。

一路上口中不断传出，嘿嘿，嘻嘻的笑声。

“能进入四强，在我们乐土国，当然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呀！”前面突然传来的赞扬的声音，正在奔驰中的金轮神神色大惊。脱口叫出：“啊”但回心一想，“咦！不对”。

“前面这人是谁？”“竟然知道我脑中在想什么，我定要好好的看看。”“盖天……”金轮神一看清眼前此人，不但惊叫出声，连正个人都惊跳起来，原来前面发出声音的这人竟然是一——盖天总统。

“咦”金轮神心想：“奇怪，总统身份尊贵，理应不会在此出现……”“哈哈，有什么值得奇怪？我最喜欢和参赛者亲近亲近了，”盖天大笑哈哈的答道。

“呀”我心中所想……他又完全知道……金轮神害怕的想着，“恭喜你，金轮神先生，你已经是这次大赛的四强之一了，因为我在此等待多时，你是第一个到达的参赛者。”盖天说话的同时，已把右手伸到了金轮神面前。

金轮神虽然心中疑惑，但没理由不和总统握手的，一听完盖天的赞扬，忙伸出右手激动地道：“真……真的……吗？”这时盖天的手突然变为水银色，赛然伸长口中说道：“金轮神你知道吗？进入四强，是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的！”只见水银手无孔不入，迅即就延着毛孔钻入金轮神手臂肉内，而且还向上蔓延，“唔……啊……”金轮神痛极想道，这手臂的疼痛已痛彻心肺，若被钻人身体，不死才怪！

当机立断，左手轮一动斩向右臂上方，“哇！嚓！”整只右臂立断，留在盖天的手上。

“好……”不愧是壮士断臂，能当机立断，果真是条灯汉”盖天仍笑咪咪地道。

金轮神听了，痛怒交集，张口怒骂道：“断你阿妈！”说着挥动左轮狂劈向盖天。

“噗！”盖天因意想不到金轮神在断臂后的那一刹那仍能有力量回击自己，避身不及，胸口顿时中招，被劈开了一个大口。

只见身中重击的盖天不逃，反而发出阴沉的低笑，原来盖天被劈开的伤口，露出的并非血肉之躯，竟是水银棍状的合金，同时金轮神斩断的断臂，竟在盖天阴笑中被他掐破爆碎。

妈的，原来……你不是人……金轮神大惊。

同时在盖天的阴笑中，晃眼间，偌大的伤口已经复合，“呵呵呵，你的金轮倒也锋利，劈得好舒服啊……”盖天讥笑金轮神道。

金轮神见了这个情景，心中也明白了八九分，怒道：“老子知道了，你是一——“百变忍者”！难怪你们忍者流到了现在还生活在黑暗之中。

不敢正大光明地决斗，因为你们没有什么独门高技，都是蠢蠢惑惑，阴险无胆地暗算人。”“这次你害老子断臂，而老子定要把你斩的粉身碎骨来偿还，才解老子的心头之恨。”“无定飞轮”！

金轮神在说完的同时大喝一声，俯身发动背治武器，五个小型金轮飞旋疾射而出。

“好”百变忍者听了金轮神的长篇大论后，反而阴笑道：“本忍者给点真功夫让你瞧瞧，也可以令你死后得以闭眼”！

说着转动手臂，右手顿时化成合金飞盾，挡向袭来的金轮，但金轮飞旋方位诡异，巨大的合金盾也只能挡得住两个！

另有三个分别击中了百变忍者的左右双臂和腰部，飞轮急剧疾旋，发挥强大杀伤力。

金轮神一见，马上凌空扑向百变忍者，口中喝道：“狗贼你听着，老子说要你粉身碎骨，现在立刻兑现！”百变忍者此时连小飞轮尚未应付得来，大金轮已猛然破体而入。

“叭”金轮神一听金轮入体声，心高兴地想“老子先把你劈成两半，然后再慢慢地把你碎尸万段！”

但只见被劈成大小两半的百变忍者不呼疼疼，反而高兴的阴笑起来，金轮神虽然身经百战，但目睹忍者变形的诡异恐怖模样，不禁心中发上，呆在现场……“噗！”被劈飞的水银合金，趁金轮神心寒之际，变形成几只长形利爪，一把抓住金轮神的头部和身体各处。

金轮虽然锋利无比，劈断了忍者身体，但带来的却是更坏的后果……因为此刻身体多处正被残肢缠住，而利爪的爪尖，像水银灌肠地般钻入金轮神体内，令他痛苦万分，大声喝道：“妈的，老子与你拼了，最多同归于尽罢了。”说着，忍痛持轮劈向百变忍者。

“哈哈哈哈哈，同归于尽，好”，百变忍者听了高兴地应道。

马上单脚一跃，把剩下的大半个身躯扑在金轮神身上紧抱不放，笑道我就成全你了，让我们来合成一体吧！

恍眼间，百变忍者整个身躯都钻入了金轮神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登时金轮神像吃了什么新科技的灵丹妙药一样，整个胀大一倍不止，但又无从摆脱，只觉全身涨爆欲裂，倒第急滚，口中连连传出“呜……呜……”等多种痛苦不堪的声响。

“惭……波……”的一声巨响。

金轮神因体内被水银入侵，奇经百脉，五脏六腑，受到严重破坏，终于失去自我抵抗力，而被百变忍者将他挣爆，粉身碎骨渗死……在东赛道里沿途都装有微波摄影机，拍摄比赛的一切过程，以防选手弄虚做假，把格斗的残酷一幕，兑现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眼前调“呀……太……太恐怖了……”

“这百变忍者，究竟到底是不是人啊！”见到如此镜头，连平时经验丰富，身为一代名医的风姿见了，也都发出惊叹声。

“啊，不好，阿虎也是在东赛道，迟早也会碰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风姿担心地想着。

同时在金轮神身体爆破之后，遍地均是血肉模糊，和无数大小水银合金碎块……但是水银碎块都纷纷向地中央的一个大型碎块体，移了过来，只

见碎块移动速度逐渐加‘决，迅速凝聚，很快地面之上又出现了百变忍者的上半身形。

“呀”正在成形中的百变忍者，忽然发出惊叹，想不到有个超级高手正迅速接近……忙把未完全成形的身形，形成一条蛇形物体，鼠窜般的升上一个小山坡，凝结成一块大石，静待来者。

原来百变忍者是以水银为本的合金体，他本身就对外界的声波，气流动向和温度有极高的反映，所以一有高手逼近，百变忍者就能从来者在疾射带起的气劲中感应到来人的强弱。

这时玄虎因发现了闪光，正急速向前飞射。“咦，前方又有血腥味传来，难道又有人惨死……”玄虎一人赛道，因他是修练佛门武学，可以对血腥味特别敏感。

忙又提劲前中，突然一片残忍的景像令玄虎顿时愕然，心想这些血肉尚有余温，分明是刚死不久。

“呀……金轮……这已死之人莫非是传说中的金轮神？上方凝结成石块的百变忍者一听，心想，这小子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分明蕴藏极强内家气劲，是个超级高手，我要小心提防……这时玄虎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因为他在小时候已听过金轮神的各种传说，据说他在乐土武术界内有一定的声望地位，是位武功极高的高手……但他死在这里，还死的这么惨……对，定是被刚才所见的银光所杀。

看来我已很接近这冷血杀人狂，但不知这野兽样的畜生在那里，跃上此坡前进时要加倍小心。

玄虎为了提防跃上坡时遭到意外的袭击，故意向后跃起，凌空高出山坡几丈。

“啊！爷爷？”只见在空中的玄虎惊慌失措，神色大变的叫唤，急跃前方。

原来在玄虎心目中已被焚大邪神捉走的玄博士正卧在前方地上，难怪玄虎心神大震，不顾后果向前急扑。

这时正在担心玄虎的风姿一见，整人从椅上跳起，惊叫道：“阿虎，小心啊，他不是你爷爷，是百变忍者，你不要中计啊！”可惜四赛场规定，为求公平，以防参赛者得到外界高人指点，所有参赛者，都不能携带高科技通信仪器。当局者迷，玄虎怎料到地上的玄博士是百变忍者变形乔装，忙抱起气若游丝的玄博士惊叫道：“爷爷，我是小虎啊，你怎样啦……”“咦”突然玄虎发现玄博士的身体好像重了很多，发出了疑问声。

但这已太迟，只见玄博士的左手伸长已化成锥形，向玄虎的背部击下。

“噗”尖锐的合金锥直插入背，紧接着水银人体赏起，连上衣也逼裂了……而这时真正的玄博士正在“无限岛”里晕迷，原来在北美洲与百慕达群岛之间的海域，有一个三角地带，终年被云雾盖住，被人称为——百慕达三角洲，但数百年来，有无数轮船和飞机，很多高科技探测在进入百慕达三角洲区域边就失去了正常功能，所有的飞机，轮船都在这里神秘失踪，音讯全无，连残骸也找无踪影。

而这三角洲里，像魔界一样，拥有一种极神秘的未知力量，吞噬了飞机轮船后还能使它们消失元踪，至今仍无科学家能探测出，或揭开这神秘三角洲的秘密。还有三角洲内终年云雾封锁，连靠磁场反映的指南针或导航仪均都失灵。

而无限岛却位于这个令人变色的神秘三角洲内，但真正的确切位置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原来无限岛周围，有像“大幕”一样的特殊光幕保护，使它可免受神秘磁场影响。

可以任意兴建各种高科技场所，而乐土国拥有最为尖的科技和最高权力的总统密使团总部——无限宫，也设在无限岛上。

而此时，无限宫——医疗部。

一张先进的手术台上，几位医疗博士，正对坠落的（UFO）里的外星人解剖完毕。

这时只见一位博士，把装有稀状物体绝缘盘，送到坐在台边椅上的监管人面前。

开口报告道：“主管，经解剖分析结果外星人的脑细胞组织，比我们人类多三倍，脑域开发程度，以数据估计超过 50%。”“什么……”听完报告，连身为主管，平时见多识多广的焚天邪神都惊叫出来。

“那么，外星人的智慧和超能力，岂不是比我们高十倍以上吗？”焚天邪神凝视着医学人员问。

“对，主管”另一位手拿另一盘装有外星人身体部分解剖出来的肢体和内脏的人员答道。说完把手上的物并恭献到焚天邪神面前，小声地道：“主管，它中的脑部虽比我们发达三倍，但你看，他们的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和除脑外的各种器官，都比我们脆弱三倍以上……”焚天邪神听了，右手一摸下巴晤道：“我明白了，定是他们的脑域发达太快，反而造成身体大大衰退。”说完就低头沉思起来。

突然焚天邪神沉思中抬头注视着前面的人员问道：“那未死的怪物，现况如何？”前面的二人被邪神突然一问，忙惊的答道：“主管，它仍然虚弱，未能苏醒。”“很好，你们现在就带我去观看一下。”焚天邪神用低沉的语气表扬道。

两医学博士慌忙转身，把焚天邪神带到了一外装满了高科技医疗器具的房内，指着一个像水晶棺材的尖端科技仪器内的外星人，向邪神解答道：“主管，他似乎很不适应地球的空气，身体组织不断恶化。直至我们送人它体内的空气减薄到十分之一，他的情况才稳定下来，就目前反映的测试数据，还无生命危险！”邪神听完解说，满意的道：“看来他们居住的星球，空气定比我们地球稀薄很多！”“但你们这次做的很好，可这怪物随时会死。你们应尽快用脑域抽取系统，摄录它的记忆。”可是主管，我们已试过，但他整个脑域都是（盲点），根本无法摄录他的记忆。

不像那边玄博士，脑部虽然发达，经我们多方攻破摄录，现在脑域中只剩一个（盲点），难以攻破！

邪神一听医学博士，所举例子仍是废话一篇，怒声道：“哼，你们真是饭桶，这么多天了，仍无法攻破那老鬼的（盲点），还在这里洋洋得意，快准备进入他的脑域系统，让我进去试试。

邪神的话令那医学博士直冒冷汗，提心吊胆的说道：“主管……可让你的……脑电波进入他人脑域测探，很危险的啊！”“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啊……”“放屁！”邪神怒骂道，难道本神有说过不算数的话吗？你们这些饭桶还不快听指令行事。

那几个医学博士一听，慌忙各自就位，准备执行指令，几分钟后，众

人纷纷向总系统声控电脑发出报告：“玄博士脑部进入仪安装完毕……”“玄博士心脉正常，随时可以进入……”电脑声控系统收到报告指令，一切核对过后，在主萤光屏上，出现了“一切正常”的字样等待启动指令。

站在萤屏前的正是那刚才向邪神解说的博士，一看到萤屏现出的报告，刚想下达指令，可一想起此事的危险性和后果，忙又回身对邪神说道：“主管，进入后若遇上危险，请立刻退出，”否则你的脑域会产生无可挽救的损害，你要记住此事啊，不然的话后果不堪想像啊！”邪神听了告诫后怒道：“少罗唆，你还不启动系统，难道要本神站起来自己启动。”那博士一听，慌忙按下启动钮，同时声控电脑系统开始启动。

只见“脑电波进入他人脑域系统”启动后。

邪神脑域中的微电波慢慢加强流出，顿时邪神感到像进入梦境虚幻世界里，飘浮游荡。

不久在游荡中的邪神，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练武功。

原来邪神一路游荡来到玄博士的武功记忆区域。

只见正在习练中的玄博士功力发挥到最高时，淬然突破到上（1世），还在习练六神诀“如来破”中的——如来破甲的功力和杀伤力陡然大幅增强，形成了新的“如来破”中的杀招——如来破金。

在旁观看的邪神一见心惊，想道能够拥有（2世）一功力果然非同凡响！

这次幸亏及早发现其影踪，得以擒住，若等他能拥有（3世）功力，我也未必制得住他……这些他的1，2世招数，电脑早已攻破做下记录，我不在此浪费时间，还是去其他区域，寻找那盲点吧！

想着邪神就转身开始寻找。

经过一番寻寻觅觅，邪神发现远处出现一团五彩的光芒，灿烂夺目。

急速向前，突然夺目。光芒中渐渐的浮现出满天神佛之像，奔进一看，原来那光团外分别围着——如来，观音，罗汉，菩萨，金刚，雷神共尊金光闪闪的神佛之像，怒惊道：“六神守护！”看来这老鬼将他。所有“六神诀”功力，凝聚成守护网，严密守护（盲点），保住最重要的一项记忆，难怪多么尖端的仪器都无法攻破此点看来这项记忆是天大秘密，难怪盖天总统下令我，必定要摄录到这项秘密记忆……焚天邪神双掌各祭起600摄氏度的极热，心想这老鬼在西藏布达拉宫下时，以2世的功力也拦不住我1000摄氏度的高热的一掌，这次我以两掌各600度高热一齐形成一点轰出，就形成了1200度极火，还怕它不破，心想至此，双掌随念而出。

“波”……六神保护网突遭高温极火的一点猛烈轰击之际，突然有条人影从光团中扑出……他双掌以邪神的同一招式凌空击向焚天邪神！

邪神一看扑到这中年人的面貌时，心神陡然产生极大震撼，仿如五雷轰顶，停招发出惊撼声：“阿！呀……”但玄博士体内的邪神及时收招，引起椅上邪神自身气劲突然失控，有如火山爆发，震碎了身旁的所有物体激射向四方八面。

顿时整个实验室里仪器暴射和人员溃死或受伤发出的各种如——“轰……”“噼……”“也……”“啃……”的声响，形成了一片混乱。

因系统仪器被邪神摧毁不堪，邪神的脑电波亦及时回归脑域，令邪神在还没定下神来所引起的气运行不慎，发出的一阵。“咳咳……咳咳咳……咳……”的声响。

心中还在迷惑刚才的那人面相，奇怪这个人我似乎对他很熟悉……很

熟悉！

但他……为何会令到我……如此震惊呢？这时邪神自感脑中搅成一片混乱，忙摇摇头，定下神来，举目四望只见在场的医师不是震晕就是死亡，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底，呸道：“真他妈的一群饭桶……”忙又向前看了玄博士一眼，放心地道：“还好，这老头有钛钢玻璃罩罩住，才全无损伤，要是靠这些饭桶保护，早已归西了。”

这时总系统萤屏上突然出现了红邪子的上半身图像，他对着焚天邪神惊慌的说道，报告主管，有特别发现！

焚天邪神心中还在回想刚才玄博士脑中的人物，忽被打断，心中无名火起，怒骂道：“呸！”“有屁快放。”“是”，红邪子慌忙说道：“主管，我观察冠军大赛，发现其中一人，似乎是在布达拉宫被你击出舱外的玄博士之孙——玄虎。”邪神一听，心中回想起前事，玄虎那小子的体内拥有我很熟悉的DNA遗传因子……“好……”“你继续监看，我马上去主控室……”无限宫——资料部——它掌管全球军事，医学、科技。地质和矿产等全方面有关资料。

而乐土国的一年一次的精业冠军大赛，被列为极高机密，凡参赛者都被微波监控器一直监控。

因为他们格斗到生死关头时以生命潜能所发挥新武功和古武学，有利于乐土国各种超新武学的发展。

这时资料部的巨大屏幕前的巨椅上，正坐着从医学部赶回来的焚天邪神。

他正把目光，盯紧在屏幕之上，耳中传来红邪子的解说声：“主管现在重播这段赛事，就是我才所发现的情况。”“屏幕里那头戴盔甲的小子，一见到玄博士，就急急去扶起他，口中还发出‘爷爷’的惊叫声，所以我怀疑此人会是玄博士之孙——玄虎。”邪神听了红邪子的解说，把目光转向屏幕中身受暗算，气劲自行暴发弹起的少年，额正中透视系统自动感应，传达大脑，身形格对完全正确。

邪神收到信号，开口对红邪子说道：“对”“此子正是玄虎！”“可那假扮玄博士的参赛者是什么身份？”“主管，照他刚才连杀五人的手法和身体的种种变化，此人应该是百变忍者。”红邪子一脸慎重的回答道。

邪神点点头道：“你这次很有见解，百变忍者最喜变形乔装，暗算对手！”“若被他的水银合金贯人体内，只有死路一条，除非比他功力更高者自行压住和震出体外。”邪神正在解说的同时，被玄虎震断手逃脱的百变忍者，发出洪亮的笑声，高兴地道：“哈哈……”“小子你一来，我本以为是超级高手，原来你和前面的五个蠢材毫无分别——”“只是排行第六无疑。”原来百变忍者全身均是水银合金组成，肢体残断亦毫无痛苦感觉。

玄虎一见被震断手臂的百变忍者毫无痛苦。反笑自己，顿时怒道：“岂有此理，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只会暗算而见不得人的百变忍者。”

百变忍者被骂，顿时收起笑脸怒道：“小子你不要逞口舌之能了，本大爷劝你还是乖乖受死，让我省点功夫，或许会给你留个全尸。”说着就转动被残的手臂。

只见奇迹突现，断肢迅速重生，和先前丝毫不差，这就是超绝顶科技结晶——水银合金体的其中一项功能。

玄虎被水银钻肉人骨，剧痛攻心，而又大敌当前，可此时已明敌人身

分，所以临危不乱，祭起“六神诀”内劲，只听一声：“蓬……”“佛光陡现”“佛光？”“这小子竟然拥有百年罕见的神秘佛缘——”“佛光护体？”“怪不得我掌击他时，有种奇异无比的反震力”邪神大吃一惊的想道。

只见玄虎运气吐劲，身外顿时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突然他双掌猛地拍向胸腹，爆出蓬然巨响——“蓬……”强大的掌劲，加上护体佛光体外的劲气回归，立把水银合金悉数震出体外。

虽然震出体内水银，但玄虎体内还是血气翻腾，余痛未消，忙运功调息。

“喔……”百变忍者见玄虎能把体内水银震离出体外万分惊撼，心想，我低估了这小子……刚才应刻乘胜追击，不让他有喘息余地，现在该猛烈抢攻，致他于死地了。

想完忙抬起重生后又变成爪的手臂大吼一声，凌空扑向正在调息中的玄虎。

玄虎见百变忍者不但气势凶猛的扑来，心想光明正大地决斗，少爷难道还会怕你不成。

侍我一脚踢他心肌解裂。

这时爪劲逼体，玄虎猛低身运起“六神诀”大喝一声。

“金刚解——解肌裂肉。”“波！”解肌裂肉一式劲烈如锥，百变忍者当场胸裂背破……这时萤屏前的邪神发出讥笑道：“啼！”“真蠢材，送羊入虎口！”原来被踢的裂胸破背的百变忍者没死，反而以身体破洞锁住玄虎的小腿。

发出啧啧的得意笑声。

“啊呀！”“不妙！”“腿被他牢牢吸锁住……快运劲震开才是。”玄虎一见小腿被锁惊叫道。

这次百变忍者已不会像刚才那样放弃时机，左手逐变利斧，猛地当胸劈下，想一举斩断玄虎被锁的小腿。

“蓬！”玄虎忙运金刚护体劲以右上臂挡住了利斧。手臂结劲如铁，利斧只停留在皮肤表面，丝毫没入肤半分。

百变忍者一见嘿嘿笑道，小子你以为这样就挡得住吗？突然乎臂上的利斧随着忍者的声音，又变成尖锐的合金丝，向毛孔钻进臂内！

玄虎忙又提劲想震断手臂之上的水银。

这时坐在屏幕前的邪神一见，顿时怒骂道：“这小子真是蠢材，白废力气，再用金刚解就可击破他的纠缠了。”“红邪你给我马上运用电脑组合重播一次，”邪神命令道。

果然在重播中的回面，立见玄虎急剧转身，再显金刚解威力。

顿时场中劲力如巨刃疾劈，百变忍者顿被踢的断头裂臂！

“恢复原画面。”邪神一见声控向电脑命令道。

这时运功提升的玄虎好像得到邪神的指点，急剧转身以“金刚解”中一式——金刚解体倒踢忍者的头部。

“哇……”忍者中招，头被踢凹，发出怪叫，向后飞跌玄虎见忍者中招倒跌，把握时机，忙招变“如来勇破”，只见被锁的小腿急速转动形成一股小形气团，把百变邪神胸口撑开一个小洞，收腿变招，打沉向左小臂上的怪爪。

“波……”忍者因玄虎突然连续反击，变身已迟，怪手立断，身中几腿

被踢的倒飞出去。

邪神看了玄虎的应变能力，暗想的道：“这小子，这招运用得真好，是个可造之才……”“主管能看透双方招数破绽之处，真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啊！”红邪子忙拍马屁地道。

这时邪神突然（声控）电脑暂停这刻的画面，改播玄博士第 1 世的武功！

电脑接收指令，萤幕上立刻出现，从玄博士脑域中摄录到的武功记录……只见玄博士把第（1 世）的“六神诀”武功招数，迅速的演练一次。

电脑马上以出招的快慢，身体各部分排出的护体气劲，快速的做出玄博士身体头，背，腹。手。腿等各处的功击力和防力的数据视在萤屏右上方。

邪神又（声控）电脑把玄博士和百变忍者，聚合开始“模拟决斗”。

电脑立刻把两人的武功资料组合。

红邪见了笑道：“主管，‘模拟决斗’程序发明不到两年，他的进展速度令人大开眼界！”“现在我们已开发到，电脑可以根据两人的武功资料，经过模拟决斗便可分出胜负了！”“主管，以电脑观察，百变忍者最厉害的武功因是缠钻入对方体内，使对方五脏六腑失去功能，而使对方破肌碎骨，爆体而亡！”邪神说道：“好，（声控）百变忍者，立刻缠钻玄博士。”电脑得到指令，萤幕上的百变忍者立刻扑向没有反抗的玄博士，开始缠钻招式。

这时邪神又（声控）玄博士以六神诀中的罗汉卸、观青乱，菩萨灭反攻缠住身体的百变忍者。

模拟决斗，根据邪神的指示，很快出现战果，萤屏内的百变忍者立被击的灰飞烟灭。

站在邪神身旁的红邪子一见，大吃一惊，因为萤屏上刚才出现的二人攻击和防守数据相差不远，没想到邪神口中报出的几个招式前后连灌，可把百变忍者的杀招破解还使忍者命丧黄泉，心中还正在默想邪神的武学修炼到什么境界……邪神见了裂嘴说道：“红邪，这小子若懂得照本神刚才说的那样出招，便可轻而易举的取胜。”（声控）重播真人决斗现场！

“呀……”只见转换画面里的玄虎高举手臂叫道，原未他虽又震断百变忍者的怪爪，可留在小臂上的水银合金已强行进入臂内，使手臂肿大一部，疼痛难忍，心想这个讨厌的水银合金怪物……本少年运劲轰地，便把留在乎臂上的水银震出臂外。

“轰……”地面上传来一声巨响，原来玄虎一拳击出把一小半手臂陷进地内，排出臂内水银合金，只见那被排出体外的水银合金，像有生命一样纷纷又向百变忍者方向流窜，心想，这家伙的身体只是水银合金，并非血肉骨骼……这次只有让我踢到他肢离破碎，不让他再有重新组合的机会……

“咋……”忍者一见玄虎支手人地，正在排出臂内水银，忙双臂剧变刀形，凌空扑到。

“蓬……”“啪……”“波……”那知玄虎这次早有防备，支手撑地身体反身倒踢，“金刚解”之“金刚解体”有效地踢断忍者肢体，顿时场内传出阵阵声响。

玄虎今次密腿出击，果然把忍者踢得肢离破碎……“哎……”邪神见了失望的叹道：“这小子此次大错特、错，让百变忍者有机可乘了！”果然正如邪神所说，被玄虎踢碎的水银合金像散花一般全都洒在玄虎的身上。

而忍者的头和肩亦粘到玄虎背部！

慌乱间百变忍者已化整为零，有如幻像般缠锁住玄虎整个身躯……“啧啧……”“小子这次看你还有什么本事，能逼出全身的水银合金/百变忍者怪笑道。

突然被缠的玄虎全身发出祥和的金光，口中大声喝道：“六神护体之一——“如来金身”。

顿时金光暴展，玄虎身上泛出幽蓝的稀状物体形成了金色光芒外的蓝芒。

原来“六神诀”的护体神功跟招式同等，每尊神像之像多有他们的自身护体劲气，但他们共分六层，分别是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如第1层——“金刚体”他在发时有如四大金刚护体能阻拦身外强大气劲人体，但此层只用于防守。

第二层——“雷神劲”他功发时有如雷电，护体在肤外形成一层层护层，能挡神兵利器重击，威力无比，可惜此劲只能运转到身体一处，在重要时刻能阻敌一击。

第三层——罗汉气他功发时有如五百罗汉护体，坚不可摧，还可以聚气一点，突然重围，如此层应用到被群攻围斗之时，突围歼敌那真是完美无比。

第四层——菩萨佛身此层功发时，有如佛降群魔，奇功突现，他能同时身受多处重击，借力护体，是一招费气最少，而功能扩大，但此层有大缺点，如攻方功力高出守方一倍，气劲强大借之不尽那就会身受劲气之伤，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此招一般多是用在双方精疲力尽和同等或低于自身的高手格斗时发挥。

第1层——观音法像此招能避一外界邪功和毒物近体，他功发时形成一面气墙，能阻挡前方的一层攻击，而又可保护身后人，物等一切东西不受伤害。

可见创此招之人，佛心深厚，大慈大悲，功德无量，因此运用此层功夫之人，定要一心向慈，才会功发无量。

第六层——如来金身。

此层功发有如佛祖亲临，声势浩大，威力无比，他能震开一切入侵能力，而使攻方受到反震之力。但此招元深厚佛缘之人无法练成，玄虎因得百年“佛光普照”，而佛光能增加入的智力，使人灵明益智，轻身益气，固本凝神，所以玄虎能练成此种内家气劲中的至高武学。

玄虎首次使用“如来金身”成功的震出体内水银合金，而见百变忍者在成形的身体像缠在一个金色光团之外。

在这几秒间，聪明的玄虎忙凌空翻跃以“六神诀”之“罗汉卸”劲，成功卸脱出水银合金的缠围。

“啊呀……”百变忍者惊叫，突被人震开脱身，有生以来还没发生，不禁疑道：“小子从来没人能脱困，你也不可能……”“呀……”空中传来玄虎的声音，只见他凌空倒翻口中叫道：“何止脱困，本少爷还要把你击得魂飞魄散。”顿时玄虎身后泛起了一尊大慈大悲千手千脚的观音佛像，口中猛叫，接本少爷这招“六神诀”——“观音乱”之一——“观音乱影”。

只见场内像有成千上百只脚同时猛然踢出。形成无数漩涡的腿劲，顿把正在组合中的百变忍者，踢得更肢离破碎，飞裂成千百块……玄虎一见机不可失，翻转身形，在空中变个，身体坐势，手脚直线，双手微举像一龙口，

口中呼到“六神决”——菩萨灭之——“龙王灭道”。

只见玄虎微张的手脚像一火龙口，吐出极热的火劲击向那肢离破碎的水银合金块体。

凛冽无比的极热气劲，猛地烧溶分裂了分散的水银合金碎块……

“呱……”水银合金溶解气化，露出了怪叫的百变忍者的真面目！

“哼……”空中的玄虎一见心想，原来杀人如麻的百变忍者是个不到半公尺的畸型人！

只见这畸型人头大如斗，但身躯四肢却像初生婴儿，而且皮肤极薄，血肉筋络清楚可见！

原来百变忍者本是个畸胎，身体无法长大。但脑域却开发到30%，拥有极高智慧，自行发明出水银合金，利用超强脑电波，随意控制合金组合，更可感应到被人思想。

这时被气劲托在空中的玄虎有如坐在椅上，仍不断发出“菩萨灭”劲气，把地上所有的水银合金碎块，不是烧熔便是推开十公尺以外。

心想要令这怪物的水银合金无法重组，方可彻底取胜，又猛提气劲继续烧熔。

水银合金碎块被推开距离太远，百变忍者的强烈脑电波无法施展其技，只有伤心惨叫惨嚎的。

“呜……呜……”玄虎见到百变忍者一无反抗之力，翻身落下，低头说道：“你一生只想害人，没想到会有如此下场吧！”“呜呜……呜……”百变忍者一听，悲声说道：“不，我一生被人鄙视，今次想夺得冠军，回去之后可扬眉吐气……可想不到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次我心服口服败得无话可说，只求你给个痛快……”“哼……”“你想做冠军，赢了就算，可你不应用这样残酷的手法杀死参赛者。”玄虎正义的说道。

“哎……”百变忍者听了自知必死，悲伤的说道：“是我自己大自卑，我感到只有杀死强者……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人……”可玄虎听了此话，心中另有一种感受，“唉”了一声，心想当年我因为脑域衰退，也被视为怪物，遭受歧视，被逐出“乐土国”……何况他是个畸胎，刚到这个世界就受到各种不同歧视，当然心理更是不平衡，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还努力发明了水银合金……他有今天这种超卓的成就，也是得来不易！

我不因只看眼前，而不顾他自小被歧视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心想至此便温和的说道：“上大有好生之德，今天我饶你一命，但以后你再也不准滥杀无辜了。”躺在地上，本以为必死的百变忍者一听，马上喜极而位道：“多谢……多谢阁下……我知错了，以后我会照阁下吩咐不滥杀人了……但再求你一次……我的皮肤没有了水银合金保护，很快会溃烂脱落……”玄虎听了，心想反正已放他一马，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回身走到被他推出十丈外的水银合金碎块前，捧起一大把碎块，洒向正躺在地上的百变忍者。

“呼……”“好舒服啊！”百变忍者身体得到水银合金立刻恢复正常，欢呼出声。

只见百变忍者慌忙起身在玄虎面前跪下，口中感激的说道：“多谢阁下宽宏大量，饶我一命，请受我一拜，他日有缘再遇，定报此恩。”“回去吧，以后多做好事，补偿你以前的罪孽就可以了，不用报什么恩了！玄虎答完转向急速射向终点。

这时坐在萤屏前的邪神见了玄虎作下的决定，无名火起，口中怒骂道：

“呸！”“他妈的，这小子妇人之仁，不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格斗真理。”“这样的仁慈之辈，定当不了冠军！”这时红邪子，指着萤幕旁的几个小荧幕向邪神报告道：“主管，另三条赛道方面也是战况激烈，你看听说刚进道的此人是在‘古中国’技压群雄，挡行披靡的——大剑仙。”

邪神听了，就对主控电脑（声控）转到西赛道直播现场。

西赛道。

一位背挂数十把长剑的人，手握古剑，脚踏巨剑，凌空“御剑飞行”向赛道进口急射。

他正是在古中国所向无敌的大剑仙。

大剑仙本未修练的是古中国以东方神秘之称的古剑术，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创新，他闭门苦修，钻研新武学，成为新，古合璧的绝顶高手！

就在大剑仙御剑飞出西赛道第一段，突听耳中传来水流的懂激声，低头一看，原来出口是在大水坝的旁壁之上，但已有参赛者在激烈的争斗！

刺耳的兵刃碰撞声传到大剑仙耳内，令他心花怒放，哈哈笑道：“看来，本仙这次没走错赛道，下面四人都是运用兵器格杀，正合本仙的胃口。”这时在水坝下方的四人正分成两对，在水流上斗得剧烈无比，难解难分……看情形短时间内，难分胜负！

但大剑仙眼中看到的只是几个无名小辈在耍把戏而已，心火上升，开口怒骂道：“他妈的，他们这些垃圾，只有这点功夫，也敢未此争名夺冠……”

“你们这些小辈在格斗技上，不知自量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杀金，残银，劈铜，斩铁，你们去收拾这帮垃圾去吧，只见身后数十把长剑中的四把像士兵服从军令一样，凌空脱鞘飞起。

原来大剑仙背后和腰上所什的长剑，是他在闭门苦思时以超科技和占剑术的合成产品——声控飞剑。

这时水坝之上，静坐观战的高手上见，心想传闻古中国高手大剑仙威名赫赫，我先慢行动，且看他的成名剑术厉害到什么程度……只见四柄凌空飞起的长剑化成四道耀目长虹，疾飞而下。

这时在激战中的四人，感到剑气逼体，猛然察觉，抬头一见，吓得呆了……原来四柄疾飞而下的长剑，它娇若游龙，疾若火箭，路线怪异，气势摄人！

尚未反应，四人突见豪光耀目，跟着身上一凉，发出四声不同的惨叫：“也……”“啊……”“哇……”尚未搞清怎么中招，已经全体命丧黄泉。

“呸……”大剑仙一见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死自命英雄的四大高手，不高兴的骂道：“他妈的，这样的处反而成为代罪羔羊，隆然爆破，发出巨响。

“隆……”“砰……”正在扬扬得意的大剑仙一见心想，妈的，臭秃驴竟利用磁场力量，扰乱声控飞剑的内部结构，使它们失控。

嘿嘿的阴笑道：“有点瞄头，秃驴你已够资格令老夫亲自出手，不过你会死得更惨”说着御剑直扑而上。

怪憎一见大剑仙不用飞剑，而直接扑来，心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付这用剑出神入化的高手，必须先击毁他的兵器，方有胜算。

忙提劲挥杖，扫向大剑仙脚踏的巨剑上。

“当……”大剑仙虽被击得凌空斜飞而上，但大剑仙手中古剑却向前面的怪憎猛挥而上。

原来大剑仙御剑飞行，不但身法敏捷，攻击方向更是刁钻莫测，这时

怪僧刚刚避过大剑仙猛摆而上的一招，已是狼狈不堪。

可大剑仙手脚并用，猛挥一式，刚令被杖震起的身形在空中回转一圈，恢复正常，乘势踏剑而下，怪僧猝不及防，右臂惨遭斩断！

“螳臂挡车，不知量力，受死吧贼秃”，大剑仙残笑道。

而被斩断手臂的怪僧，虽是高手但也痛的发出也……呜的惨叫声，惊动了正快奔出参赛道出口的赤龙。

“呀……”前面血花飞溅，惨嚎连天，而且弥漫着浓烈的杀气，参赛者中定有绝顶高手。

只见大剑仙在狂叫声中挥剑猛斩而下……“咔……嘲……”怪僧在残叫中被斩成两断。

甫抵出口，惊见怪僧已遭拦腰斩杀，剑气从四肢百骸透射而出，死无全尸！

赤龙目睹这残酷的景象，亦不禁心中一凛。

哈哈……大剑仙笑道：“杀这个垃圾，易过食生菜。”怪僧一死磁场登时也消失无踪。大剑仙向空发出一声（声控）通通回鞘吧！”只见击坝后，震落而下的长剑，接到指令凌空飞起跃回鞘内。

剑仙一见怪僧杖棍所发的磁场，丝毫没有破坏剑内机构，飞剑得今回鞘，仰天哈哈大笑道：“今届的参赛者都是弱鸡，看来冠军宝座非本仙莫属了……”“未必。”突然一声否决的声音打断了正在狂想中的大剑仙。

趾高气扬的大剑仙，登时气得吹须瞪眼。口中骂道：“哎呀！谁敢说未必，分明找死。”说着回身望向声音来源。

只见参赛道出口边缘，站立着一个威武的红发少年，他神清气正，一点不把剑仙的话放在眼里。

大剑仙一见，怒火上升，古剑一指怒骂道：“大胆小子，竟敢顶撞本仙，报名受死……”只见一股剑气凌空袭来，赤龙钛极身暴发，“斜眉瞪目大声喝道：“老头听着，本少爷——赤龙。”大剑仙一听，顿时呆了一下，问道：“赤龙？”“国防部长——亦阳的独子？”“不错”“本仙话说在前头，挡我者格杀无论，小子不管你是谁的儿子，受死吧！”赤龙听了，哈哈笑道：“你的飞剑真有趣，值得玩玩，”。

说着浑身绿光暴长，钛极身第二级——“绿钛极”随着提起的气劲自行暴发。

“他妈着，乳臭未干，就大言不惭，（声控）“杀金”。“残银”出击！”大剑仙骂完指挥飞剑出击。

只见两道毫光凌空疾射，像双龙戏珠般射向赤龙头部……“哼……”“这些玩具只是超音速而已，也敢在少爷面前卖弄，太慢了……”“擒……”话刚说完，只见赤龙双手一扬，把疾飞而来的飞剑抓住！

口中哈哈笑道：“老头，你捉鸡都没有这么容易，你那些玩具带回家给小孩玩吧，不要在此丢人现眼了，本少爷今天大发慈悲，快滚吧！”此话一出，大剑仙肺都气炸，但一见赤龙双手所抓的飞剑，忙压住怒火心想，这小子身手果然快绝，而且练有奇功，我要小心行事。

口中狂叫：“杀金”。“残银”，“爆”“劈铜”，“斩铁”，“穿木”，“击石”，“分水”，“裂体”全体出击！

这时赤龙手握的两柄飞剑听到指令突然爆炸，其它六剑凌空跃起，有如六道长虹出击，蔚为奇观！”两剑爆炸，当然伤不了钛极身，但烟雾弥漫

阻挡视线，其他六剑顺利刺中赤龙！

“叶！叶！叶……”大剑仙一听飞剑击体的声响，高兴的笑道：“小子，我的飞剑能分金断铁，六剑齐中，你的钛极身怎么能吃得消呢？”赤龙对钛极身的信心，高过一切武学，在他心中，感到遭殃的只是飞剑，大喝一声：“嘿……”只见六剑剑尖刚一击体，立被震得碎裂，赤龙一见剑尖已碎，机不可失，一式“绞磨绝灭……把六柄破剑绞在一起，虽未破碎，但已无杀伤力！

这时烟雾已被赤龙发动的气劲绞散，大剑仙一见六剑被绞马上大喝道：“（声控）通通给我回来……”可惜赤龙钛极气劲产生的绞磨力太强，六剑根本无法脱身！

剑仙一见发出指令，六剑不回，心中想道：“取不回来……”“看来唯有此计了……”大声狂喝：“爆！”轰！轰！轰！

轰！轰！轰！六剑交爆，威力震天，不可小视，但赤龙在耳听“爆”声的前1/10秒已掌握了先机，把群剑激送向前，令爆炸范围推向大剑仙！

大剑仙意料不到赤龙反应如此之快，急运气劲抗阻爆飞来的剑碎片。

正在剑仙狼狈阻挡各剑碎片之际，烟雾对面的赤龙已飞身扑来，口中叫道：“老鬼，接着，这是本少爷的反击。”只见一式“钛极开地”夹着近吨之力由上而下砸向大剑仙。大剑仙，忙提气急举晶焰古剑阻挡。

“当……”的一声巨响。

大剑仙被震得身形不定，发出一声：“幄……”身影随声急坠而下。

就在接近下面水坝内的水面之时，大剑仙御剑倒转，飘浮在水面之上，心中庆幸道：“哗。好险啊……”幸好我平时对御剑飞行的各种方法练得够劲，否则，这次成了落水狗，定出大丑。

但见握剑的手臂被气劲所震，仍抖个不停，心想，这小子刚才一击，威力之大，不可想像，这小子比想象中厉害得多，非要小心提防不可“呀……”赤龙虽震落大剑仙，但也发出一声惊呼，原来以古剑之锋利，竟连坚硬无比的钛极身也可以攻破，只见手臂之上现出一道血痕。

赤龙心想，此剑锋锐无比，要想个办法才好“毁剑！”同时亦收起轻敌之心，把钛极身气劲催运得更坚硬无比，雄猛强烈！

运用气劲在脚上形成一个气盘落在大剑仙的对面水面之上。

剑仙一见被气托在水面的赤龙大惊道：此子年纪轻轻，功力已非泛泛之辈，看来这次非使出真功夫不可了……大剑仙意随心转，晶焰古剑已被贯注了强大的内劲，登时嗡嗡作响，烈焰！

口中喝道：小子看老夫把你的钛极身烧溶！”暴喝声未完，人剑已如一条火龙，急射前方的赤龙。

虽见对方人剑合一攻至，但赤龙凛然不惧，举臂硬挡！

“当……”晶焰古剑上所发的热劲，被赤龙山上往下一挡，整个向下急卸，顿时四周水面被翻腾蒸发，大剑仙也被隐没在烟雾中……赤龙正在排散烟雾，大剑仙蓦地从身后半空踏剑而下，剑未到，气劲已是割肤生痛！

这时半空之中的剑仙口中笑道：“小子，挡得好；你难道不知，姜还是老的辣，你的招式全在老夫预料之中。”“这一剑才是老夫的主力杀着，看你如何避得了？”赤龙身感剑气逼体，心知已避无可避，急运全力运聚钛极身回臂硬挡！

口中发出嚎叫，右臂连挡带消，把大剑仙连人带剑压扯得身形失控，

左拳已蓄势猛轰而下。

大剑仙一剑失招，口中惊叫，又见拳劲逼体，脚上巨剑的（TURBO）喷射系统随（意控）自行急退数丈。

大剑仙蔓御剑险避开，但澎湃的拳劲直轰而下，威力强猛无比。

“碰！”的一声巨响。

水库内登爆射出连串水柱，形成一片水墙。

避过拳劲的大剑仙，心中惊道，“哗……这拳如果打实，恐怕我也吃不消……”但大剑仙惊魂未定，远处反震起的水柱已夹着赤龙，竟如巨箭般激射而至。

巨箭之中的赤龙陡地破水而出，仿佛如同翻江蛟龙，双臂贯劲狂砸而下。

大剑仙不敢怠慢，疾挥古剑迎击！

两人埋身肉搏，各中重招，赤龙因加强钛极身护身刚劲，绿钛极所发的幽暗绿气布满全身各处，继续向前发起猛攻。

而大剑仙连中重招，轰然着地后，方才止住退势，急把钛极气劲向四周地面消卸化解，减低其杀伤力，但手中长剑却被赤龙震起，飞向赤龙。

赤龙虽震起古剑，亦不太好过，因为虽有钛极身护体，但也被反震的双手高举。胸膛仍遭飞起的飞剑陷入半分。

大剑仙一见古剑震飞隐入赤龙胸前，忙运劲想吸回古剑，无奈这时赤龙已双手抓住古剑。

只见赤龙口中还发出讥笑声：“嘻！这就是上古神兵晶焰古剑吗？”说着双手握剑上下摆动看看，口中又道：“这柄废铁又残又钝，果然物似主人形。

我看你这个老头也是古物，该和此剑一同摆在博物馆做展览还差不多。”边说边暗动钛极气劲于双手使劲绞动，古剑立被绞得像麻绳一样剑不像剑，棍不像棍，丢在一旁。

大剑仙本来因兵刃被夺又被讥笑，正待飞身扑上，突见兵器被毁，大吃一惊，慌忙倒退，想以拉远距离，再谋策略！

赤龙本来就想激怒大剑仙，让他在怒火中失控，但一见正待扑上的大剑仙，突然倒退，还不知是自己运功绞折古剑惊退剑仙，张口对着御剑飘在水面的大剑仙说道：“老头，你踩着那把鬼东西在水面之上飘来飘去，你是来乐土国耍杂戏，还是来比武的。

剑仙一听，顿时被气得七窍冒烟，前足用力竖起巨剑，双手握住竖起的剑柄，持剑向前扑上。

哈哈哈哈哈，这时站在屏幕前的红邪子发出暴笑，高兴他说道：“这个大剑仙今次真是老猫烧须，自找麻烦。”“赤龙小子这次凭着第二级钛极身，应可稳操胜算了。”话没说完，屏幕内已起了剧烈变化，原来赤龙按动腰带枢纽，钛极甲化气劲竟缓缓消散回收。

赤龙反常现象，把正在凌空扑来的剑仙惊顿在空中，狐疑地想着：咦，这小子的护身气劲突然渐弱，在搞什么鬼啊？这时已把钛极身护身劲气全部回收的赤龙左手从腰部皮套之中拿出一支尺多长的圆形棍子，对着前面的大剑仙威严的说道：“老头，我收回气劲以武器与你公平较量。不占你半分便宜，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别以为我们乐土国子民只会靠先进的新武学取胜。

“哗，身在险旭，兵凶战危，这红毛仔在发什么神经吗？”红邪子不高

兴地道。

“唔！这小子倒傲得很，不过很有骨气。”在屏幕前的焚天邪神第一次向亦龙发出称赞声。

赤龙的一席话，把在狐疑中的剑仙听的哈哈狂笑，指着赤龙骂道：“你这笨蛋，战场上强胜弱败，哪有公平可言，没有了钛极身护体，你注虚要成为老夫剑下亡魂”，说着巨剑已夹着一股猛烈的劲气劈下。

剑芒狂劈而至，严阵以待的赤龙，手中棍突然一分为二，中间串连着三条电光束，扩散出一团耀目亮光，堆珠生辉。

这时剑仙一见赤龙手握的兵刃，心想这小子收起钛极身，拿出这古古怪怪的兵器，想玩什么花样，要小心提防……“波……”原来这时赤龙已挥棍荡歪劈来的剑芒，发出声响，使其劲力全轰向身旁的水坝堤墙……“碰……”水坝堤墙被剑仙所发的烈劲一击，立发一声巨响，从中裂成一道深深的巨缝。

剑仙一见赤龙卸歪剑气心中暗忖，咦，看不出这小子在兵器用法上也是个高手，懂得以柔制刚，避重就轻。

想着忙变招挥剑横扫，赤龙一见剑芒从旁叮啸而至，急翻身跃上半空，凌空前翻，鼓劲一吐，疾挥出千百道棍影，仿如暴雨般狂飏射下。

漫天棍影如机关枪般密集攻击，登时水花四溅，眼花镣乱，蜂涌逼向大剑仙！

因来势在太快，大剑仙回招自保不及，只感一阵剧痛，几乎在同一时间，全身已被无数棍影轰得重重凹陷！

大剑仙被轰的疼怒交集，疯狂地挥剑乱舞。数不清的剑芒向四周暴射而出，触目凉心，口中惊叫道：“哼……把你碎尸万段……”“老子定把你碎尸万段……”赤龙因无钛极身护体，只能小心翼翼地剑芒间左闪右避！

突然大剑仙因狂舞过度，剑式一转破绽立现，赤龙看准良机，挥棍再向大剑仙施以迎头痛击！

“砰……”大剑仙流年破运，祸不单行，迎面一棍，不但面额被击得凹陷变形，几颗老牙也惨被打掉，整个人被击得在惨嚎声中如断线风筝般飞坠而下“轰……”大剑仙整人落水之后，一会儿浮上水面，如烂泥般死寂不动。

此时赤龙因一招得手，把剑仙重击下水，本人也被脚下所发的劲气托在半空等待变化，一见剑仙浮上水面良久毫无动静，不禁心想，莫非这老鬼已昏死过去了，咦，怎么这样不经打，一下重击便消受不起……此时赤龙心中越想越得意，不禁笑出声来。

就在这时，水面上的剑仙突然缓缓用剑上所发的劲气慢慢的浮出水面站起，口中还断断续续的叫道：“小子……别……得意……的太早！”“老夫……还未……败……”说到这里，整个人像吃了仙月·妙药般双手举剑仰头而起，迎天高声吼道：“因为老夫还有最后的绝招未用……”只见猛然催劲，手中的巨剑直插而下，陷入水中半尺有余，剑身却透射出泉泉电光，越催越烈，登时把那被赤龙打的肿胀不堪，满脸披血的凶狠之貌更是多添几分狰狞……但大剑仙的腰间六柄飞剑似被电流贯注感应，有如六条蛟龙纷纷出鞘激射而起。

剑仙一见六剑自动感应飞行，大声喝道：“狂风，暴雨，疾雪，闪电，洪水，烈火替老夫把这个小鬼刺个千疮百孔！”“嘿，又来声控飞剑数一套，看来这老鬼技只如此了，屏幕前的红邪一见讥笑道。

“不红邪，这次飞剑能被剑仙列为玩命绝技，定有古怪，你小心看着，焚天邪神不愧经验老到，一眼就能看出剑仙所发招式暗藏玄机。

赤龙一见剑仙这种疯狂举动，亦不敢大意，忙敛神聚气，静观其变，等待飞剑攻击。

这时飞剑收到指令，在空中先后排了个古怪阵式，以两剑做先锋，其余四剑紧随其后，按着这古怪阵式，急激飞射向赤龙。

但正在静观其变的赤龙，一见巨剑古怪飞射，恐防有诈，飞身倒退，先避其锋再作试探，但急射而来的群剑似有灵性，尾随穷追。

赤龙回转倒飞几圈，眼看群剑跟上并无异样，猛挥棍悍然硬挡。

“轰……”岂料道飞两剑一碰棍棒，竟自行爆炸，同时竟释放出大量诡异紫气，涩目生痛！

但随后四剑仿似洞悉，其中在前面两剑好计得逞后，竟同时巧妙从棍旁绕过，四剑分成两组，一组以急速自转方式迂回而行，而另一组则以不规则方式混乱折射。

“嚎”的一声，赤龙因双目被紫气所染，在手忙脚乱之时，被混乱折射的长剑擦过右腿，已告挂彩。

剑仙一见赤龙挂彩，嘿嘿暗笑道：“小子姜还是老的辣吧，还不弃棍投降，看在你是亦阳元帅之子，本仙大恩，残你一手一脚，放你一条生路。”赤龙一听心想，我呸，这老鬼果真老谋深算，好计百出，不知你还会玩什么花样，要小心提防。

这时屏幕前的红邪一见赤龙手忙脚乱还被巨剑擦伤，哈哈笑道：“主管你说是，若不是这小子自视过高，收回钛极身护体劲气，也不会吃这大亏，看来这次输定了！”焚天邪神听了红邪子的长篇大论最终还是一句废话，怒道：“呸，红邪子本神教你的你都忘了吗？无论什么事，未到最后，不知结果，不要妄下定论。”这时赤龙因剑仙的讽笑，反而因此定下神来，虽视线模糊，却见他举臂把双节棍团团挥舞。

只见棍棒前节愈转愈急，竟衍生出一个磁场护罩，把自己围在护罩之内。

剑仙一见赤龙挥棍形成磁罩自保，嘿嘿的阴笑道：“啊，这笨小子竟想学那死秃驴以磁场力量，扰乱飞剑的攻击方向？”“但此次这小子是自找苦吃了，此剑不同前剑，不会受到磁场干扰，这小子不但白费力气，反而还要送命。”大声喝起：“狂风，疾雷，暴雨，闪电，快加速度把他斩成碎块……”飞剑接到指令，速度更快，攻击方向更为刁钻莫测，赤龙顿又陷入了手忙脚乱，狼狈避闪。但仍不断的挥舞双节棍产生磁场。

原来赤龙因双目被紫气所染，视线模糊，根本看不清飞剑的飞行线路，干脆把双眼闭上，以耳来听声应战。

就在此时，赤龙右耳突然感到后脑飞剑急射而至的声响，但赤龙似乎正在等待这千载难逢的良机，身体急转，挥棍而上，只见棍头刚好碰在剑尖之上。

这时飞剑不后退也不避开，反而剑尖在棍头之上自转个不停，但双节棍实在毫无反应。

大剑仙一见这从没发生过的古怪现象，大惊呼道：“这是怎么回事，风，云，雷，电还不继续进攻。”原来赤龙以磁场力量，运用巧劲，巧妙地缠锁住飞剑的活动范围。

这时另一飞剑袭击，赤龙照法施展，顺利的以剑尾缠住另一剑尖。

如此推类，转眼闪空中急射的四柄飞剑，部已牢牢牵制住了，由如一条被抓龙角的老龙在舞爪摆尾。

剑仙看着四剑先后被赤龙用劲缠住，没法脱身，把心一横，大声狂喝：“狂风！”“暴雨！”“疾雪！”“闪电！”“你们立刻给我爆！”赤龙双目紧闭，双耳特别敏感，一听剑仙狂喝，当机立断，用力弃棍……“轰……”虽看四柄飞剑细小，但杀伤力反而超过前面八柄长剑，连坚回的堤坝也承受不住，破爆炸的崩裂倒塌……洪……洪洪……只见堤坝内的水力登时狂倾而下把赤龙盖在当中。

洪水的倾盘泻下，大剑仙面对这惊天威势。心中暗自震惊！

但大剑仙惊魂未定之时，另一件更可怕的事接连而至，只见赤龙分水破浪，挟着无坚不摧之势迎头压下。

原来洪水已把赤龙双目冲洗干净，回复正常视力！

这时大剑仙正要举剑迎击，但事已太迟，赤龙双拳已如雷击而下，登时双拳重击在双肩之上。

“喀！”大剑仙双肩之骨被击碎裂，双手一松，巨剑落地，痛得撕心裂肺……赤龙一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慌忙收拳仰身，一式“天神空降”双脚用力踹在大剑仙的膝盖之时，登时应声碎裂！

此时大剑仙因四肢先后被废，全身疼痛，毫无抵抗之力，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砰！”“趴！”“碰！”“砰！”大剑仙已被赤龙的多处重击打得晕死过去。

等大剑仙在朦胧中转醒之时，惊觉自己身悬半空，腰部一扭，才发现原来自己被赤龙用巨剑牢钉在已断的堤坝之上，忙双目一转，四周已毫无赤龙踪影。

这时屏幕前的邪神一见赤龙可杀剑仙，反而用剑仙之剑把剑仙钉在堤坝之上，赞道：“这小子不杀人而能立威，很有头脑！”可见他已懂得“身为武者士可杀，不可辱，他让大剑仙这次在千万观众面前出丑，比让他死要难受”的道理。

“而且这次他还未完全显露实力……”“看来这次冠军大赛，应是他与雷烈之争了说着头也不回得对红邪子说道：“红邪用主控电脑把西赛道现场格斗情境，移到大屏幕之上让我在看看雷烈这小子的实力……红邪一听马上应声道：“是，主管，我马上照办。”

第十章 四强诞生

西赛道——是条子弹列车隧道。

这时一个昂藏九尺的巨人正在隧道内大开杀戒，他招式雄猛，威力惊人所向披靡！

只见他杀完了最后一人，停身向隧道地上回视一圈，心中一算刚好十人，不禁得意的仰天狂笑道：“哈哈，这些鼠辈也能参赛夺冠，他妈的，群起围攻老子又这样，老子铁甲威龙万夫莫敌，刀枪不入这次冠军非老子莫属了，……哈哈哈哈哈。”铁甲威龙在道内自我陶醉一翻，运功急速射出隧道。

忽见刚射出道口的铁甲威龙猛地刹住身形，顿在当场，惊问道“什么人在此扮神弄鬼，快报上名来，老子不杀无名小辈！”原来在隧道口的一辆停泊的列车顶上，正立直一个高大的人影，他正面对满月，背朝隧道口，像铁铸般纹网不动，只有背后的长辫在夜风中飞扬和浑身散发出一种幽暗的光芒，形成一种诡异奇观。

这时车顶之人听完铁甲威龙那半问半答的话，张口简单地答道：“我是雷烈！”“对付你这种小辈，我根本不用装神弄鬼，我只是在此静候那些以为能死在我的手下，反而是毕生最大光荣的笨蛋。”下面的铁甲威龙，问完对方话后反而骂了对方几句，正在暗自得意，那知对方反而连讥带骂的回答他。

不禁七孔冒火，浑身生烟，张口狂骂道：“他妈的，小子你家是否是在卖臭豆腐吗？怎么教出你这种口气又大又臭的小子呢？”“你在上面等着，老子马上来废你一手一脚，饶你一命，让你活在世上记住得罪老子的后果车顶上那人突把放在背后的双手，仰天一展，只见双臂之上电光暴长，转身说道：“你有这能耐吗？”说完双臂上下一抱，双手中顿时在电束的反映下产生一个半尺多大的光球，双目一瞪，眉尖斜竖，用残酷的表情张口继续说道：“老废物，告诉你一个残忍的结果吧？得罪本少爷之人，将会——生不如死！”“放屁！”“接老子的无定飞钩，看看到底谁生不如死。”骂着举臂发出三柄飞钩。

飞钩疾旋，在空气的磨擦中发出呜……呜……的声响，但从不同方位急攻向雷烈。

而雷烈心神气定的站在车顶之上，一听声响，心想：哼，又是这些科技小玩意，敢在这里使用，纯粹献丑！

双臂一展，光团暴长，在两手间的电束连接下像“流星球”一样上下左右不停的转动。

张口喝道：“废物，本少年让你见识一下，超级尖端科技的武学——“铀光球”吧！

（铀读由，乃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说着挥动光球迎上飞来的无定飞钩，“砰”，只见飞钩一碰到铀光球，立时分裂化为灰烟。

雷烈继续轻松地挥动“铀光球”，“砰！砰！”剩下二柄从不同方位攻人的飞钩，也继续化为烟灰。

铁甲威龙发出飞钩，正暗自得意以为可稳抄胜券，突见兵器被毁，马上想起对方的身世来历。不禁大怒，凌空拨起，口中骂道：“妈的，你老爸是国安局长，你用的科技武器当然胜人一筹，老子兵器被毁也不见得稀奇了，小子你有胆的话，就不要以武器之利占便宜，以实用武功米决一高低吧！”说完凌空聚力，猛的一拳击向雷烈。

雷烈刚听完铁甲威龙的长篇大论，就见他铁拳轰到，呵呵飞身倒退笑道，看不出你这条蛮牛武器不如下人，还会玩暗的，好，看你有几分蛮力，值得和你玩玩，让你死得心服口服：“隆！”坚硬的车厢，因雷烈闪退，被铁甲威龙惊人的拳劲轰得烂裂。

雷烈一见铁甲威龙的蛮劲，心想对付这种蛮牛，犯不着浪费“铀能量”——心念一动，左手之上所发的光团，像溶化了的冰块一样，慢慢的透进掌心之中。

张日对迎面而来的铁中威龙说道：“好，就如你愿，我不用元坚不摧的铀能量，看你能接个少爷多少招。”“你这条蛮牛，最适合拿来热身！”原来

雷烈吸纳了体外的强大铀能量，运用在武学上，使体内拥有骇人听闻的爆发力！

“热身？”铁甲威龙一听，不禁张口狂骂道：“他妈的，你这小子竟敢侮辱老子，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饼！”说着右拳雷霆万钧地砸向雷烈，而雷烈却反内轻松的迎击。

只听叭的一声，雷烈指尖射出的一小束铀光束把铁甲威龙的手掌护甲击得粉碎，而这小小的铀能量，连护甲内右掌的血肉组织都被摧毁。

威龙既痛且怒，疯狂地举臂乱挥，但雷烈一招得手早已避开。

嘿嘿的暗笑道：“我没说错吧！”“你这条大蛮牛，只是四肢发达，长的高大威猛，那只能吓吓那些平庸之辈，但你这些迟钝的招式，根本没法击中我，还是早点跪地向本少爷服输，也许我大发慈悲放你一条生路。”本来乱挥手臂的铁甲威龙听了此言，反而冷静下来，但手掌内的刺痛疼痛，让他不知不觉的举起手掌在腥红的舌下一舔，心想这小子的“铀光束”杀伤力极强，我应好好想法对付……于此同时，乐上国——同家安全局总部。

满脸横肉，短须围口的雷霆正坐在皮椅上对着高科技萤屏哈哈大笑道：“这条蛮牛，只有这点武技，还想同我儿子争冠，真是他妈的笨蛋一个，不知量力……”这时一旁的萤光幕上，突然显示出两名部下的身影和求见声。

“进来吧！”雷霆听到求见声回声向厅外的部下命令道。

自动声控门，在接到雷霆回答部下的声音动动开启。

突见一身穿国安局少尉职服的军官带着名威武的士兵从厅外，踏着整齐的脚步来到了转身的雷霆面前，同时举手行了一个军礼，那前面身穿少尉服的军官才张口说道：“报告局长，东，西赛道出线的血海及赤龙他们的武功招数，威力能量数值，我们都已摄好输入光碟内！”雷霆听完报告，满脸笑容的赞道：“好，有这些资料可作参考，对阿烈夺冠大有帮助……”说着转身面对萤屏继续开口说道：“你们既然已完成东、西赛道的摄录工作，就不妨坐下来陪我看看我儿子在南赛道是怎样出线的。

在桌前的两位军官一听，忙恭敬地答道：“是，局长！”这时萤屏内的战况已非常激烈，铁甲威龙因手掌被伤，愤怒难忍，向雷烈发起一次次猛攻，反而雷烈以高出威龙几倍的轻功身法闪闪避避，不接一招半式让威龙的猛攻失去意义，未能让他讨得半分甜头。

威龙一见进攻不见效，忙停住攻势，单膝跪地怒骂道：“呸，小子你身为国安局局长之子，难道只会左闪右避，你不感到在国民面前丢光你爹的老脸吗？”雷烈听了威龙的辱骂声，一点不怒反而笑道：“嘻，蛮牛你难道没见过猫捉老鼠，在杀它之前，都先玩个过瘾吗？”威龙一听雷烈用如此语气反击自己，气得七孔冒烟狂性大发，阴沉的说道：“哼，看来老子要用真功夫，把你小子斩成碎块，你这张臭嘴才会闭上。”说着左手二指插进胸前枢动按钮之上，盔甲整体启动，背上，大腿，肩上，鞋底，等全身上下各处竟陡然弹出无数利刃，寒光闪烁，诡异无比！

雷烈一见威龙在启动，整人伏在地，身上弹出的利刃竟像刺猬的护刺，开口笑道：“真有趣，原来你这蛮牛盔甲之内另有乾坤，而本少爷遇强越强，你尽管放马过来，看本少爷把你这‘龟甲刺猬’的利刺全部消除。”威龙一听，心火狂燃张口骂道：“小子遇强越强我看未必。”“哼！你屁到是越放越响才是真的……”说着双手抱膝，屈身疾旋形成一个巨轮行向雷烈。

“嘲……嘲……”利刃把车背划得铁屑横飞，碎片四散，威力无坚不摧！

而雷烈一见巨轮攻到，避重就轻，重施故计，绕到威龙身旁再施乾指，一束铀光束急射威龙左臂。

可这次的“铀光束”不但未能如愿般奏效，反被铁甲威龙屈身转动而产生的巨大旋劲卸开。

雷烈惊愕之际，反应稍慢，被威龙有机可乘，如雷般的铁拳已反攻而至……“碰！”一时轻敌的雷烈，被威龙的铁拳轰中正胸，口吐鲜血，整个人凌空倒飞车顶之外……“扑……”正处在萤屏前洋洋得意的雷霆，突见儿子在全国观众间前吃亏，把刚喝下的烈酒全喷到了萤屏上，又不敢回身面对身后惊站而起的二名手下，顿时面红耳赤，尴尬万分！

而吐血倒飞的雷烈，暗运一下内劲发现内脏只痛不伤，忙在半空止住退势，折返攻向威龙，口中怒叫道：“蛮牛，惹怒了我，你将会死得更惨！”叫完气势汹汹的扑下。

其实威龙的旋劲只能卸去雷烈击向左臂“铀光束”的部分威力，余下的铀能量已叫他的左臂大感吃不消，疼痛不止，一见雷烈老羞成怒，气势汹汹扑到，决定先避其锋，疾转滚入车厢之内。

扑下的雷烈一见威龙动向，口中叫道：“想跑，你在作梦！”说着四指一并，运起强大的“铀能量”，真气一鼓，出招更是狠辣，只见“铀能量”随招呼啸而出，数不清的“铀光束”密集激射，把厚达五寸的金属车顶击的像蜂密一样，溃烂不堪！

正在雷烈对威龙滚入处射得性起时。

“喷！”的一声巨响。

突感背后劲风凛凛，压体生痛！

扭头一望，惊见威龙早已绕至背后，破车顶而出，身化巨轮，陡施突袭！

这时的雷烈已全身提劲，有恃无恐，头也不回，双臂灌劲向后射出特强的“铀光束”击向巨轮。

“波……”特强的“铀光束”威力雷霆万钧，威龙偷袭不成，反被强大光束击个正着。

巨大的撞击力，把威龙震的连连倒滚，整人从破洞处坠入车厢，发出轰……轰……的一片巨响。

“哈哈，你这蛮牛，这次看你还不死。”在萤屏前的雷霆一见儿子反击得胜，高兴的叫着。

“咳……咳……在车厢之内的威龙被车上的破管子发的气体和压破的物体引人的浓烟连连咳着，心忖我的天，这次幸好有盔甲护体，否则已被这小子的“铀光束”贯体而过了……就在这时，车顶破洞上传来雷烈的笑声：“哈哈，蛮牛看你痛成这样，真可怜！”“好，这次本少爷大发慈悲，送你到地府去见阎王，包你没有任何痛楚！”话刚说完，一束强大的“铀光束”已从洞口射向刚反应过来的威龙。

威龙一见光束射到，慌忙翻身倒滚，退入雷烈视线不及的车厢之内，可“铀光束”又再度如雨般洒下，逼得又再次急旋身往前翻滚，藉此增加逃亡的速度及消卸部分光束击中的威力。

可雷烈并不放松，随尾穷追，步步进逼，把一节车厢之顶多射的破洞连片。

威龙被逼得狼狈万分，只好使计倒滚逃难。转眼已冲破一节车厢滚出

车外，但已是满身披血，伤痕累累！

扭头一望前节车厢之顶，不禁暗骂道：妈的，这小子在上面还射得真过瘾呢！看老子等会儿给你好看……”威龙骂着，反而不逃，竟转身行回刚才逃出的车厢尾处，双手用力一抓车厢底，提足全身劲气大吼一声，以大生的惊人神力，竟硬生生的把整节车厢凌空掀起，猛力拗前压向迎面行来的雷烈。

正在急逼中的雷烈突见车厢凌空掀起，见势不对，慌忙止步，但已经闪避不及……心想，这狂牛的蛮劲真是惊人，应全力对付才不会出错。

心有余悸，雷烈再不敢托大，忙运内力如轮疾走，手劲一起，想以“铀能量罩”来力抗车厢压顶之力。

激战的惊险紧凑，让萤屏前的众人看得心惊胆战，而雷霆更是担心万分。

就在雷烈在力抗车厢的同时，铁甲威龙已凌空跃起，想落井下石，把雷烈一击而死。

“碰！”威龙一式“龙体归真”。

力灌双脚聚劲而下，顿把车顶的铁皮压的下一个大坑，而车厢也同时加大了几倍的压力，压向雷烈。

同时迎天发出胜利的狂笑声：“哈哈，这次老子把你压成铁皮人肉三明治，在这赛道之内，还有谁敢同我争雄，笑着高兴的仰天挥动双手。

突然一见被毁的右手，心情一变，呸道：小子你这次用命换我的这只右手，真便宜了你，让你去同阎罗王争雄吧！”想到争雄，不禁又令威龙眉开眼笑，但就在此时，突然从车底射起强大的光芒，刺目生病！

低头一望，只见车底已破裂开来，一团强光正向四周迅速蔓延！

“啊，是阿烈的“铀能原子球”……这光团把正在担心的雷霆高兴的叫了出来。

这时被这突出奇光惊呆的威龙大脑才意识到痛楚感觉，定眼望去在光团边的右脚已被光束射烂。

十指连心，指伤的疼痛令威龙痛的死去活来，抱腿狂叫……就在威龙抱腿狂叫的同时，“铀能量”已不断膨胀扩散，把整节车厢挤得充盈爆破，四散进射，气势磅礴惊天，强大的冲击气流更把威龙整人震飞到半空。

这时雷烈已破车而出，一见危机解除，登把铀能量压缩凝聚，贯注成球，力催双臂之上，充满着无可估计的力量！

仰头面对威龙说道：“你能和我交手超过五分钟，已是相当不错了。”这时蓄劲已足，雷烈使劲一扬，“铀光原子球，’破空冲霄而出，射向威龙，烈劲四溢。口中狂叫道：“你这讨厌的蛮牛，快在本少爷面前消失吧！”“铀光原子球”破空射来，令铁甲威龙在刹那间感到了死亡逼近的念头，心中一狠想到，反正横竖都死，看来唯有聚力一搏了。

心念一生，提足全身劲气于双手，口中狂叫，一式——“威龙人海”，连人由上而下击射向“铀光原子球”。

但此时威龙想以内劲去阻挡：“铀光原子球”已是螳臂挡车，毫无用处。

因为雷烈所出的招式是铀光能中威力最强的。一式——“铀能灭世”。

威龙双拳刚一接触“铀能原子球”，“铀能灭世”所发的热量，由双手迅速扩展向威龙全身，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袭来，不到一秒威龙全身已化为灰！

而铀光球接触到外来物体的撞击，隆然爆破，威力竟有微型核弹爆炸的同等声势，霎时间漫天飘浮着尘土，煤烟及辐射线，场面惊世骇俗！

雷烈所用的绝招威力惊天，顿时把在盖大广场巨大屏幕前的万千观众看得极度震撼。

“哗，吓死人了……”一位少女惊叫着。

“雷局长之子，刚才所发的招式威力同核子弹一样惊人呀！”另一位少年接着说到，“他拥有核爆威力，定比刚才出线的两位强，看来冠军宝座非他莫属了，不信那位在下赌赌看。”一位好赌之上接口说道。

同在观众发出各种不同的议论声和争辨声的同时，巨大的屏幕之上突然映出两名乐土国赛场报告员的上半身身影。

只见他们同时开日报导道：“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报导的是乐土赛场上的最新战况消息。”“以目前情况分析，如元重大意外，东、南、西三个赛道，将会由以下三位选手出线，他们分别是——“东赛道——来自海外的血海先生。”“南赛道——乐土国国防部赤龙少校。”“西赛道——国安局的雷烈少校。”“现在请各伙观众的目光跟随我们的摄像机去乐土国最或的一个赛道——北赛道看看各位勇士的格斗景象……”北赛道终点入口，一队荷装实弹的士兵正在等待赛道内的胜利者进入，而一队士兵正是阻止赛道内同时闯到终点入口两位以上的人员，因为每个赛道的终点是直接通往大赛场的唯一通道。

一般而言，到达终点入口的只有在道内的最强者，可今年的北入口处例外，仍有几名选手正在激战！

“妈呀……”一名正在格斗中的选手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回头惊惶地向北赛道方向逃窜。

原来他的对手突然被一个高达十尺，虎背熊腰，手持高科技喷射铁棍，剽悍勇武的摔角选手一招解决，而这被称为“鬼面神”的高大选手正施展招式向他砸来，一见同等实力的对手被人一招击死，他怎能不惊叫奔逃呢？可惜他奔跑的速度没有快过“鬼面神”喷射铁棍横击的速度，轰的一声，拦腰被轰出一个人窝，整个人飞出几丈之外，即时死亡！

但“鬼面神”好像愈犹未尽，手拿铁棍来到死者身前，用劲下砸，顿时血肉横飞，骨骼尽碎。

“鬼面神”如此暴戾凶残的杀人场面，看得在场观看的众军警大感呕心，纷纷惊叹！

可“鬼面神”一点也没感觉，反而哈哈大笑道：“过瘾，过瘾，真过瘾，看这些自认高手的垃圾，还不足让我砸碎喂狗，这么差劲的功夫。也敢未此同我争冠，”说完又继续仰天大笑走向入口。

就在此时，“鬼面神”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阴沉的声音说道：“他们拿去喂狗并不合适，看你这满身肥皮厚肉的肥猪碎成肉块之后随便拿人喂什么东西都要吃……”“鬼面神”这时正盛气凌人，想不到竟有人在背后出言讽刺，忙回头望个究竟。

只见身后那人身披长袍，遮掩下未睹真貌。但浑身散发出的诡异气势令人心寒！

这时那怪人一见鬼面神回头转身，又继续开口说道：“不对不对！应该拿你去喂猪才对，因为你们都是同类吗”神秘人的存心挑拨，令鬼面神登时火上加油，狂怒之下，不计后果，挥棍杀上，口中骂道：“你這不敢見人的

畜生，本神让你知道口不择言的后果。”喷射器启动，铁褪威力及速度加强数倍，而“鬼面神”以刚才杀死选手的同一招式，猛力横扭重砸，可一招得手的“力扫千军”击中的却是柔软如绵的物体，毫不受力。

鬼面神一见挂在铁褪之上的长袍之时，不禁骂道：“妈的，竟给你避开了。”这时因蹬身避招而被铁褪击飞长袍的神秘人在地上发出阵阵怪笑道：“呜哇哇……肥猪……你好大的劲呀……真是大的惊人呀……”哗，这家伙瘦骨鳞峋，浑身缠甲，莫非是上几届冠军“肉先生”之弟——骨丑？鬼面神一见蹬地怪叫的神秘人想着。

这时地上的骨丑仰面瞪目怪叫道：“上招你没打中我，而现在要轮到我还招了！”话未说完已催劲整个人直扑而上，鬼面神已无暇细想，挥褪重轰其扑上的骨丑左肩锁骨！

这时的鬼面神突发出一声惊叫：“噢！”原来下砸的铁桂不但未能伤及骨丑，反被他用“神缠八式”中的“枯卷缠枝”以耸肩牢牢夹住，不能动弹！

武器被制，让鬼面神焦急万分，慌忙用力一扭，向空中发力一抽，欲把骨丑挣脱！

可他忘记了骨丑所使的“神缠八式”的要领，因为神缠八式是以缠杀敌人为主的武学，鬼面神凌空一举铁褪，想挣脱骨丑，可骨丑他随劲上跃，在空中右腿前伸缠住褪顶，整个人倒挂双手成爪，一式“神蟒吐舌”卷向鬼面神头部。

事与愿违，鬼面神凌空一抡未能摆脱骨丑，反而给其制造一个良好的攻击机会，心想不妙。口中怒骂：“排骨鬼，你这样钟意此褪，我就把它送给你吧！”叫着双手回转，把锥柄朝上，双手发力一送，弃锥自保。

“碰！”骨丑被鬼面神的“坤乾回转”的锥柄击中正额连人带他同时落在地上。

可骨丑虽被一招重击，但丝毫没有损伤，向前一翻，口中发出咕的怪笑，又如鬼魅般飘向“鬼面神！”鬼面神急挥掌疾劈！但事已太迟，骨丑身法诡异莫测，如游鱼般往下疾窜，一式“巨蟒缠身”，双脚发力钳锁在鬼面神的腰上。

但这时的鬼面神反而发出得意的狂笑：“哈哈，近身肉搏，正好，正合老子的胃口！”原来“鬼面神”本就是肉搏摔角的大行家。这时他已用平时最得意的一式“巨灵擒鬼”，熟练地用左手抓住骨丑的右腿，右手成抓一把抓住骨丑的头邢。

手压头落，竹丑被捏颞猛力下砸！

冲力千钧，鬼山仰竟问时膝顶骨丑腰脊，左臂向其下身力压，来个拦腰折体！

喀嚓的骨断声，不断于耳，听得人身发抖胆直寒，骨丑他已——头破！腰折！

“鬼面神”一叫听骨折声，哈哈狂笑道：“嘿嘿，头骨，椎骨俱裂，这次连大罗神仙都无法救你了。”正在鬼面神狂笑的同时，本来所有人都认为已重伤的“骨丑”，突然在鬼面神身下，发出阴沉的怪笑声：“你打得我好舒服呀！继续再来吧！”鬼面神一见竹丑身受如此之下的伤人后，反而还是安然无恙的发出怪笑声，顿把他惊骇得心跳与血液刹那间凝住，头部受到骨丑双脚缠锁，仍浑然不觉，呆若木鸡！

等到回过神来，已失先机，只觉喉头一紧，骨丑缠锁的双腿已发力收

紧扭锁，“鬼面神”登时呼吸窒滞，眼突舌吐，痛苦的无以复加，双手紧抓骨丑的双脚用力想解除骨丑的缠力。

而骨丑此时已双手紧抓“鬼面神”脚后跟处，一见“鬼面神”反应，四肢齐动，双手一扭，双脚一紧，整个人带着“鬼面神”滚动起来，口中发出阴笑道：“肥猪，被我这式双蟒缠身缠住之人，从没有脱困过，你还是放弃抵抗，安乐儿死吧！”说完继续夹着鬼面神在入口处的平地上滚动，直至鬼面神口吐白沫，面如紫金，临死之际，才双腿一松，两手朝地一按，整人突地流窜到鬼面神背部，双脚夹腰，向后仰起，头部后脑直接猛撞向鬼面神的后脑部，口中叫道：还好及时，要新鲜吸纳才够滋味。

咚的一声……。

骨丑头上的骨刺在后仰时全部插入鬼面神的脑袋，而骨丑的胸膛断裂的肋倡，也全部从中擎开，不断吸蚀着它面神的血肉及内力精华。

转眼间，骨丑已全身金光缠绕，吸纳完毕。被金光缠绕的骨丑此时已象自我失控般的狂笑道：“啊！我的脑域及功力又增强了……哈哈在他的笑声中，硕大的鬼面神，竟成为了皮包骨头的人干，趴在地上死状奇惨……而在场的部分军警都已看得纷纷按腹呕吐，这时“骨丑”已从地上跃起，带着阴沉的怪笑，跃向入口处，抬头问道：“长官，这北赛道可还有其他的参赛者。”被问的官员，本来正在按嘴硬止呕意，忽见“骨丑”扑在前面地上抬头问话，张嘴一呕吞吞吐吐的答道：“不，……骨丑先生……你已是北赛道的唯一出线者……请便……请便……”众军警未等警官答完话时，便向两旁这开。让出一个通道让其进入……而丑骨一听已是出线者的定论时，便带着阴沉的怪笑声跃入进口内，等到军警说道：“请便时”他已消失在入口的隧道之中。

第十一章 铀燥、骨异

公元（2122年七月一日，中午十二正）乐土国盖天广场，巨大的屏幕上二名乐十赛场的现场有播音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报导道：“各位观众，经过昨晚行道的连番激战四条赛道的真正出线者都得以顺利诞生。”“但准决赛的分组抽签仪式，将会在大赛场的英武厅内，由我们敬爱的盖天总统亲自主持！”“现在请观众们的目光，跟随我们现场直播组的自动立体摄录机来到英武厅！”乐土国——乐土赛场——英武厅因早已记者云集，而从四赛道送人的四位出线者正各居一方，做然矗立！

而他们正是各位已熟悉的参赛者，分别是东赛道的血海！

南赛道的雷列！

西赛道的赤龙！

北赛道的骨丑！

这时英武厅东端的玄虎正感到左乎南边的赤龙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自己，顿时全身不自在起来。

心中一叹，唉，骤见好人，却又不能坦诚们认，真是计人为难，想看把头转向别方，刻意向避对方的目光，甚为尴尬！

而赤龙一一见东赛道的选手在自己的目光下扭头别望，奇怪，他的眼神真的似曾相识，而他为何在我的目光下回避呢？他到底会是谁呢？正在赤龙反复推测的时候，场内突然响起一阵欢呼声：“盖天总统来了，我们的盖天总统来了……”。

只见英武厅的人日处，盖天总统正与乐土国主要政府要员慢慢的走向贵宾台，顿时厅内的闪光灯猛地闪个不停，拍了个少镜头。

此时盖天已率众来到贵宾台的一张畸形讲台之前，他双手一举，顿时厅内的欢呼声停止，恢复了平静。

盖天一见厅内的情景，以平静的口气开口说道：“欢迎各位各界人士来比参加乐土赛道，为今日各赛道出线的勇士作远拨仪式。”“本次选拔由抽签形式决定，并由电脑系统直接执行，保证绝对公平。”“现在请我们乐土国，国防部赤阳元帅和国安局的雷霆上将同时启动选拔钮以示公平。”赤阳和雷霆听了盖天的指示，同时来到了启动钮前，把手指轻放在按钮之上，等待盖天指令盖夫见了两人都已准备完毕，抬头一看厅上的时钟，严肃的张口说道：“好，时间已到，开始！”启动按钮同时启动，英武厅四角所站的选手脚下的圆盘四周小孔分别射出了各种不同的光芒投射空中，原来四人脚下的圆盘是部超科技工体影印兼投影机，它把各人形态和服饰以立体感光，分别光彩覆印投身空中。

令四人影象在半空扭曲交缠，飘浮不定，一时难以决定选拔的对战组合。

这种飘浮不定的感觉令在厅的各人与千万观众，均屏息等待一个令人紧张，的结果。

但赤阳元帅夫妇，对儿子极有信心，面露微笑，静立等待。

而雷霆局长则在这宁静中情不自禁地额透冷汗，紧张踱步。

在家中萤屏前的风姿，更是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这次准决赛的抽干，别让玄虎与赤龙碰头……”否则阿虎必败无疑……心中想着不禁叹道：“唉……阿虎身受内伤，如果这次两人分开作战，阿虎的机会就大了一些……这样阿虎就可能得到亚军，也亦算是不虚此行了，但愿上天能给他们安排个好的结果。

这时盖天总统又下达指令，让雷霆和赤阳同时关闭电脑系统，让在空中交缠的四条人影分出结果。

啪！系统关闭，四条在空中交缠影象渐渐分开，令影象投影机上空出现了两道彩虹影象。

乐土国的年度争冠半决赛抽签仪式终于有了结果。

他们分别是由东赛道的血海头像所带起的半道虹光迎向西赛道的赤龙头像带起的虹光迎向由南赛道雷烈头像所带起的虹光，北赛道骨丑所带起的半道虹光和西赛道的赤龙头像带起的半道虹光迎向南赛道雷烈头像所带起的虹光。形成了两条彩虹，牵挂在英武厅的上空。

在场的诸人一见结果已定，都起立鼓掌，同时亦纷纷言论道：“啊！这次赤龙能对雷烈，一定精彩到让人头晕……”“不，血海对骨臭，两人都怪摸怪样，斗起来可能更有劲啊！”另一人赞同的说道：“哈哈，你们看，那个赤龙帅呆了，今年定是他夺冠军。”一位崇拜赤龙的少女拉着身旁的朋友说着。

这时台上传出古霆哄亮的声音，“各位在场的观众，请安静，现在我们

在请四位各赛道出线的强者上台，接受我们伟大的总统先生嘉勉！

原来雷霆身为国安局局长，在乐土国举行的历届冠军大赛都是由他负责。

这时台下人厅内的四人已分别陆继走上贵宾台，排成一行，等待总统的嘉勉。

而盖天总统好像对玄虎特别感兴趣，他放弃了右边第一位骨丑，走向骨丑身旁的玄虎，玄虎一见盖天向他走来，忙压住心中阵阵猛烈的心跳，看着盖天向他伸出手事，连忙伸手握住。

这时盖天张口以鼓励的语气向玄虎说道：“血海先生，你在前面的战斗的，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请继续努力呢！”“是，多谢总统先生鼓励，我一定在以后的决赛小尽全力去夺到冠军。”玄虎平静的问答盖天道。

而盖天只向玄虎右边的骨丑说了句，骨丑先生也继续努力吧的话，就起步走向赤龙和雷烈一对，而他向雷烈也说了与骨丑同样的话，不等答谢，就走到赤龙面前，问道“阿龙，这次你有信心吗？”而赤龙握着盖天伸来的手掌时，一见盖天对自己如此关心，感动的紧握盖天的手掌，面上神色一定，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回答道。

“总统先生，我会尽全力应战，绝不会让你失望的。”盖天听了赤龙的话后，微微一笑，转身回到了贵宾台旁的坐椅之上。

雷霆一见盖天回坐，边转身面对话筒继续说道：“本次半决赛分为 A，B 二组，东赛道的血海先生和北赛道的骨丑先生被定为 A 组，格斗场地将被在气温高达摄氏二百度，奇热焚身的天然窟洞——氢窟而被定为日组的赤龙及雷烈的格斗场地正好与 A 组相反，他们将会在气温低于摄氏零下二百度，奇寒彻骨的天然洞穴——氨穴，进行胜负争夺之战。

他们两组在明日中午十二时正，同时进入氢窟和氨穴，而两组的优胜者将会在明日中午在乐土大赛场进行总决赛。

现在请四位选手分别在各自的记者招待室，接受记者访问……这时，内部赌博公司，一听四强分组决定的消息，立向外界开盘，全国性展开赌博。而所赌赔赏金名单如下。

B 组：南赛道出线者，身份：国安局局长之子雷烈。

功夫：新武学，“铀能量”赔偿全为：“半决赛：15 赔 10。

决赛：10 赔 10B 组：西赛道出线者。

身份：国防部赤阳元帅之于赤龙。

功夫：新武学，钛极身及激光双节棍。

赔偿金为：半决赛：10 赔 15。

总决赛：10 赔 15。

A 组：北赛道出线者。

身份：六年前力压群雄夺得冠军的肉先生亲弟——骨丑。

功夫：新武学，“异骨突变”。

赔偿金为：半决赛：10 赔 10 总决赛：10 赔 30。

A 组：东赛道出线者。

身份：来自海外，其他的不明。

功夫：古武功，“六神诀”赔偿金为：半决赛：10 赔 10。

总决赛：10 赔 50。

赔偿名单公布，顿时乐土国各大盘口生意兴隆，而赛场下赌的盘口，

更是排得有如长龙，前面正一个个向盘口内的工作人员购卖电脑赌票。而后面还没排到的人们，纷纷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及旁人议论自己的决定。

一对青年夫妇向自己的朋友说道：“你决定了没有，我们夫妇俩看好赤龙，以他的钛极身更是万物难伤，我们已决定卖他了，怎么样你不如跟我们一道吧！”“可是，这次雷烈是个大热门，而他更有铀能防身，原子球的核爆威力更是强猛无阻，我看你们还是跟我赌吧！”那对青年夫妇的朋友答道。

“啊，一群笨蛋，不懂装懂，难道你们不知北赛道的骨丑先生，所用的功夫的怪异，威力无穷，我赌他定能打赢血海，不信的活可以先和我明日在此营幕前赌赌看。”一个怪异的畸形者对着那对青年夫妇所聚的一小群人说道。

“好，我们跟你赌。”一声哄亮的声音从畸形者身后传来，那怪异的人一听身后所答的话，慌忙转身回望，只见身后一大汉已带队着十来个亦臂高大的青年在身后。

而大汉一兄他转身面对，继续开口说道：“先生，我们跟你赌，我是学占武功的，我们对血海先生有信心，我们感到血海先生还隐藏实力未用，所以他在前面的表现，成为了四强中的最弱者，才被你们这些无知者视为大冷门。”于此同时乐土赛场 1 号记者室，正有一群记者围着玄虎闪光灯连闪照个不停，纷纷向他提问道：“血海先生，可否除去你头上所戴的那个头盔，让我们好好照张相。”一名记者问道。

“血海先生你的名字有点古怪，你可否告知你长辈在为你起名时的原因”广另一脸戴黑框眼镜的记者接问道。

“血海先生的父母是否乐土国公民？你是否也是在乐土国出生的”广另一青年女记者也接着问道。

这时一名中年记者向他提出了更直接的问题：“血海先生，这次半决赛你有没有信心打胜骨丑呢？”玄虎因在英武厅被盖大告知将在仪式后接受记者采访，所以只好象征性的坐在椅上接受采访。此时一听众记者如此上接下口的提问，张口答道：“无可奉告！”这四字一出登时令那群记者议论纷纷。由刚才向他提问的女记者更是不满的向身旁那戴黑镜框的青年记者说道：“这个血海神神秘秘的也太会摆架子给我们看了！”那青年听了“神神秘秘”一语，脑中想起自己去年大赛所访的对象，开口向那女记者道：“这次我们定毫无所得；因为你说的这人和上届我们所采访的冠军“蓝天使”一样古古怪怪的不多说一语。”而此时还有一些记者仍发挥他们的本色对玄虎继续提问道：“血海先生，你不妨透人一点点资料给我们，不要让我们空手而归吧！”本来静坐在皮椅上的玄虎一见记者们还是这样纠缠不休。猛的站起，右手向前一挥对着记者们叹道：“各位对不起，我要回去休息，为明大的决赛做好准备，现在散会！”说完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记者室。而根本不去理会那群身后记者的不满议论声。

而那群记者一见玄虎离去，也都纷纷惑道：“呔，有没有搞错啊！”这样摆足架子就走，那我们回去写什么啊！”而另一位记者听他们不满的议论声后，向他们说道：“唉，你们最多也只是空手而归罢了，而我今年又像去年一样，一无所获，这次回去定被老总大炒就鱼了！”可与此同时，玄虎明日的强敌——骨丑正在隔壁的二号记者室里，意气风发，口水都过茶水，脚踏桌面，手舞足蹈的对记者们说道：“我大哥肉先生曾赢得乐土赛的冠军，而我的功夫大更是和大哥不相上下，所以这次我定能夺冠！”众记者听了此语，

多纷纷向他继续提问着。其中一名胆子特大的记者向骨丑直接问道：“骨丑先生，你说你的功夫和你大哥肉先生不相上下，不过你若在此次争雄赛上落败，可就连你大哥的面子都一齐丢尽了！”骨丑此时正意气风发，一听如此扫兴的话。不禁七孔生烟，右手指着那问话的记者骂道：“他妈的，把你这张屎坑口给老子闭上，给我滚出去，不然的话老子打的你满地找牙！”那名记者在骨丑指着他时，已吓得额冒冷汗，浑身发抖，听到滚字，转身没命的逃出记者室。

骨丑这样的作为登时引起了在场的新闻界人士的心中不满。

而 3 号记者室的赤龙的表现正好与以上二人相反，他此时正坐在皮椅之上向面前所站众人友善的说道：“各位新闻界人士，请你们逐个向本人提出问题，不然的话我一下子难以回答。”赤龙如此合作的态度，登时赢得了在场人士的好感，他们纷纷安静下来让在在前排之人先行提问。

而前排一名记者见无人提问，开口向赤龙问道：“赤龙先生，你身为我们乐土国国防部长赤阳元帅之子，而你本身又是少校之职，你会否感到身后的好大压力，要是此次战败的话，是否会感到没脸再回国防部！”“不，胜负当然重要，可格斗技巧也归于体育一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体育精神！”赤龙回答道。

一名光头的记者见赤龙如此好说话，笑嘻嘻的开口问道：“赤龙先生你这次的对手是拥有强大威力“铀能量”的雷烈，你的“钛极身”是否能挡得住？“会否也会像铁甲威龙一样被炸的尸骨无存呢”就在光头记者问话的同时，一名满脸奸诈的记者，在众记者当中，他并不发问，只把手中的畸形相机对着赤龙。

“我会不会被雷烈战败，这只有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得知。”赤龙听了光头记者如此问话后，仍能平静的回答道。

这种良好的态度登时引起了众记者的好感登时都高举相机，闪光灯连闪，拼命的拍照。

与此同时，那名满脸奸诈的记者，顿时面露好笑，手指一按。

“喀嚓！”一声。

手中的畸形相机的光孔顿时射出特强的光芒。

而这闪光灯孔所射出的特别强烈的光线令赤龙为之一怔！

双目一闭，心想：“这闪光能令我双眼眼球微疼，定有古怪……”想完睁眼向前一望，但这么多记者，会是谁的闪光灯呢？可看到面前记者个个满脸笑容，脑中暗想：“可能是我不习惯，被这么多闪光灯一齐照耀的原因吧……”就在赤龙在考虑的同时，4 号主动性室的雷烈正哈哈大笑的回答身前的众人，“我根本找不出落败的理由！”一名记者听了，又马上问道：“雷烈先生，但这次你的劲敌是国防部长之子赤龙啊！”“他的新武学“钛极身”强猛元匹，非同小可啊！”雷烈一听讥笑道：“嘻，区区的钛极身，只是捱打的新式学，有个屁用！”此时一名记者见雷烈如此不可一世的态度。不禁看不下去向他问道：“雷烈先生，连那久享盛名的大剑仙这次都被赤龙先生打残，难道你已有方法应付了！”“对啊，大剑仙像只腊鸭样被赤龙挂在半空啊！”身旁两名记者按口说道。

雷烈一听那群记者尽说赤龙好话，被气的脸膛发黑，心中骂道：“他妈的，这班记者尽说那小干好话，有心气我，不识好歹，非教训不可了！”心中一有决定起身骂道：“妈的，大剑仙同我有得比吗？”“你们这班蠢伙，本

少爷今天让你们亲自见识一下，“铀光束的惊天威力吧！”说完双臂一拉，两臂间立出现强烈的光束，而光束正中一个铀光团正慢慢扩大。

众记者一见雷烈如此怪异的举动纷纷发出惊呼。

“哗，他发疯了……”“啊，我们快逃吧……”雷烈一见众人如此慌张，高兴的哈哈狂笑道：“哈哈哈哈哈，你们这群笨蛋接住吧！”在笑声中他把两臂间的光团已射向面前众人。

正惊慌失措的记者们顿时被吓得，屎滚尿流，争相逃避，狼狈万分，口中连连发出求救“哇呀！杀人了……”“妈呀！救命呀……”但雷烈这次所发的“铀光球”只是在战斗时诱敌出招的虚幻气劲而已，根本没有丝毫威力。

可他一见众记者被吓的如此惊慌，顿时仰天哈哈狂笑道：“你们这班没有胆的败类，看下次还敢拿本少爷和那些人渣相比。”笑完领着身后的士兵转身步出记者室，去面见其父商议机密之事么了……

第十二章 幻象之战

大赛场——国安部办公厅。

雷霆正在教训前来见他的儿子，“阿烈，你这样戏弄那群记者，他们会让你在国民面前形象大差的！”“爹，他们明知你是我父亲，都敢胡说八道，不给我点面子，我不教训他们的话，连你都会没有面子的”雷烈听完其父训话后答道。

正坐在圆形活动椅上的雷霆一听，哼道：“哼，狡辩！这次你自己如此冲动，却要拉我下水！”“好，你已夸下海口必胜，看来是很有把握了，你把必胜的原因说来听听。”雷烈一听其父说完，马上双臂一展高兴的答道：“爹，我的‘铀光原子束’必定能轰爆“钛极身”，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雷霆见了儿子这种自傲的表情，心中大怒，把双目一闭，眼不见为净的再哼道：“哼，百分之百的信心，烈儿你太自信了，我看这次是一一必败！”

要是别人如此说他，雷烈定是火冒三丈，可这必败二字出之其父之口，不禁也让他心头一惊，紧张的问道：“爹……我的“铀光束”天下无敌，没理由……”雷霆一见儿子此时还要辩解，分明是不信自己所说，猛然起身，走到一个回形的赛场模拟形化器前，严声怒道：“闭嘴！事实胜于雄辩！”

“等你看过这场‘模拟比赛’你就能知“铀光束”是否天下无敌了。”“模拟比赛”，雷烈虽被骂后禁声，但一听如此怪事，也不禁开口叫出。

这时雷霆已从仪器旁的一个凹形洞中，拿出一个半圆形的头盔，交给雷烈，对他说道：“你先戴上这个感应头罩。”雷烈一听其父的话，把接过的头盔往头上一戴，心想：“老爸，究竟又搞什么鬼……”可头罩一经戴上，仪器立刻显示出雷烈的模拟影像，把他射到了那圆形的赛场之中。

这时雷霆已从一个方形碟盘中拿出了一张光碟，对儿子说道：“这张光碟已储存了赤龙的武功记录，我现在把他放入仪器之中。”光碟进入，电脑读取资料后，亦把显示出的赤龙模拟影像也送入斗场之中。

“怎么样”“这是我们最近开发的新式模拟系统”。雷霆对身旁的儿子说道。

“好过痛啊，爹，下一步该怎样作呢？”雷烈一见可以在赛前和赤龙正面激战，高兴的问着其父。”雷霆答道：“烈儿，从现在起，你的模拟影像会依照你的思想而行动……”而赤龙的影像则由电脑读取储存记录，选出最适合的方式应战，换言之讲，在出招之前你已占了先，这可是已让你占了个大便宜了。”雷烈一听现在就可以开始比赛，就迫不及待的指示影像，模拟中的雷烈根据指示，右臂高举左手下压，这是“铀能量”中的一式“托天盖地”准备击敌。

而电脑也即时作出反应，指示模拟中的赤龙，发动“钛级身”第二级——绿钛极护身，在持棍戒备。

雷烈一见赤龙已戒备应战，右手前推口中喝道：“去”。“托天”气劲随掌而出，疾射戒备中的赤龙，而就在铀光球激射而近时，戒备中的赤龙扭身回转，一式“脱袍让位”横身急闪避过一击。

可雷烈第二击“盖地”劲气又再呼啸激至。速度之快，远比前次快上数倍。

模拟赤龙眼见无法闪避，忙贯劲如刚，激光棍直劈而下，一式“棍击华山”硬挡“铀光盖地”。

“波！”尖锐科技产物，硬如金刚的激光棍竟在两种劲气的硬撼下破为碎块！

“好，再以铀光束密集攻击！”雷烈一见赤龙护身武器被自己震碎，高兴的指示模拟继续进攻。

模拟雷烈收到指示，杀得性起，双手中食二指一并，暴露出百道指芒，以“漫天光雨”一式疾射赤龙全身大小穴位。

而赤龙则无法闪避，只有提劲捱打的份儿！身上的钛极甲气劲也在雷烈的疾攻之下崩裂溃散，无法重组，终于颓然倒下！

雷烈一见赤龙被击倒，高兴的对雷霆说道：“爹，你看！我就说铀能束能击破钛极身。赤龙猪罗连两招也接不住，你白担心了。”“别太早高兴了烈儿，这片光碟之内只储存了亦龙的第一，二级钛极身及武学，现在投入存入第三，四级钛极身的光碟，你自己留心吧！”雷霆意义深长的说道。

光碟一入，电脑读数，钛极身第三级——蓝钛级启动，本是寂然躺卧的赤龙，经电脑读取到更新的资料后，再次弓身弹起猛扑雷烈。

而雷烈故技重施，仍是一式“漫天光雨”，让“铀光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般射向赤龙。

这次亦龙的反映已较刚才敏捷几倍，蓝光突现，举臂硬挡“铀光束”！

在亦龙以“蓝涛苍浪”一式硬挡百多指后义再次暴退倒下。

“嘿，不知所谓，小子就是让你练到钛极身十级，本少爷都照样打爆你！”雷烈见赤龙倒地高兴的笑道。

可笑声未完，亦龙已在转眼间再次挺起，原来这次只是被雷烈疾射而来的强大冲击力，推懂得身形失控而已！

雷烈一见赤龙再次翻身，心中一惊，以人声的语气壮胆道：“好，你撑得住，本少爷再射！”双臂猛挥，一排排光束又如雨般疾射而至，只见赤龙身形急转，把体外蓝钛极劲气形成圆罩，卸尽疾射而来的光束，双拳猛挥一式“蓝罩击月”攻向雷烈。

而这次雷烈反而小心谨慎，见赤龙猛攻而至，不作正面交锋，翻身跃个老远。

化繁为简，双手一扯，铀能量贯注成巨大的光球！口中叫道：“本少爷这拥有核弹威力的必杀技‘铀光原子球’，看你如何挡得住？”叫完个起威力最强的招式——“铀能灭世”击向赤龙。

而电脑马上指示，赤龙知道猛招将然，把钛极身提升极点，场内登时紫光突现，钛极身第四级——紫钛极启动，准备迎击。

这时两人的内力都已如轮运转，催运到最高峰时，己是不吐不快，问时悍然飞起。

铀能原子球最强招式——“铀能灭世”硬撼钛极身第四级——紫钛级绝式“紫钛破天”。

登时场内光广大增，一只紫色巨锥气劲，疾速接向迎面而来的银色光团。

“波！”在赤龙猛力一击之下，坚猛的“铀能原子球”竟被硬生生的锥破击溃！

绝招被破，雷烈惊骇得目定口呆，来不及作出反应！

一怔之际，头部已被赤龙一式“紫锤震天”双拳如雷夹击，紫极劲道轰入脑。

“碰！”现实中的雷烈心神一震，猛地从浑噩中惊醒过来！

拿下头罩，连连呼气：“嘘……嘘……连声”，脸色发绿的说道：“爹，你讲得对，我一定战败，这小于太厉害了，不如让我趁早弃权……”“弃权？你刚才的气焰哪里去了？生为我雷霆之子，竟会说如此丢脸的话来。雷霆骂道。

骂完竟不理站在一旁脸色发绿的雷烈，回身坐在椅上继续骂道：“哼，幸亏这次我早已有所安排，不然的话，真会被你这败家子给活活气死。”“早有安排。”雷烈一听其父之言惊问道。

雷霆听了儿子的惊问，伸手从职服口袋中拿出一片小形光碟，向儿子说道：“这只是新武学光碟‘钛极身’储存，据里面的资料显示，赤龙所练的第四级钛极身尚有半寸罩门！”“可这处罩门不是固定，而是在修练者体内四处流窜。”“四处流窜，很难找到呀！雷烈听了说道。回头一想又继续向其父说道：“爹，就算找到，可人家是会动的，又不会任我打啊！”“我看你还是别让我去参加了，你就向外公布说我突然病了，免得战败让你脸面无存。”“笨蛋，如能令他在格斗时短暂失明，不就可以任你击打了吗？”雷霆向儿子骂道。

“短暂失明？”雷烈一惊，心中暗想，原来父亲所说的早有安排，就是指这个了。

这时雷霆已滔滔不绝的，向儿子面授玄机而雷烈越听越信心大增，手舞足蹈的高声说道：“爹，你果然深谋远虑，我这次想输多没机会了！哈哈……”究竟雷霆向儿子说了什么玄机令他如此信心大增，高兴万分呢？而在雷烈狂笑的同时，大赛场“骨丑先生”的休息室里，两名按摩女郎正微冒冷汗地替床上一名全身皮包骨，又硬又核突，令人毛骨耸然的怪物按摩。

原来此人就是脱掉身外那身奇形怪状战甲的骨丑，可他此时也不比身穿战中时好多少，一样令人见了毛骨耸然。

这时骨丑右旁那位正在按摩着骨丑肩骨的按摩女郎心中暗叹：“唉，遇上这样恐怖的客人。晚上回去定作恶梦。”“要是知道是这样的客人，再多的钱我也不想了，希望这个怪物能让我们早点离去……”而骨丑在享受按摩的

同时，脑中不禁想起了往事……六年前，哥哥已夺得精英大赛冠军，可我苦练了这么多年，没比哥哥少下苦功，不知这次可否一次夺冠。

现在大哥已贵为“墨西哥”总督，威震一方，享不尽荣华富贵，拥有如云美女服侍，真是羡慕死人……想当年，大哥出生于废墟世界，天劫所产生的辐射影响，令大哥出生时像一团肉块，成了无数畸型胎儿中的一个……但爸妈没有嫌弃过他，只对他更尽心照料！

可大哥发育的异常快速，五岁时已异常硕大，同学们都怕他，也连老师有时在大哥开心时都怕他。

而这时我就出世了，可又是畸胎，但与大哥正好相反，我出生时只剩皮包骨头！

生了我们两个畸胎之后，爸妈亦心灰意冷，不敢再次生育了……可我两兄弟长得畸型，被同龄小孩讥笑，没有人肯和我们玩……骨丑想到童年被人讥笑的伤心往事，不禁气道：“哼，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两兄弟一样，可以玩得很高兴！很高兴！”

“而我们也因畸形才练成高深的新武学，哼。所谓的那些正常人，眼睛都生在额头上，只有我们成功时，才会笑脸相看，他奶奶的……骨丑越想越气，不禁高声叫出童年的誓言：“大哥，我一定像你一样出人头地，让全世界的人都要羡慕我们畸形人。”“因为畸形时可以把新武学练到高深境界。夺得冠军，名扬天下……”骨丑越叫越激动，不知不觉已个身沸劲，把身下的床都震垮，连两名按摩女郎部被震飞，晕死过去……可他隔壁所住的赤龙一点不为所动，只是陪父母一起，正全神贯注的看着录影，观察明日敌手雷烈的招式和能量威力……其父看完录影，双眉一皱。张口说道：“想不到雷烈的“新武学”已修炼到如此惊天动地境界，龙儿你可否有法对付。”“是啊！这种‘铀爆’威力太可怕，对手一般都必死无疑，龙儿你的第四级钛极身能否挡得住啊！”其母也担心的接上问道。

“爸，妈，雷烈的武学的确厉害，但任何武学多不是完美无缺的，他必有弱点……”赤龙听完父母的话后回答道。

其母一听，马上又接口说道：“龙儿这次不比以往，你爸爸和雷霆局长部位高权重，这些年来你爸和他又种下不少心病，你要当心啊。”“是啊！现在正是你们这代人的正面决战。相信雷烈出手绝不留情，这定是一场生死决斗。”赤阳；听完夫人的话后，也提醒儿子道。

赤龙听完了父母的话，站起身来，坚定的回答道：“爸，妈，请放心……”“我——不胜无归！”“好！有志气！”夫妇二人听完儿子如此斗志高昂的话，同时赞道：一叮——一当——一就在这这时门铃突然响起，赤龙心想：“咦，这时候了，会是谁呢？”脑中虽想，可动作不慢，已步到门旁拉开了密室的大门。

“龙！”门刚打开赤龙耳中就听到了一声少女轻柔的呼唤声。

定眼一望，高兴的叫道：“姿，你怎么也来了。”“我是专诚来为你打气的！”门外少女一听口答道。

赤龙一听高兴的上前抱住风姿，在额上轻轻一吻，说道：“那真谢谢你了。”而两老一见风姿到未，登时眉开眼笑！

风姿一见室内发笑的赤龙父母，忙上前问好：“伯父，伯母，你们好！”“姿姿，你好！”龙母回答道。而赤阳，见夫人上前答话，就站在那里一直微笑不言了。

龙母这时上前搭住风姿的双肩，开口笑道：“ 姿姿，恭喜你，成为本国医学第一人，并被委任今次大赛的首席军医，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 伯母，我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 你千万别再赞我了…… ” 风姿粉脸微红笑着回答龙母道。

龙母一听，把放在风姿左肩的手，用手轻摸了下风姿的头说道：“ 不，你天才横溢，秀美贤慧，我若能有你这样一个媳妇，实在太好了…… 风姿一听顿时脸红的像苹果一样，不知如何回答。可就在这时，一旁观看的赤阳接上说道：“ 夫人，现在是他们年青人的时间，我们让他们促膝谈心吧！”“ 嘻嘻，对啊，我们可不当电灯泡了，姿姿下次来家坐玩啊 ” 龙母说完把手一举向风姿摇了几下说声：“ 拜拜！” 就忙着和丈夫出门而去而赤龙一见风姿的脸色心想：“ 幸亏爸提醒妈走，不然的话姿姿的脸准要面红到出血不可风姿看赤龙父母离去，一拉赤龙坐在长形真皮沙发之上，关心的问道：“ 阿龙，你有没有受到伤？快告诉我吧！”“ 呵呵，姿姿你放心吧，大剑师的几柄烂铁。伤得了我吗！” 赤龙笑着答道。

“ 但你下一个对手是雷烈，功力和武学都比大剑仙强得很多，你要多加小心啊！” 风姿仍担心的向赤龙提醒道。

“ 姿姿，你不用担心了，刚才我已计算过雷烈的铀爆威力了，以我的第四级钛极身，他根本没法击破。”“ 除非…… 他能击中我的罩门 ”，赤龙向风姿安慰道。

风姿一听，赤龙的第四级钛极身还有罩门可击，马上又问道：“ 阿龙，要是万一你的罩门真被击破…… ”“ 没有可能。” 赤龙不等风姿问完就接道：“ 因为我的罩门只有半寸，它随经脉游走，没有固定位置！”“ 能一次击中我的罩门的机会，是千万分之一，姿姿你现在总可放心了吧！” 赤龙向风姿解说道。

可赤龙你别忘记，雷烈他父亲是国安局局长，他拥有乐土园所有开发的“ 新武学资料 ”。

“ 所以，他会知道你所练的‘ 钛极身 ’ 罩门位置所在…… ” 赤龙听了风姿的话后，也不禁低头沉思起未“ 要是别人掌握资料，也许我们还不放心点，可雷霆为人奸险，定会询私，那我们就不得不防了。” 风姿接口又向赤龙说道。

沉思中赤龙抬头说道：“ 姿姿，我已将钛极身第四级的罩门练到在每个重穴，都不会停留超过十分之一秒，绝难击中，相信在我还没正式使用前，雷霆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资料，他只能从以前资料用先进科技向前推数，不过他绝对想不到我在激战陨石后又令钛极身精进很多。”“ 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会加倍小心…… ” 我也很有信心相信你能获胜，但你可能会受伤，影响到你总决赛时的战斗力。”“ 假若你真受伤的话，希望你能及时接受我的医治，助你恢复最高战斗力！” 风姿向赤龙提醒道。

“ 好，我记住了，多谢你广说着伸手拉过风姿，说道：“ 但你要给我更多的鼓励嘛？” 说着抱住风姿，低头吻住那诱人的红唇，而风姿已闭起双眼，害羞的接受赤龙的热吻。

而此时还有什么比这深深的热吻更具有鼓励呢？正当赤龙抚摸风姿背部的手掌，抚向风姿的双峰时，风姿双手一推，抬头满脸通红的对赤龙说道：“ 龙，够了…… ” 鼓励得太多，会令你分心呀！”“ 现在你好好休息，说完伸头向赤龙右脸轻吻一下，说声：“ 拜拜！就转身离去…… ” 风姿和赤龙这份

清纯的爱，发乎情，止乎礼。

而赤龙见了风姿离去时的神情，心中总觉的有点古怪，心想：“ 姿姿今日神情有点异样，似乎心事重重……可能因雷烈这对于的身份和武学都不简单，令她很担心我…… ” 风姿确是心事重重，但不是全为了赤龙，而有一半的担心是为了现在正躺在床上接受她诊断的玄虎…… “ 阿虎，我已仔细检查过了，你和百变忍者激斗时，令你经脉受了些轻伤，但没有大碍。” “ 现在我已替你重新针灸，可再次镇压住体内的伤势四十八小时！” 风姿向床上的玄虎说道。

玄虎一听，身体已无大碍，忙翻身坐起，高兴的对风姿说道：“ 姿姿，这次我若能夺得冠军，全是你的功劳！” 可玄虎的称赞反而令坐在床前的风姿更黛眉深锁，一副担心重重的样子。

玄虎一见风姿的脸色，又见她低头不语，心想风姿定隐满重要事情不讲，不禁就开口安慰道：“ 姿姿，有什么事你就不妨对我直说，就是对我不利的话，也请你告诉我吧 ”！

风姿听了，把头一抬，面对玄虎开口说道：“ 阿虎我真的为你担心，但白说，你能得到冠军的机会是——零！” “ 这次就算你能打赢骨丑，也跟本赢不了赤龙或者雷烈，因为他们实在是比你强…… ” 玄虎听了双眉一展，笑道：“ 姿姿，你就为此事心事重重，你不用担心了，我的看法和你不同，这次抽签的结果——赤龙对雷烈，就证明我有运！” “ 而我已估计，他俩决斗，就是胜利者，也必定会受重伤。” “ 只要我打败骨丑时受伤不重，而又可以得到你的及时医治，相对地，我的机会就大得多了！” “ 唉，你的个性还是跟从前一样乐观，可太乐观和太信运气，都是不切实际的行为啊！” 风姿听完玄虎的话后说道。

“但你也可能抹杀这个机会的可能性啊！” 玄虎听了额眉一皱笑道。

风姿一见玄虎如此坚信，低头想了一下，握住玄虎的手说道：“ 阿虎，答应我！” “ 不要太勉强求胜，必要时放弃争夺，保住性命，在谋后事…… ” “ 不，姿姿，此战在我的这一生中，已是破斧沉舟之战，不成功，则成仁！因为战败之后，我将失去前往‘无限岛’的机会，所以我宁可战死，也不愿求生。” 风姿一听心想：“ 唉，想不到他的乐观个性没变，就连这个固执的性格也仍没改变。” 心想至此不禁开口说道：“ 好罢，你既已决定，我只好认了，现在我回去再配些特效药，希望能增强你的战斗力！” 玄虎听了开口谢道：“ 谢谢，姿姿，本来生为武者，靠外力的帮助，胜之不武！” “ 可我这次不是为名而战，只是为了去‘无限岛，救出爷爷，我很愿意接受你的好意！” 风姿见玄虎愿意接受药物治疗，忙起身说道：“ 那我先回去了，晚点再拿药给你。” 说完就离开了玄虎的个人休息室。

一见风姿离去，玄虎只身盘坐在床上心想，如若真夺得冠军，定要好好报答风姿——但我有什么可以报答她呢了。

而这个简单的问题，在玄虎脑中反越想越乱，不禁摇摇头，收敛心神，全心用在运功之上了。

正当玄虎运功完毕之时，门铃突响，而玄虎听到“ 叮当 ” 的门铃时，心想定是风姿拿药来了忙疾身上前拉开门道……可玄虎满心欢喜地开门，却作梦也想不到。来者竟是他此生最憎恨的敌人——焚天邪神……

第十三章 基因校对

无限宫，四周环水，玄机尽布。磁极发射装置林立，所发磁力覆盖全宫，形成有如“天幕”一样的特殊光幕保护。使它受神秘磁场的影响，给人一种森阴诡异的感觉。

远远看去，愁云惨淡。阴风凄迷。来人只能凭借盖大总统配有特殊装置的超磁力飞行器方可在宫外特制平台上停靠。

此刻，焚天邪神正独自静静地端坐在控制中心大厅的电脑屏幕前观看四强武功的摄像。

他不断按动计算机控制键，四强叱咤风云，武功一招一式又如身临其境般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观摩着、沉思着，不知不觉又想起自己的心事：奇怪，玄虎这小子不知是什么来路。

上次在密宗圣地布达拉宫那一掌，我已蕴含了 200 摄氏度极火的功力，就算是玄虎有佛光护身，但吃我这一掌也受伤非轻，那伤势就算是他运功自疗。恢复功力，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功力也会大打折扣。

谁知他却象毫发未伤一样，过关斩将，竟能打入四强，莫非……焚天邪神不禁回忆起掌击玄虎时，突地感觉到玄虎 DNA（遗传基因）很特别，是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呢……朦胧间，他忽然觉得他对这种 DNA（遗传基因）很熟悉，熟悉得就仿佛如自己的基因一样，心念电转，他不禁激动起来，对玄虎的 DNA（遗传基因）是不是和我相同或很接近呢？不然，自打一掌印上他的身体，他的 DNA（遗传基因）怎会令我有一种莫名的异样感觉，他越想越兴奋，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对，何不用电脑比较一下，搞个清楚。

他凭记忆把玄虎的 DNA（遗传基因）资料输入电脑，经过反复运算，不久玄虎的 DNA（遗传基因）排列出现在屏幕上。

邪神再把自己的 DNA（遗传基因）资料输入电脑。

他一边操纵电脑，一边心里思绪飞转，他会不会是我的亲人？想到这里，邪神的心情不禁骤然紧张起来，假若他真是我的亲人，那么他。还有玄博士……我这么做，要是真的错杀，那么我将成了一个什么人，六亲不认，禽兽不如……，邪神不敢再往下想，在电脑上对两组 DNA（遗传基因）作出紧张比较。

啊！出结果了，两组 DNA（遗传基回）全无相近之处。

“嘘——”邪神长出了口气，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是，肯定的结果却没有让邪神心情轻松起来，更使邪神产生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团乱麻，在邪神的心里索回，缠绕。

邪神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搞得他这样心神不定。

“唉”，邪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怎地，他又想到自己的心事：我自幼是个孤儿，一直孑然一身，没有任何亲人。

然而，自打遇上玄虎，却给我带来一种亲切感，一种特殊的想不通的亲切感。

我打他一掌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掌下留情？……真想不通。

这一掌的功力，透入他体内，造成的伤势定会令他败在骨丑手下……

当场惨死！

他死了，我便解不开心中之谜……不行！不能让他死，要阻止他出赛！想到这，他急急起身走出密室向自己的超科技作战机而去……乐土国东南郊区，乐土赛场四强休息室内。

玄虎运功完毕后，门铃突响，听到铃声，玄虎心想，定是风姿拿药口来了……。

玄虎疾身上前，满心欢喜地拉开门，却作梦也没有想到，来者竟是他此生最憎恨的敌人——焚天邪神，只见他身带劲风，满身劲气如一个燃烧的火球，面如沉冰威严地站在门外。

眼神怪异地望着他，那周身的热浪，一丈之外也觉的人，玄虎一见，大吃一惊，本能地连退数步，稍怔片刻，方回过神来。

真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玄虎气得青筋暴涨，血脉贡张，他顾不上自己内伤未愈，暴喝一声：“呸！你这魔鬼我正要找你，你却竟敢找上门来！快把我爷爷交出，否则，本少爷将和你拼个同归于尽！”“哼！”焚天邪神显得不屑一顾，面如僵尸，问道：“小子你有什么本事？敢在本神面前这么大的口气？”玄虎瞧见他的神情，目眦尽裂，昂然喝道：“本少爷有拼命的本事！”，话未说完，人已飞出。

玄虎悲怒攻心甫一出手，鼓尽全身的功力，用六神诀中威猛的一招“菩萨灭邪”，不顾生死地狂攻焚天邪神。

刹时，只见人影急转，无数只手，骄掌如狂风暴雨般挟着风声扑向焚天邪神，有如万千菩萨齐降。

焚天邪神见那来势，心中暗想：“来势果然威猛，果然有点门道，可惜碰上了我焚天邪神……”焚天邪神蓄劲不动，他已看过玄博士脑中六神诀的出招资料，破解之法，早已了如指掌。

看着渐欺近身的玄虎，焚天邪神不慌不忙，祭起强大的极火气涡，把玄虎的猛烈攻势全笼罩住。

随即大喝一声：“极火吞牛”，极火气涡挟带疾风，飞沙走石，向玄虎兜头罩去。

眨眼功夫，两招拆过，强弱立见，玄虎的气劲遭极火罩锁分裂，立时崩溃瓦解，浑身脱力，已无法退避……被焚天极火罩定玄虎越转越急，玄虎左突右撞，只见周围全是焚天邪神灼热翻飞的火掌，身不由己，被火气掀得旋转翻添。

焚天邪神看到被掌气罩定的玄虎如陀罗一样，只有招架的功夫，于是提气，将掌力骤然增到300度火力，瞧定破绽处。向玄虎背部重重拍下，心想：“哼！这次本神绝不会手下留情，非要你重伤不能出赛！”碰上这等绝世高手，玄虎像羊入狼口，只觉背部热劲袭体，惨叫一声，身体像子弹一样飞出，射穿墙体，撞入教育部长的房间，将部长房间的桌椅砸的粉碎，“噗”的一声，直摔地面，立刻昏死过去。

房内肥胖的教育部长正在床上和自己的秘书调情，猛然间，随着“啊”的一声惨叫，墙壁“哗”的一声被洞穿。

这突入其来的一惊，吓的教育部长和女秘书魂飞魄散，拉住被子，冷汗淋漓。

他们哪里见过这阵势，女秘书吓得瑟瑟发抖，抱住部长肥大的身躯叫喊起来：“天呀，发生什么事啦？”教育部长惊魂未定，机械地喊：“快！快！”

按警钟通知保安！”“呜——”“呜——”“呜——”霎时，整幢大楼警钟大鸣，保安人员急忙向教育部长房间奔去。

这时，凤姿医生取好药走进大楼，正要走进自己房间，听到整个大楼警钟大作，保安慌张的样子，心中嘀咕道：“咦，发生什么事？”这时奔跑上来的一个保安向她嚷道：“风医生，你来的正好，快去看！出大祸了”另一个保安随后说：“血海先生和教育部长的房间出了事……”凤姿医生闻听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啊！阿虎出事了？”说完向玄虎的房间飞快奔去。

这时，教育部长房间一片混乱，保安从门缝，从破墙洞里纷纷冲了进来。

看着仆卧地上僵死的玄虎，在旁的教育部长怔怔地看着，一个保安用脚踢了踢玄虎，看他没有丝毫反应，不由奇道：“这家伙怎会破墙而入，又僵卧不动，莫非死了？”教育部长和女秘书惊魂甫定，认出了昏死在地的玄虎，对保安说：“他是隔壁四强之一的血海……”一名保安走向前，半跪在玄虎的身边，用手搬动昏死中玄虎的头，对同伴说：“这个家伙平时总是神秘秘，现在天赐良机，正好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说着动手去摘玄虎的头盔，不想，忽然玄虎的护身佛光一闪，强烈的光芒刺得人难以睁眼。

仿佛冥冥中有一种威严的声音在喊：“住手！”凤姿医生奔进玄虎的房间，不见玄虎，寻着声音从破墙洞走进教育部长的房间，看到保安人员举动，唯恐他们识破玄虎的身份，于是边走边喊：“住手！他既然不以真面目示人，你们应尊重他的意愿！”“是的，对不起，凤医生！”那保安诚惶诚恐地回答。

自打凤姿把财政部长起死回生后，人们对她视如仙女，举国佩服，声誉大振，地位崇高。

故国安部官员均对她极为尊重，她的话犹如圣旨，谁敢不听。

凤姿医生来到玄虎身边，先替玄虎套上头盔，然后吩咐保安说：“请安排另一间房给他”“好的，凤医生”一个保安答道，和其它保安一起将玄虎抬进重新安排好的房间。

凤姿医生打发走保安后，回到玄虎僵卧的床边，一摸他背部的伤痕，心中大吃一惊：“呀，背部烧伤的很厉害。”凤姿仅轻轻触摸一下，就险些的伤自己的手。

这时，玄虎渐渐苏醒过来，看到守候在自己身边的凤姿，心中一阵激动，艰难地说：“姿……，是你……”凤姿看着醒过来的玄虎，心里一阵蔽过，她轻轻地问：“虎，是谁伤你的？”玄虎脸色苍白，眼里充满忧郁的神色，怅然长叹道：“唉……”他看了看凤姿，欲言又止的样子期期艾艾的接着说道：“又是焚天邪神这邪魔，突然来杀我！”凤姿心砰砰跳着，听完玄虎的话，有些害怕地说：“阿虎你这次运气好，撞入教育部长的房里，否则那邪神再补一掌，你必死无疑！”玄虎挣扎着坐起，身上的创伤似乎力透心脏，他顺手取下套在头上的头盔，脸上又恢复到他那不屑一顾的神情。

“唉！那邪神也并非很了不起……，两次也杀不了我，证明我有运，性命够硬！”但凤姿和玄虎他们根本不知邪神只不过是击伤玄虎而已，若仅凭玄虎现在的功力而言，绝难逃脱焚天邪神的重击……看到玄虎强忍痛楚，仍强作无所谓的样子，凤姿心痛的眼泪直从眼眶中流了出来，她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地告诉玄虎：“阿虎……，今次的火劲比上次厉害的多……”她看了看玄虎，深思着，心里思忖着用什麼话劝说玄虎，想了好一会，她才道：“阿虎，你这次虽然捡回性命……但是……她缓了缓语气，接着说：“你

这么重的伤势……绝对不能出赛！”玄虎一听，急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他激动地大叫：“不！我一定要出赛！”话未说完，胸中气息急涌，玄虎剧烈地咳起来。

风姿见状大急，心想：“玄虎旧伤未愈，新伤又添，只有马上使他心绪平定下来，抓紧疗伤，恢复体能，焚天邪神灌入他体内的热毒才可应付。

否则，重创之下，又怎么抵御得了邪神热毒的侵袭呢。”想到这里，她奔向剧咳不止的玄虎床边，像一个姐姐对弟弟一样，柔情地劝道：“虎，激动也无补于事，放弃吧，何必去送死。”玄虎激动的紧紧抓住风姿的手，心情难以平静，他对风姿哀求说：“姿，求你，求你帮我，若错过这机会，我终生遗憾……”双眼定定看着风姿，充满乞求。

风姿暗想：“他性子硬，想做的事，绝不肯息心，与其让他带伤送死，还不如成全他，尽力治好他的内伤，让他痛快的去一拼，虽然没有多大的胜机，但总多几分安全。”“唉！……无可奈何之际，风姿只好答应。”我只能尽我最大能力……，但机会不太听到风姿的允诺，玄虎非常高兴，“谢谢你，我很感激。”为了帮助挚友疗伤，风姿倾尽全力，她拿出她最新尖端超科技医疗器械——爆炸宣泄针。

“爆炸宣泄针”类似二十世纪末应用于电器类的晶体管。

但却有它的独特之处，针的前端针尖部分是用高科技聚合多种金属合金炼成的针头，中间针身部分是高合金透明金属针管，里面装满褐色的微量液态炸药，针尾是两根遥控接收的磁极。

使用时，将爆炸宣泄针植入受伤人的各人穴道，按动摇控按钮时，感应磁极引发针体内液体炸药产生爆炸震动，通过震动，引发受伤者身体内的毒素，通过感应磁极，将其宣泄到体外，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当时风姿为了医好玄虎的内伤，倾其所能。为了打消玄虎思想中的顾虑，她让玄虎平卧床上。

一边向玄虎体内植入爆炸宣泄针，一边和玄虎聊天，介绍爆破宣泄针的治疗原理，她说：“阿虎，这次我为你疗伤所用之针，是目前乐土国最好医疗器具，针内有微量炸药，爆炸时的震动，引发你伤势的火劲，宣泄出体外。”“明白了！”玄虎虽觉伤处极痛，但仍显出一付沉稳轻松的样子。

一会儿，玄虎创伤处就布遍了密密麻麻的爆破宣泄针。穴道植针完毕，风姿调整引爆磁极，她对玄虎说：“能否尽泄火劲，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为了分散玄虎的注意力，风姿大喝一声：“准备”接着按动引爆按钮，只听高科技全透明金属管内的微量炸药发出一连串的“波！波！

波！”的声音，随即，玄虎伤处爆破宣泄针的针尾也发出反应，只见缕缕热劲四溢，火蛇般的飞窜而出。

随着“波——！”“嗤——！”“波——！”的声音，玄虎背部仿佛引燃了无数焰火，情景甚为壮观。

这高效尖端超科技的爆炸宣泄针果然厉害，引发玄虎体内极火从针尾宣泄溢出。

转眼间，庞大数量的极火被扯引得冲上半空，在天花板上翻滚乱窜，熊熊火光张牙舞爪蔚为奇观。

风姿简直看呆了，她想不到玄虎体内极火宣泄强度竟然有这样强烈，她不觉失声喊到：“阿虎……你觉得怎样……”火焰逐渐减弱，玄虎急不可待地站起来问风姿：“姿姿，我的情况如何！”风姿急忙拉起玄虎的胳膊，立

刻替玄虎把脉观察伤势。

一把脉，然而结果却令凤姿大夫所望，似乎，爆破宣泄针宣泄出的火劲比预料中的效果还差很远，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玄虎道：“唉，你只宣泄出 100 度火劲……”顿了一顿接着又道：“加上先前潜伏的 200 度伤势，现在共有 400 度火劲在你体内……”玄虎一听急了：“啊！400 度，”他问凤姿道：“那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凤姿右手托腮，思索着下一步的治疗手法，似乎没听清玄虎的问话，顾自沉默不语。

一会儿，沉默中的凤姿想到新的治疗方案，她抬头望着玄虎，问：“虎，你能否把火劲驱散到各大要穴，”“应该没有问题！”玄虎胸有成竹他说。

他向凤姿握紧拳头摇动着，胳膊上肌肉条条暴露，给人一种孔武有力的感觉。他拉着凤姿说：“我运起六神诀，先以‘观音乱’劲气将极火逼到各大要穴，你替我落针，然后我再用‘罗汉御’劲气把极火从针尾宣泄出去……这样做，百无一失，事不宜迟，立刻开始吧！……凤姿虽然觉的心里没底，但一时半刻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来，只好依玄虎所说，准备动手。

蓦地，她一抬头，忽然发现楼房天花板被玄虎宣泄的极火热度溶成一片凹凸不平，于是她忙喊玄虎：“且慢！你先看上面……”“喔！”玄虎一看这情景，惊的也叫出声来：“哦，黑糊糊的，竟然会变成这样，想不到邪神极火如此霸道。”凤姿心有余悸，怔怔望着天花板说：“幸好这房间的构造采用的是上等的防火材料，否则早已发生火灾……”她想了想，用询问的口气问玄虎：“如果再在这个房间宣泄火劲，天花板必定承受不了，我们先换个地方吧！”说着起身和玄虎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尽头，打开一个房间的门。

只见诺大的房间内，宽敞明亮，室内布置富丽典雅，室中有一很大的水池，一泓清水，晶洼透澈，波光粼粼，靠池一侧墙边，是几块已石或雕凿，或天然。

而墙上两尊水兽的口中吐出一帘清水，跌落石阶之上，与从墙缝下流出的清水汇合后从台阶上高高跃入池中，形成一条宽阔的瀑布，置身其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室内靠近大门两边，几盆热带绿色观赏阔叶树木或摆放在假山旁，或摆放在人造假石旁，将整个房间烘托的既静温典雅，又富丽堂皇。

玄虎一见大喜，脱去衣裤，只剩一条子弹形裤叉，走入池中，水凉丝丝，深刚及膝，人坐其中，那种凉意直沁心脾，玄虎想：“刚好藉冷水来抵御体内部分的热气。”刚准备妥当，凤姿在外轻扣房门问：“准备好了吗？”“姿姿，可以进来了”玄虎说。

凤姿推门而进，看到上身一丝不挂的玄虎，双颊泛红。看着凤姿微红的脸颊，闪烁不定的眼睛，玄虎心中疑道：“咦，怎么口事，姿姿怎么会羞红满面呢？”这真是“当局者迷。”玄虎和凤姿在少年精英院青梅竹马，而现在正处于青春年华。

风华正茂的阶段。

“世上哪个少女不怀春，”凤姿对玄虎心有所属，现个肉搏相见，少女特有的矜持令凤姿害羞，而玄虎却一头雾水，不懂凤姿的心理。

“杨花榆荚无才思，化为漫天作雪飞”，不解其柔情。

凤姿低头准备好灸针，调整好遥控器，对玄虎说：“虎，灸针已准备妥当，你可以开始了”“好，我现在就运起‘六神诀’，你等候我的指示吧。”玄虎说完，双掌翻飞，池水顿时被鼓荡的水声阵阵，翻卷激荡。

时间不长，“观音乱”气劲将极火逼至体内各大要穴，400 摄氏度的热力，将诺大的一池冷水烧得沸腾起来。

只见整个房间烟雾四布，倘若不仔细看就根本瞧不出清人的立身所在。

相对地，痛楚亦大大增强，玄虎周身肌肉抽搐，脸部扭曲变形，可脑中复仇的意志使他支撑着痛苦。

风姿看到玄虎那痛楚的样子，仿佛感同身受，紧张的紧咬着嘴唇。

忽然，只听玄虎“啊——”的一声长啸，身影一虚，挟风带水，破池而出，在空中翻转腾跃，数个翻身，玄虎降于池内，背对风姿，斩钉截铁的道：“姿，来吧！”风姿紧张得大汗淋漓，听到玄虎喊声，手握灸针，不敢怠慢，抬手以独门“神凤抖羽！”手法，手起针落，悉数散布在玄虎周身各大要穴。

灸针甫触肌肤，玄转通红，可见其温度之高，见此情景，风姿大喊：“虎，快把各要穴的极火，从针尾宣泄出来！”“嘿，罗汉御！”玄虎大喝一声，运起六神诀中的罗汉御劲气。

这时只见玄虎，通身透明，极火在体内各大穴脉间如火蛇一样游走，寻找宣泄口。

玄虎载指膛目，翻转滚扑，仿若一只残杀搏斗中的猛虎，吼叫着，跳跃滚扑着，几个旋转，“哗”的一声又没入池中，只激得水花四溅。

风姿大惊，忙俯视池边，欲看个究竟，忽听玄虎在水中大喊：“姿，我感到这次宣泄的极火，不像刚才那样直冲上半空，而是四散激射，你快找个地方减身，免被波及！”风姿闻言，急俯身伏下。

蓦地传来惊大的巨响和无比强大的震撼力，池水被激的四散飞溅，数不清的火柱从中暴喷激射，有如小型的海啸山崩，核弹爆炸，确实惊人无比。

躲于一旁的风姿，眼看着池水如潮水一样铺天盖地地向自己迎头罩下，吓得话都说不出，心里惊恐地想“哗，好可怕……”，本待立即躲避，却见那池水，尚未落地，已于半空中转化为水蒸气。

风姿急忙起身，查看玄虎动静，定睛往池中一望——“我的天！”她惊的大叫起来。

原来诺大一池清水，在玄虎功力逼迫下，宣泄出体外的极火已把池水蒸发殆尽，池底更干涸得呈龟裂状！而中央所站的玄虎全身更是赤红一片。

两个人回到房内，风姿再次为玄虎细细诊察，但结果又令人大夫所望，她看着玄虎呐呐他说：“唉，阿虎，你这次亦同样只是宣泄出了 100 摄氏度的火劲……”此时风姿心情痛苦的无以复加，她自己感到深深内疚，流着泪继续对玄虎说：“枉我饱读医书，努力地把古今两大医学合成一门，但竟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姿，别胡说。”为了安慰风姿，玄虎强忍着分散体内一百零八穴极火烧的痛苦，笑着说：“世事又岂能尽加人意，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无须再过自责！他替风姿擦去眼泪，双手抚住风姿的肩膀继续说：“你能替我泄出体内 200 摄氏度的火劲，已经很了不起，这次我潜入乐土国幸亏遇到你出手相救，我才拣得一命，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况且我体内早有 200 摄氏度旧患，现在多加 100 摄氏度，不会对我造成太大负担，你看……”说着话，玄虎从床上腾空而起，用“雷神疾”——“诸神分体”功法，在房内四处跳弹疾走，矫若游龙，完全不像身负内伤的样子。

但看着呆坐在床边的风姿，又马上翻身坠落床上，笑着说道：“哈哈，姿姿，你瞧，鬼都不如我灵活有劲，放心吧！”风姿早已看出玄虎是强以内

力镇压伤势，故作轻松来安慰自己。芳心更感难受，梨花带雨般地扑向玄武，痛哭失声，断断续续他说：“虎……你真傻……呜呜……”真是愁思百结。肝肠寸断。

玄虎紧紧地拥抱着凤姿，抚摸着她的头发，幽幽他说：“姿姿，能够得到你的衷心帮助，已是我最大的荣幸！今生今世我还有、可求，放心，我身体现在已无大碍，决赛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准备听我的好消息吧。”凤姿满心想阻止他，也无用处，她知道他的性子，九牛不回，今日决赛，各路英雄汇集，高手如林，玄虎即使没有内伤，心中尚且没多大把握，现在何况又连番遭受焚天邪神的极火……旧患新伤，在龙争虎斗的赛场，取胜的希望真是太渺茫了……凤姿越想越急，越急越愁，眼泪止不住，直像黄河之水，狂泻而下，玄虎只能好言相慰。那情景真好似生离死别……时间不觉到了中午……盖天广场是乐土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那穹窿状的架构伸向天宇，广场正中，盖天总统的铜像栩栩如生地站在基座上，两边是贵宾观赛席，背后是宽大的电脑荧屏，接近中午，场内已是万人空巷；拥挤的水泄不通，群众情绪高涨，热闹非凡！

广场内看台上人声鼎沸，议论纷纷，互相询问各自的赌注。

一位时髦女郎大笑着问她的同伴——一位长发披肩、淑丽典雅的美丽少女。

“喂，你买哪边赛道上的呀，我看你不如把钱都用来捧靓仔赤龙的场啦，这次冠军非他莫属。”披发少女手里搂紧自己的钱，摇着头说：“我才不像你那样急啦，就是买，我将买高大威猛的雷烈，他才是保证夺冠的人，算啦算啦，咱俩想法不一样，我不同你商量啦。”那边一个眼戴墨镜，梳大背头的肥胖男子正和一个瘦的满脸苍桑，有点驼背的老者争的十分激烈。

戴墨镜的肥胖男子说：“我买定血海，肯定大爆冷门！”驼背说：“我用全部家产买中雷烈，背水一赌！冠军除他还会有谁？”转播厅内，男播音员用他那沉雄浑厚的男中音开始播音：“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现在精英冠军准决赛的直播即将开始。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确切消息：个次大会设在魔岩火山，安排了两个特别场地，以供比赛。”“对呀，现在两组参赛者正向目的地进发！”女播音员接着男播音员话音后说。

这时，男播音员故意做出一付神秘的样子说：“另外尚有一则小道消息”他停顿一下，然后一脸严肃，一字一句他说：“据酒店方面透露，A组血海先生昨日在房内突然遇袭，幸好未有造成严重伤害，仍能出席参赛！”广场的观众听到这则消息大哗，一个戴近视镜的矮个男子拿着手中的赌票，吓的大喊：“我这是怎么啦？朋友曾告诉我买这赌票会亏啦，我怎么竟昏了头，拼尽老本要买中他的赌票，这下可要倒霉啦……”旁边一个歪戴鸭舌帽，身穿黄色了随衫的青年为自己没有买血海的赌票而暗自得意，他微笑着对发呆的带近视眼镜的矮个子说：“傻瓜，早就叫你听我讲，要买中骨丑，你偏不信，非要买什么见鬼的血海，我要是相信了你的话，真要输的光光了”正乱吵着，忽然听到女主持人惊喜的声音：“呀，收到那边的讯号了，两组参赛者即将抵达魔岩火山……”大家屏息静气，两眼盯紧盖天总统身后的巨大屏幕，这时男主持人声音传来：“我们会为大家现场直播这两场精彩赛事，各位千万勿错过观看，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赶往比赛现场的两组比赛人员的现场直播……”电视屏幕上出现一架大型运输直升机，那旋转的螺旋桨，卷着疾风，驱动着大型直开运输机向远处白茫茫的火山飞去……直升飞机

内，搭乘的人员有：雷烈、赤龙、赤忠及一众工作人员。运输机前往赛场，沿途均是一片寂然。大家安然端坐，各想各的心事，忽然雷烈冷寂的看着赤龙发话道：“嘿，为什么那么大一个人做什么事都要管家跟出跟入的，你是害怕我把你打的屁滚尿流时没人给换尿布呀？”雷烈的冷嘲热讽，把赤忠的肺都要气炸了，但看主人安然不动，又不好当场发作，正气的要死，却又听雷烈嘲讽起来：“喂，驼背佬，你身为管家就是负责打点一切，你有没有替你家少爷买日棺材呀，看你的样子，大概是没有忘记照你家少爷的身材量一下棺材的尺寸吧？”“奥，我忘记了，被我铀光球射过的人，全都是死无全尸，灰飞烟灭，根本就不需要棺材，哈哈……”雷烈说完，肆意地狂笑起来……

“唉，”赤龙但然靠在座椅上，似乎是在跟管家赤忠说：“忠伯，有人吹牛吹过了头，我看他铀光束的力量也没有现在满嘴喷出的臭气犀利，这才真是又臭又难顶的绝顶功夫！”赤忠听后，并未答话，只会意地笑着。

雷烈出言相激，本想令赤龙难堪，谁知赤龙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反而弄得自己一肚子气。他恼怒地看了看赤龙，心里暗想：“小子，先让你狂，等下比赛时本少爷再好好的折磨折磨你……”先放下这边不提，再说另一组比赛人员，在直升机出发的同时，也乘做一辆专车同直升机一起向赛场方向同步前进。

路上遍地都是白皑皑的积雪，但专车车轮安装了防滑系统，可在雪地上飞速前进，车内坐着血海。骨丑及一众保安人员，舒服的车厢内，在豪华的座椅上，骨丑一会飞腿抡臂，一会扭腰摆头，边作热身运动边眯蝶不休……

“妈的，昨晚想寻两个漂亮的妞儿好好按摩一下，谁知那两个妞儿好像没吃饭似得，捏的老子周身都不舒服，唉，没办法，现在还是老子自己松一松好过。”骨丑为了刻意显示自己的异骨能力，一会把头扭转向后背，一会把自己的骨骼搞的咯咯作响，一会又把自己的双腿扭拼在一起，招招诡异怪绝的动作只把车内众人看得心胆俱裂，惊呼骇然，唯有玄虎视若无睹，神态冷漠。

看着玄虎那做然孤寂的神情，骨丑气的七窍生烟，他狂怒地吼道：“喂！喂！铁头佬，你做啥老戴个烂头盔，扮的神神秘秘的，装鬼吓人呀，不露出真面目示人，哦！哦！我知道了，定是你怕打输以后被人认出，没有脸面见人。”玄虎象睡着一样，对骨丑的羞辱连理都不理。

骨丑自讨没趣，但仍不死心，继续挑衅地问道：“喂！铁头佬，我跟你说话呢，你凭啥装聋作哑，你两耳聋了吗？”玄虎冷冷地斜了他一眼，仍旧保持沉默。

骨丑见激将法不成，只好提高声音，自打圆场：“妈的，十问九不答，本少爷今天高兴，关心关心你，想问你还有没有别的人认得你，在你死后好给你认尸。”玄虎坐在座椅上安然不动，像入定一样，但他心里却响咕着：“骨丑这怪物果然没有叫错名，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丑！”而此时，焚天邪神通过电脑屏幕也在密切注视着参赛人员的一举一动，看到电视荧屏上呼啸急驶的直升机，风驰电掣的专车，正在向比赛现场疾驰，忽然在屏幕上出现了威严静坐的血海和飞扬跋扈的骨丑，看到血海镇定自若的神情，焚天邪神感到大惑不解：“咦，奇怪了，这个于两次中我极火之掌，受伤极重，仍能赶去出赛，真是不可思议……”，他又想：“哼，我第二次打伤他，是想留他一命，谁知这个浑蛋却不懂我的用心，仍然坚持前去送死，这样一来，害得我解不开那特殊感觉的谜团，真是可恨！”焚天邪神越想越气，不知不觉中火气发作，左手深深地抓进座椅的扶手时……

第十四章 极地之战

魔岩山位于乐土国西北，是一座死火山。

由于火山多年窒息，因此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积雪，山顶一片死寂，没有一点生气，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摄氏度，根本没有人类居住。

常年不断的大风，卷起积雪，形成雪暴，连一只飞鸟也不能停留。

山头终年迷雾缭绕，人们很难看清山上的样子，即使是四周晴天丽日，但魔岩山始终披着一层揭不开的面纱，雪暴肆虐山间，吹打在山顶的岩石上，发出一种可怕的鬼哭狼嚎的声音。

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它叫做魔岩山。

经过急行，比赛人员于当天中午赶到魔岩山，比赛专车到达后，另有一批提前赶到的工作人员上前迎接。

车门开启，怒吼的暴风雪把众人刮的肌肤生痛，血海，骨丑等一众人向比赛地走去，冰寒透骨，消解了玄虎体内极火的温度，玄虎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可骨丑去却恰恰相反，反而需要运功御寒，他看着前面疾步如飞的玄虎，心下思忖：“又不是在高热场地比赛，走那么快做甚？”由于魔岩地区气温太低，呼啸的风雪令记者们实在难以适应，他们只好放弃采访，只能瑟缩在车厢内拍照。

众人走到山脚下，只见一台超科技升降机静候以待。这时，一名身穿特殊保暖服的特别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向玄虎、骨丑交待特别注意事项。

“两位参赛人，有件事须提醒你们注意……”当升降机越往下降时，温度同时将会跟着下降速度逐渐提高，请两位做好心理准备，随时运功抗寒。”骨丑一听不高兴起来，没好气地对工作人员说：“妈的，区区小事，老子早就已经知道，犯得上这样哆嗦！”升降机“轧——”“轧——”地向下滑行，进入山洞里面出现一条人工开凿的隧道，众人乘升降机缓缓下降。

洞内一片漆黑，看不清四周的景物，沿途只有些微弱的灯光，作为引路之用，隧道仿佛是一个无底深渊，升降机走了很久也未见尽头。

魔岩火山虽是一座死火山，但却形成三种奇特景观。

上层的火山口，由于常年受风雪吹袭，寒气长期积聚洞内，不能消散，经过长时期的积聚，使火山口形成一个奇寒的氮穴。

中间是一层沉淀积聚的火山灰。

下层的地心溶岩，因长期没有火山爆发，以奇热气无处宣泄。渐渐形成一个极热的氢窟。

升降机下降了十五分钟后，氢窟的氮气使人渐感难受。这时，玄虎体内的极火似生感应，在体内四肢百骸到处乱窜，玄虎渐感极难忍受。

而这时骨丑却因肌肉和脂肪极少，不受热气影响，显出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

越往下降，情况越糟，玄虎头上所戴的金属头盔，竟像烙铁一样烧的头部，令玄虎感到头晕脑涨，急运内劲强讳胚住体内极火窜动，进行抵御。

升降机又下行几分钟，远处才渐渐出现两团橙红的光芒，烟霞从中冒出，参赛的两个洞口到了。

升降机终于停在洞日，通向洞口，有两条栈道，工作人员对两位参赛人说：“对不起，升降机只能到达这里，请你们二位各自选择洞日进入氢洞。”自古到今双方绝斗有这样一个忌讳：“在各自不熟悉对方功底的情况下，谁先熟悉牙。占据了有利地形，谁就掌握了战机。”当然玄虎、骨丑更明白其中的含义。因此，不等工作人员把话说完，骨丑二话不说，一马当先扑向洞口，想打量好地形，以求夺取先机。

玄虎也不敢怠慢，急展身疾飞。

然而刚逼近洞日，洞口炎热的气浪骤然向玄虎袭来，玄虎热汗顺颊而下，但他不敢稍做停留，一边疾奔一边暗忖：“这氢窟似乎影响不了骨丑，我先输了地利……”一边想一边脚下用力。

放下玄虎、骨丑打探地形，夺取比武先机不提，再看赤龙和雷烈乘坐的专机现在也抵达火山上空，机舱内人员都做好了准备，管家赤忠手抚赤龙臂膀叮嘱他：“阿龙，自古道：‘骄兵必败！’千万不可轻敌。”赤龙感激地看了赤忠一眼，充满信心他说：“嗯，我自有分寸！”机舱开启，赤龙、雷烈双双扑向火山口。

激战即将开始，这一战，不仅关系着两人的出线机会，也影响着两人父亲的荣辱尊严关系。因此，这一战至关重要。两人谁也不敢冒然轻敌。

赤龙一边疾奔一边想：“父亲与雷霆一直是针锋相对，互有心病，想不到我与雷烈这一代也是水火不相溶……，这真是天意。”正想着洞口内蓦然不见了雷烈，赤龙不禁惊异地叫了一声：“咦！”，没等他回过神来，随着雷烈的吼声：“蠢材，比赛早已开始，让我送你早点入洞吧”“波——”的一声，赤龙右肩已狠狠地中了雷烈一掌。随着惯力，赤龙急速向氢窟洞底坠去在屏幕前观战的赤阳夫妇看到儿子遭到暗算，心中一紧，赤阳一拳击在面前的茶几上。心中喊到：“好卑鄙，竟然暗箭伤人，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雷家竟会出现这两个畜牲。”这边赤阳气的咬牙切齿，但在另一边电视屏幕前的雷霆却看的大笑起来。

“哈哈！兵不厌诈，好，不亏是我雷某人的儿子。”就在乐土国，两大巨头观看儿子们决斗时，骨丑已一路疾奔，首当其冲，抢先步出洞口，看着玄虎还未到，骨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几个起落，跳到另一边玄虎的出口处，他附耳贴到洞口上方的石壁上，心说：“看我听一听他是不是比我先到了”，原来骨丑懂得“附壁听声”之功。

这时玄虎受内外热力煎熬，速度较比骨丑慢，但此时也快到达洞口，他一路疾驰，根本不提防会遭人暗袭。

骨丑攀附在石壁上，屏息等待，运气于手掌，忽见人影一晃，骨丑瞅准时机，狂笑一声：“哈哈，蠢猪，等本少爷将你一招了结”，说毕，对准玄虎，俯身急插，竟想把来者一分为二，轰成两段……骨丑一袭得手，心中狂喜，但笑声刚出，脸已惊得变了颜色……原来骨丑一招“驱魂惊魄”乃倾尽全身功力，凝聚双掌，陡然双掌胀大十倍，原本骨筋暴露的双掌，此时竟然幽光莹莹，阴森恐怖，掌力千钧。一掌下去，就是金刚之体也将碎为菌粉，何况玄虎乃血肉之躯，可见骨丑这一掌是致玄虎于死地。

就在骨丑双掌拍向玄虎的一刹那，印到玄虎身上的双掌却倏地感到所击物体触感不对，定睛细看，原来只是块磷峒巨石，堪堪调息，想将功力收回，但双掌劲力已发，只听一声巨响，憾天动地，霎时，只见被掌击中的碎石如星暴爆炸，石雨乱飞，尘埃迷漫，天地变色……骨丑脑中念头一闪：“大

事不好，老子乃中血海这小子抛石问路之计了……”但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尘埃飞扬中已猛传出玄虎一声暴喝：“嘿！怪物，让你尝尝本少爷六神诀的威力吧！”只见人影翻飞，玄虎凌空踢出“雷神疾”中的一式。“雷神朝天”——双脚带着凌厉劲气倏然攻到。骨丑只想暗算别人，没提防反遭人算。玄虎这一式“雷神朝天”击来，胸部已堪堪踢个正着。

“啊！”只听骨丑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人像出膛炮弹，带着疾风直射洞顶，只撞的洞顶顽石像挟风的暴雨倾泻而下，人随着激射的石屑像球一样反弹到地上，余力又将地面的一块巨石击得粉碎，可见玄虎这式“雷神朝天”也十分了得但骨丑落地的一刹那已运起独创的新武学“异骨突变”护体，可为时已晚，玄虎已把握时机，将“雷神疾”中的“雷神点兵”、“风雷撼岳”，“雷火惊神”、“雷震天庭”四式刚柔济进——连番攻至，登时，骨丑只见周身尽是诸神法像转动的影子，玄虎击前攘后，向骨丑全身九大死穴攻至……但骨丑也非庸庸之辈，在精英大赛中能攻入四强，可见功夫也有过人之处，正当玄虎以“雷火惊神”快速击中“紫宫穴”时，骨丑眼见有机可乘，忙以一招“已蟒御劲”卸去击中穴位劲气，鼓劲一纵，跃出三丈有余，突出玄虎掌力围锁，但仍惊魂未定，暗运内劲调息，相平息被玄虎所踢胸日引起的血气翻腾……心中暗想：“这……这小子腿劲好猛，一交手击出一腿就有千钧之力，不可小觑……”按说骨丑潜身洞外，屏息静气，施以暗袭，提防之人也难察觉，“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了玄虎的大亏，玄机怎么泄露的呢？原来刚才玄虎一路狂奔，忍着氢气的高温 and 体内极火的焚的来到洞口，将步出洞日的一刹那，瞥见前方掉落一枚小小的石屑，惊的玄虎猛然站住，他冷静地想了一下，心说：“骨丑这家伙阴险奸滑，可能有诈……还是小心为妙。”他忽然望见洞壁四周奇形怪状的岩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只见岩壁边一块奇形已石投到地上的影子正好和自己的身影相似，何不用它做为屏障，只见他运劲于双臂，轻轻举起已石，高举过顶，一个箭步蹿向洞口。

这招果然灵验，玄虎举着已石狂奔，巨石投射出来的倒影，扰乱了骨丑的判断，骨丑袭来一掌的劲力全部拍在岩石上，一刹那间，给了玄虎袭击的机会，高手比武，胜负就在这一刹那间，骨丑判断夫误，焉有不吃亏之理……这时骨丑已暗自调好气息，准备迎战，玄虎也回四式连击被骨丑化解，忙收劲自防，伺机进攻，只见两强争雄，激战在即……此时，守候在超科技屏幕前的风姿，通过满布在洞内能抵御高温的自动摄影机将洞内情景看的一清二楚，刚才遇袭一幕，扰得她惊魂未定，但看到玄虎化险为夷，方稍许静下心来，她愣愣地想：“如我所料，阿虎为防极火伤势恶化，采取速战这决的战术……”但他看到玄虎激烈攻势对骨丑并未凑效，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心中暗想：“如果阿虎短时间内收拾不了骨丑，体内被压制的极火伤势一发，必死无疑……”这边玄虎赛事吉凶未卜，另一边的赤龙又令风姿忧心忡忡起来……再说赤龙一分神之间，被雷烈瞅准时机，铀光球出手一击把他击进火山口内，赤龙一惊，急提气抵御，无奈冲势太猛，收不住坠势，冲撞数次后才消解撞击力，他没料到雷烈竟会用这一歹毒手法，施以暗袭。他跌落地上的刹那间，他恨得牙根痒痒的，心里骂道：“妈的雷烈这畜牲真是太奸诈了……”雷烈暗袭得手，得意忘形，向下跌的赤龙吼道：“嘿嘿，小子，你有什么高招都使出来吧！”说着，一式“覆天盖地”乘势而上，铀光球连接出击，以雷霆之势向赤龙压下，欲置赤龙于死地。铀光球挟带耀眼的辐射极

光堪堪击到赤龙身上，只见赤龙并无运劲闪避，一见这怪异反应，反而令雷烈面色一沉，心说：“不好……”果然，只见漆黑中橙光陡现，铀光球已被赤龙的‘钛极神罩’挡御开去。

原来赤龙从资料中知道铀光球的厉害，见雷烈推动铀光球连连攻来，一时不敢大意，立时摧运起七成功力，大吼一声：“钛极身第三极——蓝钛极”随着吼声，劲气陡涨，钛极气霎时在赤龙周身形成一层橙黄色的钛极保护气罩，使赤龙险险躲过雷烈致命的一击。电光雷火，刹那间烟消云散，赤龙鄙夷地看了暗处的雷烈一眼，讥刺道：“哼！别急着送死！这里还不是我们的真正比赛场地。”说罢，头也不回，提气纵身直往深处进发，本已占了先机的雷烈，因一击夫误，痛夫良机，恼羞成怒，飞身直上追赶赤龙，心里恨恨地想：“小子，别张扬，嘿，待会这氮穴将会是你的葬身之地！”超科技大屏幕前，雷霆仰坐在座椅上，悠闲地手握酒杯，一付洋洋得意的样子，看到屏幕上赤龙迎击的一幕，心花怒放：“这小子的招势果然在我的估计之中，一出手就是钛极第三级，嘿嘿！当你运起第四极时，便是自己的死期了……”雷霆越想越得意，把玩着手中的酒杯，似在为自己的神机妙算掌握先机而庆幸，又似在向赤阳示威。想到赤阳，他更是喜形于色：“嘿嘿！赤阳这老鬼，想和我斗，还差的远呢，老子会让你到死都没有儿子给你送终，那情景，一想起都大快人心！哈哈……哈哈……”雷霆越想越高兴，仿佛冠军就是儿子的啦，想到赤阳一败涂地的情景，忍不住从心里笑出声来。

再说氩窟比赛现场，骨丑刚刚拿捏成式，“雷神疾——风雷撼岳”随着声喊，玄虎人影挟着疾风已神速杀到，那气势仿佛狂风从天而降，又如雷神面目狰狞地驱动雷火四处围击山岳振撼，草木尽折，霎时只见狂风大作，尘暴四起，沙石纷飞。玄虎攻势虽快疾无比，但骨丑已把握战机，看准来招闪转腾挪，急急避让。玄虎求胜心切，连连摧劲“雷神疾”六大招式，连贯出击，攻的风雨不透。但骨丑身法轻灵，又具有异骨，因此翻扑跌滚，令玄虎攻来的六大招式俱击成空……一见六式用尽，玄虎心念急转，手掌翻动，催起“观音诀”一声大喝：“观音乱影”，声出招起，仿如观音临世，千手千脚，影象万千，眨眼间已攻出无数漩涡暗劲……骨丑做梦也想不至！玄虎临战变招，慌舌、之中，背部已被漩涡暗劲强猛击中。

想这“观音乱影”惨悟至观音降世之时，以千手千脚解救众生。招法无边，因止，此招一出，威不可阻，骨丑吃这强猛一击，那里承受得了，只见人影倒飞，重重撞向地面岩石，背上那奇形怪状坚固异常的战甲亦崩裂成无数碎片。

骨丑遭此重创，还未等反应过来，倏忽风声又至，骨丑急忙强忍痛楚，以其异骨能力，诡异身法，蹿奔于气漩之间，竟成功地脱身而出，逃出“观音乱影”的攻击范围。

玄虎奇招无功，急急收劲，但功力余势未止，所过之处沙石四散激飞，地面凹陷爆裂，那阵势把本已脱身的骨丑看的心里也不禁捏了一把汗。

玄虎急攻中因连催两诀，耗力甚巨，又猛劲上功，回力不济，急运气调息，但骨丑根本不会错失良机，乘势抢上，猛招急至。

玄虎只好急提腿招架，但骨丑身法灵巧，不作交锋，闪身跃上半空。在空中翻身一挺，人如鹰袭扑向玄虎，运足功力使出独门绝式“神缠八式”，双腿如蟒蛇一般缠住玄虎双臂，劲力凝聚十指，仿如铁爪狠狠向玄虎头部抓下。

口中狞笑道：“小子，你这么爱装神秘，老子就让你的头和铁盔一齐粉碎……”这时玄虎在骨丑罩定十指内力的挤压下，撕痛欲裂，心中大惊，忙运“六神劲”全力抗拒。

骨丑正全力施为，陡地惊觉玄虎周身佛光暴射，烈劲四溢，无形劲力压体生痛，心里暗叫不妙。待欲调聚功力，不想玄虎内劲充盈满注，汹涌澎湃。骨丑劲力稍怠，玄虎双臂鼓劲疾吐，随着“碰！”的一声巨响，玄虎竟硬生生震脱骨丑锁缠。随即反手一击，“如来破甲”把骨丑击的像离玄箭一样，射向洞壁。岩石被撞的纷纷碎落。

玄虎一招：“如来破甲”拳力千钧，雄浑惊人，骨丑只感五脏欲裂，痛苦的无以复加，惨叫飞退。……300 对玄虎的进攻，此时的骨丑仿如惊弓之鸟，只会不断闪避。玄虎穷寇猛追。

骨丑不得不继续东逃西窜，直奔地底深处而去。就在这一追一逐间，二人在不知不觉中已达到了火山更深处。四周温度不断增高，蒸霞弥漫整个山洞。

玄虎只觉皮肤被炎热气流蒸烤的赤痛干裂，体内水份急速蒸发。但他不敢松懈，继续追赶逃窜的骨丑，丝毫不觉脚下所传的灼热，原来他们已深入火山的第三层——充满灼热岩浆的氢窟……此时在赛场外，盖天广场的巨大屏幕下，观看比赛的人们也女口醉如狂，这场惨烈的比赛，不仅牵动着观众的心，也决定着他们筹码的输赢，因此，他们发疯般地各自为自己的赛手呐喊，看到玄虎将骨丑打的东窜西逃，押玄虎赌注的戴眼镜的矮个少年激动的抡臂狂喊：“好呀，赶尽杀绝，将臭排骨佬轰成骨灰！”说完用手臂狠狠地撞了一下他身边戴鸭舌帽的同伴，兴奋地对他说：“你瞧，血海受袭后依然功力十足，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我看你这下可是真的输定了。”戴鸭舌帽的少年此时已心惊肉跳，再一听到同伴的讥讽，急得冷汗直冒，他嘟囔着：“呜，这下我真要输个精光了，还要欠大笔的债，这下跳楼都赔不清了……”

第十五章 氮穴袭龙

无限岛上的无限宫内，焚天邪神也静静地坐在超级屏幕前静观这次比赛的变化。当他看到玄虎竟能以六神决震溃骨丑挟带劲气的锁缠，更是大惑不解，他吃惊想到：“奇怪？这小子身负 500 度极火劲伤势，应不能施展出六神决的两式以上，看这情形，他怎么象一点也没有受到内伤的样子呢？……”其实，邪神深居无限宫，怎么知道玄虎在遭他极大伤后，竟能得到医学奇才凤姿相助，已宣泄出 200 度的极火。这时，他看到玄虎追赶骨丑已到达氢窟深处，在心里不觉又恨恨地骂起来：“这蠢材！不在进入氢窟前击败骨丑，错失良机！现在地利尽失，在氢窟内的高热下，定会引发极火内伤，这岂不是自找死路！”玄虎一路追杀骨丑，不觉来到比赛的正式场地——氢窟。甫进，冲天热浪扑面而来，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氢窟内遍地岩浆沸腾流动，火舌于半空中吞吐不休，地面、岩石、洞壁均红光一片，仿佛传说中的炼狱。洞内气温高达摄氏二百度以上，令人呼吸困难，奇热难熬。

原来氢窟里的岩石和岩浆，蕴含着大量放射性的矿物质，矿物质中的

原子与中子发生剧烈撞击，发生分裂；有如氢弹的核变原理不断产生强烈的高热能量。大量的高热能量聚集洞中无处宣泄，形成洞内高温奇热。

受洞内的高热感应牵引，玄虎体内的极火翻腾乱转，四肢百骸，仿如于针锥刺、群蚁啃咬，极火仿佛要爆体而出。

而骨丑凭身形削瘦和筋骨奇特之利，依旧活动自如……。

望着这四周奇热的洞窟，骨丑某柴怪笑，双爪舒伸，蓄势待发，话声阴森森的冲口而出“死亡游戏现在才正式开始！”而此时，魔岩山顶，比赛的另一场地——氦穴洞内，比赛也正在进行……氦穴内，雷烈一路追赶赤龙，也来到了洞口，但赤龙已人影一晃不见了踪影，雷烈紧靠洞内石壁，慢慢移动，生怕遭受暗袭，但等闪进洞内，还是不见赤龙，大脑急速旋转：“这臭小子转眼已失踪影，莫非想匿藏深处突袭……”，他恐防有诈，更小心翼翼向前缓进，但越行越是提心吊胆，不觉中已运起小铀光球凝神戒备。

但就在此时，耳中突听一声猛喝：“无耻败类，本少爷在此已等候多时……”雷烈一听身后喝声急转身形一看，看到赤龙正靠在离他不远的石壁上，悠闲地两臂抱于胸前，一腿曲起蹬在一块岩石上，嘲笑地望着他说：“看你刚才疑神疑鬼，怕得要死！你不怕让人笑掉大牙！”坐在寓所内高科技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赤阳夫妇，看到屏幕内赛场上的雷烈缩头缩脑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赤阳指着屏幕上的雷烈笑着说：“哈哈，这小兔崽子，竟这样胆小如鼠，真没种！”“这次龙儿能令他在观众面前丑态毕露，真是大快人心。”赤阳妻子坐在身边，看到儿子讥讽雷烈的样子，也忍不住一边笑着一边附和。

“嚯——”赛场上雷烈当众出丑，气得恼羞成怒，狂啸一声，手中的铀光球也告出手，击向赤龙。

但赤龙象早已知道他会有此一手，凌空跳跃，转身避过，而雷烈此时在心浮气躁下理智尽失，裁指前伸，盲目地以铀光束密集胡乱射击。

坐在屏幕前观看比赛的雷霆一见儿子失去理智，无端消耗铀能量，气的大喊一声：“住手！别意气用事，远距离攻击根本无法威胁他，只会虚耗你的铀能量！”激战中的雷烈陡地浑身一震，仿佛能听到这厉声喝止，急忙收回铀光束，停止攻击。

原来雷烈耳道内安装了最为先进的超微型接收器，能听到父亲的“千里传音”，停止攻击，乖乖地凝聚起铀能量。

“你以铀能量作贴身攻击，他必定承受不了，到时就会被迫运起更高功力迎战！”雷烈对父亲的分析言听计从，不再作无谓的攻击，飞身抢上。

对刚才雷烈突然停止攻击，赤龙正感到疑惑，不想雷烈已攻近到身前，赤龙忙旋身躲避。雷烈发出铀光球以极近距离轰射，但也只能击中赤龙闪避的残影，而赤龙此时已运起钛极劲气，将打偏的铀光球硬生生地吸回，摧劲反攻，极气反弹，将铀光球反推向雷烈击去……赤龙这一着变化精妙，大出雷烈意料之夕，幸好有其父遥控指挥才能令他临危不乱，急以左掌全力推连，接着顺势一拨，重又延续了铀光球的攻势，由于雷烈的奇招突至，又是近身急击，令赤龙来不及闪避，唯有再运钛极劲气举臂硬挡。一声巨响，只见极气硬撞铀光球后，发出一片耀眼的银色闪光，铀能量威力骇人，赤龙双臂的钛极甲化气劲纷纷溃裂。

洞内的温度奇寒刺骨，寒气袭来，赤龙骤觉双臂急速僵化，心中大惊：“这里的冰冷程度，远在我想象之外……”急忙调运气息，竭力御寒。

而雷烈看出近身攻击，能一击得手。雄心顿长，向赤龙狂喊道：“小子，别再隐藏实力了，快使出第四极钛极身法！”说罢急推动功力，铀光球发出幽幽蓝光直欺赤龙身边，不等赤龙反应，铀光束已疯狂乾插，赤龙心中本已早防有此举动，横身急闪，只见铀光束登时纷纷打在洞壁之上，顿时碎屑横飞，尘埃四溢。

坐在超科技屏幕前的雷霆看到这精彩的一幕，通过微波感应传送器大声鼓励儿子，并继续指点儿子：“好！继续攻击，不能让他远离，只要他被重创，便会乖乖使出真功夫！”雷烈听爹爹的“千里传音”再次指示，急激进攻，运指如飞，以“铀能量”中的一式“千光射影”发出万道光束，攻向赤龙的全身各大穴，令赤龙只能在指芒间的空隙左折右弹地闪避。

雷烈指芒铀光束纵横交错，密集激射，使雪地凹陷消溶，烟雾冒升。

赤龙边躲避边思考反击的对策，洞内气温极低，赤龙肌肤感觉出洞里的温度低于零下摄氏150度，避闪之机，赤龙蓦然发现雪地在雷烈铀光束烧的下大量融化，形成浓厚的烟气，令气温不断下降。赤龙不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迅即隐没其中。

视野朦胧，雷烈也难以找出赤龙藏身之地，催动铀光束一边寻找一边懊恼地想：“妈的，这见鬼的雾气竟造成机会给这小子逃窜了。”这时，坐在超科技大屏幕前的赤阳妻子看到赛场上儿子处处被动受制，忍不住问赤阳：“老公，阿龙为何避而不战，是否自知不敌赤阳深情地看着妻子，用充满信心地口气对妻子说：“别担心，好戏还在后头呢！”赛场上，雷烈寻觅赤龙之际，他忽然觉得周围烟气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扯结聚，团团围绕着他运转起来。

坐在屏幕前的雷霆看出蹊跷，“千里传音”给儿子：“烈儿，有点不妥，快运动戒备！”雷烈听到超微型接收器中父亲的提醒，暮然警觉，但为时过晚，只见赤龙身形急转，以钛极气罩快速幻化成无数身影困住雷烈，漫天烟气配合旋势，侵袭气罩中的雷烈骨酥体寒，反应逐渐变得迟钝。

雷烈见周身均是赤龙旋转的分不清的身影，层层环绕、密密匝匝，丝毫没有破绽，不觉大惊，冷汗不断从额头和脸上滴下来，他茫然地转着，眼前是一片人山人海，但却找不出赤龙的真身。

蓦地，他运起铀光球，心想：“我的铀光球无坚不摧，看不清你真身，我就硬闯。”想到此，双掌推动铀光球向茫茫人影闯去……雷烈生性强悍，自持铀光球能突围而出，可惜事与愿违，赤龙真身神出鬼没，雷烈瞎追乱打毫无收获，自己反而连受重创，赤龙从不同方位攻击，令雷难越雷池半步！

雷烈被赤龙钛极气罩牢牢围困，一时半问又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借借懂懂只有捱打的份儿，误打误撞数次险些冲出但又被赤龙真身打回原处，他绝望地想：“呜……这气罩变化多端，我再找不到破解的方法，就会力尽而亡……”“真是失策，竟被他占了地利，施展出威力如此强大的绝招……”也是，‘天不灭雷’就在赤龙占尽先机准备置雷烈于死地时……被赤龙掌力震的翻滚跌扑的雷烈忽然醒悟。

“呀，这招既然需要空间才能施展，我何不从这个关键因素着手，要破钛极气罩，就先要毁灭这个地利优势，我一直想找出他的真身，去钻进了牛角尖，竟忽略了这个要点！”雷烈灵机一触，马上拢起十指，即时运起一个巨大的铀光球。

催动钛极气罩奔袭不止的赤龙见雷烈有此举动，以为雷烈又要寻机硬

拼，不觉心下窃喜，原来在钛极气罩笼罩下，攻击力越大，反震力也会相对增强，反弹的功力会使具有强大功力的攻击者非死即伤。

然而，赤龙想不到的是，雷烈竟把铀光球轰进地底内，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具有强猛杀伤力的铀能量轰然爆炸，这相当于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原子弹的爆炸能量，在地下爆炸，地面如何承受的了，被逼击的也隆起爆炸，只见碎石横飞，尘土飞扬，平整的地面竟好端端的被爆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受震动波影响气罩内围的赤龙登时身影失控，东倒西歪，外围的虽能保持平衡，但旋转的速度已是大大减弱。

威力无比的震撼力继续扩散，破坏了整个地面结构，地面数段坍塌、凹陷。磅礴惊天的气势。仿佛如地下的核爆炸！

赤龙的影像再也无法运作，逐渐消散，钛极气罩不攻自破。

盖天广场超科技巨大屏幕前，观看比赛的所有观众亲眼目睹惊天绝招——“震撼环字”的一幕，惊的目瞪口呆，他们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难以置信，议论纷纷。

“啊，这是在比赛吗？”“我没有看错吧，雷烈是人还是神？”“是不是地底火山喷发啦……”“太奇怪了，雷烈竟有如此威力？……”就连平时万事镇定的赤阳夫妇在超大屏幕前看到这一幕，也惊的冷汗横飞，张着嘴半天才回过神来，赤阳用手狠狠地揉了揉眼，看看还是真的，自言自语地说：“啊，这天杀的混蛋，竟有这么大的能耐？”本来全神贯注观看玄虎比赛的风姿，听到巨响，也把注意力转移到赤龙身上，看到这惊险的一幕，大脑嗡的一声，冷汗立时流了下来，整个大脑也似乎要爆炸。

“哈哈，破得好，可惜看不到赤阳这老鬼的惊慌模样”雷霆看儿子如此能干，一边笑的前仰后合一边大声嚷起来。

比赛场上，强大的气浪把赤龙的幻象震得逐渐消散，赤龙真身渐现。

雷烈早已准备伺机出掌，见赤龙真身一现，咬牙切齿地吼道：“呵呵，小子，你的原形终于露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铀光球运结掌内，照赤龙真身狂风暴雨般砸去。

赤龙那曾料到变故如此之快，人还未回过神来，背部已结结实实地中了一下雷烈铀光球的重击。想那铀光球何等威力，钛极身第二级虽勉强抵挡得住，令赤龙只痛不伤，但赤龙身上的钛极甲化气劲却已完全崩溃，寒气陡然从四肢百骸急速渗入……屏幕前观看比赛的雷霆见时机已到，拿起超科技电脑屏幕摇控器，按了下选择键，莹屏上出现一个模似赤龙，其形态与比赛中的一模一样，观注其变化，并通微波传送器千里传音指示雷烈：“阿烈，别再进攻，先让他运起钛极身！”赛场上赤龙被寒气侵袭的瑟瑟发抖，他强忍着奇寒的煎熬，启动枢纽。

“钛极身第四极——紫钛极”随着喊声，赤龙周身骨骼一阵咯咯作响，全身肌肉贪张，周身泛出一片紫光，筋脉暴现，紫光亮度逐渐增强，一会儿围绕赤龙周身缭绕扩散，赤龙牙关紧咬，怒目圆睁，头发根根竖起，握拳屈腿，承受第四极钛身所带来身体异变的痛苦。

短暂痛苦过后，赤龙立时变得勇猛威武，仿如一条翻江倒海的蛟龙，张牙舞爪，又似一只挟带疾风扑下山岗的下山猛虎，择人而噬！

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赤阳夫妇，看见赤龙启用“钛极身第四极——紫钛极功力”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放下心来，赤阳对儿子更是充满自信，开怀大笑：“哈哈，第四级一出，雷霆可以替儿子夺定死亡证明书了！”而另一

个莹屏前的风姿，虽然对钛极身充满信心，但世事无常，生死未卜，因止、仍不禁为赤龙担心起来，她紧张的满头大汗，心中默默为赤龙祷告：“阿龙，努力啊……”氮穴内的赛场上，赤龙运起第四极钛极身——紫钛极，以挟风带雨，飞沙走石气势扑向远处的雷烈，准备决战。

雷烈一见那气势，慌得心里没了底，通过微波传送微型装置急喊：“爹，他攻过来了，我该怎么办，”千里之外，莹屏前雷霆正通过赤龙模拟图像计算赤龙死穴出现的时间。

“别紧张，他的死穴会在 7 秒后流动到后颈位置……然后会停留半秒，这已是全身停留最久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机！”“你尽量拖延时间，我为你作倒数……”雷烈耳内的超微型接收器马上接收到父亲“千里传音”的指令，于是他按父亲的指令，腾挪闪跳与赤龙周旋起来，不作正面交锋。

赤龙怎知道雷烈的用心，他信心十足，对雷烈逼运过来的铀光球随手一挥，铀光球即告轰飞，钛极身第四极功力果非同凡响。

为了激起雷烈怒火，好作速战速决，他讥讽说：“呸！有什么真本事亮出来看看，别用铀光球这些低能玩意来侮辱我！”雷烈不为言语所动，趁赤龙挡架铀光球之际，反而火速跳个老远。

赤龙对雷烈的举动大惑不解，他一边狂攻猛击，一边心中思忖：“为什么他刻意逃避，似乎在等待某些东西……”赤龙就要大难临头，自己却仍浑然不知。雷烈耳内超微型装置又传来爹爹的指令：还有 4 秒钟，你记紧时间要配合的非常准确，务求一击必中！”“3 秒。2 秒、1 秒，好，阿烈，立刻进行计划实施！”雷烈听到这个指令，双臂抡圆，十爪拢起，祭起十成功力在左右两手中各运起一个泛着莹光的铀光球，大吼道：“红毛小子，够胆就和老子硬拼！”赤龙一听，正中下怀，狮吼一声：“刚才还畏首畏尾，现在却在逞强！”说完，驱动功力，疾扑上去。

两人各自祭起最高功力，剧斗一触即发，剑拔弩张之际，雷烈毫无硬拼之意，只把两个铀光球互相撞击，爆发出古怪的强烈的异光，异光令赤龙双目剧痛！

忽然，赤龙视线开始逐渐模糊，眼前景物漆黑一片。

这时，赤龙才恍然大悟：“我的天！怎么会这样，这奸鬼是经过精心部署的……”这种似曾相识的奇异感觉，令赤龙立刻想起上次闪光灯出现的情况！

雷烈奸谋得逞，方才挥动双掌，推动铀光束转到赤龙背后，向他袭击……屏幕前观看儿子参赛的赤阳夫妇，见儿子背后马上就要遭人袭击，但儿子仍没有任何反应，急得在莹屏前大喊大叫：“阿龙，小心后面！”风姿也被这意外的变故惊呆了，眼睁睁地看到阿龙既将遭人毒掌，惊的她忘记自己是在莹屏前观赛，于是绝望地喊一声：“不要呀！”她不敢再看，急忙用手捂住眼睛……屏幕前尽管众人叫破喉咙也是无济于事，等赤龙听到脑后风声，回过神来想来躲避己为时过晚，雷烈的铀光束照定赤龙劲椎死穴结实地轰下，时间掌握的天衣无缝！……（赤龙罩门受创，会产生什么惊人的变化？赤龙是否会一命呜呼？）

第十六章 博士阴谋

国安部局长办公室内，雷霆浓眉深锁，似乎正在思考着一项什么重大的决定，他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放在桌上，不停地敲打着桌面。

他似乎经过推敲，已下定决心，抬起手习惯地摩挲着浓浓的胡须……然后拿起桌上电话……一会儿，传来轻轻的扣门声，他微笑着说：“请进，奇博士！”奇博士是乐土国科学界的又一位奇士，曾两度荣获盖天总统为他颁发的超宇宙开发特别贡献奖、两枚盖天总统亲自颁发的一等荣誉物理奖章，他是乐土国物理科学院光学界的翘翘奇楚，在光学领域开发禾口发明方面有独到的建树。

随着开门声，走进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他一头美丽卷曲的金发，脸瘦削但很白净，一付具有学问标志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看上去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文静而懦弱。

他见到雷霆，显得稍有点慌乱，但马上镇定下来，他问：“局……局长先生……你有……什么事要我吗？……”“来来，到我这里，我给你说……”雷霆端然坐在舒适的皮座椅子里，摆着手对博士说，他有重权在握，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眼里，甚至包括盖天总统。

“晤，我要你做的事都在这里，你给我尽力办好，事成后，我决不会亏待你，但你只要自己悄悄去做，让任何人也不要知道……嗯！”他威严地对奇博士说。

奇博士伸手接过雷霆递来的文件袋，悄然走出雷霆的办公室……。

原来雷霆深谋远虑，为了使雷烈在比赛中能稳操胜券，故此请来光学专家秘密研究特别武器。

经过钻研，奇博士研制出一种新型的高科技超微型袖珍摄影机，这种摄影机，配有超极光彼异光闪光灯，根据超级光束透视原理，特制超科技闪光灯能在瞬间发出超级异光光波，异光光波能在瞬间透视整个人体，反映出人体内七经八脉中的血液运行状况，和人体 108 个大穴的分布位置，以及练功之人运功时功力沿周天循环行至任督二脉和 108 个大穴时的穴位反应，从而找出练功之人的薄弱穴位——罩门（死穴），通过摄影机内超光磁片自动摄录下来，提供给使用者，使用者可以编程输入高科技电脑内，进行影像模拟实验。

“好，不愧是物理学方面的权威，竟钻研出如此高绝的高科技产品，实在是太完美了！”雷霆对奇博士研制的新型高科技超微型袖珍摄影机爱不释手，啧啧称奇。

忽然雷霆似乎又有了什么心病，本来欢喜的脸上，陡然间忽然一改惊喜神情又露威严神色，他重又重重地坐在皮椅上，一脸阴险，用诡异的眼光看着奇博士，喃喃地说：“嘱……现在真是万事俱备，可惜尚欠一个可靠的摄影师来进行计划实施……嗯？！”

奇博士……你看……”奇博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作茧自缚，听到雷霆的言外之意他大吃一‘凉，本来就文静而懦弱，不善言辞，这个时候，雷霆想到了他，他是想推也推不掉，只是惊恐地“喔……”了一声，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雷霆把摄影机放到他手上，交待了需奇博士应做的事，然后傲然他说：“这次计划极为机密，我不想太多的人参与，何况奇博士对摄影机的操作原理了如指掌，你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最合适的人选。”奇博士悻悻着还想推辞，忽听雷霆又以利诱的语气信誓旦旦他说：“事成后我绝不会亏待你，国家安

全局日后会资助博士研究开发其它项目所需的全部经费。”奇博士听到雷霆这个许诺后，面上才露出了笑容。

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奇博士携带着新型高科技超微型袖珍摄影机，夹杂在拥挤的记者中间，录制下了赤龙身体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摄影资料，在超科技极光闪光灯光波发出的瞬间，赤龙身体所有的资料及眼睛对超极光发生波敏感反映的状况都被袖珍摄影机一览无遗地摄录进超光磁片上，奇博士把摄制好的赤龙人体资料交给了雷霆，经编程输入电脑后，电脑内便出现了一个摸似的赤龙，模拟赤龙钛极甲化气在身体 108 个大穴及七经八脉内运行，通过电脑分析，雷霆终于找出了可置赤龙于死地的薄弱穴位——罩门（死穴）。

看着超科技电脑莹屏上的模拟赤龙，雷霆真是有点得意忘形：“哼、臭小子，就是你现在拥有钛极身第四极功力那又会怎么样，最终不是还逃不出我雷某人的掌握，我要让阿烈先好好地折磨够你之后，然后再一掌取了你的狗命……”“爹爹！”正当雷霆想入非非时，雷烈的喊声打破了他的思绪。雷烈指着电脑莹屏内的模拟赤龙，疑惑他说：“就真算找到了赤龙那小子的罩门，可他人是活的，他也不会停在那里不动，来随意让我们打呀！”“奥！这到是个问题，不过……如能让他视力出现短暂失明，那他就不可以由你去任意打啦！”雷霆思索着提出假设说：“短暂失明？……”雷霆大惑不解。

雷霆缓缓地踱到办公室桌边的皮椅上坐下，指着放在办公桌上的新型高科技超微型袖珍摄影机对雷烈说：“唔，为父早就知道你会不敌钛极身第四级，故此，我找人研究出这部摄影机！”“并且在今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成功地拍摄到了有关赤龙身体的全部资料！”他看了儿子一眼，接着说：“当闪光灯的异光射入人的双目时，会使人双目产生微痛的感觉”。

“一般人会不以为然，其实异光已潜伏在眼球内，只要再引以 2 倍光度照射，便能引发出异光伤害视觉神经，令人视力出现短暂失明！”雷霆向儿子详细地介绍人眼对光线感应的原理后，端起桌上磁化离子太空水呷了一口，话锋一转接着说：“经过分析，你的铀光球互相撞击，光度便超过异光和 2 倍，赤龙双眼受异光刺激，会造成半小时内失明，到那时，你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这个时候，所有观众都会以为赤龙是被你的铀光影响视力，大会也根本觉察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听到爹爹的分析与安排后，雷烈心情无比激动，发疯般地跳起来。那个兴奋劲，仿佛他已正在残酷地折磨着赤龙。比赛冠军已经是他的啦！雷烈狂妄地笑着。跳着，发疯地喊道：“我这次比赛想输都没有机会，哈哈……而现在也确实值得雷烈该笑的时候，如今比赛一切者，按计划顺利地进行，当赤龙双目被铀光球所轰发出的异光造成失明的瞬间，雷烈鼓起全身功力催动铀光束向赤龙后颈罩门狠命击下，在一击得手后，雷烈不由衷地佩服起爹爹的神机妙算，深谋远虑：“嘿，爹果然有远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可怜这小子想不到自己会死的这样不明不白！”赤龙罩门被击，痛苦的“啊——！”的一声大叫起来。

坐在超科技莹屏前观赛的雷霆一看雷烈计谋得呈，终于也开心地大笑起来。他满意地欣赏着儿子的杰作，品评着说：“好，时间配合的准确无误，这小子注定英年早逝！哈哈……哈哈……”。

赛场上，雷烈虽然……击得手，但仍不敢大意，他乘胜追击，将铀光束全力贯注，狠命地压向赤龙罩门。得意地期待着……然而，奇迹没有出现！赛场上的赤龙没有像雷烈预想的那样：“罩门已破，应是甲化散裂颈破

头断……”雷烈不觉一怔，大惑不解，心念电转之际，左臂已反遭擒锁，更令雷烈诧异的是，蓦然之间赤龙反又回过身来，怒吼一声：“钛极翔龙破”吼声未落，赤龙那只挟带钛极劲气的右掌在一刹那间，已重重击中雷烈的面门，这一拳灌注赤龙的十成功力，力达千钧。这一击，直打得雷烈牙齿脱落，鼻骨断折，双目鼓荡欲爆，鲜血顺嘴里、鼻里、眼里汩汩而出，麻、痛、酸、痒、辣各种滋味一古脑全冒了出来，整个头像要似欲爆裂，天地开始倒转。

“——啊！——”一声怪嚎，人影随激射的气劲飞弹出去……赤龙这一招，“钛极翔龙破”威势仿如神龙冲霄，击溃雷烈，形势戏剧性地逆转，大出众人预料之外，屏幕前的风姿激动地哭了起来。

赤阳夫妇也放下紧悬的心，赤阳更兴奋的一掌击在茶几上，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好啊！那情景仿佛是自己亲临赛场，痛击雷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通过精心设计，预谋在先，雷烈满以为个次比赛会大获全胜，岂料“人算不如天算”，算计不成自己反被赤龙奇兵重挫，雷烈一直飞退支余，拼力控制身形，才勉强支持不倒。

这时只见赤龙象一尊暴怒的天神，钛极甲化劲气充盈鼓涨，两眼茫然，仍盲目地击打，不断找寻雷烈。

倏忽赤龙停止攻击，蹲立原处，拉开守式，静候变化，伺机进攻。

雷烈一边擦着嘴边的污血，一边通过超微型接收器询问雷霆：“咳……爹，我已击中他的罩门，他为何会毫无反应？”这时雷霆也在超科技屏幕前，对为刚刚突变的一幕，心中也正犯着嘀咕，听到儿子疑问，他马上用微波传送器千里传音问雷烈道：“你有没有搞错？你点的穴位是不是不准，事发突然，我正在琢磨，现在我也不知道原因，但他会失眠半个小时，你可趁这个机会致他于死地。”“嘿！……听到这里，雷烈在赛场上又笑了起来……屏幕前的赤阳，看到赛场上的儿子似乎仍然是双目失明，直急得大叫：“不好！阿龙的视力仍未恢复！”赤阳预料一点不差，这时赤龙双眼遍布紫光，红筋暴现，眼前仍然是一片漆黑……此时，而比赛另一场地——氢窟，比赛也正在进行……玄虎骤入氢窟，仿佛是踏进炼狱，甫聚起内力，立感体内奇热交煎，体内水份继续蒸发，只得苦苦支撑！

一边伺机进攻的骨丑看到玄虎痛苦的神情，不由地在心里悄悄地打起了鬼主意：“咦，看他面露痛苦神色，似乎并不习惯于在高热条件下比赛……”“嘻嘻，就让我趁你病痛，一掌了你的性命罢了！”主意打定，骨丑双爪摧劲向玄虎飞身扑上，溶岩也被他带动的翻滚缠绕。”骨丑一式，“蟒神吞食”，霎时十指大张，盈注内力，人如雕鹗，凌空扑下，双臂暴涨长出常人一倍，挟带劲气抓向玄虎。

玄虎见骨丑来势急劲，先避其锋，侧身一跃，猛喝道“混沌一雳”，遂运起“雷神诀”中的第六式猛招，内力下注，七成功力集中腿部，反身一击，以漩涡腿劲从狈！面扫向骨丑背部，两股强劲内力相撞，骨丑背部发出“砰！”地一声碎石裂玉般的脆响，骨丑又一次受到玄虎的重击，但骨丑身怀异骨奇技，折身以骨锁令玄虎击中他背部的脚掌反被琵琶骨牢牢夹住。玄虎正感惊奇，偶一失神，骨丑瞅准时机，以异骨奇技背过森冷瘦磷的右爪直攫玄虎裆部要害。

玄虎一惊，非同小可，急以“金刚解甲”拆解，提起右腿，内力陡盈，急急磕飞骨丑反抓之手，划解危机，只在呼吸之间倘稍有闪失，就得牢牢被

制，真是险中又险。

骨丑徒劳无功，撒掌收式，玄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反守为功，踢出“风雷撼岳”腿招，一发一收间，内力充盈的右腿已迎头铲中骨丑，骨丑未有此虞，被踢得侧身跌入炎热的岩浆中，玄虎乘胜追击，未等骨丑反应，早旋身扑下，运起“六神劲”使出“菩萨灭魔”，将八成功力盈性双腿，右脚牢牢踩住骨丑的头，压进红红的岩浆里。骨丑虽勉力抗衡，奈何“菩萨灭魔”内力雄厚，不能摆脱。随着脚下的劲力增加渐渐没入岩浆。

无限宫中，坐在超科技屏幕前观看赛况的焚天邪神心里也为玄虎叫起好来：“好小子！临危不乱，应变极快，抓紧机会攻击敌人！”岩浆高温滚烫，源源窜入骨丑五孔七窍，普偻人稍为沾及，早已肉溶骨现，幸骨丑天赋异禀，加上头上战甲抵消部分热力，方能勉强忍受的住！

玄虎一边摧劲下注，一边嘲笑骨丑：“看你这怪物一副排骨模样，一看就知营养不良，现在就让你喝够这大人汤……”骨丑自知熬不了多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忍痛双腿一屈，运起“异骨突变”，发力一蹬。

玄虎不虞骨丑有此一着，当下被拉扯的身形失控。骨丑抓住机会，运力一挺，人如袋鼠般弹向半空。

骨丑回头怒视玄虎，面部被岩浆烧的得血红肿胀，隐隐冒烟，本来面目奇丑无比，现在卷发狰狞可怖，玄虎见状也不禁暗自震惊。

忽见骨丑膛目缩鼻，阔嘴一张，人如着火的魔鬼。鼓劲一吐，熊熊热气迎面扑来……。

原来骨丑拼死含着大量岩浆，寻找时机予以报复，骨丑除了体格特殊，连耐力也是异于常人，这令玄虎实在是始料不及！

岩浆挟着火柱激射而出，不可小视，玄虎一声“罗汉御劲”疾呵骤发，人如陀螺般旋转着向上跃起，中途横身反跃，变式“混沌一雳”——人向发自太空的霹雳，凌空而下，旋转如锥，一腿击中骨丑腹部。骨丑欲用异骨奇技，无奈玄虎“混沌一雳”旋力奇猛，琵琶骨无法再做牵制，在无比凌厉的劲力冲击下碎裂。

原来密宗宗师创研这式武功时，想到无极世界鸿膝未分，混沌一片，盘古开天，一声霹雳从天而降，从此大地初分，因此取式“混沌一雳”，此式聚力于双腿或一脚，进攻时凌空旋转直下，劲力千钧，敌一式以毙。因此功力浑厚，绵绵不绝，威力无比。

“混沌一雳”劲力全发，就是金刚之体也要碎裂，何况骨丑这血肉之躯，当下大叫一声直痛的呼天抢地。

玄虎瞅准战机，抢到有利位置，大吼一声，遂祭起“六神劲”中的“菩萨灭道”招式一出如菩萨临世，手执各种降妖宝器凌空罩下——玄虎整个横着旋起来，如云鹤冲天，鹰击长空，整个人影如旋风般刮向骨丑。

玄虎神功祭起，本是气势如虹，岂料此时心坎忽然传来阵阵剧痛……，头盔内散出浓厚烟霞，汗出如浆，脑里一片混乱，意念控制不住真汽，真气泄漏，菩萨影象幻灭，玄虎全身乏力，颓然倒下……这一巨变，令盖天广场前观赛的乐土国国民大哗，押玄虎赌票的人都急的吼起来：“喂，搞什么鬼，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好好把握，怎么突然又退了呢，你这是玩什么？！”押骨丑赌票的人也捏一把汗，这时见玄虎失去先机，立刻鼓噪呐喊起来：“骨丑，快点攻过去，他没有抵抗力啦！”喊声此伏彼起，广场上一片混乱。

无限宫内的焚天邪神气的也破口大骂：“这蠢才，菩萨灭属于至刚至阳

的招式，你去，三番四次使用，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令极火伤势加速发作！”赛场上骨丑见玄虎扑倒在地，眉精眼企，当然不会错过这千载良机，遂祭起功力，拢臂张爪，屈膝纵背，叭叭怪叫着全力疾扑而上。

玄虎急镇住伤痛，慑定心神，手里再结佛印，勉强祭起拳招，“观音乱影”，但劲力已不如前，但骨丑毫无硬拼之意，凌空翻身到玄虎背后。骨丑身法飘忽灵巧，四肢分别以刁钻角度缠锁住玄虎，准备施展出必杀绝技，嘴中发生梁梁不休的怪笑：“老子没有兴趣同你耍着玩，费事耽误大家的时间，你受死吧！”屏幕前观看比赛的风姿今天真是吓个半死，那边赤龙比赛险象陡生，惊魄尚未甫定，而这边玄虎又身陷险境，风姿担心的快要精神失常，看到骨丑锁缠玄虎，玄虎命在旦夕，急得眼泪横溢失态大喊：“阿虎，快摆脱他，你不能死呀……”盖天广场上观众也是哗然，戴鸭帽的少年指着屏幕里骨丑的身法，惊的大叫：“咦，这是上次击杀鬼面兽的绝招，这次玄虎最终是没救了！”赛场上死亡阴影逐渐逼近玄虎，玄虎虽奋力挣脱，无奈只是力不从心。

“乖乖躺下，让老子吸个痛快！”骨丑一边得意他说着，一边背部用力镇住玄虎，准备享用这只丰美的“猎物”无限宫内焚天邪神眼见玄虎已大势已去，颓然坐下喃喃他说：“唉……这小子果然劫数难逃……为何我又有种失落的感觉……”赛场上骨丑头部尖尖的发管正伸向玄虎的头部，甫一入脑竟碰上了玄虎坚固无比的头盔，骨丑似有所悟：“哦，我终于明白了，你戴头盔的目的，原来是想阻止我享用你大脑的美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嘿嘿！老子山人自有妙计！”话声未落，发管竟像电钻般穿进玄虎的金属头盔内。

生死攸关，再没什么战术可言，玄虎唯有兵行险着，挺头狂撼骨丑，“猎物入嘴”骨丑正得意忘形，不防“猎物”反抗，玄虎一撞，直撞的骨丑天旋地转，眼前金星舌、冒，骨丑的锁缠稍许松懈，玄虎抓住有利时机，欲重结佛印，以“罗汉卸”先求脱身。

可惜骨丑很快便恢复神智，窥破玄虎意图。于是恶狠狠他说：“想结佛印、没那么容易！”说着，猛地把玄虎骨骼拗得喀嚓作响，双臂更被扯开，无法结印。

为防不虞，骨丑顺势下滑，将头贴向玄虎的背部。

“嘿嘿，插进你的骨髓，同样可吸取你的血肉及武功精华”说毕，头部用力，发管深深刺进玄虎的背部……。

看着仍在抗死挣扎的玄虎，骨丑冷冷他说：“想死得舒服点，就别再作无谓的反抗！”只听玄虎背部发出一阵“吱……吱……”的声响，热气四散……。

“啊！”玄虎发出一声痛彻心脾的惨叫……这一声直叫得屏幕前的风姿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她扑到宽大的屏幕前，拼命地拍打着莹屏，边哭边喊：“停手呀……停手呀……”尽管喊哑喉咙然而无济于事。只见赛场上骨丑兴奋的伸出舌头，头部电光闪耀，发出幽幽蓝色的光泽。

“洪——洪——”玄虎体内的的劲气如诀提洪水，顺着发管，绵绵不绝地流进骨丑的体内……骨丑顿感一阵畅快，感觉到自己的脑域及功力急速提升……。

骨丑正觉惬意，忽觉进入体内的劲力发生异变，周身如同火焚，劲力

在四肢百骸内像火蛇一样乱窜，一阵刺骨奇痛……他惊异的张大瞳孔。

“啊！”骨丑一声惨叫，印堂一股劲气破穴而出，顿时发出一片火光，稍顿，七窍竟同时地也喷出火劲来，整个氩窟一片青烟迷漫，散发出阵阵难闻的焦臭味。

火劲越喷越烈，骨丑头骨仿如火山爆发，熊熊烈焰激射而出，蔚为奇观！

形势急转直下，屏幕前观赛的众人不明所以，均感愕然！

焚天邪神“喔！”地”叫了一声，瞪圆双眼紧紧注视着赛场上的变化……。

凤姿“梨花带雨”，惊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广场上万千观众，同样感到震撼无比……。

“哇！”“惊呼声此起彼落，一片喧哗……”于此同时，赛场上玄虎感到极火从背后倾泻而出！

原来骨丑所吸纳之处，正是玄虎被焚天邪神第二次重创的位置，体内极火早已充盈欲破，如今出现缺口，更是疯狂地从发管涌向骨丑的脑部，骨丑怎知个中缘由。

但这种感觉维持不了太久，因为他异骨突变奇劲压制不过极火的劲力，整个头骨已被极大焚毁，这种凄惨的死法，仿佛被焚天邪神直接轰击无疑！

随着骨丑全身逐渐被极火焚化，缠锁在玄虎身上的四肢松动，昏死状态中的玄虎感到一阵轻松，渐渐透口气来。

玄虎挣扎着爬起身来，感到一阵迷惑，恍在梦中，回头一看，身后的骨丑上身已成焦炭，整个无法辩认，惊疑万分。……极火一鼓作气宣泄而出，玄虎未能立时适应，浑身虚脱乏力，昏昏欲睡。

朦胧中玄虎恍然惊醒，心里升起一个念头：“呀，定是妈妈泉下有知，保佑我逃过厄运他转而又想：“我本应劫数难逃，谁知这骨丑却成为代罪羔羊，真是冥冥中自有主宰……”骨丑死状奇惨，广场内的观众大感呕心。

“哇——！”有的观众忍不住呕吐起来，场内一片噪杂，更有甚者，有的观众当场昏厥……“呜——”屏幕前的凤姿瘫坐在地上，竟激动的痛哭失声，她极力忍耐，欲止住泪水，因为她心里明白：“阿虎虽然取胜，却是以性命换取回来的，一点也不应该值得高兴……”但泪水终究止不住，还是不断地流下来……无限宫内，焚天邪神也大感意外，他心里觉得，人世轮回无常，自己一掌本来是想阻止玄虎出赛，谁知这一掌，竟成为玄虎晋身决赛的关键，邪神不由心生感慨，仰天长叹，心中默想：“嘿，事实往往出人意料……”“殊途同归，这一掌结果仍是救他一命，真是天意难测，天意难为……”焚天邪神亦感到命运的奇妙！

魔岩山顶氩穴内另一比赛场地，赤龙和雷烈的酷烈比赛继续进行……上天似乎并没有特别眷顾赤龙，形势异常恶劣。赤龙仍未摆脱双目失明的困扰，雷烈抓住这有利战机，频频出手，“嗤！”只听一声劲气破空而来，“铀光球”带着幽幽绿光击向赤龙，听见异响，赤龙旋身急避。

“碰！”“铀光球”擦身而过，击向顶洞，劲力迸发，只击的洞顶岩石纷纷碎落。石雨横飞。

赤龙虽然堪堪避过这致命的一击，但“铀光球”劲气擦过臂膀，痛彻骨髓，赤龙仍忍不住“喔！”的一下叫出声来。

雷烈不断攻击，赤龙踊：以耳代目，行动迟钝，雷烈针对其弱点，以“铀光束”声东击西，一掌出手，人已悄然窜到相反方向。

赤龙正凝神静听，不虞雷烈已潜至身后，飞起右腿，劲力陡提八成，一声暴喝：“小子，你听明白了，想跟本少爷斗，你差远了，现在我就送你一程吧！”声落脚至，赤龙背后已被内注八成铀光烈劲狠狠击中。

“哇！”赤龙已被击的痛苦难忍，张口残喘，人如断线风筝，撞向石壁，劲力反弹，赤龙像一枚重磅炸弹，又重重撞落地上，但幸有“钛极身”护体，并无大碍。

雷烈一招得势，乘胜追击，“铀光机”全力运聚，向赤龙连环重击，不让赤龙有。

岗息的余地，企图硬生生轰爆赤龙的“钛极身”，一刹那间，只见洞内赤龙被击的身影乱飞，“碰！”、“碰！”之声不绝于耳，赤龙双目视物不见，只能任人宰割，唯一能做的，便只有运起护身劲罩住身体，不致重伤。

屏幕前，赤阳看到儿子又被动挨打，气得七窍生烟，一掌击向身前茶几，破口大骂：“他妈的卑鄙小人！”“好招偷袭样样齐全，这狗杂种毫无习武精神可言！”可骂归骂，他现在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屏幕上眼睁睁地看到儿子被动挨打，虽然人气的半死，但也毫无办法。

赤阳似乎看到雷霆那狰狞的面孔，想不到雷烈也如此阴毒，心下盘算：“这两父子居心叵测，看来是早有预谋，存心是籍着比赛，来诛杀阿龙……你不仁，我不义，于是赤阳暗暗打定主意“若阿龙有何不测，我就算拼了老命，也要他俩血债血偿，不得好死！”比赛场内——雷烈攻势一浪接一浪，招招都攻向赤龙全身死穴，努力地招呼赤龙。“铀光束”直震进赤龙的五脏六腑，强大的震撼力把赤龙震的翻滚乱撞，洞内沙石四飞……坚强意志支持着赤龙，钛极身不至崩溃，一次次地挺过雷烈的重击，神情依旧坚定不变……连番重击，却未击杀对方，甚至连对方的护身劲气都未震碎，盛气中的雷烈大感震愕！

屏幕前观赛的雷霆也疑心重重，百思不得其解：“哗，这小子好象打不死，连番进攻，反而激发起他的战意，虽然已击破他的罩门，看起来却又无效……，真令人费解！”“……这‘钛极身’莫非真是天下无敌？！”雷霆反复回想，心里也想不出雷烈击中赤龙罩门时有何破绽，于是经过再次深思后细想：“烈儿刚才确实已击中了赤龙的罩门，时间亦没有差距，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正当他百思不解，习惯把手中水杯放在嘴边，不知不觉中，一股冰凉的液体入喉，而凉到心底，蓦然间雷霆心念一动，他终于悟出其中的原因。

“冰，对了……”“氮穴内的冰冻温度，令人体内血管收缩，血液相对流动得较慢……”“赤龙被击中后颈时，罩门根本仍未到达，难怪会若无其事……”“我一直忽略了他们比赛的场地……”“嘿！”想到此，雷霆直气得双拳对击，懊恼万分，直欲咬碎牙齿。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千算万算下，竟算漏了这温度差别，急死我了！”而此时赛场内的赤龙也一边应付，一边快速思考着扭转劣势的办法，他心中暗下思忖：“我的‘钛极身’虽暂时挡得住他的攻击……但等到视力全复时，只怕不死也得残废，必须先谋对策……赤龙心念转动，伸手探测四周的温度气流心里有了主意。

“现在不能力敌，唯有智取，这里寒流刺体，冰天雪地，正好利用地利助我……”“雷烈性格鲁莽冲动，就这样决定吧！”主意一定，赤龙取出短棍做出部署。屏幕前观赛的赤阳似乎瞧出儿子的用意，禁不住脱口而出道：

“啊，阿龙似乎已想出迎敌之策！”赛场上——只见赤龙铁臂一挥，瞬间棍身被贯注了强大的内力，登时烈劲回溢，显得雄浑强猛。

雷烈不解其意，心中纳闷：“咦，这小子拿支‘盲公竹’出来，想搅什么花样？”旋妈即又转念想：“莫非能探知我的位置……”“事已至此，不管有理无理，让我先把他轰成飞灰，以策万全！”雷烈不及细想，祭起“铀光原子价”，瞅准机会，一式“铀能初动”带动猛烈的劲风朝赤龙迎头砸下……“嘿，这笨蛋此举正合我意！”赤龙闻风辨影，心内窃喜，感应出“铀光球”的所在，持棍狂砸而下！

“波”的一声两股闷响强大的劲气相撞，互撼之下，“铀光球”崩溃飞散，但同时赤龙亦不好过，金属棍头被铀爆冲击的通红变形。

雷烈一见大惊：“呀！这废铁为何会丝毫无损？！”原来赤龙这金属棒颇有来历——是赤龙母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金属棒内置超科技装备，功能变化多端，棒身能抵受任何温度及压力，无人知道由什么物质铸造而成。

金属棒遭受铀爆冲击，形态突变，高热的一端激射脱出，透发火焰红光，中间串连着高压电光束，变成杀伤力极强的双节棍。

赤龙见雷烈中计，出言羞辱，迫其发怒：“孬种的胆小鬼，敢不敢和我公平较量，我虽然不知你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令我双目失明，但我有办法赢得这场比赛夺取冠军，你等着瞧吧！”而那边的雷烈一听赤龙出言讽刺，不由怒火上升，但回刚才用劲过度，只好一边调聚内力，一边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呸，刚才只是为了折磨你的家人，才勉强手下留情，本来本少爷一招即可打爆你这盲鬼！”雷烈嘴里虽硬，其实心里却忌惮赤龙的钛极功力，怕他伺机反攻，于是，祭起“铀光球”，抢身而上，干脆来个先发制人。

应变中的赤龙突闻风声逼近，身形如陀螺般急转而上，双节棍抢攻，舞的呼呼风响，形成龙卷漩涡气流，随着纷飞身影，劲气凛冽乱卷，割肤生痛，气势惊天磅礴。

旋转急剧递增，只见棍影乱舞透射而出的火焰由红转黄，温度较前高出两倍以上。

雷霆坐在屏幕前看至馈场赤龙威猛气势，目瞪口呆，心中去弄不懂内中奥妙，不禁疑惑……“这招‘极劲卷龙’气势十足，本是攻招，但这小子却是只守不攻，到底有什么玄虚？”但见赤龙旋风急激狂猛，仿如火云铁桶，雷烈亦不敢贸然闯进。

氮穴内森森寒气于熊熊棍影产生摩擦，瞬间化作烟霞！

四周亦遭热流波及，渐渐融化，同样产生出大量烟霞。

旁观者清，屏幕前观赛的雷霆终于发觉赤龙用意。

“哦，这小子利用烟霞减低能见度，令双方拉回均势……”“阿烈，快攻击，别让他继续下去！”雷霆心中陡然一惊，急通过“千里传音”指挥雷烈。可赛场内烟霞迷漫已正面影响了雷烈视线，“铀光束”虽然能突破漩涡，却无法知道是否击目标。

雷烈一气连发百多记“铀光束”后，已气喘吁吁，忙稍须作回气。

烟霞中，其实赤龙一见雷烈铀光束攻至，早已无声无息俯伏地上令雷烈的轰击图劳无功，同时按掣启动，双节棍立时出现迂回灵动的电磁磁力波纹。

电磁磁力波纹迅速扩散，其原理就象蝙蝠利用音波探测出障碍物一样。

雷烈寻遍赤龙不获，却未发觉无形的磁力波纹已经悄悄逼近。

波纹接触到雷烈，立即折射弹返，凭着尖端科技的帮助，赤龙很快便感应出雷烈的位置，心里很得意地想：“哼，现在我不相信就找不到你这畜牲……雷霆在屏幕前看到儿子茫茫无措，心中大惧，慌忙千里传音：“阿烈，这臭小子还有十五分钟便恢复视力，你不能再这样守株待兔下去，趁这个机会，马上攻击！”雷烈听到其父传音，忙双掌急圈，“铀光球”形成一股深厚气流，一式“铀能震天”震散烟霞。

然而，良机已夫，只见一道惊虹呼啸而至，赤龙棍带疾风，破雾而出，陡地出现眼前，手起棍落，电光束巧妙地缠锁住雷烈双臂，右拳蓄势而出，语随拳至。

“小子，这回就让我们在掌上见真章吧！”语毕招至，拳带疾气，照定雷烈面门，如雨落下……

第十七章 铀能异变

铁拳急激如电，劲似雷霆，拳未到，烈劲已压的雷烈欲已窒息，肌肤生痛。

雷烈苦于已夫先机，双臂受制于敌，欲避无从，只能勉强举臂挡歪拳势。

但赤龙拳招变化多端，灵活巧妙，甫一交臂，中途变招，一招“钛级压顶”迎敌头砸下，堪堪击中，雷烈面门。

一声脆响，雷烈防守不急，人如断线的鸽子，斜斜飞出。

赤龙把握这制敌良机，乘胜追击，手中扯动缠住雷烈双臂的电光束，挥臂猛抖，又将雷烈拉至身前，“钛极身”第一式——紫钛极中的“紫劲追电”，“紫霞盖顶”刚柔并济，双管齐下，摄魄追魂，意欲能企图一举收拾雷烈。

雷烈双臂已被电光束牢牢缚住，毫无反击余地，人受电光束的牵卧在空中仿如悬挂的“沙袋”，如雷轰电般的攻击下，弹来荡击，任由赤龙挥拳练招……屏幕前观赛的赤龙母亲看到儿子这戏剧性的转变战机，兴奋的从座椅上跳了起来，扑到丈夫的身旁，挥到双拳，边摇边喊：“老公你看，以我们阿龙的机智聪明，这蠢蛋怎会是他的对手！”赤阳看妻子如此兴奋，情绪激昂，忍不住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大呼大叫：“阿龙，用力！再狠点！好！哈哈哈……”广场上，赤龙的崇拜者以及一些不耻于雷烈卑鄙行为的观众，看到赤龙又凭着机智占了上风，群情激奋，均高声喝采支持，只见整个广场喊声雷动，直冲云天。

“哇，赤龙，打的真漂亮呀！”“赤龙，加把劲，别让他喘过气来”“赤龙，再狠点！再狠点！一拳送他见‘阎王’去妥啦，别再跟他费时间啦！”“阿龙，加油呀，我对你有信心！”风姿也激动的跪在屏幕前，两手握拳，使劲地敲击莹屏前的桌面，拼命地为赤龙呐喊助威。

比赛场上，赤龙似受感应，“紫钛极破式——钛极翔龙破”频频出击，拳脚互济，如暴风骤雨，扫荡败叶，只打得雷烈周身抽搐。

“啊——”“啊——”怪叫之声不绝……，受此重击，令雷烈周身痛楚难捱，似欲爆炸，只气得他双眼充血，几乎咬碎牙齿。

“你这他妈的红毛仔！”雷霆坐在屏幕前，不虞形势陡转急下，惊得目瞪口呆，一种不祥预感爬上心头……“阿烈再这样捱打下去没法反击，即使不被打死也会变成自痴……”“……可就算顶得住，若这小子恢复视力，到时，阿烈也必败无疑！……”赛场内，赤龙因视力未复，只好回拳调息，欲以再攻，雷烈瞅准机会，急催运内力，祭起“铀光球”施以暗袭，一边转身翻动双掌向赤龙袭去一股劲风，骤起“铀光球”脱手而出。“铀光球”带着幽光飞向赤龙暴露的门户——前胸。

赤龙不虞对方暗中有诈，一声刚向，“铀光暗劲”将赤龙击个正着，“铀光球”照单全收。

巨大的铀爆能量，遇到赤龙护体钛极甲化氢气抵御，两股劲力相撞，“膨！”的一声，发出一片耀眼的蓝光。

雷烈见一招得手，暗下得意，嘲笑赤龙道：“红毛仔，老子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呀”雷烈这负隅一击果然厉害，“铀光球”猛地震飞赤龙，可他忘了赤龙的电光束拥有极强的伸展性，被拉长十多尺仍能连紧住两边的棍头。

缠锁住双臂的电光束似有弹性，赤飞虽被震飞丈余，相对地电光束拉的更紧，高压的切割力似欲进肌肤令雷烈叫苦连天。

雷烈满面冷汗四溢，刚才的狂劲，已被高压电光束切割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是痛苦的口鼻移位，而赤龙坚强不屈的气势更令他心升寒意……”。

“哦……这小子受了如此厉害的重击，仍紧抓住这废铁不放！”“看来想摆脱这受制的局面，必须集中功力攻击他持棍的左手，才能够完全摆脱目前危机！”雷烈打定主意，蓄势寻找破解的机会……突遭暗袭，赤龙凭“钛极身”极气护体，并无大碍，回气后扯动棍头，鼓气再攻，不让雷烈有思忖破解的机会。

赤龙攻出“翔龙破劲”招式如出洞怪莽，挟着裂山破石之势飘击而至，雷烈见赤龙来势奇猛，急俯身疾躲，闪避其锋，但辨发衣衫一阵“嘲……嘲……”作响，仍被无筹拳劲摧毁得爆裂粉碎，若是击中人身，后果不堪设想！雷烈惊出一身冷汗。

但雷烈虽惊不乱，赤龙锋劲刚过，“铀光球”全力以极近的距离欺身击出，赤龙只觉左手一阵麻痛，双节棍已被雷烈的“铀能震体”震脱飞射而出！

雷烈虽然击飞双节棍，但顾此失彼，不虞左身门产洞开，赤龙反身“翔龙破体”又到，“碰”的一声，雷烈左肋俞门结实地撞在赤龙威猛刚烈的右拳之上，“翔龙破”劲力千钧，劲道直透雷烈体内，钛极劲四散冲击，在雷烈五脏六腑内横冲乱撞，奇怪的是，雷烈身体内部藏有一部古怪的仪器。

雷烈痛苦的面容扭曲，五内欲碎，直震得黄胆水也吐了出来。

屏幕前，雷霆恐惧的心似欲跳出胸膛，看到儿子如败叶飘飞，又痛又怒，但悬着的心总算归位，他无可奈何，重叹一声，但又暗自庆幸，忖道：“唉！阿烈虽然受此重击，但总算解除了被箱受制的危机……真是不幸之中万幸……”氮穴内，赤龙双节棍脱手，心中忖道：“我双节棍已失，失去牵制，若要再夺回主动，唯有另谋对策。”赤龙重击得手，思忖已定，未再乘胜追击，迅疾隐没于烟霞之中，待机而动。

这边雷烈费尽气力，气喘“琳琳”方才解开双节棍缠锁，只气得牙毗尽裂，将双节棍狠狠地摔到地下，愤骂出声：“瞧不出这么支糟烂铁棒，样

子丑露，竟厉害的出奇？！”骂罢，急回头寻找赤龙，伺机复仇，却见四周一片烟霞迷漫，又不见了赤龙踪影，心中恼怒，暗道：“妈的，这小子想故技重施！”雷烈自觉窝囊，又遍寻赤龙不见，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不由气的怒火冲脑三神暴跳，心疯丧谷拢起双掌，劲力陡提，祭起“铀能原子劲”，身着烟霞破口大骂：“臭狗种，我要你无所遁形！”“区区烟霞，你就想藉以苟延残喘，这怎能难得倒本少爷？！”“本少爷的‘铀光球’将令你化为菌粉！”雷烈骂声未绝，已将铀光球连连催动，照准漫漫烟霞，一阵狂轰乱炸，欲侥幸激出赤龙……紧张注视赛场变化的雷霆，在屏幕前看到儿子似欲发疯，怕他丧失理智，心急如焚，慌忙传音：“快停手，别虚耗你的‘铀能量’！”然而，赛场上盛怒中的雷烈，怒火难扼，又怎听得进父亲的指示、沉身疾吐铀能量以本身为中心，连番出手，劲气一波一波不断扩散，气势如潮，磅礴澎湃，整个氮穴有如刮起一阵十二级飓风，只见尘埃迷漫，石雨横飞，充分显示出铀爆的惊天威力。

尘埃落定。

铀能量渐渐消散，烟霞尽被逼开数十尺外，氮穴内部分冰柱亦被气劲压的纷纷倒塌，视野渐渐恢复清晰，然而游目四顾，却不见了赤龙踪影！

原来赤龙在雷烈出掌之前，借着烟霞蔽挡，早已攀附于洞顶之上，并运起一个网状的钛极气团，屏息凝神，倾听雷烈反应，静待时机，再施重击！

忽听洞内风平浪静，雷烈已停止盲目攻击，嘘嘘粗气，愤怒难平。

机会稍纵即逝。

赤龙捏准时机，听清雷烈方位，狮吼一声：“钛极伏龙锁！”双臂箕张，如苍鹰扑下，钛极气团发出紫色毫光，像一面张开的大网，带着风声，凌空撒开向雷烈当头罩下……赤龙神出鬼没，一击得手，雷烈猝不及防，顿时受困！

雷烈慌忙催劲双掌，“铀光球”再次连连出手，轰向钛极气团，但气团似有弹性，在“铀光球”狂轰乱炸之下竟丝毫无损。

雷烈心下大惊：“啊，这气团异常坚韧，连‘铀能劲’也轰他不破……”雷烈心有所忌，不由毛骨悚然，催动气“铀光球”又发疯般地扑向钛极气团……此时雷烈如笼中困兽，左突右冲，奔腾咆哮，“铀光球”虽如电光石火，连番猛击，欲突破困围，奈何伏龙锁似有灵性，雷烈越是挣扎，气团越是收紧缠锁，围定周身，令雷烈难以发力。伏龙锁透着紫色毫光，勒缠着雷烈，发出“吱……吱……”微响，赤龙凭借感应，祭起钛极劲气催运至双腿。

“钛极翔龙阶——”一声暴喝，陡然出招发难，左腿带着“哩——哩”的疾气声响，朝着雷烈横扫而至。

雷霆惊得跃起，扑向超科技电脑莹屏前，手足无措，急得大叫：“呀，一这是什么古怪的招式？！”“破龙惊天”赛场上红光一闪，赤龙飞出的左腿已重重踢中雷烈，发出轰然巨响。

雷烈毫无还击之力，被赤龙踢得身形失控，飞撞柱壁。

本来扭作一凶的钛极劲，突然象八爪鱼般扩张施压，把雷烈牢牢锁在柱壁之上。

雷烈被伏龙罩缠困的无法动弹，唯有捱打，一筹莫展！

而此时的赤龙，如鱼得水，凭着伏龙锁勒缠的轻微声响，加上钛极气的互相感应，便能轻易知道雷烈的所在。

赤龙围定雷烈，频频变招：“两极相映”掌凤凌厉，气吞山河。

“钛极翔龙破”双腿力发千钧，势如狂风暴雨，劲气萧杀。

雷烈避无可避，唯有鼓尽铀能护体，竭力抵御赤龙的猛烈攻击，身后柱壁承受不住这千钧之力，“碰！”的一声，被撞压的隆隆塌破！雷烈被震得破柱飞退，跌个四脚朝天。

“用什么方法才可挣脱这贼网……”雷烈静心暗想。

“‘铀光球’完全无效，事已至此倒不如改变方式博一博……”雷烈心念转动，遂先收起铀光球。

然后五指敦张，聚力成形，劲气急涌，雷烈两掌之间电光暴长，随着一声怒吼，一式“力劈乾坤”内夹一股似刀的劲气直劈钛极气团……“噫……噫……”一阵断金裂帛的脆响，铀光刀劲竟斩裂厚重的钛极气罩而出。

改弦易辙，锋利的“铀光刀劲”聚力一击竟真能切割开“钛极劲气”，雷烈登时喜出忘外！雷烈手起刀落，已完全解除束缚，雷烈挣脱钛极气团的围锁，脱围而出，飞身跃到赤龙对面，但赤龙因视力所损竟浑不觉察，继续飞身抢上……“阿龙，前面危险，不要冲上去呀！”赤阳夫妇和凤姿在屏幕前看到赛场上的赤龙又险象陡出，惊的一个激冷，同时大声喊起来，然而他们那里有超科技微波传送器——“千里传音”，呼喊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赤龙扑向雷烈……“哈哈，送羊入虎口，不吃白不吃，送你上西天，那我不客气啦！”赛场上雷烈看到赤龙目无察觉，飞身扑来，机会难得，怪笑一声，“铀光刀”带着寒光，击向赤龙，堪堪切入赤龙腹部……赤龙双目尚未复明，未能觉察出局势变化，耳内又没有佩戴像雷烈刀”样的超微型微波接收器，当然不能像雷烈那样听到父母和凤姿的警告喊声而趋吉避凶，在毫无防备之下，被雷烈击出的“铀刀横岳”拦腰狠狠劈中！

“红毛仔，你不是很得意用双节棍吗？就等我将你斩成两瓣，也像那二根废铁一样，”雷烈恶狠狠的吼着，一掌继又甫发。

雷烈连番受制，恼怒异常，苦于无处还击，现逃出束缚，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得以发泄，固此出招分外狠辣，赤龙不慎连吃两刀，惨被撕得凌空抽起。

“铀光能”聚劲所发的“铀光刀劲”刺破赤龙护身劲气，直入肌肤，痛撒心底，赤龙心下大惊，痛苦地想：“啃……他竟能挣脱‘伏龙锁’的缠困……”赤龙心念一转，急翻身拉开距离，避开锋头，检查伤势。

一阵微痛袭人心底，赤龙伸手一摸……“哟……中刀处隐隐作痛，钛极劲甲化层竟崩裂溃碎……”赤龙心念电转，心中惊异不已。

可伤口产生的剧痛愈来愈烈，赤龙急按住受创之处，但令他震惊的是，鲜血竟从他的指缝涓涓流出！

这一惊非同小可！雷烈连击得手，不敢冒然再进，立在原地，蓄势于掌，静观赤龙反应。

忽然，他见赤龙创伤处鲜血顺指流下，也不觉一愣，心内狂喜。

“咦，他竟然受伤了！”但他又想：“为何我刚才的攻击会对他有效……啊，我明白了！”心念一通，思绪逐渐明朗起来，他终于找到破解钛极劲气的有效办法。

“铀光刀比铀光球’的攻击范围较为集中，故此能割破钛极劲的防御网，令他重创受伤……”“现在，赤龙的钛极劲受损，未能立时复合……防御能力薄弱，只要我第二刀紧接着劈向相同位置……那么他……哼哼！”“……他无劲气护体……我便等于直接攻击他的肉身……”想到此，雷烈不禁一阵狂

喜，暗中喊到：“爹，我想出破解之法了！”雷霆在屏幕前看至赤龙遭到重创，已悟出其中原因，又听到儿子在赛场惊喜地呼唤，顿时心花怒放，为了尽快致赤龙于死地，急忙传音，催促儿子，掌握战机，痛下杀手。

“阿烈，现在怎么有这么多废话向我请示，快趁他视力未恢复之前，痛下杀手吧！”雷烈在赛场上听见爹爹指令，看到受伤的赤龙仍茫然无措，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登时精神一振，信心大增，双掌一挥，劈出的“铀能原子劲”于两掌间幻化为无数劲气，使氮穴内尽为强猛的刀劲所笼罩，气势如虹，雷烈未等把一招使老，倏忽变招，双掌一并，众劲合一，一式“巨灵开山”凌空下劈，欲把赤龙劈为两瓣……听到猛劲袭至，赤龙知是雷烈攻来，凛然不惧，凝聚真力，举臂硬挡，只听“当！”的一声金石交鸣般的脆响，硬是挡开雷烈狠命袭来的双掌，不料，胸前门户洞开，雷烈被震的右掌倏忽又到，已紧着接劈向赤龙腹部，刚才受刀的另一部位……“察！”的一声，雷烈奇招果然奏效，“铀光刀”劲气入肉三分，赤龙伤处登时血花四溅。泪此重击，赤龙痛怒交集，急挥右臂解围，不料雷烈如影随形，仿若阴魂般驱散不尽。赤龙挥拳连连出击，但雷烈灵活闪避，身形急转，晃眼间已窜到赤龙背后，再次猛袭，得手后再转换方位，牵着赤龙一味地盲乱踢打，疲于应付……而自己不时地跳出圈儿阴笑对这仿如看着赤龙折腾灵猫戏鼠的杰作甚为满意。

赛场上，赤龙也是愤怒异常、目眦皆裂，固为他从未料到现在比赛竟会僵持成这个局面。

他想到自己的视力受损，而钛极身又被雷烈找出破绽，自己随时有性命之忧。

“就算拼力战胜雷烈，也必定身受重伤，无法角逐总决赛……”一瞬间，千头万绪涌向心间，父母的殷殷希望。风姿关切的目光，以及父亲和雷霆间的恩恩怨怨……斩不断，理不乱……为了争夺这冠军宝座，赤龙从小就接受无数锻炼煎熬，一想到梦想将无法实现……赤龙心如刀搅。……“……这场比赛，倘若失败，不仅辜负了父母和风姿渴盼，也辜负了众人所给予的期望……思绪纷杂，酸、甜、苦、辣、辛五味齐出，恩、义、荣、辱、怨如油交煎，难道这一切就这样毁了吗？！残酷的现实，令赤龙无法接受。

只见他双拳紧握，似要提出血来，浑身肌肉颤抖，双目泛红，满射怒火，牙齿挫动，仰天狂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呀……！”暴怒的赤龙劲气乱撞，冲破泥宫丸穴，直冲云天，忽然这劲气使赤龙体内产生出一种奇异变化，浑身陡地散发出并不属于钛极身的耀眼光芒，色彩瑰丽缤纷，赤龙被笼罩在这祥和的异光中，犹如盛怒中的金刚，令人觉得诡异莫名！

雷烈被这无匹的气势所震撼，心下惊恐万分地想：“咦，这小子搅什么鬼？……”急把双掌拢回，将那正欲攻出闪着兰幽幽寒光的“铀光刀劲”硬生生地收回掌内，人立在原地，呆望着异变中的赤龙。

而屏幕前的雷烈不明就理，见赤龙悲绝狂号，反而止不住心头狂喜，忙千里传音，指示雷烈：“呵呵，阿烈，这定是他的‘钛极气劲’被你劈得泄出体外，这小子已是强弩之末，马上就要油干灯尽了，快，别松气，运起‘铀光刀’马上置他于死地，哈哈……”这时赛场上，赤龙周身散发的强光转眼从归于平静，四周又渐渐恢复正常。

蓦然，赤龙忽觉自己功力产生异变，一种古怪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好奇心促使他定睛一望……然而映进眼内的景象忽然都变的陌生起来，周围

一切者都显得怪异莫测，再看呆立丈外的雷烈，一眼竟透视出他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只见雷烈体内劲力在任督二脉间急速运转，随着雷烈的一呼一吸，情绪波动，雷烈体内的温度也泛着红光忽高忽低不断变化。

赤龙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箕张的双掌，竟一片模糊，而散布在掌内的经脉清晰异常，他心内莫名：“为何会这样的……，莫非我的视力正逐渐恢复……”“奇怪呀，但为什么我只能透视出体内状况，而看不见正常物体的外形……”“不好，莫非是自己的异变产生的后遗症……·怎么这么古怪……赤龙提气，运动一下周身，觉得还是自己，体内奇经八脉并没什么变化。

“真奇怪！为何我会感到……这种异能仿佛是与生俱来……”面对异变，赤龙百思不得其解，对自己产生的这种古怪现象无法作出适当分析。

雷烈也迟异不定。看到异变后的赤龙，惊疑地想：“啊！莫非他已恢复视力？”心下疑惑，不敢贸然出手。

雷烈战战兢兢，绕到赤龙身后，虚出一掌，作出试探。然而，赤龙却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心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凝目注视，暗忖。

“嘘！这小子毫无反应，视力一定仍未恢复，看来不过是我多疑罢了……”想到此，雷烈不由精神一振，双掌遂又拢聚缓缓举起，劲力急提到十成，“铀光刀”寒光毕现，瞅准赤龙创处，准备痛下杀手……赤龙仍显的一片盲然，但异能令他他将雷烈的思绪变化却透视得一清二楚，为了迷惑雷烈，赤龙心念转动：“对，我要继续装作视若无睹，令他放松警戒”但暗中却运起周身功力，凝聚于掌，准备反戈一击……意随心动，赤龙装出盲人听音般，把头慢扭，斜目侧视，清晰地透视出雷烈体内的温度在急速升高，特别是腹部，似有一个燃烧着的火团，热量源源不断地散向周身四肢百骸，不觉诧异，心下一动：“喔，他的腹部仿佛蕴藏着强大的热能……看来……”赤龙心存疑虑不觉凝神侧察，这次他隐约看见雷烈腹内是团能源仪器的轮廓。于是心中恍然：“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他可能是利用这仪器储藏及供应“铀能量”，才能施展出那些惊人的绝招……”赤龙洞悉雷烈的秘密，不由灵念闪动……“我若能够伺机破坏他的这个仪器，便可以封杀了他的战斗力！”赤龙主意一定，心下释然。

而雷烈这次却在雾中不知眼前的赤龙，异变后的双目对自己的举动已是洞若观火：因此料想不到赤龙现在已是无备无患，借懵懂还在心里打着自己如意算盘：“为防夜长梦多，我还是尽速以‘铀能刀’，贯穿他的身体，打发他去见阎王吧！”想到此，雷烈双掌骤起，“铀光刀”挟带破空劲气，快如闪电，一道寒光，照赤龙拦腰斩去……“阿龙！快闪开，这小子又从后偷袭啦！……”屏幕前惊异未定的赤阳夫妇和凤姿又吓的尖叫起来……这一边赤阳看着的心惊肉跳，而这一边屏幕前观赛的雷霆却高兴的得意忘形，狂笑着跳了起来：“哈哈，臭小子，下世投胎看明白点，别迷迷糊糊地再拣赤阳当老爹啦！”这时，所有的人以为万事皆休，尘埃落定之际……不料赤龙却急转身形。

“嘿！”一声暴喝，‘紫极劲’所发的“翔龙破体”挟带厉厉萧气，位鬼惊天，照定雷烈腹部狠命击去……“呀——”雷烈惨叫一声，“翔龙破体”劲力直透体而入，霎时一股污血从口中箭射而出，人如擎天柱断……原来赤龙早有防备，兵行险着，等到雷烈抢攻近身瞬间，捏准时机，才甫然出掌回身反击，出招如电，一击得手。

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赤龙凭借自己智慧，突然出击，扭转了整个形势，更扭转了两人的比赛结局！

而被震飞的雷烈，在惨遭赤龙这致命一掌痛击后，体内仪器立时碎裂损毁。

赤龙这掌除了尽注“钛极身”第四极的顶峰功力之外，更押上了自己的命运全力出击，无怨无悔，这毫无保留的一击，爆发出无可估量的杀伤力，雷烈被轰飞数十尺后倒地后仍冲势未减，势竟透过雷烈躯体击向氮穴岩壁，劲力撞击岩石发出轰天震响，霎时洞内石雨横飞，威力比当日轰击星群更强上数倍。

“烈儿……”屏幕前的雷霆被这陡变的形势惊的亡魂出窍，绝望地喊了一声，晕倒在地。

正如赤龙所料，雷烈体内隐藏的是部“铀能量”压缩储藏器。

赤龙反击的夺命一掌，将仪器震裂损毁，刹那间，铀能量从裂缝中油汹涌渗出。

“呜！呜——”只见倒地的雷烈痛苦的不断打滚乱撞，惨号连连。痛苦的脸扭曲的变形，甚至阴森恐怖。

“呜……”一阵挣扎，铀能量竟透出体内从雷烈全身毛孔溢出，幽火乱窜，诡异莫名。

“呜……”雷烈绝望地哀嚎，全身肌肉抽搐，四肢痉挛，在铀辐射的影响下，头发及牙齿大量脱落，皮肉变得畸形扭曲，样子难看极了。

面对这不似人形的怪状躯体，赤龙明知他就是雷烈，却又不敢相信眼前的手实，赤龙的震惊简直无法比拟！

稍倾，赤龙才回过神来。从容地拍了下两手灰尘，踱到抽搐翻滚。面目全非的雷烈面前，左拳凝聚劲力，右手紧紧捏住雷烈的下颌，面带嘲讽地说：“唉，你这次也定是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下场吧！”雷烈眼见赤龙有所行动，惊恐万状，机械地作出反应，仍竭力以颤抖的双手作出抵抗。无奈功力尽失，内力无法凝聚，只好任由赤龙摆布。

观赛的雷霆，看到儿子输局已定，又惨遭铀辐射折磨，瘫坐在屏幕前，不觉悲从心来，浊泪横飞，又看到赤龙一付傲视绝伦的神气，气得破口大骂：“妈的，胜负已分，你这狗种竟想赶尽杀绝，烈儿如果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即刻用导弹铲平你全家！”然而，骂归骂，面对赛场比赛已无法改变的结局，雷霆亦毫无办法。

蓦然，赛场上赤龙似有所想，照定雷烈面门，一式“钛极锁体”狠劲攻出，雷烈躲无可躲，照单全收。

受此重击，雷烈眼前金星四冒，立时晕厥过去……原来赤龙不忍看见雷烈承受如此痛苦的折磨，心下暗忖道：“他虽然恶贯满盈，但下场未免太过悲惨……已没有必要取他性命！”因此，不免动了侧隐之心，逐出手一掌暂解他的痛苦。

至此，比赛现场烟消云散，而赤龙在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高手风范，也完全盈得了风姿的芳心。

赤阳夫妇坐在超科技屏幕前，这时也才完全放下心来，他们面露安祥，目不转睛地看着赛场上的儿子，看到赤龙最后的举动，赤阳赞许地点了点头，转头对妻子说：“哼，雷烈这奸鬼遇到的对手幸亏是阿龙，否则雷霆现在准要收尸！”而此时，乐土国盖天、一场的超科技已大屏幕前，两个比赛场地

决出的冠军选手的已大特写画像出现在电视莹屏上，主持人用充满激动的声音正在解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次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终于结束，本次两个比赛场地决出的选手分别是——血海先生！”

赤龙先生！

他们将进行下一轮的冠军决逐赛，届时我们还将为观众朋友们进行现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收看机会，谢谢收看。”盖天广场人头簇动，一片喧哗，人们纷纷议论这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哗，血海突入总决赛，真是大爆冷门呀！”“惨啦，我把赌注全押在骨丑身上，这下连累我输得血本无归，看来从此只好睡到大街上！”“赤龙赢的真精彩，不枉我重金买下他的赌注！”“雷烈本来形势大好，谁知他妈的后来他怎么竟输得那么臭！”押中赤龙赌注的A先生，忍不住摩拳擦掌地说：“赤龙眼睛失明都打得赢雷烈，我用全部赌注押中他稳拿冠军。”不料戴眼镜的B先生因为押雷烈赌注赔个精光，心下正在懊恼，无处撒气，听到A先生的刺耳的声音，转身讥讽道：“但赤龙现在是个瞎子呀，自己都认不得自己，怎么打冠军赛呀！”话音刚落，又听走出广场出口的人们议论传来，一个道：“血海崭露头角招数尚未使绝，肯定另有奇学深藏不露，我重金买赌押他赢！”另一个马上反驳说：“傻小子，赤龙武功招数多么犀利，他才应该是真命天子！”因为赤龙失视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能够突入决赛圈，因此，玄虎和赤龙两人的赌率拉成平手：乐土国国家赌场，开盘价是——玄虎：10赌8 赤龙：10赌8 打和：10赌80 而此时，乐土国东南部医院区的医疗室门前戒备森严，两名保安人员荷枪实弹警惕地守护着。

医疗室内，凯旋归来的赤龙正在这里接受全面检查，此刻，他正静静地躺在超科技显微透视镜下接受眼睛检查，只听凤姿轻轻地对他说：“龙，你先平息气劲，请睁大眼睛。”凤姿坐在他身边超科技电脑的键盘前，双手在键盘上轻轻的击打按键，输入程序，向电脑发出指令，莹屏显示，超微密激光束穿透眼内晶体，透视角膜。

检查结果，凤姿轻轻地告诉赤龙：“眼膜破裂过的血管已经愈合，现在视力已完全恢复正常。”“而身上的伤势也无损功力。”赤龙听完凤姿对身体检查结果的介绍后，站起身来，对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满意，在临走时，他不假思索的问凤姿：“我的战斗状态十足，那血海又如何呢？”“这个吗……他……”凤姿欲言又止。

“对不起，我忘记你有公职在身，不能透露对方的状况……”赤龙忽然想起问话不便，连向凤姿道歉，然后，他翘起食指，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俏皮地补充说：“否则，我便违反了比赛公平的原则！”“凤姿沉思了一会儿，改变语气道：“不过，我可以安排你们见一次面！”“嗯！难道你和他是相识的。”赤龙疑惑不解地问。

“对，这个人，你也认识的。”凤姿一脸神秘的样子回答。

“我也认识的？”赤龙愈发不解。

“好了，好了，先不要想是谁，今晚午夜，在游乐场见吧。”看到赤龙满腹狐疑的神情，凤姿仍是守口如瓶，一脸神秘。

“游乐场？！”赤龙紧皱眉头，思索着，这个地方怎么很熟悉。

这时，医院门外，早已聚集了大批记者，等候采访赤龙。

一看见凤姿走出门来，记者们立即蜂拥围拢上去，他们对凤姿拍照、录像、采访凤姿，询问有关赤龙的情况……凤姿敛衣整容，以一种庄重的语

气告诉记者：“各位放心，赤龙先生的视力已完全恢复，并无大碍！”正在这时，一辆急速疾驰的汽车猛地停在医院门前，尖锐的刹车声已教人知道事不寻常，只见车门印有国安局标志的“乐土国安全局”几个鲜红大字非常醒目。

只听车门响处，车门尚未完全开后，为首的男子一脸惊慌已急不可待地跃出车外。

几步跑到风姿曲前，惊慌失措地大声喊着：“凤医生，不得了呀！”“智利发生六级大地震，总统请你立刻赶去救援！”这时，有个记者把摄影机镜头对准那男子，准备采访，随后跳下车的另一保安人员用手臂阻控制止着。

“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风姿一脸惊呀，她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心想：“现在是两点正……”“我今晚约了阿虎和阿龙十二点……”风姿想到今晚有约，心里急速地盘算着：“经智利的航程只需半个小时，加上治疗诊察，我应赶得及回来！”想毕，急急走进车内，国安局专用车转眼已了无踪影……午夜，乐土国游乐场，霓虹闪烁，园内一片神秘，一轮圆月挂在天空，灯光将整个游乐园映的亮如白昼。入口处门上方，一只光控卡通小棕熊惟妙惟肖地屈着食指，仿佛告诉人们——先生们，女士们，小姐们，请进吧，这里有你们需要的无限乐趣……，头上时钟显示：11 游乐场已过了营业时间，没有了热闹缤纷，人声喧嚷，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寂然。

这时，赤龙正漫步场内，还在想着白大的事情，仍百思不得其解：“姿姿为何约我在这相见？”“已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旧地重游，游乐场内一景一物，均陪伴过赤龙，度过不少欢乐岁月，如今重临故地，心里不禁深深地缅怀起往事。

他走到电控旋转跑马前，抚摸着，一种亲切感袖然而生。

“嘻，小时候我觉得你是个庞然大物，如今竟变得这么矮小……”赤龙信马电缝，眼前的一景一物，使他感觉是那么亲切。

蓦然回前，忽然看见电脑神算大师睁着双眼，似手正炯炯有神地望着他，赤龙一阵惊喜，心想：“呀，这东西竟然还在！”赤龙折身跑过，用手摇着安在电脑神算大师周身激光加密仿水晶罩，激动他说：“哈哈，好久不见了，你好吗，”电脑神算大师默默无语，那亮亮的眼睛和微微张开的嘴，似乎在问：“小伙子，你现在可好？”“赤龙感触万千，想起了如烟往事……

“喂，快点啦，快点啦！”他想起他和小伙伴玄虎、风姿第一次进游乐场，偷越护网围墙情景，玄虎身背风姿早已翻入墙内，看到赤龙笨手笨脚，慢腾腾像蜗牛一样还爬在墙上，大声嘲弄说：“看你真是没用，我背着风姿都比你快多啦！”赤龙不服气，狡辩道：“得啦得啦，安全为上吗！”“嘘——”风姿吓的嘘了一声，悄悄地对玄虎说：“小声点嘛，你忘记我们不是偷着进来的吗？”玄虎赶忙噤声，吓出一头冷汗。

游乐场内，电动游戏机虽然关闭，但三人仍玩的其乐融融。

忽然，电脑神算大师发出“叮叮”的响声，风姿好奇地问：“咦！那是一部什么玩具，为什么发出‘叮叮’的叫声？我们快去看看呀。”三个人兴奋地跑过去一看，玄虎吐出舌头，做出鬼脸，两手张扬着对风姿说：“太妙了！这是一部能够占卜人生运程的机器呢，快占一占，测测你未来老公是不是很丑陋哦？”风姿羞的满脸绯红，用手掩住嘴，扭捏他说：“啐，你好没羞愧！”看到玄虎恶作剧的样子，赤龙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等我先投一枚硬币试一下！”玄虎说着，将一枚硬币放进投币孔。

电脑神算大师华光闪烁，嘴里念念有词：“吗甲吗甲……”“轧——”

地一声响过，一张硬纸卡片从电脑神算大师身侧的一个打印孔内弹了出来。

玄虎迅速抢到手，故作神秘，急得风姿直叫：“喂，快点给我先看看嘛！”“嘿嘿，又不是给你算，你急得那样子叫干什么？！”玄虎取笑风姿，故吊胃口，片刻后才展手一看，只见纸卡上的卜测预言是：“你的运程，火难降临，立刻逃走。”三人正觉得有趣，不料自己已被一帮“畸型人”流氓包围。

一个长着蛤蟆眼的畸形人说：“细患，玩得怪开心的，是否算出是我们要来了吗？”另一个长着猪面人头满身赘肉的畸形人接着问：“占卜猜点呀，你们看我吓不吓人哦！”玄虎吓的头发都竖起来，冷汗溢出额头，心里暗忖：“大祸临头啦……这些畸形人，是一帮心理不平衡，凶悍残暴，无恶不作的怪物……”玄虎正想着脱困的办法，只见长的猪面人头满身赘肉的畸形人一手搭上风姿肩膀，一脸淫邪之色肉麻地对风姿道：“靓妹，你是不是缺钱呀，我嘛就是你未来的老公，不如你依了我今夜就入洞房！”

暖暖……”边说边喷着嘴，一付急不可待的样子。

“嘻嘻，老大先上，我跟第二！”那个长着蛤蟆眼的畸形人馋涎流出日外，笑嘻嘻的接着嚷道。玄虎血气方刚，按捺不住起脚发难……“食屎啦，你同猪洞房里的猪差不多”喊叫着飞起一脚踢翻长的猪面人头浑身赘肉的畸形人。

围聚的畸形人暴怒，气的吼道：“居然胆敢反抗，看不打得你连你老娘都不认得才怪！”众人一拥而上，转眼间玄虎与他们扭作一团，风姿吓得急急逃出。

玄虎挑起火头，成为攻击的目标，惨遭七人围殴。

这边赤龙以一敌三，也是狼狈不堪，风姿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人群外，只急得嚎陶大哭。

面对险境，玄虎临危不乱，一边奋力搏斗，一边大声喊赤龙：“阿龙，你先带风姿走，我负责缠住他们。”要背弃好友逃命，赤龙一时间犹豫不决。

看到赤龙仍在迟疑，玄虎急的嘶哑着声音怒吼：“这班禽兽没有人性，为了姿姿着想……快照我说的去做！”赤龙权衡轻重后，逼迫无奈，只好先与风姿逃走。

待赤龙和风姿召来警员返抵现场，游乐场内一片杂乱，畸形人已全部逃走，只剩下玄虎一人软瘫地上，寂然不动。

可怜玄虎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经过紧张抢救，玄虎几天后才渐渐苏醒过来，重伤之下尚能保住性命，真乃是不幸中之大幸。

经此一役，玄虎的脑域竟开始退化，最后不得不开出学籍，被驱逐出“乐土国”，玄虎离去那天，虽面带微笑，但双目却透出不忿的神色。

想到住事，站在电脑神算大师前的赤龙不禁感慨万千，触景生情，长吁短叹：“唉，景物依旧，物是人非，现在阿虎竟成了通缉犯……”他浪迹天涯如今不知今在何方……”忽然赤龙眼睛一亮，有了主意：“呀，这占卜机如此灵验，或者他能够给我一点启示……”对这想法，赤龙虽知道念头不合实际，但只要抱有一分希望，他仍愿意试一试。

他掏出硬币放进投币孔，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龙！……”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轻轻响起。

赤龙口头一望，看到玄虎站在自己身后，急蓄势戒备心念转动：“喔，是血海先生来到啦！”只见玄虎铁一般的身躯矗立不动，静静地望着赤龙，

沉默不语，似乎正作出重大决定。

玄虎轻轻取下罩在自己头上的头盔，一付似曾相识的瞳孔跃入赤龙的眼镜。

“龙，别来无恙吗？”玄虎关切地问。

赤龙眼睛一亮，惊得张大嘴已，一时说不出话来，大脑飞速反应：“呀，阿虎原来就是血海，他……竟是我总决赛的对手！……”他们互相静静地呆望着，谁也不说一句话。互想打量对方，各想自己心事。

骤见好友，本应欢天喜地，但命运却安排他们明日要作荣辱之战，而双方都有不能输的理由！

气氛变得凝重萧杀，两人浑然不觉远处红光正由远处移近……红光渐渐清晰，原来是风姿驾驶着反磁力电单车来到游乐场。

一声急刹，反磁力电单车停在他们两人面前，惯性将风姿弹飞，翻滚着跌倒地上。

赤龙，玄虎见状大吃一惊，急忙飞身抢上，风姿出现，本来正好能打破现场的死寂，谁知事于原违，风姿的到来反而却成了另一个恶梦的开始。

“姿！”两人大叫，抢到风姿身边，只见倒地的风姿浑身抽搐颤抖，筋脉暴露膨胀，分成红，蓝两色遍布全身，眼神呈现灰败，痛苦不堪，原来风姿是全凭一股坚毅意志苦撑前来……

第十八章 地底惊变

智利发生六级地震，风姿奉命搭乘国安局专车火速赶往机场，然后乘专机前往救援。

在专机内，风姿始终觉得疑惑：“按说智利并非位于地震带内，为何会发生大地震呢，”思忖良久，也做不出合理的推断，……这时，救援专机已飞抵智利城市上空……大劫后，智利已重建成略具规模的城市，但大地震却又摧毁了整个城市，受大地震影响，整个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四处起火，而市中心宽阔的马路现在已裂开成一条极深极大的沟壑。

风姿从飞机舷窗俯视发现断裂的沟壑，急命机师：“这么大的断裂带，很多人会跌进裂沟内，快飞下去视察！”机师听到命令，立即拉动操纵杆，调整角度，专机平稳地飞进裂谷，机师一边密切注视前方，一边忧虑地对风姿说：“凤医生，这个裂沟看来很深啊！”风姿不置可否，轻轻地点点头，两眼盯住前方，细心搜索。机师看了看罗盘，提示风姿：“飞机标尺指示飞机现在已经下降了一千多公尺，但裂沟仍然深不见底……”面对这个情景，风姿也深感纳闷：“由于地震而产生的裂沟竟然有这么深，真是有史以来也极为罕见……”“哎……”“喔……”机师突然感到浑身说不出的麻痛，痛苦地呻吟着，仍咬牙坚持，飞机继续下降。

转霎间，机师的动脉和静脉仿若蚯蚓般眨眼间全部显露出皮肤之外，立刻失去知觉！

看到机师陷入昏迷，风姿欲援手救治，孰料风姿也受感应，头晕目眩，她心下一惊：“呀，我全身怎么也会被一种无名感觉侵袭的渐感麻木呢……”风姿急运内功抗衡这种侵入体内的异感，稍顷，才能控制，保持头脑清醒。

专机无人控制，失去平衡，左摇右摆，胡乱飞行！

风姿大惊，急的冷汗沁出，对机师大喊：“机师，快拉操纵杆，飞回上空！”然而机师没有反应，风姿扭头看去，却见机师面如土色，七孔流血，原来已经死了！

专机完全失去控制，朝着裂沟深处，摇摆着急速飞坠……风姿大惊失色，冷汗四溢，勉强提起精神，握住自己座前的操纵杆，全力操纵专机。

由于及时操控，专机又平稳飞行，躲过机毁人亡的劫难。风姿以顽强毅力救回自己一命。风姿想起刚才险境，仍心有余悸：“这专机幸好是双座位飞行操纵，否则定会机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风姿平稳驾驶飞机，心生疑虑：“这种异感杀人于无形，一点先兆也没有，好古怪……“究竟有什么力量，我非看个究竟不可！”风姿胆大，性格坚毅，不顾危险，驾驶专机继续下降，决意探险。

飞机又下降近千公尺，裂沟深处，漆黑一片，飞机继续下滑，不久，风姿忽觉眼前一亮，发现远处的黑暗深处，竟有灯光闪烁。

风姿惊疑地睁大双眼，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思忖：“奇怪！这已是近二千公尺的地底，怎么竟会有灯光！”风姿不解，急拉下操纵杆，飞机对准灯光急眩飞下，飞近一看，赫然看见一座飞碟模样的物体，底部喷射着橘黄色火焰，顶部散发着紫色毫光，物体边沿呈贝螺状布满皱纹，四壁隆起，中部呈狼头形，边缘上有两个耳朵样装置，狼头面部宽阔平坦，似象机坪，上站一人，高有丈余，面如骷髅，周身缀满奇形怪状的战甲，右手提一怪模怪样的武器，满身闪耀着兰色极火，口中发出一阵阵“咕！咕！”的奇特叫声，模模糊糊，似在监督，另有四人似在裂沟底部埋头工作。

风姿面露讶色，惊愕异常，一丝念头闪过心底：“呀，这……这不象是地球人……”专机继续降低高度，风姿终于看清埋首工作的四人正在装置一种古怪的仪器，长得亦是怪形怪相！

风姿心念一动，忽然想起：“呀……他们装置的仪器，很类似地球人的发射核弹系统……”“莫非……这次的大地震是这‘核弹’……造成的？也就是说……大地震是人为的……”“那异感就是受强烈的辐射线影响……”风姿一边操纵飞机，在飞碟状物体上空盘旋，一边紧张地思索：“飞碟上的‘人’骤见专机，大为愕然，稍一迟疑，便迅速作出反应，举起武器，瞄准专机埋首工作的四人也显得惊慌失措，放下手中工作，呆呆仰望着这不明之物，准备逃离现场。

“波！”一阵微响，一枚小型炸导弹样物体窜出古怪武器的发射孔，拖曳着红色火焰，飞向专机。

“BB……”“BB……”专机内装置的警报系统发现目标，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风姿心下一沉。

“不好了，警报提示，有武器袭击专机！”风姿快速提起操纵杆，专机掉头急速飞升，因乐土国专员所坐专机性能独特，才险险避过“暗弹”袭击。

但这小型“暗弹”像长了眼睛般，紧紧咬住机尾，追击专机，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而髓髅般的高大怪人仰面观看，好整以暇，充满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发的“武器”定能击中专机，因此不在实施其它措施……果然导弹已迅速逼近专机。

“BBB……BBB……”警报器的尖叫声越来越急，风姿心内陡地一惊，疾看机舱内监视莹屏，心直往下沉：“呀！‘暗弹’已接近专机三尺……”可避躲已来不及，风姿只好当机立断，启动救生装置系统，弃机逃生。

专机的驾驶座原来是由两座反磁力电单车组成，一按动救生装置系统，反磁力电单车便弹出机仓，脱离专机。

在风姿弹出专机机舱间的一刹那，导弹已命中目标，专机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凌空爆炸，专机残骸四下分飞，风姿惊得大气不出，程式启动，驾驶反磁力电单车左突右冲，躲避着四下激射的碎片：但导弹体积虽小，却有千磅炸药的威力，冲击波把风姿震荡的伤上加伤。辐射加上爆炸刷震，令风姿痛楚得如全身撕裂……，她不由的“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但风姿不敢懈怠，以顽强毅力启动自动导航系统，令电单车自动导航迅速脱离险境，向上飞升，她在心里默默鼓励自己：“哎……无论如何，我都要支持回到乐土国反磁力电单车飞速爬升谷口，向乐土国方向驰去……等奇怪人发觉风姿逃脱，欲再击杀但为时已晚，鞭长莫及，只气得浑身乱颤，望着风姿飞逝的方向发出一阵古怪的嘶吼，然后，他回转头，对属下发出大声命令：“快，迅速行动，尽快完成第二阶段核爆任务，回去向首领交待！”……不久飞碟冲出裂沟，掠过智利城市上空……沟底下的核爆装置随即爆发，超越五千万磅爆炸力，在地底全力爆炸，随即引发出具有绝顶震撼力的第十级地震。

“轰——“隆——……随着一阵阵地动山摇的爆炸声，方圆数百里的智利城市被完全摧毁，熊熊烈火焚毁了整座城市，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这空前绝后的奇劫，使智利整个城市绝难有人生还……地震引发了山崩，海啸，整个城市慢慢地有一半沉没海水，剩余的陆地已完全成为一片废墟……飞碟飞到智利城市附近海面，调整航向，冲向海平面，立刻没入海里。

飞碟进入幽暗的海水里，立即下潜，从舱盖狼头顶部边缘似耳朵样装置内不断排出气体，在海水中形成连绵不断的气泡，原来这耳朵样装置是飞碟的排气系统……飞碟潜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抵海底五万公尺以下的海沟……原来海沟内竟建有一个海底堡垒，只见这座海底堡垒巍峨高大，呈圆台形，恰似两只对扣的已具大木盆，堡垒周围上部墙壁开有许多密封窗口，堡垒左上部有数条天线接收装置，闪烁着点点红灯，天线接收下的窗日，亮着一片红色灯光，似乎是整个堡垒的中枢系统，堡垒下部，有数条密闭通道通向周围其它建筑，这座堡垒建筑以目前地球人的科技力量，实难建造出能承受五万公尺深水水压的建筑物……可见这里的“人类”智慧已远远超出地球人……堡垒密闭舱门开启，飞碟径直飞进，降落在堡垒内。身高丈余如骷髅身披古怪战甲的怪人走入大厅。

大厅内一片幽暗，无数根方体纺锤形的已柱矗立大厅中央，一束金光色光柱笼罩着一座企鹅状的已大座椅，首领寂然端坐，左右侍立几个奇形怪状的卫士。

怪人走到首领面前一束金黄色的光柱内，向首领报告任务执行情况：“报告首领，智利毁灭任务大功告成！”“但装置进入第二阶段核爆时，被地球上闯入的一架飞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飞机已被摧毁……但机内一个女性却乘救生器逃生……”但见坐在座椅内的首领举手翘腿，面部被一层气团笼罩，模糊不清，低头沉默一会，发出一种骇人的声音：“哼！（TT），你应该知道，被人发现，会对我们的组织造成极大伤害！”“但……但我当时

来不及追杀……”听到首领发出这骇人的声音，怪人惊惧的周身颤栗，喝喝着向首领解释。

首领仰起头，面部毫光暴射，罩在面部的气团渐渐消散，露出他那漂亮的面孔，跟地球人类无异，他威严地对 TT 说：“你不杀人灭日，令组织陷入危机，已犯了弥天大罪！”怪人听到这声音，直吓的亡魂出壳，战惊惊地向首领哀求：“求求首领，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无可饶恕！一级惩罚！（声控）”，首领疾言厉色，做出决定。

刹时，照耀着怪人的黄色光柱，突然呈现妖异色彩，怪人登时惨嚎连天，身体开始溶化……，不久，就变成血肉浓水。

其它怪人目睹 TT 的惨状，却无动于衷。

首领叉起双手，缓缓举起，放于颌下，静静地看着 TT 身体化为浓水，向厅内的怪人发出警告：“你们看，这就是失败者的下场，因为 TERMINATORC（歼灭者）是不容许有失败者！”然后向站立一边的另一怪人发出命令：“T6，你立刻去侦查那逃脱的女性是谁，立即将她歼灭！”“遵命！”，怪人 T6 领命而去……原来，这密密组织共有七位歼灭者，现只剩下六个。

“记住，要做得干净利落，绝对不可暴露身份！因为他们的强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领放心，一定成功！！”，T6 说完，匆匆离去……再说凤姿驾驶反磁力电单车从智利脱险后，向乐土国急赶，但磁力车虽先进无比，但较专机速度慢得多，飞了两三个小时才来到乐土国的游乐场。

凤姿凭着深厚的内功，抗衡着核辐射线对身的破坏，但等飞到游乐场时，却已渐近油尽灯枯阶段……，因此，反磁力电单车刚一降落，凤姿虚弱的身体竟抵御不了磁力车的惯性冲击，被反弹到地上。赤龙、玄虎惊叫一声，扑上前来，玄虎急速抱起凤姿，用手托住头部，看到凤姿的惨状，惊得冷汗长流，急急地问：“姿姿，你怎么样了？……”凤姿亦虚汗连连，微微张开嘴，两眼无神，断断续续，微弱他说：“虎……救……我……”玄虎见凤姿这个样子，急切问道：“姿，怎样救法？快说……”“用……六神……六……神……诀。”凤姿气若游丝，说话时断断续续。

玄虎听罢，双手抱起凤姿，向磁力车冲去，边跑边对赤龙说：“龙，姿姿垂危，要立刻抢救……”“我会竭尽所能，现在该怎样做？”赤龙心急火燎，急切地问。

“这疗法只有我和她知道！”，玄虎静静地告诉赤龙。

“喔……赤龙一听，不觉一怔……”“我带她回赛场酒店救治！”时间紧迫，玄虎顾不上解释，双手抱着凤姿飞车上磁力车，一阵风驰离游乐场，朝赛场方向驰去……游乐场内明月当空，万籁俱寂，赤龙呆立当场，疑窦丛生……赛场酒店——血海先生的休息室。

此时玄虎正紧张地忙碌着，他捧出凤姿的保健箱，走到凤姿躺卧的床前，庆幸地想：“幸好凤姿的医疗器材箱仍留在我房间，否则，可就麻烦了。”一切准备就绪，玄虎放正凤姿身体，取出灸针，摆放身侧，这时凤姿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脉搏微弱，似乎已停止呼吸。

刻不容缓，玄虎凝神静思，双腿叠起，盘坐床上，运起周身功力，运于两掌，一掌照定凤姿“丹田穴”一手对准凤姿膻中，劲力绵绵从双掌间发出，源源不断流向凤姿体内……凤姿似欲凝固的血液在玄虎劲气推动下，在循环、暴露出体外的蓝、红两色筋脉内急速流动起来，稍顷，凤姿心跳加速，开始听到微弱呼吸。

玄虎不敢稍怠，迅速捏起两根灸针，分射凤姿丹田、膻中两大穴，然后拢起双掌，十指箕张，运起“罗汉卸”劲气，推动血液在凤姿任。督二脉间周天运行。

霎时，只见凤姿态周身散发出腾腾雾气，暴露出体外的红、蓝两色筋脉泛出幽光，晶莹闪烁。

凤姿身体的雾气渐渐加强，由白而转为淡黄色，黄色雾气中似有金粉尘埃，受光线折射，泛着灿灿毫光。

原来，核辐射强烈毫光透入人体，经过毛孔渗入血液，散布体内，使人体内维系生命的高蛋白及脱氧核酸、氨基酸等多种生命基因与其发生反应，造成人体白细胞大量坏死，调节系统衰退，新陈代谢功能失调，导致生命基因中毒枯竭，生命死亡。

凤姿遭受核辐射侵蚀后，马上运聚内力抵御，减缓了核辐射强烈毫光侵入体内的速度，回此，才会推迟生命基因中毒时间，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中，内力形成的抵御能力仍在持续，为玄虎运功疗治赢得先机。

渗透入凤姿体内的核辐射强烈毫光，在玄虎强劲佛光催逼下，随着凤姿调节系统逐渐恢复，新陈代谢机能加强，被一点点逼出体外，因此才会出现黄色雾气，泛着灿灿萤光。

玄虎一见，神情为之一振，急调运气息，增强功力。渗入凤姿体内的核辐射强烈毫光不断被排出体外，雾色越来越浓……风姿神经系统渐渐恢复知觉，暴露在体外红。蓝两色筋脉色泽变低，筋脉趋于平复，凤姿身体开始出现轻微抽搐。

玄虎看准时机，抓起灸针，撒向风姿身体涌泉、关枢、天应等三十六道大穴，掌式一变“罗汉卸”劲气又全力出手……雾气完全成为黄色，而随着雾气的变化，散布在凤姿三十六大穴的针发出“喀———卡———”的声响，无数细小的气柱冲出体外，灸针也逐渐变为金色。

玄虎双掌上下翻飞，掌势不断变化，在六神功强劲内力的催逼下，凤姿冷汉直下，流出体外令人惊疑的是，霎时，凤姿体外竟有薄薄一层金粉汗尘……此时凤姿，魂魄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四周寂静无声，混沌不清，漆黑一片，她正迷惑自己不知身居何处，急得大喊：“虎……虎……你在那里？……”“龙……这里好恐，怖哦……”然而，却听不见任何回声，正惊异恍惚间，忽然，一个面目狰狞，阴森恐怖的，怪人来到她面前，阴笑着，骨瘦鳞峋的五指，一扑抓下，牵扯住她的头发，飞进一个幽暗的隧道。

“呵呵，想不到我孤独幽冥冷清一世，今天竟有如此艳运，这漂亮的妞儿岂不令我开心，哈……哈哈……，怪人狂笑着，牵引着风姿往隧道深处急驰。

凤姿竭力挣扎，然无济于事，隧道越来越深，阴风凄凄刺骨，风姿精神恐惧到了极点。

倏忽，风姿忽觉手臂受到重创，速度被阻，一阵已痛沁人心脾，风姿不顾伤痛，张臂一揽，仿佛暗中有一柱石，风姿紧紧抱住。

怪人直顾前飞，不虞风姿有如此举动，急势一带，风姿整个头皮皆被撕裂。风姿终于挣脱怪人之手，怪人恼怒异常，一掌向风姿狠狠击来，阴风辣辣，劲力击碎柱石，震得风姿失去重心尖叫着向幽暗晦昏雾霜冥迷的隧道深处坠去……“啊！……虎，快救我……”风姿双腿一蹬，昏死过去……“姿姿！你好点吗？”这时耳边听见玄虎急切叫喊，风姿微微睁开双眼，却发现

自己原来是躺在床上，玄虎正急切地看着自己。

“虎，我在哪里？……”风姿迷惑地问道，但头痛欲裂，四肢百骸如碎了一般。痛楚异常。

“啊，姿姿你终于醒了，不要动……”玄虎看见风姿终于醒了，惊喜万分，急忙对风姿说：“不要动，待我将你体内毒素全部逼出。”这时，只见风姿暴露在外面的红。蓝筋脉全部消失，身体渐渐恢复正常，而散在各大穴位的灸针，此时竟成为黑色。

玄虎运功急逼，渗入风姿体内的核辐射强烈电光，从针尾纷纷排出体外，霎时只见风姿周身青烟四起，烟雾扩散，迅即迷漫整个房间……稍顷，烟消雾散，风姿身体又恢复如初，浑身劲力充盈，她从死到生，恍如一梦……风姿站起身来，深情地看着玄虎，感激地说：“虎，谢谢你……”“只要你没事就好了。”玄虎轻松地回答。

忽然，风姿似有所思，又呆呆地看着玄虎。

“虎，你不要和阿龙进行决赛了……那是很危险的”“不，鹿死谁手现在难以预料……否则，我的目的难以实现……”，玄虎坚毅地回答。

风姿一脸愕然，欲言又止……“阿虎性格素来倔强，劝也没用……”对此结果，风姿内心非常矛盾，龙、虎相斗，必有一伤，可两人都是自己的挚友，手心手背，哪一个也割舍不得。

思忖良久，风姿无奈他说：“我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性命！”玄虎冷静他说：“兵凶战危，我定要全力以赴，战果难料，性命亦难……保得住……”为了缓和气氛，玄虎走到风姿向前，双手按住风姿的双肩，微笑着说：“姿，好了，别谈出赛的事啦，你可否告诉我为何会受伤，”风姿拢了拢头发，向玄虎讲述自己受伤的经过：“当我飞到智利时，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风姿遂把见到飞碟和怪人的事，详细道出。

玄虎听后，沉思良久，轻轻说道：“唔，那些可能是外星人，爷爷也曾和我说过，地球上是有外星人的！”玄虎停了一下，继续告诉风姿道：“爷爷并认为，地球人的最大隐忧，并不是天灾横祸，而最危险的是这些不知名的外星人……风姿还是不敢相信，疑虑地问：“真的有外星人？真得这么可怕？”玄虎为了证实自己所言的真实性，对风姿举出许多令人不可置疑的例子，他说：“我也觉得会有外星人，回为自古到今出现的不少非人类能力所能做到的建设，例如：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巨型方石圆阵’。复活岛的‘石像群’、秘鲁的‘那斯克已鸟’等等，这些奇妙的工程，连我们当个这么先进时的科技都无法解答，己是最好的例证了！”“从这些超智慧的建筑来看，因为目前我们人类是无法想象得出，也更无法建造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遗迹，所以从这点看，外星人的智慧和能力，远比地球人高强！”听到玄虎确言凿凿的分析，风姿不无忧虑地问：“啊哟，若是外星人对地球人不利，地球人难道不是无可抗拒吗？”玄虎咬文嚼字，一板一眼地答道：“理论上是对的，幸好这种情况至今仍未发生，也许我们人类也有自己的可怕之处，令外星人有所顾虑！”，说着，话锋一转，又转到冠军决赛问题上，他说：“无论以后发生与否，现在不是我最关心的事，对我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冠军大赛！”风姿看了看表，用征询的语气问玄虎道：“现在离比赛时间还有十一小时，我尽力用针药替你恢复内功，好不？”“对，这才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事情，你尽力而为，令我功力能恢复多少就是多少！”玄虎赞许他说。然后玄虎盘腿坐于地上，开始调运气息。

凤姿也随玄虎坐到对面，催促着道：“那好，我们快开始吧！”玄虎食指相对，祭起“六神决”佛劲，凝聚内力，凤姿手捏灸针，跪在玄虎背后，准备为玄虎开始治疗，凤姿暗想到：“就目前状况，我能助他恢复一成功力，就已经是很理想了！”“唉，就算恢复到十成功力，也绝对斗不过阿龙……”。凤姿边往玄虎穴上下着灸针边满怀忧虑地想。

想到阿龙，凤姿不仅心念一动，她似乎看见赤龙那惊愕惆怅的眼神，不禁芳心大乱……泪水从眼内悄悄溢出，心中叹道：“唉，不知道该如何向阿龙解释这个误会……”这边凤姿心情难过，而那边赤龙此刻也心情决不好受。

赤龙从游乐场疑虑满腹地走向自己的公寓静静地埋在沙发里，满脸沮丧，无精打采，母亲关切地问：“阿龙，干吗突然变得这么心事重重，神情沮丧？”赤龙问道：“难道你没有信心夺到冠军吗？”听到父母询问，赤龙只是默然无语。

赤龙夫妇不知就理，会错了意，仍继续劝道：“阿龙，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这冠军宝座关系到我们赤家的荣辱！”赤龙严肃他说：你若能一举成为冠军，我家将会变得声誉大振，这对你爸爸明年竞选付总统，帮助极大！”母亲也是说得一本正经。

赤龙闭目沉思，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忽见他眼内射出坚毅的目光，猛地站起身来，坚定他说：“好！”“爸、妈你们放心！我有200%的信心，夺得冠军！”赤龙安慰父母，又恢复到往常一样，充满精神和毅力。

“哈哈，这才是我英明神武、豪气盖世的好儿子！”，赤阳内心一阵畅快，不由得大笑起来，不住地夸赞着自己的儿子。

赤阳亲热地拥抱着赤龙，神情激动地勉励赤龙道：“爸爸能否成为付总统，就全系在你是否能得至！冠军这一战上了，我知道你一定是不会令我失望的！”赤龙主意已定，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他想：“我不但要夺得冠军，更要夺回凤姿！”7乐士赛场——一年一度的冠军争夺战总决赛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宽敞的赛场大厅内，万人簇动，人们小声的交谈着，静候决赛正式开始……由于媒介透露，赤龙视力无碍，恢复如初，赌彩立刻大变，玄虎成了大大的冷门！

赌码筹牌标出：玄虎：10 赌 80 赤龙：10 赌 3 打和：10 赌 300 时针指向阳花 12：00AM 通往赛场看台通道的大门轰然开启，比赛即将开始，千万市民摩肩接踵，鱼贯进入赛场，人声鼎沸，仿如过江之鲫。观众情绪高涨，热情澎湃。

赛事正式开始之前，大会组委会特别安排了战机花样表演，用以烘托气氛，场内前来观赛的二十多万名观众，为空中战机那一连串绝妙精伦的表演所倾倒，均看的心花怒放，欢呼声，呐喊声如暴风骤雨般起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震撼了整个赛场。

“哇，好精彩呀！”“YEAH！”“真棒啊！”“哇，妙极了！”“哇——哇——”数十名身身靓装的漂亮少女，双手挥动着色彩缤纷的鲜花，翩翩起舞，为大会助兴——原来是靓女啦啦队的即兴表演。

各电视台记者，荷“枪”实“弹”，亦不甘落后，早已进入赛场，抢占了赛场内的各个最佳位置，准备摄像器材，调试镜头，作最完善的现场直播。

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全场，现场气氛沸腾，

观众激动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

一位身穿红色迷你超短装的新潮女性，露着肚皮竟兴奋的忘乎所以，发疯般地挥动着戴满珠光宝气饰物的双臂，忍不住又跳又笑地直喊：“woo……，大家一起玩人浪呀！”而这时，盖天总统，以及政府各大军政要员和历届大赛的冠军也齐集在赛场看台的贵宾席上，列席观赛，上届冠军蓝天使因前往无限岛接受深造，故此未能出席。

一角的包厢内，有三名优胜者独据一隅，古里古怪，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与旁人显得格外不同。

原来是三个畸形人聚在一起，连成一线，充分反映出其具有强烈的自卑感与自尊心的矛盾的心理。

比赛时间已到，赛场主持人身穿华丽的晚装礼服，站在礼炮台上的麦克风前，庄严宣布：“请两位参赛者进入赛场，准备决赛！”两名保安人员庄严地侍立在主持人身侧的礼炮前，听候指令。

赤龙昂然步进赛场，只见他神情刚毅，英姿辣爽，充满自信，近入日处的观众骚动起来，你拥我挤，纷纷翘首，欲一睹他们心中一直渴盼着的未来冠军的风采。

贵宾席上，坐在盖天总统右侧的雷霆乍见赤龙一身豪气进入赛场，心里直气得五炸六沸，只见他粗气频出，咬牙切齿，目眦皆裂，恨不得一口将赤龙吞下肚去，他心里痒痒暗喝倒采：“啊，阿烈之所以会弄到如此地步，全拜这臭小子所赐，但愿待会血海先生能将他劈得碎尸万断，惨死当场！”坐在盖天总统左侧的赤阳，蓦然看见雷霆一脸阴险，怨毒的双眼死死盯住赤龙，矢，他这时一定是在心里诅咒儿子，不由私下暗忖道：“哼，这老鬼一心只想算计别人，但万万想不到会弄成害人终害己，看他那一脸死相，一定是在心里诅咒阿龙……”而另一赛场道内，玄虎此时也正大步走进赛场，只见他容光焕发，浑身散发出一股威不可档的豪气，步履沉稳，似乎完全不受个晨为救风姿倾力输功的影响。

风姿在贵宾席上，看见赤龙。玄虎两人昂然步入赛场，一个沉稳刚毅，一个豪气英发，心里顿时紧张的狂跳不已，不由自主地咬住手指，两眼发呆地想道：“决斗看来是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但是……希望他们能互相手下留情，点到为止，千万“千万别生死相博……”赤龙母亲坐在风姿身侧，暗中看到风姿焦急愁苦的样子，瞬间在心里充满了疑虑。

这时只见坐在贵宾席正中的盖天总统，右手用力一挥，向礼宾人员示意，比赛正式开始，霎时只听赛场上礼炮齐鸣。

“轰——”“轰——”一枚枚炮弹带着呼啸冲向空中，发出轰天震响，刹那间，赛场上立刻出现山鸣谷应，回声不绝，看台上的数万名观众亦发出呼啸呐喊，欢声雀跃，沸声喧天……冠军决赛正式开始，决逐双方严阵以待，互相对峙，剑拔弩张，赤龙浑身盈注钛极劲气，仿如神龙张牙舞爪，威风凛凛，玄虎六神功劲力贯通周身，恰似猛虎出山，豪气冲天，双方旗鼓相当，空气被这气势逼压的如欲爆裂，山雨欲来，局势一触即发。

赤龙、玄虎立定赛场内，互相打量对方，昔日是良朋挚友，今日成赛场死敌，此时两人心内皆不平静，但为了各自的目的，却又不得不变得陌如路人，只听赤龙傲然地对玄虎说：“我会以最短的时间完全击败你，此战必胜无疑！”“有本事的话，你尽管撒马过来吧！”玄虎凝立不动，冷冷地回答。

赤龙调集周身劲力，寻找战机，玄虎内力充盈，蓄意待发……赛场空

气似乎凝固……（无奈的决赛终于展开，双方都无转衰的余地，势必引爆一场惊天动地的龙争虎斗……）

第十九章 龙争虎斗

艳阳高照，五彩阳光一缕缕撒进赛场，耀眼的光芒似乎也为这场比赛助兴，竟形成两道美丽的光晕，仿佛是太阳戴着的两个绚丽多姿的花环……赤龙一边寻找战机，一边沉思：“我和阿虎的友情，纯真而深厚，本不该挥拳相向，应该互相扶持、鼓励！但为了父亲的名位和期望，我的前途和荣辱，现在不能不生死相博……玄虎蓄劲待发，也在心中默默地想：“阿龙，你我儿时亲如兄弟，我本应让你顺利取得冠军……可惜的是，我一定要去无限岛，救出我的公公，雪洗我母亲的大仇，这个冠军宝座，非争不可！……”观赛台上人声雷动，各为自己心目中的冠军呐喊助威……贵宾席上列席观赛的盖大总统也思绪万千，他微闭着双眼似在假寐，然而，他的内心却在不停地转动：“历届冠军，都是以新武学取胜，古武功从来未能进入总决赛！”“但这玄虎却凭着古代绝学六神诀，闯入决赛，力争冠军，功力确是非同小可……”盖天忽又回想决赛前夜……总统府，建筑瑰丽，高耸入云，天空一片漆黑，而盖大总统的府邪却仍旧灯火通明，室内，盖天总统手扶宝杖，背着身，一手背在背后，仰望夜空，显得似有无限心事……，焚天邪神小心翼翼地侍立在身后，心里忐忑七上八下，不知总统深夜召见有何指示。

一会，盖天总统头也不回，威严地问：“焚天，你研究的外星人，究竟有了什么结果？”焚天听到总统有此一问，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但仍恭恭敬敬地不敢稍动，低着头，背着手，谨慎地回答道：“他们脑域都很发达，但身体和四肢却比我们软弱！”“我们经过不断努力，用尽无数仪器，都无法探取出他们脑域中的资料！”“这也难怪，外星人的脑域，确是异常复杂！”，听到焚天报告，盖天总统仍遥望夜空，身体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不置可否。

忽然，盖天总统转过头来，目光如剑，定定地看着邪神，语锋一转，突然用冷冷的语气问邪神道：“焚天，你为什么再度袭击玄虎？”原来，焚天邪神所做的一切，盖天竟了如指掌。

焚天邪神一惊，冷汗冒了出来，看到盖天犀利的眼光似欲穿透自己的肺腑，不由惊慌地低下头，惧恐地回答：“我本意是想令玄虎不能出赛……”“但他体内积聚的极火却意外地把骨丑烧死……”听到焚天邪神的解释，盖天总统又背转身，继续威严地问道：“玄虎是玄博士的外孙，你阻止他出赛，是何用意？”焚天邪神吓得大气不敢出，字斟句酌地回答：“因为玄博士脑域中，有一部分盲区无法开启，回此无法套取出其中对我们有用的资料！”我留住玄虎一命，是想利用他解决这个盲点之谜。”盖天总统仍旧背对邪神，听邪神解说，带着责怪的语气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们举行的精英冠军赛是为了从中选拔出最强者，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手段干预参赛者，这是宪法所定，也是禁例，你明白吗？”焚天听到盖大总统语气严厉，急忙辩解道：“总统先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若不保住玄虎，就难以搜出玄博士脑域中的最高秘密……”“唔……”，盖天总统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才严厉他说道：“下不为例！”本来焚天心里捏着一把汗，因为依照宪法，凡是违反禁例

的人，都会被处死，当他听到盖天总统只对自己发出警告时，心里不由暗暗庆幸，焚天邪神如获大赦一般，急忙答道：“遵命！”想到这里，盖天总统睁开眼睛，手捋胡须，默默想道：“玄虎虽然能进入冠军决赛，但古武功势难打败新武学！”转而他不禁想起比赛前焚天邪神的话，心中不由为玄虎担起心来：“如果他比赛落败，希望千万不要横死当场，否则我便取不到玄博士脑域里的最高机密资料……”忽然听观赛台上传来一阵激烈的哄嚷，一下打断了盖天的思绪，他面无表情地朝观赛台上看去……只见一个曲发披肩，身穿新潮迷你短衫的女性耐不住决赛前的沉静，急得用双手犹如捧喇叭状的放在嘴上朝赛场内大喊大叫道：“开赛啦！”一个嘻皮士打扮的中年男子奋臂一挥，也跟着高声叫道：“赤龙先生，三招之内，打残血海！”嘻皮士身后留平头的中年男子紧接着鼓噪：“赤龙必胜，我用全部身家性命押中你啦！”赛场内，决战在即，玄虎迅速推动劲力，把“六神诀”功力推运至七成境界，问时心内暗暗告诫自己：“对付阿龙这绝顶高手，必须力敌智取！”赤龙祭起钛极劲气，将动力提到“钛极身”第二级——“绿钛级”，心下加意提防，他暗暗忖道：“阿虎能打入总决赛，绝非侥幸，且看他古武功厉害到什么程度！”而贵宾席上，列席观察的风姿却暗暗地替玄虎担心，心下想道：“经过今晨的针灸治疗，阿虎的功力仍只能恢复到八成左右……唉……坐在风姿身边的赤龙母亲，则更关切儿子的命运，看到儿子精神抖擞，心中想道：“看阿龙英姿飒飒，气势如虹，无论怎么说也绝对没有打败的理由！”忽然，只听赤龙，发出“呵——”的一声，倏地击出一式“极劲如刚”，只见钛极极气如无数条窜动着的火蛇，向玄虎周身箭射而去。

玄虎早加防备，见赤龙出掌发雉，钛极劲气犹如针雨迎面罩来，倏忽提气一纵，跃起丈余，心中急速做出反应：“抢攻！要夺取先机，否则不易击溃他的‘钛极身’！”玄虎身随意转，中途变式，虎吼一声：“咤——‘混沌一雳’！”急将“六神功力”提至六成，催运双腿，凌空而下，“雷神疾”烈烈罡劲挟带疾风向赤龙膻中攻去……赤龙一掌甫出，迅速换位，避开玄虎来势，看着凌空而下的玄虎，蓄势待发，心中思量：“我不妨先来一个以守为攻，先摸清楚阿虎有多少斤两！”只听见一阵“砰——啪——啼——哩”的响声，只见人影晃动，转眼间，玄虎招变“雷神解”之“目布天下”踢出数脚，劲力雄猛，但赤龙亦急运。‘钛极劲’护体，挥臂猛拍，已把玄虎的攻势破解。

玄虎见赤龙防守严密，“金刚解”未能凑效，急急变招，身形一晃，“观音乱影”又吉攻出，霎时间，整个赛场，风声大作，人影缥缈，攻力果然不同凡响。

赤龙虽有防备，但怎料到玄虎出手又猛又疾，忙祭起钛级劲气，运至双掌，以“钦级翔龙破”急急拆解。心中纳罕：“阿虎的身法极快啊……”一走神，不想腰部暴露，门户裂开，心内一惊：“不妙！我的左腰露出破绽……”急急回救，但为时已晚……，玄虎抓住战机，长驱直入，“砰——”的一声脆响，六神诀——“观音乱影”已直中要害。

玄虎就是要引赤龙露出腰间破绽，一招得手，急锐强猛的脚尖乱劲立刻钉中赤龙腰眼，重击之下，赤龙第二级“钛极身”出现裂位！

赤龙感到如锥刺体，痛彻心脾，心下慌乱，痛苦的“喔！”地叫出声来。

玄虎乘胜追击，将“观音乱影”使出神入化，霎时只见千手千脚罩定赤龙，赤龙慌忙招架，手忙脚乱，错乱间，赤龙“迎天穴”不慎又暴露在

玄虎脚下，玄虎旋身而上，变招“雷神朝天”，发出第六成劲力将赤龙踢得退出十尺外……赤龙连被痛击，不禁怒火中烧……这时观赛台上，押中玄虎的正先生从望眼镜内看个真切，兴奋的跃离座位，狂喊一声：“好哇！血海飞腿神啦！”坐在E先生身边的秃头不耐烦嚷道：“哼！你押家赢了吗，就胡乱叫，快闭住你的臭嘴啦！”正先生身后的M女士也小声嘀咕：“高兴的太早啦……”列席观赛的赤阳看到儿子开始一场便吃亏，心内忐忑：“阿龙，千万不要轻敌……”凤姿心内赞许：“阿虎抢先非常正确！”“若不夺取先机，必疑……”赤龙是超级大热门，信心爆棚，但一开赛便吃了点小亏，不禁怒气涌上心头，怀着十二分不服气的想法忖道：“抢攻又如何，伤得了我吗？”口中轻轻的“哼”了一声，伺机反击……玄虎利用抢攻，连番得手，顿觉信心大增，心想：“困住他，别让他有启动‘钛极身’第三级，若先打伤他，我便有胜机！”主意一定，遂祭起“六神诀”劲气，运至四肢，抢扑向前，“观音乱影”出手，人如飞鸿，围定赤龙旋转起来……赤龙早运气在身，心想：“又是幻影超速身法，想再击中我，可没那么容易！”赤龙随着玄虎旋转的身影也急随机变招，以“漩涡破劲”对付玄虎的“观音乱影”，不断轰出游劲，击向玄虎纷飞的身影，劲力刚猛无比，令玄虎无法埋身攻击。

玄虎久攻不下，心念电转，疾急改变战略：“看他如此无目的攻击，最费力气，不妨就尽量消耗他的体能！”玄虎想罢，于是放弃抢攻，仍使出“观音乱影”招式围定赤龙旋转，只围不打。

“高手对决，战斗智慧最是重要！”列席观赛的赤阳也有此想，静观赛场变化。

赛场上，赤龙连续攻击，几招出手，虽然所长的劲气绵绵卷向玄虎那令人真假不分的身影，可却见玄虎仍毫无动静，只围定自己转个不停，赤龙将功力提至八成，再次向玄虎身影发出猛击，见仍不凑效，才心下恍然：“他这是拖延时间，以便消耗我的体能，我会这么蠢吗？”赤龙灵念一动，随即变招，猛地旋身弹上半空，脱离玄虎的攻击范围。

围困赤龙的玄虎，陡见赤龙弹空，心下一怔，当即明白，心道：“嗯，阿龙改变战略，反攻了……”赤龙凌空之际，已启动了第三级钛极身——“蓝钛极”，居高临下，把玄虎的身法看的一清二楚。

赤龙凌空之际，“凌空罩影”又告出手，陡见赤龙竖弹的身体忽然一横，人在空中，挟带钛极身第三级劲气，仿如飞鹰扑兔，罩定玄虎疾攻下来，劲气功力强劲，攻击范围广达方圆一百余尺，赤龙暗忖：“无论玄虎再用什么身法，也难脱逃我这凌空罩影……”玄虎见赤龙冲出围困，已自明白，于是手结佛印，静观其变，忽见赤龙空中变式，人如飞鹰一样凌空击来，迅疾如电，力道强劲的避无可避，于是祭起“罗汉卸”绝顶功力，一式“罗汉卸劲”举掌硬接，把赤龙的威劲力御向地面……赤龙发觉劲力被卸，急催劲力再攻，但劲力甫入玄虎手掌，仍似泥牛入海，被玄虎轻轻御走草地是坚硬的混凝土结构，被玄虎御向地面的钛极劲力的撞击，亦抵受不住这强烈的冲击，轰然爆破，仿如重磅炸弹爆炸，大块混凝土带着风声被震飞向天空，发出“波——波——”的声音，碎屑激射，赛场一片尘烟，地面被震得裂痕四散。

观赛台上的观众被赤龙这威猛的气势所震慑，人声鼎沸，一片欢腾：“哗，真厉害，好威猛呀！”“这攻击的力量超过炸弹呀！”而列席观赛的另一侧——坐着精英少年院的少年，他们看见这惊险刺激的比赛，个个都被惊的目瞪口呆，冷汗烤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少年，看到赛场地面被轰的裂

痕四散，大叫道：“呀，地裂！不妙……”他急忙打开背囊，从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盒子，迅速打开，按动键盘，急急运算起来……原来，这是一部超小型电脑。

坐在他身边位子上的另一少年，看见他不看场内精彩的比赛，反而又拿出电脑忙起来，好奇地问：“飞仔，你又玩电脑？……”叫飞仔少年，头也不抬，紧盯电脑荧屏，随口说道：“咪嘈，这事紧迫得要命！”只见飞仔按动键盘，输入程序，发出指令，电脑荧屏很快打印出。

“求取资料：——大赛场结构图”，字样，电脑接到指令，很快在荧屏上显示出一组组大赛场结构和承重力数据资料。

原来这部特殊小型电脑，能用微波传送，取阅政府的二级机密资料。

飞仔拼命计算，其他同学则紧张地观战……，一会，计算结果数据显示出来，飞仔惊得两眼呆滞，口中大喊：“呀！要出大祸！”“不得了，快去告诉家姐！”想到这，急忙收起超小型电脑，把背包一搭，慌慌张张地朝贵宾席另一侧跑去，坐在飞仔身边的另一少年精英学员，迷惑不解地问：“飞仔，你去另一边赶吗？……”而赛场内现在风平浪静，赤龙、玄虎两度交锋后，大致了解到对方的实力，正潜心思考各自的战斗策略……两人蓄势待发，寻找战机，各想自己的心事，玄虎想：“阿龙启动了钛极身第三级，果然更强猛！”

又想到：“这次要击破他的钛极身，更不容易了……赤龙同时也在研究着玄虎，他内心琢磨：“阿虎能御去我的劲力，非用更猛的重招对付他不可……”但他又想：“但招出不留情，这样会把他打死……”，一想到友情，赤龙不由变得满腹疑虑，矛盾重重。

万般无奈，他用传音入密的功法劝告玄虎说：“剧斗之下，死伤难料，阿虎，我希望你放弃这次冠军争夺，下一届再来参赛，你得到冠军的机会更大！”玄虎听到赤龙的劝告，心下一震，但他断然拒绝，用传音入密回答赤龙：“龙，对不起，我要争取冠军，并非为名为利，是别有原因！”赤龙听后，刨根问底：“虎，你若把隐衷告诉我，为了友情，我会考虑放弃！”玄虎自尊心极强，不愿对别人说出自己的心事，他委婉地告诉赤龙：“龙，我也很重视彼此的友情，我为什么要争夺冠军，但目前不。：把原因告诉你，我有苦衷，解决的办法，除了你我一战，别无他法！”但是深厚的友情，残酷的现实，令两人痛苦万分，都不忍各自对对方痛下杀手。儿时的深挚交情，嬉戏玩乐，像电影片断般，一幕幕在脑海中飞快重现……两人交谈着，希望彼此能够说服对方，然而各自的性格，各自的使命却又难如人愿，赤龙、玄虎陷入极端痛苦中……玄虎痛苦的想：“唉，我本想过两年才来参加‘精英冠军比赛’，但熟料公公身陷无限岛。母亲惨遭魔掌，大恨深仇未雪，逼于无奈提前参赛，却碰上这唯一的好友……真是天意弄人……真叫人左右为难……唉……”思虑至此，昂藏五尺，不仅悲从心来，竟从眼中溢出胜胜泪水……而赤龙心情也不好过，他内心矛盾重重，思绪繁杂：“此仗胜负，关系重大，我不想令父母失望，更不想令好友伤亡……然而，玄虎向来性格倔强，不听劝阻……唉……鱼与熊掌，岂能兼得……势比顾此失彼……老天，你令我好难……无奈呀……真是无奈……”赤龙想到伤心处，伟肖须眉，也禁不住柔肠寸断，热泪顺颊而下……观赛的风姿目睹龙、虎感触伤情，惆怅无奈的神情，自己也感到非常难过，盈盈泪眼，不忍再看……正暗自伤心，却听场赛保安人员传来大声喝斥：“小子，这儿是总统厢坐重地，你来干什么？”只

听一个熟悉的声音答道：“我有急事找凤医生！”抬起泪眼一望，却发现飞仔，一脸惶急，正跟保安人员纠缠，她不觉惊疑地叫了一声：“咦……”风姿急忙起身离座……这时保安头目挡住惶急的飞仔，正在盘问：“你是凤医生的什么人？”“我是她的弟弟，请你快点通传”，事情紧急，容不得耽搁，飞仔大声他说。

“口讲无凭，你有什么证明？”，保安头目不敢冒然轻信，继续盘问。

“拿大话吓人，分明是自夸！”，另一保安斥责说。

“飞仔！”，正纠缠间，风姿飞身跑过来，急切地喊了一声。

保安头目满脸疑问，说：“凤医生！”风姿急忙指着飞仔说：“他确实是我的弟弟！”风姿将飞仔拉到僻静处，轻声问道：“飞仔，看你一脸惊慌，有什么急事？”“据我计算，赛场内西北偏西的看台，将会因裂缝扩大而倒塌！”风姿抚着飞仔肩膀，半信半疑地问：“若是真的，将会死人无数，但你的计算会不会有错误，”“呸！”，飞仔听至姐姐居然不相信自己，气得脸都歪了，他自负地对姐姐说：“姐，我的脑域开发已达至 24%，根本不比你低，而我最擅长计算和发明，这难道你还不知道？”风姿一看飞仔动了怒气，忙做个鬼脸，哄着弟弟说：“OK，别生气，家姐都知道你是个超级天才！”风姿急忙走进包厢，走到国安局长雷霆身边，轻声对雷霆说：“局长先生，我有紧急事情想来告诉你……”雷霆一边走出包厢，一边详细听清了风姿对情况的介绍，待他走到飞仔跟前一看，发现凤飞竟是个小不点，于是用一付不屑的神情对风姿说：“你弟弟只不过十四。五岁！”“就凭他？我就要相信看台会坍塌？”风姿听到雷霆满口嘲笑的语气，用手抚住飞仔的后背，庄重地向雷霆介绍说：“局长，他的脑域已开发到达 24%，他是一位计算天才！”雷霆刚愎自用，对风姿的解释听不进半点，一脸自负地神情，对风姿说：“这大赛场是由我策划兴建，坚固无比，不可能坍塌！”风姿看到雷霆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刚愎自用，一脸倨傲的神色，不觉气从心来，据理力争，嘲讽地问：“万一我弟弟的计算是正确的话，将有近万人伤亡，你负责的起吗？”在厢座里的盖天总统，此时听到外面发生激烈争论，闻声出来，了解原因。他静静听完风姿的话，赞同地点了点头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然后转过头，威严地命令雷霆道：“雷霆，你立刻疏散西北偏西的观众们！”这时雷霆怎敢在盖天面前托大，听到盖天厉声喝斥后，吓得汗水沁出额头，忙毕恭毕敬地答道：“是！”盖天总统转过身来，双手放在飞仔的肩上，目光慈祥地看着他和霭他说：“你就是飞仔，我也听说过，你是精英少年院里的超级天才，请来我的厢位座吧！”得到总统的赞赏，飞仔开心极了，激动的嘴巴竟不管用，张嘴憋了半天，才用颤抖的声音结结巴巴的说道：“多……多谢……”盖天总统转身看着雷霆，冷冷地命令道：“安排他和风姿小姐一起坐吧！”雷霆低头，无可奈何他说：“遵命！”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下来，风姿走回自己的包厢，亲切地看着弟弟，微笑着说：“飞仔，希望你别计算错误！”飞仔看着姐姐，回答的非常自信，他说：“姐姐，不会错，除非他俩立刻停手，否则一定会把看台震塌！”停手？当然不会。

此时，赛场决赛不但不会停手，而且战情渐趋激烈，连连出现硬拼局面……只见玄虎这时争斗正酣，赤龙突然抢攻，左拳将钛级身第三级劲气提到六成，出招“钛极破式”向玄虎闪电攻出，玄虎亦不敢含糊，祭起“六神诀”功力，飞身而起，将“雷神疾”功力催运右腿脚尖，“风雷撼岳”带着疾风，踢向赤龙，硬生生接下赤龙攻来的两拳。两道劲力相撞发出一阵“碰！”

“波！”震耳爆响。

拳脚硬撼后，玄虎借力以两倍超音速的身法，趁机窜到赤龙身后，厉腿劲踢……谁知赤龙心中早有此算，打定主意，故意诱玄虎从后攻击，抓住玄虎飞身旋腿，腰背瞬间暴露的破绽，伺机反攻。

只见赤龙缩身急躲，只被玄虎踢来一脚扫中些许头发，而赤龙抓住战机，转身反击，“钛极翔龙破”刹那间击向玄虎右肋。

赤龙的战略得逞，玄虎抬腿跃进，右肋露出破绽，立刻吃了“翔龙破”所发的“翔龙破体”猛烈掌劲攻击……玄虎陡觉赤龙掌风如山而至，尚未触体，已自给捱，急运“罗汉卸”劲气，出招“罗汉卸劲”，用以消减赤龙的钛极劲气的压力，强韧的柔劲把赤龙攻来的掌力卸去大半。

不料赤龙却避虚击实，玄虎硬接卸去的一掌只不过是投石问路，而随后跟进“翔龙破顶”才是主攻之式……由于玄虎未解赤龙真正用意，致使自己判断失误，顾此失彼，堪堪硬接赤龙击向右押的掌劲，不料头脑却露出更大破绽，赤龙抓住战机，紧跟所出的这式“翔龙破顶”贯注八成功力，早已结实地砸向玄虎的头部。

原来赤龙早以料定，玄虎头部卸劲能力可能薄弱，一击得手后，果不其然。

赤龙一记“翔龙破顶”，击力超过一千磅，玄虎惨被击中，撞地后反弹起，双手仰头，痛的怪叫。

看到被震飞的玄虎，赤龙心念电转，忖道：“阿虎的身法迅捷灵巧，必须先封杀他的优势，便能消减他的战斗力！”机不可失。

赤龙再次祭起“钛极身”第三级的八劲力，刹那间在双掌之间形成一个强劲的钛极气团，一声大喝——“钛极伏龙锁”带着疾气，随告出手，凌空而下罩向玄虎。

玄虎毫无提防，被“钛极伏龙锁”罩个正着。

赤龙招式“飞鹰攫击”急如风雨随后跟至，铁拳铺天盖地向玄虎周身各大要害轰下，玄虎被“钛极伏龙锁”锁贴在地，无计躲闪，只有运起六神劲气护体，苦苦支撑，捱受挨打。

赤龙攻出的拳劲在玄虎体内乱窜冲击，玄虎顿时感到周身气劲鼓涨欲爆，痛彻心脾！

玄虎咬紧牙关，手结佛印，又祭起“罗汉卸”劲气，发力扭身，才勉强卸脱出赤龙“飞鹰攫击”的密集攻击范围。

但赤龙攻势此起彼落，不让对手有喘息余地，“飞鹰攫击”倏忽变式“钛极翔龙破”似狂风扫叶，穿心脚如影随形，尚幸玄虎神功护体，把赤龙攻来的劲力卸去大半，才无重伤。

赤龙见重击之下，玄虎仍顽强抵御，未凑功效，不禁想道：“阿虎的古武功竟能消卸我第三级内劲，如此下去根本无法将他重创……徒耗体能……难以取胜……”赤龙留意观察，加紧攻击。思谋对策，忽然，赤龙眼睛一亮，心下思忖：“他头带着金属头盔，定会令头部卸劲大打折扣，无法发挥原有的柔韧功效，刚才一击得手，已见征兆，我何不就在这弱点集中攻击！将其重创！”赤龙谋略既定，遂变换进攻方式，催动“翔龙破体”，向玄虎膻中虚晃一招，趁玄虎闪避，头部暴露，一记“翔龙破顶”凝聚钛极劲气九成功力招向玄虎头部，重重出击，玄虎果然未能卸去这如雷一击，照单全收，人如炮般，枪然飞射而出。

赤龙掌劲千钧，劲力直震入脑，玄虎头上坚硬的头盔受此一击亦被轰至崩裂。

玄虎受此重创，心下惊骇，手结佛印，运起“金刚解”劲气——“金刚解石”这雄浑霸道的一式，欲挣脱赤龙“钛极伏虎锁”的缠锁，劲气只把伏龙锁挤扯的充盈欲破。

赤龙瞧个真切，大吼一声：“想脱身？没那么容易！”急催“双极相映”招式双拳直上，照定玄虎头部狠力褪击。

玄虎功亏一篑，赤龙乘机上前攻击，双腿以开山裂石之势砸下……玄虎招架不及，全数收受，刚刚运起的金刚气劲立时烟消云散，钛极气劲纷纷至沓而来，撞击玄虎脑袋撕痛的快要爆炸！

玄虎头盔接连受到重击，承受不住，终于爆裂飞散，立时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暴露无遗。

“糟透了……”玄虎暴露身份，风姿芳心震惊的无以复加，泪如飞雨……列席观赛的盖天总统、赤阳，雷霆等都震惊的愕然不己。

雷霆惊愕的目瞪口呆，惊叫出声：“啊，他不就是那个谋杀一念罗汉，在全国悬红辑拿的玄虎吗？……竟也混进冠军大赛，简直是送羊入虎口！”赤阳霍地站起，对盖天总统说：“总统先生，我立刻派人逮捕他！”盖天总统难过的连连摆手制止：“不用！”他手抚胡须，悠悠说道：“大会历代赛例，只要成为优胜者，便可既往不咎，且看这小子的造化了！”雷霆心怀怨隙，恨不得就借玄虎之手击杀赤龙，好为儿子报一箭之仇，看到赤阳欲在此时逮捕玄虎，心内忖道：“赤阳这老鬼倒老好巨滑，想假借正义之名拘捕玄虎，赤龙便可不战而胜。”想到此处，雷霆不由恨得牙根发痒，正觉无计可施，忽听盖天总统出面制止，心内窃喜：“太好了，这玄虎曾击杀一念罗汉，所习武功必定是‘钛极身’的克星，赤龙这次有难了，嘿嘿……”凤姿禁不住连番惊吓，一时真情泄露，用双手捂脸，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旁的飞仔一见家姐无故痛哭，不解地问：“家姐，家姐，你怎么啦？”观众亦议论纷纷：“哼！这个身份神秘的朋友原来是个通缉犯！”“看走眼啦，我出重金单赌中他，真是大错特错！”“大会如果终止比赛，取消血海的资格，岂不害得我血本无归？”而赛场上玄虎头部因受钛极劲气连番轰击，“金刚解”功力烟消云散，人已昏死，颓然倒下，寂静不动，大会规定十声之内再无反应，便等于落败。

比赛开始进入倒计时，读数声音从赛场广播内发出：“十一——”赤龙周身运力，双拳紧握，静观变化，内心思绪翻腾：“虎，我这样做是逼不得已，你虽会被捕，但若真是无辜，我与爹必有办法替你洗脱罪名！”“我定要夺得冠军，请不要怪我，只怪你实在太顽强……”赤龙内心矛盾，反怕玄虎此时爬起，不由私下祷告：“别再起来，这个结果对你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九——”广播里读数声传来，玄虎如死了一般，爬伏在地，寂然不动。

一阵旋风吹来，玄虎幻影旋起半空，如一团火，在空中燃烧，旋转……“喝——”一声清啸把朦胧中的玄虎惊醒，眼前竟出现一幕奇异景象，声音源自两名少年，其中一名竟与玄虎有九分相似，略为不同的是面上充满妖邪戾气！

另一名却酷似赤龙，但二人的服饰装扮俱是陈旧过时。

二人各展所长，正比拼的异常激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持棍少年明显功力较弱，负隅顽抗下始终不敌，武器脱手！

貌似玄虎的少年越战越狠，魔性尽现，益发凶残暴戾。

玄虎脑中仿如看见相反的自己，惊呆得不敢相信。

只见貌似自己的少年将另一少年击落于地，随即旋身而起，腿挂疾风，身罩电火，口内狂笑，吼声如雷：“哈哈，你的死期到了，让我把你他妈的钻个稀已烂，骨肉四溅惨死！”酷似自己的少年言罢旋即凌空飞下，“如来破天”出神入化，带着戾气向倒地少年踢去……惨剧即将发生……少年杀性大起，玄虎看在眼里，仿佛自己正大开杀戒，罪恶感令他不能容忍这种血淋淋的悲剧发生。

玄虎鼓起勇气上前拦阻，对少年环腰一抱，感觉竟是似有似无，虚无缥缈，也不知是否阻截成功。

而凌空攻下的少年似乎觉察到有人阻止，怒目瞪视玄虎，两人四目相交，玄虎竟产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感应。

一道刺眼的强光在空中爆闪……“六——”倒计时继续读出，而赛场上的玄虎仍毫无动静。

现场转播主持人从高科技屏幕内看到玄虎仍僵卧不动，认为大势已，肆无忌惮地谈论起来：“血海先生头部被打得木然发昏，相信每个买中赤龙的朋友都可以排队收钱。”躲于一隅列席观赛的肉先生，气得一拳捣破厢坐，直喷粗气，心内暗骂：“啊……你这个仆街仔，没等断手断脚，就会这么快的玩完！”“五——”倒计时已数到第五，玄虎仍没有任何反映。

而无限宫内。

焚天邪神虽未亲临赛场，但通过超科技电脑荧屏仍密切关注玄虎的比赛情况，他静静地注视着昏死在地的玄虎，默不作声。

侍立一旁的红邪子却得意地笑起来，对邪神道：“哈，这小子能入总决赛已算好运，今次没有奇迹了！”“四——”倒计时读到。

焚天邪神冷眼看着玄虎，嘴里说到：“未必！”赤阳夫妇面露欣慰之色，赤龙母亲想：“哈，阿龙轻松胜出，根本是众望所归！”其实赛场上赤龙一点也不轻松，汗出如浆，内心忐忑不安。

“三——”倒计时读到三时，玄虎扑地似以死去。

凤姿焦急地看着玄虎，她多么希望他爬起来，然而却令人失望，每一下倒数声，恍如重锤铁褪一下一下地敲打着风姿的心，令她更加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结局！

“二——”追命的倒计数读到二……忽然，玄虎手指微动，十指如鹰爪般勒进赛场混凝土地面，转瞬玄虎“啊……”地低吼一声，人已骤然立起……时限将尽之际，玄虎陡地挣扎爬起，把缠锁身上的伏龙锁劲扯裂撕破，功力竟不可思议地暴升增强！更令赤龙震惊的是，玄虎身上竟隐约透现出异象内的少年身形，两者如出一辙。

赤龙惊愕的张大嘴巴，半天才猛喊一声：“呀，为何会这样的？”看着不可思议暮然而起的玄虎，赤龙眼前顿时出现一阵迷惘……（玄虎到底有何惊人变化？他又能否籍此变化战胜赤龙？）

第二十章 友情决裂

玄虎仰天长啸，回音呼应，仿佛天神降世，体内异能流转四肢百骸，骨骼发出一阵“咯咯卡卡”的轻微声响，劲气竟较前不同。

玄虎自己心内也觉纳罕：“奇怪，我身体内怎会突然间产生一种无可言状的神奇力量……劲气暴升，直欲破体而出……怎么会是这样的？……”观赛的风姿见玄虎陡然跃起，泪眼朦胧，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焚天邪神也惊愕的眼内精光暴射，内心震颤不已。

赤阳则隐去一脸得意之色，神情沮丧，惊诧莫名。

肉先生竟惊的仿佛灵魂出窍，呆若木鸡。

而赛场上的赤龙简直不敢相信这陡然异变，拭目再看，活生生的玄虎雄风浩荡，功力竟较前不同，心内惊异地想：“阿虎明明落败，怎么陡然间却又突生异变……看他的气势，功力似乎又更上一层楼 E 先生又按捺不住狂喜，尖叫一声，从观赛台坐位上跳起，欣喜若狂地挥臂拼命叫道：“血海，我支持你，太棒了，你一定要赢呀！”肥胖的 M 先生不忍这样陡变事实的刺激，看到 E 先生惊喜若狂的样子，心想：“我倾进全部身家性命赌中赤龙，怎么可以轻易地输？”，一肚皮气正无处可撒，却见座前 E 先生得意忘形，不觉怒从心头起，他霍地站起身来，左手扯住 E 先生头发，右手扭住他的上衣，恶狠狠他说：“妈的，再吵嚷乱叫，我就把你揍出看台！嗯！……” E 先生立时襟若寒蝉……而赛场上空气也似乎凝固……赤龙再次运聚周身钛极劲气，准备发动进攻，不过当他看到玄虎面罩寒霜，双目透出怨毒萧杀的神色之后，不由得心中有所忌惮，呆呆地默想道：“看来这次比赛要花更大的气力，方能夺得冠军宝座！”此时，只见玄虎伊然变了一个人，他凝聚气力，活动周身，感到体内油然衍生出一股比本身功力更高的强烈气劲，他不由精神一振，战意顿时提升到极点，然而对于自己体内的异能，他也心里犯疑，暗道：“莫非我已感应到上一世的武功，……但似充满暴戾之气，令我杀意澎湃……”此时对面的赤龙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并向玄虎发出挑战，道：“虎，我们再来一次正面交锋吧！”玄虎满不在乎，做然笑道：“决斗就是决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无限宫内，焚天邪神看到赛场上玄虎心胸坦荡，以大将之风对付赤龙，不由气得慨叹道：“傻小子，趁现在自己体内劲力旺盛，你不从后偷袭，只是扮君子，真是愚不可及！”侍立身侧的红邪子对玄虎亦感到大惑不解，对焚天邪神说道：“玄虎神态大变，难道是被打到痴迷的伤况？”焚天邪神连连摇头，说自己的见解：“非也非也！他是感应到前世的思想和武功，两世已渐融为一体！”红邪子顿感讶然，神色大变地问：“啊？感应到前一世？”“若他取得前世武功，岂非战斗力大增？那么……”“对，这场冠军赛的战果有可能要改写！”邪神非常肯定地回答。

赛场上赤龙开始发动进攻，只见他十指箕张，将钛极身第三级力道陡提八成，凝聚双掌，又在两掌间形成一个强劲的钛极气团，泛着幽幽蓝光，挟带疾风向玄虎扑来，他想：“看阿虎的疯态，非到战死不休！”“如若这样，我唯有废他一支，方可达到取胜而不致伤他性命的目的！”玄虎有备无患，看到赤龙飞身抢攻，“咤！”的一声暴喝，人已跃起，迎着赤龙攻来的双掌，“风雨撼岳”气贯长虹，带着烈烈疾风，迅雷不及掩耳，迎头攻向赤龙。

赤龙又见玄虎脚劲袭至，心内灵念一动，制敌之策顿出，他想：“他的脚法最厉害，我就绞断他的脚吧！”心随意动，招式一变，内夹“钛极身”第三级劲力的“绞磨绝灭”随告出手，只听“噗！噗！”两声轻响，赤龙已将玄虎右脚牢牢扣住，心中念道：“阿虎，对不起，你虽断了一脚，总好过

丢了性命。”心念至此，手下用力……可被提起的玄虎并无惧色，似乎故意让赤龙抓住自己右脚。

“绞魔绝天，’ 狠辣无比，但玄虎的脚似坚韧无骨，虽被赤龙绞磨得随势疾转，但却没有出现赤龙所想的那样立时碎断！

赤龙心内正在诧异，耳中已猛听玄虎暴叫一声。

摹见玄虎左脚旋来，“六神诀如来破”中的“如来破甲”劲力千钧，照定赤龙头部，狠命踢去。

赤龙因双手扣住玄虎右脚，回救不及，头部顿时受创，六神劲疾气直灌大脑深处，赤龙顿觉天地倒转，双目金星乱进，不由双手一颤，钛极身劲气立即烟消云散。

玄虎奋勇直上，抢身跟进，人如高速旋转的陀螺，右腿反式一弹，挣脱赤龙缠锁，借力上蹬，“雷神朝天”猛向赤龙头部扫至，“啪！”的一声雷神劲力又砸上赤龙后脑。

赤龙心内吃惊，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在玄虎以雷霆万钧之势的攻击下，竟毫无回手之力，瞬间已经连遭玄虎重击……赤龙钛极护体甲化劲气出现龟裂，仿如羊落虎口，任由宰割。

列席观赛的赤阳直看的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嘴里反复呐呐道：“我的天，龙儿蓝钛极护身甲化劲气竟能被硬生生攻破……阿龙……阿龙……”风姿的心欲要蹦出胸日，难过地用双手捂住眼睛，惨象不忍再看。

盖天总统也震惊得睁大眼睛，紧张地注视着赛场局势的变化。

无限宫内焚天邪神不觉脱口而出：“好小子！两世功力齐集，出手果然非同凡响！”而观赛台上，观众更是被玄虎这匪夷所思的神力所震撼，嘈杂沸腾，一片大呼：“呀，好啊，血海先生今次要爆棚啦！”“喊，赤龙先生，千万要挺住咧，我可是全把全付身家都押中你呀！”“哗，血海先生，再用劲揍呀！哈哈哈哈，今次我是肯定赢定啦……”“赤龙先生必胜，加油呀！”赛场上玄虎抓住有利战机，不断变招，连番攻进，而赤龙则亦步亦趋，本能地用双掌护住面门。

“雷神疾电”玄虎暴喝连连，“六神诀”出手狠疾，鬼神莫测，一击得手，人如临风飞鸿，又倏然飘至赤龙背后再攻……赤龙头痛欲爆，眼冒金星，人欲昏倒，勉强能够抵御住玄虎的正面进攻，不料却是顾此失彼，却又后门洞开，给玄虎造成可乘之机……玄虎揉身急上，祭起六神诀——菩萨灭，临空厉喝：“菩萨天顶！”身体反旋，凌空一脚，再次猛踢赤龙后脑，只听“轰！”的一声爆响，石破天惊，六神劲气番数攻进赤龙头部。

玄虎以快绝身法，威猛的脚劲又击溃赤龙头部钛极甲化护身劲气，赤龙不虞提防，受此轰击，人如飞弹，箭射而出，直被震飞丈余，仍收势不住……

“龙……”，观赛的凤姿似欲发疯，痛苦的心情无以复加，心内颤喊，热泪长流。

凤飞少不更事，看得如醉如痴，口内直喊：“哗！没想到血海先生劲力强大的没有顶呀……”观赛台上，这次轮到M先生沉不住气，猛地站起身来，惊慌失措地喊道：“哗，钛极身都顶不住……大祸……”“惨啦，可怜我全部身家性命都要打水漂……而E先生的正禁危坐，暗自得意：“看来要爆冷门，血海先生未必不赢，这次我又是发啦……”赛场上，玄虎连出两记猛招，急回气调息，他冷冷地看定赤龙，运劲待时，心想：“哼，第三级钛极身又如何？照破无误！……忽然，玄虎一震，异象又浮现脑海中……只见双节棍影

纷飞，酷似自己的少年正疲于应付，而另一持棍少年变本加厉，向自己狠命狂攻……玄虎心内惊愕，暗想：“啊呀，前世的特殊景象，又在脑海中出现了……”“呀……我前世遭受对手无情的猛击！”“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痛得魂飞魄散……他究竟是谁？……”前世的撕心裂肺的剧痛，玄虎感同身受，‘凉恐心寒……忽然看到弹飞的赤龙，异感互应，玄虎心中震颤不已：“我看到了，打我的是赤龙……是前世的赤龙！”“我们俩前世一直是——仇敌！”脑中的幻象令玄虎恨得双目充血，忽然眼前一片黑暗，原来，鲜血从玄虎眼内溢出，顺颊而下，点点滴滴，落到地上……玄虎杀机顿起，以下思忖：“无论是前世个生，是友是敌，我非击败赤龙不可！”百战百胜的赤龙，原本赛前信心比天高，可这次终于感受到失败的滋味……他痛苦地低垂着头，面无血色，受击后的余力还在他体内四处流窜，血渐渐沥沥的从嘴角不断溢出，一种可怕的念头萦绕心头：“呜……我会失败吗？”赤阳夫妇眼见赤龙被玄虎击溃的残状，只惊的冷汗四溢，赤阳失去往日的冷峻和沉稳，在贵宾席上急得叫出声来：“阿龙，振作！快启动第四级！”赛场上，赤龙手颤抖着，伸向腹部，艰难的启动钛极身第四级——紫钛级。

枢纽启动，钛极劲气立刻充盈赤龙四肢骨骸，顿见赤龙周身被一一片紫色毫光所笼罩。

赤龙精神振奋，巍然立起，凶色凝重，面色凝重，长啸一声：“不，我绝对不败！”这时玄虎，前世武功感应更为浓烈，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气劲和杀意，嚎叫着，挺身而出，象威力无匹的龙卷风般疾扑赤龙……赤龙早以蓄势以待，见玄虎奋勇扑击，暗叫但：“来得好，拼了！”遂祭起钛极身第四级九成劲力，催运双掌，抢先疾出，照准玄虎来势使出“钛级轰天”狂猛轰击。

玄虎疾扑之中，一望形势，心想：“哼！硬拼？”“就凭你这小小钛极身！看你挡得了吗？”玄虎急疾提劲吸气，将双腿劲力提至九成，吼声动地，“如来破甲”连环踢出，硬接赤龙攻来的双拳，两股强大的劲力强烈撞击，爆发出“轰！”“轰！”巨响，赤龙与玄虎拳脚对接，‘如来破甲’所发的力道沉雄浑厚，只震得赤龙双臂酸，微微作痛，心内惊惧，暗忖：“啊呀！从未遇到过这么强猛的震击力……两股惊天动地的撞击力狂撼，赛场地基如何受得起，登时崩裂坍塌！”“隆！”“轰！”声音震天剧响，坚硬的混凝土被爆的四下飞散，烟硝纷飞。

赛场地面如遭万磅炸弹轰中，立时被炸开一个巨洞，裂缝向四面八方扩散！

盖天总统亦被这惊天动地气势所震撼，大张着嘴，满眼恐惧的神色，心中惊诧道：“我的天，十尺厚的钢筋地基竟被摧毁……真是神力未及……”雷霆、赤阳哪里见过这阵势，都惊得呆若木鸡。

赛场上龙、虎争斗仍在继续，地基下的无数钢梁基柱，皆被撞击的摧枯拉朽，纷纷断折拗曲！激战中的龙、虎双双跌进地基内……硬拼的结果旗鼓相当，龙、虎又各自攻出一式，暴然分开，各运功力，战场又改在地基内的钢柱林立间进行。

赛场被震的缝隙，最大的裂缝一直延伸到西北偏西的看台，观众幸早已预先疏散，故此无人伤亡。

观众都看的胆颤心惊，呆若木鸡！

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喊道：“哗，吓死人啦！”另一个妇女也吓的惊叫：“天啦！没有搞错吧，我是在看比赛吗？”比赛确是旷古撼今……先进摄

影机急速自动升空，飞到破洞上空拍摄，转播这空前绝后的比赛……而钢柱林立的地基内，设有保安摄影系统，这时也正好用来监视战况。

连续激战，使赤龙又受了伤，热血从嘴角不断溢出，他有些不可理解，呆呆的想：“奇怪，阿虎竟能越战越强……”“难道古武功真是深不可测……”玄虎看来丝毫无损，仍勇气百倍，他傲然矗立，气势如虹！

玄虎两眼辣辣盯住赤龙，一字一顿他说：“上一世你对我无情击杀，今世我要你连本带利清还！”玄虎说罢，浑身挟带着无比强劲的萧杀之气，跃下钢梁，向赤龙展开更威猛的攻击。

玄虎暴声喝道：“观音乱道！”，出手便是毒辣无比的狠招，俨然“天魔降世”，对赤龙仿佛变了另一个人……赤龙亦振起精神，催运钛极劲气接住撕杀，双臂搅动，“钛极旋锥”随掌而去……赤龙心内疑惑：“听阿虎说什么前世今世，一派胡言乱语，莫非疯了？”“看他来势汹汹，难觅破绽，不妨我就以强制弱，力撼他的轴心！”赤龙心念转动，巧妙把钛极劲气凝聚成锋锐无比的“钛极旋锥”，挥向旋转而下的玄虎，将玄虎的“观音乱道”劲力挤压的崩裂四散。

玄虎出招受挫，身形急展，倏地收招闪避，改变攻势，不作正面交锋，心内暗想：“还想硬拼？我才没这么笨！”赤龙招式一出，劲力暴发难收，“钛级旋锥”以惊人的摧毁力突破地面，轰然爆炸，地基内的钢柱与混凝土纷纷应声碎裂。

锥势去劲未减，轰出赛场破空远去，雷震四野，威势之猛，震惊全场。

而玄虎却置若罔闻，身法变的越来越快，“雷神疾电”形成无数光影，急速移动，令人眼花缭乱。

羌限宫内，梵天邪神看在眼里，也不觉对玄虎神出鬼没的身法所震撼，看到赤龙反应迟钝，不由说道：“嘿，赤龙这小子要吃亏了！”而赛场上赤龙也为玄虎的超音旋转的乱影所困扰：“唔，这光影较为实质，应是直身所在！”，急鼓劲疾攻。

赤龙虽然估计正确，无奈玄虎旋转的身影太快，只能打中玄虎高速旋转下的残影。

在赤龙出手的刹那间。玄虎抓住时机，已闪电般窜到攻击的有利位置，“菩萨灭顶”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向赤龙脑后。

腿势急如闪电，赤龙惊觉已迟，“膨！”，钝响发出，后脑惨遭踢个正着。

脚劲直透脑际，赤龙顿时直觉晕转，人如断线风筝飞射开去，劲力如万马奔腾，赤龙收受不住身形，挟带疾风连连撞断数条钢柱，仍未能消解冲击力……，余势冲击赤龙直射地基内厚重的钢墙，钢墙在重力撞击下发出“喀……喀……”声响，竟折裂出无数道裂隙……盖天总统；赤阳，雷霆都被这骇人的气势惊得呆愣在厢坐里，张着嘴，惊呼连连。

赤阳冷汗滴溅，心狂跳不已，骇然忖道：“哗，这玄虎出手好狠，似乎想杀死阿龙……而雷霆则幸灾乐祸，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那神情似乎告诉赤阳：“哈哈，真是大快我心！”比赛过程通过地基内摄影系统透过大屏幕直播观众对战况了如指掌，人声哗然，发出阵阵栅叹：“唉，这才叫做风水轮流转，刚才血海被赤龙打得吐血，今次赤龙又被血海打得仆街！啧啧！……”

“吓！血海不愧是个杀人犯，果然出手毒辣凶残！”赤龙被玄虎的深厚劲力震弹钢墙，只见厚达十余尺的钢墙竟被压出一个深深的大窝，赤龙深陷其中，头部低垂，寂然不动……玄虎随后赶至，见状不再追击，只蓄势以待，在旁

欣赏自己的杰作，仰天长笑：“哈哈哈哈哈，我终于获得胜利！”玄虎忽的摹觉四周寂然无声，一点也听不见观众的喧哗声，峻目巡视，狂妄吼叫：“哈哈，快开始倒数吧！”这时深陷钢墙内的赤龙，渐渐清醒，然而头部撕欲裂，周身骨架疼痛似欲散落，“哎……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不能输……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岂会如此不堪一击，我要振作！”赤龙挣扎之际，眼前竟出现异象，正是玄虎刚才所感应的一幕！

只见异象中舞棍少年头发根根直立，脸上筋脉暴露，双目精光怒射，仿佛凶煞恶神，正与另一少年酣战不己，已处下风，被另一少年穷逼猛打……只见舞棍少年忽然狂笑起来：“哈哈，尽管打吧！”“这样才可激发起我的战意！”赤龙为异象所述，仿佛四周化蝶，心内疑惑：“我到底身处何方？为何那持棍少年与我相貌相若……”“那受袭少年，不就是附在阿虎身上的狰狞形象吗，”灵念一动：“我记起来了，上次歼灭星暴群，他们也出现在古怪感应内……”忽见异象貌若自己的少年奋起神威，改变颓势陡然反攻，狰狞少年提腿急转，腿劲如龙卷漩涡纵横四射，守得水泄不通，棍势顿被挡卸……狰狞少年趁对方攻势瓦解，乘势旋腿抢攻，击毁三节棍。

碎木迎头激射，赤龙本能地举臂挡格，三节棍竟然透体而过，其逼真程度几可乱真！

狰狞少年得势不饶人，把貌若自己的少年围困在漩涡气劲内，攻势如急风骤雨，貌若自己的少年又连遭击，少年惊恐万状……赤龙对待棍少年有股莫名的亲切感，急上前追看战况！

持棍少年强忍痛楚，两拳互轰，竟爆发出金铁交鸣之声。

“喝——”貌若自己的少年鼓气怒吼，同声陡地散发出眩目的金光，霎时浑身坚如铁石，功力赫然是以古武功威震全球的少林寺不传之秘的武功绝学之一——金钟罩。

两人各显神功，赤龙看得膛目结舌，浑不觉金光正逐渐逼近……“呀！”貌若自己的少年奋起神威，扑身疾攻，另一少年也不甘示弱，“吼！”，拔臂上举，全力硬接……“碰！”两股内力互撼发出暴响，狰狞少年厉力稍逊一筹，被金钟罩强大功力震飞半空，金光四攻，亦同时触及赤龙。

赤龙脑海顿时感到一片空白，内息汹涌澎湃，似欲破体而出！

霎时强光一闪……“六——”赛场倒计时声音传来，赤龙仍寂然不动……“五——”，观众急切注视着直播屏幕，静待变化。

赤阳坐立不安，在厢座内急得大喊：“阿龙，别气馁，对自己要有信心！”赤龙奋力挣扎，玄虎忽觉有异，蓄势进攻……“四——”牵动人心的倒计时声，催命而来，疲乏软瘫的赤龙，身上竟渐渐地冒出冉冉金光……金光愈来愈盛，赤龙不知不觉竟感应出异感中的金钟罩神功，身上更透现出持棍少年形象——赤龙似乎同样取得上世的思想及武功。

赤龙挺身一跃，身体脱墙飞出……观赛的赤阳见状神情激奋，欣喜若狂：“好，龙儿！你终于挺起来了！不侷是我的儿子！”无限宫内，焚天邪神不经感到心内一震：“好小子，竟同样能感应到上一世！”风姿发出‘凉喜的喊声：“龙……”雷霆气得怒目圆睁，大喘粗气。

恶战再续。

赤龙陡见玄虎袭来，仓促回身迎击……赤龙咬牙切齿，怒向玄虎，仿佛变了另一个人：“前世宿同，今世了断！”出拳歹辣势如狂飙，气势毫不比玄虎逊色……身负两世武功的龙、虎再度相拼，玄虎出招“菩萨灭魔”，催

动六神劲力功力抢身强攻，赤龙祭起：“钛极翔龙破”鼓勇硬接，“隆！”两道神力无匹的劲力撞击，爆发出石破大惊的震响，钢墙无法承受这股已力的冲击，竟被击穿出一个大洞！钢石四射飞散……宏响声中，两人各自飞退丈余……，内力竟不相伯仲。

玄虎击来的冲力奇猛，余势震得赤龙飞退丈余仍未能止住退势，飞跌出破洞之外……赤龙身悬半空，急点暴碎而出的钢石借力，几个起落，又跃返洞内。

“噢！”赤龙不觉惊疑，只见玄虎神情呆滞，凝目视望，浑不觉赤龙已近身前……原来玄虎正被眼前某些景象所吸引，竟无暇理会赤龙。

赤龙急循玄虎视线望去……，心内一震，刚才感应的上世异象，竟在钢柱林立内显现延续，赤龙正好看到错了的战果，却见……玄虎上世陡地回身一旋……满脸愤色，双目充血，脸上筋脉暴突，发立如针，张开狰狞虎口，怒斥赤龙：“呸！金钟罩功力你只练到第八层，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胜我，你拿命来……”，说罢纵身提气，上世神功罡力将衣服震荡的棘棘作响，人如凶神恶煞，朝赤龙淬然攻击……聚上世功力的赤龙“呀！”的一声大叫，目肌尽裂，金钟罩异功尽显，迎战玄虎。

只见上世的玄虎居高临下，散发出空前强烈的妖邪戾气，以十成功力尽注右腿，朝赤龙直插而下，竟硬生生把上世赤龙的金钟罩罡劲猛然击碎，继而乘势攻进，残杀下世赤龙……上世玄虎狞笑，左腿跟进，狂笑不绝：“哈哈哈哈哈……待你下世练成第十二层，再来找我报仇吧！哈哈……”，腿劲如锥，劲力真透赤龙肺腑。

“啊！”上世赤龙惨遭叫一声，人如风中败叶疾飞而去……（龙虎上世为何自相残杀，今世又否会重蹈覆辙？）

第二十一章 前世绝学

一般人，脑域运用只有 6%，其余 94%是空旷无边，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当中便包括了无数前世的深刻回忆。

玄虎遭受赤龙重击，濒临之际，在摹地回忆到前一世的一场惨烈剧斗中……脑域猛地扩大功率 35%，及时感应及取得了前世武功，令自己战斗力暴增，因此反而转败为胜。

赤龙不知其中的奥妙，淬不及防，被武功突飞猛进的玄虎强烈反攻，后脑更吃了玄虎具有雷霆万钧之势厉脚的痛击，一度陷入颓势，险身败名裂。

在倒数阶段时，赤龙也感应到上一世，同样获得了上世的思想，脑域亦适时扩大 5%，进入到上世的惨烈剧斗里，同时感应到上世的金钟罩奇功，渐次溶入到今世的钛极身里……幻觉中的异变，令赤龙惊诧不已，心存疑虑：“我们上一世是性命相搏的死敌……我上世拥有古武学金钟罩奇功？……”赤龙遭玄虎猛击，身如风中败叶被震飞……金钟罩被击的现出裂痕。

玄虎眼见金钟罩罡劲崩裂，飞身急赶，将功力提升至极限，“如来破金”带着萧杀气势击中上世赤龙胸部，上世的玄虎誓要对上世赤龙赶尽杀绝……腿劲如尖锥疾转，把赤龙第八层金钟罩罡劲尽数瓦解，余势直钻向上世赤龙的心窝，钻劲把上世赤龙全身筋脉冲击的逆转，肌肉绞旋移位，今世赤龙心

内一震，忖道：“好残忍的杀人方式！”上世赤龙痛苦的脸上肌肉扭曲，身体肌肉抽搐，玄虎则看得津津有味，面露悦色！

目睹这无情的击杀，今世赤龙被震惊的无以复加！

忽然，玄虎狂声大笑，纵身跃起，“如来破天”向抽搐着上世赤龙发出决灭的攻击，猛听“啪！”的一声爆响，赤龙被轰得血花四溅，残骸横飞，整个身躯爆破之下化为丽粉，上世赤龙的生命亦已走到尽头……“不自量力，死不足惜！哈哈……”随着上世赤龙的惨死，赛场地基钢柱间的异象渐隐没淡化！

呆立地基内的玄虎恍然惊醒，心内惊醒道：“原来上世战果是这样，我终于得到胜利！”玄虎侧目望去，发现赤龙呆呆地站在墙洞之内，浑身震颤。

玄虎傲然探手一指，对赤龙说：“阿龙，看见了吧？你现在若肯弃权，仍可保住性命！”上世战果为玄虎带来无比信心，不觉精神振奋，顿时气势如虹。

相反地，赤龙却感到战意受挫，信心动摇，上世被挚友残杀的打击令他怒不可言。

赤龙脸上肌肉一阵抽搐，双目喷射怒火，心底不甘心地默念：“我不会死，更不能败！”赤龙为上世的感应所激，陡生斗志，他信心十足，沉稳地刑玄虎说：“我身负钛极身第四级功力，不可与上世同日而语！”赤龙意志坚定，转眼已摄心神，同时祭起钛极身与金钟罩内劲，——两者竟相辅相成，在周身如轮运转，全身肌肉崩紧贡涨，隐隐有金光索绕。

玄虎见赤龙不卑不亢，不听劝告，意欲誓死相博，愤然暗思：“冥顽不化，那你代价就只有死！”忽然，赤龙大叫：“我要扭转宿命！”随着喊声，人如金甲神降世，从洞日飞身越起，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玄虎直扑过来，劲力挟带疾风，威力无比。

此时的赤龙仿如脱胎换骨，拳势蕴含无限杀机，玄虎不敢怠慢，身形转动，展身急闪，愤怒的神情仿如怒狮，对攻来的赤龙厉喊：“不听劝阻，这是你咎由自取，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玄虎话犹未尽，人已如“魔神横空”横跃而起，“雷神疾电”以迅疾无比的威势凌空疾踢，浑宏无匹的劲气有如沉雷轰向赤龙，赤龙不断灵活变招，玄虎攻出劲力始终难以击中目标。

相反地赤龙越战越勇，人若矫龙，以诡异怪绝的招式攻击玄虎，直逼的玄虎不断闪避。

玄虎于闪避中迅速进入反击，并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祭起“菩萨灭”十成功力催运至双腿。“菩萨灭顶”以万勇无阻力，用双腿牢牢锁住赤龙的颈项，吐力狂扭……“嘿，阿龙，现在你要后悔，已来不及了！”说罢，腿上用力。

赤龙虽集中钛极金钟罩全部劲力拼命抗衡，无奈玄虎已经锁死，顿时赤龙颈项被扭扯的暴长半口寸，喀咯作响，气息受窒，脸被敝的青紫，赤龙暗中惊想：“再无对策解围，这样僵持下去，头未断人也要窒息而亡……”赤龙身陷险境，风姿惊恐得不忍再看。

凤飞也吓得冷汗飞溢，张皇失措：“呀……龙哥快要身首异处……”赤龙疯狂挣扎，二人身影急坠……情急之下，赤龙捏准时机，右脚猛力一沉，稳住身形，左脚反蹬，朝天脚顺势攻出，玄虎猝不及防，面门被赤龙“钛极金钟褪”踢个正着。

“呼”轰响之中，两人终告分开，玄虎口鼻鲜血飞溅，两股劲力将两人

各自震退。

赤龙生死关头，拼力反击，倾注全身功力，非同小可，玄虎被踢，劲力冲击的撕心裂肺，飞退丈余，冲劲未减，“轰！”的一声巨响，玄虎身体硬生生撞破地基，飞出地面，玄虎急凝聚功力，几个翻跃，才稳住身形，跌落地上，腑肺受到已震，胸中热血翻涌，一日鲜血喷射而出。

玄虎忍不住巨痛，任由口血狂喷，心中懊恼不已。

“咳……若非他取得前世武功，‘菩萨灭顶’早已令他头断而亡……”他巍然立起，擦去口角余血，凝眉沉思：“看来，只有先击溃他的护身气功，方有胜望……”玄虎谋定策略，立时手结佛印，把两世功力融汇结聚……无限宫内，侍立在侧的红邪子看到赛场情势风云突变，不由得向焚天邪神问道：“两强争胜，势均力敌，不知最终鹿死谁手？”焚天邪神情默然不语，因为战情已超出他预料之外……红邪子愕然，暗想：“主管素来料事如神，今次竟难觅端倪……看来……”赛场上，玄虎倏然双掌合拢，体内两股内力水火相济，越催越烈，佛光陡地暴增数倍，庄严的如来法像却透出阵阵诡异暴戾，与其慈眉善目的样子极不协调。

玄虎这强猛超伦的起手式，正是上世击杀赤龙的同一招式。

玄虎运功已毕，倏地身形急转，“佛摩锥金”吼声甫出，人如高速旋转的陀螺凌空向赤龙旋去……“呀，阿虎莫非想使出那招……”，风姿惊惧的睁圆双目，看着旋转急下的玄虎，想起赛前玄虎说给她听的得意一式……“我反复研究，估计钛极身的弱点是……”玄虎故做悬念，欲言又止。

“姿，先过这边来！”，玄虎牵着她的手走到窗前，用掌猛击窗面，玻璃丝毫未损，然后他才缓缓地道：“看，我这一掌，力达千钧，然玻璃表面丝毫无损，坚固如常！”“但是，若我以朝指钻击……”玄虎话锋一转，载指急旋锥击玻璃，玻璃竟于瞬间应指破碎。

“同样劲力，结果不同……”玄虎说：“玻璃被戮破碎裂，缺口更逐渐扩大崩溃！”玄虎一边示范，一边道出其中原委：“为什么这样？……原理是钻击的接触点较为集中……，破坏力相对增强，而旋转时更能提高杀伤力！”因此……”，玄虎竟意味深长的看了……眼凤姿，继而用肯定的语气对凤姿说：“尖端锥击，正好针对钛极身的弱点。”凤姿想到此不觉心内一惊，汗珠点点滴滴沁出额头，溢满苍白的面颊……尖端钻击能否破钛极身，杀赤龙？但玄虎今非昔比，不但获取了前世武功，更把残暴怨毒的思想带回个世……玄虎如陀螺旋转着复又钻入地底，产生的冲击力再次把地基加剧摧毁……地窗原已被劲力轰震得蔓延到四窗八方的裂缝，又受到波及加速扩大，发出“喀……喀……”声响，其中西北偏西的看台最为严重，纷纷坍塌！

裂缝继续蔓延，导致赛场西北偏西的建筑物彻底毁坏，情景煞是恐怖，赛场上的观众发出一片“啊！”、“哗！”的‘凉叫声，但幸好早已疏散观众，否则伤亡惨重，责任重大！

其它看台上的观众一脸惊慌，纷纷嚷道：“嘘，好险，幸好预先撤人！”“如果为了观看比赛而丢了性命，那真是划不来！”“我本来就知道那边特别醒目，及早察觉危机，否则岂不没命！”凤飞因自己有先见之明，现已应验，得意地对姐姐大喊：“家姐，你看，果然有灾难发生，这不就证明我的计算绝对准确啦！”然而，风姿此时正全神系于龙。虎之战上，对其它的事充耳不闻，根本听不见凤飞向她得意地大喊。

凤飞见姐姐望着赛场呆呆出神，根本不理睬自己，直气得脸色涨红，

直喘粗气。

凤飞正觉自讨没趣之际，无意间扭头一看，却发现盖天总统正对他微笑赞赏。

凤飞立时高兴的面红赤耳，灵魂飞上九霄。

同时盖天脸露微笑，心中却也暗暗称奇：“这小子计算精确，果然是个超级人才！”龙、虎决战仍继续进行，战斗已进入自热化，玄虎的六神劲力已把赤龙完全笼罩，尽封他的所有退路，方圆近三十尺内的钢柱在劲气“隆！”、“隆！”的轰击声中均被严重震毁，功力确实惊人无比！

面对玄虎凜烈的气势，赤龙的战意被激发的空前的强盛，双拳互拼逾百招，把功力推运至超越极限，钛极金钟罩，完全综合了新武学及古武功的最高威力，形成另一种古今结合的新派武学，足有破天裂地之势，绝不比玄虎逊色。

两股磅礴雄浑的内劲充斥于整个空间，龙、虎二人只觉得内息汹涌澎湃，不吐不快，悍然飞身硬拼！各展绝学……拳脚相加，兵来将挡，两个挚亲好友，战的双目充血，仿如宿世仇敌，竟毫无保留地全力出击，以拼命之心相博，到底是前世的因果报应驱使，抑或是苍天的刻意安排？在两股惊世的内力狂撼之下“——轰——”的一声，仿佛九天霹雳，爆出了天崩地裂的巨响，整个赛场也被震荡的猛烈颤晃。

赛场内观赛的官员仿如置身于大地震之中，身心均感到极度震撼。

盖天总统被震动的从厢座内弹起，赤阳震动的帽子脱落，与妻子狠狠地撞在一起，雷霆则被吓得大呼小叫，吓得瘫在厢座内。

“妈呀！”，观众被震的更是东倒西歪，骇然变色尖声惊叫，赛场一片慌乱……列席观赛的历届冠军，被这气势只吓得瞠目结舌，惊惧的想：“哗，这两个家伙功力高的感了冒啦，若其中一个在当年参赛的话，我也定会是必死无疑……想到此，皆惊汗直横流，头发竖立，丑态百出。

刚才自动运行到地基内柱上的摄影系统受到如强烈的震荡破坏，无法继续工作。

大荧屏接收不到信号，战况终止转播。

肉先生只急的抓耳挠腮，手足无措：“玄虎这混蛋千万别死去……只要断手断脚就足够了，要留待我亲手击杀他！”“妈的，怎么搞的，怎么不播啦，呀呀呀——急死我啦……”盖天总统，赤阳从慌乱中镇定下来，抬头一看，满脸狐疑……比赛在最紧张关头被关折，众人都感到受不了，因为悬念还牵着众人的心……赛场上，一名工作人员正战战兢兢走向赛场中心的破洞，洞中内不断冒出浓浓烟雾，石硝四射飞射……只见那名工作人员把一部仪器放在破洞旁边，按掣启动后，急踉跄而逃。

仪器内弹出一个球状物体，直向破洞深处飞去……原来这是个遥控飞行摄录机，内置十数个镜头，可拍摄不到同角度。

坐在盖天总统身侧的雷霆看到盖天满脸疑色，似欲发怒，急忙向盖天解释说：“总统先生，请稍等，很快便能恢复播送！”雷霆话音刚落，荧屏收到讯号，开始传播赛场实况。

荧屏收到最新战况，画面上显示出玄虎正被赤龙攻得节节后退，向镜头前逐渐迫近，原来是摄影球由于闪避，选择最佳位置摄影，却分散了玄虎的注意力。

稍一分神，已被赤龙有机可乘，巧用密集棍影交织成冲宵蛟龙，正向

玄虎裂口狂噬！

只听玄虎“啊——”地一声长啸，手结佛结，祭起两世功力的劲气化成烈劲，于棍影中纵身跃起丈余，人如火球向赤龙凌空压下，“菩萨灭道”千钧劲气形成一条巨大的火龙挟带烈火疾扑赤龙：“雕虫小技，让我把你烧成灰烬！”凛冽高温的极热火劲，竟从赤龙棍影缝隙间直压而下……赤龙随机应变，持棍向旁疾挥，潜藏于棍内熊熊火舌，竟也像一条火龙般从棍端倾泻而出，玄虎攻出的极热火劲，转眼被卸解的于干净净，这情景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赤龙棍招收放自如，刚卸掉玄虎攻来的劲气，倏忽掉转棍身，已顺势持棍再攻玄虎，玄虎急提劲气，运至左腿，飞腿硬接，“碰！”，强劲将赤龙棍子身磕飞，发出爆响。

玄虎抓住刹那间战机，“观音乱影”腿招急湍，反守为攻，又夺回赛场主动权，保持优势。

赤龙身转如轮，将棍舞的仿如海水生潮，一波追一波，玄虎磕飞一记，棍身随后又至，玄虎飞腿不及，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棍身，猛力一拉，大叫：“嘿，还不撒手拿开！”，欲封杀赤龙的超卓棍术。

无限宫内，焚大邪神看出苗头，急得用拳狂砸座椅扶手，气的声嘶力竭大叫：“混蛋！快放手，你他妈的简直是自寻死路！”侍立身旁的红邪子吃这一吓，恐惧地望着暴跳如雷的邪神。

而赛场上玄虎不但没有察觉危机正在降临，反而更变本加厉，用双手死抓住棍身不放，心中得意，狂笑不止：“哈哈，武器受制，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术施展其技，哈哈……”赤龙见状亦心内大喜：“傻瓜，你大祸临头还不知道！哼哼……”机不可失，赤龙按动棍上暗钮。

一道电光激射而去，串连着棍身两端的电光来，陡地暴长十余尺，像一条柔韧无比的绳索倏然缠锁住玄虎的双臂，玄虎始料不及，暗自吃惊，急撒手回身，但为时已晚，双臂被牢牢缠在棍身上……赤阳心花怒放，在厢座内只笑得前仰后合：“哈哈，阿龙又奇招制敌，这小子今天是插翅难飞啦！哈哈……”玄虎极力挣扎，但赤龙棍身发射出的超极电流在双臂间四处乱窜，玄虎越是挣扎，电光束反而缠索越紧。

玄虎只气的五炸六肺，愤怒地看着赤龙，咆哮道：“他妈的，你只用旁门左道！有种的，用真本领较量较量！”“妈的，你困住我双手，凭双腿我也可以收拾你！”玄虎痛怒攻心，愤然提腿攻击，赤龙旋身闪避，射过玄虎攻来的一脚，迅疾绕向玄虎身后。

赤龙猛一用力，将电光束往怀内一拉，玄虎被扯得身形尽失，仿若大螃蟹被拗作一团。

赤龙老实不客气，凝劲于棍，左臂抡圆，棍身挟厉气，重重砸向玄虎的肩甲骨。

玄虎受制于人，毫无还手之力，被赤龙打得落花流水，剧痛难当。

赤龙得势不饶人，重招连番攻出，一式“钛极裂金身”击向玄虎周身各致命处，玄虎没有旋转的余地，只好急运“如来金身”忍受捱打。

“晤，预备特警部队！”盖天总统似乎看到玄虎大势已去，吩咐雷霆道。

“遵命！”雷霆掩饰不住惊惧，回答后立即通过步话机作出安排。

“快调派特警部队，守住赛道各出入口，等候指示，随时执行任务！”雷霆这细微动作，已被风姿看在眼里，顿时大惊失色，恐惧地想：“莫非他们

准备逮捕阿虎，怎么办？……”正猜测间，忽见大批特警部队，配备强力武器，一身防御装束抵达赛场，已封锁住赛场各出入口，心下大叫：“呀！不妙……”武警部队，每位特警均是体格强健，万中选一的优秀人员，在东土国人民心中是正义的代表，罪恶的克星。

特警们驻足于赛道之内，以避免给观众带来恐慌。

而这时赛场观众丝毫未觉情势有变，正看的津津有味，若痴若狂，纷纷猜到：“赤龙先生越战越勇，看来形势大好！”“血海……不，应该是玄虎选手一味捱打，莫不败形已露，大势已去！”这时忽听厢座的凤飞，忽然焦急地喊起来：“家姐，家姐，你去边上干吗？”盖天总统扭头一看，只见风姿踉跄着向赛场边上跑去。

这时，只见赛场上赤龙不断扯动电光束，发力狂挥，玄虎随势时而探地拖行，时而横冲直撞，连“如来金身”也不能抵挡赤龙二世功力的缠带，苦不堪言。

“啊！”赤龙仿如龙吟，又反臂用力，电光束拖着玄虎“——沙——”地一声飞起，向地基内一钢柱射去，原来赤龙欲借此撞昏玄虎。

玄虎把握机会，双腿倏然开合，趁机牢牢夹缠住钢柱，先求稳住身形。

继而迅结佛印，祭起“金刚解”的十成功力，欲掐断电光束的锁缠，以求挣脱这致命的危机。

赤龙见势色不对，暴喝一声：“你欲逃脱，休想得逞！”吼声未落，人已疾扑而出，右拳尽注十成功力如雷出击，背负友情、荣辱、思义及宿怨的重重柳锁，欲借这最后一击做个了断！

“哈哈，血海避无可避，冠军非阿龙莫属了！”，赤阳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忘乎所以地开心大笑起来。

无限宫内，焚天邪神气得咬牙切齿，愤愤想道：“唉，这混蛋毫无心机，受制于人，看来这次是大势已去……注定落败！”焚天邪神啼嘘不已……赤龙这决定性的一击，不但把玄虎凝聚的金钢解气劲击溃，更把玄虎的冠军希望击得粉碎……玄虎受到重创，已无反击能力，眼见着完成母亲的遗愿，到无限岛救公公，找焚天邪神报仇，这一切一切都已无法实现，玄虎实在心有不甘！急火上涌，竟昏死过去……赤龙用肩扛着昏死的玄虎，手握双节棍，从破洞返抵赛场，遥控飞行摄影机随后飞出破洞，继续拍摄……众特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凝神戒备，唯恐玄虎突然发难……赤龙扬肩一松，玄虎如烂泥落下，知觉全失。

倒数开始。

“10, 9, 8, 7, 6, 5, 4……”玄虎僵卧不动……“……3。2。1！”倒数戛然而止，玄虎仿佛死去……赛场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扬起右手，用激动的声音向观众宣布：“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倒数完毕，十声令内，玄虎选手昏死当场，无法再战，本次决赛胜负已分！”“各位观众，经过精彩激烈的角逐，冠军终于诞生，最后获胜者是我们的优秀选手——赤龙先生！”“好，下面请总统先生上台为本次决赛的冠军得主——赤龙先生颁奖！大家鼓掌吧！”尘埃落定，赤龙不觉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主持人的话音刚落“哗一……”赛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现场观众挥臂喊，掌声如雷贯耳：“赤龙好呀！”“赤龙，NO、ONE！”赤龙站在赛场上，摇动他那健壮的胳膊，向观众挥手致意。

而这场比赛，无论谁胜谁负，都将绝对是场精彩绝伦的世纪之战！

厢座内观赛的赤阳夫妇，欢喜若狂，热泪长流，紧握双手，互相祝贺，赤阳兴奋地对妻说：“阿龙这次果然不负重托，真是我们最棒的儿子！”而另一边的雷霆此时则心情沮丧，心内气得直骂：“哼！赤阳这老鬼真他妈的走狗运，这一夺冠，他妈的他的声誉又要大增啦……”赤龙极目一望，风姿厢坐内只有凤飞在朝他挤眉弄眼，而风姿早不知去向。

赤龙内心陡地一惊，想到玄虎和风姿的特殊关系，想到决战前夜，重伤的风姿和玄虎的种种行迹谜团，不由地疑虑满腹：“呀，风姿哪里去了，为何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玄虎大势已去，雷霆急忙通过步话机通知封锁赛道出入口的特警部队：“立刻逮捕疑凶玄虎！”特警部队反应迅速，收到命令后即刻行动，从各出入口向昏死中的玄虎包抄过去……赛道内陡地狂风大作，一个飞影以高速身法箭射而出，众特警骇然仰望，发现来者竟是誉满全国的顶级神医——风姿！

赤龙惊得呆立当场，失声喊道：“姿？！”凤飞吓得扶着厢坐前围栏，急的大叫：“是家姐呀，你到底搅什么鬼？”（风姿陡然出现，难道想挑战法律，抢夺玄虎？）

第二十二章 核子分裂

乐土国的最高刑罚是——核子分裂死刑，受刑者遭核子辐射破坏身体组织，无药可救，要经历半年悲惨无比痛苦的折磨方能死亡，是极刑中的极刑。

龙、虎恶战，惊天动地，两人都感应和取得前世武功，导致战况升级，经过殊死搏斗最终是赤龙取得胜利。

而异象中，上一世的战果，是阿龙被阿虎横生踢死，躯骸震碎，但个世的战果为何相反呢？问题的关键在——上一世的赤龙，双节棍被玄虎踢碎，但今世光束装置，而玄虎只凭上世记忆大意攻敌，故阿龙能转败为胜，扭转败死宿命。

特警部队接到雷霆命令，从赛场的四个出入口向玄虎急速包抄过来，形势对玄虎万分不利，在这紧要关头，风姿飞射而出，飞掠中的风姿大脑急速转动：“阿虎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帮助阿虎逃出活命风姿轻功卓绝，在空中几个起落后，已轻轻地飘落在玄虎的身边。抢在特警之前飞入赛场……而此时，赤龙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想告诉风姿，但等往风姿的厢坐一看却不见风姿的身影，似见一影飞鸿翩然而至，落在身前，朝他望了一眼，一脸惶急痛苦的样子，俯身察看玄虎的伤势。

在风姿落地的刹那间，赤龙恍若惊梦，心念急转：“姿，姿想干什么？……莫非……”，等看到风姿俯身察看玄虎的伤势，‘凉疑的心情稍许平静。

特警部队包围圈逐渐缩小，忽见头上人影一晃而过，正诧异是什么人，见风姿已悄悄落到玄虎身边，一特警队员‘凉异地叫道：“咦，是凤医生……”身边另一队员接住话音，告诉他：她是大会指定医官，定是救治那玄虎……风姿抓起玄虎的胳膊，忙用手指掘压脉搏，稍一把脉，“啊呀！”，她不由地惊吓得叫出声来，风姿自言自语说：“阿虎伤重昏迷，气脉混乱……内伤不轻

啊凤姿说罢，迅速从医疗器械箱内取出灸针，向玄虎的印堂穴落去……金针一刺，玄虎徐徐苏醒。

赤龙面无表情，呆呆地看着凤姿忙碌着，见玄虎没精打渐渐苏醒。心中暗想：“唉，救醒他也没用，天下之大，他为何独来此送死呢？这次已逃不出特警追捕……”凤姿无暇顾及赤龙在想什么，自己紧张忙个不停，她将两颗灸针插入玄虎的印堂，太阳穴后，又迅速地将两颗灸针分别射玄虎的膻中穴和气海穴，她暗暗打着主意：“现在他已苏醒，我再刺激他的膻中穴和气海穴，用这个办法，希望他能恢复部分功力，好立刻逃命！”一会儿，玄虎慢慢张开眼，看到凤姿赤龙，心内绝望地想：“哎……我失败了……”然后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溢出眼角……此时，特警已蜂拥而至，离玄虎只有十多尺距离，只见尘土飞扬，充满萧杀之气。

赤龙蓄势而立紧张观望。

倏见凤姿将头贴近玄虎，似在观察玄虎的反应，用只有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对玄虎说：“虎，你马上发掌把我推向特警，然后你趁机迅速逃走！”玄虎内心正感绝望，忽听耳际传来凤姿轻轻的说话声，设计帮他逃走，他内心一阵感激，猛地睁开双眼，脸上带复杂的表情，轻轻地发出“啊……”的一声惊叫。

赤龙身具两世武功，功力精湛，距离又近，当然听得见凤姿的声音，不觉心内一震，暗暗佩服凤姿的精明：“好办法……阿虎有一线生机！”不知怎地，看见凤姿对阿虎的神情，一种酸溜溜地感觉霎地涌上心头。

玄虎听到凤姿的用意，不由的精神一振，凝运微弱的劲气，提至二成，催运右掌，小声提醒凤姿：“姿，小心了……”说罢猛力发掌，击向凤姿胸部，人如旋风，陡地跃身而起，飞射而出，当特警战战兢兢涌向玄虎时，却见玄虎一掌将凤姿震的飞身弹起，不由惊得大哗。

而凤姿也故意高声惨叫，飞身撞向身后的特警……赤龙紧密配合，也惊慌地喊了一声：“姿！”带着疾风，抢身去救凤姿，特警一阵大乱。

趁特警慌乱之际，玄虎拔腿飞跑，逃出特警包围。

赛声主持人正作现场报道，不虞有此变故，手握麦克风不停颤抖，惊得两眼发直，惊恐地喊道：“呀，玄虎竟然袭击为他治疗的凤医生，想逃出特警拘捕！”凤姿假装受伤，日内呻吟不止，赤龙变现一脸急色，忙抱起凤姿飞身走出现场，特警们回过神来，朝玄虎逃跑的方向，急急追捕。

大赛实况转播主持人啼嘘不已，女主持人担心他说：“希望凤医生受伤不重……”男主持人接过话音，感慨万分：“唉，救人反而被害，这玄虎真是狼子野心！”而凤姿躺在赤龙的双臂之上，看到赤龙故意不加入追捕行列，眼里流露出感激的神色。

赤龙看到凤姿的眼神，知她心中所想，心甲更加不悦，不由心中暗想：“阿虎也是我的朋友，我帮他是应该的，你何须对我心存感激？！”逃出包围的玄虎，体内中剩下不到两成的功力，但心想这如此，他要抛离特警们的追捕却也不难，玄虎将剩余功力，催运至双腿，祭起“六神诀”中的“雷神疾”劲力，人如闪电，沿赛道向出入口发力狂奔，霎时，特警们被远远地抛在身后。

玄虎边跑边想：“我只要冲入观众群，便可以乘乱逃走！”眼见离场出入口还有几丈距离，玄虎不觉心中暗喜。

可正暗喜之际的玄虎，脑袋突然如遭雷击，剧痛无比。

剧痛之下，身体骤然脱力，踉跄着几乎跌倒，没有撤出赛场内的观众，见到踉跄跑着的玄虎，“咩——呜——”，发出一片惊骇。

玄虎努力摄定心神，挣扎着继续奔逃，但速度却大大减慢。

玄虎心内急剧思索：“哎……这感觉……我的脑部似乎受到强烈电波的袭击……”“……是谁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呢……哎……”一阵痛楚袭来，玄虎忍不住痛苦地叫出声来。

瞬息之间，玄虎已遭三名绝顶高手的包围，玄虎忍痛一看，原来是上几届精英大赛的冠军……迎面站立，面带狞笑的是第五届精英大赛冠军——肉先生，只见他一身肥肉，凹凸不平，狮鼻虎口，独眼凶光毕露，蓄势双掌，凶目狰狞的正看着他在笑：“嘿嘿，弟仇不共戴天，我怎能让你逍遥法外呢？”右侧观众座椅背上，站着个头大如斗的畸形人，两手乾指抵住两侧太阳穴内，对着玄虎脑部正在发功。原来是第七届精英冠军赛冠军得主——脑侠，只听畸形人脑侠如鬼声一样嚎叫：“小子跪下”。

原来玄虎的脑部剧痛，正是被这头大如斗的畸形人脑侠，远距离发射的脑电波所击。

听到畸形人脑侠的森然嚎叫，已痛中的玄虎，被控制的颓然跪下。

蓄势待发的肉先生借机挥拳猛攻，肉拳如重磅炸弹狠狠地击中玄虎的面门，玄虎脑部受赤龙重击，旧伤未愈，又遭痛袭，顿时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冒，人被弹飞。

怒火攻心的肉先生，老实不客气趁机猛攻，巨拳如狂风暴雨，泼向玄虎周身。

站立左侧的连体男女畸形人不甘寂寞，怪笑着声如怪枭：“哈哈，让我俩兄妹也玩玩！”笑声未落，人已攻向弹近身边的玄虎。

原来这对连体畸形人是第五届精英赛冠军——日月武士。

玄虎突遭高手围攻，毫无还手余地，“啊——啊——”惨叫，人如飞弹，被击在空中飞来荡去……大赛现场直播送主持人及时将这最新消息通过莹屏报道给观众。

女主持人声音清悦：“各位观众，敬请放心，感谢三大冠军出手，通缉犯玄虎被截住了！”男主持人随后用高亢的声音：“玄虎战败后，伤势不轻，今次是插翅难飞了！”事实正是如此，玄虎伤上加伤，难以调运气息，此刻，他遭日月武士重击落地，正鲜血猛喷，重重喘息未等他缓过气来，“砰！”的一声，日月武士重时又猛击在他的头上，“咣！”玄虎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日月武士猛扑向玄虎，迅速将其擒锁在地。

日月武士女身狠命掀起玄虎的双腿，不屑一顾地戏笑道：“呸，这家伙全无还手之力，唔，蛮好玩的！”男身拥紧玄虎的双臂提醒说：“小心些，这家伙可能装相呀！刚才他就是这样袭击凤医生的。”“好吧，”女身答道：“我先扭断他一双脚，保证他跑不了。”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扭动玄虎的右腿，玄虎无法运劲护体，只听“咯！”的一声轻响，断腿巨痛攻心。

男身见女手下手毒辣，戏谑地问：“阿妹，好不好玩呀！”女身媚笑回答道：“这样尚不够过瘾，我要扭断这条癫狗的四肢……”言罢日月武士会意的哈哈怪笑不止。

这时，特警部队已迅速赶来，一特警队员对日月武士说：“日月武士，请你把疑犯交给我们吧！”日月武士心有不甘，恨恨他说：“臭小子，算你好运！不然……”一特警员迅速按住玄虎胳膊，用手枪式注射器，向玄虎体内

注入“静态气液”，这种“气液”进入人体，令细胞产生变化，由动变静，在药力的作用下，玄虎手臂立刻瘫痪软弱！！

特警们怕再出现异变，在玄周身都有注射了“静态气液”。

日月武士冷眼去看，顿觉乏味，女身说：“真没劲，我们到别处去玩去！”爬卧地上玄虎，现在彻底绝望，脸上虚汗长流痛苦万分：“哎……我全身虚脱……半分力也没有……现在逃走无望了……”“肉老弟，这小子犯了弥天大罪，法网难逃！”看见肉先生怒意难平，脑侠讪笑着看了肉先生一眼，然后狠狠地道：“肉老弟你放心吧，此小子一定会判一一死刑！”“呜……”，肉先生气得独眼发蓝，全身肌肉扭曲，忿忿地道：“便宜了他！”“只打他一拳，我好不甘心呀！”肉先生石着特警们架走玄虎，气得青筋暴露，肌肉乱颤，怒吼不休。

这时，巨大莹屏上播出玄虎被捕的镜头，女主持人带着惊喜的语气报道：“各位观众，通缉犯玄虎终于被捕！”功败垂成，听到这一消息，凤姿难过的掉下泪来……赤龙看在眼里，心内还正在矛盾。

凤姿泪眼朦胧，用恳求的眼光看着赤龙疑虑地问：“龙，你会救阿虎吗？”赤龙表情复杂，犹豫不决他说：“阿虎犯了弥天大罪，很难救，除非干犯法纪……”凤姿顿感失望，想不到赤龙会说出这样的话，遂用鄙夷的语气气愤地对赤龙说：“算了，你贵为冠军，怎会愿意……”凤姿欲言又止，不愿再理赤龙，抽身便走。

赤龙无奈，在心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哎……”这时观赛台上，观众等候观看颁奖仪式，欲再一睹本届冠军——赤龙的丰彩，对刚才的赛后风波正议论纷纷：“哗，这个玄虎真是凶残如狼，如不是三大冠军联手擒拿，几乎就给他逃脱了！”“多亏诸位冠军都是高手，合力围击，这次他真是插翅难飞啦！”其中一个声音，却愤愤不平地道：“唉！如果玄虎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内伤，就是再多高手联手，也未必能捉得住……唉……真是世风日下……”成王败寇，玄虎固不藏心机，一战而败，顿时成了阶下囚，此刻他正大日大日吐着鲜血，大势已去，他不由变得颓然丧气。

颁奖台上，盖天总统及政府积各要员齐齐肃立，主持人丽冠华服，走到台上麦克风前，一脸肃穆，用平静的声音，庄严宣告：“各位观众，现在颁奖仪式正式开始，现在，我们恭请本届冠军获得者——赤龙先生上台，接受总统先生颁奖！”台下顿时响起一个车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呐喊着，欢呼着，有人把帽子扔上空中，有人打着尖利的口哨，场面热烈极了。

在这掌声雷动中，赤龙迈着有力的步子，满脸凝重，表情复杂，缓缓走上颁奖台。

“赤龙，真是英雄出少年，恭喜！恭喜！！”盖天总统面带微笑，连声称赞，手捧金光闪闪的奖杯走向赤龙……“总统先生，我有个要求……”，看到奖杯，赤龙并没有显露出欣喜若狂，春风得意的神色，而是面色冷重，向盖天总统提出上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请求：“……我希望将冠军名誉转赠给玄虎！”“喔……”听到这个请求，盖大总统不由一怔，感到大惑不解。

旁边的赤阳则一脸惶急，疾步走到赤龙身边，轻轻地责备道：“阿龙，你傻不傻呀？这冠军名誉可是你经过奋力拼搏用性命换来的呀！你……”但看到儿子一脸痛苦，面罩冷霜的样子，赤阳将要说的话强咽到肚于里。用狐疑的眼色盯着赤龙。

盖天总统看到赤龙似有隐衷，于是脸上露出严肃神情，缓缓他说：“赤

龙，你获得这个最高荣誉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说到这里，盖天顿了一下打量着赤龙，用商量的语气继续说下去：“玄虎实在是输了，就算你放弃冠军，那也帮不了他！”赤龙思索着，几次欲言又止，内心非常矛盾。他不得不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手中沉重的奖杯。

“好好接受吧！”盖天语气平缓，勉励赤龙说，然后向赤龙伸出他那威严庄重的手……赤龙一阵激动，紧紧握住盖天总统伸过来的手连连摇着说：“多谢，总统先生……”在万众欢呼声中，赤龙怅然举起冠军奖杯——这用失去了好友和引起心上人的感情起了变化的代价换来的荣誉象征！没有喜悦，没有激昂的即席演说，低垂着头，满腹心事地走下台去……赤龙成为乐土国唯一一名夺得精英赛冠军而不开心的人。

而风姿因种种原因没有出席大赛颁奖仪式，此刻她正躲在一隅，清泪长流，内心痛苦万分，凤飞“少年不知悉滋味”，站在风姿身边看到风姿伤心的样子，一头雾水，手挠头皮，满脸疑问：“奇怪，龙哥荣获比赛冠军，姐不但不高兴，看去怎么倒反而一点也不开心呢？……”虽然凤飞少年奇才，但在感情上，他怎能了解姐姐的内心呢。

比赛终于落下帷幕。

冠军产生，举国一片欢腾。

乐土广场，盛大嘉年华会正在举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穿起节日礼服，他们扭起秧歌，跳起探戈，戴着各种各样面具，欢呼着，跳跃着，举杯共祝，隆重热烈地庆祝他们这一盛大节日。只见彩球飘飘，花雨纷飞，蓝大丽日，白云悠悠，仿佛连天地都陶醉了。

观众情绪高涨，吃喝玩乐，准备通宵达旦地狂欢庆祝。

电视不断重播赛场上参赛者精彩激战的片断。

不知不觉，红日西落，夜幕降临。

在此时，乐土国一隅，在蓝大白云映衬之下浓浓绿荫掩映这中，一幢华丽的建筑却显得肃穆而宁静，整幢建筑灯火通明，这里是乐土国的广播电视播放中心，播音员正用他那圆润的声音开始播放晚间节目：“各位观众，现在是晚间九点正，现在报道晚间新闻。”而此时在另一边——风姿正坐在自己公寓内，紧张地收看电视节目。

这时，电视莹屏上出现了玄虎的特写镜头，男播音员正在进行热情洋溢地报道：“总统下令，以紧急程序审裁杀人疑凶玄虎，并宣布明日下午二时，在大法院进行开庭审理。”“法院；临时组成最高审判团，审判团由国安部雷霆先生作主审法官，审判团其他成员由八名精英冠军组成。”风姿内心有如十五只桶打水——一七上八下，播音员说的每句话都有如重磅炸弹，字字轰震着她那脆弱的心，风姿心情紧张到了极点，惊惧的双眼无神地盯着巨大莹屏，这时电视又传来播音员圆润浑厚的声音：“经过当厅审理，若裁判团一致通过，认定玄虎死罪，那么，玄虎将接受乐土国的最高刑罚——核子分裂死刑！”“我的天……核……核子分裂……裂死刑？！”听到这个报道，风姿只觉的大旋地转，语无伦次，惊骇地叫出声音来。

凤飞不解风姿此时感受，仍好奇地问：“家姐，这种死刑很少施用，不知是怎样的？”而风姿此时则瘫软无力，面色灰死，心不在焉说：“唉，这是比死刑更惨的极刑！”风姿似乎看到玄虎用刑后的惨状，顿觉百无聊赖，幽幽叹道：“受刑者将会被核子辐射破坏身体！……”“……全身软瘫，不断受七级痛苦折磨！”这种痛苦折磨令受刑者，维持半年以上才会慢慢死去

这种滋味，受刑者真是生不如死，惨不堪言……”想象玄虎受刑惨状，风姿悲痛欲绝，抽噎看说不出话来。

凤飞听后，吓得激灵灵打个冷颤，急急地问：“姐……姐……你的高明医术，可以救治吗？”风姿懒懒地回答：“唉，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受刑者全身遭核子辐射后，体内各种细胞逐渐分裂，什么医术都救不了……”，风姿说完，痛苦地用双手捂住脸。一任泪水横流，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现在这样软弱无能。

凤飞呆呆地看着姐姐痛苦无助的样子，喃喃地说：“与其受这种惨痛煎熬折磨，还不如早点死了更好……”愁云惨淡，悲风凄凄，风姿房间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了……“叮当……”，门铃清脆地响起，打破这死一样的宁静……风飞大喊着：“咦，夜这么深了会有谁来呢？”喊声未落，人以一个箭步窜到门前，风姿也感惊异，紧张盯住门口，门一打开，凤飞不由惊喜地喊：“呀，龙哥！”只见赤龙身着少校军服，一脸凝重，见开门是凤飞，颇感意外，稍稍一怔，马上反应过来，轻轻地叫声：“飞仔！”风姿这时人沙发内站起，疑惑地打量着赤龙，赤龙快步走到风姿面前，急切他说：“姿，阿虎已于明开审……”风姿向无表情，冷冷他说：“我知道，电视已刚刚报道了！”说完，风姿背过身来，不再理会赤龙，只淡淡说：“审判结果，不是死刑就是终生监禁！”那表情似乎讥笑赤龙，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赤龙见风姿态度冷漠，似乎对自己还心存成见，于是强忍着尴尬，平静地告诉风姿：“所以，我来和你商量救他！”风姿听后，回过头来，冷冷地看了看赤龙，脸上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情，然后回过头，不冷不热他说：“要救阿虎，除非把他劫走！”“但你心中也清楚，这可是很严重的罪行啊！”赤龙作出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坚定地答道：“为了友情，我愿意冒险，但要计划周详，做得干净利落”“不过……”赤龙话锋一转，充满忧虑他说：“怕只怕阿虎受了核子分裂死刑，救了也没用！”风姿不满地反驳：“八个冠军未必一致裁定他有罪，阿虎有机会被判终身监禁！”赤龙两眼出神地思索着，缓缓地分析道：“终身监禁，一定是囚在落魄崖监狱！”“不过，大法院离落魄崖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大致有几十公里……”“我们……”赤龙沉思着，想着解救玄虎的对策，忽见他脸上露出兴奋，似乎想出了解救玄虎的办法，但转瞬间，他又神色暗淡，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他说：“不行，不行，由大法院去落魄崖的监狱，有很多路线，我们无法知道！”赤龙眉头紧僵，苦苦思索，风姿亦急得手足无措，长吁短叹，两人正深觉无计所从，不料凤飞在旁“扑嗤！”一下笑出声来，只见凤飞用手一拍胸脯胸有成竹他说：“呀，小瞧人，我有方法能找出是哪条路线！”风姿眼睛一亮，象行夜路迷失方向的人突然见到黎明的曙光一样，兴奋地用双手抓住凤飞阶肩膀，惊喜地问：“真的，你有办法进入监狱处的电脑网络系统？嘘——真是谢天谢地！！”“呵呵，难道你们怎么竟忘了我是一位正超一流的电脑奇才吗？”凤飞一脸的不高兴，鼓着嘴愤愤他说。

不过他忽然脸色一红，又想起了什么，似乎觉得自己的话说过了头，不好意思地用手挠着头皮补充道：“不过，要破监狱电脑网络系统的密码，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我今晚肯定是无法睡个舒服了。”

凤飞说完，急忙坐在风姿卧室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双手飞动，在电脑键盘上忙碌起来。风姿，赤龙围在他的身后，焦急地等待电脑计算的结果……经过一阵紧张操作，电脑内清晰地显现出从大法院到落魄崖监狱之间

的路线图，凤飞不禁开心地笑起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满意他说：“哈哈，花了我四个小时的时间，最终成功了！”赤龙仍不敢相信，用充满疑虑的口气问：“你肯定明天他们会采用这条路线吗？”脸上显出一付老谋深算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其实，他们只有两条路线，分开单日双日使用，”那滑稽的神情，让人忍俊不禁。

风姿急切地问：“飞仔，你能否找出沿途的环境地和建筑物吗？”凤飞轻松地回答：“这个容易，我找出城市规划网络图，情况便会一清二楚！”静夜，万籁俱寂，大地仿佛在沉睡，圆月西坠，不知不觉中五更；临近，风姿公寓里仍灯火通明，谈论声从室内轻轻传来。

“阿龙，回车一定有军警护送，我们如何解决呢？”这是风姿充满忧虑的声音。

“我会采用‘空中突击’方法，不会伤人，绝不会暴露身份！”赤龙声音平静，但语气中充满自信。

赤龙和风姿彻夜未眠，心中难以平静，他们经过周密计划，反复推敲，终于制订出解救玄虎啊详细计划……而此时身陷囹圄的玄虎，亦愁思百解，失败的屈辱，希望的破灭，深深地折磨着他，令他心如油煎，他想到公公生死未卜，母亲大仇未雪，而自己一时大意，造成这无法挽回的局面，出师未捷身先死，大啊，他不禁在心中悲凉地叫道：你为什么这么残酷让……”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袭来，玄虎剧烈地抽搐起来，伤痛与绝望令玄虎一夜之间，憔悴得不似人形！

第二十三章 意外审判

乐土国的大法院。

此刻在大法院的审讯庭内，气分肃穆，戒备森严，雷霆及八位冠军早已列席而坐，准备开审，玄虎被扣压在中央核子分裂仪器上，不但遭受超钢化下密封的不透风，更有特警环列四周严阵以待，那情景就是如来降世，也插翅难逃！

审讯开始，雷霆正襟危坐，手捧判决书，庄严宣读审判词：“被告玄虎，现年 20 岁，捕前曾是乐土被逐国民。”雷霆习惯地咳了一下，两眼威严地看了一下玄虎，然后继续念道：“在七年前，被告因脑域衰退，被驱逐出境，因此该被告心存不满，蓄意报复，竟藐视法律，在本年 6 月 15 日，于西藏总督府谋杀了西藏、总督一念经罗汉，手段残忍，罪大恶极，现经本法庭审理，审判团取证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乐土国刑法第八章 第一百七十六条三款规定，审判团一致同意，现控告你犯有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读到这里，雷霆昂起头，用威严的目光逼着玄虎，问道：“被告玄虎，你有什么不服吗？你现在可以。为自己辩护！”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这件巨案，此时，盖天广场万人聚集，在超科技大屏幕前，人们都争相观看大法院开庭审理玄虎一案的实况转播听到雷霆审判长宣读完的审判后，人们议论纷纷：一个头带棒球帽，长满连鬓胡须的中年男子说：“今天的审判，会适用核子分裂死刑喏！”另一人面容较好的少女，作着手势，接住语言道：“好多

年没看过这么隆重的场面，今天可又是大开眼界啦。”另一个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深感惋惜：“玄虎武功实在厉害，要是这样死去真是实在不值啊！”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开心，有的扼腕，有的沮丧的时候，超科技大屏幕镜头一转，播出法庭特写镜头，接着实况转播主持人的画外音传来：“观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乐土国大法院审判庭现场，我们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本案审判团，由法官雷霆局长及陪审员幻法官，针狂，日月武士、残爵士。肉先生，脑侠，厌霸和地龙等共八名冠军组成，经审判团当庭审理，被告罪名成立，现在播放案发现场的录影证据……镜头一变，超科技大屏幕显示出了玄虎诛杀一念罗汉的画面……只见烟尘飞扬，石硝器溅，一念罗汉在玄虎狂风骤雨般的狂攻下，气绝而亡。

法庭内的玄虎一阵兴奋，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正陶醉间，忽又听到雷霆威严的声音：“录影证据播放完毕，被告玄虎，你现在可以为自己辩护！”玄虎回过神来，听到雷霆的提示，内心急烈地活动着他沉思了一下，调整情绪，措辞严厉地道：“一念罗汉，罪该万死！”说到这里，玄虎绪激动起来，只见他双目充血，毛发直竖，疾言厉色，痛数一念罗汉的滔天罪行。

“这畜牲残虐无道，穷奢极侈，在西藏狂征暴敛，贩卖人口，草菅人命，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直弄的民不聊生，冤生载道，在死的人数以万计，这种人渣就算死一万次也不够！”玄虎缓了语气，然后义正辞严地问道：“我诛杀此人，是替天行道，何罪之有？！”玄虎气愤难平，一想到公理不存，不由陡然仰天长笑：“我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哈……哈……哈……”“咳……”狂笑的玄虎悲愤攻心，触动内伤，一日鲜血狂喷而出，人颓然而倒。

在场的八位精英冠军，与一念罗汉本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八人在各自的封地内横行霸道，奴役人们，搜刮财富，视人命如草芥，所作所为无法无天，听到玄虎义正辞严，一针见血，直刺中各人心底，八人听罢不禁都心怯羞怒，对玄虎更加厌恶！”这时，在风姿的公寓内，赤龙，凤飞，风姿三人神情严肃，正紧张地盯着电视莹屏，焦急地等待着审判结果，当看到玄虎痛斥一念罗汉的罪行，因悲愤攻心触发内伤而日吐鲜血，风姿流着眼泪忍不住轻轻叫了起来：“虎……”然后双掌合十，在内心默默祷告：“祝阿虎能够逃出死刑……”赤龙面色冷峻，等待审判结果，当看到风姿忧心忡忡的样子，心内不觉一阵酸楚，表情复杂，默默无语。

审判庭内，雷霆听完玄虎义正辞严的辩护后，心内微震，他清了清喉咙，环视一下陪审员及玄虎，面无表情他说：“被告自辩完毕，请各位陪审员按掣裁决！”话音未落，幻法官首先发难：“你这个该死的臭小子十恶不赦，非死不可！”残爵士一脸阴沉，道貌岸然，阴阳怪气接着说：“对，否则如何向人民交待！”每个陪审员台面上，都有红、绿各一的按掣，红掣代表裁定有罪，绿掣裁定无罪。

针狂一声不吭，铁青着脸，首先狠狠按动红掣。

八条灯柱中，有三条灯柱亮起红光。

玄虎已经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反而一脸从容自若，对生死已不大再乎。

红灯增至五枚……对玄虎有杀弟之仇的肉先生，显得极为激愤，他独紧盯着灯柱，阴森森地笑道。

厌霸冷如僵尸的脸，忽然露出了难得笑容，声音象是从幽侮阴暗的地

穴中发出来一样：“看来应该是一致裁定，这狗种要判处死刑！”只有一枚还悄然无声，审判庭内静极了，盖天广场静极了，人们以各种心情，屏心静气，静等着这决定玄虎生死的关键一枚灯柱。

凤姿，赤龙，凤飞三人的心紧提到喉咙口，赤龙冷汗横溢，咬紧牙关，默默无语，凤飞惊着大张着嘴，用手捂住眼，不敢再看。凤姿急得发疯般狂叫：“不要呀！……”喊声凄厉，鬼悲神愁。结果快将出现，三人忧心如焚，精神紧张的快要崩溃。

法庭上，玄虎精神即将崩溃，他嘴角的血不断溢出，一脸悲绝，喃喃自语：“妈，我们快重聚了……”忽然，第八条灯柱亮了起来，发出祥和的绿光，跟另外六条灯柱形成强烈反差，仍若一片死寂的氛围里突然亮起一点佛光……玄虎绝处逢生，面泛一丝笑意。

凤姿三人欣喜若狂，同时的跳起来，赤龙霍地拔出佩剑，左手握拳用力一挥，兴奋地叫道：“姿，飞 ACTION！”这关键一的掣，改写玄虎的命运，但究竟哪位冠军救玄虎一命，那就不得而知了。

盖天广场，数万观众，一片大哗：“有没有搞错，边上这个该死的鬼东西怎么竟按绿灯？”“阎王爷都不想令他速死，玄虎真有运行！”“啊，没有精彩的极弄碎肉可看了。

审判庭内，雷霆宣布审判结果：“裁判结果七对一，未能一致通过执行死刑。”随后，语气一改，威严宣布：“但第二级谋杀罪名成立，依法判处终生监禁！被告要监禁在落魂崖监狱的劳动苦工营，三十年后方准申请假释，退庭！”乐土国上空，天色昏暗，乌云满大，暴风卷起，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此时，凤姿三人正乘坐反磁力电单车风驰电掣破风急驰，劲风拂衣，猎猎作响，俯看城市，影影绰绰的建筑都飞速向后退去。

反磁力电单车性能超卓，三人转眼已抵达国防部的空军基地，基地内，各种战机整齐摆列，翘首待命，运输车，牵引车来回穿梭地忙碌着，电单车一直飞进其中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赤龙随后关好舱门，飞仔感受！处处新奇，东瞅瞅西看看，高兴的鼓掌直叫：“哗，好先进呀！这个机舱真是又大又安全！”赤龙飞速跃进驾驶舱，一边扣安全带一边叮嘱凤飞：“飞仔，运输机马上就要起飞，为免发生意外，你记住要坐稳呀！”凤飞戏谑道：“放心啦，我若是扎稳马步，连十级台风都吹不动我。”凤姿系牢安全带，微笑着对赤龙解释说：“飞仔已练了七年功夫，毋须替他担心。”赤龙现任国防部少校，父亲又是国防部长，故此对基地内各种设备均了如指掌。

准备就绪，赤龙启动引擎，运输机掀起强大的气浪，缓缓飞升。

基地指挥塔监测站工作人员，见基地内运输机忽然起飞，不觉惊异地问：“咦，(CA26)为何无故起飞？”望着渐渐升空的飞机，两位值班的工作人员莫明其妙，一个说：“奇怪，今天的航行班次表上，没有(CA26)的出航记录……”另一个值班工作人员接着说：“驾驶员未向指挥塔作任何通讯批示便私自启航！”工作人员不敢怠慢，急忙与升空的直升机取得联系：“(CALLINGCA26)请问是否已取得出航指令？”耳机内传来驾驶员的回答：“我们接到紧急任务，需要立刻起程！”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立即反问：“紧急任务，为何我们未收到任何通知！”另一工作人员灵机一动，说：“以防万一，还是快向上头报告请示！”说罢，拿起对讲器，拨通国防部……赤龙一边应付指挥塔工作人员的讯问，一边神态自若地对凤姿说：“等他们取得批示我们已追上回车了！到时我们对准回车，从机底放下超强电磁力盘，囚车

就会被牢牢吸住，像苍鹰抓鸡一样！”凤飞惊喜地叫道：“好刺激呀！”风姿也一改往日愁苦，充满希望他说：“希望一切顺利，能够帮助阿虎脱险！”赤龙为了解除风姿的顾虑，进一步分析道：“就算他们派出战机追捕，赶到现场也需要一段时间，那时，我们早已离开乐土国国境，他们只能忘机兴叹！”正说道，忽听凤飞惊喜地喊：“龙哥你快看，押解虎哥的囚车就在下面呀。”

赤龙，风姿忙往下俯视，果见押解玄虎的囚车，前后两辆警车的监视下，在飞机下朝落魂崖监狱方向急驰，另外仅有几名保安人员乘坐摩托警车随行。

凤飞不由得感到大惑不解：“龙哥，我真不明白怎么只这么几辆警车护送？”赤龙一语道破其中原因：“因为从来无人抢劫囚车，久而久之令警主防御松懈，正好有利于我们行动。”运输机与囚车保持距离，尾随跟踪，特警们未觉有异仍放心地急速奔驰。

凤飞着急地问：“龙哥，我们等几时下手？”赤龙紧盯着囚车，平静他说：“不急，等他们越过火车天桥后，我们便立刻行动。”原来，前面是一架高耸的火车正在飞驰，此时囚车正穿越桥洞，桥洞尽头是一片开阔空地，赤龙调整角度，降低高度，准备动手，风姿紧张观望，平静的心又陡提了起来……正在这时，忽听火车天桥下忽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天桥下竟剧烈的爆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把护送的警车震得人仰马翻，行驶中的火车亦受波及被冲击脱轨，断成两截。

事出突然，只把赤龙三人看得惊愕莫名……

第二十四章 绝世残刑

风姿三人从惊梦中醒来，剧烈的爆炸声仍在震响，急头俯看，只见火光冲天，领前警车受炸程度最大，车被气浪震得整架抛起，直翻了数十尺，警车方能止住冲势，但已变成一堆废铁，骑警们更惨，被震的骨碎肉裂，肉雨横飞，当场暴毙，火车倾覆出轨。

车厢内传出阵阵哀嚎，乘客伤亡惨重。

目睹人间惨剧，赤龙三人痛心疾首，随后警车幸免于难扭头转撞向路旁草坡，算是不幸中之幸。

但特警们又怎想到，他们的性命只能多延迟一刻，因为四名死神已悄然迫近！

撞向草坡的警车内，特警们因车内有现代的防震系统，从死亡的阴影中很快挣逃出来，仍心有余悸，驾驶员颤兢兢地对同伴说：“看情形有人想劫……劫囚……车，小……小心！”话未说完，忽见有一梳四条朝天长辫，面如骷髅的神秘人从驾驶室车窗倒挂金钩，嘴牙裂嘴，狰狞观望，一手仅有三指，骨瘦如柴，特警仓惶扫射，神秘人险险避开。

特警心内惊悸，眼望前方，盲目扫射，不想，一阵轻微爆响，两旁风档炸裂碎落，未等特警作出反应，一阵疾风，两旁同时出现怪手攻击特警，原来，此人是位骨瘦鳞峒，“五指”俱长的畸形人，只见他俯体车顶，险险避过特警的扫射后，野性勃发，两臂齐袭，从车门两边风档轻易解决两名特警。

坐在车厢内的众特警从隔离窗内看到一个长有一头浓密毛发，碧眼鹰鼻状如猩猩的怪人从车前倏忽一闪，齐惊道：“不妙，有人埋伏袭击，快拘捕凶徒！”特警见事态严重，欲夺门而出，不料，车门一开，不禁一愣，只见一个西装革履，鼻梁金边博士伦眼镜，头戴绅士帽的奇矮玩童正在车边笑吟吟地背手面立，不由疑惑，齐道：“咦？门外怎会有个小孩？”定睛一看，一特警急忙纠正：“不，是个侏儒！”思绪一转，顿觉蹊跷：“咦？怎么来的？”正觉诧异，不料侏儒将手一弹，一个仿如婴头的球形物体飞射车内，只见那球形物体双目弯口，头带长柄，上带小珠从特警脚连连弹跳滚过，侏儒打着官腔，一脸严肃，怪声怪气他说道：“久仰特警部队大名，初次见面，鄙人送份见面礼给你们！”话声说完，忽听“蹦！”的一声震响，另一名硕大无比的已汉冲至，猛撞车门，把半开的车门撞得凹陷紧闭，整个车身剧烈晃动，俯伏车上的“五肢俱长”的神秘人，亦被震飞身弹起，小侏儒吃这一吓，手捂绅士帽，跌坐在地，待看清来人，气得大骂：“呸，该死的臭仔撞什么，都不提前知会一声，吓死人啦！”骂声一停，倏地站起，右手拇指抵住舌头，打了一个长长的呼哨，其余二人听到哨声，有所警觉，不敢多做逗留，全速远远撤离警车。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警车炸得四分五裂，车轮呼啸飞上半空，汽车残骸四射飞扬。

原来侏儒刚才掷入车内的，竟是颗微型超强力炸弹，爆炸力相当于千磅炸弹的威力。

远远的，躲在一边的侏儒，看到这惨烈的场面，竟发出一阵会心的狂喜：“嘻，红烧炸子鸡，过痛！过痛！”一旁的“五肢俱长”的神秘人询倭着腰身不屑他说道：“呸，甚么特警部队，全无还击之力，真是名符其实的‘食湿米’！”“轰——”被炸的车门发也一种难听声响，只见状如猩猩的怪人已撕破车门向内观望，只见车厢内血肉模糊，尸骸枕藉，他撇了撇嘴，嘶哑着说：“呸，震个天翻地覆，所有特警已失去了战斗力。”“救……救我呀……”状如猩猩的怪人忽然听见一声微弱的喊声，仔细看去，原来是名满身鲜血，双腿折断的特警在呼救，忽见他转头一转，立时露出一付夜叉嘴脸，啼啼笑着，鬼声鬼气他说：“没有料道，等我看看！”原来这个畸形人俯身看看那个半死的特警阴阳怪气他说道：“嘿，看见你这小子也蛮痛苦，不如让我助你速速解脱啦！”双面畸形两个面孔拥有截然不同的表情，特警们终究难逃一死。

恣意残杀后，四人跃进大爆炸后地面露出的破洞内……稍顷，火车高架下又恢复了平静，赤龙驾驶直升运输抵达爆炸位置附近，准备下降。

爆炸现场颓垣败瓦，浓烟密布，能见度极低，因此赤龙并未发现这四名怪人。

赤龙一边降低飞行高度，一边暗思：“爆炸分儿段发生，看来事不寻常……”直升运输机终于降落在爆炸现场，赤龙解开缚在身上的安全带，忽然转过头看看风姿，轻轻问道：“姿，你的电单车是否配有自动导航系统？”风姿一愣，迟疑问道：“有，你问我来有何用？”凤飞觉笑出声来，指着赤龙，对风姿笑道：“嘻，我知道，龙哥想消除在场证据以免泄露身份。”风姿听罢，取出声控仪器，连声喊道：“3号程序启动（声控）！”电单车收到指令，自动朝风姿住所方向飞去。

风姿三人办妥一切，趋破洞观看，搜寻线索。

赤龙看看黑洞洞的洞口，暗想：“这破洞广达约十公尺，炸药摧毁力惊人……忽然，赤龙眼睛一亮，指着洞壁对风姿说：“看，只有表层一公尺是由炸药破坏而成，其余的地基早已被人预先挖掘……经爆炸后陷成大洞，令囚车直陷而下，这显然是早有预谋！”凤飞不知人世险恶，听赤龙一说，竟高兴地跳起来，惊喜他说：“太好了，看来虎哥是被另一批人成功救出，逃走有望了。”

赤龙心一沉，阴着脸，摇了摇头道：“未必，来者滥杀无辜，看样子是处心积虑而来，我反而担心阿虎会更危险……”“喔……”，凤飞不解。

赤龙立起身，启动钛极身功力，蓄劲戒备。然后，一提气，率先纵身跃入洞内，探个究竟，风姿挟着风飞从后跟随。

洞内漆黑一片，视觉模糊，赤龙运起钛极身第二级护体，急速飞坠，直坠下五公尺多，赤龙便第一个到达破洞底部，张目细瞧，不觉“呀！”的一声惊叫，风姿惊问：“龙，有什么发现？”没等赤龙头回话，眼前情形令风姿也倒吸一口冷气，惊的冷汗涌出，惊叫起来：“啊，我……我的天……”只见眼前显现的满目疮痍，烟雾迷漫，三人姑在侧翻了的囚车上，惊见两名特警死于车外，死状奇惨。

赤龙当机立断，挥手对风姿说：“你们暂在这里，待我到车厢里查看。”话音刚落，人已一个箭步跃到车下，俯身细查，发现厚达一尺的钢门，已被力挤压的扭曲穿破，赤龙恐防有诈，右拳聚劲戒备，小心翼翼地靠近。

赤龙猛地一扭曲拉车门，纵身飞进厢内，不看则罢，一看不禁“啊”的失声惊叫起来，只见车厢内情况更为骇人，尸骸枕藉，血污四溅，六名特警显然已惨遭残杀，赤龙睹状不觉心内一寒。

其中两个特警更被吸成皮包骨干尸，死态令人惊心动魄。

赤龙沉重地退了车厢，风姿焦急地问：“里面情况如何？”赤龙忧心忡忡，难过地答道：“特警全军覆没，但不见阿虎的尸体，从现场分析，对方杀人手法极度凶残，毫无人性，不知是什么来历，做探究详情，无从着手……”凤飞一听，不但没有一点悲伤，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装出一付高深莫测地样子，笑嘻嘻他说：“哈哈，山人自有妙计我有办法找出这帮人的身份！”风姿、赤龙大惑不解，疑虑不解，疑虑地望着他，只见凤飞纵身一跃进，跳下车厢，告诉风姿二人：“我除了具有计算特长外，发明亦是我的专长。”未等风姿二人反就过来，凤飞已从背部卸下背包里翻来翻去，嘴上不停哮喘，只感莫名其妙，忽听凤飞惊喜地叫道：“呀，摸到啦！”说着，只见凤飞从背包内飞快地掏出一件稀奇古怪的仪器举，举着对赤龙二人说道：“这件是我的最新发明——脑电波摄录显示器，用它能录取人脑的残存记忆，我正准备申请专利。

凤飞一边整理仪器线路一边自顾自他说：“但这个仪器，要在活人或人死后十发钟后使用力“有效。”凤飞说完，不见赤龙二人搭腔，抬头一看，发现赤龙二人正呆呆地看着自己发楞，不由的恼怒地大喝道：“你们呆呆得怎么都成本头啦，快点过来帮忙呀。”凤飞的说话似是而非，赤龙二人面面相视，却又别无他法，只有抱着看的态度动手帮忙，侥幸一试。

赤龙跳进车厢，他细寻找，在车厢最里面拉出一具尚未全僵的尸体，对凤飞喊：“这具尸体在最里面，应是最后遇袭……”凤飞看见车厢内浆血满溅，腥气熏天，不由的掩鼻喊道：“呜，好恶心呀……”赤龙急忙将装满线路的强力磁套套进尸体头部，又飞迅速按动脑电波摄像显示器屏幕显示器起动键，对赤龙二人说：“装备妥当，等我搜寻他的脑电彼频率！”凤飞旋动

调节旋钮，接收线路管内发出阵阵“DODO.....DO.....”的声音，脑电波摄象显示器开始出现模糊图象，凤飞惊喜地叫到：“呀，有信号啦！”赤龙、凤姿也感到震惊，惊疑的睁大双眼紧张风看，只见莹屏画面摇晃震荡，混乱一片，隐约看见一团黑影。

画面逐渐清晰，只见特警拉东倒西歪，扭作一团，原来是囚车跌进巨洞内的情形。

凤飞按动“SP”指示键，莹屏上出现另一个场面：人堆当中，其中一人最快恢复神态，挣扎起来，“Sp”跳动，就在此，只见一人破门硬闯进来，威势慑人，赤龙一见，眼睛一眨，紧盯莹屏，激动他说：“呀，终于看到来犯的庐山真面目了。”只见来者穷凶极恶，臂力惊人，视特警如无物。

“Sp”，指示键连番闪动，画面一幕幕出现在凤姿三人的面前。

来者击毙部分特警后，很快便转向目标玄虎袭击，玄虎虽双手受掣，仍竭力提腿迎击，特警们无法加入战团，吓的在旁持枪观变。

玄虎身负伤患，又被特警注射了“静态气液”，全身酥软乏力，只交手几个回合便被制服下来。

这时，另一个四肢俱长的神秘畸形人跑过来，特警开枪狂扫，不料子弹击在来者身上竟丝毫无损。凤飞一边按动“Sp*”指示键，一边对赤龙说道：“龙哥，这只怪物不单嗜杀成性，更刀枪不入，好利害呀！”话音未落，屏幕画面被一条肥硕的胳膊所占据，只见这支硕大无比的肉臂正击向持枪反抗的特警，只一拳，特警头上的安全盔便纷纷碎裂，血浆飞溅，整个头骨顿时变得一片模糊。

凤飞一见这种场面，觉得好刺激，嘴里不停他说：“哗”这拳劲力好猛，又一个‘埋单’.....巨汉正大肆杀戮之际，“四肢俱长”的神秘人已飞身窜进车厢内，凤飞又忍不住叫起来，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着画面兴奋地对凤姿说：“家姐你看，原来他有同党，虎哥原来是被他们掳走的呀！”“四肢俱长”的神秘人背起玄虎哥飞似的跑出车厢，来者目的已达，但巨汉正杀的性起，欲罢不能，对幸存的特警誓要赶尽杀绝。

霎时只见车厢内血肉横飞，残嚎连连，忽然巨汉竟“钟离醉卧”，仰躺在昏死的特警的背上，头上发管如锥直刺特警大脑，怪异之态跟死去的骨丑一模一样，稍顷，面部五窍竟冒出缕缕白雾，同时脸上呈现出一种惬意的神态，仿佛回味无穷。

原来巨汉在吸取特警的血肉精华。

如是而再，两个特警顿成千尸，巨汉从最后于死的特警背上跃起，嘴里吐着白气，看着最后一个吓呆的特警开心他说：“弊！死剩最后一个，最终要不要的啦！”巨汉趋近疾攫，样貌朦胧可见，身狙呼之欲出！

“是肉先生？！”，凤姿三人不由惊得一齐叫出声来。

惊魂甫定，急忙再看莹屏，只见画面已变得杂乱无章，可想而知，特警显然是惨遭毒手。

赤龙三人一齐站起身来，凤姿不解地问：“肉先生贵为一地总督，怎会知法犯法，而且劫走阿虎干吗？”赤龙面色凝重，沉思着说：“肉先生之弟骨丑，在准决战时对战阿虎，本欲借此晋极，争夺冠军，但却未曾料到会遭败，不但不能达到晋极的目的，却弄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据我推测，肉先生想秘密招待私刑，令阿虎不得好死。”凤姿忽然想起童年被畸形人围殴一幕，霎时变得面如死灰！心中一急，泪水立刻如泉而涌，急的大叫：“快想

办法，这些畸形人心理变态，手段残忍，阿虎落在他们手上，定会惨遭百般折磨。”赤龙冷眼旁观，心里如打翻五味瓶，酸、甜、苦、辣、辛各种滋味一齐涌向心头，赤龙面色郁郁，信步走去，地洞尽头，赫然是一条地下水道，赤龙左右望去，水道幽深昏暗，向左右两边延伸过去，望步见尽头，不由心中暗忖：“这条地下水道有两个方向，均不知通往哪个哪里……”赤龙低头查查寻，想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不料来者做和干净利落，一点痕迹也没留，赤龙心中傍惶起来：“对方行动天衣无缝，完全无迹可寻，该怎么办？……”赤龙转过身来，凶对着风姿，说出自己的看法：“姿，对方蓄意劫持，行动不留痕迹，但我们又应事不宜迟，现在唯有当机立断，选择其中一个方向全力追踪……但……”赤龙说到这里，打住话头，用忧郁的眼神看着风姿，语气游疑，无奈他说：“但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全看阿虎的运气了！”风姿心急如焚，权衡利弊，断然答道：“倒不如我跟阿飞一组，与你兵分两路机会会更大些……”赤龙一听，吓得神色大变，疾言道：“你疯了吗、这班人手段残酷，毫无人性，你两个若被发现，必死无疑！”两人顾自争论，却忘了身边的凤飞，只见凤飞蹲在地上，在自己的背包内东寻西找，不知又找些什么名堂。

风姿听到赤龙语气严厉，责备之切，正欲争辩，不料凤飞手里而举着一个古怪精灵的仪器，不满他说：“你俩个干什么用这么多时间争辩，怎么就不问问我发明神童，有没有两全之策！”赤龙二人这才注意到凤飞，看到凤飞手里的古怪仪器，不觉脸色一红，羞愧的“喔——”的轻轻叫一声。

凤飞旋即启动仪器，看古怪仪器竟发生出一团奇异的绿光，凤飞背上背包，手举仪器，朝着水道一端走去，回头对赤龙二人说：“做什么事得靠大脑，不能只靠估计，跟着我走吧！”龙凤两人被训的满脸通红，只得随凤飞之后跟进……“救出虎哥后，记住，别忘了我功劳最大。”凤飞在水道一端高举古怪仪器，探测良久，然后转过身，向水道另一端飞跑，用充满肯定的语气说：“这端毫无反应，十之九成是另一边。”凤飞立定身子，再次高举古怪仪器对水道深处做出探测，忽然，闪烁在古怪仪器上的那团奇异的绿光竟凌空向水道深处飞去，古怪仪器警示系统灯光发出一阵“BB……BB……”的叫声，凤飞一阵狂喜，激动地大喊：“果然不出本天才所料，对方来人全都是从这个方向逃走的。”赤龙惊喜参半，急切地问：“绿灯是什么意思，就凭这东西测试，能否确信无误？”凤飞用百之二百的肯定语气回答：“绝对可靠，根据空气引起气流温度变化的原理。空气相对稳定，气温恒定不变，空气流动与物体磨擦，才会引起气流温度变化，相对他说，因为地底的空气流动量较慢，平均温度比地面要低摄氏5度，气温非常稳定。当人体高速奔驰，会与空气产生磨擦，再加上人的呼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具有温室效应，其结果令四周温度产生暖化，畸形人也是人，因此同样会造成如此效果。”凤飞滔滔不约，口若悬河，道出自己手中仪器的工作原理，然后接着话头，继续说下去：“根据这个原理，所以可以推断，越多的人走过水道后，相对来说所遗下的气温差别也越大，我这个‘温度探测器’正好大派用场，绿灯表示温度有异！……凤飞因自己今天能多次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情绪高亢，脸上充满得意之色。

赤龙听后，精神为之一振，提气纵身，人影如箭向水道深处射去，身后飘来对凤飞深深的赞许声：“好，不愧是发明奇才，将来必成大器！”风姿携带凤飞随后疾追，凤飞身在空中亦不忘“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谦虚

答道：“嘻嘻，过奖，我只不过脑域开发仅达 24%，就觉得已经蛮带劲了，将来怎样，想都没敢想呢……”三人身法如逐电追风，迅即远去……地下水道出口。

密闭遥控菩进盖。

突然，电机“轧……”的一声自动响起来，随着‘咋！’的脆响声，其中一个窰井盖竟自动找开，倏忽，风声响动，从井里电射出四条人影，原来正是劫囚车的四个畸形人。接着，又一名畸形人背负着已昏迷了的玄虎，随后爬出，继后，一只肥硕的大手又把住进口边缘，从井内传来呼味呼味的艰难喘气声，五个畸形人待立等待在井边。

一团肉球慢慢移出井口，原来是肉先生——这次劫持回车的主谋……肉先生艰难地爬出井口，喘着粗气，口内骂骂咧咧：“妈的，若非要秘密行事，我才不愿在这下水道内来来回口！”众畸形人挟持着玄虎，一阵疾行，来到他们的目的地，只见厂房烟筒林立，楼房残砖败瓦，一片狼籍，原来这是座旧式炼钢厂，早已弃置多年，四周杳无人迹，仿如与世隔绝。

侏儒殿后，哈哈笑道：“成大哥教落，要做足预防措施。”手掣仪器，红光一闪，窰井盖缓缓关闭，窰井盖原来配有遥控装置。

侏儒做好善后，飞身追去。

众畸形人快步走进破败的厂区内，走到一个古怪的容器旁方才停下。肉先生一身肥肉，气喘吁吁地吩咐道：“各位手足，满汉全席，现在，正式开席，兄弟们快去准备两盘。”“遵命！哈哈……”玄虎被畸形人放在一个古怪的容器边壁，有两个直径约 50 公分的给水管，水正从给水管内注入古怪容器内。玄虎仰卧其中，水漫周身，仅有头部露出水面出水面可保证呼吸。畸形人安放好玄虎，合上古怪容器的透明密封盖，肉先生望着水内玄虎，问畸形人：“这容器外壳是否坚固，能否承受起剧烈撞击？”畸形人做好最后加固程序后，怪气怪气地喊道：“一切准备完毕，开闸！”玄虎头上的闸门开启，从闸门内顿时透射出无数幽绿色的锐利目光。

大量物体鱼贯而出，迅即包围玄虎。

天！原来是一群食人鳃。

只见食人鳃闻到血腥气味，张开巨口，露出排排锋利无比的巨齿，围定玄虎，狂噬乱咬起来，清静的水面顿时泛起一阵血花。

昏迷中的玄虎，在一阵撕心的痛楚中‘凉醒睁眼一看，不由惊的两眼发直，痛苦地哀叫：“呜……”围观的众畸形人听到玄虎痛彻心脾的嚎叫，竟高兴的手舞足蹈，丑态毕现。

肉先生得意地看看自己的杰作，狂笑道：“哈哈，他终于醒过来了！”侏儒蹦蹦跳跳，拍打着超钢化密封盖笑嘻嘻他说：“呵呵，着呀，好刺激呀！”，“五指俱长，，的畸形人高兴的三臂齐挥，摇头晃脑。

双面畸形人仿佛是位博学多才鉴赏专家，啧啧称道：“好呀，全部牙尖嘴利，是极凶残的纯品种！”鱼群如饿虎扑羊，饥不择食，咬个不亦乐乎，玄虎全身如遭千刀万剐，痛得挣扎乱撞。

肉先生见玄虎狼狈万分，哀嚎震天，变态心里产生快感，笑声如雷：“臭狗种，你尽管叫乱撞好啦，你越是痛苦，老子的快感越大！哈哈……哈哈……”玄虎经过一阵剧烈挣扎，全身虚脱，忽然身于一挺，再次昏了过去。

波涛汹涌的水面渐趋平静，整个古怪密封容器内的清水更被染的一片血红。

背负玄虎的畸形人正高兴的魂游天外，忽然听不到容器内的响动，把着钢化透明密封一看，不觉一怔：“咦，这小子现在怎么竟毫无反应，莫非这么快就玩完了？”肉先生看了看，非常扫兴地接着说：“这狗杂种只捱了五分钟，就完蛋了！”忽然，肉先生气急败坏，急急吼道：“快救他上来，我们煞心机准备了这么多款菜式，不能让这畜牲如此便宜死去，我定叫他逐味品尝！”一阵阵铁链响动，玄虎被反锁住双手吊在容器水面，只见玄虎全身皮开肉绽，伤口数不胜数，奄奄一息，被畸形人吊放地上，昏死中头低垂，准备接受另一酷刑。

肉先生把手托腮，像是鉴赏一件珍稀古玩，面露狞笑，看着昏死中的玄虎，自言自语他说：“嘿，狗杂种，在大爷面前想如此轻易就死，岂不是便宜你。”此是侏儒想出妙计，抄起一条铁鞭，笑吟吟地走到玄虎囚前，左手柑着玄虎的臂，若有所思他说：“你这家伙，睡午觉也这么写意？还是劳驾我叫醒你吧！”说着脸色一沉，运起劲力，左手挥鞭照定玄虎破裸的背部狠命抽去。

昏死中的玄虎甫触铁鞭，如遭电击，立时面容扭曲，惊呼而醒，身体反射弹起，原来铁鞭内蕴含高压电流。

玄虎浑身湿透，更容易导电，被电击的死去活来，疯狂刷震摆动。

侏儒手舞足蹈，哈哈怪笑，幸灾乐祸的叹道：“嘿，真是孺子可教也，我老人家只这么轻轻地一喊，他果真还有点反应！”肉先生纵身滚动，撞到玄虎身前，用肥硕的手掌握住玄虎的下颌，阴阳怪气地问：“臭小子，你免死刑，觉得很高兴吗？”“哼！”肉先生轻蔑地哼了一声，胖脸一拉，恶狠狠看着玄虎，一字一顿地接着说：“你别以为是上天对你特别照顾，明白地跟你说，那枚绿灯是老子按的。”玄虎满眼惊疑，本就心存疑惑，经肉先生一语道破，心中顿时醒悟，脸上显出一付无所畏惧的神色。

肉先生见玄虎面无惧色，心内气愤，接着话茬，但面色得意地道：“也就是说，你的贱命是老子拣回的，我喜欢怎样折磨蹂躏你都可以，你不服气，那很好，你就等着瞧吧……”肉先生越说越气，越恨，想起胞弟骨丑的惨死，不觉又面露狰狞：“你害死我弟，罪大恶极，我要亲自执行酷刑，然后吸尽你的精髓，报仇雪恨！”“呸，所有参赛选手早已抱了舍命之心，你弟技不如人，你这无耻之徒竟迁怒于我！”玄虎脸带冷笑，对肉先生的一派胡言进行反诘。

肉先生勃然大怒，骂道：“去你的，死到临头，你还敢口硬，我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骂声未落，挥动肉拳，照定玄虎腹部一拳击去，玄虎被震的飞身而起。

“哼，让他尝第二道菜！”肉先生怒气难消，把头一摆，吩咐众畸形人对玄虎再施酷刑。

众畸形人听到命令，一哄而上，围定玄虎，架胳膊搬腿，拍拍拖打，嘻嘻笑脸地你一言我一语道：“别怕，咬咬牙，等熬过短暂痛苦便没事了！”

“对呀，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了！”一畸形人拿过一个手枪式注射器，一边强行给玄虎注射，一边笑嘻嘻他说：“嘻，这是微型爆炸液，它会破坏你的神经系统，令你完全丧失感觉，就如植物人一般哦。嘻嘻，这样你就无忧无虑，无痛无痒，飘飘然成仙成道啦。”玄虎闻听，不觉感到毛骨悚然，虽拼力挣扎，无奈羊入虎口，一切挣扎所是徒劳的。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畸形人将微型炸液一点点地注入自己的体内。

而这种液体炸弹，威力要比医学上所用的大上五倍。

“快开始了，挑个好位置等着看好戏吧！”注射完毕，畸形人抛掉手上注射器，大喊一声，迅速退避，其它畸形人闻听后争相逃走，立定远处，静观奇迹。

撕心裂肺的痛楚陡地传遍玄虎周身，爆炸液在玄虎体内开始发挥功效。

玄虎立感周身如有一股劲气狂摧，挣撞着欲冲出体外，浑身血管被鼓涨欲裂，玄虎的肌肉贡张，筋脉搏露涌现……爆炸液在玄虎体内暴露的筋脉内陆续爆炸，闪着点点火光，血管终于抵受不住冲击，多处破裂，血流如注。

这种无边的痛楚迅速蔓延全身，血丝从周身破损处带着，‘嗤！嗤！’的风声仿如烟花飞射四散，那情景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恐怖。血花纷纷喷在肉先生的身上，这情景更令肉先生眉开眼笑，心里极不平衡。爆炸液在玄虎体内冲击一般后，渐渐消耗殆尽，但玄虎身上的血液仍在不住倾泻而下。

肉先生看得饶有兴趣，兴味盎然，看到玄虎体内爆炸动力一减，仔细品评，吩咐侏儒：“精彩的很，别让他停止，继续上菜！”侏儒瞞珊着走到一架滑轮前，面带微笑，摇动滑轮，玄虎被铁链反捆着慢慢地吊上半空，满身鲜血，渐渐沥沥，流个不停。

待玄虎身体升到一定高度，侏儒停止摇动固定滑轮。另见两个畸形人推着另一件古怪仪器，沿着轨道信步走来。

玄虎双眼睁着奇大，紧张注视着两个畸形人，只见两个畸形人将那古怪仪器放准玄虎身体的正下方，不知葫芦里又卖什么药？畸形人仰着头看了看玄虎，对肉先生说：“总督，明炉红烧乳猪，你想要什么火候？”肉先生伸出一根食指，卧指气使地吩咐：“100度好了，半生半熟，别一下把他烧焦！”“没问题！”畸形人应了声转动控温旋钮，将温度打到100度，调节完毕，仪器的四条管道内同时喷出熊熊烈焰，向玄虎翻腾着焚烧，原来这个仪器是炼钢所用的高热燃烧器。

烈火炎炎，玄虎汗出如浆，‘凉恐莫名，但却并非源自火焰对身体的烧的之苦……而是看见自己的双脚皮肉虽被烧成焦炭，但自己神经系统竟然毫无半点痛楚感觉……烧熟的肉味扑鼻而来，身体肌能却没有作出适时反应，本来属于自己的双腿，却感到如此陌生……这种异样感觉，反而比肉体的痛苦更加难受千倍万倍，是精神上的煎熬，玄虎不仅凄然仰天长啸，那叫声中包含着无限的凄惨怨恨，无尽的哀伤悲苦，神鬼为之动容……此时，赤龙经过一阵疾奔，突觉眼前一亮，原来是从窖井盖的缝隙漏下缕缕阳光，赤龙不由驻足观察。赤龙鼻忽然闻到一阵阵焦糊的肉味从窖井盖的缝隙间随风飘散进来，令赤龙感到诧异，觉得似乎有些不妥。

紧随赤龙身后的凤飞，见赤龙停止疾奔，驻足抬头观望，一脸迷惑，也不禁疑道：“咦，龙哥似乎有所发现！”“BBB……BBB……”这细微的声音传到地窖，正在欣赏自己杰作的侏儒不觉一吓，紧张的“呀！”的叫出声，原来侏儒的听觉极灵，接收声波发出的频率远超常人。

侏儒大惊失色，张慌失措地跑到肉先生询前，惶急他说：“总督，大事不好了，我听到有人正接近这里！”肉先生见好事被人打搅，顿时显得非常厌烦，摆着手吩咐侏儒道：“他妈的，真是可恶！侏儒仔你快去查探，是何方神圣，查明后尽快回报！”侏儒颤颤兢兢，显出一付不情愿地样子，硬着头皮答道：“遵命！”侏儒领命而去，一溜烟地冲向钢厂的大门外，打探消息。

肉先生惬意的心情被搅得干干净净，不由紧张地暗忖：“奇怪，竟会有

人找到这隐蔽的场所，万一让人发现我合谋参与抢劫囚车……”想到后果严重，肉先生肥胖的身体顿时惊出一身臭汗他大脑急速围转，暗下狠心，准备对玄虎痛下毒手：“……为免夜长梦多，我还是尽快对他作个了断吧！”主意一定，肉先生立刻命令身边围看的津津有味的几个畸形人道：“快！把把这小子马上解下来！”这时侏儒已飞身冲出钢厂门外，他立稳身形，他细谛听，循声搜寻到紧闭的窖井边，只听“BB……BB……”的声音仍不断地从井内发出，他慑手慑脚，手拿钢鞭，轻轻挪到窖井盖边，心里歹毒地打着自己的鬼主意：“哼，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他妈的胆敢跟踪我们，要是真他妈的活得不耐烦的话，就让我好好教训你！”侏儒作好准备，正要下手，忽听“轰”的一声巨响，坚固无比的窖井竟被一股劲气碎裂，碎裂，碎片横飞，随着这突如其来的一爆响声，一个人影从井下纵身而出，侏儒被吓的屁滚尿流，震倒在地上，来者正是赤龙，区区井盖当然难不倒他。

赤龙一窜出井口，便在空中换式，“游龙入海”，身子轻轻飘落地下，吓呆的侏儒定睛一望，见势色不对，被吓的丧魂落魄，没命的嚎叫。

“不得了呀！不得了呀！”跌跌撞撞，落荒而逃……此时，肉先生正在吸取进玄虎血肉精华，忽见从玄虎七窍内冒出缕缕雾气，汇成一束被吸进肉先生，侏儒跌进门内，惊得话也说不出，只是伸手向后机械地摇动，赤龙随身跟至，众畸形人顺着侏儒手势一看，不禁吓的亡魂出窍，语无伦次地喊道：“是……是赤龙呀！”赤龙衔尾追入厂房，惊见玄虎正被肉先生大肆吸摄血肉精华，全身肌肉急剧收缩，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躯体，惨不忍睹！

第二十五章 天人会主

赤龙呆立。

凤姿挟带凤飞随后疾飞而至，见赤龙整个人僵立在一座败的房门口，像一座雕像，无声无息凤姿急问：“龙，现何发现？”未等听到赤龙回答，凤姿已飘落在赤龙身边，目光疾掠，凤飞二人“呀”的一声大叫，顿觉天旋地转……“天杀的家伙！”赤龙首先回过神来，眼见挚友被摧残至不似人形，生死未卜，赤龙目眦皆裂，怒火已达顶点，按捺不住，急运钛极极气，虎吼而上。

一畸形人见赤龙拧身攻来，劲风破空厉响，急回头观看肉先生，不由心下一沉：“糟糕，总督仍大快朵卧……”众畸形人见肉先生正吸摄的津津有味，无暇出手迎战。

众畸形人虽知不敌，但仍硬着头皮上前拦截，希望能尽量拖延时间。

背负玄虎的畸形人心想：“希望总督能快点完事……”状如猩猩的畸形人眼见赤龙攻来，反倒心一硬，暗忖：“形势所迫，唯有硬顶上……”甫一交手，赤龙奋起神威暴吼一声，旋身而起，直踢侏儒，侏儒如遭千斤重压，“啊！”的一声惨叫，已被赤龙牢牢制住。

“五指俱长”的长肢怪，三臂齐挥，偶一不慎，双腕已遭赤龙擒锁，待等辘身，凉觉已迟。孰料，长肢怪两臂只是诱敌招数，背后的畸形长臂才是主力杀着，只见他在赤龙扣牢自己畸形长臂的瞬间，不过微微一怔，眨眼

间，背后畸形长臂已攫向赤龙的天灵盖，口中怪啸：“老子此招‘双灵并击’，缕试不爽，要你避无可避，哈哈……”避？简直是自取其辱。

赤龙处乱不惊，铁臂一振，“钛极轰天拳”出手，震飞长肢怪攻向大灵的奇臂，堪堪化解危机。

赤龙刚摆脱长肢怪的纠缠，忽听耳后风响，肥胖的畸形人肥油兽阴笑着说道：“哈哈，还是先由老子‘开斋’吧！”话音未落，出手“油锤开山”挥拳从后山攻至。

赤龙沉身疾吐，钛极劲陡然暴发，只痛不伤，直把肥油兽震个人仰马翻。

赤龙听风声不对，旋身稳妥挡，却见一个面似骷髅，环发秃顶的畸形人河重一付玩世不恭的神色，说话间已疾攻到身前，五指箕张，直照凶门抓来。

赤龙是何等角色？岂会阳沟翻船！只见左手挺掌一举，已格开来爪，劲力疾吐“喀——”一声骨响，何重攻来的五指指缝已被赤龙震得档·碎肉裂，惨嚎而退。

畸形人双向鬼更不搭话趁畸形人何童残退之际，乘隙而上，重拳直揭赤龙腹部，赤龙见来势不善，中途收招，急忙顺救。

赤龙欲救玄虎，越战越勇，但众畸形人的攻势此起彼落，不让赤龙有喘息生机会。

倏然，肥油兽。何童双双攻至面门，肥油兽出招“锤糠求抽”猛攻面部河童一式“灵鹫攫珠”紧招二目，赤龙闪避不及，陡然提气，催运对双臂攻出“钛极裂金身”拢圆硬接，两股劲力袭来，已拳如雷，击力千钧，虽被硬生磕开，但赤龙亦被冲击的剧震摇晃，不觉脚下一松，侏儒顿觉一阵轻松，心内诧异：“咦，压力放松！好机会！”侏儒抓住时机急急脱身，惶惶如漏网之鱼，侏儒站起身形，袖内赫然银光一闪，原来侏儒袖内暗藏锋锐利刀，乘着赤龙三人纠缠之际，侏儒趁机疾窜到赤龙身后，照准怒呵道：“想令少爷受伤，你还未够格！”说话间，铁拳抡圆，“钛拳震体”疾砸侏儒，直中侏儒面门，侏儒残嚎弹飞。

赤龙身负钛极身，寻常兵器难伤丝毫，侏儒偷袭不成，反被赤龙回拳砸得眼前金星四冒，吃了大亏。

这时只见肉先生仿若浑然不觉眼前危机四伏，仍在贪婪地吸取玄虎的血肉精华，玄虎此刻已变得骨瘦鳞峒，口中发出微弱的呻吟，倏忽寂然无声，肉先生似从梦中醒来，心内诧异，暗忖道：“哼，臭小子的功力竟如此平济，转眼已被我吸个干净。”想罢，气愤的大骂出声：“呸，垃圾，真没用！”边骂边将玄虎狠劲抛出，怪眼眨动，冷冷看着力战众畸形人的赤龙。

赤龙几个回合已挫败众畸形人围攻，出手干净利落，众畸形人此时已是被赤龙打得七零八落，只是惊惧提防，不敢攻击，风姿姐弟见战势稍歇，连随步进赤龙身边。

这时陡见玄虎软瘫在地，浑身颤抖不休，气若游丝，本是健硕的体形，却被肉先生吸摄的干瘦如柴，触目惊心。

赤龙一见怒从心起，目光如电，直射肉先生，痛斥肉先生的无耻之行：“好大胆！你身为一地总督，竟敢串谋掳劫囚车，杀害特警，更对玄虎滥用私刑，可知你犯恶罪大滔天。”肉先生听到赤龙怒骂，不但不恼，反而嘻皮笑脸，扭捏作态他说：“哎，好一句罪大滔天，赤少校的训示真义正辞严，

那些罪名如雷贯耳，直压得我心虚胆怯，屎滚尿流……不过呢你倒说漏了两罪名，就是我会残杀你这红毛小鬼，及好杀本国的医学界第一人，哈哈……”如寒风拂体，肉先生仍未尽兴，硕手扶着下颚，笑嘻嘻地对肥油兽说：“肥油兽呀，面前站的这位靓女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凤医生啊，你对她有情，她对你也有意，我看今天就成全你们，让你优先与她做临床实验，好不！”众畸人一听，轰然大笑，肥油兽故作姿态，勉为其难地道：“好呀，好呀，嘻嘻，想不到我宝贵的第一次，竟献给我心仪的凤医生！”“嘿嘿，你要把握好自己！”畸形人河童听到这充满酸味的一说一答，忍俊不禁，用右时往肥油兽那浑圆的肚皮上一捣，仿如猫头主人鹰一样干笑起来。

肥油兽更上前一步，对风姿抱拳，装出个恭敬的样了，油腔滑调地说：“凤医生，肥仔之中，我已是最漂亮的一个，……”仿佛陶醉，肥油说完，嘴用力一撮，竟然自卖自夸起来。

风姿见肥油兽那种恶心的样了，忍不住气的大骂：“溅格！”赤龙冷眼看着肉先生，见风姿气得发抖，轻声道：“冷静点，何必为这班禽兽在动肝火呢！”然后，赤龙头也不回，悄悄问风姿：“姿，若你独力收拾这班畸形哆罗，你应付的来吗，”“好，以我的武学修为，已是绰绰有余！”风姿平静的回答。

“好，那么我便可集中精力对付这头猪，好把他送去屠宰场！”赤龙放下心来，劲气急提，纵身一跃，人已在半空，仿如流星，向肉先生疾急攻击，背后语音未落：“姿，这些垃圾就交给你了！”赤龙另有目标，飞身而去，为赤龙气势所威慑的众畸形人再无顾忌，嚎叫着，如狼似虎扑向风姿……赤龙祭起“钛极翔龙破”向肉先生发动攻势，人在空中御风而行如神龙翻腾飞舞，张牙舞爪，咄咄气势，先声夺人。

肉先生早已加强提防，只见他陡然吸气，霎时，大量气流充斥肉先生膨胀成球，头部更迅速被肥肉围拢起来，隐没当中，情景诡异无比。

赤龙此时已在空中招出“翔龙破体”掌势所至，如狂风暴雨，但重劲击在肉先生膨胀的身体上，恍如擂鼓，发出“空空！”赤龙顿觉诧异，不由得停止攻击，“喔！”发出一声轻唱。

只此一击，赤龙已知肉先生厉害，再不敢轻敌，于是改变策略，迅速变招，骤提劲气，“饮极伏龙噬”甫一出手挟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刹那间只见赤龙身影穿梭，拳影迷高，威猛铁拳如山洪暴发，势不可阻挡，围定肉球之形的肉先生一阵狂轰乱炸，直轰的肉先生仿如皮球，滴溜乱转，节节后退，然虽攻势奇猛，但劲力打在球团上，还是仿如泥牛入海，竟无声无息……赤龙顿感惊骇，正在一怔的刹那间，陡见肉先生埋在肉内的硕头扬起，狮口大张，“呵——”吸进肉先生腹内的大气，仿若洪水，决堤而出，挟带威慑心胆的气势，向赤龙呼啸而来，赤龙虽历经险境，过关斩将，但何曾见过这奇招怪式，也不由被肉先生这诡异招数惊的冷汗溢出，骇然变色。

“老子无福消受，还是物归原主吧！”肉先生吐气暴震，竟把刚才吸纳的拳劲全数折射弹化，悉数回敬赤龙。

拳劲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威力，再加上弹射提高了拳速，令赤龙挡的异常吃力，肉先生见赤龙穷于应付，无暇回击，手忙脚乱，变态心理竟异常兴奋，幸灾乐祸地说：“嘿，臭小子，你甫一出招竟如此狠毒，还不自食其果！”说着，肥硕身体纵地暴弹，一双庞然硕大的巨拳，赫然穿破赤龙密集的拳影，向赤龙当头击来，赤龙正全力应付之际，骤见一团黑影盖顶而下，劲气压体

生痛，心里暗叫不妙！

赤龙撤身变招，提拳急挡，蓦然望去，惊见肉先生全身已变得骨瘦如柴，头髓干枯下陷，颈部皮肉松弛环坠，面目狰狞，仿如骷髅，全身所有肌肉竟在瞬间全部转移到双臂之内，双臂筋脉暴胀数倍，令功力集中暴升，身在空中，如泰山压顶，汹涌而来，情景震栗惊心肉先生凌空急坠，张着腥红大日，恣意狂笑：“哈哈，臭小子，算你福抵不浅，有幸首次目睹我这骇世绝招‘聚能灭魂’可惜亦是最后一次。”这边赤龙连生险象，那边的风姿此时也正全力迎敌。

众畸形人见赤龙另有目标，再无顾忌，嚎叫着向风姿扑来，肥油兽一马当先，风姿严阵以待。

风姿环视左右，神情冷峻，低声对凤飞说：“阿飞，快站到我身后！”凤飞虽小小年纪，但见众畸形人攻来，却也面无惧色，不慌不忙地绕到风姿身后，笑嘻嘻地看着风姿，自言自语地道：“嘻嘻，惹怒家姐，这班畸胎自讨苦吃！”肥油兽为争头功，抢先攻上，看准风姿双臂张开，出招“临风抢月”猛力一收，堪堪将风姿拥进怀内，心内狂喜，便胡言乱语道：“亲爱的，快投进老子怀抱，让我一亲香泽！”正陶醉间，忽觉怀内空空无物，张目一望，心觉惊疑：“咦，我的宝贝为何碎了？”“口木择言，要碎的是猪头才对！”肥油兽正自迷惑，猛听头上疾雷响起，风姿话出人到，快如闪电，运力于掌，倏忽攻出“力震乾坤”凌空朝肥油兽硕头狠劲拍下，肥油兽急色累事，心内轻敌，未曾提防头骨遭殃，“喀！”的一声，头如遭雷轰，被风姿这招“力震乾坤”重重击中。

原来风姿在肥油兽张臂近身之际，早已高速跃开，肥油兽抓着的只是风姿弹飞时遗留下的残影。

风姿对畸形人极为反感，出手倍加凌厉，肥油兽被轰至失去重心，硕大身躯轰然倒地，仿若泰山崩毁，直撞的地面震撼摇动，塌陷碎裂成深深的大坑。

“臭婊子，还想顽抗！”河童一见不觉勃然大怒，出言不逊，乘势欺身而上，五指箕张，“灵鹫攫石”劲风烈烈向身在半空的风姿疾抓过去。

风姿不慌不忙，以“乾坤无定”身法横空反弹，左掌翻飞荡开河童来爪，顺势直落，右掌急吐，一记“乾坤无量”挟带无形罡气重重拍中河童的大灵盖，砰然响动，清脆玲珑。

双面鬼见有机可乘，扭身跃起，招变“双灵擒物”朝风姿背后袭去。

凤飞瞧个真切，心内一惊，急提醒风姿：“家姐，小心后面！”风姿凌空一掌击中河童，猛听凤飞大叫，欲空中换式，未料已迟，脚腕一阵已痛，双脚已被双面鬼两手扣死。

风姿临危不乱，双掌合什，催动劲气，反身铁板倒转，用“逆转乾坤”八成功力猛插双面鬼脑后死穴。

此时双面鬼一袭得手，不由沾沾自喜：“嘿，手到擒来，你这次是插翅难飞！”孰料双面鬼话说尽，风姿陡地拗身急转，“逆转乾坤”招式突发，铲掌已巧妙攻向脑后，双面鬼做梦也想不到，到口的“肥肉”竟然飞了一对方竟使出如此精奇奥妙的招式。情急之下，急撤手回救，堪堪避过重击，但掌风扫过，竟刮骨生痛，双面鬼不由吓得亡魂皆冒，惊呼连连：“这……这是一种高深的古武功……她怎会懂得？……”凤飞看见双面鬼狼狈的样子，抱拳而喜道：“厉害，简直与龙哥不相伯仲！”“家姐，加劲打呀，把他们杀

个片甲不留！”，凤飞得意之下，不觉忘形，双手附嘴直喊，不提防背后有人袭来。

原来侏儒在众畸形人围攻凤姿时，并未出手，只是远远观望，见凤姿攻势凌厉，招数精奇，缕缕化险为夷，正觉无法下手，忽然听到个头矮小的凤飞也在观战，呐喊助威，听到凤飞喊声，侏儒心内推测：“家姐，这小鬼原来是他弟弟！”不由灵机一动，心怀鬼胎，暗暗打起凤飞的主意：“只要把他制伏，便可令大丫头束手就擒，任由鱼肉！”侏儒计议已定，料定凤飞只是泛泛之辈，也不防备，从背后偷袭。

就在侏儒快要得手之际，凤飞蓦地察觉身后有异，马步急沉，娇柔呵一声“乾坤无量”回掌反击。

“砰！”侏儒被震得飞退。

“想偷袭我？马上再回家偷偷多练几年功夫啦！”，凤飞得手洋洋得意，用教训口吻讥笑侏儒。

凤飞内力虽浅，但已足够用来将侏儒震开。

侏儒大意失荆州，飞退数尺，方才扎住阵脚，五脏内一阵翻涌，连黄胆水呕了出来，不由懊恼十分，心中后悔。

“咳，这小鬼竟懂武功，竟看不出，我太大意了……”凤飞一掌解险，不禁惊喜万分，抬起右手，反复观看，顿觉兴奋异常，情不自禁的自夸起来：“天才！天才！！”凤姿击退双面鬼，急纵至凤飞身边，刚才一摹，记忆犹新，心存疑惑，不禁问道：“飞仔你的武功是从哪里学回来的？”“嘻，你现在才想起问我呀……凤飞正自鸣得意，见凤姿惊诧，一脸不平之色，不悦地说。

看到姐姐仍满脸狐疑才娓娓道来：“老爸见我资质和悟性奇高便悉心教我，不过，不允许我随便显露武功。”凤姿听到这里，心内一阵激动，心中不由地想起父亲……乐土国。

在各式新颖别致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内，有座较为古；日简朴的中医馆。

凤姿的父亲正是经营这家中医馆的中医师，但在乐土国，这行业却业已渐式微，因此懂中医医术之人余下不多，生存日渐艰难，西方医学已充斥整个乐土国，众人皆知凤父济世为怀，却极少有人知道他还修习古武功，而且还是古中国三大主派成仙派的无上心法——“先天乾坤功。”凤父自强不息，常在医馆室内苦修钻研，而凤母和凤飞也时常于室内观瞧。

五岁的凤姿虽然幼小，但长得聪明可爱，小小年纪，虽看不懂其中奥秘，但也常常看得赏目。

凤父练完功夫，正用毛巾揩汗水，看到凤姿呆呆地站在旁边，手端水杯，出神地看着自己，满脸渴望样子，凤父忍不住逗女儿说：“姿姿，让爹教你学功夫，好不好？”凤姿欢呼雀跃，不料凤母一手拉过凤姿，看了看，责备说：“啐，女孩子应该学得斯文……”“教女儿动手动脚，有什么好，将来嫁不出去怎么办？”凤父一听，很觉得不好意思，用手挠着头皮解嘲道：“老婆大人，嘻嘻，别认真，我只不过说说玩罢了。”那年乐土国规定儿童长到五岁，均要接受脑域测试，经过测试，若脑域开发超过10%，便获准甄选到精英少年院受训，成为该校学员。这等资历，相等于以往入读名牌学校，而当时入读名牌学校，人们都感到是无上的光荣，父母也觉得欣慰，感到脸上有光，凤姿父母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领着凤姿，欣然接受官方测试。

凤姿有幸入读精英少年院，对学功一事渐渐淡忘，不料数年后的一个

暑假，风姿却带着怅然心情回家，长跪父亲面前，竟提出一个古怪的要求，她恳切地对爹爹说：“爹，请你教我武功吧！”起初，凤父。凤母觉得女儿不过是一时好奇心起，搪塞一下也就算了，可看看女儿一付认真样子，俩夫妇登时面面相觑，对女儿的要求感到大惑不解。

凤父看着女儿，不解地问：“姿，你选读医科，不发愤努力，将来怎么好继承父亲的事业，为什么又想染指武学？”风姿听到父亲的诘问，不由的鼻子……酸，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下来，伤心地想到当日在游乐场被畸形人围殴的情形，风姿痛恨自己至今心里仍悔疚不已。

风姿历经这次劫难后左思右想，决定跟父亲修练武功，强化自己体质，将来如有意外不再负累任何人。

凤父有鉴于此，遂欣然同意，从此，把手把脚悉心教授风姿习武，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风姿凭着坚韧毅力，朝夕苦练，耐性远超同龄少年，再加上风姿天生聪颖灵慧，不出半日，便很快掌握了个其中奥妙，愈加勤奋，苦练不已，使自己的武功一日千里。

半月之后，假期届满，风姿已把先天乾坤功运用的挥洒自如，只是内力较浅，尚须磨练！其时也多亏风姿下定决心，暗练武功，才令其体质大增，逃过利智地震突袭事件！

当时，凤飞虽然年幼无知，但看到风姿倍受父母夸赞，心中不悦，一次凤飞正在独自玩耍，无意中听到父亲对母亲又在夸奖风姿说：“老婆，姿姿确是一块美质良玉！”看到姐姐在父母心中日益受宠，年幼的凤飞，小小年纪，正是天真无忧的年龄，但此时竟产生出一种失落感，似乎觉得自己在父母心中失宠，无形之中一股无名火起，猛冲进屋，跪到父母面前，耍起了孩子脾气。

只见凤飞狠狠地看了姐姐一眼，气得把手中的机器人玩具一摔，又嚷又叫他说：“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不用学习也都知道啦！”嚷完，带着一百个不服气的样子，挥着稚嫩小手，在父母面前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

原来凤飞在平日里，看到父亲练功，以后又看到父亲手把手教姐姐，耳濡目染，凭记忆耍出拳招，一招一式，竟然头头是道。

开始，凤父。凤母不明就里，待看到凤飞对风姿的神色及手舞足蹈的招式，才恍然大悟，不觉忍不住笑，凤父。凤母看完幼小的儿子气嘟嘟地比划完收式立定，一付天真可爱的样子，凤父笑着对凤飞说：“乖儿子，比划的果然似模似样，可惜你仅知道粗枝大叶，尚且根基不够！”凤父说完，看到儿子仍倔强地站住不动，怕伤童心，于是缓了缓语气，慈爱对凤习说：“乖仔，爹的好宝，待你再年长些，爹再教你吧！”“今次为了救你，我唯有被迫出手，大杀四方，老爹知道了也不会怪我。”风姿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忽听凤飞自安自慰道，不觉从回忆中猛醒看着凤飞，仍在比比划划，脸上带着满足，重温刚才那一掌的喜悦。

这时，风姿听到双面鬼正对畸形人大声说：“别和她单打独斗，起阵！”话音未落，只见双面鬼一个急纵，飞身跨上肥油兽的右臂，河童跨上肥油兽的左臂，而株儒则爬上肥油兽的肩头，长肢怪又飞身跃到株儒肩上，霎时，众畸形人立时集结一起，层叠连袂，组成一个古怪的阵式——残人阵。

残人阵是畸形人自创的阵法，能互补自身不足，将功力五合为一，充分发挥出各人的最强威力。

凤飞一看，五人组合后象自小玩的变型玩具一般，觉得蛮好玩，嘻笑着对凤姿说：“哗，搅到一起玩杂技，姐，怎么对付好呀！”凤飞说笑着拉开招式，准备参战。

“那肥猪是此阵的轴心，你负责骚扰他便行了。”

凤姿看到凤飞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样子，刚才凤飞偶尔显露身手，令她放下心来，于是凤姿嘱咐凤飞，凝神迎战。

凤姿看到躺在地上的玄虎，仍在不停地抽搐，心里火烧火燎地想：“阿虎现在奄奄一息，生死未卜，我必须尽快把他救出，进行治疗，但须先解决面前的劲敌，才能救出阿虎，因而心中暗忖：“我必须速战速决，全力出击！”凤姿计谋已定，出手痛下杀招……凤姿见众畸形人组成残人阵嚎叫着攻上来，不等近身，蓦地飞身弹上半空，祭起“先天乾坤”的猛烈罡气，施展出乾坤第三绝——“天火燎原”，霎时凤姿周身被一个强大的钛极气团所笼罩，强大凛冽的炽热气劲，铺天盖地压向残人阵。

而此时赤龙和肉先生正处于胶着状态。

肉先生奇招突袭，幸赤龙见机应变得快，及时格挡，避过致命一击，但地面承受不住这“球劲回转”的沉重冲击，惨被压出一个大坑。

肉先生见赤龙不能抽身，内心不由的一阵狂喜，暗中忖道：“嘿，正合我意，如今他无法抽手启动钛极身……照这样比拼下去，他也会力尽虚脱，到那时，他也不由的不被我任意宰割！”拼力支持的赤龙，亦心下焦急地思谋脱身之计：“不妙，我现在进退维艰，吾消彼长下，必败无疑，该怎么办？……”“呀，我刚才作出攻击时……他立刻掩护头部，莫非是弱点所在？”，电光石火间，赤龙灵念一动，不由计上心来。

赤龙猛催内力，祭起钛极身第二级功力，双臂突然绞磨疾旋，“绞磨灭绝”疾吐出手。越转越急下，钛极劲气凝聚成一道钛极气墙，抗衡着肉先生的双拳。

但气墙抵御不够半秒钟，已遭到彻底破坏，屏障一破，肉先生双拳直轰向赤龙，只听肉先生得意地狂嚣：“哈哈，臭小子，看老子把你压成肉酱！”笑声未落，四肢收体一式，“催球疾动”滚向赤龙……赤龙见势不妙，不但未有抽身而退，反迎着肉先生直冲而去，肉先生一见心中暗喜：“嘿，臭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来投，嘿嘿，你岂不是自寻死路，”肉先生正暗自得意却眨眼不见了赤龙，遂陡然一惊，勃然大怒道：“想走，我要你死无全尸！”话声未落，“双球菌狱”攻出，一双硕大的肉拳轰向地面，“隆！”在千钧劲力轰击下，地面被轰得沙石乱飞，暴出一个丈余方圆的大坑。

“蠢材，我在这里呀！”肉先生正疑惑低头，不料赤龙象幽灵一样从他的双臂缝隙间冒出，照面咫尺，对他猛喝，肉先生只吓得亡魂出窍。

原来赤龙见势危机，兵行险着，凭着气墙稍阻的瞬间，令自己恢复行动能力，借机判断出肉先生上臂位置干瘦，足够容纳一人出入。

凭着细微的观察力和准确分析，赤龙顺利地 from 逆境中作了反击，“翔龙破顶”飞拳直捣肉先生头部。

可肉先生也非等闲之辈，在惊惧瞬间迅速作出反应，肉先生急把前臂肌肉移还原，肉团回流中刚好把赤龙夹缠住。

赤龙见势不对，沉身重拍，肉先生急急闪避，不觉精力分散，赤龙借机拔出双腿。

赤龙飞身而出，见肉先生仍未回过神来，赤龙心念转动：“何不趁他肌肉仍未完全归位之时，集中劲力攻击他的头部。”主意已定，赤龙疾将钛极劲催运至双腿，攻出“钛极金钟锥”右脚照定肉先生干瘦头部鼓力狂踢，这雷霆万钧的一脚，踢得肉先生身形失控，踉跄撼撞地上。

肉先生乐极生悲，不料吃了赤龙这聚劲踢来的一脚，顿觉头重身轻，痛入脑际，顿时恼羞成怒，急顺势翻身，以身旁携带巨环撞向赤龙。

赤龙耳目极灵，沉身急闪，铁环带着风声越顶划过，赤龙暗中庆幸，纵身急跃，不料觉腰身被人拦腰抱住，急跃不出，心里一惊：“是什么人提住我，”低头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在辐射影响下，肉先生双腿变异的不成比例，萎缩细如此时正牢牢夹住纵身欲出的赤龙。

肉先生不防赤龙变招急快，顿使头骨受创，在巨环攻向赤龙的瞬间，偶见赤龙沉肩低头险险躲过，欲从腿部间隙纵身而出，急中生智，用他双畸变短J的双腿顺势一夹，不想将赤龙夹个正着，心内狂喜，大笑道：“哈，看老子的千斤倒头樁！”说罢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腿夹赤龙，借势往下猛坐，赤龙见险象陡升，急举双臂撑地护头，顺势翻转，才及进化解断胚破头之危。

肉先生得势不饶人，夹带赤龙直坠坐地上，余势未止，肉先生身躯继续用力下压，赤龙如遭泰山压顶，运起钛极劲气护身，全力苦苦去撑，四肢渐感酸麻，胸部郁闷不畅，几乎窒息。

肉先生欲置赤龙于死地，拼运动劲坠压，不让赤龙有喘息机会。

地面承受不住肉先生重若泰山的躯体，巨环压碎地面沙石，深陷地下。

赤龙提膝顶住肉先生重若泰山的躯体，运力拼命来抗衡，稍许减轻重压，借机抽拳朝肉先生臀部狂击。

孰料肉先生竟纹丝不动，毫无反应，不痛不痒他说：“打吧，你尽管打吧，你这样做只是白费气力，徒然无功！”赤龙一阵痛击，本想震破肉先生臀部肌肉，重创肉先生，借机寻找脱身机会，不料，狂风暴雨的拳劲击在肉先生赘肉上，被打的肉团，倏忽间立即愈合，肌肉弹张，竟将赤龙攻出的钛极劲反震推回，压向赤龙，赤龙不得不停止攻击，‘凉惧异常，心念急转：“这肉团异常坚韧，照此下去，我不能尽速脱身，就算我不至于被这肉团压死但也会回缺氧窒息而死……”而这时肉先生一边用力坠压，同时也在打着自己的鬼主意：“这小子能成为冠军，我反而得不到什么益处，如此看来，我不如趁未死前，吸摄他的气血精华，我便两届冠军的功绩尽集一身，到那时，我就会变得天下无敌，为所欲为，再没有人小看畸胎。”肉先生主意已定，顿时从七窍里放出一种迂回能量，刹时紫氩氢源源涌向铁环，能量渗进坚硬的铁环，渗透进赤龙的五孔七窍，周身一百零八处大穴，赤龙被这异象惊呆，哀叫狂呼。

紫气仿佛具有很强的吸力，赤龙骤觉身体内力点滴流夫，后果非同小可，急重拳疯狂乱轰，希望借此能获得一线生机。

赤龙用力抓撕肉先生，却因手套隔紧抓不住，滑腻异常，手套硬物触掌生痛，赤龙灵机一动震碎裂手套，红色棍身露出袖外，袖内原来另有玄机，赤龙开始慌乱不知，抓撕中棍头触手，触发灵感，赤龙急按钮启动“——唯——”棍身电光束闪耀，疾射而出……另一战团。

此时激战正酣……风姿施展乾坤功第三绝——“大火燎原”，催动太极

气团压向残人阵，两股强烈劲气相撞，“蓬！”发出大崩地裂的已响彻云霄，双方各被震退丈余，风姿不意残人阵如此沉雄厚，互拼之下，竟不相伯促，风姿未能达到一举挫敌的目的，被震飞身而退，顿时震惊万分。

河童见风姿受挫，得意想：“嘿，残人阵的优点就是能把阵中五人所有的劲力输送集聚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果然威力无比。”长肢怪则狂笑出声，椰榆道：哈哈，现在拉成均势，我们有资格跟凤医生耍花枪了。”凤飞初生牛犊，不知凶险，见姐姐惊骇，急催运太极罡气至双掌，不屑他说：“呸！你别搞错了，还有我这个超级高手呢，看招！”说着虎吼一声，抢身攻向肥油兽的裆部。

“高手，果然是捱打高手！”肥油兽不得不出手，飞起一脚，将近身的凤飞踢的翻滚飞退，鄙夷地嘲笑说。

凤飞出师不利，反吃重招，直气的七窍生烟，用手摸着痛得火辣辣的脸恨恨骂道：“可恶！”骂毕，急卸下背包，又心急火燎地寻找什么稀奇古怪的法宝。

“啊！”一声娇叱，风姿飞身再攻。

风姿拳脚齐飞，招数如电，瞬间已与残人阵拆卸十多招，风姿一边对敌，借机寻找破绽，但看到残人阵攻守兼备，环环紧扣，一时无法急切攻下，心中不觉焦急：“此阵结构严密，短时间内难觅破绽……而阿虎的伤势却不能再拖……刻不容缓……”思索瞬间，畸形人攻势骤增，风姿顿时险象横生，只见长肢怪曲臂拢圆，五指箕张，出手便是“灵鳌攫珠”狠狠抓向风姿头部，另一畸形人长肢凌空而下，“灵蛮攫珠”挟带劲风直扑风姿天灵，风姿运起“乾坤无影”劈插格挡，将周身守得固若金汤，鬼爪无功而返。

风姿顺势跟进，双臂中途变招，出掌“天火燎原”将攻向长肢怪的双掌转而攻向株儒，株儒胸中一闷，实实吃了两掌。

“天火燎原”攻守兼备，变化多端，株儒身居残人阵中，稍有疏忽，顿时吃了大亏。

风姿一袭得手，连环出击，欲再一“城”，无奈阵中侏儒一着不慎，阵内其余众人纷纷出招相救，风姿只好飞身急撤，再寻战机。

先天乾坤功刚柔并济，风姿虽然以寡敌众仍能保持优势，但却难以速战速决。

凤飞稍整士气，背上背包，鼓劲再上，风姿急大声提示道：“飞，危险呀，别意气用事！”凤飞头也不口，信心十足地回答：“姐不要怕，你弟我这次是有备而战！”原来凤飞手中又握着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猜不出又有什么鬼点子。凤飞勇猛非常，飞身直奔残人阵，再次攻击肥油兽。

肥油兽不虞凤飞有备而来，连番纠缠，已令他暴跳如雷：“哼，你这只讨厌的苍蝇，让老子踢破你的头。”肥油兽气得大骂，飞起一脚，向风飞的脑袋狠命踢去。

凤飞吃了亏，学了乖，不等肥油兽飞脚近身，已仰身闪避，手上同时掷出“摇摇”。

原来是凤飞的另一古怪武器——“摇摇”。

凤飞手臂急抖，“摇摇”风也似的绕定肥油兽急转，从“摇摇”内扯出的细线立时将肥油兽双腿牢牢缚住。

正在进攻的风姿一看，心内一阵兴奋，思忖“原来阿飞掣时住轴心的行动力，令此阵的威力大减，真厉害！”风姿把握这千载良机，疾窜到残人

阵背后，侏儒见风姿欲从背后偷袭，而肥油兽未做出及时反应，急的大叫：“喂，她已经转到后面去了呀！”长肢怪在阵上，欲旋转身体，无奈双腿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牢牢缚在一起，转身不得，低头一看，看到双腿不知怎么竟缠满了细细的绳索，气的破口大骂：“妈的，这无聊玩意，怎难得倒我？！”用力一挣，缚腿细绳纷纷崩断，待转身时，却已迟了步。就这么一缓，已足够风姿出手了。

风姿以十成功力从背后出击，众畸形人招架不及，照单全收，巨力震荡，残人阵如落叶遭秋风猛袭，顿时四散飞扬。

残人阵完全瓦解。

风姿乘胜追击，如风卷残叶，立时将众畸形人收拾的一十二净。

风飞忍不住兴奋，激动的欢呼雀跃：“好啊，邪不能胜正！”风姿大获全胜，急回头察看另一边战况。

此时赤龙已有破敌之策。

赤龙运指成锥，钛极劲气锋锐急激，带着疾风直插入肉团内，肉团依旧丝毫无损，凹陷迅速回收，赤龙未等凹陷肉团完全恢复到原状，再以左臂插进当中。

肉先生大噬狂吸，根本不理睬赤龙，不痛不痒地说：“没有比你更好的劲气，你就用力打，我呢用力吸。”赤龙在左手插入肉团的刹那间，手指同时用力暴喝“三节棍”藏在袖内的三节棍激射弹出。

原来赤龙左手预先持棍，声控之下陡地自动解体，暴长激射，撑起肉先生的皮肉，迅速拉长。

狂吸赤龙血肉精华的肉先生忽觉腹部肌肉撕痛，急忙睁眼一望，骤见自己的皮肉被赤龙棍头撑得崩紧欲破，脸上顿时骇然失色……

第二十六章 微波晶片

肉先生眼疾手快，一式“球劲贯顶”，倏拍出掌，急压住棍头，止其撑势。赤龙被肉先生庞大身躯重压，右手抵住赘肉，仅用左手掣着三节棍，已是吃力。

肉先生臂力惊人，赤龙独臂难支，三节棍在肉先生重压之下，棍势竟被硬生压回。

赤龙心中一凛，不顾身危，急以双臂稳住下滑棍身，“呵！”暴吼声中，赤龙周身钛极气劲陡提十成，尽注棍身，肉先生独掌顶不住这汹涌而来的劲力，三节棍头猛然撑破浑厚肉团，“呢——”没命残嚎，破肉而出，继而贯空肉先生的硕掌，肉先生痛得撕心裂肺。

在旁的风姿二人见状都大吃一惊。

肉先生负痛难忍，劲气顿泄，霎时肉团松动，侧身而倒。

机不可失。

赤龙猛地纵身飞出，摆脱掣时，如龙从雨，将三节棍奋力抡圆，舞的“呼……呼……”风响，三节棍如陀螺般急速飞旋，迫得肉先生不得不随棍势团团乱转。

赤龙将漩涡流越催越烈，钛极劲气尽注棍身汹涌而出，肉先生眼看着

自己身体的缺口逐渐扩张，似若撕裂，顿时变得心中慌乱不已。

肉先生知道无法再困住赤龙，自己更随时会有破体之危，无奈之下，唯有发力抽身急退。赤龙见对手夫势，战意陡然大增，舞动三节棍，运起“钛极身”千钧之力，以更凌厉的攻势出手反击。

霎时间“钛极狂龙噬”出手，只见漫天皆是迷茫棍影，如龙卷狂风，将肉先生罩个不透风雨。

肉先生本就心慌，无心恋战，又低估了赤龙三节棍的威力，只听见“碰！”“啪！”“碰！”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响声传来，在赤龙坚硬无匹的棍力和凌厉的攻击下，周身遍遭棍吻，惨被打个落花流水。

赤龙攻势密集，棍如雨下，直打得肉先生血花四溅，哀嚎不绝。

肉先生被动躲避，一手护住头部，一手掣动铁圈，在赤龙的穷追猛打下艰难的步步后退，并急速地在心中转动着鬼主意：“这臭小子是越战越勇，若仅靠自己功力，恐怕是独力难支，我得想办法逃出这臭小子的攻势，召唤救兵……”凤飞童心大盛，只见肉先生被赤龙攻击的无还手之力，丑态百出，忍不住畅怀大笑：“哈哈，无情棒打大笨猪，越打越畸形。”风姿冷眼观看，思绪急速转动：“这肉先生心悸胆怯，战意尽失，阿龙如无其它闪夫，应可稳操胜券，我先不要加入战团，还是尽快救治阿虎要紧……”想到阿虎，事不宜迟，风姿如一阵风旋即跃到玄虎身边，急忙一把抱起玄虎，起身飞跑，急切招呼正在观看的凤飞：“阿飞，快过来帮忙。”赤龙穷追猛打，步步进逼，肉先生只能边挡边退，狼狈万分。

后退中的肉先生慌不择路，肉团重重撞上身后炼壁，不觉惊恐万分，急用眼一瞥，发现了林立的炼钢炉间有一条狭道可通，忙翻滚而进，赤龙穷追不舍，跟进狭道。

肉先生硕大的身躯，本是坚厚硬实，但游走在狭道上之间，却变得柔若无骨，绵软无力，令人啧啧称奇。

赤龙冲进狭道，但“钛极狂龙噬”无法施展，肉先生不觉顿生笑意，心中想到：“臭小子的棍法确是霸道凌厉，但在这狭窄的地形限制下，便无法施其计。”赤龙从肉先生的脸上看出其用意，不由心下大怒，疾声厉色地喊道：“天杀的蠢猪，我看你是果然是人头猪脑，又做什么春秋大梦！你以为本少爷只懂得一招半式吗？”赤龙说着抡起棍身，接下去说道：“既然是你自寻死路就别怪我赶猪入穷巷。”说着，棍势一转，“钛极游龙窜”带着萧萧杀气，又雨点般地向肉先生当头攻击。

赤龙偶入窄道，稍稍一怔，迅即做出反应，马上改换招式，把攻击范围集中浓缩，长驱直进，威力更显得雄猛强悍！

肉先生在作聪明，以为得计，孰料赤龙招法百出，害得肉先生反被地形限制无从闪避，只好一味任由捱打，连滚带爬，狼狈溃逃。

赤龙得势不饶人，攻势一浪接一浪，只见棍影闪动，力贯千钧，下手狠辣，决意要替好友报仇雪耻。

肉先生强忍雷电狂轰，节节败退，当快要退倒窄道尽头时，不由眼睛一亮，竟突然横身一闪，隐没其中。

赤龙飞身跟进，瞬间不见了肉先生的踪影，心下惊道：“不妙，狭道内原来另有歧路……”赤龙急忙趋前察找，肉先生早已不知所踪，赤龙纵身跃上一座塔顶，居高临下，俯看寻察，才发现四周通道迂回曲折，四通八达，赤龙一时难以寻觅肉先生的踪影。

赤龙只感到气愤难平，舞棍乱打，发泄怒气，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在暗中监视。

肉先生难道遁身而逃？原来，炼钢厂内另有秘道通往地底，难怪肉先生横身一闪，了无踪影，能轻易摆脱赤龙的追杀。

肉先生头下脚上，滚进秘道，夺路急逃，心有余悸，怕赤龙跟进追杀。

地底内原来另有洞天，只见秘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显然是经过设计的。

赤龙纵身从塔顶跃下，遍寻肉先生，杳无踪影，只好折返会合风姿，看见众畸形人尸横遍地，余焰未熄，心中稍觉平静，恨恨地想：“这班畸胎人大多身贱，死有余辜，活该如此！”放眼望去，不见风姿二人身影，心中陡然一急，纵身疾朝门外飞去。

甫出门外，眼前的情景令赤龙心如刀绞。

只见风姿正俯身玄虎头上，替玄虎作人工呼吸，赤龙虽知道救人要紧，但看见风姿玄虎四唇相贴，心里仍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凤飞站在一边，看见赤龙冲出呆立，下意识地喊声：“龙哥……”此时，风姿既急又累，已是汗水洋洋，看到赤龙呆立不动，亦无暇深思，急忙招呼：“龙，他失血过多，气息微弱，用普通急救方法完全无效，快将内力输进他的体内。”说完，不等赤龙有无反应，又急忙吩咐凤飞说：“飞，快把机能探测器拿来。”赤龙恶战刚刚结束，风姿似漠不关心，亦毫不过问，反之却对玄虎极为着急担忧，心里不仅怅然难堪，默默无声，泪水忍不住溢出眼眶，占点滴滴，洒落下来，但为友情，赤龙只好强抑痛苦，挥去泪水，默默走到玄虎背后。

凤飞取过机能探测器，风姿急忙将线路接通到玄虎的各大要穴，随即启动开关，敲击键盘，仪器莹屏上显示出玄虎身体机能状况。

风姿又迅速取了灸针，再替玄虎周身各大要穴落针，用以增强疗效。

一切准备就绪，然后风姿轻轻地对赤龙说：“龙，你先以稳定的内力刺激他的心脏，令它恢复弹性，不过，要切忌操之过急，否则阿虎承受不了。”风姿说完，马上嘱咐凤飞：“飞仔，你要留意机能数值变化！”飞仔一本正经地回答：“没问题。”赤龙默默看着风姿做完一切，暂摄心神，轻轻地对风姿说：“姿，我开始了。”赤龙说罢，提升劲气，运至双掌，然后将手掌贴附到玄虎后心。

赤龙竭尽所能，将内力源源不断输入玄虎体内，希望能把好友救出鬼门关。

“呀，虎哥的生命力指数正在渐渐提升！”站在一边的凤飞，双手端着机能显示器键盘，密切注意莹屏上的机能指数的变化，当赤龙的内力源源流入玄虎的体内，搏动玄虎心脏，莹屏内的指数开始闪烁跳动起来，渐渐升高。凤飞忍不住兴奋，激动地喊起来。

这时玄虎轻轻地呻吟起来，风姿见玄虎略有起色，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赤龙看在眼里，仿如万箭穿心，表情痛苦，但碍于情面，只好忍隐不发。

炼钢厂地下暗道内。

肉先生正狼奔豕突。他边跑边想：“只要大哥肯出手，臭小子必死无疑！”肉先生在秘道内左穿右插，转眼抵达秘道尽头，来到一间密室前，肉

先生狼狈地抬头，只见日月武士正讥笑地看着他，脸上露着阴森恐怖的神色，那神色只是日月武士杀人时才会有的，肉先生用眼瞥见，心内不由激灵灵地打个冷颤。

这时，只听日月武士女身正嘿嘿地笑个不休，椰榆他说道：“啧啧，是丧家之犬滚回来了吗？”肉先生无暇顾及，坐起身，气急败坏地对着面前的座椅，仿如受辱的浪子见到爹娘，满腹悲凉，声泪俱下他说：“大哥，不得了啦，你千万要替小弟作主呀，刚才我把玄虎劫出囚车，正准备带回来执行极刑，为弟报仇，谁知半路却杀出个赤龙来……经过一阵恶战，不料小弟我招架不住，惨遭赤龙那厮百般羞辱，我拼命挣脱才能回来见到大哥，希望大哥能出手……”“呀！”肉先生正声泪俱下之际，惊觉莹光屏上正显示出众人位置影像，看来战况早已被大哥了如指掌，不觉惊的叫出声来。

不看则己，一看不由使肉先生怒火中烧，恼羞成怒之下，竟破口大骂：“妈的，原来你们早已看的一清二楚，我刚才几乎丧命，你们竟见死不救！”“你还敢恶人先告状？”日月武士一听不觉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张口反向肉先生痛骂起来：“你口口声声为弟报仇，我看你不过是借题发挥……”日月武士一针见血，直截了断提出肉先生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报仇为虚，你藉以吸摄玄虎气血精华，以达到增强自己的功力为实！”日月武士你一言我一语，句句如匕首直刺向肉先生的心底，肉先生恶鬼怕见丽日，有口无法反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惶急地听着日月武士的数落嘲讽。

“你只顾一己私欲，我们怎好意思插手？现在敌不过那赤龙，才想起我们来找‘帮拖’？！”日月武士女身说。

“对呀，有福自己享，有祸便我们背，你当我们是什么？”日月武士男身随声附和。

日月武士见肉先生咬牙切齿，似愤愤不服，忍不住又继续羞辱道：“没话说吗？倘若你在外面战死，一了百了，我们无话可说，可以考虑为你报仇，但你竟然；临阵退缩，险些泄露行踪，若那小子怀疑起来，查探出这儿所在，我们多年的心血因你而毁于一旦，这多年的辛苦岂非白费？”日月武士在这边肆意奚落肉先生，而座椅内肉先生口中的大哥——脑侠，却始终默不作声，盯住莹光屏，正在沉思。

肉先生越听越气，不由恼羞成怒，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妈的，赶快闭住你的臭嘴，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别再胡说八道！”骂着骂着，怒火中烧，挥动硕拳，不顾一切地向日月武士飞扑向上，两人顿时狗咬狗地打在一起。

日月武士见肉先生疯狂扑来，一面转身急闪，嘴上仍不饶人：“被我说穿了，‘脑羞成怒吗？！’”说着双臂疾出，一式“驱狗擒鹰”，两手倏忽扼住肉先生攻来的硕臂，十指抓破皮肤，深抠肉里，将肉先生肥硕的身躯硬生生扯倒在地，口中仍骂个不停：“冥玩不灵，做错事仍毫无悔意！”肉先生强行运功，欲作反击，不料内力运行触动伤患，登时眼前金星乱冒，鲜血狂喷，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日月武士，拢臂抱胸，面如沉水，冷默地看着晕倒的肉先生。

肉先生眼前一黑，瞬即恢复知觉，原来脑侠已不知何时倒立其后脑之上。

脑侠以脑电波，短时间内促使肉先生的脑下垂体分泌大量的马啡素，

镇压伤痛。

脑侠一窗为肉先生疗治，一向问日月武士道：“情况怎样？”日月武士面无表情，冷冷他说：“我们全力监视着他，毋须担心！”一会儿，肉先生顿感遍体通泰，狠狠地盯着日月武士，脑侠跃到肉先生背后，对他说：“我替你止住伤痛，暂时恢复战斗力。”然后飞身掠出密室，命令肉先生和日月武士俩人：“你们跟我来！”日月武士听到命令，随即跟出，心中愤愤不平地想：“有没有搞错，这蠢猪本来已做错了事，老大还偏帮着他！”肉先生随后起身急追，仍不忘睚眦必报含沙射影他说：“哈哈，还是大哥深明大义，肯为我出头，不像某些人是非不分，还落井下石！”“出头？出你个屁！你惹事生非，遗下祸根，我顾全大局才被迫出手，我才不管督位能否保住这屁事！”脑侠听见肉先生火烧眉毛喋喋不休，挟小人之念，感到非常厌恶，急速疾奔中狠狠斥责肉先生，脑侠停顿一下，接住话音，继续说道：“你把玄虎折磨成那样，赤龙必不肯罢休，若连他父亲追查到底，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此子非杀不可！”想到肉先生所作所为，脑侠气愤难平，未了他以教训的口吻对肉先生说：“当务之急是斩草除根，先记你一过，迟些再跟你算帐！”“唉……倒霉透了，这真没法讲……”肉先生听完脑侠的话，灰心丧气，心中暗暗着急。

炼钢厂外。

赤龙正全力抢救弥留阶段的玄虎。

凤飞按动键盘，密切观察莹光屏的数值变化，看到莹光屏上玄虎心脏跳动指数趋进正常，凤飞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喊：“家姐，虎哥的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好，现在以内力刺激他的脑神经，阿龙你支持得住吗？”凤姿听到凤飞兴奋的喊声，紧悬着的心才开始觉得踏实，她将灸针落入玄虎太阳穴，扭头蓦地发现赤龙脸色苍白，汗水不断顺颊而下，于是关切地问。

“没问题，继续吧！”赤龙虽内伤不轻，但奈于情面，平静他说完，仍竭力为玄虎输功。

正当凤姿三人庆幸玄虎死里逃生之际，另一危机已无声逼近，命运似乎要他们接受更残酷的考验……忽然，凤飞捧着手上的莹光屏尖叫起来，玄虎机能指标消失，代之的是一组杂乱的干扰电波不停跳动，飞仔不由的惊叫：“咦，搅什么鬼？我这个程序是什么时候坏得嘛……”再看赤龙也仿如变了一个人，只见他面色青绿，双目发直，金色卷发根根倒立，面目狰狞，阴森恐怖……赤龙眉毛越蹙越紧，瞳孔大张，一片迷茫，似在呆呆看着什么。

赤龙骤觉脑海一片空白，眼前突然浮现出当、日浴室内的震撼情景。

凤姿与玄虎在浴室只穿三点式裤头，赤身裸体拥抱亲吻，浑忘身外。

门声一响，凤姿惊觉，用眼一瞟，惊疑地说了声：“龙？！”然后凤姿转过头，还沉浸在幸福中的脸上泛起红晕，羞怯地问：“龙，你来了吗？”赤龙正感尴尬，进退两难，不料却看玄虎面带嘲讽，不无揶揄他说道：“嘿，你真了不起，能在精英大赛技压群雄，勇夺冠军！”玄虎说完，撇了撇嘴，话锋一转，自豪地接着说：“但我更了不起，能夺得凤姿芳心，这就证明我的智慧与外表比你优越，哈哈……”玄虎说完，竟发出一阵姿意的怪笑，直笑的赤龙登时怒火中烧，横眉怒视。

赤龙强忍怒火，看着凤姿，希望凤姿能替他解脱这难堪局面，不料凤姿也面带讥笑，搂紧玄虎，故意卖弄他说：“虎，别理他，我们继续吧。……”凤姿的话句句利刃，涌进赤龙的耳鼓直插心窝，令赤龙由极怒转为极痛，心

中痛苦，却对谁诉，赤龙不轻弹的泪水这时一串串地流了下来。

“呵呵，温香软肉，滑不溜手，简直是人生一大享受！”玄虎故意刺激赤龙，双手在凤姿光滑的背上恣情触摸，纵情狂笑。

赤龙怒不可遏，热血上涌，双目赤红……“怎么了，看得欲火焚身吗？还不快滚回家，拿着你的冠军奖杯亲个够吧！”这时玄虎忽然间仿若变成一个魔鬼，青面獠牙，血口大张，目露凶光，额头条条筋暴出，狞笑着说：“亲个够吧！亲个够吧！亲个够吧！亲个够吧！”霎时，赤龙只觉的眼前天旋地转，满天是风姿和玄虎搂抱的身影，更有玄虎的嘲笑声充斥整个空间，那强烈的声音在大地间盘旋，回转，索绕，激荡，飘向那无垠的太空……连番打击，把赤龙的自尊心刺激至崩溃的边缘，心灵受到严重伤害。

突然，正在为玄虎输功疗治的赤龙大汗淋漓，双目腥红，喷射出怒火，面目扭曲变形，嚎叫连连，仿若整个人疯了，嘴里痛苦地喊着：“亲个够吧！亲个够吧！亲个够吧！”嚎叫声中，按在玄虎背上的右掌钛极气劲陡增十成，劲力疾吐，重重印向玄虎后心……“噢！”“呀！”风姿二人不禁同时惊异的叫出声来。

赤龙心魔作祟，思想变得不能自制，更导致功力失控，如山洪暴发般狂泻悉数贯入玄虎体内，玄虎登时胸腹暴胀，全身肌肤，血管爆裂，狂吐鲜血……，“啊……”。

惨叫着昏死过去。

“龙，你疯了吗？”凤姿热泪狂出，惊惧地看着赤龙，声音颤抖地问。

“龙哥……你……”凤飞惊魂未定，迷惑不解地看着赤龙，吓得说也说不出口。

“虎！”风姿一声惨叫，架起奄奄待毙的玄虎，肝肠寸断，痛哭失声。

赤龙呆立当地，神智迷乱，运气戒备，面色恐怖狰狞。

赤龙重击玄虎这掌，贯注钛极劲气的十成功力，这汹涌澎湃的内力，正常人也吃不消，更何况是苟延残喘的玄虎？赤龙神智渐复，情绪稳定下来，眼前的一切令他无法置信！

但……一切都是自己双手造成，不由的赤龙不信。

刹那间，惊崔。惭愧、悲哀全部涌上心头，令赤龙呆若木鸡。

玄虎艰难地喘息着。

气若游丝。

“虎，振作呀，我现在运功护住你的心脉…风姿泣不成声，伤痛欲绝。冥冥苍大，秋风夜雨，风吹芭蕉，雨打梧桐，生离死别，那情那景，莫不让人柔碎哀肠，心肝痛断。

“呜哇哇……”凤飞亦止不住嚎陶大哭……“姿，别白费……心机，我不行的……永别了……”玄虎拼着最后一口气，艰难地看了风姿一眼，断断续续地说。

“呜……”风姿看到玄虎那样子，仿若万箭穿心，终于掩不住内心的哀绝，呜咽着，继而痛哭失声……垂死的玄虎，突然面露惧色眼透惊恐断断续续地说：“邪……邪神……玄虎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后，魂归天国。

“虎呀！”风姿撕心裂肺的一声嚎叫，顿使天地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哀愁。秋风为之哀歌，漠漠人生，风姿二人从此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

凤飞首先止悲声，满眼含着怒火，愤怒地质问赤龙：“龙哥，本来好端端的，你为何会弄这样？！”赤龙愁容满面，默默无语……“你是故意的！”

风姿泪眼迷离，近乎疯狂地呵问。

“姿，你胡说什么？阿虎是我的好友，我干吗要害他！”赤龙见风姿心存误会，急得忙不叠声地辩白。

“你突然提高功力，有何解释？”风姿继续发难，句句锋芒尽露。

事实是摆在眼前，赤龙也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无法解释清楚……风姿见赤龙无言以对，似是默认，顿时万念俱灰，只感到哀痛莫过于心死。

第二十七章 乾坤秘学

“哈哈，身为国防部长子，竟胆敢截囚车，杀罪犯！”一个阴冷的声音仿佛从阴暗潮湿的地底冒出来，令人激灵灵的打个冷颤，风姿三人从悲痛中惊醒，循声望去，却见三个畸形人总督站在炼钢厂门外……脑侠左手叉腰，两腿八字分开，威严地站在前面，日月武士，肉先生在背后侍立左右正阴侧侧地看着悲痛中的风姿三人。

“刚好被三名总督揭穿此事，拘捕凶徒，怎料对方畏罪反抗，结果会怎样呢？”脑侠颠倒黑白，说话似乎自言自语，但其实却是别有用心地问。

“哈哈，当然是三名总督被迫出手自卫，将凶徒就地正法，为民除害！”肉先生洋洋得意，一唱一合地回答。

“哈哈……”脑侠发出阵阵阴笑。

赤龙惊得大汗淋漓，心中紧张地想：“啊，这三个畸形人总督竟是一伙……一个肥猪已不好应付，如今再杀出两个冠军……”赤龙不敢深想，他回过头，看看泪流满面的风姿说：“姿，无论谁是谁非，现在争辩也不是时候。”赤龙打算是对风姿解释，然后接着说：“这三人既然现身，必定是想杀人灭口，连飞仔也不会放过！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尽快撤退，”赤龙大致地对风姿分析目前处境，然后嘱咐风姿，说了自己的打算：“你抱起飞仔，我则抱着阿虎全力走入地道，明白吗？”话音刚落卜只见赤龙抱起了玄虎，说了句：“快！”，一个箭步冲向井口。

风姿不容细想，即时依言疾奔。

两人身法迅若流星，几个起落已接近井口。

“休想逃！”日月武士，肉先生发一声吼，纵身飞起，企图截杀，脑侠旁若无人，抱臂观看。

风姿一马当先，率先跃入地道，赤龙随后跟进。

凤飞人小鬼大，从衣袋中摸出一个微型光球，呼啸着冲向井口。

赤龙扭身闪避，凤飞射出的微型光球呼啸而上。“光球”于井口陡然爆炸，散发了浑浊浓厚的烟雾。

肉先生二人恐防赤龙乘乱发难，急急退开。

“嘻，这蠢材！”凤飞心中暗喜。

凤飞这抗敌法宝，已足够让赤龙与对方拉开距离。

脑侠看出有诈，急得对肉先生二人大喊：“他们已是‘凉弓之鸟，那会攻击你们？快追！”慕地长空震动，一道炽热火柱直射而下，阻截了肉先生二人的去路。

脑侠一看有人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气得破口大骂：“岂有此理，谁敢多管闲事？”“呵……呵……呵……”一声长笑，震荡环宇，火柱散去，脑侠三人面前多了个威风凛凛的人物。

“焚……焚天……总管！……”肉先生二人吓的肝胆俱裂，语无伦次，浑身颤抖。

来者烈焰缠身，扯动的火舌翻腾飞舞，俨如炼狱魔王般从天而降，雄猛威武，能有这份霸绝气势者，正是——焚天邪神！

焚天邪神止住笑声，面色一沉，话中带有森森煞气，对着肉先生说：“好大的狗胆，你们竟敢劫持囚车，残杀特警！”肉先生吓得腿早就软了，坐在铁圈上，冷汗直流，结结巴巴地狡辩说道：“主管……此事与我无关，全是赤龙与风姿于的好事，……我们想拘捕他们……”“还想狡辩！”红邪子如火云疾卷，首先飞射而下，指着肉先生声色俱厉他说：“你们干的坏事，主管早已了如指掌！”肉先生一见狡辩无用，人整个瘫了。

一小时前，盖天收到囚车被动的报告，大感愕然。因为乐土国法纪甚严，从来无人胆敢抢劫囚车。

盖天站在房间，凝目沉思，琢磨着事发的前因后果，深感此事有点不寻常。

盖天脑际灵光一闪，忽然想起当日玄虎判死刑的一幕。

盖天悠悠地想，以八位总督的残暴性格，并且与一念罗汉狼狈为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情况判断，在审判玄虎最后裁决时，八位总督当时的神情，恨不得将玄虎立刻剥皮吃肉，断没有理由会放过玄虎，但那奇怪的一柱绿灯，却意外地仅一票之差使玄虎免遭极刑，有悖常理，盖天感到事有蹊跷。

今次发生劫持囚车的事件，令盖天疑念顿解，马上怀疑到肯定是其中一位总督所为。

事件发生，在乐土国尚属首次，关乎国体荣辱，事件真相未有弄清楚前，需要秘密调查，盖天经过缜密考虑，认为焚天邪神正是执行此任务的最佳人选。

邪神接到指令，立刻乘坐超音速专机飞抵现场，他拿出特制微型遥控接收仪器遥控扫描了事发现场，微型莹光屏收到讯号，焚天邪神仔细观察，心念一动：“总统果然料事如神，现场附近确有三名总督聚集，极有嫌疑……”原来焚天邪神手中的微型接收仪器有来历乐土国嫌惯例，每届精英大赛冠军在取得荣誉后，均须前去无限岛接受深造，表面看来似乎是无上光荣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因为所有精英冠军在踏上无限岛神秘土地的那刻，都会被焚天邪神出掌击倒，昏迷中，被秘密运进岛内一所特种医院，该院拥有最尖端的科技力量及最优秀的医学精英。当被击昏的精英冠军被送进这所医院后，最优秀的医学精英们运用最尖端的医疗技术，为每位精英冠军的大脑植入晶片。

晶片通过手术植入大脑后，连紧住脑内万千脑神经，当伤口愈合后，晶片就深留大脑，永远也无法取出。

当日一念罗汉遭玄虎击杀，脑内跌出的正是这块晶片，那么这块晶片究竟有何功用？原来盖天与邪神的深谋远虑，预先向精英冠军的脑内植入晶片通过这晶片，可以随意监视精英冠军的言行举动，达到控制目的，以防叛变。

凭着遥控器，可向晶片发出两级微波指令，第一级能刺激人的脑下垂体产生剧变，使植有晶片者痛不欲生，第二级指令脑神经血管全部爆裂，造成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生不如死。

同时晶片本体发出微波，传入遥控接收器，使晶片具有指示作用，凭借晶片发出微波的数据，可以能够追踪到所有精英的位置。

凭着遥控器的追踪之助，邪神与红邪干早已潜至炼钢厂，把肉先生折磨玄虎及大战赤龙一幕，早已看的一清二楚。

待肉先生三人突然现身欲杀人灭口时，邪神才适时露面。

邪神缓缓着陆，身上的火焰张牙舞爪，随着他的情绪变化有序波动。

脑侠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静观肉先生二人追杀赤龙三人，认为胜算在握，回此托大，不料大不如人意，半路竟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他的顶头上司焚天邪神，这令他恐惧万分。

脑侠见焚天邪神对事发的全部过程已洞察，脸现杀机畸脑急速转动：“哗，这家伙杀气滔天，若今次大开杀戒，我们必死无疑……”脑侠心知不妙，急抢身跪地求饶，其余二人见势色不对，也连随跪下。

脑侠磕头如鸡啄米，对焚天邪神连连哀求：“请主管开恩，饶恕一次，属下知罪了。”“肉先生为弟报仇心切，才铸成大错……”脑侠不愧为三人的大哥，死到临头，还记挂着手足情宜，不忘为肉先生开脱罪责。

焚天邪神冷漠地看着，面无表情，听完脑侠函哀求后，才冷冷他说：“劫囚车虽是重罪，情有可原，仍可请求总统特赦，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在这一项要事上，难道你们心里还真不明白，你们还犯了另一项滔天大罪！”脑侠三人听到焚天神邪似乎另有所指，停止磕头，面露惊异，故意莫名其妙地问：“滔天大罪？”“哼，你们秘密组成的天人会，意图颠覆本国，就凭这项罪名，令你们死十次也不够！难道这不是滔天大罪吗？”焚天邪神见脑侠三人执迷不悟，干脆一针见血，揭露出他们的阴谋。

乍听“天人会”三字，脑侠三人登时如遭雷击，面如上色，似乎被焚天邪神揭露出天大的秘芯三人心中这次真是一点也不明白，这么机密的事，焚天怎么会知道一清二楚？“哈哈，你们这班畸形垃圾，不自量力，搅什么天人会，依我看来，应叫‘猪狗垃圾会’才对！”红邪子看到脑侠三人呆若木鸡的样子，仿若夜鬼见不得日，不由的恣意嘲讽，大快特快。

那么焚天邪神所说的“天人会”究意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天人会，是畸形人的秘密组织，是由畸形人经历无数次的辛酸组成，是畸形人的心血结晶……畸形人自动饱受歧视。凌辱。毫无地位尊严。

为了脱摆命运的不幸，获得正常人的地位尊严，故畸形人的奋斗心特别强烈，祈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出人头地，便可劳役差遣人民，用以来填补自己心中自古以来的卑感。

经过艰苦锻炼，他们终于夺取精英赛冠军，满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别人会对畸脸另眼相着。

岂料事与愿违，畸形人通过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登上冠军宝座，然而所得到的封地，都是面积狭小，人口并不稠密的国家，与其它冠军所得到的封地大相径庭……。显然，政府也对畸形人存有偏见，无心栽培。

虽然畸形人百般无奈，但总算贵为一地总督，也不诸多计较，但他们万料不到，深造后他们脑内竟无来由地被植入晶片。当初满怀大志，雄心勃勃地发奋图强，谁料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荣耀，到头来竟是一个傀儡，一个

扯线木偶，一条盖天的名符其实的狗！

脑侠三人于是同病相怜，私交甚笃，脑侠不满情绪尤为强烈，经常向肉先生二人灌输反抗意识，久而久之，三人彼此心意一致，并荒谬地认为团结就是力量，遂合到一起，秘密成立天人会。

三人又各自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秘密组织。专门搜罗和培训畸形人，令他们成为武士，为自己效命，经过艰苦努力，势力日益茁壮。

天人会更自设会徽，订立会规，仿如自成一国，希望伺机推翻乐土国政府，由畸形人统治全世界。

脑侠智慧最高，众人均推举他荣任会长，其余肉先生，日月武士二位总督任付会长。

为了抵制政府监控，脑侠不断钻研，终于发明出反微波电锁，凭此仪器，能成功地阻隔晶片的破坏功能。

脑侠心思慎密，故意留下晶片的指标功能未除，回为他始终忌惮邪神，在未有必胜方法把他击杀前，唯有继续伪装服从。

他们满以为自己做事机密，无人知晓，不料还是瞒不过盖天和邪神的眼睛。

如今，东窗事发，三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脑侠三人正觉计无从出，心内紧张思谋对策，猛然听到焚天邪神发出问话，向红邪子发出下手的指令：“没话说吗！红邪子，让他们享受一级程式吧！”红邪子急忙按动遥控仪器，借此发泄私愤，因他早就对三位总督残忍霸道，飞扬跋扈心存不满，现在机会来了，正好借焚天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红邪思绪飞转，心中得意：“嘿，着呀，我竟有机会折磨这三位总督，真过瘾！”按键掣动，不但未有立刻看到脑侠三人有任何痛苦异常的反应，却听到三人齐发一声喊：“横竖都是死，倒不如拼一拼！”脑侠三人挟带疾风，飞身向焚天扑来……红邪子不由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喊：“呀，没有用的？”脑侠三人抱定赴死之心，死到临头，也不束手就范，乖乖任人宰割，侥幸一拼，那怕是色死不会网破，但最少要捞一个垫背的，因此出手便是无情的辣手。

“好得很，你们有办法竟能阻隔晶片程式效用，那样的话，你们将会死的更惨！”焚天见三人有备无患，令晶片失去效力，心中心也微震，看到三人拼死攻来，凭自己的功力对付区区三位总督，觉得不过是小菜一碟，因此并不慌心，还是保持尊贵无比的尊严，临危不惧，冷冷他说着，准备下手。

忽然，急攻中的脑侠突然刹住攻势，翻身急退……邪神心中一愕，并非被对方的强猛攻势所摄，而是对脑侠翻身急退的举动感到奇怪。

脑侠翻个老远一望，肉先生二人已被烈焰缠住，动弹不得。

脑侠见势不妙，急按动腕上仪器，严阵以待。

邪神振臂一挥，轻轻攻出“极火焚丹”已从容迫退肉先生二人的进攻，但于此同时，脑侠腕上同时射出一道赤烈的红光。

红光直冲云霄，仿若把天际划出一道血红的伤口，这怪异景象直把红邪子看得呆呆怔立，‘凉愕不已。

另一端的天际，仿佛接到指令，顿时异变，事不寻常……乌云翻滚，盘旋，越来越厚，而旋涡轴心逐渐扩大，蓦地从漩涡中心陡然射下一道剑状能量。

红邪子一见，惊得大叫：“主管，有古怪呀……”“哦！”焚天听到红邪

子的喊声怪异，回头看去，心中也不免一凛，惊异地喊出声来。

这时，只听脑侠像是在对那能量下达指令，口中喊道：“快！快射向目标！”剑状能量似有灵性，听到指令，“嗖——”带着风声，如‘凉虹疾冲折射，破空而来，邪神未及反应，已被能量透体而过，邪神周身极火劲遭能量扑击时全数熄灭，全身被冰封凝固，周身骨骼发出阵阵“哟……嘲……”的响声，极寒迅速渗入到四肢百骸。

红邪子只唬的亡魂皆冒……

第二十八章 冰封焚天

节晃眼间，邪神被厚逾一尺的坚冰密封凝固，困锁当中，仿如冰雕般僵立不动。

“哈哈，焚天邪神，你料不到吧？”脑侠“异兵”突出，困住邪神，心内激动，禁不住仰天长笑，幸灾乐祸他说。

事情突变，红邪子心中的惊恐无以复加。

“哗，大哥的秘密武器，竟拥有如此骇人的威力……”倒地的肉先生二人，也为脑侠这出奇制胜的招数所折服，心中不由的对脑侠的超人之处暗暗佩服。

脑侠一手制造的异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侠心知邪神修为已是罕逢对手，仅凭三人实力也敌不过邪神的一招半式，因此，倘若起事，首先是要制服邪神，但仅凭武力无疑是以卵击石，故此心中打定主意，不能力敌，只能智取。

原来卫星内装置了反电波隐形系统，能吸纳或卸开雷达的发射出来的电波，令人无法探测出其所在位置，而卫星底部更设有攻击系统，能喷出储存在内的压缩氮能量。

脑侠腕上配备的仪器，正是一部微型监察遥控器。

无论身处何方，只要脑侠以脑电波发出指令，卫星接收系统接到指令后便会即时执行任务！凭着精确的锁定程式，瞬间内，卫星跟踪系统就会将攻击目标牢牢锁定，然后卫星巡航系统迅速将数百 CC 的氮能量通过制导系统准确命中目标。而氮气，是地球上最寒冷的气体，制冷能力可以将气温冷到低至零下 270 度的极寒。

当人体由极热转为极寒时，由于温差过大，短时间内身体的肌肉血管舒张力适应不及，便会造成肌体组织迅速伤坏脆化，若在受到攻击……身体便会崩裂溃散，肢离破碎。

但焚天邪神仍是奇人，这氮化极寒的坚冰只能困住邪神 8 秒，故此在邪神遭受冰封的瞬间必须把握时机下手。

而现在，焚天邪神已入彀中，千载良机，止于一瞬，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脑侠三人岂肯错过……“焚天邪神，今天你劫数难逃！”脑侠三人抓住机会，分秒必争，在邪神被冰困的刹那，口中狂喊，蜂拥杀上，脑侠三人自认为胜券在握，肆无忌惮地喊道：“邪鬼，明年今天，便是你的忌日！”经邪子见情势危机，挺身而出，竭力护主，与脑侠三人周旋，尽力拖延时间。

红邪子劲火成柱，疾吐而出一式“邪魔三昧”挟带风火攻向脑侠三人，

脑侠见来势凶猛，身法灵巧，窜身急避，继后的肉先生闪避不及，惨遭波及，忙举臂硬挡火柱。

红邪子来势奇猛，见攻势走空收招不及，脑侠瞧个破绽，出招“蟒蛇盘柱”飞身猛袭，擒锁红邪子咽喉。

脑侠虽贵为精英冠军，但武学修为只属一般，全凭强烈的脑电彼制敌取胜。

红邪子全力以赴，加上护主心切，因此不顾生死，见脑侠堪堪欺近，双臂蟒蛇游动抓向咽喉，反而兵行险招，出招“邪魔炼髓”拿出拼命的架式，也不闪避，左手急急格档，右手强攻调一股炽热气劲，随掌而发，熊熊烈焰，直噬脑侠面颊，只听“砰！”

“砰！”肢体碰撞声中，二人平分秋色，各中对方一掌，纠缠在一起的身肉先生偷袭得手，愤愤地骂：“狗奴才，赶着做陪葬吗？！”话未说完，纵身急坠，变成“球劲回旋”硕圆的身体，仿佛飞来已石，照红邪子当身砸去。

红邪子身体触地瞬间，借力反弹，见肉先生坠身砸来。燕子掠水，斜斜飞出，躲过重击，这时脑侠，日月武士二人抢身拦住，将红邪围在核心。

红邪子稍加打量，心中暗急，凭他的武功对付其中一人尚可应付，可惜他的对手不是一人，而是三位精英冠军……红邪子运起周身火劲，护住身体，守住门户，寻找战机，准备搏力一拼……正在这时，被冰封的邪神略为抖动，脑侠亦有察觉，扭头一看，发觉邪神已有轻微的异样。

“呀！”脑侠轻轻唱叹，急撒下红邪子，飞身向邪神攻来……“哟……哟……”邪神腿上的坚冰发轻微的响声，随着阵阵声响，坚冰开始裂化，只见那邪神脚下红光闪耀，极火逐渐燃烧……肉先生因二人合攻，三招两式，制伏红邪子，再无阻挠，急飞身抢来鼓尽全力向邪神痛下毒手，欲要邪神死无全尸。

“喀……”眼看邪神快要束手待毙之际，随着响声，邪神脚下的地面竟龟裂破碎起来。

“轰隆……”火光闪处，蓦地传来隆然巨响，邪神脚下方圆十尺的地面竟然赫然坍塌，烟雾迷漫层沙激扬，邪神身形急坠，正好逃过脑侠三人袭来的致命攻击……红邪子亦随地面塌陷落坠入洞里……脑侠三人提气急纵，飞身飘落在塌陷洞口的边缘，望着黑漆漆深不见底的洞口，满脸狐疑之色：“啊，怎么会这样的？”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但最终也不明白究竟事出何因。

三人正在狐疑之际，突然，从幽幽洞内突然冒出熊熊火舌，邪神坚冰覆体，旋身飘出洞底，火舌以邪神为轴心，盘旋飞舞，仿若灵蛇，袅袅而上。

火劲疾射，卷上三人。

“啊！”“咄！”三人功败垂成，突遭变故，怔怔无防，被盘旋的烈焰缠卷焚噬，痛得呼大喊地。

“呜……脑侠翻滚跌扑，扑灭周身烈火，疑团仍未解开。是邪神的极火劲，为何会蕴藏地底之内？”“8秒时限快到，必须速速了断！”脑侠不敢错过千载良机，强忍住的肤之痛凌空跃起，攻出“毁能灭世”仿如大鹏展翅，发动攻击，向邪神俯冲而下，心内暗忖：“拼却身家性命最后一击，不成功，则成仁！”这时，邪神已被烟雾所笼罩。

触目所见，尽是云霞迷漫，白雾袅袅，扶摇直上，焰光隐隐，邪神身影迷离，可见冰块被极火劲蒸发沸腾之烈。

脑侠看罢，心知不可再拖，遂催运起毕生功力孤注一掷，声嘶力竭地喊道：“焚天邪神，你的神话就如你的下场一样，将被我这‘毁能灭世’粉碎的荡然无存！”脑侠凌空而下，照定邪神迷离的身影狠命一击，内力撞击，冰块爆破四射，一股强大的反力直弹而出，脑侠脸上毫无半丝喜悦，因为他感到邪神的气势不减反增，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没有血花四溅，没有碎肉断骨，取而代之的只有一条强而有力的手臂，抗衡着脑侠的攻击，云霞笼罩之中，邪神身上的冰块溶化的仅余下不足半寸。

“哼！”邪神轻哼一声，鼓劲一吐，极火再度汹涌冒出，邪神已完全恢复活动能力。

“砰！”随着邪神强劲内力的撞击，极火熊熊地卷上脑侠周身，脑侠终于抵挡不住邪神的强劲内力，被邪神内力从地底弹上半空。

“嗤-----”脑侠疾飞的身形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响声，弹飞的身形如火箭升空，拖着长长的尾光。

肉先生与日月武士刚扑熄身上极火，惊见脑侠如炮弹般飞射而出，暗叫不妙，急纵身而起，仰天长叫：“大……大哥！”再看邪神，周身云霞缭绕，火光闪闪，抱着红邪子，如天神降世，身罩祥光，从地洞内缓缓升上，看着惊慌失色的肉先生二人，语气带着森严不可侵犯的威严，如萧萧秋风一样凉凉地飘进肉先生，日月武士耳内：“惹怒了我，你们更不得好死！”“邪神降世！”空气似乎凝固，时间仿若静止，天地陡然变色，充满森森杀气的声音弥漫整个空间，恣情肆虐，万物萧条，苍凉凄厉的声音回旋激荡：“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世界末日来临。

肉先生、日月武士凶罩死霜，惊立当地……邪神躲过一劫，威风不可一世，究竟邪神是怎样摆脱危机的呢？话说邪神偶一不慎，被脑侠奇招制住！冰封全身，眼见灾难降临，然而，邪神作战经验甚丰，虽身陷绝境，仍处乱不惊，冷静地寻求脱身对策。

心内盘算之下，发觉脚底是唯一未受冰封影响的脱身之地，于是默不声响，急运极火贯进地底。

混凝土受极火焚烧，立时松化崩裂，红邪子尽力拖延时间，为邪神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得以将地底烧成洞窟，在肉先生二人制服红邪子速扑来的刹那，地面受极火焚烧坍塌下陷，使邪神得以脱“颖”而出。

正在肉先生二人惊呆当口，被邪神震弹半空的脑侠坠下地来，摔个四脚朝天，连稳住身形的力气也没有，显然受创非轻。

邪神站定。

然后提手一扬，火舌巧妙地把红邪子安放地上。

邪神冷冷地打量着肉先生二人，咬牙切齿他说：“我先宰了你两个畸胎！”说着，逼视着肉先生二人，似豺狼捕捉到羔羊，尽力玩弄一样，慢慢向肉先生二人走近，邪神每踏前一步，笼罩的死亡气息愈烈，像死神将要带来毁灭性的制裁，令肉先生二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肉先生和日月武士此等高手，也不禁彼此气势吓的大小便夫禁，人如烂泥，跪在地上，身如筛糠一样瑟瑟抖个不停，恐惧的灵魂飞出体外，肉先生语无伦次地哀叫：“主……主管……管大人，饶……饶命……呀……”日月武士磕头如捣蒜，悲凉地话音颤抖，结结巴巴他说：“万……万事……事……事有……有商量……求……求求……你……你放我们……一……一……一条生路……”邪神不为所动，慢慢拢起双臂，箕张手指，催运周身极

火气劲至双掌，划出“焚天火极”招式，只见两掌烈焰熊熊，红光闪耀，准备向肉先生二人痛下杀手……跌倒地上的脑侠五内如焚，鲜血狂吐，勉力挣扎爬起，看到邪神打量肉先生二人的眼神，心内大吃一惊，于是他静静看定邪神，一般强力电波稍然渗入邪神大脑……邪神突然脑海一空，眼前竟赫然出现一对母子。

“哇……”母亲怀中的婴儿不知因何大声啼哭，母亲微笑着，面色安祥，慈爱地看着怀中的婴儿，手举摇铃，充满柔情他说：“暖暖……小乖乖，别哭了！…然而婴儿仍哭个不停。

邪神缓缓走来，慈祥地看着母子俩，婴儿看见邪神，竟止住悲声，破啼为笑。

此情此境，令邪神油然生出一股安恬之心，杀气顿消！

邪神轻轻地伸出他的手，慈爱地抚摸婴儿的头，婴儿用他那肥胖的小手，抓住邪神的手指，竟显得很快乐，“嘻嘻……”的笑出声来。

一种似曾相识的温馨祥和感觉，使邪神暖在心头，沉醉其中！

母亲也欢愉地笑起来，逗着自己的宝宝说：“哈哈，你只会向爸爸撒娇！”“爸爸？！”，这句普通的说话，比刀枪炮弹更为利害，竟令久经战阵的邪神也心中一怯。

“嘻嘻！”一支手伸上来，婴儿把玩着笑得更加快乐，母亲咳怪他说：“都是你宠坏了，哈哈……”邪神撒手微退，才发现母亲所指另有其人，遂心一宽！

只见一个高大健壮，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站在母子面前，正在用手亲昵地抚摸着孩子。

单看这男子背影，邪神已知这是个英伟不凡，雄猛威武的男子汉。

但，等那男子回过头来，四目相对……邪神心神再次感到极大震撼，因为这中年男子，正是当日出现在玄博士脑域的同一个人。

邪神暗自震骇，突然身形一沉，地面竟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吸扯力。

邪神如坠流沙漩涡，那股强大的吸引力直扯的邪神慢慢陷入流沙漩涡中，邪神拼刀抵抗，以其绝顶功力，纵身上跃，却没能摆脱强力的吸引，无法抽身而出。

流沙漩涡渐渐及胸，邪神举手呼救。

终于，流沙漩涡将邪神整个淹没，只露一手，邪神胸部沉闷，窒息欲死。

邪神直沉而下，却跌进另一个虚幻境界，只见四周混混饨饨，四野空旷，一片昏暗，静得吓人。

“霞！”邪神感到荒凉冷寂，凉惧地叫了一声，阵阵寒气袭来，阴风透体，邪神激灵灵地打个冷颤。

邪神正凝神打量这陌生的世界，猛然感到有一股杀气迅速迫近，抬头惊见两点诡异红光就在眼前。

红光俯冲轰下，邪神临危不乱，翻身急闪，“嘭！”红光撞击地向，发出震天巨响。

熊熊极火暴发，邪神即时作出最高警戒。

“是谁吃了豹子胆？！”四周混浊，漆黑不见五指，邪神发一声喊，“嘿——”，喊声波动回旋，显示出混暗世界的神秘幽远，声音未落，随着一声怪异的叫声一团黑影，似一堵墙凌空扑到那邪神窗前。

邪神飞身闪避，极火跳动，火光映照，眼前的物体令邪神简直无法置信，袭击邪神的宠然大物竟是条史上最凶残的野兽——暴君龙！

已绝种的暴兽，却在这不适当的时空出现，但又实实在在地站在邪神窗前……但见暴君龙躯体庞大，仿若一座山丘，龙头状似巨大的三角蛇头，骨棱鳞岫恰似虎耳，眼如炭火，深陷肉中，口似已盆，吐着腥气，锋牙利齿泛着幽幽寒光，两个宽大的鼻孔幽深如洞穴，喷着粗大的气流，仿若飓风，卷起阵阵尘暴，脖颈皱招满布沟壑纵横，腹如象肚，尾类晰蝎，四肢短小，脚如鸡爪，仅有三趾，满身鳞甲，泛着幽暗绿光。

暴君龙一击不着，兽性大发，咧开血盆大口，露了锋锐的利齿掉转身于噬向邪神。

邪神双掌合什，迎着巨日直插而进，心内默想：“管你是真是假，区区一只畜牲，怎奈何得了我！”邪神劲力疾吐，强力震动，劲势冲破暴君龙双目激疾暴射，冲力将暴君龙天灵盖击穿一个大洞，人箭射而出，邪神空中换式，掉转身躯又凌空插进暴君龙身体，从暴君龙腹部洞穿而过，将余劲卸向地面，余力仍不减威势，霎时只见地面尘烟四起，沙石飞扬。

“隆！”，暴君龙躯体如泰山崩毁，轰然倒地。

邪神一招击杀暴君龙，仍感到一切是天方夜潭。

“好得很，好的很，焚天极火果然矿古烁今！”“漆黑中响起几下掌声，一个悠扬的声音徐徐飘来，邪神一阵惊愕，举目看去。

黑暗中步出一人，一举一动，均透出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

“你的新武学进展惊人，底线深藏不露……可能早已超越了我呢！哈哈……”来人哈哈笑着，阴森恐怖。

在火光映照下，渐渐看清来人面容，邪神心中一怔：“是盖天总统……”邪神恭恭敬敬，垂手而立，诚惶诚恐他说道：“那有可能……不过是总统抬举而已……”“口讲无凭，就让我领教一下，比个高低。”盖天说着，竟狂催劲力，打出“盖天覆地”挥拳扑向邪神。

盖天如狼似虎，拳劲如排山倒海之势攻至，似乎并非点到为止，而是生死相博。

邪神始终对盖天有所敬畏，唯有只守不攻，边挡边退。

忽然盖天笑起来，见邪神一味防守，教训道：“哈哈，你没听过久守必失吗？”话音刚落，趁邪神一怔的刹那间，盖天一拳“盖天覆雨”狠狠击中邪神的面颊。

“咦，拳劲平平无奇，毫无威力，看来有点不对劲……”邪神尽力闪避，盖天一拳击在脸上令邪神疑窦顿生。

邪神隐约觉得不妥，出手还击。

邪神急催极火气劲，“焚天极火”十成劲力陡然运至双掌，猛发“焚天毁石”，左掌倏出照盖天疾急攻击，盖天见邪神改守为攻，来势奇猛，急转身闪避，不料忙中出错；左颊不及回护露出的破绽，邪神转掌为劈，击出“极火焚天拳”，变招之快，盖天躲避不及，只好照单全收。

邪神越发怀疑，不由吼道：“总统怎会如此不济，你是假的！”盖天听到邪神起疑，更加惊慌，邪神见来者神色，更加确定判断准确，于是神色一凛，出掌不再留情，怒呵道：“何方鼠辈，竟胆敢冒充总统欺骗邪神！”邪神仿佛被人戏弄怒火中烧，“焚天极火”毫无保留地卷向来人，来人无还手之力，不到半招，来人已“焚天极火”牢牢罩住。

凛冽的极火高热，把盖天的形象狂地烧熔，露出了一个熟悉面孔：“脑侠，又是你这大头畸脸搅鬼，可恶！”识破庐山真面目，邪神怒不可遏，爪上贯劲，欲一掌击毙脑侠，以消大恨，不料一阵轻风吹来，脑侠竟立时气化湮没，不知所终，四周天旋地转，扭曲聚合，逐渐恢复到现实环境……邪神环目四顾，只见夕阳西下，回光反照，余晖将西边天空渲染成一片绯红，现场内，尘埃遍布，楼房破败，四周静寂，原来竟是人去楼空，脑侠三人早已逃之夭夭，刚才一切幻想，全是脑侠以及电波制造出来的，邪神不由大叫一声：“中计！”此时，脑侠三人正狼奔豕突。

脑侠喉部遭到邪神极火焚烧，疼痛难禁，气喘吁吁，忍不住痛苦他说：“咳咳……好痛！”脑侠三人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脑侠边跑边对肉先生二人说：“我的脑电波已制不住邪神！他很快会追来，你们好自为之！”邪神首次被对手如此戏弄，心里感到是莫大的侮辱。

“胡……”邪神仰天长嚎，发泄心中愤怒。

连番受挫，把邪神的怒火推至顶点，骤提焚火劲气，“呼……呼……”极火如引擎般骤焦喷射，焰火幽兰，划破大气层，直冲半空。

邪神游目四顾，搜寻脑侠三人行踪，忽然眼睛一亮，喷出怒火，似欲燃烧，“砰！”的一拳直捣锈迹斑斑的废旧炼钢炉上，炼钢炉应声轰然倒塌，邪神纵身驰去……炼钢厂的一块荒地，杂草丛生，灌木臻臻，地面平坦，空旷荒凉，在荒地一角墙边，放置着一件宠然大物，扯掉帆布，搬走灌木，内里原来是架旧式螺旋型战机，脑侠做事多先安排，此次为防万一，以备逃生之用，如今正好大派用场。

脑侠纵身一跃，首先跳进驾驶室，发动引擎，引擎“轧……轧……”地轻转起来。

日月武士，肉先生先后爬进座舱，肉先生一边拉动舱盖，一边对脑侠说：“大哥，引擎已经启动，随时可以起飞！”坐在右侧的日月武士，听到肉先生又在大呼小叫，气就不打一处来，讨厌已极，开口便骂：“妈的，简直是贱肉横生，别挤过来！”脑侠看了看，没做任何反应，拉动升降杆方觉放下心来，忍不住纵声狂笑，得意非凡他说：“哈哈，邪神被我一番戏弄，必定气得七窍生烟，可惜我没能亲眼目睹他的丑态。”说罢搬动操纵杆，机身缓缓移动，转到适当的方向，装备起航，螺旋桨掀起强大的气流，托起飞机缓缓升空。

这时，一双金刚般的手抓向螺旋桨。

飞机刚离地面，蓦地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螺旋桨陡地停止转动，飞机重重落到地面，震的三人直晃，幸亏有安全带保护，才未弹起，三人大感愕然。

脑侠往外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只见螺旋桨燃起熊熊烈火，不觉惊异他说问道：“呀，螺旋桨无故起火，莫非是飞机弃置太久，零件失效？”这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焚天邪神适时赶到，发动的引擎竟是邪神用其双臂硬生生止住螺旋桨转势，这个举动远超常人能力，令人匪夷所思！

坚固的金属螺旋桨，转眼已遭极火烧坏，被邪神整个拔出。

邪神一个鹞子冲天，飞上半空，对着机舱内发愣的脑侠三人说：“想走？！”邪神顿一顿，怪异的看着肉先生三人，然后说：“没问题，把这个还给你们！”说着将螺旋桨朝着机舱狠命地砸去，“膨！”的一声巨响，机舱风罩玻璃全部被震裂爆碎。

邪神憋了一肚子的气，用各种方法向脑侠三人折磨玩弄，以泄心头之恨。

脑侠三人惊魂未定，邪神又如鬼魅般飘向机旁，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迫视三人。

脑侠三人倍受凌辱，但困身在机舱之内，无路可退，眼见邪神的‘凉天威势，心里不由泛起了死亡念头……脑侠三人心中悲凉而又绝望地想：“完了，今日竟要命丧于此，真是死不甘心邪神五爪张开来，坚挺如钢。

邪神五指箕张，如龙爪苍劲有力。

黑黑如铁，筋骨暴露，曲如虬龙盘旋，键如钢漠，锋芒毕露。

掌肉凸露，似丘壑纵横。

掌心极火吞吐，仿如灵蛇游动。

这是一只追魂的手……脑侠三人一见，登时魂飞魄散……焚天邪神冷冷他说：“你们能成为总督，仍不安分守己，还想密谋造反……哈哈……”狂笑声中，一掌催下，顿时烈焰冲天，飞机残骸横飞，血肉四处飞溅……“就让天人会从此消亡”，焚天说着，迅速处理好现场。

青草萋萋，灌木臻臻，夜幕降临，满天星斗闪烁，看不见这有任何异样的痕迹……夜，是那样的静，静的如水。

夜，是那样的静，静溢安祥。

一切，都恢复平静，仿如以往的去……乐土国。

盖天总统府邪。

“晤，已办妥了吗？好得很！”“途中可有出什么岔子？”盖天坐在豪华的扇形办公桌前，正在向邪神了解事情的处理情况。

盖天眉毛舒展，面带安祥，嘴角挂着微笑，显然，对邪神的办事能力很欣赏。

“啊，赤阳之子？”，盖天听到邪神的报告，不禁一怔，急忙接着问：“他可有发现你的行动？”盖天静静地听完，紧张的心放下来，然后对邪神说：“晤，既然如此，你毋须做进一步行动！”盖天说完，挂上电话，两手交叉在胸前，目光深邃，静静地出神……“赤龙？！……”

第二十九章 恋人分离

太阳，终于穿破浓云，露出它那张圆圆的略显的憔悴的脸，阳光灿烂，霞光满天，将天空渲染成一片暗红色，天，一丝风也没有，又是一个郁闷的早晨。

一幢雄伟宏大的建筑物，蓝色玻璃幕墙，反射着阴晦的幽幽暗光，将整幢建筑映衬的庄严肃穆，楼墙顶部，工整的英文字母中间，镶嵌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更增加了整幢建筑的清凉气氛。

空气似乎很沉重，建筑物前，国旗低低垂着，显得无精打睬。

这里是盖天国国家医院。

验房内，玄虎静静地睡在尸床上。

赤龙从废钢厂抱回玄虎送往医院，经过检查，被证实完全死亡，赤龙三人于验房内瞻仰遗容，三人默默无语，气氛凄怨肃杀。

挚友从此天人永隔，赤龙心里怅然若夫，凤姿更是泪如泉涌，悲痛欲绝。

凤飞与玄虎素未谋面，毫无交情，但见凤姿哭得如此伤心，也不禁悲从中来。

“姿。今日的事全属意外，绝非如你所想是故意的。”赤龙抚凤姿肩头，看着悲痛欲绝的凤姿，心情忧郁，内疚地向凤姿解释，他凄凉地接着说：“我与阿虎情同手足，你能说出我要陷害他的原因吗？”赤龙所言甚是，凤姿亦无言以对，一任泪水长流。

空气是那样的沉重。

“龙，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凤姿终于肯打破沉默再度开腔。

“当然可以，你尽管说吧！”赤龙泪光闪烁，沉重他说，接连几件重大变故，令他脸色憔悴。

拯救被焚天掳劫的公公，所以想非夺冠军不可！”凤姿幽幽道出玄虎参加决赛争夺冠军的目的，忍不住痛苦失声，她忍着悲痛的心情，用手擦了揩眼泪，用恳求的语气接着说：“如今你有机会到无限岛深造，希望你能替阿虎救出公公，以完成他的遗愿！”赤龙静静地听完凤姿的叙说，沉重地摄了摄拳头，态度坚决的回答：“没问题，我必定尽力搜寻玄公公的下落，义不容辞！”凤姿艰难地将尸床推到储藏冷冻柜，低着头，满眼泪水，低低地说：“谢谢你，阿虎的身后事，就由我来安排。”凤姿看了玄虎最后一眼，呜咽着轻轻他说了句：“虎……”凤姿泣不成声，泪水扑漱地落下来，心中沉沉的想：“阿龙已答应完成你的遗愿，你大可以放心安息吧！”乐土国特级公路，车水马龙。

一辆蓝色国防专车飞急奔驰，凤姿三人静静地坐在车内，脸色悲戚，默默无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司机平稳地把往方向盘，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凤姿抱着凤飞坐在副驾驶座上，她抬头看了看，对司机说：“前面就是我的住所，请你在街口停车吧。”“好的，凤医生。”司机静静的回答。

刚脱离魔掌，赤龙担心凤姿姐弟安危，一直护送二人回家。

赤龙打开门，跳下车来，轻轻地叮嘱凤姿说：“别松懈，敌人可能在附近埋伏。”凤姿静静地听着，非常沉重地走下车，连番打击使她心力交瘁，身体疲软无力，腿如灌铅。

赤龙提高警惕，沿途左顾右盼，恐防遭受敌人袭击。

绿色草坪上，“嚓……嚓……”，一台剪草机轻轻地响着，绿化工人正在修剪草坪，赤龙抬头一看，心情陡地一紧，“吓！”的叫声来。

只见一个浑身包满铁甲的高大巨人似乎在目光炯炯地看着赤龙，浑身乌黑，闪着金属光泽，赤龙随即运气戒备。

不料凤飞若无其事，连跑带跳地奔到那巨人面前，凤姿回头看见赤龙那紧张的样子，知道赤龙误会，连忙解释道：“别紧张，这不过是阿飞发明的机械人，不会伤害我们！”一场虚惊。

赤龙怀弓蛇影，连忙收劲，但已是神色腴腆，可他心中老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由暗忖道：“奇怪，我今日总是心绪不宁，似有不祥预兆……”机械人看见凤飞，礼貌他说了句：“主人。”凤飞蹦蹦跳跳着，打了个响指，神气地吩咐机械人说：“别剪了，快进来服侍我们！”“OK”机械人轻快地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工作，跟随赤龙向凤姿寓所走去。

风姿寓所前，宽大的草坪上，绿草茵茵，灌木丛丛，各种花卉写意地点缀其中，花儿有的迎风怒放，有的羞涩地打着朵儿，阳光温柔地洒在上面，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在绿色草坪的边缘，有一小片高大的热带乔木林，绿荫蔽日，藉藉错错，阳光透过绿荫洒落地面，形成斑驳的影子，阴阴的，透着些许凉意。

风姿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寓所前空地，正疲惫地走向寓所。

一个光环，透过浓密的树荫，正在搜索，在风姿三人和机械人身上游动，一双神秘的眼睛正密切地注视着几人的一举一动。

目标锁定，光环停在风姿头上。

电脑核对，风姿驾驶电单车的影像出现。

两相对照，完全吻合。

浓密的枝叶内，露出一张狰狞的脸，正在用一个古怪的仪器窥视。

只见这张脸豹眼环突，髓骨高耸，虎鼻虎牙，獠牙锋利，若不是额头宽阔。头戴奇特的头盔，无疑就是一颗标准的虎头。

此刻，他一人匿藏在树叶之间，监察着赤龙等人，不怀好意。

当他通过仪器锁定，电脑核对认定风姿就是他所等待的目标后，面色狰狞，心内恨恨地想：“哼，侦察了这么久，终于发现目标。”看到赤龙等人毫无戒备，挪身而出，站在一双横出的树枝上，拿出怪状的金属武器，心中窃喜：“正是歼灭她的好时机。”想罢，手臂一挺，便欲偷袭，不料，这人手持怪状的金属武器，在日光下一晃，受日光照射，反射出兵刃的闪光。

闪光正好投射到机器人的金属表面，发出反射，蓦地引起赤龙惊觉。

赤龙刹那间整个神经系统迅速进入戒备状态，钛极劲气陡升，转身惊问：“谁？”然而回首望去，树叶内一片死寂，毫无异样。

原来神秘人灵敏机警，及时藏身树后。

赤龙惊魂未定，仔细搜查，大声他说：“奇怪，刚才确是感到有异，转眼又不见了”凤飞听到赤龙惊喊，边急忙回头，朝阴阴的乔木林望去，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于是对赤龙说：“那边没人呀！”此时赤龙正处在光环的监视下，不过神秘人在暗处，赤龙无法察觉。

看到树林内毫无异象，凤飞和赤龙又向风姿寓所走去，凤飞回头张望，边用玩笑语气对赤龙说：“龙哥，我看你是神经过敏，才会草木皆兵！”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神秘人正躲在浓浓的树荫后暗中吃惊：“我的天，这红毛小子的战斗能量值高得惊人……这种能量，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地球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秘人很想出击，攻击风姿，但转而细想，心内觉得不妥：“若现在出手，必须恶战一番，很不划算，甚至会坏大事。还是暂且忍耐，待这红毛小子离去，我再下手，确保任务成功。”这神秘人忍隐不动，没有向赤龙出击，明显是冲着风姿而来，究竟是有何目的？赤龙三人走进风姿寓所，风姿一言不发，径直走进自己房内。

玄虎之死，对风姿的打击实在太，风姿心里一时难以平静。

赤龙坐在客厅沙发内，双手顶着下额，看着风姿默默无语，态度冷漠，顾自走进卧室，呆呆地想：“唉……风姿始终未能释情，仍不肯原谅我。”“赤———龙先生，请———用茶———”赤龙正想得出神，耳边传来一个庄重而恭敬的声音，忙收回思绪，回头一看，原来是机器人恭恭敬敬，举着茶杯，站在他面前，并接着自报家门：“我叫———小飞号———请多多———指教———”听到这机器人说话客气，彬彬有礼，赤龙端过茶杯，心情稍许轻松，赞叹凤飞说：

“机器人懂得打理家务，又懂礼仪，真了不起！”凤飞听到赤龙赞许，顿时来了精神，从沙发上跳起身说：“嘿，这还不止！”凤飞跑到机器人面前，用手一指，自豪地对赤龙说：“它还懂武功呢！”说着连忙按动机器人肢腋下的按钮，对赤龙介绍道：“让我先输入程序。”然后随即踢出一式飞腿，机器人也随即模仿起来。

凤飞每变换一式，机器人迅即随着变换，招招式式打得与凤飞丝毫不异。

凤飞出招打着，连连向赤龙介绍：“你看，我每出一招一式，小飞号都能够模仿，完全随我心意控制，就算龙哥不在，我也可独个收拾那班畸胎！”赤龙闻言，“噢！”了一声，似有所悟，急拨电话。

这回凤飞大惑不解，紧张地问：“喔，干什么？”赤龙来不及回答，电话接通，赤龙忙拿起电话在耳上，大声问道：“是国防部吗？请转拨赤元帅接听，密码是868！”

凤飞一听，只惊得双眼瞪圆，这时赤龙趁电话转拨的空隙，向凤飞解释说：“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刚记起明天要往无限岛报道，所以要请爸爸派人来保护你们。”凤飞不屑一顾，夸张他说：“吓，保护？”凤飞说完，一拍胸脯，傲然一指身后的机器人小飞号，豪气冲天地对赤龙说：“放心吧，除了小飞号外，它还有个哥哥大飞号，简直安全的固若金汤。”这时电话里传来赤阳的声音：“喂，喂，是阿龙吗？”赤龙拿起电话，详细地把肉先生劫车，并纠集两名总督大肆追杀自己和风姿姐弟等情况详细地告诉赤阳（当然隐瞒不了自己偷用运输机那一幕）。

赤龙介绍完事情的经过，听见父亲在电话里说：“你说的一切，我早知道了！”赤龙不待细听，在电话里急不可耐地对爸爸说：“爸，当务之急，就是派人来保护他姐弟！”赤阳平静地告诉赤龙：“我看无需多此一举，因为三名总督已被拘捕。”“已被拘捕？！”赤龙以为自己听错，神情紧张地盯问一句，心中思忖，充满疑惑：“那炼钢厂极为稳秘，而且三人都是精英冠军，功力高强，竟如此迅速被捕？……”赤龙正是疑惑不解，电话里又传来赤阳的声音：“身为总督知法犯法，有辱国体，所以总统已下令此案列为一级机密，绝对不能随便向人透露，以免动摇民心……”赤阳大略他说了一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后，顿了一下，随后接着平静地告诉赤龙：“你明天将赴无限岛，别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况且天人会已被瓦解，风姿姐弟再无生命危险。”突然电话中断。

原来赤阳办公室内，两位总统密使早已到场，放出盖天的立体影像正在监听。

只听盖天立体像意味深长他说了句：“赤元帅，干得好！”赤阳猛见总统密使团和盖天总统立体像影静静地站在自己面前，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额头上的汗水马上溢出来，当听到盖天那不甚明了模棱两可的话后，急急站起身，恭敬地喂蠕他说：“属下只是尽忠职守，奉命行事……”赤龙听见电话突然中断，也不细想，反正风姿二人已解除危险，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地来，他忽然像是又想起什么事，急急地对凤飞道：“飞仔，情拿纸和笔给我。”赤龙飞快地写好信，放在沙发的茶几上，急速跑出门外，跨上风姿停在寓所前的电单车，启动发动机，回头对凤飞道：“我回去后，再启动电单车的自动导航系统，让它回航。”赤龙话音未落，电单车已一阵风似的消失了踪影。

府内的私人机场，被气化保护网所笼罩，此时邪神的专机正悬浮在上空，等待指示。

指挥塔内，工作人员向焚天发出指令：“焚天总管，请接受身份核对！”焚天座机内电视荧光屏上出现工作人员的影像，影像对着邪神说：“透视扫描线，将于2秒后读取指数，请准备！”话音刚落，机舱内的透视仪器，向着邪神面部射出数条光束。

控制台收到信息，于莹屏屏幕上显示出邪神的面部透视图，只见邪神整个面部血管纵横交控制员输入指令，画面出现另一个面部血管分布图。

两图互相交叠，完全吻合，经电脑证实是同出一人。

身立控制莹屏前的密使团头目看到两像重叠，电脑证实无误，轻轻地说：“唔，身份正确，战机可以降落！”机场上空保护罩开启，邪神战机徐徐下降……原来每人的面部血管分布，正如掌纹一样，各有差异，但掌纹容易伪造，血管分布却是丝丝不解。因此盖天府邸的控制系统将政府要人的面部血管分布资料贮存在电脑内，所有贵宾接见，保安配备非常严密。

邪神等人步出机舱，面前是不同颜色的管道。

这时监控人员向邪神发出指示：“主管，盖天总统正在私人休息室内等你，请选择红色输送带前往。”“原来各种颜色的管道，均能把来客输送到不同的目的地。

焚天走到红色输送带前，被极火烧得变体鳞伤，显得垂头丧气。

焚天一行人跨进红色输送管道，管道内设有微波消毒系统，杀灭来客体外的细菌。

众人抵达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筑物前，只见金字塔建筑表面均由超钢化玻璃组成。

建筑物大门开启，从内里涌出阵阵高热气流！除邪神外，众人均感呼吸窒困，肌肤的痛，三总督被极火烧身，经高热气流烘烤，更是苦不堪言。

众人步入室内，只见四周装饰全是钛金属物件，阳光从外面透进，整个室内充满蓝幽幽的神秘光泽，室内高耸的长方体廊柱高高低低犬牙交错，上面布满奇怪的符号，中央设置着一个圆台，圆台四周错落有致地呈椭圆状散布着一些与廊柱相互映衬谐调的物件，物件上布满了与廊柱一样的奇怪符号，整个室内设计都充满着科幻感觉。

红邪子与三位总督有幸首次进入府邪，如刘姥姥游大观园般，皆看得叹为观止。

邪神与红邪子安坐静候，脑侠三人则颤颤兢兢，惶然仁立。

红邪子不解地向邪神小声嘀咕：“主管，为何这里热得象沙漠一样，一点湿度也没有？”邪神慈祥地看着部下，缓缓道来：“相传金字塔有种神秘力量，能将物体及空气中的水分抽干，防止细菌滋生……盖天总统素有洁癖，故此模仿埃及金字塔设计成这房间，杜绝所有细菌。

言谈之间，红邪子骤觉体内水份迅速蒸发由每个毛孔涸泊排出，手部更觉奇痒难奈，急忙一看，只见皮肤因缺水而变有粗糙不堪，更有甚者部分皮肤已出现龟裂现象，红邪子不由的惊慌起来。

邪神一见，忙提示红邪子：“快运功制止水份外泄，否则，不出三分钟，你便会变成一具干尸！”

邪神叮嘱红邪子，马上想到脑侠三人也会如此，于是急忙呵斥道：“你们三个猪狗，也马上运功控制水份，还呆站着干吗？”听到邪神的吩咐，脑

侠三人立即各施各法，情况总算稳定下来。

忽然传来“轧……”一阵微响，圆台表面突然自动张开，一张座椅从内里缓缓升上。

座椅上端坐着盖天总统，虽是默不作声，但其神态气派，已散发出一种压人的威势。

脑侠一看盖天总统那吓人的威势，登时心怯腿软：不知不觉的跪下，肉先生、日月武士二人见状，也不由的腿软筋麻，齐齐跪下。

盖天总统还没开腔，脑侠三人已吓得没命似地用颤抖着声音喊道：“总统大人饶命呀……”邪神，红邪子二人忙起身恭敬侍立。

在这灼热的环境下，盖天竟安然无恙，连汗也没有半滴，令人难以置信！

盖天听到脑侠三人哀求不已，面无表情，用威严的声音缓缓说道：“三位总督，你们很会干呀。”盖天总统沉默了一下，目光如剑，在脑侠三人身上扫了一会，才提高声音，继续说下道：“你们劫囚车，杀特警，秘密组织天人会，图谋叛国，罪名罄竹难书，现在还敢叫我饶你们的命？”盖天越说越气愤，只好停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轻轻的“哼”了一声，用不屑的口汽鄙夷地接着道：“哼，你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你们真以为本总统不知你们于着些什么勾当吗？哼哼，那你们就错了，太小瞧我盖天本人了，你们做的一切我只不过是一直诈作不知，是多看看你们到底能有什么作为罢了。”盖天说到这里，打住话头，静静地观察脑侠三人有什么反应。

脑侠听到盖天说的一席话，心里七上八下，也觉得没底，他揣摸不出盖天究竟掌握他们多少情况，大脑急速转动，沉默了半天，才低着头，避重就轻，忐忑不安地辩解道：“总统大人，我们行为虽然失当，但也事出有因，只因我们畸形人长期以来受到正常人歧视，不得已，我们组织天人会，希望藉天人会组织与正常人争一日长短！”邪神看到脑侠死到临头，还在狡辩，不肯实话实说，只气得勃然大怒，厉声痛斥道：“废话！争一日长短，就可以判国了吗？我看你们真是冥顽不化，不见棺材不落泪！”邪神气得脸色青紫，说到这里，看了看盖天总统，请示道：“总统大人，请您别费时间和他们多说了，我看干脆把他们马上杀掉算了！”说着就要动手。

“慢着，我还有话要问他们。”日月武士听出盖天语气似有转环的余地，争着打蛇随棍上道：“总统大人请随便问，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盖天轻轻地点了点头，将目光转向日月武士，缓缓地问：“那样很好，现在我来问你，我知道你们这几年来煞费苦心，从事了不少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那么，你们除了研制出反微波电锁外，还有其它什么成果？”肉先生听见日月武士出言欠慎，怕他为保活命，慌急无智之下，说漏了嘴，扯出他们的更大隐私，无端添加罪名，同时也怕日月武士为了洗脱，将这罪名推到自己身上，那时因为自己默不作声，给盖天留下顽抗到底的印象而对自己不利，但自己实在也是日舌拙笨，头脑简单，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慌急之下想到脑侠，知道脑侠心思慎密，诡计多端，不如争取主动，见机行事，当肉先生听见盖天向日月武士发问，急忙对脑侠说：“大哥，不如就由你向总统禀明吧！”脑侠也有此意，见肉先生惶惶提示，不等日月武士答话，就急急抢过话说：“总统先生，下面就听我给您——一道明吧。我们大人会除了培训数以万计的畸形人之外，近年还有两项重大研究得到突破，第一项是

利用微波解除晶片威胁……而另一项更重要的发明，就是——“合并人！”盖天静静听着脑侠的供述，当他听到脑侠供出天人会的另一项发明，说已研制出“合并人”时，心中不由的一震，暗暗吃惊地想：“哦，他们的研究竟达到‘合并人’这个水平……真是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不可小觑。不妨我再继续问下去，看他们还有什么更厉害的研究……”盖天虽然心内震惊，但却不显露于表色，他在心内想好了主意，于是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若无其事他说：“唔，继续说下去吧！”脑侠话说一半，打住话头，想借此观察盖天反应，他窥视盖天一眼，见盖天无表情，半天沉缓要他说下去，于是他接住话头继续说：“我们畸形人由于身体缺陷，体能方面都及不上正常人，所以一直致力研究如何借助其它生物，将我们的体能强化，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成功！”“成功？如何成功？！”盖天听到这里，神色一变，不由连连惊问。

三个畸形人一听盖天连连发出惊问，不由一怔，但马上推断出盖天总统对他们所说的“合并人”很有兴趣，为了调动盖天情绪，达到使盖天心情愉悦，佛心大开，从而免除他们三人死罪的目的，于是不由得就你一言他一语地如竹筒倒豆子一样向盖天总统滔滔不绝地详细说起来。

脑侠先接过盖天的话头，接着说道：“我们曾成功地将一只猩猩的心脏，植入一个心脏衰弱的畸形人胸内……当这个畸形人康复之后，由于心脏机能加强，血液流动加速，因而令这个畸形人的力量比他原来的体力增强五倍以上。

肉先生适时抓住时机，抢过话头接说：“我们亦成功地将一只鹿腿，驳接在一个天生没有双腿的畸形人身上，自这个畸形人有了两条驳接鹿腿的两腿之后，现在他的奔跑的速度，快的如老虎一样。

日月武士亦不甘落后，当听到肉先生话音刚落，男身马上接口说道：“除了动物之外，三年前我们也曾将一株千年松树的DNA（遗传基因），植入一个七十岁畸形老翁体内……”女身听到男身说到这里，趁男身换气的当口，接着叙述：“从此之后，这个畸形老翁便没有老化下去，我们相信松树的DNA（遗传基因）在他的体内产生效用，从而延缓了这个老翁的衰老现象。”女身不等把话说尽，男身又拦住话头，日气一变，转入正题：“只要再多观察几年……”男身说了半句，故意停了一下，看了看盖天总统，然后加重语气右手握掌，显出只要盖天肯给他们机会，他们定会研究出引起整个乐土国科学界震惊的重大发明的神态，接着说下去：“我们，只要再多观察几年，DNA（遗传基因）没有产生排斥的话，人类能活过千年，再也不是天方夜谭！”盖天听完日月武士说到这里，果真是有点动心了，他挪了一下屁股，倾着身子，目光的地盯着日月武士，犹疑不决地问：“长生不老？真的有可能吗？”时机已到，脑侠一看机不可失，马上想出他们心中最迫切的问题：“只要总统大人准我们戴罪立功……”脑侠刚将话说了一半，用以观察盖天的态度不料日月武士急不可耐，女身早已抢过话头信誓旦旦他说下去：“……继续研究下去，我敢以生命担保绝对可能！”盖天听到这里，心里完全为三位畸形人言语打动，脸色平缓和善，只是还有一点担心，于是用游移的口气问：“你们这个‘合并人’研究，是否可以将人类和任何生物合并？”“理论上绝对可行”，脑侠看准火候，砍板钉钉，给盖天吃宽心丸说。

盖天听到脑侠肯定的答复，心里的防线完全崩溃，不由喜出望外，哈哈笑着，兴奋他说道：“好极，今日我暂且饶你们一死，回去将你们研究的

方程式及一切资料直接向我报告，用以将功赎罪，明白吗？”脑侠三人如获圣旨，连连作揖叩头，三呼道：“多谢总统大人不杀之恩！”绝处逢生，三人喜出望出。

处理完脑侠三人，盖天心里带着余奋，将头转向邪神，用询问的语气问：“邪神，他们三人以反微波电锁破坏晶片，你可有办法破了这种电锁？”邪神竖起朝指，极火气劲四散，散着蒸蒸雾气，轻轻地回答：“这有何难？”邪神说罢，霍地疾冲到脑侠三个背后，抖手三指，直刺向三人脑下垂体位置。

脑侠三人只感到脑一阵火辣的痛，电锁于脑下垂体形成的保护膜，迅即被蒸发溶掉。

炽热火劲，更将脑下垂体的萎缩。

邪神做过这一切，威严地对脑侠三人说：“我以极火劲烧毁了你们的反微波保护膜，再将你们的脑下垂体烧至萎缩，你们以后还敢以任何形式干扰晶片发出的电波的话……”邪神说到这里，将话头嘎然而停一下，盯了脑侠三人看了好一会，只看得脑侠三人毛骨悚然，然后才接着一字一顿地继续道：“哼，那就只会令你们脑下垂体不生负荷，轻则半身瘫痪，重则嘛——”说到这里，邪神再停顿一下，然后故意拉长语气，稍即咬牙切齿，声疾厉色他说起来：“重则爆脑而亡！你们以后最好安分点！”脑侠三人早已几次领教过邪神手段，知道邪神心黑手黑，说到做到，下手绝不留情，现在看到邪神那种慑人的威势，咬牙切齿的警告，心胆俱寒，脑侠吓得身都瘫了，趴在地上，面无血色，连连摆摆手说：“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必誓死效忠，不敢再存叛变之心！”“好得很，红邪子，我还有要事和邪神商量，你带他们出去等候吧！”。盖天现在心情特别好，邪神替他彻底制伏了脑侠三人，消除心中隐患，而且他将要获得脑侠三人研究出能解决自己有临百年苦恼的科研成果，自己以后千寿万寿，永远统治乐土国，多少代统治者曾经梦寐以求的事，自己马上就会实现，于是盖天听完脑侠效忠的宣誓，愉快地把手一挥，吩咐红邪子领人到外等候。

“是，总统大人！”由于室内燥热难耐，而情况极为特殊，因盖天亲自过问脑侠三人密谋谋反一事，红邪子难得脱身，听到盖天总统的吩咐，忙恭敬一礼，急带脑侠三人返身离去。

出得门来，迎面凉风，红邪子顿感遍体通泰，心里长长地出了口气：“嘘……舒服极了。”室内只剩下盖天，邪神二人。

盖天走下座椅，神秘地问邪神：“邪神，以你的才智，可知我为何不杀他们？”“邪神见盖天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愉快，也改往日那种躬卑的样子轻轻地挥着手说：“总统不是要借助他们三人，研究合并人计划吗？”盖天肯定地点点头，目光深邃，望着远处，出神地道：“不错，但我要合并的对象，不是地球的动物和植物。”邪神一怔，感到迷惑不解，试控着问：“总统的意思是……”盖天侧转身体，抬起左臂，伸出拇指和食指指着邪神，含储他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忘记那三个外星人了吗？虽然其中两人已死，但还有一个不是还活着吗？我要将这个计划用于仅存的那个外星人身上。”邪神听完，已看出盖天的用心，但仍装作不知的样子试探着问：“总统是想将人类和外星人合并？”“不错。”盖天接过邪神的话肯定地答道，然后，盖天将两手一张，对邪神接着说：“这个计划要秘密进行，因为近几年来，我怀疑外星世界出现一处神秘组织，他们一直从事一些摧毁地球的活动！”盖天说出这句话，马上提出例证，对邪神进行分析，说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近年

的数次天灾，以及与最近智利发土的一次大地震，都是这个组织所为！”邪神听到盖大分析的精辟透理，自己也曾有此怀疑，只不过是怀疑罢了，现在总统肯定地提出，他心中不由的暗暗佩服，但他一向对盖天总统存有敬尊之心，因此，即使自己有什么肯定看法，也是从不生硬地提出来，只是以试探的语气向盖天询问，这次他听完盖大的分析和判断，仍是改不了这个习惯。于是，这次邪神仍以小心翼翼的态度试探着问盖天：“总统何不派人将这个组织消灭，连根拔起？”面对属下谨慎的提问，盖天说出自己的忧虑：“我怀疑这个组织来自另一个银河系，在未彻底弄清楚他们的底蕴之前，我们若贸然和他们冲突起来，结果只会引起人民的恐慌，况且我们也未必能稳操胜券。”邪神听到盖天说到这里，才终于弄清楚总统今天的思路，他顺着这思路，接着对盖天说：“所以，我们便借着合拼人的计划，结合人类与外星人之长，仿造一批力量强悍的战士，来对付这个组织。”盖天闭起眼睛，背起双手，慢慢地圆台上踱了几圈，然后猛地在邪神面前站住，转换话题，逐渐加强说话的力度，对邪神说：“唔，整个地球唯我独尊，这组织竟妄想侵占我一手建立的领土！”说到这里，盖天浓眉猛地一扬，又恢复他那威严的神色，双目精气四射，赫赫吓人，对邪神发出指示：“为了捍卫领土完整和乐土国的尊严，所以我命令你要尽力监督这合拼人计划的顺利实施，务求能早日完成，以达到先发制人之效？”“知道，总统大人！”邪神见总统脸色突变，立刻又变的恭恭敬敬，低头垂手，谨慎回答。心里恨恨地想：“外星人！”

第三十一章 神医受袭

风姿目送赤龙远去，正缅怀往事之际，T6 陡然现身突袭……以手扼住风姿的脖子。

T6 指力惊人，捏得风姿面突扭曲，快要窒息风姿一边拼力挣扎，一边掌心相对，祭起先天乾坤功，将乾坤功罡力陡提十成，集运双掌，双手合什，寻机反击。

性命殆危，风姿急以窗台借力拗身，挥掌猛击 T6 头部，T6 不虞风姿有还击能力，轻敌下惨吃重招，一声疾雷，集运风姿双掌的十成功力猛然爆发，将 T6 击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手指一松，喉部压力稍减，风姿急发力挣脱 T6 缠锁，乘势翻个老远。

响声惊动凤飞，令他大吃一惊，下意识地喊了声：“呀，家姐的睡房传来巨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及细想，凤飞急急向风姿睡房跑去。

T6 被风姿一掌震得飞身弹起，急退到窗台，面部被罡气击伤，伤处渐渐沥沥地流出一串串绿色血液，风姿站稳身形，运气回身戒备，陡然发现从 T6 头上流出的血液，心内大吃一惊，心念转动：“天！他的伤口竟流出绿色鲜血……莫非……他不是地球人？……”确实，T6 根本不是地球人。

T6 来自何方？又是怎样找上风姿？原来 T6 来自智利国家大洋深处的秘密组织——歼灭者。

当日智利国发生大地震，风姿临危受命，前往求援。

专机飞抵现场，风姿从裂沟内发现 T7 及四名怪人，正装置核弹仪器。

T7 行踪暴露，欲杀人灭日，却被风姿逃脱，有失败者，T7 并无任何赎

罪机会，立遭“一级惩罚”处死，T6取而代之，执行歼灭风姿的任务。

人海茫茫，要寻找一个女子，谈何容易？T6遂找来当日装置核弹的四个怪人，以仪器读取记忆，搜寻线索，凭着唯一的线索，T6潜入乐土国安局。

在资料储存室，搜寻当日的出航记录，在出航记录中，T6终于找到前往智利的专机报告，报告当中只概括记录坠毁经过，并无提及发现怪人。

T6从中获知风姿是唯一生还者，而且又是女性，与狙杀目标完全符合。

风姿是医学界名人，当然经常于国家医院出没，T6在医院附近守株待兔，终于等到猎物出现，然后楔而不舍地衔尾追踪，寻求机会下手。

T6经过耐心等待，今天终于有了下手机会，不料轻敌，反受重伤，令T6恼怒万分。

T6不顾伤日鲜血淋漓，稍微一怔，马上挺起金属戟向风姿狠命攻来，风姿正欲夺门而出，骤邀背后寒光刺来，枪惶矮身急躲，T6尖利金属武器深深地刺进门里……这时，凤飞和小飞号疾冲到风姿睡房，凤飞老远听见风姿睡房内响声大作，似是打斗之声大作，急的擂门大喊：“家姐，家姐，快开门呀！”话音未落，“哟！”，随着响声，一段纯厚利尖发着寒光的奇怪物什透门而出险险击中凤飞的嘴，凤飞“哗！”的惊叫，冷汗惊出。

T6再击不中，勃然大怒，猛地发出怪叫，奋力拔出金属武器，手中一紧，照定风姿，抡起金属戟直压劈下，风姿一个翻跃及时险险避开，狼狈不堪，“喀……裂……”声中，T6金属戟劈到地面，睡房地面纷纷碎裂。

T6正要连环追击，一人猛然破门而进，气势摄人，原来来者小飞号是也。

小飞号抬手一掌“乾坤无定”重重击在T6患处，陡见绿血狂喷。

T6错愕之际，已被小飞号锁喉精制，右臂同时蓄势待发。

小飞号破门而入，凤飞随后跟进，见到T6，也心内一怔，急急想道：“龙哥不是说过，畸形人不会来袭击我们吗？”凤飞“孤陋寡闻”，临变之际，哪里知道T6的来路，见T6形态怪异，自然联想到畸形人身上。

T6受制，在小飞号千磅巨力锁压下，见小飞号右臂出，忙回手护住头部，用力格开小飞号击来的右臂，小飞号思路敏捷，变招极快，连随提腿踢开T6。

凤飞借机跑到风姿身边，急切地问：“家姐，你怎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否那班畸形总督派来的？”风姿凉魂未定，蓄势守住门户，看着凤飞急促说：“看来不是，他可能是外星人……”“外星人？！”凤飞乍听，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惊惧。

小飞号与T6交手一个回合，击退T6，似有灵性，退到风姿二人面前，运拳成盾护住风姿姐弟。弟。凤飞乍惊甫定，飞身到小飞号身侧，输入程序，口中叫道：“哼，管你是外星人或畸形人，让你尝尝小飞号的厉害。”凤飞输入程序之际，T6火速攻至。

凤飞一把将风姿推出门外，大声对风姿说：“家姐，快出外暂避，免受波及”，然后，运起先天乾坤功罡气，拧拳朝T6飞身扑去，口中喊声震天：“呔，看我大显神威，勇擒外星人！”重新输入程序的小飞号完全遵照凤飞的动作出招，拳风棘然，但T6亦非傻瓜，不作无谓交锋，撇下小飞号，转身攻向小飞号的幕后的操纵者——凤飞。

T6手持金属戟锋利无匹，足可以削铁分金，但凤飞见T6朝自己攻来，

不闪不避，只是虚空挥拳，拳影迷离，转的“呼呼”风响。

小飞模仿凤飞，亦将拳抡的呼呼风响，从背后向 T6 袭来。

原来凤飞只是兵行险着，遥控着小飞号回拳攻击，T6 全神系于凤飞身上，冷不防被从后袭来的小飞号回拳轰个正着。

凤姿站在门外，看见小飞号痛击 T6，亦不禁惊喜地喊起来：“打得好！”凤飞抽身而退，小飞号亦有样学样，甚为滑稽，歪打正着，飞退中，后伸的左臂将躲避不及的 T6 击倒在地。

凤飞纵出门外，也不看战况，背对小飞号双臂抡圆，向小飞号发出指令：“小飞号，现在是大好的时机，快向这怪物作正面攻击！”小飞号此时正跨在 T6 身上，接到凤飞正面进攻的指令，亦将双臂抡圆，舞的呼呼风响。

凤姿瞧出破绽，急急提醒凤飞：“但你却背对小飞号，又怎能看清战况，作出指挥，”凤飞听到姐姐提示，大脑“嗡”地一响，急出一头冷汗，待要回身，但为时已晚。

T6 扑到在地，距凤飞仅丈余，见凤飞也不回顾，只管抡拳大喊，T6 瞅准空挡，金属敦如电刺出，心中不觉好笑：“哼，这些地球人毫无智慧，简直是白痴。”凤姿眼明手快，见 T6 挺乾向凤飞背后刺来，急双掌鼓劲，“乾坤无量”十成功力爆发，震偏 T6 乾势，及时替凤飞解围，未等 T6 反击，凤姿一把拉住凤飞，纵身而退，边跑边说：“快走吧，小飞号已无法把他制服……”小飞号见凤飞纵身而逃，亦学样模仿，直冲而出，这种盲目的模仿程序，又怎敌得过随机应变的绝顶外星杀手？T6 几个回合，已将小飞号击倒在地，飞腿狂踢，口中大骂：“呸！垃圾！”只见小飞号动也不动，完全失去战斗力。

凤飞长叹一声，沮丧他说：“唉，这程序根本不适合用作战斗，完全失败！”T6 击毁小飞号，于廊道内弹跳冲射，加速追截凤姿姐弟。

来到廊道尽头，只有一条去路通往下层。只见凤姿二人正飞身闪进，T6 正欲上前，钢门已迅速关上。

T6 气得喉咙生烟，用力撞击钢门，愤怒地咆哮道：“臭婊子，你逃得了吗？！”凤姿躲在门内，用力抵住钢门，只见钢门被 T6 撞击的震颤不已，心念急速转动，紧张思考对策，凤飞紧张的心马上要跳出喉咙，他惶急地问凤姿：“家姐，这扇钢门是否安全，能否挡住那怪物？……”凤姿定下心来，安慰凤飞说：“应没问题，这钢门厚达一尺，固若金汤！”二人说话间，猛听钢门“隆”的一声爆响，红光闪烁，仿若正被火焰焚烧，钢门陡地受到撞击，二人同遭波及，被已力震开。

凤飞被撞，震飞数尺，一手抓住楼梯扶手，方才止住飞势，心内余悸，惊地说：“哗，果然坚固，怪物撞一次就撞得凹陷，可见劲力也十分了得，但一击无效，T6 被作力反弹反而飞退丈余，T6 翻身收势，止住身形，怪眼晃动，似是另有计谋。

倏然，T6 额中红色灯状什物，陡地散发出堆躁的毫气，一道的目光束射向钢门。

凤姿被弹飞退，亦自暗凉，稳住身形，手牵飞仔沿楼道向下层疾奔，急切地对凤飞说：“飞仔，快下来！”低下楼道，原来已进入楼层地下室。

地下室是凤姿的私人工作室，内里摆放着一个巨型机器人，以及另外一些配套完善的研究设备，另一端的密室以玻璃墙间隔着，透过幕墙，隐约看见摆放里面林林总总的实验器材。

风姿急拉凤飞走到幕墙门边，急切地叮嘱凤飞：“飞仔，你快到密室！”说罢，对着幕墙口中念念有词：“DA，8034：KM，0012！”幕墙门上警铃仿佛接到指令，灯光闪烁，发出“D0、D0……”的叫声，封闭严密的幕墙一位豁然洞开，凤飞疾身跃进，心中直觉纳闷：“以前家姐从不准我接近这间密室，仿若内屋有何神秘？”原来，风姿工作室设计独特，保安系统完备，室内配有监察器，监察器除了核对密码外，还要探测出属于风姿的音频，才会开门。

凤飞奔进密室，发现室内全是金属容器，一排一排均装满玻璃试管，凤飞顿觉好奇：“咦，这些是什么东西？”偶一伸手，风姿蓦然发现，急得大叫：“别碰它，内里全是（依波拉）的病毒样本！”听见风姿惊骇的喊声，凤飞大惊失色，吓的身形颤动，心内惊惧地想：“依……依波拉？”凤飞疾身退至墙边，才发现金属容器上贴着“生人勿近”的条子，心下大惑：“哗，生人勿进，家姐搞什么鬼？……”现回头看风姿，心内不由“喔”的叫了一声。

原来这时风姿已飞身跃进大飞号头部密封舱内，启动大飞号，转头叮嘱凤飞：“外面无论发生任何事，你也不要走出密室，明白吗？”风姿说罢，操控起大飞号——这个内藏无数尖端设施，装备精良，配备各式重型杀伤力武器的全新战斗机器人。

大飞号接到指令，立刻变得威风凛冽，独立核算法毕现，充满强大的攻击力。

风姿操纵着大飞号，目光炯炯，密切注视钢门，但心内亦无底，冷汗挂满面颊，只见钢门浑若钢花，一片彤红，即将溶化。

原来 T6 从额中发出的光束，乃是极具破坏力的激光束，T6 正是昨用激光束的威力，将钢门烧溶割开。

T6 转眼已成功闯入地下室，被割裂的钢门受残余激光束的高温继续烧蚀分解，瞬时溶化，激光束的威力委实恐怖。

T6 疾身冲进门来，蓦然一望，地下室内一铁塔巨汉迎面而立，满脸杀气，T6 急刹身形，立在楼梯上蓄势戒备，细细观瞧，心内不觉笑道：“又一个？垃圾！”大飞号“目光炯炯”，昂然矗立，注视 T6，原来早已恭候多时。

恶战一触即发。

T6 左顾右盼，寻找风姿，不见踪影，抬头再着机器人，细看之下，T6 忽见机器人头部控制舱内有模糊人影，不由气得六魂七神暴跳，口内发出阵阵怪叫，急忙启动头部仪器，红外扫描，目标锁定，电脑核时，心下释然，恨恨忖道：“哼，原来你竟躲在这乌龟壳内！我看你再往哪里逃走！”T6 振朝抖臂，准备进攻，大飞号一言不发，手握楼梯支架，抢先发动攻势，楼梯支架不胜重力，“喀……咔……怪响，被大飞号抓捏的纷纷扭曲变形。

大飞号手上用力，使劲一扭，拔起变形的楼梯绞磨撕扯，坚固的金属楼梯竟在瞬间轰然倒塌，T6 再无立身之处，急借势上前反击，凌空而下，挺戴疾刺大飞号的头部。

风姿恃着大飞号由钛金属制成，无攉来戳，操纵大飞号泰然硬挡。

但……她想错了。

T6 挺戟直刺，“嗤——”金属破裂声刺耳尖叫，大飞号钛金属头盔竟被戟尖刺破，T6 纵声狂笑道。

“不自量力，区区一层金属，就能挡得了我，我的尖戟能刺破地球上任何物质！”风姿见坚硬的钛金属亦对 T6 毫无办法，惊觉到随时有破脑之危，

忙操纵大飞号胸前两只小铁臂抗衡 T6 来势，心中思忖：“我必须先夺他的兵器，方有胜算。”风姿心内忖罢，急忙改变策略，操纵大飞号左臂反抓，接住 T6 二次攻来的金属戟，借势操纵大飞号右臂抡圆，猛力一挥，攻出一式“乾坤无形”，T6 击得撞向墙壁，希冀夺得 T6 兵器，但 T6 战意强横，身体虽被击飞，但仍紧抓住长戟不放。

凤飞在密室内，透过玻璃墙看这情形一幕，高兴的捶墙大喊：“大飞号，棒极了，快快进攻，把他当做捣鱼片般解决！”风姿见 T6 身被击飞，仍牢抓金属朝杆不放，不觉豪气勃发，好胜心起：“我偏不信你能坚持到底！”风姿再以大飞号其余两只巨臂抓住长戟，发力拉扯，与 T6 进行角力。

双拳难敌“四手”，T6 终被大飞号甩脱，飞身撞向密室玻璃幕墙。

凤飞正看得心花怒放之际，惊见 T6 被甩飞的身躯正向自己迎面摔来，立时变喜为忧，方寸大乱。回头惊看金属容器内的试管，恐惧地想：“若被人撞破这些试管，岂不又是一大祸哉？……”

第三十二章 绝世病毒

凤飞正肝胆欲裂。

说时迟那快，T6 的庞大身躯仿若一堵山已猛然撞上幕墙玻璃……“膨！”巨响声中，凤飞无计可施，只是本能地护体急退。

“喔？！”急退中的凤飞并未见躯体破壁而来，T6 竟未能撞破玻璃，反遭幕墙反力作用，“噗！”地一声跌在地上，嘴巴与地接了一个深吻，凤飞‘凉骇地叫了一声。

命不该绝。

凤飞被吓出一身冷汗……“嘘……”风姿也深深地出了口长气，惊魂甫定，心中暗想：“幸好这密室幕墙是由钛金属及超钢化玻璃笑出声来，想到刚才一幕，心中仍感后怕：“妈呀……胆子差点都掉出来，吓死人啦……”回过神来一看，甫又惊，原来自己正靠在金属容器架上，由于受震，金属容器内的试管仍在震颤不已，一个旋身跃开，庆幸地手舞足蹈，口中失声道：“哗！几乎自毁前程……这骇人的（依波拉）……”（依波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为什么风姿对他也心存恐惧？原来——两年前。

某天，一名黑人男子慌慌张张地跑到中医馆，前往找寻风姿的父亲——凤狱。

这名黑人男子见到凤狱，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嚎陶痛哭，口中直叫：“凤医师，凤医师，救命呀，求求你出手相救……”凤狱见这男子痛哭不已，面色哀绝，日中直叫救命，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起身相扶，安慰地道：“莫慌莫慌，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尽管直说，我若能做到的话，一定会尽力而为……”这黑人男子紧紧抓住凤狱的手，仿若濒死之人捞到救命稻草，浑身颤抖着，眼内流露惊惧，抽噎着对凤狱说：“我内子染上一种怪病，可是遍寻名医都不肯替她诊治，绝望中，我所以在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从你的一个病人口中听到你的传说，知道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求求你千万出手相救……再生之德，没齿不忘……”凤狱见男子紧紧地扣劳自己的手，抓住不放，感受到他爱妻之切，及想到病情的严重性。凤狱一向医德高尚，急人所

急，听到男子说话闪烁其辞，似有难言之隐，不及细想，于是一边安抚男子一边询问道：“你镇定点，如今病人在哪里？快带我去吧！”男子一听凤狱答应，大喜过望，带着凤狱急走……两个多小时后……乐土国野生动物园园内，风景秀丽，呈现出一派热带雨林风光，园内溪流海海，绿草茵茵，灌木丛生，虹桥飞架鸟语花香，高大的椰子树林荫蔽日，偶或三三两两，婀娜多姿，远山脚下豹原始森林莽莽苍苍，山色含黛。

椰林内隐约露出尖尖的屋顶，仿佛傣寨。

整个园区占地数百公里，属于开放式动物园，园里饲养着各种飞禽走兽。

男子引着凤狱，三绕两绕，来到一座寨前，原来这里是动物园员工宿舍，只见男子抢身扑到一扇门前，猛地打开房门，朝里狂喜地喊道：“老婆，我唤到医生来了！”凤狱跟进屋内，发现屋内一张床上铺着一床被子，而被子却在不停颤抖。

男子三步两步奔到床边，用手撩开被子，仍旧激动地喊：“天无绝人之路，你今次有救啦！”凤狱近前一看，也不禁惊的叫出声来，只见被子里黑种女子双目血红，皮肤发肿涨烂，说不出的诡异恐怖。

凤狱曾医治过不少奇难杂症，但触目所见，亦不禁暗自惊骇。

黑人男子又跪到凤狱面前，低声叙述：“我俩夫妇都是动物饲养员，她前天在饲养猴群时，却被一只突如其来的绿猴突袭咬伤，之后被染上了这病……”凤狱听完男子介绍，大脑急速思索：“被猴子咬伤，又在短时间内发病，这种症象，极能是……”凤狱思索判断，不由脱口而出：“是……（依波拉）！……”跪在地上的男子一听，急忙接住话音说道：“对，凤医师，实不相瞒……其实我早已知道她染上此病，而且根本未有找过其它医生……”男子看了看凤狱，见没有责怪之意，才放下心来，接着说：“因为若被国家医院查出，定会将我们秘密处决，并摧毁这动物园，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想出求你出手，为了打动你的心，我撒了谎……真……”说到最后，男子显出愧疚之色，无法措辞，满眼含着乞求，呆呆望着凤狱。

“算了吧，不必内疚，当务之急，现在是要先找出那只绿猴，抽取它的血清抗体进行输送，或许有一线生机。”凤狱静静听完男子病因介绍，见男子内疚不已，已无暇顾及这些，救人要紧，于是他轻轻他说完，没有半点责怪之意。

这男子热泪长流，嚎陶不已，呜咽着说道：“呜……我简直不是人，其实……我已被病毒传染……当初满以为你知悉病情后，会拒绝替她诊治……”男子抽抽噎噎，泣不成声，不敢正眼看凤狱，一会才吞吞吐吐地接着道：“……岂料你毫不犹豫便答应相救，而我却在抓住你双手时趁你不备中把你抓伤，令你身受其害，藉让威胁你找出疗法……”凤狱急扬臂一看，手背果然出现几道血痕，心中大惊！脸色一沉……那男子见状大急，慌忙说：“别怕，据我内子描述，那绿猴前额有道红毛划顶而过，殷红赤烈，我们极易辨别。

“卑鄙！”对方的无赖行径，令凤狱怒火中烧，双指贯劲疾就，戳向男子后背。

男子眼前一黑，顿时失去知觉……不久男子渐渐醒来，眼前一片灰暗，周围模糊不情，男子用力眨两眼，慢慢睁开，看见凤狱盆腿坐地，双掌合十，正在运功，只见凤狱周身雾气缭绕，头部隐隐毫光显现，双目微闭。

盞茶功夫，凤狱运功完闭，睁开双眼，看着男子说：“我以内力替你镇压病毒蔓延，暂缓病发时间！”男子听罢，惭愧得泪水又流出来。

其实凤狱就在此时亦未敢肯定自己是否已被病毒传染，唯有运功护体，以作保障，他可怜地盯着男子，心内暗想：“唉，依波拉病毒属于第四级病原体，病发期有七天之内……”抓紧救人，事不宜迟，凤狱配备所需用品，即日起程捕猴。

可凤狱风餐露宿，在猴群出没区域搜索了两天，仍毫无线索，遍寻无获，心内不免急躁，心内恨恨骂道：“妈的，鬼东西跑到哪里去了？”第三天，凤狱扩大搜索范围，只身闯入狮群区，希冀有所收获。

凤狱漫步狮群区，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只见区内狮子旁若无人，悠然自得，三三两两，或坐或卧，有的悠闲走动，凤狱无心观看，不知不觉已走进园区深处。

这时，一辆园区管理专车从狮群区边缘路上驰过，管理人员偶然瞧，看见有人走进狮群区，不由惊诧地道：“咦，我不是眼花吧？”管理人员用力揉了揉两下眼睛，紧张再看，发现一个人已走进园区深处，于是急忙用广播提示：“喂，那边的游客请注意，你现在已处险境，马上停止深入，请尽速上车！”连喊几遍，凤狱浑然不理，顾自走着。

司机气得骂道：“那个笨蛋是不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呢？”坐在司机边座的管理人员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他啦，他竟置之不理，就算是他以后给狮子撕烂，也个关我们的事。”“吼！”声响起，惊天动地，一头巨狮血口大张，鼠毛直竖，在管理人员骂声未落的瞬间入立着扑向凤狱，煞气萧萧，周围的树叶纷纷坠落。

凤狱陡觉怒狮来攻，急提劲力，催运掌上，口中骂道：“无知畜牲，自讨苦吃！”话落掌出，击向雄狮头部，“膨！”一声闷响，雄狮庞大的身躯被震横飞，直弹丈余，重重落地，四肢抽搐，哀嚎不已。

面对凤狱这绝顶高手，就算是万兽之王，也要俯首称臣，其余雄狮瞧见这下马威，纷纷退避三舍。

“有没有搞错！晴天白日莫非我是在做梦？”管理人员真是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喃喃地说着，不敢相信。

一掌击出，凤狱呆了。

本来是击杀雄狮的一击，如今只能造成重创，而且手臂发劲后红斑冒现，不敢想象的事，实实在在摆在眼前……无法预料，亦不敢深望，凤狱心事重重，身影消失在狮群园区深处……他就这样毫无目的地寻找，终于老天开眼，直到第五天，终于让他发现那怪异的绿猴的行踪。

而此时凤狱的病情已达晚期，经常发烧呕吐，血泪长流，惨不忍睹。

原来在热带雨林区，一幕鳄鱼相争，引起了凤狱的注意。

只见一只绿猴，“呱呱！”叫着在鳄鱼头上翻腾跳跃，手脚并用，抓挠飞扑，撕咬纵弹，鳄鱼张开布满已齿的腥嘴，“嘿！”叫声如雷，低沉浑厚，时而张嘴狂噬，时而摆尾猛扫，将一潭污水震荡的浊浪滚滚，水柱冲天，几个口合苦战下来，绿猴不敌，被鳄鱼乘隙咬住后腿，拼力撕扯，绿猴被撕得皮肉开裂，呱呱叫痛，渐渐被鳄鱼撕拖着向烂沼深处游去。

猴头上一撮血也似的红毛，猛地映入凤狱眼帘，凤狱登时惊喜交集，急提升劲气，运骤双腿，纵身一跃，八步赶蝉疾上，正欲上前夺猴，奈何病患缠身，吐纳窒滞不畅，纵越两步，真气一泄，后劲不继，跌身水里。

无奈，眼巴巴目送鳄鱼御着绿猴离去，不由仰天长叹，老泪纵横，凤狱的希望亦随着鳄鱼远去而烟消云散。

盖天国家医院。

值班室，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喂，请叫风姿医生接听！”电话传来一个苍凉的声音。

风姿紧张地接过电话，惊喜地听出是父亲的声音。父亲突然失踪，杳无音信，正寝食不安，她娇声地问：“爹！你失踪了整整一星期，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害得人家担心死了！”听着听着，风姿忽然神色大变，汗水瞬间溢出，“呀！”地惊叫一声，甩下电话一阵风似地疾奔而去……时间不长，风姿已驾驶着反磁力电单车急驰到国家野生动物园员工宿舍前，跳下电单车向宿舍跑来。

风狱扒在窗口，看着女儿，激动地浑身颤抖，思绪万千，千言万语萦绕心头，心内非常矛盾，他有多少话要跟女儿说呀，可是……“爹！”风姿破门而进，一阵风似地涌进屋来，大喊一声。

“哇！”喊声未落，风姿立时惊叫起来，汗如雨下。

只见风狱佝偻着身躯，手握电话，卷曲在床上，目光呆滞，双目充血。发齿俱落，面部和双手浮肿溃烂，滴着浓血浑身抽搐，连下床的力气也没有，只是呆呆地看着风姿。

这是自己的爹吗？眼前的情景令风姿感到极大的震撼，永世难忘！……室内弥漫着腥臭之气，令人欲呕，风狱身边仰卧二人，正是那对黑种夫妇，但已全身溃乱，七窍流血，显然已死去多时。室中弥漫的气味正是源自这三个人。

风姿急急奔到床前，惊问道：“爹，到底是怎么回事？”风狱缓缓抬头，老泪纵横，风姿看得比死更难受……“爹……”风姿热泪长流，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风姿听完爹爹艰难而简略的介绍，急拉住爹爹的手，欲往外冲，对爹爹着急他说：“爹，有办法的，快跟我走！”“姿，冷静些，你身为医生，应懂得权衡轻重！”风狱猛地挣脱风姿的手，平静地对女儿说，他看着风姿倔强的样子，执意要接自己回医院治疗，接着说道：“若把我带回医院，只会引起恐慌，牵连甚广！”“刚才我已致电向国安局报告一切，相信他们很快便会摧毁这里！”风狱说完这些，然后嘱咐风姿说：“还有，今日的事别向飞仔透露，自你母亲死后，已对他打击甚大，你要好好照顾他。”风狱见过爱女最后一面，交待完后事，了无牵挂，凛然自我了断。

“爹，不要呀……”风姿惨叫一声，拦阻已迟，心痛不已。

风姿忍痛离去，国安局专机稍后抵达现场调查后，果然把动物园炸毁。

风姿自此对依波拉病毒极为痛恨，发誓要找出疫苗杜绝，但需要庞大资金……经过反复考虑，风姿于是向国家医院提出研究报告，盖天看后深表赞同，决定全力支持，更拨出部分兵力，协助风姿擒捕绿猴，部分绿猴内寄有依波拉病毒的抗体，量适合用作研究。

盖天再不惜工本，命人在风姿住所兴建地下工作室，在地下室从事研究，就算发生意外，也可将波及程度减至最低。

此时，风飞设计出大飞号，能完全依照操控者指示运作，风姿看到性能如此超卓的机器人，灵机一动……就利用它进行研究，便无须直接接触及实验品，隔绝病毒传染。

久而久之，密室内储藏了大量依波拉病毒样本。

“哇——”反弹坠地的 T6 长声嘶嚎，显然愤怒已极，虽然失去兵器，更加穷凶极恶，抢身再攻。

风姿这次不敢怠慢，娇喝一声，操纵大飞号挺戟戒备，严阵以待。

T6 身法快疾凌厉，但风姿胸有成竹，看准 T6 来势操纵大飞号提戟开来爪。

T6 双爪急移，换式攫向大飞号头甲，用力狂震，欲把它压爆捏碎。

风姿岂肯轻易就范，急操纵大飞号两条巨臂发力猛轰。

大飞号蕴含超过万匹引擎动力，T6 攻向大飞号的双臂被硬生生格开，风姿一夕解困，即时展开反击，操纵大飞号张开两掌，十指箕张，一式“乾坤无定”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 T6，T6 见大飞号来势威猛，已近胸前，闪避不及，急陡然出掌硬接。

十指互扣，大飞号趁势摄紧十指，牢牢锁住 T6 攻来的十指，T6 双臂受制，急提腿撑住长戟，以防大飞号突袭。

风姿瞧出端脱，灵机一动，大喝道：“哼，要你挡也挡不了！”风姿操纵大飞号扭腕一抽，把 T6 双臂拉扯得咯吱作响，令人毛骨悚然。

惨绿鲜血从指缝源源渗出，T6 痛得呼天喊地。

情急生智，强忍住撕心裂痛，T6 额头暴射出滴热激光击向大飞号头部盔罩，超钢化玻璃制成的护罩，也渐渐烧溶冒烟，只把风姿吓得双目瞪圆。

生死攸关，风姿急操纵大飞号扭动长戟，转横为纵，朝 T6 头部疾刺过去。

T6 瞻上顾下，不防中路大开，骤觉长戟攻到，仰头急避，虽躲过透顶之难，们下鄂仍被硬土牛挑开，顿时疼痛钻心，呜咽惨嚎，额头放射中的激光束，因 T6 头骨扭动，亦随之改变方向，激射半空，T6 拼命挣扎，大飞号长戟围实 T6 头骨穷逼不舍，T6 连连闪避，头部剧烈摆动，激光束随 T6 头骨摆动方向，不规则地大肆破坏，激射之处，推枯拉朽。

风飞躲在密室中，只看得怵目惊心。

蓦地传来“啪”的一声脆响，风姿寻声仰头一望，发现地下室大花上的一枚防火花淋喷头被激光射毁，防火花淋喷头立时产生故障，霎时水花四溅。

其它防火花喷头产生连锁反应，同时喷水，刹那间，整个地下室，仿若甘露普降。

风姿心下一紧，吃惊地想道：“啊，触动了防火系统……”风姿分神，正好让 T6 有机可乘，只见 T6 提腿屈膝，鼓尽全身力气，朝大飞号胸部猛踢。

震力奇猛，大飞号未及时接到指令，十指松动，T6 挣脱缠锁，急借势弹个老远，惊魂未定，看着大飞号，吓得不敢硬攻，只好另谋对策。

T6 忽然听到喷水“沙沙”声，急伸手接了少许，通过头部仪器进行物质确定，鉴定结果是水。

风飞在密室内看到 T6 怪异的举动，心里愤恨既好笑又奇怪：“哗，这个傻佬真是太令人可笑了，莫非他们那个星球没有水吗？”风飞心里笑着，扒着玻璃幕墙继续注视着 T6，看他到底还有什么举动。

只见 T6 鉴定完毕，东张西望，不停地有头部仪器寻觅探测，似乎在寻找什么。

T6 仪器光圈终于锁定在天花板上的电缆，停了一会，似乎是在核对。

风姿一场虚惊，稍即口过神来，操纵大飞号踏踏地疾奔，挺戟又向 T6 攻来，两双巨大的铁拳摆动着，配以攻势。

戟势未到，大飞号铁拳已如雷轰至，T6 见大飞号迎头击来，纵身闪过，先避其锋，不作正面交拼。

大飞号穷追不舍，T6 几个飞纵，兔起鹘落，竟跃向天花之上，两手攀住排水管，继而以激光射向天花之上的电缆，风姿纳罕，不知 T6 有何用意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一时令风姿大惑不解。

趁此时机，风姿急扭头察看地面，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地下室地面满是积水，似有所悟，心想：“呀，这地下室地面湿透……莫非他想利用高压电流把我击死？”想到这里，风姿心内恐惧，转头向密室看去，顿时大惊失色，心道：“天！若那些病毒容器被电流波及，极可能产生爆炸，那将是后患无穷……”只见 T6 一手攀住水管，一手抓住烧断的电缆用力狂扯，把用以稳住缆身的锁扣纷纷连根拔起，抽出整条电缆。用力一荡，电缆闪着电火向大飞号疾疾飞来，日中怒骂：“臭婊子，送给你好好享受！”风姿眼明手快，纵操大飞号双手疾抓迅飞而来的电缆，阻止危机发生。

但在强大电流推动下，电缆如灵蛇般翻腾舞动，难以使其稳定，震颤中，电缆不停四处乱碰蓦地电光激射，风姿顿时如遭雷击，瞬间，高压电流迅速蔓延，笼罩大飞号全身。

大飞号虽是高科技产品，亦仅能勉强去撑，但已渐感吃力，频频冒烟……凤飞在密室内看到这瞬间惊变的一幕，惊得毛发根根倒竖，没命似得大喊：“家姐呀！”风姿此时已难控制局势，听到凤飞失声叫喊，想起密室万分危急，不顾电击痛楚，焦急地大声叮嘱凤飞：“这里随时会发生爆炸，不要管我，快躲进实验柜内！”“哈哈，这超过上万伏的高流电压，滋味不错吧！”臭婊子，我看你能坚持多久！”T6 手攀水管，仰天狞笑，嘴里诅咒着，幸灾乐祸地看着风姿。欣赏着自己的聪明杰作。

地下室浸满积水，更有助于高压电流高速扩散，向四面八方蔓延侵袭。

高压电流迂回灵动，转眼已窜进密室，金属病毒容器受到干扰，叭叭爆着电火忽明忽略，吱吱乱响，震颤不已。

凤飞心知事态严重，踉跄躲进实验柜内，呜咽着泣不成声地喊：“呜……呜……家姐呀……”T6 听到凤飞喊声，转向密室看去，发现凤飞趴在透明的柜状器物内，心内诧异：“咦，这小子欢道吓傻了吗，于嘛躲进那里？有什么名堂？”病毒容器终于承受不住高压电击，轰然爆炸，瞬时渗出大量诡异的蓝烟，弥漫着飘忽不定，冥冥火灭，仿佛散发着死亡气息……凤飞听见容器爆响忽见眼前一片模糊，哇的惊叫一声，魂飞魄散。

风姿听到凤飞惨叫，扭头看去，亦不禁亡魂皆冒。

T6 看到这残酷的场面，开心地咕咕怪笑，甚是诡异骇人。

密室内其它病毒容器受爆炸影响，相继连环发生爆炸，只见“狼烟四起”，迅速融合成一股狂猛绝伦的冲击力，对整个地下室产生一种毁灭性的破坏，有如千万磅当量的核于爆炸，冲击彼汹涌着向四下扩散。

无论是外星人还是地球人，均被这超强大的气势迫压得仿若炮弹般向后飞撞，昏然死去。

地下室瞬间变成一个废墟，现场余电袅果，簿烟综绕，庆幸的是由于满室积水，很快便湮息火种，使地下室免遭没顶之灾。

超钢化玻璃制成的实验柜，受强大的冲击波撞击，亦崩裂损毁，凤飞

躺在柜内，鼻口流血，叙眼紧闭，寂然不动，生死未卜 T6 凭着惊人的体能与生命力，很快便醒了过来，他慢慢坐起身，活动手臂，周身百骸仍已痛不止，他觉得莫名其妙，呆呆地想：“为何无故会发生爆炸？”“呀！”左肩膀一阵撕心的痛楚袭来，他扭头看去，不看还罢，一看不觉骇然叫出声来：“我……我的左臂呢？……”原来在强大的冲击波撞击下，T6 抽手不及，整条手臂被硬生生扯断，残肢仍死死扣住水管。

定下心来，愈发感到断臂疼痛钻心，一种羞耻的屈辱，令他怒火中烧，他咬牙切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右手抚着创处，绿血淋漓，蹒跚着向昏死的风姿走来。

身为 T 组织的绝顶杀手，对付一个女流之辈，竟弄得如此狼狈，T6 感到是极大的侮辱，他要发疯，他要残酷地进行报复。T6 走到仰卧在地的大飞号前，飞脚朝大飞号透明面罩一阵猛踢，嘴里咬牙切齿地骂道：“咕！臭婊子！……”只见大飞号内，风姿血流满面，神智迷惘全身电光缭绕……若非藏于坚固无比的大飞号内，怕已是暴毙当场！

昏死中的风姿受到剧震，慢慢地睁开眼睛，T6 一见，吃惊地道：“呀，她竟然没死？！”刹那间，受侮辱感强烈地涌上 T6 的心头，他发疯地击碎大飞号玻璃面罩，疾速扣住风姿的喉咙，丧心病狂地怒骂：“臭婊子，老子断臂之恨，就以你的贱命来偿还吧！”风姿频；临绝境，本能地祭起全身功力拼命抵抗。

T6 正要发劲，指骨竟纷纷破肉而出，脆化碎裂，皮肉层层剥落，触目惊心，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锁在风姿喉头的五指在风姿内力的冲击下应声爆碎。

T6 震惊了。

T6 亲眼目睹这异变，仍对眼前的巨变事实感到不可置信，呆立当场，仿如傻了一样，正在 T6 惊异之际，T6 身体又在瞬间长出大量毒疮，迅即溃烂，噗噗的浓血喷射，腥臭无比。

“呜咩！怎会这样的？怎会这样的呀？！”T6 骇然惊呼，惊诧莫名，吓得魂飞魄散，身体剧颤不止。

T6 身体摇动，腿部肌肉承受不住震撼，肌肉如豆渣般脱落，腿骨无筋肉围固，竟随颤势脱臼而出……T6 惊叫之下，扭动面部肌肉，纷纷应声分裂溶解，片片剥落。

腥臭血水不断流下，极度骇人，风姿惊骇地冷眼旁观，心内也觉诧异她疑惑地想：“他为何会产生异变？莫非是依波拉病毒所致？……想不到这咱毒害人类的魔鬼，反而救了我一命。”事实正如所斯。

原来外星人也会受到依波拉病毒感染，而且病发时间比地球人更短，只需三至五分钟，正因如此，所以外星人非常忌惮这种病毒，会派人定期进行监察。

他们凭着精良准确的仪器，能探测到病毒出现的地区，然后再派人前往该区安装核爆仪器，把整个地区全部摧毁，近年的天灾及智利的大地震，都是 T 组织的“杰作”因为这些地区均发现依波拉病毒发生，在未有找到能彻底抵制这种病毒的疫苗抗体前，这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T6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狙杀的目标，竟是全力研究这种病毒的医生，令人感到确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地下室一片死寂。

凤姿见 T6 了无声息、勉力爬出大飞号，上前一看，发现 T6 已经死去，凤姿首先想到密室实验柜内的凤飞，急跌跌撞撞地奔进，察看凤飞伤势。

经过仔细检查，凤姿舒了一长气，心里庆幸地想：“嘘，飞仔只是受到震荡，晕厥过去罢了，谢天谢地！”凤姿蓦地神情大变，忽然想到：“呀，我俩都感染了大量依波拉病毒，必须尽快根治……除实验室外，凤姿在医疗器械箱内亦存放着依波拉病毒的备用疫苗，以防万一，这些疫苗刚刚取得初步成果，还未向外界公布，凤姿姐弟成为首例临床试用者。

体内病毒被疫苗和白血球侵蚀吞噬，不断减少。

体内机能超负荷运作，容易疲倦，加上恶战刚结束，凤姿不由自主的沉沉睡去……忘记了赤龙的留言……翌日。

12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普照大地，天地清新明丽，清风徐来，一面红色巨幅标语被吹得猎猎作响，黑色大字格外醒目：欢送第十一届精英赛冠军前赴无限岛。

国防部专用停机坪。

一架巨型战机翘首待航。

机场边缘，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风格别致，直插云霄，机坪内，一条条机道平坦宽阔，指挥塔上天线林立，讯号灯光闪闪。

停机坪前台上，人影晃动。

赤龙前赴无限岛，赤阳夫妇及众官员前来送行，记者们争相采访，场面热烈。

赤龙踌躇满志，背手站在月台上，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一片闪光灯闪过，摄影机镜头对准赤龙。一个戴眼镜的矮胖记者首先发问：“赤龙先生，你能够有机会前往无限岛深造，有何感想？”赤龙面色凝重，沉思了一会，缓缓答道：“我很庆幸能得到这个荣誉，一定会好好珍惜，我希望自己日后学成归来，能替乐土国每个公民效力！”一片掌声响起，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记者们争相发问，赤龙对答如流，不知不觉到了起飞时间。

赤阳走到赤龙身边，手抚赤龙肩头，慈祥地看着儿子，催促说：“龙，是时候了，起程吧！”赤龙似是不觉，一脸焦急的神色盯着机场门口，似乎是在等什么人来。

赤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里焦急地想：“姿姿仍未出现……”可时间不等人，起飞时间马上就到了。

赤龙只好向送行的人们挥了挥手，然后与父母依依惜别。赤阳夫妇亲送儿子到专机前，作最后道别。

赤龙缓缓踏上舷梯，快要步入机舱时仍不死心，再度回首，向机场门口观望，然而，这次他彻底失望了。

赤龙痛苦地闭上眼睛，汗水点点滴滴，渗出额头，挂在脸上，各种滋味瞬间涌上心头。思愁、离苦、荣辱、无桑……思绪如麻，“斩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间”……起航铃响，赤龙眼噙泪水，怀着一颗伤碎的心，身体踉跄着走进座舱，顿时感到万念俱灰，觉得一切都陌生了，心中郁郁地想：“姿，你始终未原谅我……”其实，赤龙哪里会料到凤姿所遇到的灾难，死里逃生后，由于过度疲劳，此时正昏昏地睡在床上，无意中忘记了为他送行，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无意的伤害，天意的误会……但冥冥之中，仿佛天意难违……

第三十三章 钛身极限

“轧……”一股巨大的烟柱，从专机腹部喷出，强大的气流将战机轻轻地送上天空……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一切依旧是那么美丽，然而这一切对于赤龙来说却已失去了意义……战机缓缓升空，赤龙的一颗痴心，却失望沉落……赤龙虽愁绪万千，然而，仍强装欢颜地向众人挥手道别。

座位上的安全系统自动启动，按着乘客的体形作出最适当的保护。

可专机窗户的玻璃罩却被另一层金属所遮盖无法欣赏窗外的景色，因为这是防止前往国家机秘之一的无限岛的路线外泄。

红，茫茫水面，隐约露出一片模糊的陆地，一轮磁波，有规律地排列着，覆盖着整个岛屿，形成一层层严密的保护层，晚霞的红色反映在上面，令整个磁波保护层变为一片茫茫的紫色，迷迷蒙蒙，透出诡异神秘，海水碧蓝，波光荡漾，反光照在紫气的边缘，成为轮轮的金波，排列整齐，仿若悬浮空中的层层飞碟。这里就是赤龙此次前往的目的地。

无限宫航天控制室内，在无数荧光屏上，正紧张有序地接收各地发来的讯息，此时专机飞抵渴屿上空，机内人员的一举一动均显现在荧光屏上，工作人员密切注视着荧光屏，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

室内指挥塔上，由红邪子指挥，密切注视着荧光屏上的图像变化，战机一露面，红邪子立即向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开启电磁波系统，发出回收讯息，将专机引导回航。”控制员依言按动电脑键盘上的一系列按钮，向电脑输入程序，赤龙座前的仪器收到指令，立即启动自动导航系统。

仪器光幕上显示出控制员的影像，影像同时说道：“赤龙先生，欢迎你踏上前往无限岛的旅程，现在专机将会自动导航飞行，倒数计时马上开始，请你做好准备。五、四、三……”赤龙凝神注视，想着自己的心事。

专机升到百公尺的高空后，关闭升空引擎，自动导航系统确定航道后，启动机尾的超光速引擎，开始工作，专机尾部拖着长长的焰火，呼啸声中，专机飞离国防部专用机场上空，绝尘远去，转眼间已在天际化作一个小黑点，瞬间消失，速度之快匪夷所思。

前赴无限岛途中，赤龙缅怀起昔日情景，在精英少年学院时悲喜经历，艰苦锻炼……风姿，玄虎如形随影，嘻戏玩耍，其乐融融，终日不知愁是何物……后来在精英大赛上技压群雄，勇夺冠军，然玄虎身死，风姿伤情……一幕幕往事仿如昨日，历历在目，令赤龙感慨万千！

赤龙闭目沉思，心中想道：“如今，虽然我已成功走向目标……”赤龙由于连遭打击心力破碎，又是彻夜未眠，默想之中，不知不觉，竟昏睡入梦……恍惚间，风姿，玄虎正在前面飞奔……“姿，阿虎，你们不要离开我呀，姿，你听我说……”赤龙声嘶力竭地喊着，拼命地在后面追赶，但始终追赶不及，正焦急间，陡见奔跑中玄虎、风姿听见赤龙喊声，收住脚步，转过身来，用陌生的眼光冷冷地打量着赤龙。

赤龙气喘吁吁；内心狂跳不止，急急跑到风姿二人面前，欲拉风姿的手，摹见玄虎目光如剑射来，赤龙心里一阵惊悸，急急解释道：“阿虎，我不是故意的，我……”“无耻，算我看错了人，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全

不记起往日的情谊，竟用那种卑鄙的手段对付阿虎，我已看清了你的嘴脸，现在我已跟你毫不相干，你还缠着我们干什么，你……”不等赤龙解释，风姿早柳眉倒竖，打断赤龙的话头，怒不可遏地痛斥赤龙。

句句如剑锋利，直刺赤龙心窝，赤龙心里一阵难过，语无伦次，急忙辩解道：“不……姿……我……”赤龙正急忙辨白，欲挽留风姿，却不料背后有人轻按肩头，赤龙急回头一看“啊！”的惊叫出声。

眼前竟出现一个艳丽女郎，面如桃花，凤眉杏眼，一袭薄纱，对赤龙铭尔一笑，如天仙般飘然远去，衣衫飘动，翩若惊鸿。

女郎虽一袭轻纱，仍难掩其婀娜体态，玉臂晃动，隐约现出一怪状胎痔。

翩然离去的女郎蓦然回首，露出一双轻波流盼的碧蓝俏目，深邃迷高，令赤龙看得心旋摇荡赤龙努力睁眼细看，眼前却是一片漆黑，心中“啊！”地暗叫一声，不觉悠悠醒来，发现原来竟是南柯一梦……“奇怪，我怎会梦见这样的女子？而且……她眼神我仿佛感到很熟悉……”赤龙手拍着额头，努力回忆，梦境历历在目，梦中女郎轻波流盼的俏目始终在眼前晃动，似曾相识，可赤龙却始终迷惑不解，一想到梦中女郎的印像，心中不觉怪怪地想道：“……而且令我心头狂跳……良久未能平伏……”令赤龙更加惊诧莫名。

专机密封式外罩开启，打断赤龙沉思，才惊觉专机已经着陆，专机的减震系统的卓越性能令人惊叹！

赤龙从机舱向外望去，发现停机坪外已有人恭候迎接。

赤龙缓步走下舷梯，红邪子站在舷梯旁先做自我介绍，然后鼓掌表示欢迎道：“欢迎你的到来，赤龙少校我叫红邪子，是代表无限宫前来迎接你的！”步下专机，赤龙环目四顾，只见无限岛四周怪石嶙峋，仿若针状发射装置环岛林立，海水轻轻地拍打着礁石，激起朵朵雪白的浪花，令整个岛屿别有一番景致。岛内建筑林立，鳞次栉比，风格别致，高耸入云，建筑物顶端，天线装置密如蛛网，磁力极光闪烁烁。

赤龙不禁赞叹出声道：“啊！好宏伟的建筑物……”红邪子见赤龙不住惊叹，轻轻他说了一句道：“请随我来。”说罢，红邪子起身前行，赤龙跟随其后，红邪子边走边不无得意地对赤龙说：“岛内还有更多新颖的科技设施和建筑，一定会令你大开眼界！”红邪子带着赤龙走到一座密封门前，倏然停下，红邪子上前按动密码，密封门自动打开。

红邪子穿门而入，赤龙发现内里是条电动廊道，廊道两旁均是落地玻璃，透过玻璃，内里的研究室一览无余。

廊道左边是间满布尖端仪器的大型通讯室，里面安装有一座偌大的天文望远镜。

望远镜将拍摄到的影像，从室内大大小小的荧光屏幕显示出来。

从荧光屏幕上，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讯卫星及战略卫星。

室内工作人员凭借电脑进行分析，监察卫星运行轨道及飞行状况。

红邪子看见赤龙凝目观望，充满好奇，于是他向赤龙介绍说：“这是乐土国最完备的通讯及资料库，在这里可以打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资料。”红邪子说着又引赤龙走到通讯室对面廊道内的研究室旁，用手指了指，侃侃地对赤龙说道：“而这边是武器研究部！”赤龙顺红邪子手势向里看去，发现一名男子正把一块厚达半尺的钢板一拳击穿，钢板发出轰然爆响，赤龙来了兴

致，欲看个究竟，用商量的语气问红邪子：“请问可否稍作停留？”红邪子眼内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目光，嘴角挂着淡淡的冷笑，脾脱着赤龙，稍作思索，马上仰头朝廊道上方喊了声：“STOP、HERE！”电动廊道收到声控指示，立刻停下。

赤龙站在廊内静静观望，这时发现武器研究部室内其它工作人员，正协助那男子穿上一件奇异衣服。

POWER、UP……荧光屏幕显示，男子穿上奇异服装后，体内的热能及血液循环指标数据加速上升，体能指数暴增，男子再度出招，这次竟能把五块相叠的钢板打穿，威力骇人。

赤龙只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自赞叹：“啊，这件衣服竟有如此神奇的能量。”两人继续前行，途经一个校场，只见场内众多武士正在练功，只听劲气凄厉尖啸，拳脚密如风雨，刀枪剑戟如灵蛇游动，棍影迷离，吼声震天，赤龙举目细细观瞧，发现众多武士自然分成三组习练武功的，路数均有不同，一部分在练古武功，另一部分则练着新武学，最后一组则利用高科技装备辅助配合，能以电成盾，核成炮，属于攻守兼备的创新武学。

红邪子见赤龙看得入神，于是在旁介绍说：“这批人正钻研未来武学的发展课题，探索未来武学的发展方向。”“那威力如何？”赤龙听到红邪子的介绍后，不由兴致勃勃，于是追问道。

红邪子深藏不露，对赤龙发问避而不答，只是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赤龙说：“这个问题迟早你会有机会领教，到时便自有分晓！”红邪子说完，话锋一变，转入另一个话题，他别有用心地接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研究如何破解各种武功的方法，包括你的钛极身！”赤龙听到最后一句，大感意外，遂用疑虑的目光看着红邪子，然后，用傲然无羁的语气问道：“是吗？！”二人言谈之间，已抵达廊道尽头。

赤龙随红邪子步出门外，回想着红邪子刚才所言的话中之意，岂料脚下一空险失重心，继而发现四周尽是虚空一片，不由“啊？！”的一下惊叫出声来。

而红邪子身如灵猿，纵跳空中，赤龙凝目观看，隐约看到有块表面黝黑，下凸，红色半球状的物体悬浮空中，红邪子弹跳其上，回转身形，向赤龙扬手示意，口中笑着说：“哈哈，别紧张，这是一座模拟系统营造而成的空悬浮桥，这脚下的玄铁，都是靠磁场引力悬浮半空的，无论是天像及体物，均可以假乱真，你能有缘目睹，真是三生有幸！”赤龙闻言，拾级而下，仿如腾云驾雾，只见长空浩淼，穹穹四垂，天幕情冷，蓝如泼墨，凉风拂体，飘飘欲仙，脚下白云朵朵，仿如羊群，飘忽游动，烟霞缥缈，迷迷惧惧，纵目四顾，竟发现脚下还别有洞天。

“噢，那莫非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只见脚下群山起伏，山势巍峨，一条巨龙，盘卧峰上，九曲蜿蜒，蜿蜒起伏，不见首尾，风火烟台，箭垛更楼，历历在目，赤龙心里不觉心内惊异道。

赤龙奔跃在磁力悬浮桥上，居高临下，看到有许多著名古迹的缩影。

这边是埃及金字塔，塔呈等边四角锥形，气势宏伟，狮面人头雕像守护塔前。

那边还有秘鲁的那斯古鸟图，巨鸟丰翼阔尾，长椽鹤头，凤足舒展，振翅欲飞。

赤龙一边欣赏，心内一边赞叹不已，忽心生疑惑，不解地问红邪子道：

“这些全是天劫前的古代遗迹，莫非这里是古迹纪念馆？”红邪子见赤龙有此一问，不由晒笑道：“嘿，并非古迹那么简单，这些现在可以称得上是‘圣迹’了，因为它们均藏有不可解释的神秘能量！”“总统先生认为它们极可能是外星人所建造的，因此下令致力研究这七大古迹，你看，他们是一一一”红邪子说着，指着脚下的古迹对赤龙说：“那边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气势磅礴，仅凭古代人力和技术，在这崇山峻岭间，壁峰千仞的峰峦上能建造出如此庞大的工程，岂非易事？还有那座是印度的湿婆教圣庙，该圣庙建筑结构复杂，高耸入云，按说古代建筑较为简单，均为土木结构，但在这座金壁辉煌的神庙上却丝毫也找不到土木的影于，而且经常的放射佛光，令人个可思议，还有那幅秘鲁的那斯克鸟图，虽然线条简朴粗糙，但雕刻谨密，排列有序，从古至今经过无数科学鉴定，始终搜不出一人类雕琢的痕迹，均是大成，特别是乌头前的‘入’简号，更令人无法解释其含义。这座埃及金字塔，看似古朴，结构简单，但它长宽高数字相加，却等于现在的天文学里的一组数字，而且建塔石块，最小重量亦超过二千五百斤，就凭现代人力而言，人想移动，亦不可能，而现在竟这样排列有序，高及数十丈余，古代人岂可企及，更有奇处，此塔深处炎热沙漠腹地，而塔内却终年气温凉爽，内葬尸体，虽超过几千年，却不腐不烂，均成为干尸，曾有科学家入内考证，出得墓室后，尽皆莫名其妙地死去，这种种异象，令人费解，还有那座阿耳特弥斯女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巴比伦空中花园等，尽皆呈透古怪，藏有不可解释的神秘能量，若能解开这能量之迷，将会对我们的未来大有帮助，甚至可令当今科技跨进一大步！”红邪子说得滔滔不绝，语气时而平缓，时而高亢，时而惊异，令赤龙只听得心驰神往，亦惊亦乍，心里不仅深深沉思道：“圣迹内有能量？与外星人有关？若是真的，这种能量又有什么作用呢？”赤龙低唱叹腕，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行行复行行，赤龙二人已步出研究馆外，红邪子轻声对赤龙说：“龙少校，现在我们已参观完了集乐土国各种研究的最高成就。”“现在便带你去见主管！”说罢，红邪子引导赤龙走进另一条通道。

原来在研究馆后方另一建筑物，仅有一条通道与研究馆紧紧相连。

焚天总统密使团总部。

整幢堡群由左右两组呈“A”字型建筑对称组成，墙上刻有两组对称半环，半环中间有一墨圆，上有“U”形缺日，中间结合部由一幢长方形巨柱衔接，上雕烈焰升腾标志。

整个堡群造型奇特，建筑雄奇宏伟，保安系统精密，守备密不透风，就连绝世高手也都难以接近。

因为，总部内收藏着乐土国最高的国家机密资料……红邪子引导赤龙来到堡群大厦前，赤龙身处楼外，已隐隐觉出其肃杀神秘的气氛，无形中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焚天堡外，两旁配置有超激光炮，赤龙虽身为国防部少校，却也从没见过这种新式的武器。

赤龙看后甚觉奇怪，心内顿感大惑不解，忖道：“目前地球再无国家纷争，这时为何仍需配备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正思索间，焚天堡外的保安系统已对来人进行了扫描核对，身份确认，电脑确认无误后，堡前那条方形巨柱竟缓缓上升，开放入口，设计之巧妙，如鬼斧神工般，让人叹为观止。

赤龙仔细端详巨柱底部，心内啧啧称奇：“哗，这巨柱厚达五公尺，若

无开关启动，即使是武功再强的绝顶高手亦根本无法硬闯……赤龙正盯住巨柱出神，忽听红邪子在耳边轻轻他说：“龙少校，此乃机密之地，主管只接见你一人，请进去吧！”赤龙听罢，快步踏进堡内，巨柱缓缓合闭。初进堡内赤龙只觉四周漆黑一片，眼前视物不清，巨柱合上后更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如坠入黑暗的地狱之内。

赤龙正自诧异，蓦然“刷”地从堡顶上空陡地投射下一束强烈的毫光，赤龙瞳孔适应不及，忙举臂掩面遮挡，另一端同时射出一束光柱，一条人影随光柱飞驰而下，赤龙甩掉包囊，提气催引，立定守势，凝神戒备。

赤龙凝神注视，发觉来人与自己形同神似，原来竟是自己的模拟影像。

赤龙心中恍然大悟：“啊，这是电脑模拟立体电视影像！”只见立体影像启动钛极身，并配有声音报道威力数据：新武学资料库钛极身：共有七级，KG（公斤）：2.2磅。

第一级：——血钛极攻击力 800KG 抗击力 480KG 随着数据报告声音，赤龙模拟电视影像劲气骤提，身影晃动，悉数攻出钛极身第一级全套招式。

影像继续“表演”，抗击力约等于攻击力的 60%！

第二级：——绿钛极攻击力 1200KG 抗击力 720KG 第三级：——蓝钛极攻击力 1800KG 抗击力 1080KG 第四级：——紫钛极攻击力 2700KG 抗击力 1620KG 功力每升一级，攻击威力增强 50%，随着威力增强，钛极劲气呈现不同变化：先是血色劲气，继而转绿，转蓝，最后转为紫色，萧萧杀气启秋风夜雨变成狂风摧花，再转为万物萧条，最后变为天地肃杀，只见电视模拟影像中的赤龙先是面罩寒霜，继而雷霆震怒，倏忽天神临风，最后魔神降世。

电视模拟赤龙影像继续提升钛极劲力，声音倾着报道数据：第五级：——天极身攻击力：5400KG 抗击力：3200KG 赤龙一边紧张观望，大脑急速转动着，当电视模拟影像将钛极劲力提升到第五级时，赤龙心中不觉暗道：一个重量级拳师的拳力，也只不过仅有 300 公斤……呀，一旦晋升到第五级，威力有如涡轮，暴增 100%！”赤龙仍旧继续紧张观看……第六级：——地极身攻击力：10999KG 抗击力：6480KG 只见电视模拟影像如阴风卷地，只见霎时大昏地暗，鬼哭神位，沙暴滚滚，已石横飞，那场面只骇得赤龙心惊肉跳，两眼出神，心中呆呆地相。

“到了第六级，力度可超过一万公斤，已力足可以开山劈岭，无坚不摧，拥有如此骇世的力量，还不是天下第一？”然而还有更惊世骇俗的旷古烁古的最后一绝第七级——一人极身攻击力与抗击力无限，无数据人极身金光暴射，护体钛极氢气幻化数道剑影，如急风暴雨般四散激击，而影像中的模拟赤龙，周身肌肉奇异暴涨，化成密密块垒，毛发剑竖，面色狰狞，真个是天魔降世，威力已达到无法估计的境界……金光逼目，无法正视，赤龙以掌遮目，观看模拟影像，心里惊骇地想：“啊……第六级已是旷世骇俗，未想尚有最后的第七级，威力……”赤龙骇然张口，不敢再往下想。

虽然是影象表演，但那种惊天慑人的威势，强如真身，赤龙亦骇然后退，惊汗狂泻，心内恐惧地想道：“我……我的天！钛极身的最高境界，真令人不可思议……”赤龙心里想着，觉得人力难及，不知不觉中竟脱口喊道：“人……不可能练到钛极身的最高峰……”“有可能，只要你的脑域能开发到 75%！”赤龙话音未落，猛听到背后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回头惊望，只见漆黑的堡内忽地射出一束蓝色光柱，那光柱冷气逼人，仿佛，一汪凝固的

海水，泛着冷光，光柱底部寒光闪烁，烈焰沸腾。奇怪的是那火焰如幽幽鬼火，蓝光晶莹，光柱内慢慢降下一人，头部蓝色烈焰升腾，周身呈绿色，威风凛凛，面色冷凝，如飞鸿落地，悄然无声，目光如剑，直射赤龙，用“传声入密”的功法将声音一点点送到赤龙的耳朵里：“赤龙，欢迎你来无限岛！”赤龙神色一惊，大脑立刻反映出：“焚天邪神、！”对，来人正是焚天邪神！

只见焚天邪神头戴金属面罩，棱角分明，面罩露出邪神面部火眼，精气暴射，狮口微张，才齿锋利，泛着森森冷光，面罩眉上额中，嵌一红色旋钮，几道粗凸红线连接旋钮，呈扇形均匀散布，覆盖整个头部，延伸到脑后，脑后末端亦分别连有一个绿色旋钮，面颊两侧亦有两道宽有三公分的红带，从双眼眼尾爬出，斜斜延伸，连接颞边两颞，面具底部纶巾四垂，将邪神整个头部遮盖的密不透风，让人看不情他的“庐山真面”。

邪神立在当地，威气摄人，双目不断打量赤龙，稍停片刻，才又缓缓他说道：“新武学是以尖端科技加强人体的能量，而古武功则是人体内劲的提升，但新与古之间，讹强谁弱，都视脑域的开发而定，其实武功之道——不管今古，全源于外星生物。”邪神侃侃而谈，评述新古武功，各有千秋，最后盖棺定论，竟将武功来源引到外星生物这个结论上。然后，不等赤龙有所反应，又继续旁证博引，娓娓道来：“世界上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各有其震古烁今的武功，此四大古国的武功，又从何而来，说是外星人流传下来，不足为奇！例如达摩祖师。成吉思汗。大卫王。亚历山大帝等绝世奇人，就极有可能是外星人！”赤龙低头思索，心存疑问，不由开口问邪神道：“既然外星人有此远超地球人的力量，为何不统治地球？”邪神不假思索，泛泛而谈道：“千万年来，能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其实不多，而且亦有好坏之分，并不是每个外星人都喜欢侵略！”“外星人在地球住得久了，落地生根，亦开始同化。其实，地球人根本可能就是外星而来的移民！否则地球上有这么多人种，黄的，白的，黑的，大概是来自不同的星球，故此肤色亦有不同！”赤龙为邪神的渊博知识和大胆推论所折服，眉头紧蹙，内心沉思：“邪神这种论断，听来也有道理，每种人除了肤色不同之外。……连头发，眼珠，骨骼都有显著不同……”赤龙正在沉思，忽听邪神转变话题，语重心长他说道：“你能够成为精英赛冠军，就是国家将来的栋梁，无限岛会给你最佳的深造锻练，希望你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赤龙精神一振，问邪神道：“请问，我会接受什么样的训练？”“第五级——一天极身！”邪神斩钉截铁他说。

赤龙思虑良久，仍有疑问，于是继续问邪神道：“为什么前几届冠军，如脑侠肉先生、日月武士他们训练后，武功仍不似超绝高手？”“哼！”邪神轻蔑地哼了一声，鄙夷他说道：“这三个是畸形人！非正常人，其心必异，他们截劫囚车，杀死玄虎，就是最佳明证！”邪神愤愤说完，将语气转为平缓，接着说道：“幸好总统大人有先见之明，嘱我对他三人只传授普通武功。他们无缘进入‘超磁空域’修练，才会武功平平，否则武功暴升数级，便难以收拾！”赤龙听到邪神说话高深玄奥，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惊异地问：“超磁空域？！请问是什么地方？”邪神秘而不宣，只是模棱两可他说：“当你有资格进去修练时，我再详细告诉你。”邪神说完，语气一变，才将谈话转入正题，对赤龙说：“你贵为国防部长之子，我就给你优待，让你先发三招，看一看你的功力到底如何，动手吧！”赤龙闻听，心下一怔，继而，不由暗自想道：“考试？我也想见识见识，看你焚天邪神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那

么厉害！”赤龙心里虽然不服，但也不敢怠慢，逐运起钛缀身，催动钛极气劲，忽然周身一阵痛楚袭来，钛极身勉强只能提到第三级，心中不免沮丧，暗自讨道：“可惜我伤后只能启动第三级……”钛极劲气陡涨，形成钛级气团，赤龙同时使出“钛极伏龙锁”。“绞魔灭绝”两招出击，分攻邪神上中两路，劲气凛冽，直逼邪神，心中暗忖：“我两招同时出击，分攻上中二路，看你如何招架？！”邪神似乎洞悉赤龙来意，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冷冷地看着赤龙。巍然不动。

闪电间，赤龙攻到邪神面前……邪神看着赤龙近身，才阴笑着道：“哈哈，你这两招，难得倒我吗？”话音未落，左掌微张，弹起拇指，掌心顿时变得通红，极火喷激，微抬左臂，迎向赤龙，口中忿忿说道：“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邪神左掌上下翻飞，使出“极火以摧”招式，霎时掌身激射出雄奇浩瀚、汹涌澎湃的焚天极火，罩向赤龙，猛地摧向赤龙攻来的“钛极伏龙锁”、“绞魔灭绝”的钛极气团。

能熊极火迅既包围焚烧赤龙，赤龙陷身火海，炽热难当……赤龙灵机一动，狂呵一声：“声控！”“三节棍！”袖里藏棍，应声而出，旋即分成三节，棍间电光闪闪，光束如灵蛇蜿蜒游动，连接棍身，赤龙双臂一震，使出盘龙棍法绝式“盘龙铁塔”，霎时间三节棍疾幻出万千棍影，以自身为轴心，形成强大漩涡，棍影点点，棍风棘棘，随棍而出的钛极劲，如铁塔样护卫赤龙，只把焚天邪神攻来的极火迫退两公尺外。

邪神见赤龙能出奇式破解自己的极火攻劲，不由自主地赞道：“好小子，你能挡得住本神的‘焚天第一摧’，确是比以往的那些草包强！”邪神说罢，话锋一转，又以自信的语气说但：“不过，但在本神手下一样要败！”“败”字出口，力如千钧，随着话音，邪神陡然改掌为爪，变式“极火神爪”五指箕张，极火劲力灌注，五指顿时变得乌黑透亮，肌肉凸凹暴露，五指坚挺如钢，疾如闪电，猛地一探，抓向赤龙棍身，电光石火间，已牢牢抓住赤龙摧来万千幻影中的棍身，分毫不差，快疾准确无比。

“哈哈，小子，你这式的棍法虽然花巧，但在本神眼中，只不过还是小孩子的玩竟而已。”邪神哈哈大笑，讥讽赤龙，说罢暴喝一声：“弃棍吧！”

右臂猛力回收，欲夺赤龙三节棍。

赤龙“啊！”的惊叫，没料到邪神出手如此快捷，爪法奇准，棍身一紧，赤龙急双手牢牢握住回拉，与邪神角力，心想：“这棍是妈妈送给我的超科技特异金属所制，绝不能放弃！”奇棍虽然是钛金属所制，奇坚无匹，不能烧毁，但邪神掌中的极火从棍身猛袭而至，这极度灼热，令赤龙手上的钛极劲也被震脱……三节棍脱手而飞。

而邪神乘胜猛追，在右手夺棍同时，左掌疾急出手，击向赤龙被震而开的胸部。

赤龙双手的痛，在棍飞惊愕之际，不料邪神左掌已然攻至，掌法快捷，迅雷不及掩耳，已避无可避，想动劲硬挡，可事已太迟……“蓬”的一声闷响，邪神攻来的“焚天极火掌”已正印在赤龙前胸，令他仿如断线风筝，向后疾飞……邪神仰天长笑，挖苦道：“小子，你虽比那些草包强，但是在本神手下还是不堪两击！”笑声未落，邪神提起右掌，照准赤龙飞退的身体，“魔火焚身”虚空推出。

倒退的赤龙急催运钛极劲气，欲稳住身形，然而肺腑的疼痛撕心，体内劲气点点外泄，心中不禁惊惧，忖道：“啊，这是什么武学，只此一击，

就让我.....痛的撕心裂肺.....无法制止内劲外泄.....惨.....正慌乱间，邪神攻来的“魔火焚身”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又避无可避，火掌劲气透胸而过，钛极身甲遇气劲，登时碎裂，体内气劲亦汹涌泄出.....“呜——哇——”赤龙日喷热血，飞退丈余，身体如巨柱倒地，头重重地撞在地上，眼前一黑，顿时失去知觉.....恍惚中，一个妙龄女郎远远地御风而来.....女郎秀发披肩，轻纱掩面，体态婀娜，身着透明薄翼，衣袂飘飘，一对酥乳，点头微颤，纹胸难掩其秀，裤窄少遮丰臀，未能挡住外泄春光、肌肤细腻，滑如膏脂，秀色可餐.....女郎渐渐走近，香气袭人，黛目含春，秋波流转.....目光如绳，抛向赤龙.....似曾相似，赤龙忽然记起曾梦见的蓝眼女郎，又再次出现.....一种奇异感觉，令赤龙心脏狂跳，口渴难忍，不知不觉向女郎移近.....突然，女郎俏脸裂开，一蓬浓密的黑发，一张熟悉的男子面孔从裂开的脊脸中挤出，浓眉虎目，逼视赤龙.....女郎整个身体瞬间爆裂，熟悉的男子从女郎身体中冲出，虎虎风声，双目含威，扑向赤龙。

赤龙努力回忆，冲破女郎影象的人，面目酷肖.....“玄虎！”赤龙大叫一声，睁眼四顾，四周寂静，了无人声，原来又是南柯一梦.....自己只身躺在床上，然而，赤龙仍心跳不止，他惊疑地想：“啊呀，这次虽然是在梦中，可这次心脏却跳得更厉害，梦境令我心灵感到极大震撼.....”赤龙努力平定自己心情，然而狂跳之心，持续良久才慢慢平息下来，赤龙觉得不可思议，不由奇怪地想：“我心跳良久，方能恢复正常.....这怪梦两度在我脑海中出现，对我会有什么启示呢？”赤龙敲击胸膛，努力思索，不料胸部中了极火掌之处，仍隐隐作痛.....后脑也感到痛楚，赤龙心里嘀咕：“可后脑隐隐作痛，莫非是中掌后跌伤的，.....我昏睡了多久呢？待我查看伤势和功力。”赤龙想到这里，急启动钛极身，运功自查，功运周身，心想：“看来伤势不重.....但功力只能运用到第二极钛极身。”赤龙感到一阵沮丧，他坐在床边，用拳糙打着床面，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刚刚踏上无限岛，尚未受训，邪神却先令我内脏受伤，他到底弄什么玄机呢？真不明白！”“赤龙，希望你能完成玄虎的遗愿.....”赤龙百无聊赖，孤独沮丧中，又想起风姿，想到玄虎、玄博士，风姿临走前的委托又响在耳边.....心念一动，他凝目思索：“我无事只是在房间里发呆，真是无聊，趁此机会，我何不出去走走，找寻玄博士到底在什么地方，以完成风姿的嘱托.....”事不宜迟，赤龙打定主意，起身走身到门边，将手掌按向门边电脑锁匙，房门是经过电脑锁匙辨认掌纹后，而自动开启的。

赤龙走出房间，穿行在廊道内，他游目四顾，心里暗忖：“这里像是酒店客房，看来是招待宾客的区域！”蓦然，赤龙的心脏又狂跳不已，大汗淋漓，无形中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神奇力量在牵引，赤龙心内大惊，心念转动：“啊呀，我心脏突然又狂跳起来.....”“噗！噗！噗！”心脏越跳越急，在寂静的廊道里跳的能听得见声音，赤龙心中暗想：“这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赤龙心内紧张思考，无形的迫力引导赤龙将身体转向廊道的另一边，心脏“噗！噗！”声越来越急，赤龙心中油然而生一个念头：“引发心跳的迫力，来自走廊的另一端.....赤龙被无形的迫力牵引向楼道的另一端走去，越往前走，心跳频率越强烈，仿佛欲脱口而出，赤龙心慌意乱，百爪挠心，冷汗横溢，心中慌乱地想：“心跳越来越加剧，真是难受极了，是什么原因.....令我如此.....”赤龙被牵引走到一扇门边，心里隐约觉得：“迫力是从这房里传来的，里面住得是什么人？”好奇心驱使赤龙欲上前看个究竟，他走到门

前，正欲举手……“轧！”房门轻响，突然自动开启，赤龙眼前一亮，面前出现一位劲装女郎，四目相对，两人均感愕然。

赤龙惊疑“啊！”地叫出声来，脑内灵光闪动，赤龙不由诧异。

第三十四章 奇异基因

“吱吱……”一只白鼠竖起耳朵，两眼血红，睁着恐惧的眼睛，细细打量着这陌生的环境，显得焦躁不安，它不断地四处乱窜，吱吱叫着，寻找着突破口。

上只机械臂，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泛着冷光，四爪撑开，静待指令，四爪前端锋利的钢爪寒光闪闪，坚挺的劲势有如鹰爪，罩在白鼠头上，白鼠惊恐地眼欲鼓出，惊惧的观望，尖嘴陡张，露出锋利的牙齿，伺机自卫。

机械臂陡地袭出，四根钢爪霎时扣牢白鼠，另一只机械臂倏然伸长，给控牢的白鼠同时进行注射，白鼠利齿森森，扭头左右乱咬，然而无计可施，只有“吱吱吱吱……”绝望地尖叫着，注射器内的药液瞬间悉数推进白鼠的体内。边，细心观察白鼠对药物的反应变化。陡地，只见白鼠身形暴涨，臃肿的仿若猪仔，双目发出狰狞红光，形状疯狂，“吱吱吱吱……”仰头尖叫，口中液体四溅，象一只无头的苍蝇，胡乱地横冲直撞，在白鼠强烈的撞击下，超钢化玻璃竟然出现裂痕，四名科学家睁大眼睛，骇然观望。

发疯的白鼠仿佛丝毫感觉不出撞击的痛楚，正要飞身再撞时，“咯……咯……”声响，白鼠身体倏地暴破。

这奇异的场面令在场的四名权威博士面面相觑，一脸沮丧，一名留有平头年龄约五十岁的中年博士无可奈何他说：“唉，失败了……”另一名长着浓密的黑发、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科学家很觉惋惜：“太可惜了，只能维持 20 秒……”实验失败，四名科学家毫不气馁，他们马上找来一只猴子接着实验。

机械臂将药液注射进猴子的体内，并用激光束缚锁猴子……四名科学家面色凝重，在另一边的控制室静观其变。

猴子迅速作出反应，双眼瞬时布满红色网状血色，面目剧烈抽搐变形，狰狞可怖，狂躁不安，声嘶力竭“叽叽……叽……”声声凄厉，哀惋悲啼，在超钢化玻璃箱内来回游走……四名科学家看得心乱如麻，目瞪口呆。

忽然，猴于全身毛发根根直立，脸边长须条条竖起，十指箕张，仿如人立，张牙舞爪，口里发出断续而沙哑的嘶叫。

“胡……”猴于看见隔壁的科学家，发出产声怪叫，登时目露凶光，继而不停地击撞拍打玻璃，狂态毕露。

“不妙，快召警卫前来戒备！”一满头自发的老年科学家看到情况不妙，急忙对年轻科学家吩咐道：“BBBBBBBB——”霎时警铃大作，突如其来的警铃声，令猴子更加暴躁不安，“叽叽叭叭……”狂叫不已，听到铃声，数名警卫冲进实验室，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乒……砰……”脆响声中，超钢化玻璃顿时承受不住猴子的撞击，纷纷爆碎，猴于怪叫着猛然破窗而出，扑进屋内，威势摄人，众科学家被惊得

“哇哇”大叫，纷纷闪避，众警卫始料不及，惊慌失措。

岂料扑至中途，猴子浑身突地失控抽搐，“咔……裂……”一声闷响，刹那间爆体而亡，血肉四溅，洒得众人满身血污，情景惊心动魄……“哼，只维持了28秒？”邪神双目精光爆射，面呈温色，威然端坐在座椅上，冷冷的目光在四名科学家身上扫来扫去，看得四名科学家一阵心惊肉跳。

原来刚才一切实验过程，全是实验的摄像记录，邪神看完四名科学家屡试屡败的试验摄影，心内十分不满，正在责问众学家。

邪神越想越气，抬起右臂，指着站在面前慌得不知所措的科学家们，冷冷地问：“你们多次把外星人的（DBA 遗传基因），注射到动物体内，可众多实验结果，最多也只能维持28秒，有何解释？”邪神厉声质问，四人吓得心胆俱裂，魂飞魄散。

稍倾，一位秃顶。鼻上架着眼镜，蓄有山羊胡须的老年科学家，颤颤惊惊地向邪神说出自己看法：“主管，我认为是外星人的（DNA 遗传基因）太强，令地球生物的体质不能负荷……”另外那位满头自发的老年科学家急忙抢过话头，比划着补充说道：“或是排斥关系，产生异体……”“放屁！”邪神气得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咆哮道：“你们只懂狡辩，全给我滚！”四人忙不迭地退出门，如获大赦，暗自庆幸捡回一命。

邪神斥退科学家，觉得仍难平息心中怒气，盯着四人走出的背影，直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全是饭桶，四个人加起来的智慧也不及玄博士的十分之一！”侍立在对面的红邪子看到邪神狂怒暴跳，气的满腹怒火，急急献策道：“主管，这项合并人计划若由玄博士负责攻关，我想他肯定不负所望，定会大有进展！”邪神一听，深感意外，轻轻的“唔！”了一声，注视着红邪子，静听下文。

红邪子话说一半，马上打住，看到邪神专注目光，沉思了一会，用充满忧虑的语气偕恨地说道：“但他性格顽固，定不肯协力研究，可恨！”邪神双手交握，抱于胸前，臂肘顶在座椅扶手上，耐心地听完红邪子的叙说，眼睛狡黠的眨着，一脸自负的样子，用疑问的语气说：“嘿，我看未尝没有办法！”而此时，在一间宽敞整洁的囚室内，一台超大屏幕的彩电正在播放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电视屏幕上比赛的双方正展开混战……甲队一名中锋控制球势，猛地铲脚，将足球踢向乙对门前，乙对边锋回救，这时后卫冲上，接过险球，飞起一脚，球在空中画着弧线又飞回甲队中场。

玄博士坐在床头，正密切注视球场变化……玄博士连鬓胡须，虽然花白，但长得又浓又密，满头银发，梳理整齐，拢向脑后，用一条丝带束住，形成一条马尾辫卷曲着拖在脑后，前额宽阔饱满，几道深锁的额纹如蚯蚓一样爬满额头，剑眉耸立，浓密微重，鼻梁高挺，准头如鹰，方方的阔脸，如刻沧桑岁月，目光深沉，充满智慧，虽成为阶下囚，仍难掩其睿智聪达的锋芒。

玄博士肚带麻醉肚锁，电光束仿如灵蛇，在麻醉脏锁里游动，原来麻醉肚锁内藏麻醉药电针，由微波控制，可令犯人瞬间1/4秒内昏迷。

此刻，玄博士面色凝重，默默无语，坐在囚室床头上，睿智的目光盯住电视……囚室设备齐全，与一般豪华居室无异，看来玄博士虽然遭受囚禁，但仍得到甚佳的待遇。

莹屏内播放的节目突然中断，信号一片混乱，发出一阵“哗哗”的盲音。

玄博士正被球场比赛所吸引，电视内的信号突然中断，不觉一怔，惊疑地“哦？！”了一声。

玄博士正欲下床调整电视节目，电视画面转瞬恢复正常，然而却并非原来的体育节目，画面出现一个奇怪的插播——合并人计划。

玄博士心地一震，专注地看下去。

SAMERA.TOP200TSTF11ES 电视画面竟转播了虎脚合并人的试验情况及数据……继而播出被植入松树 DNA（遗传基因）的畸形老翁状况及 DNA 排列数据。

原来这些都是天人会的合并人研究成果。

片刻，画面再度中断，恢复原来的体育节目。

玄博士正看得心痒，调动起他的研究神经，节目又突然中断，恢复到体育节目，玄博士大感没趣，直急得汗水溢了出来，心急火燎地跃下床，扑到电视前，不断转台搜寻，希望找回刚才的频道。

玄博士调了好一会，毫无结果，直急得拍打电视莹屏。

玄博士此番举动，通过监控系统已被监视的一清二楚。

此时，焚天邪神与红邪子正站在监控莹屏前密切观察玄博士的反应，当看到玄博士仿若百爪挠心的神色，不断转台寻找频道的举动，焚天邪神与红邪子不由地会心微笑。

电视频道经过一番骚扰后，画面上突然播出一大堆方程式。

玄博士终于静下心来，两眼紧盯着电视，面色欣喜，长长地嘘了一日气，心里激动地想到：“嘘，终于找到了！”继而，电视画面布满一组组英文字母和数字，玄博士逐行阅读，心内思索着，默默地想道：“呜，这些是 DNA（遗传基因）的排列的方程式。”电视上的排列程式不断跳动变化着，玄博士看得津津有味，异常入神。

电视画面倏忽一变，播放了猴子被注射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过程。

玄博士变得神色凝重，皱眉摇头，看完实验结果，玄博士也大为愕然。

电视画面再次告一段落，体育节目也已经转播完毕，电视屏幕出现一片空白，沙沙地响着盲音，玄博士凝神沉思，沉浸在对合并人计划的画面和数据的回忆里，心里进而觉得事出偶然，但决不寻常，玄博士搜索枯肠，想从中找出答案。

心念转动，玄博士眼睛一亮，终于明白，看出邪神的险恶用心：“哼，他们是故意放出这些片断作饵！引我上钩，我倒要好好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是卖得什么药？！”正在玄博士若有所思之际，房门竟然自动开启。

“玄博士，主管想接见你，请随我们来！”两名警卫全付武装，走进屋来，对玄博士说。

玄博士面露冷笑，看着两名警卫心里轻蔑地想：“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狐狸终于露出尾巴来了！”玄博士别无选择，再加上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只好合作，但面色冷俊，昂然前往。

玄博士目光深逐，不断打量沿途景物，原来玄博士来到此处是在昏迷中被送进回室，尔后又被警卫严密监视，不得走出囚房半步，这次踏出回室，自然是留心四周景物。

玄博士在两名警卫“前呼后拥”下，步入一幢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前，警卫按动门边密码锁，大门自动打开，玄博士与两名警卫走进一座电梯内，大门自动闭合，玄博士仔细观察，发现整幢建筑保安系统非常严密，心内思

付道：“这里保安严密，重门深锁，连苍蝇也飞不掉！看来，人在里面，想要脱身，插翅难飞。”电梯也不知上了多少层，玄博士三人来到另一密室外，门前警卫上前接迎，开启密室钢门，将玄博士引进密室屋内，边走边对玄博士说：“主管很快便到，请先到这里边稍等！”警卫说完，将玄博士一人留在屋内，与其它两名警卫一齐退出密室。

密室内光线昏暗，玄博士陡入房间，眼睛不能马上适应，他望着空寂无声的密室，心内觉得疑惑：“这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密室天花灯上骤然亮起，一条条光柱将密室照得亮如白昼，玄博士环目四顾，不由的“啊！”的惊叫一声。

玄博士发现，原来这里是间设备齐全，仪器一流的巨型试验室，室内研究的标本零零总总，研究的生物小至昆虫、青蛙，大至猩猩、美洲虎，各类品种应有尽有，超大莹屏上更显示出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程式及各种“和并人”研究数据。

玄博士稍加思索，马上明白邪神用心，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嘿，想利用我来替你们解决问题吗？”玄博士心内沉重，背手踱在屋内，不断喷着粗重的气息，极力压制自己的好奇心。

“外星人。自鼠”DNA合并方程式。

“外星人，猴子”DNA合并方程式。

但莹屏上的方程式，像有魔力般吸引住玄博士。

玄博士注目观看，发现合并方程式中有许多漏洞，他想到电视上的实验结果，心内不由默默想到：“从这些程式运算过程来看，他们使程式出现了很多误差，用这样的程式指导实验，当然不会成功。”玄博士由这些程式想到方程式的设计者，心中鄙夷地想：“这些设计者，都是脓包，没有一点科学思维，才会设计出如此糟糕的程式。”玄博士冷眼旁观，各种程式设计皆不如意，好奇心起，手痒难耐，不由得跃跃欲试，心中打着自己的主意：“这座实验室宽敞舒适，仪器精密完备，应有尽有，比我那间小小囚室好上十倍……不如我现在来一个合理的利用……就算我研究出正确的程式，但只留在我脑中，就不会被邪神利用……”玄博士想罢，见邪神仍未到来，也不作细想，坐到计算机键盘前，按动琴键，飞速运算起来，心中佩服合并计划的构思宏大，内心激动，思绪飞扬，想到很远：“外星人DNA与地球生物合并，确是个好构思，若能成功，肯定是科学界上的宏举！”“若与地球人合并……混合双方的优点，会否是优秀的新人种呢？……”玄博士思绪在科技领域激荡飞扬，双手不停敲击键盘，心无旁骛，未曾料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尽入毅中……一双狡黠的眼睛，得意地笑着……一个人工在得意地笑着……这笑的人就是——焚天邪神。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焚天笑的特别开心……“主管神机妙算，玄老头果然手痒了……”红邪子看着莹屏上玄博士运指如飞，在电脑上设计合并方程式，对邪神妙计由衷赞叹！

“呵呵，这世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哈哈……”邪神坐在监控室莹屏前的座椅上，得意非凡，开怀大笑……邪神对玄博士既折服又惋惜，不由叹道：“玄博士的聪明才智，超人何止数倍？但却不肯归顺总统，可惜啊……可惜……”想到玄博士聪明误己不识识务，落得如此地步，邪神不由仰天长叹，深为惋惜说。

“主管，总统先生三日前传来电子邮件，尚有五分钟就会取消……”红

邪子见邪神为玄博士十分伤神，忙指着电脑莹屏打断邪神的思绪，提醒邪神说。

“让他取消吧！”邪神寂然不动，无动于衷，淡淡地回答。

“主管”红邪子见邪神神色抑郁，心不在焉，就进一步提醒说：“你只开启了合并人程式，立刻交给科学家去研究……”红邪子对邪神的行为大感不解，于是迟疑地问：“但第二项的反控制晶片程式，却一直不开启……为什么呢？”邪神见红邪子迷惑不解，对自己的心腹，邪神是相当了解和信任的，他不假思索，向红邪子道了玄机：“既然我忠心效命于总统，就不应知道这程式！总统知道我没有开启这东西，他会更安心，对我更信任！”果然姜是老的辣，邪神点破心机，红邪子内心佩服的简直是五体投地。

邪神二人正在推心置腹时，“DODO……，DODO……”旁边的警报系统忽然警铃大作，电视莹屏显示出“保安紧急报告”字样，红邪子一看惊讶他说：“呀，保安部有急情报告！”说罢，红邪子急忙接通监控系统，电视莹屏上显出了一名警卫慌急的脸，致礼向邪神报告说：“报告主管，赤龙醒来了，他去蓝天使门外，两人会面……”邪神听到报告，心内二惊，暗暗骂道：“好小子，他应该昏迷五天，但他三天就醒了，看来以后对他体能更要留心了……”想到这里，邪神急忙对电脑莹屏发出指令道：“（声控）画面转去VIP区！”“哼，你终于来了！”赤龙听到蓝天使对自己恨恨他说了声，心里不觉一怔，心中惊异地想：“呀，我和她素未谋面，但她像是很怨恨我？”赤龙心里疑惑，呆立门前，细细打量蓝天使，似曾相识……只见蓝天使柳眉弯弯，深入鬓发：凤目眨闪，如一潭秋水，晶莹碧透，深不可测，飞转流盼，含情脉脉，撩人魂魄；目光幽怨，威中含怜；鹅面似玉，细腻如脂，粉若桃花，鼻如消竹，准头高挺：口若樱桃，含丹红润，微微带怒，耳肖满月，楚楚可怜，颈似水葱，暗香四溢，额前刘海，亮丽如瀑；秀发袅袅，一泻千丈：双乳含羞，驾头乱颤，薄纱如雾，难藏香酥，窈窕蜂腰，润可及手；玉殿圆浑，幽春暗露，掩不住的红杏，折不尽的风柳；腿似藕腔，婷婷临风，足如金莲，娇羞不胜；指如葱根，柔润似夷，赤龙看罢，不觉心施摇荡，心猿意马，目光呆滞，挪不动半步。

蓝天使见赤龙惜惜懂懂，不声不语，心中怨气早消了一半，含情秋水，望向赤龙，亦默默无语。

忽然蓝天使一言不发，扭头深情地看了赤龙一眼，走进房内，赤龙犹豫不决，心想：“看她那眼神，似乎想让我进她房间，但……贸然进入女孩子房间，似乎又很冒昧……”赤龙心内矛盾，但双脚却不听使唤，仿佛有一种无形力量牵引，不由自主地踏入蓝天使房间。

一种莫名的强烈亲切感，令赤龙跟在蓝天使身后亦步亦趋，在赤龙跨进房间后，门“轧！”的一声自然关闭。

赤龙一边挪动脚步，一边猜疑地想：“我的心仍跳的很厉害，肯定是受她影响……”走到床边，蓝天使忽然停步不动，侧对着赤龙，似乎有无限的幽怨，赤龙一见，于心不忍，于是上前，欲言又止他说：“蓝小姐，我……”所到赤龙声音，蓝天使身子微微一震，她慢慢地转身，默默无语，面对赤龙。

赤龙发现蓝天使的明眸眼神，霎时变得柔情似水……四目相对，水乳交融，“此时无声胜有声”双方心灵霎间互通，一个是“大旱盼云霓”，一个是“花雷待春风”，浓情蜜意得胜干言万语……，彼此感受像久别重逢的

挚爱情侣，如磁相吸……，双方不由的互相走近，赤龙很自然地揽住蓝天使的蜂腰，轻轻地摩挲着，蓝天使肌肤润玉，五指圆滑有弹性，蓝天使酥香柔荑的手自然地抚上赤龙虎背，柔柔地烙贴着，赤龙肌肤光滑如水，肌肉厚重，伟岸坚挺，两人如饥似渴，如胶似漆，浑然物外，沉醉在柔情密意里……两张渴望的嘴慢慢靠近，赤龙很自然地轻印朱唇，直觉得香酥柔软，温润如密，赤龙细细尝尝，柔柔蠕动，继而深深热吻，撩动香舌，如蜂采蜜，似蝶采粉，霎时一道甘泉流进心底，赤龙双手仿如灵蛇，游遍蓝天使的温馨缎背，游进蓝天使的绵腹香胸，绕上蓝天使的脂凝酥乳，抚摸着，揉捏着，把玩着，品味着，说不尽的感觉，像阳光和煦，照着游了，如春风指面，温著惬意，朦朦胧胧，似月光洒向花间情侣，千种风种，万般柔意，说不清道不明……

“樱……”蓝天使呼吸急促，轻轻呻吟，浑身酥软，全身紧紧贴向赤龙，让赤龙紧紧搂抱……陶醉在滴温馨甜蜜乡，赤龙轻轻抱起蓝天使，放到床上，蓝天使双手拢紧赤龙的脖子，引向自己的怀内，赤龙如虬龙布雨，猛虎出山，压向蓝天使柔腻香酥的身体，本能地蠕动揉压，蓝天使软臂如蛇，紧紧缠上自己的玉体，赤龙陡上蓝天使温馨香浓的身躯，心里产生一种别样感觉，象云在天上飘，绵软仿若无物，如鱼在水里游，优哉而惬意，仿若蒙蒙小雨，落在花上，滑滑而滋润……赤龙游臂顺体下滑，如泥鳅般，滑到蓝天使下部春宫，如蛇在草中游动，摇头摆尾，舌信吞吐，又似金龙在天，腾云驾雾，行风布雨，张牙舞爪，朦胧见首不见尾，畅意舒展，随意嬉戏，恰如游鱼在水，穿行在飘忽的水草间，石隙里，惬意游荡，优哉悠哉，飘泊游子，穷困潦倒，忽见琼浆甘酪，狂饮大嚼，湖水碧兰，幽深难测，一石投入，顿起波波涟漪，手抚膏脂，润腻可人，丝丝雨露，滋润温馨。

赤龙热血沸腾，筋脉赏张，玉柱勃起，坚挺如剑，长虹飞空，贯穿天地，仗剑行吟，行路漫漫，蓝天使春宫开张，风情尽放，龙口吞吐，遍洒甘琼，春风吹眠，春水荡漾，绿草破土，渴望雨露……两人热情澎湃，情欲高涨……很快进入冲动，很需要交欢的境界，蓝天使兴奋的“唔……唔……唔……”擅抖呻吟，赤龙一边狂吻，一边如手剥春笋，急急脱去蓝天使层层裹体轻纱，玉柱突突跳着，急不可待地寻找发泄口……快要灵恣一致之际，赤龙脑海陡地出现凤姿的俏脸，情欲顿时如黄河之水，一落千丈。

赤龙蓦地惊觉，看着身下情意缠绵，晶莹剔透的蓝天使，不觉大窘，呐呐他说：“啊……对不起……”“嗯！”蓝天使百样妩媚，千种风情，正欲承接雨露之际，仿若被兜头泼了一盆冰水，顿时觉得得大煞风景，嘴里不由的轻轻一声，本来柔情万种，热情如火的眼神，立刻变得极为愤怒。

蓝天使好事被搅，脑羞成怒，立刻反脸成仇，趁赤龙呆怔的刹那间，拳聚千钧之力，一招“天使临世”，突然轰向赤龙胸部，拳势奇猛，强劲凌厉，赤龙猝不及防，料不到蓝天使会突然发难，来不及运功护身，惨被轰得像出膛的炮弹，挟带风声狂撞天花顶……“呜——”赤龙痛得魂魄离散，立受内伤，急按掣启动钛极身第二级，不待赤龙蓄势防备，蓝天使接住赤龙落式，“咤！”怒喝声中飞腿踢出“天使度魂”，日中疾喝：“深仇大恨，厉腿出击！”这一脚劲势更烈，挟带 1500 公斤冲击力，如狂风扫荡山谷，堪堪击中赤龙头部，竟把赤龙催运起的钛极身第二级护体钛极甲化氢气踢得爆碎，蓝天使鲤鱼打挺，飞身落地。

柔情万种，突变为凶恶狠毒，赤龙吃了蓝天使两记猛击，浑身骨骼仿若散架一般，再也无力凝聚钛极气劲。

身体如泰山崩摧，重重跌落地在，“唔……”的痛苦惨叫。

说时迟，那时快，蓝天使见赤龙落地的刹那间，不等赤龙反应，已急扑而至，左手擒拿赤龙右臂，右手扣锁赤龙咽喉，右膝抵住赤龙左臂，左膝压向赤龙胸部，像相扑运动员般将赤龙牢牢制服于地，赤龙双臂和胸曰，如遭二吨巨压，无法动弹，当然更无法启动钛极身。

由于蓝天使袭击来得太突然，加上蓝天使武功本比赤龙高，所以赤龙惨的一败涂地，赤龙心念电转，暗暗道：“她两招令我无还手之力，可想而知她的武学已高不可测……”赤龙正在胡思乱想间，忽听耳边响起一声惊雷，蓝天使眼中欲火狂喷，似欲将赤龙烧溶，疾言厉色，急切喝问赤龙：“你还爱不爱我？！”蓝天使突然发问，令赤龙傻了……，赤龙心中惊疑地想：“爱她？初次见面，何出此问？……发神经……”蓝天使见赤龙呆楞惶恐，眼神迷茫，似欲赖帐的样子，不由怒火中烧，右手向赤龙喉头用力勒紧，赤龙几欲窒息，瞳孔大张，双目发直，喉头发发出痛苦的“咕——咕——”声，心中绝望地想：“你勒到我喉咙快要碎裂，痛得有口难言……，心想……就这死去……真令我好恨，好不值呀……”赤龙忽觉得蓝大使勒在自己喉头的手劲倏减，慢慢松弛，紧后惊慌抽开，赤龙仰目细看，陡见蓝大使近乎疯狂极怒的双目，渐现出凄然的神色，继而泛出泪光。

已经窒息的赤龙喉咙一松，急忙大口吸气，嘴里发出阵阵急促的声音：“噯……噯……噯……”呼吸急促，吸取断缺的氧份。

此时蓝天使已立身而起，站在赤龙身边，目光复杂，注视着赤龙，而赤龙死里逃生，又惊又气，又莫名其妙……微微坐起，口中呼着长气……

“唉……这也怪不得你……因为……”蓝大使无限幽怨，欲言又止，似有隐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赤龙慢慢爬起身子，看着蓝天使婀娜身姿，亭亭玉立，心情复杂，呆呆地想：“她喜怒无常，现在又变得惆怅无奈，这种女人，太恐怖了……”蓝天使愁思百解，郁郁寡欢，一言不发地走到门边。

迟疑着按动枢钮，门缓缓开启，稍一停顿，用冷冷的语气对赤龙说：“现在，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快滚！”蓝天使说完，一脸凄楚，闪身站门前，赤龙微低着头，面情复杂，快步走向门口，在临出门的刹那间，猛地站住身，似有所悟，他扭过头，用复杂着眼神看着楚楚可怜的蓝天使，缓缓地道：“坦白说，我潜意识中——很爱你……但我不明白，我为何会有这种爱意。”蓝天使此时虽表情木然，可内心的激动，千言万语，在心中沸腾激荡，但始终无法说出口，她不忍再看赤龙，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感情，发生冲动，毅然按动按钮，门“轧——”的一声牢牢关上。

一道无形障碍将二人隔开……蓝天使觉得身体疲倦的似要虚脱，心情苦闷，痛苦无助，情景特别凄凉，她无力地将头倚在门上，一任蓝色泪水长流，点点滴滴洒在地上，心中无奈地想：“唉……冤孽！”晶莹剔透蓝眼泪，幽怨哀愁情人心……赤龙失魂落魄，离开蓝天使房门，他愁思百结，思绪纷飞，心中郁郁地想：“我和蓝天使很陌生……但又感到很亲切……甚至很亲密……”“短短时间内，她显示幽怨、喜悦。欢乐、怨恨、愤怒。凶狠，最后是惆怅、无奈，真是变化莫测……”“若她不是发疯，就是另有原回……但我却是茫无头绪……唉……”就在赤龙心乱如麻之际，红邪子与保安人员匆匆赶到。

红邪子看到赤龙无精打采的样子，不满地对赤龙说道：“赤龙少校，此

乃国家机密所在地，你不应该乱闯！”红邪子看赤龙沉默不语，似有无限心事，于是态度缓和，转变语气接着对赤龙说：“何况两日后，你就要闭关深造钛极身！要事出意外，怎能向总管交待！”赤龙一听，觉得头皮一麻，冷汗流了下来，他惊疑地问：“深造？！但我内伤未愈，需要时间治疗……”红邪子一听，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双臂微扬，乐呵呵地对赤龙说：“哈哈，你有幸入到卫星天极室，便可深造与疗伤同步进行！”红邪子说罢，收起双臂，表情严肃，竖起一根手指，用略带羡慕的语气说：“你贵为国防部长之子，主管对你是特别关照呀！”原来红邪子刚才对赤龙的客气，是全因邪神对赤龙的器重……而赤龙听了红邪子话后，神色一凛，眉头紧锁，心中疑惑地想：“卫星天极室？！”卫星天极室，位于无限宫顶，是一座超科技练功室，它专为修练第五级天极身人员而设。

整个建筑均由厚重得超钢化玻璃建成，庄严肃穆，室内纤尘不染，寂静异常，可使置身之内练功之人，丝毫不受外界噪音影响，收摄心神安静入室，室内正中，有一已形柱状方台，从屋顶射下的磁力光柱投射到平台正中罗盘的十字线中心焦点上，发出耀眼的火花，钛极极火如盘柱金。龙呈锥状分布，波波绕定平台，以磁力光柱为轴，曲屈盘旋而上，与光柱汇合，在平台上空形成一个锥状钛极气网。

“赤龙少校，你所修练的‘天极身’是我们乐土国重点发展的新武学，而你是第四位有幸来此深造之人，连上一届冠军‘一念罗汉’也没这资格呀！”红邪子引导赤龙走进卫星大极室，一边详细介绍室内各种仪器的性能和工作原理，一边羡慕地对赤龙说。

原来在无限岛上空，距离地球一千公里的宇宙上，有一大五小专门为增强“钛极身”级数而设的卫星。

五个吸收卫星吸呐宇宙中的钛元素，再将吸呐的钛元素，汇集向传功卫星。

传功卫星将钛元素，溶汇调整后，依程序发射到大极室，大极室内平台接收系统经过调整，便在平台上空形成一个锥状钛极气罩，用以激发置身气罩之内练功者的脑域开发，从而使练功之人，在修练天极身之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红邪子将赤龙引到室内钛元素接收系统平台前，指着平台对赤龙说：“你就在这吸吸钛元素，但依程序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三十天，这么快？”赤龙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用怀疑的口气追问红邪子。

红邪子不以为然他说：“对，利用了尖端超科技，就能有此成就，有何稀奇！”红邪子说罢，带着赤龙到天极室内的一个房间门口，指着房间说：“这里已有浴室、睡房设备，每天都有人定时送食物来，而你从现在每天只管修练，其它问题不必考虑。”红邪子介绍一切后，转过身对赤龙加意强调说：“修练天极身绝不容易，需要无比的毅力和斗志，修练中，若你熬不住变异的痛苦，便立即速速退出去，千万别勉强！”赤龙看了看红邪子，低头琢磨着，他从红邪子面部表情上看，似乎很认真，但如照他的话来说，又似乎在修练天极功时肯定会冒很大风险，但这风险的结果，赤龙努力想也想不出，思虑再三，赤龙不得不请教红邪子，赤龙疑惑地问：“如果熬不住也要练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很简单，你会全身爆碎……”红邪子见赤龙似乎不信，很干脆地回答说，接着红邪子又作了一个爆炸的手势看着赤龙说：“呸！名符其实——粉身碎骨！”红邪子说完，背过手，用平缓的语气继续他说道：“其

次，会瘫痪成为废人，或者变成白痴，最后的命运——人道毁灭，这是在之前进入此室三人的结果！”说到这里，红邪子转过身，面对赤龙，面上露出神秘诡异的神色，右臂抬起，猛力一挥，似乎显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话锋一变，怪笑着对赤龙继续说：“不过你放心，就算你不幸瘫痪哦或者变成白痴，那都不用害怕，我们会援引对你之前那三人的那种处理手段来处理你，我们会把你平安的交回给国防部长，嘻嘻……”但红邪子的一番危言耸听说话，无损赤龙半分毫气，赤龙摄了慑拳头，默默无语，坚毅地接受了这艰苦的深造挑战。

赤龙心里默默地想：“世不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对自己绝对有信心——一定会成功！”赤龙挑战第五级钛极身深造，信心百倍，他一语不发，坚定地走上练功平台。

红邪子为赤龙这种无所畏惧的雄心所打动，心中暗暗佩服，转身走到控制工作台前，吩咐控制员启动程式，然后叮嘱赤龙：“赤龙少校，钛元素将于一分钟后输入大极室，请作好准备！”赤龙听后，敛神聚气，凛然静待。

“卫星启动回射！”红邪子向控制员大声下达指令，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发射系统按钮。

“涡……涡……涡……”一阵破空气流声响，传来卫星发射系统进入传功状态，一道眩目的黄色绿色气旋迅速汇集凝聚，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气波旋转着，扩散着，传功卫星把结聚的钛元素贯注成——一条已大的光束，聚焦而下。

钛光束直穿过大气层，全不偏易地射向天极室的接收器。

赤龙骤觉眼前绿光一闪，全身已被钛光束所笼罩，不到两秒，赤龙被这强大的自然力量，胀的全身肌肉陡地赏涨，血脉暴露涌现……体内血气翻腾，充盈欲破，脸上更产生出惊人的变化。

赤龙脸色顿成幽蓝，如海水般晶莹，透着诡异的神秘，头发簇簇凝聚竖起，锋芒毕露，如指天利剑，额头鼓涨，五官向脸中拧聚，眼射寒光，脸肌扭曲，狮日益张，露出森森的利齿。

赤龙霎时吸收如此宠大的钛元素，身体机能难以即时适应，在勉强承受下，带来了可怕的影啊……“呜……哇呀……”赤龙双拳紧握，痛苦呻吟。

只听一阵“肋……功……嘲……哟……”骨骼响动，赤龙肌肤瞬间角化凝固，迅速漫延全身，怪异莫名，再加上撕心裂肺的无边痛楚，不断侵蚀赤龙的意志耐力，令赤龙肉体及心灵均受到极大的冲击煎熬……历时一月的修练，甫开始已艰苦难耐，但脑海中的意志令其横下心，咬牙顽强坚持着。

赤龙忍耐着……

第三十五章 四角甲化

赤龙鼓欲的肌肤，变成鳞岫的三角状，突兀可怖！修练天极身，分为四个进展过程，第一进阶段，为期十天。

首先修练经历时三十分钟，第天递加十分钟，目的是让修练者循序渐进，吸收猛烈强硬的钛元素，这种直接的吸呐方式最是痛苦，修练者必须有超人的忍耐力及极厚的武功根底方能承受。

“开始倒数吧！”红邪子心怀叵测地看着赤龙，向控制员发出修练天极身第一进的倒计时指令，控制员按动计时器。

倒计时开始：30：00S 红邪子幸灾乐祸地看着赤龙鄙夷地想：“这小子出身太好，难免娇生惯养，看来连第一进也可能熬不住。”此时，梵天邪神亦在监控室另一电视屏幕静静观看天极室内赤龙的修练情况，思绪飞扬，心中忖道：“在这之前三个修练天极身的修练者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我看赤龙在冠军大赛里的表现，他应该最有机会成功！”天极室内，赤龙仍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磨难痛苦，赤龙毕生首次感到这非人剧痛的折磨，全凭坚毅无比的意志力苦苦的支撑，坚持下去，赤龙心一不断鼓励自己：“我一定要成功！成功！成功！！”接收器上，绿色磁光极火游动，宛如灵蛇，游窜在接收器上赤龙的周身，飘忽不见，蜿蜒蔓延，赤龙仿若威猛的金钢，置身于地火的炼狱层。

蓝天使是位独臂女郎（左臂极度萎缩），来历不明，但在2019年，第10届精英冠军赛上，凭她的独臂和双腿，过关斩将，力克群雄，勇夺冠军，进入无限岛进行深造后，以超高科技把左臂复元，加上在超磁域修练，使他武功威力倍增。

而蓝天使所使用的手套与靴子，乃是不知名金属所制，拥有神异力量，能把击出的拳劲，脚劲强化10倍。20倍……但她与普通人有异，眼泪和血液竟是蓝色……而此时蓝天使正呆立于天极室外，焦虑的目光紧紧盯着天极室上空的绿色钛极光束，面色焦急，心中默默为赤龙祈祷，祷告上苍保佑赤龙平安无事，化险为夷，蓝天使左手抚在胸前，不断拧紧束胸纱衣，天极室内无声无息，她的心紧悬着砰砰跳动，似欲跳出胸膛，她烦躁地来回踱着，忧心忡忡，浑身躁热，烦躁不安。

倒计时计时器跳动着，显示莹屏数字迅速变化：000 卫星终于停止发射，绿色钛元素光束倏然消失。

赤龙如释重负，“荷”山崩地裂的暴喝声震荡在天极室内，赤龙随着喊声猛地弹起十公尺高，但痛苦依然延续，四肢如遭撕裂，赤龙从半空中颓然跌下，“隆！”响声中，赤龙重重跌到地上，四肢无力，软瘫地上，陷入半昏迷状态。

昏昏沉沉中，赤龙脑海中浮现出蓝天使的俏脸，只见蓝天使目光迷茫，一脸忧郁，粉哼小口，滋润性感，一袭白纱，勒出三围，光滑玉脚，软软走来，轻风飘佛，暗香四溢，赤龙欲挣扎起身，蓝天急步上前，将赤龙轻抚于地，媚眼飞抛，，营宛鸣啼，赤龙陶醉了，忽然，感情深厚的凤姿亦袅娜走来，珠光泪眼，哀怨愁绝，蓝天使黯然失色，一点一点逐渐消失，凤姿又渐取代了蓝天使的位置……乐土国鳞次栉比的建筑林内，有一座造型新颖别致的建筑物，巍然耸立，建筑物楼顶浑圆内收，状似天坛结构，顶上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剑状白色高科技多种合金柱林，上托一巨大的地球球体，大洋湛蓝，陆地板散布在广阔的洋面上，原来这就是地球的缩影——立体地球仪，深蓝的天空映衬在背后，白云朵朵装点其间，使整幢建筑显得宏伟高大，整幢建筑闪着耀眼的银光，这里就是乐土国国家安全局。

此时雷霆正坐在豪华舒适的办公座椅内，静静听着凤姿姐弟二人的情况报告。

遭 T6 狙击后五天，凤姿证实自己身上已消除了依波拉病毒，方往国安部拜见国安局长雷霆。

凤姿将事件前后经过和盘托出，为防依波拉病毒扩散，故此凤姿将整个实验室全部焚毁，包括 T6 的残骸亦化为灰烬。

凤姿说完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凤姿推断他说：“如果我推断没错，这杀手应该不是地球人！”雷霆听完凤姿的介绍后，站起身来，背手在屋内踱了几圈，又走回到办公桌前，他看着凤姿，用怀疑的口气，遗憾他说：“你认为他是外星人，可惜已烧成灰烬，难以证明……”凤姿不急不躁，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她说：“我怀疑这班外星人，与智利大地震有关，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因此他们要杀我灭口。”雷霆没有理由不相信凤姿的推论，因为智利地震是众所周知的，而凤姿前往救险些遇害也是事实，凤姿向来说话言言凿凿，因此，雷霆见凤姿一脸严肃的样子，他不能不掂一掂份量，况且雷霆心中还有求于人，于是他用两手按住桌子，考虑一会儿，毅然的说：“我同意你的推理，看来事态严重，要请示总统！”雷霆作出决定后，站直身子，背着手严肃地对凤姿说：“而你两兄弟处境危险，我建议你们最好留在国安局中，以策安全！”凤姿一听雷霆对自己兄弟二人如此关心，感激他说：“多谢局长！”“凤医师，别客气，你是医学之宝，应该受到最佳保护。”听到凤姿这位医学名人对自己说话也如此客气，雷霆心中感到舒适，亦同以低沉的语气说道：“唉……”雷霆重重地叹了口气，脸上现出忧郁神色，他几次欲言又止，思考再三，终于忍不住用商量的语气肯求道：“凤医师，我只有雷烈此子，而他跟赤龙一战后，现在局中医院治疗，我……希望你能帮我救他……”雷霆说完，不觉心内酸楚，强忍着眼泪才没掉下来。

凤姿看到雷霆那个样，知道他的痛楚，怜悯心起，用肯定的语气平静地答道：“局长先生，我会尽力！”凤飞虽然小小年纪，但脑域开发已超常人，有些事他也能料到大概，本来他早有耳闻，知道雷霆这人阴险毒辣，处处暗算别人，对他很有反感，通过这次冠军精英赛，雷霆父子二人的所作所为，更令他心生厌恶，当他听到雷霆又用假公子之名来谋自己的私利，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时，心中不由鄙夷地想：“刚才我还当他大发善心，想保护我们……”“原来，老狐狸却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国安局内部医院里，雷烈正在这里接受全面治疗。

精英总决赛，雷烈虽有备而战，但最终人算不如天算，仍败在赤龙手下。

体内的铀能量储存器损毁严重，铀能量大量外泄，全身机能受铀辐射影响，使他变成植物人，如今得凤姿全力医治，会不会康复呢：天极室。

赤龙修练的第十一天。

大，阴得仿如锅底，漆黑一片，山雨欲来，海风轻轻地吹着，无限宫仿若一座金字塔，高高的塔尖，直指天空，在墨色的天空下反着雨光，透着森森凉意，在黑色背影衬托下，更加显得诡异神奇，大团大团的浓雾，沉沉的笼罩着宫底，懒懒地游动着，一个女郎，静静地站在无限宫外，任海风撩动她的裙裾，吹动她的长发，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痴痴地盯着天极室，细细的绿色钛极光束如一把倚天长剑，剑柄闪烁着绿色幽光，直指天空。

原来这女郎就是蓝天使，赤龙那口临去的话，牵动着她的心灵，她每日都在天极室守望，非常痴心。

赤龙在天极室内闭关修练已到第十一天，开始进行“天极身”第二层——四角甲化修练。

第二进首日的吸收时间为两小时，每天增加二十分钟，赤龙经过第一层的磨练，对痛楚的忍受和钛元素的吸收能力倍增，身上的三角甲化变为四角，进展顺利。

而这时，玄博士的合并研究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玄博士平均每日只花两小时，去设计编排程序，其余的时间则休息，沉思，锻练武功。

“一把年纪，功力练得更纯……”焚天邪神坐在监控室的座椅上通过电视荧屏密切注视着玄博士的一举一动，当他看到玄博士工作完毕又在研究室内锻练武功时，看到玄博士那神出鬼没的武功招式和那绝猛的内力，不由调侃他说。

红邪子侍立在邪神身侧，看到玄博士又在锻练武功，不解地对邪神说：“我们的科学家，三日已实验过无数次，这老鬼却散散漫漫，对研究毫不起劲，这么多天过去，至今仍未作实验。”邪神听到红邪子感到急躁，心存不满，于是推测着玄博士的用意，用猜测的语气对红邪子说：“他可能是故意拖延，亦可能是松弛脑袋，再构思更高深的方程式！”种种推测似乎都不十分合理，但又想不出其它更合理的解释，邪神干脆不再去想它，用不以为然的语气对红邪子说：“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急。”邪神说着忽然想到赤龙，转问红邪子道：“赤龙入天极室已十日，进展如何？”红邪子不假思索的口答：“进展比想象中顺利，”红邪子说完用眼睛膘了膘邪神，用疑问的语气试探地接道说道：“但奇怪的是，蓝天使每日都在外观察等待……”红邪子说话含蕴，说了一半，察看邪神有什么反应，不料邪神听后确似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于是红邪子干脆说出自己的猜疑：“看她那关切的神情，似乎已深深爱上赤龙！可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他们两人根本就不认识，莫非这世界真有一见钟情这回事么？但为什么她又要打伤他？……”红邪子对蓝天使一连串的古怪举动感到费解，可自己在心里想了许久，始终想不通，没办法只好借这个机会请教邪神。

“很简单，因为蓝天使和赤龙，前世宁有一段宿缘，”邪神见红邪子对蓝天使的举动感到费解，不假思索他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看着红邪子似乎更加迷惑，对自己的解释更不明白，于是语气缓和地提示红邪子说：“蓝天使曾进入超磁空域，成功地取得了上世的武功和记忆。”“前世宿缘，原来如此。”听到邪神的解释，红邪子忽然记起邪神说过赤龙和玄虎的话，好像提到过，‘前世’这个说法，于是仿若突然梦醒，恍然大悟说。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中，十天又过去，赤龙已在大极室内修练了二十天，到第20日，赤龙已平安闯过了大极身第二层修练，身体吸收钛极元素的能力大大增强，功力进展也突飞猛进，现在，赤龙天极身修练已进入第二层——六角甲化修练。

踏入第三层阶段，首日的吸收时间超过五小时，每天递增三十分钟，而赤龙对钛元素的适应力大大加强，吸收份量倍增，承受的痛楚大减。

由于蓝天使无法知悉赤龙进展情况，能做的事便只有在无限宫外呆坐闷等，这天，蓝天使又早早地来到无限宫内，盘腿坐在地上，两眼直呆呆地盯着天极室，看着卫星投射到天极室的钛极光束晕圈已由绿转为橘黄色，不由内心紧张，有如鹿撞，心中忐忑不安地想：“他今天修练已到二十天，前三个进入天极室的人……第一个不到五日便爆体而亡，……第二个捱了十五日，终于变成白痴……第三人过了二十日，却成了植物人……”蓝天使不敢

再想，因为他深爱着赤龙，唯恐赤龙也会像前三人一样，一旦有个什么闪失，那自己将怎么办，然而，自己又毫无办法，她只能在心中不停地祷告，祈求上苍降福赤龙，想着想着，惆怅的心越揪越紧，紧张的泪水溢出，她心内为自己无能为力感到难受，惆怅地想：“唉，眼见心上人会随时遇有不测，而我在外面只能空着急，想帮他也无能为力……只盼望他能顺利圆功，获准进入超磁空域……”然而，蓝天使转而又想到赤龙对自己的心情，自己虽然对他一片痴情，但他的心却难以捉摸，看那日的光景，本以为他会对自己一往情深，自己心灵也有所慰藉，谁知好梦难圆，半路上不知他又想起什么，是对自己以前的做还耿耿于怀？或是……他忽然态度生冷，对我又陌生起来，弄得我一片痴心付水东流，唉，可恨的冤家，如果他不知我心，唉……蓝天使心事重重，心情矛盾，长吁短叹，心中不觉奇怪地想：“唉，上一世的姻缘宿命，我……我应否如引执着呢？……”蓝天使反躬自问，心情矛盾，愁思难解，真是左右为难……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赤龙修炼的钛极身迅即满一月，即将功德圆满，蓝天使痴心妄想，痴心难改，在焦虑中于无限宫外默默陪伴着赤龙熬过了三十天。这一月蓝天使对赤龙牵肠挂肚，魂牵梦绕，倍受煎熬，人也消瘦了。

次日晨，蓝天使仍不改初衷，早早地来到无限宫外……天是那样的蓝，晶莹透彻，天是那样的新，仿佛是用雪探擦过了一般，丽日当空，将万道光芒洒向大地，风轻轻的吹着，如絮白云任意舒卷天地如此美好。

同时天室内，赤龙心情亦越来越好……只见赤龙双目神光湛湛，透发了无比的信心，他心中默默地想：“今日是最后一天，只剩下十二小时，只要我坚持往这最后一刻，吸收十二小时的钛元素，我修炼钛极身第五极——天极身就会功德圆满，我一定会成功！”赤龙凭借坚强毅力和深厚的功底，连闯三关，身体经历了三种角化形态（三角、四角、六角）今天进入第四进——返璞归真阶段，只见此时三种角化形态，不断在赤龙身上反复变化，溢出回收，瑰幻莫测，煞是奇观。

下午六时，红邪子急急离开天极宫，从蓝天使身边跑过时，红邪子惊慌地对蓝天使说：“赤龙出关的时候到期，快离开！”蓝天使听到红邪子惶急大喊，眼睛现出惊喜，她似乎不敢相信，于是急切地问：“出关了！”“快走，迟了便来不及了……”红邪子一连急急催促蓝天使，一边惊慌地跑去。

蓝天使悬着的心始终放不下，她不愿人云亦云的离开，她要亲眼看着赤龙走出极室，她焦急地向天室张望……陡地豪光暴射，“轰……轰……”天极室猛烈爆炸粉碎，产生出惊天的巨响及强横的震撼力，凌厉磅礴的气流迫击冲射，遇物既毁，钢声砖石挟劲喷射，场面惊世骇俗。

来不及避走，蓝天使急挥掌护身！

爆射而来的碎块虽带有猛烈的冲击力，随着“波！波！”声响，仍尽给蓝天使悉数震破或卸开，难以损伤蓝天使分毫。

渐渐烟消尘散，四周又恢复死寂，蓝大使触目所及，现场一片颓但败瓦，形同废墟，然而游目四顾，仍不见赤龙的影子，蓝天使不禁心乱如麻……蓝天使心猛往下坠，眼里噙满泪水，恐惧地相。

“我的天……爆炸力这么威猛……赤龙他……”猛然蓝天使眼前一亮，在破乱不堪，残缺破败的瓦砾中，突然透射出无数道蓝光，紧接着，忽听。‘蓬！’的一声惊天地爆响，赤龙继而从碎石堆中冉冉上升，全身散发着瑰丽夺目的蓝光“他……他没事……”赤龙突然出现，令心内痛苦万分的蓝

天使心里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准备，霎时惊呆了，蓝天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喃喃他说。

当蓝天使回过神来，看到活生生的赤龙在半空中矫若游龙般翻腾纵跃，忧心如焚的蓝天使，登时转忧为喜，泪水仿若断线的珍珠，顿时一串一串地流了下来，一个月的日日夜夜牵肠挂肚，魂牵梦绕，现在终于平安无事，蓝天使终于放下那颗紧悬着的心，喜极而位。

蓝天使无限心事，人仿若在梦中，连红邪子什么时间来到自己的背后竟未察觉，猛然间，背后响起一声炸雷，惊得蓝天使浑身一阵惊颤，方才从梦中回过神来，她转头一看，只见红邪子满脸惊异，正嚷嚷着道：“好小子，果然成功了！”蓝天使听了，看也不看红邪子一眼，用手胡乱地擦擦泪水，默然无语，飞身急速离去。

“嗯！”红邪子不觉一怔，满头雾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匆匆消失的蓝天使背影，心里呆呆地想：“呆等三十日，那小子现在安然出关，现在她却话也不说一句，便飘然而去，唉，真是女人心，海底针！……”红邪子不解地摇了摇头，转身向赤龙看去……赤龙这时仍在空中翻滚不休，人若游龙，影似惊鸿，赤龙尽情挥洒，心中惬意，得意地想：“好舒服呀……我成功了！”

“我浑身的能量充沛的像无穷无尽，飘飘欲仙，这感觉太美妙了……”赤龙在半空中几个急旋，身体斜斜翩然落地，寂然无声，仿若飞鸿，红邪子羡慕极了，急抱拳上前说道：“恭喜！恭喜！龙少校现在请立刻跟我去见主管”在漆黑的一片密室内，赤龙拜见了焚天邪神邪神满意地看着赤龙，背着手，踱着方步，缓缓地对着赤龙说：“赤龙，这个巨爆，目的就是测试你的抗击力！”邪神踱了几圈，走到赤龙面前，仍旧背着手，面色凝重，提高声音接着对赤龙说：“爆炸冲击力总共是 324KG！这正是第五级天极身的最高抗击力，你能丝毫无损，证明你是成功了！”“多谢主管，帮助我这么快就练成了天极身。”赤龙虽心内激动，但面部却显得非常冷静，当看到邪神对自己满意的样子，用充满高兴的语气客气地回答邪神。

“且慢高兴，”邪神听赤龙语中透着得意，语气陡地一变，向赤龙兜头泼下一盆冷水，他冷冷他说：“你现在练成的天极身，只是进入初步阶段，尚未能融汇贯通。”邪神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赤龙足足有一分钟，才加重语气缓缓地接住话头，继续说道：“倘若你未能及时地运用好这暴增的钛能量，那么你将遭到这股暴增能量反噬，爆体而亡！”邪神一番危言耸听的高谈，马上产生效果，赤龙不由得神色紧张起来，邪神冷眼看去，笑在心里，过了一会，才又用缓和的语气接着道：“你若要想达到充分发挥和驾驭大极身的威力这个程度，那么你就还必须要进一步地进入到超磁空域再加修炼，方可无虞！”赤龙听完，悬着的心才觉落地，他记得刚入无限岛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邪神，他也曾说到过这个超磁空域，当时自己曾有过一问，但邪神脸上显得讳莫如深，现在邪神再次提起，赤龙忍不住又疑惑地发出疑问：“主管先生，我很想知道这超磁空域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现在能赐教吗？”这次，邪神连甬儿没打，痛快地接受了赤龙的提问，邪神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地对赤龙说：“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有一个被称为三百六十度半的位置，这是整个地球磁场最集中，也是最强的地方，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无限岛的范围之内，本来是没有正式名称，是我将它定我为超磁空域！”“这个超磁空域，强大的磁力场对人的脑域开发有着神奇力量，当人进入到这超磁空域范围内，超强磁力会对人的脑电波产生影响，能将未开发的脑域，拓展 5——

-20%！”“而习武者的脑域大幅度地开启后，将可重拾上世记忆和武功，这样能令修炼者功力大增。”邪神长篇大论，一气呵成，待说到最后，却忽然转变口气，给赤龙又制造了一个悬念：“但脑域开启时，会遇上不能预料的凶险！”邪神见赤龙松驰的神情又严峻起来，停了一下，才又“柳暗花明”，对赤龙说了解决这个悬念的唯一途径：“所以，修炼者在进入超磁空域前，需要进行一项特殊的测试。”赤龙一惊一诈地听到邪神说到最后，悬着的心还是未解，待邪神话刚落，忍不住又急急地问：“主管先生，请问这项特殊的测试，是怎样一种测试方法呢？”邪神看了看赤龙，面色严峻他说：“这种测试，将会由另一个人来进行，他是我们乐土国第二届精英冠军——针狂！”说到这里，邪神见赤龙还是不解，于是干脆直说道：“测试就是战斗，针狂经历过超磁空域的修炼，脑域已经达到30%，更狂更猛，你若能捱得过针狂5分钟的攻击，才有资格进入超磁空域！”赤龙听罢，方才心内释然，脸呈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心内不由暗忖道：“捱5分钟有什么难，大小看我了！”赤龙忽然又想到蓝天使，心想以她那威猛的功力，不到三招两式就击破自己的第二级钛极身，是否她也进入过超磁空域呢？赤龙心有所想，不由得脱口问道：“请问主管……蓝大使是否入过超磁空域呢？”“呵呵，当然入过啦……”红邪子见赤龙忽然有此一问人，不免开心地笑出声来，抢着回答，红邪子笑声一落，马上椰榆赤龙道：“所以你完全不是她的对手，被打得伤痕遍体，一败涂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啦！”赤龙无心理会红邪子的嘲讽，紧皱眉头，心中疑惑地想：“这超磁空域真是练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赤龙正在苦苦思索间，密室内的警报系统突然刺耳地响起来：“D0——D0——”赤龙从思索中回过神来，转身看去，发现监视屏幕上出现“保安部：紧急报告”的字样。

邪神听到警铃大作，马上撇开赤龙，匆匆向电视屏幕走去，边走边回头急急地叮嘱赤龙说：“赤龙，你先回去好好歇息，三日后进行测试！”邪神说完，顾自紧张地盯住电视屏幕。

赤龙从容不迫，临走仍不忘客气，对着邪神的背影说道：“多谢主管！”赤龙匆匆离开密室，走到路上，心中不解，暗忖道：“保安部究竟有什么急事呢？令主管也要急急支开我！”赤龙慢慢走着，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头绪，于是转而想到邪神所说的有关测试一事，心内琢磨：“蓝天使在这儿仅进修一年，超磁空域已令她武功突飞猛进……而针狂是十年前的精英冠军，现在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呢。”邪神按动控制键，屏幕上出现一个保安人员的影像，保安人员向邪神致敬，报告说：“报告主管，玄博士进行；临床试验，将外星人DNA（遗传基因）注入到猴子身上！”“（声控）将实验室影像转往大莹屏！”邪神听到保安报告，急忙用声控下达指令，红邪子一脸惊慌，焦急地看着邪神。

听到指令，监控系统实验室影像转到大莹屏，邪神静静地看着，密切地注视着玄博士的一举一动。

实验箱内一只猴子被电光束缚锁在箱底，正在不安地叫着，机械手臂将注射器对准猴子的臂部肌肉，准备注射。

玄博士眉头紧锁，脸部削瘦，皱纹爬满额头和脸部，颓态尽露，但神情肃穆。

红邪子一见，也不由地觉得吃惊，脱口叫道：“哗，主管你看，这老鬼才几日功夫，竟突然间苍老了十年二十似的……”邪神也心内暗暗慨叹：“这

老狐狸终于入网，为了设计方程式，竟搅到心力交瘁的地步……”邪神心念电转，突然又想到另一件事：“当他神颓精疲的时候，脑域中的六神将欢以再拱卫秘密！哼哼……”邪神想到这里，阴阴地笑着……机械臂此时注射完毕，另一支机械臂手守在猴子的上方，以防意外发生，玄博士背手立在超钢化玻璃箱外，严密地注视着猴子的变化。

这是只普通的猴子，身高大约一分尺。

不久，注入猴子体内的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开始发生作用，猴子身体开始出现剧烈颤抖，身上肌肉渐渐收缩……收缩到最后时，猴子身体竟干瘦如柴，全身萎缩了将近三分之一。

邪神静静地看到这个变化，心中不禁疑惑地想：“玄博士研究的方程式，竟然和前四名科学家研究的方程式产生相反的效果……”“叽……~咕~……，叽~……叽~……咕……”邪神正百思不解时，忽听见猴子痛苦地叫起来，叫得一声比一声痛苦，一声比一声尖利刺耳，随着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猴脸上、身上瞬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鳞片，身体肌肉迅速贯张。

邪神恍然大悟，睁圆双目，紧张地盯住莹幕，心中急急想道：“对了，对了，现在真正的威力才开始衍生了……”猴子痛苦挣扎，用电光束束缚锁的手臂将玻璃箱底撞击的“格格格……格格……”阵阵声响。

猴子在痛苦惨嘶声中，肌肉迅速鼓涨，竟比原来身形强健超过了三倍，头部大的特别出奇。

玄博士竭尽心智研究出的方程式，果然产生出惊人的变异。

邪神内心紧张地思索着：“看这猴子，脑部特别庞大，这和外星人的形态极为相似，但强烈贡张的肌肉和出现鳞片，则和外星人体形刚好相反。”在猴子剧烈挣扎下，缚锁在猴子周身的光束锁链竟然象细线一般，刹那间被疯狂的猴子轻易挣断。

猴子挣脱束缚，旋即爬起，扑到超钢化玻璃壁边，对着站立箱边的玄博士“哗——胡——”地暴声叫着，用手掌狂疯地击打着玻璃。

“膨！”这次钢化玻璃亦轻易地被击破，猴子纵身破箱而出，凌空扑向玄博士。

玄博士忙祭起六神诀，一边迅速闪避，一边心中暗道：“畜牲始终是畜牲，野性难驯！”“好，且看你这畜牲究竟有多少威力！”玄博士想罢，拢臂成掌，“菩萨灭道”凌厉的招式挟带疾风，迎着凌空扑来的猴子狠狠击去。

久被囚困的猴子，凶性大发，疯狂扑击玄博士，见玄博士来势奇猛，不等玄博士掌风及身“咕……~咕……”叫着，凌空借势，纵身跃起，转攻玄博士背后。

玄博士一招不中，不觉大惊，心内忖道：“呀，我出招已经快疾无伦，但竟被它一闪而过！”玄博士电光石火间疾身撤身，但变普时已晚，猴子已在玄博士微怔瞬间一击扑中。

猴子左臂穿过玄博士后腋拢住玄博士胸部，右臂曲时牢牢扣住玄博士的项腔，“叽！

叽！”怪叫。

玄博士心猛往下沉，大吃上惊，暗道：“不妙，这猴子居然会擒锁拿人！”玄博士聚六神诀劲气，摧运至右掌，欲以“罗汉卸劲”摆脱猴子擒锁，不料气运中途，“咔！”猴子竟张开盆口露出森森利齿发疯般咬住玄博士的头部，“啊！”痛楚闪电般袭向肺腑，玄博士痛的叫出声来，冷汗淋漓。

剧痛攻脑“咤！”玄博士虎吼声中，猛挥双拳上击，“罗汉卸劲”挟带劲风轰向猴子头部。

玄博士双拳挟击之力，重达 1000KG，击在猴子头上，但猴子竟似乎丝毫未损，堪堪抵住，仍死咬住玄博士不放。

邪神见情势危急，亦吓了一跳冷汗，急命莹幕前的红邪子：“玄博士性命有危险，快通知警卫救援！”红邪子亦亡魂皆冒，颤声答道：“是！”急按警铃……玄博士见再攻仍未凑效，心下大惊，急祭起更高的功力，连使“金钢解肌”。“如来破甲”刚柔两式，提劲急攻，方能把猴子震飞。

恰在这时警卫人员破门而入，见猴子被玄博士震飞空中，不由分说，弹雨齐发，用强大火力猛烈射击猴子。

可猴子这时已能视强力爆破子弹如无物，双臂急旋，形成盾形气墙，挡住弹雨，厉声呼啸，旋身击向众警卫。

猴子几个起落，猴爪翻飞，转瞬间，四名警卫头盔连头已被抓得粉碎，异变后的猴子，体能。攻击力与智慧都远远超过一流高手。

玄博士虽有六神劲护身，但头顶也被咬得重伤，惊得魂飞魄散……他惊悚地想：“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已令猴于变得如此厉害，若注射在人身上……”四名警卫转眼惨死，猴子的目标瞬即又转向玄博士。

“吼！”陡见猴子双目充血，目透火光，嚎叫如雷，毛发直竖，有如天神发怒，挟带劲风，以泰山压顶之势，呼啸着向玄博士盖顶压来，玄博士惊魂出窍，勉力运动劲迎击，在既将没顶之灾临头之际，“抨！”猴子突然临空爆炸。粉身碎骨。

猴子的残骸如狂风暴雨，四散飞射，一条箕张的猴臂擦过玄博士右臂，劲风乱骨生痛，“嘘！”玄博士大气长出，死里逃生，整个人瘫下去，凝神呆想：“唉……程式仍未达完美阶段……”玄博士心力交瘁，伤疲交加，危机一旦解除，两眼一黑，人登时晕厥过去……新装置的脑电波交流器的平台上，玄博士的头部，一条条线路通过吸盘，接通玄博士大脑和仪器，另一边相对位置，邪神此时也躺在仪器平台上，头上也有许多线路通过吸盘接通脑电波交流器，左右两侧高压电光束放出极电，电光束连通仪器。

邪神上次进入玄博士脑域，无功而返，更把仪器系统震溃，现在邪神躺在装置的仪器上，正暗自打着主意：“现在是他脑电波最衰颓疲弱的时候……同时脑域中的六神保护网的力量也在最弱时，应该是套取那天大的秘密……”仪器启动，邪神顺利进入到玄博士的脑域中，邪神一边在玄博士脑域中搜寻，一边心内细想：“这次老鬼的脑域中，充满了无数方程式和数据，由此看来，果然耗了他极大心血。”“要牢记这些杂乱无章的方程式，稍后再将之重组！”经过一番漫游后，前面隐约有灵光闪烁，循着灵光，邪神很快找到玄博士脑域中的六神保护网。

邪神急疾祭起极火掌，将功力催运至最高峰，双掌劲力陡涨十成，聚运起 800 度极火，“极火双摧”合成 1600 度的高势极火，直轰向元神保护网。

六神保护网果然衰弱得不堪一击，被 1600 度极火一举击溃，只见守护六神纷纷溃逃，身披极火，瞬时溶解飞散……邪神狰狞一笑，心内狂喜，暗忖道：“成功了……咦，今次再见不到那中年人出现……”“呀！”邪神狞笑未落，却呈哭状挂在脸上，心往下沉，惊叫起来，只见六神网消散，中间竟空无一物，邪神期待中的天大秘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邪神立时气得七窍生烟，心内恨恨骂道：“岂有此理！这六神保护原来

是故弄玄虚，想不到我堂堂邪神竟被这老鬼愚弄了这么久……妈的！”但心中不甘，再在脑域中四处游戈，但却毫无所获。

邪神游出玄博士脑域，卸下脑上吸盘，在脑电彼交流器平台上慢慢坐起，心内疑惑地想道：“看来姜还是老的辣……这老鬼定把秘密收藏到哪儿了呢？”邪神站起身，心情郁闷，但他马上调整好情绪，心内自慰自安地想：“不过，他脑中的方程式，也是一个宝贵的收获。”邪神心绪一定，马上指着平台上的玄博士吩咐医务人员说：“快，把他移往医疗室，好好医治！”一名矮胖的医务人员马上小心地应道：“遵命！”邪神目送医务人员将玄博士送往医院，然后，马上定下心来坐在电脑前敲击按键，邪神花了十个小时，将所看到的方程式全部输入电脑，核对后心中暗想：“奥，玄博士所编的程式和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出的程式有很多类似……116D 是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新生方程式。”邪神凝神沉思：“叫日玄博士的试验令猴子异变超过 5 分钟，比我们的那些脓包强上十倍！”可邪神还在沉思时，忽然，警报系统又……DO……DO……地尖叫起来，邪神一愣，急忙启动警报系统的莹屏显示系统，莹屏上出现一名警卫，汗水四溢，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向邪神报告说：“报告主管，医疗室突然失火，事因不明，现在浓烟满布……所有医生都逃了出来……但玄博士却没有逃出来……”莹屏影像画面上，只见整个医疗室室内浓烟滚滚，室内监控莹屏不知被什么东西爆出一个大洞，大量浓烟正从医疗室的门窗大团大团地向外扩散着……邪神关闭电视接收器，带着红邪子急忙冲出密室，向医疗室方向奔去，边跑边气得怒骂。

“呸！他妈的全是饭桶，若玄博士被烧死了，我如何向总统交代？……”正当焚天邪神气急败坏地走向医疗部的途中时，厚达 300MM 的钢板地面突然破裂，邪神陡觉双脚一紧，刹那间已被两只鳞甲怪手牢牢抓住。

“呀！”“呲！”连一向临危不惧的邪神亦被这瞬间的变故吓得和红邪子一样同时失声惊叫起来……

第三十六章 异兽惊现

但邪神立刻就镇静下来，他低头盯着紧紧攥住自己两脚的那双手，直气的七窍生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竟敢公然地对自己出手袭击，这岂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因此，邪神不由气的暴跳，冲着从偷袭者恶狠狠地开口骂道：“他妈的，本神看你这是在神灵头上拨毛，分明是找死呀！”邪神骂罢，急将焚火气劲催运至双腿，陡提二成，霎时 400 度橙红色的极火从邪神双腿毛孔急激狂喷，火焰猛地涌向地面，焚烧伸出地面的那双怪手。

邪神仍觉气愤难平，又咬牙切齿地接着骂道：“妈的，看老子怎样把你烧成焦炭！”400 时纷纷溶化，霎时地面钢水沸腾。

极火热力不断增强，沸腾的钢水不断蔓延，瞬时高热的极火将钢板地面溶出一个已洞“嘿！”邪神厉声暴喝，身形顺势下坠，才恍然惊觉偷袭者原来是个半人半兽，身形庞大健硕的怪物。可怪物那生满鳞片的怪手似乎不惧高温极火，竟能抵住高热火焰的焚烧，仍死死抓住邪神双脚不放。

随着邪神暴喝，身形下坠，怪物口中也发出“噶噶！”的怪叫声。

由于邪神喷出的极火，火力实在太猛，怪物最终承受不住这高猛的火

力的焚的，“胡——胡——”嘶叫着，终于被迫松开双手。

红邪子立在巨洞边向内紧张观望，心里也不禁暗暗吃惊：“哗，这只怪物连主管都敢袭击，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焚天邪神在怪物牵引下，直坠洞底，邪神立定身形，稍加打量，发现地底原来是个地下通道，里间布满了各种粗细的管道，自己正站在一根横向延伸的钢管上，而怪物则蹲伏在他前方。丈余的地面前，怪物蓄势准备随时准备攻击，只见这怪物非人非兽，面目狰狞，额阔耳长，浑身布满鳞甲，模样非常恐怖，满头飘散着稀疏的自发，额前盘脉暴露，蛇眼狮鼻，虎口狮尾，连鬓白须，牙齿发着森森白光，正双眼喷着怒火，“啊……啤……”吼叫着，敌意地看着自己，邪神不觉一怔，心中吃惊地想道：“哟！这是从何而来的一只怪物？”邪神想到这里，不觉大声地对怪物说道：“我邪神在地球上哪里看到过你这样的动物，莫非你是外星兽人？”邪神以为这怪兽不懂人语，自己说出来也不过是摄定心神而已，不料怪物听到邪神的大声喊叫后，竟愤怒地“噤！噤！”怪叫，向他示威，声音怪异，音域极高，有如霹雳。

邪神一见，雄心顿起，急祭起焚天极火，将二三百度的火力催运至双掌，向怪物迎面击去，口中厉喝：“好！我现在就用这‘极火双摧’来收拾你，拿你用来解剖！”话声未落，极火已应掌而出，击到怪物身上，霎时只见怪物周身烈焰熊熊，仿如火球。

孰料，怪物竟然不惧火劲，硬迎火掌攻上，邪神一愕之际，“噗！”胸口已被怪爪击中。

“啊！”邪神暴叫，将双掌火劲陡然提到400度，护身火劲疾吐“波！”脆响声，险险震飞怪爪。

但怪物反应快绝，“嚎！”声嘶厉，飞起右脚，“碰！”厉腿迅即踢中邪神面门，攻守变换之快，令人惊异。

甫一交手，邪神竟两度吃亏。怪物这威猛绝伦的一脚，将邪神踢的飞身急退，“轰！”爆响声中，电火闪耀，邪神被踢得如飞般身体一下撞向爆了电缆槽。

电缆的高压电力，虽然强猛，但也伤不了邪神。

“岂有此理！”邪神连番受挫，咬紧钢牙，怒火中烧，怒吼声中，杀气爆增。

邪神陡地祭起第3级极火，400“吼！本神要将你化成灰烬！！”面对邪神奇猛的攻势，怪物反而异常镇静，凝神观望不动。

但火网汹涌而来威势磅礴，怪物见状亦大吃一惊，急卷蠕四肢，龟缩闪避。

火网铺天盖地压下，怪物机智地屈缩成球，利用身上的鳞甲去挡卸抗御，熊熊火势只能把怪物身下的地面烧成一个水洞，可怪物却毫发无损。

邪神一怔，心内惊愕：“妈的，想不到这怪物身上的鳞甲竟能抵抗得了我这掌发出的如此高温的极火，使我此招不战而破。”邪神惊愕之际，“噤……”怪物一声长嘶，突然从浓密火网中飞弹而起，纵向半空，居高临下向邪神发出反击。

凌空而下的怪物仿若鬼影般幻成四个幻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邪神同时攻击，邪神虽身怀绝技，但也想不到怪物的反应有如此之快，亦无力能迅即反击，慌忙招架，竟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噤——”邪神虽有护身火劲保住不伤，但身上那奇异服饰却在怪爪连

番攻击下被抓得支零破碎，邪神虽然恼怒万分，无奈自己处处被动，只气得裂肝炸肺，一时也毫无办法，不由在心中恼怒地想：“这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非人非鬼的，如果说他不是地球人……”“但它怎会懂得武功？”“难道外星人也有如此凌厉的爪法？”眼见怪物占尽上风，邪神团团招架，怒从心生，恶从胆起，看准机会，陡然将双掌极火提升至 500 度，祭起焚天极火第四级的威猛绝招——风车火轮，心内想道：“拼着虚耗火劲，也要升级擒杀此物！”邪神心中虽想，但双掌毫不迟疑，催劲齐发，向怪物击出更加猛烈的火劲。邪神所发的“风车火轮”，威力果然不同凡响，霎时 500 度的极火气劲，将怪物四肢扫得伸直弹开，门户大开。

邪神乘胜追击，双掌交叠，两掌 500 度火力相合，极火攻击力暴增一倍，向怪物洞开的胸膛闪电攻击，“轰！”劲力爆发，怪物避无可避，重重吃了一掌，“啊！”惨声怪叫，邪神交叠双掌的 1000 度火劲悉数攻进体内，借势飞退。

邪神突击凑效，心中得意，对怪物怪吼道：“哈哈，我这一击足以摧山毁狱，怪物，这下你玩完了！”孰料怪物灵如泥鳅，沾掌即退，不给邪神二次补掌机会，邪神一掌印上怪物胸部，心中惊诧：“呀，这怪物满身鳞片滑不溜手……”邪神心中懊悔，转而又想：“但我的火劲留在他体内，亦足以把他烧成灰炭！”可惜。邪神估计错误，只见怪物避开邪神掌风后及时将体内火劲卸向坚厚的墙后，“轰……隆……”高达千度的极火瞬时在墙后爆炸，把墙后钢筋与混凝土烧得溶裂碎裂，爆破脆散，但怪物仍承受了 1/4 火力，体受重伤，口中喷出紫兰色鲜血。

邪神一见，猛招仍不能毙敌，心中恼火，狂起好胜之心令其暗中提劲，双手交握，将双掌各 600 度的火叠加成 1200 度，纵身跃起，仿若大鹏展翅，疾声厉喝：“呸，本神再催功力，看你如何卸得了？！”邪神吼声出口，凌空而下，“焚天雷霆”迅即出手，再次扑击怪物。

观望的红邪子陡见邪神震怒，霎时极火熊熊，电光闪闪，雷声阵阵，幽幽洞内狼烟四起，石雨横飞，整个不见邪神人影，只见一团蓝色火球如轮飞转，火蛇吞吐，红邪子简直看呆了，心内兴奋地想：“哗，我跟随主管多年，但从未见过主管使了如此高的功力及招数，这回真是大开眼界呀！”怪物虽然受伤，但凛然不攫“嚎！”“嚎！”怒吼着，仿若龙吟，陡地将全身能量提升到顶峰，霎时只见怪物周身透出袖红色毫光，一道紫色气带横贯整个腹部，仿若剑芒，稀疏自发根根直立，呈放射状，双目深陷，利齿泛着森森寒意。

怪物双手一合，亦不闪避，居然接得住邪神这雷霆万钧的一击。

邪神不由心内窃喜，鄙夷地想：“嘿嘿，你这怪物竟敢硬接本神这 1200 度的极火劲力，那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本还以为你这怪物有多难对付，嘿嘿，想不到，这个家伙其实很蠢……”邪神心内想罢，双手用力，果然，怪物承受不住这高热极火劲势的冲击，被邪神绵绵不绝的极火气劲逼得七孔慢慢渗出血来。

“啪！”“碰！”但怪物体内的能量在极火催逼下似乎是不断互爆互推，劲力不但不减，反而陡然提升，无休无止，眨眼之间，接住邪神双掌的手臂竟暴涨一倍……邪神一怔，心内大惊，暗自想道：“呀，他的反击力越来越强……若照这样下去，这就要催运最耗元气的第五级——紫极火劲。”邪神心念转动，陡然祭起焚天极火最威力的第五级——紫极火劲，倾尽全力压向怪物，

霎时发出声声轰天震响，怪物内力亦水涨船高，两股强大无比的能量比拼的惊天动地，强猛的压力迫爆了两旁巨大水管，仿若山洪爆发，破管内瞬时喷射出汹涌的水流，铺天盖地直压向二人。

水乃是火的兢星，在滔滔不绝的水柱猛烈冲射下，邪神周身的极火温度逐渐降低，由 1200 度降到 1000 度，眨眼间又降到 800 度，转瞬又降到家 600 度。

邪神不由心内一震，惊惧地想：“不妙，我的周身极火火力逐渐减弱，而怪物劲力似乎还是不断提升，此消彼长，这样下去，莫非我要败在这怪物手里……”邪神正心内恐慌，猛然发现几乎与此同时，怪物的手臂亦由暴涨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仍再不断萎缩，体积又消减过半，最后双臂变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异状。

怪物的能量比邪神消失的更快，它自己原觉得已无能力再战，于是趁着水浪滔天，战场一片混乱之际，撒爪急退，一头钻入水中；怪物迅即隐没水中，踪影全无，再加上流水被烈火蒸发，雾气蒙蒙，在视野不情的情况下，令邪神难以迅速追击。

邪神沿水流巡视，始终未见怪物的踪影，斗志亦随极火减弱而一点一点地消失，邪神心内掂量：“这强猛的冷水令我的极火火力热度大打折扣，倘若就是寻到怪物，勉强再战，自己也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举获胜。”“哼，在无限堡内，这怪物一定逃不了，为免自己太伤无气火力，现在不如暂且放他一马……”经过一番思考，权衡利害，邪神唯有放弃追击。

而怪物一头扎入水流后，随着湍急的流水潜往通道尽头的分叉路口，然而立定身形，凝神抬头上望，像是正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原来怪物的目力能透视到上一层，他很快便找到医疗室，怪物刚才也是凭着透视力，看准方位，来突袭邪神的。

怪物确定医疗室位置后，纵身跃上通道上方的冷气槽，因为附近的电眼监视系统早已被怪物预先摧毁，丧失监控能力。

怪物身体现在已萎缩了 50%，身高只有 1.4 公尺，因而能轻易地爬入狭窄的冷气槽内，原来开始怪物就是从这儿爬下，现在是沿原路返回，冷气槽原来是通往医疗室。

冷气槽内虽然浓烟密布，但却无碍怪物视力。

怪物旋即爬进医疗室，迅速穿好衣服，然后拿起放在床上的麻醉项圈，已萎缩成很瘦小的怪物，刚好能把这麻醉项圈套入脖子，怪物麻利地做好这一切，然后静静地躺在床上，全身经过剧烈颤抖后，肌肉开始赏涨，怪物渐渐恢复人形，成了玄博士的样子昏昏躺在床上。

这半人半兽的怪物，原来竟是玄博士的化身。

玄博士将外星 DNA（遗传基因）程式通过猴子实验后，根据实验结果自己暗中再作改进，然后大胆地以自己身体作实验。

玄博士故意令医疗室失火，产生了大量浓烟，趁医疗员惊慌外逃，室内一片混乱之机，将夕、星人 DNA（遗传基因）迅速注射自己体内，令自己身体大幅度萎缩，轻易地褪下套在自己脖子的麻醉项圈，除下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然后再溜到地下通道，伺机袭击邪神。

玄博士躺在床上，看去昏昏沉沉，但心内却十分清醒，正反复思考着改进后的外星 DNA（遗传基因）仍存在着尚需完善的程式：“改良了的方程式，加上我的超强体能，异变后威力暴增数倍，但不会令自己爆体而亡，可

惜持久力不足，只算是成功了 90%，尚需进一步改进完善……”邪神离开地下通道后，跃出地面一看，发现自己衣衫被怪物抓破数处，有夫体凶，急疾跃回寓所，替换衣服。

邪神背着手，烦躁地在寓所内来回走动，心内恼怒，但百思不得其解，他暗自光火地想道：“想不到我堂堂邪神，竟被这来历不明的怪物搅得如此狼狈，真是失败！但比起自己上次的失败，只是小巫见大巫。”“当年我被对方一掌就打得极火倒卷，险些烧成灰烬，这个最大失败，令我刻骨铭心！”失败后我闭关苦练，历经劫难，方才练成如今这身旷古烁今的极火内力，本想从此会再无对手，然而今天这怪物……”邪神越想越恼，气得牙根发痒，心里发誓定要找到那怪物，看他到底有多能耐，与他一决雌雄，把他挫骨扬灰，以消心头之恨，想到此，邪神向门外厉喝道：“红邪子，找到那怪物的下落没有？”红邪子听到邪神声带怒气，急推门而进，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回答：“报告主管，保安部已作严密的监示，但很奇怪，到目前为止，仍无法找到那怪物的踪影……医疗室的火警已扑灭，玄博士在内昏迷不醒，不过性命尚无大碍！”邪神静静地听完红邪子的报告，思索着说：“唔，那么说这怪物目前仍留在堡内！”红邪子小心地听邪神说完，面色不安，犹豫片刻，又向邪神说起一件恼心的事：“但 VIP 区却出了些奇怪的事，蓝天使和赤龙又打了起来了。”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怪物一事尚无着落，而蓝天使与赤龙又令邪神陡增烦恼。

邪神听到红邪子说赤龙和蓝天使又打了起来了，只烦的无名火起，暴躁地对红邪子说：“什么？他两个搅什么鬼，快把录影放给我看看！”原来赤龙从邪神密室出来后，一路心事不重，走回自己的休息室，躺在床上，双手抱头，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呜——呜——”忽然，房外警铃长鸣，打断赤龙思绪，赤龙躺在床上，惊异地想：“警号大鸣，发生什么事？”顿时一个鱼跃，跳到地下，心内好奇，急冲出房外吞个究竟，并不断在楼道内巡视，忽然赤龙发现蓝天使也冲出房间，朝自己这边风风火火地跑来，赤龙猛地刹住脚步，下意识地惊喊一声：“呀，蓝天使！”话刚出口，赤龙忽觉失言，急凝神屏息，蓄势戒备，心中暗想：“真是冤家路窄……”转瞬，蓝天使已箭一般地冲到赤龙面前，满脸怨气，眼里喷射怒火，立定赤龙身边，冷冷注视着赤龙。

赤龙见蓝天使对自己似有故意，急暗中运起钛极身第二级劲气护体，静观蓝天使下一步有何举动，但看蓝天使的眼神，赤龙心内始终疑惑不解：“看她的眼神充满怒意，我究竟什么地方得罪她了？……”赤龙正在心内猜疑，陡见蓝天使突然举掌拍向自己的肩膀，不由睁大眼睛，心内纳罕地想：“看她自己打自己……莫非神经有问题……”赤龙稍一走神，突觉眼前一花，不提防蓝天使的拳头以快到无法防避的极速，重重轰中他的面门。

赤龙毕生从未遇到如此快绝的拳击，“呜……”未及反应，顿时被蓝天使一拳打得闷哼飞去，“隆！”爆响声中，赤龙已飞撞在楼道内的墙壁地，顺势跌落地面，胸内气血沸腾，眼前金星乱冒，心内气得大骂不绝：“哎……这可恶的八婆……”未待赤龙反应，蓝天使又疾冲而上，中途挥拳狂击右手手肘。

赤龙霍地跳起身来，忽觉面门剧痛欲裂，急启动第四级钛极身，心中气愤地想：“哼！不能客气了！”“咤！”蓝天使疾呵一声，右手陡然暴涨，五指箕张，向赤龙当头抓下，赤龙急出拳迎击，拳锋直指蓝天使胸部，蓝天使

仿若游魂，晃身电闪而过，避过赤龙轰来的拳势，在两人交身而过的刹那，右臂突然柔韧拉长，在赤龙意想不到的角度，以刁钻的手法，一把抓住赤龙的咽喉，左拳快捷无比，顺势攻上，痛击赤龙后脑，膝头象炮弹般狂撞赤龙腹部。

赤龙虽有第四级钛极护体，但蓝天使的击力奇猛，也令赤龙痛彻心肺。

剧痛之下，赤龙祭起新练成的第五级天极身，意欲反击，孰料，蓝天使一袭得手，旋即飘然退开，转身离去，给赤龙只留下一抹冷笑。来去自如仿若入无人之境，只把赤龙气得啼笑皆非。

赤龙气得五炸六肺，呆立当地，眼睁睁地看着蓝天使那飘忽的背影，倏忽消失在楼道里，技不如人，追无可追，赤龙不由从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唉，照此下去，我在这里迟早会被这个八婆玩死……”楼道内又恢复到一片死寂，赤龙神情撇撇，呆立片刻，满怀凄楚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散功，刚才受蓝天使重击的部位痛楚渐渐消失，但后脑仍隐隐作痛，赤龙以手轻抚，低头暗思：“莫非里面已有隐伤？……”赤龙无端遭受蓝天使两次重击，自己却无还手之力，不由心中郁闷，无法排解，夫落中他忽又想起父母，想起风姿……赤龙真想一走了之。然而，父母的殷殷希望，风姿的沉重嘱托，自己的前途，这所有的一切令赤龙不得不忍辱负重，冷静地对眼前的事实，现在自己大功未成，心愿未了，无论如何，也要默默忍受，咬牙坚持，把握好这一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机会，如今自己第一步已小有成就，接下去，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赤龙踟躇而行，思绪万千，想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赤龙立刻将所有的烦恼一扫而空，脸上又现出刚毅之色，他心中默默地想：“两日后，我就要接受测试，为了测试能顺利过关，现在我就该回到房间潜心溶汇吸纳新增加的天极身功力……至于蓝天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待我功成名就，他日有机会，我再和这可恶的八婆算帐！”赤龙心下主意一定，急速地朝自己房间奔去……电视屏幕里，赤龙影像渐渐消失，邪神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红邪子少有心机，看完电视影像，显得一头雾水，他眨动眼睛，搜索枯肠，对蓝天使的举动也理不出头绪，于是，红邪子只好惜槽懂懂地问邪神：“主管，这个蓝天使是否有些SHORT。SHORT？为什么专门找赤龙麻烦。”“非也，非也，其实她对赤龙非常好！”邪神听红邪子语气武断，对蓝天使的举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大摇其头，之乎者也地答道：“吓，象她这样手段残忍，对赤龙冷酷无情，也是对赤龙好？我不明白！”红邪子听邪神对自己看法出日否定，还语气夸张地大发宏论，心里越发不解，嘟嘟囔囔他说道。

邪神见红邪子朽本难雕，还哆嚏不休，再加上自己心情烦躁，不由顿生厌意，勃然大怒，对红邪子吼道：“少罗嗦！你和针狂联络好了没有，”红邪子见邪神雷霆大怒，不觉吃了二惊，想到嘴边的话语尚未出口，也被吓得咽到肚子里，他听邪神厉声发问，于是赶紧立直身子，毕恭毕敬地低垂下头，用颤抖的声音对邪神说：“针狂已收到指令，后日12点正候命测试！”邪神耐着性子静静地听完红邪子的报告，愤怒的面色寸稍许缓和，他懒懒地靠在座椅上，叉起双手，放在胸前，眼睛微微闭起，一声不响，似乎想睡，但心内却异常活跃，思绪悠悠：“第二届精英冠军赛针狂一举夺冠，入无限宫闭门修练，功力暴涨，又经过超磁空域的锤练，在这十年间，深得修练精髓，武功跳幅大进，功力已达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性格暴戾，心地残忍，出手异常厉害，而赤龙乳臭未干，虽已顺利地通过天极身的修练，但

根基未稳，尚待锤炼，以他的功力根基而言，来和针狂对阵，或许用不了三拳两脚……但测试时间规定，他要捱过这 5 分钟，看来过关机会不太大……”

2 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万里无云，太阳高高地挂在蓝天上，将大地照得一片生机盎然。

无限岛也一改往日烟笼雾绕，阴晦神秘的面孔，如清秀出水，烟淑婀娜的活神，静静地临水而卧，绿草茵茵，仿若碧色的地毯，错落有致地覆盖在岛内的礁石空隙间和建筑林内的空地上。

不知名的小花，象繁星般稀疏地散落在茵茵绿地内，为无限岛增添了无尽的景致。

岛内林林总总的建筑，鳞次伟比，泛着点点柔光，将整个岛内装点的一片清新瑰丽。

这时无限宫内，阳光透过厚重的幕墙，将宫内映得金碧辉煌，邪神率红邪子及一众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宫内，准备开始为赤龙测试。

赤龙精神饱满，神情奕奕地站在邪神对面举手致礼，向邪神报告到：“报告主管，我已准备就绪！”邪神神色庄重，巍然站在赤龙的对面，心情复杂，听到赤龙报告后，默默无语，盯住赤龙，上下打量，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他暗想：“再过半小时，即乐土国标准时间正午 12 时整，赤龙将和针狂对阵，接受特殊测试，这将是决定赤龙命运的关键时刻，赤龙和绝顶高手针狂过招，确是差别悬殊，这就好比围棋刚入门者跟顶尖国际大师对奕一样，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赤龙欲跨入超磁空域的大门，进行更高轮的武功深造，就不得不过这一关，看来确实难为他，但不这样做，那将会对他危害更大，现在，只有凭大由命，看他的造化，造化大，他将会前途无量，但如果失败，那么他也许就会在无限岛永远消失。”邪神想到这里，收回思绪，冷静地对赤龙说道：“再过半小时，测试将正式开始，这次测试，是透过 MITORK 进行测试，即是一一 MTWORKFGHT！”赤龙一听邪神对测试作出如此安排，不觉一怔，三天来，他卧薪尝胆，对新修炼的大极身功力进行贯通，已感到驾轻就熟，目的就是为迎接测试，领教一下针狂这绝顶高手的威力，想不到心里想得千难万难，到头来竟是这个出乎意料的测试方法，不是真枪实弹，面对面地较量，而是进行什么网络战斗，赤龙一时想不明白，亦无法理解，赤龙脸呈迷茫神色，不禁愕然脱口而出道：“网络战斗？”邪神见赤龙愕然不解，神色迷茫，一脸失望的样子，心内不由冷冷一笑，暗暗想道：“看样子赤龙似乎很失望，但就凭你本身功力而言，相对针狂来说，你现在这点功力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若真是和针狂争斗起来，恐怕你将会死无全尸，这网络战斗，也还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一旦你捱不过 5 分钟，你不过免入超磁空域罢了，功力虽由此增强无望，不过尚可保命无虞，可你却不了解我良苦用心，真也是大有些不知轻重，罢了，就让我告诉你吧。”邪神心念转动，肚里讥笑赤龙，但表情深藏不露，仍旧面色威严，对赤龙缓缓他说道：“也难怪你不明白，那么我就详细说给你听吧，这网络战斗，也就是模拟战斗，你和针狂相隔万里，彼此运用脑电波进行战斗，战斗时，是将双方的脑电波，通过仪器以光束发射的形式发射到卫星上，然后通过卫星转换系统，再进入对方脑域，这种战斗虽然不是什么当面较量，但战斗起来，也和真人搏击没什么两样，这样做的好处是：这种战斗可以避免两人争斗时，因下手无情而造成失手，使功力弱者非死即伤，而测试采用的模拟战斗，则令交战双方都不会有伤亡。”“邪神一番侃侃而谈，令赤龙恍然大悟，遂欣然接受。

赤龙躺在脑电波发射仪器的平台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将带有吸盘的接收线路固定在赤龙的整个头部，邪神站在平台边，仍不厌其烦地叮嘱赤龙：“战斗开始后，你要保持在五分钟内不败，那么你才有资格进入超磁空进行深造，但针狂的脑域已开发到到 30%，并拥有上一世的武功，非常厉害，因此你不要掉以轻心，自绝深造门路。”赤龙现在已完全了解邪神的用意，他面带感激，平静他说：“我会尽力的！”这时工作人员已准备就绪，撤离仪器平台，恭敬地向邪神报告说：“主管大人，现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听候您的指令，网络战斗随时可以开始！”而同一时间内，远隔万里的巴黎，针狂也躺在脑电波发射仪器平台上，一切准备就绪，静待网络战斗开始。

针狂在深造后就成为巴黎总督，他入主巴黎后，将著名的玻璃金字塔地下博物馆改建为总督府……正午 12：00 时间已到，网络战斗正式开始，漆黑的天幕下，从同步卫星的发射系统，发射出两道金光耀眼的光柱，穿云破雾，射向遥遥万里的巴黎和无限岛两地，两地 MiTWORK 系统已经正式接通。

针狂躺在脑电波仪器平台上，浑身一震，脑电波已进入 NETOWORK 系统，以光速传往万里之外，同一时间，无限宫内，赤龙的脑电波通过仪器发射，出发征战。

无限宫内，一片死寂，众人屏息静气，凝视着已大的立体电视接收器，等待着这场震古烁今的 NETOORarIGHT 的开女台。

不到一秒，赤龙与针狂的立体影像在电视荧幕接收器上出现的影像栩栩如生，与真人无异。

“倒数开始”邪神一声令下，工作人员按动掣键，倒计时开始。

5 模拟影像赤龙。针狂二人相互对视，打量对方，只见针狂头罩红格头巾，全身针芒密密麻麻，泛着幽幽寒光，额头正中，镶有两颗上下相连的琥珀色按钮，熊眼浓眉，眼内精光四射，狮鼻虎目，额骨突露，将整个面部撑成三角状，透着森森杀气，赤龙刚面呈刚毅，隐隐透着豪气，剑眉高耸，鹰眼藏威而不露，削竹鼻挺透英俊，方日尖颌，面罩寒霜，霸气冲天通环宇。

两人对视两秒，忽听一声令下——战斗开始！两人皆祭起最高功力悍然出击，两臂相交，劲气相撞，猛烈对撼，爆出震耳巨响，真实效果和真人战斗没有什么两样……

第三十七章 超磁空域

赤龙、针狂两人甫一交手，倏忽分开，跃出丈远，稳住身形，立定守式，两人不约而同，双双互相对望，初次交手的试探一击，两人心中都不觉一震。赤龙盯着自己的拳头，感到虎目仍在隐隐作痛，惊得睁大双睛，心中惊惧地想：“我的天，我倾尽“天极身”的十成功力，击在他的掌上，竟象击在钢板上一样……这家伙的抗击力比我更强……”针狂也惊诧地看着赤龙，脸色更加阴沉，本来黝黑的肌肤，现在竟黑中泛着亮光，阴森森杀气更浓。

刚才和赤龙对过一掌，从功力来看，自己虽然占有优势，但赤龙一拳击在掌上，手掌亦有火辣辣的感觉，可见这赤龙也非等闲之辈。

针狂将牙齿咬得“咯咯！”声响，两眼阴阴地盯着赤龙，仿佛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怪物，心内冷冷笑着，暗中忖道：“嘻嘻……看不出……这小子年纪轻轻，衰毛未退，功力竟已到如此境界，哈哈，真是难得遇见这样的对手，今天我可以痛痛快快地过把瘾啦！哈哈……”针狂想罢，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慢慢靠向赤龙，同时赤龙亦缓缓游走，拿定守式，双眼看着针狂，伺机进攻。

猛听针狂疾声厉喝：“小子接招！”左腿快如闪电，话音未落，“狂针碎金”已挟着疾风扫到赤龙胸前，赤龙急沉胸吸腹，险险避过，但虽有防备，仍惊得冷汗溢出，心中吃惊地想道：“哗，这家伙出脚好快，亏我闪得快，不然稍迟一点可就遭殃了！”不料赤龙刚刚避开来脚，尚未立起身形，针狂“狂针挂褪”又兜头砸下，迅如疾雷，只一瞬间，赤龙顾得中路，无暇顾及上路，闪避不及，唯有出招“钛极褪拳”，挥拳硬挡。

“铿！”如金铁交鸣，针狂拳势重逾万钧，赤龙独臂难支，膝头一软，被针狂来圈击压跪地，未及反应，针狂又旋脚攻来“狂针碎金”，赤龙手忙脚乱，无法应付针狂急疾袭来的一脚，顿时被针狂重重踢中腹部，赤龙喉头发热，“呜……”口中热血狂喷。

针狂仰天狂笑，赤龙不顾腹部剧痛攻心，觑准空隙，“呔！”发力狂呼，攻出“钛极金钟坠”，挺拳向上疾挥，拳如重磅炸弹，直轰向针狂下颚。

针狂刚笑到一半，不妨下颚却如遭雷击，不由痛得头晕目眩，牙齿如锯，将舌尖齐齐挫断。

“——唬——”的一声惨叫，踉跄仰身飞退，笑声戛然而止，一口污血如箭飞出。

赤龙借势起身，跃开丈余，扰臂成拳，虎视眈眈，出式护身。

能在劣势中扳平，赤龙也却非省油的灯。

红邪子看得心惊肉跳，看到刚一交手，针狂出手攻击，迅雷不及掩耳，赤龙手忙脚乱，已连遭两记重击，正想着赤龙定会接着被针狂击昏躺地，不料赤龙突发奇兵，在劣势中竟死里逃生，反将针狂击得残嚎飞退，将局势扳平，不由脱口赞道：“好小子！够劲，看来有机会过关喽！”邪神也为赤龙这一击所叹服，然而邪神知道，针狂岂非那样容易对付，赤龙这一击怕是已激出针狂野性，看来赤龙吃亏恐怕在后头。

因此，听到红邪子又在下结论后，只是摇头不已，口中冷冷说道：“未必，现在他们二人只是初步交锋，时间还剩4分钟21秒，结论尚早，针狂怎会如此平庸，只不过他现在尚未轻易施展绝招！”“绝招？”红邪子听邪神口出此言，必有所指，但看针狂刚才出手，已非庸手所及，然而听邪神之意，不过是稀松平常的玩玩而已。

“针狂的绝顶招数，尚未出手？”红邪子不由惊异地大喊，欲问邪神一个究竟，但看邪神色威严，只好把话吞进肚里，两眼紧张盯住电视模拟接收器，静观决斗变化。

赤龙见针狂瞬时收住退势，咬牙切齿，脸上阴气隐隐显露，再次卷土重来，看来恶战再即，心中不由暗千个“两次交手，看来针狂比我想象中厉害的多，我要想取得胜机，非用‘天极身’对付他不可。”赤龙心念电转，瞬时祭起极身劲气，严阵以待。

针狂知赤龙已有防备，仍轻蔑地一笑，两眼盯住赤龙，鄙夷他说：“小子，放马过来，本督保证让你挡不了我三招！哼哼！更不要说捱5分钟了！”

赤龙看针狂口吐狂言，亦豪气顿起，事在人为，你针狂也不过是功力深厚一些罢了，只要我加意提防，借机行事，你针狂想要轻易取胜，看那也未必，傲然答道：“臭屁少放，打过才知！”针狂身为总督，武功也十分了得，见赤龙不为自己危言所动，尚且不亢不卑，出口污辱，于是脸色一沉，狠狠他说道：“口齿倒是伶俐！”针狂话一出口，早挥起右拳，向自己左肩重重击去。

赤龙见针狂这一古怪举动，脑中猛然浮现出蓝大使曾经用过的这式，心中不觉自惊骇，忖道：“呀，蓝天使曾用过这起手式对付我……出拳快到绝伦……”赤龙错愕瞬间，心中早有防备，旋见针狂疾风卷来，口中狂叫：“臭小子，你订好棺材没有……”话到拳到，针狂绝招“狂针疾雳”照定赤龙面门轰来，赤龙料敌先机，扭头疾闪，但也觉稍有迟钝，仍被针狂闪电般击来的快拳擦中少许……赤龙虽然是被拳风擦中，但也被强猛的力道轰得旋身跌倒，心中不觉暗惊，惊骇想到，若正面击中，后果不堪设想……针狂出拳快捷绝伦，本意会击得赤龙头破血流，昏厥在地，孰料赤龙见机的快，扭头疾闪，拳势走空，只令拳风擦中，心中不觉一愕道：“我这一拳神鬼莫测，想不到这臭小子的反应比我还快……”赤龙俯伏在地，见针狂错愕，机不可失，进行反攻，双腿有如利剪，“钛极伏龙锁”牢牢钳住针狂右腿，狠命用力扭剪……“啊！”针狂如杀猪般惨叫，针狂一愕之际，猛觉剧痛穿心，心内急速反应：“好痛……不妙，腿骨定已碎裂……”针狂瞬即低头，发现赤龙已将自己右腿扭得背转，然后猛力狂扯，针狂身不由己：“呀！”的惨嚎一声，身如泰山崩摧，轰然倒地。

赤龙见针狂仰身扑地，不觉心中暗自得意：“哼，看你还敢轻狂，我只比一招便将你剪得骨裂兼脱臼，还有得恶么，”赤龙鱼跃而起，飞身而退，看着痛苦扭动的针狂，心中得意地想：“我剪断他腿，针狂已无所作为，我这冠军真是好潇洒！”赤龙面呈得意，看着针狂，轻松他说：“测试完了！”邪神本人城府极深，轻易不将喜怒形诸于色，因而令人觉得高深莫测，但现在看到赤龙出招快绝，从容避过针狂绝招的攻击，险中出击，竟硬生生将针狂腿骨扭断，也不由的衷心叹道：“好！这一击时间与力度都是绝好！”针狂见赤龙洋洋得意，一付稳操胜算的样子，不觉狞笑道：“臭小子，你未免有点太天真了，我针狂是这么容易倒下的！”针狂说罢，狞笑着挥动右臂，一拳打落在伤腿上，将锋芒毕露的药针悉数拍入腿内，伤腿霎时愈合，人如大鹏拔地而起，凌空向赤龙压来，狞笑着阴恻恻地说：“臭小子，激恼了我，现在才是你恶运的开始！”时间还剩 02 分 49 秒，针狂身上的药针，一旦拍入体内，除了令劲力暴增 2-3 倍外，更能将伤势迅速复元。

赤龙见凌空而来的针狂，身如鹰鹫，四肢劲力激射，隐隐透出火色毫光，断腿似毫发无损，疾踢如风轮转，整个人影，飘飘渺渺，迎头而下，不觉大吃一惊，蓄势戒备，防心不测，心中暗诧：“呀，他体外的针定有奇异功效……否则，怎会令他瞬间完好如初，而且越战越强，现在看来，好难搅呀……”“——呵——嚎——”吼声如雷，暴喝声中，针狂已疾如狂风，踢出“狂剖，风轮”向赤龙发出攻击，“伤腿”更是劲力暴增，仿如风车火轮，围定赤龙疾踢，如万炮齐发，狂轰乱炸，令赤龙连连格挡，手忙脚乱……霎时只见人影绰绰，“碰！”、“磅！”、“砰！”、“碰！”交手撞击之声不绝于耳。

针狂攻势如风，赤龙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仅能守住门户，然针狂不断变式，“狂针疾雳”、“狂针风轮”连续出击，招招出手刁钻古怪，令赤龙防不胜防，正在心慌意乱之际，针狂又一次迅疾狂猛的攻击。

久守必失，赤龙稍一疏忽，回挡不及，针狂左脚如气贯长虹，一式“狂针飞褪”如流星疾坠般，堪堪砸中赤龙头顶，针狂这一击不知有多少公斤的攻击力，直把已祭起第五级钛极声护体的赤龙亦砸得仆身狂撞地面……“啊……”赤龙闷哼一声，但趁势滚开丈余针狂纵身穷追，看到赤龙狼狈万分的样子开心地笑道说：“哈哈，滚得姿势蛮吓人的，连死人都会被你吓得炸尸呀……”赤龙不顾针狂讥讽，几个滚勤落，已逃出针狂攻击范围，霍身跃起，只觉头重脚轻，眼冒金星，心中暗暗叹气：“唉……我现在头晕眼花，颅内剧痛，相不到针狂这一脚竟这么厉害……”时间还剩02分21秒。

针狂傲然立足，站在赤龙对面，停止攻击，细细玩味着赤龙，仿佛是在惬意地端详自己口中的猎物，看到赤龙身形不稳，脸色茫然，手足无措的样子，针狂脑中浮现出猫捉老鼠的情景：老鼠被猫咬得浑身伤痕累累，浑身颤抖，无奈，绝望地吱吱叫着，惊慌失措，猫咪眯起细眼，安祥地打量，不断用爪子戏耍，老鼠魂飞魄散，团团乱转，针狂想到这幅场景，再看赤龙现在的形象，不由觉得十分惬意，开心地笑着，傲然地对赤龙道：“哈哈，臭小子，现在还剩下2分钟，本督看你怎么捱？”赤龙这时懊恼万分，只交手两分钟，三招两式就被针狂打得这样残重，而自己虽有得手，却无损针狂分毫，赤龙心中悔恨地想：“虽然我早已得到蓝大使的提前示招，有备而战，但招招都输得这样惨，难道我就要这样惨败的输到连一点面子也没有？……”赤龙生来倔强，自尊心极强，一想到蓝天使，不由激起他的自尊心，为了荣誉，赤龙豪情顿起，一个虎跃，纵身而起，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心中默道：“好，我将天极身催运到极限，背水一战，将功力催动至十成，”赤龙豪气尽显，威风凛凛，怒视针狂，准备拼死一战。

针狂见赤龙忽然间挺身跃起，周身血脉赏张，肌肉块块凸起，目射寒光，冷冷盯住自己，显出一付拼命的架式，心中不免冷冷笑道：“臭小子，死到临头，还扮什么豪气冲天的样子，这样本督会让你败得更惨！”邪神亦看赤龙意图，心内也不觉叹息，经过几次交手，他已看出赤龙的实力，若赤龙像刚才一样凭借思维敏捷，反应灵敏，不与针狂作正面交锋，只是躲避游斗，守攻兼备，看来捱过5分钟还有希望，可是一挫之下，赤龙欲意硬拼，这无疑是以卵击石，邪神不由微微叹息，开口说道：“唉……他不用游斗战略，必败无疑！”红邪子也觉惋惜，心中默默地想：“后生仔，你太冲动了。”模拟的赤龙打定主意，催动天极身绝顶功力，飞身扑向针狂，口中喊道：“针狂，出招吧，我们来轰轰烈烈地打一仗！”针狂阴侧侧地怪笑，傲然不动，静待时机，他欲击怒赤龙，使赤龙丧失理智，于是狞笑着出言讥讽道：“嘿嘿，我会让你输得一败涂地，那时你才会认识本督针狂的真正威力。”看着赤龙迫身，针狂猛地挥动左拳碰向自身的左臂上方，口出狂言说：“我这一招，保证叫你彻底报废！”赤龙虽然有些冲动，但他所暴发出的那股勇猛气势却是锐不可挡，席天卷地，转瞬间攻到针狂面前，陡见针狂这一古怪举动，倏然心惊，脑中又浮现蓝天使击他的那一幕，心中默道：“对了，这招能令其手臂增长一倍，手若无骨出击，角度刁钻难测，我已领叫过这招，就不能再次再次着道……看来，还是先避开为上，令他出招，招招落空，我再寻机……”赤龙想罢矮身猛闪，刚好针狂暴呵：“手到擒来！”臂长爪出，向赤龙当头抓来，赤龙闪避恰到好处才避开针狂这致命一抓，人已如泥鳅，贴身溜到针狂背后……“呀，臭小子，竟未卜先知？！妈的！”针狂本想这一绝招能将赤龙咽喉抓个正着，好来个恶虎扑羊，扼断赤龙喉管，不料赤龙身影

一晃，竟使自己一抓落空，轻易地从自己掌下溜走，心中不觉一怔，随即骂道。

“砰！”针狂尚未回过神来，游到背后的赤龙已瞅准时机，迅速押拳出击，重重打中针狂的脑袋，傲气冲天的针狂不防赤龙有此一手，只被击得血气逆转“咳！”热血从口中狂喷而出，巨痛从心底传来，直痛入脑髓。针狂不愧绝顶高手，反应迅疾绝伦，赤龙一击之下，虽疼痛欲疯，然针狂强忍痛楚，反手一抓，欲再擒赤龙，赤龙早熟已暗中提防，见针狂身形稍动，迅即纵身跃起，跳上半空，令针狂二度出击，再告落空，抓到的只是一手空气，赤龙纵身瞬间，旋身下扑，乘胜出击，不给针狂留有喘息的机会，在针狂出手抓空之际，又迅疾攻出“钛极盖顶”，“铿！”重肘再次重重砸向针狂头部。

赤龙千钧贯力，仿如击石，针狂旧痛未尽，新疼再来，赤龙这致命一时，直击的针狂两眼发黑，“呜！”如伤兽残嚎，一个恶狗抢屎，仆倒地上。

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前番针狂将赤龙打的吐血，今次赤龙将针狂打得扑地。

赤龙连番得手，雄心大增，见针狂扑地，穷寇猛追，不给针狂以喘息的机会，双拳交握，将体内天极身功力悉数催运双拳，暴喝声起“聚焦出击！”霎时双拳贯注一万公斤的击力，狠命击中针狂头部。

赤、橙、黄，绿。青、蓝。紫，针狂仿如眼前出现万花筒，一时五颜六色，尽出眼底，脑际仿若有万蛇窜动，撕裂欲爆，赤龙这致命一击，只令针狂仿如一佛涅槃，二佛升天。

邪神在电视接收器前亦看得惊心动魄，心中思量，照这样一来，赤龙出试有望，不料心中念头未绝，瞥见赤龙不计利害，欺身攻到针狂头上，心下本由一沉，暗道：“不妙，这笨蛋贪功，不计利害，可攻势已尽，看来要弄巧成拙了。”果然，不出邪神所料，只见影像中的针狂，堪堪吃下赤龙这沉重的一击后，双臂反拢回抓，将赤龙手臂抓个正道。

赤龙狂攻之时不防有虞，撒手不及，心下大惊：“不好，看来这次我贪功心切，致使手臂受制，无法抽回……不妨用力……”赤龙急运力回撤，针狂借势反弹，狂吼声中，纵身而起。

时间此时已剩 01 分 16 秒针狂一旦摆脱困境，出手便招招夺命，他右手扣牢赤龙左手，左手疾急上攻出招“狂针断喉”，这时针狂双臂发挥出特异功能，如灵蛇般窜动，瞬时锁上赤龙闪避的喉咙。

赤龙呼吸一紧，提气急旋转身形，趁喉咙未被针狂锁牢前之际，瞬间，发尽全力，运劲入喉，挣脱针狂缠锁，及时脱身，时机拿捏的只在转眼间，若稍迟了十分之一秒，必定玩完。

针狂顿感手间一滑，欲顺势再抓，无奈电石火光间，赤龙已旋退丈余，不由愕然惊呼：“哟……小子，看不出反应竟如此灵敏……又快又绝……”针狂头部遭受赤龙连番超猛的重击，已头骨碎裂，脑髓受伤，此时痛楚刺心袭来，针狂冷汗淋漓，不得不暂且息手，先求自保，心中恼怒地骂道：“妈的，臭小子，老子且先将你的头骨寄存在你的脖颈上，待我先调好自己头部伤势，再好好收拾你！”只见针狂双拳拢圆，狠命击向自己头部，把头上外出的钢针悉数打入脑内，镇痛疗伤。

钢针入脑，陡地针狂头部隐隐泛出毫光，头部痛楚立刻消失，但胸中怒气去”渐渐冒升，心中暗想：“时间已不多了，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速速打败他，否则，我这张老脸就要丢尽了。”针狂想到这里，忽地又抡左拳

猛击右臂，然后张着双臂走向赤龙……测试倒计时已到 01 分零 7 秒赤龙逃出针狂锁擒，守住门户，蓄势待变，他看到针狂一系列古怪动作，心知有异，遂加意提防。

针狂走到赤龙面前五尺余，立定身形，两臂奇长，十指箕和，摇摇上扬，双眼眯起，脸色诡异，看着赤龙，用怪怪的语气问赤龙：“小子，本督现在就用为两条长臂中的一条来扭断你的脖子，看一下，你喜欢用哪条呀？”赤龙一边冷静观望，一边心内急速转动：“测试时间现在大约剩下 1 分钟左右，我必须出击，凭我的‘天极身’第五级气罩，就算硬捱也要捱到最后，输不了！”赤龙语音一定，信心倍增，充分作好心理准备，欲与针狂周旋到底，孰料，这时，忽然有一种奇异感觉从两臂蔓延到大脑，赤龙心中顿觉诧异，急提拳察看，只见拳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断针，奇异感觉正是从这里发出，而且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不由在心下惊惧忖道：“咦……我的拳头有点不妥，似乎是麻痛中劲力逐渐减退……”正思量间，赤龙摹觉膝部也传来这种奇异的感觉，心中大惊：“呀，不妙！这露在体外的钢针，原来是含有超强麻药……好奸猾的鬼东西！”原来，赤龙双拳和膝盖痛击针狂时，亦被针狂身上的断针刺中，针狂身上钢针皆由剧毒药液泡制而成，自己受伤可震人体内，藉以疗伤增力，而毒针刺入对手皮肤，可令对手发生中毒，四肢麻醉，功力减退，赤龙不知其中玄奥，误冲误打，使拳部和膝部落满断针，现在毒力开始发作……红邪子也发现影像赤龙行动有异，看出苗头，于是对邪神说：“针狂的体外针，能令敌人失去战斗力，现在看来，赤龙这次大事不妙了！”邪神密切注视着影像中二人的一举一动，洞察秋毫，他也洞悉到赤龙这一巨大变化，但从赤龙所有表现来看，他现在对赤龙反而抱着乐观的态度，当邪神听完红邪子又一惊一乍喊叫后，觉得很厌恶，不耐烦他说：“针狂虽然猛烈，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要看赤龙的忍耐意志有多强，况且现在时间也快到了……”针狂看到赤龙虽然中毒已露败像，但仍然在脸上显示一付无所畏惧的样子，不由想到自己虽然功力超卓，但今次竟连番几次栽到他手里，不由怒由心起，恶从胆生，脸上肌肉扭动，豹眼肌裂，咬牙切齿地对赤龙说：“呀！小子，纳命来吧，本督今次要把你彻底一一撕裂！！”倒计时测试已到 00 分 56 秒针狂吼罢，飞身攻向赤龙。针狂一双长臂如狂风暴雨惊雷恶气，疯狂猛轰赤龙，倏然攻出“狂针灭能”，霎时只见拳影迷芒，透着怪异从四面八方将赤龙罩住，招招夺命，攻向赤龙周身一百零八处大穴。

赤龙提起精神死守阵脚，勉力招架，霎时两人幻作一团乱影，只听到“碰！”“碰！”“碰！”之声不绝于耳，分不清谁胜谁负。

针狂打得性起，怪吼震天动地：“小子，看你捱得了本督多少拳！”赤龙身体被奇毒浸蚀，劲力大打折扣，硬挡了几式，勉力招架过百拳后，终于抵御不住针狂一轮紧似一轮的连番进攻，顿时破绽一出，门户洞开，被针狂角度刁钻攻来的猛拳连连击中，口中血箭四射，惨叫之声不绝，针狂砸来的每拳劲力都超过 8000 公斤，拳到之处护体甲化氢气应拳而碎，疼痛撕心裂肺，坚硬无匹的“天极身”竟被震得破破裂了……这时时间还剩 38 秒。

赤龙此时回“天极身”破碎，痛苦万状，但仍坚强支持，心中紧张地思道：“哎……‘天极身’已顶不住这魔鬼的攻击，钛极身功力降到了第 4 级……”针狂见赤龙已抵敌不住，便将拳雨如狂飙般更加卖力地招向赤龙周身，看着赤龙有如旋转的皮球，在自己狂拳疾雨不停地轰击下飞来荡去，顿时乐的心花怒放，变态吼道：“吼，玩这肉球，好痛快呀！”幌眼间，赤龙第

4级钛极身也被轰击的碎裂了……测试计时只剩23秒了。

针狂经过一阵狂轰烂炸的发泄后，心怒渐平，陡然招式一变，左臂刁钻地从背后擒锁住赤龙的脖子，冷森森地怪笑道说：“咕咕，小子，是到本督拗断你的胜骨的时候了，你玩完了。”针狂怪笑声嘎然而止，手掌用力扭动赤龙脖子，赤龙股骨发出一阵“咯卡哟嘲……”的响声，“咕……”赤龙顿感呼吸受阻，喉间发出痛苦的叫声，他拼命抵抗，然而终究无济于事，颈骨渐渐扭曲……就大老粗龙颈骨快要折断之际，测试倒数计时器，钟声咯咯骤起，网络战斗到此为止。

赤龙因祸得福，因为蓝天使的蓄意袭击，起了预选试范作用，无形中帮了赤龙一个大忙！

卫星光束影像输遂，立时中断。

针狂战意犹酣，欲置赤龙于死地，不料时间已到，他霍地从脑电波发射仪器上挺身而出，破口大骂道：“妈的，尚差5秒我就能扭断这小子的脖子，偏偏响什么烂铃，见他妈的鬼，真是太扫兴了！”针狂骂骂咧咧走出脑电波发射室后，不由心中暗忖：“通过这一战可以看出，这小子潜质优厚，将来必成绝强高手，现在只好暂时放他一马，等有机会再把他彻底击败！”而同一时间，赤龙也在无限宫内的脑电波发射仪器平台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太阳透过厚厚幕墙，将光辉洒进宫内，映向赤龙红光满面……赤龙从仪器平台上慢慢爬起，心中默想：“虽然是网络战斗，也令我浑身虚脱，死里逃生……”红邪子高兴地走到赤龙身边，连声夸奖：“好小子，恭喜，恭喜，你有运气啦！”赤龙点头致意，坐在平台边沿上，眉头微蹙，又想起自己的心事：“今次战斗，通过测试，我便能够进入超磁空域，这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赤龙，你今次运气是很好，但超磁空域里是凶险无比，你若想有所成就，单靠运气是没用的！”邪神不知什么时候，已不声不响地站在赤龙面前，他默默地看了一会，见赤龙仍在瞑目沉思，本不欲惊醒他，但明天他将启程前往超磁空域继续深造，有些话需要同他讲明，于是叫醒沉思中的赤龙，说道。

只见赤龙恭恭敬敬，用平缓的语气，信心十足地对邪神说：“主管，你放心，我不会依赖运气去超磁空域，我凭得是自己强大的信心和实力，我一定会成功！”邪神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赤龙做事很有恒心和毅力，遂心生好感，他听赤龙说话语气肯定，信心十足，于是不再多说什么，仅向赤龙详细交待下一步修练程序，具体注意的事项……然后安排赤龙明天起程去超磁空域……翌日07:00AM太阳，从东方的海平面上冉冉升起，万道霞光将天际的乌云染成一片玫瑰色，远处的洋面，波光粼粼，泛起灿灿金光，潮水哗哗地响着，涌动着，拍击着无限岛沿边的礁石，将无限岛从雾色朦胧的沉睡中叫醒，无限宫披着霞光像一个从梦中款款走来的少女，用她那惊奇的目光深情地游览整个无限岛灿烂的早晨，颗颗磁极发射装置，尖尖地指向天空，情新的阳光洒在上面，修长的柱体闪着自色金属的光泽，仿佛是少女润滑的玉指，指点着这美丽的早晨，告诉从睡梦中醒来的无限岛——新的一天开始了。

赤龙在这美丽的早晨，沐浴着霞光又开始了他新的旅程。

专机轰鸣，从腹部喷射出耀眼的火柱，绝尘而起，送赤龙前往他修练深造的目的地——超磁空域。

这次焚天邪神亲自送赤龙起程，他目送着专机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

天际，心中感慨地想：“其父身为国防部长，真乃虎父无犬子，希望赤龙能在空域中获益。”蓝天使一身紧身睡衣，站在自己睡房的落地玻璃窗前，默默地目送着绝尘而去的专机，心中激动地想：“赤龙成功地通过网络战斗了！”她目光深沉，思绪万千，专机远去，也牵走了她的一缕情思，她心中默默地想：“超磁空域修练是一项艰辛凶险的试验，只有超凡的人才能经受住考验，并成功地取得上一世的记忆和功力……能否再续未了缘，就要看赤龙的能力和意志……”专机以超音速向超磁域进发，机上天空，湛蓝湛蓝，显得深邃而悠远，机下是翻动沸腾的云海，大团大团的白云像一群群雪白的羊群，你追我赶，蠕动着，奔跑着，仿佛是在无际的草原上游荡，又像是朵朵浪花，激涌着，追逐着，在广阔无垠的洋面上沸腾澎湃，赤龙和红邪子坐专机舱内欣赏着这无边的美景，谈论着有关超磁空域的话题。

红邪子今天心情特别好，因为他有幸陪同赤龙前往超磁空域，他望着眼前的蓝天云海，首先向赤龙介绍说：“赤龙，超磁空域是我们乐土国的边境，在绵长万里的沙漠地带中！”“当年建设超磁空域时，曾有数十人入过空域，但只有6个人得到成功，第一个就是主管。”赤龙今天心情好极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就要实现，这将是步入新的成功的起点，这怎不令他思绪万千，他神色刚毅，充满自信，听到红邪子兴致勃勃地谈起超磁空域和主管，于是接过话头，激动他说：“对呀，主管曾说过空域非常凶险，但内里究竟有什么古怪呢？”红邪子听赤龙问起，兴致大增，口若悬河地向赤龙滔滔不绝的讲起来：“当时测试超磁跑道时，意外频生……”红邪子故意吊赤龙的胃口，话说一半，停了下来，他看到赤龙眼里充满惊奇和疑问，一脸急色地看着他，才又接起话头，继续滔滔他说下叫：“很多试验者进入光速跑道时，就已遭极速，把整个人都撕碎了，只剩下一片血肉屑……有的试验者虽进入光速跑道，但用不了多久，亦抗不住极速与大气磨擦产生的热力焚烧，整个人都化成了轻烟……还有……思之心寒……义不容辞曾叫我入空域去试……吓，打死我都不敢去……能够获得成功的，前后只有5位冠军，这5位冠军是：幻法官、针狂，厌霸，地龙。蓝天使，3个畸形人冠军，无缘进入空域！残爵士与一“念罗汉中途失败，仅剩下半条人命。”红邪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了看赤龙，仍是一付不以为然的神情，心中一吓，伸手指着赤龙，加意叮嘱说：“所以，当你抵受不住那速度时，要立刻放弃修练，千万不可儿戏，否则会粉身碎骨！！你要千万当心。”赤龙静静地听完红邪子的诉说，点了点头，握紧拳头……专机飞行20分钟，已抵达沙漠地带，只见沙漠里沙丘起伏，绵绵不绝，沙砾分成几种颜色，层次分明，瑰丽多彩，沙漠浩瀚，一望无际，煞是奇观。

赤龙和红邪子正看得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赞叹天工的奇巧和大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苦短和宇宙无限，直看得瞠目结舌，啧啧称奇，忽听机师报告说：“仪器已受磁力干扰，专机已接近超磁空域的边缘了！”红邪子听完报告，打量了一下地形，选择了一片平地，对机师说：“就在这儿降下吧！”机师关闭专机引擎，启动自动导航系统，专机腹部喷出强大的气流，呼啸着降落在沙漠的边缘。

红邪子将赤龙送下专机，并从机舱内推出一部老式电单车交给赤龙说：“这电单车给你代步吧。”赤龙跨上电单车，启动发动机，试了试刹车，发现这台电单车样子古旧，款式笨重，跑速脉码有限，于是不解地问红邪子：“这部爬山车已是数十年前的旧款，速度有限，为什么不给配一台新款的运

输工具啊？”红邪子一听，笑道对赤龙解释说：“笨蛋，新车拥有大量的电子仪器在空域内就像刚才飞机一样会受强磁干扰，性能失调，这台旧款式电单车属纯机械操作，不受强磁干扰，才是最可靠的运输工具！”红邪子笑着说完，立刻变得一脸严肃，他再次特意叮嘱赤龙说：“呐，赤龙，我刚才说得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呀，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进入超磁空域后，一旦遇事不顺利，你就立刻放弃修练，千万别勉强捱下去！”红邪子说到这里，眼睛湿润，声音颤抖着说：“我不想将你被极速撕烂尸体交还给国防部长，那样我好不忍心呀！”赤龙见红邪子真情吐露，心里十分感激，他平静地对红邪子说：“多谢你的关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赤龙心内酸酸的，挥手跟红邪子告别，然后，赤龙启动电单车发动机，加大油门，电单车一溜烟似得驶向大漠深处，风驰电掣地向超磁空域进发，红邪子不安地看着赤龙的背影，心中不停地祷告：“祝你命大，能够有好运气。”红邪子一直目送赤龙的背影在大漠边际消失，才慢慢地爬进专机，回去向邪神复命。

赤龙驾驶着电单车以最高时速在高低不平的沙漠腹内奔驰，电单车不时被颠簸的高高跳起，大漠深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炎气逼人，电单车高速奔驰，带起疾风，赤龙才稍许觉得好过些，赤龙目视前方，不时辨别着方向，心内暗暗想道：“红邪子再三叮嘱，好认真！超磁空域，真的是像他所说的那相，这么惊人？……”爬山车虽是旧款型号，但性能甚佳，疾速在沙丘之中驰骋绝无问题。

赤龙驾驶电单车大约走了一百多里，沙漠内开始出现了许多巨大的仙人掌，只见仙人掌颈节浓绿，上面覆有一层亮亮的蜡光，根刺硬挺，长得密密麻麻，仙人掌粗硕高大，不知有多少年寿龄，三三两两，一片一簇，分布在沙漠间，给单调死寂的沙漠增添了一点点生气。

沿途只见含苞待放的鲜花，转瞬变得灿烂盛放，不久又萎缩凋零，变化无常。

原来在超磁空域的强大磁力影响下，气候的变化不断急剧循环，令四季转瞬反覆出现，赤龙仿若游在迷人的仙境内，心里有着“洞中才数日，世上几千年”的感觉。

赤龙欣赏着沙漠内的奇花异景，心中激动地想：“花开花落，短暂迅速，这种异象却令人大开眼界。”经过五百里急驰后，赤龙来到大漠的更深处，只见天上的云霞云蒸霞蔚，变化急剧，沸腾着像一片燃烧的火海，将整个天空烧成红紫色，转瞬间，又逐渐变得七彩缤纷，在金灿灿的沙漠相辉映之下，更显得绚烂瑰丽，美不胜收。

赤龙马不停蹄，继续闯入大漠腹地，人象的色彩变得越趋浓烈，仿佛置身玄幻仙境，令人惊叹不已，这瑰丽奇异的大象，天地间难得儿人有幸目睹，赤龙陶醉在这大自然的奇景中，心中暗忖：“看天象变化的如此急剧，想念已距离超磁空域不远。”赤龙一路急行，越接近口的地，前方的沙丘越是高斜，爬山车承受不了直线爬行的负荷，发动杉、沉重的响着，几欲熄灭，赤龙急驾爬山车改以s形迂回而上，方能继续攀登前行。

赤龙爬上迎面而来的一个高耸的沙丘后，远远发现前方远处烟雾笼罩之中隐隐透出一座城堡的影子，巍峨崔嵬，漂漂渺渺，若隐若现，越往前行，城堡的影子逐渐显得清晰可到”，古堡仿若古希腊拜占庭式建筑，廊瓦雕檐，飞梁画栋，堡尖秀丽高耸，参差遥指天空，隐隐透着七彩毫光，门首两尊传说中的神像，左神执戟，右神持刀，威严耸立门前。

越过了高耸的沙丘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座壮观无比的建筑物，雄奇宏伟，巧夺大工，建筑物周围矗立着一座座古堡的神像，透着神秘莫测的慑人气势……赤龙简直看的呆了。

赤龙驾驶爬山车全力奔驰，欲前前去看个究竟，他心中默默地想：“如此宏伟的建筑物，定花费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庞大的资源去建造。”“空域位于地球上的磁力焦点，城内里的设备如何发挥出超强的磁力效应？更令人惊奇的是，空域为何能令人取得上一世的记忆和武功？”赤龙驾驶爬山车又急驰了一百多里，然而发觉那宏伟建筑在前面距自己越来越远，心内顿觉诧异：“咦，那建筑物本来就在眼前，但走百多里路，映像却反而越来越远？……”赤龙想到这里，忽然恍然大悟，不由脱口喊道：“呀，原来这是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物理现象，物体透过热流折射，产生幻像，令人营造错觉。

赤龙又继续前行，沙漠内的气温忽然降低，仿佛置身于冰窟，赤龙周身竟结满一层薄薄的冰罩，赤龙暗忖：“啊，可又奇怪，刚才还是炎热无比，现在四周气温却骤然降低，奇寒彻骨……”愈往前行，气温持续下降，赤龙承受不住这奇寒侵袭，急运起钛极身第二级御寒，深厚内劲竟把冷空气化为蒸霞。

第三册完

第三十八章 力碎磁茧

赤龙驾驶爬山车越又爬上一道沙丘，举目遥望远处的城堡，忽然发现城堡上空变成一片浓浓夜色。

夜色漆黑，星空深邃、寒星点点。忽然漆黑的天空奇景再现，城堡上空晃眼间卷起一个巨大漩涡，漩涡急速旋转着，搅动着，波纹越扩越大，瞬间，仿佛整个夜空都旋转起来。

漩涡中心，形成一个亮丽的天眼，透出绚丽光芒，旋转的波纹霎时变幻成七彩，打着旋儿向天眼中心汇聚，七彩的天际又变化出银河系的景象，深邃幻美，闪烁生辉。

当中有两股流星群不断碰撞，产生出连串猛烈的爆炸。爆闪出眩目的强光。

强光越来越烈，暴射出比太阳强烈 5 倍的光度，璀璨夺目，沉沉的夜空霎时有如爆出朵朵礼花，将天地映照的亮如自昼。

赤龙恐怕强光将眼球的伤，忙举臂遮挡，他惊异地跨在爬山车上，欣赏着这宇宙间的奇观，心中吃惊地暗道：“哗！星群爆炸距离地球极远，这爆炸不知是多少万光年前的事……”所谓光年，是指太阳所发出的光线，穿过大气层到达地球，需要一年的时间，是为一光年，一光年的距离是 9 万 4 千 6 百零 8 亿公里。

在超磁空域影响下，海市蜃楼效应竟能远至银河系的另一区域，却非是一般沙漠幻像所能比拟的。银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部分，其中地球是太阳系内的一颗行星，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的一个极小区域。

赤龙驻足观望，他想象着宇宙的博大深邃，自然变化的高深莫测，惊

叹超磁空域磁力的鬼斧神工，心内默想：“超强的磁力，会对脑电波有一定影响，天象无常，非小心观察和思考不可。”天空在经过激烈的爆炸之后，银河系内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开始吞噬万物，超磁空域的城堡亦相继消失，天空瞬即变成一片昏暗。

赤龙蓦然惊醒，环目四望，发现天地于光眼间晚变得成为冥冥一色，茫茫大漠，霎时变成一片冷清死寂，顿时不辨东南西北，赤龙这一惊非同小可，心内恐惧地想：“不妙，失去了城堡的踪影，即是失去了目标，在这茫茫沙漠，很容易迷途，怎么办？”“阿龙……”“凤姿……”正当赤龙感到偶然之际，凤姿一声娇呼，身透橘色毫光，从茫茫暮色里飘然而至，赤龙一阵狂喜，忘情地大声叫喊着……乐土国国家安全局总部。

凤姿临时睡房，此时凤姿正沉沉入睡，自凤姿焚毁自己寓所的地下室，向雷霆报告了遭受外星人突袭一事，并将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情况详细讲明后，雷霆假公济私，将凤姿留在国安局内，实行特级保护。

凤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尽心尽力地为雷烈进行康复治疗，竟被搞的心力交瘁，但她心里挂念赤龙，为自己因沉睡而忘记为他送行一事仍深感懊悔，感情的折磨令凤姿在熟睡中，脑电波竟与千里之外的赤龙发生感应。

凤姿乍见赤龙，心内一阵惊喜，但旋即神色暗淡下来，低垂着头，感到十分懊悔，她表情复杂，内心矛盾，心里猜不出因自己对赤龙屡屡造成伤害，赤龙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凤姿沉默片刻，才低低地对赤龙说：“龙，对不起，你登机那天，我来不及为你送行，你……你还记恨我吗？”赤龙寂寂孤旅，在茫茫大漠深处骤见自己的意中人，那份惊喜，仿佛甘露忽降，大地复苏般兴、奋，哪还有心思去想其它之事，慌忙从爬山车纵身跳下，结结巴巴地说：“没……没要紧……”话音未落，人早已一个箭步，飞身跨到凤姿面前，急切拉起凤姿的双手，用擦寻的目光细细打量，却见两人分别仅月余。凤姿变得花容惨淡，人也憔悴，赤龙心内剧痛，轻轻地为凤姿整理云发，喃喃地向凤姿倾诉情思，看凤姿只是呆立不语，不禁轻叹一声，幽幽地告诉凤姿说：“姿，你知道吗，登机那天，我真是望眼欲穿。心里热切地盼望着能见你一面……然而……因此我当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怀着忧郁的心情走上专机时，仍未死心，不断地回头张望，心想：‘哪怕就是只看到一眼你的影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结果你却始终没有出现，令我心内感到特别痛苦，感到非常失望……’”凤姿听着赤龙的倾诉，心内也是觉酸楚，如今世事险恶，人心不古，难得赤龙和自己从小青梅竹马，现在一片痴情，但由于种种原因，自己无端给他造成误会，增添烦恼，而他仍一如既往，无怨无悔，默默承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自己也心有所属，无复他求，凤姿面对赤龙，心绪万千，心内忐忑但看赤龙对自己却毫无怨言人心内更是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她慢慢地抬起头、两眼脉脉地看着赤龙，幽幽他说道：“在你离开我寓所那日，我遭到了外星人杀手的狙击，在生死关头，我不得不拼命地抵抗，谁料到那天会是祸不单行，我在同那杀手进行搏斗过程中，不想竟又意外地损毁了寓所下的试验室，我和阿飞染上了依波拉病毒，恶战过后，我又疲又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所以不能如约前来……”赤龙提心吊胆地听凤姿说完，心内稍安，为自己误会凤姿很觉过意不去，他愧疚地对凤姿说：“姿，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我不知在我走后，你那里又发生了那么多骇人的事情，我只以为你仍因误会我杀死阿虎，所以才不出现……”两人畅所欲言，前嫌尽释，述说心曲，两心依依、两情缱绻，时隅隅私语，如月

下栖鸳；时而纵情大笑，如泉流山涧，人生际遇，“悲欢离合，天荒地老、情为何物，两人卿卿我我，难舍难离，浑不觉大漠苍凉，时间飞逝……忽然一阵冷风袭来，才使“梦”中人惊醒，赤龙惊觉有异，蓦然呵问：“谁？！”赤龙回头望去，不觉呆立当地……原来正当二人倾谈之际，蓝天使突然身挟冷风出现在两人面前。

只见蓝天使满脸妒恨之色，目露凶光，逼视赤龙，看到赤龙与凤姿如胶似漆，不觉怒火中烧，语含怨忿，恶狠狠地呵道：“阿龙，看你干的好事，居然背着我另结新欢！”话音未落，不由分说，早运劲于掌，人如疾风，卷地而起，一式“天使葬花”向赤龙二人迎头劈下、咬牙切齿，无限怨恨地继续吼道：“你这两个贱人！去死吧！”赤龙摹闻怒声，急抬头看去，却见蓝天使柳眉倒竖，杏眼含怒，仿如一阵疯风似得已攻至眼前，不敢怠慢，急祭起“钛极身”劲气，忙不迭地回身迎击，以“钛极翔龙破”绝式“翔龙破天”正面硬撼“天使葬花”……但蓝天使见赤龙攻来，转而中途收式，实行声东击西，迅即扭身而过，撇下赤龙，直指向在旁的凤姿，中途变式，“天使悲秋”以扫荡环字之势，飞腿疾钉向凤姿头部。

凤姿虽惊不乱，急运古帝王之学“先天乾坤功”的绝式。以“逆转乾坤”拆解，举掌迎击，但蓝天使变式灵巧，见凤姿反应敏捷，已守住门户，人如深秋残叶，在空飘零，迅即招变“天使弹瑟”腿形。一抖，如狂风卷叶般改扫向凤姿腹部，凤姿不虞蓝天使所使的招式如此高深莫测，瞬间回救不及，电光石火间，人已被脚劲穿腹而过……“姿……”赤龙一招使空，急回身欲救，但为时已晚，眨眼不及，蓝天使已将凤姿腹部钉穿，其震撼力使凤姿犹如断线风筝，飘飞而去。赤龙因自己一时未能及时援手，而令心上人身受奇祸，心内大痛，忍不住绝望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悲吼，疾抢身而上，接往凤姿，急低头查看凤姿伤势，不看也罢，一看登时魂飞天外，原来凤姿在蓝天使所使的招式狂击下，早已肚破肠流，气若游丝，已无生望可言，任赤龙狂催功力急救，也是无用……如此结果令赤龙双目充血，没齿尽裂，热泪如雨狂下，呜咽悲声，却听蓝天使声音又从背后恨恨传来：“除了我，你今世不能再喜欢其它女人！”赤龙闻言倏忽止住悲声，双手抱着凤姿缓缓转身，眼喷怒火，面目狰狞，冷冷盯着蓝天使，悲吼道、“为什么？”此时蓝天使见赤龙的神色似欲拼命，不由心内一惊，但仍眼含怨毒，冷笑一声，纵身而退，几个兔起鹘落，已消失在大漠深处，只留下一句冷冷的声音，余音袅袅，激荡在大漠上空：“阿龙，记住，除我之外不能再爱其它女人！”忽然，怀中的凤姿一阵悸动，呆若木鸡的赤龙急急低头察看，却见凤姿已面色死白，瞳孔扩散，身体渐渐冷了下來，赤龙急催运劲气欲救，奈何却无回天之力，凤姿只努力地看了赤龙一眼，断断续续说道：“龙……我好恨……来……来……世……再……会……”声音越来越细，忽然头一歪，便静静地躺在赤龙的怀里，寂静无声……天，浑浑纯纯，分不清南北，漆黑如墨。地，冷冷清清，茫茫无际，冷风凄凉，似在低位，大漠沉沉，一片死寂，只有赤龙心脏突突跳动的声音，此时在这寂静的空间，竟显得那样有力，仿佛泉流冰下，幽咽悲啼……时间凝固，天地凝固，宇宙静止……凤姿的惨死，令赤龙悲痛莫名，脑海变得一片空白……没有哭声，没有低语，投有感觉，静静的。呆呆的，只紧紧地抱着凤姿已慢慢僵硬的身体，任由时间泅泅流过，夜寒肆虐侵蚀，黑暗的夜色悄悄吞噬……世界已不复存在……突然，平地一声惊雷，如银瓶炸破，铁骑突出，漠漠洪荒，响起凄厉悲凉的哀嚎：“天呀！为什么！这是

为什么……”声音凄厉，天地哀怨，吼声悲绝，鬼神动容然而就在赤龙呼天抢地，伤痛欲绝之际，突然感到手上的凤姿却越来越轻，最后竟渐渐淡化消失，赤龙倏地猛然惊觉，回目四顾，发觉天空还是原来的天空，大漠依旧是来时的大漠，不由脱口惊呼道：“天啊！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那……也就是说，姿姿并没有死去，太好了！”这意外的惊喜令赤龙忍不住高兴的狂跳起来。

然而，赤龙即始终没能跳起，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已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于地。

“咦！”赤龙不觉惊异，低头细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冷汗倏忽冒出，张大嘴巴，惊惧地叫道：“呀！”原来，不知何时，赤龙全身竟被磁力场（茧）网困笼罩，赤龙急以“钛极身”第三级来抗争磁场吸力，然而孰不知越是挣扎，磁力网却越锁越紧。

赤龙一急，疾将“钛极身”功力提行至第四级，发力狂轰，然而，情况更糟，磁力网。越缠越紧，丝毫不受影响，一切努力显得徒劳无功。

“咯……咯……咔……”一阵轻微勒肉声响，赤龙在磁力网不断缠勒紧迫下，全身如遭重压，裂痛攻心！

生死系于一线，赤龙不借虚耗功力，将自身的功力催动到最高极限，用“天极身”全力顽抗，但“天极身”内劲受磁力网缠困封锁，却是无从宣泄，并不断积压于赤龙体内，令其全身鼓涨欲裂……这种奇特的自然怪异现象，令赤龙心中不由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一丝悲哀冷冷地爬上心头：

“呜……肌肉血脉被鼓得胀数倍，穴道失控暴跳，仿若坠进烤炉……此消彼长，就算不被勒死，也会因抗力无处宣泄而爆体身亡！”求生的欲望，令赤龙忘记恐惧，催动天极身劲力拼力狂发，当内力推到最高峰时，赤龙厉声暴呵，双目通红。

“吼！”在磁力网压迫缠锁到最尽最境界时，赤龙催运起“天极身”劲气的抗击力亦臻至顶峰，体内挤压累积的力量霎时如火山爆般，“波！”在尖厉刺耳的响声中，“天极身”猛地将磁力网硬生生轰破。

这次赤龙将“天极身”功力催运到极限，不但解除自身的危机，更因祸得福，在强大的抗力鼓荡冲击下，内劲也同时贯穿了周身一百零八个穴道，霎时赤龙只觉得周身气血通顺流畅，如轮运转，口中发出“呵！呵！”的叫声，比练成“天极身”时的舒畅快感增强了三倍有余……磁力网爆破，大量的磁波溃乱散发开去，需要重新滋长积聚，约一年后才能再次产生效应。

溃散的磁波，扰乱了气象常规，导致天象急剧恶化，霎时，暗暗夜空，仿若燃起天火，眨眼间变成一片红紫色，紧接着就是霹雳声声，电光闪闪，狂风大作，沙暴滚滚，鬼哭狼嚎，天地惨淡，摄人心魄。

赤龙仰视夜空，呆看天象的异变，心内庆幸地想道：“这真是积缘巧合，我本意拼死解困，以求脱身，孰料这磁力网反助我将‘天极身’融汇贯通，竟更提高一层，令我现在仿若脱胎换骨，更增强了我的斗志和信心！”雷声震耳，恶电乱击，前路虽是危机四伏，但却丝毫动摇不了赤龙前往超磁空域的决心和毅力，伴着雷电交加，向着茫茫夜色，赤龙整装出发，继续起程。

赤龙驾驶爬山车追风逐电驰下沙丘，看了看前方的天际，乌云笼罩，电光雷火，心中暗忖：“那处乌云聚结，雷电频生，天象如此反常，可能是超磁空域的位置，不妨前往一试！”赤龙看准方向，驾驶爬山车翻过重沙丘，跨越道道沟壑，奔驰了二、三面里，果然找对了方沟，终于抵达一超磁

空域！

赤龙骑着爬山车驻足在高高的沙丘上，举目一望，眼前顿时一亮，因为眼前一座古朴肃穆，壮严宏伟的庞大城堡，竟是前次从海市蜃楼中幻出的影像。

远远看去，整座空域城堡显得金碧辉煌，呈八角形，凹壁凸角，八角墙壁上各镇一个大水法顶，廓瓦重檐，雕栏搂栋，堡顶高耸，气势宏伟，堡脚四周有锥形辅角环拱，堡前正面那四尊一雕纽人身、平头人身、象头人身、狼头人身的古怪神像，神态各一，但他们身穿竟是古罗马战神盔甲，肌臃垒起，孔武有力、线条优美，栩栩如生，杖剑柱矛，寒光闪闪，而堡后那四尊蛇头人身、狮头人身、鹿头人身、人头人身的的神像，同时亦惟妙惟肖，手持古怪兵器，弯弯如自，曲曲如锄，盘如蛇，亦身穿的竟也是古罗马战神的盔甲，肌肉发达，威风凛凛，曲线虬劲，呼之欲出，八尊古怪神像，守立在堡内八角方位，拱卫整座城堡。

城堡上空，铅云密布，电火灵动，仿若游蛇，雷声隐隐，匍匐作响。

赤龙趋近细看，空域城堡更是巍峨壮观，堡高竟达 50 公尺以上，从外表色泽看来，是由当今最坚硬的钛金属及其极具伸展性的铂金属合制，它楞称为世上最坚韧的合金金属建筑物。

赤龙为找入堡之路，驾驶爬山车绕着城堡行驶一周，但结果发现，此堡竟八面皆壁，完全无路可进。

不由暗暗称奇，心中忖道：“嘿，无路怎样，难得了我吗？倘若这 50 公尺也不能攀越的话，哪有资格进入超磁空域！”赤龙好胜心起，遂祭起钛极身四级功力，几个弹跃，蹬壁借力，瞬间已攀上堡顶，却又心生好奇、暗自忖道：“再跃高些，看看整个空域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赤龙心随意转，凌空飞起，鸟瞰堡内。居高临下，发现城堡的内部竟像个碗状的环回巨窝，酷似今赛车比赛的跑道场……顿感惊奇，飞身跃进堡内，细细打量，心内疑惑：“这些浅坑阔约 4 公尺，若说是赛车跑道的話，则未免过于狭窄！”“但坑上所布的电子仪器，精密繁复，究竟有何用途？”赤龙抬眼打量碗状底部，只见底部竟是一个圆形平台，密密麻麻的晶体管状电子仪器连接条条跑道，而平台之上还停着一部反磁力电单车，心中暗想：“平台上有部车子，待我看个究竟！”心内忖着，已几个纵跃，向平台跃去。

待近前一看，心中忖道：“看来这部车就是红邪子所提及的那部反磁力电单车，要我靠它进入光速境界。”赤龙在暗想的同时也静静打量，用手抚摸，察看磁力车的机体构造和造车所用的材质，自言自语他说：“看样子，这台车车体材料也是由钛铂合金所制，可细细观看，却原来此车竟只有一个开动掣，停止掣和速度计，这几个异常简单的仪器。”赤龙心觉此车怪异，心里嘀咕着，随好旋身跨上磁力车，检查其车的性能和转向的灵敏度，他审视着这台磁力车那流水式结构的精巧车身，仍旧心中不解，又自言自语他说道：“反超磁动力，是可免除物质摩擦的阻力，没有阻力的牵扯，速度可以超出音速……”但他静下心来，紧锁眉头，心中苦苦思索，又觉得有些地方还是难以理解，不由疑惑地忖道：“但要达到光柬（每秒 3 亿公尺）是不可能的，因为有重量的物质，是永远也不能达到光速的！”赤龙心内矛盾，对磁力车超越客观的特性，左思右想，却怎么也想不通，无奈，他心中一横，干脆不再劳神去想这个问题，左手毅然按向启动掣，下定决心，以身一试，他坚定地心里对自己大声说道：“管他怎样，我先试试再说。”反磁力车无

声启动，强大磁波发动令车身腾空升起，赤龙心中默想：“这部车果然不同凡响，我且仔细看看它到底能达到光速的几分之几。”在磁波引动下，车子向最低一层的跑道冲去。

车子一落到跑道，车速立刻以超过车子启动时的速度成倍提升，赤龙只听耳边呼呼风响，眼前的景物突然即逝，赤龙不由忖道：“车子加速如此凌厉，看来很快便会达到音速！”果然，计速器瞬间显示出车子在目前飞驰状态下的速度：340 赤龙瞟了一眼速度计，心内默想：“车子速度每秒超过了340公尺，已达到音速，想不到磁场令它速度提升得如此之快。”晃眼间，车子速度似乎在不断的提升，赤龙再看计速器时，令他本已平静的心也微微感到吃惊，心中讶疑地想：“呀，想不到车子绕场不够十圈，速度已提升到音速的十倍，达到三千四百公尺/秒的超音速境界了……”此时只见磁力车由于以超音速急驰，车身与空气发生摩擦，使车后气体发生燃烧，在车子奔驰时，竟拖着长长的火尾，仿若流星。

车速越快，空气压力越大，同时空气也变得更为稀薄，此时赤龙耳边已听不到风声，眼前所见一切景物都模糊一片，仿佛天旋地转，连呼吸也极为困难，心念闪动，暗忖道：“想不到瞬间车子的速度竟变得如此快捷，致使空气稀薄，造成呼吸困难……”“现在只有凭我内劲闭气，坚持一段时间，不用呼吸，才能坚持住使自己达到光速的境界。”当车子运行速度到一百倍超音速时，磁力车自动跃入第二层跑道。

赤龙运动于眼，掠了下速度计，发现磁力车运行速度已达三万四千公尺/秒，他一边握紧车子把手，掌握方向，一边心中核计道：“光速是每秒三亿公尺，光速比音速快八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三倍，但车子现在的速度，还只约等于光速的万分之一！”赤龙在超磁空域中急驰，带动起超强大的磁波影响了天象，原来空域上空的惊雷恶电瞬时变异成漩涡状，这种变异同时反过来，直接影响赤龙，使他体内产生连锁反应，不由忖道：“奇怪，现在我怎么觉得自己耳鸣如雷，剧痛迫脑，难道是车速倍增的原因，看来要运起第三级钛极身才能抗衡……”磁力车高速飞驰，速度产生的拉扯力，强大无匹，令赤龙双臂肌肉越来越肿痛……赤龙暗暗运起钛极身第三级劲力护体，并用眼睛余光掠了一下计速器，心内顿时感到特别惊讶，只感到速度变化快的令人不敢想象，不由诧异想道：“呀！三十万公尺/秒，这个速度现已进入光速的初步境界——微光速（光速的千分之一）！”赤龙正感讶疑，陡见高速飞驰的磁力车车头微动，已自动驰入第3跑道，速度又加倍提升，赤龙直感觉到车速已快得简直再也没有能用什么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心内想道：“呀，进入第3跑道了……加速力似乎更加提升……”这时只见赤龙人与车，已快的幻成一道光芒。

一阵刺心的疼痛从赤龙手臂沁入心底，赤龙掠眼急看，发觉手臂肌肉责涨，经脉暴露，心中顿时暗惊道：“哗！这拉扯力太厉害了，臂腕都痛的快要脱臼啦……这样，手臂要捱不住了……看来得马上运起第4级钛极身也许才能顶得住……”赤龙驾驶磁力车以微光速速度飞驰，不但要提升功力护体，更要用双臂扣住把手，才能勉强抵御往越趋猛烈的拉扯力。

可正当赤龙刚刚祭起第4级钛极身进行增强护体之时，蓦觉车速又陡灰提高，周身角化肌肉竟也感到撕痛欲裂，急看计速器，心内真是感到无可奈何，不由焦虑地忖道：“哎……又快了十倍，速度已到了三百万公尺/秒，现在已达渐光速（光速的百分之一）！怎么我周身的肌肉竟有一种撕裂巨痛

的感觉，而且越作越猛烈，看来又要将功力提升到第5级‘天极身’进行护体，也许才能抗衡这拉扯力……。否则如果车子速度再突然增进，弄不好我的全身定会被这拉扯力撕扯成碎块……”心念至此，赤龙忙催运起第5级“天极身”与渐光速产生的拉扯力抗衡，但似乎觉得效果甚微，疼痛已由双臂蔓延至骨髓，他又飞眼看了一下速度计，发现磁力车子飞驰速度已高达一千万公尺/秒，心中更是暗觉吃惊，忖道：“这车速幌眼间又快了3倍……，难怪我觉得这双臂的撕裂感觉已侵蚀入骨骼……，就连脑、皮、肉、骨、经脉，都有如万刀剔刮……”这种痛觉简直再也无法忍受了……，再这样下去我定会被撕碎……”速度给赤龙周身带来无匹的痛楚，这种痛楚不但折磨着赤龙的身体，也折磨着赤龙的心灵、赤龙的毅力，这痛楚令赤龙无法忍受，意志瞬间出现动摇，他默默地想：“对这非人的折磨，可能还会增加，我是否能承受的住呢？是否应该放弃下一步的修炼呢？……”“不，就算死！我也要坚持，绝不放弃！！”一个声音，从赤龙心底油然升起，毅力令赤龙意志陡升，咬紧关，催劲护体，继续坚持。

这时磁力车飞驰速度已达三千万公尺/秒，车头激动，自动导航入最顶层的跑道内，赤龙蓦然惊觉，心中暗道：“车已进入最后一条跑道了……”车速陡提，赤龙被速度牵扯得已无法坐稳车身，他干脆用双臂死死抱住磁力车把手支架，用下额抵住计速器，令整个身体爬伏在磁力车上，减轻阻力，他看了一眼眼前的速度计，心中吃惊地想道：“现在车速已快到每秒达3千公尺/秒，这个速已经是光速的十分之一——近光速，现在就感觉到周身骨肉儿欲碎裂，无法忍受，若到打光速，我人这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开始分裂，我眼看着是快要死了……”对，他感觉的没错，他的脑域细胞已开始分裂……在近光速无可形容的拉扯力下，脑域只开发了27%的赤龙，未开发的73%脑细胞，已开始异动分裂，逐步开发。

赤龙脑域细胞开始发生剧变，由此引起他脑海中的记忆影像如录影机画面倒卷一样，发生溯返现象，开始出现了他由青年、少年、童年、婴儿时的景象，进入时光倒流境界！

赤龙不知这其中奥妙，以为这是自己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脑中出现幻觉，惊恐绝望地大喊“啊——”其音虽然凄厉，但不能出声，只能是在喉中颤动不绝。

忽然，赤龙觉得自己眼前一片漆黑，脑海中出现的幻像，感觉到正是胚胎在母体内里的黑茫茫世界……经过一段黑暗世界后，赤龙眼前突然现金光暴射，瑶灿夺目的景象。随着这景象出现，赤龙脑海中跟着出现的画面，是一位样貌与他酷肖的青年，正在施展古武功的绝学——金钟罩。

只见那青年正在跟一群彪形大汉拼力厮杀。人如陀螺急转，一个巨型倒扣金钟气罩闪着耀眼光芒，罡力四散开去，威势无匹，瞬时无数大汉皆被这金钟罩的暴劲震得人仰马翻，身如败絮，七零八落，四散四射，而青年却显的面不改色，无动于衷，背起双手，冷眼打量那些散落在地，狼狈万分的大汉。

赤龙心里正为这青年绝顶功力暗暗叫绝，可画面一转，脑中又出现了一位冷艳美人——是位酷肖篮天使的少女俏面，只见这少女长着鹅蛋脸皮肤细腻，仿如膏脂，令人冲动，柳眉凤眼，鼻若削竹，鼻梁高挺，樱桃小口，涂抹丹朱，润滋性感。乌发篷束，头戴贵妃饰物，金饰发光，银饰放芒，翡翠晶莹，透着祖母绿色，珍珠成拢，由鬓垂颊，天灵上覆，环金嵌玉，下悬

五颗大珠，有的光华，体，体态婀娜，风情万种，娇若飞燕，美若天仙，倾城倾国。

少女英气勃勃，周身火云滚动，威势诡异慑从。

赤龙正为忽然出现在脑海中的少女所迷惑，不料这时脑海中却又幻出另一个画面……再次出现的画面，是一个宏伟的殿堂，殿堂上站满数百剽悍大汉，殿堂正中靠左有一宝座，殿堂主人，端坐其上，宝座前面一方桌上供有亡灵牌位，内中镜枢，镶有一幅遗像，亡牌前面香炉内青烟缭绕，供桌两边各有一巨大落地香炉，袅袅冒着香烟，宝座上方墙上，悬挂一巨大火云鬼脸雕像，整座大殿庄严肃穆，威势万千，仿佛正在举行什么隆重仪式……酷肖自己的英俊青年，周身金龙火蛇罩定，正气势汹汹闯入殿堂……一麻脸大汉，绿衣绿裤，臂戴护套，腰扎黄色英雄巾，抢身而出，脚底蓝色幽火气劲激射，朝闯入殿堂的英俊青年狰狞吼道：“大胆小子，竟敢来硬闯咱们火云教祭礼？”

第三十九章 杀气藏情

麻脸巨汉在英俊青年面前丈余，猛地收势站住，满脸凶悍之色瞬间消失，转而变成一脸恐惧，顿时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原来他是看清了这英俊青年大有来头，不由做贼心虚地暗想道：“这小子找到门上，看来我今天大祸临头了……”为何麻脸巨汉，飞身抢出，怒焰冲天，但等看请来人面目，又满脸惊惧，暗叫不妙，前倨后恭？原来，火云教乃是日本第一黑帮，教主火云尊者凭着旷世绝学火云掌，所向无敌，威震八方，令所有武林中人对他既敬且惧！

可五年前，火云尊者大战来自香港的两个青年英侠，因一时轻敌，弄得落败身亡。

教主之位和火云宗卷，由十三岁的姐妹蓝烟继承，飞、天、遁、地四大护法长老扶辅，仍旧稳固火云教的江湖势力。

蓝烟虽然年幼，但对习武孜孜以求，经过五年苦练，已尽得火云卷宗内的火云掌真传，功力虽不及兄长，但已罕逢敌手，叱咤江湖，火云教在她苦心经营下，反而更加发扬光大，威震江湖。

麻脸大汉乃火云教大板堂堂主，名叫雪豹，身负血豹邪功、所练的血豹爪，犹其邪门，专以吸纳胎儿精血来增强功力，几天前，血豹因杀死了金龙胞妹，方知闯下大祸，便一直龟缩在总坛内，想借助总坛庇护逃避金龙寻仇。

不想今日，是火云教上任教主火云尊者蓝云的五年祭礼，火云教现任教主蓝烟招集分散各地教中骨干，为亡兄举行祭礼仪式，孰料金龙竟似择日而来，气势汹汹闯入教坛，上门寻仇。

雪豹看清来人竟是金龙，方心叫大祸临头。

这时，坐在宝座上的教主轻声向侍立在她左侧是的一个老者发问：“天长老，这青年是什么来历？”原来教主蓝烟竟是赤龙脑中刚才已浮现出的影像中的那位姣俏少女。

天长老五短身材，其顶光秃，仅余耳上及脑后留有稀稀落落的自发，

直直竖起，仿若鬼耳，豹眼虎鼻狮口，上唇八字胡须，下颌飘一缕长长山羊胡，穿一件淡蓝和服，听到教主发问，马上恭恭敬敬地回答：“教主，此人姓金名龙，乃是中国少林派绝金钟罩嫡传弟子！”雪豹此时已稍稍一怔，马上镇定下来，手指金龙，色厉内荏地喝道：“金龙，今天我们是任教主的五年祭礼，你却前来捣乱，想送死吗？”金龙眼喷怒火，面露杀机，听到雪豹做贼心虚地乱嚷；语含杀气，冷冷他说：“哼！我来索命才真！”金龙说完、话锋一转，轻轻说道：“不过在杀你之前——”金龙话说一半，纵身跃起，扑向祭台，身后抛下重重的一句话道：“先做一事！”雪豹见金龙撇下自己飞身扑向祭台，不由一怔，惊叫道：“喔……”侍立祭台旁边的几个大汉，以为金龙要对亡灵无礼，纷纷惊呼扑上，将金龙围在核心。

一个为首的高大巨汉气急败坏地吼道：“妈的，你是哪里跑来的野小子，想搞什么鬼？好大的狗胆，竟敢来到本教圣地撒野。”金龙也不答话，径直落到祭台前，不慌不忙地斟满一杯酒，向着神位，拜了几拜，并将酒倾倒在台前地下，做好这一切后，然后金龙才从容地转过身来，向着为首的大汉，朗朗答道：“贵教先教主是绝世高人，请容在下向他致敬莫祭！”金龙说罢，又转过身去，向祭台后面的教主蓝烟抱拳说道：“教主阁下，在下金龙未曾知会，冒昧闯进，恳请原谅！”礼毕后，金龙不等蓝烟答话，脸上立刻变得阴沉下来，眼喷怒火，钢牙紧咬，回头看了看雪豹，然后对教主蓝烟再抱拳道：“教主阁下，在下所以冒昧前来，是因有一事需要打扰贵教，你们的堂主雪豹，为了修练自身阴毒内功，竟然丧尽天良，用残忍的手法杀死我胞妹，破腹取去她那怀胎七月的婴二，此举有违天理，今天我来，就是要向他取回公道！”蓝烟听金龙所讲义正辞严，才恍然明白，原来自己手下竟然私自做出这种有辱本教之事，今天竟让人找上门寻仇，不由怒火顿生，花容变色，面露杀机，怒视雪豹，冷冷问道：“雪堂主，可有此事？！”雪豹见事已败露，现在教主怪罪下来，他深知教规严厉，见己追问，顿时吓得面如上色，慌忙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教……教主，我……我只是……练……练功而……而已……”雪豹本以为教会不听辩解，勃然大怒，执行教规，待他结结巴巴地把话说完，见教主低头似在想着什么，默不作声，于是赶紧壮了壮胆，又接着说道：“教主……这几年来，因前教主不幸仙逝其它黑帮不断侵蚀我教地盘，为了维护本教利益，下属就必须不断地提升功力，以备将来去和他们抗争，为了练功，虽然属下由此杀死了不少孕妇……但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本教着想，是想着为本教竭尽全力，有朝一日，夺回本教在前任教主战亡时所夫的地盆，效命本教……”蓝烟教主双目微合，脸上露出痛苦神色，她听雪豹说完，心里也觉难受，她想到雪豹这些年来，东征西讨，曾为教中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如现在对他执行教规，委实也是于心不忍，然而如果现在不杀一儆百，用以维护教规，不要说金龙不答应，但也还罢了，然而倘若以后手下其它人纷纷效仿起来，那将有辱本教尊严，蓝烟心内急速地思索着，力图寻求万全之策，但却左右为难，为了教会名誉，最后她不得不忍痛割爱，作出决定，只见她猛睁双眼，目露凶光，看定雪豹，疾言厉色地怒问道：“雪堂主，本座问你，本教第七戒条，是不是一一戒杀婴重！！”雪豹见教主面透杀气，厉声喝问，直吓的亡魂皆冒，骨酥筋麻，膝盖一软，身不由已地跪倒地下，虽心里惊慌，侯仍语无伦次地狡辩道：“是……是的……但……但那只是胚胎……还未……未成婴……婴重啊……”金龙想起雪豹曾一直恣意残杀无辜，现在还一片胡言，不由气得火冒三丈，转身载指雪豹，

怒道：“该死的畜牲，死到临头，竟然还敢胡言乱语，我来问你，那胚胎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出生，你杀胚胎，这和直接杀婴童又有什么两样！”“放肆！”金龙正在怒斥雪豹，不想这时一个身穿玄衣的高大老者已悄无声息地飘落在他的身侧，阴森森地出口呵斥道。

金龙疾转身一看，只见来者相貌奇丑，鹰鼻蟒口，一缕黑色山羊胡长而稀疏地飘在颌下，头顶光秃，环发稀疏，长长飘在脑后，正一脸严霜，立眉怒目地看着自己。

原来此人正是火云教四大长老之首——飞长老。

飞长老怒视金龙，声音冷硬他说道：“我火云教门徒是否犯戒，乃我教的家事，与你何干！”金龙面无惧色，见飞长老心存挑衅，想到胞妹惨死，于是冷冷他说：“哼，我胞妹惨死在贵教门徒手下，怎能说是不干我事！”飞长老不料金龙不卑不亢，冷言以对，不觉脸色一沉，语里透着威胁，仍旧冷硬地问金龙：“难道你不要命吗？”但金龙岂非是三言两语就吓得倒的人，他见飞天长老出言不逊，有失长者风度，心中不免轻视，因此他微微扬头，定定看看飞长老，一字一顿，傲然地回答道：“嘿，算你问对了，我金龙堂堂五尺之躯，今天够胆闯进来，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金龙说完，冷冷打量着飞长老，飞长老在教中地位崇高，何时在众人面前丢过脸，他本想先以气势压住金龙，以便为门徒开脱罪责，谁知金龙却不吃他这一套，这真是令他有点骑虎难下，现在倘若以此与金龙争执起来，凭自己的功力，倒也不在话下，但事情将来传出，自己将落个护短之名不说，还多了一个倚老欺少的臭名，不觉左右为难，直气得脸色发青，忽然听到背后传来教主蓝烟的赞誉声：“为情义，抛头颅，好一个血性铁汉子！”教主蓝烟一直静静地打量着金龙，看到金龙亲自祭尊兄长，办事有礼有节，怒斥雪豹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待飞长老现身威胁，看到金龙不卑不亢，凛凛威严，一身正气，为胞妹报仇，有情有义，心中不免多了一份尊敬，她佩服金龙的胆量，于是看着飞长老欲雷霆发怒，马上开口赞誉金龙制止飞长老道：“飞长老，请回座，本教主自有分寸。”飞长老虽贵为首席护法长老，但教主口谕也不敢不遵，听到教主吩咐，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金龙，悻悻地退回本座。

蓝烟静静地看了看四大长老，平静他说：“四大长老，雪堂主残杀无辜胎几，是否违犯了本教教规第七戒的规定，请各位长老当堂裁定！”蓝烟说完，又感情复杂地看了看浑身颤抖，跪倒在地的雪豹，然后又缓缓他说道：“现在各位长老认为他已犯戒的，请举手裁决！”殿堂一阵死寂。

四大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是在观察各自的态度，但教主有令，不能违抗，无奈，天长老叹了一口气，不忍心看到雪豹受惩，偏过头去，两眼无神，一脸沮丧，缓缓地举起右手。

遁长老鬼面鬼鼻，豹眼帚眉，一脸阴沉，看到天长老无奈举手，也不忍看雪豹遭戮，他别转身子，亦痛苦地缓缓举起了右手。

飞长老对雪豹怒其不争，有损本教尊严，心中忿恨，昂头挺胸，高高地举起右手。

地长老狮发豹眼，虎鼻狮口，骷髅面。见教主今日当众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志气，心有不服，豹眼环睁，看着赤龙，只气得咬牙切齿，不肯举手表态。

即席裁定，三对一，裁定血豹有罪，雪豹只看得两眼发直，登时面无人色。

蓝烟教主看罢裁定结果，脸呈毅然神色，用右手指着雪豹，威严呵道：“雪堂主，本教已经过四大护法长老当场裁决，裁定你犯了本教第七戒……一戒杀婴童，罪该处死，这完全是你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也怨不得本教主。不过，现在本教可以给你二个机会，令你与闯坛者决斗，若能取胜，本教主就将你死罪免除，减刑为断一手，挖一目，你，听清了吗？”金龙见蓝烟教主虽是女流之辈，但做事干脆果断，有条有理，不禁心生佩服，他呆呆地看着蓝烟教主，暗自忖道：“看来当真是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百年。此女年纪轻轻，就能够成为一教之主，且处事很有法度，赏罚分明，又能统辖十多万人的教众，可见确是非凡人也！”听到教主吩咐，雪豹慢慢爬起身来，两眼充血，目露凶光，手拿起式，一步一步走向金龙。

飞长老还憋着一肚子气，霍地飞身跳下教坛，轻轻飘落在金龙两人中间，他看着雪豹，挥手一指金龙道：“教主颁令决斗，二位各尽所能吧！”飞长老说完，古怪地一扭身形，人如飞鸿，又悄然无声地闪到一边，静观其斗。

侍立总坛两侧的众教徒，见教主令雪豹与金龙决斗，立时一阵鼓噪，议论纷纷。

一个国字脸，蛇眼虎鼻，手持长棍的彪形大汉，虎口一张，瓮声瓮气他说道：“听说这金龙的金钟罩，十分了得，雪堂主不知是否招架的了？”另一驴脸替目的彪形大汉马上接住话碴，忧心忡忡他说：“如果打输了，本教岂不是一点脸面也没有？”雪豹此时心内忐忑，一点底儿也没有，但生死攸关，不得不硬着头皮，勾手起式，俯低身子，眼喷怒火，咬牙裂嘴，仿如一只雪豹，围定金龙慢慢游走，寻找战机，伺机下手，面对劲敌金龙，他心中不禁暗忖起金龙的来历：“传说金龙是位少年武学奇才，年纪虽轻，但已将威震天下的奇学少林金钟罩神功练到第八层，威力非同小可，我残杀他胞妹，他已有胆闯坛，前来寻仇，我定非他的对手，但教主已叛下死罪，我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若侥幸将他除去，那将消除我心头大患，倘若真的不幸，就算和他同归于尽，我也有赚！”金龙亦祭起少林金钟罩，起式就将功力催运到十成，运起金钟罩第八层，霎时金龙周身罡气鼓动，气劲汹涌，神功在金龙周身形成一层厚重金色气罩，仿若金钟般罩住金龙。

蓝烟教主静静注视着金龙二人，看到金龙祭起金罩第八层劲气，见气势浑宏，不由心内暗暗称奇，私下忖道：“金龙是当今中国少林派最出类拔革的弟子之一，天赋异禀，年方二十，已练成一般人要苦练三十年方能达到的金钟罩第八层境界。”“啊……果然气势非凡，看这金钟罩劲气，气势磅礴，浩瀚纵横，除了哥哥外，我从未见到有如此高功力的青年！”金龙蓄势以待；怒视雪豹。

“犀！”仿若豹吼，雪豹急不可耐，身形暴纵，恰似纵身而起扑向猎物的雪豹，疾声暴喝，催动“雪豹邪功”率发先动攻势，飞身扑向金龙。金龙以静制动，稍整以暇，眉头紧敛，双眉连成一线，瞠目而视，心中默念道：“妹妹，你在天有灵，看哥哥怎样诛杀这只畜牲！”金龙默默说罢，觑准机会，铁拳疾挥，以“金钟罩体”迎头向雪豹砸去，雪豹见金龙攻来，人如泰山压顶，罡气烈烈，如钟罩下，急缩身疾闪，人如泥鳅，从金龙拳下倏忽游过；中途折身，双掌豫式，招变“雪豹剪尾”飞起右腿，向金龙腰眼疾疾扫来。

金龙听到身后风恶，急变“金钟倾覆”双腿拿桩，身如倒树，俯身下伏，避过雪豹攻来的一脚，旋即横身斜飞，凌空而下，出手“金钟伏魔”挥拳照定雪豹面门戟捣，雪豹不虞金龙变招如此敏捷，闪避不及，急出“雪豹

舒爪”举臂硬挡，虽避过面门受苦，但人如败絮，已被金龙“金钟伏魔”劲气震飞余丈。

金龙飞身跟进，血豹急矮身闪避，劲力下注，藏头缩尾，拿稳身形，急攻“豹滚雪岩”反迎金龙卷地滚去……五秒之间，两人已急疾变式，激烈硬拼了数十招。

雪豹虽躲过金龙追击，忽觉双臂剧痛钻心，急提臂察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金钟罩确是盖世奇功，雪豹硬中已被金钟罩罡气撼击的手臂骨裂肌伤。

蓝烟教主只看得惊目圆张，震惊不已，四大长老也是各自心惊肉跳，私下忖道：“二人只过数十招，但从功力来看，雪豹与金龙的武功，相差不只两等……”“杀！”蓝烟各人正想心事，陡听坛下疾雷传来，金龙暴喝，满脸肃杀之气，人如疾剑，眨眼不及，“金钟爆碎”已洞穿雪豹腹部，将臂疾轮，雪豹仿如飘叶，腹部污血狂喷，人已被金龙甩向空中。

雪豹手与臂骨早已裂伤，见金龙如剑直来，再也无力招架，遭受被他残杀的孕妇同一死法——破腹，多行不义，惨遭报应。

雪豹身如飞石，从空中重重摔落地下，面部扭曲，血如泉涌。“呜……”卧地悲嚎，金龙立定当地，头也不回，冷冷地讥讽道：“你也觉得很痛吗？自作自受，这就是被你残杀的孕妇所遭受的凄惨痛楚！”大势已定，尘埃落地，金龙出了一口长气……“哼，太丢人了，飞长老，了结他吧！”蓝烟教主本意凭雪豹功力，虽知他斗不过金龙，但只要令金龙身受重伤，也好为本教挽回点面子，但见雪豹眨眼之间，已遭金龙破腹惨败当地，而金龙竟毫发无损，不觉恼怒，冷冷吩咐飞长老道。

飞长老也觉脸上无光，领命而出，运起玄冰指，一阵疾风刮向雪豹，口内怨毒地吼道：“哼，雪豹，算你走运！”言罢，戟指插向雪豹太阳穴。

雪豹双目充血，凄厉惨嚎，凉劲入体，立时冰封即死。

金龙面无表情，看了看雪豹蜡曲冰封的尸体，口中轻轻地说：“妹妹，你在天之灵，请安息吧！”金龙言罢，仍觉余恨未消，继而转向蓝烟，忿忿他说：“这家伙死得太快，便宜他了！”“金龙、你强闯本教重地，亦是死罪，纳命来吧！”飞长老见金龙年少气盛，对自己目中无人，本就有气，现在已亲自手刃雪豹，还不知难而退，反而当着教主指手划脚，不觉怒从中来，借机对金龙恨恨他说。

金龙早有预料，知自己闯坛杀其门徒，火云教定不肯善罢干休，现在看飞长老又出口发难，当下把心一横，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双目精光暴射，直逼飞长老，淡淡他说道：“素闻贵护法玄冰指独步江湖，今日金龙有幸领教，若能死在你的指下，也属不在！”飞长老也为金龙气势所摄，想不到金龙虽年纪轻轻，却已功力超卓，一身豪气，威不可辱，话语豪爽，心地光明磊落，心中也不免暗暗佩服，想到今日金龙无论如何不会轻松离开本教，难逃死劫，不觉惺惺相惜，面色平静，惋叹道：“难得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不过，本护法今天为了本教在江湖上的地位就这样让你英年早逝，也是可惜……”“飞长老说得对。”蓝烟教主插话道，她亦为金龙那种堂堂不凡的气宇，重情重义的侠义之情所打动，爱慕之心令她决定对金龙实行武林之事，武林的解决的办法，让他有二个侥幸逃生的机会，蓝烟静静看着金龙，接着刚才的话说：“金龙，本教主就给你一个机会，和你对掌，只要你捱得过本教主攻出的三掌，今天的事本教主就一笔勾销，既往不

咎，饶你不死，你看如何？”金龙一怔，以为自己听错，今天自己强闯教坛，犯了武林大忌，本欲抱赴死之心，拼个鱼死网破，不料却事出意外，令自己难以相信，他昂起头，一脸轻视，心中暗笑，忖道：“三掌而已？！这简直是开玩笑，看她年纪，就算火云掌再厉害，难道她就那样有信心把我在三掌内格毙？！这决不可能！”飞长老见金龙仰目沉思，面露不恭，不觉陡生怒气，面如沉水，冷冷他说：“金龙，实不相瞒，自从我教教主出道以来，从没有人能捱得过教主的两掌，今天，教主说击你三掌，那也还是为了抬举你，你能死在教主掌下，那也是你天大的光荣！”“哈哈哈哈哈……如真能三掌毕命，我金龙死而无憾！”金龙仰天狂笑，笑声中充满讥讽，充满轻视，充满豪气，笑罢，他面含鄙夷，淡淡地回答。

“金龙，闻听你笑声中充满轻蔑，你是不相信本教主的实力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本教主现在就让你死得痛痛快快，心服口服！”蓝烟本对金龙心存爱慕，惺惺相惜，不料金龙却如此不识好歹，目中无人，轻视自己，大庭广众之下，就是泥人，也会激出三分土气，更何况自己身为一教教主，岂能让人如此小看。听到金龙仰天狂笑，蓝烟不由心生温怒，杀气大盛，运起周身动力，祭起火云掌，霎时周身烈焰升腾，双掌火舌吞吐，人如火球，话音未落，已风风火火扑向金龙，出手便是“火云冽深渊”的夺命绝招。

金龙亦是年少气盛，见蓝烟身披火云，面带温色，目藏杀机，纵下教坛，铺天盖地向自己卷来，更不打话，双臂一拢，急急祭起金钟罩，心内暗忖：“我的金钟罩已练到第八层火候，功力亦十分了得，只要我全力以赴，无论火云掌有多厉害，我一定能够硬挡过她三掌，她想轻易击败我，想必也是妄然，哼，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她火云掌，到底是什么货色。”金龙心下轻敌，不作闪避，将金钟罩提升八成功力，挥拳击出“金钟碎体”，硬接蓝烟击来的一掌，心内暗道：“我不用跟她耍滑头，结结实实地和她硬拼，看她的功力有多深厚？”“轰！”拳掌接实，两股劲气相撞，发出如宏钟的响声，蓝烟掌吐劲气袭来，金龙才心下大惊，暗暗叫苦道：“呀！不妙，想不到她的火云掌劲竟能冲破我的金钟罩抗劲，疾涌入我的经脉，肌肉、骨骼……第一掌金龙轻敌之下已然吃亏，遂急急撤掌，飞身急退，拼命催鼓全身劲力驱除入臂的火云烈劲。

蓝烟一掌得手，稳住身形，看着赤龙拼力催功驱泄入臂火劲，冷冷说道：“本教主所发火云劲，劲力一出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正是你这种至阳至刚护体神功的克星！哼哼，你还敢轻视本教主么？”飞长老神情肃穆，冷冷地看着教主与金龙的对掌决斗，当他看到金龙不采用闪避游斗的策略对付教主的猛击，反而轻狂地出拳硬接，恨恨他说：“这傻小子竟然敢和教主硬拼，还不更是死路一条？”蓝烟言罢，不等金龙搭话，倏忽圈起双掌，掌心相对，霎时，火云劲在她双掌间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球，静静地对金龙说道：“准备接第二掌吧！”金龙尚无泄尽入臂火劲，闻言抬头，不觉大吃一惊，冷汗疾出，心中惊骇道：“不好！这火云掌威力利害到大大超出我意料之外……”蓝烟语出拢臂，双掌成刀，高高举过头顶，那掌间的巨大火球拖着两条火尾，犹如火龙张牙舞爪，争夺“龙珠”。人如疾风，抖起身后大红斗篷猎猎作响，二次攻向金龙，心中暗想：“他若再不闪避游斗，我这第二掌就会令他玩完了！”孰料金龙年少气盛，暗中虽然惊诧，心里不服，仍鼓尽全身功力，聚气成钟，十成劲气，将金钟罩运聚的浑雄宏伟，坚厚无匹，蓄势待发，暗自忖道：“哼，我就不信，以我十成功力，撼不赢你这女流之辈！”

蓝烟早已看出金龙用意，争强好胜，意气用事，虽已吃了一掌之亏，但不思变招，还想以硬接硬，不由心中冷哼，鄙夷地想道：“哼，想不到他竟是有勇无谋，不计利害，这样看来，就怨不得我了，你是自寻死路，我这第二掌下去，注定他要——少年早亡！”蓝烟想罢，玉牙一挫，将“火云澈柔霄”凌空击向金龙的“金钟罩体”。

双拳双掌如雷硬拼，但却只爆出一声沉响……金龙攻出的金钟罩气劲瞬间被火云劲卸向半空……金龙大骇，心中惊惧，私下暗想：“呀，我雄猛无匹的金钟劲，击到她掌上，竟如坠虚空，被她的柔劲卸澈上半空……”突然，金龙忽觉一股热流由双拳渗入双臂继而向全身漫延，周身烧的，五内欲焚，不由骇然失色，心内恐惧，紧张地想：“我的金钟劲被卸，一去不回，而她的火云劲如人无人之境，狂涌入我体内……”蓝烟炽热浩瀚的火云劲，突破金龙金钟罩劲气防线后，如海啸怒涛般冲入金龙体内，由里而外，一举鼓破他的护身金钟罩。

金龙被火云劲挤逼，身如射钉，疾速射向地面，继而又被高高弹起，“啊！”惨叫声中，倒飞激射，“隆！”地一声爆响，只见地面泥沙飞散，尘烟四扬……被火云余劲爆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只不过两掌，天赋奇才的金龙已遭惨败，火云掌的功力可见一斑。

天长老，遁长老只惊得四目圆睁，骇然望向地面。飞长者眉毛一扬，举头望天，舒出一口长气，脸呈傲然神色。地长老鬼面奇譎，狮口盆张，看着被震飞的金龙，豪声大气地狂笑起来，侍立在教坛两边的一众剽形大汉，亦骇然大哗。

蓝烟见金龙身吐火舌，透体通亮，肌肉贯涨，仿若一具骷髅，内脏、骨骼被体内火光映现的历历可数，人如败叶飘飞而去，随即扑身跟进，怒喝道：“还有第三掌！”话音未绝，蓝烟双目中的杀气已到顶点，“火云焚天石”已向金龙后背如电击来……金龙被震的仰身倒飞，弹出丈余，才稳住冲势，“碰！”的一声，翻身重重扑跌地在，这时火云劲已攻占金龙全身血脉肉骨，蓝烟疾身攻来，金龙已无还手之力了……蓝烟一掌重重击在金龙背上，发出“波！”的一声闷响，口中恶毒地喊道：“打足你三掌，本教主要你死而无憾！”金龙硬接两掌已经玩完，已无招架之力，第三掌自然更是照单全收，“哇！”惨叫声中，鲜血从嘴中狂喷而出，头部猛撞地面，腰身痛苦弓起，喉间发出“咕……”的骇人声音。

蓝烟三掌歼敌，飞身疾撤，轻飘飘地落在金龙身边三尺之外，面无表情，凝神注视金龙，出手煞是快捷，清脆玲珑；众教徒掌声如雨，欢声雷动：“教主万岁！”“教主好呀！”“教主功力真是没得说！”神功扬威，蓝烟踌躇满志，俏目的杀气敛去，脸上忽地闪过一丝柔情神色……以上的前世记忆，是在近光速中飞驰的赤龙脑域中浮现，金龙全身受火云烈焰焚烧，那种无边清楚，赤龙亦感周身难受，痛不欲生……赤龙心中痛苦地想：“哎……我上一世莫非就是这样死了？”

第四十章 炎火神教

赤龙在超磁空域里的情况一直由卫星监察着。

邪神坐在监控室超大莹屏前，看到赤龙驾驶电单车已在最后一条跑道，伤若一颗流星似的拖着长长火尾以渐光速高速飞驰，目前尚未出现意外，心内稍安，轻轻地对红邪子说：“唔……按照目前状况推测，赤龙应该已进入上一世的记忆中了……”红邪子闻听，也不假思索，立刻高兴的大喊大叫起来：“好小子，成功了……”“那到未必。”邪神淡淡一笑，随口否定道。然后头也不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莹屏，思索着，接着继续说：“脑域开发中，有时也可能会出现意外！”忽然，大莹屏侧边的一个莹屏内出现“ENTDIRCTINE”字样，莹屏下的传声器传来报告声音：“主管，总统专线！”邪神闻听，马上起身离开座椅，边急匆匆地吩咐红邪子道：“赤龙的进展还抱有关心的态度。”

“是！”红邪子高兴地回答道。

邪神匆匆奔进立体显像室，立体显像仪正在不断地发出信号，倏忽从仪器中出现盖天总统的半身头像，邪神立定头像前，恭恭敬敬地问道：“总统先生，请问有何批示？”“焚天，赤龙在超磁空域里的进展情况如何？”盖天立体影像看着邪神，静静地问。

“情况理想，如无意外，应可成功！”邪神对着影像平静地回答。

盖天影像仍盯住邪神不动，那深邃的目光，利如剑芒，仿佛欲直透邪神心底，忽然盖天神色一变，脸色凝重，冷冷地问邪神道：“捣乱的怪物，找到了没有，”邪神立时也习惯地挺胸抬头，但语透无奈，忧郁地说：“很奇怪，怪物隐入水中遁走，至今踪影全无，我怀疑是玄博士从中捣鬼，但是目前来说，苦无证据！”邪神说到这里，缓了一下语气，用平静的语气向盖天影像报告说：“不过，那个玄博士脑域里的有关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方程式，我意外获得，已分析整理妥当，可以运用，用于指导合并人计划的研究！”“非常好！”听到邪神报告，盖天脸上呈现兴奋，面色显得格外轻松，眼睛流露满意的神色，高兴地称赞邪神，然后，他愉快地接着说：“也就是说，合并人计划可以深化进行！”邪神也受盖天影像的感染，放松紧崩崩的神经，显出些许轻松，他马上就又改为一脸严肃，仍惧忧虑他说：“不过，这个方程式当中仍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目前尚未克服，那就是一般人的体能，难以负荷得起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在注入人体内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异！”盖天听到邪神报告，也感到稍稍一怔，但马上就恢复平静，继续向邪神说：“体能？！无限岛上应该有一个人，可以符合资格做试验品，这个人就是——改造人 3 号！”邪神心内一怔，心里暗暗佩服盖天的英明，自己曾为试验品煞费苦心，可单单没有想到岛上尚有正在进行体能研究的改造人，盖天点拨，令他恍然大悟，邪神认真地思索了一会，似乎觉得还有不妥，于是他用疑虑的语气问盖天：“改造人 3 号仍在冷冻中，能行吗？”“当然可以，除了他，精英冠军才够资格试验！”盖天一脸自信，平静地回答，然后他又指示邪神道：“你就动手检查 3 号的体质，若没问题，立刻进行试验！实验的过程和变化，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谈话完毕！”邪神听到盖天对实验急不可待，且安排周密，马上恭敬地回答道：“遵命，总统先生！”瞬间，盖天影像消失。

邪神静静地看着影像显示器，呆呆地出了一会神，思想矛盾，心内忖道：“改造人第 1，2 号并非自己经手，自此自己手上完全没有资料，这秘密只有总统自己一人知道。只有这第 3 号，自己是奉命行事，但具体情况，目前还尚不清楚，现在总统忽然提出用这 3 号做试验，是否可行，倘若……”邪神心情郁闷，顾虑重重，思前想后，都觉棘手，但总统执意要他遵命行

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无可奈何之下，他在心中叹了一口气，经过权衡轻重，他心内暗想道：“总统对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合并计划很着紧，看来，唯有优先处理了。”邪神另有要事，顾不过再看赤龙在超磁空域的修炼进展情况，他急急奔进监控室，匆匆地叮嘱红邪子道：“我去 5 号实验室，你留在这里继续监察！”红邪子正盯着屏幕看得出神，情绪不时为空域中的赤龙所牵引，显得一惊一乍，忽听到身后传来邪神吩咐声，才回过神来，轻轻地应了一声：“知道了。”说完，赶紧又盯住屏幕。

邪神叮嘱完红邪子，急匆匆奔向 5 号试验室，打开试验室房门，见两位科学家正俯在冷冻改造仪前专注地观察着第 3 号改造人，不时地敲击着仪器边上的电脑键盘，分析试验数据变化。

邪神前脚刚迈进房间，跟着就急切问科学家道：“现在改造人 3 号的状况如何？”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科学家听到说话声，回头一看，见是邪神，赶忙回答说：“禀告主管，目前改造人 3 号体能状态很稳定，其它有关数据也都一切正常！”邪神走到冷冻仪前，往里看了看，然后对两位科学家说：“我要详细检查 3 号的全身机能情况，现在可以吗？”中年科学家不加思索，随即答道：“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开始检查！”说罢马上动手启动测试仪器，电脑莹屏上立刻现出 3 号体形全况，体形上覆盖着磁波测量网纹。

邪神背手站在电脑莹屏前，接着大声向科学家发出指令：“现在先测量他身体各部分的抗击力情况！”“是！”另一戴眼镜满头银发的老年科学家马上回答。

然后，十指齐动，键盘发出一阵“咯咯”声响，眨眼间电脑莹屏上，3 号身上的每一个位置，出现了不同的数字，显示出抗击力的强弱。最后在莹屏的左上角，显示出 3 号身体综合抗击力指数：平均抗击力：3000KG 邪神迅速地掠了一眼，对抗击力指数感到满意，不由用赞许的语气轻轻他说：“唔，平均抗衡力 3000 公斤，不俗，不俗！”邪神说罢，又对科学家发出指令：“现在测量他的攻击力，主要是四肢上的！”键盘急速响动，电脑莹屏即时显示出 3 号攻击力数据：手，攻击力：4350KG 脚，攻击力：5000KG 明显地，3 号的脚力比拳力更强，达到这程度的攻击力，绝对是超级高手！

“好！”邪神一看兴奋起来，满意地打着响指，然后，他下达指令，令科学家进行更深入的测试：“现在探测他的脑域的开发程度！”很快，电脑莹屏出现 3 号的脑域开发的数据：脑域开发程度 20%。

这次邪神震惊了。他又看了一眼莹屏的显示数据，明明白白，完全无误，邪神抬起头，离开屏幕，来回在试验室屋内踱着方步，心内吃惊地想道：“20%？乖乖！”这真是罕有的人才呀！看来，这 3 号真是拥有相当大的开发潜质！”邪神这时才真正地佩服起盖天总统来，刚才的忧虑。傍惶、猜疑等等情绪都被 3 号这一组组有力的数据一扫而光，他心中兴奋地想；“惭愧，看来总统的见识的确非凡，改造人 3 号确实很适合作试验！自己险些误了大事！”邪神想到这里，又急忙几步折到莹屏前，对两位科学家大声说道：“现在测试他脑中的记忆！”戴眼镜的老年科学家觉得很为难，他迟疑地看着邪神，慢吞吞他说道：“主管，3 号现在尚在冷冻状态中，脑细胞的活动，近乎静止，这样，就是测试。

能测到的资料，也很有限！若要搜集，更多资料，除非……主管能亲入他脑域！”“少放屁，尽量去测试吧！”邪神烦躁起来，语气严厉，开口骂道。

原来邪神兽两度进入玄博士脑域，第一次受到震惊，第二次无功而还，通过这两次经历，邪神自己的脑电波已有些少许不良影响，已不宜再进入他人脑域。

而老年科学家正是那壶不开提那哪壶，顿被邪神骂的狗血喷头，敢怒而不敢言，他一脸温色，悻悻坐到电脑键盘前，不满地看了邪神一眼，心中愤愤地想：“我的专业提议，却被他喷到一脸屁……”无奈，科学家启动脑域探测仪器，屏幕画面上出现一片混乱。

不久，才渐较清晰，出现一个草原和保护乐土国的天幕。

邪神凝神地盯住画面，心内猜测道：“天幕未开，应该是十多年前的记忆了！”草原上，云霞满天，红的象一片火，未开启的天幕，红红的仿若半个太阳，正从绿草青青的草原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草原上，有一个魁梧的大汉和一个小孩的背影，但不清晰，大汉左手五指张开，手臂高高举起，右手牵着小孩，那小孩右手模仿着大人的样子亦高高地举着，两人亲亲地对望着。高腿阔步在臻臻碧草丛中走着，大汉正欢快地给孩子唱着一首歌：“那一天，羚羊过小岗，回头望，天那么低，草那么长，阿黑摇摇藏红花！”莹屏上影像虽不清晰，但歌声却很清楚，歌声飘入邪神的耳朵，邪神不由大吃一惊，他骇然想道：“啊，这歌谣我怎么很熟悉……”邪神心有所思，急忙俯下身，对老年科学家急切的说：“快，把这两人的相貌扩大！”“是！”老年科学家被邪神的这个举动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邪神，快速地应了一声，急忙按动键盘。

很快两人的影像放到最大，虽然经过电子分析复组放大，但由于本身映象不太清晰，所以放到最大。图象仍是模糊一片，难睹画面两人庐山真面目。

邪神急切里看不清两人外貌，心里着急，又发火道：“稀，我要你放得再清楚些！”老年科学家吓得冷汗四溢，一阵手慌脚乱，但图象始终是一片模糊，最后他无奈他说：“对不起，我已力尽所能了……”忽然画面上又出现一片混乱，最后完全消失，老年科学家不安他说：“主管先生，3“哼！”邪神急得百爪挠心，亦没办法，气得重重地哼了一声。

邪神背手又急速地踱起圈来，心中惊异地想道：“奇怪，刚才的歌谣我从未听过，但却感到很熟悉，很熟悉……是什么原因呢？……”“BBB——”警报系统又急速地尖叫起来，打断邪神的沉思，他三步两步走到莹屏前，中年科学家用手指着电视莹屏说：“主管，保安部有紧急报告！”启动监控系统，莹屏上一个保安惊慌地向邪神报告说：“报告主管，玄博士在4号实验室里，突然发狂！他现在正疯狂地摧毁室内的仪器……要不要启动他的麻醉颈锁？”画面上，4号试验室一片混乱，玄博士已捣毁试验仪器，又将试验室里玻璃门击碎。

邪神气得火冒三丈，咬牙切齿地道：“不用，我要亲自过去，看他搅什么鬼，”此时，数名警卫已赶来4号试验室，见玄博士正“胡！胡！”怪叫，试验仪器“轰！”地发出爆响，厚重的合金仪器被击得破裂损毁。

“哗，先电晕他再说！”众警卫见玄博士的狂态，急吵吵嚷嚷着发射电枪欲把他击晕，陡见玄博士仰面倒飞，众警卫发输出的电子弹，全部落空。

玄博士凌空翻飞，右臂挥击，众警卫登时惨死，邪神疾急赶到，见玄博士已然惨杀最后一个警卫，见玄博士十指把定警卫头颅，发力狂挤，警卫头戴合金头盔的头颅立时像打烂的西瓜一样被抓得粉碎，浆血四散激射。

“休得放肆！”邪神疾声暴喝，出手快如闪电，眨眼不及，已擒到玄博士的头部。

不料，玄博士亦闪电般地反应，在邪神擒住自己头部的同时，他拿住了邪神的头部，只见他的手臂肌肉暴涨。破肤而出，向八爪鱼的触须般迅即缠击向邪神，令人恐怖惊心！

邪神不虞有此变故，眨眼间头已被玄博士牢牢扣紧，他摹见玄博士双臂陡生异变，惊得亡魂背冒，骇然叫道：“呀！怎会这样……”

第四十一章 患难真情

“……格……格……”随着阵阵狂风折树的声响，玄博士的“筋肉条”异变得更粗壮更力大无穷，并不断收紧。

“咯咯……咯……”邪神头部直被勒得骨骼一阵乱响，刺脑生痛，咽喉被勒得窒息……“嘿！”邪神暴喝，头部疾吐火劲，功力猛提六成，喷出300度极火，欲把玄博士的怪手烧融震开。

300 度的肉味。但怪手却毫不松懈，似乎越勒越紧，邪神见仍未奏效，心中不觉暗忖道：“我300度极火劲，虽然把他的肌肉烧溶了，但他这怪手仍像钢筋般把我勒住，看来火力还是不够……”邪神心念转动，用左手扣牢玄博士头部，急撤右手，挥臂拢圆，掌心极火吞吐，猛将极火劲力陡提十成，变掌成刀，‘极火刀’蕴含600度极火威力斩向怪手右臂……“嗤！”仿若金石相交发生声响，玄博士的异变手臂被“极火刀”一劈而断。

但勒邪神头部的断臂仍有极强的勒箍力，对邪神威胁仍未解除，邪神忙回掌猛抓断臂，“啊！”震天怪叫，600度极火火劲瞬间爆发，把头部断手里外彻底烧焦，力量全失……邪神气急败坏，将焦臂一阵乱扯，卸下头部，然后狠狠摔向地面，愤然骂道：“废物！”邪神骂后尚觉余气未消，左掌劲力狂吐，将玄博士震飞，然后又上前将焦臂一阵乱踏，心中恨恨的想：“这只怪手竟能抵挡到我第四级的火力，比普通的手臂强上5倍……”玄博士未等拿稳身形，邪神又疾速袭至，掌、刀交加，如狂风暴雨，玄博士失去右臂，疼痛钻心，未及反应，又被邪神一掌震飞，大脑昏眩，只见天旋地转，对邪神再次袭来的攻势，竟无还手之力，邪神气恼攻心，出手招招夺命，立时将玄博士击晕在地。

邪神看看晕倒在地上的玄博士，心中纳罕：“这家伙大有古怪！”这时，保安主任率众保安及科学家才匆匆赶至，七手八脚，控制住玄博士。

邪神看了看玄博士，大声吩咐保安主任及科学家道：“回去马上替玄博士疗伤，并检查他体内的DNA（遗传基因），同时，保安室要多派人手监管他！”邪神又咧嘴指了指地上那只被烧焦的残臂，接着加重语气，吩咐说：“尤其是那支怪手，更要作最精密的化验！”保安主任率众人抬走玄博士，实验室内一片狼籍，霎时间变成一片死寂。

邪神巡回查看，检查实验室的破坏程度，心中忖道：“从这次玄博士所发生的古怪变异来看，毫无疑问，上次突袭自己的那只怪物就是玄博士，怪不得事后遍寻不见，肯定是他趁乱，溜回医疗室，他定是私下注射了外星人的DNA，才会有如此变异！”邪神走出实验室，脑中还在继续思索，心里进

一步猜疑道：“他的体质可能受不起 DNA（遗传基因）的异变影响，所以会失控而疯狂！”邪神脑中忽又显出改造人 3 号的各种数据，雄心陡起，暗忖道：“改造人 3 号的体质比他更强，肯定可以和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合并！”邪神一路思索，在不知不觉中又走向监控室，他静静地站在门口，似有所思，不禁心存忧虑，暗下思忖道：“但 3 号的威力将会更惊人，倘若到时控制不住，将会带来好多麻烦……”红邪子正看的入迷，倏听门响，回头看去，瞥见邪神站在门口，两眼盯住莹屏，呆呆出神，以为主管担心赤龙出现意外，忙指着莹屏，兴奋他说：“主管，赤龙现在仍一切正常，并无出现意外！”邪神回过神来，遂将错就错，吩咐红邪子道：“立刻将影像放大，我要看赤龙的反应！”红邪子一听，顿觉心发怒放，笑嘻嘻他说：“嘻嘻，我也想看一看，赤龙在快绝的近光速下，到底变成什么样子？”红邪子说着启动卫星摄影锁定系统，将飞驰的赤龙影像牢牢锁定，然后放大，镜头放大到赤龙面部定格，只见他面部肌肉扭曲变形，七孔渗血，显得极其痛苦……镜头看不到的是赤龙脑部未开发的细胞，已逐渐产生变化，开始一步步地活跃起来，并逐渐进入到前世记忆的开发……金龙被蓝烟教主三掌震昏，被投入火云教大牢，仰躺在地，除了心脏外，全身不断被火劲焚烧……教坛密室，蓝烟与四大长老神情庄重，似乎正在讨论什么，蓝烟坐在座椅上，心情复杂，脸呈哀凄之色，她对着四大长老，静静看了一会几，才缓缓地开口道：“金龙现在虽伤不死，但白他说，我第三掌虽然重重击出，却是护住金龙的心脏，这样做，是有意留他一命，因为我觉得他无论武功和胆识，都是上上之选！”四大长老表情各异，面呈疑色，低垂着头默默无语，在心内斟酌着，权衡利弊。

蓝烟见四大长老一言不发，似有低触之意，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缓缓说道：“自从先教主死后，我接管本教，因本教主疏于治理，致使本教势力衰弱，一直积弱至今！我也曾想有一番作为，很想振兴本教，但无奈事事皆力不从心，正是由于本教人才稀少，才使本教无力抗击外帮对我教地盘的侵蚀，我处心积虑，培植人才，但都是收效其微，本想雪豹可以出类拔革，兴教有望，谁知……现在，眼前放着一个大好人才，为何不好好加以招纳，为我所用？”听到蓝烟这一番肺腑之言，四大长老内心有所活动。

大长老抬起头，看着蓝烟，忧心忡忡他说道：“教主招纳金龙之意，好是很好，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确很棘手，就是他击杀雪豹，恐怕这点难以服从。”“这个问题不大，因为雪豹违反教规在先，金龙击杀他，罪有应得。”飞长老接住话音儿，也打破沉默，反驳大长老道。

地长老随后说道：“雪豹问题暂不必说，还有一个问题，倘若金龙始终视自己为正派人士，我教为旁门左道，那他未必肯归顺本教！”“对呀，这种人未必养得熟，还是干脆一了百了，杀了为好，免得引起后患！”遁长老妒忌金龙功力，欲借刀杀人，听地长者说出忧虑后，急忙接口提出自己的看法。

蓝烟听着各位长老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两眼出神地望着门外，想着自己的心事，听遁长者话音刚落，又沉思着缓缓说道：“若能把金龙招纳，化敌为己用，此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对他不计前嫌，才更显出我们教得宽洪大量，处处以人才为重！”五人又讨论许久，但却仍是各抒己见，最终也讨论不出个一致的结果来，最后蓝烟只好提出用折衷的办法，来解决分歧她平静地对四位长老说道：“既然各位长老意见不同，那么我看只好采用投票决定的办法，现在，持迁移赞成意见的请举手！”飞长老

首先拥护，举起右手。

天长老怪异的看着蓝烟，默不作声。

地长老本来对金龙就没有好看法，只在塌榻米上端坐不动，决定反对到底。

遁长老先还主张杀金龙，现在看教主决意招纳，于是态度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高高举起右手，表示赞成。

2 天长老骇然一惊，惊异地睁大双眼呆呆地看着出乎自己预料的结果，嘴里大声喊道：“3对2，表决通过，招纳金龙入教！”不过，天长老心地狡诈，见一计落空，阻挠不成，眨眼又想出另一道难题，招纳金龙已是大势所趋，自己如果硬要坚持反对意见，那将是有违教令，对自己不利，既然教主一意孤行，自己何不暗用劲，彻查金龙的底细，倘若……嘿嘿，想到这里，他们马上装出一种尽职尽责的样子，并别有用心地又接着大声他说：“为了审慎起见，我们必须彻底侦察金龙的底细，以防他是‘卧底’！”“对，这件事就由天长老你负责吧！”蓝烟是何等聪明之人，闻言哪能不知天老的用心，但为了谨慎起见，也为了堵众人的嘴，她痛快地将彻查金龙的任務交给天长老，一方面对自己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彻查结果来改变天长老的个人偏见。

会议完毕，蓝烟立刻前往大牢探视金龙。

蓝烟自幼苦练火云卷宗，13岁就担任统领大教的重任，由于教务繁杂，日理万机，因此没有机会接触同龄男性，但是随着年龄日渐长大，身体发育成熟，不知不觉以到及弃年龄，哪个少女不怀春？今次碰上英俊挺拔的金龙，为他那侠肝义胆，爽爽豪情，知礼重道的气度所倾倒，再加上金龙更兼有上乘武功，不免令情窦初开的蓝烟，在心中对他油然而产生好感。

这份好感演变为情意，她又怎会想到，这绵绵情意会变成二人后来的——孽债！

蓝烟心突突地跳着，双颊羞红，眼含秋水，羞涩地看着躺地昏迷的金龙，眼珠碌碌地转动……她看到金龙虽然仍在昏迷的状态，但他那浓眉大眼，脸上棱角分明，鼻翼微动，鼻头高挺，身体壮秀，肌肉刚健，仍不失美男子的阳刚之气。

蓝烟轻轻地跪在金龙身边，细细查看他的伤势，由于她自幼至长到现在开始，才真正算是面对向地接触跟自己同龄的异性青年，而且是第一次跟他离得就这样近，并心仪已久，因此动手反而显得有点拙笨起来。

火云劲由蓝烟所种，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替金龙逼出体外，当然不难。

只见蓝烟柔荑急转，玉指微张，两掌交叠，顿时嫩如葱根的双掌心烈焰升腾，火舌飞舞，双臂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火云泻幽原”招发仿若翩飞的花蝶，倏忽飞落到金龙的膻中穴上。

蓝烟神情专注，又柔以情丝，因此为金龙驱泄体内火云劲浑然物外，偶然扫视金龙面部，欲查看面部反映，不料却见金龙却已睁开眼睛正在亮亮地看着她。蓝烟不禁惊奇地睁大双眼，心如鹿撞，面泛春潮，艳如桃花，不自禁地害羞起来……她闭起双眼，惊喜地忖道：“哟……他开始苏醒了……”金龙一骨碌爬起来，看着有些微微慌乱的蓝烟。平静他说：“教主，多谢救我命之恩……”蓝烟虽觉心里暖流汹涌，但为了尊严，虚荣心令她立刻又板起面孔，声音冷硬地对金龙骂道：“哼，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以为本教会轻易饶过你，那是做梦！本教主先救活你，不过是想不能叫你就这么便宜

得死去，我若高兴随时都会取你狗命！”金龙死里逃生，虽对教主心存感激，但总觉事有蹊跷，以武林规矩而言，私闯他人禁地，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除非私闯禁地之人武功透世，艺震敌胆方能全身而退，而自己功力与教主相比却本非同日而语，但凭教主功力自己已绝难捱过两掌，然而……金龙素来性格洒脱，处事干练，不肯轻受人恩，由于他对今天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心存疑虑，因此也顾不得考虑其它，遂向蓝烟迟疑地问道：“教主，你第2掌已经可以把我置于死地……但为何还要打第3掌？”蓝烟不虞金龙忽有此问，心里想来也觉矛盾，难圆其说，但女孩家的心事岂可轻易吐露，仓促间，又不好明挑，顿时语塞：“这……”金龙恍然间已明白蓝烟用意，于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道：“第3掌是为了护我心脉，留住性命，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金龙话以挑明且又刨根问底，蓝烟见无转圜余地，于是干脆也实话实说，冷着脸快言快语地道：“好，金龙，你说话够直，够爽，那好罢，现在我也不卖关子，实话对你说，我是因为欣赏你这人才，想招纳你加入本教，你以为如何？”金龙一听，顿觉心内矛盾，他心念电转，思绪万千，左思右思，甚觉为难，急切里竟一时无法开口，只好低头不语。

稍顷，金龙才在心里毅然决定答应蓝烟所说，但却不做伤大害理之事，于是她面色严肃，庄重他说道：“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承蒙你看得起，我愿意加入火云教！”金龙说到这里，语气忽地一变，两眼直视蓝烟，语气忽然变得很沉重，斩钉截铁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无论如何——绝不杀害无辜！”“好，一言为定，本教主欢迎你加盟，不过现在，因为要调查你的背景，所以你要在囚房里多委屈几天！”蓝烟见金龙说话干脆，心内喜不自胜，但碍于教主身份，也不便太过于显露，因此当金龙话音刚落，她马上接过话头，仍旧显出是一付冷面孔，缓缓地说。然后，蓝烟转过身，挥手一指金龙，对着守门的教徒严肃他说道：“金龙先生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人，现在让他暂时在这里委屈几天，不过，你们却必须要好好款待他，不得怠慢，谁若胆敢违背本教主令谕，哼！”蓝烟说完缓缓退出回牢，粉面含春，暗中回头，羞涩地看了金龙一眼……匆匆离去……众教徒颤颤兢兢地听完教主的训示，个个都吓得冷汗四溢，惊诧地睁大眼睛，骇然失色，心中纳闷道：“咋，从未见过教主对人有过这样好的，她究竟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呢？”由于蓝烟令谕众教徒要善待金龙，因此蓝烟走后，教徒们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改往日冷酷凶狠的凶孔，纷纷围上金龙，个个嘻皮笑脸，七嘴八舌地对金龙阿映奉承他说道：“嘻嘻，金龙先生，现在你成了我们教主的大红人啦，兄弟们以后可就全仰仗你啦，你要是瞧得起兄弟们，以后你如有什么需要，就尽管吱一声，吩咐兄弟们去做就是了……”“千万不要客气啊……”

第四十二章 达摩绝学

三日后。

火云教总坛密室。

四大长老齐刷刷地立在教主蓝烟面前，向蓝烟报告几天来对金龙的彻查结果，地长老首先开口向蓝烟禀报道：“教主，这几天我们分别调查了东

京本部的人口局、警察部、国际刑警部组织及情报科等几大部门，从调查得到的资料来看，金龙只是东京市的一个普通市民，一向安分守己，并无犯罪记录。”天长老接着翻开金龙档案卷宗，向蓝烟大声念道：“金龙4岁时父母双亡，由义父权野次太郎收养，10岁入东京中国少林寺分寺习武，成为日本少林派俗家弟子。”天长老读完，合上卷宗，接着又继续向蓝烟教主报告说：“我亦探访过他义父权野次太郎先生，他是一位私营小商店的老板，纯朴善良，交谈中得知他的女儿权野美慧子也是被雪豹所杀。”“我顺便亦到金龙入读过的学校查探过，从中得知金龙自入该校后，始中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全校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最好。”“他童年时期，就性格豪爽，具有侠肝义胆，最喜抱打不平！”“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长大成人，到了少年时期，他那种侠风义骨的性格更是有增无减。在他所居住的泽田小镇，市民常常遭到附近黑帮流氓势力的骚扰欺压，金龙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加紧习武，等待机会，在他15岁那年终于大发神威，独力打伤50余名骚扰该镇的流氓，把黑帮势力驱逐出镇，一时成为该镇市民的美谈，由于他武功高强，黑帮势力对他有所忌惮，从此再没有人敢到小镇搅事。”天长老对蓝烟详细地介绍了金龙的社会背景后，飞长老接过话头，向蓝烟总结说：“通过上述两位长老调查结果来看，金龙这小子的胆色和武功都很了不起，而且社会背景也没问题！由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招纳他入教。”“好极了！”蓝烟教主静静听完三大长老的报告和分析，心底里悬了儿日的石头才终于落地。地面色平静，心内窃喜，接着又向四大长老提出自己的建议：“因雪豹乱杀无辜，违背本教第七教戒，已被执行教规处死，现在大坂堂堂主一位，尚无人选，我建议由金龙接任大坂堂主，各位长老以为如何？”天长老通过亲自对金龙的身世进行彻查，在心里早已打消对金龙的顾虑，因此听教主提议，马上开口表示赞成：“教主英明，想来我教大坂堂的势力最是薄弱，因而遭受其它帮会的压迫也是最大，现在派他做大坂堂堂主，可谓一石二鸟，正是对他的最佳考验！”经过四大长老的周密调查，蓝烟和四大长老具体商议后，火云教遂隆重举行教任入教仪式，正式接纳金龙入教，并开始就委以重任，令他接替雪豹位置，任大坂堂堂主。

金龙坐镇大坂堂后，运筹帷幄，身先士卒，率领大权堂教众，四处征战，痛击其它帮会势力，金龙骁勇善战，率领教众在短时间内便收回本教其它帮会长期侵占去的贩毒、色情和赌场的地盘。并且不断扩张势力，进而掠夺周围其它帮会的地盘，由此，火云教的势力影响一时大盛。

金龙接任大坂堂主一职初期，因他位重而又未有任何建树，所以不少火云教徒对金龙皆有微言，金龙置之不理，着手整顿教众，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计划，很快便功勋卓著，令教徒对他从而改变了看法，后来对他都变得特别佩服和尊敬起来。

金龙再接再厉，经过一年征战，终于打出神威，令火云教从此雄踞在大权所有的黑帮地盘之上。周围黑帮纷纷负荆，前来请罪，俯首贴耳表示臣服，由于金龙战绩彪炳，亦由此获升，荣任为东京堂堂主。

金龙事业如日中天，最开心的当然是蓝烟，因为由于她眼光独到，力排众议，大胆接纳金龙为火云教教徒，并在开始就要委以重任，而金龙亦不负众望，经过东征西讨，才会令火云教的势力一改往日一蹶不振的局面，变得声势赫赫，全教上下无不向金龙交日称赞，自己心仪的人果然英明神武，威震八方。

金龙坐镇东京总坛，与蓝烟朝夕相见，亲聆教侮，耳鬓厮磨，天长日久，感情倍增，二人长于总坛密室喁喁私语，亦长手牵手漫步海边观看潮汐澎湃，海上日出，有时会促膝而坐，谈天说地，畅想未来，也偶尔讨论教内事务，切磋武艺，更多的时间则是倚偎缝绪，冬去春来，花谢花开，两人的情爱于不知不觉中在心底竟悄悄地冒出芽儿，如沐浴三月雨露中的芳草，乍见春风，随着日升日落，便热烈蓬勃地疯长起来……两人虽然尊卑有别，但浓烈而疯长的爱情却顽强地冲破这樊篱的束缚，于是两人双双坠入爱河，那管他人闲言碎语……金龙与蓝烟的情侣关系，令他伊如副教主般，一时权倾火云教，充分发挥他的雄才伟略，将火云教治理的严如铁桶，内政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上下一致，合力发展，对外把其它黑帮压得抬不起头来。

金龙更把火云教的庞大钱财，慢慢收拢，转而大笔投资地产、股票、娱乐和饮食行业，使事业发展的蒸蒸日上，火云教的资产向滚雪球般不断扩大。

又过一年……傍晚，夕阳西下，繁华的东京街区，市民依旧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街面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人们躲过午间的炎暑，放下手中的工作，尽情地享受黄昏前这段时光里的惬意和温馨，携妻挈雏，于铺店间出出进进，与店家讨价还价，购买自己心爱的东西。

小贩穿梭在这喧嚣的人流中，大声吆喝，兜售自己的商品。赌场、酒吧、舞厅霓虹闪烁，亦纷纷地向着人们频抛媚眼，用她那温暖的酥胸，引诱着那些豪爽的阔少，一掷千金的先生们热烈地投入自己的怀抱……太阳羞红着脸，仿若怕见往日的情郎，羞答答地慌忙躲进天际的云海里满脸绯红却将遮脸的白云渲集成一片绚丽的霞光，仿若三月里的桃林，漫天开放着灿烂的桃花……东京帝国大厦顶上的铁塔，在霞光映照下，恰似古罗马角斗场的斗士，那伟岸的身躯高高挺立在落日前的天幕之下，气宇轩昂，直插云霄……火云教东京总坛辖区的夜总会，亦反射着落日前的余辉，烟静的像一个浓装艳抹的贵妇人，焦急地翘盼着从黄昏里匆匆走来的情人。

此时，蓝烟与金龙正站在夜总会楼顶的落地玻璃窗前，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

金龙搂住蓝烟柔嫩的肩头，指点着这黄昏前的美景，轻轻的对蓝烟说：“烟，你看，夕阳西下的东京，景色多美！”蓝烟依偎在金龙厚重的胸膛上，沉浸在爱情的甜蜜梦境里，听到金龙的感叹，她懒懒地言道：“龙，不到几年我们火云教已雄霸整个日本，想不到你是这么能干。”“这是教主英明，教众上下齐心的结果！”金龙听到蓝烟称赞，怀拥美人，呈现出一个绅士的风度，谦虚地回答。

一阵清脆的稚童奶声奶气的笑声传来，二人不由同时扭头看去，只见一个健壮的男子，携带右年轻漂亮的轻妻子，颈上扛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童儿，那童儿头带天使帽，用稚嫩的小手撕扯着那男子的头发，正稚声稚气地开心地笑着，男子身边尚有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儿童，头戴瓜皮帽，围着父亲一蹦一跳地正在逗弄着父亲头上的弟弟，玩的正开心，那男子与妻子脸上春风满面，都幸福地笑着，看到这一人间天伦之乐的美景，金龙忽然想起什么，轻轻地问蓝烟道：“烟，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蓝烟听到金龙的发问，脸上潮红，耳热心跳，柔柔地说道：“我现在已感到很满足……不过心里总觉得好象还欠缺了什么一些似的……”“是不是觉得欠缺一个家和可爱的孩子们？”赤龙接过蓝烟的话，看着那幸福的一家人，轻轻的问道：“对呀，

看见他们的天伦之乐，我感到很安逸和更满足！”蓝烟听金龙把话说到自己的心里，忽地转过身，满脸漾着惊喜，一手拢着赤龙的腰身，一手伸长食指在金龙的下颌抚弄着，情意绵绵地看着金龙，娇柔地回答。

金龙两眼深情地看着蓝烟，双手把蓝烟的腰身搂得更紧、更紧，让蓝烟胸部贴近自己的胸膛，幽幽地说：“烟，黑道生涯充满暴戾，并不长久，是该改变的时候了……”蓝烟深有同感，多年来自己曾心惊肉跳，食不甘味，早已感到生活的黑暗和厌倦，但自己入个江湖，身不由己，自打金龙生龙活虎地闯入自己伯生活，蓝烟才觉的心灵有所依靠，睡觉渐觉安稳，然而江湖凶险，前途很难预料，她又为金龙整日牵肠挂肚，怕金龙一旦发生什么不测，自己将终生孤身无依，回此看到金龙有意欲退出江湖，心中一阵激动，她缠绵地问金龙道：“对，我也感到厌倦……你能够改变吗？”“当然可以！”金龙信心十足，坚定地回答，然后，将自己热吻印上蓝烟的香唇，两人热烈而忘情地狂吻起来……转眼又是火云教每周例会的日子……蓝烟、金龙和四大长老在密室内端然而坐，金龙盘腿坐在蓝烟身侧，四大长老齐齐跪坐在蓝烟面前的蒲团上，开始商讨火云教的大事。

例会开始就气氛不凡，为了本教的投资问题双方正激烈地争论着。

天长老对火云教近来的投资问题感到恼火，他自先开口，语气严厉地问蓝烟道：“教主，本教为什么近来要突然减少毒品和赌场的生意，却增加经营夜总会，酒楼的生意？”蓝烟手按前面的案几，平静地回答道：“夜总会和酒楼，都是赚钱的生意，增加经营投资有什么不好？”天长老据理力争，愤怒地看着蓝烟，暴跳如雷地反驳道：“但毒品和赌场的生意减少，就便宜了其它帮会，很多兄弟对此都感到不满！”蓝烟不依不饶，语气严肃，一脸平静地解释道。

“这些黑道生意，赚来的钱都是见不得光的！从长远考虑，当然是发展正当的商业生意，才是上策！”地长老沉默不语，见如今的蓝烟已变得如此刚愎自用，自打金龙入教，办事总是一意孤行，就是连涉及教中如何投资这样的大事，现在居然也不再征求各位长老的意见，就私下改变投资策略，不免有点目中无人之嫌，但自己和其它三位长老在火云教已是二朝元老，他们曾亲眼看着蓝烟长大，因此知道蓝烟的性了，一般事情，从不跟她斤斤计较，但今次事关本教的前途，而现在长老们既然身为沪法，那就不能不说话，想到这，他才开口粗音大噪地说道：“但我们几经艰苦打下来的地盘，这样下去都会被其它帮会蚕食殆尽！”金龙看两大长老气势汹汹，围攻心上人蓝烟，心中不觉气愤，他面色冷峻，目射寒光，直视天长老，待大长老话音刚落，马上抢过话头，语气冷硬地说道：“各位长老，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至于教主改变投资方向是否妥当以及本教今后的出路何在？我想各位长老不知是否认真想过？教主为了本教前途，宵衣旰食，食不甘味，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好本教，为本教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就单拿投资来说，这一年来，我们投资的地产生意，价钱大涨，已超过了一千亿日无，股票投资亦大有收获，目前利润已超过了500亿日元，以上的生意，都是正当经营，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而且利润也相当可观，比黑道生意多赚10倍，并且不用像黑道生意那样，整日为生存提心吊胆，各位长老不妨想一想，究竟怎样投资才会对本教前途更有利呢？”金龙一番雄辩，有理有据，人、地二位长老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予以反驳，于是低头不语，思考策略。

蓝烟亦为金龙的口才所折服，心中感到自豪，心中更生蜜意，她感激

地看了金龙一眼，接着金龙的思路得意地说道：“对了，正当的商业生意，赚钱更多，亦不需要再用打打杀杀去维护地盘。黑道生意始终不会长久！还有，正当生意赚得钱，都能见得日光！”天长老急得满头满脸的汗水，一脸蔑视不服的神色，听蓝烟把话说完，竟欲反驳，但马上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回此吭吭叽叽地说道：“哼，什么股票地产，虽然涨价，但也会下跌，并非稳赚！”“这可放心，我们的投资很稳健，本教现在的货币储备已达一千亿日元！”金龙听天长老说话无力，知他已经理屈辞穷，于是立即接过话头，乘胜攻击，他抬起右手，伸出食指，面色严峻，反唇相讥地说。

天长老本来对金龙就没有好感，招纳入教两三年光景，竟和教主打得一片火热，他知道教主只所以改变投资，百分之百都是他的主意，现在看到他衣冠楚楚，伊然政客，而且说话振振有词，是自己大失颜面，自己虽然暂不能说服教主，尚碍情面，而对金龙，则就没那么多的顾虑，因此，当金龙刚把话说完，天长老就不由得勃然大怒，气得脸涨得青紫，气急败坏地捧着手抖动着，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讥讽金龙道：“啊，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一直主张改变投资，原来日的全是为了自己，你口口声声的正当个意，还不是想等到赚了大钱，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去高攀上流社会，妄想捞一个绅士做做，不用像现在这样减头缩尾，但是，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应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出身，人活着，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应忘本！”天长老一阵无理取闹的痛骂，深深地刺痛了蓝烟的心，她霍地抬起头，面露温色，目光如剑，直刺天长老，但有碍教主尊严，不便发作，只好强忍怒火，用冷冷地语气反驳道：“天长老此言差矣，我教大赚正当钱，不是想攀上流社会，而是想通过正当渠道，使我教成为财雄势大的集团，到那时，我教不但不用为生存环境担忧，整日为生存而提心吊胆。使我教教众可以从此安居乐业，正当做人，而且我们通过本教的财力，还可以收买政客，从而左右政府的策略，以真正达到维护我教今后在江湖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这有何不妥之处？而对这样的好事，你却极力反对，横加指责。

那么，天长老，我来问你，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本教着想，真得是为了我教众今后的发展前途着想吗，哼……”蓝烟妙语连珠，一阵猛轰，言辞激烈，直说的天长老哑口无言，会议一时陷入僵局。

天长老直气的七窍生烟，但教主说得义正词严。

细细想未，却也是一条妙策，不过天长老生性顽固，死要面子，就是理屈辞穷，也不愿俯首贴耳，他语塞了好一会，大喘粗气，最后还是强词夺理地说道：“但这样做，我总觉得不妥……”飞长老怕事情越闹越僵，听大长老说完，赶紧充当和事佬，他抢过话头急忙打圆场说：“唉，算了，大家都在一起，千万不要伤了和气，现在会就开到这里，大家都消消气，况且，教主明天还要闭关练功，今天讨论的问题，待教主出关后再从长计议吧……”天长老却不领这个情，两手掘着膝盖，仍气哼哼地说：“既然这样，今天也就罢了，但希望教主在闭关期内，能好好思量！我再重复强调一句，那就是，我教的基业，不可随便改变……”金龙冷冷地打量着他，蓝烟直气歪了嘴，但始终忍着没有发作，二人心中冷笑，暗暗忖道：“唉，这天长老真是冥玩不灵，食古不化。”

第四十三章 火云圣地

刀削岩，壁立于侧，高耸入云，位于崇山峻岭中，周围山色葱茏一片，而刀削岩却常年白雪皑皑……岩面上有一宽阔平坦的平地，火云教在上建有一幢欧式豪华的别墅，此乃火云教练功重地。

蓝烟所练的火云功，每年都要闭关蜕变一次，每次为期 3 日，火云教每周例会不欢而散后，蓝烟到此闭关修炼，这次由金龙负责护法。

蓝烟跪坐在密室内，详细叮嘱金龙一番后，便开始进入入定状态，她平心静气，意守丹田，十指箕张，双臂疾挥，带着呼呼的风声，开始散功，霎时只见蓝烟周身烈焰升腾，火云缭绕，火蛇盘旋飞舞，状如虬龙，金龙静静侍立身旁，凝神注视，心中默想：“烟烟闭关修炼，蜕变期间，要尽散功力，散功后的身体极端虚弱，跟常人无异，但当圆功出关时，功力便进升一级，那时当世将更无敌手！”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傍晚，金乌西坠，王兔东升，远山朦胧，刀削崖出现一片静溢，夜风袭来，尽透寒意，守关教徒，身穿红色特制御寒裘衣，警戒在别墅四周，尚觉难奈。

天空晴朗，蓝滂沱仿佛用雪擦过一样，透着清新，显得遥远而深邃，稀薄而散碎的晚云像鹅羽般散布在夜空上，轻灵飘逸。寒星点点，闪烁云间，仿如仙女的明眸，流波飞转，一眨一眨，窥视山间静夜……夜空中忽然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一忽儿从天际云间出现两个黑点，带着响声向刀削崖方向疾射来，守关众教徒颇觉惊异，纷纷聚拢到一起，乱糟糟地议论着，猜测着，一个教徒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是两架绿色直升运输机，直升机渐渐飞临别墅上空，守关教徒由于毫无戒备，突见直升机袭来，顿时显得一阵慌乱，一教徒头目挥手吩咐另一属下，急切说道：“有两架直升机，不明意图，正向我教练功重地迫近，你赶快向金坛主报告！”那教徒吓得张大嘴已，惊慌失措地喊道：“吓，难道是大难临头啦！”说罢急向密室奔去……这时，直升机在别墅上空悬定，舱门大开，从机舱里凌空扑下一片黑鸦鸦的人影，守关教徒直吓的屁滚尿流，跌跌撞撞四散溃逃，鬼哭狼嚎地喊着：“不好啦，有刺客呀！”“妈呀，快跑，大难临头啦！”那教徒头目恐惧地望着；临空而下的人影，没命地奔跑，惊惧地喊着：“哗，成群的有二十几人从直升机上跳下，快，快报教主呀……”谁知，这帮刺客原来全是一流高手，在凌空扑下时，既对准目标，闪电击出，不等守关教徒从慌乱中回过神来，均已惨遭击杀。

奔向密室的教徒，侥幸不死，一阵风撞开密室屋门，门声响动，金龙一惊，回身蓄势，却见那教徒惊慌失措，跌进密室，气急败坏地失声嚎叫：“金坛主，有……有刺客来袭呀！”金龙一听，惊得头皮发炸，大脑内顿时嗡的一声，面呈惊异，心中想道：“不妙，这个时候有人来袭，烟烟已散功，正是身体脆如弱时期，整个人全无战斗力！”金龙想罢，急急奔到蓝烟身边，急切地说道：“烟，事有奇变，现在，忽有一帮不明身份的刺客来犯，为安全起见，现在我们必须立刻离关，但是，一切有我在，你千万别运劲出手，以免会走火入魔！”蓝烟正闭目打坐，忽听金龙急报，惊得脸上汗如雨下，她紧张地对金龙说：“龙，就是我现在放弃修炼，运功，该复功力起码要一显示，这怎么办？”金龙稍一惊慌，现在马上镇定下来，他知道，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冷静，这样才能使蓝烟平心静气。恢复功力，不致出现意外，因此虽然他是冷汗直流，但却语气平静地安慰蓝烟说：“烟，不要怕，有我保护你，你尽管专心运功，我抱你杀出重围。”金龙言罢，轻轻抱起蓝烟，

将金钟罩护身劲气贯注蓝烟体内，这样，除了对蓝烟起保护作用而外，亦可助蓝烟尽快恢复功力，自己则催起金钟罩劲力，一咬牙，抱着蓝烟，冲杀向门外的刺客们。

金龙猛似虎人羊群，出招疾攻，如风吹落叶，勇不可挡，刺客们虽然都是一流高手，但遇到像金龙这等身手的武林奇才，拼命攻杀，也显得是有些班门弄斧，因此，只见血雨四溅，传出阵阵鬼哭狼嚎声，“唻！”“啊！”“呜！”仿如风卷残云，晃眼间围攻金龙的众刺客已遭金龙的悉数击杀。

然其他残存刺客见金龙身抱一女，心知必是火云教教主，金龙虽凌厉击杀，但刺客们仍不顾生死地蜂涌而来，这时金龙的金钟罩护身劲要兼顾蓝烟，令攻击威力顿时减半，金龙虽，陆杀近身的刺客，却难挡锋不利兵器的袭击，混战中，被一刺客用东洋刀刺穿左臂。

金龙与众刺客激战半小时，虽然杀敌无数，但自己却也耗力甚已，遍体伤痕累累，形势对金龙越来越显得不利……金龙抱着蓝烟，一边与蜂涌而来的众刺客激战，一边心下紧张忖道：“看这刺客虽遭杀过半，但自己却渐感体力不支，照这样下去……我一定必败无疑，到那时，一旦束手遭擒，我和烟烟定会遭他们凌辱至死……”金龙边战边退，倏忽已退到崖边，无路可走，遂横起心来，抱着蓝烟，纵身扑向崖下，心中豪迈地忖道：“与其遭擒受辱，倒不如我自己跳崖自尽，那时我和烟烟死在一起，死得更光荣！”围攻金龙的众刺客想不到金龙会如此刚烈，宁死不辱，纷纷聚在崖头，向下探视，只见悬崖深不见底，不禁心中倒吸冷气，七嘴八舌地嚷嚷道：“这刀削崖高达五千公尺，壁如刀削，这二人跌下去必死无疑！”“哈哈，肯定还是粉身碎骨！”“嘻！英雄美人，死得其所，何足惜哉！”一头目看了一会，见崖下黑黑一片，觉得金龙二人定死无疑，遂摆摆手，吩咐众刺客道：“这样也好，省得我们再费力气，快，我们马上去搜屋，寻找那火云宗卷，好回去交差领赏！”言罢，众刺客一声口哨，仅留几个刺客在岩边把风，其余人员尽皆飞速向密室涌去……金龙抱定蓝烟，纵身跳下悬崖，像流星般向下飞坠，他一边控制坠势，留意崖壁地形，一边心中暗想：“跳崖或有一线生机，希望天无绝人之路！”忽然金龙瞥见崖壁石角鳞岫，眼睛顿时一亮，遂鼓起全身残余劲力，涌身抓扑崖壁，用右手瞬间抓住一角突露的崖石，金龙虽然抓中崖壁，但由于身体下坠力惯性太大，只能把坠势减半，石壁发出“喀……咯”的声响，纷纷碎裂，坚硬的石壁硬被金龙的右手裂开一道又长又深的沟痕。

金龙情急智生，又疾速伸出左手，拢指成刀，狠劲插向崖石，“噗！”响声中，左掌已深深插入石壁里，然后寄变掌为勾，扣牢石壁，并用上爪鼓尽全力支持，才勉强止住跌势，身体终于停止下坠，吊在半空。

金龙虽然得以暂时；急住身形，但二人全身重量均坠聚于双臂之上，金龙只好咬紧牙关拼力支持，直累得满脸汗水淋漓，心中紧张地想道：“经过一战，我体内内劲已消耗殆尽……照这样坚持，我捱不到5分钟……便要耗尽全身劲力，仍避免不了坠跌……那时……”求生欲望，令金龙双目充血，急速再次打量崖壁地形，突然看见穿透自己左臂肌肉的东洋刀，心内一阵惊喜，暗想道：“呀，这下有办法了。”金龙遂用左手扣住崖壁，稳住身形，撤出右手闪电般抓住锋利的东洋刀身，飞速从左臂拔出，然后又疾插向左手手背，把手掌钉牢在崖石上，这样虽然左掌痛彻心肺，但却不用再担心身体下坠，可全心运功积聚劲力。“蓝烟虽屡遇险境，但有金龙保护，所在一直都

心无旁骛，全力催运全身内劲，恢复功力，半小时后，蓝烟终于将功力恢复，她睁开眼，才陡然发现自己和金龙已身陷绝境，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她感激地看着金龙，温柔地说道：“龙，现在我的功力已经恢复，我们马上就杀上去好不好？”金龙闻听，心内大喜，遂激动地说：“好，我现在也恢复 2 成功力了！”金龙疾速拔出钉住左掌的东洋刀，两人同时发力，喝声如雷，飞身纵上悬崖……在崖边把风的刺客正在心里做着美梦，等待头目搜出火云宗卷好回去一同领赏，因此吊儿浪当地在崖边，活动四肢，驱散寒气，摹见从崖下窜出一道火蛇，猛地里一看，顿时吓得魂飞天外，骇然失声地乱叫道、“呀，原来这两个鬼东西都没死！……”只见蓝烟立眉竖目，面罩杀机，眼露凶光，厉喝道：“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喝声未绝，人已凌空变式，身体横飞，仿若山崩摧，铺天盖地，火云掌吞吐火舌，“火云碎山岳”如疾风暴雨迎头向众刺客泼去，试想这火云掌是何等的威力，眨眼不及，便仿若风卷残云，立即击杀了把风的五名刺客，蓝烟接着又瞬疾一“韦陀渡江”掠空疾飞，眨眼又射向密屋内。

尚有六名刺客正在密室内翻箱倒柜，寻找火云宗卷，陡见两道火舌窜进屋内，定睛一看，立时吓得魂飞魄散，呆立当地。

一轮激战，只在呼吸之间，六刺客已有五名毙命，蓝烟扼住最后一名刺客的咽喉，厉声喝问“是谁指使你们来的？马上讲出主使者，本教主尚能饶你一命，否则……哼！”蓝烟说罢，手掌稍一用力，受制刺客便白眼急翻，几欲闭气，急骇然答道：“是……山口组……”“哼，原来是仅次于火云教的山口组！”蓝烟冷哼一声，火云掌劲力疾吐，刺客凄厉嚎叫，七经八脉已被火云劲严重烧伤，虽然不死，但已成为废人。

劫后余生，两人紧紧楼抱在一起，两颗心剧烈狂跳。

金龙深情地望着自己热恋中的情人，陶醉地轻声呼唤道：“烟……”蓝烟埋在自己心上人的怀里，全身绵软无力，喃喃说道：“龙，这次幸好有你……”患难见真情，两张焦渴的嘴，很快便溶在一起，霎时风雨大作，山洪暴发，两人只狂吻的天昏地暗，花落云残……风雨过后，蓝烟浑身酥软无力，懒洋洋地躺在金龙的怀里，云鬓蓬乱，双颊泛着潮红，迷人的凤眼脉脉含情、痴迷地看着金龙，语气认真地对金龙说道：“我要嫁给你！”金龙虽然心爱蓝烟，但在心中却始终是有了一道永远挥不去的阴影，他心内矛盾，感到自卑，听到蓝烟喃喃，遂用双眼热辣辣地看着蓝烟，迟疑着地说：“但……我……是你的下属啊……”蓝烟怔怔的看了看金龙一眼，粉红的嘴唇，非常性感的微微抖动，娇中含羞，语气坚定地说：“龙，又提这个，我就算不做教主，也要做你的妻子了！”金龙意乱情迷。闻言紧紧地揽着蓝烟的腰身，确切地问道：“烟……你不后悔吧？……”“无论怎样，我终生无悔！”蓝烟多情地看着金龙，回答的干脆有力。

金龙顿时从心底升起一股暖流，这暖流迅速流遍全身，令他周身躁热，热血沸腾，多少个日日夜夜，几回回魂牵梦绕，他心中只装着一个烟呀，然而，几次冲动，都令他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虽然有时令蓝烟感到失望，但他深知自己和蓝烟的地位、尊贵有别，人间天上，虽然他知道自己深爱着蓝烟，并且爱的那样深，但也爱的是那样痛，他曾想像，如果没有蓝烟，他的生命将会显得苍白无力，他的生活将会变得孤苦迷离，凄风苦雨，生命从而变得因此失去光辉，变得毫无价值，他活着是为了蓝烟，死也不能没有蓝烟，只要蓝烟在他身边，他就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力，生活有无限的

憧憬，他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内心也永远充实，几次次他想探明寻蓝烟的心迹，但是每次话到嘴边。却又觉得无法开口，他也怕由此惹蓝烟生气，更令自己显的庸俗，因此他虽对蓝烟既爱又怜，却对爱情感到又既傍惶又苦闷，今天，蓝烟对自己终于吐露真心，心中的藩篱一旦打开，感情便像决堤的洪水，迅即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金龙再次紧紧地拥抱蓝烟，轻轻地吻着蓝烟的双眼，吻着蓝烟的面颊、鼻翼，继而吻着蓝烟的双唇，吻着蓝烟的脖颈，吻着蓝烟裸露的双乳，接着又吻遍蓝烟的全身，蓝烟仿若是一只静静的羔羊；温驯地任由金龙狂吻。

天空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静，深遥而高远，云是那样的白，那样的轻，空灵而飘动，风是那样的柔，那样的暖，和煦而温馨，夜是那样的沉，那样的深，安祥而静溢，星光灿烂，点缀夜空，群山沉睡，万壑无声。

金龙狂吻着蓝烟，从未感到过自己像现在这样幸福，她是那样的近，那样的暖，情，从未感到过是那样的真，那样的切，人，也从未感到过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真实，生命，也未感到过是那样的有意义，那样的有价值。

金龙轻轻地褪去蓝烟的衣服，手轻轻的抚摸着蓝烟的玉体，眼睛像是在鉴赏一件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在蓝烟的玉体上一点一点地迷离游动，心陶醉在朦胧的五彩祥云里。

他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玉颈是那样的白，那样的嫩，冰雕玉琢，滋润温馨，香气四溢，酥乳是那样的柔，那样的圆，乳头坚挺，仿若玛瑙，晶莹剔透，娇翠欲滴，腹是那样的光，那亲友的滑，洁比无暇，细腻挺括，腿是那样的美，那样的秀，姚聘婷婷，圆圆润润。

基地，金龙直觉周身劲力，齐集玉柱，肺腑势血，向玉柱齐涌，霎时，玉柱忽然勃起，突突乱跳，仿若是地下溶岩沸腾滚动，急急寻找发泄口，一种欲望，驱使金龙，颤抖着手轻轻抚摸蓝烟的面颊，抚摸蓝烟的脖颈，抚摸着蓝烟的双乳，揉搓着、捻动着，挤压着，仿若云在天上飘，风在柳稍动，鱼在水中游，继而滑向蓝烟的腹部，摩挲着。

品味着。烙贴着，接着便滑向蓝烟的神密之地，仿若触摸凝脂，光滑温润，酥痒柔腻，温中有嫩，软中透滑，似仙墙朦胧空俱，如三月水洗桃花。

金龙昏昏然，飘飘然，身轻似絮，魂飘欲仙，恍兮惚兮，庄周梦蝶，不知身是梦，梦是烟……蓝烟双眼微闭，身体蠕动，春宫开合，爱液绢绢，微微呻吟。

金龙心受感召，身不由己，如狼似虎，猛地压上蓝烟香身，玉柱坚硬，直挺挺地插入蓝烟的春宫、挺着，旋着，抽动着，月色朦胧；晚鸟回巢，芳草凄凄，游蛇入洞，水流千遭，终归大海，虬龙布雨，回跃深潭……二人抖颤着、滚动着、扑腾着，情到浓时忘伤痛，终于灵欲一致，淋漓挥洒，鱼水交欢……蓝烟兴奋地喊着、叫着、呻吟着，意乱情迷地呢喃道：“龙啊龙，我爱你一生一世！”金龙一边恣情地品尝着禁果，一边忘情地梦地道：“烟……我亦对你终生不离不弃。”二人情欲炽烈，交缠缠绵，金龙竟感触的淌下英雄泪……三日后，蓝烟出关，和金龙酝酿痛击山口组金龙伤愈后，策划大攻势，把庞大的山日组狙击的溃散瓦解。

又是火云教例行周会，蓝烟，金龙和四大长老依次而坐，蓝烟首先说道：“经过 3 个大月大战，金龙领导大军彻底击溃山口组，大功告成，本教主决定，稍后将举行庆功宴，慰劳教中兄弟！”大长老静静听完喜报后，脸上却毫无喜悦之色，他看了看金龙，才缓缓地报告说：“教主，虽然本教在

这3个月的大战中，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我看却是不足以称道，回为最近一个月来，我教的基业生意，却出了大问题！”天长老说完停顿一下，喘了口粗气，情绪忽然激动起来，他左手握拳，气急败坏地接着说道：“十多宗毒品买卖和七间赌场，九间妓寨，都先后被警方捣毁，警方为什么将我教的情况熟悉得了如指掌，我怀疑教中出了奸细！……蓝烟闻听，身子微微一震，脸色立刻暗了下来，眉头紧皱，冷冷地说：“唔，这么说来，有这可能！天长老，你调查过没有，本教内谁的嫌疑最大？”天长老听蓝烟发问，顿时雷霆发作，伸手怒指金龙，恶狠狠地吼道：“就是他，金龙！”金龙闻言，犹如听到晴天霹雳，神情一震，冷汗立时就流了下来。

蓝烟万没想到天长老会将矛头直指金龙，气的神色大变，因为对自己的心上人，经过这次劫难考验，她是百分之百地完全相信，金龙决不会做了这样对不起自己的事来，天长老不过嫉妒金龙，血口喷人罢了，因此她听到天长老口出狂言，便断然喝道：“简直是一派胡言，你竟敢怀疑是金坛主所为，这是不可能的！”“教主何以如此肯定，是否因为自己喜欢上他，而变得爱屋之乌呢？”天长老看到蓝烟袒护金龙，不由得气就不打一处来，咆哮着问蓝烟。

金龙默默无语，紧闭双眼，神情显得十分痛苦，一任冷汗长流。

“唉，”教主，我看你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呀，有些事，我看你还是被蒙在鼓、里！”飞长老见蓝烟如此固执，坚持己见，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阴沉着脸，闪着诡异的目光，冷冷地看着金龙说。

“我坚信金龙不是这种人！你们对他存有偏见，是否嫉妒他的功劳？！”蓝天烟见飞长老亦含沙射影，攻击金龙，说话更是不留客气，直语了荡地问飞长老道。

金龙凝神沉思，似是内心非常矛盾，仍；日默默不语，静观局势变化。

飞长老见教主竟如此糊涂，不听众言，而且言语苛薄，也一时气慨不由忘了自己的身份，脸色一沉，冷冷地追问蓝烟道：“教主，我敢跟你打赌，如果说金龙真是奸细呢？你怎么办？”蓝烟一看飞长老跟自己较上了劲，也不甘示弱，她面色平静，神色充满自信，亦不作多想，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屑地回答说：“哼，若真是那样，我愿自废一臂，退位让贤！”话已经说得如此明白飞长者见蓝烟还是执迷不悟，竟固执到如此地步，既使连自己的话也听不进，于是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唉……”在心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随即递给蓝烟一本卷宗，才心情沉重地接着说道：“教主，那就请你看看这份档案和图片吧！”原来这是一份国际刑警的极度机密文件，上面详实地登、己着金龙的真正身份。

蓝烟接过打开的卷宗细看，只见上面第一页写着，国际刑警，日本分部，几个黑体字样，接着再详看第2页，只见上部左边一五角警星下面写着“极级机密”几个黑体字，右边贴着加盖骑缝章的金龙一寸免冠照片，下部填写的内容是：姓名：金龙！年龄：22岁职衔：第一付总长任务：混入火云教做卧底。

目标：瓦解火云教，逮捕或歼灭火云教所有高层人士。

评语：非常成功，当任条完成后，将推荐为国际刑警日本总长。

飞长老指着照片向蓝烟介绍说：“金龙是国际刑警的第一号人物，相片中的另一个人是刑警组织中的第2号人物黄虎！”飞长老又翻出另一张单人照片，指着说：“就是这黄虎领队捣破我们的毒档、赌场、妓寨！”蓝烟边听

飞长者介绍，边看那张照片，只见照片上的人长着黑色头发，虎眉虎目，削葱鼻，石榴日，方脸方颌，双目炯炯有神，面呈刚毅之色。

蓝烟看完照片，惊异地看着金龙，仍有些个敢相信地问金龙道：“卧底？！龙，这是不是真的？”金龙刚才已在内心中作过痛苦激烈的斗争，为了蓝烟着想，最后他决定向蓝烟说明自己的身份，他见蓝烟听到飞长老的介绍后，看着卷宗和照片，显出一脸惊异，居然不敢相信这是个事实，仍迟疑发问，于是，金龙痛苦无奈地闭上眼睛，一任汗水滴滴咯咯地顺脸淌下，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难过地说道：“对不起……”金龙的话刚一出口，迅即飘进蓝烟的耳里，仿若晴天霹雳，把蓝烟简直是震槽了，她作梦也想不到这一切的一切居然都是真的，她把心都掏出来给了自己的爱人，结果到如今，金龙竟然还背着自己作出这样的事来，蓝烟震惊的俏脸铁青，泪水无声地从眼内串串流下，她仇恨地看着金龙，一字一顿地说道：“万万想不到……你竟会是这样，算我……有眼无珠！看……看错人了！”蓝烟的心碎了……在极度凄枪激愤之下，蓝烟催动火劲暴汗向左臂，随着“波！”“噗！”“波！”的闷响声，蓝烟左臂在火劲鼓涨下，登时骨骼爆碎，血肉四溅！

蓝烟气得胸脯急剧起伏，清泪长流，怨毒地看着金龙，绝望地吼道：“金龙，我恨你——生一世！”金龙见蓝烟性格如此刚烈，为践诺言，真得自爆左臂，心中不由即惊且痛，他脸色惶急，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为了爱，竟扑通一声跪在蓝烟面前，并撕心裂肺地悲吼道：“嗯……”

第四十四章 前世之仇

蓝烟鲜血狂吐，面容憔悴，双目失神，神色哀绝，仿佛觉得是江湖倒流，天地逆转，一切的一切，在这一意外变故的打击下，都变得黯然失色。

蓝烟冷寂无语，一任清泪长流，哀莫大于心死，断臂的伤痛，远不及破碎的心悲苦凄饱……四大长老见蓝烟如此刚烈，皆神色大变，忙不迭地飞身围上，天长老更觉得头晕欲爆，骇得冷杆淋漓，惊异的边跑边喊道：“教主，大不了我们杀了他，你这又是何苦呢？……”蓝烟无力地抬起头，嘴角挂着血痕，凄婉哀绝地看着金龙，泪如黄河之水，滔滔奔流而下，幽怨而伤情地说道：“龙……想不到……你是这种人……”金龙长跪地上，浑身颤栗，神色悲凄，两眼无神，人已变得没有一点生气，仿如瞬间苍老了三十年，听到蓝烟怨恨失望的话语，更是心如油煎，他凄惶而愧疚地说道：“烟……对不起……我……原本是不想欺骗你的……只因……我身负了——国家使命！！才万……不……得……得……已……但……我对你的爱，是真心，挚诚的！！”金龙断断续续说到报后，痛苦地闭上眼睛，眼角的泪水，如泉涌出，他感到悲哀，感到心痛，万料不到，事情来得竟如此突然，迅如疾电，简直是让人措手不及，看到心爱的人心碎伤情，哀绝凄婉，他的心痛更似万箭穿心……“狗杂种，你竟敢欺骗至爱，辜负教主对你的一片纯情，你的良心喂了狼啦，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天长者老伤心教主突然惨遭变故，感情承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心已灰死，而听金龙说话竟然轻轻巧巧，口口声声为了什么国家使命，直气得暴跳如雷，用手指着金龙破口大骂！

金龙内心痛苦，感情遭受折磨，这一切的变故均由这火云教邪恶引起，

如果没有这次四大长老顽固地左右火云教，也许自己和蓝烟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悲残的结局，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天长老良心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是显得义正词严，竟还敢气势汹汹地前来痛骂自己，金龙本来就有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因此听到天老的痛骂后，无处发泄满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热泪长流，声嘶力竭，暴怒地吼道：“哼！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猪狗不如的衣冠禽兽，看着你做得都是些什么！你们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以邪恶的黑势力逼良为娼，贩卖毒品，开设地下赌场，你们所干的一切尽是些伤天害理的坏事，你们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有人性吗？”金龙义正言词，四大长老被骂得只有怒目而视，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蓝烟强忍住悲痛才止住眼泪，立时变得神色一凛，面罩寒霜，眼透杀机，毅然转过身来，一挥臂，对金龙厉声暴喝道：“我不管你有什么国家使命，我现在只知道你是在玩弄感情，颠覆本教，你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一一死！！”面对蓝烟斥责，金龙感到内心愧疚，因此也想不分辨，反而将头一低，对蓝烟低声说道：“若是死在你手下，我心里还舒服些！”金龙说罢，无怨无悔，准备束手待毙。

蓝烟也不答话，疾急催动火劲，将满腹怨恨，凝聚掌上，向金龙头顶重重拍去。

飞地遁三长老，皆满脸怒气，眼喷怒火看着金龙受戮，天长老则气得用手指着金龙，气呼呼地骂道：“这狗杂种，就这样一掌毙命，死一次太便宜了！”蓝烟杀气大盛之际，脑海突然泛起与金龙从前倾心相爱，如胶似漆，形影相随的温馨情景……眼泪忍不住又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那至纯至真的爱令她不忍心击杀金龙，她的心一软，拍在金龙头上的那条盈注火劲的右臂顿时松了下来，又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唉……我……不能杀他！……”天长老见教主中途忽又改变主意，还是原谅了金龙，直气得七窍生烟，紧握左拳，暴跳如雷地说道：“吓！你不杀他，难以服众！”蓝烟从金龙头上撤下右掌，泄去火劲，神色复杂，目光狠狠地盯着金龙，毅然说道：“现在我有特别原因……今天暂不杀他……待过几天心里想通了，再处置他吧……”蓝烟说完，难过地闭上了眼睛，神色凄凉，泪如泉涌悄悄地流下眼角……金龙情愿领死，想以死来报答蓝烟对他的一片痴情，这样也许令蓝烟绝望的心情好过些，他已做好赴死之心，静待蓝烟对自己的惩罚，但忽听蓝烟却又临时改变主意，暂且不杀自己，心内不由感到惊诧莫名，急转过头去，愧疚的神色中带着不解，眼光复杂地看着蓝烟，一脸愕然。

蓝烟突然改变主意，四大长老也感大出意外，不明所以。

飞长老、天长老满脸气愤，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教主，心内嘀咕：“咦，教主又在搅什么鬼？！”地、遁二长老则满脸震惊，目瞪口呆，亦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蓝烟，心中不解地忖道：“呀，教主这岂不是在纵虎归山，对待敌人，怎可手软？”正当众人正在惊愕不解之际，忽听外窗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会议室内四壁一阵震动，大花板亦受震纷纷破裂，灰尘懒懒落下。

飞长老疾声喝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话音未落，两名教徒跌跌撞撞地仆进门来，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启禀教主。长老、大事不好了，外面有大批军警前来袭击总坛！”原来，今次国际刑警组织动用大批军警，并配以武装直升机，大举围剿火云教总坛，此时，武拿直升机正在火云教总坛上空空投炸弹，只见火云教总坛内烟四起，碎片横飞……金龙闻听教徒报告，大吃一惊，不由心念转动，心内诧异，暗忖道：“奇怪，军警怎会在这个时

候进攻？为什么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天、地二长老狗急跳墙，浑身带着一股杀气，急红了眼，双双扑向金龙，恶狠狠地骂道：“你这可恶的内奸，想不到你吃里扒外，看我等速速取了你的狗命！”“住手！！”蓦见红光闪动，随着喊声蓝烟已疾跳到金龙的身前，用右臂迅速震飞天地二长老功向金龙的四臂，厉声喝止道：蓝烟拦截天、地二长老，公然摆明袒护情郎，当她出手疾速震退二长老后，更伸出右臂，用力一振，面色冷重，威严地说：“现在外敌来犯，我们应保留实力对付敌人，金龙的事，让我亲自处理！”蓝烟毅然作出决定后，然后转向已经站起的金龙，用手指着他，平静地说道：“龙，现在，我再给你一个最后机会，希望你能协助本教全力抗击外敌！”金龙眉头紧锁，颇觉为难，他深情地望着蓝烟，沉重地说道：“烟，你们快走罢，跟他们斗，你们是斗不过的！”蓝烟一脸刚毅，眼中透出原谅的目光，脉脉含情地看着金龙，用恳求的语气对金龙说：“龙，希望你能将功赎罪，别再令我失望！”金龙感到很难为情，他目光坚毅，神色冷静，冷峻地看着蓝烟，默默无语。

“哼！”蓝烟看到金龙的神色眼神，知金龙心意已决，不由大夫所望，遂气愤地哼了一声。蓝烟在万分失望之下，怒意，杀意大盛，愤然转身，撇下金龙，带着疾风，飞身扑出门外，红色抖篷只被劲风振得烈烈响动，人在空中疾冲仿若凌空而起的鹰鹫暴，厉声喝道：“杀敌！”话音尚在会议室内萦绕，人已如闪电般飞出屋外。

国际刑警这次出动近五百名军警，全力围攻火云教总坛内的三百名教徒，经过一阵枪声大作，弹雨密集的攻击，顿使火云教教徒伤亡惨重。

国际刑警日本分部九位最劲精英倾巢而出，大肆围歼火云总坛教徒。

高踞国际刑警日本分部第二把交椅的黄虎，更是威不可挡，施展出狂猛无匹的达摩十八腿，人影轮转，脚影缥缈，力出如重磅炮弹，“横扫千军如卷席”被踢中的教徒，尽皆头裂骨碎，爆体惨死！

警、教正在混战中，蓝烟率四大长老，冲到总坛大殿，蓝烟周身火云吞吐，目藏杀机，四大长老连袂疾纵，浑身透着杀气，仿若狂飙天降，威势摄人！

蓝烟纵入警群，火云掌所向披靡，军警挡者即死，其中包括两名精英。

天、遁、地三位长老均是一流高手，分战其它六英，各以一敌二，双方混战，斗得异常惨酷激烈，只见满院人头滚动，尸体横飞，污血四溅，哀嚎阵阵，闷响如雷。

金龙随后来到大殿，只见战场一片杀戮，混乱惊心，人影绰绰，浓烟滚滚，沙石飞扬，警、教双方死伤枕藉，两败俱伤。

金龙两眼紧盯着战场，紧握双拳，蓄势观望，身子不由自主地随着混战人影的晃动而来回晃动着，心情矛盾到了极点，一边是自己心爱的人，负伤苦战，为了私情，应该帮助蓝烟，然而这样一来，势必令警兵大败，从而使火云教大获全胜，以后会更加嚣张，但火云教必竟是邪恶的黑帮势力，危害社会甚重，如果扶邪压正，天理良心何在？亦有违自己本意，为社会不容，为国为民应该帮助黄虎，那样必将致火云教遭受没顶之灾，全军覆亡，首恶将遭受法律严惩，可这首恶就是教主蓝烟，却是自己魂索梦绕的爱人，相恋几载，耳鬓厮磨，患难共处，已瓜熟蒂落，这是自己一生至爱，怎能将她忍心送向死亡，辜负她对自己的一片真心，也违背自己的心意，唉，这该叫我如何是好，金龙前思后想，左右为难，亦或坐山观虎斗，让其自消自灭，然

而，这样将两头难堪，既失去了自己心爱之人的爱情，也将失去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辱自己的神圣使命，经过内心痛苦的选择，金龙决定顾全大局，为了国家使命，抛弃儿女的私情。

金龙决定出手，人即刻象离弦之箭，疾急攻向天长老。

天长老正与两英苦斗，因心无旁骛，才令自己稍占上风，此时不虞金龙袭来，竟毫无戒备，金龙一袭得手，金钟罩劲顿时如黄河之水，汹涌着悉数攻入头部，天长老一声惨叫，脑浆轰然迸裂，立遭格杀。

地、遁二长老力战两英，不敌两英夹击，一个被两英碎脑而亡，一个遭两英脚踏如泥，皆被金龙格杀击毙。

武功最高的飞长老，凭着玄冰指和超卓轻功，力战两英，仍能自保不败。

三个长老伏诛，最厉害的蓝烟又焚杀一英，黄虎与两英尽皆使出浑身解数，勉强支持，局势已落下风只见蓝烟周身火云疾吐，烈焰熊熊，人如火轮，盘转动，乘隙攻击，黄虎三人围定蓝烟滴溜乱转，被蓝烟杀的仅可自卫招架不败。

又有三英加入战团，六人守定八卦方位，如盘转动，蓝烟左顾右盼，人影朦胧，催动火云掌，以身为轴，旋转成一圈坚厚无匹的火墙，将六英攻来的拳脚，尽皆却去磕飞，将门户守挡得密不透风，但终久众寡悬殊，想伺机出招击杀六英也是困难，混战陷入胶着状态，六对一，六英才将局势扳平。

金龙见战场上只有蓝烟力敌六英，却不见飞长老前来援手，不禁心下大急，惊汗倏出，她看着蓝烟力敌六英，打得难解难分，心内惶急忖道：“飞长老这老鬼在教主危难关头，却脚底抹油，溜得人影不见，只剩下蓝烟孤军作战，以一敌六，虽然武功高强，但如何捱得住这车轮战……金龙正暗自着急，为爱人蓝烟担心，陡听两声惨嚎，却是两英先后遭到蓝烟的裂喉击顶，只见尸身飞空，扑地而亡，金龙心中即激动又坎坷不安，暗暗说道：“烟好厉害，力战六英，仍显功力绰绰有余，自保无妨，还有机会攻击，又击杀两名同事剩下四对一……”一边是同事，一边是爱人，金龙又处于两难境地，既不忍惨看同事被杀，又不忍心杀自己心爱之人，踏动双脚不安地随战局来回移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直急的空握双拳，却是哀伤英雄竟无用武之地，心头狂燥，挥汗如雨，双目喷火，面色犹豫，心中躁急不安地暗叫道：“我该帮谁？……，我该帮谁……”本来是快刀斩乱麻之人，现在反而却令自己心乱如麻……“碰！”闷响声中，又有一英仿如火球，斜空飞出，乌乎哀哉，但蓝烟的断臂伤口，亦遭黄虎猛腿踢中。

蓝烟断臂本就伤重，仅靠运功止血，勉强硬撑，不料突遭黄虎猛踢中，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因此刚刚愈合又遭爆裂，登时鲜血疾喷如泉，蓝烟惊怒交集，仰大长啸，抡圆右臂，霎时右掌火劲猛烈爆涨，火焰金黄，放出毫光，决心施展最后绝招，欲与敌人玉石俱焚。

蓝烟头发蓬乱，脸色惨白，杀气笼罩，心里幽怨哀绝，绝望忖道：“啊……可怜我一片痴心尽托付龙，孰料却是天意弄人，龙竟负我，我生有何欢，死有何悲，既然从此自己心里无牵无挂，今天就算不要命，索性拼个同归于尽，也要壮烈而死，龙啊龙，我本想与你携手白头，恩爱一生，可恨你竟然如此薄情寡义，不顾我们之间多日来的夫妻情意，今天反将我送上绝路，令我至死也不安心，我真是死也不安心，我真是死不瞑目……”蓝烟凄惋悲泣，心如死灰，决意拼命，遂发尽全身火劲，凄凉悲绝地长啸一声“啊——”疾旋

而起，使出焚天炼石的绝招“火云空涡轮”，霎时只见蓝烟周身火去劲疾吐，烈焰盘旋升空，接地通天，高有丈余，火云旋转形成一个炽热无比的烈火涡轮，涡轮里形成真空状态，外焰内空，状如火桶，火蛇密密匝匝，盘旋飞舞，近身的两英，被火劲卷的倒身飞起，烈焰缠身，黄虎亦被火劲震得身形失控，身体失去重心，仿如败叶，仰身随火云劲疾转。

黄虎不虞蓝烟大发雌威，飞身倒悬，心下大骇，忖道：“想不到我黄虎这下可真大祸临头，猝不及防被这女魔头发力困在真空状态，无从发力！惨……”金龙一眼瞧个仔细，吓的膛目结舌，肝胆俱裂，惊的张大嘴巴，冷汗如流，面色惨白，心内恐惧地忖道：“呀，这是蓝烟的必杀绝技，不好，看来黄虎有难了……”老友危在旦夕，金龙再也按捺不住，挺身硬闯烈火涡轮……蓝烟杀得眼红，见黄虎已被自己涡轮火劲卷入核心，身形失控，毫无还手之力，心内狂喜，暗忖道：“这真是天不灭我火云教，想不到这国际刑警第二号人物黄虎亦陷入我的涡心，我只要杀了这黄虎，便可以瓦解刑警的围剿，保我火云教转危为安……”蓝烟正欲出掌击杀黄虎，恰在此时，千钧一发时刻，金龙正好冲入，一掌推开黄虎，但这时蓝烟飞掌击来，金龙整个头部便罩在蓝烟的火云杀气里……就在蓝烟掌已印上黄虎头部之时，火劲欲吐，却猛地发现罩在自己掌下的黄虎已被金龙一掌推开，而金龙头部正好落在火云掌拍击之下，不由的骇然惊叫：“呀！金龙……”蓝烟直惊得花容变色，眼欲鼓出，冷汗霎时涌出面颊，骇然想道：“我这贯注极力的一掌若击中他，他定会必死无疑……”蓝烟芳心一凛，掌式一偏，硬生生将拍向金龙头部的火云掌掌势卸开。

金龙见蓝烟掌风烈烈，汹涌而来，急运起周身金钟罩劲气凝聚右拳，挥拳硬接，不意蓝烟会将掌势中途卸开，中途转势正是兵家大忌，蓝烟顿时失了防守，金龙攻出拳势去势疾急，收势不及，十成功力重重轰中蓝烟小腹……拳劲无裨，“啊！”蓝烟痛苦惨叫，被金龙轰得飞上半空。

“烟……”误伤蓝烟，金龙登时呆了。

“烟，我不是有心的……”金龙稍一怔，迅即回过神来，发疯地狂叫一声，飞身纵上半空，用双臂接住蓝烟，低头一看，蓝烟已然昏死过去，面无血色，鲜血已浸湿衣裤，金龙心内惊叫道：“我的天，她伤得好重……”蓝烟施展“火云空涡轮”，大耗了九成功力，爆臂伤口又大量失血，再加上金龙这致命的一拳……生命危在旦夕……金龙不及细想。抱着蓝烟，疾身飞出总坛大堂，金龙边发力疾奔，边心内思忖：“不行，外面很乱，刑警已开始围歼残余的教徒，烟已手无缚鸡之力，必须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好替她安心治疗，尚或有救……”

第四十五章 情定来生

金龙抱着昏死的蓝烟，一路疾奔，三绕两绕，来到火云教一秘密练功室，开启铁门，飞身跃入暗道。

这秘密练功室，只有蓝烟、金龙和四大长老知道。

金龙将蓝烟轻轻放到地上，这时蓝烟才悠悠醒来，痛苦地呻吟着“哎……”金龙见蓝烟醒转，心内稍安，瞥见蓝烟下身鲜血已渍透外裤，尚

泪洒不止，急切地对蓝烟说道：“烟，你下身流了很多血呀……”蓝烟闻听金龙的话声，眼含泪水，幽怨地看着金龙，恨恨地说道：“哼，你好狠心，连自己的孩子也打掉了……“我的孩子！？”金龙闻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奇地睁大眼睛，吃惊地问道。

原来蓝烟对金龙的“特别原因”，就是因为有了金龙的孩子。

蓝烟看金龙还被蒙在鼓里，眼噙泪水，满脸凄楚，面色苍白，因失血过多而令嘴唇变得青紫，两眼幽怨地看着金龙，难过地说：“唉，我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对……不……起……”失手伤害了自己孩子的生命，金龙满脸淌着汗水，悔恨地埋下了头，悲痛内疚的心情无以复加，深深地将蓝烟拥进自己的怀里，悲伤地看着她，愧疚地说：“教主……”在战斗中失了踪影的飞天长老，这时也溜进密室，大声地喊着，当他疾奔到蓝烟的向前，看清蓝烟的伤势严重，已面无人色，生命危在旦夕，不由惊异地睁大眼睛，失声喊道：“呀，教主，想不到你伤得这么严重，金坛主，请你马上救他，迟一步就危险了……你尽管全力施加……”“我来护法！”金龙闻听，急忙轻轻地将蓝烟平放地上，然后鼓起全身功力，运聚两掌内，抚上蓝烟丹田、膻中两穴，将内气源源输入蓝烟体内。

蓝烟见金龙一脸惶急，目光中充满焦虑，全力抢救自己，没有一点故作的样子，全是感情的真实流露，心中甜甜地想道：“我感觉外……阿龙是真心爱我的……”蓝烟因失血过多兼内伤甚重，生命危在旦夕，金龙一边焦急地盯着蓝烟，一边紧张地拼命将自己周身内劲注入她体内，以保护她的元气，心内暗想道：“我已经很对不起烟烟了，这次就算耗尽自己的功力，也要不余遗力地救活烟烟……”就在金龙聚中精力，全力施救生命垂危的蓝烟时，猛见蓝烟睁大眼睛，充满恐惧，“啊！”地惊叫一声，乌紫的嘴唇剧烈颤抖着，竟一时说不出话来，金龙以为蓝烟生命发生危险，惶急地问道：“烟……你怎么样了？……”原来恍惚间，蓝烟看见黄虎突然出现在密道口，凌空扑下，以“达摩十八腿”凌厉的招式从背后袭向金龙，此时金龙为救自己全力运功到顶峰，心无旁骛，因此全无警觉……“走开！”蓝烟聚起全身力气，猛喝一声，拼力推开金龙，金龙不解，“啊！”地叫道，未等回过身来，却见突然半空飞来一脚，已重重踢中蓝烟腹部。

蓝烟虽然全力推开金龙，令金龙脱险，然而自己已无力闪避护身，照单全部收下黄虎暗中袭向金龙的这一凌厉的猛脚，“啊！”凄然惨嚎一声，周身痛苦地抽搐着。

“烟！”金龙目睹心上人的惨状，骇得心胆俱裂，失声惊呼。

“停手！虎！”金龙从惊惧中回过神来，急急喝止黄虎，然而却是太迟了，已伤重垂危的蓝烟，护身气劲薄弱，如何受得起黄虎这力达千钧的猛腿。

“哇！”蓝烟痛苦地紧闭双眼，口中鲜血狂喷，金龙没命地抱住蓝烟软瘫的身体，看着心上人那岌岌可危的生命，恐俱惶急，睁圆双目，撕心裂肺的痛喊道：“烟呀……”蓝烟脸上已然没有一点血色，吃力地睁开眼来，目光黯淡，失神地看着金龙，呼吸微弱，断断续续地说道：“龙……我好痛……好痛呀……，我……好……遗憾……希望……来生再……见……”蓝烟说话声音越来越细，说到最后，只有乌紫的嘴唇在无力的颤动，忽然，头一歪，身体渐渐冷硬，两眼安祥地闭着，在金龙的怀里，似乎静静睡去……“呜呜呜，蓝烟呀……”金龙悲痛欲绝，痛哭失声，抱着蓝烟，摇着，晃着，叫着，他不敢信面前这惨痛的事实，仍拼命地把功力输送进蓝烟的身体……然而，

可惜返魂无术，蓝烟去吧永远静静地睡着了，再也无力睁开她那双美丽迷人的眼睛，柳眉弯弯，凤眼微闭，面色安祥，鼻翼微微翘起，樱口小开，浅露玉齿，嘴角挂着淡淡的血迹……，仿佛睡得是那樣的香甜，那樣的深沉，那樣的幸福，那樣的惬意……白云悠悠，春风习习，百花争奇斗妍，青草碧波妻萎，峰蝶翩然起舞，阳光柔媚如水，月色似烟膨陇，蓝烟沉沉入睡，仿佛正和金龙手牵手，飘飘游荡在风光迷人，景色如画的旷野中，卿卿我我，追逐嬉戏……金龙紧紧地搂抱着蓝烟冷硬的身体，仿若怕被别人夺去，悲天抢地，失声痛哭，热泪泅泅长流，他发疯地向黄虎吼道：“阿虎，我早已告诉你，火云教已在我掌握之中，蓝烟对我言听计从，并开始改邪归正，不出半年，火云教便会瓦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硬要围剿，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忠诚地执行任务！”黄虎冷冷地站在一边，对金龙的悲恸欲绝，显得无动于衷，听到金龙的喝问，冷冷地显得不屑一顾地回答后，突地转过头，两眼充血，放着凶光，直盯金龙，接着厉声说道：“但你不应因为爱上这魔女，而拖延执行任务！”金龙听黄虎无端旨责自己，不由情绪激动，流眼泪，大声吼道：“什么？我拖延执行任务？！……你知不知道，我在做卧底……每天都在鬼门关前打转……”黄虎害死了自己心爱的人，金龙泣不成声……再加老友误解，金龙心中悲痛的无以复加，他泪如泉涌，紧紧地搂抱着怀中的蓝烟，呜咽着，一句一泣地说道：“就算……执行任务……你……也不能……灭绝人性啊……”金龙句句血，声声泪地说完，又把脸紧紧地贴上蓝烟的面颊，一边摩着一边呜咽着声泪俱下接着说道：“她……已命在……旦夕……毫无反抗……能力……你为什么……不给多一些……时间？我……就可保住……蓝烟……性命……我可以……向总长……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连一点点多……的时间……也不给我……呜……”金龙说到最后，竟伤痛欲绝呜咽着说不出话来……金龙只顾悲伤，浑然忘我，不提防这时飞长老暗中袭来，玄冰指闪电般插到金龙脑后的死穴，金龙头部猛地金光爆射，一阵剧痛传来，“啊！”金龙痛苦地叫了起来。

“哟！”飞长老本想乘金龙不备，一指将金龙毙命，谁料手指未等插向金龙的脑后死穴，金龙金钟护身劲气坚硬无匹，把玄冰指爆然震开，不由骇然叫道。

护身劲气虽荡开飞长老袭来的玄冰指，但金龙仍觉脑后一阵痛麻，正惊骇之际，紧跟着踢来右脸的一脚，凌厉雄猛无伦！金龙未加防备，被重脚踢得疾飞而起，重重撞到兵器架上。

金龙看到出脚的竟是黄虎……发觉他和天会长竟是有默契的……黄虎一脚踢飞金龙，轻松收回腿势，冷哼着，振振有词地讥讽金龙道：“哼，你受魔女迷惑，哪像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金龙受黄虎暗袭，身体弹飞而出，砸碎兵器架才止住冲势，跌落地下，他怒视着黄虎，愤怒地问道：“原来你和飞长老勾结，为什么？”黄虎将头猛地一抬，两眼放出奸邪的目光，傲然说道：“很简单，为了刑警总长之位！”原来，金龙、黄虎同属少林派俗家弟子，金龙修练“金钟罩”硬功，黄虎则钻研“达摩十八腿”武艺，两人修练两项不同的绝技，黄虎技艺速的，离开少林寺后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成为国际刑警组织中的一员，金龙因“金钟罩”硬功不宜速成，需要用较长时间修练内气，因此，继续留在少林寺研习。

后来金龙功成身就，回与黄虎两人感情甚笃，黄虎遂推荐金龙亦加入

国际刑警组织。

金龙极其能干和奋力拼搏，屡次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在多次秘密执行任务时，屡建奇功，因而大受总长赏识、积功升至第一付总长的高位，黄虎虽早金龙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但由于业绩平平，无奇异建树，因此不过仍为该组织中的一名普通分子而已，被金龙高升第一付总长压在头上，黄虎妒恨之心与日俱增，他时常在暗中发挥道：“哼，总有一日，我要压倒他！”然天不遂人愿，黄虎虽然日后使尽浑身解数，但在金龙这一天赋异禀、武功超卓的武林奇人向前，总是欢望其项背，只有常常“望龙兴叹”，无奈之中，妒火熏心，竟然暗中同火云教高层人上飞长老互相勾结，沈滋一气，出卖金龙，妄想假借火云教之手除掉金龙，以达到自己力不能及之目的。金龙听黄虎不知羞耻，为了个人私欲竟与飞长老狼狈为好，妒忌心令他利令智昏，不由大怒，霍地从地上跳起，对黄虎说道：“你想做总长，只要同我吱一声就可以了，我们是好兄弟，我怎么会同你争！”谁知黄虎早已被妒火烧的天良丧尽，哪里还会领金龙这个情，会他这个意，听金龙慷慨激昂的言词，丝毫不为所动，竟然厚颜无耻，冷冷地对金龙说：“哼，我会要你施舍吗？我凭实力和计谋赢你，得来的这总长之位才坐的舒服！”“对呀，黄老弟英明神武，这才是刑警总长的最佳人选！”飞长老听黄虎说罢，赶紧竖起拇指，紧拍黄虎的马屁，得意地看着金龙，一脸奸獩，一唱一合地说着。

直到此时，金龙才恍然大悟，他满脸汗水，出神地看着黄虎和飞长老，心中忖道：“原来飞长老与黄虎早已勾结好了，怪不得他能取到我极级机密的档案资料，黄虎能进入这密室，当然也是飞长老带引他前来……”黄虎听飞长老几句话说得十分烙贴，当即心花怒放，投桃报李，一挥右臂，恣情纵笑地说道：“哈哈，飞长老聪明能干，当然是火云教主的理想人选！”飞长老虽心内窃喜，但他怎敢在正道人物黄虎面前托大，当他听到黄虎几句恭维后，赶紧对黄虎抱拳，并开心笑着，过谦地说道：“嘻嘻，黄总长析煞小人了，我飞某人真是愧不敢当呀，黄虎兄风流惆悵，英才盖世，才是火云教的太上教主呀！”黄虎一听飞长老这几句酸不溜丢的话，很合胃口，甚是受用，一脸得意地昂起头，仿佛是从喉中生硬地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声，十分卖力，十分恣情地仰天笑了出来，并陶醉地说道：“刑警总长与火云教主联手共进，统管黑白两道，今后整个日本都在我俩掌握之中，什么地位，女人，金钱统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为世界首富，哈哈，哈哈……”天长老被黄虎感染，也跟着恣情狂笑起来……这样，两人狼狈为奸，里应外合，给火云教带来浩劫！

金龙听着两人令人作呕地互相恭维，互相拍马，并口出狂言，纵情大笑，不由气得怒火升腾，双目充血，杀气陡生，他冷冷地看着这两个卑鄙无耻之徒，想到心上人蓝烟惨死，没齿皆裂，心中仇恨地想道：“哼，原来这二人不只为名为权，而是为了利、财迷心窍，利令智昏，你这两只禽兽不如的东西！”极度悲愤的金龙，有如火山爆发，哪管头上的伤痛，只管狂云金钟罩内劲，霎时间周身金光暴射，金钟劲气磅礴，形成坚厚无匹的金钟劲气气团，铮铮灿灿，仿若深厚清越的金钟，浑身杀气腾腾，极力尽纵四肢，紧闭双眼，仿如一只暴怒的狮了，仰天狂啸道：“吼！我要把你两人碎尸万段，以慰烟在天之灵！”天长老见金龙仿若大神发怒，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骇的目瞪口呆，心直往下坠，暗暗吃惊，想道：“哗，好惊人……”黄虎亦为金龙这无匹的威势所摄，但仍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色厉内存地喊道：

“哼，还想垂死挣扎！”此时，密切注视屏幕的邪神和红邪子二人忽见空域跑道内仍以近光速飞速中的赤龙，身上突灰发出耀目的金光，煞是奇观，跑道内，一刹那不见了赤龙的身影，只剩一道灿灿的金光，仿若流星，在跑道内闪电疾驰，红邪子不由担心起来，忍不住问邪神道：“主管，赤龙周身突然金光四射，是不是有点不妥呀……”邪神听红邪子沉不住气，竟担心的大呼小叫，不禁用责怪的语气淡淡地说道：“大惊小怪，赤龙只不过是重拾融汇前世的武功而已，从发功情况来看，应该是属于类似金创功或金钟罩的古武功绝学！”“钛极身加上金什么功后，会变了什么呢……”红邪子听邪神说的稀奇古怪，听也听不懂，他觉的新奇，不解地因胡囫半片的话询问邪神。

这时只见脑海深处中的金龙双拳用力向上狂举，整个人金光暴射，“啊——”地长长吼叫，人如天神降世。

黄虎一边准备迎击，一边叮嘱飞长老道：“飞长老，他发狂了，要小心些！”“遵命！”飞长老怯怯回答，紧张地看着金龙。

先下手为强，黄虎飞身而起，催谷运起“达摩十八腿”的旋转气劲，仿若恶虎扑食，狠命攻向金龙，口中轻蔑地喊道：“哼，你也只不过就是练到金钟罩第八层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就算你练到第九、第十层，我这‘达摩十八腿’照样能踢爆你！金龙，你认命吧！”飞长者亦祭起“玄冰指”随后跟进……这时只见金龙胸中怒火燃烧，一想到心爱之人蓝烟死得不明不自，被二人狼狈为奸合谋害处，杀妻之仇，不共戴天，金龙双目通红，剑眉直立，脸上肌肉扭曲，尽透浓浓杀气，左手握拳，右手勾指，咬牙切齿地发誓道：“烟，看我替你报仇！”“咤！”金龙狮吼，悍然向扑上来的黄虎攻出金钟罩绝招“排山倒海”，霎时，只见金龙拳影迷离，轰出的拳势，有如千山万海，浩浩荡荡，铺天盖地，凶猛绝伦，黄虎攻来的凌厉腿势被憾击得涣散凌乱，身形不稳，就连自保尚且困难，更不用说踢爆金龙了。

出师不利，黄虎才开始认识到金龙的厉害，不由骇得大惊失色，肝胆皆裂，不禁暗自恐惧忖道：“好家伙，疯狂起来，竟接近第九层功力……金龙攻势一波接着一波，势如潮水，一波比一波强，黄虎勉强封守，无奈金龙拳影神出鬼没，~龙见首不见尾，黄虎只封挡的手忙脚乱，守得异常吃力……久守必失，在金龙狂猛疾急的攻势下，黄虎头部露出破绽，金龙抓住战机，拳如灵蛇，随势攻进，凝聚十成金钟罩劲力的猛拳瞬已攻上黄虎的面部，黄虎面颊被金龙神拳轰中，痛得似欲爆炸，身体被拳劲震弹而飞……飞长老凭借超灵轻功，左躲右闪，躲避金龙有时攻来的拳势，勉强保持不败，他身形飘忽，仿若鬼魅，转定金龙，如影随形，急急游走，伺机暗袭。当他陡见金龙猛拳击黄虎时，头部疏防，机不可失，遂运起玄冰指，纵起身形，凌空扑下，直插金龙头部迎天穴……轻功快绝的飞长老，最擅偷袭，一击既中，不由的得意妄形，发力狂笑：“哈——哈……”飞长老笑声刚出，忽地戛然而止，张着的嘴巴倏忽矫张变形，脸上露出的笑意立刻变得凝固，爬在脸上，瞬时显得比哭更难看，原来飞长老攻出的玄冰指，一击点在金龙的护体金钟罩劲气上，如击钢铁，不由暗吃一惊，大呼上当，欲急急撒手，已然不及，攻出的手臂在电光石火间已遭金儿反擒，紧接着眼前蓦地金光暴现，金龙铁拳如鬼魂般倏忽飘来攻向面门……飞长老手臂被金龙牢牢抓住，急挣不脱，避无可避，霎时被金龙攻来的猛拳击中心门，“轰！”仿若开山裂石般的爆响，巨响声中夹着骨裂之声，飞长老即时鼻梁塌陷，满脸污血，中了头彩。

金龙手牵飞长老手臂顺势一带，飞长老顿时龟背朝下，四脚朝天，被金龙重重地掼在地上，“碰！”地面被飞长老撞的砖石碎裂，飞长老剧痛的魂飞魄散。

“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黑的？”金龙怒极而骂，在飞长老被仰面朝天地摔在地上的瞬间，未等飞长老回过神来，早已撑开左手，五指成钩，如闪电般猛地插进飞长老的胸膛，“噗！”闷响声中，金龙五指如剑，已插破飞长老胸部肌肉，深入胸中，一翻一搅，飞长老的心脏顿时被金龙硬生生地抓出体外，“啊——”飞长老长声颜嚎，魂赴地府。

金龙左手用力狂掇，眨眼已抓爆了飞长老的心脏，只见金龙手上碎肉激飞，污血四射，金龙咬牙切齿地告慰亡灵道：“烟，我已替你清理了门户，杀了这万恶不赦的叛徒，你安心吧，我再……”金龙话未说完，摹觉脑后风恶，原来黄虎被金龙一拳击飞之时，恰逢飞长老偷袭金龙，金龙来不及追杀，集中全力对付飞长老，这样黄虎才免遭金龙击杀，黄虎飞退丈余才立稳身形，只觉得头晕脑涨，面颊生痛，惶恐中急蓄势守住门户，以防金龙来攻，摹听飞长老残嚎声起，张目一望，摹见金龙此时脑后门户大开，黄虎见有机可乘，遂祭起“达摩十八踢”劲力，纵身凌空而下，从背后袭击金龙，黄虎急速旋转左腿，心中忖道：“给他一记——佛破天钻！”气随意转，黄虎闪电般向金龙脑后玉枕穴踢出“佛破天钻”。

金龙闪避不及，“波！”黄虎左腿如钻重重踢中金龙后脑，“哟……”金龙痛苦惨叫，“佛破天钻”烈劲入脑，四处鼓荡，金龙头痛欲爆，不由身形失控，“轰！”响声中，被踢飞的身翻疾急撞向兵器架，重重摔到地上。

破天钻劲力猛烈集中，金龙周身金钟罩护体劲气被钻碎了一部分……“呜……”金龙头部连番受创，痛不可挡……伏在地上，痛苦呻吟……黄虎一袭得手，顺势随后跟进，挥拳疾攻，欲置金龙于死地，黄虎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狂妄叫道：“看在好兄弟份上，我免你受辱，今次早点送你归西！”“好兄弟！”金龙神智未失，摹听黄虎狂叫，霍地跳起，随手拿起地上的三节棍，再度催谷起金钟罩，两眼喷火，狰狞地看着杀妻仇人说道：“看是谁送谁归西！”说罢，舞起手中三节棍，霎时人影迷离，棍影缥缈，风声呼呼，杀气森森，飓风般刮向攻来的黄虎……金龙的另一项绝技是双节棍，三节棍虽然不那么称手，但殊途同归，仍是舞的满天风雨，八面威风，金钟罩劲贯棍身，祭起万千棍影迎击攻来的黄虎。

金钟罩劲加上三节棍，汇粹成金龙的必杀绝招“千峰插云”。

只见金龙身如陀拖，将棍舞得棍云密集，棍雨急骤，棍花翻飞，棍风凛冽，就如雷电交加，狂风犬作，飞沙走石，摧花折树，在金龙浩瀚无匹的三节棍攻击下，黄虎的腿势一溃千里，连招架的份儿都没有。

只好抱头搂腿，人如肉球，被金龙的棍风卷袭的满地乱滚。金龙满腔怒火，挟气带恨，只将三节棍舞得龙蛇乱窜，用强猛绝伦的厉棍，痛击黄虎全身的各大穴道，只听黄虎周身“砰！”“噗！”“碰！”……爆出奇密如雨的刺耳的撞击声，金龙仿若天神降世，发起神威，面目狰狞，棍锋直指黄虎周身致命处，暴喝一声：“杀！”

第四十六章 钛极金身

金龙忽然满眼泪水，滔滔而下……英雄之泪，顺颊而下，即像问号，又像叹号男儿的泪，是轻易不弹的泪，即然挥出，必定有它挥出的道理……这泪，是在可怜黄虎？还是在祭奠蓝烟？亦或……金龙挥泪，将棍势催得更急更烈更猛，他看着罩在自己的棍雨之下的黄虎，仿若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哀嚎连连，楚楚可怜……金龙泪流满面，发怒狂喊：“黄虎，今次既然逼我使出绝招，是你……自取……”“千峰插云”是金龙双节棍绝技中的必杀绝招，棍身尽贯满金钟罩的强大内劲，它能破溃敌人的任何强猛攻势，继而象千万颗炮弹般威力无比，狂轰对手，令对手碎骨，裂肌、断脉。金龙狂喊一声“杀！”，将棍劲催到最高峰，一棍将黄虎击的暴身弹飞……“啊……”黄虎再也无法招架这凌厉的攻势，终于全面溃败，惨嚎声中如飞弹电射而出……飞出两丈有余，“叭叭”一声，像摊烂泥，重重摔地地上，浑身抽搐，四肢痛苦扭动，口中似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已变得奄奄一息……金龙手持三节棍，嘎然收手，停止攻击，仿若一尊威严的雕像一般，背对黄虎，呆呆而立，他不敢看黄虎的惨像，更不忍心看这与自己有兄弟之情的黄虎惨死，只是默默地一任泪水长流，让这长流的泪水洗去仇恨，洗去耻辱，然而，却难以洗去他心中的悲痛，那深深地烙记在他灵魂深处，刻骨铭心的隐痛，他悲哀自己，也悲哀黄虎。他悲哀黄虎名利熏心，竟然出卖朋友，出卖良心，出卖灵魂，他悲哀蓝烟对自己一片深情，一片痴心，然而沫的不明不白，间接地死在自己的手里。死在她认为是最值得信赖，是最最亲近，亲近的可以的托负终生之人的手里，金龙泪水默默淌流，但流不尽他的忧愁，流不尽他的怨恨，他慢慢地回过头，流着泪水，恨恨地问黄虎道：“黄虎，你为名利，断情义，连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值得吗？！”金龙说到气愤处，猛地转过身，手持三节棍，走到黄虎身边，看着奄奄一息的黄虎，忍不住满腔的怒火，气愤地问：“我们八年的兄弟感情，八年啊，我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结下这情同手足般的感情，难道连一点也不值得珍惜吗？”“你明知蓝烟是我心爱的女人，你明知火云教快要解体，你明知你的兄弟身在魔窟，生命在鬼门关前徘徊，但为了私利，你竟要摧毁一切？连我们八年的情谊也不顾，八年呀，多么漫长，我们也曾共历生死，也曾有过欢乐，但八年的每一个日夜，我们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八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都手拉着手顽强地熬过来了，为什么到了今天，为了这分文不值的名利，你怎么竟……”金龙越说越揪心，越说越哀伤……痛心疾首中的金龙，不禁忆起童年时，与黄虎亲如兄弟的交往。

在长达八年岁月中，两人一起生活，玩耍，练功，甚至追女仔也互相勉励，帮拖……春风起时，两人一起去放风筝，去骑车效游，那时两人心里没有秘密，整天有说不完的话，有享受不完的欢乐，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忧。

秋风来时，两人一起走进学堂，一起在校园里打网球，因为清贫，阿虎没有御寒衣服，自己唯独像样的一件，时常是他穿一会御寒，自己再穿一会取暖，有时阿虎神秘地搞来一块难得的治糖，闪虎不舍得吃，直至用手撮化，也要找到自己，他舔一口手掌，自己舔一口手掌……后来两人同时进了少林寺，做俗家弟子，常常是他在那边龙腾虎跃地练功，自己则在一边心无旁骛地静静打座练气……最开心是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仔，常常是自己手捧鲜花站在女仔面前，尚未说上三言两语，然而阿虎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自己的背后，向女仔打着年势，惹得女仔嗤嗤偷笑，而自己还借里借懂地被蒙在鼓

里……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后，两人又无数次出生入死，执行秘密任务……往事历历在目，令金龙心情激动，然而，想到现在，又令金龙不觉痛心不已，他看着伤痕遍体的黄虎，忍不住气愤的反问：“想不到你狼心野心，被妒忌，金钱蒙蔽了良心，为了一己之私欲，竟将我们真挚的兄弟友情，像狗屎般践踏……”“啊——”悲愤交集至最激动时候，引发了金龙头部的伤痛，突然如万刀剔刮，金龙泪汗交加，头剧颤不止，终忍不住痛苦地叫出声来。

金龙只觉天旋地转，手持三节棍，重重地跪在地下，他痛苦地在心中忖道：“啊……我的头部伤势不轻……怕要支持不住……幸好已击败阿虎……”谁知这时黄虎却像魔鬼一样站立起来，他满脸肿胀，眼睛充血，面如死人，没有任何表情，顽强地站立在金龙面前，他冷冷地说道：“龙，你太没见识了，在神圣的权力和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下——友情算是什么？连烂屎也不如！”“啊！”金龙闻言猛地一惊，用惊惧的眼神看着黄虎，面上冷汗溢出，心内吃惊地想：“呀……千峰插云是毁灭性的绝招……阿虎竟然未伤重濒死……”金龙惊异，然而更惊异的事还有，只见黄虎眨眼间领上筋脉暴露，精神一抖，眼中透出得意，在狂猛毁灭性的千峰插云重击下，竟仿若丝毫无损，他狞笑地看着金龙，竟厚颜无耻，振振有词地对金龙说道：“你不但天真，而且自视过高，你以为仅凭你的金钟罩劲气加“千峰插云”的奇幻之式，就举世无敌了吗？为了对付你，这两年我暗中苦练少林顶峰武学“金刚不坏”身！

我知道只有这绝招才可以抵挡你这狗娘养的双绝交加！你应该知道……我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何况我现在更是……欲罢不能！”“哼，你不是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冷血禽兽！”金龙闻听黄虎竟然变得如此的冷酷无情，原来对自己早已预谋暗中下手，今天更意欲对自己赶尽杀绝，不觉怒火中烧，手持三节棍，颤抖着身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怒视着黄虎，破口痛骂。

对这不痛不痒的怒骂，黄虎可从不在乎，因为他心中只有权力和金钱，没有了正义与良心，因此也就没了一丝一毫的人性与感情，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可以认贼作父，可以卑躬屈膝，可以逆来顺受，默默等待机会，如今，目的就要实现，对一个在自己眼中将要消失的人来说，几句痛骂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临死之前的梦呓，他才懒得往心里去，因此，当他听到金龙的怒骂，非但不恼，竟然还面呈冷笑，用嘲笑的眼光看着金龙，鄙夷地说道：“呸！我若是冷血的，就不会感受到有被人骑在头上的屈辱和可耻的感觉！相反地，我是满腔热血，不遗余力地要达成我的大理想！哪里像你，整日里昏头昏脑，被什么情呀义呀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搞的乱糟糟，连自己都忘记了，还有我在少林寺内、知道了中国有句古言，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看来，就是我今天将你碎尸万段，也是理所当然，哈……”黄虎一阵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直气得金龙吐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心彻底冷了，也彻底碎了，仿佛是一个被打破的玻璃球，霎时被摔得支离破碎，感情怎么拾也拾不起来，他两眼出神地看着黄虎、仿若要把他的灵魂榨出来似的，他努力平静心情，强忍悲痛，终于脸上也变得没有了一点任何表情，他轻轻地对黄虎说道：“恩尽义绝！我们来个了断吧！！”金龙说罢，再次催谷全身劲气，祭起金钟罩，舞动三节棍，将“千峰插云”招向黄虎，暴喝道：“呸！即使你有金刚不坏身，但也未必能捱得住我这连环不绝的千峰插云的攻击！

接招吧”黄虎凝神不动，看着万千棍影中扑来的金龙，心内想道：“阿

龙的金钟罩气劲已破碎了一部分，功力已经减弱，好，看我破你这自以得意的狗屎绝招！”遂纵起身形，凌空扑下，鼓尽全身劲气疾旋，大喝气劲的雄猛推击下，钻破了金龙雄浑如山的厉棍攻击。

钻劲如雨，贯满金刚罩劲的三节棍，也敌不过黄虎的不坏金钢；断折碎裂！

金龙兵器被损，“千峰插云”即告溃败，威力全失，金龙只得挥拳迎战和黄虎进而短兵相接，一会，强弱立判，黄虎金刚钻劲越攻越疾，金龙周身尽是黄虎旋转的身影，金龙金钟罩劲气原来已经部分碎裂，再加上头部内伤严重，只招架的手忙脚乱，一时回护不及，中路大开，黄虎抓住战机，疾急变式，“达摩十八腿”之杀手绝招“霹雳推河狱”瞬即踢向金龙胸部……黄虎眉毛拧起，眼含杀机，面色狰狞，咬牙切齿地对金龙说道：“我这第十八式，从未施展过，今天看在我们是好朋友的份上，就赏给你吧，你能死在这旷世绝招之下，也应该瞑目了！”黄虎绝招“霹雳催河狱”，凌厉雄猛，摧山断狱，金龙的金钟罩气劲已弱，惨被踢得碎裂溃散金龙被踢得鼻血长流，惊得双眼发出死光，恐惧地想：“我的天……黄虎原来是心机如此之深，将武功深藏不露……金钟罩现已被踢散……五脏六腑被震得碎裂……”“……啊……”金龙惨叫声中，七窍流血，腑脏尽裂，带着无边的痛楚与恨怨悲枪，魂归天国……金龙临死前的无边痛苦与恨怨悲伦，赤龙亦形同身受，他完全领略到死亡来临时的那种恐惧惊骨的感觉和滋味……赤龙不由的也凄厉嚎叫起来……这时，磁力车的速度已超过近光速，超出了跑道磁力控制的范围，像箭一样越轨而出……屏幕前的红邪子惊得没命地嚎了起来：“不好了，要出大祸了，磁力车竟越出轨道！”邪神默不作声，直紧张地盯着赤龙，密切注视着情况变化，不过他的心也是在一个劲地往下沉只见磁力车冲出跑道，在空中不断地加速回旋飞行，像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火尾……“呀，快到肉眼难辨，快侦察它的速度数据！”邪神终于沉不住气，用颤抖的声音吩咐红邪子。

红邪子迅速启动卫星跟踪系统，测算数据，电脑莹屏上显示出的数据是：6000m / s。

红邪子盯着屏幕数据，恐惧地向邪神报告说：“主管，磁力车的速度读数已达到2 / 10 光速……”世上任何物质，均不能达到光速的速度，在达到光速之前，任何物质均会解体，化为飞灰，饮金属亦不例外……当磁力车速度达到十分之二光速时，由钛金属制造的磁力车就开始溶化解体，赤龙身体所承受的猛烈速压，令他痛不欲生……他双臂紧紧抱住磁力车支架，痛苦地咬紧牙关，紧闭双眼，面部筋脉暴露，印堂穴出现一个鲜红的血点，他内心恐惧，痛想地想道：“天啊！有什么办法可以令磁力车速度减慢……”红邪子在屏幕上看到赤龙那痛苦的表情，不由吓的头皮发炸，冷汗四溢，他惊慌地问邪神道：“啊呀，赤龙快将碎裂解体……国防部长赤赤阳，会责怪我们吗……”邪神亦吓得冷汗倏出，两眼发直，脸上肌肉急剧抽搐，牙关紧咬，心狂跳着，听到红邪子如今到了这地步还担心赤阳责怪，不由无可奈何地喃喃着说道：“哎，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田地，就是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赤龙，赤阳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他命云不好，怪不了谁……”空域内，磁力车的运转速度已经达到十分之四光速，在速度不断加快之下，磁力车已解体过半，但身泛金光的赤龙，虽然感到全身像撕裂般的痛苦，但仍未有解体迹象……这时磁力车的飞旋轨迹，出现了些微偏差，竟箭一样地向轨道冲去！

“啾！”磁力车和轨道相撞，爆出惊天巨响和眩目毫光……屏幕前的邪神，直看的惊心动魄，他喃喃地说道：“唉，完了，空域跑道也是以钛金属制成，坚硬无匹……咩！以这个速度撞向跑道，还不是粉身碎骨……”红邪子看得傻了，两眼无神，面色苍白，像梦呓般地喃喃自语说：“唉，这是什么撞法，像这样撞，恐怕连骨头渣都没有了，这下赤老阳连儿子的尸体也看不到了……”正当邪神，红邪子二人感到万事皆休之际，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出现在二人眼前，只见跑道被撞爆后，赤龙竟没被震碎，还连人带车竟冲出超磁空域外，并且又接着撞碎立在空域外的一尊神像后，冲向沙漠……“喔！”赤龙连人带车直冲入域外的沙漠后，一声爆响，爆起漫大烟尘沙雾，赤龙人与车立刻被沙尘所淹没。

“决将现场环境放大！”邪神急忙命令吓呆了红邪子说。

红邪子赶忙启动监控系统，对沙尘锁定放大，只见沙尘中隐隐透出金光，这光芒并且越来越盛。

赤龙连人带车撞向沙漠后，将沙漠撞出一个大坑，沙坑中的赤龙，身体完整无缺，周身并发出强大的吸聚力，将方圆百米的砂粒中所蕴含的微小金元素分拆释解，汇聚往身体里！只见金光闪烁，流转生辉，煞是诡异！

惯力使赤龙身形一阵晃动，最后静了下来，“嘘……”赤龙这时才放下悬着的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啸——”赤龙仰天长啸，英气干云，这次不但未有粉身碎骨，功力却是更上一层楼。

赤龙回过神来，用力鼓荡周身功力，霎时陡周身内气充盈，身体迸发出五彩毫光，赤龙不由心中暗想道：“呀，我体内的气劲，如江河般奔腾怒涌，感觉比以前更强横雄浑一倍……”屏幕前的邪神先前一直是对这怪异之事感到疑惑不解，经过苦苦思索后，终于对有关这种赤龙现象才恍然大悟，邪神不由自主地脱口说：“我明白了，我说这小子为什么这么命大，原来是他及时溶汇了前世的金类武功，与个世的钛极身合成一体……从而变成了威力奇大的——钛极金身，凭借着钛极金身，所以能够抵受得住十分之四光速的速压和超猛撞击力！”红邪子这回高兴的眉开眼笑，听到邪神说什么赤龙练成钛极金身，感到新奇，他乐呵呵地问邪神道：“钛极金身！？有这样的武功，会不会成为天下第一？”红邪子问得唐突，邪神感到很不自在，心说赤龙成了天下第一，那我邪神往哪儿放，于是对红邪子的呆问深感不悦，不由面色一沉，怒斥红邪子道：“你在放什么屁！还不快去接赤龙回来？！”红邪子吓得一吐舌头，箭一样地冲出门去，边跑边责怪自己道：“看我这臭嘴……天天被人骂，真没劲……”这时沙漠中的赤龙，经过超磁空域的修练，已完全恢复了上1世的武功和记忆，顿时悔恨交加，感到无地自容，他双手抱头，愧疚地想道：“蓝烟啊蓝烟……我前世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今世的蓝天使呢……”赤龙努力回忆上一世的往事，忽然又想到玄虎，不由暗忖道：“玄虎的前世，可能就是黄虎，他是我今世的好友，上天为什么会令我们2世情仇交缠……今世我错手杀死了玄虎，莫非这就是他的报应？”想到玄虎惨死自己掌中，赤龙心烦意乱，仰天长啸，纵身而起，不料这一跃，竟觉身轻如燕，直冲半空，居高临下，他看到放在沙漠中的爬山车，心念一动，半空折身，向爬山车疾飞而去。

赤龙心内暗想：“前世今生，为何交缠不清……天意弄人，希望到此为止！”赤龙飞身跨上爬山车，打开油门，一踏离合，爬山车风驰电掣般向来

时的方向飞驰而去。

赤龙一边驾车急驰，一边心中默念道：“蓝烟！蓝烟！蓝天使！！”于是赤龙成为第7个能够进出超磁空域的成功者！

赤龙急速走下专机，带着成功，带着荣誉，带着喜悦和自豪再次踏上无限岛这片神奇的土地，他春风满面，英气干云……专用机场上，无限岛的科学家和保安人员云集，列队恭候，夹道鼓掌欢迎赤龙归来，喊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好哇！”“WONDERFUL！”“好哇！”“EXCELIENT！”傍晚，无限岛的科学家和保安人员济济一堂，邪神主持召开欢迎赤龙成功归来的鸡尾酒会，为赤龙洗尘接风。

邪神从保安人员手中接过两杯香槟，一杯递向赤龙，一杯自己高高举起，兴奋地对赤龙说道：“赤龙，恭喜你，成功归来，饮杯香槟庆祝吧！”赤龙接过酒杯，亦高举过头，对邪神客气地说道：“多谢主管栽培！”红邪子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赤龙，竖起拇指，夸赞道：“真是英雄出少年，你这小子真棒！”邪神轻轻地抿了一口香槟，用赞许的眼光看着赤龙，语重心长地叮嘱赤龙道：“赤龙，总统先生指定要对你大力栽培，希望你今后仍能继续努力，保持荣誉，不负国家所托！”赤龙激动地举起酒杯，感激地看着邪神说道：“主管先生，多谢您的关照，我赤龙一定竭尽所能，不负总统及主管您的所托！”众人纷纷道贺，举杯狂饮，晚会喜气洋洋，赤龙频频向前来道贺的人举杯致意，同喜同贺，举杯豪饮。

赤龙眼光在众人中搜巡，却始终不见蓝大使的影子，不觉皱紧眉头，满心疑虑地忖道：“嗯……蓝大使呢？……”赤龙向众人祝酒完毕，匆匆走到邪神面前高举酒杯，抱着双拳，面色不安，十分抱歉地对邪神说：“主管先生，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红邪子肚明心知赤龙推辞，一定是想去会蓝天使，因此左臂猛地一挥，重重拍向赤龙右肩，扮着鬼脸，调笑赤龙说道：“别装相啦，你明明是想去会佳人嘛！”众人会意，轰堂大笑，“哈哈……”赤龙见心意被红邪子说破，觉得很不好意思，脸霎时变得通红，慌忙笑着否认道：“嘻嘻……不……嘻嘻……”红邪子见赤龙面色绯红，说话吱吱唔唔，更来了精神，不由哈哈大笑，继续调侃赤龙道：“哈哈，你脸都红了，还在嘴硬，你那朝思暮想的佳人也在望穿秋水等着你呢，快快去吧，不过，久别重逢，干柴烈火，你可要悠着点身子，别虚耗太多‘精元’呀！”“哈哈……”“哈哈……”众人一听，笑得更是开心，不由七嘴八舌地轰笑道：“你盼得把墙壁都要看穿了……”“哈哈……赤龙，见到你的美人，要预备一付好床板呀……哈哈……”“赤龙，你现在功力又进了一筹，你的美人是不是招架了你呀，哈哈……”赤龙臊得满脸通红，也不敢搭话，急急向红邪子抱了抱拳，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落荒而逃……邪神端着酒杯，冷冷地打量着众人取笑赤龙，看着赤龙狼狈离去，心中犹豫地忖道：“蓝天使的身世很神秘，目前尚无人知道她的底细，而且此人行为甚为古怪……赤龙搭上了她，看来并非好事。”

第四十七章 灵欲一致

赤龙离开晚会会场，心急火燎地来到蓝天使的门前，他在门前突然站

住，徘徊犹豫着，几次举手，但最终又放下，他心头狂跳，心情比进入超磁域时更紧张，满头汗水，竟提不出勇气去按门铃……犹豫徘徊间，“轧——”房门轻响，蓝天使紧闭的房门竟然自动开启。

赤龙略一犹豫，低着头，满腹心事，毅然走进屋门，心中暗讨：“只有硬着头皮进去……”进得门来，只见蓝天使秀发蓬松，散披肩上，短衣小袄，默默无语地背对着他，赤龙一见，心恫咯地狂跳不止，大张着口，心乱如麻，竟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他紧张地看着蓝天使的背影，心内急急思索道：“我该说什么……”“我该做些什么……”蓝天使略一迟疑，便悄无声息地走到床边，低头坐在床上，一言不发。

赤龙缓缓跟进，心内充满歉疚，不安地在蓝天使面前来回走着，手足无措……赤龙略一思索，扑通一下跪在蓝天使面前，紧张地看着蓝天使，慌得只道出：“我……我……”接着竟期期艾艾他说不出话来……只见蓝天使梨花带雨，脸上显得悲喜交集，满脸的幽怨、哀伤、仇恨、惊喜、爱怜，各种表情齐集，泪眼朦胧，用充满伤心委屈和惊喜的眼光看着赤龙，一任两行热泪长流。

赤龙心里难受的仿如火焚，不忍看蓝天使的泪眼，他愧疚地低下头，难过地对蓝天使说道：“烟……对不起！”稍后，赤龙见蓝天使仍不作声，他心中难受，于是扬起头，急切地看着蓝天使说道：“烟，求你原谅我……”“哼！”蓝天使愤愤地哼了一声，突然目露凶光，举掌朝赤龙面颊狠命抽去，“啪！！”一记耳光又重又响，赤龙猝不及防，未及运劲护身，竟被蓝天使掴得整个人都飞起来，“啊——”惨叫声中撞向墙面。

赤龙跌落地板上，眼冒金星，头晕脑胀，低着头，愧疚地默默想道：“这一掌打得好……打得好！”赤龙想到上1世自己辜负了蓝烟的一片深情，令蓝烟和腹中孩子的惨死，不由心里感到一阵揪疼，又止不住泪水顺颊而下，他暗自悔恨道：“我前世实在是太对不起她了……今世就是把生命还给她，也是应该……”赤龙正暗自悔恨，冷不防蓝天使又从背后用双手抓住他的头颅猛劲一扭，“卡！”赤龙颈椎发出脆响，赤龙痛苦地“唔……”地叫出声来。

赤龙满以为蓝天使会扭断他的脖颈，却不料只听蓝天使幽怨他说句“冤家！”后，竟将炽热濡湿的朱唇对上自己的嘴巴，然后闭起眼睛，疯狂而又忘情地深吻起来……赤龙心头一热，抱紧蓝天使，顺势一倒，两个搂抱得密不透风，翻滚着忘情地狂吻起来……刻骨铭心前生爱，浓情密意今生缘……赤龙热血沸腾，血脉赏张，周身仿若升腾着烈火，熊熊的欲把蓝天使溶在自己的身体里，蓝大使亦呼吸急促，面颊潮红，体软筋麻，浑身躁热，搂住赤龙，欲把赤龙溶进自己的心里，两人经过上1世的生离死别，痛苦磨难，今世重逢，尽解前嫌，更加珍惜这历经磨难而得来的浓浓感情，深深情恋，都欲把对方溶入一体，如胶似漆，极尽缠绵两人站起、坐下、躺倒、翻滚，从地下扑到床上，又从床上跌到地上，两唇始终胶在一起，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任由地老天荒，沧海桑田，风狂雨骤，恶电疾雷，也不能把两人分开，仿若个生今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就这样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心心相印，永不分离。

两人吻得天昏地暗，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忽然两人都有了一种渴求……赤龙伏在蓝天使的身上，眼里流露出贪婪，那眼光里带着火，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急切地看着蓝天使，嘴里喃喃地说道：“烟……”蓝天使紧紧箍紧赤龙，眼里流露出渴望，那目光里带着深沉，迷惘，仿若一潭迷茫

的湖水，带着毁灭一切的吸引力，她企盼地看着赤龙，嘴里亦发出梦吃道：“龙……”两人心灵相通，灵欲一致，赤龙颤抖着双手，急切地如剥玉笋般一件一件褪去蓝天使的裹体衣裤，一个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充满诱惑，香酥婉软的身体，跃入赤龙的眼帘……赤龙的眼一下亮了，带着迷离，仿若葛朗台见到了黄灿灿的金子，透着贪婪，如饥似渴地看着，吸吮着……赤龙的手本能地在蓝天使的周身抚摸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蓝天使的面颊，那种光滑细嫩，柔润酥腻的感觉，仿如是几时赤足走在毛茸茸的绿草地上，有一种直沁心脾，柔软酥痒，惬意陶醉的感觉。又仿若赤足淌过哗哗流淌的小溪，那水凉丝丝，柔若无骨，湿漉漉地从脚底泛上脚面，接着没过小腿，最后又甜甜地爬上心头产生出那种惬意…赤龙带着感觉，将手慢慢滑向蓝天使的脖颈，那温润柔英，如手抚牡丹，娇嫩滑腻，温馨甜美，又如水洗桃花，滑柔无骨，滋心润脾……赤龙跟着感觉继续下滑，来到乳峰，仿若手抓白云，虚无缥缈，又如触摸凝脂膏腴，圆滑润腻，柔不禁手，腻不沾指，又似草儿湿儒，花蕾带露，风在柳梢，雾在深坞，春风拂面，阳光融融，杨花飞雪，月照清荷，赤龙灵念飞仙，流连忘返，陶醉沉迷，不知不觉，又将手滑向蓝天使的腹部，只觉蓝大使小腹，滑若绸缎，软如桃酥，润似温玉，柔仿细绢，浑圆似丘，平坦如毯，春风三月，艳阳在天，月光溶溶，雾笼花间，春水潮生，细雨蒙蒙，丝竹缭绕，鹏瞄声声。

赤龙寻春，游到蓝天使春宫，又见芳草萋萋，白雾茫茫，斜风细雨，水烟迷离，涧清谷秀，归啼鸳啼，潭水碧碧，桃浪悠悠，红杏枝头，荷花洗乳。

赤龙被蓝天使周身春光所吸引，流连忘返，他又仿若一个贪婪的花蝶，飘忽着流连在姹紫嫣红的花间，他如饥似渴地不停吻舔蓝天使，立刻，蓝天使便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通遍全身，饥渴的心田像注满了蜜……赤龙的嘴唇在她身体上漫游，从面颊到颈脖…她感到无比地欢畅，她全心身地接纳着，在赤龙忘情的吸吮中，她佛仿觉得自己已变成了春天的一朵花蕊，夏日里的一眼清泉，秋天里的一只浆里，终天里的一片瑞雪，她完全迷醉在这浪漫温馨的情调里，溶化在天边的春雨中…赤龙细致地舔吻着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节，她自始至终都在迎合着，她的腰向上耸动，白色含晕的乳房经赤龙不断吮吸摸捏下变得更加尖巧挺拔，有一股电流经乳腺穿透而下，进入她那神秘的洞穴，在最深处，开始湿润，如潮涌般，如春水浸透着她的花蕾……赤龙情绪开始涌向高潮，他沉重地喘息，周身的血液仿如地火急速流转，迅速汇集到阴茎，她的阴茎立刻就像是充满气的气球，鼓荡着，突突在颤抖着，热嘟嘟的似欲涨裂，他三下两下褪去自己的衣服，身体健壮的佛若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向蓝天使的身体，一种感觉朦朦胧胧地爬上他的脑际，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云里，轻得像一片飞叶，飘飘摇摇，他又仿佛自己掉在鹅绒般的棉絮里，朦朦胧胧，柔软温馨，他的阴茎像一条滑溜的鱼儿，飘游在蓝天使的阴道里，仿若赤足走在湿儒松软的绿草地，又好像穿行在浓雾迷漫的山涧里，滑溜溜，温腻腻，甜酥酥，鲜脆脆，恰似人口的一串玛瑙葡萄，又如品尝一叶叶香甜的水晶藕片，又似膏佑，鲜而不艳，滑而不腻。

蓝天使微闭着眼睛，仿佛置身在如倾如注的春雨中，她将自己全身裸露，伸开双臂，紧紧搂抱抚摩着赤龙，接纳着漫天的雨丝，她仿佛看见自己疯狂地在雨中跳呀，笑呀，她的每一个毛孔都全部张开，拼命地吸吮那甘霖的甜密与温情，只在一转眼功夫，那滑滑春水就汇成潮水，遍地涌浪的潮水，

她像一叶小舟顷刻间被卷进激流，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把她推拥着，翻腾着，她超过了所有的礁石，越过了所有的峡谷，在最后一排巨浪打来的时候，她晕过去了……就在这一刻，她发出了醉人的呻吟。

炽热的深情，犹如火山爆发，两人情欲高亢，滴旋温存，不知天上人间，今夕是何年……云收雨散，蓝天使搂抱着赤龙，头静静地躺在赤龙那深厚宽阔的胸膛上，两人幸福地回味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满足……蓝天使轻轻地抚摸着赤龙被自己打肿的面颊，心疼地问道：“龙，……还痛不痛……”赤龙翻起身，搂抱着香喷喷的蓝天使，深情地看着她说：“不痛，就算让你掴一百掌也值得！”“淬，油腔滑调！”蓝天使听赤龙说得滑稽，逗自己开心，强忍住笑，娇声嗅道。

赤龙见蓝天使娇媚的样子，不觉心头一热，急把头凑近蓝天使，双眼亮晶晶地看着她，然后笑嘻嘻地问蓝天使说：“烟……嫁给我吧，我们生一打孩子，好不？”“不！”赤龙一提到孩子，蓝天使突然花容失色，惊恐莫名，竟骇然地叫出声来。

“啊！”赤龙大惑不解，惊异地看着蓝天使，看她对生育一事反应的这么强烈，赤龙吓了一跳。

“呜……”蓝天使浑身颤抖，泣不成声……赤龙将蓝天使的头紧紧拥进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心内沉重地想道：“唉，可能前世留给她的创伤太深刻了，令她今世也难以忘记……”赤龙想到这里，轻轻地抚摸着蓝天使的头，温声地安慰蓝天使道：“乖乖，别哭，我们避孕好了……一直到你喜欢时才生……好不好……”蓝天使顾自哭着，听到赤龙很喜欢孩子，不由得更加伤心，她呜咽着说道：“唉……我不能生育的……”赤龙闻听，虽心里疑惑，但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柔声他说道：“烟……别伤心了……我只不过是说给你玩的……只要我俩恩恩爱爱……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蓝天使闻听，才破啼为笑，紧紧搂着赤龙，把湿濡的香唇又送上赤龙的口，两人又忍不住纠缠倒一起……蓝天使不能生育，是有特殊原因的，赤龙与蓝烟的2世恩怨，看来还有波折……晚霞似火，热烈地燃在西边天空，把西部天空映成一片如血的红色，朵朵白云悠闲地飘浮着，一团一团，仿若草原上晚归的羊群，也被这如火的霞光染成橘红色，总统府，那瑰丽宏伟的建筑群，静静地矗立在晚风中，在霞光的辉映下，仿若一个高雅的绅士，极目远眺，细细欣赏着这落日后的晚景……盖天总统身穿便装，翘起二郎腿，将身体深深地埋在豪华的坐椅内，悠闲地吸着一支精致有雕花烟斗，正在专注地看着面前的电视莹屏，静静地听着邪神的报告……莹屏上，邪神背手肃立，向盖天报告说：“总统先生！玄博士肯定就是那只怪物！”盖天深深地吸了一日烟斗，吐出两个烟圈，然后才淡淡地问邪神道：“你说得这么肯定，有什么证据呢？”邪神不假思索，干脆地答道：“证据就是他的断臂！”邪神话音刚落，电视莹幕立刻转换成储藏有玄博士断臂的试验冷藏柜画面，盖天看到那只断臂虽然在冷藏条件下，又断落很长时间，但仍幽幽地闪动着电光束，间歇地出现微弱的颤抖，很显然，这只断臂虽然惨遭邪神1200度极火的焚烧，仍在存活着。

邪神指着断臂说道：“到现在为止，断臂仍未完全死亡，还间歇地出现微弱的颤动！”邪神继续提出他的推断证据，接着说道：“断臂在理论上，应再无生命力，可能是因为外星人DNA（遗传基因）关系，令断臂至今仍未完全死亡！”邪神说到这里，停顿一下，这时电视莹屏内在断臂上面出现了一

组断臂里的细胞经过化验分析，拍摄成图片后，锁定放大的画面，邪神接着介绍说：“而且这断臂的 DNA（遗传基因），结构复杂到无法分析！在超卓的机能测验罩内，断臂里的红、白血球运作，细胞分裂情况，复杂的 DNA（遗传基因）重组，显示出细胞组织非常活跃！总统先生，细胞之间有相互吞噬的情况出现，这都是因为断臂有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存在所带来的结果！”邪神说到这里，开始转变话题，提出自己的推测，接着说道：“若改造人 3 号也植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话，可能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因为 3 号的身体机能比玄博士的身体机能更强，3 号在植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之后，异变到什么程度，以及会产生出什么后果就很难说了！”盖天又深深地吸了一下烟斗，用嘴角徐徐吐出一缕烟雾，然后才张开两手，对邪神说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在植入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之后，异变的程度也会不同！倘若当玄博士再产生异变时，你就将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植入 3 号体内，然后你想办法让两人对决，我想从中比较一下谁强谁弱！”邪神听到盖天总统的批示后，明白了盖天的用意，他恭敬地回答说：“遵命，届时我会在第一时间内向总统阁下报告！”盖天觉得身体很疲倦，于是懒懒地躺在豪华座椅内，淡淡地说道：“好的！”盖天又将烟斗叨到嘴上，用牙咬住烟斗，一边“吱吱”地猛吸，吞云吐雾，一边紧锁眉头，陷入沉思，他心内暗暗琢磨道：“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与‘两大强者’之间，会否有关联呢，不解通这个谜团，我总是觉得不安心！”盖天从口中取下烟斗，轻轻地喷着烟雾，眉头不展，仍在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时，监控莹出现一个保安人员，举手向盖天报告说：“报告总统，天机博士求见！”盖天听到保安人员的报告，原来的思路被打断了，于是，他命令保安说：“请他进来！”盖天立刻来了精神，两眼流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阴笑，心里猜测地想道：“莫非天机博士研究‘龙皮圣典’又有了新进展？”无限岛。

医疗试验室。

玄博士正坐在计算机前，用独臂在键盘上紧张地忙碌着，电脑莹屏上出现一组组数字，似乎他对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合并方程式正在做出改进……玄博士私下植入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通过自己身体亲自做临床试验，但每次试验结果都令他很不满意，目前，就自己体能承受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变异来说，尚存着一些问题，自身体质机能承受不住变异的影响，还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因此经过同邪神两战结果看来，一站失败，二战再攻，害得自己丧失一臂……幸好，在玄博士恢复正常后，邪神撤去监管人员，让玄博士自由地运用仪器和药物，玄博士得以便利条件对方程式进行修改运算。

玄博士在计算机上计算了老半天，才得出一个“答案”，原来现在计算的不是改进方程式，计算机莹屏上出现的字样却是：哈雷慧星回归，最接近地球的日子：20202 玄博士呆呆地看着莹屏上的数字，紧锁眉头，陷入深深的沉思：“每 72 年回归一次的哈雷慧星出现，是最后一次机会，可影响那天的秘密！”玄博士又在搞什么鬼？玄博士又看了一眼屏幕前显示的数字，关闭计算机，从计算机前站起，用右手按着断掉的左臂，心里暗忖道：“我从右臂植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结果使自己产生失控的异变，下次异变，不知何时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博博一博——用药物催谷异变，而且要将体质增加到最强！”玄博士思索着，从药柜里挑拣药物，慢慢步出试验室。

在蓝控室莹屏前，邪神看到玄博士的古怪举动，不解地询问旁边的博士人员道：“你们看清没有，发现他拿了什么药品？”“是——激化类固醇！”一留着平头，蓄有短胡须，年龄大约有五十多岁的中年博士回答说。接着他又向邪神解释类固醇的药性和药理功能道：“类固醇能刺激人体的内分泌，增强人的身体机能。

但激化类固醇药性比类固醇强烈了10倍，能强烈透支身体机能，因此，如果使用了激化类固醇，那将很危险！”邪神听完，心里吃了一惊，对玄博士的古怪行为更为不解，他气愤他说道：“这个老鬼拿了那么多的激化类固醇使用，难道他不要命了吗，他定是要急于逃出无限岛，有什么特别原因？”玄博士走向自己的疗养室，将激化类固醇吸进注射器，他举着注射器，心中忖道：“目前这些激化类固醇的份量，是我能接受的极限！”玄博士思索着将激化类固醇注入自己的心脏，他一边往心脏内推进药液，一边在心里暗暗忖道：“将激化类固醇注射入心脏，会更快地加速药力的发挥。”然后，玄博士走到电脑前，欲再次计算数据，但不久药力发挥作用，玄博士浑身剧抖起来，药力作用相当痛苦，玄博士“……呜……”地发出怪叫，接着，身体异变产生，只见玄博士皮肉骨骼迅速枯萎缩细！

异变使头部缩小，刚好能把麻醉项圈脱出，玄博士轻易地取下麻醉项圈。玄博士身体极度枯萎后，又开始渐渐膨胀，并出现了外星人所独有的鳞片…全身骨骼咯噔作响，玄博士不断痛苦地发出“…嚎……嚎……”的长嚎。

监控室内的邪神等人在屏幕上惊疑地看着玄博士这骇人的异变，个个都是目瞪口呆，忽然红邪子惊的夫声大叫起来：“阿呀，主管快看，他的断臂竟然又重生出一只瘦弱的手……”邪神惊得二目睁圆，毗牙裂嘴，心内紧张地忖道：“玄博士今次的异变，并不像上次的怪物……看来是因为那激化类固醇，加强了他的身体机能，外星人的DNA（遗传基因）未能完全改变他的面貌……”这时，只见玄博士异变的仿若雷神，额头高高凸起，面目狰狞，全身长满鳞片，十指刚挺如龙爪。周身放射出白色的寒光，身格键硕，比原来胖大1倍，肌肉块块垒起，嘴里发出有如犀牛般的古怪叫声：“犀……”

第四十八章 龙皮圣典

大西洋洋面的巴哈马群岛区域，传说中是中古文明的乐土——“阿特兰提斯大陆”的湮没之处…1989平台，钻探海底，勘察海底石油存量，当钻探器钻进海底地层一千米的深度时，钻头遭到地层下的坚硬物质的阻碍，再也无法钻进，钻机轻轻地响着，但钻杆钻入海底岩曾的深度却停止在原有的深度上分毫不进。

勘探队派人身负潜水器顺井口潜入地层下探查，发现阻碍物原来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金属大箱，工作人员遂将怪箱打捞上水面。

但工作人员发现，这怪箱能透发出极寒的气温，也比石油气公司的科学家，经过全力研究，才终于研究出结果，发现这怪箱原来是由一种已经消灭了千年以上的稀有金属——山铜所制，但怪箱内的秘密却无从得知，科学家曾试图打开这个怪箱，探知内中秘密，但是经过无数次试验，却都以失败而告终，终究无法将其开启，科学家对这只怪箱束手无策，怪箱内的秘密因

此成为无比石油公司的不解之谜，消失不胜而走，美国各大媒体一时兴论大哗，无比石油公司发现怪箱一事，广为传媒报导，各种有关介绍怪箱之谜的刊物也纷纷出笼，日本《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位置进行整版转载。其它国家的各种媒体也争相转播，消息一时传遍整个世界，人们纷纷猜测、议论，怪箱一事成为世界性的最大新闻。

时隔不久，无比石油公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公司的总裁接见了这位贵宾。

此人金发碧眼，国字脸、高鼻梁、阔嘴、鼻梁上架着一会宽边博士伦眼镜，两眼炯炯有神，透着无限智慧，这位贵宾正是世界第一商业天才—威廉，盖天。

威廉。盖天见到巴比石油公司总裁后，提出要以二千万美元的价格来收购这只怪箱，巴比石油公司的总裁找不出拒绝威廉。盖天的理由，于是将这只怪箱以高价卖给了他。

盖天手下拥有一批智商极高的科学家，他把这只怪箱带回自己的研究所，交给他手下的科学家们去研究，经过科学家们殚心竭智的研究之后，终于找出办法，遂将金字塔怪箱打开。

怪箱打开后发现。原来箱内藏有一只半截的速龙，这种速龙，起码是一万年前的生物，速龙周身由一种极寒的玄冰指所冰封，冰内速龙虽然历经过漫长的岁月，沧海桑田的演变，但仍栩栩如生，最特别的，是龙皮上刻有无数个远古时代的符号，类似甲骨文的字体，科学家们对符号经过数年时间的研究，经由无数位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和其它有关的科学家的不懈努力，终于了解了这龙皮上甲骨文的大致意思。甲骨文原来是叙述地球最近二千多年来的大事预言，甲骨文末段是讲述天劫的来临。

盖天对龙皮上的预言深信不疑，遂筹划发起了建立乐土国计划。

盖天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筹集了近万亿美元，并用这些美元购下了南美洲末端的火地岛，然后，盖天又指导科学家以最尖端的科技，在火地岛的围遭上空，建设了天幕。

公元 1999 年，龙皮圣典的预言果然应验，大劫重地球，乐土国凭借天幕，避过浩劫。

龙皮圣典的末端，预言“两大强者出现，乐土变焦土”，盖天对这预言深以为鉴，一直努力想办法去化解这预言预测中的劫数，经过蝉精竭虑的构思，终于构思出通过精英冠军大赛，甄选人才的办法，选出强者，精英大赛的冠军获胜者当然是强者中的最强者。

每届大赛产生的精英冠军，很自然地便落在盖天总统的控制之下，因为每位冠军都会被送往无限岛去接受深造，然后由邪神将前去深造的精英冠军击败，而焚大邪神是盖天总统制造出来和超级强者，绝对受他控制。

精英冠军被邪神击败晕厥之后，无限岛内的科学家再以尖端科技技术将晶片植入冠军脑内，用以控制监视冠军的举动，当盖天发现冠军如有任何反叛之意时，冠军脑内的晶片通过邪神手中的遥控装置就可将他控制，甚至毁灭，因此，所谓去无限岛接受深造的历届冠军在经过“深造”后，都变成了受盖天操纵的玩偶。

盖天总统背着手，在总统府哪里来回踱着方步，静待天极博士的到来，他心中苦苦思索着龙皮圣典中有关两大强者预言，心中烦闷地忖道：经过精英冠军赛选拔出的冠军，到现在为止，已有 11 届精英冠军受了到控制，但

在这 11 届冠军中，究竟谁是两大强者呢？”“咚！咚咚！”门铃响起，打断盖天的沉思，盖天急忙走到门边，恭敬地对门外喊一声道：“是天机博士吗？请进！”门应声打开，走进一个身材魁伟，高大健壮，六十岁左右的男子，只见这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下颌丰硕的刻意长出一个圆圆的肉球，圆盘脸，眉发皆白，洁白的眉毛密密的挤在一起，形成浓浓的一簇，圆眼上架着一片圆圆的镶金边镜片，虎鼻，一字口，蓄有短白胡须，肥头大耳，满面红光，头发四边翘起，棱角分明，头顶毛发虽长，但却梳的油光地拢向脑后，目光深邃，深不可测，充满无尽的智慧。

来人正是天机博士，天机博士是位玄学及科学天才，他把中国的铁板神算、紫微斗数、子平术数等玄数理论和方法与西方的星相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组合成一套新的“天机程式”利用这个程式，能够推算出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盖天急步上前，紧紧握住天机博士的手，礼貌地问候道：“天机博士，你好！”天机博士也紧紧握住盖天的手，神情兴奋他说道：“总统先生，晚安！”天机博士是盖天总统的亲信之一，专心致力于研究龙皮圣典上预言谶文。

盖天对天机博士向来甚为重用，对他礼遇有加。

盖天同天机博士寒暄过后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开门见山地问天机博士道：“我看博士一进门就显得神情兴奋，是不是对速龙 DNA（遗传基因）培植有了大的发展啊？”“对呀，对呀，”天机博士见盖天总统一语中的，情绪显得更加兴奋，赶忙接过盖天话音，连声回答，然后他神采奕奕，情绪激昂，接着用手比划划，又滔滔不绝他说道：“这只经化验证实生物年龄为 30 岁的速龙，于鸵鸟的骨骼结构十分近似，故此我将速龙 DNA 遗传基因移植到一只初生鸵鸟的身体里，再以激素注入鸵鸟的脑下垂体，加速鸵鸟体内细胞的分裂速度，使其尽快长大发育，经过 3 年时间，现在鸵鸟已长大成半鸵半龙的怪物，令人惊异的是，这只鸵鸟的生理结构经过测试竟不可思议地已达到三十岁的程度，我再将这只鸵鸟体内活跃的 DNA（遗传基因）抽取出来，经电脑分析后，化为一系列的数字！这系列数字有如解码器般，与龙皮上的甲骨文配合，就出现了更为详细的惕文内容注释，例如龙皮褐文中那条‘两大强者出现，乐土变成焦土’的预言，通过这系列的注释后，得出更深入的内容启示，这新启示中的‘两大强者’者，均是男性，并将会在 2020 年至 2030 年之间出现！”盖天听到这里，静静沉思着，目光注视远方，沉默一会儿，才若有所思地徐徐说道：“这样看来，换句话说就是这两大强者在目前就可能已经出现！”天机博士对盖天总统的推断表示非常赞赏，盖天话音刚落，他就兴奋地接过话头，用手比划着继续接着说道：“对了！新启示揭示的内容还不止于此，并且其中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褐文中所说的‘七圣器’，关系着地球的存亡，在新启示揭示中说——必须集齐七圣器，方能解除地球面临的新浩劫。”盖天闻听，大吃一惊，赶忙问道：“新浩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什么时候发生？”天机博士目光深邃看着盖天，两眼出神，用平静的语气缓缓说道：“2030 年前，天劫重临，地球将会粉碎！”盖天总统听到天机博士这种即平静而又肯定的答复后，心里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震惊地睁大眼睛，满脸恐惧，透出绝望的目光，直急得歇斯底里地，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七圣器！天劫重临！地球粉碎？！”天机博士见盖天对新浩劫一事显得如此恐惧震惊，他自己反到显出一脸平静，仿佛这一切早已就在他的预料之中，见怪不怪，因此才能表现出这种心平气和的样子，

他静静地听着盖天吃症般地叫喊，一直到盖天情绪完全恢复平静后才缓缓地伸出左手，张开食指和中指，作剪刀状，用平缓的语气接着说道：“总统先生，七圣器你虽然已找到其中 5 件，但余下的 2 件须尽快找到。”盖天听天机博士说完，感到自己在刚才有些失态，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为自己和天机博士各倒了一杯咖啡，踱到座椅前坐下，然后招呼天机博士在自己对面的沙发内坐下，才平静地告诉天机博士说：“5 件圣器在 5 前年就已找到，但至今仍无法找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2 件！”天机博士静静地听盖天说完，呷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到桌上，然后看着盖天，平静他说道：“总统，这可放心，因为新启示里有显示出那 2 件圣器大致位置的内容。”天机博士向盖天详细说出新启示中有关 2 件圣器的位置，盖天手捋长髯，眯起眼睛，陷入沉思，他想到寻找圣器这项任务，事关重大，且充满凶险，非派一得力之人前往执行这一重大任务，才能不辱使命。

他忽然想到邪神，心内暗暗忖道：“邪神能力最强，这重要任务应交托给他去办，才最合适。”盖天正在沉思，忽然听见天机博士又接着说道：“新启示中，还有很多新发现，例如医学上的高深疗法……”盖天一听，马上又来了兴致，天机博士刚把话说了一半，他就打断话头，用充满惊喜的语气问：“医学？”天机博士向盖天点点头，接着又眉飞色舞，比划地说道：“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细胞还可以更新重组。这疗法的方程式是以电子和磁波配合，可将毁坏了的细胞进行分解，然后再重组成一个新的细胞，并使之活跃起来。”盖天听到这里，面色不由变得即深沉又严肃，对天机博士提出的问题一下想得很深很远，他一直想了有盏茶功夫，才又忍不住插话问道：“人类的身体结构，全部是由细胞组成！若坏死的细胞能够重组再生的话，那么人体最重要的器官——脑干和脊椎骨，就算坏死或折碎了，那就也可复原？”天机博士认真地听完盖天总统提出的疑问后，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肯定地点点头，他在心里经过反复考虑，仔细斟酌，然后才又继续说道：“这个说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听说我国的首席医学家——风姿，最近也发明了类似新启示中的疗法——电子磁波疗程，正用以治疗雷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经过历史上无数代人的探索总结，目前又经过凤医生呕心沥血的研究和试验，通过借鉴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智慧，直到现在才发明出来的超尖端医疗法，但在万年前的龙皮圣典上却早已有记载……”盖天忽然想到，现在天机博士所研究的龙皮圣典只不过仅仅是速龙的前半部而已，就已经有这么多重要和奇妙的发现，而后半部分，肯定还记载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回此当他听天机博士惊异他说完后，马上就摊开双手，显出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天机博士说道：“可惜，我们至今仍未找到速龙的下半截！在这只速龙未可知的下半截身体上，可能有更多的预言渴文更尖端的医学和科学发明的记载！”盖天说到这里忽然转变语气，两眼紧盯着无机博士，充满疑惑地问道：“博士，莫非万年前，地球上就已出现了比现在人类具有更高智慧的生物？不然这速龙身上的惕文……”“这是肯定的，万年前地球上可能已有人类存在，但确切地说，这并非是地球人，应该是外星人！”天机博士伸出一根指头，进行大胆地推测，对盖天的提问作出肯定的回答，并加以阐述自己的观点。

盖天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浩渺无垠的宇宙轮廓，那旋转的银河系，太阳系和地球，和银河系相比，地球显得是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盖天思想走向宇宙，心中忖道：“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地球在宇宙中只不过是一粒

细小的微尘，这样想来，别的星球在地球诞生前就已有高级生物和人类，这绝非奇事，他们的智慧比地球人领先了千年万年，甚至亿年，他们的无上智慧，很可能早就发明出了令地球人直到现丰也感到匪夷所思的科技和令人长生不老的医学！”天高气爽，太阳一大早就从东方的地平线下慢腾腾地爬起来，懒洋洋地站在地上，红着脸打量着乐土国的早晨，晨风习习，轻拂着国安局总部问前的高大棕搁树，棕榈树像是一位多情的少女，闻到那久违了的情人的气息，竟羞答答地掩饰不住心内的狂喜，扭动着她那婀娜的腰肢不停地向早晨的清风摆动着手臂，国安局总部身边的那幢楼房，首先从夜梦中被太阳唤醒，红着脸，睁开惊喜的睡眠，翘首迎向东方的太阳，国安局总部楼顶上，那气宇轩昂的地球仪，在朝阳的照耀下，也泛着亮亮的白色金属的光泽，惊喜地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凤姿姐弟二人迈着轻快的步子，披着霞光，早早地来到国安局总部康复中心的深切医疗部，检查往在医疗部的雷烈；在接受电子磁波针疗新疗法治疗下的康复情况。

雷烈在精英冠军争夺战上同赤龙对决时，被赤龙重伤，脑部和脊椎受击最烈，变成植物人，长期住在医疗部接受康复治疗，但却收效甚微，在国安部长雷霆的诚心委托下，凤姿蝉心竭智，发明出了这种“电子磁波针疗”的新疗法。

雷烈脊椎脊骨碎裂，神经坏死，全身已无法动弹。

凤姿站在医疗监控莹屏前看着莹屏内脊椎的透视图象，大声吩咐助手说道：“电子磁波疗程已开始，请将脊椎位置放大万倍，我观察一下细胞的变化情况。”“好的，凤医生。”助手轻松地回答着，马上调节电脑锁定放大程序，莹屏上顿时显示出脊椎内部细胞活动的详细图像反映。

在电子磁波刺激下，无论是坏死碎裂，或完好无缺的细胞，均逐渐分裂……雷霆看到屏幕内显示出的细胞裂变反映，吓得额头直冒冷汗，脸色煞白，他瞪着骇然的眼睛，吃惊地问凤姿道：“哗，所有细胞都分裂，阿烈的脊椎岂不是变成了烂泥？”凤飞站在凤姿身边，看到雷霆那气急败坏的样子，非常厌恶，忍不住在心里暗暗骂道：“这个老家伙，咋这么罗嗦，你央求我家姐给你这不得好死的龟儿子治疗，却连我家姐都不相信！”凤姿听到雷霆责怪，自尊心大受伤害，她板着面孔，鄙夷地看了雷霆一眼，冷冷他说：“局长先生，雷烈经过昨天一个疗程的治疗，脑部细胞已经成功地恢复正常，这就证明现在采用的新疗法切实可行，你再给点信心吧！”凤姿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莹屏，仔细观察裂变后的细胞变化，不再理睬雷霆，雷霆讨个没趣，也脸红脖子粗紧张地看着屏幕。

这时屏幕显示，雷烈脊椎内分解后的细胞开始重组，坏死的细胞被好细胞吞噬融合后，再重新排列。

医学专家们吃惊地看着这奇异的变化，冷汗蝉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专家，两眼呆呆地看着莹屏，喃喃地说道：“呀，连神经线也重组的完美无缺……”另一个满头金发的老专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扶了扶眼镜，睁大惊异的眼睛仔细再看，不由惊讶地叫道：“神乎奇技，匪夷所思……”凤姿冷静地观察着，向医生下达另一项指令：“将电子磁波逐步加强至5倍，加速细胞更新，重新排列和强化新生组织！”医生们忙碌地操纵电子仪器……肉眼看不到的强大电子磁波，通过电子针震荡入雷烈体内，激活和活跃细胞排列重生。

雷烈的手指开始轻微弯曲，接着增强活动，不停颤抖。

雷霆眼里放出异光，心是一阵兴奋，瞪着惊异的眼睛惊喜地看着雷烈活动的手指，狂惊地大叫道：“哗呀，阿烈的手能动了……”“咕……呜……呜……”已瘫痪了一段长时间的雷烈，身子颤抖着，在低鸣中慢慢匍匐着爬起来，电子磁力波线在他周身缭绕着……凤飞心内激动，惊喜的终于忍不住激动，不由兴奋地大喊大叫道：“哗，这下有希望了，有声兼有动作……”凤姿紧张地看着，心咚咚地跳个不停，似欲冲出喉咙。激动的满脸通红，自言自语他说道：“终于成功了，但不知复元到什么程度……”凤飞高兴得脸笑开了花，张着嘴，用惊喜地眼光打量着凤姿……雷霆心内狂喜，眼睛瞪得快要鼓出来，放着异光，紧握两只拳头，恨不得儿子立刻就跳起来，这时，他也顾不得什么局长的身份，用力挥动着拳头，大喊大叫地给儿子鼓劲，喊声如雷道：“阿仔，努力！起来啊！！”雷烈脸上青筋暴跳，紧闭双眼，张开腥红的大口，终于“嚎……”的叫出声来，他拼命嚎叫着，挣扎着，欲努力站起。

“啊——”，电子磁波这超尖端疗法，令雷烈脑部和脊椎伤势迅速复原，强大的铀能量恢复运作，在体内急速流转，雷烈半跪着身子舒畅的仰天长啸。

看到雷烈死里逃生，逐渐恢复机能，凤姿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玄虎那骨瘦鳞峋，死不瞑目的情景，心内不禁叹道：“唉，若早点发明这种疗法，应该可以救回阿虎一命……”一想起玄虎，凤姿不禁心头绞痛，忍不作扑漱漱地泪珠暗涌……凤姿流着眼泪，忽然又想起赤龙，心内忖道：“阿龙运功打死阿虎，是用心，抑或是无意呢……”凤飞见姐姐刚才还兴奋的满脸通红，然而转眼却泪光满面，心内大惑不解，暗暗忖道。

“家姐突然心情不好，泪流满面，又怎么了呢，真是令人费解？……”“哈哈哈哈哈……”挣扎着的雷烈忽然从床上狂跳起来，高高举着双臂，发出荡人心魄的狂笑，边笑连厉声垢骂：“赤龙，我操你十八代祖宗！我要把你他妈的撕开十万八千块！方能解我心头之恨！”经历惨败和瘫痪，郁结了满腔激愤的雷烈，双目充血，红筋暴跳，面目狰狞，暴戾的性格更是变本加厉，暴吼宣泄铀能量，周身劲气激射，震撼整个医疗室。

顿时，整个医疗室一片混乱，“哗！”“啊！”“呀！”“哗！”惊叫声不绝，正在观察的专家被雷烈激射而出的劲气震得歪七竖八，雷霆连帽子也被震飞了，踉跄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形，一时感到手足无措，凤飞和凤姿急忙躲身闪避。

听到雷烈破口大骂赤龙，凤姿猛吃一惊，她一边催引内力，拼力抗击着雷烈突然暴发出的强猛劲气的冲击，一边在心中惊惧地想道：“阿龙贵为冠军，已在无限岛深造多时，武功更会突飞猛进，你小小雷烈，刚刚拣回性命，就凭你怎么斗的过他……但雷烈是国安部长，可运用许多科技资源帮助儿子，阿龙未必没危险……”想到这里，凤姿心头一紧，冷汗立刻溢出额头……

第四十九章 博士异变

无限岛上空，阴云密布，波橘云诡，雷电交加，大团大团的乌云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无限上空迅速集结着，翻滚搅动着，霎时将整个无限岛上

空遮盖得天昏地暗。海风呼呼狂吹，肆虐地扫荡着无限岛，颗颗磁极发射装置和无限宫似乎承受不住这漫天乌云的重压，在海风中瑟瑟的打着抖，一场特大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到了……医疗室内，此时却静的出奇……玄博士注射了激化类固醇催谷异变，不但身形膨涨，出现外星人独有的鳞片，更从断臂处重生出一只新手臂。

“嘿嘿……”玄博士忽然发出一声怪笑，瞬间打破了医疗室的宁静，在这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时空内，这笑声显得特别诡异骇人……玄博士伸出新长出的手臂，看着由于体内异变所产生的奇变，使新手臂迅速壮大，健硕如昔，忍不住就狂笑起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无限宫内，显得十分阴森恐怖……监控室莹屏前的邪神、红邪子和两位博士惊异地看着玄博士这奇异变化，红邪子震惊地喊叫起来道：“哗，断了的手臂也能再生，好夸张呀！这不是在作梦吧！”邪神不理睬红邪子的大呼小叫，但心里也感到吃惊，暗忖道：“想不到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竟有再生能力，真是妙用无穷！”红邪子见邪神对自己说话不搭腔，只是出神地看着莹屏，以为没听见，于是又尿叭叭地提高声音问道：“主管，玄博士会否变成那只怪物呢？”邪神深怪红邪子呶里罗嗦，他侧过头，不满地看了红邪子一眼，冷冷地回答道：“未必！”“犀……”异变中的玄博士忽然仰天发出仿若犀牛叫声一样的沉闷低吼，犀叫中身形壮大了30%，但样貌也只是异变了30%，壮大后的身形仿若铁塔，裹身的衣服在“撕——撕——”的爆裂声中纷纷破碎，双臂鳞片闪闪，肌肉鼓涨，·块块垒起，十指奇瘦，筋骨鳞响，恰似两条龙爪，脚掌掌面收缩，脚指暴长，异变后仿若猴脚。

红邪子感到奇怪，用手指着莹屏，忍不住又问邪神道：“奇怪，今次他怎么没变成怪物模样？”“其实很简单，激化类固醇大幅增强了他的身体机能，令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只占他了成左右的异变外形！上次可能占了7、8成，故此令他外形大变，活像怪物！”邪神听到红邪子又生疑问，头也不回，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红邪子不加思索，没头没脑地接着又问：“那么他今次变异的威力，比上次强了还是弱了？……”邪神心里也没底，听红邪子打破沙锅问到底，不由心烦意乱，感到非常恼火，于是没好气地喝斥红邪子道：“少罗嗦，快去下令将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植入3号体内！”红邪子又弄个没趣，见邪神发怒，赶紧小心的回答道：“是！”红邪子走到监控室内扩音器前，拿起话筒，通过监控室广播向5号试验室发出指令：“冷冻室主理的人听着，3号植人行动，现在开始！”5号准备施行手术，屏幕扩音器里传来红邪子的传达后，主理人一声令下：“立刻启动！”外星人DNA的植入程序，是由3号左脚抽取全身血液，通过冷冻改造仪上面的DNA混合器，将外星人DNA（遗传基因）在仪器混合溶入血液里，然后再将血液回输往3号的左臂内，进入身体。

红邪子下达指令后，通过莹幕看到专家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外星人DNA（遗传基因）的植人行动，返身向邪神报告说：“报告主管，移植已经开始，一切顺利！还有什么任务，请指示！”邪神静静地听完红邪子的报告，不动声色地又命令道：“通知保安室的警卫，按计划行事！”玄博士植入外星人DNA由右臂输入，异变恢复正常后，因右臂积聚外星人DNA（遗传基因）最多，一时失控，令局部产生异变，故遭焚天邪神斩断……今次有了激化类固醇之助，异变的威力更强，控制力亦更佳，玄博士感觉自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吼！没人可再拦得住我！”玄博士仰天怪吼，然后，转身朝身后钢门挥拳一击，钢门竟像纸皮般被轰破。

钢门呼啸飞出，将守在门外的众警卫震击的血肉横飞，叫苦连天。“哗！”“哗！”“哇！”“啊！”惊叫声，惨嚎声此起彼伏，众警卫顿时像一群无头的苍蝇，纷纷四散溃退。

“……胡……”玄博士怪叫着冲出医疗室，看着倒伏在门外四名警卫的尸体，狞笑着狂吼道：“嘿嘿，门外这四名警卫，胡里胡涂，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正在得意的玄博士，忽觉眼前一亮，募见熊熊火舌拧着劲向他迎头卷来，原来在走廊的另一端，已有数名警卫狂喷着火束“欢迎”玄博士。

“区区小火，怎阻得了我！”玄博士怒吼着，纵身冲向火海，几个飞纵已落身到众警卫群中。玄博士不惧烈火，疾如流星追月，在警卫群中势如狂飙卷席，快如斩瓜切菜般地击杀警卫，霎时只见人头翻飞，残肢四射，鲜血狂喷，哀嚎遍地，众警卫在玄博士摧枯拉朽般的攻击下，顿时变得支离破碎，纷纷倒毙，玄博士恣意疯杀，嘴里吼道：“找死！”眨眼间己人净火熄，烟消云灭。

邪神在莹屏前大开眼界，一边心花怒放地看着，一边幸灾乐祸他说道：“嘿嘿，玄老头这次果然大发神威，勇猛地杀戮……”红邪子也看得心里痒痒的，看到邪神赞叹，赶紧转过头来，大拍邪神马屁道：“主管神机妙算，玄老鬼定会被引导去碰上3号，那时，嘻嘻……”邪神得意地昂起头，心中暗忖：“玄博士与3号都是异变人，二人究竟谁会是最强呢？”廊道里残余的警卫拼命狂逃，玄博士杀得性起，尾随追杀，当追杀出廊道时，发现己有过百名警卫在廊道尽头的大堂内手持各种武器，正虎视眈眈地等候他。

玄博士刚一露头，无数机枪，电极，炮弹武器象暴风骤雨般劈头盖脸地迎面向他袭来，然而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对玄博士来说完全无用，密集得弹雨击在他的身上，发出“噗！”“蓬！”“啪！”的爆响，在他眼里看来只不过是一串串极好玩的爆竹烟花。

“咕！”玄博士仿若是从梦中被搔醒的睡狮，怪吼着勃然大怒，奋身扑向众警卫，更惨烈恐怖的屠杀，在大堂里开始了……“犀！”玄博士沉闷地低吼，声音在大堂里仿若沉雷，狂飙骤起，玄博士兔起鹘落，盘旋磨转，快若流星，疾如闪电，大堂里人头如叶，残肢如雨，尸体如苇，污血如泉，在风雨中打着旋，拧着劲，飘飞着，激射头，喷涌着，仿若大雪纷飞，又似暴雨倾盆，霎时大堂内天昏地暗，愁云惨淡，阴风凄凄，鬼哭狼嚎，活像人间地狱、惨烈惊心。

面对无可匹敌的刽子手，警卫们心胆俱裂，拔足逃命，只恨爹娘给少生两条腿……警卫们边跑边嚎：“救命呀……魔鬼呀……”如洪水决堤，警卫们呼啸着似有默契地拼命大“逃亡”，眨眼冲入一幢大楼。

“杀得好，请君人瓮吧！”莹屏前，目睹警卫大量惨死，邪神却沾沾自喜。

玄博士犹如魔鬼，双目火红，污血披面，肌肉扭曲，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咬着流血的牙齿，口中暴叫道：“杀杀杀！全部杀！！”玄博士一边吼着，一边风卷残云般地追杀警卫冲进大门，待抬头一看，才发现残余警卫密密麻麻，仿若蛾蚁瑟缩在一古怪仪器后，己无路可…逃”，玄博士不由仰天长笑，笑的地动山摇，然后狂嚣道：“哈哈……瓮中捉鳖！一个也逃不了！！”玄博士己失去理智，只顾杀人，哪里会想到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别人掌握之中，而此时，他己是钻进邪神早就给他下好的圈套里。

原来众警卫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性命来引导玄博士追杀入这冷冻室，他们也是一群被邪神利用的可怜鬼，听到玄博士厉声嚎叫，这班死剩众警卫，心胆俱裂，吓得缩作一团。

正在玄博士欲对残余警卫痛下杀手之际，忽然听到“喀——裂！”一声爆响，以超钢材化合金制成的冷冻仪玻璃，突然碎片横飞，爆出拳臂，令玄博士一愕。

“胡……”一声清啸，改造人3号猛地破箱而出，浑身缠绕着一层冰网，体内迸射出强猛雄烈的慑人能量。

玄博士心内暗忖：“直觉告诉我，这人拥有和我同样的外星人DNA异变能量！……”“咤——”玄博士正错愕间，3号猛然发难，惊愕中的玄博士猝不及防，“豁！”沉响声中，玄博士愕张的嘴被3号踢个正着。

“轰！”“隆！”“磅！”，3号这凌厉无匹的猛烈一脚，把玄博士轰得撞破了两道厚达一米的钢墙，将第三道厚达一米的钢墙撞个深深的大坑，才止住冲势，重重跌在地上，威力之猛，不知有多少公斤的击力。

“嚎……”玄博士痛苦惨嚎，七孔流血，浑身剧颤，心内迷迷糊糊地想道：“我伤了……这脚击力超过2000公斤……”“好哇，太棒了，揍扁他呀！”逃出死亡阴影的笼罩，残余警卫终于得以吐出胸中一口恶气，个个吹呼雀跃，大声为3号鼓掌喝采！

不慎受伤，更激发起玄博士的无边斗志，只见他霍地跳起身，手结佛印，霎时周身佛光四射，五彩纷披，向3号疾急冲去，心中暗忖道：“好极了，这回可以痛快地打一场了！异变人VS异变人！”玄博士如大鹏展翅般跃出墙洞，猛见3号异变人也鹰击长空般穿过墙洞迎面扑来，玄博士也不答话，急疾催动“六神诀”劲气，出掌便是凶猛超伦的绝招。“菩萨灭道”，两掌相接，玄博士发现来人击出竟也是“六神诀”的路数“金刚解肌”。

两人绝招狂撼，施展的竟然都是六神诀旷世奇绝的古武力。

武功源出一脉，两人顿时交缠飞旋起来……玄博士接着出招“菩萨灭魔”击向3号，3号则以“金刚解体”拆解，转眼间，两人已攻拆五十招，但双方均攻守严密，功力相当，势钧力敌，谁也没有占到对方的半分便宜。

玄博士不由心中诧异，暗忖道：“呀，他用的也是六神诀……真是不可思议，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激战之下，3号身上的冰网碎化甩脱，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竟是己“死”去了的——玄虎！！

玄博士不由一怔，大喊道：“呀，是孙子玄虎！！”话音未落，却听头上炸起一声惊雷，玄虎身体凌空而起，暴呵道：“老贼，还我母亲命来！！”声到人到，玄虎向玄博士飞身扑下……

第五十章 骨肉相残

谜。

似雾，朦朦胧胧，缥缥缈渺，笼罩着庐山的峰峦叠嶂，深沟险壑，苍树翠柏，飞泉瀑布，令人浑浑沌沌，难识其真面。

似烟，沉沉迷迷，恍恍惚惚，高低迷俱，掩盖着远山远水，令人疑窦丛生，好奇心起。

玄虎蹊跷地出现在无限岛，似雾似烟，令人扑朔迷离……不是曾经想救公公，不是曾经争英决冠，不是曾经魂归天国。……然而，现在他却居然活着……而且，成了改造人 3 号，被植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力战玄博士——骨肉相残，不认识了他日夜牵挂着的公公……出现的是那么突然，那么蹊跷，那么神秘……谜，令人费解，难以捉摸，令人生疑，难识庐山真面……原来——玄虎因击杀一念罗汉，成为全国通缉犯，在精英冠军争夺赛上，功败垂成而被捕，在乐土国大法院进行审裁。

裁判结果……7 对 1，未能一致通过执行死刑，玄虎逃出鬼门关。

当时，雷霆气得七窍生烟，心内暗暗骂道：“搅什么鬼！是谁按掣绿灯？……”但裁决是以不记名方式按掣，放连雷霆也不知道是肉先生捣鬼。

审判结束后，准备把玄虎押解到落魂崖监狱，执行终生囚禁，押解前，暂时寄押在大法院临时囚房，雷霆正坐在办公室内疑心重重，百思不得其解时，忽听门声响动，却见邪神携红邪子推门而进，不速前来……雷霆一怔，心下疑惑，自己和邪神虽同在盖天手下供职，但向来没有什么往来，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邪神今天冒昧闯进，不约前来，雷霆顿感事不寻掌，赶忙起身迎上，装出一付惊喜的样子，热情寒暄道：“呵呵，焚天老兄，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啊，真是稀客，稀客……”邪神也不搭话，表情严肃，开门见山，公事公办他说道：“雷局长，我奉了总统密令，要把玄虎带走，现在到你这来提人！”雷霆见邪神态度冷傲，也不客气，正觉恼火，忽听邪神开口说道奉命而来，解提玄虎，不由一惊，心道自己事先也没听总统有什么特别指示，事出突然，是否……想罢，雷霆赶忙吱唔推辞道：“呀，这样做大概不妥吧，焚天老兄，你想一下，玄虎是国家重犯，是否先把他送去监狱，再由监狱转交给你，还是这样才比较方便吧……”邪神不愿听雷霆罗嗦，极不耐烦，他眉毛上挑，两眼一瞪，直盯雷霆，然后语气生硬他说道：“总统有令，为防押运中途出现意外，现在立刻要接收！执行吧！”雷霆一时语塞，心内火气直窜，但他想到邪神和盖天的微妙关系，也不好推辞，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邪神安排。

原来邪神来时已带了一个体形，长相都与玄虎差不多的高手来，再加上事先经过超卓技术的整容手术，形神已有九成与玄虎相似，同时亦带了医学家来。

两位医学家动手在法院内的医疗室为真假玄虎两人进行洗脑及注入记忆手术。

雷霆这时才恍然大悟，惊愕地看着洗脑仪器内的真假玄虎，心内暗自忖道：“焚天部署的好周密，从外表看来，假冒者和真玄虎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两样……”邪神也不理会雷霆表情如何，心想什么，只管顾自有条不紊地命令医学专家道：“只将玄虎最近一年的记忆，移植过去就够了！”医学专家两手在仪器键盘上忙碌着，轻轻回答道：“YES！”邪神背着手，静静地看着仪器上的真、假玄虎，洗脑仪将真玄虎的脑记忆化为电波源源不断地输往假玄虎脑内，心内不由显得十分兴奋，他得意地想道：“这高手算是倒霉了，他将会代替玄虎，去落魂崖监狱‘享受’那终生监禁！”然而，事情不止像邪神想的那样，这高手更倒霉的是——被畸形人劫去，强施诸般绝顶酷刑，把他折磨的不似人形，那个样子就连他的阿妈都不会认出有假。

赤龙与风姿赶来营救时，这假玄虎已被肉先生吸慑血肉精华弄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赤龙尽输功力营救，不料遭脑侠影响了脑域思想，功力夫控，

把假玄虎击死。

假玄虎之死，令风姿对赤龙产生莫大误会，而真玄虎本人却已被邪神悄悄运往无很岛。

在无限岛，邪神有充足的时间，利用超尖端科技仪器将玄虎脑内的所有记忆套取储存在光碟上，接着邪神命令科学家给真玄虎洗脑，将他原来伯存在脑中的记忆全部消除掉，然后再植入最后分个月经改造过的记忆。

邪神接着改造玄虎脑内的记忆，将自己和玄博士的影像对调，使玄博士在玄虎脑域印像中变成玄虎的杀母仇人，自己则令玄虎在记忆中成为他的父亲。

在 2030 年，利用电脑科技改变人脑储存的记忆影像，已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邪神在玄虎昏迷中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邪神令科学家做完一切，心中暗暗打着主意，他非常得意地想道：“总统认为，玄虎是拥有无限潜质的人才，这样一来，改造后的玄虎将成为总统惟命是从的奴才，同时，亦可利用玄虎胁迫玄博士讲出他那不愿示人的天大秘密！”由于邪神潜意识中感觉到玄虎是个危险的定时炸弹，因此在玄虎洗脑手术后又将第 2 代控制晶片，可刺激脑下垂体内产生剧变，痛不欲生，甚至瘫痪，第 2 代晶片的威力更大，可以用微波遥控洗擦记忆及注入新记忆，因玄虎武功极高，故要以冷藏方式将他冷冻，以免他反抗及方便以后套取和更改记忆。

玄虎依然活着，但他自己不知活着的已不是名符其实的自己……玄虎依然活着，玄博士虽然看到的是自己孙子的形体，然而，玄虎真正的秘密他怎么猜得到？玄虎力战玄博士，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已经被邪神更改过的记忆，因此，凭着感觉，他便理所当然地认定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一他的杀母仇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杀母之仇，不共戴天……“胡……”玄虎怪叫，双目充血，青筋暴跳，面部扭曲，鼻斜嘴歪，眼喷杀气，大叫一声，凌空向玄博士盖顶压来……玄博士心内惊愕，慌忙招架，避开玄虎凌厉的攻势，这必定是自己的孙子，他岂肯对他骨肉相残，过招对击，血缘亲情伦理制约着玄博士，看到孙子杀红了眼，竟然六亲不认，不觉痛心疾首地对玄虎疾呼道：“虎！住手！我是你公公呀！”这时，玄虎怎会听得入耳，只管发疯猛攻，厉腿狂轰，口内喊道：“你这恶鬼简直是胡说八道，纳命来吧！”“吧”字未落，一招“雷神疾电”攻向玄博士，玄博士疾急纵身跃开，痛苦地喊道：“你疯了吗？”“轰！”如霹雳炸响，地面厚达一尺的钢板也承受不住玄虎攻来的劲力撞击，顿时炸裂爆破，被整张掀起，霎时只见地下犹如遭受重磅炸弹的轰击，尘土四扬，沙石四处激射，地面被轰出一个深深大坑。

邪神与红邪子两人，站在监控屏幕前，幸灾乐祸地看着这祖孙俩进行着旷古砾金，惊心动魄的激战，红邪子看得心花怒放，激动地对邪神说：“主管，这两公孙骨肉相博，拼命残杀，好过瘾呀！”邪神会意地笑笑，得意忘形，为自己亲手导演的这幕残剧自鸣得意，饶有兴趣他说道：“这两人武功源自一脉——六神诀，又问样拥有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异变威力……有得瞧……”这时只见玄虎神威徒起，杀气大盛，额上红筋如蚯蚓般条条暴现，剑眉竖起，两眼红红欲鼓出眶外，向目狰狞，对玄博士步步进逼，并丧心病狂，歇斯底利地暴吼道：“你为什么要残杀我的母亲！为什么！为什么呀！”玄博士见玄虎丧失心智，神情错乱，咬住自己，舍命不放，而且招招

威猛，杀气森森，口口声声，认定自己是他的杀母仇人，只好一边灵机躲闪，避其锋锐，不作正面交手，一边在心内迟疑忖道：“阿虎定是被邪神洗脑了，可恶的邪神！我真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恨！”激战难免，玄博士急速催高功力，思忖对策，私下想道：“若要令阿虎重拾以往记忆，唯一的方法，就是替他重植以往的记忆，方能找回自我！这样做的关键，现在就必须首先要把他击倒制伏……然后再找寻他的记忆光碟！”玄博士主意一定，于是围定玄虎，闪避游走，寻找战机，准备一击得手。

“咤！！”忽听玄虎吼声震天，一脚踢来，玄博士身法飘忽，已然倏忽躲过，玄虎收势不及，踢出的劲力全部击向墙壁，“碰！”沉响声中，厚这一米的钢墙竟硬生生的迎面碎裂，倒塌，玄博士暗暗吃惊，心内忖道：“现在看阿虎的功力，似乎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但他招法不变，六神诀是我教他的，攻与守的弱点我最清楚……”“哗！”玄博士正游走沉思间，陡见玄虎一脚踢空，身形一纵，身体升空，临空变式，煞气腾腾，凌空而下，仿若蛮鹰，疾弹左腿，“如来破金”带着破空之声，迎头向自己踢来，玄博士摹见，心内想道：“如来破的攻击力太集中，履而最容易卸解……”玄博士心念电转，疾祭起六神诀劲气，出手便是。“罗汉卸劲”挥掌硬接玄虎踢来的厉腿，将来势猛卸。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波！”玄虎威猛绝伦的一击，被玄博士卸歪了准头，“轰！”转移得轰向屋顶，爆震出惊人的破坏力……坚厚的屋顶也抵受不住这威猛绝伦的爆力的冲击，“隆”然爆开，玄虎被劲力牵引，收势不住，破顶而出。

玄博士飞身跟击，心内忖道：“我的异变能力，不知能维持多久，为了保险起见，力争速战速决！”玄虎在空中翻身急坠，欲从破洞返回，找玄博士决战，猛听破洞内“嚎！”的怪叫声起，人影一晃，见玄博士已从破洞电射而出，随后变式，卸去冲力，凌空扑向自己。

“吼……”猛招竟被轻轻卸掉，玄虎心中一惊，当下急剧提升功力，沉吼声中，异变后的玄虎，功力明显增强了50%以上。

玄博士见玄虎劲力暴涨，心内忖道：“我先破解他的迎击招式，令他失去防卫能力，然后再施重击，将他制伏。”玄博士打定主意，疾催谷六神劲气凝取双臂，甩腿伸臂，手结佛印，仿如天龙入渊，“金刚解肌”向玄虎凌空插下，如剑直刺玄虎失去防守，中门大开的胸部。

玄虎见玄博士势如长虹疾电攻来，手结佛印，不觉一怔，心内迷茫，暗自忖道：“咦，看这老贼的招式似曾相识……该怎样拆解法呢……”玄虎怔忡，正是犯了兵家大忌，眼前一花，玄博士已迎面向头部攻来，玄虎慌忙仓促迎战，亦无章法，直欲凭借劲力将玄博士攻来两手格开，岂料已落入玄博士算计之中，玄博士攻向胸部的招式只是虚招，见玄虎中计，在两臂欲接的刹那间，双臂开合，如魅如陋，已骤然攻向玄虎门户洞开的头部。

“不妙……”玄虎脑内嗡然作响，似欲爆炸，防守轻易被拆解，防御尽失，玄虎不禁大惊。

“砰！”“砰！”，玄虎欲避已迟，闷响声中，头部已被双掌猛烈夹劈，“咕……”玄虎冷气倒灌，喉中发出痛苦的声响，头部欲爆，眼前发黑，方寸大乱，未及反应，“碰！”玄博士在双掌攻实的瞬间紧跟一膝，狠狠磕向玄虎面门。

“膨！”两掌一膝，击力千钧，把玄虎轰撞的飞个老远，旬响声中，坚固

的了望塔也被激射的玄虎撞得摇摇欲坠。

“……呜……”劲力反弹，玄虎怪叫着撞向屋顶。

玄虎头部遭受猛烈的撞击后，剧痛刺脑，脑中忽然浮现出很多影像片段……击杀一念罗汉，狂踢蓝烟，与金龙苦练少林寺，毙杀金龙……往事浮现脑海，似乎熟悉，但又感到陌生……玄虎“呀……”的一声惊叫，这时候，外星人DNA（遗传基因）迅速开发了玄虎的前世记忆脑域，玄虎惊恐万分，抱头狂嚎，不断痛苦地晃动大脑，欲平息这些怪影……玄博士已然跟进，运劲于掌，心内痛楚地忖道：“乖孙孙，爷爷很不忍心打你……但为了你好，爷爷必须彻底击败你！”玄博士强忍心中悲痛，“咤——”怪吼嘶嚎，挥拳而出。“雷神疾电”仿如重磅炸弹，再度狂撼玄虎的脑部……“砰！”、“碰！”玄虎脑筋尚未转过弯来，又吃了两记猛烈无匹的重击……“轰！”这两击威力非同小可，了望塔也禁受不住冲击，拦腰断折。

玄博士两拳悉数击中玄虎头部，感到非常矛盾，看着“啊……”的怪叫声中，玄虎像断线风筝，冲破了望塔直坠向下面的游泳池，不禁十分悲苦地忖道：“乖孙孙，真对不起……为何你既不闪避，又不反击？…希望这下把你打成重伤，我可以乘乱把你带走……”玄虎被玄博士重击震飞，似乎伤势很重，向下直沉……玄博士随后飞身跟到池边，看着沉没的玄虎，心内猜测到：“根据乖孙孙的反震力，我这一击，未必令他受重伤……”水中的玄虎，脑域急速开发，重拾了前世武功，前世影像浮现脑际，情景历历在目……他看到自己正在少林寺大堂内，如来金像前，苦练“达摩十八腿”，主持大师静静地站在他身后，眼里流露出慈祥而满意的目光……经过几年苦练，他终于悟解“达摩十八脚”的精义，运身如飞，挥洒自如……大战火云教总坛，他凌空旋转，身如陀螺，运起“达摩十八腿”的凶猛绝招，向疲惫不堪的金龙狠命踢出，热血喷射，金龙身爆碎飞玄博士焦急地在池边来回游动，静待池中玄虎反应，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池中仍不见玄虎浮上的踪影，只见水花激荡，水柱滔天，玄博士心中忖道：“乖孙是否已遇危险，但贸然下水去捉，可能有遭受偷袭的危险……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待他浮上来再动手……”两人刚才剧斗产生巨响，引得无限宫内所有人员跑出室外观看。

“发生什么事？”蓝天使和赤龙拼命狂奔，急急欲看个究竟，蓝天使边跑边问赤龙。

众人跑到游泳池边，赤龙蓦然瞥见游泳池对面岸边有一人影飞身纵起，凌空向池面观望，赤龙定睛一瞧，心内惊喜，暗暗忖道：“呀！玄博士，他真得在无限岛上……”赤龙正在诧异，忽听蓝天使问道：“龙，他是不是就是那位名满天下的科学家玄博士？”“是的…”赤龙心不在焉地回答，仍在暗暗想自己的心事，忖道：“阿虎的未了心愿，就是想让我和风姿去救出他的爷爷玄博士……”这时，忽见池水里金光暴射，池水沸沸扬扬，水柱冲天，浪花四溅，玄博士望着池水，心中不安，焦虑地忖道：“呀，池水翻腾激荡，乖孙在池底搅什么鬼呢？……”“——嘣——”一声清啸，直冲云霄，玄博士正在池边疑惑，猛见水面金光闪动，眼前一花，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势如惊虹，随着啸声，玄虎从水中疾射空中，水柱陡立，煞是惊人。

第五十一章 绝世腿劲

“唔……”玄虎在空中疾旋，如流星坠地，转眼状如天神般站在玄博士对面，只只他喉中发出轻响，神无气定，鳞光闪闪，浑身散发出紫色光芒，武功似又进入更高境界，杀气隐现，威势摄人。

玄博士惊愕的大张着嘴，呆呆地看着瞬间变得杀气十足的玄虎。

邪神等人亦凝神观望，静待事情发展。

赤龙更是惊宅莫明，失声惊叫道：“玄虎！”玄虎慢慢睁开眼睛，直视玄博士，目光森冷，如剑如电，头上毛发森森竖起，面罩寒霜，劲气在周身经脉间流转，仿如灵蛇游动，浑身肌肉崩紧，块块垒起，充满令人震栗的凌厉杀气，矗立池边一动不动，呆若木鸡。

玄博士心下一震，脸上现了惊色，顿时变得目瞪口呆，心中忖道：“奇怪，乖孙不但没受伤，看样子功力，气势更突飞猛进，是什么原因呢？……”

“啊……”正当玄博士惊愕之际，玄虎长声暴喝，飞身跃起，身体急速旋转，如螺如锥，迅疾如电，向玄博士凌空攻击。

玄博士心下大惊，急祭起六神诀，鼓尽劲力仍以“罗汉卸劲”去迎玄虎，但心下疑惑，暗自诧异地想道：“呀，看乖孙这路数，不是六神诀的招式……是什么武功呢？……”蓝天使和赤龙见玄虎发难，一番起手招式，不觉大吃一惊，目光呆滞，冷汗倏出，赤龙恐惧地想道：“啊，这是黄虎的达摩十八腿！”“他是——黄虎！黄虎！”蓝天使睹状，深仇大恨顿时狂涌心头，大叫一声，只气得七窍生烟，浑身颤栗，牙齿打抖，体内火云劲气狂涌，正要挥拳欲上，不料却被赤龙一把拉住；赤龙轻轻劝慰道：“烟烟，冷静些，他不是黄虎，他是玄虎呀！”“玄虎？！他怎会懂的黄虎这手达摩十八腿！”蓝烟被赤龙掣住，倏然冷静，看到玄虎的攻出的招式，惊异地反问赤龙。

赤龙紧张地盯着玄虎，赶忙掩饰道：“烟烟，你想，黄虎若未死，现在应该是60岁的老头啦，你瞧，怎么像他这般年轻……”赤龙虽然嘴上掩饰蓝烟，而心里却明白如镜，但他不直向蓝天使挑明，只在肚内忖道：“玄虎的前世是黄虎，现在他已经重获上世的武功……”赤龙正暗忖之际，已然见玄虎与玄博士交手，两人战在一起。

“叭！”“噗！”“砰！”“波！”肉体相博之声顿起，玄虎腿影翻飞，罩定玄博士如暴风骤雨般猛踢，瞬间已攻出十数招，玄博士鼓尽“六神诀”劲气，直用“罗汉卸劲”封挡，仅能守住门护，毫无反手进攻之力，玄博士一边拆解玄虎攻来的猛腿，心里一边惊忖：“呀，想不到孙儿的腿劲如此猛烈凌厉，我鼓尽全身气力，方能勉强卸开……”玄虎不用六神诀，玄博士便占不到优势，轰然震响中，两人拳脚接实，两股刚猛无匹的劲力将两人各自震飞。

玄博士被震飞数尺，勉强止住冲势，心下骇然，焦急地对玄虎大声喊道：“阿虎，你清醒些！我是你爷爷呀！”“爷你个屁！！老贼，你是我杀母仇人！！杀母仇人!!!谁信你的胡言乱语！”玄虎止住冲势，忽听玄博士焦虑的喊声，不禁勃然大怒，想不到不共戴天的仇人竟敢占自己的便宜，他不由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仇人！？”赤龙与蓝天使怎一闻听惊得睁大眼睛，气得微微战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听到玄博士两爷孙的对话，令赤龙和蓝天使莫名其妙，一时也摸不着我头脑。

红邪子今天算是大开了眼界，不但看到两个异变人的高手绝招，更看到两人激战的惊心动魄，而且两人甚为滑稽，明明是骨肉相残，伦理紊乱。但玄虎却不认识，并出口痛骂，拼命相搏，真是既开心又刺激，红邪子忍不住又晕头晕脑，高兴的大喊大叫，不忘拍邪神的马屁道：“主管的洗脑绝招，真是顶呱呱呀！”听到红邪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言不慎，泄露天机，把邪神直气得肺欲炸裂，咬牙切齿，本来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炮制，本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如令众人听去，自己岂不是威信扫地，因此，红邪子话音刚落，邪神扭过脸便气急败坏，没头没脑地骂道：“你别出声，也没有人把你当成哑巴，别再放屁！”本欲拍马屁，不料拍到马腿上，红邪子兴高采烈地不料遭邪神兜头一盆冷水，顿时骂得冷汗直下，气不敢出，哑口无言，心内沮丧地忖道：“唉，我这臭嘴，又差点闯祸……”众人听玄虎痛骂玄博士，正感错愕，陡见玄虎仿如一阵旋风，又卷地而起，向玄博士疾身扑去，口中骂道：“你这禽兽！我母亲只是个普通女人，你为什么要杀她！”围观的众人闻言大哗，个个义愤填膺，鼓噪骂道：“吓！杀女人？”“没有人性，禽兽不如的东西！”“玄虎，我坚决支持你，将这盲牲碎尸万段！为你母亲报仇！”玄博士听玄虎仍旧不醒悟，又听众人哄起鼓噪，咬牙切齿，将双拳揍得咯咯骨响，然终究无可奈何，心内悲哀地想：“唉，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纵然浑身是口，难以一时讲清，罢了，罢了，等我先把孙儿打败再说。”玄博士正烦躁间，玄虎以凌空扶摇而下，厉腿疾旋，疾气惊惊，以前世武功正面攻来，玄博士见孙儿招式怪异，凌厉无比，急以“雷神疾电”飘身躲过，闪避其锋，经过交手，玄博士已看出门道，心内诧异道：“咦，孙儿的‘新’武功，原来是擅长以腿出击……上盘防守不密，我不妨避长击短，先轰断他的肋骨……”玄博士心念电转，急催动六神诀劲气，凝聚右臂，一式“雷神解体”猛击玄虎右肋，“砰！”玄虎肋部发出清脆爆响，然玄博士只觉如击败絮，拳劲立刻被消卸的无影无踪，心下不由大惊，骇然忖道：“呀，他的护身气劲突然浑厚强韧了一倍以上，更能消卸我的拳力。”玄博士稍稍一怔，猛觉头部如遭雷击，玄虎趁他一愕刹那，已狠狠地击中玄博士的头部，原来玄虎是故意露出肋下破绽，诱玄博士出击，玄博士不知是计，狠命狂攻，立遭玄虎回敬一记猛厉的挂坠！

玄虎这记拳劲刚猛绝伦，玄博士眼前一暗，耳孔、嘴里顿时喷出血来，脸部肌肉撕裂，立刻肿胀，脑内仿如钟铙齐鸣“——啊——”残嚎声中，身被斜斜震飞。

“老贼，滋味如何？”玄虎得势不饶人，高声叫骂，纵起身形，随后跟进，穷寇猛追，欲赶尽杀绝，一边追击，一边厉骂道：“老贼，放心，我不会这么快就杀死你的！我要你逐——件——肢——解！要你慢慢的，慢慢的死，死的痛苦不堪！！”赤龙痛苦地石着这人间悲剧，几次欲挺身而出，但由千不明原因，理智使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玄博士捱揍，心痛流血，他看到玄博士一拳击在玄虎肋上，但玄虎毫无未损，不由想到上世的自己，用“千峰插云”的绝招居然也无奈他何，不觉心中焦虑地忖道：“金刚不坏身！！确是黄虎的绝技！！”邪神亦觉惊奇，看玄博士的拳力，怕是不下 2000 公斤，而打在玄虎身上，却筋骨无损，居然还能出奇招重创玄博士，心中纳闷，忖道：“唔！玄虎用的肯定是上世的武功……他的脑域何时再开发……”玄博士被玄虎一击，飞退丈余，方才跟踉立稳身形，止住冲势，耳内、嘴内鲜血不断流出，他喘息着，脑内有如万箭出击，他恐惧地看着掠身飞来的玄虎，

心内念头急转，回想刚才玄虎的招式，忖道：“咳……阿虎的气芒不是金钟罩就是金刚不坏身……这该是他前世的功……他不用六神诀，我就失去了先机的优势……”玄博士沉思着蓦然回头，看见焚天等人正站在无限宫楼窗上朝自己这边观望，心中更是大惊，暗自想道：“看焚天邪神虎视眈眈，莫说带走阿虎，就是连我自己要脱身也不易……”形势巨变，良机已夫，玄博士进退两难！

这时玄虎脑域不断开发，前世的记忆越来越多……与金龙、蓝烟之间的关系和仇恨重视，清晰得有如昨天的事……自己和金龙在国际刑警组织联手执行密秘任务，痛歼黑帮……自己大战火云教，火云教主蓝烟催动火云劲正暴烈狂战……金龙棍影婆婆，“千峰插支”如雨攻下，自己惨呼着奄奄一息……玄虎脑际影像浮现，令他不由的中途收势，呆立当地，心内疑疑惑惑地想道：“这些记忆很清晰……但又像很久远的事……莫非是上 1 世的记忆？……我今世的记忆模糊不清……但前世的记忆却那么清楚……为何会这样，奇怪，真是有些奇怪？”玄博士见玄虎突然中途收势，呆立原地，似是痴呆，心内一怔，忽又窃喜，心道，我何不趁此机会，攻其不备，或有收获，心念转动，遂祭起六神诀，催谷功力，一催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想不到自己体内功力只在瞬间变得竟似绵软无力，不由骇然暗忖道：“不妙，我的力量好像开始衰退，要打倒阿虎更不容易……”玄博士只吓得冷汗淋漓，眉头紧皱，牙齿错动，略一权衡，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心内默道“走！”拧身而起，几个兔起鹘跃，电射出几丈开外……正在沉思的玄虎，猛地一惊，亦飞身而起，紧盯着这一“杀母仇人”，而且速度比他更快！几个飞纵，已赶到玄博士背后。

玄博士边逃边想道：“我的劲力开始减弱……一定是激化类固醇的药力已渐消散……”玄博士正思忖间，猛觉背后风疾，也不加思索，急运“雷神疾电”招式闪避，险险避过玄虎攻来的一拳。

心内惊道：“呀，险些被他击中……”玄虎一招走空，急回身再战，“达摩十八腿”如轮飞转，脚影缥缈，急如狂风骤雨，围定玄博士上盘疾急猛踢，玄博士只觉眼前乱花飞影，拼力封挡闪避，手忙脚乱，稍顷已头发散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玄博士一边与玄虎周旋，一边心内琢磨道：“我的轻功速度已力不从心，不易闪避阿虎的攻势……唯有再战，希望阿虎的异变能力比我退弱的更快！”玄博士暗下忖定，“汰！”呵声暴起，回身出招“菩萨灭道”猛攻向玄虎，骤听沉雷阵阵，烈焰熊熊，如狂飚天降，玄虎见机不妙，纵身猛跃，避过玄博士这狠命一击，竟毫无败像，能力显得越来越强，越来越灵活。

玄博士一招使老，收势不及，玄虎厉腿出击，招招狂轰玄博、头部。

一个渐弱，一个更强，此消彼长，玄博士立处劣势，电光石火间，头部已连吃数记猛脚，只听阵阵“砰！”“碰！”“啪！”“砰！”的闷响，如雹击败叶，雨打残花，玄博士被玄虎轰击的晕头转向，体力渐感不支。

“……呜……、……”痛苦的长声残嚎……激化类固醇是强烈透去体力的药物，药力一旦消散，体力便会急速衰退，战斗力大减……玄博士用激化类药物激化体力，压制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异变，现在药力渐渐消散，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异变功能加强，令玄博士身体发生变异，体上鳞片开始激增，面部肌肉开始萎缩。鳞斑点点，荫耳奇长，尖如狼耳，眉骨暴增，眼窝深陷，髓骨突露，须发疹立，腔背平直，状如怪物。

邪神及时注意到玄博士的这一奇异变化，心中狂喜，猜测着说道：“看玄博士的样貌越来越变得怪异……莫非是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占的比例大了？……如若那样，他体内劲力定会不支，看他出手，已大不如前，哈哈，看来这老鬼要有好果子吃了……”果然，邪神猜得一点不差，玄博士的身体在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异变作用下，确实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玄博士被玄虎一阵狂踢，被弹震的循地疾滚，连稳住身形的劲力也没有，身体异变更趋强烈，只风周身覆满密密鳞片，十指骨瘦鳞响，鳞纹皱沼，指爪尖利，脚掌蜕变成似脚非脚的踏掌，身躯询楼，似麟非麟，似龙非龙，面目狰狞恐怖。

“咩！怪物呀！”围观众人一片骚乱，惊呼出声，四散溃逃。

赤龙和蓝天使目睹异状，亦不禁骇然！

玄虎紧追不舍，口中狂呼道：“老贼，我要你血债血偿！还我母亲命来！”玄博士一路疾滚，逃出丈余，才勉强止住身形，但周身颤抖，口内鲜血狂喷，欲谷力再战，无奈劲力微弱，似有不继，不觉心中悲凄叹道：“惨……想不到我周身劲力消失的竟然这样快……眨眼间已不见了一半以上……”正悲凉间，玄虎已然攻到，“达摩十八腿”如狂风卷地，刮上中盘周身，玄博士慌忙招架，怎挡得住玄虎的如雨攻势，只见玄虎脚影，飘如飞花，浩缈无际，风雨不透，玄博士勉强拆解着，但“罗汉卸劲”已不起任何作用，手脚相交，如撼山岳，劲力反震，反将自己的手臂震得骨酥筋麻，痛得如锥刺心，“六神劲气”尽皆震散，门户失守，只听一片‘噗！’、‘噗！’、“碰！”雨打桐叶的响声，转眼已吃玄虎十数脚……玄博士力量衰退一半，已及不上玄虎 40% 的威力，幌眼间，已被玄虎踢的防守尽失……“呀——”哀声惨叫。

“呔！”玄虎暴呵，奋起神威，飞花乱影的脚势倏忽牢牢夹住玄博士的右臂……“断！”玄虎大叫声中，左膝向上猛烈一撞，“卡裂！”顿时响起刺耳的骨骼爆裂声，玄博士右臂被齐碴撞断……玄虎发力猛扭，狠命一扯“僻——”疾响声起，玄博士左臂鲜血狂喷，断臂带着风响，激射而出。“……、……啊……、……”玄博士狂声惨嚎。

“玄博士……”赤龙眼见玄虎惨杀亲外公，终于忍不住了，惊呵一声，如箭射向玄博士……玄虎扭断玄博士左臂，五爪箕张，正欲抓上玄博士天灵盖之际，赤龙电射而到，右臂磕飞玄虎攻向玄博士的铁臂，左手猛击玄虎叨住玄博士的膝盖，愤怒地向玄虎吼道：“玄虎，你太过份了！”玄虎正欲全力施为，血母身死之仇，不料半路杀出程咬金，坏了他的好事，直气得体内三尸神暴跳，五内欲焚，狠狠盯住赤龙，厉声呵问道：“我报母仇！关你屁事？！”

第五十二章 虎牙之秘

“啊——”寂静中，蓦地响起凄厉的惨嚎，这残嚎声蕴含着愤恨、幽怨、暴怒、狂喜，撕碎这死寂空气的笼罩，像静静的水面，猛地投入一粒石子，立刻将平静的水面击碎般，波纹一圈一圈地扩大，逐渐扩散开去，扩散开去……这残号在室内回荡，然后逸出静室门窗，穿逸墙壁，逐渐向空间传播出去，扩散开去……这声惨嚎，仿若旱大的惊雷，在烈日炎炎的晴空，猛然炸响，天地为之震惊，太阳失去光辉，万物为之震怵……雷烈一声残嚎，整

个医疗室顿时变得一片骚乱……精英准决赛，雷烈体内的铀能压缩储藏器被赤龙轰毁，当场惨败。虽能保住性命，但身受铀辐射影响，脑部与脊椎严重受创，雷烈变成植物人！惨……风姿受雷霆再三委托，发明电子磁波疗法，从电子针将磁波震荡入雷烈体内，激化和活跃雷烈体内的细胞排列重生。这超尖端的科技疗法、令长期瘫痪的雷烈奇迹般地复元，强大的铀能量恢复运作，雷烈暴吼宣泄下吼声震撼整个医疗室……铀能量一旦复苏，分裂爆炸的非常猛烈，令雷烈体内的气劲刹那间充盈澎湃，全身鼓涨欲裂…雷烈忍受不住这巨大痛苦的煎熬，鼓尽全身劲力，尽吐胸中块垒，终于发出这寂寞很久的郁闷，仰天凄厉地残嚎起来……这声残嚎，蕴含了雷烈对屈辱和郁闷的深切体味，蕴含了雷烈对痛苦和失败的尽情宣泄，也蕴含了雷烈对快慰和喜悦的强烈满足……“喝！”痛苦煎熬不断提升、超越了雷烈所能忍受的极限，铀能量不吐不快，接着他又暴呵一声，猛然挥拳宣泄！

“波！”、“轰！”、“隆！”、“宏！”楼层猛然发出一连串的爆响和狂猛无匹的轰击力，形成一条巨大的金色光柱，直贯穿三层厚达千米的楼面而下，强大的后坐力亦同时震塌室内天花，破坏力惊天动地，霎时，整栋楼内一片混乱，受冲击的五个楼层的办公室内，土石横飞，人影激射，血花四溅，人们都被这飞来的横祸所震惊，呼天抢地，喊爹叫娘，有的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懵懵懂懂地魂归天国，有的在迷迷糊糊中已腿断臂折，有的瞬间腹破肠出，头破血流，有的激飞而起，仿若炮弹一样四处激射。

雷霆被这股强大无匹的冲击力直震得身体飞退，衣冠不整，冷汗淋漓，虽然惊惧震悚。但还是禁不住心头狂喜，这一大手笔就是出自己曾经长期瘫痪的儿子之手，这是不是在做梦，这真是天大的奇迹，看到儿子果真是又实实在在、生龙活虎地怒吼咆哮，尽情宣泄体内能量。这虽然是造成整幢大楼发生了奇悲的残剧，然而雷霆这时哪里还会想到别人的死活。他眼中放着贪婪狂喜的目光，张大了嘴，心内莫名狂喜，暗暗地想道：“哗！烈儿的铀分裂核爆力量，似乎比以前更厉害……”医疗室内大部分科学家均不懂武功，被铀能量爆发的冲击力震得飞身向后狂撞。

风姿武功虽高，也挡不住这意外而来的冲势，被震得从楼层破洞中向下跌去……风姿手里紧紧牵着凤飞，竭力疾挥手臂，震散被冲击力荡得四散纷飞的混凝土雨，尽力保护好身边的凤飞，一边控制下坠冲势，一边在，心中想道：“这瞬间的铀能量爆发如山崩地裂般……碎石狂击，我要竭力保护好弟弟……”凤飞身不由己，被震得随风姿从楼层破洞中向下狂跌，只听耳边呼呼风响，低头看到身下破洞黑黢黢地深不可测！，顿时惊得冷汗泪洒而出，大惊失色，声嘶力竭地惊呼道：“哗，这样直跌而下，即使不会被撞死也会被跌死呀……”两姐弟正在惊惧狂呼之际，忽觉眼前豪光夺目，一道电光，倏忽间将两人牢牢缠住，风姿惊惧，“嘱……”恐慌狂呼，只觉眼前发黑，忽听一个平静的声竟在耳边响起：“不用怕！”风姿定目一看，发现雷烈那张恐怖的至极面孔几乎要贴到自己的脸上，顿时吓得头发竖起，心胆欲裂，惊汗狂出，眼神中充满了极度恐惧，樱口矫张，一时说不出话来。

原来雷烈见二人生命发危，飞身而下，两人腰背一紧，已被雷烈搂住，雄浑无匹的铀能量护身气劲，把碎石钢筋震得溃碎飞散……各楼层的科学家或职员更是乱作一团，不是失足跌死，被碎石砸毙，便是被烈劲震伤。“呜……”“哎……”“哟……”“哇……”惨叫呻吟之声不绝于耳……雷霆的武功也不简单，除了能自保外，还于混乱中救起了两名科学家。

“对不起……我一时间控制不了铀能量……请你原谅……”面对骇得花容失色的风姿，雷烈狰狞凶相倏地收敛，变成充满歉疚神色，蹑蠕着对风姿说。

“啊……”风姿闻听，紧悬的心才砰然落地，她长长地舒了口气，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雷烈。

雷烈身体一阵微震，安全落地，他抱着风姿姐弟疾奔到安全地带，才轻轻地放下二人，舒心他说道：“这儿安全了……”凤飞脱离雷烈的缚束，喘着气急跑，躲到风姿身后，惊的狂跳的心还顾自咯哆地跳个不停，他狠狠地看着雷烈，怒气冲冲地斥问道：“你这人有没有搞错呀？！发什么神经！我姐姐拼死拼活地医好你，你不思报答，竟然搅到天崩地裂，想吓死人呀！”雷烈闻听，神色大变，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大汗淋漓，仿若三九天掉进冰窟里，冰得脸色苍白，牙格格一直打颤，愧疚地低着头，用迷茫的目光看着风姿，小心地赔着不是道：“凤医生……多谢你令我重生……如同父母再造……我雷烈对你的大恩大德……定当衔草相报…不料由于失控……令您受惊……我为此感到心里很难过……”凤飞听到雷烈这一番酸溜溜的自我表白，直觉得恶心，脑袋觉得不由变大，翘着嘴呆呆地看看姐姐，心内厌恶的想道：“哎哟！我怎么听着这话感到这么肉麻，恶心死了！”风姿闻听，也觉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但出于礼貌，她强忍着呕心，侧过身子，仍用一种谦和大度的语气，宽容地对雷烈说：“喔……没关系……你这只不过是意料之外的反应……我知你是无意的……”“咕……、……”忽然，雷烈痛苦地低哀着，身体仿若筛糠，像是一座坍塌了的铁塔，浑身无力地瘫在地上，像是非常痛苦，身体肌肉不停抽搐，在地上来回扭动着……痛苦的眼内溢出泪水，对风姿颤抖着说道：“我……我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消失了……”风姿见状，不由大吃一惊，顿时慌了手脚，扶也不是；不扶也不是，心里吃惊地想道：“呀，他怎么会突然软瘫倒地……”凤飞觉得很好笑，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看着地上不断痛苦的扭动着的雷烈，不由在心里幸灾乐祸地暗自想道：“我先觉得你就不是好美，怎么样，威风够一阵子，就散架了吧！”这时雷霆匆匆赶到，看到地上的儿子万分痛苦的样子，顿时心内一惊，以为这定是儿子狂喜地度，喜极悲来，他实在太怕儿子会重新变成瘫痪无知的植物人，使自己老来无依，不由吓得惊魂出窍，目光呆滞，面无血色，冷汗四溢，用颤抖的声音惊惧地问风姿道：“凤医生，这……这……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问……竟会变成……这样的？”风姿一直讨厌雷霆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现在见他又心存疑虑地惊问，言语中透出对自己治疗效果存有怀疑，于是气得对雷霆看也不看一眼，顾自冷冷他说道：“可能是他尚未适应这恢复的力量，发力过度，所以虚脱……”雷霆听罢，稍许放心，这时从门外冲进几名保安人员，前来察看人员伤亡情况，雷霆正急得手足无措，见保安人员恰好冲进，不由方寸大乱地对保安人员吼道：“快！快！快！扶他去另一个医疗室！”凤飞看着雷烈喘息颤抖，心里高兴，也不管雷霆乐意不乐意，顾自对雷烈说道：“你不是也尝到遭受化学辐射折磨的痛苦啦风姿看到雷烈经过痛苦的折磨，此刻已筋疲力尽，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身体虚脱得懒懒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喘着粗气，感到心里非常矛盾，忐忑地忖道：“我若再给他进一步治疗，他会很快康复，但这样一来，经过电子磁波治疗后，他的体内铀能量将会分裂得威力更加强大，这就意味着，今后会对阿龙更大不利……但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唉……不给他精心治疗，我在医德上来说，良心又过不

去……”“你残杀外公，大逆不道！”赤龙凭着高绝的武功，一身雄浑无匹的气劲，借着冲力，干净利落地拆解开玄虎攻向玄博士那夺命的一爪，看着玄博士被痛苦折磨的人鬼皆非，浑身抽搐，凄切哀嚎，不由心酸不已，想不到誉满天下，身怀绝学，倍受世人尊敬的玄博士，到头来竟得不到他应有的荣誉，去享受国家对他应得的待遇而安度晚年，却在这神秘的无限岛上遭受非人的折磨，而他亲生的外孙玄虎竟然不顾亲情伦理，丧尽天良，还对他痛下杀手，把自己的亲外公当成自己杀母仇人，横加杀戮，这于情于理于良心上都说不过去，这将陷玄虎于不仁不义万复不劫的尴尬境地，为了友情，赤龙愤然出手，想制止这场人间悲剧的发生，他喝斥玄虎，想令他醒悟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停止对外公进行赶尽杀绝，好好珍惜与外公天伦之情，谁知玄虎不但不听劝解，竟视他和玄博士为路人，固执己见，丧心病狂，反到责怪赤龙多事，对赤龙横言厉色，兵戎相见。赤龙愤怒的无以复加，对玄虎这种禽兽不如的行为，大感伤情，终于忍不住心底的怒火，对玄虎向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谁知玄虎火气比赤龙还大，对他向仇人报杀母之仇，横插一手，本已气愤至极，现在竟然不分轻重，没头没脸地痛斥自己，玄虎气怒攻心，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对着赤龙大发雷霆，心智俱疯地吼道：“发神经！我怎会是他外孙！我看你这只不过是想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还对我来什么猫哭老鼠——假慈悲！我真不愿看到你这张假模假样的臭面孔，你赶紧夹起尾巴，识相地来个碌碌下山——给我滚吧！”玄虎不知自己为人操纵，对赤龙的一片好心感到十分厌恶，厉声垢骂，勃然大怒，“滚”字刚刚出口，悍然催谷起周身功力，对赤龙痛下杀手，赤龙听到玄虎不顾亲情，不顾廉耻！言辞道激烈，仿如刀子，姿意对自己猛插，心里顿时像三九天喝冰水——凉透了心，于是不由的怒从心头起，不再搭话，用力发掌向玄虎狂催。“波！……”两股罡猛的劲气相撞发出天崩地裂的爆响。龙，虎二人被劲力反弹，震撼得双双飞退。

玄虎飞退丈余：止住身形，他毛发根根直竖，面藏杀机，目光如剑，仇恨地直视赤龙，怨毒地说道：“就是因为你，才使我做不成精英赛冠军！致使我身败名裂，遭受凌辱，无言面对姿姿，我跟你旧帐未清，倘若你好自为之，我大人有大量也就罢了。想不到你竟然厚颜无耻，自不量力，现在居然还要对我自己的事横插一腿，好可恶！”赤龙怎么也不明白，往日以聪明著称的玄虎，今天竟不知是何种原因，令他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阴损歹毒，混淆黑白，嘴脸变得如此丑陋卑鄙，居然亲仇不分，是非颠倒，不由气得赤龙咬碎牙齿，暗中发力欲好好教训教训他，令他幡然悔悟，正当赤龙催足功力，准备痛然出击之际，忽然听到背后的玄博士“哎……”的一声，发出痛苦绝望的叫声，不由方寸大乱，急撤手飞奔，转身跑向玄博士……赤龙看到玄博士嘴巴扭曲，浑身抖动仿佛是打摆子，发疟疾，牙关紧咬，牙齿格格挫响，不由焦急地问道：“玄博士，你怎么样了……”玄博士见赤龙跑来，面上现出一丝兴奋之色，欣慰地看着赤龙，激动地压低声音对赤龙悄悄说道：“阿龙，我看来马上要坚持不住了，因此，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现在地球又将面临着新的劫难的到来，人类在这次劫难中会遭到灭种，你要和阿虎联手拯救人类……”“喔……”赤龙闻听大惊，震惊的轻轻叫出声来，还没等来得及说话，又听玄博士断断续续急促他说道：“有个天大的秘密，藏在阿虎的牙里……你有机会……慢慢劝说阿虎……共同开启这秘密……但要小

心……绝不能让总统或邪神知道这个秘密……一切都指靠着你了……拜托了……”赤龙尚在诧异，却听玄博士大呼一声道：“我的家事不用你管！”随着话声，玄博士鼓起全身残余功力，一掌将赤龙震飞。

赤龙一边踉跄后退，一边在心中疑惑地想但：“人类绝种？！看来像耸人听闻，不过玄博士德高望重，看来不会胡编乱制……天大的秘密藏在虎牙！莫非这个秘密能够拯救人类？”玄博士说出心中的秘密，怕引起邪神误会，对赤龙不利，因此说完话后一掌急急将赤龙震飞并高声怒呵，让人以为他也是厌恶赤龙多管闲事。

玄博士做好这一切，心里顿时如释重负。然后用左手扶着右臂创处，颤巍巍地转过身去面对玄虎，显出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向前艰难地挪动着，连走连大声地对玄虎说道：“虎，求求你，请让我跟你讲几句话！”玄博士说着，继续靠近玄虎，显得非常亲热，玄博士这时口鼻鲜血不断淅沥流下，额上青筋暴现，双眼通红，眼里放出一种慈祥的目光，柔和地看着玄虎说道：“阿虎，我说你也可能不会相信，我确实是你的外公，现在你已被人洗脑，才失去了记忆，亦失去了本性，所以连你的亲外公也要当仇人办！由于事出有因，我也不怪你，但有一句话，我今日须要当面同你讲清，那就是人类的末日快将降临，外公唯一请求你的就是，你一定要竭尽所能，拯救人类！”玄虎冷冷地听着，不为所动，仍旧是一会冷寂孤做的样子，昂着头，两眼出神地望着远方，脸上流露出一付不屑的神色，在心里鄙夷地暗自忖道：“吓，搞这么大个题目？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儿，拿大话吓人，我才不听你这一套，你这老贼吹什么牛？！”玄博士说着说着，忍不住激动起来，他握起左拳，挺直身子，挥动着拳头，像宣誓般，提高声音对玄虎说道：“目前，在外星上，有一种智慧极高，拥有超科笠技的生物，正对地球虎视眈眈，他们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掠夺整个地球，到那个时候，地球将会出现一场新的劫难，在这场洗劫中，人类必定灭绝！恐怖程度比天劫更恐怖百倍，千倍！”玄博士说到最后，激动的情绪无法控制，以至牵动内伤，忍不住大声地咳个不停，鲜血从嘴里狂喷而出，身体剧颤不已。

赤龙静静地站在一边，焦急地看着玄虎，希望他能为玄博士言语所动，玄博士说话慷慨激昂，句句落到赤龙心里，他出神地想道：“玄博士这番说话，其实是讲给我听，是想提醒我，让我知道事态的严重……”玄虎听玄博士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谱，最后竟牵扯到世界的末日，似乎马上要来临，言语中，句句充满阴森恐怖，他越听越觉得是可笑至极，而且心里竟想到他的这番话分明是危言耸听，吓唬自己，因此觉得自尊心大受伤害，这分明是他狂妄地小看自己，以争取苟延残喘的机会，令自己大发慈悲，饶他不死，想到这里，玄虎发出一阵冷笑，然后恶狠狠地对玄博士说道：“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看你肯定是被打糊涂了！才会说出这些疯得连边也不着的话来！”玄博士嗽自咳喘，咯血不止，又被玄虎击破耳膜，根本听不清玄虎在说些什么，他咳了好一阵，才止住气息，大口地喘着气，仍艰难地接着道：“还有，你现在体内植入了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异变发作，你将后患无穷，我就是个恐怖的例子！你不妨清醒地想一想，你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试验品——傀儡！”“呸！我看你这是危言耸听，鬼才会信你，我只知道我体内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玄虎现在正值精力旺盛，体内不断衍生新力量，那种感觉异常神奇美妙，他随意地抡拳踢腿，显示自己的实力，痛斥玄博士，当然不会相信玄博士的说话。

玄博士身体又发生剧烈的颤抖，他佝偻着腰，胸中一阵气血翻涌，不由痛苦地喘息着；大口大口地咯血，手指痉挛，全身功力衰退到不足三成，断臂当然不能重生……忽然，玄博士一脸凄楚，血红的眼里竟流出殷殷的泪水，目光无限悲戚，迷茫地看着玄虎，声音哀绝他说道：“阿虎，我已一把年纪，不会畏惧死亡……但若是被自己亲孙儿所杀……令我无论如何也会死不瞑目！”玄虎忽见玄博士眼中竟然流出泪水，声音悲戚哀绝，大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感，不由心头一震，呆立着，不解地看着玄博士。

玄博士想到伤心处，禁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着举起仍旧痉挛的手掌，口鼻鲜血长流，看着玄虎，呜咽着继续伤心说道：“你自幼失去父亲，我这岳父身兼父职，与你妈妈将你养育成才，这廿年的恩义，难道你丝毫记不起？虎……你好好地想想看……我真得是你外公呀……”玄博士痛苦他说着，脑中浮现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候玄虎尚在年幼，他父亲因重事而狠心抛下他母子俩出走，玄虎母亲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人一天天憔悴……玄博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毅然替女儿担负起抚养玄虎的重任，那时，他工作之余，就将玄虎整日地抱在怀里，带他交往朋友，出外游玩，用以陶冶玄虎的情操，增长他的见识，那时他一个大男人做得是多么艰难多么辛苦，对玄虎屎一把尿一把的拉扯大，真是放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口里怕化了，在渐渐消逝的岁月里，玄虎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份割舍不断的亲情，那份留恋令他对玄虎产生一种牵挂，玄虎一刻不在身边，他的心中就觉得空荡荡得，那时玄虎也乖，又很听话，整日围在他的身边，外公长，外公短叽喳不停地叫着，女儿痛苦地熬着日子，看到祖孙俩这么融洽，才开始变得坚强起来……玄虎从少年精英院被斥退返回西藏，是他又带玄虎到密宗胜地布达拉宫，亲自传授他武功，玄虎的每一步成长都包含着辛勤汗水……计年来，他对玄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玄博士回想往事，越想越伤心，呜呜咽咽忍不住哭出声来……赤龙看着玄博士那悲戚的样子，也禁不住眼睛发湿，强忍着悲痛的感情，将眼泪噙在眼里，冷冷地看着一脸矛盾、低头沉思的玄虎，心内暗暗地祷告道：“希望阿虎能恢复些少记忆，不再向外公下毒手……”邪神站在无限宫内，临窗而望，看着玄博士向玄虎悲凄他说着什么，老泪纵横，但玄虎看去似乎不为所动，不觉在心中得意地忖道：“经过洗脑后，玄虎的记忆以大大改变，玄老鬼力你无论对他说什么，对他来说也是没用！”玄虎低头沉思，玄博士的说话真挚感人，令玄虎脑海刹那间一片迷茫……玄虎努力回想，可是在“记忆”中映现得情景，玄博士就是他的杀母仇人！他仿若从恶梦中醒来，又声嘶力竭地暴吼道：“不！你不是我外公！！你就是我的杀母仇人，你不要在骗人了，你准备受死吧！！”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玄博士彻底绝望了。他低垂着头，止住悲声，心中痛苦地想道：“唉……没办法……唯有认命……死在孙儿的手上，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玄博士想到这里，气极欲疯，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哈哈……哈哈……”笑声中含着无尽凄健和悲凉，笑得是那么悲壮，那么豪爽，那么彻人肺腑……笑声嘎然而止，玄博士催运体内残存劲力，运聚右臂，狂吼一声道：“咤！最后一击！”玄博士向玄虎飞身扑上，出手使是“观音乱影”，刹那间，满天手影翻飞，势如疾风暴雨，扶带飒飒劲势，向玄虎周身罩去……玄虎周身一惊，劲气急提，催劲至双腿。看着拼命扑来的玄博士，愤愤地道：“哼，还要作垂死挣扎！”“扎”字刚出口，人已如陀螺，双腿旋转如锥，“达

摩十八腿”的凶狠招数“达摩金刚钻”挟带疾风钻入玄博士击来的“观音乱影”掌雨中，照定玄博士右肋死命踢去……

第五十三章 金刚一击

玄博士断臂后、右边防守最弱，玄虎一旋身，厉腿重踢对方弱点！

“……嚎……”玄虎一击得手，“达摩金刚钻”锥劲悉数灌尽玄博士的肺腑，玄博士箭血狂喷，厉声惨嚎，人如断线的风筝，箭射着身体斜斜震飞。

玄博士有心吃这重击，借势飞退，飞跌出老远，重重摔落在水渠盖边，莫非“天不灭曹”？玄博士眼中一亮，不顾伤势沉重，霍地纵身跃起，扑向水渠盖，心中忖道：“唯一生望，就是借水渠逃遁！”“啊！”玄博士飞身暴呵，不能力敌，便要智取，发拳轰击水渠盖，“轰！”爆响声中，厚达半尺的水渠盖被玄博士一拳轰的粉碎，霎时碎铁横飞，四处激射，玄博士一头扑进水渠内…迅雷不及掩耳，玄虎不虞玄博士有此一招，急飞身追赶，但觉已迟，几个飞纵赶到水渠盖边，望盖黑幽幽渠日，阴风森森，玄博士早已踪影全无，到手的猎物却又飞了，玄虎只气的心肺欲炸，心中暗骂道：“好狡猾的老贼，想从地下水道逃走……”邪神临窗看见，暗吃一惊，心内忖道：“不好，水道四通八达，让他溜走就麻烦了赤龙见玄博士被玄虎一脚踢飞，心直往下坠，欲出手再救，却见玄博士一掌震破水渠盖，飞身纵进，悬着的心顿时转为狂喜，不由在心中赞叹道：“玄博士真机智，希望他能顺利逃走！”“哼！”邪神冷哼一声，挥掌击碎超钢化玻璃，旋身而下，并凌空发力，催动火极狂轰地面，“轰！”爆响声中，地面被轰出一个大洞，邪神疾射而进。

“隆！”玄博士跌落地底，起身狂逃，猛听头上隆然爆响，碎石激射，“嘿……”邪神大吼声中，凌空而下，挡在他面前……邪神对无限岛的建筑了如指掌，见玄博士欲借地遁，于是破地而下，正好截住玄博士！

玄博士震惊了。

退路已封，逃无可逃，玄博士睁开充血的双眼，惊惧地看着邪神，恐惧的想道：“惨……唯一的逃生机会也封杀了！……”玄虎围着水渠口急转，心内矛盾，应否追杀，玄虎竟然犹豫不决！他低头沉思；忖道：“老鬼的说话，充满诚挚的感觉……但我印象中怎么也没有这样的记忆，所有的记忆跟随他所说都完全相反……”感觉与记忆大为矛盾，令玄虎心中困扰莫名，汗水洪焯……玄博士略为一怔，转身欲逃，心中想道：“逃不了，也要逃！”“嘿！你怎飞得出我五指山？”邪神见玄博士穷途没路，还在侥幸，不由的冷哼一声，轻蔑他说道，话音未落，倏然伸出左臂，挥掌向玄博士招去，霎时，只见烈焰升腾，400浪，汹涌着直向玄博士滚滚卷来……“嚎！”玄博士一见事态危机，急鼓尽全力，怒吼声起，回掌以“如来破金”发尽全力向邪神极火掌迎击，欲侥幸一搏。

“宏！”一声已响，玄博士击出的“如来破顶”劲甫入火掌，犹如泥牛入海，顿时被邪神“极火掌”消与的无影无踪，而极火掌的火劲则顺势而入，迅速灌注玄博士的手臂。……啊……”玄博士被极火劲震得惨嚎飞退，“碰！”闷响声中，玄博士重重撞击在水道壁上。

“呜……”极火劲入臂，烧的的痛不可当，玄博士发出痛苦的惨嚎。

邪神飞身跟进，擒住玄博士的脖子将他轻轻提起，厉声喝道：“玄老鬼，我再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若将那天大秘密说出来，我会放你一马！”

怎么样？”“呸！我看你这是做清秋大梦，那天大秘密是你们的克星，我宁肯从容去死，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说？”玄博士呸了一声，愤愤不语。今次落入邪神之手，他已抱赴死之心，他唯一遗憾的就是，他无力拯救玄虎，并能亲口告诉他那天大秘密，令他去拯救地球人类，看来希望只有寄托赤龙了，因此当邪神以生引诱他说出秘密，他毫不犹豫，一口回绝。

邪神仍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向玄博士人性最脆弱的部分攻击，邪神威胁玄博士道：“玄老鬼，你不要忘了，你的外孙玄虎可是在我手上，我会将他残酷虐杀！”玄博士听罢，心内一紧，随后脸上微微一笑，他想既然今日难免一死让邪神永远也解不开那。天大秘密，邪神必定投鼠忌器，这样对保全玄虎会更有利，想到这里，他把头用力昂起，神态自若地对邪神说道：“人活百岁，必有一死，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我愿意牺牲自己，亦不惜牺牲孙儿，为了全人类，即使我祖孙都死了，那也绝对值得！可叹的是你自己，你已被盖天洗脑，为虎作帐也就罢了，但你绝不应该再伤害阿虎！”邪神一怔，听玄博士话中似乎有话，不觉惊异地问道：“我被洗脑？”玄博士不语，他眼中看到的邪神不过是盖大豢养的一条狗，因此他轻视邪神，不愿再做无为的解说。

邪神稍微一怔，马上回复到他那凶残的本性，疑心令他想到，这老鬼定是别有用心，不过是想藉让、苟延残喘，凭自己和总统的微妙关系，盖天怎会做出这样阴险歹毒的事来，想到这，邪神怒火中烧，手上用劲，破口大骂道：“妈的，该死的老鬼，死到临头，还想咬人一口，你是想离间我和总统先生？好，那我就烧毁你的声带，以免你再胡说八道！”邪神催动极火烧坏玄博士的声带，仍觉气恼，自己本欲从他口中套出那天大秘密，谁知这老鬼却软硬不吃，真是气煞人也，邪神一想到自己位高权重，做什么事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想巴结自己还巴结不过来，不想第一次却在这死老鬼面前碰了钉子，自觉大失脸面，于是不由怒火中烧，咬牙切齿他说道：“冥顽不化的老鬼，我本有好生之德，想放你一马，谁知你阳关道不走，偏走独木桥，你不是想轰轰烈烈的死吗，好吧，那我就成全你，把你交给玄虎，让他去发落你吧！”邪神骂完，运气猛纵，挟带玄博士冲破地面，奔向玄虎。

玄虎正在发呆，猛听爆响震天，抬头循声望去，见邪神挟带玄博士正朝自己疾奔而来，不由狂喜地喊了声：“爹！”“吓！”玄虎脱口而出，称呼邪神为爹，众人均大感愕然。

原来邪神给玄虎洗脑，不但改变了玄虎的记忆影像，连对话也更改了，所以玄虎“记忆”中，邪神就是父亲。

“虎”这老鬼就交给你处置！你痛快地为妈妈报仇吧！”玄神老远就将玄博士抛向玄虎，大声说道，然后转身离去。

玄虎痴痴地看着邪神远去的背影，不禁肃然起敬，喃喃说道：“多谢爹爹！”玄博士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想到自己声带被毁将面临的难堪结局，不由心里暗暗骂道：“好狠毒的邪神……”玄博士艰难地向前挪动身躯，浑身几欲虚脱，他颤抖着挪到玄虎面前，望着玄虎，似欲想说什么，但喉中只能发出痛苦的“咯……咯……”声，因声带已毁，欲言无从……玄虎怀着满腔怒火，眼含杀机，面透煞气，运起全身劲力，对玄博士咬牙切齿地骂道：“老贼，今次你插翅难逃！”“逃”字未落，飞起一腿。“达摩飞腿”已闪电般攻

向玄博士面门。

玄博士功力尽失，几乎无缚鸡之力，哪里还有挡架的力气，只好硬捱玄虎刚猛无比的腿劲，“砰！”玄虎一脚击来，他只好照单全收。“...咕.....”玄博士口鼻中鲜血狂喷，残嚎飞退，玄虎顺势跟进，狂风赶叶，一招“达摩金钢钻”猛踢玄博士的断臂，“碰！”闷响声起，玄博士的断臂鲜血狂泻，人如败絮，震飞远去.....赤龙双拳握得出水，热泪滚滚而下，浑身颤栗，欲救无从，只好流着眼眼睁睁地看着玄博士遭受残击，只在心中痛苦忖道：“若我再出手阻止玄虎残杀外公，就会得罪邪神.....结果也是救不了玄博士.....唉.....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蓬！”玄博士鲜血淋漓，头部重重撞到地上，玄虎闪电跟来，恨恨问道：“是否很痛？！老贼，我要让你遭受更大更惨的痛苦煎熬，一点一点折磨你。要你生不如死！”玄虎骂着，凌空旋下，“达摩金钢钻”扶带力贯千斤的劲力，硬生生钻击玄博士的右腿。“卡——”闷响声起，玄博士右腿从膝部齐茬断掉。断腿激飞，血流如注。

邪神背手站在无限宫顶，临空远眺，见玄虎出手歹毒，奇辣无比，不由心内忖道：“玄虎下手非常歹辣，看来他的性格亦非善类！”玄虎废去玄博士一腿后，接着右拳贯力，脸上杀气大盛，出招“达摩金刚腿”照准玄博士腰部狠命砸下，他怨毒他说道：“我要你变成最可悲的残废！残废到像一条只能蠕动的屎虫！”“噗——”玄虎这一拳贯满阴力，重重击中，玄博士的脊椎骨！

“咯.....裂.....”玄博士大半条脊椎骨被震得碎裂，破坏了脊髓里的神经系统，后果将是——终生残废！”“哗！”玄博士痛苦到了极点，爆发出最后力量，竟然能把玄虎震飞！

玄博士浑身痛苦的剧烈颤抖，伤疲力尽，渐复本来面貌。

“咯.....”玄博士喉内了出痛苦的叫声，异变力量消失。玄博士变的虚弱无力.....连挪动身体的力气也没有，眼见玄虎飞身又来，只能悲哀地闭上眼睛，静等灾难来临.....玄虎将玄博士踢得翻翻乱滚，犹觉不解恨，飞腿狠击玄博士右臂，口内戾骂道：“屎虫，这种滋味好受吗？！既像屎虫，就不应该有手脚！”“卡！”玄博士右臂，在玄虎重击下，应声而折。

极度痛苦下，面对玄虎，玄博士目光慈爱，脸上竟然面泛浅笑.....玄虎又猛地呆了，眼里竟流露出惊惧，他恐惧地望着玄博士慈眉善目的笑脸，冷汗倏出，灵魂受到剧烈的撞击，他心里诧异地想道：“笑！？他居然笑得这么祥和安宁.....眼神更充满了慈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玄博士看了玄虎最后一眼他心内忖道：“看阿虎的眼神充满疑惑，他将来定会追寻失却了的记忆，那就好了.....我死不足惜！.....”油尽灯枯的玄博士，心中一宽，含笑而逝.....无怨无悔，无愁无悔，带着无限的希冀，带着满足，安祥睡去.....玄虎呆立当地，看着挂在玄博士脸上的微笑渐渐僵硬，可这一丝微笑，却已牢牢印在他心里，他的良知开始苏醒，开始对自己的记忆产生动摇，他在心内愣愣地想道：“莫非我真得被‘洗脑’了？.....”玄博士想得对，他的亲挚眼神和说话，开始在玄虎心中生根发芽，确令玄虎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疑团。他没有了刚才的暴戾和凶残，脸上冷汗直流，面无血色。团疑如烟如雾，在他心头盘旋索绕，不断扩散，渐渐充斥他整个大脑，充满他整个心间，他心中不断疑惑地忖道：“洗脑！？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遗变！？外公！？.....”赤龙目睹玄博士的惨死，心里感到莫大的悲哀和无助，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深深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可怜和无能，面对惨剧，他只能

做一名看客，却不能援手。他心头滴血，眼中热泪长流，他暗中愧疚地忖道：“玄博士，对不起，我无能为力，救不了你……”“黄虎！我们是该算帐的时候了！”玄虎正在迷惑沉思，猛听身后传来如雷的吼声，吼声中充满着愤怒和怨毒，他从容扭头一看，只见蓝天使铁青着脸，目露凶光，面透杀气，怒不可遏地站在自己背后，不由得在心中鄙夷地忖道：“呀，好大的杀气，如芒刺背……”玄虎今世的记忆虽十分模糊，但对上一世的记忆，却清晰无比，他冷眼看着去，猛然记起现在的蓝天使就是上一世的蓝烟，原来上一世恩怨，蓝烟欲在今世讨回，于是他默立不动，冷冷地对蓝天使说道：“蓝烟，你不要搞错，真正害你的是——金龙，我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赤龙忽听玄虎提起上一世的恩怨，心中震颤不已，他看着玄虎，蓝烟两人剑拔弩张，心中呆呆地想道：“听阿虎这样对蓝烟说话，莫非上一世的黄虎已输入他现在的思想？！”回想到前世憾事，赤龙感到伤痛内疚，千头万绪涌上心。

蓝天使对玄虎轻慢与狡辩的语气大为恼火，心头怨毒更炽，她脑中忽然现出黄虎踢向自己那致命的一脚，不由得心头剧颤，怒火中烧，眼中杀气越来越浓，人显得出奇的冷，恨恨地对玄虎说道：“但致命的一脚，是你做得，这笔债要还！！”玄虎仰头狂笑起来，笑声中充满玩世不恭，充满着鄙夷和不屑，他嘲笑着对蓝天使说道：“哈哈……，讨债？我看你是自取其辱！反正我刚才这阵小打小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算作热身，仅是练练拳脚而已，想算帐吗，那你就放马过来吧！”令蓝烟气得大骂一声道：“好嚣张的家伙！”骂声未绝，蓝天使陡地祭起前世神功“火云掌”，怒火冲天，誓要击杀玄虎，霎时只见天蓝天使周身烈焰升腾，双掌掌心火云吞吐，火光一片，“呀！”暴呵声中，一道闪电冲天而起，蓝天使纵身而上，凌空而下，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玄虎轰出“火云掌”中的第一掌“火云冽深渊”。玄虎见蓝天使来势凶猛，也不敢托大，急纵起身形。

“吹！”地大叫一声，旋身而上，迎着蓝天使攻来的掌势，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出“达摩十八腿”中的一腿“回头是岸”。

这对隔世仇人，由此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恶斗！

“蓬！”山摇地动的爆响声中，两股劲力相撞，发出耀眼的光芒，蓝天使发出的火劲，火蛇四下激射，仿若临风盛开的金菊，火光熊熊，映红半空，而玄虎发出的金刚钻劲亦四散爆开，阴柔的劲气寒光闪闪，仿佛是在湛蓝的夜空下，斗雪怒放的雪莲，煞气森森，使暗蓝的天空顿时变得诡异奇橘。两股劲力，明暗对比，冷热相济。临空爆响，景色瑰丽奇异。两人各自被震飞退，劲招互撼，竟斗个旗鼓相当，这场恶斗，看来并非三招两式可以定胜负。邪神见玄虎，蓝天使两人交手恶斗也不阻拦，只站在高高的无限宫顶，坐山观虎斗，他心中忖道：“蓝天使武功高绝，正好考验玄虎！”蓝天使止住收势，回头惊愕地看着玄虎，心内忖道：“想不到这家伙的如此雄厚……”不战不知道，一战吓一跳，玄虎飞退丈余，方才止住冲势，不觉大吃一惊，蓦然回首，隐去一脸傲气，仿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用惊异的眼光重新打量蓝天使，心内愕然忖道：“呀，想不到这女流之辈，竟也有这么高的功力？……”赤龙见前世宿敌，今争端又起，不由一脸迷茫，心内想道：“前世今生，情仇交缠，如何是好……”“哎！”“喝！”蓝天使与玄虎两人略为打量，双双暴呵，各自催运更高功力，拔上半空，交手再战，两人身法快捷，仿若流星，在空中划亮两道美丽的半弧，又似惊虹，跨地贯空，倏然在空中令为一道，冷热交融……两人二度在空中交手，各用心机，蓝天使出招轻柔，“火云澈

柔霄”劲力绵软、柔若无骨，绵软若春风拂柳，轻柔若白云飘逸，无踪无影。无声无息。玄虎攻出“二佛涅槃”，劲力浑宏，钢上加钢，重若泰山压顶，猛如雷霆万钧，浩浩荡荡，锋芒毕露，刚柔相击；脚掌相交，蓝天使不由心中暗喜，忖道：“他的腿劲虽然雄猛无匹，但已被我的柔劲卸泄半空！”玄虎劲力长驱直入，仿若泥牛入海，不由神色一惊，冷汗如浆，内心惊惧不已，恐惧忖道：“呀，我的腿劲如坠虚空，一卸不回……”玄虎霎时感到五脏俱焚，周身火劲熊熊，有如天火炼魔，周身被蓝天使火劲鼓荡得筋骨透现，火蛇循周身经脉乱窜，玄虎被震，飞身而退，心内绝望想道：“不妙，我全身血脉肉骨全被火劲攻占，劲力散失……如何能抵挡住她接踵而来的攻击？……”蓝天使一招得手，甫身跟上，再运火云劲，照准玄虎胸部击出，口中大喝道：“第三掌取你狗命！”

第五十四章 六大圣器

总统府，占地数千亩，方圆数千公里，横无标涯，远接天际，园内区内楼群林立，鳞次栉比，建筑气势恢宏雄伟，典雅华丽，整个建筑群溶汇世界建筑史上设计的精华，集中西高科技结晶于一体，曲径向廓，雕梁画栋，整座园区的建筑构架布局，既有古中国秦汉唐宋各朝各代建筑的玲珑华丽，精巧空惧的风格，又有中世纪古罗马、埃及建筑的恢宏博大，古朴厚重的特点，还有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建筑，“拜战庭工”和“萨哥特式”，中的刀”种富丽、豪华、端庄、黄雅的气势，园区内各种设备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卫星收发系统，磁极防护系统，激光、核能、铀能攻击系统，红夕K光控、声控保发监控系统、电子、微波、纤导能讯系统立体交叉，将整个园区覆盖的纤尘难入，密不透风，园区内绿草茵茵，灌木丛丛，繁花点点，棕椰森森，水波洼涝，整个园区风光崎旋，处处尽显尊贵荣华。

总统府建筑林内，有一座金字塔状宏伟建筑，显得尤为神秘，此刻，地球上最高统治者——盖天总统，正安祥地坐在座椅上，静静地望着面前超科技大莹屏放出的影像、无限岛，玄博士两公孙之战，盖天当然不会错过收看机会。

盖天看着莹屏内的玄博士正遭受玄虎痛击，情景十分残酷，盖天暗自忖道：“玄博士是个罕见的天才……但不识时务，却是一个罕见的蠢才！”盖天看着屏幕中玄博士被玄虎废去一臂后，又废去一腿，玄博士痛得厉残嚎，场面十分凄残，盖天感到震惊，甚至有些惨不忍睹，在心里愤愤地想道：“若他好好地服从我，就不会累死女儿……以至现在连外孙也不会有好收场……”屏幕内玄博士已无招架之力，任由玄虎痛击，在地上哀嚎声声，痛苦地滚动着，这时玄牙挥拳照玄博士脊椎狠狠击去，盖天看着公孙俩力量如此悬殊，心内忖道：“两公孙都植入外星人DNA（遗传基因），经过一番激战，优劣立见，异变的威力相差得越来越大！”盖天不由大惑不解，脸呈惊异，左手食指轻刮鼻梁，凝目沉思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原因应该是——玄虎本身的体能，比外公强得多，故此差别这么大！玄虎年轻力壮，潜质无可限量，是一颗极佳的棋子。”盖天正在沉思，座椅边扩音器内忽然传来警卫的报告道：“总统先生，天机博士有急事禀告！”盖天一旋座

椅，对着声控立体电视大声叫道：“立体电视启动！”声控立体电视应声开启，天机博士半身立体影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盖天面前。

天机博士满脸兴奋，看着蓝天，惊喜地对盖天说道：“报告总统，《龙皮圣经》又有重大新发现”天机博士张开两手，满面春风，激动地对盖天报告说：“经DNA（遗传基因）解码系统导入运作研究，从《龙皮圣经》中又提示出新的揭文！揭文的内容是——三奇乍逢，天生异象，十星连珠，权系于手，杖怕掌中。”盖天听完天机博士所说的谒语，眼内呈现一种迷茫的神色，用疑虑的语气问天机博士道：“权系于手，杖握掌中！？莫非是七圣器中的‘圣杖’？”天机博士伸出左手食指，做出一种肯定的手势，平静地对盖天说道：“总统先生，我猜圣杖将会面世了！从揭文中‘天生异象，十星连珠’这句揭语推测来看，地球上人类从来只曾风过九星连珠，1986年才发现的第十颗行星——木王星，正好被太阳遮住！”盖天听完天机博士的述说，心里不由得觉得奇怪，既然木王星已被太阳挡住，那也就是说，在地球上，人们始终看不见这颗星球，那么龙皮圣经揭文中所说的“十星连珠”是不是有点太玄了呢，想到这里，盖天不觉疑惑地问天机博士道：“照你这样说来，既然在地球上从来看不见木王星，那么还有可能出现十星连珠吗？”“也有可能，但要看到十星连珠这种奇象，那必须是在地球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再加上天象能够出现具有特殊机缘的异变，方有机会看到，不过，若在地球上遇到这罕有的机会，恐怕也是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希望。”天机博士听盖天说话的语气，知道他对《龙皮圣经》的揭文发生怀疑，于是平静地向盖天做出解释，语气十分肯定，他大致他说完能目睹这奇异天象的特殊条件后，接着又向盖天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天机博士用平缓的语气继续对盖天说道：“太阳系目前发现的十大行星，它们排列的顺序依次是：水星距离太阳最近，接下去是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最后才是木王星，木王星距离地球非常遥远，平掌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很难看到它的运行轨迹，是在太阳系的最外围，因此，我们在地球上平常用肉眼看到的只有九颗行星，九星连珠这天象尚属少见，若要十星连珠，那就更是难上加难，机会真是微乎其微，因为这十颗行星在围绕太阳运行时各有自己的公转速度和自转速度，公转运行轨道平面与太阳运行轨道平面形成的黄道平面存在有不同的角度，它们需要经过数千年的运围才偶尔有一次机缘巧合，就暗假定真的会有十星连珠，这种奇象也会是稍纵即逝，而人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九星连珠。”盖天对《龙皮圣经》的预言深信不疑，他静静地听天机博士说完，手持胡须，眼睛放出异光，出神地想着，一会儿，他才开口缓缓他说道：“照这样来看，十星连珠这种奇异的天象，出现的机会一定是很渺茫，无论我们是看得见或看不见，但这关系着圣杖的面世，《龙皮圣经》的预言准确无比，我相信十星连珠定会在近期出现！”忽然，盖天说到这里，语气马上变得非常严肃，因为这涉及到他地位的稳固问题，拥有圣杖，对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他抬起右臂用手指着天机博士，语气庄重他说道：“我授权你去领导天文部，严密监察星象、气象的变化！”“遵命，我会不眠不休地监察！若有异象，立刻报告阁下！”天机博士受宠若惊，听到盖天总统的特别授权后，毕恭毕敬地回答，一付谦恭的样子。

“立体电视关闭！”盖天同天机博士谈话完毕，用声控向立体电视发出指令，天机博士影像立刻消失。

密室已恢复一片宁静，但盖天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刚才天机

博士的报告，心里对《龙皮圣典》里的祭文感到既疑惑，又兴奋，就好像迷夜路的人忽然看到前面有一星火光，心里一下有了奔头一样，《龙皮圣典》的祭文虽然深奥，难以参祥，但它必定给自己带来了具有无限诱惑力的希望，盖天喜忧参半，心中默默地想道：“十字连星已然明白，但这三奇乍逢又是什么意思呢？”盖天默默想了好久，但圣经经文实在是高深玄奥，他想的头部有点痛，仍然也想不出个头绪来，他忽而又想道：“我若能得到圣杖，七圣器我以七得六，太好了！”那么，究竟这七圣器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竟然令盖天如此挂心，原来七圣器是七件拥有神奇力量的超科技圣器，虽然流传在世，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多少万年所制成的，这七件圣器包括圣盔、圣甲、圣冑、圣靴、圣盾、圣剑、圣杖，如果谁拥有了它，便可以上统天神，下辖魂鬼，贯通阴阳，威震八极，成为不可一世的统治者，因此，盖天当然是为之寝食不安，朝思暮想，做梦都想得到它了。

盖天一想到自己对这神力无比的圣器即将七得其六，忍不住心花怒放，瞑目神驰，做着悠悠帝梦。

忽然，电视莹屏传来一声怒吼声，扰乱盖天的好梦，他才猛地想起，玄博士两公孙正在无限岛激战，亦不能错过观察改造人3号——玄虎在值入外星人DNA（遗传基因）后异变情况的机会，于是他不由自主地他说道：“呀，差点又忘了一件大事，现在看看两公孙搅到什么地步了！”盖天急忙抬头往电视莹屏上看去，不看也罢，一看倒吓得大吃二惊，脑内热血急涌，似欲爆炸，冷汗四溢，面色苍白，却见莹屏内火光冲天，玄虎仰身弹飞，周身火舌缭绕，将周身骨骼，筋脉烧得说皆暴露，蓝天使飞身疾追，鼓劲挥臂，掌心烈焰熊熊，正狂吼暴喝，追杀玄虎，盖天不由惊叫道：“吓，玄虎与蓝天使怎会打起来？”玄虎被蓝天使一掌“火云澈柔霄”卸去所击功力，正感惊诧之际，不料蓝天使攻来的火云劲趁虚而入，汹涌攻入体内，玄虎惨叫弹飞，烈火烧的体内血脉肉骨，玄虎痛得魂飞魄散……玄虎急疾控制退势，咬牙强忍着巨痛，想到上一世的惨败，心中默默想道：“我前世输了，今生绝不能重蹈覆辙……”无比坚强的斗志，支撑着玄虎翻滚腾挪，强运体内内功，用“金赐解劲”消解推涌火劲聚向下盘，玄虎身形正在消解体内火云之际，身形未稳，忽然，晴天响起一声霹雳，只见蓝天使眼含杀机，面罩杀气，长发剑竖，挺举双掌，身带疾风，推动萧杀凛冽的火云功力，仿若魔煞降世，凌空朝自己击来，口中厉喝道：“你去死吧！”蓝天使攻出“火云凛萧霜”霎时火云疾吐，两掌泛白，仿若霜天悲秋，涤荡万物，肃肃萧条，照定玄虎胸部直拍过来，玄虎蓦然看见，身体疾急轮转，仓足间手抓双腿，迅猛踢出“回头是岸”，“咔！”、“咔！”两声清响，火舌乱窜，脚掌相接，玄虎狂使“金刚解劲”，将体内下盘郁积的火云劲悉数攻出蓝天使双臂。

六神诀的“金刚解劲”果然了得，玄虎利用压聚的火劲迎击蓝天使，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波！——”破空声响中，蓝天使只觉周身火云倒卷，发掌脚接着，玄虎攻入自己双臂内的劲力竟是自己的火云劲，心里不由大吃一惊，急急撤掌，恐惧忖道：“呀，想不到他反震过来的劲力，竟是我自己的火功！？……”“轰！”“———磅———”两股功力相撞，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只见漫天火光，炎炎张开，火云劲气被震得四散如箭激射，冲及波仿若是被震荡的湖水，一轮一轮地大气中疾扩，沙石乱飞，地面有如遭万磅炸弹的轰击，碎碎龟裂，被轰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可见蓝天使运一掌

“火云凛萧霜”蕴含着绝灭一切的摧毁力，蓝天使和玄虎二人，仿若鹞子，在空中电闪疾飞。

玄虎堪堪避过大难，不想今世练的六神诀，正好解这凶招之危，玄虎一边飞身暴退，一边心中骇然庆幸，暗忖道：“呸，想不到六神诀竟能抵消得了火云掌，老天保佑，我死里逃生，真是命大！”赤龙紧张的喘不过气来，看蓝天使便向玄虎攻去致命一掌，电光石火间，欲要阻拦，己是不及调只惊得魂飞天外，冷汗淋漓，双眼紧闭，心里绝望地想道：“天呀，这下玄虎定是化为飞灰！”一声惊天动地巨响过，疾睁眼急看，却见玄虎竟然安然无恙，二人被冲击力各自震飞，心里不由大感意外，不由暗自诧道：“咦，怎么看来竟是势均力敌……”赤龙转头焦急望向邪神，见邪神不惊不乍，看得正有兴致，他心里明白，玄虎避过这劫、也许是侥幸，但从实力上来说，无论前世今世，玄虎根本不是蓝天使的对手，玄虎还没有摆脱死亡的威胁，而邪神却一点也没有阻止的意思，赤龙收冉不解，疑惑忖道：“邪神为什么不阻止他俩！”邪神非但不想阻止，竟还看得津津有味，虽然玄虎二人打得天翻地覆，然而邪神仍是显得一付“任凭风浪起，稳从钓鱼船”的大将风度，一任玄虎二人翻江倒海，仍是静立无限宫顶，冷眼只作壁上观。

莫非邪神己对这流血的残杀已是熟视无睹，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原来邪神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此刻，他看到玄虎二人己于倏忽间攻拆数十招，激斗残烈，邪神不但不以为惊验，反而在心中得意地忖道：“这才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决斗，该让他们打下去，我不但可以大饱眼福，亦可观察到玄虎的真正实力！”原来如此。

玄虎在空中几个疾旋，才勉强止住冲势，重重落到地上，腿内火云残劲仍未卸尽，把地面冲击得碎裂凹陷，一阵刺心的痛袭上心头，玄虎疼痛难禁，不禁在心中焦躁地骂道：“虽然我已将体内火劲全力奉还给她，但双脚仍灼热难当，想不到他出手如此狠辣，真是好厉害的婆娘！”玄虎急祭起六神诀，仍用“金刚解劲”迫压体内极火，催逼到下盘，然而残余的火劲仍在体内作怪，玄虎急将“金刚解劲”绕身运行五大周天，尽驱火劲，想到自己如此不堪一击，竟斗不过一个女流之辈，使自己连翻受辱，火劲的体难耐，他忍不住暴躁起来，破口大骂道：“呀呀呀……他妈的，臭婆娘，想不到你今世还是这么歹毒，仅仅三掌就几乎将我烧得变成烧猪！”而此时，蓝天使被玄虎震开后，亦旋身催散反震人体的激荡火劲！忽然，蓝天使的左手不停颤抖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蓝天使见自己老毛病又犯，焦急地想道：“这左手又不太听话了，这弱点不能让玄虎知道！”“啊！”蓝天使心念电转，发力狂喝，催动右拳火云劲暴吐，用以掩饰左手的不妥。

蓝天使急祭火云掌，正欲对玄虎再痛下杀手之际，猛听头上传来一声大喝：“不要打了！”蓝天使举目一看，见赤龙如箭一般飘落在自己面前，急切说道：“前世仇怨，今世何必这么执着呢？”蓝天使看赤龙又来袒护玄虎，气得怨泪盈眶，她伤心地对赤龙说道：“哼，若不是他，我俩己白头偕老，连独生子也长到三十多岁了？”赤龙听蓝天使怨恨，一时语塞，全想蓝天使说话无可辩驳，但上世无论如何，今世玄虎毕竟是自己的好友，自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友惨死，因此他稍一迟顿，马上将话题避重就轻，很心虚地对蓝天使说道：“但……但……我俩今世有缘重聚，我们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缘份，大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好日子呀……”蓝天使见赤龙自觉理亏、不但不惜两人之间的感情，老将胳膊往外扭，一味阻止自己杀玄虎，不由气上心来，

声言厉色地用手指着玄虎斥问赤龙说：“我上世无端毙命，这夺命之恨，永远令我恨锁心头！怨毒难消！！我非杀他不足能解恨，你这次是不是还想像上世那样去帮他！！”赤龙急得正在百口莫辨之际，忽听玄虎当头厉喝，对蓝天使高声叫骂道：“臭八婆！有什么话留着到阴曹地府再去讲吧！！何必现在在这里罗嗦？”蓝天使和赤龙均大吃一惊，急仰头循声望去，只见玄虎身在空中，手结佛印，两掌间佛光四射，面目狰狞，正凌空攻来。

蓝天使一见，顿时眼红，也不搭理赤龙话，气得心肺欲炸，咬牙切齿地骂道：“可恶！可恨！”骂声未落，早纵身而起，一个电跃，翻身纵到玄虎头上，夺取空中优势。

完，赤龙心猛往下坠，暗想这真是按倒葫芦起来瓢，蓝天使这面还未说清，玄虎那边又不知深浅，居然火同浇油，叫号挑战，看来纵使自己浑身都是口，再也无法劝说自己意中人蓝天使留下玄虎一命，他浑身冷汗如浆，呆呆地看着空中杀气渐浓的二人，心中只焦急地暗叫道：“糟了……想不到玄虎现在的性格，怎么又变成和黄虎一模一样……”邪神背手肃立无限宫顶，听蓝天使在玄虎叫骂声中，一个倒跃，旱地拔葱，反而而起，杀那已纵得玄虎高出丈余，对玄虎又形成凌倾家荡产直下之势，不由在心里赞道：“好个蓝天使，玄虎本来跃得已经够高，想不到她比玄虎跃得更高，从气势上来看，已夺了制空权，居高临下，出招威力会更大！”只见身体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升空后迅既倒翻，翩若惊鸿，在凌空出招前，忽然拳击右臂护甲，瞬间右臂陡然暴涨，比原来涨出两倍，手掌更是变化出奇，猛然变得阔如薄扇，掌肌凸凹，五指根根如钢爪铁溪，火云喷窜，原来护甲上装有暗掣，一经启动，攻击力便陡然增强一倍。

第五十五章 三绝交锋

蓝天使知玄虎此番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为一击致胜，心中暗忖道：“玄虎今非昔比，战斗力大进，我若致他于死地，非加强威力对付他不可！”玄虎见蓝天使飞身翻跃，反到飘在自己头上，欲凌空发难，心中不忿，暗自想道：“哼，臭八婆，以为在我上面，就占优势吗？呸！老子我照踢不误？”“咣！”玄虎暗中打定主意，暴喝一声，身体急旋如锥，乘势而上，两腿游转如轮，大叫道：“朝天礼佛”，两腿踢出漩涡劲，俗先发制人，向身体悬浮在头上的蓝天使如电击出。

“啊！”蓝天使见玄虎飞腿攻来，厉声娇喝，右掌火龙如风疾卷，向玄虎攻出“火云疾卷”，火云掌加上超科技护甲启动，力摧五岳，气吞山河，“隆！”两股强劲内力相撞，发出爆响，玄虎心中陡然惊恼，亡魂皆冒，心中恐惧地想道：“哗，想不到她的掌劲突然间又增大一倍，这下又是大祸！”“波——”胸响声中，玄虎来不及反应，身体已如流星疾坠，打着旋儿，被蓝天使火云掌发出的旋风劲震得轰然撞地，只见碎石激射，地面凹裂，围观众人，大吃一惊，吓得鸡飞狗跳，四散奔逃，纷纷射避这天降横祸。

玄虎落地旋即狼狈地翻滚卸劲，然火劲在周身经脉内四处乱窜，焚肝的心，才知蓝天使这一掌劲道无论，心中惶惶暗忖：“哗，可恨，臭八婆，

一掌只震得我血气紊乱、几乎受了内伤……”赤龙刹好间看到蓝天使与玄虎脚掌相接，一声巨响，玄虎悠忽已如飞石坠地，余劲更将地面震爆，可见蓝天使这掌发力已逾万钧，他一边闪避飞石，一边看着玄虎，在心中悲哀地想道：“蓝蓝突然威力暴增，看来玄虎还是和前世一样，定会落得惨败下场……”邪神见蓝天使在空中招式古怪，击向玄虎一掌功力大增，双将玄虎一招击败，脑中忽然浮现出蓝天使在精英冠军赛上，同样古怪的身影，心中一惊，惊惧想道：“去年的冠军赛，蓝天使就是靠这威力暴增夺魁，现在击向玄虎又使出同一手法，她这两套手脚护甲，是不知名的超科技金属制品，从何而且来，和她的身世同样是个谜！”玄虎一阵翻滚，卸去周身鼓荡的火云劲，身上突然放出七彩佛光，从地上毅然站起，怒视蓝天使，蓝天使一掌得手，顺势追逼，见玄虎怒目而视，身悬空中，飘飘如天使下凡，双掌火云吞吐，看着玄虎，冷冷他说道：“玄虎，现在你已是死路一条，如果你马上乖乖跪地向本天使求饶，本天使看在赤龙面上，尚能留你一个全尸，否则……”围观众人听到蓝天使这阴冷歹毒的声音，充满杀气，不觉齐望向玄虎，心中惊惧地想道：“哗！武功特犀利，玄虎如果不求饶，激怒了她，肯定会粉身碎骨！”“哈哈哈哈哈！”怎料玄虎却仰天狂笑，笑声中充满狂妄，充满不屑，充满嘲笑和鄙夷，玄虎笑声戛然而止，面带讥讽的微笑，轻蔑地对蓝天使说道：“就凭你，哼哼，臭八婆！就凭你这雕虫小技，难道就可以赢得了本大爷吗？我看你是在痴人做梦，不但中可笑，而且有点太天真，你也不好好想想，撒泡尿照照自己，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本大爷身负博大精深的古武功，你这三招两式，不过都是些花拳绣腿，回家唬唬你汉子还可以，我刚才不过是随便陪你玩玩，松一松筋骨而已，你以为你自己就占尽上风，就想不可一世，呸！若不是本大爷看你长点有点娇嫩，又和赤龙有点瓜葛，我就是放一个屁，也会将你送进十八层地狱，告诉你，只有本大爷身怀绝世的古武功，才会取得最后胜利！”玄虎一顿狂妄的臭骂，飘进赤龙和邪神的耳里，两人都觉心中一惊，直往下沉，二人用冷冷的眼光，鄙夷地看着玄虎，心中忖道：“玄虎太嚣做了，忘记了自己曾败在新武学——钛极身之下，自大的结果，等于把自己推向绝地，自取灭亡！”果然，蓝天使被玄虎骂得狗血淋头，面色一凛，眼内杀气大盛，抡起左拳，“砰！”的一声，又狠狠砸向左臂护甲，她眼里喷着怒火，直逼玄虎，心内想道：“好极了，臭小子，既然你连你自己都觉得活得有点为耐烦，那本天使这就成全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断，挫骨扬灰，但护甲启动的威力不能持久，宜速战速决，看我在三招之内，送你归西！”蓝天使脸色煞白，心里杀机大炽，面上显得反而更加平静，平静的有点古怪，令人望而生寒；意，她迅即启动两套护甲按掣，张臂微扬，缓缓拢起，两掌极火烧成白色，外焰冷黄，双护甲的威力奇绝，加上前世绝学火云功，两股霸劲相辅相承，威力之盛无从估计。

玄虎此时亦盘坐于地，以掌扬起观音指，祭起六神诀力，只见周身佛光四溢，六神法褐拱卫周围，甚是诡异神秘。

玄虎今世的六神诀，再加上前世的达摩十八谈及金刚不坏身，均是佛家绝学，两世功力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实力同样难以估计。

而此时，盖天正坐在密室内的超科技大莹屏前，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他看到屏幕内玄虎祭起六神诀，六神法像诡异神秘，看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心里不由一阵兴奋，盖天暗自开心地忖道：“看来马上就要展开高层次的比拼，好极了！正好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这植入外星人DNA（遗传基因）

的改造人威力到底有多大，还有，蓝天使本就来历不明，且看这恶战下，能否观察到她的来处秘密……她武功深奥，绝技深藏不露，而玄虎身负两世古武功绝学，但这一战，能不能取胜呢？……”旷世武功大决斗，连不懂武功的科学家们，也看得心弦崩紧，屏气静观，而懂武功的红邪子和众警卫们，更是紧张的呆若木鸡。

邪神为防意外，已催运焚天极火劲，周身蓝色焰火飘动，握拳蓄式，凝神观战。

山洪暴发。

蓝天使憋了一肚子气，满腔怒火，霍然纵身提起，跃上半空，杀气萧萧，临空雷喝：“玄虎！我要将你烧得半生不死！！受尽惨痛煎熬，方消我心头之恨！”蓝天使骂罢，身形一转，如孔雀开屏，双掌火云疾旋，先投石问露，心内默想：“我不妨再用第一掌，看他的抗周力能否抵挡得住！”想罢，疾喝一声“火云冽凛渊”，霎时掌影翻飞，挟带劲气，向玄虎迎面攻来，玄虎身起半空，仍保持坐式，两掌微扬，七彩佛光漩涡罩体，令人看去有点诡异。他看到蓝天使出掌攻来，还是那不变的“冽”什么招式，心里不由晒笑，暗想道：“嘿，臭八婆，双想用这一招来试我实力吗！？好极！！”玄虎心中鄙夷，暗想蓝天使也不过反复这么三招两式，有何惧哉，自己身负古武功绝学，看来打败她易如反掌，玄虎不由精神一震，语气傲慢，轻蔑地对蓝天使说：“看我用绝招破你！！”玄虎轻视蓝天使，信心爆棚，决意一点取胜，以雪当年一败之恨！

“咤！”看着蓝天使攻近，玄虎忽然展开两腿，急疾踢出漩涡腿，暴喝声中，向蓝天使攻一的六式“龙卷旋风转”。霎时两腿旋转如轮，幻出万千腿影，如龙卷飓风，向蓝天使疾踢。

由于玄虎有了上次经验，忽然使出绝招，厉腿如龙卷风般疾施，令蓝天使攻来的掌劲如击入风眼虚空境界，威力无从发挥。

玄虎旋转如轮的腿劲似有吸力，把蓝天使扯引得旋转打圈！

“呀！”蓝天使忽觉身形受玄虎控制，随玄虎腿势疾旋起来，不由大吃一惊，心中惊惧，暗忖道：“再照这样转下去，劲力将会被卸挪消散，要改变这被动局面，非加强攻击不可！”蓝天使想罢，两掌靠拢，拇指勾起，大喝如雷道：“合璧！”两掌相合，火云劲如溪流归海，汇在一起，火云掌劲倍增，遂反客为主，扭转形势，玄虎疾转的身体，顿时受蓝天使火云劲牵引，随着蓝天使手势旋转起来。

这次，又轮到玄虎心内吃惊，他身不由己，随着蓝天使火云的转动疾旋，心内恐惧忖道：“不妙，我的腿劲失去控制，反而倒转被这臭婆娘牵引……”蓝天使猛地加快手臂旋转，带动玄虎做向心急旋，看着玄虎已被转的脸色苍白，手慌脚乱，遂一振臂，将玄虎向地面狠狠推去。

玄虎身不由己，被蓝天使推旋得撞向核子发电厂，“轰”的震天暴响中，玄虎疾围的身体仿若一颗穿甲炮弹，撞破核子发电厂第一堵厚达一米的钢墙，重重跌到地上，幸好还有两堵同样厚的钢墙，才没影响到核子反应堆炉，才未有酿成大祸。

正在核子反应堆炉边工作的科学家，被外面的巨响吓得浑身颤慄，大吃一惊，纷纷惊慌失措地问道：“哗！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好像中了炮弹般……”众人急忙跑出查看，发现第一堵墙被人赫然撞破一个大洞，皆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七嘴八舌的叫道：“呀，太危险了，若是撞破核子发

电石，泄漏了辐射线，大家都要没有命呀！”红邪子站在破洞边，看着众科学家被吓得惊慌，乱叫的样子，忍不住气恼，觉得这些人太有点大惊小怪了，他不由分说地对众科学家唬着脸，厉声喝道：“乱吵吵什么，这么点小事也要如此惊慌，那核子反应堆炉有最坚固的钢墙保护，你们害什么怕？”……呜……”忽然，核子发电厂内警钟大鸣，众人急急奔回屋内，只听身材高大，头发光光的厂长大声喊道：“警钟大鸣，反应堆炉的保护罩快将启动，大家速速撤退！”“轧！”“轧！”厂长话音刚落，核子反应堆炉顶发出一阵阵巨响，保护罩从楼上方缓缓降下。

核子反应堆炉，上下均有厚达三米的钛合金保护罩，已开始接合。

“隆！”巨响声守，保护罩在液压操纵杆的牵引下安全结合，坚固的程度可抵受一万公斤的撞击力。

邪神站在无限宫顶，看着核子发电厂内工作人员缓缓撤出，知道核子反应堆炉实行了最安全的保护，心内暗暗忖道：“看来，反应堆炉已进行了紧急安全保护，绝对安全，只有我武功威力，方能摧毁保护罩……”这时玄虎从地上爬起，看来被自己洞穿的厚达一米的钢墙，呆呆发楞，他简直不敢相信，蓝天使发出的火云功摧毁力竟会这么大，他更不敢相信自己威力巨大的六神诀竟又经不住蓝天使这么轻轻的一击，玄虎刚才信心爆棚的冲动受到打击，迫使他不得不冷静下来，对蓝天使“刮目相看”，他觉得有点后怕，心中更觉大惑不解，呆呆忖道：“原以为她的科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却想不到她的科技威力竟如此厉害……”玄虎正在发楞之际，蓝天使已飞身追到钢墙外，她看到玄虎尚对着钢墙呆立，在心里不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交手前还焰炎张天，想不到只吃一撞便变得缩头缩脑，但她一想到上一世的杀身之恨，就忍不住又高声骂道：“缩头乌龟，还不赶快滚出来！”玄虎听到蓝天使叫骂，不由又激起暴戾之气暴发，他双掌合什举过头顶，掌间立刻射出一轮一轮七彩佛光，他纵身跃出破洞，心内中暗想：“为了防止他的科技威力越来越强，我要出最猛绝招，方能有把握一举击败她？”蓝天使见玄虎已被自己激出，身体在空中疾旋，想到自己刚才若不是见机的快，早已吃了玄虎大亏，想着心内也有顾忌，不由暗暗忖道：“想不到这该死的家伙如今已脱胎换骨，令自己至今仍未有伤他，为防夜长梦多，这招要全力出击……”两人心中各自打好主意，不由同时发一声喊：“霹雳摧河狱”“火云空涡轮”喊声未落，拳脚齐发，玄虎向蓝天使攻出摧河震狱的“达摩十八腿”只见厉风惊惊，腿影飘忽，人如陀螺，挟带移山填海，残灭万物之势，呼啸着扑向蓝天使。

蓝天使见玄虎来势奇猛，身体疾旋，人如风车，向玄虎攻出火云功绝招，只听掌风凄厉，掌热迷离，挟带翻天覆地，扭转乾坤之势，誓要将玄虎一击而死。

两人在空中击扑翻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两大绝顶猛招互撼，玄虎在真空状态下仍能发力狂击，令蓝天使大感惊愕，更加运力强攻，霎时只拼得天地震动，阴风凄凄，风云变色。

霎时，两人拆拼近百招，蓝天使越战越勇，玄虎则渐感不支，浑身大汗淋漓，他一边拼力向蓝天使攻出，一边在心中着急，不由骇然暗忖道：“我这‘霹雳摧河狱’绝招耗力极巨，尚未把她击溃……但我已有点力不从心……照这样斗下去，我若在多拼一会，就会被这臭八婆漩涡真空状态劲气禁住，无从发力……”赤龙见两人旗鼓相当，都使出极耗气力的夺命绝招，欲置对

方与死地，然两人折过近百招仍分不出高下，不觉在心中着急，他惶惶忖道：“呀，两人都倾力发招，各不相让，又一时难分高下，照这样再斗下去，就是不死，也得拼个两败俱伤，以致残废……怎么办……两人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帮谁也不是，唯一的办法——唯有把他们拆开!!”一个是爱人，一个是儿时好友，任何一个死伤，均非赤龙所愿，万般无奈下，赤龙只好拼死出手。

赤龙祭起天极身的最高功力，看准两人硬拼的交接点，奋力轰去，希望能拆解开这必有伤亡之局。

蓝天使与玄虎正在凝神酣战，蓝天使看出玄虎虽勉力支持，但已露败势，不由精神大增，准备鼓力对玄虎最后一击。

忽然，一股巨大的冲力轰至，将酣战中的二人轰然震退，玄虎霎时逃脱蓝天使，飞身疾退，看着赤龙，心中暗喜道：“呵呵，阿龙终至出手，解我之困，太好了……”蓝天使身体一震，摹见赤龙飞身攻至，将两人震开，不由心内恼怒万分，恨恨地想道：“岂有此理，阿龙又像上一世那样来救玄虎……真是可恨!”“隆隆隆隆隆隆……”玄虎与蓝天使的劲力正交缠狠斗，赤龙的钛极劲又突然撞来，霎时三凤绝顶猛劲交合到一起，纠缠胶结，如万雷汇集，狂轰向核子发电厂。

“轰轰轰轰……”“降!”坚固无匹的钛合金保护罩，竟被这三股绝世胶结的厉劲，猛然摧毁……电光石火间，众人均呆若木鸡。

死亡的阴影悄悄罩向无限岛……玄虎吓得心里倒吸一口冷气，双眼发直，毛发皆立，恐惧地喊道：“哗!核子反应堆炉爆了……大祸临头了!!”蓝天使惊得花容失色，脸色惨白，眼神呈出绝望、凄厉喊道“啊!核子辐射泄漏……”赤龙唬得魂飞魄散，头皮发炸，目瞪口呆，绝望叹道：“核爆威力，等于万吨炸药一齐引爆……”红邪子急得两眼发黑，亡魂皆冒，两眼凸出，没命地喊道：“惨极了，我们都会变成飞灰……”众科学家和警卫们更是肝胆俱裂，眼放死光，悲哀地乱嚷乱叫道：“完了，这下死定了!!”“妈呀!!”邪神一凛，心内震惊，两眼暴张，骇叫道：“我的天……无限岛将会变为平地!”

第五十六章 十星连珠

惨祸即将发生。

在这万公之一秒的刹那，邪神猛地纵身而起，如大鹏展翅，飞抵核子反应堆炉上的空，竭尽所能，倾尽全身梦天极火，铺天盖地，把爆毁中的核子辐射范围牢牢罩住。

死亡的阴影窥视着无限岛，徘徊不前。

时间一点一滴，象涓涓小溪，似乎要流出声来。空气沉重的喘息着，努力挣扎着，欲打破这死一样的沉寂。

人们大张着嘴，写在脸上的惊骇、恐惧、绝望、目瞪口呆等等表情霎时都凝固变硬，定格在脸上。

众人谨若寒蝉，屏息静气，仿是连出一口大气都会打破这沉寂，死亡之神马上就会降临一样，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地上，静静地看着邪神，看看他

就仿如那稣降世，正在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灵魂一样，因为众人的性命就系在邪神的两掌之上。

关键时刻，邪神出马，终于将死神牢牢缚往。但，死神仍在喘息着挣扎，随时都有可能挣断这绳锁，吞魂噬魄。

危险，仍然是一片乌云，沉重的笼罩在无限岛的上空，在众人的头上投下一片难以驱散的阴影……邪神拼力地摧运着焚天极火，交织成网，与死神较力抗争。

赤龙等三人亦在极火笼罩之下，被烧的痛楚不堪，心惊胆颤。

三人仰望，只见从空中吐出绵绵无尽的火舌，温度越来越高，三人如置身地火炼狱，受尽熬煎，不由心中恐惧，均暗忖道：“呸，再照这样下去，就是不被烧化也要变成木炭……”三人心中，急各自把内力催至顶峰，抵御极火的高热烧的！

邪神一边狂吐极火，罩严核子反应堆炉，一边还有抗衡三人同时发出的冲击力，邪神心里不由地焦躁起来，暗忖道：“呸，这该死的三股劲力抗衡我的极火，不断消耗我的劲力……一时半刻还能坚持，若再不断地虚耗下去，劲力消弱，便难以禁锁核子爆炸辐射……”邪神杨到这里，忽然灵今一动，心中有了解决这危机的绝妙方法，于是他急忙向赤龙三人厉喝道：“他们三人听着——我们现在都很危险，随时……为了度过危机，你们都要听我的，我数三声，你们一齐全部向天空轰劲！”“遵命！”三人齐吼。

“——一、二——、三！”邪神发一声喊，然后挥掌向天空猛轰。

“咻！”“啍！”“咣！”三人知道危机所在，遵命行事，邪神一数到第三，同时暴喝，豁尽全力向天狂轰！

“洪……隆……洪……”平地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爆响，随着响声，一个巨大气团仿若一轮月亮从地面上冉冉升起，拽着火尾带着破空之声加速向空中升去，只见气团核心是爆着银光的核子反应炉，气团周围是罩以七彩佛光的六神劲气，彤红的火云劲气以及金黄色的天极身劲气，但见整个气团毫光闪烁，煞是瑰丽。

三股内力相互集结，威力已是无法估计，再加上焚天极火的气劲，整个气团的威力绝对是空前绝后，旷古砾金，邪神引领这四股劲力霎时把核子炉与毁坏的建筑碎块，尽数连根拔起，掀上半空。

焚天极火放着幽蓝热气，连同紫色六神劲，橘色火云劲，金色钛极劲，汇集成一股强猛雄浑绝极的巨劲，把核子炉摧得像火箭般疾速冲破天上乌云，向太空上冲去，瞬息间已冲破大气层，进入宇宙，可见这四劲合一的威力是如何惊天动地震宇宙！

劲力去尽时，遭禁锁的核子炉在宇宙中得到解放，方能彻底爆炸，仿佛是一朵盛开的牡丹，中心核炉形成黄色花蕊，周围是粉红色的蘑菇云，再配以四散激射的蓝白色辐射线。

这隔数百里，太空中运行的人造卫星，纷纷遭殃，悉数被辐射线摧毁！

从被冲破的黑云大缺日里，可以看到万里晴空，核子炉在宇宙爆炸时所产生的强烈毫光，像太阳的万道光芒灿灿闪烁，在万里晴空的宇宙垂下，将笼罩在无限岛上空的乌云映成一片桃红色。死神，终于被扼杀，它那罩在人们头上的沉重阴影，霎时像风卷残云般瓦解撕碎，驱赶殆尽，象黑色大鸟，扇动着它那硕大的双翼，悄然远去。

空气又在动了。

一丝风，将凝固的空气，撕破一道缝隙，给无限岛送来一片温和的气息，人们仿若是从冬眠中苏醒，张开肺腑，贪婪的大口大口的猛吸这充满生机的清新空气。

赤龙三人轻轻地舒了一日长气。

邪神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

赤龙三人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半天才从梦中醒过神来，惊喜地看着邪神，心中暗暗叹道：“呀，若非邪神出手，我们就算能保得住性命，但其它人和岛上的所有建筑物一定会摧毁的荡然无存邪神仍久久地注视着那无垠的人空，仿佛是一尊凝立不动的雕像，嘴里长长地吐着白色雾气，无限感慨，内心庆幸地忖道：“乖乖，幸好能把核子炉推射上宇宙，否则整个宇宙岛将化为飞灰……”邪神四人正在暗自庆幸之际，仰视天幕，突然看到一幕奇景——在暗蓝色的天幕上，七颗星球排成一条直线！“呀，七个星球迷珠，加上地球，金星和水星，就是十星连珠！”邪神心内一怔，倏忽又想到连其它三个星球，想到这异象就是十星连珠，心里顿时变得异常惊喜，他接着默默地想道：“从来只有九星连珠……可能是核子炉爆炸所产生的豪光映照下，才能看到这十足连珠的极绝罕有奇影！”赤龙三人也感到愕然，不由自主地同时喊出声来：“十星连珠！”毫光逐渐消失，浓云重又重聚，十星连珠奇景稍纵即逝。

乌云又笼罩在无限岛上空，远边天际乌云受核辐射影响，消尽彤红，变成一片紫色。

邪神身子悬浮，呆立空中，极力搜寻这奇异的天象，一时千头万绪，涌向心头，他慨叹地想道：“能看到从没有出现过的奇象，真是不在此生！”一忽儿他又猜疑地忖道：“奇象出现，必有异事！”一会又在心中默默想道：“究竟这奇异天象，昭视着什么？其中玄机，常人难以参祥……可能总统先生和天机博士才能研究出来……”其余众人有幸目睹十星连珠奇景，均感心神震慑，一时呆若木鸡。

奇影昙花一现，邪神从思绪纷飞的沉思中回过神来，对已过去的危机想起来心里还有些后怕，不由引起胸中无名火起，一时勃然大怒，他身吐极火，周身灿灿升光，仿若天神降世，浑身带着一股威慑心神的煞气，怒气冲冲，向蓝天使兴师问罪道：“岂有此理，无限岛几乎毁在你的手上！蓝天使，你是整个事端的挑起者，该当何罪！”蓝天使亦正感后怕，忽见焚天邪神自天而降，满身杀气，厉声喝问，顿时觉得大难临头，她惊惧地睁大眼睛，仰视看邪神，慌忙分辨道：“主管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会酿成大祸……只因我和玄虎前世深仇，我要杀他雪恨！”邪神见蓝天使不思悔改，竟以前世仇恨为借口，进行狡辩，不由火冒三丈，厉声斥道：“为了报仇，你就可以妄为吗！呸！！”蓝天使看邪神厉言斥责，不敢再强行分辨，一脸谦色，慢慢低下了头。

玄虎看蓝天使那狼狈的样子，心里高兴极了，他高昂着头，显得不可一世，脸上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

赤龙看在眼里，心里顿时冷下半截，他想上世黄虎大举进攻火云教时，被蓝蓝逼得生命垂危，骂时若不是自己及时出手相救，震开二人，失手重伤蓝蓝，怕是玄虎早已死在蓝天使的火云掌下，黄虎不顾情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活活踢死自己的爱侣蓝烟，在良心上本就欠着自己一份情，同时也欠蓝天使一条命，今世蓝天使索命情有可原，自己对蓝大使也曾竭力劝阻，

孰料蓝蓝仇恨难消，出手发难，当今次玄虎再度完全处于蓝天使的掌劲控制下时，又是必死无疑，偏偏自己又一次拼着伤害蓝烟感情，奋力将他救下，他不量不看自己的情义有稍许愧疚之心，替自己的情侣承担一点责任，反而幸灾乐祸，赤龙顿时觉得茫然若失，心里暗忖道：“看阿虎的得意洋洋的神色，极像前世的黄人……薄情寡义……”赤龙惧于邪神威势，怕自己的爱人吃亏，吓得惊慌失措，他纵身跃到蓝天使面前，一脸惶急地对蓝天使说道：“烟，快向主管求情，否则处罚会很大！”蓝天使正被赤龙气得一肚子气无处散，想到前世金龙就是在自己要痛杀黄虎的时候，突然出手，袒护黄虎，使黄虎免遭毙命，纵虎归山，弄到后来，反而令自己饮恨含冤，命丧黄泉，今世自己义足八危机父人，赤龙负情，袒护玄虎，令他再次免于死。如果没有赤龙横插一手，不但即刻令玄虎毙命，说不定还不会出此大祸，令自己蒙辱含羞。

现在主管怪罪下来，他又是这样一付嘴脸，蓝天使越想越气，脸色惨白，满罩怒气，恼怒地“哼”了一声，身形一晃，纵身而去，背后仍下一句怨毒的话道：“不关你事！”“喂……喂……”赤龙大声喊叫，纵身急追，一边忖道：“唉，她的性格比上一世更倔强…这如何是好……”邪神见蓝天使负气而起，也未追究，他奔向玄虎，乐哈哈他说道：“阿虎，你手刃仇人，你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玄虎感到一阵激动，蹑喃着刚想说什么，但还未等开口突然脸色大变，浑身颤抖，哆嗦不已脸上冷汗倏出，面色痛苦，嘴里惊惧地喊道：“爹……”然后像是打摆子，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只见玄虎浑身虚脱，皮肤上的鳞纹不断增加……周身佛光紊乱……心里痛苦想道：“哎……我好辛苦……体内血气，经脉像是在互相攻击……”邪神见玄虎忽然神色大变，一脸痛苦，又见玄虎周身鳞片激增，心里已明所以，不由暗忖道：“玄虎刚才耗力极巨，体能衰竭，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乘势扩张……”邪神心念电转，急飞身扑向玄虎，伸出左臂一把抓住玄虎的右腕，求治玄虎。

邪神将雄浑的极火劲，缓缓输送给玄虎，助他镇压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活跃扩张，不到两分钟，玄虎体内的异变作用已然消解；周身鳞纹亦渐次减退。

玄虎周身邪神极火劲的作用下变得雾气腾腾，他体内气血通畅，浑身充满无穷的劲力，舒服得如鱼得水，不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惬意地喊道：“嘘……好舒服呀……”邪神见玄虎情绪渐趋安定、体能已经恢复，于是轻轻地对玄虎道：“阿虎，先让红邪子带你去休息，我离开一下，稍后再来找你！”玄虎痛苦消失，心内非常感激，他敬畏地望着邪神，口中说道：“多谢爹爹！”邪神说完，催运极火，纵身跃起，朝无限宫急去，心急火燎，连奔边想道：“要立刻向总统报告刚才的事，和十星连珠的奇象！”红邪子和玄虎有说有笑，聊着天将玄虎送去休息……总统府官邸。

盖天静静地坐在密室内，正在认真地听着焚天邪神的立体影像报告：“总统先生，有两件事需要你立即报告，刚才，无限岛险酿大祸，相信阁下已在屏幕里看到现场的情况！”焚天邪神神色不安他说道。

盖天听到邪神的报告，面上显得尤为平静，他不但没有责怪邪神，反而对他在及时消除大祸时那临危不乱的风度大加赞赏，他安慰邪神，平静的说道：“这件事你不必太介意，你能当机立断，消除祸患，这证明你的武功

已经十分高绝，如果换一个人，武功稍有点平庸，那么，无限岛现在已成为废墟！”邪神听盖天不加责备，反而赞赏，紧悬的心才渐渐安定下来，然后接着报告说：“此次虽惊无险，但属下由此亦因祸得祸，同时亦有幸目睹十珠连星的奇象！”盖天听完，陷入沉思，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轻描淡写地对邪神说道：“奥，这件事，天机博士已于你之前，向上汇报了，这种异像正吻合《龙皮圣经》上的预言！圣黄褐文中说‘天奇怎逢，必生异象，十星连珠，权系于手，杖握掌中！’，这十珠连星已经出现，证明七圣器中的圣杖将会砌世！”盖天说到这里，忽然中断话头，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邪神，似有询问，他竖起右手食指，一付不解的样子，接着对邪神说道：“但第一句‘三奇乍逢’，尚未研究出是什么意思？”“三奇乍逢”邪神听后才一怔，不由自主地重复一句，同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龙、虎，蓝三人面孔，顿时心中一亮，脱口而出道：“玄虎、赤龙和蓝天使都是武学奇才，三人相逢，稍后就出现了十星连珠的奇象！”盖天这才恍然大悟，一掌重重地拍在座椅的扶手上，神色一凛，眼放奇光，大声说道：“一言惊醒梦中人！多亏你的提醒，原来偶文中的‘三奇乍逢’就是批这三个奇才！”偈文秘底揭晓，盖天疑团顿解，立刻显出一付急不可耐的样子，提起左臂，捋起拇指、食指，指着邪神，大声命令道：“预言吻合，事不宜迟，你报告完情况后，立即就派这三人去找寻圣杖！”“遵命！”邪神一边恭敬地回答，一边疑惑地问盖天道：“圣杖是否在巴比伦空中花园呢？”原来历届精英大赛冠军，都被委任为一个地区的总督，除了统治该地外，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找寻七圣器！

幻法官在奥林匹亚宙神殿找到圣胃。

针狂在印度湿婆罗神殿找到圣甲。

肉先生在埃及金字塔找到圣盔。

脑侠在秘鲁的那期克鸟图找到圣盾。

日月武士在阿耳特弥期女神庙找到圣靴。

盖天听到邪神疑问，语气十分肯定，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邪神说道：“这当然，否则怎到了今天也找不到圣杖！”但邪神仍有疑虑，显得心事重重，他听着盖天的回答后，用不无忧虑的口气对盖天说道：“可空中花园只是传闻中的圣迹，但至今我们仍考究不出它的确切之处……”盖天听完，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传闻就不会是空穴来同，那传闻一定会有他来源的根据，他蓦然想到一个人，于是，用略显游疑的语气对邪神说道：“不过，有一个人，传闻他曾去过空中花园！”“谁？”邪神闻听，精神一振，急切地问道，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线索，在他持来，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盖天微微闭起眼睛，仿佛是亲眼看到在茫茫草原的深处，号称密宗圣地的布达拉宫内，一代活佛金喇嘛的身影，于是他悠悠地说道：“他就是西藏布达拉宫的活佛，至高无上的——金喇嘛！而且他的师父观云智者，听说也曾去过！”盖天睁开微闭的眼睛，停了一下，十分坦然地靠在座椅背上，一摊右手，接着说道：“西藏布达拉宫，是佛教密宗胜地，有些喇嘛能修炼到通灵之术，所有金喇嘛曾去过空中花园，并不出奇！十年前，他出游回来后，便开始闭关，善男信女们至此无法见他一面！我派了一念罗汉去做西藏总督，但他很无能，花了四年时间都不能完成任务！

主要原因，是他斗不过布达拉宫的风、火、海三大护法！”盖天悠悠地一口气说完，仍沉浸在深思之中，他脑海中一浮现出一念罗汉的身影，心里就感到十分地失望。

邪神一边静静地听着盖天的叙说，一边在心中冷冷静地分析着，他又想到无限岛刚才的那一幕，通过比较，他已对龙、虎、蓝三人的功力在心中有了底，因此当他听盖天说到一念罗汉失败的原因后，马上接着盖天的话音道：“如果是那样，问题解决还有希望，目前就以三奇的实力而言，应该能击败那三大护法！”盖天一听，不觉兴奋起来，他仿佛看到圣杖已赫然握在他手上，马上坐直身子，竖起右手三根指头，激动他说道：“对，怪不得三奇乍逢，圣杖才会面世！《龙皮圣经》的预言一定应验，这是天意！”“总统先生，圣杖应该很快就会送到阁下手上！恭喜先生再添奇宝，这也是天意！”邪神见盖天神色激动，于是蛇打对盖天阿谀奉承，大拍马屁，以博得盖天的欢心。

果然，当官的不打笑脸人，邪神这儿句话由于时机拿捏的准备，制媚中不失恭敬，从盖天耳中直飘到心里，盖天听后犹如三伏天吃西瓜——甜透心了，不由自主的陶醉得闭上眼睛，用右手拇指搏着胡须，哈哈大笑，继而又投桃报李地对邪神道：“哈哈，邪神，你的说话功力也越来越高啊！”不过，盖天是有地位之人，很注意适可而止，他虽然心内高兴，但从来不会在属下面前表露出得意忘形，对自己的属下也从不放纵，因此他哈哈一笑之后，马上收住笑容，一本正经地接着提示邪神道：“但这三奇之间的关系很有问题，你要小心！”邪神觉得自己刚才说话得体，得到盖天赞赏，马屁拍到点子上，他心里也暗暗得意，当听到盖天又象征性地表示对什么事都很关心的样子，提醒他要处理好三奇的关系时，仍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面带微笑，恭敬地回答道：“先生，我会好好处理，请放心！”盖天今天是高兴极了，眼看着具有无比神奇力量的圣杖马上就要到手，而自己的心腹有这样善解人意，办事得力，终于又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面露喜色，轻松地对邪神说道：“好极，你办事，我放心！”邪神已摸透盖天的脾气，正当盖天在高兴的头上，要留出空隙让他自己去憧憬，去回味，去陶醉，最忌讳别人在这时多言多语，因此，当他看到盖天已完全被自己奉承的飘飘欲仙，便想到“全身而退”，于是邪神不夫机，十分识趣地对盖天告辞道：“总统阁下，下属告退了！”立体影像消失，密室里又静悄悄地只有盖天一人，他慢慢地从座椅上站起，背着手，挺胸昂头，显得不可一世的威势，他两眼出神，望着远处，心内想道：“圣杖已有机会找到，尚有圣剑，何时才能再得到圣经启示呢？当拥有圣器，是否能拥有比宇宙更伟大的威力呢？”

第五十七章 痛苦记忆

红邪子将玄虎引到一个豪华的房间，用手随便地指着室内，讨好地问道：“虎哥，这儿就是你的住所，请随便休息，宴吃点东西吗？”玄虎一边东张西望，仔细地打量着房间，一边不屑地回答说：“不用了！”红邪子轻轻退到一边。

玄虎站到洗手间的大玻璃前，仔细地审视着自己，从镜内他看到自己身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鳞片，他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丑，心里极为平衡，但一想到自己体内现在由于不知什么原因却令自己的功力猛增时，顿时变得神态安然，因此他自己一边仔细端详，一边在心里自安自慰地忖道：“我身上

这些鳞纹真难看，但功力大幅提升，多么难看也值得！”玄虎正在疑惑自己这身鳞纹的来历，突然，玄博士临死前的微笑又于无意中浮上脑际，接着玄博士那句句诚挚的话语又十分沉重地敲打着他的心底，他不禁心升疑虑，呆呆地忖道：“奇怪，我虽然亲手手刃了我的杀母仇人，但他那微笑的样子我又似乎很熟悉，却怎么也想不起，我脑海中，对前世的记忆清澈无比，但今生的记忆却只有极少一部份，是何因由呢？……但我潜意识中觉得，失去了的大部分今世记忆，内里定有问题，但脑海中却是一片模糊，无法想多一点……”玄虎满腹疑团，陷入沉思，身上的鳞纹渐渐增加也不知道……红邪子不知什么时候，走到玄虎的背后，他两眼阴沉地看着玄虎沉思的样子，嘴角上挂着鄙夷，他知道玄虎心内所思，因而幸灾乐祸地暗忖道：“他的记忆已被更改，阿虎就是想爆脑袋，也不会增加今世记忆……”“呢……”外星人DNA（遗传基因）的副作又再作怪了！沉思中的玄虎忽然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人猛地扯了一下，一阵奇异的痛楚袭来，他忍不住撕心裂肺般地怪叫起来。

红邪子猛吃一惊，顿时冷汗四溢，手足无措，救也不是，直急得大声喊道：“啊！又不行了……”“哎……”玄虎仿若受伤的野兽般，凄厉地惨嚎，他双手抱头，浑身颤抖，面目变得逐渐失去人行，眼红鼻尖，筋脉暴露，身上鳞片如雨后苔藓蓬勃而出，四肢渐渐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他心内恐惧地暗忖：“哗，今次发作得更厉害，体内细胞好像分成两派激战，全身剧痛无比……”红邪子见势不妙，急忙开通室内监控系统对着传声器大叫道：“报告主管，阿虎突然痛楚不堪，请快过来看他！”“…呜……”玄虎脑中忽然浮现出被自己手刃的杀母仇人的怪样，他两手死命地揪住头发，两眼放出恐惧的目光，惨厉地嚎着，心中恐怖地忖道：“我会否像那老鬼般变成怪物……”红邪子向邪神报告完毕，跑过一看，玄虎痛苦的越发厉害，急忙中忽然想到邪神为玄虎输功的情景，急忙运起极火掌，心中忖道：“病向浅中医，何不效仿主管，替他抑压异变！”红邪子“病急乱投医”，也不知玄虎情况如何，自己功力能否压抑住玄虎体内的异变，只想一心效仿邪神就能轻而易举地为玄虎消弥灾难，震压痛苦，因此他将双掌火力催运到200度，猛扑到玄虎的背后，用颤抖的声音对玄虎大喊道：“挺住了啊，我帮你！”话音未落，猛地将双掌印上玄虎的后背，但手掌尚未按实，猛听得“呀！”“哇！！”两人同时大叫，红邪子像一枚炮弹般被玄虎周身的内力震得飞身而退。

红邪子向来说话办事毛手毛脚，做什么从不考虑，他哪里知道，玄虎今次发作的极厉害，他自己那点功力怎帮得到他？因此。槽里借懂的手掌甫接玄虎的后背，焉有不被震飞之理。“碰！”的一声，身体重重的撞到墙上，把墙壁的混凝土撞的爆碎。

“吼……吼……”这时只见声虎身形失控地急速暴涨，体形激增了两三倍，样貌像玄博士般异变成怪物模样，肌肤鼓荡，令人呕心，异常骇人，更痛苦的仰天惨嚎、痛不欲生！

“隆！”红邪子撞破墙壁后，余势又将他重重弹到地面，只撞得他骨软筋麻，浑身奇痛，骨骼像散架一般，本欲救人，反被人害，红邪子气得在心里直骂道：“哎……他妈的，真是好人难做！”正在这时，红邪子猛听到玄虎仰天长嚎，声音凄厉地叫道：“呀……我快要爆炸了……”红邪子闻言急向玄虎看去，猛见玄虎嘴里竟然吐出绿血，狂如喷泉，周身通红，体内两股巨大

的内力“洪……洪……”涌动着，打着漩儿不断撞击，似欲挣破身体，红邪子一看，也顾不过来再骂娘，急得忘记了周身的疼前，只惊得大张着嘴，眼欲鼓出，心里恐惧地想道：“哗，这是什么闹法，看来快要涨到爆炸，支离破碎！”正在红邪子感到束手无策之时，邪神及日个赶到，焚天极火全力施为。邪神一手按定玄虎丹田，一掌抵住大椎穴，双管齐下，为玄虎周天贯输功力。

仿佛一个母亲，哄着摇篮内的婴儿，邪神一边为玄虎输功，一边轻轻地满含人情味他说道：“虎，收摄心神，引导我功力去压制体内的异变！”“呜……”玄虎浑身大汗淋漓，毛发水淋淋地仿若一条落水狗刚刚拼命爬上岸来，伸长脖子，大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哀哀低嚎着。

“啊……”玄虎痛苦的嚎叫声逐渐变低，身上的鳞纹渐渐减少，样貌渐渐恢复人形。

“喔……”玄虎轻轻的仿如叹息地叫着，身上多出的鳞纹完全消失，他低垂着头，情绪完全安定下来，双目微闭，似已甜甜睡着。

焚天极火果然厉害，邪神只为玄虎大约输功 15 分钟，便帮助玄虎恢复原貌……经过这样一番“治疗”，玄虎浑身仿若散架，疲软无力……邪神看到玄虎瘫软的浑身仿若无骨，知他是经过刚才一阵折腾，此时已疲惫脱力，看看玄虎周生长出的鳞纹已完全消退，才放下紧悬着的那颗心，一边继续为玄虎输功，一边轻轻叮嘱道：“虎，现在你将我输进体内的功力，引化为己用，好好调息！”玄虎浑身无力，闭着眼睛，回答邪神仿若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声音，懒懒得没有一点精神，有气无力他说道：“是……”邪神为了防止玄虎体内异变复发，仍不断地输劲，玄虎盘坐地上，两手相叠抱球放于胸前，凝目内视，意守丹田，缓缓引导邪神输入体内的火劲周天运转，邪神输功直到玄虎自身的功力强壮起来为止……邪神撒手侍立，静观玄虎调息，忽觉身体一阵疲劳，他原本对付核子炉已耗力极巨，再帮玄虎，邪神也感到有点吃不消……为了彻底消除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在玄虎体内产生异变的隐患，邪神回头吩咐在旁傻看的红邪子道：“刚才的情形，你快去告诉研究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科学家团，叫他们立刻研究锁压付作用异变的药物！”“YES，SIR！”红邪子恭恭敬敬地回答后，转身离去。

玄虎周天运行，仿佛入定，头上的极火翻卷吞吐，满脸汗水，双目微闭，通身雾气腾腾，邪神仍不放心，静静地守候在身边，慈祥地看着玄虎，内心想道：“人体植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好处很大，但坏处也不少！”邪神想着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心想玄虎跟自己有什么相干，自己现在不过是利用他而已，然而不知不觉中自己似乎已将一颗冰封已久的心竟系到他身上，对他的生死，忽然莫名其妙地担起心来，他心里想道：“阿虎只不过是改造人 3 号，只是盖天数个合拼人计划中的一枚棋子，生死只靠运气，我和他无瓜无葛的，无须对他这么紧张……”可是邪神心里虽然这么想，然而做起来却大伤脑筋，那种古怪的感觉瞬间又把他刚刚一闪的念头击得粉碎，自打他见玄虎第一面起，直到后来精英大赛前两次欲杀玄虎，然而两次都受那种奇怪的感觉支配而最终手下留情，那种奇怪的亲切感始终象阴魂般萦绕心头，挥之不散，现在他心里又疑惑起来，呆呆忖道：“可是我对他却始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感觉，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奇怪感觉……”邪神为感情所支配，越想越不明白，仿佛这种亲切感与生俱来，看着玄虎英豪伟岸，功力深厚，邪神这时又感到舒心，暗自忖

道：“不过，当他是儿子也不错，反正我也没子女！”然而另一个念头却悄然爬上心头，令邪神又开始烦恼起来，他心中不安地忖道：“但……若有一日，总统要毁灭他时，我该怎么办？”邪神脑海中顿时浮现出盖天总统的那张脸，仿佛看到盖天正在向自己威严地下达命令：将改造人3号彻底毁灭！邪神脸上不由吓得渗出汗来，他想到那时，自己对玄虎绝对下不了手，而那样便会违背盖天的旨意，令自己进入两难之地，邪神越想越烦，越烦越想，心如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两全之策，最后只好心事重重，无可奈何地默默想道：“唉……这感情原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一旦从人心里生出根来，若要扯都扯不断……看来趁自己尚未对玄虎滋生出感情之前……该好好处理，否则便会自寻烦恼……”空气太沉重了，凝固得像一块厚重的钢板，严密地覆盖着无形的空间，让人连喘息都很困难，天老是阴着脸，沉闷得令人心烦，风不紧不慢地刮着，令人总是觉着有一种阴凉凄切的压抑感……蓝天使憋着一肚子委屈、负气逃回自己的房里，赤龙不分深浅，一路急追也来到蓝天使的房里。

蓝天使轻声哭着，背对着赤龙，站在窗边，连看也懒得看赤龙一眼，她只觉得心越来越往下沉，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怕的渺渺深渊她觉得她的心是那么冷，了然孤立，凭影相吊，周围的天，周围的地，周围的风一切一切仿佛在瞬间都变得凄苦悲枪，她只感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孤单，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失落和茫然；她怎么也想不明白，曾是自己一生挚爱的人，当自己把一生部交给他的时候，为什么在最需要他时，他却变得如此懦弱，不去奋力帮自己一把，为自己遮风挡雨，反倒是助纣为虐，任意践踏自己的感情，出卖自己的灵魂。

蓝天使的心碎了。

蓝天使的心在流血。

蓝天使心好恨，恨自己如此软弱，恨自己有眼无珠，也恨赤龙的薄情寡义。

赤龙默默地站在蓝天使身后，难过地看着蓝天使那孤凄无依的样子痛的心如刀搅，他知道自己的两世作为确实令她伤痛欲绝，可是，他明明知道，自己上世也是惨死在黄虎的手里，可是两世的几时友情，令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把今世的玄虎当做仇敌，他沉闷，他痛苦，他恨情义不能两全，为了义，他两世抛情，致令今世自己的爱人伤心欲死。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种下的怨恨，还得自己去化解，想到这儿，赤龙打起勇气，无可奈何地向蓝天使解释道：“唉，你要我讲多少次才肯相信？我绝非像前世般偏帮黄虎（玄虎）！我真正的心意，是不想让你二人两败俱伤——主要是不想让你有任何损伤！”蓝天使脸色苍白，一任泪水长流，她头也不回，恨意未绝他说道：“哼，若不是你插乎，我早已把他杀了！”“在你杀他之前，邪神会不出手吗？”赤龙见蓝天使始终固执己见，冷冷反问，接着，他又继续说道：“邪神的速度和威力，刚才已显露无异，在杀玄虎之前，你肯定会被极火焚烧！”想起邪神的惊天威力，蓝天使也不觉芳心震栗，默默无言。

赤龙站在蓝天使身边，接着他的思路，语气充满柔情，继续说道：“我们好不容易，今生能再相会……能够再续前缘，现在才是我俩美好生活的开始……”赤龙两手抚上蓝天使的肩头，出神地想着，喃喃说道：“若再失去你……我生存还有什么意思？……”像春风吹醒沉睡的大地，像阳光开始融化冰封的河水，蓝天使被赤龙这一番有理有据，充满柔情的话语温暖，冰封

的心开始溶化，死去的心开始复活，破碎的心开始聚合，她无声地哭泣着，直哭得花枝乱颤，抽泣着无力说道：“但……我们前世被他害得失去孩子……失去了性命……”一想到这不共戴天的仇恨，蓝天使便像发疯般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忍不住歇斯底里地怒吼道：“这深仇大恨，我无法消解！我一定要报仇！！”怒牵气动，鼓荡的内力将赤龙震得踉跄着柱后退去。

“呜呜……”蓝天使情绪激动，嚎陶大哭赤龙震怒，霎时在脑海中泛起凤姿那温婉俏丽的俏面，不由在心里无奈地叹道：“唉……她倔强泼辣的性格……和凤姿真是天渊之别……姿……”两爱相交，令赤龙惆怅无限。

正当赤龙忧愁彷徨之际，“当！”忽然背后传来沉重的砸门声，赤龙急忙走到门边，打开一看，却惊见红邪子站在门外，见到赤龙，阴阳怪气他说道：“赤先生！”赤龙一怔，诧异地问道：“咦，红邪子，什么事？”红邪子板着脸，冷冷他说道：“主管先生有急事，召见你两位！”赤龙和蓝天使闻听，顿时感到头皮发炸，不由惊得一时语塞，哪知此去定会难堪，但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赤龙和蓝天使跟随红邪子去见邪神。

待开门一看，只见玄虎背着手，傲气十足地站在一边，邪神冷着脸，亦背着手站在对面，眼珠滴溜乱转，不停地扫视赤龙，蓝天使三人，赤龙，蓝天使装作若无其事，同时向邪神毕恭毕敬他说道：“主管大人！”蓝天使与赤龙说完马上走到玄虎身边，挨着站下。玄虎傲然挺立，目不斜视，连理也不理二人。只见他脖上青筋暴跳，鼻里呼呼喷着粗气，显然又是仇人相见，不禁炸肝炸肺。

蓝天使眼中喷着怒火，冷冷地白眼斜视着玄虎，当看到玄虎那一百个不忿的样子，只气得怒火上升，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咬他两口，才解心头之气，但她看到邪神不阴不阳地站在对面，只好强压着性子，在心里愤愤地骂道：“好狂！”这时邪神看三人各有心病，默默不语，于是才亲自出面打开僵局，他开口说道：“总统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你三人联手解决！”三人闻听，不由大吃一惊，赤龙、蓝天使心中惊惧想道：“要合我三人之力！？这任务一定非常艰巨和重要！”玄虎则震惊的目瞪口呆。

邪神看三人均感震惊，大惑不解，停顿一下，才慢慢地开口说道：“这个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去找传说中的一空中花园！并要取得7圣器中的圣杖回来！”蓝天使一听说要和玄虎同行，当时气得脸都白了，待邪神话音刚落，她就愤怒得咬牙切齿地喊道：“哼，我不和仇人去！”邪神一听，大为恼火，反了天了，你一个小小的毛丫头竟也敢违抗命令，和我堂堂的邪神顶嘴，于是，他伸出右臂，用手指着蓝天使，唬着脸，威严地说道：“总统的命令不容违抗，包括我在内！”蓝天使闻听，闭上眼睛，脸上现出一付不服，不急、其奈我何的样子，软磨硬抗，对邪神硬着口气说道：“嘿，我心中不服，勉强同行，只有把事情弄坏，主管先生，你权衡轻重吧！”赤龙吓得魂都没了，大气不敢出，脸上流着汗水，惊惧地望着蓝天使，恐怖忖道：“如此顶撞主管，麻烦来了……”邪神一听，反倒冷静下来，他背着手，两眼逼视着蓝天使，淡淡说道：“好，我就令你心服！我俩不妨就来个比试，让你先用火云劲烧我：分钟，如果我冒出来半滴汗，那你就不用去！然后我以极火焚烧你10秒，如果你捱得住，也不用去！”

怎么样？”“好！”蓝天使欣然答应。再不多说，摩拳擦掌。准备动手。

蓝天使性格好勇，双臂互击暗掣，疾冲出击，双掌鼓量度八成火云功力，再加上奇异手套，将威力增大，然后两手合壁，霎时只见他双掌暴涨，

火云劲激疾喷射，杀气尽显。火云劲将两只暴涨的大掌鼓荡的充盈欲裂，成为一双黄灿灿的金手。“——咤——”蓝天使一声厉吼，飞身攻上，厉掌击胸，“伏！”，谁知双掌拍上邪神胸膛，邪神竟纹丝不动，劲力入胸，如击败絮，只发出微薄沉响……蓝天使不由心中大恐，忍不住惊忖道：“呀，我的掌劲如击中败絮，竟毫不受力……”蓝天使情急之下，急把劲力催谷到最高，霎时只见周身火云疾吐，“熊……熊……”，“熊……熊……”汹涌攻出。

“梁……梁……染……”但邪神纹风不动，只发出阵阵轻蔑的冷笑。

霎时已过 30 秒，邪神气不长出，汗不轻冒，脸带讥讽，笑咪咪地看着蓝天使，直如蚁撼树，徒然耗劲。

玄虎开心地看着，面露鄙夷，嘴挂嘲笑，心呐不屑地骂道：“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赤龙焦急地看着，震惊得两眼发直，他神情痴呆，心内惊忖道：“呀……邪神的功力，真是高深莫测……”当然，最震惊最尴尬的还是莫过蓝天使，她心内恐惧，又急又恼，只唬得粉面惨白，两眼惊惧，心内想道：“呀，他比想象中，更厉害百倍……我已出尽全力，但全都如泥牛如海……”转眼一分钟已到，邪神仿若根本没有这回事般，丝毫无损，开口说道：“已 1 分钟了，乖乖退下吧！”“喔……”邪神以柔劲推开蓝天使，免得她受伤，但蓝天使还是经不住这柔力冲击，痛苦了惨叫着，身形不稳，飞退。

赤龙急飞步上前，扶住蓝天使，并急急提醒蓝天使道：“你用气过多，快回气调息！”“不用你理，滚开！”不料蓝天使生性倔强，最怕丢面子，眼见自己惨败，仇人在旁讥笑，而赤龙却不识时务，竟帮倒忙，令她在仇人面前出丑，因此她怒不可遏，狠狠斥骂赤龙。

“喔……”赤龙热脸贴到凉胸上，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解地叫道。

该轮到邪神出手了，他脸上一向死板、冷酷，不料现在却笑吟吟地面带微笑，以轻蔑的口吻招呼蓝天使道：“娃儿！小心了！！看你能否捱过十秒！！”“哼！放马过来吧！！”蓝天使虽然口硬，但芳心已怯，然势成骑虎，唯有拼命谷尽体内火云劲护身，准备捱受邪神过掌。

邪神闪身出掌，印在蓝天使背后，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强猛的极火劲竟将蓝天使的血气推出体外，“啊……”惨叫声中，只见一个仿若蓝天使的血色身影脱身而出，煞是触目惊心。

玄虎只看得心花怒放，大开眼界，一时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幸灾乐祸道：“臭八婆，这下惨……”赤龙唬得魂飞魄散，大张着嘴，直瞪着眼，整个人仿若傻了一样，只恐惧地看着蓝天使，心内惊惧地忖道：“呀，血气离体，若不迅速回归体内，必定全身瘫痪，成为废人……”邪神不急不徐，绵绵运劲，脸上挂着阴笑、看着蓝天使还在拼命硬撑，于是不冷不热地对蓝天使说道：“倘若觉得受不了，就要求饶，否则筋脉俱毁，终生残废！”时间只是一刹那，仅仅才到 1 秒……

第五十八章 屠凤计败

智利沿岸，大西洋海底深处，深藏于海底五万尺以下的神秘外星人基地。

此时，一个面似骷髅，长发披肩，青面獠牙，体格硕健，身覆古怪金属护甲的怪人，正站在堡内大厅一束金色光柱内向首领报告，他就是外星人武士 T5。

“报告首领，国安局的保安系统实在太严密，无法潜进，” T6 狙杀风姿失败，“歼灭者”组织又派出具有高功力的武士级杀手 T5 去执行狙杀风姿的任务。由于风姿两姊弟在 T6 狙击过程中，奋力抗击，最后凭借依波拉病毒漏泄感染，令 T6 迅速病发死亡，才死里逃生。两姊弟在彻底杀灭体内依波拉病毒后，前往国安局，谒见国安局长雷霆，将事情始末和盘托出，雷霆心怀叵测，借公济私，以对风姿姐弟实行一级安全保护为借口，将俩姐弟藏身于国安局内，T5 这次继续执行狙杀任务，因国家局保安系统实在太严密，不便冒因此无功而返。

幽暗的海底异堡大厅内，在 T5 对面一梯形上，首领翘着二郎腿，姿势优雅地坐在企鹅状座椅内，静静地听完 T5 的报告后，对狙杀失败，十分理解，她用平静的语气对 T5 淡淡说道：“这也难怪你，因为我们的行动原则要求，执行任务时，要保持绝对的隐密性，无论如何都不能泄露身份！”首领冷静地考虑一会儿，审时度势，作出决定，又缓缓地对着 T5 说道：“这样吧，你先退下去休息，然后我再多派一位士与你联手执行任务，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T5 一听首领的安排，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决定意味着，自己无能，办事不利，因此，得不到首领的信任，这无疑有损于自己“武士级”身份的荣誉，因为在 T 组织，能晋升为武士，绝不容易，需要经过严格的武功测试和多次实战经验的考核，九死一生，才最终会获得这个级别，这是 T 组织的极高荣誉，因此凡是晋升为武士级别的人，每个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都很强。执行任务时，皆全力以赴，宁肯杀身成仁，也不容许自己的荣誉有丝毫损伤。因而当 T5 听到首领作出上述安排后，自尊心大受伤害，顿觉脸上无光。当首领话音刚落，T5 就急不可奈，急急说道：“首领，属下有一个不实之求，希望首领能再三考虑，首先，T6、T7 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是一般的普通杀手，而我却是比他们高级得多的武士级，我认为，凭我的威能，去杀一个区区的地球人风姿，武功是绰绰有余，这次前去执行任务失利是因为原因特殊，时间急促准备不够充分，才令我无功而返，倘若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假以时日，我定会不负首领所托，坚决彻底，滴水不漏地完成任务。”首领静静地听完 T5 的慷慨陈辞，以手支颐，沉思再三，似对 T5 仍不放心，为了保证任务的彻底完成，她不由沉吟说道：“但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一旦有什么闪失，将会影响到我们组织的生存，我看这样吧，派你一个人去，也显得有点人单势孤，如出现意外，亦无法策应，为了确保行动安全，必须再加人手，T4 武士，那么就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T5 负责协助你来一起完成。”听到首领吩咐，应声走出一个身高丈余，面色通红，面部棱角分明，仿若是京剧脸谱般的外星人武士 T4，他满脸杀气，眼内精光暴射，头顶油光，只在正顶长出一蓬浓浓长发，又粗又硬成为一束，蓬松地飘在脑后，单从气势看去，就是一个精明强悍的高级杀手，T4 闻听首领特别看重自己，心里不由洋洋得意，他满面春风地看着首领，沉稳刚毅，语气坚定地回答道：“首领放心，双 T 出动，保证成功！” T5 看首领坚持己见，作出决定，降低自己的档次，只配给 T4 作助手，一时语塞，继而像一个漏气的皮球，蔫头搭脑，面色尴尬，嘴里喃喃地“真没劲！”但首领命令，在 T 组织来说就是圣旨，T5 虽然满心不高兴，但也只能将不满压在心底。他默

默退出，随同 T4 去执行任务。

首领目送 T4、T5 走出大厅，陷入沉思。从侧面看，这位首领，貌似中年妇人，面目姣好，仿佛是一位地球人，但事实上她却是一个外星人。然究竟是哪一个星球的人类，那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她领导一群外星武士和杀手潜入地球，曾办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她曾派人用核爆彻底毁灭了地球上的几个地区，是什么原因，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盖天总统又是否知道这帮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却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甫一出掌，邪神极火掌印向蓝天使后背，才仅仅只是那么眨眼之间，时间刚好一秒，赤龙等人却已惊见蓝天使在邪神强猛的极火掌下，竟将气血飞出体外，情景煞是触目惊心。

玄虎静静站在一边，面带讥笑，目透轻视，冷冷地打量着蓝天使，本来他就和蓝天使有隙，但他自己的功力跟蓝天使相比，却是相形见绌，几次险些送命，若不是赤龙及时出手相救，恐怕他自己早已做了蓝天使掌下之鬼，因此他对蓝天使心中怀恨、牙根发痒，但却奈何不了蓝天使，今天他见蓝天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顶撞自己的父亲邪神，还不知死活地跟父亲出掌比拼，早已气得心肺欲炸，但看父亲只一掌在眨眼间就将她的气血催离体内，不觉心里顿出一口恶气，站在旁边边幸灾乐祸地想道：“蓝烟性格倔强绝伦，死要面子，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她肯定至死也不会求饶，照这样硬撑下去，即使不马上就死，也会最终落得个重伤残废...哼哼.....”蓝天使攻那邪神一分钟，却令邪神毫发无损、心里已是吃惊，但话已出口，与邪神比拼自尊心令她无法反悔，咬牙也要实现诺言，待邪神一掌拍向她的后背，那雄浑无比的极火劲力甫已人体，她便感觉到死亡的来临，但她生性不肯服输，更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低声下气，因此虽是心知死神已悄悄来临，但她为了一口气，仍是默默咬牙坚持，但心内却恐惧异常。

邪神一边不冷不热他说着，给蓝天使找台阶下，希望她能承认现实，屈从自己威力，前去执行任务，一边手掌用力，将极火掌劲绵绵贯入蓝天使体内，才三秒间，蓝天使的六成气血已被推出体外一半，蓝天使顿时陷入极度痛苦中...孰料蓝天使的斗志无比坚强，她嘴里虽然不停：“呵.....呵.....呵.....呵.....”地痛苦叫着，但仍不断强运内劲欲抽回自己溢中体外的血气，口中倔强地大喊道：“呜.....我要斗到底！”可惜徒有斗志，技不如人，运气回吸气血终不成功...转眼体内血气已被邪神掌劲推出七成...赤龙眼见蓝天使的险状，却也是干着急没办法，他忧心如焚地看着蓝天使，在心内焦急地忖道：“看情形，她肯定捱不到十秒.....体内血气将被摧干.....永难回体.....”赤龙想到这里，心里为自己的爱人难过，想到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斗不过邪神，何不服输保留性命，于是他急得对蓝天使惊恐地大叫道：“蓝蓝，快认输！”谁知蓝天使那百折不回的性格，令她任谁人的话也听不进，只是一味苦捱硬撑，坚强的意志令她在心内不断告诫自己道：“不认输！！不认输！！不认输！！！”看到蓝天使九牛不回，死不认输，这下轮到邪神为难了，他骑虎难下，心内不安，焦急地忖道：“想不到这娃儿真硬劲.....莫非真要毁了她不成？.....但重伤了蓝天使，如何能完成总统令谕的三奇寻圣杖任务？！唉.....真是始料不及，始料不及.....”玄虎此时更是得意，眼见蓝天使如若再硬撑下去，后果必会凄惨无疑。但邪神已为他洗脑进行改造，以使他变得更是冷酷无比，变得丧失人性，因此他看到蓝天使越是凄惨，他的心里反倒觉得越是快意，只见他双臂抱膀，一脸神气，幸灾乐祸，蓝天使大难临头，

他还不忘替她落井下石，满是嘲笑地讥讽说道：“呵呵呵，蓝天使果然是女中豪杰，够坚强，有骨气！”红邪子见玄虎那呕心的样子，心中极为反感，他冷冷地打量着玄虎，心中气愤地骂道：“他妈的，人命关天，你还幸灾乐祸，你算是什么东西！”赤龙见蓝天使危在旦夕，看玄虎不但不帮忙，还在添油加醋，火上浇油，不由脸上挂不住火，为了爱人，不顾自己的自尊心与荣誉急步上前，猛地单跪在地，双手抱拳，对邪神神色凄然的恳求道：“主管大人，求你看在我的面上，对她手下留情，我保证能劝服她！”邪神正在左右为难，赤龙跪地为蓝天使求情，无疑是为他解围，他真是求之不得，正好下台阶，于是他虽然心里高兴，但在脸上却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对赤龙沉着脸，冷冷说道：“好，既然你求情，我就不妨信你一次，给你这个面子，但蓝天使肯不肯给你面子，那就看你的了！”邪神说着，引导蓝天使体内极火回流，轻轻卸下手掌，蓝天使血气顺势退回体内，若再多三秒，后果将不堪设想。

玄虎见好戏中途收场，觉得很扫兴，他不由怨怒地看着赤龙，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妈的鸟儿人，坏本少爷的好事，真没劲！”红邪子见蓝天使拣回一命，顿时心舒气畅，心里暗暗地为蓝天使庆幸道：“蓝天使，你真有运，算你一场造化！”赤龙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紧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轻轻落下，他呆呆地看着蓝天使血气回归体内，邪神撒掌退下，大惊的心才渐渐平定，他在心里庆幸想道：“嘘！幸好邪神肯卖这人情……否则……”蓝天使从鬼门关前拣回一命，已虚弱不堪，邪神一撒掌，竟萎顿倒地，象一摊烂泥，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拼命喘气。

赤龙急忙上前扶住蓝天使，脸色紧张的煞白，焦急地看着她，见她那虚弱不堪的样子，心痛欲碎，虽然邪神看在自己的份上暂时罢手，便事还没有完，因此他惶急无措地劝蓝天使说：“蓝蓝，请暂时放下仇怨，别在坚持了，听从主管吩咐，我们先替总统办事吧！”“呸！谁叫你求情？我自己情愿去死，无论如何也不和这狗杂种联手！”孰料蓝天使百折不回，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听赤龙惶急劝说，竟怒火冲天，勃然大怒，无神的眼睛瞪得鼓圆，喷着怒火，大声地斥呵赤龙，认为他失去自己脸面，蓝天使怒气冲冲地骂完赤龙，霍然颤巍巍地站起身于，狠狠拨开赤龙抚在自己肩上的手，紧握双拳，耍起无赖，暴跳如雷地对邪神吼道：“我不会去！！你再用极火攻我吧！！”邪神、玄虎冷冷地看着蓝天使，沉着脸，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看到她那倔强的样子，不由暗想道：“如此强悍记恨的女人，世间罕见！”看蓝天使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仍无赖地大吵大闹，邪神强在心里忍住笑，微微扬起头，语气生冷，幽幽说道：“哼！既然赤龙已赔身求情，那就由他接受惩罚吧！”“惩罚？！”玄虎神色一凛，目光深邃，不解地看着邪神，静静地等着看好戏，蓝天使激伶伶地打个冷颤，满脸疑问，两眼仇视地看看邪神，沉默不语，赤龙则惊恐地目瞪口呆，冷汗倏出，茫然无措地大张着嘴。

邪神冷眼打量一下蓝天使，见她一脸疑问，似是不信，知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马上威严地大声命令红邪子道：“红邪子，你就叫赤龙先领教一下‘一级程式’吧！”红邪子听到邪神吩咐，干脆地回答道：“是！”红邪子说罢举起右手，手里忽然多了一个十公分左右长的晶体小棒，神色威凛地看着蓝天使，冷冷地对赤龙说道：“赤龙，现在你有难了！”红邪子说完，启动按掣，手中小棒立时发出一阵如警铃般“D……D……D……”的响声，棒头发出一束电磁光束，盘旋着如灵蛇游动，一波~波打着旋向周围空间扩散

开去……赤龙忽觉脑后如有万刀刮刮，“嚎……”残嚎声中，口中鲜血箭射而出，那种极痛，比撕心裂肺那种痛苦不知强上多少倍……原来当日赤龙抵无限岛与邪神交手，进行比武，岂料两招间已被邪神击倒，昏迷时，被科学家在脑内植入第二代晶片，同时以激素令伤口迅速愈合。故赤龙在三日后醒来只感到脑后有些稍微疼痛，当时并不在意。

晶片共分两级指令，第一级能刺激脑下垂体产生剧变，令人痛不欲生，第二级令脑内神经血管爆裂，导致终生瘫痪！赤龙此时接受第一级程式折磨，只觉得头痛欲裂，两手紧紧捂住后脑，痛苦得“哗……呜……”长嚎，在地上抽搐扭动，翻滚挺跃，面部肌肉扭曲，两眼恐惧绝望，放出死光，肝胆欲碎。

蓝天使摹见猛吃一惊，头发凌乱竖起，面无人色，恐惧万分，看看心爱之人遭受如此非人折磨，只如万箭穿心，冷汗疾出，心内不由暗骂邪神道：“竟然利用阿龙来逼胁我，好卑鄙的邪神……”红邪子见蓝天使虽然着急恐惧，但仍无悔改求饶之意，只是惊得六神无主，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实在得，他也不忍看见赤龙如此痛苦的惨状；但命令难违，只见他头上冷汗直飞，手臂颤抖，忽然心生一计，大声说道：“1级程序发动一分钟后，就会自动进入2级程序！届时会令整个脑神经血管爆裂！”蓝天使闻听，骇然失色，赤龙仍痛苦地叫道着、“嚎……啊…啊……”在地上翻滚扑跌，头部将地面撞击的“咚咚！”作响，情景惨不忍睹，不禁心急如焚，骇然忖道：“我的天……一分钟就会变成废人……”天下最坚强的人，也忍受不了看着亲爱的人惨死，蓝天使亦不例外……眼里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哭失声，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违心屈服邪神的威势，身子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吼道：“我去了！”“停！”邪神正是摸准人性中最脆弱的一点，用精神折磨蓝天使，见蓝天使终于忍受不住这痛苦的折磨，屈服领命，心中暗自欣喜，急呵止红邪子停止执行一级程序。

虽然前后仅是短短的三十多秒，赤龙以经历了极度恐怖的绝痛煎熬，四肢百骸像碎裂了一样……顿时瘫痪，昏了过去……蓝大使流着泪，跪在赤龙身边，一手摀住赤龙丹田为赤龙输力，一手不断擦拭赤龙满头汗水，呜咽喊着赤龙道：“龙……”玄虎白眼斜视，嘴角挂着不屑，心里却鄙夷地想道：“哼，敬酒不吃吃罚酒，累自己情人受罪，臭八婆，真是贱骨头……”赤龙从昏迷中悠悠醒来，看着蓝天使一脸焦急悲戚的神色，心下一宽，呆呆想道：“蓝蓝宁愿死也不肯屈服邪神，但为了我却肯……证明她对我的浓情深爱，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蓝天使见赤龙苏醒，悬着的心才悄然落地，她深情地看着赤龙，吸了一口气，幽幽说道：“唉……龙，你若成了废人，我生存便变得毫无意义……”蓝天使轻轻扶起赤龙，慢慢将他架起，恨恨地接着说道：“主管抓住了我的弱点，无话可说……”赤龙痛苦地“喔……”了一声，浑身仍在颤抖不已。

转眼室内风平浪静，邪神亦放下严厉的神色，背着手，看赤龙仍在颤抖，于是关切他说道：“赤龙，一级程式的遗祸不深，你休息两天便可复原！你也不必多想什么，历届冠军脑里都植人像你这样的控制晶片，这是总统的命令！”刚刚平静的蓝天使，闻听又是一惊，不由骇然变色，她恐惧地睁大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惊问道：“什么？！那么我也被……”“对！”邪神神气傲然，回答的非常干脆。接着他语气一变，缓缓说道：“若不背叛总统，绝无坏处！”蓝天使二人闻听，两颗心顿时像掉进万丈冰窟，忍不住

一阵凄凉涌向心头，二人同病相怜，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恐惧地看着邪神，心内忖道：“想不到德高望重的伟大总统盖天，原来竟是这么奸险……”两人默默无语，蓝天使将赤龙手臂搭在自己肩头，一手扶住赤龙的腰部，两人十分沮丧，满脸悲凄，沧惶茫然，踉踉跄跄地相扶相拥着向外走去……两人心中虽然忿痛，但却无可奈何。

红邪子身不由己，悄悄地跟在两人背后，将两人送出门外，站在门口只望着两人越走越远的背影呆呆出神……玄虎看到赤龙二人十分狼狈的样子，显得十分开心，越想越解恨，越想越高兴，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仰天狂笑着说：“呵呵呵……呵呵呵……这两个所谓的冠军，想不乖乖听话也不成！”邪神向来看不惯年轻人轻狂的样子，当他听到玄虎这样幸灾乐祸，狂妄开心时，耐着情面，回头冷冷地说道：“虎，他两人心中不服，你可别大意，尤其是那个蓝天使，当真固执倔强起来，会失去理性！”玄虎一听，气得七窍生烟，梗着脖子，一脸不屑，恨恨骂道：“呸！这八婆若敢再惹我，我便先下手为强，把她干掉！”邪神听到尤为刺耳，心内不悦，他背着身子，回头狠狠地训斥玄虎道：“你太高估自己了，就你目前这几下子，真要同她交起手来，你肯定会输给她！”玄虎语塞，但不敢反驳，只在脑内急速旋转，沉思着，忿忿不服。

邪神看玄虎倔强不服的神情。转过身来，用手抚住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接着说道：“所以，你要好好锻炼发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的威力！假以时日，你必定胜她！”玄虎闻听，才长长地嘘口气，紧皱眉头，眼里透出杀机，气哼哼地说道：“哼，那就让这八婆多活些日子！”邪神稳定好玄虎的情绪，和玄虎一同坐在地上，为玄虎输功，他接着说道：“当务之急，就是要研制出镇压异变之药，以镇压住你体内异变，才会充分发挥外星人 DNA（遗传基因）胸作用！”邪神看玄虎渐渐入定，一边继续为玄虎输功，一边话锋一转，指点玄虎道：“但药物只是治标而已！治本之法，仍需靠你自己通过不断提升本身能力，才能将外星人的 DNA（遗传基因）融合为己用！”玄虎得到邪神指点和导人体内的极火之助，得益不浅，功力又有了进升！

第五十九章 虎威重现

赤龙豪华的住所内，漂亮的浴室光洁照人，洛室装修十分讲究，宽大的浴池边上，几只振翅欲飞的金属天鹅，栩栩如生，从口中喷出一帘帘清水，哗哗注入池内。

赤龙似乎仍未从痛苦中完全解脱出来，无精打采地坐在池内想着心事，蓝天使一边为赤龙搓背，边絮絮叨叨地说道：“龙，你的汗味极浓臭，刚才的折磨一定很可怕……”“唉……”赤龙无限心事，心不在焉，听到蓝天使的唠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他心内正在考虑蓝天使的以后生活，两人两世情恋，蓝天使心系自己，无怨无悔，自己可以抛弃一切，抛弃教主地位，抛弃生命，亦深爱自己感情始终不移。她虽然屡屡对她不住，问心有愧，然而她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自己，可以容忍任何委屈，将整个身心都献给自己。然而自己

现在却仍没有给她一个认真的答复，让她只是这么遥遥无期地等待，也真难为她，想到这里，赤龙心中忖道：“这次寻找圣杖，需要我们三人同行，这历程一定非常凶险，万一我有了闪失，便剩下蓝蓝孤伶伶一个人……若她有了身孕，孩子便成了私生子……”赤龙想到这里，冷不丁地激伶伶打了一个冷颤，倏然一把抓住蓝天的双手，脸色紧张，惊异地看着蓝天使，急切地喊道：“蓝蓝！”蓝天使正边为赤龙认认真真地擦背，边看着赤龙那宽厚的背部，肌肉光滑，充满劲力，心里不由泛起蜜意，恍恍惚惚似欲入梦，冷不防赤龙急切叫一声，一把抓紧自己的手，眼内充满惊异，不由心内一阵紧张，下意识地应道：“嗯……”赤龙紧紧地抓着蓝天使的双手，两眼满是寻问，急切地问道：“烟，你愿意嫁给我吗？”蓝天使闻听，顿时脸泛潮红，娇不胜羞，幸福闭上眼睛，脸上充满温柔甜蜜，她心咚咚地剧跳不止，似乎一时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天大喜讯，略为矜持，思绪像一锅沸腾的开水，这句话自己苦苦等了两世，时间是那么漫长，长得仿佛遥遥无期，自己曾彷徨，苦闷，形单影直，孤苦无依，但为了爱，自己却始终对赤龙挥之不去，自打他闯入火云教总坛的那天起，自己的心就渐渐让赤龙占据，无论多苦多累多么忧愁烦恼，然而只要一想到赤龙，心里便充满了无尽的蜜意，觉得花为我开，风为我吹，天地为我存在，自己的生命已深入赤龙的一部分，自己也曾为自己的痴心吃惊，也这无承诺的爱防惶犹豫，可是一旦没了赤龙，自己似乎成为一缕轻烟，一丝飞絮，飘飘渺渺，茫茫空虚，就不知自己生为谁生，死为谁死，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遥遥两世，两世呀，自己的无限寄托，无限情丝都随赤龙而变化，赤龙忧亦忧，赤龙喜亦喜，就是为赤龙亡命，也觉得是那样实在，那样的有意义。只以为自己就这么耗尽心血，耗尽青春，等到人老珠寅，也不会得到赤龙爱得呼唤，爱的信息，令自己永远像一叶飘泊的飞叶，永远飘摇，无靠无依，想不到今天这喜讯来得这么突然，突然得让人难以承受，让人措手不及，可这实实在在是真得呀；蓝天使从幸福的昏眩中回过神来，激动得期期艾艾他说道：“这……这句话……我已…等了两世…”赤龙听到蓝天使的回答，从浴池里裸着身子，高兴的一下跳了起来，一把将蓝天使紧紧地搂进怀里，仿佛一个充满天真的稚童忽然得到一件可心的玩具，激动地大声喊道：“多谢你，老婆大人！”蓝天使猝不及防，身体一下被赤龙抱起，虽然惊险刺激，可是心里仿佛是生满了糖蜜，咯咯笑着，娇呼道：“啊哟……”赤龙简直被这天大的喜讯击昏了头脑，抱起蓝天使在浴池里又旋又跳，又笑又叫，忽然“噗通！”一声仰面躺倒水里，嘴里戏谑他说道。“开心死我了，我们来个鸳鸯戏水好不好？”蓝天使整个人随赤龙倒在水里浑身上下透体通湿，挥动拳头，对赤龙娇柔的又打又捶，不停地笑着，幸福极了，对赤龙说道：“啊呀，你真是个大笨蛋，我的衣服还…”两人当下，嘻嘻哈哈洗起鸳鸯浴，然后一夜缠绵，颠鸾倒凤，行云布雨，风流自不必细说……第二天，赤龙早早地见到邪神，向邪神提出自己的想法……邪神闻听，心里一点也没有准备，突觉晌晴的天空忽然打了一个霹雳，心里震惊的无以复加，他惊魂未定，以为听错，迟疑地问赤龙道：“什么，你们要结婚？”“对，主管，我们必须结婚，并且希望婚后才出发寻找圣杖！因为此行凶吉难料，我必须给蓝天使一个名份！”对着惊愕不已的邪神，赤龙平静说着自己的请求。

邪神惊魂甫定，心还在咯咯地跳个不停，他心里细细思索道：“赤龙态度坚决，看来难拂他意！”邪神沉思再三，觉得很棘手，但听赤龙陈述恳切，也合常理，决难找出不能答应的理由，因此沉吟说道：“好吧，我需要请示

总统，能否批准，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赤龙身体微颤，低着头谦恭地道：“恳请主管先生成全！”邪神看着赤龙、平静地回答道：“我会尽力！”太阳穿破层层白云，懒洋洋地爬在国安局大厦顶端的巨形地球仪上，只露出半张脸，显出似睡非睡的样子。

此时，雷烈在国安局康复医院内正在接受风姿的康复治疗，在风姿的悉心治疗下，雷烈因祸得福，能量更胜从前。

雷烈爬在床上，脊椎上布满了灸针，自大关天元至俞门密密麻麻排成一线，风姿坐在床边，不时转动灸针，加强对穴位神经的刺激，磁电光束幽蓝灵动，从风姿手中仪器发出蜿蜒跳跃着连住灸针尾端，将电磁波不断输送到雷烈体内，雷烈惬意地两臂交抱放在颊下，有一搭无一搭地同风姿闲聊着，他沉思着，目光深邃，想着心事，开口对风姿说道：“凤医生，今早我听爸爸说，本国将会发生两件大事！”风姿一怔，脑里立刻警觉起来，她惊异地看了雷烈一眼，很随意地问道：“是什么大事呢？”雷烈听这句无意说出的话竟能引起风姿的兴趣，立刻闭起眼睛，脸上带着微笑，幽幽说道：“总统先生将会公布，玄虎原来是我们国安局的卧底，职衔是中校，他的任务是去调查一念罗汉，因为他是一个颠覆组织天人会的首领！玄虎将情调查属实后，当场格毙了一念罗汉，并布下假死之局，诱出天人会的余孽！原来天人会是由一大群畸形人所组成，由于事情布置严密，玄虎假戏真作，做的天衣无缝，使天人会人员全数落网，粉碎了这个颠覆国家的秘密组织，玄虎亦由此升为上校，在本国他与赤龙都是最年轻的上校！”这真是喜从天降，风姿日夜牵挂的几时好友，竟然没死，不但活得生龙活虎，有滋有味，而且还荣获高官厚禄，一举成名，这时一切烦恼和悲怨，又仿佛是一夜大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露出了灿灿的阳光。这件大事，乍入风姿耳内，令风姿兴奋莫名。她一时呆了，手捧电磁发射仪器，闭起双眼，脑际立刻浮现出玄虎那刚毅的脸庞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风姿狂喜之际，心中默默想道：“谢天谢地，原来阿虎未死，我为他忧愁悲伤，为他与阿龙发生误会都是自操心一场，这真是天大的喜事，而且是荣获高官，我们又可以见面了，太好的……”风姿思绪万千，仿若一场大梦，她从梦中醒来，接着急切地问道：“那么第二件大事呢？”雷烈听风姿发问，立刻来了兴致，心说凤医生今天是怎么了，以前我和她说什么话，她总是不搭理，一声不吭，我知道她心里瞧不起我，今次我何不借机向她亲近亲近，雷烈想到这里，抬起头，两眼半开半闭，一副陶醉的神情，用略带鄙夷的语气轻轻地对风姿说道：“赤龙那家伙，恋上了上届冠军蓝天使，宣布结婚了，而且婚礼了，而且婚礼隆重，以国宴形式举行，并由总统主持婚礼！”“赤龙结婚！？”仿佛是晴天霹雳，响在风姿的耳内，一下把风姿震得惊呆了，她睁大惊异的眼睛，脸色煞白，不相信这是真的，竟惊异的脱口问道，接着浑身一阵剧抖，激灵灵地打个冷颤，手中电磁波发射仪不由自主失手掉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将瓷罩摔得粉碎…雷烈一惊，扭头看去，只见风姿脸色白的吓人，两眼无神，呆呆站立地上，心中忖道：“哗，反应如此剧烈……”雷烈不知风姿发生了什么事，惊慌起身，焦急地问道：“凤医生，凤医生，你没事吧……”风姿半天才回过神来。一脸悲凄绝望的神情，惊慌地扭过脸，右手机械地摆着，嘴里痛苦地喃喃道：“没……没有……”“龙……”风姿轻轻地叫着赤龙的名字，脑际浮现出是龙穿礼服的身影，一头红发闪闪发光，满面春风，风姿不觉心如刀搅，又仿如万蚁啃噬，痛楚的无法言喻，终于忍不住热泪如决堤之水，顺颊滚滚而

下。自己日夜牵挂，魂索梦绕的恋人忽然问一阵风似得飘飘远去，任由于呼万唤不回头，风姿的精神一下崩溃了，心仿佛从高山之巅一下跌进万丈冰窟，多少憧憬，多少希望，多少情丝，多少凄苦，在一刹那，都随着电磁波发射仪那一声脆响而跌行粉碎，彻底毁灭。快得连伸手补救的机会都没有，自己系在赤龙身上的千种情丝，万种期望就那样在呼吸之间被撕得七零八落，连一点影子都捉不到，赤龙就那样轻轻地弃自己远去了，永远飞出自己的心随别人远去了，仿若滔滔江水，呼啸着奔向大海，一去不回……风姿的梦破了，破得仿如秋风摧雾。

风姿的心碎了，碎得仿如冰片跌地。

风姿的心在位血，再没有什么打击对她来说比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人打击更大，没有什么痛苦比失去自己钟爱的情人的折磨更痛苦，风姿的芳心如坠万丈深渊，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大喜突变为大悲，风姿默默流着眼泪，整个人变得都麻木了。

雷烈感到惊异，看不出，风姿终日默默无语，原来她的内心对赤龙恋得是那样深，雷烈不由吃惊地忖道：“哟……这种感情，这瞎子都会看得出，原来风姿对赤龙深爱得很……”雷烈凝目注视风姿，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事情果如雷烈说得那样，——兑现。

盖天总统亲自下令，五日之内，盛大的婚宴以准备妥当，并在总统府内举行。

婚礼之夜，总统府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瑰丽的激光，将晚空照耀得七彩缤纷，整个总统府大厅灯火辉煌，亮如白昼，灯火将整幢建筑映照得如冰雕玉砌，门前车水马龙，国内所有军政要员，富商巨贾，齐来恭贺。

风姿今天刻意打扮一番。将头发吹理的油光发亮，颈上带着一条价值连城的白金钻石项链，身穿粉红碎花缕金滚皱时装，袒出左胸，露出玉臂和那秀美光洁的藕腿，浑身散发着诱人的性感，华而不艳，亮而端庄，窈窕婀娜，淑丽黄雅，处处显露出一种大家风范。在雷烈陪伴下，前去赴宴，雷烈兼作风姿贴身保镖，为免难以兼顾，遂把凤飞留在国安局内。

赤阳夫妇位高权重，更兼赤龙春风得意，因此前来贺喜的人攘攘济济，赤阳夫妇应酬的不亦乐乎！

赤阳妻子正在应酬忽然眼前一亮，发现风姿在雷烈陪伴下翩翩而来，不由惊喜地喊了一声：“呀，风姿来了！”话音未落，急三步两步奔到风姿面前，激动的紧紧拉住风姿的双手，嘘寒问暖，急急说道：“姿姿乖乖，等你很久啦！”风姿心内感慨万千，虽是心内痛苦，但仍不失礼貌地寒暄道：“赤伯母你好！”赤阳妻子看着风姿，眼珠转动着，在风姿脸上来扫去，然后盯着风姿的双眼，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一脸不安，目光似在寻问，沉默半天，才愧疚地对风姿说道：“唉，阿龙这孩子不知怎么搞的，认识人家才这么短时间，竟然就要结婚……对不起啊！姿姿……”风姿脸色平静，目光流动，听赤阳妻子说完，竟莞尔一笑，轻轻他说道：“傻啦，伯母，阿龙找到真爱、该恭喜他才对呀！”赤阳妻子闻听风姿所说，心下稍宽，忍不住夸风姿说道：“姿姿你真豁达，过来见见阿龙吧！”风姿听罢，故意装出一脸兴奋，并意味深长地说道：“对呀，我该亲自恭喜新郎官！”雷烈曾败在赤龙手下，为免尴尬，侧侧身对风姿说道：“我和朋友有些事谈，你先去吧！”赤龙正在应酬，暮然回头，发现母亲和风姿说笑走来，头霎时觉得变大，不由自主脱口，惊叫道：“姿……”风姿装出不以为然，款款上前接住赤龙的手，紧紧握住，

调侃说道：“新郎哥真是英俊挺拔，恭喜你呀……”赤龙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顺口应道：“嗯……”两人表面看去似乎都很高兴，但四目交投时，两人强装的笑脸，却不自觉地消失……赤龙面色变得复杂内疚，风姿则是显得幽怨无奈……两人正在无言以对，心内如滚滚大海，波涛激荡澎湃之际，忽听一个娇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道：“阿龙，该介绍朋友让我认识啊！”赤龙闻声蓦地一惊，急忙脸上露出笑容，风姿则眼睛一亮，面前多了一位婀娜多姿，光彩四溢的绝妙佳人。

原来风姿和赤龙见面瞬间微妙的变化，蓝天使已全部看在眼里，她的直觉告诉她，赤龙和风姿决非是一般朋友关系，她心知所以，却不多言，只是默默憋在心里。

赤龙赶紧放开风姿的嫩手，向蓝天使介绍说道：“这是我的好朋友……风姿……”蓝天使礼貌地握住风姿伸出的手臂，笑吟吟地说道：“啊，原来是风姿小姐！”风姿仔细地审视着蓝天使，只见蓝天使一袭黄裙，头罩轻纱，容貌秀丽，光彩照人，言不由衷地恭贺道：“新娘子像天使般美丽，阿龙真有眼光！”蓝天使心内暗喜，微笑说道：“凤小姐长得天仙化人，我是丑小鸭才对！”寒暄完毕，二人默默无言，皆各自打量对方，各想自己心事。

风姿见蓝天使果然名如其人，容貌秀丽，气质高雅，处处透显尊贵，不由心内忖道：“蓝天使美艳绝伦，英气勃勃，世间罕见……但阿龙这么快便和她结婚，当中定有隐情……”蓝天使紧皱眉头，凝目深思，见风姿长得秀外慧中，高雅端庄，眼透英气，不由心中暗暗忖道：“这风姿秀美兼充满慧黠，难怪阿龙以前爱上她……”“呵呵呵，我们三个老友，又聚首一堂了！”风姿和蓝天使二人正出神之际，忽然一阵粗野豪放的笑声骤然响起，风姿扭头一看，只见玄虎西装华履，衣冠楚楚，容光焕发，站在赤龙三人面前，朗声大笑着说。

风姿眼睛一亮，立刻惊喜地喊道：“阿虎……”玄虎春风满面，款款走上前来，右手抚上风姿的肩膀，左手揽住风姿的腰肢，轻轻吻着风姿的面颊，轻佻地说道：“姿，你太漂亮了！……”风姿右手抚着玄虎的左臂，恭贺说道：“虎，恭喜你！”目睹玄虎搂着风姿轻吻，赤龙不觉汗水突眼喷怒火，心里泛起一阵醋意……然而，气愤中又忽然觉得自己好笑，心中想道：“唉……我已经结婚，还有什么资格呷醋！？……”这时赤阳兴冲冲地跑过来，满面红光，督促赤龙道：“阿龙，是举行婚礼的时候了！”在悠扬的悦耳的结婚进行曲和热烈的掌声中，赤龙挽着蓝天使步向礼台，礼宾队人员捧着花篮立在地毯两边，手举礼仪剑，金重玉女手捧着花篮随后跟行，五彩缤纷的纸彩花雨凌空洒下，气氛十分隆重热烈。

“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风姿只感到心如刀割，脑海一片茫然……看着往日恋人今日却和别人走在红地毯上，多年苦恋在这一刻间将化为轻烟，淡淡飘去，一去不复返。风姿忍不住泪珠花在眼眶内不断打滚，在无比坚强的毅力忍耐之下，方能不掉下来……龙、蓝二人步上礼台，在盖天面前停下致礼，盖天手捧圣经，语音高亢问道：“……不论贫穷病弱，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你们能遵守誓言吗？”“我们一定遵守誓言！”龙、蓝二人齐齐答道。

盖天听罢，用高亢宏亮的声音庄严宣布：“本总统正式宣布，赤龙先生和蓝天使小姐，从现在开始，成为合法夫妻！”盖天语音刚落，大堂内顿时掌声雷动，人们挥臂呐喊着，不断向空中抛着彩条，礼花，欢呼声响彻礼堂，

在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中，龙、蓝二人深情热吻，缘订三生。

婚礼完毕，烟花如林爆射，五彩缤纷，仿如一朵朵盛开在天幕下的绚丽多彩的菊花，照亮了整个夜空，礼堂外的高大合金楼天坛楼顶，亦被映照的色彩斑斓。

众宾客喜气洋洋，纷纷举杯庆祝。

风姿拿着香槟一饮而尽，然后转身走到宴会礼宾人员面前，又端起一杯，大声说道：“来，多给我几杯……”玄虎冷冷地打量着风姿，看从来滴酒不沾的风姿一反常态，心中明白个中缘由，不禁忖道：“人在极度失落时，往往以饮酒来逃避现实……”风姿频频举杯，远处的雷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看到风姿不和玄虎举杯一饮而尽，接着笑嘻嘻地说道：“嘻嘻，原来香槟是这么好喝的东西……”雷烈一直都注意着风姿，看见她和玄虎的亲热，心里满不是味儿，但他自宽自慰，转而想道：“风姿和玄虎自小已是朋友，自然比较亲热…我形貌丑陋，配她不上，何必多这份心思……”雷烈情结百解，自惭形愧，不禁也举杯痛饮起来……风姿一阵豪饮，已觉头重脚轻，愁索心头，更是不胜酒力，而玄虎却不知是何居心，眼见风姿人已微醉，却反而向风姿频频举起杯来，他见风姿一饮而尽，遂又端过一杯，递给风姿，手抚风姿肩头，柔声地问道：“姿，还要再饮吗？……”“饮……这么好的酒，当然要痛饮……”风姿醉眼朦胧，头晕目眩，仍是来者不拒，醉熏熏地说道。

借酒浇愁愁更愁，何况香槟又是最容易上头的酒……凄凄惨惨戚戚，风姿忧愁悲苦，心情失落，借酒来打发自己无边的愁绪，借以逃避现实的打击，几杯酒浇入愁肠，人已烂醉如泥，沉沉睡在玄虎怀里，玄虎一见，心内窃喜，掩饰不住满脸的奸笑，狡黠地忖道：“嘻，醉得好厉害……”玄虎心怀鬼胎，扶着风姿向外慢慢走去。来到大厅外面，将风姿放进一辆豪华的反磁力跑车，然后飞车跨进，启动按掣，反磁力跑车，拖着两道耀眼的火尾，划破黑黑夜空，向远处急驰而去。

原来玄虎贵为上校，获配给一辆最先进的反磁力跑车，此刻，他正飞驰向自己的寓所。

玄虎虽已被洗脑，但他与风姿，赤龙童年时的感情片断，并没有洗去，如今不由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风姿童年时的一次生日晚会上，自己和赤龙在她脸颊上亲吻的情景。

玄虎头部紧紧依偎着风姿，看着风姿沉睡的娇态，心内忖道：“风姿本来就是喜欢我多些，赤龙不过是趁我离开乐土国，这几年才夺得她的芳心……但，自古道姻缘天定，赤龙自废了一片心机，到头来却是曲尽人散，风姿又回到我身边，这就说明，是我的东西，始终跑不了！”玄虎越想越得意，想到自己虽然夺冠失败，然而现在自己却获得与赤龙同样的地位，想到家世，玄虎一脸不屑，暗暗想道：“赤龙凭着国防部长之子的身份，拥有骄人成就，但我爸爸焚天邪神，地位比赤阳更高！我才是年轻一代最 Top 的一个，赤龙，雷烈没资格超越我。”玄虎正在飘飘然地遐想之际，忽见一辆红色反磁力跑车远远地迎面飞来，一个“人”迅速地瞥了一眼风姿，一个飞纵，凌空落在大桥上，注视着玄虎驾驶着已飞近天桥的跑车。

玄虎越想越兴奋，并没有留意到天桥上，已飞来一个“人”正等候他。

只见站在天桥上这人整个头部，宽宽的额头下面，接着长出的便是占据整个下半部脸的血盆大口，没有面颊、鼻子，脸颊及颌上部位，突出长有四颗状如象牙般呈蟹脚对称的獠牙，獠牙间上下牙床又长满几颗细小尖利的

牙齿，只见这人长发披肩，身穿玄色合金战甲，手指如鬼爪，原来是外星人杀手 T5 武士。

T5 身高 240CM (8 尺)，体重 180G (396 磅)，视力：透视 300 米，攻击力：7000KG，抗击力：4200KG，奔速 900KMM (时速 900 公里)，高峰战斗时限：45 分钟。

T5 与 T4 离开海底异堡后，潜入国安局附近，找机会狙杀风姿，后来 T5 获得准确线报——风姿会出席婚宴，于是抢先来到风姿回国安局时的必经之路天桥上，进行拦截。

T5 看到载着风姿的反磁力跑车离天桥越来越近、不觉嘿嘿狞笑，自言自语道：“嘿嘿，臭婊子，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眼见着跑车接近天桥底时，T5 猛地脚下吐劲，“轰——”沉响中，坚厚达三米的钢筋混凝土立刻溃碎坍塌，大块的钢筋混凝土呼啸着砸向跑车。

正兴高采烈，做着美梦的玄虎，在爆响声中惊过神来，看见巨大的混凝土块凌空而下，登时大惊失色，惊恐地喊叫道：“哗！搞什么鬼？！”重达千吨的混凝土压下，跑车顿成废铁，玄虎在天桥塌坠的瞬间，已抱着风姿飞身跌出车外，玄虎一边稳住身形，急急落向地面，一边心里急速思忖对策，恨恨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谁这么大胆，竟敢在老虎头上捉跳蚤。”玄虎虽然恼怒，但转而忖道，“不过，这只跳蚤看来却也不是那么简单，既然能做出这事，看来莫非是与我有大恨深仇？”“吼……”T5 乘势飞身而上，挟带疾风扑向玄虎，玄虎摹见大惊，急以一掌划出“罗汉卸劲”招式格挡。

甫一交手，T5 攻势如浪卷来，玄虎勉力卸开，但手臂被震得一阵微痛，不觉忖道：“这跳蚤半机械半怪物的，绕身的气劲甚为强大……”“吼！”T5 一击不中，勃然大怒，怒吼如雷，攻势凶猛增无匹，出手呼啸而来的竟是虎形拳，活像巨虎狂扑猎物！

玄虎...手拦腰挟着风姿，看怪物攻来劲势强悍，急运劲于掌，心内忖道：“哗，想不到这怪物势凶如虎，竟出手虎形拳，这是古武功，但这家伙的外形，却是充满最新科技的架势……来势太猛，不妨我再卸开他的攻势再说……”玄虎想罢“嘿！”厉声暴呵，再次攻出“罗汉卸劲”，欲卸解 T5 攻来的虎拳。谁料玄虎这次低估了 T5 的攻击力，甫一交手，T5 攻来的劲力如决堤洪水，汹涌而来，而“罗汉卸劲”却微弱的仿如一杯土，立刻被这汹涌的劲势冲得无影无踪。

玄虎一震，心内忖道：“呀，他的虎爪劲力，出乎意料地凌厉悍猛，罗汉卸劲竟溃不成牢！糟糕……”T5 汹涌的虎爪劲仿如厉风，将玄虎衣衫震破，撞得玄虎如石坠地，连风姿也脱手飞开，仿若风中的败叶，翻滚着向地面撞去……

第六十章 新古渊源

玄虎没有了刚才得意洋洋的风度和神采，T5 只一拳，只把他唬得惊汗四溢，翻滚着跌向地面，心内恐惧，惶惶十寸道：“这一击的威力已如此厉害，这家伙的潜力，究竟有多高、多深？……”T5 一击得手，不禁得意忘形，高兴的眼成三角，毗牙裂嘴，心中暗喜，忖道：“嘿嘿，愚蠢的地球人

不过如此，我一个人收拾他俩已绰绰有余！”玄虎几个旋转已稳住身形，见凤姿仍沉醉不醒，势态危急，几个飞纵，已追上凤姿坠势，抄手揽住，顺势抱在怀里。

“……啊……”骤听身后响声鹤鸣，玄虎回首，惊望，只见 T5 两臂翘伸，两腿甩直，凌空而下，仿如鹤飞，玄虎脑内灵念甩动，不觉忖道：“鹤形拳？这怪物莫非是一一虎鹤双形拳！？哼，虎鹤双形，怎及得上我六神诀雄武精神，看我踢垮你这怪物！”玄虎性格剽悍，心高气傲，永不言败，见 T5 扑身攻来“鹤形拳”，竟凌空反身疾旋，“咤！”吼声如雷，神腿踢出，“观音乱影”，接住 T5 攻势。

玄虎出脚如乱鸟投林，只听一阵雨点击石般“乒”、“噗！”、“碰！”、“叭！”、“叭”乱响，腿影似电，正好把 T5 的鹤嘴攻势，踢个散溃！

T5 见玄虎腿功凌厉，再击不中，不敢含糊，双臂交变，立时化出两式“猿擒”、“猿撕”下擒上撕，分攻玄虎下盘和中盘，猿爪倏忽扣上玄虎的脚腕。

玄虎见怪人一击不中，迅速变招，于“观音乱影”中霎时扣上自己的脚腕，不禁又猛吃一惊，想道：“呀，这家伙突变招，双手疾若猿猴，灵捷如电，抓住我双脚……若不火速摆脱，便有分尸之危……”“嚎！”玄虎心念电转，旋即变式，疾催六神劲气至双腿，怒吼声中。化出“金刚解劲”一式，趁怪人猿未抓牢双腿之前，身体疾旋如陀螺，险险从怪人手中滑走，空中翻身，如雁落平沙，悄然无声落向地面，立稳身形，守定门户，以静待变。

“好小子，比游鱼还要滑！”T5 见手到擒来的猎物倏忽滑脱，亦不觉二惊，脱口发出人言。

玄虎不想这怪物竟会说出人话，声音宏亮，仿如电子声，心内又是一怔，惊忖道：“呀，他的说话是电子声……”玄虎心念电闪，见怪人又凌空攻来，不由怒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和你无仇无怨，你为何要袭击我们？！”“哈哈……”怪人听到玄虎愕问，不由觉得好笑，竟像猫头鹰似得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声，狮口大开，两眼圆睁，骇然地迅到一边，开口说道：“我当然不是像你们这样愚昧无知的地球人！”玄虎闻言犹是不解，看着怪人，疑惑地问道：“照这样说来，那么你就是外星人，但我不明白，本来外星人和地球人语言不同，你是怎么听得懂和讲地球人的话？”T5 一听，又是一阵仰天狂笑，直笑得头发蓬起，面如猪血，眼绿如豆，声似金属刮撕，直笑得玄虎头皮发炸，汗毛直立，惊悸异常。

T5 笑罢，才鄙夷地对玄虎发话道：“小子，我看你真是蠢笨如猪，愚不可及，难道你未听说过电子翻译器吗？”玄虎闻听，方始明白，但却心惊，心胆俱怯，惶然忖道：“电子翻译器？倒是听过，但目前地球人科技仍未达到即时传译的程度……看来，这外星人的科技水平，比我们地球人不知进步多少倍！”“隆！”、“隆！”玄虎沉思间，T5 如一块飞石般重重砸落地面，爆响声中，只见 T5 落脚的地方被劲力冲击的尽皆爆碎龟裂，不知劲力大到何种程度，T5 蹲伏在地，接着说道：“看你即将成为死人，讲多少你都不会再生气！”玄虎也不答话，抱定风姿，一个电射，跃出数十丈，他将大醉未醒的风姿安顿在一辆被混凝土击射而毁的红色轿车旁，心内想道：“先安置好风姿，然后我再和他好好地打一场！”“呀！”玄虎安置好风姿，起身回头一望，不禁惊叫出声，骇然失色。

只见 T5 张开狮口，正在强力吸纳空气中的五种元素——氮、电离子、

电波、热能和磁力，只见空气中含有五种元素的气体激聚成五色，拧着劲儿变成漩涡从日中绵绵而进，融入体内，原来 T5 以吸纳空气中这五种元素，用以增进攻击、抗击力！

玄虎被这气势震慑得目瞪口呆，惊惧观望，心内想道：“虎！鹤！猿！熊！已出四招，尚欠鹿招，就是华陀所创的五擒戏！”玄虎心念电转，脑中浮现出神医华陀流传千古的一幕幕影像……一千八百年前，古中国出现了一位绝世神医——华陀，他一世行医济世，解民水火，并研制出很多绝世奇药，并且普施当时那些贫穷无诊的痛苦病人，帮助他们摆脱疾病折磨，恢复健康，当时人们感念其德，无论妇孺，有口皆碑，更为惊人的是，在当时没有科技的状况下，他竟能替人开刀破脑治病，在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超时代医术，简直是不可思议。

除了医学外，华陀还模仿了五种禽兽的形态，创出古武功——五禽戏，五禽戏以内功为主，招为辅，指导人们用来强身健体，战斗力十分强横。

华陀创研出这超凡入圣的医学和武功，领先世界科技十几个世纪，在现在人们看来，也简直就是神仙。

数千年来，中西方出现的圣者和超级强者，如成吉思汗、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皆威震古今，拥有亿万人民的信奉，其信念及武功，给后人以极大的影响，这些出类拔萃的强者，智慧高绝，可能全都是外星人！

佛家古武功流传自释迦牟尼，五禽戏亦创自华陀先师……但殊路同归，很多古武功，莫非都是外星人流传下来？若是真的，那么新古武学，将是渊源极深。

“嚎！”玄虎正低头沉思间，T5 如狼吼出击，张开双臂，十爪箕张，如熊人立，如泰山压顶，出招“熊扑”向玄虎疾扑而至。

玄虎双眼一瞥，见 T5 中盘大开，心内狂喜，急急忖道：“看他那气势，两臂定是力道凶猛，但他腹部却有破绽，有理无理，先轰他一拳再说！”玄虎想罢，疾催运六神劲气，聚于双臂，迅雷不及掩耳，向 T5 腹部攻出一式“雷神疾劲”，劲道入胸，“砰！”T5 胸部发出闷响，玄虎如击鼓上，击出的拳劲如泥牛入海，从 T5 背后散去，玄虎伶一怔，忖道：“这家伙不怕拳轰！”尚未回过神来，忽觉腰胸一紧，已被 T5 拦腰抱住，随即俩腿悬空，头下脚上，人已被 T5 掉头抱起，玄虎这一惊非同小可，暗叫“大祸！”，急催金刚不坏身劲气护体，眨眼间，T5 双臂用力，使出“熊抱”一式，熊臂箍住玄虎腰身，发力狂勒，欲拦腰拧断玄虎腰身。

玄虎胸部闷痛，骨骼被勒得“喀嚓”作响，气血冲头，两眼乌黑，“呜……”玄虎痛苦地叫出声来，玄虎再用力鼓劲，不及细想，方险险撑过骨断腰折的险局，但已痛得浑身剧颤，“啊……”艰难呼出一口长气，惊惧忖道：“险，若非有金刚不坏身，已被箍得骨断脏碎……”“吼！”玄虎怒吼，奋起神威，狂运六神劲，发招“菩萨灭亡”吐劲狂震，但 T5 双臂箍住腰身如钢锋般纹风不动，并发笑说道：“嘿嘿，臭小子，就凭你这点鸟力气，还想震开我的熊抱？连做梦都晚了，真是异想天开！”玄虎来不及听 T5 说什么，仍旧发力狂震，心急智生，利用这一震一缩之间，发挥卸力，一式“罗汉卸劲”，滑不溜手地从 T5 紧抱的双臂间溜走。

“呀！可恶！”T5 不虞玄虎回身反攻，“朝天礼佛”一记铁腿仿如已褪猛烈轰至，一声沉响，冷不防 T5 吃了重重一脚。

T5 错愕，愣怔间，还未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儿“砰！”、“碰！”、“磅！”

仿如雨打荷叶，僻叭闷响，玄虎已把握时机，用“达摩十八腿”之“滚滚旱雷”，厉腿连环向 T5 重踢。

玄虎腿劲如雷，把 T5 轰得狂撞进橱窗里！

此时，风姿仍靠在轿车旁昏睡，“噗！”一双巨腿，悄然落地，站在风姿面前。

原来雷烈对风姿极为感激和爱慕，一直跟踪他，见玄虎将怪人踢进橱窗，又飞身跟进追杀，才轻轻跳到风姿身边，急急抱起，看着风姿那娇嫩可人的睡姿，轻轻说道：“心肝宝贝，不用怕，有我保护你！”雷烈尚未来得及动身，蓦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劲气，从后笼罩而来，猛然回头看去，“呀！”的骇然惊叫，却见一个赫红的骷髅面，利齿森森，眼亮如电，头顶一束长发蓬松，身体高大，浑身散发着电光束的巨大怪人正在背后，冷眼怪异地看着自己。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来昂藏八尺的 T4 出现了！

“轰！”雷烈正在错愕间，T4 已向雷烈背后迅雷不及掩耳地攻了一拳。

“呀……”雷烈遂不及防，照单全收；惨叫声中，劲气入体，直觉摧心裂肺，顿时鲜血狂喷，人如醉汉，抱着风姿，踉踉跄跄向前扑跌。

铀能量及时发挥护体抗击力，消解 T4 悍烈的拳劲，但身体仍被轰得向石墙狂撞而去，眼见风姿危急，“嘘！”雷烈猛吸一口气，急半空扭腰，用双脚撑撞石墙，“隆！”去势疾急，雷烈双脚竟撑破石墙，跌进屋内。

雷烈紧拥保护着风姿，不顾碎石击体，看来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雷烈气得咬碎钢牙，身上三神暴跳，心内诧异道：“哇！这怪物是什么东西？拳劲大到难以形容……”雷烈迅即打量一下周围环境，见风姿仍然沉睡，心道，三十六计走为一策，暗忖：“风姿现在还沉醉不醒，还是溜之大吉！”雷烈忖罢，抱着风姿，飞身而起，拔腿狂逃，此时 T4 一拳得手，见雷烈撞进屋内，疾睁眼往室内透视，原来 T4 目力特异，能隔墙透视，早已看清雷烈逃走的方向，急纵身向墙壁撞去。

“轰！”雷烈正狂奔之际，猛听前面墙壁发出爆响，只见碎石纷飞，墙壁瞬时被爆出一个大洞，随着喷射的碎石，眼前一花，T4 又威然立在面前，朝雷烈狠狠骂道：“想走？妄想！！”雷烈急刹冲势，才险险避开 T4 的身体，定睛看去，发觉正是刚才冲自己发难的那个怪人，不由惊恐地叫道：“喔！”雷烈这时心中真是急火如焚，如若是自己拼死拼活也要大战一场，然而现在却有风姿，她人在醉中，毫无自卫能力，倘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自己将遗憾终生，因为她即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亦是自己心中偶像，没有她也就没有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也没了自己追求的目标，自己活在世上，将会凄然无味，夫去意义，然而，现在形势危机，处处遭人追杀，逃又跳不了，雷烈权衡再三，为了心中人的安危，就是自己拼尽力气，也得保护她，想到此，雷烈一咬牙，心中暗暗打定主意：“战！”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许会有一线生机，否则，一味防守，处处被动，只是死路一条。

雷烈打定主意，决定背水一战，心内忖道：“就算丢了性命，也要保护风姿的安全！”雷烈主意以定，遂急忙安置好风姿，蓄势戒备，催谷击身助力，准备拼命搏战。

T4 看着雷烈，脑中出现了雷烈的资料：雷烈。

国安局长之子。

新武学：铀能量铀光束铀光球铀光刀雷烈瘫痪中，得风姿的电子磁波

治疗，因祸得福，治疗康复后，在体能、经脉，速率、韧度等方面更胜从前，风姿为保证他康复后体能的稳定，并为他装置了更尖端的科技的铀能量储藏器，储铀量大增 50%！攻击力和抗击力更是成倍增长。

“嘿！”雷烈感念风姿再造之恩，决定以死抗争，舍命保护风姿；雷烈暴喝中，催谷直周身的铀能量，内劲充盈，激荡的体上衣服烈烈作响，劲气在经脉间如灵蛇激动。

根据资料，T4 知道雷烈是个拥有新武学的超强对手，当然不会轻敌，他见雷烈运足谷劲，威力非同小可，立刻挥动双臂，口中发出“萧……萧……萧……萧……萧……萧……萧……萧……萧……萧……”的连番急啸，吸聚周围矿物质，加强威力，仿如满月，只见周围凝聚起的矿物质，纷纷汇聚，形成机械龙形威势，电光闪闪，电火灵动，蜿蜒涌向光球，电光灵动不断吸纳附近蕴藏的铁。锑。钛、铜、金。银、铀，并将这些矿物质元素转化为强大坚厚的能量。

雷烈简直看得呆了，他心内嘀咕道：“看他的架势，肯定是个特级超绝高手……但在自己的印象中，却又各不见经传，不知来路，若论武功路数，他的武功，明显是新科技——吸纳矿物质，然而从招数来看，但却将吸纳的矿物质凝聚成古功的龙形气象，从而达到新、古合璧，威力令人无法估计……”确切他说，T4 同雷烈相比，不但功力占绝对优势，就是以身形比较，高达 6 尺 3 寸的雷烈，站在 T4 面前，竟然矮得像小孩般，矮细了一大截，真是小巫见大巫，T4 在身形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比较来看：雷烈身高 189cm（6 尺 3 寸）体重 100ktt（220 磅），而 T4 身高则是 246cm（8 尺 3 寸）体重竟达 195ktt（430 磅），无论身高和功力，雷烈和 T4 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雷烈如今是骑虎难下，兵临险地，战亦忧，退亦忧，被逼无奈，只好采用韩信用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T4 猛攻雷烈一拳之际，雷烈惨叫飞腿，此时玄虎正在追杀 T5，闻声回头，瞥见雷烈身抱风姿飞腿而去，不由鄙夷地忖道：“想不到雷烈这家伙混水摸鱼，竟突然出现，救走风姿，不自量力，却被另一怪物轰飞……”玄虎见风姿情势危急，转而忖道：“雷烈未必斗得过那怪物，看来我不要作无为攻击，攻这怪物，先救风姿要紧……”玄虎想罢，临时改变策略，收势回身，急向雷烈退走方向追去。

“唆！”玄虎尚未飞走两步，猛听头上传来一声鹤鸣，挥头看去，却见 T5 已破空而起，聚起鹤形，铺天盖地，攻出“鹤飞”一式，向玄虎当头压下，玄虎此时，欲要罢战也是不成，心急火燎，暗道：“妈的，鬼东西，还真是他妈的冤魂不散……”“眸！”凌空而下的 T5，发出长长熊嚎，由最灵巧的鹤飞，变为沉重的巨熊向玄虎盖顶扑去。

玄虎看着 T5 近身，才急急催运六神劲气，于电光石火间，猛然出招“雷神疾风”，人如惊鸿，冲天而起，堪堪避过 T5 这狂猛的一击。

同样地，玄虎比 T5 也矮了一大截，论身形和重量，都是大为吃亏。

比较来看：玄虎身高 180CM（6 尺）体重 91KG（200 磅），而 T5 身高 240CM（8 尺），体重则达 180KG（396 磅）。

若讲实战，玄虎则处处被动，未有任何侥幸的优势，但若随机应变，胜败则未可知。

玄虎素来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即使是再强大的敌人他也要博一博，

他身在空中，做视 T5，心内想道：“怪物身形虽然庞大，但凭我的六神诀和达摩腿，我要把他当成豆腐干切！虽然怪物不堪一击，但我不宜在他身上多花力气，要速战速决，否则风姿危矣！”玄虎忖罢，双掌合什，霎时六神劲力在两掌间汇合，形在一个有如太阳般光芒四射的佛光气团，凌空向 T5 迅如疾电地当头劈下。

玄虎为一战而胜，全力出击，出手便以“六神诀”之“观影乱影”和“达摩十八腿”之“群邪辟易”两式猛攻，双管齐下，上掌下脚，攻向 T5，T5 身大力不亏，不慌不忙，以“熊击”的凶猛沉稳，招呼玄虎，霎时只见玄虎腿影婆娑，乱劲凄迷，满室仿若沙尘滚滚，漫天尽是螺旋动，但 T5 也不含糊，出拳如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由玄虎再猛再悍，也仿如蜡蜒撼石般得脚麻腿酸，玄虎不由对 T5 乱目相看，心内忖道：“呀，他的拳劲反震力好厉害，我讨不到半点甜头……”“呱……”撞击数十招过后，玄虎被震退，T5 怪叫一声，反守为攻。

玄虎斗得性起，那肯败退？急剧催谷六神诀，拳脚交加，其密如雨，疯狂轰击。

T5 亦不逞多让，难得对方肯埋身搏击，亦将拳脚舞得如机关枪般乱射，密集还击玄虎。

只见两团旋风骤起，沙尘滚滚，败叶狂飞，两股旋风时而扭动，交缠，时而撞击，倏分，拳脚影影绰绰，又仿如急风暴雨，只听一阵雷打败叶声，“噗！”“砰！”“喷！”“碰！”“叭！”“咯！”“蹦！”“唉！”，其中又夹杂着“呜……”“呀……”“嚎……”“啊……”的痛苦惨叫声，两人眨眼接扑过百招，堪堪打得个不分上下，平分秋色。

攻击到这个份上，两人更不肯息手，一个舍身狂扑，一个是拼命相入，先两人打得还是有招有式，玄虎招呼 T5“滚滚旱雷”、“朝天礼佛”，T5 投挑报李，回敬玄虎“熊扑”、“猿撕”，但到后来，二人也不分什么招式，疯狂近乎贴身肉搏，接着便是“乒！！”T5 一拳击中玄虎面颊，玄虎“呀……”的长声惨叫，口鼻鲜血狂喷，但玄虎不顾伤痛，在 T5 击中自己面颊同一时间，礼尚往来，“乒！！”的一脚，狠劲踢中 T5 狮口，“啊……”T5 亦惨叫呼应，被玄虎踢得牙齿松动，绿血箭喷，眼冒金星，T5 反应奇疾，“咚！！”的一声，又回敬玄虎一记盖顶拳，只把玄虎砸得身形下沉，头痛欲裂，然而 T5 也占不着便宜，玄虎趁身形下沉的刹那，猛将膝盖上挺，“轰！！”的一击铁膝，又死命顶上 T5 的面颊，T5 本就松动的牙齿，再也不堪受此重击，只被撞得纷纷断裂脱落，绿血淅淅沥沥。

这种只攻不守的疯狂打法，结果是谁也占不到优势，各自吃了对方的不少拳脚。

T5 气急败坏，趁玄虎得手瞬间，又向玄虎胸部狠狠攻击，玄虎不加思索，急谷六神劲气于胸部护体，疯狂的对撼，只不过是一秒间的事，涌聚激发出强猛的爆炸力，将双方轰然震开，各自迅若流星般飞腿。

第六十一章 虎战五禽

“轰!!” T5 仿若一枚重型炮弹，轰爆玻璃幕墙，飞进屋内，“轰!!” 玄虎如一块飞来的“陨石”，飞撞盖天半身铜像，坚实的铜像，也被拦腰撞断，由此可见双方的轰震力是多么猛厉。

幸亏玄虎拥有金刚不坏身，经过一撞，尚无大碍，而铜像却吃不住这强猛撼摇，连根拔起，“隆!” 轰响声中，倒在水池里，玄虎跌落水池，纵身弹起，急催运六神气，准备回身再战，蓦地深觉得身体不妥，怕急忖道：“哟……怎么我的血气出了问题……血液运行竟然缓慢了，严重影响气劲发挥……再恶化下去，我就玩完……更别想去保护风姿安危……现在不知怪物情况如何……如趁机攻来……后果不堪设想……为摆脱险境……我要急速运功，消除这滞碍现像……” 原来 T5 刚才一击，已将氮元素迫入玄虎体内，入侵血管形成氮气泡，导致玄虎体内血液运行不畅!

玄虎正当沉思不际，猛听玻璃幕墙又“乒!” 的响声，抬头惊见 T5 从室内疾射而出，身在空中，拼命呼吸空气。

原来 T5 亦已受伤，力吸空气中的五大元素来治疗身体伤势，重组功力。

玄虎心内稍安，呆呆看着 T5 身悬空中，疾急吸气，空气中的五大元素又汇集成一缕缕强劲气流，盘旋着源源不断从 T5 的天灵穴涌进体内，玄虎不由庆幸地忖道：“幸好他也要疗伤，未能进攻，我快利用这机会运功打通经脉……然后再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将他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恨……” 玄虎想罢，手结佛印，将体内六神诀劲气融合汇聚，然后意守丹田，目光内视，引导六神劲气沿周身任、督二脉作周天运行、起涌泉，经丹田，过膻中，过云关，通天应，走大椎，命门，再回气海、丹田，劲气再经脉间疾急运行，过关斩将，活堵，迫爆气球，玄虎霎时觉得周身气血通畅，四肢百骸通泰。

一般高手，早已被氮球窒碍得血液凝固而死，但今次玄虎，乃绝世高手，拥用雄浑浩瀚的六神劲，只花了三秒时间，已尽数摧毁了 T5 迫入体内的氮球，使血脉恢复正常。

“啊” 玄虎厉声清啸，狂震劲气，只见击身顿时爆出五彩佛光，缤纷闪烁，将玄虎笼罩在一片祥光的保护之下。

T5 此时也疗伤完毕，看着挺立池水中的玄虎仍大难不死，不觉怒火填膺，只觉耻辱，想自己身高体胖，武功超绝，身为武士级，恶战之下，竟未损伤对手丝毫，想不到这愚蠢的地球人，身体矮小，本来不堪自己一拳之击，谁料到他却如此难缠，竟令自己亦屡屡吃亏，有损荣誉，今次若不用救命绝招，将他至死，便会暴露身份，泄露秘密，不要说自己脸上无光，就是回到海底城堡，也逃不脱糟受首领惩罚的罪责，像 T7 那样被特级刑罚灭体而死。T5 想到这里，心里激伶伶地打了个冷颤，两眼喷火，怒视着玄虎，心内忖道：“我绝不能栽到这个愚蠢的地球人手里，看他那矮小身材，好，就用我这占优势的体形，把你这该死的臭小子撞个骨折肉裂，以雪我心头大耻!” T5 忖罢，遂将身形一沉，撑开四肢，仿若已熊般，横着身体，出招“熊撞”，以雷霆万钧之势狂撞玄虎。

T5 背部护体劲气雄厚，透着隐隐毫光，玄虎蓦然看去，顿感束手无策，心内惊惧，暗自忖道：“呀，想不到他竟来这手，这种攻势，藏头缩尾，背厚如墙，令我抓无可无，击无可击，仿如老鼠拉龟，无从下手，若要接住硬轰他，那也是陡耗功力……” 玄虎虽经历过无数杀场，从来都是出手必胜，虽时有奇险，然凭自己六神诀，金刚不坏身和达摩十八腿这三大古武功绝学，

都会化险为夷，原因是高手对决，从来都是面对面的决斗，以功力。内力比拼，哪里遇见过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不但体格健壮，而且招招透着怪异，每次攻击都是不要命的架式，害得自己也不得不放弃招法，最终弄到赤膊肉搏的份地，连连失势，险此着道，看来这怪物还真不简单，我和他交手，不能力敌，只有智取，眼下看他这式，看似拙笨，实则隐藏玄机，我若不小心，但会被他这一撞撞得骨断筋裂，成为烂泥，若要出手，以我六神劲气去击他如墙后省，恐怕是如卵击石，到头来会弄得个“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境地，使自己身受其辱，那样做，确实灵划不来，唯一方法，就是采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方法。

玄虎心念电转，见 T5 飞身狂撞，早打主意，看清形势，心内忖道：“对这攻势，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先避其锋！等待机会。”玄虎经过权衡，看形势，心里拿定主意，决定避而不打，看着 T5 近身，“呵！”发一声吼，运起雷神疾劲气，凌空而起，决意先避其锋，一避了之，孰料，身形刚起，摹觉左脚脚踝一紧，已被 T5 抓个正着，想避也避不及。

原来 T5 攻出这式“熊撞”，早有蓄势，T5 心道，这小子若然出手猛击，但我背部护体劲气力达万钧，他若出手，也是靖蜒撼石，奈我不得，倘若戏力不济，我便将他砸成烂泥，大概这小子不会这样傻，眼睁睁等我去撞，为避危机，他定会避闪，这正好中我下怀，我这式“猿擒”刚好封他退路，只要他一躲，一定会入我彀中，我会叫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痛快作我掌下之鬼，果然，在他身体快要撞上玄虎之际，摹见玄虎纵身欲起，刚好料敌先机，手疾眼快，一把将玄虎瞬间纵起的左脚抓个正着，真是手到擒来。

玄虎不虞 T5 有此一手，待到醒悟，早已成为 T5 手中之鱼，玄虎骇然大惊，吓得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竖起，冷汗淋淋，心下骇然忖道：“妈的，没想到这鬼东西的擒拿术又快又绝，明明看他是撞势，怎么眨眼之间竟然出手擒拿，现在腿握在他手中，被动受制，……真是大祸！”玄虎也不细想，鼓尽周身六神诀劲力，将功。力八成催运至双掌，迅速向 T5 头上攻出“如来破顶”，口里大喝道：“呔！怪物你纳命来！”玄虎这式出手亦快到绝顶，力达千钧，他本意是用“敲山震虎”之计，心道，我这记厉掌定会攻得他手忙脚乱，撒手回救，我便借机逃出他的擒拿。

岂料这次 T4 妙招连环，有备无患，他见玄虎攻来，用猿擒将玄虎右踝抓得极为牢固，毫无脱手之兆，只是挥起右臂，不慌不忆硬生接下玄虎这狂猛绝伦的一掌，口里还轻松讥讽地说道：“小子，就作凭你这两下，还想和我斗，看来你也不过只配陪我玩玩的份儿，我早就料到你会由此一着，好，那就不妨和你玩玩你这屁招，我挡过就是了！”“波！”两股强劲无比的内力相撞，发出沉闷响声，在玄虎狂震之下，T4 脚下地面竟承受不住这重击，纷纷破碎龟裂。

“轰！！”力道反弹，发出轰天震响，T4 手臂微颤，似是捉拿不稳，玄虎抓住这千截难逢的机会，发力狂挣，右脚终于终于脱困，在劲力狂弹下，身体被斜斜震飞，双掌被震得扬开，中路破绽大震。

玄虎挣脱 T4 擒琐，心内狂喜，身上感到一阵轻松，这真是心想事成，你这鬼东西想和我斗，我这一阵狂轰也轰爆你的头，让他妈的你烂得让你妈也认不出，你这两下三脚猫的鬼把戏就想困住我，你也不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现在为止已历经数遭奇险，伤也伤过，死也死过，但就没见过你这么笨如蠢猪的怪物，还称自己是什么外星人，外星人又待怎地，我不照样是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奈我何，我若跟你计较，恐怕你会臭了我的手。

玄虎一旦脱离危险，就又忘记了刚才被吓得要死要活的处境，轻浮的本性又令他大脑鼓鼓欲涨，狂妄自大，飘飘欲仙起来，他越想越得意，越想越兴奋，心内洋洋地忖道：“好漂亮的身手，想不到我这次又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他轻蔑的向 T4 看去，想看看他刚才被自己轰成什么样的惨相，却突然发现 T4 不但样貌不惨，而且嘴角还挂着一丝冷冷的笑意，那笑是那么刺眼，让人看去浑身特别不舒服，那笑意是那么的诡异，让人看在眼里，直透人心，直刺得心内一阵惊悸，玄虎细细品味这笑意，觉得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让人难以受用，他心里猛地一跳，惊道：“咦！不对，他好像尚有后招……”果然，玄虎猜对了。

因为，本来世上就没有什么事能轻而易举，黄梦好梦，却难如愿，画饼虽圆，却难充饥，况 T4 在外星上也不是庸庸之辈，今次狙杀风姿，半路出来一个玄虎，怎能凭其三招两式，就会令他偃旗息鼓，溃不成军。

原来 T4 心中早有准备，他放开玄虎非是力不能敌，而是“欲擒放纵”，他心里早以料到，自己手擒这地球人，肯定会招致他猛烈的反击，刚才几次交手，他已看出这地球人武功也是不弱，若擒住不放，自己将会变为被动，虽能撑住，但若给他造成重创也非易事，这样看来何不将计就计，趁他这挣扎间松手，一来惯性会令他身形不隐，自己有机可乘，二来这地球人一定得意，得意之下，必然轻敌，一旦轻敌，便不加防备，这正好给自己创造机会，还有就是自己松手可避免被动，亦随时可以出击，松手是“一石三鸟”，无论怎么说，对自己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事，T4 想到这里，出言挑逗玄虎，以激出他的怒气，好发力狂挣，他发力越大，自己松手就越有利，果然玄虎不知个中奥秘，并聚起六神劲八成功力，向 T4 猛击，发力狂挣，T4 顺水推舟，轻轻一松，令玄虎以为计谋得呈，心内狂喜，时间只是那么一刹那间，T4 松手后随即运动在头上形成两个犄角，弓起身形，发尽全身劲气，仿如雄鹿攻撞般，出招“鹿刺”，向身形失控、悬在空中疾飞的玄虎狠命撞去。

T4 计谋得呈，见玄虎果然一脸兴奋，正中下怀，自己也不由得意起来，心里暗想，小子，让你高兴吧，老子这就马上送你归西，让你至死也做个糊涂鬼，不知是死在我的掌握之内。T4 想着，口中怪吼道：“小子，看招，看我不一下就刺爆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痛快快地彻底得意！”T4 来势急疾，玄虎看出苗头，从梦中惊醒，欲要回防，略已显迟，正是迅雷不及掩耳，鹿角已悍然撞中胸腹，“轰！！”劲力入腹，巨响声中，夹杂着“卡！”“卡！”刺耳的骨裂声……玄虎已然着道……玄虎鲜血狂喷，魂飞魄散，“啊……”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雷烈运气完毕，静静打量 T4，心内猜测着，他看 T4 仍在吸纳不止，心内想道：“看他如此巨大体形，又具有无比神奇的吸拉力……看来不像是地球人！”雷烈一边猜测，一边回头去看风姿，却见风姿仍是沉醉不醒，鼻翼激动，呼吸均匀，睡态楚楚可怜，睡姿非常甜美，仿佛不是睡在死神阴影的笼罩之下，而是睡在月光溶溶、雾色朦胧、淡淡如烟的花荫下、馨香里，看她那嘴角挂着一丝甜甜的微笑，梦里定是又有什么逗她开心的趣事。

雷烈心中一热，血液流动猛然加急，周身立时发出有一股用不完的劲，一种责任感令他充满无穷的斗志，完全忘记即将面临的危险，扫荡尽了胸中原来郁积的所有不安和恐惧，他暗暗忖道：“现在风姿仍昏醉不醒，她的安危就是我的安危，她得安全系在我一人身上，就算对方是外星来的超能人类，

为了风姿，我也要竭尽所能，死拼到底！”雷烈正当在沉思之际，T4已运功完毕，飘忽游动，T4高昂着头，浑身透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神色傲慢，不可一世，仿佛根本就没把雷烈这个人放在眼里，他以轻蔑得口吻，傲气十足地对雷烈说道：“雷烈，我看这次你是活得不耐烦，竟敢多管闲事，你也不曾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斤两，能不能出头，常言道‘识时者为俊杰’，你却不识时务，螳臂挡车，强自出头，那结果是不但救不了别人，还要赔上自己的——狗命！”雷烈闻言大怒，心道是骡子是马还没有拉出来溜溜，就凭你刚才靠暗中偷袭的勾当，尚能得手，但真要是真枪实刀地打起来，也不见得你能把我怎么样，你现在竟敢目中无人，想我是三岁的小孩，听你一吓，就乖乖地把命交给你，呸！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老子才不听你这几声鬼叫呢。雷烈心内疾忬，口中气得大骂道：“赔你的妈！我看你是盲人骑瞎马——靠吓人活着，怎么得！？废话少说，臭屁少放，看招！”雷烈骂声未落，已悍然出招，“铀能灭世”将铀能量汇成一个大大的铀光球，随着话音，激急向T4射出！

T4对雷烈攻出的来势凶猛的铀光球，似乎压根就没看在眼里，他一边催谷周身劲气，周身形成数不清的气剑，推动劲气形成的机械龙形，傲然以待，一边轻轻地怪笑着对雷烈说道：“嘿嘿，小子，你就拿这破玩意来吓唬我？！我且看你的波波，有多少威力？”T4边对雷烈轻蔑他说着，边带理不理地只用一爪格挡，神情上充满轻视。

“轰！”两股强大的劲力相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震响，T4一个趔趄，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退两步，才隐住身形，而雷烈攻未的钢光球竟也硬生生地被T4一爪震碎。

雷烈哪里受得过这个，自己从来都是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只知轻视别人，没想到今天却被这个来历不明的怪人轻视，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言污辱，就是土人也要被激出三分土气来，何况雷烈是个出身高层官宦仕家之人，自小被人恭维长大，哪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一下不是，且又血气方刚，剽勇强悍，当然更受不了这份污辱，因此，他听到T4一连串的轻蔑之词，忍不住就气不打一处来，杀心顿起，在攻出一个铀光球之后，两掌间同时又运聚起更大的铀光球，准备同T4拼命。

T4虽然挡住了雷烈的猛击，并震碎铀光球，但他心内也吃了一惊，不得不收起轻狂，认真地打量起雷烈来，心内忬道：“嘿，这小子看去傻里傻气，稀松平常的样子，想不到还有这点本事，竟能将我震退两步，看来这小子的能力比我估计中的要高！真要刮目相看，不可小觑！”雷烈也看到T4微退，神色略变，心内不由窃喜，心道原来这怪人也并非是那么十分可怕，我只用体内铀能量的六成功力，就能将他震得身形不稳，看来要打败他可能费劲，但是他如想轻而易举地打败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只要自己小心沉着，同他周旋，他也不会从自己身上占去多大便宜，那么保护风姿安危就能有一些把握，且看他轻狂，这样也好，我可以利用这个优势，给他重创，雷烈想到这里，怒气渐平，显出一付泰然自若的神情，心内忬道：“希望这怪物越轻狂越好，骄兵必败，他只要轻敌我正好可以趁势打败他！”雷烈思想一通，立刻变得沉静刚毅，趁T4挡破铀光球，被震微怔刹那间，飞身而起，推动铀光球，向T4发出更强更猛的攻势。

T4微怔只是那么一瞬，骤见雷烈催动更大的铀光球发动的攻势紧接而至，T4已领教过铀光球的威力，因此再也不敢轻敌，见雷烈二次攻来，遂

提高警觉，这次改以双爪挡球。

但 T4 这次做梦也没想到，雷烈这次攻来的铀光球威力要比刚才那个强猛 3 倍，因此，T4 虽然用双爪格档，却于心理上重视不足，在雷烈攻出蕴含具有大威力的铀光球轰击之下，随着“波！”的一声脆响，T4 凝聚起来的机械龙形气劲被铀球震得四下激身，纷纷溃散，狂猛的暴震力，更把 T4 震得飞撞倒退，身如飞石，破墙而出。

雷烈见攻击得手，心内狂喜，战意霎时大增，想不到这怪物竟是装模作样，开始装出一付咄咄吓人的气势，但一经交手，却仿如是个纸老虎，如此不堪一击，真是吹牛不怕太大，吹得简直没边儿，雷烈越想越兴奋，飞身跟进，全线追击，心内得意地忖道：“喔，原来这怪物不过是虚张声势，装装样子吓人而已，外表上看去很厉害，实际上却是一泡不堪一击的猪粪狗屎，原来是还没有我厉害呀，嘿嘿，这样最好不过，你不是退了吗，那么我正好乘机把战场推进到远离风姿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负担，我可以打得更放心！”T4 狼狈飞退，雷烈得势不饶人，再次催运起更大的铀光球御尾追击，在这一追一逐间，不知不觉，两人将战斗移往银行大堂，银行大堂开阔宽敞，广阔的空间正好适合两人展开更激烈的比拼。

T4 了觉得自己今次真是触了霉头，不但“喝冷水也塞牙”，而且“放屁也砸脚后跟”，想不到自己人高马大，且功力深湛，处处占着优势，反而被这看去特别愚笨丑陋。

矮小单薄、十分不起眼的地球人连占上风，拿了头威，看这地球人的架势，而且得寸进尺，大有非要赶尽杀绝不可之势，想自己在外星球久经浴血，战功显赫，就是连道领对自己也刮目相待，不料今次却连连栽在这地球人手上，被这不起眼得地球人追赶的这样狼狈，“糊——”这真是岂有此理，气死我了，我要与你势不两位，不将你撕得粉碎，决不善罢干休。

自视甚高的 T4，想不到被雷烈击得鸡飞狗跳，直气得心肺欲炸，七窍生烟。

雷烈凌空追赶，看着将近，不但不急于出手，反而变得十分冷静，他看着那高大的怪物，心里又感到纳闷，心想事情大概不会这么简单，这怪物身形魁伟，就凭他刚才偷袭那两掌来看，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攻他两招，看他虽然败退，但这皆是由于他轻敌所致，可以想像，他既然敢从别处来狙杀，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也不敢这样托大，轻击冒进，我这两招只不过是侥幸得手，占他疏于防备的便宜，但等他当真叫起真儿来，我看自己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想到这里，雷烈不由忖道：“想深一层看，这怪物也确不简单，我攻出的最后一招，具有摧毁世间万物力量，但光球砸在他的身上，不要说将他摧毁，居然连他的一根毫毛亦未能爆伤，可见他抗击力大得惊人，简直难以测估……看来，我要同他周旋，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不能贪功冒进，无端耗费能量……”为避免耗用太多铀能量，雷烈改变战略，“嘿——”大喝一声，改以铀光束照准 T4，密集出击。

T4 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从心里收起轻敌想法，改以谨慎对敌，他见雷烈猛招压顶攻来，再不敢托大，想道你这可恶的地球人，我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如今你势在锋头，我先不跟你计较，我就先采取低势，先不硬接，保存实力，等摸清你的底细，让你耗尽能量，待你精疲力竭时，我再反击，到那时，我扒你的皮，喝你的血，把你挫骨扬灰，以雪我心头之耻，T4 打定主意，对雷烈强猛的攻势，反而不理不睬，弓起身体，趴在地上，匍伏

如龟，鼓荡护体劲气，任由雷烈折腾……雷烈的攻势如雨狂泻，倾盆而下，霎时只见铀光束密如剑林，带着惊雷闪电，烟雾顿起，茫茫罩上 T4 弓起的龟背，一时火花四处激射，T4 龟背坚如钢石，又如雹打败絮，T4 背部顿时响起一片“啪”“乒！”冲击力将地撞得尘暴滚滚，然而 T4 却气不长出，丝毫无损，T4 坚厚无匹的龟形抗击力，将所有攻向身体的铀光束纷纷挡瀑或御去。

雷烈又纳闷了，心道这怪物真是奇怪，明明他处处占着优势，如今却不跟我对决，痛快比拼，怎么反到像是很害怕我的铀能量似得，做个缩头乌龟，任凭挨打，唉，不对，这家伙不是在耍什么鬼把戏，看他这样子，一定是在以逸待劳，想不到他的花招还不少，想到这，雷烈不由忖道：“龙形之后又变成龟形，这怪物究竟还有多少花招？”雷烈本意是找怪物比拼，却不料这怪物根本不跟他作正面交锋，而是出招“龟伏”采取守势，以逸待牢，雷烈窥破 T4 用意，越打越没劲儿，不由精力分散，攻势渐弱。

雷烈一轮疯狂的射击后，威力大减，T4 窥准雷烈攻出的铀光束威力减弱的空当儿，“嗖——”一声清啸，人如凤凰展翅，飞身射向空中，挥动双臂，恰似凤凰振翅鼓动，发出的气劲卷起急剧的空气漩涡，向雷烈作出反击，凌空攻出“风暴杀”怪招，口中厉喝道：“小子，受死吧！我看你怎样受用我这‘风暴杀’绝招！”雷烈正在狂攻之际，陡觉劲力长驱直入，直接发出一阵“轰”然巨影，却见 T4 龟伏的圆形花坛内，泥石激射，混凝土碎块四散飞扬，T4 一声清啸，已凌空而起，周身劲气催运成机械凤形，凌空向自己攻来，雷烈仰视怪人气势骇人，心头一震，浑身不同激伶伶地打了一个凌颤，他呆呆看定 T4，忘记防守，脱口喊道：“龙！龟！凤！”正在雷烈错愕之际，陡见怪人双臂疾挥，气劲机械凤形瞬间振动一丈阔翼，强力鼓动，霎时在怪人周身形成密集的气流漩涡，五光十色，泛着毫光，挟带滚滚风尘，犹如龙卷旋风，眨眼间卷上雷烈的周身，雷烈不曾防备，身体立刻像一片败叶，卷进风眼，随着龙卷风的旋劲急速旋转起来。被卷上浪，一会又仿若一缕水草一样被抛进谷底，直旋动的团团转，无从发力。

雷烈被旋得双眼发蓝，头晕脑胀，冷汗四出，连气也喘不出，吓得心胆俱裂，魂飞魄散，尽管是张着嘴，却恐惧得也不出声，两眼放着绝窍，而且招式怪异，就这么不停得旋啊旋，旋得自己欲要浑身脱力，雷烈迷迷糊糊地想到这里，心里更加恐惧，骇然想道：“这真他妈的是奇天大祸，我被这怪物劲转得浑身散架，他若趁此发招，我连招架的气力都没有，更别说再次攻击……”T4 催动劲气漩涡，旋转了，足足有两分钟，看到雷烈吓得肝胆俱裂，面呈死相，手脚陡然挣扎，像是网中的螃蟹，翻着蓝眼，郁积在胸中的块垒才得以消泄，他催动气旋越转越急，越转越气，心道你这个蠢笨如猪的地球人，你再咬人呀，再威风呀，这回怎么变得到像是一只臭不可闻的死鸡，刚才我本是给你面子，本不是与你为敌，可你却不知深浅，居然会得到鼻子就上脸，还想攀着头发上脑顶，真是不自量力，你不是自己不想活了吗，好，那我就送佛送到西，T4 一边气恼地想着，一边催动气劲恣情地玩弄着雷烈，待气消心定之时，看雷烈已不再那么嚣张，只有张嘴喘气的份儿，不觉心头暗喜，顿生杀机，暗自忖道：“击杀的时候到了，小子，我这就成全你，让你去死！”T4 想罢，招式一变，双拳顿时像暴雨般向雷烈身体狂泻，死命轰击。

兔子临死之时，还要咬人一口，何况雷烈是个大活人，当然更不会束

手待毙，昏眩中他蓦然觉得怪人停止旋转，挥拳攻击，潜意识中求生的本能令雷烈临危应变，立时把身体缩作一团，护住身体要害，同时急狂催铀能量去加强身体的抗击力，虽然来不及攻击，只有任人挨打的份，但也不能毫无反应，白白丢命，只见 T4 拳势如狂风骤雨般泻向雷烈，击中雷烈身体，“乒！”“乒！”“碰”“碰！”“砰！”“砰！”仿如雹击荷叶。

迷迷糊糊中，雷烈也不矢，中了多少拳，蓦然怪人拳劲一变，仿若一股劲风推动自己身体疾射而去。

T4 挥动拳雨招呼雷烈，两拳带着恼怒，带着怨恨，带着杀气在雷烈缩起的身上恣情发泄，看着雷烈居然不死，T4 怒上心头，双臂挥动，将劲气化为机械麒麟形，招式一变，狂拳出击，“雷暴杀”带着霹雳电火，萧萧杀气，将雷烈骤然轰向地面。

“轰！”巨响声中，雷烈身体像炮弹般竟然撞穿厚达三米的楼面，直坠向下层的保险库。“碰！”，雷烈重重砸到地上，地面承受不住这冲力的撞击，随着闷响，混凝土纷纷碎裂，碎块四散激射，雷烈仿如一条猛撞在上的大鱼，摔得个摊摊腰，“啊……”的惨叫一声，受击的痛楚比恶战赤龙时更甚。

雷烈再次尝受到失败的滋味，但顽强的毅力支撑他挺起身，想到风姿安危，更令他劲力陡升，他决定为风姿而战，为风姿而死，哪怕是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会令怪人的目的就这么轻易地得逞，大不了竭尽所能，耗尽力气，就算是拼得鱼死不会网破，但只要得着机会，就是咬掉这怪人身上的一块肉，也不会让他带着讥笑，全身而退，雷烈抱定拼死之心，头脑变得反而十分冷静，他用手抹了抹嘴角的血迹，回想起怪人同自己交手的一招一式，蓦然脑际灵光一闪，脑中浮现出古中国道教一代宗师张大师的身影，他不觉心内忖道：“看怪物刚才幻化出的神龙、凤凰，龙龟，碘臃这四大瑞兽，以及他使用的招式，原来竟是古中国道教龙虎山张大师所创出旷古烁今的不世绝学——四灵功，这怪物不但将这古中国的上古绝学运用的出神入化，而且更溶汇了当今新武学精华，以吸纳矿物质元素来提升功力，看来发挥出的威力比古人张天师更有过之无不及……”T4 一拳“雷暴杀”将雷烈直击得穿破楼层直坠而下，却不知生死，他只觉懊恼，不想自己这次奉命执行任务，却竟然又节外生枝，半路跳出来这么个不知死活的臭小子，死缠不放，拼命抗击，即然沾上手，就不能留有活口，以免暴露身份，泄露秘密，看这小子的功力，也不是弱者，但不论如何，碰到了我，那就得让他死，T4 心念电转，飞身跟进，见雷烈跌进底层，居然活着，也是吃惊，因为只要雷烈不死，他就一定会暴露身份，而这点正是外星武士的大忌，T4 今天遇上这难缠的主儿，直恼得气急败坏，凌空吸气，将劲气又化为机龙形，灵光游动，把周身能量急剧提升，心内思想道：“刚才这一场恶战，怕是已触动保安监视系统，如若那样，三分钟之内，军警将会赶来现场，时间不多，要火速击杀他！然后去完成任务！”T4 打定主意，对雷烈速战速决。

雷烈今次杀红了眼，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见怪人随身跟进，面罩杀气，浑身透着杀机，凌空催运起强劲的机械龙形，兰色电光极火宛如灵蛇，蜿蜒游动，心道，既然打到这个份地，就是想罢手也不能，现在逼上梁山，横也是死，竖也是死，索性拼运全身劲力，奋力一搏，就算他们一块钢，哪怕陪上性命自己也要给他震出几道纹儿，倘若侥幸不死，那就更是上上大吉，雷烈心念转动，霍地挺身而起，狂催劲气，运到双臂，凝聚成两片硕大的铀光刀，刀身幽紫，锋刀闪着寒光，透着森森杀气，雷烈望着 T4，心内忖道：

“好，你定要我死，我也不会让你好活，将力气搏到尽头，为了风姿。不到战死决不罢休！”T4 意欲置雷烈于死地，出手当然狠辣，他暮见雷烈从地上纵身跳起，拿出一付拼死的架式，反倒吓了一跳，心道，这小子刚才受我重击，居然毫发未损，想不到竟如此难缠，今次看来非要多耗些力气，方能将他一举击毙，T4 心念电转，遂将周身劲气催谷到最高峰，霎时只见 T4 周身发出幽蓝的冷光，绕身的机械龙形更是鼓荡的身形澎湃欣爆，泛着玄色寒光，那气势仿若山雨欲来，大泛中光，幽蓝漆黑，透着恐怖，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吭！”T4 喉中憋出一声闷响，掌中爆出白色极寒的电光，向雷烈仰头击下“电暴杀”。T4 把蓄聚的电力充分发挥，释放出迂回灵动的极压电流，电力高达二百五十万伏特，把空气中的水份震得僻叭作响，人如电龙般择人而噬，雷烈催运铀光刀连番劈撞下，竟然丝毫损不得分纹，渐次碎裂！每一记碰击，雷烈周身均遭厉电猛击，全身剧震，“呜……”惨声长嚎，形势大劣……

第六十二章 铀能抗灵

“咤！”玄虎大叫一声，拼却全身力气，猛抡双臂鼓劲发狂下砸，“砰！”“砰！”“功嘲！”随着两声爆响，T5 的肩肿骨应声爆破！

T5 一记鹿撞，将玄虎胸骨撞折，心里正暗自得意，但却做梦也料不到玄虎居然会发出如此猛烈的反击，大意之下，被玄虎轰得四脚朝天，仿若飞石，挟带风声，狂撞地面。

劲力反弹，玄虎亦飞身疾退，他捂住剌心剧痛的胸口，心内忖道：“唉……这胸部痛彻心肺，看来胸骨肯定是被撞裂了……”玄虎越想越气，想不到自己竟吃了这么大的亏，这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虽然以前也曾受过重伤，但那只不过是耗力过巨，陷入昏迷罢了，哪里会令筋骨受过损坏，受伤了的玄虎，狂怒攻心，凶相大露，神情狰狞，厉喝一声，道：“不杀你这怪物，誓不为人！”激怒的玄虎，骤然聚起“六神诀”劲气，催谷到顶峰，怒气冲破泥宫丸，一道灵光冲天而起，刹时笼罩全身。

灵光暴射而下，T5 也吃了一惊，他仰视望去，只见空中玄虎佛光闪烁，威如天神，正朝他凌空扑下。

T5 此时也豁出去了，想不到自己身为外星武士级，今次竟被这愚蠢的地球人弄到这步田地，辱没了自己荣誉，这口恶气，如果不出，还有何颜面回到海底异堡，到那时，首领怪罪下来，暴露了身份，遭受到像 T7 一样的原子裂变极刑，痛苦去死，倒不如今天就和这地球人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死是光荣，不死而将地球人击毙，将不辱使命，会令首领以后对自己刮目相看，不论怎么说，拼命就有理，T5 思绪飞转，打定主意，怪吼叫道：“啊！拼了！！”T5 想罢，遂催谷起周身劲力，向玄虎攻出“五禽戏”中最凶猛的一招“虎形拳”，欲和玄虎拼个高低。

玄虎将功力催至顶峰，同时向 T5 攻出“如来破金”和“霹雳摧河狱”两式，发挥出一加一等于“三”的超强战斗力，硕大无朋的 T5，虽然频频变招，施展出五禽戏中的最高精华，也无法抵得住，只听一阵“乒！”“轰！”“碰！”“乒！”

“砰!!”仿如疾雨打叶的乱响，T5 攻出的各招式被玄虎迅如风的攻势踢得土崩瓦解，不要说防守，就连招架也来不及，慌乱中连连吃了不知有多少记猛腿重击。

“嚎!”玄虎瞅准空当儿，暴喝一声，六神诀劲气猛然像山洪暴发，“霹雳摧河狱”以摧山毁狱的气势，一脚狂踢，T5 被踢得全身肌肉裂烂，骨骼断碎，绿血长喷，“嚎……”惨嚎飞退，“乓!”骨断肉烂的躯体犹如断线的鹞子，残残撞向一辆疾驰的厢式货车，发出已响，货车被击力狂震，迅即倾覆，顿时变成一堆废铁。

这场恶战，明显地表示出玄虎技压 T5 大获全胜。

T5 再无反攻的力气，滑身脱力，如烂泥卧于废铁堆上，护体劲气迅速溃散，他口中绿血长流，眼内滚出斑斑浊泪，浑身巨痛，使他浑身不断产生痉挛，大张着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断断续续地喃喃地说道：“首令……对不起……我失败了……是时候……光荣地……升华了……”说罢，T5 拼却残力咬碎牙中的自毁器……猛招连施，耗力极已，玄虎亦需口气调息，玄虎突然发现 T5 周身蓦地闪耀起惨绿的毫光，情景诡异可怖!

“咕……呜……”T5 幽咽悲嚎，浑身痛苦抽搐扭动，只见 T5 身上透发出猛烈绿光，正自我焚毁。

霎时只见 T5 周身绿火越烧越烈，T5 不断翻滚跌扑，“眸……眸……”痛苦地叫着，惨烈无比。

原来每一个外星杀手或武士，血液里都注射入自焚剂，镶嵌于牙齿内的自毁器一旦发动，便会自我焚毁!

顷刻间，T5 已焚成飞灰，不留下半点痕迹!

玄虎目睹这惨烈的一幕，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冷冷地看着冒着缕缕青烟的 T5 瞬间化为飞灰而去，飞扬的思绪如潮水般汹涌脑际，既然没有本事杀人，还不自量力地前来送死，你出手前也不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看看对手到底是谁，倘若我是一个泛泛平庸之辈，你还算走动，但你个次注亢倒霉偏偏是遇上了我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玄虎，可知我是当个世上拥用三大古武功超卓的第一人，就你那哄骗小孩玩玩还可以的三脚猫功夫，充当我的练手也不配，你以为你偶尔得手一招两式，就妄自尊大起来，反而拼死拼活地得寸进尺，欲将我赶尽杀绝，哼哼，你要那么想，你就是太可怜了，我要么是不出手，出手就一定送你一命归西，管你是什么外星人或春它他什么鸟人，碰上我你就是碰上了十八层地狱的阎罗王，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难道你还能挣过命去，不过你死的到是很悲壮，很有骨气，临死还有自知之明，自我了断，化为飞灰，省得弄脏我的手，这样，你神鬼不知地消失，没有人知道你惨败的丑事，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这样就少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给人少留些笑柄，这说明你到死还算是聪明，玄虎心念电转，忽又忖道：“这怪物以自焚求死……不留尸骸……毁尸灭迹!这样就无法去化验出他是什么生物……”玄虎正在感慨沉思，得意非凡之际，蓦地想起沉醉的凤姿，心猛地一沉，立刻凉叫起来，道：“呀，风姿!”雷烈惨了。

惨得没有招架的份儿，惊惧地看着 T4 像是落在猫嘴里的老鼠，欲战不能，欲逃不得。

T4 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得意，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雷烈肉跳，T4 能笑得不开心吗?当然的开心，因为一肚子怒气全消了，不用再对这愚蠢的地球人躲躲闪闪了，不但不用惧怕，还可以随意地戏弄了，T4 得势便不饶

人：“你刚才让我窝火，我现在就拿你出气。”T4 狞笑看着雷烈，仿若是看着捏在手里的一条虫子，可以随便讥笑，随便嘲讽，雷烈绝对没一点脾气，T4 心中得意，脸上干巴巴地笑着，用轻蔑的白吻对雷烈说道：“小子，你本来是个大好人！可惜呀，可惜，可惜是碰上了我 T4！”“T4！！”雷烈震惊了，原来这名不见经传的人竟叫 T4，只以为到死也不知死在谁的手里，到现在终于弄清他是姓甚名谁，雷烈闻听两眼放出恐怖的神色，惊惧地看着 T4 又向自己发动新的攻势。

只见 T4 身上电光极火灵动，飞身而上，像一条张牙舞爪的狂龙，对雷烈张目而噬，雷烈拼力招架，但无法抵挡 T4 狂攻，铀光刀尽毁。

T4 一轮猛攻后，又倏然停下，又开始玩起猫捉鼠，他瞪起一双灰白的厉眼，弓着腰对雷烈遍视，更加开心地笑着，讥讽说道：“小子，你的福份不浅，能死在我电暴杀之下，是你的光荣呀！”这真是尿泡打脸——操人呀，雷烈简直是气炸了肺，心道 T4 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你上风占尽也就罢了，大不了我一死了之，想不到你居然这样阴损，你明知我即将就死，拿出一付假惺惺的样子，来羞辱我，难道我就真那么一文不值，连死也沾你的光，但自古至今，成名扬声的也有不少，但经传上也未曾记载过说谁肯前去慕名而死，何况你只是一个不明来路的 T4，一招得手便像小人得志的样子，还竟敢在我面前装起大来，想我雷烈何时吃过这个亏，士可杀不可辱，况我现在还没死，只是落败，你就敢目中无人，既然那样，反正横竖都是死，我就拼却全身劲力，和你拼个同归于尽，至少做到让你做梦也惊，死到临头，雷烈唯有孤注一掷，将体内所有的铀能量全部一次催谷出来，攻向 T4，口中声嘶力竭地吼道：“他妈的，丑鬼，我们来个同归于尽，一齐光荣吧！”T4 心里早有准备，他出言相讥，心想这小子出生官宦，定会承受不了这羞辱，一定会狗急跳墙，作垂死反击，因此亦暗中把电力得高到五百万伏物，在雷烈出手同时，亦同时向雷烈狂然汹涌攻击。

两股惊天能量不断相拒排斥，膨胀充盈至极限境界，“轰……轰……隆……隆……”一阵巨响，终于产生出有如小型核爆般的破坏！

保险库在这已爆声中尽被炸溃摧毁，化为飞灰，核爆产生的蘑菇云冲射轰爆大花上层，威力无禱，若非有五百万伏特的电力压减爆炸力，整座银行大楼将会夷为平地！

两人在巨震中各自下退。

T4 震惊了。

由于 T4 飞身攻击，已大的反震力将他像一枚射出箭似的平射倒身疾飞，他胸中上阵势血翻涌，体内能量澎湃震荡，心道真是兔子急了也咬人，不料他垂死关头，仍能暴发出如此骇人的劲力，幸亏我将电流提高到五百万伏特，如若不然，岂不是玉石俱焚，这次狙杀，首领本以预料到事情会千难万难，所以特意委派我负责，而令 T4 协助，这说明首领真是有眼力，没有看错人，T4 跟那一个不知战得怎样，但如果跟这臭小子比拼，肯定是会大败而归，尸骨无存，也亏得我比 T5 级别高出许多，但对付一个臭小子竟然这样费力，任务还没开始执行，开头便让这臭小子击得狼狼狈狈，T4 越想心内越是气愤，不由忖道：“想不到地球的新武学，竟能够有这么惊人的威力！看来真是不小看地球人！”雷烈本以耗力甚剧，精疲力竭，但他心有挂念凤姿，精神的力量支持他超常发挥，坚持不倒，主死关头，为保凤姿，他又“涸泽而鱼”，耗尽全身铀能拼命一击，不求自保，只求能和 T4 同归于尽。体能超常

发挥，令他体内铀能量已耗用殆尽，气浪震得他狂飞数丈，他才勉强止住冲势，但身体已似乎散架，连站起身也觉费力，他咬牙拼力，身体摇摇晃晃像风中衰草，立脚不稳，惊惧地看着震飞的 T4，本能地拢起双臂，作式戒备。

蓦然，他脑中一闪，脑际又浮现出沉醉的风姿，惊惧忖道：“不好了，我只顾拼命，核爆可能伤害了风姿……”精神力量又发挥出神奇的效用，本以力不能支的雷烈，一惊一乍间竟能鼓尽体内微弱的残力，纵峰疾跃到上层寻找风姿。

雷烈眼睛一亮，只见风姿倒在颓垣败瓦中，被杂物压住，雷烈心疼得用颤抖的嗓音大喊道：“姿！”雷烈急急奔过，三下两下扒开杂物，抱出风姿，见风姿安然无恙，睡得正香，心里才觉得一块石头落地，但危险仍没有清除，而且正在迫近，T4 稍后再来，自己已无力再战，连自己都将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不要保护风姿，雷烈怒到事态严重，急得冷汗四溢，扶住风姿，焦急吼道：“凤医生，快醒来……”然任雷烈喊破喉咙，风姿依然睡在梦中，不愿醒来，“咳……”雷烈急火上涌，伤势暴发，鲜血狂喷，大声咳起来。

炽热的鲜血，喷在风姿脸上，才令风姿稍为清醒，微微睁开眼睛，仍旧醉眼朦胧，懒懒地哼一声，道：“嗯……”恍惚中风姿见雷烈脸色煞白，满脸污血，不成人样，甚是骇人，两眼焦急地看着自己，心头了惊，醉眼惊惧，喃喃说道：“呀……雷烈……”雷烈心头狂喜，面色稍宽，稍即顿觉心内难过，对风姿急急说道：“姿……我斗不过那怪物，你快走吧……我……”但风姿仍然神智不清，也不知是否听清雷烈说什么，看着雷烈似没有歹意，眼皮又显得特别沉重，一脸茫然，迷迷糊糊地问道：“发……发生什么事……哦……”风姿话没说完，两眼已不听使唤，头一低，又昏昏地睡了起来。

“吓！又晕……”雷烈这一惊，非同小可，事态危急，风姿仍大醉不醒，甬说自卫，连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而自己也是灯尽油枯，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住风姿，难道眼睁睁地等死不成，自己死倒无所谓，可是风姿她却万万不能死，想到此，雷烈急得对风姿又摇又叫，大声疾喊道：“风姿，快醒来……”然而，任你千呼万唤，也是无奈，风姿依旧睡得深沉，沉醉梦中，不愿醒来，雷烈情急之下，抱起风姿，欲要逃跑，不料，死神这时却又悄然找上门来……雷烈未曾移步，猛听背后传来一阵大笑，T4 如鬼魅般飘然冒出，立在背后，嘲讽地笑着说道：“呵呵呵……好一个英雄救美人！”雷烈又听到这索命追魂的嘲笑，直气得七窍生烟，他无可奈何地放下风姿，忧伤地喃喃说道：“唉，逃也不能逃，醉得太厉害……”爱的力量支撑雷烈霍地站起身于，将风姿护在身后，心情绝望，无限悲哀，凄凉地对 T4 吼道：“我的命，你拿去吧！只求你放过风姿！”这个时候，T4 哪里再肯买雷烈的帐，因为他知道雷烈再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一个垂死的废物，形同行尸走肉，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别说你现在连一文也不值，就是值十文，又怎么样，同样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可笑，简直是可笑，你自己都是一具已死的行尸，居然还不知轻重地顾及别人，T4 心内得意，看着雷烈真有点可怜，他看也懒得看，高昂着头，闭起双眼，充满傲气，轻蔑地冷哼一声，不屑地对雷烈说道：“哼，就凭你，也有资格配和我说话，简直是枉费心机，痴人说梦，你现在的命可惜是人贱了，已经分文不值，我杀死你，容易的很，和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两样！”玄虎早已赶到这里，静静地靠在一边，神情自若，悠闲地看着 T4 和雷烈的表演，他看着雷烈那狼狈的样于，在 T4 面前仿佛像一条狗，觉得真是可笑又可怜，当他听完 T4 轻蔑的嘲讽后，终于忍不

往笑，幸灾乐祸地拍拍手，然后抱起膀，讥笑地插话说道：“哈哈，好一只为情牺牲的蚂蚁，真伟大啊！怪物你很了不起，成全他吧，把他捏死算了！”这简直是晴空响起了霹雳，T4 和雷烈闻听都吃了一吓，雷烈惊异地睁大眼睛，直气得暴跳如雷，厉声吼道：“玄虎！！”T4 大惊，冷冷地打量着玄虎，神情复杂，心内忖道：“呀！T5 定是落败了……难道地球人竟有这么厉害的高手？……”雷烈今天是难堪极了，和 T4 交手只几个回合，便败得一塌糊涂，连命马上都要丢掉，向口哀求，不想又被玄虎撞见，想不到堂堂国安局长的少爷，被人撞见这狼狈的样子，以后给人说开去，传为笑柄，不但自己的卤于无处放，就连老爸也觉得无地自容，今后怎能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挺胸做人，雷烈越想越恼，也是无奈，虎落平川，其余它何？但看到玄虎那付洋洋得意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怨毒地看着玄虎，恨恨说道：“哼，玄虎，你见死不救，还要幸灾乐祸，真是可恶！”玄虎才不管雷烈死活，现在他有玄耀的资本，看着雷烈郁闷，本来他看到雷烈对风姿一脸涎色，心就有气，但刚才苦于保命，没有机会顾及雷烈，回此，看到雷烈乘乱抱走风姿，心虽不悦，可也没有办法，现在大功告成，满身自在，一旦危险解除，他心头的醋意马上泛滥，他看着雷烈现在已是川口中猎物，难得有这借刀杀人，省得累手，反正雷烈是死到临头，自己情场上就少个竞争对手，玄虎恨不得雷烈马上就死，玄虎越想越高兴。以教训的口吻，轻蔑地对雷烈说道：“哈哈，你说我可恶，我看可恶得是你，不是吗，自己没什么本事，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竟还敢异想天开，保护别人，这个故事就是教训你，要你知道掂量掂量，看你自己是不是够块料，不够就不要强自出头，最后赔得个连本带利，你没事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看自己到底是一付什么熊样，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也有资格去爱慕风姿！”“——呜呜呜——”“——呜呜呜——”正当玄虎冷嘲热讽，傲气十足地奚落雷烈之际，忽闻警号大作，大批警用直升机，冲锋警车及报馆采访队，已第一时间赶到银行大厦。

T4 心里猛地一震，惊惧地看着玄虎三人心内急速思索，暗自忖道：“事情难办了，警号一响，不到一会，这儿便会变得人头济济，单凭自己没有可能将所有人歼灭！我虽然比 T4 高强 50%，但也不易将玄虎立刻击杀……为了不暴露身份，干脆撤退！”T4 打定主意，纵身而起，“啊——”一声清啸，如凤凰展翅，破空而去。

T4 要走，当然没人拦得住。

雷烈在 T4 面前，白白遭受玄虎一顿污辱，直气得浑身颤抖，们苦于无还手之力，待看到 T4 破空而去，玄虎竟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只是抱胸冷冷地看着自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雷烈大怒，指着 T4 离去的方向用颤抖的声音斥问玄虎道：“玄虎！你身为国安局上校，还不快去追杀他？！”玄虎旁若无人，也不听雷烈吼叫，顾自靠着墙壁，用嘲笑的口气，冷冷说道：“我看你的样子都傻！哼，叫你照镜子瞧瞧自己是什么熊样，你都不信，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还敢对我指手划脚，我理都懒得理你，现在我以受了内伤，再战不划算！要追你自己尽管去追！吆喝六得，你算什么东西！呸！！”玄虎骂骂吱吱，也不管雷烈有什么反映，纵身跃起，仿若雄鹰攫击，向风姿俯冲而下，深情地喊道：“姿！”玄虎话音未落，已迅疾抱起风姿，箭射而去……雷烈算是倒霉透了，被玄虎一顿臭骂，气得简直就要昏厥过去，正怔忡间，突见玄虎扑向风姿，待回过神来，只能看见玄虎稍纵即逝的背影，直急得他气血攻心，浑身乱颤，颤抖着嗓音急切大喊道：“喂！喂！”尽管雷烈喊破喉咙，

也无济于事，他起身欲追，奈何自己已经伤疲不堪……踉跄几步，身体如一堆烂泥，重重地跌在地上，“哎……”的痛苦的叫了一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玄虎抱着风姿消逝的方向，无力地摆着手说道：“玄虎，你不要乱来！”人到了这个份地，还能做什么，眼见自己心仪的风姿被玄虎从身力抢走，风姿沉醉不醒，大醉中发生什么事也无力反抗，雷烈只痛得仿若万箭穿心，只觉霎时万念俱灰，大脑立刻变成一片空白，无力地爬在地上，嘴里喃喃叫道：“风姿……”雷烈痛苦地闭上眼睛，忍不住悲痛，眼泪顺着面颊一道一道地哗哗淌了下来…

第六十三章 密宗三老

天，阴着脸，黑得仿如刷过漆的锅底，几颗衡疏的星星，在眨着眼睛，似是恐惧，又似是对着静夜挤眉弄眼，月儿圆圆得挂在西边的天空，淡淡地泛着清辉，仿佛是得了一场大病，睁着厌厌睡眼，显得无精打睬，大地昏昏沉沉，蝉儿躲在浓浓的树荫里，有一声没一声地吟唱着，和着那从草丛深处传来的高低起伏显得烦躁不安的蚩蚩的叫声，给静夜制造出凄凉和压抑。在这压抑而又骚动的静夜，一幢豪华的别墅，却依！日是灯火通明，和这充满朦胧的夜色显得是那么不协调……玄虎把风姿轻轻地放在床上，看着风姿那甜甜的睡态，那充满诱惑的乳房和处女地，仿佛是饿狼见到了久渴的猎物，眼里顿时放射出贪婪的目光，他一边饥不可耐地撕碎风姿那包裹住浑身圆躯体的薄纱，一边满脸泛着淫笑喃喃地说道：“是我的东西，始终都跑不了，嘻嘻嘻…玄虎的眼睛突然亮了，那目光似剑，目光似雪，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他终于一览无余地看到了风姿那光滑如缎，洁白如玉，玲珑剔透，充满弹性的处女之体……玄虎的心剧烈的跳动，他屏住呼吸，两手颤抖着轻轻地触摸着风姿那柔美凝脂般的肉体，两眼闪着幽幽的绿光，一点一点地随着手势在风姿身体上游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点可能透露的地方，哪怕是纤细的一点瑕疵。仿佛是一个古玩鉴赏专家，正在鉴赏一件价值连城的稀奇珍品，细细的品玩欣赏。

玄虎陶醉了，随着他那手掌颤抖的移动，感觉通过神经末梢如潮水般汹涌嘈杂呼啸着涌上他的脑际，他恍惚中觉得，他摸着的是一块玉，温润细腻，带着沁人心脾的丝丝甜意，仿佛是一块晶莹的冰片，光滑洁净，纤尘不染，又仿佛是一盘珍珠，在手指间灵珑滚动，莹莹锋掙，忽而又觉得是一茎香藕，湿糯脆鲜，温凉润柔，是一匹水缎丝绸，细纽柔滑，腻腻可手，是一片云，是一团雾，朦朦胧胧，空俱轻灵……玄虎呼吸开始急促，他用双手轻轻地揉捏着风姿的乳房，仿佛是在捧着两团软的面团，又仿佛是捧着一团雾，捧着一朵云，乳头坚挺，刺激着他十指指端的每根纤细的神经，将信息传到他心里，于是他的心仿佛就有无数只蚂蚁在蠕动，充满了酥软麻痒的感觉。

玄虎的呼吸变得粗重，他的手已游到了风姿的处女地，他的手指仿若游蛇，蜿蜒游动着；游过那莽莽苍苍的黑森林，拨开那臻臻密密的芳草丛，爬进那油腻松软的沼泽地，在那温馨神秘。光滑湿润的幽深洞穴里摇头摆尾，徘徊游动。

玄虎周身霎那间血液急流，澎湃汹涌，仿若连月大雨江湖四溢，沟满

壕平，全身每一条血管，都急剧地澎湃起来，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感情洪水四处泛滥，冲毁他身体的每道防线，淹没他周身的每个细胞，咆哮奔腾着，仿佛要撕碎他周身的每一块肌肉，撞击着呜咽着嘈嘈杂杂地汇集至到一起，寻找突破口。

玄虎只觉得整个人都要爆炸了，整个人部开始熊熊燃烧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再也忍受不住这煎熬，终于向一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上风姿的身体。

一道霹雳闪过，风起雨落，大团大团的乌云急骤翻滚着，碰撞着，搅动着，晴朗的大个瞬间变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整个空间变成一片混沌玄虎忽然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一片白云，一丝柳絮，飘飘悠悠，在这狂风暴雨中一忽儿被风吹上天空，一忽儿又被暴雨卷到地下，又仿佛自己是一个寻芳揽胜的探险者，忽而置身莽无际涯的原始森林，忽而穿行在幽深昏暗的海沟里，忽而又跋涉穿过茫茫大漠，来到一个奇峰林立，钟乳悬垂，桃烟浩渺幽深不知去处的仙境洞天里……玄虎意乱情迷，飘飘欲仙，迷茫中喃喃地对风姿说道：“姿，你知道吗，我是多么喜欢你？爱你入骨……”“爱我……”风姿喃喃着，醉得昏昏沉沉，只感到强大无比的男性魅力正进逼她……但她显得娇软无力，难以抗拒……四肢瘫软，娇喘吁吁，梦呓般地说道：“哟……不要……”玄虎“五体投地”紧紧地拥抱着风姿，恨不得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溶进风姿的身体之内，他一边兴奋地吸英吮华，一边向沉迷中的风姿炫耀自己男子汉的资本，他喃喃地说道：“我出身尊贵，就是赤龙也不能和我相比，赤龙只是凭藉父荫的二世祖，怎及得上我，我才是天下第一英雄，唯一值得你去爱的人，就是——我！！”沉醉中的风姿，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片晶莹剔透的薄冰，在春风吹拂下，阳光暖暖是照着它，她开始一滴一滴地融化，一点一点的消融，瞬间化为一丝雨滴，跌进涓涓流淌的溪水，奔腾着，喧哗着，势势闹闹地随着溪流流出山谷，汇入浩浩荡荡的江水里，她又仿佛自己是一叶小舟，在滔滔奔流的江水中飘荡，江水汹涌澎湃，巨浪滔天，小舟在浪花中一会儿被推向浪尖，一会儿被抛向谷底，一会儿又从水中穿出，随着奔腾咆哮的江水，穿过峡谷，被奔腾咆哮的汀水簇拥着，吞卷着，从高高的悬崖摔向深深的潭底，接着一排更大更猛的浪潮呼啸着奔腾而下，她这叶小舟顿时被击成无数段细小的碎块，一阵撕心裂肺的阵痛袭来，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她仿佛觉得自己是一只涅槃的凤凰，灵魂被那上升的气流浮托着，飘飘曳曳飞上天空，在痛中她陶醉了，娇柔无力地叫了一声道：“呀……痛啊……”玄虎势烈的挺旋着，恍惚中他觉得自己仿佛化成了一道清风，在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中，正在密密的树干缝隙间疾急地穿行，树干那布满苔藓的躯体，湿湿地，湍湍地，温软光滑地不断撞击着自己，风溜溜地打着呼啸在这窄窄的缝隙间打着滚儿，一忽儿穿过森林，刮向那浩缈无际的草原，天上白云浮动，阳光融融，自己疾奔在这温馨的大地间，随着凝聚的气流，旋转着，转而又拥拥挤挤的刮进一个幽深无底，永远感觉不到尽头的花香四溢的福地洞天，自己在这洞穴中欢快地击撞着，肆虐地盘旋着，扫荡着，渐渐升化为一片五彩的烟霞，烟霞在这洞穴内迷漫着，盘桓着，充满空蒙浩渺的温馨……迷蒙中玄虎喃喃地说道：“我要将无尽的爱，彻底倾注入你的心内！”风姿漫荡的魂灵，一忽儿被五彩烟霞挤入，烟霞扩散，她的魂灵被不断地撕碎，阵痛中挟带着愉悦的感觉，渐渐和烟霞混成一片，风姿在这愉悦的阵痛中不断地呻吟：“哎！……”忽然迷漫的烟霞中飘来一个怪人扭曲的身影，这身

影被烟霞不断揉碎，渐渐地又幻化出雷烈那流着鼻血的面孔，雷烈盘旋在烟霞中，不停的扩大，澎涨，瞬间爆碎成无数的泡沫，泡沫搅动着，汇聚着，一忽儿又变成玄虎的脸庞，正在朝自己神秘地微微笑着……“呀……”风姿一阵惊恼，忽地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大醉醒来的风姿，只觉得头痛欲裂，浑浑噩噩……当她发觉自己身无寸缕地躺在床上，感到下身另有一丝特殊的痛楚时，登时骇得完全清醒！她一阵惊颤，犹如三九天寒风入体又给人兜头浇了一桶冷水般，浑身激伶伶地打了个冷颤，用颤抖的声音惊喊道：“哎呀！我……”风姿蓦然想起梦中玄虎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微笑，看到玄虎胡乱地堆放在床头的衣服，心甲对自己在沉醉中所发生的一切便完完全全的明白了，她心里倒吸一日冷气，用手拥着被子，惊惧地想道：“虎…他乘我醉了时……”风姿惊慌四顾，发现靠窗的墙上有页原子超薄书写塑料纸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光，上面写有玄虎的留言道：“姿：我有重要任务需要离开你一段日子，我爱你！虎。”迷迷糊糊地失了身，风姿芳心紊乱，惆怅无奈……泪水无声无地流下眼角，她痛苦地闭上眼睛，一脸沮丧，轻轻地叹口气道：“哎……”专机徐徐降落在拉萨市的专用机场，新婚燕尔的赤龙和蓝天使，他们的蜜月之旅是——西藏，赤龙和蓝天使夫妇一身戎装，神色刚毅，浑身透着英气，双双步下舷梯，玄虎亦戎装在身，满脸傲气，神气十足地跟在赤龙夫妇身后走下专机。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原的空气特别清新，带着馨香的甜味儿凉丝丝地直沁心脾，三人顿感精神一爽，快步走向早已恭候在机场内前来迎接的地方官员。

高原的天空特别洁净，泛着淡淡的蓝色，晶莹透澈仿佛是用雪擦过似得，兰洼懂得一丝儿纤尘也没有，大团大团的白云写意的点缀在天空，形态各一，千形万象，映水藏山，有得仿如醒狮酬卧，有的仿佛是奔跑的骆驼，有得又似游动在草原上雪白羊群，有得千峰竞秀，层峦叠嶂，三人一边疾步奔走，一边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高原上的清新空气，欣赏着高原上的奇妙景色，赤龙心内忖道：“总统让我和蓝天使结了婚再执行任务，真是通情达理！而且婚礼以国宴形式举行，气氛隆重，场面豪华，真要好好感谢总统先生，这次执行任务一定要出色完成，以报总统的知遇之恩！”三人在前来迎接的地方官员面前站定，三位地方官员毕恭毕敬地向三人举手致礼，稍前一位身着绿色戎装，身材高大，一脸横肉的官员向三人自我介绍道：“我是署理总督法拉克，欢迎三位光临！”赤龙迅即打量三位地方官员一眼，然后向署理总督法拉克昂然说道：“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早便上布达拉宫，请你准备一切！”署理总督法拉克眯起肉眼，伸手向赤龙三人邀请道：“三位请放心，一切我均已安排妥当！现在请三位先到总督贵宾馆休息！”蓝大使对玄虎心怀怨隙，连瞅也懒得瞅玄虎一眼，这次若不是为了爱人赤龙和摄于邪神的威力，就是打死她也不会同玄虎结伴合作执行任务，她听完署理总督法拉克的安排，铁青着脸，指着玄虎“我夫妇的房间，和姓玄这小子必须隔开安排，隔得越远越好！”玄虎背着手，一脸鄙夷，用眼冷冷地斜视蓝天使，一声不吭，心内忖道：“这泼辣女人，真是麻烦！我和她在一起合作执行任务，真是倒了八辈血霉！”署理总叔法拉克闻听先是一楞，继而马上摊开双手，张开十指，睁圆眼睛，急忙应道：“没问题……”署理总督重新打量地龙三人一眼，只见玄虎一脸傲气，面如沉水，将头高高地扭向一旁，看也不看蓝天使，而蓝天使则气愤填膺，眼喷怒火，大有恨不得将玄虎立马搅拦撕碎的架式，法拉克暗觉好笑，心内忖道：“他们明明不和，却要合作执

行任务……真是邪门儿……”赤龙三人随同法拉克，和另外两名官员分别坐进停在机场内两辆装备豪华的防弹专车，专车悄无声息的驰离机场，拖着一缕淡淡的烟雾，朝总督贵宾馆方向绝尘而去……两名手提行李的保安人员将玄虎送进贵宾官内一间豪华的房间，向玄虎挥手介绍道：“玄虎先生，这贵宾房能俯瞰整个城市，满意吗？”玄虎眼睛一亮，只见了整个房间布置宽敞明亮，装潢得气派豪华，靠墙一角有冲浪式浴池，池内波纹粼粼，喷着两股状如锥角般的巨大水柱，高达两三米，密集的水珠一波一波而上，浑圆晶莹，熠熠生光，圆形大厅上部穹隆屋顶，正中吊下一个超薄型高科技巨大的电视莹屏，微微仰立，人躺在莹屏前方地面的躺椅上，可以呷着茶，悠闲舒适地欣赏自己想看的各种节目，大厅半面圆形墙壁均是由超钢化特种玻璃组装，凭窗远眺，整个拉萨市风景尽收眼底，只见市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参差错落，绿树掩映，远处绿野莽莽苍苍，一直延伸到天际，和大际舒卷的朵朵白云相映成趣，气势磅礴，幽远辽阔，赏心悦目，引人遐思……玄虎被这整个房间的豪华气势所震惊，巡目四顾，满意他说道：“唔，不俗……”玄虎对房间不断打量，一边盯着屋顶的超薄超高技大电视莹屏，一边脱着上衣钮扣，嘴里骂骂咧咧的惊叹道：“他妈的，想不到死鬼一念罗汉生前竟这么奢侈！连招待客人房间也布置得这么华丽，花钱一定不少啊……”随后而进的是一个长得清瘦，留有仁丹胡须的地方官员，制媚地讪笑着，接住话音，十分肉麻地阿谀奉承说道：“总督先生管理这些贱民，劳心劳力，花多些钱给自己和贵宾享受，也是应该的！”玄虎一听，对地方官员这讨好的说话很感兴趣，他微笑地看着地方官，一边脱着上衣，一边用十分欣赏的口吻，赞同地说道：“对，贵为总督大人，权倾一方！不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好好享受，死后怎对得住自己！”地方官员听见玄虎对自己说话大加赞赏，不由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连忙满脸堆笑，将眼睛笑成一条缝，捧着双手，举在胸前，地问道：“玄先生，请问晚餐的菜式，您喜欢哪一类型呢？”玄虎微微一闭上眼睛，连合了几下鼻子，高昂着头，微笑着沉思了一下，左手叉腰，右手用力一挥，神情傲慢，大刺刺他说道：“鲍鱼，红烧天九翅，京烩熊掌，再加几个精美小菜，甜品要冰花炖官燕！”这地方官员乍着舌，吃惊地听完玄虎报出的菜名，轻轻地鼓起手掌，笑得向上五孔挤到一起，奉承的说道：“玄先生真是位顶级食家，我们的大厨定会让您满意！”玄虎忽觉一阵疲劳袭来，屋里已无大事，于是他回过身，微笑着对地方官员说道：“我现在要休息，你晚饭时候再来通知我！”地方官员闻听，道声再见，知趣地退出房间。

玄虎三人有如钦差大臣，当地官员自然对他们不敢怠慢，竭尽所能，阿谀奉承。

玄虎褪尽全身衣物，只穿一条子弹裤头，立在窗前，开始运功疗伤。玄虎大战 T5，主要的伤势是胸骨碎裂。

气流在玄虎胸间，催动血液急速运行，玄虎两掌按于丹田之处，微闭双目，心内忖道：“再运功调息一晚，伤势应该全部复元！想不到我现在的体质与以前大异，令胸骨的伤势痊愈的奇快……”运功儿周后，玄虎又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扶膝浑思，脑际又浮现出两个怪人的身影，心里不由仍觉后怕，出神忖道：“我看不多出尽全力，方能击杀这只怪物……另一只看来更加厉害，若在碰上，怎么办？”趁着混乱，T4 逃出银行大楼，一路疾奔，只逃回海底异堡，向首领详细报告了任务执行情况。

首领震惊了，她万万料不到狙杀一个区区的地球人风姿，竟会这样棘

手，竟连像她的“歼灭者”这样恐怖的外星人组织也屡屡失手，已连损几员，T6战死，尚情有可原，因为T6只是一般普通杀手，而这次为了狙击成功，自己连派了两名武士级杀手联袂出击，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似乎更惨，居然连类似T5这样武士级杀手也是有去无回，就连T4，也受轻伤，因见机得快，拼命逃回。这简直是有损T组织的荣誉，如果现在T组织连武士级杀手都狙杀不了地球人类的一个区区女流之辈，那么还怎指望T组织今后还要在地球上再有其它什么作为，首领不由越想越恼，越想越气，根据T组织的规定，决定严厉惩罚T4，用“原子分裂刑”对他进行警告，以督促下次办事要尽心尽力。

T4置身黄色光柱中，正惊惧地看着首领，忽见首领脸一沉，冷冷说道：“T4你个次狙击失败，本应执行极刑，但念你情况特殊，情有可原，暂免你一死，但T组织纪律森严，不允许每个执行任务的人失败，因此，为了对你提出做告，现在决定对你实行严惩，执行‘原子分裂刑’，希望你能痛定思悔，努力效命！”首领话音未落，猛见金色光柱底部霎时雾气腾腾，自雾疾速旋转，仿如一股正在开始形成的巨大龙卷风，接着，紫色原子毫光一波一波从雾中涌出，循着橘黄色光柱疾急旋转着一轮一轮如波纹般扩散上升，霎时形成一向炽热的原子辐射网罩，严严罩定T4。

T4只感觉周身开始有如万蚁啃咬，又仿如有万点针芒在穿射，继而又像有千匹万匹的豺狼在疯狂的撕扯，啃噬，顿令T4痛的沁人心脾，直入骨髓，周身仿佛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霎时都溶入熊熊的烈火中，被焚烧，的噬“嚎……”，T4霎时痛断肝胆，痛断心肺，惨烈长嚎，哀鸣不已。

T4全身的原子结构，被幽紫色的原子网罩辐射轻微分裂，这种分裂产生出无尽的痛楚，那滋味简直比死更难受百倍！

“呜……”T4惨呼哀嚎，痛苦的全身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神经都发出剧烈的痉挛，抽搐，弓身膛臂，不断地翻滚跌扑，以头撞地，咚咚作响，七窍内血喷如注，浑身热汗淋漓。

待立首领身侧一体健如熊的高大怪人对此视若罔闻，用电子声音大声问道：“首领，是否另派人去狙杀风姿？”貌如中年妇人的首领一边出神地看着T4剧烈折腾，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边轻轻回答道：“不用，T4今次失败，仅是因为时间不足而已！待他接受完54小时惩罚后，再去执行任务！”那体健如熊的怪人听完首领的解说，用手指着接受“原子分裂刑”惩罚的T4厉声喝斥道：“T4，你身为武士级，也只可以大败一次，这次首领是对你法外施恩，饶你不死，下次若再失败，你就彻底完蛋！”T4一边不断挣扎扭动哀嚎，一边用发颤的嗓音嘶哑着感激得断断续续他说道：“我……我……我一定……会……会……成功……多…多谢……谢首领……领……给……给我……我机会……”高原的早晨，来得特别早，旭日还未等浅睡的原野深沉入梦，便匆匆地爬上布达拉宫的楼顶，角她那满身金色尽情地渲染天际的白云，于是天空的白云在霞光浸染下，一片一片，透着湿意，透着鲜丽清新，仿若一匹匹五彩的锦缎，色彩斑斓，在没有鸡鸣，没有犬吠，没有牛羊叫声的清冷寂静的晨中，但恍无声息地覆满天空，将整个布达拉宫装点的绚丽多姿，从睡梦中慢慢醒来的布达拉宫，楼宇参差，努力张开她那惊喜眼睛，静静地欣赏着这高原晨晖中的奇景，有得烈焰清辉，有得满面红光，有得一片金黄，显得祥和而神秘……赤龙三人早早打点好一切，静静地坐在飞往布达拉宫的专用直升运输机上，脸上挂着霞光，从舷窗上欣赏布达拉宫

的美景，心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玄虎坐在舷窗旁右手支颐，微闭双目，似是假寐，但有谁知道，他现在心里是多么烦恼，他看到蓝天使就觉得头痛，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心里懊恼而无奈地忖道：“唉，想不到此行这么没劲儿，不但此去凶险未卜，还时刻要提防这个讨厌的八婆，真麻烦！”直升机经过疾飞，转眼便来到了布达拉宫山脚下，随着呼啸刺耳的气流喧嚣声，徐徐降落在山脚的平地上。

赤龙三人大惑不解，玄虎一边脱下安全带，一边不解地问坐在前排的法拉克道：“从山脚到达山顶，还有很远的路程，飞机为什么不降落在布达拉宫上？”法拉克听玄虎发问，侧过头，冷冷地看着玄虎，淡淡的回答说：“啊，你有所不知……这布达拉宫可非是一般普通的建筑可比，它能发出一种神奇的力量，令所有电子仪器都失控，飞机很容易会撞毁！”亦龙对玄虎发问，反而感到大惑不解，他诧异的问玄虎道：“阿虎，你住在这儿好几年，对这种奇异现象也不知道吗？”玄虎闻听，觉得很反感，心道，就你那衰样，我连看你都觉得烦，你明明知道我在这里住过，但我却没有一点丝毫记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这种口吻问我，这不是当众揭我的短，令我难堪，想到此，玄虎才起眼睛，昂着头，一付傲慢的样子，不耐烦地说道：“我当年即不是官方的人，亦不是布达拉宫的喇嘛，怎么知道！”其实玄虎脑海里的记忆一片模糊……哪里想得起自己曾在布达拉宫内练功悟道的事！……玄虎说完，也不理赤、蓝二人，顾自迈开大步向山上走去，并用自我解嘲他说道：“徒步上山，正好舒筋活络！”赤龙三人一边缓步徐行，一边环目四顾，欣赏四周的山景，只见这里的一景一物，处处都透着清新，山势高耸巍峨，层峦叠峰，尽皆沉雄浑朴，苍松翠柏，含烟锁雾，森森草灌，叶色晶滂，仿佛凝露含脂，山涧溪流，飞珠悬瀑，山鸟悦鸣，清脆婉转，空谷幽幽，回声不绝，三人只觉赏心悦目，浑然不知疲劳，忘却心中烦恼。

三人翻过道道山坯，山路逐渐变得开阔，转眼来到山中的一个村庄边，三人眼睛一亮，只见村边一镜碧水，绿荷成荫，满塘荷花争芳吐妍，姹紫红，满塘一片幽雅宁逸，村民正辛勤的收割莲藕，蓝天使眼放异光，惊喜喊道：“呀，好美丽的莲花，灿烂娇艳，太好看了！”三人正在沉迷陶醉，突然发现所有莲花一齐凋谢，花瓣飞散！

村民们一阵恐慌，纷纷跑来，池塘收割莲柄的村民如遭雷击，霎时呆立池中，魂飞破散，柏顷，才听到一个妇女凄厉的叫喊：“不得了呀，莲花凋谢了，大事不好啦！”村民乍闻，才仿佛是从恶梦中醒来，竟纷纷向着凋谢的莲花叩拜，有些更是嚎陶大哭，甚至五体投地！

玄虎感到吃惊，觉得事有蹊跷，慌乱间，脸上竟露出惧色，惶恐的问身边一个正在痛哭失声的四十多岁的汉子道：“大叔，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那四十多岁的汉子恐惧的两眼发直，抽抽噎噎地哭着说道：“呜……荷花象征金刚，如今突然凋谢即是表示活佛快将死亡……”“啊？！金刚将死！？……”玄虎闻听，仿如是听到万里晴空突然响起一声霹雳，整个人激伶伶地打个冷颤，冷汗刷得一下汹而出，直急得两眼血红，失声惊叫。

赤龙蓝天使亦将惊的目瞪口呆。

赤龙首先回过神来，急忙向玄虎解释道：“莲花是佛教圣物，每当有得道高僧快将圆寂时，盛开的莲花就会急速凋谢，以警世人！”玄虎听罢，也不搭话，急催聚起六神劲气，发起“雷神疾电”劲力，扭身向山上发力狂奔，身影仿如流星，几个闪跃，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赤龙和蓝天使亦各催谷周身劲气，随后狂奔，身轻如燕，几个起落，亦消失的无影无踪。

悲伤中的村民，见状大惊，不由止住悲声，惊骇地望着三人消逝的背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抠惊叫道：“哗，快如闪电，腾云驾雾……”那四十多岁的汉子更是惊惧异常，骇得瞪目结舌，呆楞半天，才回过神来，犹觉奇怪，脱口喊道：“这三个莫非是神仙？”玄虎心急如焚，一边疾奔一边心内忖道：“这金刚真麻烦，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这个时候……不行，我必须趁他未断气之前赶去！”三人忧心忡忡，均将周身功力催运到极限，以三人的轻功奔速，不消五分钟，已去到半山腰。

山腰两边出现峭壁，中间倏忽辟出一个阔大的空场，触目处，迎面是两座高达三十尺的菩萨像，分列山路两旁，另有十数尊罗汉像并列于峭壁之下，空场中有个阔达数十公尺的泥池，横亘在路中间，阻断了上山之路。

泥池水向无端波纹震荡，泛起道道涟漪，两道杳杳可见的清气，仿如两条细细的白练，正打着旋儿绵绵不绝的卷向泥池里。

狂奔中的玄虎蓦然发现，神色一凛，急散功回气落到池边，两眼迷惑地打量着泥池，急忙对随后赶来的赤龙二人摆手制止道：“停步！这泥池有古怪！”玄虎望着泥池出神，沉思着说道：“我隐约记得，这是上布达拉宫的必经之路，但以前是没这个泥沼的！”赤龙出神地看着，也觉泥池隐隐透着诡异，但这种感觉又一时半刻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他听玄虎说完，更觉可疑，于是沉思着徐徐说道：“很明显，这泥池是用来阻止外人上宫的！”赤龙话音未落，忽然一眼看见泥池中咕嘟嘟地泛起一片气泡，里面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搅动，不觉惊叫道：“呀，快看，怎么从泥池中冒出了很多气泡！太古怪了！”赤龙“了”字刚刚出日，忽然泥池水面一阵哗哗作响，摹见从池中陡然激起三条巨大的泥水柱，泥浆四溅，仿如鹿角，接着眼前一花，突然从泥池中跃出三个泥人，直将泥水柱扯上半空，并同时发出三种不同声音的大笑声！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随着阵阵古怪的笑声，赤龙三人掠眼望去，却见三人均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他们身上拜自蕴发出三种不同颜色的浑厚气芒，被气芒扯上半空的污水池泥完全沾不上身。

第六十四章 活佛命危

原来三人正是布达拉宫的三大护法，今次负责镇守这通往布达拉宫的必经之路，但不知何故却在这泥池中嬉戏。

只见当中一股水柱激得最高，旋滚半空的是一个浑身透着白色气芒，白发白须，蓬松飘逸，身着褐色葛布僧衣，骨骼清奇高大老者，而另两肥肉水柱不分上下，一个是连鬓胡，黑寸发，身穿黄色葛布僧袍，身材高大清瘦的汉子，浑身透着火色毫光，仿如冲霄之鹤，另一个则是油头肥脑，鼻架眼睛，只见他手中抓着一条泥鳅，浑身透着淡蓝气芒，笑得最是开心，正在摇头晃脑，比比划划的跟那两人说道：“嘻嘻嘻，我闭气最久，我赢了！”五短矮人边说边笑着，”带着兰色气芒，倒飞急落，仿若流星，悄无声息地落在

赤龙三人面前丈余的池边岸上，正在空中翻滚的两人闻言不服，那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声若宏钟，大声问道：“阿海，你怎肯定是你赢？”另一身材高大的清瘦的汉子也大为不服，声音苍凉他说道：“我怎知你没讲大话！”两人说着一个身带情风，另一个身吐熊熊烈火，仿如风电，亦悄无声息地翩然落到五短矮人面前。

五短矮人大急，摆着手，急急巴巴，尖声尖气地分辨道：“因为我从里面出来时，已看到你们！”话刚说完，就将手中的泥鳅高高举起，用另一手指着泥鳅，胡搅蛮缠的大声说道：“讲大话？不信可以问问这条泥鳅！”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和那身材高大的清瘦汉子闻言大怒，两人一阵风似得涌到五短矮人面前，一左一右，大有非将矮人生吞活剥不可之势，齐声骂道：“放屁！泥鳅怎会讲话？”五短矮人在两人比衬之下，仿若侏儒见两人气势汹汹地朝自己逼来，神色大惊，飞快地摆头看了两人一眼，惊惧的浑身直颤、玄虎冷眼打量三人，默不作声，赤龙看到三人颠三倒四，直觉得好笑，不两人心里忖道：“这三个人疯疯颠颠，不知是谁，看打扮应该是布达拉宫的人！”蓝天使直感到奇怪，两眼不解地看着三人，心内嘀咕道：“看三人古里古凡是什么来路，真是猜不透！”玄虎忽然心头一闪，神色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心里紧张地忖道：“呀，我想起来了，他们是布达拉宫的——风、火，海三大护法！看来今天事不寻常，他们素来深居简出，若非遇上大事，是决不会出来坐镇的！”玄虎正在沉思间，忽然争论不休的三个怪人突然发现赤龙三人，五短矮人像是遇到了救星，怪声怪气地尖叫着说道：“哈哈，好极了，你们不信，刚好这里还有三个证人！”五短矮人一边嘻笑着，兴冲冲地跑向玄虎，一边急急问玄虎道：

“你快说，是谁最后才离开泥池？”玄虎故意沉思；也是存心戏弄矮人，想了半天才慢吞吞地口答道：“我看到的是——三个一齐出来！”五短矮人本是满怀希望，不想却让玄虎只这么慢吞吞的一句话，便如同风吹肥皂泡似的霎时把希望给吹个干干净净，不觉很是扫兴，只见他立时嘟起肥嘟嘟的肉脸，嗽着嘴，心内大惑不解，气吭吭地翻起眼睛从眼镜边缘冷冷打量玄虎，忽然，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倏忽堆起笑脸，眨眼便从脚下冒出团团的雾，肥胖的身体仿如一片树叶，轻飘飘地升起三尺多高，与玄虎齐身才悬住不动，手举着那条泥鳅，把头凑近玄虎脸前，笑嘻嘻地头声地玄虎道：“嘻嘻，我知道你这人最是诚实，最喜欢主持公道，这样吧，我把这条泥鳅就送给你吃算了，请你想清楚点……是不是我最迟出来的？”玄虎想不到这矮人会有这么高深的功力，见矮人将头凑近自己，两眼透出精光，摄人心魄，不觉微微打个冷颤，惊悸地望着矮人，默不作声。

赤龙见这矮人如此古怪，但凭这一手就知他定是身怀绝技的武功奇人，不由心内暗暗忖道：“看这胖子可以御气凌空，内功一定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时只听那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交臂于胸，歪着头冷冷地看着那矮人，声如宏钟，不满地说道：“喂，阿海，你这是干什么，想贿赂别人吗！”身高大的清瘦汉子亦背着手，沉着脸，显得得愤，大声吼道：“阿海，你不要撒赖呀！”五短矮人闻听，只气得七窍生烟，他撇开玄虎，气恼地扔掉泥鳅，带着一道火色毫光扭身飞在空中，直向泥池飘去，边疾奔边气急败坏地尖声吼道：罢，一二三，我们再重斗过！”只见那身材高大的清瘦汉子，背着手，连动也不动，闭着眼大喝道：“等一等，你不见有人要上山吗？师傅吩咐过，今天不准任何人上山！”飞在空中的五短矮人闻声大惊，在空在

硬生生地打住身子，惊叫一声道：“啊哟，对呀，你看人一着急，险些忘了这事！”五短矮人旋即在空中飘转身于，急冲向赤龙三人，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尖着嗓音急急问道：“喂，你三人来干什么？”赤龙见三人怪里怪气争了半天，直到这时才开始注意到有外人存在，于是急忙上前一步，抱拳向三人怪人致礼，朗声问道：“请问三位师傅是谁？”不料五短矮人一听，先是一楞，继而竟笑嘻嘻地伸出姆指，怪声怪气地尖笑着对赤龙说道：“呵呵，我们师傅就是他俩伯师傅！”另两个怪人闻听顿时竟也笑得浑身乱颤，嘻嘻哈哈地看着赤龙，怪声怪气地笑着说道：“我俩的师傅就是他的师傅！哈哈……”三个怪人说罢一齐放声大笑起来，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声若宏钟，嗡嗡作响，面那高大清瘦汉子的笑声竟如秋风悲嚎，苍凉幽咽，呜呜低吼，五短矮人笑声刺耳，既像鬼哭狼嚎，又似枭鸟在笑，这古怪的笑声盘旋低回，绕在山谷之间，直震得赤龙三人耳鸣心跳，心烦意乱，冷汗倏出。

赤龙三人闻听笑声古怪，笑声中蕴含着一种摄心夺魂的力量，遂各自运起最高功力与之相抗，心内怪怪地想道：“这三人尽皆透着古怪，似乎是在装颠扮傻！虽然都已是一把年纪，却个个尽像孩童般胡说八道！”赤龙耐着性子，走到五短人身前，沉着脸，冷冷地说道：“对不起，我们现在有重要事情需要去找达赖，借一步，请方便一下！”三人笑声戛然而止，只见那五短矮人双手乱摇，头更晃得像个泼浪鼓，尖声尖气地回答道：“不行，不行，我们风、火、海三大护法在此，不准人上山！”赤龙闻听，才恍然大悟，原来面前站着得三个怪人就是布达拉宫的三大护法，而这五短人刚才闻听到叫什么阿海，那他肯定就是风火海三大护法之一的海护法了，但见海护法泼皮无赖的样子，不由大怒，他盯住海护法，而眼精光暴射，威胁着吼道：“哼，如果我们硬闯呢？”只见那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两臂交抱胸前，身于巍力不动，仿若一颗虬劲的古松，声音宏亮，态度冷硬，淡淡说道：“我们武功太高，你一定会输！”海护法接住话音，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地接着说道：“你打输了会好狼狈，你们会无谓献丑！”赤龙闻听，只觉周身血往上涌，倏然催运起第一级钛极身，霎时只见周身泛出血色毫光，沉雄浑厚，在赤龙周身形成一层坚厚无匹的钛极气墙，赤龙怒视海护法，暴吼道：“嘿，我怕出丑的是——你们！！”海护法一见，不但不以为然，而是轻蔑地一笑，用手指着赤龙回头对那高大清瘦的汉子说道：“阿火，这小子原来是一念罗汉的同党！”这高大清瘦汉子原来就是火护法，只见他海护法说完，一脸木然，端然不动，声带讥讽地冷冷应道：“对呀，是钛极身嘛！”玄虎闻听海护法提起一念罗汉，灵机一动，唬着脸，装出很紧张的样子，指着赤龙，地火，海二护法大声说道：“他比一念罗汉更厉害，定赢你们！”赤龙闻听一怔，心里迅即反应道：“啊，玄虎是想套他们虚实！”玄虎话刚出口，不想海护法一听竟乐得憨态可掬，他一边握住拳来回比比划划，一边嘿嘿怪笑着说道：“哈哈，一念罗汉……几年前就已被我们打到夹着尾巴逃！你还提他……哈哈……”玄虎闻听，表示一百个不服气，只见他把头一扬，冷冷说道：“哼，我不信！”海护法听罢，倏忽止住笑声，转过头，对身后那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挤眉弄眼，指着他，一脸神秘的样子，轻轻问道：“风老大，要不要告诉他们！”原来这骨骼清奇的高大老者就是风火海三大护法之首风护法，他见海护法一脸滑稽，装校作样的样子，忍不住怪笑，亦神秘地看着海护法，显出一付天真的神情，笑着说道：“嘿嘿，海老三，说吧，让他们知难而退！”一念罗汉在精英在精英大寒一举夺冠，到无限岛深造后，获封为西藏总督，

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前往布达拉宫，因为他身负总统密令，要上布达拉宫去追寻七圣器之一——圣杖的下落。

一念罗汉来到山腰广场，亦同现在赤龙三人一样，遭到三大护法的拦截。

当时一念罗汉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根本没把三大护法放在眼里，同三大护法三两句话不说，便陡然发怒，催运运起钛极身，同三大护法交起手来，他暴跳如雷地吼道：“挡我者死，看我的钛极身神威！”一念罗汉知道三大护法并不简单，一出手就将钛身催谷到第三级，先向火护法埋手。

谁料火护法并不好惹，他功夫精湛练就天生的火眼金睛“火破通”，只要他双眼一张，便能洞悉天下所有武功的破绽！一念罗汉一直冲到他身前三尺，他才仿佛是从睡梦中醒来，猛地张开双眼，只见他两眼精光暴射，锐利如剑，一声不吭，直冷冷地逼视着一念罗汉的印堂穴，令一念罗汉心中一凛，霎时大惊失色，冷汗四溢，惊骇异常，“呀……”的叫出声来。

一念罗汉心中恐惧，看着火护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心内惶恐地忖道：“他逼视的位置，正是我的破绽弱点，若强攻过去，就会被他一击而败……”一念罗汉心中一寒，硬生生中途收招，停止攻势，折身退回，突然一阵粗重的酣声传来，一念罗汉循声望去，却见又矮又胖的海护法，仿若一尊弥勒佛正坐在距火护法丈余之处，睡的正香。

一念罗汉见海护法低垂着头，神态恬然，鼻孔里喷着重重的粗气，“呼噜~一呼噜——呵~~吭——”，大声地打着呼噜，一念罗汉不由心念一转，心中窃喜，得意忖道：“这家伙正打瞌睡，如此轻敌，改攻他！”不料一念罗汉又是错，刚扑近身，海护法竟笑咪咪地睁开睡眼，亦是精光暴射，“啊！”的一声，竟天真的笑出声来。

一念罗汉气势汹汹，兵临城下，大有摧枯拉朽，崩山毁狱之势，但地见海护法端然不动，口里怪叫道：“海守通，防守天下任何攻击！”言罢，海护法双掌翻飞，带动出浩瀚如海浪般的光涌波涛，一念罗汉攻出的“绞磨绝灭”一式，发出强猛无匹的钛极气劲立时被这汹涌浪潮卸解的无影无踪，溃散碎裂，海护法攻出的汹涌气劲凉凛如水，疾急攻入一念罗汉的体内，一念罗汉透体通凉，仿如掉进万丈冰窟，面对这汹涌如潮的攻势，一念罗汉大惊，飞身急退。

一念罗汉退出三丈而外，才避开海护法滔滔气劲的侵袭，惊魂未定，心内骇然忖道：“这是什么武功，守得竟如此严密雄浑？看来这两个家伙，各有各得厉害……既然他们不协，只是防守，我便无谓和他俩纠缠，冲上山再说！”一念罗汉心下忖定，不敢再碰海、火二位护法，急运足钛极身第四级全部功力，气呼呼地往山上箭射而去。

谁料冲出不过丈余，迎面却风风护法盘腿坐在路中，安如磐石，周身透着凛冽的寒气，背对着一念罗汉，挡住去路，一念心内忖道：“这个应该最厉害，我不妨全力狂攻他，希望找到机会窜上山去！”一念罗汉打定主意，疾如闪电地从背后向风护法攻出“紫极锥拳”，但尚未等一念罗汉拳劲近身，已见风护法猛然纵起，迅如疾风，长发长眉长须尽皆竖起，眼放精光，状甚骇人，吼声如狮，倏然出手，暴喝道：“吼！风击通！击溃天下任何武功！”风护法话随人出，一念罗汉尚未看清是怎么回事，只觉眼前一花，两颊早遭如两磅浩瀚无匹的重击，骨骼微响，牙齿松动，顿时一股巨痛如电流般迅即传入大脑，“哗……”惨嚎声中，弹身震飞，只见风护法如影随形，抢身跟

进，出拳如电。

一念罗汉本能地出手挡架，谁料风护法迅疾如风的拳头竟仿佛长了眼，专拣一念罗汉的空档儿猛击，一念罗汉亦步亦趋，步履踉跄，仿若醉汉，节节败退。

风护法拳法非常简单，厉害之处是刚猛无匹，快疾绝伦，令对手无法挡卸和闪避，只有挨打的份儿……“碰！”“乒！”“轰！”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击打声响过。一念罗汉也不知中了多少拳，麻木的神经中只觉得自己身体仿若是一只轻飘飘的气球，不断地被一阵强风猛吹着，钛极身也散溃大半，弹飞而退，连喘气的空儿也没有，就被风护法一阵风似的刮到广场边缘。

风护法双拳再起狂飙，一念罗汉直觉得自己硕大的身躯仿若一翎羽毛，轻飘飘得在飓风中竟被风护法硬生生地轰出广场外。

一念罗汉两脚悬空，拿不稳身形，就被这股飓风狂吹着仿若一块滑坡的石头，在狭长的山道间顺坡滚动着，不断地弹撞着，山道两边的岩壁，骨骨碌碌。

一扑一跌，直滚到山脚才止住冲势，在岩壁的撞击下，一念罗汉直跌撞到摊摊腰、浑身筋骨伤若塌倒的棚架，散到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一念罗汉喉头一热，大口大口的鲜血仿如决堤的洪水，便咕嘟咕嘟地喷涌出来，他仿若是一条被打断脊梁的癞皮狗，喘着粗气，恐惧地望着山上，内心骇然忖道：“连金刚的三个徒弟武功都这么惊人，金刚的武功岂非强如神佛？……”经此一役，受了伤的一念罗汉心胆俱寒，哪还敢再上布达拉宫找寻圣杖，只好像一条丧家狗似的夹着尾巴狼狈逃走。

从此连想也不敢想找寻圣杖这件事……

第六十五章 龙战西域

“哈哈，什么钛极身，还‘挡我者死！’，我们风老大还没费吹灰之力，一根小指头动动，就把他仍到山下，如此不堪一击，叫‘周身屎’才真！咯咯咯……”海护法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同赤龙三人讲完一念罗汉，又含沙射影地奚落一顿，风、火、海三大护法忍不住又大笑起来，三人只笑的流出了眼泪，风护法须发飘动，声音宏亮，回肠荡气，火护法只笑得闪腰岔气，手按胸部，笔破肚皮，海护法扑着扑儿笑得甩手甩脚，摇头晃脑。

赤龙看着三大护法恣情狂笑，声音如刀剑般直刺心底，他看出三大护法虽然明着是笑一念罗汉，但实际上却是在借题发挥嘲笑自己，心里不由地无名火起，冷冷地看着笑得得意忘形的三大护法，心里心恨地忖道：“你们竟然这样侮辱我的钛极身？！真是可恶！！”赤龙震怒之下，疾将钛极身推升到第四级境界，强劲的爆发力只把站在身边的蓝、玄二人震得身形失控，踉跄后退，赤龙暴怒的状如魔神，粹然吼道：“呸！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最强的‘钛极身’！”海护法笑声戛然而止，疾拢双臂，聚起“海守通”劲气，霎时只见海护法周身气劲波涛汹涌，仿若怒海狂潮，浩瀚小巧玲珑洋，汹涌澎湃，铺天盖地，向赤龙呼啸卷去，嘴里轻蔑地尖吼道：“好哇，那你就放马过来，就凭你那点烂招，也不是小瞧你，还敢跟我三大护法争斗，我看你定是屁滚尿流，连夹起尾巴逃都来不及！”赤龙只气得心肺欲炸，双眼

充血，话也懒得搭一句，倏然双掌合什如锥，向波涛汹涌中的海护法闪电攻“钛极金钟椎”强猛的迫力割肤生痛，其余两护法见海护法出手，飘身而退，笑嘻嘻的准备静观好戏。

玄虎静立不动，出神地看着扑向侮护法的赤龙，心内想道：“先让阿龙试招，我可以找寻三个护法的弱点！”蓝天使面带微笑，眼神里透着惊喜，满意地看着自己爱人，攻势如狼，心内喜滋滋地忖道：“我对阿龙有信心，一定赢！”果然，高手对垒，强弱立判，眨眼间，只见赤龙攻出的“钛极金钟”椎劲，赫已突入滚滚怒潮中，劈风斩浪，椎指直指海护法的膻中大穴，倏然攻至。

“呀！”海护法失声惊叫，刚才一脸得意之色一古脑儿被赤龙攻入的椎劲裂击的七零八落，骇然张跟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击出雄浑无匹的海涛气劲，竟被赤龙钻击的分涌两旁，而赤龙仿若娇龙在海，御波而来。

眼见赤龙破浪攻至，得意的海护法这回怎么也得不起来，仿如逃避瘟神，骇得亡魂皆冒，海护法种瓜得豆，食言而肥，直弄得自己真正是“屁滚尿滚，连夹起尾巴逃都来不及！”海守通竟斗不过赤龙的钛极身，海劲被“钛极金钟椎”劲破开散溃，海护法不得不苦着脸，节节败退！

好戏未出却见惊戏，风、火二护法做梦也设想到今天的对手居然和当年的一念罗汉一点也个可同日而语，眼见着海老三仓惶败退，而赤龙旋转在浪花激射的海劲里鲸背突露，如龙戏水，步步进逼，直骇得心胆俱裂，骇然刮目，眼来不及，眼见海老三命在旦夕，二人只骇得亡魂皆冒，惶然忖道：“糟了，阿海若守不住，气劲将会反噬，经脉尽碎，非救他不可！”风、火二护法心念电转，石光电火间迅即作出反应，火护法疾睁“火眼”找寻赤龙破绽，风护法则如疾风，迅即出击。

“噗！”火护法一眼就看出赤龙的破绽在大鼎穴，戴指如矢，疾如星火，一插中的！

“喔！”进逼中的赤龙万料不到身份崇高的三大护法，竟然会联手夹击自己……天鼎穴被刺中，正是周身血脉气劲运行最急的位置，一旦受袭窒碍血气，钛极身就从这儿开始崩裂溃散，赤龙不由失声惊叫，顿入险境……赤龙气血受遏，攻势受阻，回救不及，三大护法的掌风拳雨顿时像冰雹般罩上周身，三大护法一边夹击赤龙，手上用劲，一边嘴里气琳琳他说道：“反功呀！”“知不知到败的滋味！”“打倒你变屎饼！”风云突变！

玄虎见三大护法竟然不顾身份，如此下流，气得直咬牙，两眼喷火，心内想道：“三人联手，配合得天衣无缝……”蓝天使气冲牛斗，脸色煞白，没齿尽裂，玉口急开，大骂一声，道：“卑鄙！”生死关头……一秒一毫都决定命运，赤龙生死系于一线…是生？是死？只在那么一瞬间……“吼！”一声惊雷，震得天摇地动，火护法击中赤龙天鼎穴不过千万之一秒，赤龙迅即作出反应暴喝一声，猛地催谷起钛极金身，暮见赤龙周身紫色毫光暴射，夹带金色毫光，气劲疾急，威力暴增，赤龙周身的护体气劲，刹那间凝聚成坚厚气罩，仿若一口紫黄色金钟，灿灿烨烨，烟烙锋挣，劲芒四溢，风风烈烈，火、海两护法措手不及，被这无匹的金身烈劲猛然震开！

赤龙奋起神威，正欲发力，熟料此时风击通猛拳亦凌空杀至，“当！”，沉闷闷锤，两股气劲相撞，发出嘈宏响声，雄猛无匹的击力令赤龙头部受到剧烈震荡！

赤龙瞬间一怔，未及回神，风护法更疾急凌厉的重拳又接踵而来，如

机关枪扫射般照定赤龙面、背密集狂轰，“轰！”“砰！”“碰！”“乒！”，一阵金铁交鸣乱声入耳，赤龙背门来不及设防，照单全收。

海护法得势不饶人，连环狂轰，把赤龙硬生生撼击向地面，“碰！”仿如重磅炸弹爆炸，巨响声中，撞向地面的赤龙，将地面双硬生生地爆出一个凹陷的大坑。

风护法欲穷追猛打，箭射追击，摹觉眼前红光一闪，一股热恨汹涌卷上周身，侧目疾看，即刻大吃一惊。

老公被人夹击，蓝天使勃然大怒，火速出击，催谷周身火云气劲，凌空纵起，火热四射，凌空向风护法头部攻出火云掌，一式“火云冽深渊”，风催火势，火借风威，迅猛卷上风护法周身。

风护法偷眼摹见，神魂俱骇，目瞪口呆，心内惧道：“呀！好强大的火劲，这娃儿比火老二更厉害……”蓝天使攻出的火势如虹，风护法撇下赤龙，仓猝迎击，以“风击通山”狂风吹蓝天使攻出的火去劲，孰料蓝天使攻出的“火云冽深渊”凛冽坚厚，牢不可摧，风护法一击不中，反而弄巧成拙，劲气反噬，反而引导蓝天使攻出的火云劲更烈、更猛地回风倒卷，熊熊烈火霎时卷到风护法周身，风护法见势不妙，急忙换式击出“风击通地”节节抵挡，一边疾身后撤节节败退，蓝大使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亦倏然变式，向风护法攻出“火云焚天石”，霎时只见火云劲电由红转黄，炎炎热浪波击方圆百米，风护法骤见心下大骇，恐惧忖道：“呀！这年轻娃儿，竟有惊人功力……”风护法忖罢急急变招，以“风击通天”拦截汹涌而来的炎炎火势，霎时只见漫大刮起寒冷狂风，仿如三九寒天，冰封大地，朔风千里，撼树摇山，飞沙走石，凄凉悲煞，堪堪阻扼火势。

赤龙见风护法攻击受制，借机脱身，飞身跃起，火护法被震缓过气来，见赤龙虽受重击，却毫发未损，急急扑向赤龙，对看得呆的海护法大呼小叫道：“海老三，你看这小子身体比龟壳更硬，老大一掌把他击入地下，他却居然无伤毫发，奇怪，奇怪，真是后生可畏！”赤龙旋即拿稳身形，见火护法飞身抢上，大呼小叫，还怪自己未受重伤，想他身为护法，本该得高望重，不料竟然不顾江湖道义。使出下三滥手段，施以偷袭，使自己无端暗吃亏，一想到这事，赤龙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只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两拳剧抖，愤然运气，暗自咬碎牙根，忿忿忖道：“虽然没受伤，但我心里好‘气’！”赤龙怒火填膺，运起钛极金身，一式惊鸿乱飞，纵起身形，向攻来的火护法攻出“钛极翔龙破”，拳戏呼啸，烈风妹辣，对火护法咬牙切齿地吼道：“看我今天非把你们打到跪地求饶不可！”火护法两手戟指，凝神赤龙，以轻蔑的口吻故作惊讶他说道：“啊呀！好大的口气！”火护法看赤龙气势炎炎，不作正面交手，先避其锋，凝目盯住赤龙，围身游走，心内暗忖道：“他的攻势越猛，破绽就越大，只要我找到你的破绽，那时你想哭都来不及……”“啊，找到了，是肩肿两边的中府穴！”火护法心内一阵激动，看到赤龙破绽流到中府穴，遂动起手指，也不搭话，乾指如电，迅即身如流矢，向赤龙中府穴攻出“火破通体”，口内喊道：“中破绽！”话出人到，“噗！”“噗！”两声轻响，戟指快如星火，闪电插中赤龙中府穴。

火指透着钛极身直入中府穴，顿时令赤龙人臂失力。

“咤！”赤龙厉声暴喝，瞬即飞起一脚，突然出招“钛极旋风锥！”口中怒喝道：“你破我双臂，但却妨不了我的脚！”火护法一击得手，心里刚冒出得意，但随右“砰！”的一声闷响，他的下颌已遭赤龙重脚踢中，日血狂喷，

“呜……惨嚎声中，人如败叶，倒身狂飞，得意刚在心底冒出芽儿，便被赤龙这一重击踢得粉碎。

赤龙随后追击，凌空将内劲疾催往双臂，迅即打通中府穴，使双臂立刻恢复战斗力。

火护法在空中几个翻身，才消减冲势，步履踉跄，重重跌落在地，他心里暗暗吃惊，惶惶忖道：“哟……这一脚好厉害，踢得我两眼金星直冒，落地竟也这么狼狈，差点没跌倒……”“棘！”火护法正在低头懊恼，猛听头上传来破空之声，疾抬头一看，“喔……”惊骇出声，登时吓得目瞪口呆，只见赤龙如神兵天降，重拳如电，攻到胸前，口中喝道：“打到你爆肺”“轰！”火护法尚未定下神来，以被乘胜出击的赤龙重拳轰重，刚刚拿稳的身形瞬即又像出膛的炮弹直向岩壁飞去，“轰！”赤龙一记“钛极金钟锥”，拳力千钧，直轰得火护法飞身撞破壁后，身体内陷竟达六、七尺深，可见拳势之猛，劲力之烈，很明显，单打独斗，赤龙技胜一筹。

赤龙得手，见好就收，未再追击，收势落地，心内想道：“有求于人，趁好收手，别搅得太恶劣！”赤龙虽然大怒，但出手却极有分寸，由于手下留情，故此火护法这一击之下只受了点轻伤。

火护法虽未被赤龙击得爆肺，然而自己却气炸了肺，想不到自己身为布达拉宫的堂堂护法，肉出道以来，凭借“火破通”打败天下所有前来布达拉宫寻衅滋事高手，从未言败，和风老大、海老三三人联手，将整个布达拉宫守得固若金汤，令多少武林高手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从而令布达拉宫一方圣土永远保持佛家清静，从未受到过外敌骚扰，万料不到今天却头一次栽在这红毛小子的手里，一败再败，连连吃亏，这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嘘！”火护法陷在崖中长长吐出着满肚了恶气，他越想越恼，越想越气，终于忍不住怒火中烧，牵动周身火气，须眉直竖，眼瞪如牛，七窍喷出罡烈火劲，怒吼一声，道：“可恶也！！”“咤！”火护法怒火冲霄，吼声如雷，疾身飞出崖壁，身在空中，旋即出式，向赤龙凌空攻出“火破通幽”赤龙正蓄势戒备，见火护法怒火冲天，从崖壁洞中疾飞而出，向自己气势汹汹攻来，不觉又好气又好笑，心道我刚才本是对你手下留情，若不然怕是你连出洞的力气也没有，想不到你不思反悔，却恩将急报，以为我怕了你怎地，赤龙心内思量，口中讥笑他说道：“不服气？那好，咱俩就再玩两招，我奉陪到底！”赤龙说罢，急将钛极身催运到第四级，再祭起“金钟罩”劲气护身，以静制动，伺机出手，同时，心内想道：“他善于攻破绽，但只要我变招快，又奈我何？”赤龙正思量间，陡见火护法戟指已攻到胸前，迅如闪电，赤龙见势急一式“金钟倾覆”，疾急避过火护法攻来的凌厉攻势，随即横身一跃，凌空飞起，空中变招，向火护法攻出“金钟碎体”。

火护法见一式走空，随即仰身倒翻，身似风叶飘摇，躲过赤龙攻来的重拳，借势一鹤冲天，身子直直上飞，空中急转身形，又似惊鸿乱影，掉头向赤龙攻出“火破通霄”，谁知乾指刚出便失了准头，赤龙见火护法身在空中，刚掉转身形，以知他来意，空中一个鹞子翻身，未等火护法发招，已从空中向火护法发出攻势，一式“雄鹰攫击”，人如鹰，凌空向火护法后背击去，火护法招势扑空，已是心惊，忽听背后风恶，急滚身下跌，惊出一身冷汗，才险险避过赤龙重击。

火护法飘然落地，尚未回过气来，摹见赤龙气势如虹，仿若一口巨钟，又迎头罩下，欲公出手，但已不及，急切间疾以“斗转星移”身法横纵丈余，

中途出招，以“火破通神”接住赤龙攻来的“绞磨绝灭”。

两人出招疾快，眨眼间已各自拆解数 1。招，火护法屡屡遇险，但求自保尚觉吃力，根本没有山手攻击的机会，赤龙胸有成竹，身法快捷，频频变招，把火护法招呼得妥妥当当。

火护法一边疲于应付，一边洞机找出机会，他心内忖道：“只要不断攻他破绽，我迟早都会赢！”这边四人打得难解难分，那边海护法看着下痒，两掌疾拢，“浩……”发了汹涌澎湃的海劲漩涡，迅即向呆立一旁观战的玄虎攻去，大吼一个“道：“黄毛小子，待我收拾你！”玄虎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于是和海护法交起手来，海护法出手“海守通磐”招呼玄虎，玄虎正楞神间，摹见海护法攻出的海劲，波涛汹涌，潮浪淘大，烟波浩森，横无际涯，朝自己迎头卷来，玄虎疾蓄势戒备，寻找战机，心内忖道：“这肥鬼的浩瀚海劲，看样子确能化解任何攻出的招式！如果硬接，自己有可能过于耗力，我不妨就用蜻蜓点水战术，一击即退，这样，就可以不断消耗他的内劲……”玄虎忖罢，纵身而起，“——啊——”暴喝一声，接住海护法催来的攻势，向海护法攻出一招“达魔十八腿”中的“滚滚旱雷”。

“嘿！”海护法抖擞精神，大喝一声，见玄虎攻来，两手猛张，恰似蛟龙闹水，直见冲天潮月，呼啸着向玄虎迎头攻来。

玄虎有意消耗海护法内力，蜻蜓点水，一式就退，海护法不知是计，只顾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向玄虎狂攻不止，玄虎一边游斗，一边暗忖道：“他们三人，若有两人联手夹击敌人，必胜无疑，不过个次，我三个三好一个对一个，单打独斗，我们赢定了！”玄虎和海护法单打独斗，不免投鼠忌器，虽然是稳操胜算，功力绰绰有余，但因有求于人，在此不敢认真用力，只是轻描淡写，偶尔出手，他一边围定海护法团团乱转，一边心中暗忖：“不可打伤他们，否则得罪布达拉宫！看来今次轻易要他们罢手，可能有点难，非要花点时间，让他们知难而退！”三人捉对混战，赤龙和玄虎心内有忌，不肯全力攻击，火、海二护法虽然已落下风，但也勉强守得住门户，表面看去，四人似乎是打成平手，但风护法情形却大为不妙，因蓝天使恼恨三护法夹七赤龙，所以出手招招狠辣，毫不留情，蓝天使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心内忖道：“你们三个都一把年纪，居然也下得了手，竟三个打一个啊，卑鄙，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们不可！”风护法虽出拳如电，可这时也奈何不了蓝大使，不要说得手一招两式，就连自保都觉得吃力，虽然自己的“风击通天”暂能扼住这娃儿的目前攻势，但谁知一会儿这娃儿幸许又会出什么怪招，弄不好我连招架的能力都没有，想到此风护法心内不觉焦躁地忖道：“虽说是风击能击溃天下任何武功，但今天这娃儿的火劲却浑厚凌厉无匹，加上我现在已失去了先机，现在自己连轰过百拳也不能将她的势扳成平局，莫非她用的是旷世绝学——火云掌？…风护法忖罢再次变招，用“风击通云”招呼蓝天使，陡见蓝天使忽然也凌空变式，纵身倒悬，口中大喝“火云澈柔霄”，喊声未落，风护法蓝觉蓝天使掌劲一变，使自己全力轰出的拳劲竟纵击中败絮，霎时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风护法越战越惊，不由心生寒意，心中悲凉而绝望地想道：“呀……她的掌势突变，我的拳势如轰入虚空，消失于无形……再耗下去，我将会脱力而败……若连一个娃儿也斗不过，我不岂非威名扫地……那时，师傅和布达拉宫，都会变得脸上无光……惨咯……惨咯……”六人交手，只斗得大昏地暗，赤龙三人越战越勇，而三大护法则越斗越急，混战中赤龙夫妇忖道：“金刚活佛快要死亡，要速战速决争到时间

玄虎同海护法转眼拆解数百招，眼见着海护法攻势减弱，气喘吁吁，似将不支，玄虎心中窃喜，暗自想道：“看样子，肥鬼的内劲，应已耗去一半，足击败他的时候了……”玄虎暗中打定主意，遂改变战略，发动攻势，向海护法攻出“观音乱影”，海护法突觉眼前一花，仿若见到千手千脚观音，霎间周围尽是玄虎迷离的身影，海护法一边将周身海劲催谷到八成，一边将身体旋转如风，向玄虎渺茫的人影攻出“海守通金”，摹见海护法攻出的汹涌浪潮霎时变为介：茫迷雾，白浪淘天，有如海啸，竭力抗衡着玄虎的攻势，神经不敢稍懈，门户守得异常吃力，海护法不由心里没底儿，焦急忖道：“这小子的脚法忽然变得杂乱无章，但却凌厉急劲，令我化解得很吃力……”“吼——”赤龙蓦地发出一声清啸，招式陡变，霎时向火护法攻出“钛极金钟转”。赤龙拳影，仿如乱鸟投林，带着凄厉的劲风，铺天盖地泼向火护法，火护法立时大急，迅即变招，向赤龙攻出“火破通虚”，方能勉强招架，偶而得手，乾指赤龙破绽，赤龙则凭着钛极金身，就算破绽被刺中，亦无大碍，赤龙攻势一轮紧似一轮，火护法只招架的手忙脚乱，越挡越慌，心内大惊，不由焦燥忖道：“呀，他的攻势雄劲悍猛，不易挡格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广场上六人浑然不知，只见广场上如刮着三股龙卷旋风，团团乱转，凌厉刺耳，六大高手各尽所能，六股惊世气劲不断狂憾猛击，只把两边山壁震得崩裂塌坍，土石四射，地面摇摆晃动，泥池汹涌激荡，广场地面承受不住，被彻底摧毁。

这场旷世烁今的大比拼，只搅得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月隐耀，山岳潜形，烟雾迷漫，尘爆滚滚，风声鹤吸，虎啸猿啼，天地惨淡，鬼神共泣。

赤龙如神龙得云，嘯嘯清吟，挟雷带电，行云布雨，身影矫健，招招凌厉，直逼得火护法处处涉险，心胆俱寒。

玄虎恰如下山猛虎，低吼长啸，山鸣谷应，突林越岗，威猛罡烈，神威大纵，出手悍绝，直逼得海护法手忙脚乱，魂飞魄散。

蓝大使如鹤冲宵，声震九皋，攘云击雾，破霞撼风，身势迅疾，出手如虹，大为之骇，地为之惊，招呼的风护法身形散乱，神心俱疲。

三护法怎料到这三个年轻人如此厉害，败象已呈，但仍拼命死搏，视死如归。

风护法须眉尽张，大汗淋漓。

火护法脸色煞白，气喘吁吁。

海护法膛目惊惧，头晕目眩。

三大护法越斗越伯，越怕越急，明知这样硬撑，最后将力竭而死，但神圣的职责支持他们，虽败犹战，三人齐吼道：“誓死护宫！”就在三大护法快将败阵之际，突然从西阳西下，彤云映衬的布达拉宫上空有万千飞鸟，铺天盖地地般飞向广场来。

赤龙三人正准备再出绝招，以击败三大护法，速速上山，突然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袭向三人脑海……“呀……”“嗯……”“啊……”三人不由同时惊讶地叫了一声，恍如大梦初醒，三人的激昂战意立时大幅减弱，戾气渐变祥和……

第六十六章 圣女降世

万鸟簇拥中，一位妙龄少女如天仙般凌空而至。只见这少女长着是鹅脸蛋，洁白细腻，仿如美玉，白中透粉，如含露光花，柳叶眉，弯曲如月，含烟黛翠，大眼睛，长睫毛，眼含秋烟，波如秋水。鼻子小巧娇羞玲珑，仿若葱根，皓齿丹唇，小巧秀美，体态婀娜轻灵，仿如玉树临风，又似出水芙蓉，浑身尽皆透出“娇巧玲珑”。仿若玉人，浓密细软的乌发打成一条美丽的发辮，直直地甩在脑后，只见她两手拢成观音指，遥遥指向两边太阳穴，一波一彼的脑电“精神力”感应波，象静静的湖水中猛地投入一粒石子，泛起涟筋，波纹一轮一轮向外扩散般，泛着紫色毫光灵动蜿蜒着向四周扩散，霎时令玄虎三人战意消弥，原来这少女正在这运起脑电波的“精神力”以一式“他心通灵”，令玄虎三人脑电波受到感应，力战中的六大高手渐渐歇这少女驾声丽宛，轻启丹唇，娇声说道：“奉金刚活佛圣谕，立刻停战，大家要以礼相待！”六人闻声，不由自主地收式停战，赤龙奇道：“奇怪，我自己现在怎么突然完全不想打了火护法气喘吁吁，等于拣了一条命，不然再斗下去，不出几招，必败无疑，他从胸里长吐一口气，心内埋怨忖道：“嘘，早点来嘛……”玄虎再攻一招，就会击溃海护法的海劲，不料招出半式，猛听少女莺声，硬生生收回招式，回头惊异的盯着少女，心里暗想道：“她的说话……令人难以拒绝……”少女见六人停止战斗，息手各自退到一边，于是她身悬空中，将手放到背后，娇态可掬，笑吟吟地看着玄虎三人，轻启朱唇，莺声鹏语他说道：“我是活佛的小徒儿——惜儿！现在活佛正在接见一位重要人客，请三位等待一下！”赤龙闻听，心内忖道：“金刚快要死了，所见的客人一定很重要！”蓝天使心内不悦，暗忖：“比我们更重要！”玄虎心内恼怒，怪金刚慢待了三人，心里气哼哼的想道：“哼，即是当我们不重要！”但对着这少女，却发不出火来……风火二位护法一听，皆心里着急，他二人不满地仰视着少女，急巴巴地同时喊道：“师傅接见这宾客已经半天了……”海护法心疼师傅身体，也不耐烦地大喊道：“师傅病重，别让那贵宾太劳神师傅……”玄虎出神地看着惜儿，越看越觉漂亮，越看越觉得心里痒痒，不由得心猿意马地忖道：“这少女越看越娇俏美丽，长得姿色真绝！”仿佛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浮躁轻挑的玄虎忍不住心里痒痒，纵身而起，奔向惜儿，并色迷迷地盯住惜儿不放，柔声蜜意地向惜儿说道：“惜儿，我们是总统派来的特使！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活佛，请快带我们去！”惜儿讨厌地看着玄虎那张近乎肉麻的笑脸，微蹙柳眉，面如沉水，用轻蔑的口吻，厌恶地说道：“总统算是什么东西，师傅没有空，就不会接见你们！”玄虎见惜儿语气轻蔑，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那自己就更算不上是什么东西，听这语气，明显是厌恶自己，笑脸贴上冷屁股，玄虎不由心中恼怒，随即也冷下脸，用软中带硬的语气结结巴巴地对惜儿说道：“但……时间无多……请你帮帮忙，网开一面，好不好？……”惜儿尚未搭话，突然，从布达拉宫传出哀凄的钟声：“当……当……当……当……当……”钟声低沉雄浑，凄凉幽闷，在布达拉宫上空盘旋回荡，使本已沉重的空气变得更加肃穆悲凉，声产敲打七人的心坎儿上……惜儿闻听，神色大变，望着布达拉宫钟声传来的方向，凄厉地失声喊道：“丧钟！”三大护法听到钟声，尽皆浑身一震，面露恐惧神色，撕心裂肺地惊呼道：“师傅！！”惜儿仿若去了魂儿似的，神色慌张，扭身向布达拉宫发力急奔。

三大护法亦丧魂失魄，不惜耗尽内力，尾随惜儿，没命似的纵身向布达拉宫狂奔。

玄虎心内一怔，暗自想道：“四人仓惶回宫……”玄虎三人忽地往下一沉，一种不祥预感，倏忽爬上脑际，霎时神色一震，齐声惊叫道：“金刚活佛圆寂了！”三人不加思索，各自催运起绝顶轻功，迅如闪电，疾向布达拉宫冲去。

赤龙心急如焚，边奔边焦急地忖道：“快上去看个究竟……”赤龙三人后来居上，眨眼超过飞奔中的三大护法看着赤龙三人稍纵即逝的背影，既惊且怕，心中暗暗佩服道：“三个年轻娃儿的轻功比我们更高……真是后生可畏！”惜儿迅疾如流星，以卓绝轻功飞驰，奔往布达拉宫后山。

后山广场矗立着一座宏伟肃穆状如金钟的宝塔，正是金刚的居处，只见近千喇嘛围着宝塔跪拜诵经与哀哭，和凄厉的丧钟声交集在一起，气氛哀悲肃穆。

天上祥云彤布，道道佛光透过彤云投射到宝塔四周及远山，整个天空一片祥黄，群山肃穆，笼罩祥光，在地沉寂，似在忧伤，空气凝固，似在默哀，冷风习习，似在呜咽。

“呜……呜……呜……”近千喇嘛低诵佛号，面色哀绝，向着宝塔不断叩拜，痛哭失声，气氛悲重，有的喇嘛，合什对空，凄凉喊道：“呜呜……活佛呀，请别舍我们而去……”惜儿飞身落在门前，跪伏地上，仿若泪人，凄绝喊道：“师傅呀……”亦龙三人，尾随疾至，玄虎闻听一片悲声，心底发凉，暗叫道：“祸事！金刚一死，如何向总统交持？”玄虎发急，不及细想，身在空中，运劲于掌，挺身硬闯向塔门，一掌将门震开，飞身抢进，赤龙夫妇二人，随后冲进。

三大护法，见三人冒然闯禁，人人急得两眼冲血，目透凶光，脸罩杀气，霍得飞身而起，似欲拼命，口中骂道：“放肆！”三大护法奋不顾身，欲追杀赤龙三人，却见惜儿高举左臂，大声喝止，惜儿悲凉地对三大护法说道：“师傅说过，圆寂后才接见他三人！”三大护法闻听，又落身跪地，心内不解，同时“喔！”了一声。

“哗！！”玄虎三人冲入宝塔，塔门开时，突然惊叫，骇然失色！

原来三人同时看见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密宗守护神——摩利支天，正向一座大山般迫头扑击三人。

只见摩利支天头戴法冠，臂生双翅，状如恶魔，箕张十指，面目狰狞飞身扑下，身带疾风，堪堪压上三人头顶。

大惊之下，三人各出绝招迎击。

玄虎攻出“霹雳摧何狱”，“达摩十八腿”尽注十成功力，击向摩利支天膺中，赤龙一式“千峰插云”，运起周身顶极劲力，挥拳猛击摩利支天的上盘，蓝天使招出“火云焚天石”，催尽全峰火云劲猛攻摩利支天的下路。

“吼！”“哼！”“畸！”三人暴喝，同时发力，猛轰摩利支天，三股惊天动地的威猛烈劲，守护神亦难攉其锋，摩利支天是佛气形象，受三股刚烈无匹的气功猛轰，瞬间被摧毁得溃朽飞散…原来每一代的金刚少佛圆寂时，均由摩利支天守扩其法身，以抗邪魔侵扰。

摩利支天法力浩瀚，任何超绝的功力也爪以将他击破，今次摩利支天并非不敌玄虎三人，而是知三人与金刚有缘，而且有足够能力守护金刚，故功成身退，消散于无形。

玄虎三人待摩利支天烟消雾散，放眼往金刚榻上石人，却赫然发现金刚睡榻上尚躺有一名光头小孩，只见汪光头小孩，仰在而卧，头顶与金刚头

顶相接，睡得正香。

玄虎脑际一闪，忽于脑海中映现出一个熟悉的面容，不觉脱口喊道：“花豹！”原来玄虎居于西藏时，与花蝶，花豹姐弟的情缘记忆，焚天并没有洗去。

玄虎三人正感大惑不解，猛听身后传来惜儿凄厉的喊声：“师傅……”玄虎三人回头望去，发现惜儿魂不附体，跌跌撞撞地扑进屋内，跪在金刚睡榻前，“呜……呜……”大放悲声，哀绝的说不出话来。

金刚时尚尚有气在，只见他手结佛印，放在腹上，似在调息，突然“嘶——”的一声爆响，金刚胸前的衣服突然爆开，化为飞絮！瞬即从胸部透出四散激射的毫光。

只见金刚袒露的胸口有三个四方形凹洞，毫光犹烈，煞是诡异。

凹洞射出毫光越趋浓烈，渐渐透出紫色毫芒。

三股毫光逼爆胸骨激射，全身更散发出情丽悦目的彩虹光芒，彩虹状如莲花，丽星七彩，将整个塔内映照成一片祥和之色。

刹那间，七彩虹光飞绕布满宝塔静室，莲花光华大放，金刚仿如睡在莲花内，整个静室霎时充满耀目金光，奇幻瑰丽，令人陶醉忘我！

赤龙睁大惊异的眼睛，看着金刚周身这奇妙的变化，心内忖道：“呀，这是得道高僧圆寂时得最高境界——虹化！”蓝天使眼光透着惊奇，仿佛是在欣赏这无边绝妙的美景，心内慨然赞道：“啊，太美丽了……”惜儿骇得目瞪口呆，心中骇然忖道：“师傅升天了……”玄虎呆呆地看着金刚，心里出神地想道：“师傅升天了……”玄虎呆呆地看着金刚，心里出神地想道：“金刚虹化后，肉身将会发出异香，化为飞灰……涅槃成为天神……”原来，高僧圆寂，会出现异象——坐化（如佛祖）、僵化（可制成全身干尸）、白日飞升（无神离体）、火化（体内自焚，留下舍利子）、遍体生香（坐化或僵化会有此香味）、虹化（发出七彩缤纷彩光）。

彩虹溢出宝塔，缕缕缥缈袅袅，飞扬上天，与天空祥光融成一片，众喇嘛有幸目睹奇景，可算不在此生。

众喇嘛顿时变忧为喜，双掌合什，朝天默诵，齐声高呼道：“金刚虹化，得道升天啦！”赤龙三人正在惊异这绚丽美景，忽然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难闻的臭味，只见玄虎捏着鼻子惊叫道：“呸，臭得要命……”蓝天使猛打了几声呕，终于忍住没有吐出来，亦用手急忙捏住鼻子，心中忖道：“这奇臭令人欲呕……赤龙闭气屏息，感到大惑不解，心中暗忖道：“奇怪，金刚应该散发异香才对，怎会变成恶臭？……”恶臭弥漫之际，虹光渐敛，花豹不知什么时候爬起，已坐在睡榻上，手结佛印，闭目打坐。

虹光渐变微弱，只见金刚肉身已化为飞灰，只剩下一付骷髅骨头。

忽然，正在打坐花豹已开口缓缓地对赤龙三人用苍凉的声音说道：“三位有缘人，我是金刚，这位童子年龄与我相距一甲子（60年），乃与我同月同日同时生……我因为病重，言语不清，而这小重八字却与我相同，能和我的‘精神’作高度沟通！故此我把我的‘精神’灌注于他脑中，由他告诉你们‘彼岸’之谜！”玄虎，惜儿惊异地望着闭目打坐中的花豹大声喊道：“精神！”赤龙夫妇二人同样对金刚精神这说话而感到大惑不解，忍不住脱计惊呼道：“彼岸！”风姿无精打彩，心情郁闷，昏昏沉沉地回到国安局，心里感到即迷惘又失意，空空荡荡，无着无落，自己多年在心中编织的梦，不料竟在一夜之间被一怀怀香滨酒击得粉碎，自己心中的恋人飞了，自己热切盼望

做梦都会笑出眼泪的希望之火灭了，曾经支持自己顽强生存，努力搏击，无论遇到什么凶险都要拼力抗争，以求活下去，对着心中的目标楔而不舍追求的动力没了，风姿现在真正体验到百无聊赖的滋味，她胸口感到隐隐作痛，失落。冷寂、无奈。孤苦。悲绝千头万绪，像决堤的洪水，一古脑儿地涌向她那本已破碎的心头，无情得在她那不堪重负的心内盘旋，回荡、冲击、狂撞，一刹那，她仿佛觉得自己本已脆弱的心灵忽地被这激流冲撞的支零破碎，鲜血淋漓，她绝望哀嚎着去拣拾那被击爆的碎片，但却怎么也拣拾不起，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已被狼群撕扯的七零八落，奄奄待毙。

风姿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她看到自己的心内的血液流到最后一刻，已经干涸，自己的躯体正在被空气慢慢侵蚀，她忽然又看到一头狼，张着幽幽的绿眼，在贪婪地打量着她伸着红红的舌头流着涎水，忽地那狼发出一声长嚎，暴戾酷烈地扑向自己的躯体，恣意地撕扯，咀嚼，直到吃尽最后一块骨碴儿，才悠闲地伸了一个懒腰，竟然冲她发出一丝诡秘的微笑，这微笑不断向外散发，在这诡秘的微笑里，她忽然看到那狼竟然变成玄虎，脸上正露出那种贪婪得到满足后而呈现出的那种惬意的诡笑……那种强者恣意蹂躏够弱者后才会露出的笑意风姿欲哭无泪……她听到风在低位，水在呜咽，空气凝重，也在为她悲哀……“铃铃铃……”正当风姿悲伤哀绝之际，门铃忽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风姿慌乱整理了一下头发，快疾地擦了擦泪眼，开门一看，却看到凤飞正蹦蹦跳跳地和雷烈在一起站在门外，一时感到很意外，佩姿正在怔忡之际，忽听雷烈轻轻说道：“凤医生，我奉家父之命，前来接你……”风姿三人来到国安局会议室，见雷霆正坐在会议室前排椅上静静出神，雷烈引导风姿姐弟二人依次坐下。

风姿正在犯疑，忽听雷霆对前面的超科技大莹屏发出声控指令道：“监控系统启动！”随着声控声音，风姿忽觉眼前一亮，毫光耀眼，凝目看去，看到自己正沉醉在沙发上，雷烈将一个铀光球轰向对面的怪人后，发生强烈爆炸，发出耀眼毫光，怪人被震微退，瞬间，雷烈双掌间又运聚起一个更大的铀光球。

原来银行内有监察系统，将雷烈大战外星人 T4 的全过程尽皆录影下来。

风姿不由惊的倒吸一口冷气，吓得脸色煞白，心中恐惧地忖道：“啊……原来我醉了以后竟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原来我的命昨晚只是悬于一线间……”风姿忍不住激动，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雷烈的手，雷烈吃了一惊，仿若是从梦中醒来，原来雷烈对昨夜玄虎在自己手中劫走风姿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昨夜风姿一夜未归，刚才见到她又面色憔悴，心里似乎是什么事都明白了，他既恨自己无力保护风姿，又恨玄虎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他一想到玄虎昨夜可能发生的事，醋意翻滚的心中就不是滋味，他痛苦地暗暗忖道：“玄虎把风姿带走了整整…晚……风姿大醉中……看来两人已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雷烈正当心里痛苦的痒痒，摹觉一股温柔细腻的感觉从手部神经传到脑际，他猛地一怔，睁开“睡”眼，看到风姿那双柔美的纤手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手掌，两眼弃满感激的目光，水灵灵地看着自己，激动他说道：“雷烈，多谢你舍命救我……”雷烈心头一热，刚才的烦恼霎时被风姿这驾啼鹏嘶扫荡的一十二净，他两眼热辣辣地看着风姿，面带微笑，十分得体地回答道：“我能活动自如，有了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赐予我的，我今生就是为你粉身碎骨，也是应该的！”风姿听到雷烈这一片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心里反而觉得自己有点过于不去，她低头愧疚地忖道：“以前，为了

阿龙，我曾不想救他，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惭愧……”风姿一想到赤龙，心中不免又产生无尽的痛苦，那种失落孤凄的感觉又仿若阴影般悄悄笼上她的心头，她忍不住心内酸楚，眼睛一热，泪水忍不住盈满双眼，她想到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将自己的芳心托付给自己至爱之人，欲和了缘定三生时，可命运却偏偏捉弄你，让你的至爱付于流水，将你一颗纯洁完整不受损害的心摔的粉碎，相反地，对你本就打从心里不喜欢的人，却又偏偏地同你拉得这样近，让了为你倾倒，为你舍命，愁肠百结，想到雷烈，心生愧意，她眼含泪水，偷偷打量雷烈，心内不由暗忖道：“日后我该努力提升他功力，作为报答…风姿想到这里，红着脸对雷烈说道：“雷烈，飞仔最近又研究了一个电脑 pOWERACCELATOR（力量增速器），可以大幅提升力量……”风姿话还没说完，飞仔听到家姐提到自己研制力量增速器，立时来了兴致，握起拳头，一脸兴奋，看着雷烈，抢话说道：“对呀，最少可以提升 50%以上！”风姿听完飞仔说完，又接过话头，接着对雷烈忧虑他说道：“但这新发明尚在实验中，恐怕效果不那么理想！而且会有危险性……因此……”雷烈不等风姿把话说尽，就显出一付急不可耐的样子，猛地扭过身，冲动地捧起风姿的手，把脸凑得离风姿很近很近，两眼亮亮地盯着风姿，急切地对风姿说道：“风姿，我愿意接受这试验！假如你能够令我再增加 5 成力量，我就可以绝对地保护你的安全！”风姿看到雷烈那火辣辣的目光，忽地意识到自己的纤手让雷烈抓得好紧，心里很觉不好意思，脸一下变得绯红，羞涩地闭上眼睛，轻轻应道：“恩……”凤飞冷眼看到雷烈与家姐两人神情特异，有眉来眼去之嫌，他看到雷烈这次为了家姐宁肯舍命，现在又变得这样温柔，不由心内踌躇，暗中想道：“这大块头虽然对别人嚣张跋扈，但对家姐却好的不得了，看来，我这个忙是非帮不可了！”雷烈忽见风姿俏脸飞红，不由变得喜不自胜，心内激动地忖道：“太棒了，看她脸红的样子，她一定是对我有好感啦……”雷霆以手支颐，侧歪着身子靠在沙发里，刚才风姿和雷烈的谈话他都一字不漏地听在耳里，他看儿子十分讨好风姿，不禁看着两人出神，在心里喜滋滋地忖道：“臭小子，平时总是高傲不逊，卓尔不群，想不到，现在见了凤医生却转了性……”“女人的魔力真大，尤其是惊世骇俗的绝色女人……”风姿遭到外星人袭击，在乐土国立刻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夜之间在乐土国就被各大媒体轰传的沸沸扬扬，这件事不但惊动了国安局，国防部，也惊了盖天总统。

事发后的第一时间，盖天总统取得了雷霆的详细报告，第二天一早，盖天总统就把天机博士召到自己的府邸。

盖天总统和天机博士，一边静静地看着超大屏幕里放出的录像，一边低头静静地沉思。

看了一会儿，天机博士打破沉静，轻轻发话道：“总统阁下，从录像中看，袭击风姿的两个杀手，应该是外星人！”盖天微微闭上眼睛，沉思了许久，始终想不明白，他听天机博士说完，用疑惑的曰吻缓缓说道：“同是外星人，飞碟失事里的外星人，实在是太衰弱和毫无杀伤力，和这两个外星人相比，真是有大壤之别！”天机博士盯着莹屏，继续推测着说道：“可能他们是从不同的星球而来，正如地球人也有强弱之分一样。”盖天点头表示赞同，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另转话题，缓缓他说道：“看来，我们要早作防备，以便更好地对付这些入侵的外星人！”盖天说着，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满眼含着疑问，缓缓地问天机博士道：“博士，我们最秘密的武器——改造

人1号，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大机博士一脸得意，眼神中透出惊喜，激动的比比划划，对盖大说道：“1号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再加上不断对他将力量超强化，如今已经大功告成，虽然现在仍在冰冻中，但随时可以解冻执行任务！”盖天总统听到天机博士的报告后，精神为之一振，他背着手，带着一种威严的气势，满意他说道：“好极了，1号应该比那些外星人厉害的多！”盖天说完，然后接着吩咐天机博士道：“另外，你马上将刚才的资料，分发给无限岛和国防部，叮嘱他们要密切留意外星人的出现！”

第六十七章 空中花园

资料很快转发到国防部。

赤阳夫妇二人坐在豪华的办公室内，静静地看着超大莹屏内从总统府转发来的录像资料。

赤夫人看到莹屏内 T4 攻击雷烈时发出超绝的威能，不由吃惊地喊道：“哇，这个外星人杀手的威力，到这时仍未完全显露……”赤阳看到这可怕的场面，则看着夫人，不觉忧心重重他说道：“越多越多的外星人在地球上出现，而且破坏力如此厉害，从种种迹象来年，他们的智慧和威力都是极高，如果长期任由其发展下去，将会对地球构成威胁……”赤夫人听后深表同感，她脸上流露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到的不安神色，静静地看着丈夫，悠悠说道：“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这样不断地骚扰地球，会否破坏地球的环境和生态！”赤夫人说完，急急从沙发上站起身，脸上现出一脸惶急，慌忙对丈夫说道：“我要立刻回环保署，将所有资料集中分析！”赤夫人说完，匆匆离去……赤夫人离开国防部，火速赶回环保署，环保署是一幢“山”字状大楼，装备有乐土国最高级尖端的宇宙卫星探测，发射、扫描、监察、回收系统，并配有当时世界科技史上超一流的脑电波发射仪器，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状况作出监察，并能迅速地计算取出最准确的数据。

赤夫人一脸惶急，行走如风，走进办公室，迅即关严屋门，她疾步奔向脑电波发射仪，并迅速地坐在这特殊仪器的座椅上，启动发射系统，环保署装置得最先进的宇宙探测发射台，将赤夫人的脑电波化为“意念传送”，发射向天空。

意念传递比光速快疾不知多少倍，意念带着丝光，穿透层层大气，很快传递出太阳系，到达银河系的核心，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极小部分。

赤龙人的意念传送到达银河系核心，迅速凝结成赤夫人的幻像，她对着银河系漩涡星云那彩纷呈强光灿灿的核心忽然发话道：“报告元首，第2次狙击风姿又遭失败，T5阵亡，T4接受惩罚，别外，我又从赤龙口中得悉，盖天总统派他们三人首先前往西藏密宗圣地布达拉宫，拜见金刚活佛，向金刚探索空中花园的位置，然后前往空中花园找对圣杖！”亮丽多姿的银河系，从星云漩涡深处传出回应，那回应深逐幽远，带有神秘的空声，仿佛是从浩森苍茫的大洋最深处经过几万年的传送才到达地面般，只听那回音严厉他说道：“绝对不可让他们得到圣杖，以免影响将来统治地球的计划。”赤夫人幻像静静听罢，接着说道：“事关重大，我准备派出 T1、T2、T3 去阻截！”赤夫人的话音刚落，银河系的深处马上传出回音，语气决断他说道：“赤龙虽

然是你的儿子，你执行任务也不可循私，必要时一定要将他格杀！”赤夫人幻像闻听影像微颤一下，迅即稳定，马上用果断的语气回答道：“遵命，我绝对忠于元首！”银河系深处静了一下，接着又对赤夫人幻像命令道：“风姿是地球上最具智慧的天才，迟早会发现我们的秘密，必须尽快击杀，你回去执行任务吧！”赤夫人幻像领命后，迅即进行意念回书，霎时只见一道光束，稍纵即逝射向地球。

赤夫人从头上取下仪器，大汗淋漓，瘫坐在椅子上，两眼发呆，心内颤叫道：“龙……”原来控制 T 组织的人，竟是赤龙妈妈，怪不得 T 组织成员在执行任务时能得到如此多的线报和资料。

赤夫人当然也是外星人，但元首要她杀儿子，难免显得很痛心和无奈……赤龙三人和惜儿正对花豹说出的话感到震惊和奇怪，正当大惑不解之际，只听花豹仍闭着眼，又缓缓他说道：“这彼岸的故事，发生在 50 多年前，当时你只是 15 岁……”原来金刚于 7 岁时，被确认为金刚转世的灵童，入主布达拉宫，成为万人膜拜的金刚活佛。

金刚除系统研习布达拉宫所藏经卷，习武修身外，最喜凝望山川，冥想参思祥机。

金刚正站在河边望着滔滔的河水冥思，忽然从上游河里传来阵阵呼救声：“救命呀……”金刚循声望去，发现河中一名村姑遇溺，正在奔涌的河水里拼命地挣扎。

金刚哪能见死不救，他来不及脱去衣履，就奋不顾身地跳进湍急的激流中，去打救那村姑。

金刚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村姑救到岸上，但他一看村姑，心里却倒吸一口冷气，原来这村姑由于溺水过久，已经窒息昏迷了……金刚忙对村姑进行紧急施救，经过几番努力，村姑仍不见醒转，金刚救人心切，也不顾得什么男女之别，忙嘴对嘴地对村姑进行人工呼吸……由于金刚悉心尽力，村姑被救活了，对金刚感激万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金刚满心高兴，与村姑挥手告别，这时冷不妨从背后崖顶上传来讥笑的声音道：“嘿嘿！你竟敢与女子肌肤亲近，小子你犯了‘色戒’啦！”金刚闻言暗自一凉，忙转身朝后看去，却见身后岩石上站着个颧骨突兀，相貌奇异，头带喇嘛僧帽，身空大红袈裟，身形瘦小的老年僧人，正朝自己微笑。

金刚看罢，心里直犯疑，不由心内忖道：“咦，看他的服饰，应该是上师级的喇嘛！但听他说话，又似对禅机参悟不深。”金刚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于是将手一摊，朗声说道：“救人要紧，我心内已无男女之别，又何来色空之分？阁下身为上师，为何尚未参透这祥机呢？”老年僧人听金刚口齿伶俐，虽然小小年纪，但答话却尽透禅机，不觉哈哈大笑道：“呵呵呵，色即是空！我廿年前已经参透，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看你年纪轻轻，却已经很具慧根！”老年僧人说完飞身跳下岩石上，落地无声，悄然飘到金刚身前。

金刚双掌合什，向老年僧人自报家门道：“我是金刚，尚未请教大师法号！”老年僧人闻听，呵呵在笑，笑得将眼眯到一起，良声说道：“哈哈，原来是灵童金刚，怪不得深具慧根，老纳是观云智者！”金刚闻听，大吃二惊，脱口惊呼道：“啊，观云上师！”得遇心仪已久的上师，金刚大喜下跪，致以五体投地顶礼，敬慕他说道：“上师乃弟子万分敬佩的长辈，请受弟子

最崇高的敬礼！”观云智者原来是布达拉宫数百年来，最出类拔萃的人才，20岁时已精通宫内所有武功。

在十年一次的论武大会上，技压密宗的红、黄、黑、花四派高手，成为密宗弟子的偶像。

密宗弟子对诸佛及最尊敬的长辈，所行的最高敬礼，便是五体投地的顶礼，因观云智者是金刚心目中的偶像，所以金刚闻听后不顾身份崇高仍对其行以最高敬礼。

大会后，观音智者便云游四海，音讯全无，故金刚入主布达拉宫后来未有缘想见。

今天，福缘得凑，金刚才有幸见到观云智者席地而坐，金刚致礼后跪在观云智者面前，非常敬仰他说道：“弟子对上师的武学修为万分佩服，敬仰不已！”观云智者稍稍低头，微合双眼，唉气说道：“唉，武学并非是我的最高成就！”观云智者沉默一下，睁开双眼，紧盯着金刚说道：“寻找‘彼岸’，才是我做人一生中重简目标！”金刚心内感到既惊奇又陌生，疑惑他说道：“彼岸！”这时只见观云智者双掌合什，仰望上苍，眼中充满渴求的目光，大声说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到一次‘彼岸’，我的人生才算圆满！”金刚见上师的神情，和他那执着追求，孜孜不倦的劲头，心里虽然不解，但朦胧中他已感觉出这‘彼岸’一定是佛家所求的最高境界，他微张双手，兴奋地问观云智者道：“‘彼岸’是否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智者闻听又陶醉地眯起眼睛，肯定说道：“对了，若能到达佛经中的‘彼岸’，就是脱离俗世，得道成佛！”观云智者话刚说完，倏忽横身飞移，飘向河内，然后点水借力，仿若翩飞的燕子，倏忽飞上河对面的崖壁，眨眼之间，迅即消失，身后留下说出的话音道：“我今次回来，已找到‘彼岸’的最后线路……我们以后有缘再会吧！”金刚挽留不及，只好呆呆望着观云智者离去的方向，大声疾呼道：“上师……”山鸣谷应，只空回荡着金刚的喊声，然而观音智者最终是千呼万唤终不回，只留下金刚一人站在可岸边暗暗发呆，心里从此系下迷结，他嘴里喃喃自语道：“彼岸……”十年后，经过勤修苦练，金刚的武学修为己与当年的观云相仿，成为布达拉宫武学第一人，这年又届密宗十年一度的论武大会，逾万喇嘛齐集布达拉宫广场，参加这次比武大会。

广场上搭起三层莲花台座，在最上层立起、个转轮佛碑。

金刚是地位最崇高的灵重活佛，盘膝坐在第三层上的转轮佛碑下，主持大会。

红教派出明镜上师，黑教派出果断上师，乡教派出深智上深，花教派出托力上师，坐在二层莲台上，参与大会。

逾万喇嘛站在莲台脚下，屏心静气，恭候个刚宣布论武大会大会开始，会场上气氛肃穆庄重，鸦雀无声。

忽然，一声疾喊破空传来：“大家不可学武！”众人循声着声音望去，突然发现有人在空中如龙卷风盘旋着疾颺而至。

来者迅疾飘落到第一层莲花台上，金刚放眼看去，来者竟是又阔别了十年的观音智者。只见他衣衫褴褛，惟淬不堪，活像个七老八十的老人……金刚看罢不觉大吃一惊，心内诧异忖道：“呀，观云上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苍老不堪……”红教明镜上师看观去智者疯疯癫癫的样子，妖言惑众，不觉大怒，用手指着他喝止道：“大会上，不可胡说八道！”观云智者不理明镜，对明镜喝止充耳不闻，顾自颤巍巍挥拳对众喇嘛们喊道：“各位弟子，练武

必会产生‘武学障’！并会带来无限求欲，最终会求不得，走火入魔，痛苦一生！”观云智者的呼吁，令众喇嘛们议论纷纷。

“武学障？求而不得？……”“我们是否应该——无求无欲？……”红教明镜上师见会场秩序大哗，众喇嘛对学武与执着疑窦丛生，不由勃然大怒，对观云智者，喝斥道：“观音智者，你身为上师，竟以歪论惑众，可知违犯了教规？！”观云智者闻听，也怒气上冲，看着明镜，威胁众人道：“你们不信，我就自醉丹田，废去武功，以借证明习武无益！”观云为了劝服众喇嘛，当众击爆丹田大穴。

“呀！”观云长长嘶嚎，口中鲜血狂喷，仰身栽倒在地。

金刚和明镜见状大惊。

金刚纵下莲台，飞身扑向观云，口中痛呼道：“上师……”明镜亦从莲台上飞身抢下，忙不迭他说道：“观云疯疯癫癫，看来已走火入魔……”金刚上前扶起观云智者，惊见他整个丹田穴已完全爆破，不觉惊的脸色发白，出了一身冷汗，他叹口气，惋惜他说道：“唉，上师又何苦自残……”明镜精通医理，急替观云诊治。

明镜为观云把脉诊察，心内感到一震，他轻轻地放下观云的手臂，重重是叹口气，无可奈何地对金刚说道：“唉，上师的丹日已爆碎，武功已失，只能留下残命，行动也成问题……”金刚为了观云上师的性命，双掌合十对明镜深致一礼，恳切说道：“请明镜尽力医治！”明镜抱着观云，未能还礼，慌忙回答道：“遵命，若能行走如常，己是天大的运气！”论武大会在仓促间进行完毕，金刚以他那超绝罕伦的武功技压群雄，成为观云之后布达拉宫的又一武功顶尖之人，受到喇嘛教四大门派的千万弟子的顶礼膜拜。

会后，金刚不断探视观云的伤势治疗情况，然而，每次探望却令他失望，不料七日后的一天晚上，金刚正在卧室挑灯研读佛教经典，却见明镜一阵风似得冲进门来，惊喜地对金刚喊道：“奇迹呀！观云上师的武功，竟自动恢复过来！”金刚简直不信，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得他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他讶异他说道：“有这等奇事？我要去看看！”一灯如豆，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观云智者盘坐在蒲团上，显得神疲形颓，金刚跪在观运对面的蒲团上，微微低头，双掌合什，向观云智者致礼逼：“恭喜上师！”观云们倭着腰，神色黯淡，无精打睬，微微咳着说道：“何喜之有，我只能恢复到五成的功力而已，现在未必及得上你！”金刚闻听，不觉有点沾沾自喜，忍不住快声快语他说道：“啊，换句话说，那就是我的武功现在是否成为天下第一呢？”观云闻听，打了个哈哈，悠悠说道：“哈哈，若‘天下’包含宇宙万物的话……你的武功也只能说算是地球第一，离天下尚远！”金刚一怔，惊问道：“地球？宇宙？”观云见金刚对自己的说话，感到疑惑不解，他直直地看着金刚，幽幽说道：“宇宙深建，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地球在宇宙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宇宙中极细小的一位纤尘，地球上流传的某些高深的武功，都是来自地球而外的宇宙中的其它星球，比如地球上的大智慧者佛祖和达摩禅师，他们不但拥有脱世的智慧，而且也拥有罕绝的武功，就是这样的旷世奇圣，他们的武功也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外星，他们不过是将学自外星的武功带到地球，从而发扬光大而已！”金刚越听越迷糊，觉得观云智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深奥难懂，尽透禅机，他却一点参悟不透，疑惑中，他断然说道：“上师的理论实在是有些太玄奥，令人确实难以置信！”观云看了年金刚，心有不悦，只好无可奈何他说道：“实不相瞒，我去过彼岸，而彼岸其实是外星

人在地球上的隐居地！亦即洋人传闻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在里面我看过流传在地球上的所有武功！”观云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缓了缓去，接着对金刚说道：“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河岸边见面，我对你说过的话，那大我离开你后，我便将全部精力用于寻找彼岸，以完成我人生中最大的宏愿，我遍阅古代梵文经书，从中知道确实有彼岸这个地方，经过十多位年的心血，我终于寻找到亦名为空中花园的圣地！”“我被圣地的女人，带往园中前去谒见花回中的统治者——千岁女帝。”“我本以为，擅闯圣地，女帝会对我大开杀戒，不料见到女帝后，女帝非但没杀我，还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奥尽透禅机的问题。”“女帝身披霞光，彩虹综绕，满身尽透禅云瑞气，模样不清，从影像轮廓看，只觉得她定是一个绝俗骇世、美伦美决。智慧深遂的罕见奇人，她对我开口说道：‘你擅闯圣地，本应格杀，但念你是千百年来，唯一能够进入花园圣地的第一个地球人，因为这个原回，故此我给你一个机会！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亦是考验你们地球人的智慧，若你回答令我满意的话，今天我可以免你一死，并允许你在花园中随便游走，倘若你回答不出或回答错误，那么……’”，女帝说完顿了一下，才接着说道：‘问题是一一什么是烦恼的根源？’。当时我听到女帝提出这个问题，心内窃喜，心里琢磨：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佛教圣典中所研究的人生烦恼皆来自人的‘七情六欲’中的一个论题，于是当时我不假思索，就朗朗地对女帝说道：‘烦恼的根源就是一一求！求而求不得，这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另外——’”观云说到这里，换了一日气，看金刚听得非常出神，马上接着继续说道：“我提高声音，挺胸抬头，神气昂然地对女帝接着说道：‘能作到超然物外，达到‘竹影扫阶尘不动，雁过潭底水无痕’的境界的话，便可无忧无虑无烦恼！’”“女帝听后，神情大悦，脱口赞道：‘答得好，但这无欲无求的境界，易知而难行！

且送你去石窟考验一下！’”“我在花园中的人引导下来到石窟，细细一看，只见壁上刻满了无数地球武功的来源，练法和最高境界，及其产生的武学障。当时我见到这纷彩多星的绝世武功，心内忖道：‘种种绝顶武功，珠玉纷呈，令我心痒难熬……看来这是女帝存心想戏弄我，要我按奈不住去修练，从而坠入武学障……’我虽心知女帝用心，奈何壁上武学实在是太吸引了，终于我捺耐不不中的‘求’欲，在石窟内废寝忘食地研习起来，想将我武功更上一层楼…“我沉醉修练，不知日夜，艰深处令我寝食难安，蝉精竭智……最终是求而求不得，心中烦忆！频主，结果被弄得疯疯癫癫，被女帝逐出空中花园观去智者说到这里，神色显得十分沮丧，他低着头，脑悔地接着说道：“我离开彼岸后，四海为家，身如飞絮，浑浑噩噩地浪荡了不知多少年……直到最近，我才感到神智有点稍为清醒，想到自为武功所累，丧失佛性，为避免我教弟子今后不要再重蹈覆辙，便趁着论武大会急急赶回来做戒从弟子！”观云的经历，令金刚听得目瞪口呆！但他始终不信，只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叹着气对观云说道：“唉，我实在难以相信……”观云智者见身份崇高的金刚也对自己的说话深以为疑，不由大急，他起誓打赌他说道：“我与你无缘，就用这学自彼岸的‘宇宙武学’和你比试，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一较高下，用以验证我的说话，怎么样？”金刚几经踌躇，终于按耐不住，与观云交手，斗得剧烈无比，金刚虽然倾尽所学，出手快疾狠准，招招绝妙精伦，但却占不到观云的半点便宜，观云虽是精神颓废，又自爆丹田，内伤奇重，但却身轻如燕，影似惊鸿，只用三成功力，出招疾若星火，刁钻古怪，尽透诡异神秘，无论地球武功多出精妙深厚之人，尽管广纳博采，

也从未见过像观云所出武功的一招半式，可见观云所学自花园，并不虚假。

经过一番剧战，金刚吃了无数重击，最终惨败，而观云只是胸口中了金刚一掌。

金刚疲惫地撑卧于地，被观云击得浑身颤抖，浑身骨骼奇痛无比，仿若散架，竟一时半刻挣扎不起，无限痛苦地长叹一声道：“哎……”而观云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静静地看着倒地不起的金刚，撕开袈裟，露出胸口，对金刚说道：“若非我心坎穴早已受伤和丹田已碎，一百零八个穴道未能贯通一气……你根本接不到我十招！”观云明显已对金刚手下留情，故金刚受伤不太重。

观云说着，又指着自己的胸口对金刚说道：“你看，这伤痕就是女帝驱逐我出圣地时，所打的爪痕！”金刚闻听，抬头一看，只见观云瘦骨磷峋的胸口，赫然有三个四方形的凹洞！

神色大惊，努力爬起，惶急地恳求观云道：“上师，弟子绝对信服了，求你能指引我也去彼岸！”观云一听，顿时显得灰心丧气，他慢慢地掩好衣服，神情沮丧，叹气说道：“唉，何必呢，你若去彼岸，必遭杀身之祸，就是不死，也会烦恼终生！哼……”沮丧的观云，忽然翻身跌倒，神色痛苦，惨叫出声。

金刚闻见，一股激劲，飞身跃起，惊得膛目结舌，冷汗四溢，将十成功力催运双掌，惊吼道：“上师，请让弟子助你运功疗伤…”观云慌忙支撑起身子，用颤抖的手摇摆着制止说道：“哎……没用的……我被女帝击入体内的爪劲，潜藏多年，如今我再也压制不住了……”“波！波！波！”随着阵阵闷响，观云上师胸部的衣服纷纷爆破，从那三个四方形的凹洞中突然迸射出七色毫光，观云鲜血狂喷，颓然倒地，女帝潜藏在他体内的爪劲暴发，冲爆胸骨内脏，燃起熊熊烈火，观云身体产生高僧圆寂时的其中一种异象——体火自焚。

金刚骇异的看着这异象，知道自己救不了观云，哀伤地向他致以五体投地的顶礼，流着满眼泪水，口中喃喃地叫道：“上师……祝福你早登极乐！”观云自焚后，尸骨无存，只留下106粒舍利子，金刚默默地流着眼泪，看着瞬间已化为飞烟的观云仅化成尚缺两颗舍利于的遗骸圣物，心里凄凉地想道：“可能上师的心坎和丹田穴已破，故此少了两颗舍利子。”为了表示对观云智者的尊敬，金刚追认他为师傅。

自此以后，观云所述的彼岸，空中花园圣地，深种在金刚的脑海中，令金刚心生无限骸向往，决意要到这圣地一行。

第六十八章 辟谷之法

得到观云启示，金刚埋头藏经阁，翻阅万千佛经，找寻有关彼岸的资料。

经过数年努力，“皓首究经”金刚终于发现了彼岸的线索。原来彼岸位于黄沙万里，人迹罕至，鸟兽绝迹，地球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中。

于是金刚放弃主持布达拉宫中的一切事务，尽数托付明镜，一人毅然

踏上前往找寻彼岸的征途金刚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历经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不顾旅途艰险，凭着顽强毅力，茫茫万里奔波，翻山越岭，涉海渡河，向着目标根苦跋涉，其中甘苦辛酸，自不待说，终于抵达撒哈拉大沙漠。

放眼望去，只见大沙漠天苍苍，野茫茫，一片死寂。

金刚在万里黄沙中，犹如沧海一粟，漫无目的地寻找他心中的理想。

沙漠昼夜温差极大，白天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夜晚寒风侵骨，奇寒无比，一般人未能熬得住——除了金刚。

沙漠中粮尽水绝，幸金刚懂得“辟谷之法”，借此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养料，保住性命。

金刚在沙漠中寻寻觅觅了许多年，也毫无进展，彼岸影讯全无，但他并不气馁，仍是不停寻觅。

终于，有志者事竟成。

一夜，疲惫的金刚正卧于沙漠中风蚀岩石下面小歇，忽觉地因剧烈的抖动起来，接着传来惊动大地的巨响，尘沙铺天而下，风蚀岩石纷纷碎落，金刚惊然惊醒，心内诧异忖道：“呀，震动得很厉害，莫非是发生了大地震？……”金刚挺身而起，循声望去，只见远处强光爆闪，惊雷恶电竟从地面轰上半空，一个半球状光团，中心寒光激射，外泛幽蓝毫光，从沙漠深处冉冉升起，恶电如灵火游动，蜿蜒伸向空中，天空漆黑如墨，被强光映成一片冷色，又无雨前征兆，这种异象，完全违反大自然常规。

金刚身体随着地面的抖动左摇右摆，骇然看着远处的奇景，心内忖道：“呀，地面沙石被震动得如波涛汹涌澎湃，让人难以立足……”金刚正在惊疑之际，头上那风蚀的巨大石柱承受不住这强猛剧震，纷纷坍塌压下。

金刚使出登萍渡水的轻功，踏着汹涌沙浪游走，安然无恙。

金刚正在疾急飞奔之际，蓦地从地底又不时射出雄浑无匹的光芒气柱，破坏力惊人，金刚提高警觉，在黄色光柱间左闪右避。

疾驰的金刚，赫然发现前方竟矗立着无数建筑物，竟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轰向天空的雷电自是从堡内传出。

金刚蓦地眼睛一亮，心内忍不住狂喜，不由暗自想道：“这一切异变，似乎皆是由此而起，等我进内看个究竟。”金刚几个起落跃上堡外围墙，骤觉毫光耀眼只见一团橘黄色能量团仿如半个太阳，毫光四射，笼罩整座城堡，数不清的能量光线从光罩中四射飞出，迎面射来，速度快绝，修为极高的金刚闪避不及，被激射而出的能量接二连三地射中。

光线内含有极强的辐射能量，杀伤力无孔不入，金刚急忙催动起最高功力护身。

只见这能量团强猛雄浑，不断产生出电击雷响，里面隐隐传出轰击之声。

金刚定眼一看，一股不可思议的景象映入眼帘，令他无法置信。

陡见这股惊动大地的能量团冉冉升起，不断产生裂变，继而形成一朵已大的蘑菇云，铺大盖地，仿若万枚原子弹爆炸，冲天而起，闪着耀眼的辐射强光，周围电光灵火，盘旋缭绕，将天空映成暗红色。

在这毁天灭地的能量团内，竟有二人正在激烈拼斗，一切毁灭性的破坏，似乎均是由此二人引发产生，金刚虽亲眼目睹，心里仍无法接受眼前所见的事实。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二人只是年约三十岁的劲装女子，双方各以强大

无比的能量互撼，产生出原子分裂已爆，惊世骇俗。

恶斗中的两名女郎，一个绿眼绿唇，面如美玉，艳丽英气，一个金睛红唇，面如满月，凶狠阴沉，加上骇人的核爆景象，令金刚终生难忘！

“惜花！！”金刚精神说到这里，忽见金刚精神的载体——花豹，忽然周身剧震，仿佛是金刚的情绪特别激动，竟莫名其妙地似乎是在喊着一个人的名字，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惜儿闻听猛一哆嗦，似有感应，张开泪眼，吃惊地看着花豹。

玄虎三人也觉大惑不解，浑身一震。

叙述及此，花豹已疲惫不堪，身体摇摇欲坠，欲言又止，玄虎三人急大呼上前，欲要扶前。

花豹终于坐稳身形，随即睁开眼睛，头上佛光纷呈，接着又听金刚精神说道：“……看到这场恶斗……亦因为这两位女子……我终于有缘……抵达彼岸！”赤龙终于听到金刚提到彼岸，亦即空中花园，不由急切地问道：“那彼岸究竟位于何处，恳请活佛指点迷津！”只见花豹又慢慢合上眼睛，悠悠说道：“世事万物……每每如海闹蜃楼……眼前所见……与实物相比何止相去百倍……得亦无喜……失亦无忧……何必执着呢……若非有缘……实难抵达彼岸……”玄虎见金刚说话闪烁其辞，不肯直说，不由心怀不满，暗自想道：“人都死了，还要卖关子，浪费时间。”想到这里，玄虎不由语气生硬，满不耐烦他说道：“金刚活佛，我们是奉盖天总统之命去找空中花园，还请活佛直言，何必无谓兜圈子……”赤龙见玄虎言语似有不恭，吃了一惊，心道现在正是求人之际，冲撞了活佛，他闭口不说，精神一散，我们将连一点线索都没有，赤龙心内慌急，急忙制止玄虎道：“阿虎，不要焦急！”花豹似乎不理睬玄虎的说话，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山上山，人上人，花上花，天上天，便是彼岸所在……今日相见是缘份……能否寻得彼岸……就看你们自己的智慧了……最后…我有一事相求……惜儿本不属于布达拉宫……劳烦三位将她带回原来之地……”“喔……”惜儿闻听，张大蓝蓝的眼睛，赫然叫出声来。

“唉……”花豹说话至此，显得似乎很无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支持不住疲惫的身体，虚弱而倒……玄虎这回真是着急，金刚仍下这么几句模棱两可的掉语，让人一时半刻怎会参得透，如果不趁现在打问清楚，而为此耽误了大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想到此，玄虎一个箭步奔向金刚睡榻边，急得大声喊道：“喂！喂！你还未说完呀……边喊着边顺手抱起花豹，急得大汗直出，惶急问道：“甚么山呀，花呀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请讲清楚些……”玄虎连摇带晃，大声呼喊，半天才见花豹艰难地开口说出最后一句话道：“小心惜儿……”花豹最后说得竟然是这样莫明其妙的一句话，跟着头一歪，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玄虎等人闻道其中甚是错愕，满腹疑团，心内暗自想道：“金刚说话甚为奇怪，为何要‘小心惜儿’？！……”三人满心狐疑，齐把惊异的目光投向惜儿，却见惜儿脸色煞白，神色哀绝，两道清泪顺颊而下，已哭得成了一个泪人儿……蓝天使两臂微抖，慢慢挪到惜儿身边，两手比比划划打着手势，向惜儿道：“惜儿，你知不知道山上山、人上人、花上花、天上天这四句佛偈，是甚么意思？”惜儿默默地流着泪，以手轻轻擦拭着颊上的泪水，沉思着说道：“我也是第一次听师傅提及……”赤龙双臂抱胸，猜测着说道：“山上山，难道空中花园是在世界最高之山——喜马拉雅山上？”蓝天使觉得赤龙这种解释太过于牵强，因此她不解地

问赤龙道：“那人上人。花上花、天上天又如何解释呢？”玄虎闻听，似有所想，他看着从地上站起的惜儿，仍在抽噎，用手擦泪水，样子楚楚可怜，特别动人，不由笑嘻嘻地大叫道：“人上人，我都知道，密宗里头不是有所谓的欢喜禅吗？！正是讲的人上有人呀。”玄虎说着，满眼放出贪婪之光，一脸淫邪，皮笑肉不笑地站到惜儿面前，涎着脸，不怀好意地问惜儿道：“惜儿，你在这儿长大，应该看过不少吧...玄虎说完，讪笑着欲伸手去拉惜儿，不料惜儿怒目圆睁，眼喷怒火，握起拳头，恨不得要马上痛打玄虎一拳才解气。她从见玄虎第一面起，对他的轻挑浮躁的样子就很厌恶，心里直骂玄虎肯定不是个好东西，现在听到玄虎在这佛教重地，人类最圣洁的地方，当着这许多人竟敢轻薄挑逗自己，少女的自尊令她勃然大怒，终于忍不住咆哮着骂道：“下流!!!”蓝天使看到玄虎对惜儿嘻皮笑脸，动手动脚的样子，巨气得七窍生烟，她忍不住怒火勃然爆发，摆着双拳，拿出一付要打架的架式，冷冷以对玄虎说道：“喂！总统派你来，是要你办正事的，并不是要你来吃豆腐，讨便宜的！”玄虎闻听，握起双拳，放于胸前，眼一闭，脖一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显出一百个不服不忿的样子，拉长声音轻恍他说道：“唉——女人嘛，真没办法，就是天生的醋劲大，我又不是吃你的豆腐，讨你的便宜，你显得那么紧张干什么！”“你.....”蓝天使一听玄虎又占自己的便宜，只气得两眼通红，脸色青紫，浑身颤抖，怒气冲天，仿若是一头欲斗架的公牛，咬牙切齿竟说不出一句话，挥拳向玄虎冲去。

赤龙一见大事不好！一脸紧张、急忙上前死命拉住蓝天使的胳膊，拼命拖住，心里虽对玄虎刚才的说话感到气愤，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拼力制止自己的妻子道：“别冲动.....和他计较干什么！”赤龙好不容易才制止住即将爆发的事端，蓝天使直气得大喘粗气，忍住性子，退到一边。

赤龙为了打破僵局，走到惜儿面前，对她说道：“惜儿，我想见这儿的主持——明镜！你能不能代为引见！”惜儿仍未从悲痛中完全脱离出来，只见她一脸悲戚，低垂着头，微闭双眼，轻轻答道：“嗯.....好得.....”明镜活佛是布达拉宫的第二号人物，负责一切行政事物，博览群经武典，是位大智慧者，但却没修炼武功。

惜儿引导赤龙三人见到明镜，赤龙细细打量，只见明镜皓首白眉，一脸福相，目光深逐，充满智慧，身穿紫色袈裟，静中透威。

赤龙向明镜说明来意，欲求明镜协助破解金刚留下的佛褐之谜，明镜沉吟片刻，便将赤龙三人引到宫后藏经阁。

诺大的藏经阁满是书架，布满无数佛经，成千上万，浩如烟海，藏经阁内十多位喇嘛负责整理和修补经书。

明镜一边引导赤龙三人观看藏经阁的经书；一边对三人说道：“据我所知，佛经里头并没有‘山上山、人上人。花上花、天上天’这四句经文，至于梵文。古籍。佛经是否记载，则需要数月时间翻阅，才能确定！”赤龙赶紧对明镜的热情帮忙表示谢意，他对明镜施礼后，接着解释说道：“多谢活佛帮忙，金刚的遗愿，是希望我们将惜儿送回故乡，但惜儿自己表示已无记忆，不知阁下是否知晓？”明镜闻听赤龙问起惜儿身世，不由神色一慎，眼神中似乎透出一丝惊惧，稽首说道：“惜儿的真正所在我不知道，但我怀疑她是来自.....”明镜说到这里，欲言又止，眼睛盯着站在门口的惜儿，沉吟一下，才轻轻地吐出两个字道：“彼岸！”赤龙三人间听明镜所言，犹如雷声贯耳，不由得一脸惊疑，脱口喊道：“惜儿是彼岸——空中花园的

人?!.....”金刚双掌合什，一脸恭敬之色，悠悠地接着说道：“金刚师兄十年前自彼岸回来的时候，身边就带着惜儿.....我曾经问过他有关惜儿的身世，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师兄是继观云智者之后，最伟大的活佛，武功之高可由风。

火。海三位护法身上得到证明！”“金刚活佛三十多岁时，便从百名小喇嘛中，挑选入室弟子，不料活佛挑来挑去，结果，选中了最愚笨、近乎弱者的风、火、海三人做徒弟。”“我曾劝他另挑人选，不要对这愚蠢的三人做无谓的栽培，以免白费心机。”可他却说：“白纸反而易成材。”“果然不出师兄所料，短短十年间，三人果然被活佛调教成为宫中的超级高手，由此，宫中的所有喇嘛俱佩服金刚的慧眼。”说到这里，明镜从往事的回忆中回过神来，满脸悲伤；沉痛他说道：“师兄的圆寂，可以说是布达拉宫的百年来最大的损失.....不过如今尚有一个希望——就是花豹，他得到师兄的精神力感染，将来可能成为大器！”赤龙听罢明镜欣慰之言，插话问道：“请问活佛，何时会为金刚举行葬礼，届时我们能否参加呢？”明镜双掌合什，欣慰答道：“当然可以，回为三位都是有缘人！”惜儿闻听赤龙与明镜的谈话，不由感到神色惊悸，眼中透出恐惧，在一边自言自语他说道：“葬礼.....”风姿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给雷烈体内植入VPOWLACC（能量暴速仪）。

风姿经过感情剧变，在极度的失意中，得到雷烈无微不至地关爱，她终于从感情纠葛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仿佛是凤凰涅槃，精神产生升华，得到彻底蜕变，她度过感情的低潮，将对赤龙的爱永远冰封心底，然后将全部心身，移到对雷烈体能改造上，并不是说她的心里完全摆脱感情阴影的困惑，但她现在却确实得到解脱，因为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特别重视知恩必报这个最高道德标准，也是为了对雷烈舍生保护自己的这份情作出的回报，她一改往日的成见，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用于对雷烈体能的改造上。

她和飞仔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测试，觉得为雷烈改进体能的计划可行，因此今天一早她就将整个想法告诉雷烈，以征求他的意见。

雷烈欣然同意。

在国安局试验室内，雷烈躺在一个厚达半公尺的钛合金仪器箱内，接受风姿为他进行改造体能的手术。

风姿先在雷烈脑上垂体植入一个铀质子能量暴速仪（VPOWERACCELERATER）再将暴速仪连接往丹田的铀能量储存器，储存器再连接往双臂及双腿关节，新植入了的微型暴速接收器。手术完毕后，雷烈又被移往另一个仪器内，进行手术最关键的步骤——力量试验。

雷霆，飞仔紧张地看着仪器上的电脑莹屏，风姿神情坚毅，启动仪器上的测试开关。

随着仪器电脑按掣的“D0——”响声，莹屏上出现了雷烈的身体的磁波透视图。

铀质子能量暴速仪原理和电脑的加速器功能相同，缺点是铀能量耗用极快，不利久战，另一缺点就是有可能被反震力所伤。

开关启动以后，风姿神情有点紧张地盯着仪器内的雷烈，大声提醒道：“雷烈，准备好，力量测试马上开始！”雷烈神态安详，十分自信地回答道：“我准备好了！”雷烈言罢，四肢屈曲，开始发动铀能量。

“——嚎——”雷烈暴喝一声，铀能量经过暴速器的加压，威力大增，

令雷烈的肌肉暴涨 30% “喝！”雷烈暴吼突起，体内被暴升的劲力汹涌澎湃，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時候，雷烈发力、时击、膝撞向旁边的钛合金壁，钛合金壁在劲力狂撞下，发出“碰！”、“乒！”的震天暴响，随着“轰！”、“波！”、“波！”的巨爆，雷烈又用拳轰，脚踢钛合金壁。

这时计算机电脑莹屏显示数据计算出雷烈在这个状况下发挥的攻击力运用的力量指数仅仅 10%。“咤！”雷烈骤然暴喝，随着“洪……波……”的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仅在半秒时间内，坚硬无禱的钛合金箱，竟被雷烈轰得摧枯拉朽，支离破碎地破散溃飞……这时，只听雷烈体内发出“赫——赫——赫——赫——赫”的宏响声，铀能量在体内如雷霆翻滚，澎湃汹涌，不单止实验室，甚至连整座国安局大厦亦可能被摧毁。

风姿急忙敲击计算机和键盘求取攻击力指数，数据显示令风姿惊讶的叫出声来道：“呀，攻击力达到 800 (KG)”风姿神情非常激动，抬起双臂，拍掌相庆，两眼放着异光，看着雷烈，异常兴奋他说道：“若发挥到 100% 能量，攻击力便会是 8000 (KG)”雷霆闻听，笑得直合不拢嘴，紧握拳头，内心狂喜地忖道：“哗……八千公斤，这真是惊人数字！”“恭喜你！成功了！！”风姿扬臂大声欢呼，飞仔高兴的欢呼雀跃，雷霆鼓掌相庆。

风姿激动地抱起飞仔，高兴地转呀，抡呀，飞仔高兴的咯咯笑着，大声喊叫道：“哈哈，这下雷烈变成了超人啦！”雷霆也受这姐弟的情绪感染，拼命地鼓着掌，开心地纵情大笑，他眼里透出即钦佩又惊异的神色，心内由衷地赞叹道：“这姐弟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哈哈，好痛快，好过痛呀！”雷烈一边大笑着说道，一边飞身跑到风姿姐弟二人身边，满怀感激地接着说道：“风姿，飞仔，我真是衷心地感谢两位！”风姿笑吟吟地看着雷烈，打着手势说道：“别客气，这都是靠你的超凡体质和尖端科技，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不过是加以引导，尽点稍许之力而已。”飞仔非常出神地看着雷烈，显出十分欣赏的样子，听姐姐说完又接过话音，十分滑稽地伸出一根指头，调侃雷烈说道：“嗯，不错，不错，看你还是挺乖的啊，还蛮会说话，好吧，那我就帮人帮到底，再多送给你一件特殊礼物！”飞仔说完向站在旁边的两位科学家打了一个响指，只见那两位科学家立刻捧着衣裤过来。

雷烈觉得很奇怪，好奇地问飞仔道：“咦，这究竟是什么礼物？”凤飞得意地卖关子故作神秘，笑着说道：“总之有你猜得啦！”雷烈急急接过衣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套钛钴合金战甲，他麻利地穿带整齐，大小刚好合体，战甲将整个人装衬得更加英武雄姿，他心内秆喜，神气十足地拍着胸脯，笑着对飞仔说道：“哈哈，真是天下第一的礼物！”风姿看着焕然一新的雷烈，美目圆睁，透出惊喜的目光，揉杂着些温情，笑着对雷烈解释说道：“暴速仪虽然能将你的四肢力量增强，但长此下去会令它们产生劳损…所以阿飞特意设计了一套护甲，来强化保护你的四肢肌肉及关节！”雷烈闻听真是大喜过望，连说话都显得有点颠三倒凹，他激动地来回搓着两掌，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满脸感激地对凤飞说道：“飞哥，多谢多谢，你真是替我设想得周到，这……这，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凤飞看着雷烈那滑稽的样子，十分开心，对雷烈挤眉弄眼地哈哈笑着说道：“哈哈，大头鬼，还挺客气啊，我看这也不像是你的性格啊！”雷烈被飞仔说得有点不好意思，用手轻轻地手打着自己额头，一付怪难为情的样子，讪笑着对飞仔说道：“嘻嘻，你真会讲笑……为了表示我雷烈从今天开始重新作人，同时也表示对飞哥的大力支持表示谢意，一会儿请你吃一顿满汉全席，聊表谢意，好不好！”风姿满含

羞涩的眼神微笑地看着被凤飞说得不好意思的雷烈，笑而不答，风飞闻听雷烈的许诺，先是一楞，继而笑得浑身乱颤，开心他说道：“晤，开始学好了，妥呀！”风姿忽然觉得头部一阵昏眩，霎时变得脸色苍白，虚汗倏地冒了出来，用手捂着额头，痛苦得“嗯……”地呻吟了一声，继而浑身颤抖，踉跄了一下，似站立不稳，她一把抓住凤飞的手，才勉强站稳身子，然后喃喃地说道：“我现在有点不舒服，需要休息一下……”雷烈摹见，吓得大吃一惊，冷汗倏出，神色大变，浑身激伶伶地打了个冷颤，顿时显得手足无措，惊叫道：“呀，一定是你太累了，所以身体不适……那就请你马上去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吃满汉全席吧！”风姿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身体不适，而令大家扫兴，于是勉强装出笑脸，看着气嘟嘟，显得满脸不高兴的凤飞调笑着说道：“不过，有人不高兴呀……”风姿边说着，边给雷烈直做手势……雷烈顺着风姿的手势一看，吓得大吃一惊，只见风飞唬有脸，抱右胸，梗着脖子，气呼呼地鼓着嘴，一脸不悦的样子，马上变得笑逐颜开，赶紧用手抚着飞仔的肩头，笑嘻嘻地跟凤飞套近，哄着飞仔说道：“嘻嘻，我和你先吃一顿，好不好？”凤飞闻听，才转怒为笑，但仍旧双臂抱胸，显出一付不容轻视的样子，满意地笑着说道：“妥呀，反正你请十次也请得起！”一场小小的不愉快就这样在众人的嘻嘻哈哈中过去。

第六十九章 凤怀虎胎

风姿匆匆地赶到化验室，紧紧地关上房门，将测试孕仪器的开关启动，击动电脑键盘，输入验孕程式，开始检验，因为自从自己在沉醉中失身后，她心中始终担心由此怀孕，今次身体产生不适，她的医疗经验告诉她，自己有可能已经怀孕，为了彻底查明引起自己身体不适的真正原因，她决定对自己进行验孕测试。

风姿神色凝重，心里忐忑不安，紧张地盯着电脑莹屏，等待测试结果。

结果，果然是不幸猜中。

她，怀孕了。

只见电脑莹屏显示出的测试结果，是一幅肥胖婴儿的画面，上面打印出的字样是：恭喜 PREGNANGY。

己有孕 2 日。

“呀！”风姿看到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仍是觉得大吃一惊，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直吓得目瞪口呆。

她心中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她不由冷汗长流，痛苦地用手捂住头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绝望而又骇然地想道：“我的天……一次就‘中’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她来说，来得真是太快了，快得连一向镇静的她也有点坐不住了，她简直一时难以接受，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然而，不管她相信不相信，残酷的现实就这样既现实又冷酷无情地摆在她的面前，她的心里被搅得乱成一团麻，各种想法纷沓而来，她流着泪，真是觉得有点六神无主，不由在心里焦虑地忖道：“怎么办……玄虎是否会和我结婚呢？……无论如何，我要见他一面，但他

现在身在何处呢？雷烈应该知道的……”风姿简单地整理一下自己，用脂粉掩盖住脸上的泪痕，强打起精神，来到雷烈的住所，向雷烈打听玄虎的下落……雷烈见风姿心事重重地来找自己，既感到意外，又感到疑惑，尽管他满腹狐疑，但还是高兴地接待了自己的再生恩人。

他为风姿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沙发上，看着心事沉重的风姿，关切地问道：“姿，你身体没事吧……”风姿一边想着心事，在心中掂量着如何向雷烈开口，一边心不在焉，吞吞吐吐地回答说道：“身体……倒没事……但心里……有事……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雷烈巴不得风姿有事找他，因为他从心底愿意为风姿卖力，一方面可以报答风姿对他的恩情，另一方面也可接近风姿，因此当他听到风姿说有事要自己帮忙，因此毫不迟疑，忙不迭地对风姿说道：“有什么事，你尽管开口，什么帮不帮忙，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会尽力而为！”风姿感激地看了看雷烈，迟疑了一下，才心神不定他说道：“我…想知道玄虎现在身在何处？”

“啊……，雷烈大吃一惊，神情一下就变了，竟惊得叫出声来，他心道，你提什么不好，怎么想不到你竟会问到我这问题，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简直是叫我为难，倘若我不知道这事也就罢了，可我偏偏却知道的一清二楚，如果不告诉她，我心内不安，可是如果告诉了她，又有点不合适，因为这毕竟是国家机密呀，雷烈左思右想，都觉为难，未了他只好迟疑着说道：“但……但这是国安局的……最高机密啊…风姿听出这里雷烈在推辞，因此她不断用手捏挤着一次性塑料杯，看着雷烈，软中带硬地逼问道：“你位高权重，一定能查得出他的下落，总之你肯不肯帮我？”雷烈听到风姿话中似有咳意，这下他犯难了，说也不是，不说又得罪了风姿，他稍一沉思，马上婉劝风姿道：“唉……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只要一离开国安局，那些外星杀手就会狙杀你，你现在去找玄虎，自己直接去送死无疑！”孰料风姿非常执着，因为她心里着急，打定主意要找玄虎，因此无论雷烈说得怎么在理，怎么实际，都动摇不了她找玄虎的意志，她也知道雷烈此时的心意，确实是为她好，然而，现在事情已到了燃眉之急，令她顾不了许多，因此当她听完雷烈的话后，恳求雷烈道：“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雷烈，当我求你！好吗？”话说到这个份地上，雷烈确实是为难了，他从风姿的话里，已经猜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虽然觉得心里难受，但他从心里未说，也确实不再好意思拂了风姿的心意，要知道，风姿是何等样人，不是万不得已，她求过别人什么，她从不肯轻易求人，雷烈左思右想，觉得这个忙是非帮不可了，回此他只好改口道：“好吧！既然你肯冒险，我的命也就交给你！”雷烈说罢，两眼执着地看着风姿，眼神里充满了矢志不渝的深情和坚强毅力，风姿感动之余，心感疚歉…低着头，不敢看雷烈的目光，局促不安地手握着水杯，低低说道：“多谢你……”天阴沉沉的，云雾四布，四际低垂，偶尔飘落一丝雨丝雨星，空气异常沉闷，似是悲哀的欲流下泪来，青山肃穆，云雾沉默，仿佛是在为金刚的圆寂而感到悲哀。

金刚活佛葬礼祭典，场面肃穆，气氛隆重，庄严。

金刚活佛乃佛教密宗至宗，统领最强盛的红教，受到众喇嘛们的顶礼膜拜。

祭坛上香烟缭绕，佛号声声，钟鼓沉响，诵经一片。

祭坛正中，大红地毯上置莲花搂金宝塔，金刚的骸骨，放置在楼金宝塔内供奉其上，明镜，惜儿跪拜左右，风、火、海三大护法跪拜在前面，赤

龙三人肃立坛下。

明镜率领众弟子诵经念咒，数千喇嘛跪拜坛下默哀。

气氛是忧郁极了，赤龙三人一边品味着这无际地悲凉，一边在心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玄虎生性好动，浮躁轻挑，最不惯于场面隆重，气氛森严，因此他刚在坛前站了一会儿，感到心烦意乱起来，他心里烦躁地忖道：“这典礼不知要搅多久，闷死人！”赤龙夫妇二人则心里对金刚暗感钦佩，心中忖道：“看众喇嘛神情悲枪，可见金刚在他们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只有在重大祭典才排出的已大祭礼，突然被猛烈旋风掀起疾卷，众喇嘛皆大吃一惊，为这无来由平地刮起旋风感到愕然，齐声大喊道：“啊！”“发生什么事……”众喇嘛正在诧异莫名，暮见被疾风卷起的祭礼突然凌空而下，向众喇嘛当头盖来，众喇嘛哪里见过这种怪异诡秘之事，尽皆吓得大惊失色，“哇！”“啊！”，“呜哇！”、“呀！”惊叫着抱头鼠蹿，争相走避。

祭礼飘然落地，却见三位上师，四位喇嘛脚踏其上，威势赫然，杀气腾腾，分明是给众喇嘛立下马威，众喇嘛骇然瞧见，更是大吃一惊，不由引起一阵骚乱，又乱哄哄地惊叫出声，一片哗然，“啊！”“哇呀！”“啊！”、“呀！”之声不绝。

明镜陡见三位上师，竟敢亵读神灵，污辱金刚，不由气得脸色铁青，怒目而视，心内鄙夷地忖道：“哼，黑教竟然趁这个时候来生事，白教和花教做了他的两条狗！”这三位上师的地位都不及金刚和明镜，故只能称为金佛。

只见黑教果断金佛微闭双目，皱巴巴的脸上带着一种傲气，喉间气流涌动，发出咕咕响声，一身玄色衣帽，外罩黄色袈裟，显得不可一世。

启教深智金佛寿眉寿须，飘透脸上，脸骨清濯奇瘦，一身白衣白帽，双掌合什，双目低垂，站在果断身边，亦外穿黄色袈裟。

花教托力金佛双掌合什，豹眼环突，一脸凶相，身穿大黄袈裟，站在果断金佛左侧，目光阴险，看着被惊呆的众喇嘛。

四大喇嘛面目凶恶，个个相貌奇异，虎视眈眈，双掌合什，站在三位金佛身后。

明镜明知今天三位金佛不速而来，定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平心静气，开口问道：“黑教、花教、白教三位金佛，今日重临布达拉宫，不知是来拜祭，还是另有所图？”果断金佛见明镜发问，欺他自无武功，手无缚鸡之力，因此眼也不睁，嘿嘿冷笑做然答道：“嘿嘿，什么图不图的？我们今天前来，别无所求，只要想来取加当年我们失去的一切！”明镜见果断金佛一派胡言，出言无礼，因此气愤地痛斥道：“正因为你们当年多行不义，金刚活佛才会将你们逐出布达拉宫！”果断金佛见明镜说话言正词严，铿锵有力，虽是觉得心虚，但仍强词夺理狡辩道：“错，这全是金刚要以红教来一统密宗的籍日！如今金刚已死，密宗将由黑、花、白三教联合统治，限你们三日之内，要让出布达拉宫，否则杀无赦！”玄虎见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去，各不相让，看来血战不可避免，他不但不觉同情，还幸灾乐祸地笑着说道：“呵呵，这下有好戏看了！”赤龙看玄虎那付幸灾乐祸的样子，不觉叹了一口气，心内想道：“唉，阿虎的性格和以前变得大不一样...蓝天使气得斜视玄虎，满脸气愤，心中暗骂道：“人家内杠，他却幸灾乐祸，真讨厌！”明镜听果断金佛语气傲慢，出言无礼，一付强横的样子，

不由气愤地用手指着地，冷冷地斥骂道：“哼，布达拉宫若落在你们手上，定会被你们搅得乌烟瘴气，人神共愤，无论如何，我们红教弟子，誓死护宫！”果断金佛闻言撇了撇嘴，翻着白眼，阴沉说道：“哼，你们这班老鬼，看来是活得不奈烦了，那好，四大金刚，你们几人就成全他吧！”果断金佛语音未落，早听其身后传来四声“嗖嗖嗖嗖”的破空之声，四大金刚早纵身而起，跃上半空，同时大喝一声“杀！”，凌空而下，击向明镜。

“风击通天”，随着吼声，风护法抢身而上，迅速向两名金刚轰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拳招，拳势如雨，阻截了两名金刚的反击。

“火破通天！”“海守通磐！”随着吼声，火、海二护法也飞身抢上，各自攻向另外两名扑向明镜的金刚。

两金刚不意火、海二护法出手如此迅速深厚，心下大惊，急翻身躲避，一个骇然想道：“哇，他一出手就攻向我的破绽，还是避开为好！”另一个金刚受到海护法拦截，劲力被海护法消卸于无形，不由大惧，心惊肉跳地忖道：“呀，我的爪劲如泥牛入海，身形更遭牵制了……”赤龙见状吓的骇然失色，原来他看到明镜竟不懂武功，不由担心地对蓝天使道：“不好，看样子明镜似乎不懂武功，红教生死存亡，要全靠三大护法了……”蓝天使见赤龙吓成这样，不由信心十足地安慰赤龙道：“阿龙放心，红教一定会赢，我看四大金刚不敌三大护法，他们这样自不量力，结果一定是惨不可言，自取其辱！”果断金佛眼看见四大金刚出师不利，四人这样一等高的高手竟敌不过三大护法，不觉心中冷笑着忖道：“嘿嘿，看来真是名不虚传，金刚老鬼，一手调教的风、火、海这三个弟子，果然是有点本事，但我看你三个对付四大金刚还算是高手，但在我眼里，你们充其量来说只不过是三只可怜的蚂蚁，对付你们，我只要用我修练的‘密宗无上心法精神力’，不用出手，便可将你们置于死地！”果断金佛心内冷笑着思沉至此，遂将两手运起观音指，遥遥抵上太阳穴，口中“咪呢吗喃”地念念有词，两眼精光迸射，死死盯住风、火、海三大护法，脑电波从他的大脑迅即发出，一波一波，一轮一轮，向外扩散，霎时罩到三大护法头上。

风、火、海三大护法正在全力迎敌，突觉一股无形力量忽地传入脑内，三人心头一震，不由战意全失，骇然叫道：“呀！”“喔！”“啊！”在三大护法遭到精神力干扰，攻势一窒，正在楞神之际，已落下风的四大金刚抓住战机，暴喝一声，发起反攻，随着两声“乒！”“乒！”的闷响，风护法立刻吃了两记猛拳。

火、海两护法亦遭受同一命运，被两大金刚突施猛袭，纷纷惨叫落败。

明镜虽然不习武功，但对武学却是了如指掌，他蓦然见到本已大占有上风的三大护法转眼之间失去了战斗力，任由对手狂击，不由心中倒吸一口冷气，心内骇然忖道：“呀，三大护法刚才明明都是大占上风，怎么突然……”明镜想到这里，不由恍然大悟，脱口惊呼道：“不妙，是精神力！！”明镜虽然是精能天下所有武学，尚能一一说明来路，但奈何只是纸上谈兵，并无修练，因此他虽明知三大护法其中反败的蹊跷，但他也只能是干着急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人挨打。

只见三大护法被四大金刚打得团团乱转，身如败叶，飘飞弹跌，残嚎不绝，不要说还手，就是连招架的力气也没有，四大金刚脚踢、时撞、拳击、爪抓，攻势如风，拳脚如雨，招招毒辣，犹如入无人之境，一丝不漏地悉数攻向三大护法的体内。

赤龙和蓝天使直看得热泪盈眶，心内如焚，终于忍不住，气愤填膺，发力运劲，挥拳欲上，不料玄虎却唬着脸，将手一挥，挡住赤龙夫妇的去路，喝止道：“密宗自己的家事，不容外人干涉，否则，便是与天下密宗弟子为敌！”赤龙夫妇闻听猛吃一惊，眼含泪水，颤声说道：“不能插手，那么明镜他们……”这时大占上风的风，火、海三大护法，毫无来由地突然落败，竟变得连一点招架的力气都没有，只有挨打的份儿……众喇嘛不由哗然，不明所以，面色惊惧，纷纷议论道：“呀。怎会这样的……”“吱，护法们先前出手凌厉，大占上风，怎么不明不自地落败了呢……”“啊，护法们为何变得毫无还手之力？”深智金佛寿眉飘逸，双目微闭，凝目细瞧，双掌合十，颌首沉思，一脸得意，心内忖道：“果断金佛闭关苦练十年‘精神力’，果然厉害无比……”花教托力金佛皱巴巴的脸上眉开眼笑，仿若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花，他出神地看着惊呆的明镜，不由开心地想道：“金刚一死，红教再无能人，今天出师大捷，布达拉宫唾手可得矣！”明镜看着风护法连遭重击，惨号不断，他的心一阵阵收缩，仿佛两大金刚击在风护法头颅上，“砰！”“乒！”“碰！”闷响声，就是一下一下的击打在他的心上，他看到两大金刚拳脚势如狂风骤雨，雹打残荷般地泼在风护法的周身，风护法仿若醉汉，口喷血箭，神智不清，在那拳风脚雨中被击打的飘飘摇摇，踉踉跄跄，明镜眼望惨避，须眉皆直，目瞪口呆，心内惶恐忖道：“看来果断的精神力已练到第五级，只比金刚低两级而已……”风护法被两大金刚连环痛击，数十招过后，突感自己仿如坠入猛烈的龙卷风中，身体轻如落叶，飘飘荡荡，被一股气流挟卷着，忽忽悠悠，越转越急，巨大的龙卷旋涡仿若有无穷的吸引力，令他旋转的不能自制，疾速旋转令人看不清他的身体，只见一片迷迷茫茫，影影绰绰，斑斑点点的残影，风护法只觉自己大脑一片混沌，体内血气混乱冲突，不由惊得肝胆寸裂，发出一阵撕撕心裂肺的惨人的吼声道：“哗……”火护法虽然长着一双“火眼金睛”，但此时他却有点看不透对手，他虽然亦戟指想荡开对手攻来的厉掌，奈何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思维仿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牵引，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劈过来的掌风，但仍像飞蛾投火，显得有些奋不顾身，因此，火护法的情况也同风护法一样，被对手打得重伤之后，突觉自己周身尽皆，熊熊烈火，火舌飞舞，呼呼四窜，感觉自己有如坠入洪炉，被烈焰围困焚烧，的痛不堪，虽心明如镜，心急如焚，深知如此下去，不消一刻，自己身体将会化为灰烬，然而他觉得自己大脑已然麻木，竟然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只能呆呆地看着自己被烈焰焚烧。吞噬，直惊得魂飞魄散是残嚎“呀……原来非是风、火两护法神昏气痴，不凶险，奈何是自己精神被果断金佛的精神力所控制困扰，本身修习的内劲开始向自己反噬……最弱的海护法情况更惨，本来他是追风逐浪，推波助澜的“弄潮”好手，如今却是风头尽失，舟倾人覆，如坠海啸猛涛般的汹涌怒潮里，被那滔天巨浪卷入激流中，反被狂风骇浪吞噬，被推涌的一会抛上浪尖，一会又卷入谷底，两手乱抓，犹如在绝望之一时捞捕救命的稻草，体内只感到肤骨欲裂，不由吓得亡魂皆冒，被自身发出的海劲淹没反噬……赤龙三人看着这瞬间出现的惨景，惊惧异觉，但却不明所以，蓝天使只吓得目瞪口呆，感到十分怪异，不由恐惧得大呼小叫道：“呀，真是对事啊，三护法怎么忽然变得好像中了邪魔般……四金刚不用出招，三人却疯疯癫癫地乱转乱滚，哀嚎惨叫……”原来密宗的精神力，是以本身超强无匹的脑电波，影响对方脑域思维，是一项杀人于无形的超绝奇功。

这时只见果断金佛手祭观音指，摇指太阳穴，从他的脑中发出一轮一轮的脑电波，犹如彼波，越散越快，而祭坛前的风。火、海三大护法，一个身如陀螺，挟着涌滚狂风，旋转着上天入地，东飘西荡，忽南忽北，犹如龙卷狂飙，鬚虐恣袭，一个犹如火球滚动，前冲后突，左奔右蹿，忽上忽下，恰似火蛇奔，火龙乱舞，一个却似一块被风浪摧碎的破败木屑，一忽儿被怒潮砸进水中，一忽儿又从渲器翻卷的浪涛中冒出，又似落水亡命之人，拼命挣扎，手脚乱抓乱蹬，飘飘摇摇，浑浑噩噩，满天回旋激荡着声声残嚎：“呀……”“喔……”“呜……”四大金刚神色各异，或惊或喜，高兴得意看着死命折腾的三大护法，心中忖道：“幸好师傅出手，否则我们定打不过这三个老鬼！”“金刚一死，师傅就成为密宗第一人，武功盖世！”明镜急得两眼通红，须眉皆直，但苦于自己不懂武功，只能骇然看着三大护法自己毁灭自己，心中懊恼万分，痛绝不已，沮丧忖道：“眼看三大护法快将走火入魔，经脉爆裂而死……我却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只怪我虽然通晓天下武学，但却不能去修炼……以致出现今天这个结局……唉，这真是可痛可恼，可悲可气……”眼见红都即将惨遭血洗，布达拉宫形将落入黑教之手，佛门圣地变得永远宁日，忧心如焚的明镜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绝望地猛跪地下，向着装有金刚遗骸的镁金宝塔磕头如捣蒜，用悲凄哀凉的声音，颤抖着向金刚祷告道：“师兄啊师兄，请你显灵呀！求你拯救红教弟子……”

第七十章 灵相救宗

赤龙见在悲凉惨绝的景像，只急得浑身颤抖，手握双拳咯咯作响，奈何自己非红教中人：即使是天大的英雄，万般能耐，也无用武之地，帮不了明镜的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间即将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悲剧……或是上天垂怜明镜，或是金刚心中放不下自己的弟子，或是神灵暗助明镜不致红教覆亡，或是明镜的诚心感致力的天地，在明镜的诚心恳求下，突然出现奇迹，摹见金塔上灵光泛起，佛光普照，金刚双掌合什，盘坐在莲花座上，通身泛着七色毫光，在金塔中冉冉升起……“师傅！！”三大护法看到金刚的灵相，皆狂喜地喊了一声，立时解除了果断的精神力的困扰，脱离险境，飞身下拜，热泪长流，神情无限凄楚，呜咽着颤声喊道：“师傅！”“师傅！”“师傅！”玄虎三人由于是肉眼凡胎，当然看不到金刚的灵相，只是摹然看到三大护法挣脱险境，又恢复如初，对着装有金刚遗骨的金塔又拜又叫，既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诧异，玄虎大惑不解的惊呼道：“吓，真真奇怪，又会喊了？……”赤龙也是感到惊异，大惑不解地看着跪拜的三大护法，惊诧莫名地喊道：“怎么回事，三护法的疯态突然消除……”果断金佛摹见异变，惊得傻了，不由冷汗四溢，呆呆地看着三护法，心风狐疑忖道：“奇怪，莫非见鬼？我的精神力怎么突然就失效了！”四大金刚亦惊栗的颓然跪下，魂飞魄散，用颤抖的嗓音绝望地喃喃道：“金刚……活佛……”然后，突然浑身颤抖，磕头直如鸡啄米，将地磕的咚咚山响，颤声对金塔求道：“请金刚活佛饶命啊，原谅我们的过失，我们不该攻击红教……”现场里只有明镜、三大护法及四大金刚能感应到金刚的灵相，只见金刚双掌合什，对空遥拜，然后猛睁双眼，朗声说道：“知错能乞讨，善莫大焉，果断欺宗犯上，你们应清理门户！”四

大金刚闻听，忽然变得神情激愤，对着金塔齐声吼道：“果断罪大恶极，他虽然是我们的师傅，但今天我们也要大义灭亲！”四大金刚吼声如恶狼猛兽，纵起身形，面目狰狞地看着果断，犹如飚的飓风，呼啸着扑向前去，同时口中爆喝叫道：“果断，你受死吧！”果断大吃一惊，骇然变色，眼睛惊惧地看着金刚金塔，惊慌地喊道：“吓，竟然倒戈相向？定是被别人的精神力控制了！”眼见四大金刚已扑到身前，慌乱中的果断别无他法，只好运起金身劲力，仰天长啸一声道：“吼！”仿佛是九天喀嚓一声打下个惊天霹雳，这声有名气“佛门狮子吼”，只震得在场众人浑身一震，身形不稳，震得四大金刚耳膜剧痛，东倒西歪。

果断吼罢，心内忖道：“对方的精神力非同小可……”大惧之下，面对明镜，颤声喝问道：“是谁摆弄我的徒弟？快滚出来！”众人尽皆鸦雀无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均感茫然，迷惑不解，却见坛上的惜儿，双臂交抱着，仿若出水芙蓉，婷婷玉立，面上似笑非笑，美目透出嘲弄神色。

果断蓦然看见，不由大怒，黑着脸阴毒地看着惜儿，纵身而起，冷哼一声，道：“哼，一定是你！”玄虎闻听恍然大悟，看到果断气势汹汹扑向惜儿，旋即神色一凛，心中忖道：“原来是惜儿的杰作，但不知谁个功力高！”这时只见虹断背手驭风行走，一个电闪已飘然落在惜儿面前，他沉着脸，两只鼠眼骨碌碌地盯着惜儿上下转动，当他看到惜儿并不在乎他的威势，大模死样，不亢不卑地顾自美目它顾，仿佛根本就没有看到他果断这个人，果断不由心中怒火涌动，但顾及身份，才没有立刻爆发，冷笑着看着惜儿说道：“嘿嘿，你就是金刚带回来的那个孽种？”惜儿此是心内正高兴，对刚才自己戏弄果断一摹仍感到沾沾自喜，原来刚才众人所感应到的金刚灵相，全是惜儿以超凡的精神力所产生，不料果断一声怒骂，将她从兴奋中惊醒她冷冷地看着果断，直觉得七窍生烟，眼中喷着怒火，粉面煞白，也冷冷地对果断说道：“住嘴！不得侮辱我师傅，否则，要你死无全尸！”果断闻听，伸开双臂，冷哼一声；显出一付威不可犯的样子，故意大声说道：“侮辱？哼，历代金刚活佛圆寂虹化之后，一定是谪体生香，而且必定留下舍利子！”果断说到这里，突然放下金佛的驾子，恶狠狠拖指着惜儿，仿如一条恶狼，恨不得一下将惜儿吞进肚里，他暴跳如雷地喝骂惜儿道：“为何你师傅与众不同，死后腐臭难当？！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生前犯了色戒，才会生下你这孽种！”“自寻死路！”声声孽种，只把惜儿气得怒发如狂，双目眼睛突然变形，成为绿色，瞳孔变成一条细线，寒光四射，幽光莹莹，仿右猫眼，俏脸亦出现一片一片色彩奇异的翠绿斑纹，杂以赤丫蓝、黄、紫、眉显黑紫，仿若惊悚脸谱，面罩黑气，煞是惊人。

惜儿怒骂一声，再不答话，双手祭起观音指，斜斜移开，叉开两腿，立定马步，仿若一只剪风的燕子，嘴里发出“嘶嘶嘶嘶……”的怪啸，陡然头上灵光迸射，电波连筋四散，用强大的精神力攻向果断，果然“啊呀！”惊叫，蓦然浑身剧震！

果断本是以精神力弄人的好手，今次反遭惜儿发出的精神力的攻击，岂肯善罢甘休，束手就擒，静以待毙？只见他亦祭起观音指，指向太阳穴，同时发出强大的精神力电波，欲和惜儿斗个高低，他心里骂道：“你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想兴风作浪，不信人我就斗不过你！”红教兴亡，全系于惜儿一身，惜儿当然不敢马虎，只见她手结佛印，嘴里发出更加尖利的怪叫，“吱——吱——嘶——嘶——”，整个头部都发出迸射四溢的灵光，怪目圆

睁，面如满泪，尽是娇邪暴戾之形，仿右九天魔女，粗粗发辫亦直直竖起，发出更密更烈尽极的精神力。

明镜惊异的看着惜儿，心内忐忑不安，并不是他不相信惜儿，而是看着惜儿太年轻了，还是一个十六八岁的孩子，而他的对手，却是大密宗论武也能排上名次的一等一的高手果断金佛，他武功深厚，经验丰富，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从这点来着，果断今天是占着绝对优势，因此明镜焦急地看着惜儿，心中狐疑忖道：“惜儿虽然得到师兄真传，但年纪尚轻，能否斗得过功力，深厚的果断呢？……”事实却是应了这么一句俗语，那就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惜儿年轻，但她即深得金刚的真传，人又聪异灵颖，一悟即通，再加上维生性毅力顽强，苦练不辍，因此，不知不觉中就功高一筹，成为密宗年纪最轻的武功异人，只不过是她为女儿之身，金刚生前又从不让她离开宫中半步，因此，她在明镜的印象中只是一个聪颖秀慧，天真活泼的少女，今次又偶遇战阵，面临的却是响当当的对手，因此明镜才心里没底，少不了担心。

事实却是同果断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眼中看去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今天却实实在在他吃了大亏，想要后悔都来不及……两人对阵，不消一刻。强弱立见，只见果断霎间就变得面容扭曲，浑身如遭电击，继而肌肤、骨骼、牙齿都被巨力拉扯的变成畸形，嘴里发出有如野兽在临死前才会发出的低哀悲吼的“呜……呜……”叫声，仿若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他，他飞身袖抽上半空。

被抽上半空的果断，不停地“呀……嗞……呀……”的嘶哑着声音哀凄惨叫，仿若着魔，口中鲜血狂喷，手脚在空中乱舞乱蹈，惜儿仿若浑然不见，顾自嘴里发出“嘞嘞——”“沙沙——”的怪啸，众人惊见这戏剧性的异变，皆吓得屏息静气，看得心惊胆跳。

玄虎三人大气不出，看得大眼瞪小眼，心内不觉惶然忖道：“想不到密宗的精神力，杀伤程度竟这么厉害……”玄虎呆呆看着场上的闹剧，心里还有自己的一层想法，他心内忖道：“惜儿能胜这老鬼，一定是天意异禀……”“众红教弟子这下可真是又能扬眉吐气了，不由越看越兴奋，越看越骄傲，也忘了佛门清规戒律的训导，“无欲无求，无悲无喜，四大皆空、”竟个个高兴得意忘形，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大声喝彩道：“加油呀！”四大金刚则赫惧的浑身哆嗦，慌作一团，心里亡魂皆冒。

摹见惜儿佛印一弹，指向果断，口中暴喝道：“去死吧！”“波！”惜儿喝声未绝，只听“波！”的一声清响，果断仿如中了炮弹，整个头颅都爆碎了……“嘶——”果断暴毙，惜儿怒气大敛，长啸一声，收功敛气，怪目和奇斑随即消失。

红教终于度过劫难，玄虎三人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三人都觉得今天是大开了眼界，充满惊异，三人对望着，玄虎仿若从梦中醒来，犹是不信，看着赤龙说道：“哗，这该不是开玩笑吧……”赤龙心有余悸，深有感独他说道：“想不到金刚最后的说话，‘小心惜儿，’原来确有其深意！”蓝天使忘记和玄虎的怨隙，用美目瞅着玄虎关切他说道：“想起来都后怕，密宗的精神力，惊心动魄，防不胜防……玄虎，你最好别惹怒惜儿！”不想玄虎却是小人，对蓝天使心怀旧怨，深种仇隙，尽管蓝天使说话是为他好，但他也不肯买她这个账，因此当他听到蓝天命名的善意提醒后，反而对蓝天使心生反感，轻蔑他说道：“次，生人不生胆！命是我的，关你屁事！？”蓝天使本

是好意，谁知玄虎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对他关心，他却喷腔怒火，七窍生烟地对玄虎冷哼一声道：“哼！”气得握紧拳头，俗扑向去撕打玄虎。

赤龙一看蓝天使神色不对，感紧伸出两手，急急打圆场道：“算了，算了，一人少说一句！”这时，只见四大金刚个个吓得浑身筛糠，扑通一声齐齐跪在明镜面前，又磕头又作揖地苦苦哀求道：“海佛饶命，我们千错万错，不该听信果断的唆使……”“我们黑教从此愿归顺红教，以后再不敢生事了……为免惜儿再开杀戒，明镜瞅也不瞅四大金钢，愤怒的急下逐客令：“快滚，以后不准再上布达拉宫！”四大金刚，深知和托力六人，闻言如获大赦，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边大气也不敢出，夹起尾巴，抱头鼠窜，一阵风似地逃往下山，托力金佛边跑边暗自庆幸道：“幸好明镜慈悲为怀，这次真是拣了一条命……太好了……谢天谢地……”一场疾风暴雨过去，瞬即转为风平浪静，明镜继续主持金刚祭典，众弟子继续跪拜诵经，祷祝金刚活佛生天。

赤龙夫妇亦双掌合什默默祷告，唯有玄虎，心浮气躁，心内无可奈何地忖道：“唉，又不知道这鬼道场要捱到几时，人都死了，办个祭礼还要这样麻烦……”明镜及风火海三大护法，围定镁金宝塔高诵佛号，众喇嘛诵经声响澈山野，惜儿则坐在金刚灵前潜心调息，因为刚才虚耗精神力巨大。

三小时后，众喇嘛诵经礼拜完毕，数人恭送金刚金塔上山。

在布达拉宫旁的一个山峰上，筑有一座宏伟的寺塔，这里是金刚生前的静修之地。

玄虎三人随数名喇嘛拾级而上，来到塔前，玄虎抬头一看，见塔门上媚正中悬挂有一块已大的溜金牌匾，上书三个隶书大字：山海阁。

玄虎摹见，不觉心头一震，“咦……”的一下叫出声来，他心念电转，想起金刚临去时留下的四句佛谒，不由心头一闪，用指指着匾大声嚷道：“山海阁建于山逢之上，这不正是应了——山上山——我句佛谒吗！”赤龙闻听，恍然大悟，马上兴奋地说道：“对极了，那么人上山，花上花，天上天的禅机，可能就在阁里！”明镜一边邀请三人入阁，一边高兴他说道：“我亦有同感！请进。”三人随明镜走进阁内，只见山海阁内是个宽敞的大殿，四壁满绘着佛像，一幅幅尽皆描绘的是佛经中传说的故事，每隔佛像面貌各异，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神色安祥，将整个大殿气氛烘烘托得庄严肃穆，大殿正中是一个大型的佛坛，佛坛上有一座巨大的释加牟尼（佛祖）卧忱像。只见这具佛祖卧室化像，佛祖身穿大红袈裟，手抚殿上，侧身而卧，袒露右胸，肌肉丰满，线条流畅，呼云谷出。双目微合，向如满月，光彩照人，慈眉善目，面带微笑，以手支颐，似是穷通宇宙，悟透世事，参祥人生，看破红尘，通晓因果，三界轮回，动人向善，心怀慈悲，与世无争，无欲无求，七情不发，门欲敛则，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灵台空俱，大彻大悟。

坛下有一座莲花座，正好安放金刚的骸骨金塔。

蓝天使看见大惑不解，指着莲花座问惜儿，道：“惜儿，为什么金刚的骸骨，要供奉在这里呢？”惜儿正在四处打量，听到蓝天使蓦然问起金刚遗骸供奉之秘，不由又引起旧痛，低眉顺目地回答说道：“那是师傅生前的意愿！”墙壁上雕满的密宗佛教故事及供养瓣神抵，由于非常精彩，众人目光皆被吸引，凝神观看，希望从中能找出佛谒的启示。

忽然，玄虎一眼看到怀抱女子的欢喜佛，笑的眼中放了异光，他淫笑

着招呼惜儿道：“欢喜佛！惜儿快来看看，这不就是人上人了么？嘻嘻……”惜儿愤怒地回过头，怒视玄虎，直气得咬牙切齿，恨恨地道：“哼！”言罢挥拳欲上。

玄虎见势不妙，慌忙抬起以臂乱摇着说道：“别，别你只是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也认真呢，求你千万别冲动……”明镜气得对玄虎怒目而视，打着稽首，心内气愤地想道：“唉！这年轻人看去长的一表人才，但却是心术不正……”赤龙也觉得大失面子，身为总统特使，玄虎敢在这佛教圣地行为不检点，有失大雅，他不由得想到玄虎的上世，心内忖道：“阿虎童年时是很活跃好玩，但性格正直……想不到他现在却轻浮刻薄，和他前世——黄虎的性格一模一样……”惜儿懒得搭理玄虎，转过身去凝神观看佛祖，她看到佛祖那万念皆空，空俱澄碧，佛心不染的睡态，手支下颏，陷入深思，忽然，他似有所悟，轻身摆手问明镜说：“明镜，请问你，佛祖本来是凡人，得道之后成佛，不就是人上人吗？”明镜闻听暗一思索，马上惊喜地回答道：“喔，对啊……赤龙一听，心头大喜，他打着手势，想像着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接着插话说道：“佛祖是人上人……”赤龙若有所思，挥手一指佛祖，对明镜说道：“看来玄机就在这座巨大的佛像上！”明镜深有同感，他一边出神地看着佛祖卧像，一边沉思着说道：“这山海阁是金刚亲自督工建造的，听说内里尚有一间密室……我们仔细观察，看看入口在哪里……”玄虎抱臂站在佛像前，动开心思，他看着佛祖额头正中的“上”形佛印，心内沉思道：“人的智慧是在头上，而这个佛印却有个圆框……”玄虎略一沉思，纵身而起，直向佛像头上飞去……“呀！”明镜和赤龙夫妇二人同时惊叫一声，明镜以为玄虎欲对佛祖无礼，急忙喝止道：“喂喂，不可亵读佛祖！”明镜语音未落，早见玄虎一指点在佛祖额头佛印上，发出“噗！”的一声空响。

“轧……轧……轧……轧……轧……轧……”一按之下，佛印象头内凹去，跟着传出机械响动声：“轰！”随着一声沉重的响声，通向佛坛的梯级竟缓缓陷下，众人眼睛一亮，原来梯极陷下后竟赫然露出一个洞口。

赤龙吃惊地看着这一切，兴奋他说道：“梯极下降，原来这里就是入口！”惜儿满含惊喜地看着玄虎，心内忖道：“这轻挑的小子有点小聪明！”玄虎一脸得意，两手叉腰站在佛坛上，心里那个美劲儿已经用语言无法形容，他用玄耀的眼光向惜儿看去，看到惜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正亮晶晶地地看着自己，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之意，他眉毛一挑，脸露微笑不眨眼珠地盯着惜儿，心内甜丝丝地忖道：“看她的眼神有赞赏之意，嘻嘻，看来她们对我已有好感了……”赤龙打量了一下洞口，然后回头对明镜等众人说道：“我先下去！”蓝天使一脸担心，两眼紧张地看着那里磁魁的洞口，十分不放心地叮嘱赤龙道：“小心呀！”赤龙答应一声，遂动劲护身跃下洞口，以防意外。

众人见没什么意外，遂纷纷走进洞内。

众人走过一小段廊道，来到地下一个静室，静室内并无陈设，只在地上有一大幅女子面孔的浮雕，而室顶则是一朵莲花和三颗星。

赤龙忽然记起在金刚圆寂的静室内，靠近睡榻有一幅女子壁画和这幅浮雕很相似，于是他忍不住用手指着地下的浮雕对蓝天使说道：“咦，这女子浮雕和金刚圆寂的静室壁画很相似，只是一个侧面，一个是正面！”不知什么缘故，看见地上的浮雕，惜儿突然显得很激动，身体竟有些微微颤抖。

玄虎不时同眼瞄看惜儿，蓦然发现惜儿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不由眉毛一动，心内忖道：“咦，看惜儿很激动，这女子雕像一定和惜儿有关系，否

则她不会有这么大感触！”明镜仰望屋顶的莲花座和三星凝神沉思。

赤龙则望着女雕像发呆，喃喃不己，蓝天使偷眼看着赤龙仿若着魔的样子，一股酸味从心底泛出，心中很不是滋味的忖道：“哼，阿龙好像着了迷般，这女浮雕像好像好魔力般……”赤龙一边呆望着浮雕，心里泛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他心里呆呆地忖道：“奇怪呀，怎么这幅图我似曾相似……但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真奇怪……”

第七十一章 神出鬼没

在云上一万公尺的高空，云海翻腾，太阳艳艳地挂在天空，显得深邃而遥远，天空一边湛蓝，蓝滂漾的，显得更加幽深而空旷，云海上一架国安部专机以三倍超音速向西藏方向飞驰。

雷烈经不住风姿的再三请求，决定保护风姿到西藏去找玄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确保风姿的人身安全，雷烈又带了三位精英冠军大赛的亚军，作为保镖同行。

这三个人他们是腿魔、电拳霸和爪梟，腿魔以腿功闻名，腿招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快到闪电不及，和对手交锋，对手从未看清他的腿形，只看到他影影绰绰的腿的残影，迅疾可想而知。电拳霸因拳出名，出拳于刁、钻、稳。狠、准、疾、辣，对于交锋，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便在他的拳下丧命。爪梟日中能吐电火极光，十爪如钢钩铁爪，抓钢钢破，抓石石菌，心地歹毒，出招狠辣，只要和对手对敌，不下三招两式，便会将对手抓撕成粉成泥，这三人的武功都是了得，在精英冠军大赛上只以丝毫之差败于对手，屈居亚军，由于也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三人虽未成为冠军，但却给国安局招纳为特别部队的成员。

雷烈五人静静地坐在专机内，本来飞机以三倍音速飞驰可以说是神速，但由于风姿恨不得马上见到玄虎，把事情问个清楚，好安置她那日夜不安紧悬着的心，因此她总觉的专机速度太慢，这时又向雷烈打听道：“还有多远才到西藏呢？”雷烈关切地看着她，耐心地回答她的提问，用平静的语气告诉她道：“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吧……”“B——B——B”忽然，腿魔座前的雷达探测仪报警系统尖叫起来，腿魔急忙看了一眼探测仪，对雷烈说道：“雷上校，探测仪显示出有很强大的辐射能量！”雷烈闻听，看了看探测仪，兴奋他说道：“啊，一定是来到罗布泊的上空了！”罗布泊是中国在数十年前，试验核弹爆炸的场地。

机上几人听后都觉得很兴奋，因为经罗布泊往南不要几分钟便可以到达西藏境内，马上就要到达布达拉宫了。

正在几人兴奋之际，忽然雷达探测仪“D0 一——”的又急又尖地叫起来，腿魔往莹光显示屏上一看，发现屏上有一个亮点仿若流星般向专机靠近，他不由得大声惊叫起来，声音颤抖地喊道：“呀，雷达显示，有飞行物体接近我们的专机！而且速度很快，片刻间已逼近我们五百米范围内……”雷烈闻言忙向探测仪莹光屏看去，发现该飞行物仿若一个小红点拖着火尾已迅速逼近专机，雷烈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他骇然喊道：“我们专机已经是三倍超音速，竟然还有飞机比我们快得那么多？”众人正在惊诧之际，飞行物体以

逼近专机一百米了，人们从莹光屏内看出模模糊糊是个飞碟的影子，原来是 T 组织的飞碟，得到赤天线报，前来追杀风姿。

飞碟眨眼飞；临专机上空，与专机保持同步飞行，碟底舱门缓缓打开，T4 站在舱门向下鸟瞰，因他双眼有特异功能，能透视任何物体，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了专机里的风姿和雷烈，不由脸上露出狞笑，心里忖道：“臭小子，上次你意外地拣了一条命，不想你今天又送上门来，哈哈，你不是要学英雄救美吗，今次我要你救美不成，反赔上狗命，来个英雄殉美，也算成全你，让你死得其所，哈哈……” T4 狞笑着，神情轻奋，大鹏展翅，凌空跃下，双脚贯满无坚不摧的四灵劲芒，仿若飞石，曳着火尾，击向专机。

“轰！！” T4 像重磅炸弹般，猛然踏爆专机的引擎舱。

风姿等人飞来横祸，大难降临。

机内众人被震荡的东倒西歪，“咩！”、“呀！”、“啊！”发了同片惊叫声。

专机引擎爆毁，从三万公尺的高空如陨石般飞坠，瞬间已冲破云层，坠向罗布泊盆地，T4 亦急降穷追。

专机坠至地面一千米左右时，雷烈搂着风姿冲破舱门，逃离专机，向地面急坠，三名亚军亦尾随而出。

“轰！”、“隆！”专机从三万公尺的高空坠撞地面，发生剧烈爆炸，烈焰熊熊，气浪冲天，烟尘沙暴翻滚升腾，专机爆炸成万千块，残骸四散激射，仿如千万吨当量的重磅炸弹剧爆，狼烟袅袅而起。

风姿简直被这黄祸吓呆了，面无人色，双手紧紧抱抱住雷烈的双臂，紧张的连大气也不敢出。

雷烈紧紧搂着风姿，边控制坠势连安慰风姿说道：“风姿，不用怕！有我在，保证你安全！！”雷烈借机把脸贴向风姿，只觉风姿温香软玉满怀，雷烈心里有说不出的受用，忘记了凶险的形势……雷烈美滋滋地做着好梦，心里忖道：“倘若是一辈子都像这样紧紧地搂住风姿就好了……什么名誉地位，只有美人才是真的……”五人安然着地时，T4 亦凌空追杀而至，在空中梁禁怪笑着，狞笑着翻着怪眼看着五人……雷烈闻声仰头一看，冷汗唰的一下流了下来，但仍帮作镇定，看着 T4 大声喊道：“妈的，又见了鬼，原来是这冤鬼阴魂不散，又来搅乱破坏……”风姿看着 T4，心猛往下沉，心内叹日气道：“唉，看来今次又累了雷烈……”雷烈放下风姿，马上指着从空而下的 T4，大声命令腿魔三人道：“快击截击敌人，杀无赦！”爪梟听到命令，一马当先，与腿魔三人卷起一阵旋风，杀气腾腾扑向 T4，口中大骂道：“他妈的！哪里飞来的怪物，既然活得不耐烦，本爷就成全你，杀！！” T4 怪异地看着纵身扑上前来的三人，即像苍鹰鸟瞰鸡雏，又似猫儿审势老鼠，一脸怪笑，狰狞说道：“哈哈！这三件都是我餐臆的甜品！！”“咤！”爪梟为争头功，不由分说，大喝一声，暴爪密集攻向 T4。

T4 一看乐了，地球人这些武艺在他看来只不过都是一些小孩的花拳绣腿，地球人自己觉得上去很了不起，但在外星人 T4 眼里看来，这都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小把戏，因此当他看到爪梟发出吃奶的力气攻出看去凌厉实际却是疲软的“暴爪”时，终于忍不住笑着说道：“嘿嘿，这也算是爪法？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凌厉的爪法！” T4 嗤笑爪梟，骤然祭起机械龙形的劲气，一出招，便从数十爪影中，擒拿住爪梟的双手，哈哈笑着说道：“你用的这些障眼法，姿势看着挺好看，但却不实用！” T4 说着，迅疾出招“电暴杀”，龙爪发力扭绞，强猛无匹的暴劲，摧毁爪梟的双臂，

并冲击向爪袅的肩肿、胸部，只听“波！”的一声脆响，爪袅碎肉污血四散激射，“……哗……”爪袅没命地发出惨烈的长嚎，T4 只不过一招，暴劲便把爪袅上半身催毁的血肉模糊，头颅飞脱。

T4 仰天狂笑，傲慢地看着被吓得手足无措，惊得呆立当地的腿魔、电拳霸二人，嘲笑着招呼道：“来呀，不知死活的地球低等动物！进攻啊，哈哈……”腿魔和电拳霸二人看到眨眼之间爪袅就变得血肉模糊，死在怪物手下，别说招架，快得连喊都来不及，这样快的爪式，二人根本就没看清怪物是怎么出的手，不由惊得大眼瞪小眼，呆了，电拳霸忖道：“军令如山，不能退缩，若然战死了，家人可得到巨额赔偿！”腿魔惊惧地看着怪物，心里仍有一丝侥幸，暗暗想道：“两人联手，或许有生望……”两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眨眨眼，各自心领神会，“呵！”、“啾！”同时暴叫一声，纵起身形，向 T4 的中盘和下路攻击。

T4 威势无敌，腿魔和电拳霸碍于森严军令，明知送死也要硬着头皮进攻。

T4 看着两人笨手笨脚的样子，觉得蛮好玩，他忍不住纵声狂笑，可怜地瞅着攻上来的二人，仿若蚂蚁，也是存心要耍笑他们，背起手，狞笑着对二人说道：“看你们这种卖力的样子，若我一招就了结了，一来不公，二来也太乏味，今次要玩咱们就多玩一会儿，我现在不还手了，任由你们打着玩吧，嘻嘻……”两人看见 T4 摆明不还手，立刻拼尽所能，攻向 T4，心道，你也太小看我们，要知我们也非庸碌之辈，你不出手就好，我们就占上先机，就算你是一块铁，我们也要把你碾成粉，就算你是块石头，我们也要把你轰烂捣碎，非打到让你妈也认不出你是谁，腿魔二人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道哥们，用力呀，我们露脸的时候到了，我们收拾了这怪物，让总统也重新认识认识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谁，腿魔就是腿魔，电拳霸就是电拳霸，我们大胜外星怪人，扬名世界，打赢我们的冠军算什么东西，我们势不可挡，我们威力无比，我们连外星怪人也可以打败，放眼武林，我们眼中还有谁。

二人脑里做着美梦，心里想着好事，想一举致 T4 于死地，因此出手招招不留情，尽皆用得是十成功力的死劲，围着 T4 如轮飞转，如风狂吹，如雨暴泻，拳打、脚踢、时撞、膝顶、爪裂、劲灌、力轰，你一招“霸王举鼎”。他一招“当头棒喝”，你一式“敲骨吸髓”，他一式“雷打电劈”，接着是“蜻蜓撼石”、“瓦崩玉碎”、“摘爪曲叶”、“毁树摧根”，霎时只见狂风挟着暴雨，闪电挟带疾雷，冰雹猛打落花，牙！利剑疾抽流水，天也昏黑，地也暗淡，风也怒吼，败叶翻飞，天地震动，鬼神悲泣，只听得 T4 周身，仿若刮了一阵流星雨，发出一片闷响声，“乒！”、“乒！”、“碰！”、“噗！”、“砰！”、“轰！”杂着“咤！”、“吼！”的怒吼，人影绰绰，拳脚朦胧，T4 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二人，眉也不皱一皱，眼了不眨一眨，身如中流柱石，纹丝不动，更别说飞花溅红。

二人只打了盏茶功夫，已攻出逾百招，然而却未伤 T4 半丝毫毛，相反两人拳脚落到 T4 身上，却有如攻打铜墙铁壁般，却将两人手脚震得骨软酸麻，疼痛欲碎。

二人越打越惊，越打越怕，越打越冷，但求幸的欲望令他们欲罢不能，只好不停地紧一招慢一招地攻着，两人又攻过数百拳脚后，听 T4 笑嘻嘻地说道：“你这两个菜虫真是没用，我放手让你们练拳脚，可你们却象挠痒痒般，弄得我周身即没止痒也没觉痛，看来，还得要我费心，教你们一招，让

你们长长见识，看一看到底什么才能算是会武功，你们都看好了，我先教你们‘震暴杀’这是我用来戏唬小孩子的道道儿，你们尝尝这个是有什么滋味” T4 谈笑着猛然出招，两人登时如遭电击一样，发出凄厉惨叫“ 噫……”、“呀……”，仿若两颗土星儿般被震溃飞退。

T4 见二人如此不堪一击，直笑得乐不可支，他哈哈笑着嘲讽二人道：“我说你们没用，你们当真就是真得没用，你俩打了我那么多拳脚，我可连吭都没吭，我只用逗小孩子玩的把戏教你俩，原来你俩却都是不识抬举，就你俩这能水，还想出人投地，不妥不妥，那要叫人笑破肚皮，好罢，我今天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来来来，你俩别当真就那么不争气，再陪我玩上儿趟，我也好用点力气尽力教你……” T4 虽然是一片“好意”，可二人谁还敢再领这个“情”，想说却说不出口，想要讨教却又拿不出那个勇气，只好在 T4 笑吟吟的眼光逼视之下，仿佛是中了定身法，身子瑟瑟缩成一团，连半步也迈不动，只好恐惧地睁大双眼惊骇地看着谈笑自如的 T4。

三个保镖眨眼功夫，一死二伤，雷烈全部看在眼里，他心里暗暗叫苦，忖道：“不妙，三个保镖完全无用，看来，非要我亲自出马不可！”雷烈忖罢，转身双手抚上风姿的肩头，他深情地看着风姿，急切他说道：“姿，别管我，你现在速速逃走，先去西藏，过错离此地！”风姿虽心里着急。但她却不愿在这危急关头抛下雷烈只顾自己，好心里明白，今次如果不是自己拖累雷烈，雷烈哪里会再遇到这险事，良心道义令风姿坚毅地对雷烈说道：“……我可以抛下你……”雷烈一看这下要麻烦，风姿不走，不但帮上了自己，还要劳自己分神，自己上次已领教过 T4，知道 T4 并不是凡人，倘若自己有什么闪失，也就罢了，可那样连风姿都要没命，这样岂不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自己死得不将是变得没有一点价值，想到这里，雷烈叹了口气，只好实话实说道：“唉，你留下，于事无补，你走了，我可少重顾虑！”风姿一想也是，自己留下是个累赘，确实对雷烈不利，想到这她鼻于一酸，强忍着眼中的泪水，脉脉含情地看着雷烈，千叮万嘱地道：“好吧……烈，你一定要到西藏和我会和！”雷烈听到风姿第一次用这种情深意切的语气对他说话，而且对自己的生死特挂心，人生有一知己足矣，为了风姿，今次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雷烈心里甜甜地想着，眼里放着异光，势辣辣地看着风姿，这也是他接触风姿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用这种眼光看着风姿，雷烈心里打着鼓，周身升起一股暖流，觉得自己从今天起，活着才真正开始有意义，听到风姿热切的叮宁，雷烈深情地看着风姿答道：“一定！！”风姿是个明理的人，叮嘱过雷烈后，转身就走，以免雷烈有后顾之忧。

雷烈见风姿离开，悬着的心才放到心底，他觉得他再也无牵挂，可以集中精力和 T4 大战一场，想到此雷烈喝道：“嘿！！”，启动周身铀能量，铀能量经过暴速器的加压，战斗力狂增，令雷烈对此战充满信心，他边运动边在心里忖道：“今次我要把你这外星怪物，撕开千百块，以解我上次受辱之气！”这时 T4 还在戏弄着发呆的电拳霸，他一边将体内的能量催运右拳，一边笑嘻嘻地逗着电拳霸，道：“嘻嘻，刚才你打了我二百多拳，过瘾吗？你别握，你们地球人不是讲礼尚往来吗？我如果不打你，对你太不尊重啦，为了对你刚才对我的馈赠表示感谢，我现在只想回赂你一拳而已！”电拳霸看怪物缠上了自己，走也走不脱，只有在心中暗暗苦道：“惨！虽然刚才我轰他二百多拳，可我却未有点丝毫便宜，反而打得我自己的双掌已又麻又痛……现在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也要硬拼！”电拳霸忖罢，硬着头皮硬接 T4 攻来的

一拳，只听“轰！”的一声爆响，电拳霸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拳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双臂已被 T4 攻来的麒麟拳一记“雷暴杀”击得粉碎，T4 的拳劲更冲破碎臂猛轰电拳霸的心窝“波！！”的一声爆响，如石投水，电拳立时被 T4 轰得身首异处，支离破碎，残肢断臂挟带鲜血四散飞溅。

目睹两名同僚死得如此恐怖，腿魔心胆俱寒，他惊的一个趑趄，心内惊呼道：“我的妈呀，拳霸也被轰成肉酱……世上哪有如此而已惊人的力量……我今天是死定了……”正当腿魔那肝胆俱裂之际，雷烈已挺身而出，他看着拳霸的惨相，心里把 T4 直恨得咬牙切齿，他大声命令腿魔道：“腿魔，快去代我照顾好风姿，护送她前去西藏！”“啊……”腿魔颇感意外地惊喊一声，二话不说，撇下雷烈，拨腿狂奔，心内庆幸地忖道：“这真是皇恩大赦，我腿魔绝处逢生啦……”T4 一拳报销拳霸，摹见雷烈纵身而来，想到前次雷烈已拣了一条命，想不到今次又送死前来，他身浮空中，讥笑雷烈道：“为女人而死，是天地间最蠢的男人！”雷烈今次有备而来，信心大增，因此听到 T4 的嘲笑后，亦反唇相讥道：“当你惨死时，就知道谁是最蠢！”T4 一听不但不恼，反到哈哈大笑起来，他伸出一根拇指，取笑雷烈道：“雷烈，你的武功甚差，但吹牛的本领却是宇宙第一呀！哈哈哈……”雷烈见 T4 狂声大笑，取笑自己，气得不由大骂道：“放屁！接招吧！！”雷烈随着骂声，左手握住右腕，右手时节指，怀着满腔怒火，向 T4 攻出“铀光束”。

T4 忘了上次吃亏的教训，不知道“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待”，还以为雷烈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功力还是那么松散平常，他不知雷烈如今以“脱胎换骨”，功力大增，回此，他并不在意，人大咧咧地说道：“对付你这点低微的武功，还不是轻轻松松！”T4 说着显出一副很随意的样子，单拳接招，这正是应了那句“骄兵必败”，由于 T4 轻敌，开始注定他要吃亏。

“轰！”爆响声中，T4 身于一震，他万没料到雷烈这次攻出的铀光束力道深厚，又猛又急，他一挡之下，竟未化解，反震得自己身形不稳，飞身急退。

T4 吃了一惊，才知道事态严重，神色一怔，心内忖道：“咦，这小子的劲力，几天不见，似乎增强了许多……”T4 愕然之际，雷烈攻出的三束铀光已如利剑射至，T4 一见，慌忙格挡，两臂只能挡卸两束铀光束，发出“波！”、“轰！”的爆响声，另一道铀光束却趁虚而入，“噗！”的一声，直击中他的小腹，将他的护甲爆出一个大洞，余力将他的五脏六腑直震得如翻江倒海般，T4 腹上冒着焦烟，震得飞身而退，T4 这下当真是大吃一惊，心内叫苦连天道：“吓吓，好痛……只不过几天，这家伙的攻击力怎么变得又快又猛！……”雷烈见 T4 着道，豪气陡生，他迅速在掌间骤起一个巨大的铀光球，随后跟进，穷追猛打，口中暴怒地喝道：“怪物！我教你个‘死’字怎么写！！”T4 旋即止住退势，收起轻敌之心，见雷烈又奋身攻来，急催运起四灵劲中攻击力极强的——麒麟功，准备和雷烈对阵。

雷烈虽开始小有得手，但他却摸不情这怪物的真正功底，回此他心中也没所握，试探着向 T4 攻出铀光球，心内想道：“看他能否接得住我铀光球！”T4 见雷烈铀光球攻来，不由大怒，暴喝一声道：“雷暴杀”，伸臂硬接铀光球，“轰！”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硬拼之下，T4 发出的麒麟劲竟然敌不过铀光球的超猛爆炸力，T4 被轰得飞坠……“硬拼是赢定了！”现在的雷烈信心爆棚，大吼一声，摧谷起现大的铀光球，飞身猛赶，乘胜追击。

这回轮到 T4 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他看着飞速赶来的雷烈，心内惊惧

地忖道：“这家伙的功力突然厉害了这么多，硬拼失去了优势，这叫我如何是好……”“先稳守，再突击！”T4 略一沉思，急中生智，决定故伎重施，以守为攻，寻找战机，他见雷烈铀光球又告出手，急忙运起四灵功中的守式，龙龟劲气，龟伏于地，使出卸字诀，以一记“震暴杀”抵御雷烈催来的铀光球的攻击。

龙龟劲气果然了得，只将 T4 周身守得固若金汤竟经得住铀光球的爆轰，两股巨力相撞，“轰”响声中，只震得地面爆破崩陷！

“呜……”T4 虽有准备，但仍受不住铀光球这雷霆万钧的猛轰，周身一阵剧震，惨叫哀嚎，鲜血夺口箭射而出，心里不由万分恐惧，哀哀忖道：“想不到这家伙这一轰竟有万钧之力，轰得我背部剧痛难当，这样看来，也许我捱不了多少……守非上策，非反攻不可了！”T4 打定主意，暴射而起，准备对雷烈施以反击。此时雷烈体内能量如怒潮汹涌澎湃沸腾，似欲爆体而出，雷烈一边骤起铀光刀一边在心里忖道：“暴速仪令铀能量越来越强猛，已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想至此，“嘿！铀光刀”一声猛然暴喝，推动铀光刀凌空向 T4 迎头劈下，看着刀气逼近，川也“嘎！电暴杀！”长声怪叫，挥动机械龙形硬接雷烈的铀光刀。

机械龟形突变为龙形，风电暴杀蕴含着四百万伏特的电力，猛地迎向铀光刀，两股无匹烈劲仙撼，“轰！”爆出惊大巨响，两人均受已力反弹，飞身而退。

斗个旗鼓相当，雷烈居高临下，略胜一筹。

决斗到了紧要关头，两人互望一眼，各想心事，雷烈忖道：“他的力量已输我一筹，再加强爆速仪，取他狗命！”雷烈越斗越勇，信心百倍，T4 虽败犹胜，以成竹在胸，T4 看着雷烈，心中忖道：“雷烈功力暴增，定是透支，透支体能，必有其弱点……”两人打定主意，再次交手。

雷烈双掌合壁，“哇——”长声嘶吼，祭起更大的铀光刀，凌空向 T4 劈出。

T4 以退为进，运起四灵功中的凤凰劲，霎时周身聚起一只巨大的机械凤欣以“风暴刹”与雷烈对阵。

雷烈挥刀临空猛劈，“轰轰轰轰……”不料 T4 如凤凰灵活敏捷，避锋急退，地面黄沙被铀光刀劈得如海啸般沙浪暴起，发出阵阵巨响，T4 躲避及时，安然无恙，雷烈见 T4 不再硬接，直气得在心内骂道：“妈的，这怪物胆怯了……”雷烈看着急速飞退的 T4，收住攻势，面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心中狂喜，不计利害，心中兴奋地忖道：“想逃？没那么容易！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将他就地正法，以绝后患！”岂料 T4 此时是在养精蓄锐，以计骄敌，他看得得意万分的雷烈，也在心中恨恨地忖道：“贪胜不知输，好！他若衔尾穷追的话，就是进入死亡的时候！”再说凤姿离开雷烈后，发腿狂奔，一口气跑了三十多公里，才收脚停下，她又飞速爬上对面的一个小山坡，与腿魔驻足观望。

腿魔已不得风姿再加力奔逃，好远离这令他心胆俱寒的是非之地，奈何风姿执意要驻足观看，看雷烈同 T4 的斗情况。腿魔儿番规劝，也无济于事，腿魔既不好对她动硬也不好弃她而去，回他此次的任务也是协助雷烈保护风姿，所以他的命运上能听任风姿安排，他满心不乐意，可面于上又无法露出，只好垂头丧气站在风姿身边，心内埋怨道：“唉……大小姐要观战，累得我也不能逃命……”要舍友而去，风姿办不到，为求雷烈安心，她才想

起这俩全之策，为知雷烈安危，避到远处观战，极目远眺，只见雷烈激战的地点铀光激射，毫光爆闪，霹雳阵阵，硝烟漫漫，黄沙暴起，尘雾巡大，喝声回荡，人影叠起，龙争虎斗，风云际会，风姿直看得芳心狂跳，神色焦急，不知此战鹿死谁手，是喜是悲。

正在风姿观看心烦神惊之际，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心底升起，风姿心内惊异忖道：“咦，我浑身不舒服，这感觉和上次中辐射毒一样……”有了经验，风姿急打坐运功，抗衡辐射的侵袭。腿魔看到风姿艰难运功的样子，头上溢出冷汗，心内忖道：“看她如此难受，但却不能出手帮她……否则自己也抵受不住……”此时，雷烈由于不知T4的用意，见T4在自己猛攻下，一味逃避，认为T4不敌自己，于是决定速战速决，击毙T4。

雷烈主意已定，不作深想，驱动暴速器，在两掌间催运起一个更大的超猛铀光球，他看着T4，心内忖道：“暴速器把铀光球加压，等同于核子弹的威力，定能把这怪物炸成糜泥！”“去死吧！！”雷烈狂吼如雷，发掌猛推，铀光球带着破风之声，泛着绿色莹光，仿若流星，脱手向T4猛轰过去。

T4心中早有定算，虽见铀光球呼啸而至，立在空中，不闪不接，猛然双臂上扬，“风暴杀”卷起巨大气流漩涡，将铀光球卷上半空，铀光球虽然威力无碍，却遭风暴杀旋风卷得失了准头。

T4躲过一劫，急将双臂奋力前送，旋风卷劲铀光球划着弧线拢到手里，然后T4借力打力将铀光球，回轰向雷烈。

雷烈千想万想，想得都是如何把T4炸成粉末，根本防不到T4会有这一手，等看清T4将铀光球反推向自己时，虽然恍然，无奈大悟已晚，铀光球已在旋风吹刮下迎头飞向自己，雷烈感到大吃一惊，惊恐忖道：“这才是大祸，想不到他竟用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反击我……”大梦醒时方觉迟，雷烈惊悸之际，铀光球幌眼间已反噬而定，雷烈避无可避，只好咬实牙根，瞬间推起铀光球大吼一声，发掌和飞来的铀光球硬拼。

“轰！！”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两股悍绝的铀能量相撞，爆出刺眼的核爆激光，仿若凶猛绝伦的核子爆炸，霎时爆出一朵毫光眩目的蘑菇云，映红天地。

“隆隆洪洪洪洪洪洪……”核爆引起连锁反应，仿若无数反应堆爆炸，发生连串震耳欲聋的爆响。

自己打自己，雷烈被轰震得魂飞魄散……“噗！…T4怎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乘隙而上，挥臂猛打雷烈的左臂，凤翼如锋锐无伦的宝刀，发声闷响，劈个正着……“呀！”雷烈惨叫不绝，霎时雷烈断臂与尘沙齐飞，鲜血与铀光共融一色，哀嚎与T4狞笑共鸣，惨痛钻心，雷烈痛苦的头部剧疼。

T4计谋得逞，得手即退，他仰天狂笑，得意是吼道：“哈哈，先断一臂，然后再断其它手脚！！”雷烈惨声长嚎，响彻云霄，运功中的风姿蓦然惊觉，不由汗泪齐下，浑身剧震，双手拢在嘴边，凄然喊道：“烈！！……”

第七十二章 三星之秘

赤龙心无旁骛。顾自盯着地上的浮雕女像发呆……蓝天使见赤龙那付

发呆的样子，心里仿若打翻了醋瓶子，一股怒火忽地从心底燃了起来，她冷冷地看着赤龙，脸含怒意，心内忖道：“这雕像莫非酷肖他的旧情人，所以看得如此着迷……哼……”玄虎冷眼打量着惜儿，在一边黯然伤神，情绪特别低沉，暗自垂泪，似有无尽痛苦，不由打起歪主意，心中忖道：“惜儿见到这幅雕像，忽然变得神色黯然，定是感怀身世，这时如果去安慰，正是讨好她的机会！”玄虎想到这里，马上嘻皮笑脸地走到惜儿身边，比比划划肉麻地说道：“哎呀，我说漂亮的公主呀，这地上的雕像是不是你姐姐呀！不用神伤，我们很快就会带你跟她相会啦！”惜儿眼含泪花，晶莹剔透，眼帘微合，黛眉含秋，神色悲凄他说道：“她是惜花，不是我姐姐，是我妈妈！”玄虎闻听“惜花”二字，微微一怔，他忽然想起花豹曾莫名其妙地提过这个名字，脱口喊道：“惜花？惜儿的妈妈？不就是金刚的‘相好’？”惜儿听玄虎又出言不逊，不觉含威怒目。玄虎语一出口，自觉失言，马上神色紧张，用手指扶着下巴，连惜儿瞅也不敢瞅一眼，慌忙掩饰，作沉思状嘴上念念有辞道：“惜花……惜……花……花花花……花上花！”玄虎正在难堪，忽然赤龙像是从梦中惊醒过来，狂喜地喊道：“哈哈！我想起了！”赤龙说完，忙一把拉起蓝天使的胳膊，拖着她走进浮雕，一脸正色他说道：“蓝蓝，几乎想爆了我的头，我才想起，这女子雕像的形状，原来和地图上撒哈拉沙漠西北端的一部份很相似！”蓝天使半信半疑，一时还难以从情绪中挣脱出来，迟疑他说道：“撒哈拉沙漠？”蓝天使这才恍然大悟，不禁转咳为喜，说但：“原来如此……”玄虎也从惜儿的答话中得到启示，他兴奋地打着手势，大声说道：“对了，这女子雕像，正好解开花上花之谜！”玄虎说着，指着地上的女雕像对众人接着解说道：“这女子是惜花，花上花就是上面的莲花，即是空中花园的位置！”赤龙先还以为玄虎会有什么详细的解释，待他听完这“花上花”只说出了空中花园的大体位置，不觉灰心丧气他说道：“但撒哈拉沙漠广阔无边，何况是沙漠上的天空……要找出准确位置，仿如大海捞针……”“这颗针有可能捞得到！”明镜研究莲花也有收获，这时他听到赤龙语气无奈，忙接过话头，大声说道，明镜双掌合什，仍盯着莲花出神，沉思着接着说道：“因为有三颗星，指引出空中花园的位置！”明镜说完，用手一指莲花大胆地推测着说：“若我没猜错，这三颗星，就是巨门、武曲、右弼，空中花园就在这三星之间！”玄虎闻听，觉得明镜的话很有道理，他接过话头，出神地看着莲花，深思着说道：“山上山，人上人，花上花，都有答案了，至于——一天上天，莫非是宇宙？”蓝天使厌恶地看着玄虎，听着他这别扭的解释，心中鄙夷地忖道：“说得够夸张啊！”这时明镜接过话头，否定了玄虎的解释，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推断说道：“说是宇宙就未必，天上天可能暗示空中花园是浮于半空之中！”但明镜的说话也只能是一种猜测，天上大的玄机，众人又疑神想了半天，但一时间却都无法想出肯定的答案。

赤龙打破沉寂，提出建议道：“姑且放下天上天不管，无论怎样说，现在已初步得知空中花园的大致位置，凭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可以出发去到实地找寻了，下一步，我们先将有关情况回报盖天总统，然后尽快整理物资出发，前往撒哈拉沙漠，大家有没有异议？”众人再也想不出什么最好的办法，只好采纳赤龙的建议，走出地下静室，分头准备。

玄虎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一边走着，回头不时用色迷迷的眼神看着惜儿，一边显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大声说道：“没办法，只有这样了！”众人离开山海阁，再向金刚的金塔礼拜，明镜、惜儿、凤火海行的是五体投地顶

礼，赤龙三人跪在塔前，双掌合什拜祭。

赤龙一边拜祭，一边向金刚金塔祷告说：“金刚活佛，多谢你的提示，我们一定尽力找到你曾经到过的‘彼岸’！同时亦将借儿安全送回去！”玄虎冷眼打量着赤龙夫妇。嘴角挂着一丝令人难以觉察到的好笑，心中暗打鬼主意道：“抵达空中花园之后，我一定要先寻得圣杖，免得被他们夫妇抢占了大功。”众人拜祭完毕，赤龙三人准备下山，不料明镜这时却对三人打着稽首，神秘他说道：“三位有缘人，出发之前，我想你们应该对空中花园多认识一些，请随我来吧！”明镜说完转身前行。

玄虎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心内狐疑地忖道：“这肥大鬼又搞什么花样？”明镜带领众人回到布达拉宫，进入一个非常长的楼梯通道，楼梯似乎是通到地下，四周漆黑一片，凤、火、海三护法手持火把为众人引路照明。

玄虎仍是心内狐疑，一边走着，一边东张西望，打量地形，见走了好长一段距离，看通道似乎仍无尽头，不由暗中忖道：“已行了百多级楼梯，明镜究竟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这么神秘！”众人又走了一段时间，似乎是来到一个地下静室，最后，众人看到前面，出现无数闪闪发光的亮点。

赤龙夫妇疑惑地打量着这幽黑神秘的地方，看着那无数的亮点，心内忖道：“这些光点多如繁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正在众人感到狐疑之际，只听明镜大师吩咐海护法道：“海护法，请亮灯吧！”“卡！”随着一声开关响动声，整个地下室顿时一片灯火通明。众人眼睛一亮，只见是一个阔大无比的地下殿堂，殿堂里，摆满了无数型号不一，大、小、中的电脑系统，众多光点，原来是电脑上的指示灯。

玄虎惊呆了，心内惊讶地忖道：“哗，电脑如山，蔚为壮观！”赤龙夫妇猛见如此多的电脑，心中不由得诧异，他二人一边四下打量，一边在心内忖道：“奇怪！布达拉宫这么古老的地方，怎么藏有堆积如山的电脑群？……”此时玄虎忍不住好奇，指着满室的电脑问明镜道：“哗，什么样的款式的电脑都有……这不成了电脑收藏馆了么，你收藏这么多电脑干嘛？”惜儿这时对玄虎虽然仍没有好感，但也不至于那么讨厌，因此她听玄虎诧异地问，开口替明镜回答道：“明镜是个电脑天才，拥有两个电脑博士学位，连同宗教、地理、医学、考古和算学共七个学位，是全球最有权威的学者！”这时海护法听到惜儿说话语气中对明镜十分推崇，因此也插话道：“明镜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搜集到这么多电脑回来，加以修理运用！”赤龙夫妇静静地听完惜儿和海护法你一句我一语的详细介绍，不觉对明镜非常佩服，心内暗自忖道：“真人不露相，想不到明镜原来是位电脑天才……”玄虎三人好奇的趋近电脑，仔细地观看每台电脑上所贴的纸片，只见纸片上写道：“2000年，病毒入侵，抢救二十六小时后，日天乏术，憾甚！”“修复后运用了三年零十个月，缺乏零件替损而亡！可惜……可惜……”每张纸片除详细记载了该台电脑报废的原因外，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明镜对每台电脑都具有深厚的感情，或自豪，或感叹，或惋惜，或痛心，令人看后深受感动。

玄虎看到这充满人情味的字条后，心里对明镜非常钦佩，他回头打量着明镜，心内忖道：“明镜对这一大堆电脑，看来真是花了无数的心血，这一台台电脑，好像是他的子女一样……当电脑损坏或退役后，便令他无限神伤感……”赤龙亦边看着这些纸片，边在心里暗自忖道：“这个电脑痴，真是痴得可以！”玄虎三人带着感慨的心情，一路看下去，只见每一部已“死亡”的电脑上，标纸都注明“死因”及惋惜的字句。

赤龙夫妇心里感叹着，一前一后走到一台机体爆坏的巨大电脑前，只见这台计算机的标纸写道：“镇宫四大电脑之一，为研究千岁女帝夺命一式，不胜负荷，2010年DooWN机而亡，痛心疾首！”“千岁女帝！！”赤龙夫妇不禁骇然惊叫出声，心道，金刚圆寂时不曾说过观云智者初入空中花园时，见到的花园统治者不就是千岁女帝吗？原来竟是这样厉害，只研究一式还没有搞出结果来，就将镇宫四大电脑其中一台——都累死了，二人不由不寒而栗。

赤龙三人“观光”一番后，对这庞大的电脑系统设备赞叹不已……然后众人围坐共商大计。

明镜首先开口，提起金刚明镜就很神伤，他低沉着声音说道：“金刚师兄圆寂乃意料中之事，因为他圆寂前已压抑不住潜伏在体内的内伤！”玄虎闻听大惑不解，他疑惑地问道：“金刚武功应该是天下第一，还有谁能伤得了他？”明镜竖起一根指头，一脸严肃，看着玄虎，十分认真他说道：“千岁女帝！空中花园的主人！师兄胸口那三个指痕，就是被千岁女帝所伤！”玄虎虽然听明镜解释后，已经恍然大悟，但仍有些狐疑，心道，依金刚当时的武功而言，应该瞩目凤毛麟角，别人是轻易不会打伤他，即使偶有小伤，马上就会圆功自愈，而他十年前去过空中花园。若说受伤，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想到这里，玄虎惊异他说道：“也就是说，这伤势已隐伏了十年之久，现在才发作？”赤龙夫妇也觉诧异，该是什么样的功力才会令金刚不死而又使伤势潜伏在体内始终不愈，长达十年之久，心内不由忖道：“长达十年也医不好的伤势……”明镜听到玄虎疑问，肯定地点了点头，然后看着赤龙三人，接着悠悠说道：“十年前师兄回宫后，突然宣布由我主持一切事务，他从此就将自己关在静修室内说要闭关修练，从此不见外人，当时我心中一直对师兄此举大感蹊跷，但我却一直不知他有内伤在身，直到七年前的一个晚上，三大护法气急败坏地跑到我的卧室，不由分说架起我慌慌张张地前往师兄的静修室……”“我被拉拉扯扯走进师兄的房间，只见师兄浑身抽搐，‘呜……咱……’地痛苦哀号……”“我急急跑到师兄的睡榻前一看，只见师兄裸露的胸部，胸日的三个方形伤痕不断冒出黑血，情景令人触目凉心！”“当时，我看到师兄那万分痛苦的样子和他那胸部诡异的伤势，‘凉得汗马上就流了下来，不由惊叫一声，心知不妙，因此问三大护法有没有金针，三大护法当时也急得六神无主，冷汗直冒，听到我大喊，海护法慌忙递上早就为我准备好的金针。”“我急得来不及考虑，之凭我一生所学医理知识，以我的最高医术，拿金针为师兄镇住剧痛，当时师兄口中鲜血狂喷，被剧痛折磨的已不成人形“金针很快发挥效用，马上镇住了师兄的伤痛，师兄这时已被折磨的精疲力竭，通身汗水，口里仍泪渭流着黑色的血水，疲惫地躺在睡榻上，虚脱如死，嘴里无力地呻吟着……”“师兄渐渐安静下来，昏昏睡去，我终于放下心来，但忍不住胸中气忿，心想师兄既然已被人伤成这样，而三大护法早就知道，却不禀报，仍让我蒙在鼓里，直到这次师兄伤发危重，他们才慌张地找到我，幸亏我施救及时，否则已误师兄一命。因此当师兄病情稳定下来后，我心里感到大为恼火，咆哮着向三大护法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师兄是谁所伤的？！”，三大护法见事已至此，又见我又气又急，不得已只好对我道出实情。凤护法一脸歉色地首先说道：‘师傅没说……自他从彼岸回来后，每季都会发作一次。每次都是凭自己内功镇压住！’，接着火护法又补充说道：‘但三年前，师傅自己已镇压住伤势，已要我们联手帮助，方能压制伤痛……不料今天，伤发更重，就连我们三人联手也不成了……’”

“当时我听完三位护法的叙说，忍不住心中有气，我严厉地看着三人，愤愤地问道：‘啊！师兄这么严重的内伤，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我见三人一脸窘色，似有难言之色，因此我就不再深问，吩咐他们道：‘快将师兄抬到我的电脑室，计细检验！’”“我的电脑群，包括了医疗检验系统，检验的结果令人震惊，因为这三个伤痕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病毒，而且十分活跃，不断侵噬正常细胞，使正常细胞变坏，转变成为癌细胞，这些癌细胞随体内血液循环流动，循淋巴腺不断向体内扩散，结果十分骇人……”明镜看到电脑检验的结果，不由大吃一惊，他惊呆了，头上冒着冷汗，也觉束手无策，不由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真是奇大大祸！怎么办呢？……”明镜忧心如焚，不眠不食，夜以继日，苦思了十日十夜，搜索枯肠，钻研为金刚治伤的医疗之法。

经过冥思苦想，明镜到静修室内拜见金刚，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明镜恳切地对金刚说道：“师兄，就算再多加些人的内力，也是陡然，这也只能治标，能解除你的一时之痛，但却难以抑制你不断复发的伤势，不能治本，为彻底改善你自身的体能，增强自身抗御伤痛的能力，我建议利用医学上关于人体与四时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再配合师兄的内力来将伤势镇压，才是最终根除你的伤痛的办法！”金刚对明镜的建议非常赞同，也非常信任地看着明镜，认真他说道：“有道理，我每季发作时的感受都不相同，似乎就是受四时五行的影响，而且人体内也蕴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因素，若能适当调节，却可去病！”金刚说完，热切的目光看着明镜，征询明镜的意见道：“现在是春季，该怎样做呢？”春季属木，五行之中水生木，而且北方主水，明镜将金刚送到布达拉宫正北方向的新疆天山天池，让金刚借助天池中的力量，来滋润体内五行中的木气旺长，培植金刚体内正气，以增强抵御体内病毒侵袭的力量。

大池上，大高云淡，气候凉爽，天池水波荡漾，清澈见底，池边岩石块块平整，雕刻了无数的神龛佛像。

天池中央水底下有一天然石洞，因为气压关系，石洞虽在水中深处，但池水也不能涌进，而洞中有一个血红色的小水池。

血池水乃天下最强之水，金刚置身血色水中，面向东方，固为东方属木，用以旺生体内之木，从而达到水生木的五行相生的疗效。

金刚在水中催动内劲，融池水之力，将有毒的体内细胞从脚底泉穴排出体外。

夏季属火，而木火相生，南方亦主火，金刚来到布达拉宫正南方，藏身于万年古树内，利用其苍梧浓厚的木气，来烘升体内的五行中的火气炽旺，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金刚吸纳木气人体，加上天时的火气，木火相生，使体内火气产生强大的力量，把癌细胞排泄出体外。

带有病毒的癌细胞被体内火气蒸发升腾，大量排出体外，有如毒气，令万年古树上清翠的树叶变枯而萎落。

秋季属金，土金相生，而西方亦主金，疗伤的理想地方是在布达拉宫正西方的火山口，因为火山口中土中蕴火，而五行中火又生土，令火山日内的地下土气最强，用以培积体内的金气，增强体内抵御病毒侵蚀的力量。

在炽热的火山泥中，金刚利用金火相生的强大力量，驱除病毒出体，驱除出体内的病毒，毒性特别惊人，竟令火山泥也变成紫黑色，令明镜亦大

吃一惊。

冬季属水，金水相生，水主北方，而布达拉宫内的巨大金佛，正好面向北方，金刚藏身其中，驱除体内病毒最是理想，金刚吐故纳新，排除体内病毒，几次下来，病毒竟令金佛头部出现紫色裂纹……明镜跪在金佛前，心内忐忑，忧虑地忖道：“这种四时五行的镇伤方法，不知能捱得多久……因为病毒会产生抗体，越来越利害……”这样，金刚一直依居四时五行疗治七年，无奈病毒深入骨髓，金刚虽能控制着病毒不致复发，但却终究不能从体内彻底根除，经过七年二十八季，去年冬季，金佛竟被累积的病毒侵蚀得崩烂破碎……明镜从口忆中回过神来，满脸哀凄，双掌合什，颤声说道：“所以今年春季，师兄便大劫难逃……”赤龙夫妇听明镜沉痛他说到这里，对望了一下，颇感意外，心内忖道：“明镜真是医学界天才……可惜天才也救不了金刚活佛……”赤龙夫妇正在心里为金刚惋惜，这时又听明镜接着继续说道：“师兄曾经将伤他的那一招演练给我看，以我对武学的知识，竟然也完全不懂，遂把这招式输入电脑，希望能分析及找出它的破绽！”明镜说到这里，打住话头，看了看众人，才又接着说道：“我这四部镇宫之宝，只需一小时内，就能够分析出爱回斯但相对论所揭示出的自然能量和引力，是一部国际的大型电脑，但将它们合并使用，这已是超国际运算，但我苦苦运算了数年，却仍然破解不了千岁女帝那一招……其中一部更回操作负荷过度而烧毁了……”赤龙闻听，深为震惊，他深思着，以猜测的语气询问明镜道：“千岁女帝的武功，真是深不可测……她的武功，会否是外星人的武功呢……”明镜双掌合什，回想着金刚生前是和他说过关于空中花园的见闻和感受。沉思着说道：“金刚师兄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从他对空中花园描述的那种神态来看，你的猜测即使是不十分准确，但离那实际也不远了。”问题实在是太令人耗神了，对那朦胧的东西自己没有亲见，只凭传闻，总也得出圆满答案，蓝天使绕开这个十分模糊的盲区，转而问道：“那么，空中花园还有些什么人，或者是外星人？”明镜对蓝天使提出的这个问题觉得很难答复，因为他自己本身对空中花园的事情就知之甚少，况自己对那事也不那么十分热心，只不过师兄到过那里身遭奇祸，自己惜给他疗治的机会偶尔打听，但师兄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闪烁其辞，直到金刚圆寂为止，明镜也始终没有从金刚口中探询出有关空中花园的详细秘密，回此他深思了一下，比划着说道：“其实，这始终是个谜，只不过有时师兄兴至所至，才会略提一二……”明镜深思着说了一半，努力回忆当时金刚仓夫叙述空中花园的情况，一边想像着空中花园的人物形象，一边用手做着动作绘声绘色地接着说道：“空中花园的统治者，就是千岁女帝，据师兄介绍，千岁女帝是个十分窈窕漂亮的女性，她头戴凤冠，身穿帛衣，披着凤羽织成的绚丽头篷，脸如美玉，明目黛眉，皓齿红唇，武功高深莫测，性格喜怒无常，她主宰着整个空中花园，她统治之下的居民还有天晰和神蜂两族人，天晰族的远亲据说是一种远古时代已存在的生物——晰蝎，而神蜂族的远亲则据说是由远古的黑蜂进化而来，这两族人各自都有很古老的渊源，这两族人分别由女帝的两个徒弟晰罗刹和蜂罗刹所统治！”玄虎听得很出神，也很感兴趣，他惜明镜说话换气的当口，插话问道：“她们是什么人？外星人？”明镜看了看玄虎，合什说道：“有可能是经过变异的地球人！”金刚停了一下，低头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环视一眼在场的众人，打着手势接下去说道：“金刚师兄曾经提及过，地球上人类其实分为好几代，第一代是人类，回为遇上类似天劫的变异，而

迂徒到外星去居住，如今的所谓外星人，有可能是第一代人类与其它外星生物衍生出来的人类！正如地球人，也分黄、白、黑、红四种不问肤色体形的人类！”玄虎听这里，猛地想起他所遇到的所谓衍外星人 T5 和 T4，他想像着他们那可怕的面孔和超绝的体能武功，仍感到心有余悸，不由惊悸地说道：“呀，那我碰到的外星人杀手，可能就是衍生变化出来的另一代人类，但他们的智慧和体能都远胜地球人！”

第七十三章 护爱身残

“呀……”半空中大占上风的雷烈，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残嚎，一个筋斗倒栽向地面，左掌左指仍屈曲成钩，尚未发招，已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箭从肩肿处被 T4 齐茬斩断，飞离身体，震上空中，鲜血四溅，仍抽搐惊挛震颤不已，情景煞是骇人，雷烈肩肿断裂处，热血狂喷，人如陨石，破空而坠。

“啊……”正在运功抵御辐射的风姿，目睹惨状，心神大震，急火上涌，直冲肺室，的经焚脉，大叫一声，喷血而倒。

腿魔骤见，头惊欲爆，冷汗如泉，骇然失色，吓得想喊却喊不出声来，只在心中惶急忖道：“哗！走火入魔？……”正在腿魔手足无措之际，却见风姿又颤抖着撑起身来，蔫头耷脑，两眼厌厌地看着雷烈发出惨、叫的方向，一言不发。

风姿本已急昏，然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她不能倒下，强打精神支撑着，她不断在心中告诫自己，激励自己道：“不，我不能倒下，一定要坚持住，我要替雷烈驳回手臂……”腿魔吃惊地看着风姿，浑身抖个不停，倒不是他为风姿而惊悸，而是为刚才雷烈那一声，惨嚎吓破了胆，那怪物的骇人威势已吓掉了他得三魂六魄，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了进去，以避过马上来临的危险，然而，由于风姿死活不走，腿魔也没办法，保护风姿这是军令，军令如山，他不得不舍命陪着风姿，他心急如焚，怨恨地看着风姿，心内绝望地骂道：“唉，你这千刀万剐不死不活的臭女人走又不走，拖累我也在这里陪你等死……”半空中倒坠的雷烈咬紧牙关，强忍撕心的剧痛，虽然败像已露，然而坚定的意志支持他不致昏死，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默默地想道：“呼……风姿逃得不远……为了她，我不能输！更不能死！！”爱情的力量可以创造奇变！

半昏中的雷烈心中时刻牵挂着风姿的安危，爱的力量唤醒他那颗即将熄灭的心火，令他在绝望中战意重新旺炽。

雷烈陡然催谷内劲，在空中连翻两个跟头，卸去冲势，在接近地面的瞬间，“嘿！”的暴喝一声，又顽强地站稳身体，断创处虽血流如注，然他仍诀意同 T4 血战到底。

但断了一条手臂，如何斗得过 T4？T4 看到雷烈如此玩强，断去一臂，血箭狂喷仍未瘫痪，尚支持不倒，战意犹存，心里既惊又气，不由哈哈笑着嘲弄雷烈说道：“哈哈，人要保持斗志，这样最好不过，否则我就玩得不过瘾！”雷烈不理 T4 的嘲笑，当机立断，用右掌运起轴劲，发出高热，烧焦伤口，止住流血。

T4 为雷烈这坚韧不拔的毅力所震惊，这种毅力得需要怎样的信念来支持，这比关羽刮骨疗毒，谈笑自若又如何，就是关羽也不会有如此顽强的毅力，T4 心里佩服，却又急又气，他恼羞成怒地讥笑雷烈道：“果然是条硬汉，佩服、佩服，但——你再顽强，我仍然要杀你！”雷烈无视伤势，把体内的铀能量不断升级视死如归！只见雷周身铀能量澎湃汹涌，鼓荡欲出，周身寒光莹莹进射，豪气干云，一个硕大无比，闪着紫色铀光刀应劲而暴现右掌上，此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激励着他的斗志，他心中默默告诫自己道：“我就是拼尽体内最后一点一滴的力量也好让风姿有足够时间，逃往安全地方！”然而，可惜，虽然雷烈在这里苦苦支撑，为风姿争取时间，好令她逃得越远越好，孰料他的好意自然白费了，因为风姿压根就未有舍他而去，此时，也是忍住周身核辐射带来的万分痛苦，顽强地站三十公里之外的小山丘上，正焦急地看着他，心里默默地为他助威鼓劲，因为无论怎么说，今次也她拖累雷烈，虽然雷烈痛失一肢，然而她有信心能力令断肢复原，目前的关键，她不希望雷烈再有什么差错，她揪心地看着未卜局势，心中忖道：“雷烈，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坚持最后，就要胜利，你虽然是断了一手，但这仍无碍你运用铀能量和暴速仪，只要你发挥到极限，杀伤力就比那怪物强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雷烈因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令风姿很感内疚，泪花不断在眼眶打滚，她以坚强的内力忍耐着，才不至于在腿魔面前流下泪来。

而此时三十里外的雷烈，心里也决不好受，他虽以坚强的信念支持着自己的斗志，但悲伤哀婉的气氛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自己心中深深知道这 T4 决不好对付，自己刚才已拼尽全力，虽小有所胜，谁知由于自己轻敌，最终还是让他用计引自己入囊，令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毁去先机，弄得个肢断臂残的结局，现在自己失去一臂，战斗力大打折扣，而自己面对的敌人却毫发未损，劲力雄厚，自己再斗下去也可能就是以卵击石，亡命他乡，可为了风姿的安危，自己又不能不咬牙接撑，雷烈虽明知自己已斗不过 T4，但爱情的力量令他却将自己的安危抛到九霄云外，临战前，他心中仍深深地默念着风姿，心中痛苦地忖道：“风姿啊风姿，我知道你已有了心上人……我也知道现在你心中虽然并不爱我，但我却甘心为你而死，回为你是我整个一生中，我的人生爱情里第一个爱上的女人！”正在雷烈心中思念哀伤的之际，雷烈面前猛然发出“隆隆隆隆！”的响声，雷烈回头望去，却见 T4 已催运起四灵功中的麒麟劲气，一个庞大的机械麒麟形劲气团随着 T4 临空而下，“隆”然有点地降落下，虎视眈眈望着雷烈，呲牙裂嘴，准备进攻，T4 傲然地对雷烈说道：“小子，为免你死得太快，扫我雅兴，现在我就让你三招，只守不攻，随你死前任意发泄，也好叫你死后能闭上眼睛，那么，你就放马过来吧！我决不会眨一下眼睛！”被悲凉气氛笼罩心头的雷烈，忽地心念摹动，仿佛黑夜里迷路的行人见到前面闪出一丝火光，他心头不由窃喜，心内忖道：“嘿，好极了，想不到外星人与地球人同样会骄傲，只要你骄傲就会轻敌，这样，怪物你就怨不得我，你给了我反败为胜的机会！”雷烈忖罢，心里已打定胜敌的主意，他暗中将铀能量悄悄收回体内，臂上只集中五成功力，“喝！”暴吼一声，轻飘飘地挥起铀光刀，照定 T4 猛然砍去。

T4 看到雷烈那一副斗鸡的样子，出掌却是虚飘无力，以为雷烈现在已是困兽犹斗，不由恣意地狂笑起来，讥讽着雷烈说道：“哈哈，小子，看你这一式花枝招展的样子真是好看啊！可惜，你这招却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你还有没有什么新得花样，耍耍看看，我想你是黔驴技穷，仅止而已

矣！”雷烈不理川这一套，顾自挥掌，如玉女穿梭般攻向 T4 中盘下盘，T4 端然不动，只出“雷暴杀”，双拳一抖，果然，便轻易挡住了雷烈的铀光刀。

“崩！”硬憾之下，铀光刀应声崩碎，两人的劲力显得相差很远。

两人心里同时乐了。

T4 显得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开心地想道：“这小子断臂劲力太弱，由此看来，玩不了多久啦！”雷烈低头窃笑，瞬即止住，将笑意收回心底，他看到 T4 那一脸轻狂的样子，心内喜滋滋地忖道：“骄兵必败，这怪物中计了……”雷烈为了骄敌，本就暗中留着一手，在铀光刀上只用上五成劲力，这时他趁 T4 得间轻敌，疏于防守的机会，催运内劲，令暴速仪将体内铀劲增强 40%，把全数铀能量急速贯注往右脚上，“！”地飞起右脚，一式“铀能灭世”带着风声，眨眼攻上 T4 的头部。

T4 尚未从得意的兴奋中回过神来，骄意令他战意松懈，正是犯了兵家大忌，雷烈攻来劲力万钧的铀劲厉脚，“轰！！”的一声爆响，猛烈踢中太阳穴。

T4 在乐陶陶地神魂颠倒，心中想像着自己尽力戏弄够雷烈后，将他撕得七零八落的惨像，谛听着雷烈的哀鸣和撕碎凤姿时的那种快意，仿佛他以得胜返回海底异堡，看着首领满面微笑正迎接他，夸他能干，引起同伴们一片羡慕和妒忌的眼光，那开心劲就甭用提了，忽如一个霹雳击中头部，从他的太阳穴直击人心底，他的梦被击得七零八落，咦，首领没了，羡慕和妒忌没了，他猛地一惊，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

“轰隆隆……”T4 仿若中了核子弹，在惊天动地的爆响声中，爆得头颅凹陷，惨号横飞！

雷烈得势不饶人，速催暴速仪将体内铀劲提升 50%，运聚膝部，心里忖道：“再加把劲，看我这下轰爆你的头……”雷烈飞身而下，猛挺膝部，向 T4 面门又攻出：一记超猛绝伦的“铀能膝撞”。

T4 正在魂飞魄散之际，不想眼前一黑，面门吃了更厉害的铀爆攻击。

“轰隆隆……”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T4 面前升起一团橘黄色的蘑菇云，面门更像是开了一片染布坊，立刻变得五颜六色，又似开了个五味店，顿时酸、甜、苦、辣、辛各种滋味齐上心头，脑内一片鸣叫，乱糟糟得仿佛挤满了风声，雨声，风乱电线声，夹杂着尖尖的蚩叫蝉鸣，“呜……”T4 接连中了两记核弹爆力，惨嚎变了哀鸣……突击成功。

T4 被轰出三里外，“嚎！”雷烈仰天长嚎，心中屈辱尽吐，看着爆飞的 T4 面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呼吸回气。

“嘿——荷——”，雷烈尽情长嚎，舒发积压在心底的恶气，反败为胜，雷烈兴奋异常，他蹦着。跳着，浑身热血沸腾，带动铀能量更是活跃澎湃，对胜利更是充满信心，他哈哈狂笑着，看着远处的 T4，昏死在地，寂然不动，心中发狂地忖道：“怪物，叫你嚣张，这下你终于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充满着胜利喜悦的雷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往凤姿逃跑的方向举目望去，心中忖道：“姿姿，我没有辜负你的期待，我胜利了，你为我高兴吧，待我收拾这怪物，马上就到西藏同你会面，一定，嘿嘿，一定……”蓦然，在天际的山坡上，两个黑点在阳光下一闪一晃，雷烈心内一惊，凝目细望，却发现是两个人影，不由骇然忖道：“呀！这两个人影是凤姿和腿魔！”“唉，凤姿真是……”“不能让怪物知道……”凤姿并未有远走，令雷烈即惊亦喜，他心中一急，发力狂奔，向着 T4 僵卧的方向疾驰而去…此时 T4 昏昏地躺在地

上，寂然无声，七窍内冒着一缕缕青烟，痛死过去。

雷烈这两记超猛重击，直把 T4 轰得面骨凹陷，牙齿脱落，面肌扭曲，样子十分狼狈，伤到这个程度，应该是连大罗神佛也该回天乏术，但 T4 是外星人，就在雷烈扑到离他一里远的时候，T4 忽然从昏死中猛醒，摹见雷烈遥遥扑来，“犀……”发出狼嚎般的嘶叫声，竟能发劲震得四周地面爆破崩裂。接着，纵身跃起，飞上半空，背上箱子，急剧地吸聚地下蕴藏的铁、梯、钛、铜、金。银。钴等矿物质元素，只见七彩缤纷的矿物质闪着毫光，扭着劲打着旋儿由背部箱子涌进体内，在体内转化为强大坚厚的能量，供自己使用。

雷烈陡见 T4 从地上跃起，心中只暗暗叫苦，他知道刚才两记凶猛绝伦的重击尚未重伤 T4，定激出他的斗志，自己斗下去又要吃亏，本来从现有实力来看，自己就在体能上稍逊一筹，倘若让他完全恢复，不趁现在体能略损的时候予以重击，那后果将无法设想，雷烈心中着急，惶然忖道：“不妙，想不到这家伙重伤之下仍有战斗力，为了增加必胜的把握，我要把三股劲力合聚成最猛烈的核爆铀光球，一举歼敌！”雷烈临危不乱，忖好歼敌之计，遂收起双脚，加上右拳劲力，三股劲力骤然合到一起，霎时聚成一个超大超猛超烈的铀光球，晶莹透澈，泛着黄绿铀光，以毁世灭物地威势，凌空向 T4 攻出了“铀爆绝世”。

T4 此时已调息运气完毕，他看着疯狂攻来的雷烈，没齿尽裂，七窍生烟，恨不得抖他一口吞进肚子，以解心头受辱之气，他迅速捏指拢起双臂，将周身能量催谷成机械凤形，咬牙切齿地对雷烈咆哮道：“你虽两次得手，但现在你以为赢得了我吗？错！！我岂是那么容易一击就败的角色，看我破你的铀光球！”T4 说罢，双掌叠起，将刚才吸取回来的矿物质元素加上本身的功力合聚在凤凰翼上，有如锋利无匹的巨刀，向雷烈攻出“利翼断天地”。

“咣！”雷烈暴喝，催动铀光球挟带着毁天灭地的劲力迎向 T4 劈出的巨力，“察！”一声脆响，利刀猛地将铀光球劈为两瓣。

“嗤！”利刀透过铀光球直劈向雷烈的右腿，斩金截铁响声中，雷烈的右脚又从膝部被齐茬斩去。

铀光球发挥核爆威力前，雷烈忽然看到自己的右脚飞了起来……他大叫一声道：“呀，我的脚……”T4 一刀砍中，飞身疾退。

“轰！！”“隆！！”，地动山摇，沙石横飞，核爆的三力显然暴增三倍，直轰得尘爆四起，乌烟瘴气，气浪冲天，但却未伤 T4 半根毫毛，因 T4 已得手远飘了……“隆隆隆隆……”“轰轰轰轰……”核爆威力接二连三地爆发，整个天地山鸣谷应，回声不绝，巨大的蘑菇云翻卷着，沸腾着，袅袅的冲天而上，核爆中心闪着一片黄白色的寒光，蘑菇云四周燃着汹汹烈焰，缠绕着铀爆辐射光，蓬勃澎湃，四散扩张，尘爆、狂风、石雨、冲击波骤然爆发，惊雷、恶电、海啸，山崩将天空搅成一锅粥，铀光球的核爆威力有如千万颗原子弹爆炸，辐射光映照了大地，将天空照得一片惨白，地面方圆一公里内场被暴得沙石犁起，龟裂溃碎，出现一个深深的大坑。

目睹此次的核爆之威，T4 也不禁心中一寒，躲在远处空中，骇然忖道：“哇！我的天，太可惜了，幸好躲得快，才没被轰中，否则的话，即使不死也要被轰得伤残不堪……”核爆烟尘有如风蚀蘑菇，冲击波一轮一轮扩散到三十公里而外，风姿立身在山坡上，脚下也感觉到地面剧颤，好呆呆地看着那冲天而起的蘑菇云，耳鼓被这巨爆震得嗡嗡作响。

凤姿绝望了。

泪，顺着脸颊汹涌而下。

凤姿心胆俱碎，目瞪口呆，心中骇然忖道：“烈……凶多吉少……”尘埃落定。

奇迹出现，雷烈残一肢一腿，爬在乱石嶙嶙的地上，仍然清醒地活着。

他用头撑着地面艰难地爬起，喘着气，又用单臂支着地面试图站起，他嘴里喃喃道：“凤姿……我无论如何……都要杀死这只怪物……唉……”然而，事与愿违，雷烈喘息着，无论怎样挣扎，却始终站不起来，残腿钻心剧痛，令他痛苦地呻吟着，这时，死亡的阴影已悄悄地笼罩在他的头上……这时 T4 突然返回，凌空向雷烈左肩攻出一式“麒麟悍击”。

T4 一边攻出万钧之力，一边骂骂咧咧地咆哮道：“妈的，我要将你手脚逐只折断，死得惨不可言，方泄我心头之恨……”雷烈挣扎欲起和口拼命，无奈空有斗志，但身体和体力却不争气……“轰！”响声中，T4 猛厉的一脚，竟把雷烈轰得撞破地面，深入地底数十米……可怜雷烈，猛遭 T4 的厉脚，右臂骨。肩骨和邻近的胸骨，都被轰得片碎……只剩下一只脚是完整的……惨败，惨痛的难以形容，惨嚎着直撞地底惨声历历，风也悲泣，云也悲泣，大地动容。

雷烈口中鲜血狂喷，两眼发黑，周身有如千狼撕咬，万蚊啃噬，在地上痛得昏昏欲死……血。

泪泊箭喷。

在数十米深的地底。

雷烈但觉全身崩裂，剧痛难当，但心里仍牵挂着凤姿……他悲哀。绝望、后悔、自责，痛苦忖道：“完了……完了……我真没用！今次败死，救不了凤姿……”洞，黑漆漆，深不见底。

烟，盘旋。翻卷。索绕。迷漫，丝丝缕缕。冒出)同口。

死寂，弥漫在荒野。

T4 安心了，开始注意到自己，神经松懈，引发内伤，T4 的鼻里，嘴里竟喷出绿血，他浑身颤抖，四肢疲软无力，看着洒落在手指的血液，呆呆忖道：“这地球人居然能令我重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T4 嘴眼歪斜，额上冒出个大包，他揩干血渍，忍住痛楚，想起刚才恶战，仍觉心中后怕，不由毛骨悚然，心内忖道：“若每个地球人都有如此顽强的斗志和身手……我们将欢以征服地球……”蘑菇云逐渐淡化，分散，消失，凤姿神恬呆滞，出神地看着逐渐平静下的沙漠，希望雷烈站起，希望出现奇迹。

然而，她望穿双眼，死寂的沙漠再没有半个人影。

“烈……”凤姿失声地喃喃着，不禁颓然坐倒，浑身颤栗。

过了盏茶功夫，凤姿才抬起头来，神色灰死地对腿魔说道：“你走吧！怪物的目标只是我，我已连累了一个人，现在岂可能理连累你！”腿魔张嘴想说什么，但却欲言又止，他自觉汗颜，对待生死，自己竟然这么胆怯，还不如一个女子，腿魔忖道：“视死如归，好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男人的自尊，令腿魔陡生胆气，他放弃个人荣辱得失，一把拉起凤姿，坚定地说道：“我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岂可见死不救，抛你而去，既然如此，我有军令必须执行，生本由天，死不由己，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你，要走，我们一起走吧！”凤姿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她不解地看着腿魔，迟疑着说道：“但……跟我一起，是死路一条……”腿魔不自然地笑了，他看着凤姿，惭然说道：

“你是女孩子，也这么有勇气，我若临阵退缩，还算是男人吗？”凤姿听到腿魔的慷慨陈词，呆望着腿魔，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人的对话，已被两里外的 T4 听到，他不由的从心底乐了，这真是发困遇枕头——巧了，我正耽心你跑掉，原来你还在等死，T4 不由“嘿！”的一下笑出声来。

死神又盯上了二人，然而，此时二人却浑然不觉，仍在热烈地争执着，腿魔见凤姿执意不肯拖累自己，没办法，他只好强硬地对风姿说道：“雷烈命令我保护你，这是命令！还争执什么，快走吧，否则来不及了！……”“嘿嘿嘿！不用走了！反正都要死，省点脚力吧！”一声阴冷的怪笑传来，接着又是一连串森冷的嘲弄，争执中的二人浑身找了个冷颤，循声望去，只见 T4 鼓着机械凤形气劲，浑身散发出的能量，正朝二人头上扑来。

腿魔不由暗暗叫苦，惊得冷汗长流，失声喊道：“大祸！”事态危急。

腿魔一把将风姿拉向身后，摆开架式，准备邀战，口中急促地喊道：“风医生，你先走！我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妨我就光荣地战死吧！”T4 嘴斜眼歪，面部肿胀，露出满嘴豁牙，纵情狂笑，鄙夷地对腿魔说道：“就凭你？半招也捱不了！哈哈哈哈哈……”T4 正在狂笑，忽听背后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接着一个冷冷的声音破空而来：“怪物，我们的仗尚未打完！！现在，我们决一死战吧！！”T4 大吃一惊，惊惧回望，却见雷烈周身散发；着强猛的铀劲毫光，仿若一团绿色能量团疾冲半空，朝自己猛扑过来，T4 又惊又怕，心内忖道：“呀，这家伙伤残不堪，冲霄之势竟这么强、猛，真奇怪！”只见雷烈浑身污血，筋脉暴现，而且断去一手一脚！，面色死白，双目肿胀，嘴里仍不断喷出淋漓的鲜血，纵身空中，令人触目凉心。但他浑身散发出的铀能量气劲，棘棘烈烈，汹涌四溢，泛右幽：幽绿色，似乎比未作战前更加雄浑强厚！雷烈向无表情，威风凛凛地悬在 T4 身后，冷冷说道：“怪物，过来受死吧！”雷烈咬定 T4 阴魂不散，拖不垮，打不烂，拗不断，压不弯，只气得 T4 脑羞成怒，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吼道：“嘿，你这只断翼独脚的乌鸦，真是到死都嘴硬！”“烈……”风姿骤见雷烈，惊喜地大喊一声。高兴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看见雷烈未死，凤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仿佛太阳驱散了乌云，雷烈奇怪般的出现，一下就驱散了死神，腿魔不由欣喜若狂，看着空中的雷烈，忘情地喊道：“雷烈啊雷烈，我腿魔真是服了你啦，我要把你做为我崇拜的偶像！”T4 纵身催劲，运起机械龙形，张牙舞爪，向雷烈扑去，出手便是“怒龙狂噬”。

雷烈见 T4 催动机械龙形扑攻而至，雷烈并不硬拼，浑身急旋，“隆！”的一声，飘然落地。

T4 一式击空，直气得暴跳如雷的骂道：“小子，不是决战么，怎么反而躲躲闪闪，我看你是色厉内存！”雷烈不急不躁，一任 T4 怒骂，他看了风姿一眼，神色坚定，胸有成竹地对风姿说道：“风姿，看我怎么诛杀这怪物！”雷烈说罢，单腿点地，身体如火箭升空，疾旋扑射向 T4。

T4 凌空摹见雷烈直挺挺地拨地而起，直向自己射来，不由大喜，遂张口十指，兴奋地喊道：“好极了，看我抓暴你的头！”T4 本是满怀信心，想雷烈像这样硬拼，是自寻死路，到嘴肥肉，不吃白不吃，不料，随着“崩！”的一声爆响，T4 才觉大事不妙，心底一凉。

T4 傻了。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他的龙爪竟被雷烈这猛烈一撞，直撞得十指纷纷断碎，龙形气劲四射溃散。

第七十四章 聚能灭魔

T4 隍恐地惊叫一声，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失声怪喊道：“哗呀！他的铀能量撞击力，竟比刚才暴增了两三倍……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只是厄运的开始，还有更令他不可思议的事马上就接着发生了，直令他至死也不会明白。

正在 T4 惊愕之际，雷烈趁他防守崩散，以冲势如虹的威势，狂撞入他的胸腹里……“呀！”T4 大声怪呼，口吐绿血狂喷，随着“波！”的一声脆响，雷烈暴猛的铀能量钻劲，威力难以形容，竟能摧毁 T4 的四灵功护身气劲，雷烈“嚎！”的一声怒吼，头部从 T4 的背部破体而出。冲劲飘烈，劲力绿色毫光进射。

此时只见 T4 犹如被箭击穿的靶子，背部能量储藏箱破碎，围在腥上的能量管道断裂，能量喷着橘黄色毫光宛如恶电灵蛇，四散激射。

雷烈一头钻破 T4 的胸腹，跟着产生出的强烈核分子分裂撞击爆炸，“轰……隆……”，爆炸声惊天动地，核爆产生巨大蘑菇，带着辐射毫光总剧澎湃，霎时只见 T4 残肢与气浪齐飞，绿血与午 11i 光共一色，登时把 T4 炸个粉身碎骨，情景骇人，阴森恐怖。

T4 临死前的一刹那，怎么弄不明白，因此亦无法相信，雷烈怎么竟然拥有如此摧天毁地的能力……然而，不论 T4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事情竟在这瞬间奇怪般地发生了，T4 眨眼之间就已变得灰飞烟灭，莫明其妙地眨眼成了糊涂鬼……T4 死得不明不白，风姿心中更不明白，她呆呆地望着这瞬间发生的惨状，惊异他说不出话来，只在心里狐疑忖道：“奇怪，雷烈体内的能量，就算加上三倍暴速仪，亦不可能有这种威力……”恶战后的雷烈浑身虚脱，控制不住身形，从空中重重地跌落到地上，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地面，生命力在一点一滴的消失……昏迷中雷烈，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道：“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

被 T4 轰入地下的雷烈，本已临近濒死绝地，然而，又能有谁料到，他竟能在眨眼之间破土而出，进行反击，一举置 T4 于死地，难道雷烈是有神助？难道该雷烈大难不死？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谜，似雾，似烟。

这个谜，T4 至死也不会解开，而且风姿也无法解开，只有雷烈在昏死中，心里还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雷烈被 T4 轰入地底之时，他知道这下自己是彻底完了，再也不会会有复仇的机会，他知道自己从此可能就长远长埋在这地下，也只有在这地下才有可能见到风姿，因为风姿失去了自己强有力的保护，面对强猛的 T4，不出三招两式，便会尸横当场……昏死中的雷烈并不甘心；他总觉得不能保护风姿。他至死也不会瞑目，他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正当雷烈万念俱灰之际，突然他感到自己腹内的铀能储藏器又莫名其妙地变得活跃起来，他心里感到奇怪，不由惊异地忖道：“咦，我虚耗已尽的铀能量，竟渐渐恢复，而且很迅速……”雷烈体内铀能

量迅速增加，而且是无穷无尽地增加……雷烈兴奋不已，极力思索，终于他心念一闪，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奇怪的秘密……他内心惊喜地狂叫，他终于明白，原来他所在的“葬身”之地，是中国核试验的罗布泊盆地，中国在此进行过无数次核试验，遗留下了很多的核辐射和铀能量……对雷烈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他心里兴奋想道：“我要尽力吸纳最多的铀能量，然后攻怪物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雷烈吸纳了远超于自己负荷的铀能量，然后破土而出，终于出奇制胜，击毙 T4。

昏迷中的雷烈，仍心明如镜，他知道风姿灾难也去，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真是真地完了，心中清醒地想道：“核爆反震，已破坏了我身体组织，…但能杀了怪物，救回风姿，虽死也心甜……”当雷烈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时，一颗热泪唤醒了他。

他艰难地睁开自己那双肿胀的眼睛，看到风姿在自己身边，泪流满面，他的麻木的神经感觉出有一只温柔的手正在抚摸他那血迹斑斑的头发，他听到风姿正在又哭又叫地呼喊着他道：“雷烈，雷烈，你醒醒，你醒醒呀，千万不要死……振作啊！”仿若春雨催发春草，这声声呼唤，滴滴泪水，终于唤醒沉沉欲“睡”的雷烈，这滴滴泪水，终于滋润了生命的嫩芽，风姿的热切的关怀，又重新点燃雷烈的生命火焰。

死神，畏惧于爱的力量，终于悄无产息地溃退了。

雷烈两眼满含柔情，热切地看着风姿，他看到风姿那伤痛欲绝的神态，仍不改他那油腔滑调，他调侃着喃喃说道：“哎……为了看你的俏脸……我一定不会死看到雷烈终于又恢复了求生的意志，风姿满含热泪，不禁又咳又喜他说道：“淬……看你现在都伤成这个样子，还要耍贫嘴。”风姿看雷烈情绪稳定，放下心来，吩咐腿魔道：“腿魔先生，请你马上去找雷烈断了的手脚！”腿魔立即应道：“知道！”腿魔背着雷烈和风姿一起，迎着霞光，在罗布泊的戈壁上急急地奔驰着……T4 之役，雷烈凭着顽强的斗志，巧借地利之势，在恶劣的条件下，反败为胜，创造出胜过天方夜谭般的奇迹，他不仅保护了风姿，也升华了自己。

这，也许是天意。

昏迷了的雷烈，伏在腿魔的背上，嘴角仍挂着笑意……情为何物？威力可比天地。

玄虎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令众人一愣。

惜儿首先回过神来，她用诧异的眼光看着玄虎，满怀疑虑地问道：“你见过外星杀手！”玄虎见众人吃惊，眼神充满怀疑，遂绘产绘色，将大战 T4、T5 之事和盘托出，但隐瞒了乘风姿大醉而“合体”的事。

静静地听玄虎说完，沉思了一下，才昂起头，措辞说道：“你遇到的外星杀手，若与千岁女帝或者晰、蜂两大族长相比，仍然相差很远！”玄虎听明镜说话轻描淡写，看他一脸不以为然的的样子，虚荣心令他觉得很夫面子，回自己刚才的说话加进自己的想像，添枝加叶说出来的，充满惊险传奇色彩，他的目的就是在炫耀自己，通过外星人来反衬自己的强大威力和超卓武功，本意是想引起众人啧啧称奇和一片掌声，如果能使惜儿流露出羡慕的目光，他的虚荣心将更加满足，谁料人们的反应却是那么平淡，更想不到的是明镜竟当头浇下一瓣冷水，玄虎不由心恼羞成怒，他面罩寒霜，说道：“明镜，何必把外星人夸张的这么厉害！”明镜本就看不惯玄虎那种阴阳怪气，浮轻薄佻，好大喜功的样子，现在听玄虎语气中充满敌意，不由大怒，他也顾不

得他那一向受人尊崇的身份和沉稳恬淡的性格，冷冷地看着玄虎，霍然转身指着大堂中央的巨型电脑计算机，气冲冲地对玄虎说道：“哼！你以为我是在吹牛吗？我这套无敌电脑计算了多年，也只能计算出女帝的攻击力！但至今仍计算不出破解的那一招之法！”“D0——D0——D0——”正当明镜气恼之际，无敌电脑忽地发出尖利的报警声，明镜神色一悦，满面春风，笑着猜测道：“呀，莫非已有了结果？又会是一闪即逝，快看情楚。”明镜一边说着，一边急急跑向电脑，尚未等明镜启动输出程序，忽听背后的一台大型电脑发出“嘶……嘶……”的怪叫声，接着冒出一股股浓烟，还没等明镜醒过腔来，猛听到电脑“乒！”的发出一声爆响，接着便是浓烟滚滚，火光迸射。

明镜尚未来得及高兴，其中一台大型电脑发生爆炸。

明镜慌了，顾不上按打键盘，大惊失色，转身惊慌地向电脑扑去，嘴里心疼地喊道：“呜呼，我的二号宝贝呀……”风护法看明镜那种疯颠颠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对海护法说道：“唉，阿海，准备纸笔吧！”明镜垂泪挥笔，啼嘘不已。

稍顷，明镜挥笔而就，众人一看，只见纸上写道：“2040年二月，因研究千岁女帝招数，不胜负荷，力竭而亡……痛！”痛！痛！！”明镜贴好纸片，双掌合什，老泪横流，对爆炸的电脑诵经哀悼，风、火二护法亦合什诵经。

玄虎双臂抱胸，面露讥讽，静静地看着叫镜那付滑稽的样子，直觉得好笑，不由在心中嗤笑道：“看他那样子，对一部破机器都会念咒诵经，真可笑！”明镜念完一段往生咒，对爆破电脑超度完逼，转过头石着玄虎，语音哀伤地说道：“玄虎，连超级电脑也计算不了，千岁女帝的威力可想而知！”玄虎不为所动，双臂抱胸，一动不动，一脸不屑的神情，鄙夷他说道：“吓，这怎能和人相提并论，电脑是死物，人才是万物之灵，别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明镜一脸不悦，不屑与他争辩，他冷眼看着玄虎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淡淡地说道：“信不信由你……不过，千岁女帝极可能是第一代人类，若能找到空中花园的话，便有机会揭开这个谜。”蓝天使忽然想起另一个问题，她看着明镜，插话问道：“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只有观云智者和金刚活佛才到过空中花园呢？”“对，但为什么多年来，只有两个人找到空中花园，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明镜双掌合什，平静地回答。他深思着，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考虑许久，用手指着假想中的空中花园，又接着提出自己的猜测道：“通过种种迹像来看，我怀疑空中花园拥有高度机密的防御措施，令外人无法接近，入侵更是没有可能！”赤龙一边听着明镜的叙说，信服地不时点头，表示赞赏，一边紧蹙眉头，在心里思考着一个问题，从观云智者，金刚活佛所见所闻及明镜大帅的推测来看，这空中花园的统治者，千岁女帝百分之八十是一位武功和体能都占绝对优势的人，但这种优势究竟有多大呢，观云和金刚虽然失败，斗不过于岁女帝，那是他二人人单势孤，因此失败是肯定的。我和玄虎三人，武功虽说有可能不抵二位活佛，但假如合三人之力，二位活佛又绝对抵不过我们三人，这种威力从无限岛那次意外事故中可以得到的实证，但我们三人的合力对千岁女帝而言，究竟又如何呢？赤龙想到这里，开口问明镜道：“明镜活佛，以你估计，合我们三人之力，能否抵挡得住千岁女帝呢？”明镜闻听一怔，他认真地看着赤龙，沉思了一下，心里觉得没底，不过他有办法做出比较，想到这，明镜语气迟疑地说道：“这个我到没想过，因此我不知道……但你提出的问题，我可以从实例求证！”明镜说罢，又双掌合什，考虑了半天，最后像是在心里作决定的样子，微微

含首对赤龙三人说道：“这样吧，今天我破例带你们去本宫的禁地，在那里可作实验。”“禁地！？”赤龙三人闻听，感到既惊奇同时又感到迷惑不解，不由齐声问道。

这时风护法不高兴了，他沉着脑，质问明镜说道：“明镜，禁区地连宫中弟子也不可以进去……何况他们是外人……”明镜见风护法提出异议，不得不对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他回过头，面色安祥，平静地看着风护法，缓缓说道：“师兄的遗愿，是将惜儿送回去，而且三位施主亦是身负总统使命，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我们该协助他们去空中花园，为了让他们了解千岁女帝的实力，故此要破例带他们去禁地，请你带上手提电脑来吧！”众人随着明镜走过曲折廊道，越过重门深锁，来到宫中禁地。

宫中禁地原来就是大佛殿。

众人进得殿来，只见大殿正中是一个已大的莲花台座，座壁周围刻满佛像，大殿四周的岩壁上布满佛龛，每个佛龛里均供奉一尊佛像及神抵，上对殿门的是一座佛祖坐像，佛手微扬，似正坐在迎叶山中为众教徒讲法论道，左右依次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金光菩萨、燃灯佛，弥勒佛及其它菩萨、佛抵，尊者等佛像，各位佛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环列大殿四壁，大殿是佛力凝聚最强大的中心点，只见接近殿顶处，有一个由四条巨缆拉成的大网。

故地重游，玄虎登时记忆起当年在这儿得到佛光照射，脑域重新开窍，武功突飞猛进的情景……不觉十分震惊。

明镜对赤龙三人双掌合什，缓缓说道：“三位都是绝顶高手，稍后请发挥出你们的最高功力！”明镜说到这里，转身指着近殿顶处由四根巨缆拉成的大网接着说道：“一齐轰向上面这个大网！”“大网是由钛、钴合金制成，内有精密的探测仪器，可以探测出你们三人的合力的具体数值，而你们的劲力将会被屋顶的法轮所吸收消融！”玄虎态度傲慢，还为刚才的事在心中对明镜有气，因此他用怀疑的口气，给明镜出难题道：“我们三人联手，力量足以摧天毁地，这法轮如何抵挡得住？”明镜并不理会玄虎的态度，听到玄虎怀有疑问，遂两手一张，坦然地说道：“这大可不用担心，师兄当年发现，殿顶法轮具有宇宙黑洞的神秘吸纳力！所以师兄和我一起研制出这个测试功力的巨网，师兄借此经常测试自己的功力的境界！”还是女人心细，蓝天使虽然听到明镜说得如此肯定，但仍有点不放心，因为这毕竟是三个一等的武功高手的合力，不是儿戏，况这网就是再坚固，总也有个限度，倘若三人合力不幸超过了这个网的承受限度，出现意外，到那时三人将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她想这事不容乐观，必须做到咸疙瘩炒菜——有言（盐）在先，事前把话向明镜挑明，倘若明镜一再坚持，到时出事三人也可避免麻烦。想到这里，蓝大使开口向明镜说道：“明镜活佛，若万一毁了这座古殿，到时可别怪我们啊……”蓝天使本以为明镜会知难而退，不料明镜听后却是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双掌合什，朝三人微微点头说道：“佛法无边，你们放心发挥功力吧！”玄武领受过佛光的浩瀚威力，他想到自己当年在这个佛殿的莲台上确实感受到佛光的无限法力，因此这时他早已改变了刚才的看法，对明镜之言深信不疑。

事隔多年，现在天佛殿顶安装的微波接收系统，早已取代了原来大部分的电子传送，因此明镜说完，用手指着风护法手中已打开的手提电脑对赤龙三人接着说道：“这部手提电脑有微波接收器，巨网所测试出的力量指数，

将会传送到这部电脑中计算！”赤龙三人听明镜说完，才打消心中的顾虑，欣然跳上莲台，三人抬头望着大殿顶部的巨网，跃跃欲试，赤龙叮嘱玄虎二人道：“准备运功，我数一二三，大家便齐向上轰！”三人统一意见，开始运功。

玄虎手结佛印，举过头顶，同时提起左腿“喝！”的大喝一声，祭起六神诀中最威猛的一式“如来破天”，将十成六神劲力悉数灌注于左腿，静待发功。

“啊！”蓝天使厉喝声起，蹬起弓步，矮身下伏，撑升双臂，扭腰急旋，祭起“火云掌”将周身火云劲气，尽数催运至双掌，霎时只见双掌彤红，周身火云综绕盘旋，威势慑人。

同时，赤龙亦弓步拿椿，撑开双臂，紧拆以拳，“啊”的暴吼一声，祭起“金钟钛极身”，将全身劲力全部催谷到双拳，霎时，但见赤龙周身罩满紫色金钟钛极劲气，内劲将周身衣服鼓得烈烈作响，双掌劲气充盈，仿若两团火球，泛着红紫色的毫光。

三人运功完毕，只听赤龙数道：“一——二——三！！”三字刚落，三人同时发一声喊，齐鼓劲向巨网猛轰。

“啊！”“何！”三声暴喝，如同惊雷，只震得大殿四壁嗡嗡作响，随着吼声，只见玄虎踢出的左脚，七彩佛光迸射，一道蓝白的寒光仿如利剑，带着响声，直刺巨网。

蓝天使双掌高扬，掌心向上，周身燃起汹汹烈焰，火蛇盘旋疾转，映得周身一片血红，双掌掌心，吞吐着橘黄色的焰火，汇成一束，仿若剑芒，带着破空之声，飞身已网。

赤龙猛挺双拳，两拳泛出金色毫光，灿灿四射，棘棘烈烈，仿如火山喷发，地火狂泻，又仿如两道流星，齐射已网，漫身劲气，澎湃汹涌，金色中杂挟紫色钛极毫芒，将整个人映照的仿若一尊天神，威不可挡。

三股惊世气劲交结，纠缠交错，盘旋而上，仿若擎天柱石，倚大利剑，又似龙卷旋风，闹海怪蟒，紫中透青，青中泛黄，盘根错节，火蛇吞吐，只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三大护法及惜儿只看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膛目结舌，呆若木鸡……风护法骇然忖道：“哗，三人联合出击的气劲，看来比帅父的劲力强过不止一倍……”明镜倒吸一口冷气，背透寒意，两眼鼓荡欲出，面色青白，心惊肉跳，惶然暗忖道：“哗，太惊人了……钛钻网不知能否承受得起……”三股惊天气劲，发出“熊熊熊熊熊……”的罡烈响声，直轰巨网，已网受力波及发出连绵个绝的爆响，电火四溅……当三股猛劲轰至法轮时，只见法轮突然疾转，产生犹如宇宙黑洞般的反应，在连绵不绝，极度震撼的“隆！……隆！……隆！……隆！……隆！……隆！……”的轰响中，三股猛劲的吸纳消弥得无影无踪。

“啊……”明镜手捂双耳，长声惨叫，被巨大的隆声震得仰天而倒。

“噱……”三大护法同时捂住双耳，怪声嚎叫。功力虽高，但对这刺耳的响声也消受不了。

“啊！”龙、虎、蓝三人虽受得住隆声震荡，但也同时大叫，惊诧莫名。

三人呆立台上，一齐住手，法轮失去了震荡为，隆声嘎然而止，三人回过神来，仰头望去，却见钛钻网安然无恙，只剩下电光回旋跳耀，法轮亦静止不动，但有灵光萦绕。

玄虎对着法轮看得入神，张口欲喊，却又欲言又止，呆若木鸡。

赤龙摹见玄虎神态，心内诧异，暗自忖道：“咦，玄虎好像出了问题，怎么会望着法轮发呆……”电脑收到了反馈数据，经过自动系统运算，结果很快得出。三人合力是：总击力：25732KG（公斤）赤龙夫妇走下莲台，看到计算结果，赤龙问明镜道：“明镜活佛，我们的总击力可胜千岁女帝吗？”明镜一边按击手提电脑的键盘，一边对赤龙说道：“让你看看，电脑估计女帝的总击力，比较之下，便有答案！”明镜调出电脑内储存的数据，只见电脑的估计数据是：千岁女帝击力：53642KG（公斤）“什么？竟比我们三人合力还强一倍以上！”赤龙看到电脑里的数字，简直不敢相信，惊得目瞪口呆，失声大喊。

赤龙从惊呆中回过神来，仍是不敢相信，便大叫仍在莲台上发呆的玄虎道：“简直难以置信，阿虎，你过来看看……”玄虎没有吭声，此时他已魂游天外，赤龙张嘴刚想再喊，直听明镜打着手势制止道：“嘘！别打搅他！”明镜怕赤龙发生误会，因此说完，急忙双手合什，接着解释道：“玄虎正进入我们密宗的悟道状态，千万别打扰他！”蓝天使闻听，双臂抱胸，轻蔑地看着玄虎，一脸鄙夷地神色，心道，“悟道”那得看是什么人，悟道之人必须性格沉稳，态度祥和，聪颖慧颖，毅力超绝，肯吃苦负重，而玄虎却是一身轻薄之相，性格浮躁轻佻，心高气傲，妄自尊大，虽是脑瓜不笨，但也都只是些小聪明，特别是对女孩子那种肉麻的样子，那样子看去都觉恶心，他会悟道？那真是见鬼了，蓝天使想到这里，不屑地说道：“以他的德行，哪有资格悟道！哼，哗众取宠，装得倒像！”蓝天使正在忿忿不平，猛听站在身后的惜儿“哎……”的痛苦地叫出声来，众人急朝惜儿看去，只见惜儿右手抓头，突然间变得浑身颤抖，看去显得很不舒服……明镜一见，大惊失色，像是猛地想起什么事似得，神色紧张地指着惜儿，慌慌张张地回头看着风火海三位护法大声说道：“啊呀，今天是十五，现在已入黑，快带惜儿去休息！”这时只见惜儿，双手捂头，脸上竟出现入纹状黄、绿相杂的怪斑，样子十分痛苦，不停地呻吟着道：“哎……”火，海二位护法闻听大惊失色，也不搭话，急急扶惜儿离去。

赤龙夫妇看着火、海二护法慌张离去，觉得很是奇怪，感到十分诧异，想着惜儿好端端的却突然变得十分痛苦的样子，令人很是费解，而明镜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十五……”、“入黑……”的话来，看来其中定会有什么秘密，是什么事呢，能令明镜和三位护法都如此慌张，其实赤龙夫妇由于离惜儿太远，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殿灯光太暗，赤龙夫妇才没有发现惜儿脸上出现的怪斑，只是觉得众人行为古怪，但究竟有什么蹊跷，两人也无法深问，只是在心中猜疑地忖道：“看他们神色慌张的样子，惜儿出了什么事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下子就打消了众人的兴致，明镜表情显得十分沉重，打破沉静，双掌合什，对赤龙夫妇说道：“两位，天色不早了，请往饭堂用膳，玄虎就留在这儿继续禅悟吧！”“好吧！”二人痛快地回答。

赤龙夫妇随同明镜走出天佛殿，；临出门时，又回头看玄虎一眼，只见这时玄虎已在莲台上盘腿打坐，仍呆呆地仰望着大佛殿顶的法轮，二人相视一笑，不可理解地摇了摇头，随同明镜，走出门去。

第七十五章 沙漠风暴

高原的夜。

奇清、奇冷、奇静。

风情如水，月冷如冰，夜静如梦。

整个布达拉宫矗立在层峦叠嶂的高原上，仿若是一个孤寂的剑客，披发仗剑，超然物外，独自品尝人间难得的仙境。

天清气爽，月圆如盘，云诵波诡，山岚叠烟。

饭后，赤龙两口子悠闲地倚偎着，欣赏着天空的朵朵白云，朗朗明月，静静山峰，沉沉岚烟。

快将要起程寻找空中花园，此行成败难料，凶险莫测，令两人珍惜这相聚一刻。

夜风冷冷吹来，寒凉透体，赤龙揽紧蓝天使的腰际，为蓝天使避风遮寒，蓝天使倚偎在赤龙的肩上。稍顷，才打破沉静。说道：“龙，你看阿虎古古怪怪的，心术不正，我有点担心……”赤龙搂紧妻子，温柔地看了她一眼，安慰着说道：“放心，此行大家都是同一目的，若他中途惹事，凭我两人的实力，也不用怕他！”……玄虎此时仍坐在天佛殿的莲台上，瞑目沉思，他静思了数个小时，只觉法轮有无穷的神秘力量，自己只能领悟到一部分……

“啊……哩……唔……”突地，一阵阵急促、尖利、亢奋的叫声自沉寂的夜中传来，猛地打破玄虎的思绪，他从梦中惊觉，仔细谛听，不由觉得奇怪，惊异地自言自语地道：“咦，是惜儿的声音……”玄虎再也坐不住了，一个纵跃跳上莲台，仍自言自语他说道：“这声音似是呻吟，又似痛叫，怪怪的……似叫床声……”玄虎循声走去，来到廊道深处，“呵……哎……叮……”叫声从廊道另一端深处传来，他迟疑一下，停住脚步，犹豫不决地自言自语说道：“走廊那边仍是禁地……”玄虎徘徊不前，然而惜儿的叫声在他听来太刺激，太诱人了，感情终于冲破理智的防线，他暗暗他说道：“……非要看看个究竟不可！”玄虎循着叫声，三绕两绕，来到一座静室的拱形门前，只见木门把手亩粗大的铁链缠锁，惜儿那“幄……啊……咦……”的叫声从屋内传来……玄虎一怔，显得犹豫不决，不由自主自言自语他说道：“铁链锁门，惜儿被困在里面……”好奇心驱使玄虎上前，发劲一抓，铁链应声而碎。

“轧！”玄虎猛地推开门，往里一看，里面的景象令玄虎惊诧莫名，不由“呀”的一声大叫出声来。

“啊啊…玄虎……我要……哎……呵……”只见惜儿被锁在地上，俏脸飞红，叫声销魂入骨，显得情欲高涨，身上的衣服更被散去的气劲震碎大半，隐约可见那玲珑浮凸的诱人胆体……玄虎看得眼都直了。

女人的俏面诱人，女人的身体更加诱人，特别像惜儿这样面貌较好，体态娇柔的青春女孩，更令人神魂颠倒，玄虎本就对她垂涎三尺，但天公作美，此次机缘巧合，怎不会令他周身热血沸腾，灵魂出窍？玄虎兴奋的简直晕了，这醉人的诱惑，令人每一根神经末梢都在颤抖：每一个血管都在膨胀，他满头满脸的汗水。浑身更是大汗淋漓；他的眼光似箭，恨不得刺透惜儿身上的每一点隐处；他眼光似狼，充满贪婪；恨不得将惜儿一口吞进肚里……玄虎大张着嘴，只觉口干舌燥，喉头咕咕滚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流出涎水，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但同时又有一种不解的谜团，他贪婪地看着惜儿，不由呆呆忖道：“哇……太诱人啦，美的简直要我的命！”“看样子，惜儿正

春情勃发……但为什么被锁住……”玄虎迷迷惑惑。呆呆怔怔。刺刺痒痒。眼珠似乎掉到惜儿身上，他满脸汗水，发如刺猬，眼珠一眨不眨，他一边看着地上的惜儿发情浪叫，一边在心里不怀好意地忖道：“嘿，看她平时比圣女还要冷傲，原来淫荡起来竟是这么厉害……”惜儿看到玄虎两眼直勾勾盯着自己，周身的欲火烧得更烈，她的心中似有万蚁啃咬，痒的骨软筋麻，她也恨不得玄虎马上就投入自己的怀抱，以消解她那浑身的躁动和不安，四处流窜的欲火，令她两眼迷惘，颊泛潮红，两眼发出令人神荡淫摇的勾魂欲光，色迷迷地盯着玄虎，显得焦渴难耐，她纵玄虎眼中看出她的渴求，因此叫得更撩人魂魄，摄人心神，她娇喘吁吁，一声紧似一声地诱人叫道：“啊啊……好难受呀……亲亲……快来呀……，求求你快解开我……呵呵……我要呀……”这醉心的叫声，充满挑逗、充满诱惑、充满令人无法拒绝的魔力，就是连铁打的金刚，虽然灵台空澄，但只要有血有肉，有灵魂，就会无法挡住这诱惑，何况玄虎血气方刚，正值躁动不安的多梦年华，又生性轻桃风流，心浮气燥，形骸放浪，感情从不设防，并且自打见惜儿的第一眼起，就存非份之想，如今春风醉人，春水荡漾，天随人愿，正是求之不得，就是惜儿不挑逗撩拨，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如今落花有情，流水有意，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机会，他怎能得意忘形，怎能不愿束手就范，甘愿自投“罗网”？因此，当他听到惜儿声声呼唤，才从心荡族摇，神弛暇往的梦中惊醒过来，忙不迭地跑到惜儿身边，醉得早就瘫了，但他有意撩拨惜儿的欲火，忍住浑身煎熬，笑得颤气颤声地说道：“哈哈，求我？快叫声心肝宝贝好哥哥啦！”惜儿虽觉难于启齿，但现在有求于人，因此也顾不得少女的矜持，也乐不得地让玄虎摆弄，因此，当她听到玄虎这充满肉麻的挑逗之语，一点羞色也没有，反而觉得十分迷人。她露出一脸诱人的微笑，用她那双勾人的眼睛，波光荡漾地看着玄虎，嗲声嗲气，甜甜地叫道：“心肝宝贝……好哥哥……快救救我呀……玄虎醉了，醉得心也颤了，这一声“心肝宝贝好哥哥”，叫得他浑身肌肉都酥麻了，他那里见过这么可心的尤物，仿如玉人儿，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每一根毛发。每一个细胞都透着令人心颤的魅力，看她两眼，仿如潭水，深得令人心慌；绿得令人沉迷，荡得令人骨蚀；语如莺啼，声声直沁心脾。自己虽和风姿有过鱼水之欢，可那毕竟是草草成事，风姿是在醉中，并不是倾心配合，那滋味仿若是香茗自斟，甘酷自饮，明珠暗投，没有春风，没有明月，既不迷人，又不刺激，哪里及得上惜儿，单凭这娇嗲颤声，就是死在她怀中，也此生足矣。玄虎一边心施摇荡，一边投桃报李地笑着说道：“哈哈，小乖乖，真是既迷人又听话，唉，没办法，我这英雄遇到你这美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就是休去我五百年的道行，今晚我也是非救你不可啦！”玄虎说着，运劲于掌，手指用力，只听“卡！”的一声脆响，锁住惜儿手臂，由玄铁打就的腕锁，就化为菌粉，应声崩碎。

惜儿抬起双臂，玄虎惊异的发现，在锁扣惜儿手臂的腕锁内满布尖刺，他吃了一惊，拿起碎块仔细端详，心内惊讶地忖道：“怪不得像惜儿这样本身就具有高深内力的人，都挣不断这几个小小的玄铁环，原来是腕锁内有尖刺，令她不能发劲……”玄虎拟掉铁块，不加细想，两手用力，一气将锁缚惜儿腰部，双膝和双脚的玄铁锁扣统统捏碎，惜儿恢复自由，但仍娇软无力，更是媚态毕露惜儿如一滩烂泥，软绵绵地仰躺在地上，以手抚额，充满妖媚之态，叫得更甜更急更亢奋了。

“呵呵…啊……啊……唤……”玄虎蹲在惜儿身边，心急火撩，抓耳挠

腮，直觉得裂肝裂肺，他醉眼膨胀直呆呆地看着惜儿的身休，心里酥痒难奈，沉醉地想道：“啊，看这美人儿肉体横陈，香甜四溢，迷死人啦……”玄虎正在魂游天外，不知个夕何处，心荡之际，忽听惜儿又消魂蚀魄醉鬼勾神地媚叫起来：“甜甜的心肝呀，你还呆看什么啊…我的主要穴道还被封着呢……你怎么不怜惜点替我解穴啊……我可等不及啊……”玄虎闻听，魂都没了，他身上一阵颤抖，眼珠快要鼓出来，笑得仿佛整个天都转了，他知道自己也是已经忍不住了，然而他还是有点怕，因为这毕竟是在布达拉宫，不是在他的乐土国，赤龙两口子还在其外，但惹怒了风、火。海三大护法，得罪了整个布达拉宫以及整个密宗弟子，就是他有千条性命万条性命也抵不上惜儿失去的处女之贞啊。惜儿现在春情勃发，正在峰巅之际，神智亢奋，挡不住诱惑，但当她心满意足，神清气定以后，反咬一口，到那时自己不但百口难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由于玄虎心存忌讳，虽然心淫意荡，浑身欲火难奈，但也不得不耐着性子，苦苦支撑，现在听惜儿自己央求，把持不住，那可就怨不得天，怨不得地，怪不得鬼神，这样的美差，就连做梦也梦不到，正中下怀，何乐而不为，玄虎心内明知此事不妥，但惜儿有求，他也顾不得这是玩火，还是大喜过望，飞蛾扑火，奋不顾身。

但为了洗刷自己，玄虎总是有所顾忌，因此他不得不玩个“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把戏，言不由衷地道：“是你叫我解穴的，到时可别说我占你的便宜……”玄虎说着两手搭上惜儿的身体，按摩惜儿的心坎和丹田穴，只觉着手滑如凝脂……惜儿咯咯地笑着，笑声中充满妖媚之气，她努力挺起胸部和腹部，像磁石一样吸着玄虎那汽厚的肉掌，如蜂儿闻到了花香，如鱼儿在奄奄一息时忽然得到甘甜如酷的情水，她不停地蠕动着腰肢，浑身微颤着，如饥似渴地接受着从异性手中传给他的快感……她的体内一阵酥麻，仿佛一阵清风掠过水面，又似一道电流传遍四肢，她惬意而陶醉地大声欢叫着：“啊啊……呵……”玄虎只是用手轻轻地按揉着，他并不急于解开惜儿的穴道，面对着这上天赐给他的尤物，他虽如饥似渴得到美味佳肴，但也并不急于下箸品尝，他要仔细地欣赏玩味一番，仔细嗅出那每一道佳肴的芬芳气味，他陶醉了，惜儿的肌肤如上细腻，白璧无暇，带着令人心颤的光泽，玲珑剔透，那醉人的润醉人的滑呀，只令玄虎有如摸着一条鱼，他的手抚着惜儿那柔软的乳房，心里体味着由每条神经传入他大脑中的感觉，仿佛是摁着一蓬棉团，又细又软，但不枯燥，那又是一片云，又柔又轻，但不虚无缥缈；是一片雪，滑不及手，软不待握，但却尽透温润，没有那种隐约可追的凉意；是一掬水，一缕烟，一丝阳光，一块凝脂……种种感觉，各种滋味，纷至沓来，均是似是而非，若有若无，似烟似梦，玄虎沉醉其中，那种感觉，始终拿捏不准用什么词来形容才更为恰当，更为逼真，正在玄虎朦朦迷茫之际，他那另一只抚在惜儿腹部的手掌，神经末梢又传来另一种别样的感觉，只觉惜儿腹部浑厚柔软，浑圆如丘山，柔软如嫩草地，光滑如绸缎，清纯如流水，玄虎一边努力寻找那种感觉，一边心里作出甄别，惬意地忖道：“嘿……又滑又弹手……太美了……她的胴体比风姿更胜一筹……”玄虎轻轻游手，细细品玩，不知不觉中，竟解开惜儿被封住的穴道，惜儿刚刚恢复自由，两手已飞快地搭上了玄虎肩头，浑身不断颤抖着，仿佛干涸的秧苗遇到普天而降的甘霖，张着嘴尽情地吸着，吮着，嘴中“啊啊……”地叫得更令人耐来，玄虎心头微怔，讶异地忖道：“呀，穴道贯通了……”恢复气力的惜儿，不容玄虎多想，已如一阵风般突然翻身卷上玄虎，一个急转，已把玄虎压在身底，嘴中

尽情地媚叫道：“呵……呵……”玄虎心中一惊，暗道不妙，然而未等玄虎回过神来，惜儿“唔……唔……”叫着，那炽热的朱唇已封住了玄虎惊讶微张的骇嘴，那柔腻的香唇，仿若蚯蚓蠕动，湿糯嫩滑，唇兰四溢，袅袅汗汁，泊泊淙淙，仿若山泉从地下喷突涌冒，又似清溪流过干涸的河床，一丝清馨，一丝凉意，一股甘甜，直透玄虎的心底，玄虎本就涟漪汇漾的湖水，犹如刮到疾风，霎时变得水浪滔天，波涛汹涌，浩浩荡荡地咆哮起来，两股激流汇到一起，两条烈焰汇聚一处，终于……山洪暴发了。

野火升腾了。

狂飚骤起来。

山洪呼啸，毁岸决堤，奔腾咆哮一泻万里，江河泛滥，泥沙俱下，千里尽成泽国……两人烈火干柴，风助火势，火借火威，顿成燎原之势。

玄虎两眼呆直，任由惜儿吮着，吸着，舔着，亲着，咬着，撕着……心里兴奋的直透不过气来，亢奋的情绪不能自己，嘴里只是含混不清地“喔……喔……”叫着……玄虎只觉得自己有些被动，在惜儿向前，他这情场上的弄潮好手，竟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他努力调动自己全部神经，使尽浑身解数，全力配合惜儿的狂轰乱炸，然而还是跟不上惜儿的步伐……玄虎正在不知所措之际，骤觉惜儿一边狂热地吻着，一边动手胡乱地撕扯着他的上衣……眨眼，自己衣衫零乱，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整个人儿都瘫在惜儿那温柔怀里……惜儿发疯地吻着，陡地将她的浑圆的玉体紧紧吸附上玄虎的周身，尽情地擦着，柔着，挤压着，让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部位都爆发出无比的媚力，向着玄虎赤裸的身体发出撞击……惜儿久锁深宫，看到听到体验到的尽皆是佛声梵语，佛宫冷寂，仿若死水，她虽正值青春年华，情窦已开，对异性交往充满渴求，然而由于金刚对她约束禁严，宫内戒律清规重童，她纵有满腔柔情，也只有深锁心里，青灯古佛，秋风夜雨，她只能是苦度寒宵，循规蹈矩，压抑自己的情愫，去做那孤芳自赏的清洁圣女，不敢越雷池半步。

今次遇到玄虎，男子汉的气息唤醒她那沉寂的芳心，男子汉的诱惑掀起她那久困心内的感情洪水，心里防线一旦打开，她那丰富的感情便如山洪爆发，江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她四肢紧紧地缠箍着玄虎，虽然从内心来说她并不喜欢玄虎，甚至有些讨厌，然而，由于她正值春情勃发，生理需求，性欲饥渴，因此，她也如贫困交加的饥夫饿汉，只要见着油腥，哪还顾得上什么清不清规，戒不戒律，感情不感情，只要剜到篮里就是菜，吃到嘴里就是膏腴，情不能自禁，也就不管它三七是不是二十一了。

惜儿如饥似渴，发出全部“情欲，她的全身每一块肌肉，每一个部位都嗷嗷待哺，她仿若是一条蚂蝗，要吸尽玄虎身上的每一滴血，吞噬尽玄虎周身的每一个细胞，她觉得玄虎身体就是一座大山，伟岸厚重；是一片火海，幽秘深逐，是一片烈火，充满吞没一切的力量。她就是这么山中的一条小溪，感受着大山的力量；她就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尽情地嘻戏尚祥：她就是火中的一焰火苗，尽情地燃烧……玄虎尽管对此已是轻车熟路，然而今次却也只能是充当一个配角，他对惜儿大胆、放荡、淋漓的发泄感到既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又有一种惊异，他一边极尽能事的配合，一边在心中吃惊地想道：“哇，这娃儿春情勃发……不，该是‘暴杀’才对……想不到这圣女，竟然会变成荡女…脖颈上发狂地吻着，鼻中喷出热烘烘的香气扑到玄虎脸上、颈

上，仿若幼兽，毛绒绒的打着滚儿，玄虎就算是钢铸的罗汉，也抵受不住惜儿的炽热欲焰……浑身感到毕生未逢的极度刺激……，一时兴奋的玄晕了，嘴里竟也忍不住大声地呻吟起来……“呵呵……啊……”仿佛凤鸣凰吟，惜儿听到玄虎的叫声，叫得更欢更动听了。

“啊……呵……”玄虎灵魂儿飞上九霄，当然觉察不到惜儿背部现出七彩斑纹不畸异的眼球瞳孔，紧闭双眼，仿若腾云驾雾，陶醉在惜儿那温柔的烟雾中，只亢奋得大喊大叫道：“哇，太刺激……太兴奋啦……哦……啊……”两人性欲渐渐都进入高潮，玄虎的阴茎吐嘟地膨胀，突突地颤抖着，一进仿若万马奔腾，狂突乱奔，又如万蛇乱窜，万火齐涌，喧嚣嘈杂，挤挤撞撞，仿若激流进狭窄的同伴谷，又遇岩石阻拦，宣泄不下，澎湃激荡，急急寻找突破口，蓦地，一股暖流散向玄虎的周身，霎时消解了玄虎的势，风疾水顺，顺流而下，激流顿时驯服……玄虎风正帆满，船入港了……玄虎灵魂儿出窍，身体轻得仿如柳絮扬花，被一股暖热的气流托浮着，催拥着，飘飘悠悠飞上无垠的碧空，宇宙空旷空朦，混混沌沌，浩浩，空气湿润，带着一丝丝凉意，湿湿漉漉的，濡腻滑润，不时吻抚着上升的玄虎，玄虎觉得实在是奇妙极了，惬意极了，他浑身懒洋洋地，飘飘荡荡，无着无落，只是随着上升的气流不断飞升着，圆圆的仿若一片薄薄的冰片，仿佛是挂在树梢上，风吹影动，冰片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清脆悦耳，仿如玉佩，又似风铃，玄虎从没听到这么美妙的声响，不由循声望去，却见鸿朦苍穹，星光点点，一眨一眨，仿若仙女那亮如秋水的眼睛，正水灵灵地看着他，玄虎眼前一亮，他的面前出现一座琼楼玉宇，凤凰起舞，彩鸾和鸣，云为衣裳风为马，仙女窈窕合纷纷而来下，弄箫控彼合反弹琵琶，彩袖飘飘合霓裳化云霞……玄虎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不知天上人间今夕是何年……玄虎正在怔忡恍惚间，忽觉一股强劲无匹的热流上涌，眼前一暗，仙境顿时消失，他忽觉有一种极大的引力，吸住他飞进一个玄幽无底的黑洞……玄虎身不由己，懵懵懂懂，正彷徨徘徊之际，陡觉身体颤抖，他已化作流星雨中的一粒流星，急速飞坠……玄虎随着流星落到海里，他忽又觉得自己变成一条水鱼儿，正在海里摇头摆尾，舒意徜徉，海水灰朦朦，软软的挤压着他的身体，他张着嘴，忘情而快意地嘻戏着，他一忽儿箭射入海沟，一忽儿飘出礁石，一忽儿游悠在水草中，一忽儿又跳在浪花里……惜儿仿佛置身于云端，太阳懒洋洋地照着那柔和的光辉，令他周身四肢百骸有说不出的受用，她浑身麻痒，娇软无力，惬意地浮游在大际，暮觉一阵疾风，带着一片温暖的热意，泼刺刺地直透入她的体内，她的身体瞬间与这股暖风汇合，翻滚着，澎湃着，缠着、飞升着，直让她快活至极，她身体的无数碎屑，飘荡飘着，忽然又一股凉丝丝的风吹来，她那飘飞的碎屑不断碰撞，渗透，融合，瞬间她又觉得自己变成一滴一滴的雨珠，带着风声，哗哗地降到地面，于是她便汇成一条欢快的小溪……躯体散着令人窒息的热气，她焦渴地大张着嘴，艰难地喘息着，渴盼着乌云，渴盼着雨水，蓦地一阵凉风刮过，一场甘霖，普盼降沙漠，她贪婪而忘情地吸收着雨水，于是沙漠开始有了生机，冒出一片片芳草地，花儿开了，蜂蝶来了，百鸟鸣唱，沙漠开始有了生命……惜儿又仿佛自己是一道久已开涸的河谷，燥土遍布，沙石鳞峒，太阳毒辣辣地照在她那枯死的躯体上，她一片片地龟裂，一点点地被风侵蚀，就在她的生命走到尽头，快要没入洪荒的时候，小付甜的雨水，滋润着她那干死的躯体，她的生命开始复活，条条小溪汇集涌来，她那干涸的河道又水流汤汤，波光荡漾，鱼儿欢快地游着，

她的河流的春天来到了……惜儿疯狂的到达峰巅，她不停地扭着腰身，拼命地从玄虎身上吮吸着甘霖，血气方刚的玄虎，哪有能力拒绝这飞来的艳福……两人在禁地静室结下合体之缘。

风停雨歇，云霓散去，惜儿静静地伏在玄虎身上，脸上挂着惬意的微笑，回味着甜蜜的感觉，昏昏欲睡。

玄虎出窍的灵魂儿回归身体，神情仍然在极度的兴奋中，脸上显露出满足的笑意，一手轻轻地抚摸着惜儿那柔软的头，一臂枕在头下，开心地想道：“原来惜儿是双重性格，看她平时冷如冰霜，拒人千里，谁知对我却情有独钟，竟主动地投怀入抱，和我火热合欢……”正在玄虎胡思乱想之际，身上的惜儿亦从兴奋中清醒，她支起上身，脉脉含情地看着玄虎，撒娇地道：“虎，今生今世，不准你有别的女人！”玄虎出神地看着惜儿，嘴上爱怜地说道：“放心，我不是那种花心的人，何况你是这么青春美丽……魅力无穷，我欢喜你都来不及，还……”玄虎故意半吞半咽，嘴上哄着惜儿，心内却想道：“女孩子都是想独占心上人，讲些好话，逗她开心，免得把气氛弄僵……”惜儿从玄虎神态上隐隐感到玄虎说话有哪里一点言不由衷，她从玄虎的说话办事看出，知道他轻桃浮躁，难免以后沾花惹草，想到这些，她不由心头一紧。两眼睁圆，目光如剑，逼视玄虎，嘴上冷冷地警告玄虎道：“哼，我说话可要算数！”玄虎见惜儿当真叫真儿，为了不惹她生气，忙一骨碌翻过身来，两眼定定地看着惜儿，作出一付认真的样子，问惜儿道：“要不要我发誓呀？……”玄虎口是心非，但却装得似模似样。

惜儿见玄虎说话很是专一的样子，不像是骗人，因此才放下心来，把脸凑近玄虎，一边多情地盯着玄虎，一边用嘴向玄虎脸上轻轻地呵着气儿，调皮他说道：“不用了，但我还是警告你，若你不听我的话，敢与别的女人鬼混，让我发觉，那你一定会后悔莫及！”玄虎温柔地看着惜儿，也用嘴向惜儿叫着气，很认真地听着惜儿的絮叨，只是充满柔情蜜意地微笑着，默不作声，但心里却不屑地暗忖道：“哼，尽是危言耸听，我才不信……”惜儿呵气如兰，令玄虎又心猿意马起来……他一把揽过惜儿，一手搂住惜儿的腰身，紧紧贴上自己的胸部，一手拢着惜儿的头，边心不在焉地应付道：“知道了……你实在太诱人啦……唔……”玄虎话没说完，早将惜儿那湿濡的小口含进自己的嘴里，热烈的狂吻起来……玄虎像一条发情的公牛，一边吻着惜儿，一边搬起惜儿的一条脚，猛地将惜儿压到身下，一手胡乱地摸着惜儿的身体，一付急不可待的样子，嘻皮笑脸地淫笑着道：“今次该我主动了，嘻嘻嘻……”玄虎嘻笑着就要“上弓”，谁知惜儿这时不知忽然想起什么，双掌发力猛地震开玄虎，嘴里惊惧地大喊道：“不！”玄虎猝不及防，“呀……”的惊叫一声，被震得仰身跌在地上。

这时，只见惜儿双手抱肩，紧紧护住胸部，眼噙泪水，浑身颤抖不停，仿佛是一只惊吓的羔羊，用颤抖的声音恐惧地厉喝道：“我不要了！你走吧！”玄虎惊惧地看着惜儿，目瞪口呆，一下子傻了，他怎么也不理解，刚才还好好地她，咋转眼忧变得冷若冰霜，高不可攀了呢？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更令人难以接受，他不由得两眼发呆，恨恨地忖道：“暴冷暴热，好难测的性格……”好事难成，“欲”壑难填，玄虎不由恼羞成怒，他憋着一肚子气，冷冷地看着惜儿，言语十分刻薄，他语带讥讽地咆哮道：“哼！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你当我是配种的公牛吗！”惜儿闻听，直气得七窍冒烟，一下就拉下脸来，她眼喷怒火，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大吼道：“罗嗦什么，快滚！”

事情僵到这个地步，想挽回也来不及了，玄虎就是性欲再高，看到惜儿这付面孔，也是心凉半截，无奈之下，玄虎只好悻悻地走出静室，气呼呼地愤愤不平，边走边沫沫叽叽，恨声说道：“哼，有什么了不起……”玄虎说完，心里恼怒，暗自想道：“这世界漂亮的女子多得是，又不只是有你一个女子！”“膨！”玄虎负气离开惜儿，把静室的门摔得山响，扬长而去……惜儿心头一颤，颓然坐在地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地上的片片落红，想到自己从此失去处子之身，不由心乱如麻……惜儿百感交集，不禁想起三年前，自己第一次月事来潮……当时她看见自己流这么多血，很是惊慌，急忙去找奶妈，惶恐地向奶妈说出，幸得奶妈解释，才知此事实属正常，是少女身体生长成熟的标志，卵巢内雌性激素开始分泌，卵巢膜脱落，排出体外，月经流血，正常女性，每月女性，每月均要脱落一次，以保持卵巢的新陈代谢，谓经月经，这是每个少女成长阶段都具有的过程之一，这本人是正常现象，可谁料惜儿却异于正常人，当她进入少女成长的阶段，每逢月圆之夜，她的身体便起了变化，并同时产生出强烈的需要交配欲望……她每次月事来时，都会象着魔般，撕得自己衣衫零乱，将自己的身体抓得青一道紫一道，抱着奶妈，又撕又咬，嗷嗷嚎叫……奶妈手足无措，拼力挣扎之下才得以逃脱……奶妈急急告诉金刚，金刚对惜儿点穴禁制后，惜儿方平静下来。

为免惜儿做错事，每逢月圆之夜，金刚处瞩风火海三大护法将她囚禁在禁地静室里。

明镜精通医学，对各种疑难杂症都有独到的见解，惜儿曾就此事求助明镜，明镜搜索枯肠，呕心沥血，为惜儿诊治，无奈，这种因月圆引起、体的异变，却是遗传自惜儿的母亲，明镜爱莫能助，无药可治。

惜儿想到这里，直觉万箭穿心，她默默地流着泪水，下部的痛楚阵阵袭来，只令她痛悔万分，在心里叹气忖道：“唉，想不到父亲刚刚去，我就身不由己，做了错事……而且玄虎嚣张轻桃，打从心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惜儿不由悔青肠子，双手抱头，跪在地上，在心里呼天喊地地绝望地喊道：“天啊，这究竟是缘，还是孽？……老天你为何这样作弄我……我的心好苦啊！……”

第七十六章 龙翔长空

太阳冲破天际的乌云，将万道金光洒遍高原的山山岭岭，西藏总督府从夜梦中醒来，浑身尽染霞辉，显得特别雄伟。

赤龙一身戎装，穿戴整齐，神情肃穆地和署理总督法拉克一起，早早来到总督立体影像接收仪器前，毕恭毕敬，准备与总统对话。

立体影像仪瞬间与隔达数万里的总统府接通，盖天立体影像立即出现在显像仪上。

赤龙和署理总督法拉克向盖天举手致礼，赤龙朗声报告道：“报告总统，现已找寻到空中花园的位置，我们准备今天中午出发！”盖天闻听，面露嘉许之色，对赤龙三人取得初步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他愉快地勉励赤龙说“好极了，祝你们马到成功，顺利取得圣杖！”赤龙挺胸抬头，两眼盯着盖天，肃然说道：“据闻空中花园的统治者是千岁女帝，有超凡能力，我们

此去可能会遭遇到很大困难！”盖天静静听完赤龙的报告，高昂着头，呈现出一付征服一切的气势，他朗声说道：“你们的行踪，将会有卫星紧密监察，同时，我亦挑选了一位超绝高手做你们的后援，你们不必有任何顾虑，只要你们在途中或到达空中花园后，一旦遭遇上什么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你们便立刻向我发出求救信号，到那时，我会即刻派这超绝高手前去支援你们。”赤龙闻听后，心里立即感到一阵轻松，他感激地看着盖天，坚定地回答道：“多谢总统的关照，我们定会全力以赴，保证完成总统交给我们的任务！”盖天听罢，沉思一下，表示十分理解，并允诺道：“我也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只要你们尽力，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当任务成功后，你和玄虎都可以晋升为少将！”赤龙听到盖天的许诺，心情非常激动，他再次向盖天敬礼，充满信心，热血沸腾他说道：“多谢总统提拔，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就算牺牲性命，我赤龙也不会皱一皱眉！”赤龙只是二十多岁的年纪，这么年轻能升为将军，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誉，通过这事可知，能取得圣杖是天大的功劳，同时也是上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数万里外的总统府，盖天端坐在立体影像发射仪前，天机博士侍立在他的身边，静静注视着超科技大莹屏内的赤龙，看到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英姿棘爽的样子，盖天心内感到非常欣赏，他大声地鼓励赤龙道：“赤龙，好好地干吧，我对你们抱有极大的信心！”屏幕内的赤龙信心十足，坚定有力地回答“总统先生，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赤龙讲话完毕，盖天影像消失。

署理总督法拉克赶紧拉住赤龙的手，不夫时机地奉承道：“恭喜赤先生，快要晋升少将啦！”赤龙连声谦虚地说道：“客气，客气！”署理总督法拉克放开赤龙的手，又象变戏似从衣服袋子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随手打开，到赤龙面前，向赤龙介绍说道：“这是总督才能拥有的通讯器，可与总统府直接联系，总统援意我交给你！”赤龙仔细一看，这通讯器原来是个手表，装有尖端的科学仪器。

赤龙拿过手表，仔细端详着，心里非常激动，他暗下决心道：“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话过了好大一会，盖天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他喃喃地说道：“赤龙这年轻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天机博士听到盖天嘉许赤龙，也打蛇随棍上地赞许道：“赤阳贵为国防部长，当然虎父无犬子也！”盖天忽然间像是想起什么事，从兴奋中醒过神来，转过头问天机博士道：“赤龙他们快将出发，改造人的威力测试，进行到什么阶段了？”天机博士立刻来了精神，他高兴地回答道：“我已设计模拟出两位绝顶高手来测试1号，请总统亲自观察！”盖天满意地看着天机博士道：“那么，开始吧！”盖天话音刚落，巨大的莹屏上，出现了一片巍峨群山，山色含黛，隼秀挺拔，云雾缭绕，有如仙境，其中一座雄奇卓伟，傲视群山。

天机博士在旁向盖天介绍道：“这是中国的武当山！”画面拉近，只见那座雄奇卓伟的山峰，山石崖堡上出现了无数坑痕，纵横交错，似是绝顶高手练功时所留的剑痕。

太极张三丰，43岁壮年之时，在武当山飞来峰顶沉思三年，这位一代宗师，不满足于自己当时已取得的成就，他发奋图强，立志要再突破自己的武功成就。

张三丰面壁苦思，留意自己各种奇妙的变化，打破门户之见，融汇了各家各派剑法和太极拳法的精华，创出一套震古烁金的太极剑法，将中国古

武功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经过三年悟创钻研，他终于将太极剑法练到出境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当他准备下山，试练这套太极剑法时，凌厉的剑气在山壁上割切出无数剑痕，剑法精锐雄奇，剑气冲霄，云层被劈拨的翻卷汹涌。

盖天一边欣赏，感受那惊天泣鬼的震撼力，一边沉入沉思，天机博士在旁介绍道：“我记录下山壁上的剑痕，并加以详细分析和作模拟演绎，计算出太极剑法的威力和能量，结果发现，当个的精英冠军所拥有的威力和能量，无一能与他匹敌！”“以现在的科技配合，竟胜不过古人，真是笑话！”盖天言语间，露出轻蔑神色。

莹幕上，又出现了万山仰止，一峰独秀，云笼雾绕，美胜仙境的。高耸入云的嵩山。

画面放大定格，出现了气势森严，肃穆庄严的嵩山古刹——少林寺。

镜头缓缓变化，莹屏由又出现了十数名少林僧人龙腾虎跃，各显神威的镜头，背景是少林三大镇寺之宝，古武功精华的集大成者之武功秘卷，易筋经、洗髓经、金钟罩。

天机博士在旁向盖天介绍说道：“第一位古代高手是达摩老祖，他的威力和体能更胜张三丰……”“古少林去绝技，依次是易筋经、洗髓经和金钟罩！因为金钟罩第十三关的口诀失传了！后人最多只能练到第十二关，故此金钟罩排名在易筋、洗髓之下，只有金钟罩的始创者达摩老祖，才能拥有金钟罩第十三关功力！”“达摩曾以第十三关功力，一举轰塌一座小山，我根据坍塌了的小山遗迹所收集的数据，模拟出达摩金钟罩的第十三关的威力数据。”“达摩和张三丰的威力模拟影像，已设计妥当！”

“改造人1号的威力，也输入了模拟系统！”盖天静静地听着天机博士的介绍，关切地问道：“改造人2号曾和这两位绝世高手，作过模拟战斗吗？”莹屏画面上出现一个周身布满磁力网的高大影像，莹屏左上角打印着一行汉字：改造人之号，焚天邪神。

原来焚天邪神也是盖天一手炮制出来的傀儡。

天机博士低头看着焚天，比划着说道：“总统先生，已经测试比拼过了，单打独斗，焚天邪神能胜任何一人，但达摩与张三丰联手，邪神就会惨败！”盖天听罢，悠悠说道：“1号经过历年改进，应该比2号强得多，能赢两人联手吗？”天机因自己尚未作出实验，心里没底，也不知情况如何，只好实话实说道：“这是未知数，要经过战斗测试后才会知道！”天机博士说罢，向超科技莹幕接收系统发出声控指令道：“（声控）模拟测试开始，1号比拼达摩与张三丰！”天机博士话音刚落，只见莹幕左右面上出现摩与张三丰的模拟形象方格，而其余整个莹屏画面，闪着千百度亮光的七彩光条打着旋儿汇聚向莹幕中央，万千光条逐渐汇合成一个威武高大的人形，周身散发出飞跃翻腾的雄雄烈焰，威势更胜焚天邪神，胸部膻中穴烈焰旋卷四溢，从这可以看出此人内力已达到至臻入化地境界，这人就是改造人1号。

此时盖天和天机二人震惊地看着1号改造人，心里各自想着自己的主意。

天机忖道：“我弹精竭智，花了多年的心血，1应该是空绝后的无敌高手。”盖天暗想：“晤，果然有绝顶威势，但不知实力如何……”太阳慢慢地爬上高原东部的天空，彤云片片，霞光万道，将布达拉宫浸染成一片绯红，晨风习习，微风醉人的凉意，爽爽吹着。整个布达拉宫，风姿绰约地矗立在

清深的高原上，烟烙生辉，棱角分明，散发着醉人的粉红色光泽，向着旭日，翘首待望，仿若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羞涩惊喜，仪态万千的待嫁新娘。

布达拉宫的清晨，静寂安溢，处处透看病新的气息……玄虎经过半夜折腾，负气离开惜儿，返回下榻的寝室，又辗转床上，一直许久，才觉四肢无力，昏昏入睡。

他爬卧在床上，两手抱着枕头，睡态憨甜，嘴角挂着放荡的微笑，枕上流着一摊涎水，正做着风流春梦，是梦见了惜儿？或是风姿？还是……此刻正是渐入佳境……忽然，“咯……咯……”，门外传来一阵清脆悦耳，带有奶声奶气的嫩笑声，玄虎被这笑声惊醒，懒洋洋地爬起身来，坐在床上，打着呵欠，一边懒懒地搔痒着脖子，心中忖道：“扰人情梦，真是憋气！”玄虎心中有气，极不耐烦地问道：“谁呀！”“虎哥，我是花豹呀！”门外传来娇嫩的童音。

玄虎一听，大喜过望，笑得嘴都歪了，连忙把被子一掀，旋即下床，蹬蹬蹬几步跑道门边，“卡！”地一声猛然拉开屋已欲给花豹来个惊喜，不料门一敞开，玄虎眼前一亮，不由呆立当地。

原来，门外除了花豹外，还有位俏生生的少女，手端托盘，早点冒着腾腾热气，脸上泛着红晕，黛眉俊目，波光荡漾，水汪汪的深不可测，仿若潭水，皓齿丹唇，云鬓半颐，蜂腰鸳肚，正羞涩地星目暗度……正在玄虎灵魂出窍之际，却见花豹眉开眼笑，用手指着早点，咯咯地笑着说道：“姐姐知道你来了布达拉宫，亲手弄早餐给你吃呀！”玄虎回过神来，才从这水灵灵的少女身上看出少女花蝶的影子。

玄虎乐得魂都没了，他一步窜到花蝶面前，笑得脸形都变了，用手指着花蝶，两眼放着贪婪的目光，语中透着轻薄挑逗，兴冲冲地颠倒说道：“奇怪，才没见几个月……你长得更加诱人了啊，哈哈……”花蝶羞得低垂着头，仿若海棠垂露，梨花带雨，双颊粉扑扑的，喜滋滋的娇咳道：“呸！你这花心的品性总是不改……”花豹见两人眉目传情，你来我去，搭上了话儿，目的达到，再夹在两人中间便是多余，因此哈哈笑着，引身而退，非常调皮地挥着小平，幽纵笑道：“功德圆满，小子告退！”玄虎携着花蝶，急步进屋，一把抓过花蝶手中托盘，放到床前的几案上，然后迫不及待地拉起花蝶的柔荑，坐在几前，花蝶带着少女的矜持，羞红了脸，低头不语，任由玄虎揉摸，玄虎轻轻带过花蝶，揽进怀里，他摸掌着花蝶的香颈，色迷迷地盯着花蝶白晰娇柔的面容，酸溜溜地问道：“蝶，有没有记挂着我呀……”花蝶鼻子一酸，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美目中泛着泪光，两眼哀伤凄迷地看着玄虎说道：“当我知道你的死讯时……有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这是个事实……”花蝶泪水潜然流下，多少个日日夜夜，牵肠挂肚，多少次梦里，泪水沾巾，心中有多少痛苦和惊吓，却从这泪水中淘淘流下，她泣不成声，抽噎着说道：“当时……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是扬子江心大风吹断了船缆……没了你……我也不想活了…但我总存个希望……总想这死讯只是个谣言……”西藏女子性格率直，不会收藏心中的感受。

忽然，花蝶破啼为笑，忘情地看着玄虎，惊喜地说道：“老人果然是可怜我一片苦心，最终令我的希望成真，你是真没有死，谢大谢地，幸好我没自杀，否则就真是见个到你了……”花蝶说完，一头扑进玄虎的怀里，两臂搂紧玄虎的腰身，撒娇地喊道：“虎哥……”花蝶真情流露，令玄虎心头一热……玄虎揽起花蝶的俏面，摩掌着，轻轻拭去她腮边的泪水，深情地看着

花蝶，心疼地说道：“蝶，你是第二次哭了……”花蝶水汪汪的眼睛，泛起一丝羞色，娇声娇气地说道：“嗯……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哭的事儿……”两个人不禁忆起青梅竹马时……这天，两人在山岗上嬉戏，忽听一阵喇叭声声，锣声阵阵，抬头看去，正好看到山脚路上，有一阵送嫁的队伍，大红喜轿微颤轻摇，正向山下村内走去……花蝶爬在绿绒绒的草地上，两脚翘起，不停地抖动着，玄虎仰坐在她身边，两人一直目送着送嫁队伍消失在村内……当时两人都是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情窦未开，只是觉得新奇好玩，玄虎看着后并未作多想，不料花蝶却若有所思，一动不动，转脸盯住玄虎问道：“阿虎，我们长大了以后，我想要你娶我作妻子！”玄虎一听，只笑得浑身乱晃，调笑花蝶道：“哈哈，看你那丑样，铸儿镁头洼儿鼓脸儿的，娶你才怪！”玄虎说完，起身拔腿就跑向树林。

花蝶一怔，一把没抓住玄虎，气得娇喝道：“你好坏啊你，我一定要你娶！”玄虎冲进树林，回过头看着花蝶那张气歪的脸，更加开心地调笑道：“哈哈，你能找到我的话，就娶你啦！”花蝶起身追进树林，在树林找了半天，也不见玄虎的踪影。

树林阴翳蔽日，莽莽苍苍，微风吹来，例叶沙沙作响，显得一片恐怖，花蝶又急又怕，不禁号淘大哭，珠泪凹溅。

“呜呜……虎哥，别抛下我呀……”花蝶正在伤心之际，忽觉头下刮起一阵疾风，树叶凌乱飞卷而下，“哈哈——”一团黑影，带着苍凉的笑声，迎头扑下，“哗！”花蝶简直吓破了胆，骇然大叫。

“不用怕，是我呀！”玄虎怕吓坏花蝶，赶忙说道。

花蝶从惊悸中回过神儿，一头扎进玄虎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着玄虎，心还咚咚地跳个不停，她嚎陶大哭着，泛泛着说道：“呜呜……你不理我，好惨呀！呜呜……玄虎见花蝶伤心飞这样儿，不觉于心不忍，轻抚着她的后背，轻轻地安慰道：“乖乖别哭，我怎会不理你呢，”花蝶止住悲声，但心里仍觉不安，忍不住说道：“你不是西藏人，将来定会离开，到时你就不要我了……”玄虎笑着道：“傻瓜，我可以带你一同离去嘛，总之，我一定会娶你！”花蝶登时破啼为笑，她高兴地仰起小脸，笑问玄虎道：“真的？”“勾手指作证”玄虎说着，二人勾起小姆指同时摇晃着说道：“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花蝶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两眼热情地盯着玄虎，目光中充满疑问，她脸颊微红，轻轻问道：“虎哥，你记得以前的诺言吗？”“当然记得……”花蝶的婉约深情，令玄虎感动不已……花蝶听玄虎说完，扬起俏脸，两眼羞涩地看着玄虎，张开性感的红唇，十分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渴望，她吞吞吐吐羞于启齿地说道：“我……我想为你…生个孩子……”意思再明白不过，玄虎稍一迟顿，不觉陷入深思，低头暗自忖道：“此行凶吉未卜，若能留一点血脉，就算死了玄家也不会绝后……”“何况她送货上门，到口边的肥肉，不吃白不吃……”玄虎想到这里，一把抱起花蝶，猛地含住她那诱人性感，显得十分焦渴的红唇，热烈地狂吻起来……玄虎一边抱住花蝶，忘情地吻着，走向床头，一边在心内开心地想道：“今年真是行桃花大运，美女多得应接不暇！”玄虎将花蝶轻轻放在床上，开始动手一层一层剥去穿在花蝶身上的衣服……花蝶虽是倾身相许，但对这事儿却没有一点经验，不由显得有点既兴奋又紧张，她一边任由玄虎摆弄，一边紧张地叮嘱玄虎道：“虎，我好紧张，温柔点啊……”玄虎这时已入角色，他一边用脸摩掌着花蝶的脸颊，用手抚摸着花蝶那温柔如水，光滑如缎的身体，嘴上喃喃应道：“放心，我会

慢慢来……”玄虎温存着，手在花蝶身上慢慢游动，他细细的捻捏着花蝶的乳房，拨开草丛，闯入她那密密的黑森林，刺激着她的情欲。

花蝶温驯的仿若羔羊，将身上的所有禁区全部开放，任由玄虎在她胴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自由驰骋，她觉得玄虎那富有弹性的躯体，压在她的身上，仿佛是一座大山，虽然沉重，但令她的心底却产生出一种无法说出的快意，她觉得自己似乎是一块冰块，一片春雪，玄虎周身散发出的热力仿佛是一缕缕柔媚的阳光，温柔地照在她身上，她觉得自己开始一点点的融化，化作一丝丝云霞，融进玄虎的体内，她又觉得自己是一潭死水，没有春天，没有生命，沉寂了百年千年，也没有起过一丝涟漪，忽然今天春风吹来，打破她这一片死水，她便开始荡呀荡得产生出一轮一轮的波纹，她苏醒了，她感受着那风的力量，那力量是令她那样沉迷陶醉，她知道，这才是她生命的所求，于是她张开胸怀，任由那风恣意嬉戏，风越来越大，直吹得她波涛澎湃，水浪滔天，她觉得她的整个潭水都震撼了，她得潭水澎湃着，激荡着，有一种要撕裂的感觉，然而她仍渴望着这种力量，渴望风把她撕碎，这种力量令她产生快感，令她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她知道这沸腾澎湃才是她的渴求，她再也不安心，再也不会满足她那死寂得令她窒息的存在方式，风越来越烈，她忽然觉得有一种撕裂的痛楚传入她的心底，仿佛是有一粒石子投入她的湖心，撞击的她心一颤了，她惬意地体味着，那石子摩擦着，撞击着，一直强烈的沉着、沉着。沉着……一任麻痒的感觉随着这石子的冲震仿佛电流一样迅速漫延到她水中的每一处，一忽儿，她觉得这石子又变得象是一条鱼儿。是鱼，她觉得这鱼是那样的活泼，那滑溜溜的身体在她的水中一忽儿浮上水面，一忽儿钻进水底，一忽儿摇头摆尾，缓缓游动，又一忽儿似是受到惊吓，惶急地四处乱窜，撞击得她发出那醉心的疼，她忍受不住这刺激，不由发出她自己也觉得醉人的叫声，兴奋的大声呻吟起来：“啊……”玄虎俊拔不群，加上总统为了利用好而特意表扬他的“丰功伟绩”，令花蝶对他异常崇拜，当他是“神”，就这样毫无保留地献出她的处子之身……但她怎知道，她的心目中的“神”如今已经变质……盲目崇拜令她误托终身！

玄虎此时早将惜儿的警告抛到九霄云外，他忘情地和花蝶交欢，不计后果。

中午，赤龙、蓝天使、玄虎、惜儿从布达拉宫启程，前往总督府，然后从总督府出发，寻找空中花园，明镜众人送行至山脚。

赤龙夫妇双掌合什向明镜活佛及众人道别，玄虎紧紧拉着花蝶的手，依依不舍，惜儿默默站在车边，明镜祝愿赤龙夫妇说道：“祝你们一切顺利！”赤龙夫妇连忙回礼道：“多谢明镜活佛！”花蝶拉着玄虎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道：“虎哥，你要小心保重，快点回来啊！”玄虎深情地看着花蝶，安慰地道：“放心吧！乖乖的等我回来！”突然，玄虎脑袋如遭重击，他脸部肌肉一阵痉挛，忍不住痛苦得“哟！”的一下叫出声来。

花蝶见玄虎那怪异的样子，只吓得惊慌失措，花豹也吓的目瞪口呆，花蝶惊慌地问道：“虎哥，你怎么啦？”玄虎手摸后脑勺儿，忽觉那种感觉又瞬间消逝的无影无踪，他连连对花蝶说道：“喔，没事，没事！”玄虎侧过头来，冷眼打量站在一边显得若尤其事的惜儿，心中恨恨地忖道：“哼，定是惜儿作怪，用精神力打我一记！”想到惜儿，玄虎心中一阵微惊，他蓦然想起惜儿的警告：“若你与别的女子鬼混，一定后悔莫及！”玄虎心情很快平定下来，为了引起惜儿妒忌，让她吃醋，偏不信那个邪，他心内忿忿地忖道：

“管她什么警告……我偏要在这忽冷忽热的女人前和别人亲热！”玄虎想到这里，一把将花蝶紧紧搂进自己的怀里，在众人 and 惜儿面前，肆无忌惮地狂拥热吻起来。

花豹从未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不由大吃一惊，“哗……”的一下叫出声来。

惜儿冷眼看见玄虎如此刺激自己，简直要气炸了肺，她面目狰狞，两眼瞳孔又异变成一条细线，透着骇人的神色，怒火冲霄，咬牙切齿地、心里发恨道：“呜……”赤龙四人登上停在山脚的专用敞篷越野爬山车，向总督府方向驰去。

惜儿两眼流着泪，挥命地哭喊着向明镜及三大护法挥着手依依而别，离开这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和尊长们，惜儿说不出的难过和舍不得……明镜和风火海都是得道高僧，但也抛不开这感情包袱，心中异常难过，也忍不住流出泪来，一直目送着爬山车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还含着泪立在那里依依不舍……爬山车在高原上风驰电掣，不到一小时，已抵达总督府。

四人立刻上了特快专机，出发找寻空中花园。

特快专机内，玄虎和惜儿与机师一起坐在前排，赤龙夫妇静静地坐后面。

机师一边控制着机内的各种仪器，一边对四人说：“不用半小时，就会抵达撒哈拉沙漠。”玄虎在惜儿面前故意地显出一付情然自得的样子，并不为刚才的情景感到羞愧，他将手臂枕在脑后，躺在座椅的靠背上，呵欠连天，两眼望着机顶，对惜儿连理也不理一下，行同路人。

惜儿一直拉长了脸，双臂抱胸，一言不发。

玄虎在惜儿面前折腾半天，也不见惜儿有所反应，他冷眼打量惜儿，见惜儿一付气呼呼的样子，心中得意地忖道：“嘿，我就同别的女子搞，怎么样，还不把你气死……”专机离开总督府不久，与一架救援直升机交错飞过。

这架直升机，原来是救援雷烈三人回来，飞往拉萨，这中间只不过相差五分钟，风姿与玄虎却错过了见一面的机会……特快专机越过连绵山脉，以四倍超音速飞行，向沙漠方向疾驰，当特快专机掠过一道山岭的崖壁时，有一艘飞碟在浓密的树荫遮挡下，透过树叶间隙正监视着一掠而过的特快专机，而机内众人却留意不到峭壁树林下的这艘飞碟。

特快专机眨眼间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时从飞碟内传出说话声道：“这架专机向沙漠飞去，赤龙等人一定、机上！”原来这艘飞碟是赤夫人派出 T 组织歼灭者，于途中准备截击赤龙等人前往空中花园，找寻圣杖，里面坐杀手 T1、T2、T3。

T1 等三人静静地坐在飞碟内，看到载乘赤龙等人的特快专机一掠而过，转眼已消失在天边，T2 不由沉不住气，着急地问 T1 道：“T1，这专机速度很快，我们该起飞追踪吗？”T1 双臂抱胸，端然不动，一付泰然自若的样子，沉静地对 T2 说道：“不，让他们远去吧，以免打草惊蛇！”T3 亦冷静地说道：“T2，别那么急躁，他们一定逃不过首领的卫星追踪！”正当 T 组织杀手在浓荫掩藏下的飞碟内争论之际，特快专机已在瞬间飞抵沙漠上空。撒哈拉沙漠位于西部非洲的腹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但见沙漠内黄沙万里，一望无际，沙丘连绵起伏，浩瀚如烟，一片死寂，只偶然见到一丛一簇的仙人掌，稀疏地点缀在沙漠上，给沙漠增添一点生机，偶尔有一只沙漠特有动

物——沙漠毒蝎，忙碌地爬行觅食，给寂静的沙漠增添一种诡秘气氛。

赤龙坐在专机的舷窗边俯首鸟瞰，不由慨叹道：“黄沙万里，这沙漠真是一望无际……”他俯过身于，感慨万端地对机师说道：“若不是清楚知道了位置，要找空中花园谈何容易……”机师平稳地驾驶着飞机，连连点头深大赞同，然后他回过头对赤龙说道：“距离目标位置，还有 20 分钟航程就到了！”机上卫星接收系统莹光屏上，已出现了 ~ 个酷肖女子面孔的沙丘山脉形象。

玄虎一眼看到，指着莹屏对机师说道：“对了，就是这儿，想不到怎么快就到……机师冷冷地看着玄虎，解释说道：“这是卫星侦察缩影，其实尚有一千里公里才到！”专机又飞了十分钟，忽见前面天际黑压压的乌云密布，将天际笼罩的漆黑阴沉，天气变得非常恶劣。

坐在玄虎身边的惜儿突然浑身微抖，满头满脸的汗水，两眼出神地望前远方天际的天空，只得特别激动，似有特异感应。

玄虎冷眼看到惜儿的情绪的变化，不由在心中忖道：“惜儿有感应，看来很快接近空中花园了……”玄虎正沉思间，忽听赤龙夫妇和机师同时惊喊道：“呀，龙卷风！”玄虎急忙透过飞机舷窗向前看去，看到机前方向，一团沙暴状如羊角，急剧旋转移动，向飞机方向袭来，扶摇直上，立地通天，十分骇人。

机师看了下探测仪器，放下心来，对赤龙说道：“据仪器探测显示，这股龙卷风的威力是下了级！”“下了级？我们的专机抵受得住吗？”“放心，这专机是用钛钴合金制成的，绝对没问题！”赤龙和机师二人一问一答，众人心情才稳定下来，蓝天使无意间透过舷窗后望去，不由又惊讶的叫起来道：“呀，机师，我们后面突然又出现一股龙卷风……”机师闻听大吃一惊，他惊慌地喊道：“不好了，若两股龙卷风汇合，将升级为下 4 极威力，专机未必抵受得住……”这时受龙卷风影响，专机像是漂浮在惊涛骇浪中一叶孤舟，剧烈地抖动起来。

赤龙骇然对机师说道：“那么，快闪避开再说！”机师努力摄定心神，操纵仪器，努力保持飞机的平衡，调转航向，背着龙卷风的方向艰难飞去。

蓦地，专机前方又升起一股龙卷风，三股龙卷风急速移动，旋转如电，瞬时只见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三股已大的龙卷风将专机夹围在中间，拧着劲向专机逐渐靠拢。

机内众人不由骇然失色，七嘴八舌地嚷成一片。

“不好了！前面又多出一条龙卷风，我们夹在三条龙卷风中间，被龙卷风包围了……”“若三条龙卷风合成一条，便成 F5 级风力，和若形成这种风力，它的威力将大到无法估计，专机将会被撕裂成千万碎条……”“这龙卷风来得好古怪，好突然啊！……”“怎么办呢，快想办法逃出去呀……”“不行不行，你看这龙卷风移动的速度多快，逃跑恐怕都来不及了……”“妈呀，那我们不是没命啦”

第七十七章 龙卷迷宫

模拟战斗场地，安排在美国的大峡谷。

天机博士根据达摩老祖及张三丰练功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运算出其武功威力的数据，设计出模拟战斗程式，用以测定改造人1的战斗能力。

中国古代武林至尊——佛教少林寺的达摩老祖，是唯一拥有金钟罩第十三关功力的绝世高手，曾经打遍天下无人匹敌，从而奠定了在中国武林史上千百年来，少林武功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而达摩之后的武学天才——道教武当派的张三丰，打破门户三见，创出比太极拳更上一层楼的太极剑法，所向披靡，从而奠定土生土长的道家武功在中国武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两位中国古代高手，将会决战一个由现代科技创制出来的新武学之超级高手，结果会怎样：今、古对决，新武学的超级高手能否击败两位古武功的绝世奇人，盖天觉得很是很是担心。他两眼紧盯着莹屏上的改造人1号，心里不安地猜测着，他虽对改造人1号刚刚出场就露出摄人的威势感到满意和兴奋，但心里仍是显得没底，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两位武功盖世的绝世奇才，稍有差错，那就将意味着他的多年梦想成为泡影，多年心血付于东流，那种打击对于他来说将是致命的。

盖天出神地看着站立谷中，头上散发着紫色极火，浑身散发着青蓝色极火气劲的改造人1号，满腹疑虑地问道：“天机博士，这次模拟战斗，真实程度有多少？”“百分之九十五！”天机博士回答的非常干脆。

这个半人半科技的超绝高手，是天机博士多年来的心血结晶，他对自己一手炮制出来的科技产物，非常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这改造人1号肯定是比改造人2号——焚天邪神和改造人3号——玄虎优胜的多，他充满信心地用声控向莹屏内的模拟影像达摩老祖发出指令道：“达摩（声控），攻击1号吧！”“喝！”，只见达摩影像接到指令，暴吼一声，十指齐张，拿椿弓身，左臂上撑，右臂一伸，拉开经天纬地之势，将金钟罩劲力猛地催谷到第十二关，霎时只见他的周身，罡气烈烈，金钟铿锵，发出逼人的金钟气芒，他脚下坚硬的岩石，竟承受不住这威猛气劲的撞击，纷纷龟裂破碎，石屑四射，气势骇人。

面对这刚猛惊天的金钟厉劲，1号竟视若无睹，毫无惧色，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达摩双拳对接，催动金钟，快如疾电，向1号攻出。‘金钟伏魔’，1号眼也不眨，看着达魔快近身时，才“咤！”的厉喝一声，右臂抡圆，青蓝色的极火气芒汇成漩涡，挺拳出击，向达魔攻出一式“极火焚经”。

“啊——”两股骇世绝俗的无裨劲力猛烈壮撼，爆发出裂金碎石的声响，这威猛的一击，竟将达魔运起金钟罩十二关聚起的坚厚罩气击得四分五裂，硕大无比的金钟罩碎片横飞，立时变得土崩瓦解，十二关功力明显敌不过1号。

天机博士不容1号喘气，又用声控向莹屏内的张三丰模拟影像发出指令：“（声控）张三丰，出击！”“啸——”。张三丰模拟影像龙吟长啸，舞剑疾挥，运起太极劲气，将太极八式的首四式一气呵成，口中暴喝“太极四剑摧山断狱”，四大剑团如轮飞转，剑芒如齿，剑影如烟，挟带罡风，罩定四维，猛烈卷向1号，1号沉着稳定，不慌不忙，齐张左手四指，四道紫色气芒应指而出，追风裂气，向张三丰还以“极火芒寒”，每道火芒带着令人心胆俱寒的破空之声，正好击烈烧溃四大剑团，张三丰被震得陡然飞退。

接着，天机博士将测试推向高潮，他大喝一声道：“达摩，张三丰！全

力合击！”“赫！”“荷！”随着天机博士指令的发出，达摩影像和儿三丰影像暴叫一声，只见达摩手结佛印，眼透杀机，将金钟罩劲力陡地提到第十三关，两指间霎时气芒大盛，烈烈赫赫，强烈毫光直逼得人难以睁眼，同时，张三丰双手握剑，寒色剑芒将天空映成暗青色。

两大绝顶高手倾尽所能，均将功力提到极限，达摩祭起十三口巨钟，张三丰抖出八大剑团，两大绝世高手催运着惊天绝世的神功，夹击1号。

“金钟十三关粉山菌狱！”“太极八剑毁灭天地！”达摩和张三丰同时暴吼，锋芒直指1号，霎时只见钟影浩瀚，剑团浩猛，铺天盖地，毁灭世物。罩向1号。

“犀——”，一号仰大长嘶，头顶泥宫丸迸射出万道极火气芒，身体陡然横飞急旋，脚踢金钟，手挡剑团，出招迅如星火，身影如乱鸟投林，在十分之一秒内，竟轰出八拳十三脚，暴发出的焚天火劲，热度之高难以估计，猛听到一阵暴雨般的响声传来，“汲！”“波！”“噗！”“轰！”“乒！”“蹦！”“挣！”“碰！”“卡！”“铿！”“锵！”“当！”“叭！”……只见八大剑团被1号攻出的“极火芒消”击得溃碎散乱，团团如剑麻，十三口金钟罩被1号攻出的“极火焚纬”烧溶得土崩瓦解，爆碎四溅……十三口钟罩和八大剑团登时被溶击溃的烟消云散。

极火气劲长驱直入，激射如洪流涌至，“呀...”张三丰残声长嚎，肌肉迸射，脑浆迸裂，顿成焦肉……“呜……”达摩亦难逃劫数，亡命哀吼，被烧成灰炭。

1爆，寒色四激，赫然骇人，达摩。张三丰拖着两条极火气芒，双双震飞焚烧，仿若流星，拖有火尾……“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哈哈哈哈哈……”1模拟战斗结果：1号大获全胜，达摩老祖及张三丰被彻底歼灭，在模拟战斗中，两大绝世高手惨败，变成焦炭……1号爆发出的烈焰洪流，更摧毁了整个大峡谷。

盖天为1号这绝代的威势所倾倒，忍不住连声大笑起来，他手持胡须，赞不绝口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哈哈……”“1号果然是天下无敌！”盖天兴奋地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掩不住内心的狂喜，对天机博士的才干大加赏识，他激动地对天机博士说道：“天机，你真是了不起！”“托总统先生的鸿福，在下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天机唯唯喏喏地答道。

“盖天夸奖完天机，脸色一下又变得非常严肃起来，他两眼如炬，直视天机，担心地问道：“这个1号是否绝对服从命令！”天机抬起左臂，摆了摆手，十分肯定地答道：“1有如机器人，绝对听命办事！”“唔，他太厉害了，我不放心，要亲自试一试！”盖天唔了一声，但仍是心里不踏实，非要对1号当面测试。

天机也乐意总统一试，于是对盖天说道：“1号已在邻房候命，有劳总统先生移步！”天机说完，用声控对2号门发出指令道：“（声控）2号门，开！”“轧！”随着天机的指令，2号门轧的一声慢慢自动开启，门缝开处，只见强烈的紫光从房间透射出来，一股强劲的热浪，扑面而来，盖天神色一凛，心中惊道：“好强的热力，似乎比焚天邪神发出的热力还要强上50%！”天机一阵惊慌，神色大变，热浪催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觉得有点吃不消，身体竟微微地摇晃了几下，才勉强站稳，他目瞪口呆，骇然地对盖天说道：“总统先生，太热了，我不能进去……”盖天点了点头，然后背起手，显得有些若无其事，撇下天机，缓步而进。

盖天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 1 号头上紫色极火升腾，周身劲气四散激射，尚离 1 号数丈，周身就已感受到那摄人的气势产生的撞击力，盖大两眼盯着 1 号，不慌不忙，缓缓走着，连走边贺喜 1 号道：“1 号，恭喜你大功告成！”1 号看盖天的气势，心知是总统盖天，慌忙一拳柱地，单膝跪倒，参见盖天，口中道：“叩见总统先生！”盖天吃惊地看着 1 号，沉默了一会儿，才提高嘴，突然问道：“1 号，你的第 1 号指令是什么？”1 号“是绝对服从总统先生的命令！”“好，我命令你斩下自己的手臂！”“遵命！”盖天为了考验 1 号，出奇不意地给 1 号出了个难题，然后紧张地观察 1 号的神情变化，不料 1 号接到指令，回答一声后，毫不犹豫，运劲挥掌劈向自己的右臂。

快要劈中时，1 号突然觉得自己下劈的掌刀忽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牵引，竟然不能移动分毫，像是被人牢牢扣住，不禁大吃一惊，“啊！”的一下叫出声来。

“命令取消！”盖天说罢，手臂微扬，1 号仿是被一种无形的巨力牵引，整个身子都被这股巨力掀了起来，向后飞倒。

原来盖天竟是真人不露相，凌空发力，控制住 1 号的手臂。

盖天稍露一手，已令 1 号心悦诚服，他急忙向前一扑，单膝点地，手掌下伏，慌忙说道：“多谢总统，在下誓死效忠！”天机也为盖天这骇绝的一手弄得大吃一惊。他的眼鼓得仿如鱼眼，骇然地望着盖天，心内忖道：“呀……我以为 1 号已经天下无敌，想不到总统先生更胜一筹……真是高不可测……”盖天手抚须髯，满意地看着 1 号，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一把年纪的盖天总统，世人只知他是一位电脑天才和治国良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深藏不露的武功，何止凌驾 1 号，大概世上绝难有人匹敌……

“大祸，专机控制失灵！”机师惊魂失魄地尖叫一声，只见专机失去平衡，在三股强大的龙卷风的牵引下，犹如一只在狂风中断了线的鹞子，翻着筋斗，剧烈地颠簸起来，机内众人顿时只觉的天旋地转，皆被摇得七荤八素。

遇上大自然无边的威力，众人均感心惊肉跳。

机师虽然惊慌，但生的渴求促使他从昏眩中回过神来，赶紧启动机内第二套控制系统，竭力操纵专机，希望能逃出三道龙卷风的扯引。但事与愿违，专机由于刚才失控，几个翻滚已跌进其中一道龙卷风，几经挣扎，最终抗衡不过那龙卷风的巨大引力，终于被卷入这道龙卷风中，专机再次失控，随风疾转。

机内众人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得七倒八歪，幸亏有安全带牢牢缚住，才不至被甩出专机，众人惊恐，皆心胆俱裂地“哗……”的大叫起来，玄虎趁机一手紧紧拥住惜儿，一边骇然大叫道：“坐稳点，坐稳点！”赤龙用手撑住面前的座椅后背，竭力稳住身形，骇然失色地大吼着机师道：“这龙卷风的转力这么烈，专机究意捱得住捱不住？”机师胆颤心惊，吓得说话都变了声，他颤抖他说道：“只要龙卷风不汇合，F3 威力毁不了专机！”玄虎急得眼色血红，暴跳如雷地大骂道：“放屁，三条龙卷风这么接近，随时都会汇合，三而为一，风力会升级到 5 级呀……”赤龙为了稳定人心，大声喊道：“据我所知，龙卷风不易汇合……因为每道龙卷风各自旋轴与气力都不同，只会相碰，极少会合！”“呀！不妥！！”赤龙话音未落，蓦然发现其中一条龙卷风底部突然出现强大的诡异的电光极火，索绕灵动，令龙卷风旋转的更猛烈，赤龙不由得心胆俱裂，骇然大叫起来。

赤龙死死盯着那股越旋越急的龙卷风，对那突然出现的异象，心内疑

霎丛生，冷念一闪，不由脱口说道：“呀，这些龙卷风，看来是受人为操纵着！”赤龙心内正在猜疑，陡见那股似被操控的龙卷风，竟钻破沙漠地层，疾旋入地底。

这股龙卷风钻破了深达千米的岩石层，直透石油层，并把地底石油扯旋而上。

石油涌上地面龙卷风中，遇火星而猛烈的燃烧，瞬间，那条龙卷风变成一条烈焰冲霄的巨大火龙卷风！

机师一眼看见，吓得没命地喊起来道：“大祸呀，要命的火龙卷风温度高热，将会吸引其它两条龙卷风靠拢过去，F5级专机也受不了，我们没命了……”果然，机师话音未落，温度较低的另外两条龙卷风，在冷气流补充热气流的原理作用下，已向火龙卷风迅速涌去……瞬息间，三条龙卷风已合而为一，成为一要粗大约两里圆圈的巨大龙卷风，风力速度猛升至F5级，专机在这已大的火龙卷风中，急速旋转，有如烈火中的一只小鸟……无力拼击，只是瑟瑟地打着抖，机体发出一阵阵裂碎声，天地间最残暴凶猛的大自然威力，可以将一座山撕裂粉碎，夷为平地，何况专机仅是由薄薄合金构成，在这威力无比的已大龙卷风中，竟像一只单薄的玩具，霎时被猛烈的旋风撕裂绞碎……众人失去屏障，顿时变得像飓风中的儿1败叶，随着风势，盘旋漂零……而对大威，赤龙四人只能拼命运功顽抗，只听风中传出几声厉喝，“吹！”。

“喝！”。“赫！”，蓝大使祭起“火云劲”，赤龙运起“饮极金身”，玄虎手结佛印，急催“六神诀”功力，惜儿则手结佛印，祭起“密宗心法”，四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祭起顶级功力，与烈风力拼命抗衡。四人凭着旷世武功护身，暂时抵挡得住F5级风力的强猛撕裂，机师没有武功底子，“呀——发出长声惨叫，眨眼间被猛烈的风力撕裂的支离破碎，粉身碎骨……龙卷风越旋越急，越旋越烈，强猛的撕扯力无时无刻地部在冲击着四人，四人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赤龙运功竭力与这无故的撕扯力抗衡，然而这巨大的龙卷风无休无止，他心里不免焦躁起来，忍不住焦急地忖道：“这样下去，迟早会囚耗尽功力而被风力撕碎而亡，不行；得想办法摆脱这困境……如果下坠到地下……对，下坠到地下肯定会避过这劫难…赤龙忖罢，一把抓住飘在身边的妻子，大声说道：“蓝蓝，我们发力下坠！”“好！”蓝天使心中一喜，大声回答。

这时，功力最弱的惜儿，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她睁大惊惧的眼睛，惶恐地喊道：“哎……我不成啦……救命啊……”惜儿“啊”字刚出口，猛觉一股罡猛的劲气袭来，接着胸部一紧，玄虎已将她牢牢抱住，他肉麻地炫耀着嚷道：“别害怕，有我玄大侠在此！”玄虎功力高强的多，一把搂住惜儿，催谷着六神诀功力一齐保护两人。

玄虎趁机将脸贴向惜儿的头部，故作豪爽他说道：“抓紧我，有我玄虎，天塌下来也不用怕！”正在玄虎向惜儿献媚之际，赤龙夫妇二人已双掌交握，身体合拢一起，着下脚力，发力向下猛坠，赤龙看见玄虎接着惜儿尚未想出脱困之计，于是他向玄虎大声喊道：“玄虎，向下坠呀！”玄虎闻言，不满地忖道：“你两人功力合壁，当然能破风而下……我要保护这娃儿，已经自顾不暇……”玄虎眼见赤龙夫妇破风而下，而自己却无计可施，心中不免焦躁。正焦急间，蓦地玄虎眼睛一亮，心内有了主意，他仿若濒死之人，看到稻草，心中狂喜地忖道：“呀，有办法啦，我大可以随他们下坠的气流，顺势而下，

这样等于搭乘顺风车，可以事半功倍……”玄虎忖罢，急搂紧惜儿，顺势而下，跟随着赤龙两人的下坠气流，毫不费力地搭乘顺风车，向下直坠。

玄虎这计果然是棋高一着，未觉用力，瞬间就已坠到地面，但四人旋坠之势急剧无比，竟又冲破地面，接着冲入沙漠底层，直破岩石，并不断地向地底钻破下去……冲劲钻破了无数的岩层，亦经过石油层，深入地底达二千米以下才嘎然而止。

赤龙陡觉身体巨震，冲势倏然停止，不由在心中长出一口气，暗自忖道：“旋坠力终于消散了，真要命……”赤龙环目四顾，只觉四周漆黑一片，对面不见人影，四周风平浪静，静得出奇。

能逃过龙苍风的撕毁巨力，漆黑的地底有如天堂般可爱。

惊魂才定，赤龙立刻想起拍挡玄虎，他躺在地上，大声问道：“阿虎，你和惜儿怎样了……”“死不了！”幽幽暗处，传来玄虎不耐烦的声音。

玄虎安全着“陆”，危险一过，他那轻挑风流的性格便立时暴露无遗，他一手紧紧搂住惜儿，一手趁黑暗浑水摸鱼，不安地在惜儿的身上乱摸起来，他伏在惜儿身上，淫邪轻薄他说道：“乖乖，温玉满怀，好舒服呀！…玄虎说着，竟在惜儿的面颊上恣情地乱吻起来……惜儿又气又恼，拼力挣扎，欲摆脱玄虎的纠缠，无奈地底范围太小，无活动余地，玄虎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她没有反抗的力气，气得恼怒骂道：“讨厌……”蓝天使听到玄虎满口淫词秽语；又听到一阵挣扎声，不安地问赤龙道：“这个阿虎说话又是语无伦次，是不是在对惜儿不怀好意？……”赤龙默不作声，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光棒，按掣开关，霎时，漆黑的地底亮起一团耀眼的光芒，赤龙爬起身，对着黑暗大声叫道：“阿虎，快下来会合吧！”人影一闪，却见玄虎搂抱着惜儿，出现在赤龙面前，见到赤龙立刻显出一付嘻皮笑脸，尴尬地说道：“哈哈，幸会！幸会！”蓝天使坐在地上，看到玄虎搂抱着惜儿那付恶心的样子，心里暗暗骂道：“哼，嘻皮笑脸，看着就不正经！”玄虎放开惜儿，为了摆脱尴尬，作出一付气愤样子，破口大骂道：“他妈的，刚才的龙卷风真要命，我觉得好古怪！”赤龙也猛然想起，那龙卷风起得突然，起的离奇，特别是那索绕的电火，还有那奇怪的风力，竟能钻破地底，确实令人费解。听到玄虎大骂，他不由地深有同感，于是赞同他说道：“对了，我看肯定是人为操纵的，但这种科技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赤龙沉思说着，越发肯定自己的想法，他接着进一步他说道：“一定是空中花园的杰作，怪不得数千年来，无人能找到它的位置，但金刚两师徒却能找到，真是异数！”赤龙正在大发宏论，不料蓝天使却在那等不及了，连连催促赤龙，插话说道：“龙，我们困在地下，就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设法快返上地面吧……”众人正在议论间，忽然听到默不作声的惜儿，惊异地“嗯！”。的一声叫了起来，紧接着，只见惜儿坐到地上，一手按地，一手在掌背上敲击，样子甚是怪异。

玄虎顿感大惑不解，他疑惑地看着惜儿，诧异地问道：“惜儿，你在干什么？”惜儿用不灰地眼光看着玄虎，不耐烦他说道：“我感应到附近有很强大的金属物！”玄虎闻听，显出一付大梦方醒的样子，姑言妄断，不屑地说道：“啊，可能不过只是金属矿藏而已！”惜儿看到玄虎那付不以为然，满脸不屑的神色，觉得自尊心大受伤害，少女的自尊令她对玄虎产生反感，她忍不住大声驳斥道：“不，我肯定这金属不是普通的矿藏，它是一种很奇怪的金属，而且这种金属很怪，那种感觉，我从未感应过……”惜儿怕众人不信，又紧接着自豪地解释说道：“我天生就对金属、气温、湿度、气压都具

有特异的感应力，直觉告诉我，这种金属绝对不是一般金属……”蓝天使一听，顿时像是若有所思，她用惊异的语气，自言自语他说道：“噢，说不定附近就是发动龙卷风的科技基地！”赤龙闻言，顿时来了精神，他手举着光棒，兴奋他说道：“对，有可能，反正我们也不急着上地面，去查探一下也好！”玄虎见风使舵，立刻又变得一付嘻皮笑脸的样子，讨好惜儿道：“我信惜儿的感应，就由我开路吧！”玄虎说着，尽数运起“六神诀”劲气，旋腿如柱，挟岩石踢出“如来破”劲，“隆……隆……”，岩石发了一连串的爆响，在玄虎厉腿的钻击下，纷纷碎裂，石屑横飞。玄虎也是有意个惜儿向前炫耀自己，运腿如飞，非常卖力，坚硬的岩石瞬间被踢出一条短道；劲力比开山机还要强劲，惜儿本来对这个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毫无好感，但经过龙卷风一役，她获玄虎相救，因此此时对他的好感油然而生，现在她看到玄虎一马当先，劈石开路，不觉出神地看着他的背影，眼神里充满敬佩——晃眼间，玄虎已钻出百多米的隧道。

赤龙三人随后徐行。

赤龙看玄虎那付发狂的样子，怕他耗力甚多，于是，一边走着一边关切地问玄虎道：“阿虎，要不要歇一歇？让我来！”玄虎为了要在惜儿向前好好地露一手，正踢得起劲，怎肯轻易休息，他一边发疯地踢着，一边买弄地答道：“我正踢得好痛快呀！”“铿——”募地，玄虎踢中金属，爆出巨响，玄虎被震，脚骨生病，禁不住脱口“呀！”的惊叫起来。

玄虎停止钻击，弯腰细看那金属，心中气恼地骂道：“妈的！好硬呀，一震得我血气翻腾……”惜儿急步上前，用手掌抚摸着金属，作出鉴定说道：“这是铸造过的金属……”玄虎也凑上前，用手抚摸着，给惜儿紧敲锣边道：“看来比钛金属更坚硬……”玄虎说完，回头看了赤龙夫妇，在心里打起小九九，他暗自忖道：“要爆破这金属不容易，会很耗力……这样的傻事，我不会干，让他二人也不能闲着，耗点力气吧……”玄虎忖罢，大耍滑头，开口叫赤龙道：“阿龙，你两夫妇来玩玩吧！”赤龙人本憨厚，听后也不作细想，心想玄虎大概是气力不济，于是他回头对妻子说道：“蓝蓝，你先用火云功对付它！”“好！”蓝大使豪爽地回答，她马上走到金属壁前，祭起火云掌，向着金属壁，发力轰去。火云劲灼热无比，迅速把怪金属烧得通红，然而，怪金属非常坚硬，蓝天使发出的火云劲烧了半人，也不见有溶化的迹象，蓝天使不由在心里纳闷地忖道：“奇怪，这金属想不到竟会这样坚硬，烧了这么半天，也不见有溶解的迹象……”蓝天使正自焦燥，猛听赤龙在身后大喊道：“蓝蓝，让开，待我轰它！”蓝天使躲身急闪，“咣！”只见赤龙人心一声，运足钛极劲气，发力向通红的金属挺拳猛轰……“轰！”，怪金属已被蓝大使烧得脆化，赤龙鼙力轰去，随着一声爆响，怪金属已被赤龙轰出一个大洞来。

顺破洞向里望去，里面空荡荡的一片漆黑，蓝天使欲抢先飞进，被赤龙挥臂挡住，赤龙一边观察洞内的情况，一边对蓝天使说道：“让我先进去观察！”赤龙举光棒，运气护身，一个箭射飞进破洞，众人随后跟进，严阵以待，在莹光棒的照射下，赤龙发现里面像是个机舱的通道，幽深莫测，再看地下，赤龙大吃一惊，发现在他的面前，竟然有一具硕大无朋的“尸体”……蓝天使运劲护身，四处打量，不由疑惑地说道：“噢，这里怎么好像是太空船的内舱模样…赤龙神色紧张，看着“尸体”，向众人提示道：“大家小心，可能马上会有敌人出现！”

第七十八章 幻影武士

救援直升机喷着强大的气流，倏然降落在拉萨市的总督专用机场，舱门刚一打开，随机救找的人员立刻七手八脚地将雷烈抬上早已候在机坪停车场内的救护专车，“呐鸣——呐鸣——”，救护车发出刺耳的尖叫，风驰电掣地向西藏总督医院方向驶去...西藏总督医院，拥有最先进的医药和仪器，只有权贵才有资格入院治疗，平民百姓只能是望尘莫及。

雷烈一被送进急救室，风姿与众医，就急急地为雷烈挂上吊针，清洗创处瘀血，为雷烈驳手脚，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抢救雷烈，风姿明知自己中了辐射毒，生命也受到，但还是顽强支持，走上手术台，为雷烈治疗，自己的危险反而无暇顾及。

风姿和众医困着雷烈抢救了两个时辰，但雷烈仍旧是没有回生的迹象，呼吸微弱到几乎停止，众医感到束手无策，连连摇头叹息道：“唉，不成了.....”同时，由于雷烈断脚伤口损坏太甚，肌肉组织又遭受到剧烈的核辐射，回此尽管风姿和众医竭尽所能，最终也是无法驳回.....听到众医议论纷纷，垂头丧气，风姿气得七窍冒烟，狠狠地看着众医。

忽然，检测雷烈心脏博动的仪器的莹光屏上，雷烈心电彼跳动的越来越弱，弱到仿若即将熄灭的火苗，负责观察的老医师不由惶急地大叫起来道：“风医生，不好了，病人心跳特别微弱.....随时.....”风姿闻听，急出一头冷汗，她一边焦虑地两眼盯着莹屏，一边大声地吩咐众医道：“快准备心脏电震器！”“D0———”风姿话音未落，莹屏内发出报警声，接着，心电波纹停止跳动，拉成为一条直线，雷烈的心脏跳动终于停顿了。

风姿浑身一阵颤惊，“碰！”的一声，将心脏电震器按向雷烈胸部，拼命吸压，嘴里凄厉地叫但：“雷烈，你不能死！”在心脏电震器的刺激下，雷烈心脏只轻跳了一下，就又停止了.....风姿不停地用力按掣心脏电震器，热切地希冀着出现奇迹，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莹屏上的心电波线再也没有反应，始终静止成为一条直线.....一位金发洋医心知无望，但碍于面子，不好说口，只在心里嗤笑地忖道：“病人伤得这么厉害，救得活才奇怪.....”一位老医生伤心地看着发疯的风姿，嘴里喃喃地说道：“希望能像救财政部长那样，出现奇迹就好了.....”风姿越来越失望，眼内不由得流下失望的泪水，她一直在雷烈胸部电震了二十多次，然而雷烈已无任何变化，风姿唯有颓然放弃.....风姿痛苦地脱去头上的帽子，流着泪水，用手抚摸着雷烈那已渐趋僵冷的脸颊，只见雷烈的遗容甚为安祥，风姿终于忍不住失声痛苦，将脸俯向雷烈，无限凄惋地呜咽说道：“烈.....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但我不但对你未有回报.....反而生生害死了你.....”满怀悲伤与内疚的风姿，凝视雷烈筋脉暴露的面容.....才深深觉得雷烈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英俊，已死去的雷烈，在风姿眼中，一点也不觉得丑。

“烈.....其实，我是很舍不得你.....”风姿一边喃喃自语着，情不自禁，把嘴贴上雷烈那已僵硬的嘴唇，深吻这位为自己失去生命的人.....众医纷纷脱帽致哀，都为风姿难过，稀嘘不已。

一位光头老医师难过地看着风姿，一边惋惜地说道：“唉，连天下第一神医也救不了他，看来真是大劫难逃.....”正当众人均感悲伤之际，忽然，

莹屏上雷烈本已静止的心电波纹，竟又奇迹般地跳动起来……负责观察的老医师一眼看见，不由惊喜地大叫道：“呀，凤医生，病人的心脏突然又有反应…金发洋医感到不信，连忙惊问道：“什么？…”风姿身边的一位医师，惊喜的紧盯着莹屏，随口告诉洋医道：“病人心脏又跳动了一下哪！”医师说完，禁不住狂喜，一把拉过风姿，既认真又兴奋地接着对风姿说道：“风医生，太妙了，你的吻比电震器更厉害，快继续吻他，越热烈越好！”“风姿本已绝望，流着眼泪，闻言登时粉面飞红，不知是害羞还是兴奋，她顾不得矜持，依言急忙惊喜地扑向雷烈，对着雷烈热烈的长吻起来……这次热吻果然不同刚才，风姿因救雷烈心切，热烈狂吻的同时，又不由自主的将香舌伸入雷烈的嘴内撩动，感情真是十分投入。

“DO —— DO —— DO —— DO —— ”莹屏又急剧地尖叫起来，随着叫声，雷烈的心电波纹又开始突突地狂跳起来。

众人惊喜地将眼光投向莹屏。负责观察的老医师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手抚着莹屏顶部，一手握拳不住轻轻地击打莹屏，众医皆感到这真是大大的奇迹，兴奋得你一言我一语他说道：“呀，不但恢复心跳，而且还由弱转强……”“真神奇，已恢复到正常的心脏跳动！”风姿正在拼命地狂吻，忽听已死去的雷烈嘴中发出“嗯……”的一声，接着竟神奇地睁开眼睛，惊喜地看着自己……苏醒的雷烈那热辣辣的目光，不由变得一阵脸红心跳，她慌乱中停止亲吻，惊喜地看着雷烈。兴奋地问道：“烈，你觉得怎样了……”雷烈出神地想着，刚才的感觉，心情特别激动，脸上露着欣慰的笑容，开口缓缓说道：“刚才我觉得自己轻飘飘地，离开了身体……我感到自己已经死亡……灵魂脱离躯体，悠悠地飘往一个无限的空间……我茫然四顾，正觉得访惶问，突然，一股热流把我的灵魂拉扯住，于是我个再往上飘流……我随着这股暖流倏然下降，接着我就感到暖流把我的灵魂拉回身体……我只觉得心脏跳了一下……跟着睁开眼就看到你了……”站在风姿身边的医师听罢，转脸对旁边的另一位医师惊异他说道：“哇，莫非这就是‘爱的暖流’？”那位医师也兴奋异常，睁着惊异的大眼，透着神奇的目光，象是大梦初醒的样子，激动地看着狂喜的众医，乐呵呵地说道：“原来热吻也是可以起死回生的！我今天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众医忍不住激动，行的鼓掌相庆，有的伸出拇指，一齐把目光投向风姿，热烈地向风姿齐贺道：“凤医生，好啊！你在医学史上又创造了一个奇迹！”风姿反而觉得不好意思，用手捂着羞红的脸，羞涩地低着头，默默不语……雷烈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那笑容是那样开心，那样迷人，他忘情地对风姿说道：“姿，你又救了我……我雷烈愿意今生今世为你做牛做马！”风姿羞涩地闭上眼睛，一脸陶醉，轻轻地咳怪雷烈道：“别说傻话，你身体仍很虚弱，要好好休养调息呀……”众人一扫满脸的乌云，尽情的鼓掌欢呼，不料风姿忽觉眼前金星乱冒，大脑一阵昏眩，人摇了几下，忍个住用手抚头，惊叫一声，道：“呀！”兴奋中的众人大吃一惊，纷纷围上风姿，身边的医师一把扶住摇摇欲倒的风姿，急切地提醒风姿道：“风医生，你要赶快把辐射毒消除呀！”这时只见风姿冷叫二急出，浑身剧抖，仿佛是非常寒冷的样子，痛苦地闭上眼睛，嘴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哎……”金发洋医一时惊慌，头上渗出细汗，大声地吩咐众医道：“消除辐射仪已准备妥当，快扶凤医生过去吧！”风姿看了一眼雷烈，显得犹豫不决，雷烈吓得脸色煞白，急得大叫道：“姿，我死不了，你也不许死，快去吧！”风姿无神的两眼深情地注视着雷烈，既像是安慰又像是感激，她虚

弱的说道：“放心……”众医不容凤姿多说，七手八脚架起她，将凤姿送往辐射化疗室。

西藏地近罗布泊，常有人遭泄出的辐射线所伤，故此总督医院装设了一座消除辐射仪。凤姿所受辐射程度较轻，加上上次在智利的历程，身体内这多少有些抗辐射能力，况且个次的凶险和严重程度，还达不到上次的一半，因此，今次凤姿在消除辐射仪这种超科技的医疗仪器辅助下，再运起体内“先大乾坤功”的罡气，很轻松地就将辐射毒逼出体外。

凤姿坐在辐射仪中，不禁想起玄虎，继而又提想到赤龙、雷烈三人，三人的身影不断在凤姿脑海中打转，忽然，凤姿感到腹中一阵微动，心中一怔，继而忧虑地忖道：“唉，我现在已有了玄虎的孩子，赤龙……雷烈……”想到腹中块肉，凤姿突然感到无限愁怅……坐在仪器前的医师两眼紧盯着莹屏上的数据变化，忽见莹屏绿的亮起，数据恢复正常，他忍不住激动地大喊道：“好极了，辐射线已全部消除！”凤姿闻言从仪器内冲出来，众医师急急田上前来，齐向凤姿恭贺道：“恭喜凤医生！”操作消除辐射仪的那位医师，恭贺后又急切地问凤姿道：“凤医生，你现在觉得身体如何？”凤姿挽手伸了伸两臂，接着又活动活动腰身，面露喜悦，非常满意地答道：“精神抖擞，非常之好！”众医一见，才放下心来，凤姿向众医道过谢，转身欲前往急救室探视雷烈，这时一个为首的医师满眼露出乞求的目光，恳切地对凤姿说道：“凤医生，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希望你援手相救，因为明镜活佛送了一位女病人来，她的症状极怪，我们都束手无策！”凤姿一怔，心内惊异地忖道：“布达拉宫的明镜活佛？……哪马上就会见到阿虎啦……”想到阿虎，凤姿不由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但瞬即消失，马上对医师急切他说道：“那么，快带我去见那女病人吧！”众医随同凤姿急急向急症室跑去，尚未跑到，却见明镜活佛携风、火、海三大护法，双掌合什，步履匆匆地从廊道内迎了上来。

凤姿一见明镜，马上双掌合什，向明镜颌首致礼道：“明镜活佛，幸会！幸会！”明镜略微一怔，稍加打量，便知道了来者身份，他赞许地点点头，双掌合什，亦向凤姿还礼，并朗声说道：“啊，小姐就是天下闻名的凤医生吧！”明镜说完，不等凤姿答话，依旧双掌合什，眼中透出焦虑，一脸忧虑，接着对凤姿恳求说道。

“我有位女施主，突然发病，症状凶险奇异……希望凤医生能救她！”凤姿双乍合什，毫不犹豫地答道：“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接着，话锋一转，迟疑着问明镜道：“请问……是否有位玄虎先生，还在你们布达拉宫呢？”明镜神色一变，瞬间恢复平静，他看着凤姿，沉思着说道：“是的，但12小时前，他们已离开布达拉宫！”凤姿闻听，深感意外，不由痛苦地低下头，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显得神色黯然，不觉失望地自言自语道：“唉，来迟了！……”正在凤姿黯然伤神之际，突然，急症室内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呀……”凤姿心内一震，急忙随同众医向急症室冲去。

凤姿急急跑进急症室，来到病人面前一看，立刻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部惊呆了。

只见病人两眼鼓凸，似欲涨出眶外，双眼泛白，仿如牛眼，两眼中瞳孔，竟变成一条细细的绿线，样貌甚是诡异恐怖。

秀美可人的花蝶，“犀……”地娇张着嘴，发出怪叫，花容月貌，竟被剧痛折磨的变形扭曲，骇人之状，令人惨不忍睹。

风姿大惊失色，骇然问道：“为什么不给她注射镇定剂？”为首的那位医师满头汗水，惶急答道：“注射过了数次，甚至连麻醉剂也注射过了，但都毫无作用，我们已替她做了详细检查和化验，但都不明白病因……”风姿听完医师的介绍，急切吩咐医生道：“快给我看检查和化验的记录！”医师引着风姿走到电脑前，启动电脑储存系统，调出病因检查备案，然后他指着莹屏说道：“这是滋波透视身体内部的情况！”只见莹屏内，花蝶的子宫位置，伸展出一堆形状近似蜥蜴的肿瘤堆。

医师指着那肿瘤堆对风姿说道：“经过切片化验，发现这肿瘤的病毒，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医师说到这里，稍一停顿，似乎又想起另一件事，她看着风姿，接着介绍道：“另外，亦发现女病人的处女膜才破裂了不久，尚有丝丝血迹…而且还有男子精液存在子宫和阴道里。”风姿心里豁然开朗，她看着花蝶，若何所思地猜测说道：“这个怪病，可能和性交有关！”风姿沉思着，走到花蝶身边，用手把住花蝶的头部，轻轻地安慰着说道：“镇定些，我是凤医生，是来帮助你的！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这样有利于协助我们对你进行治疗……”花蝶稍微安定下来，但口中仍不停地痛苦呻吟着，风姿抓紧机会，轻声问道：“病发之前，你和什么人交合过？”花蝶痛得通身都是汗，身体不时痉挛着，艰难地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对风姿说道：“我……我是和玄……玄虎……交合过…“玄虎！？”风姿闻听骇然变色，以为是听错，竟下意识地惊叫起来。

仿佛是晴天霹雳，风姿万里迢迢来找玄虎，历经艰险，自己不但差点没命，就连无辜的雷烈也差点搭进去，想不到他如此儿戏，既然和自己有染，就该珍惜这份感情，敛束心性，不料他却把感情当做玩物，有求则取，无求则像是对待一片云彩，手臂一举，轻轻挥去……仿佛擎天柱推倒霉，风姿本是满怀希望，万料不到，她听到得竟是这样一个残酷的消息，她怎么也不相信，玄虎会是这样，既占有自己，却和别的女孩子……风姿整个人都呆了，她的神经又麻木了，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只是大张着嘴，往下一句话也说个出来……风姿心碎了，眼里满是泪水……而玄虎只图一时之快，忘记了惜儿的警告，当然不知和花蝶交合的刹那间，就已经闯了祸，害了花蝶……赤龙四人运功护身，仔细谛听，留意观察。不敢妄动。

赤龙手擎光棒，小心翼翼，趋前察看，在光棒的照射下，只见这具状似的外星人的尸体，头罩覆面，静静躺在地上，胸口赫然有三个方形深洞！

赤龙立时惊叫起来道：“呀，这和千岁女帝击伤金刚活佛的伤痕一样！！”众人间听惊叫，一齐围上前来，不由都吓得背透寒气。

惜儿看着赤龙，不解地问道：“莫非千岁女帝曾来过这儿？”赤龙犹豫不决，不敢妄下定论，他沉思一下，充满惊奇他说道：“揭开他的头罩，看着他到底是什么象貌……”头罩被揭开，一阵轻烟飞过，不想尸体头部已成糜烂……赤龙惊叫道：“呀，已经灰化了……再看其它……”赤龙说罢，拿起状如外星人的手臂，亦是一样……蓝天使静静看着那渐渐消散的一缕缕烟雾，沉思着说道：“尸体灰化，不知已死了多少年……”亲眼看到尸体灰化的一道清烟，消失的干干净净，众人站起身来，赤龙迅速地看了众人一眼，推测着说道：“看来，这是一艘外星人的太空船，不知何故造成失事，坠落地球！然后，经过不知多少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地壳变动，故此，才像现在这样埋藏在地底深处！”赤龙说着，抬起手臂，准备与总统府联系，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盖天，不料打开表盖，启动发射系统，手表内的接收信号竟然

毫无反应，他个由得惊异问道：“咦，这儿究竟是地下多少米呢、深藏地底，不知是不是已和总统失去联系？”赤龙看了看手表上的探测数据，接着对众人说道：“根据压力显示，我们是在地下差不多就到二千米的地方，而且因地层阻隔，断绝了与地面的电波联络！”赤龙合上手表，关闭通讯器材，然后看着众人，用征询的口吻问众人道：“我们是否该想办法返回地面？”玄虎由于对这艘太空船充满好奇，心道既来之，则看之，想到这里，他严肃地看着赤龙，断然反对道：“且慢，这太空船是罕有的发现！我们既然已置身于这里，就不应该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我们何不趁此时间，好好考察一下这太空船的科技设施？”每个人都有好奇心，赤龙也不例外，因此，玄虎的提议，得到众人的一致赞同，赤龙也有同感，因此欣然说道：“也好，反正我们也不急着上地面，那就索兴看个够吧！”赤龙说完，手举光棒，在前开路，众人随后跟行。众人一直沿廊道走了半个多小时，却仍不见走道的尽头。

蓝天使一见，不由诧异地说道：“呀，这太空船大得惊人，好像没尽头似的！”赤龙一边四面张望，一边接着说道：“对极了，这艘太空船简直就像是一座迷宫，永远走不到尽头。”惜儿到底还是个孩子，听到赤龙一说，马上就变得神色紧张起来，脸色吓得煞白，吃惊地问道：“迷宫？那么我们岂不是出不去了？”玄虎看到惜儿那付惊慌失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刚落，马上就又恢复了他那轻挑的脾性，他狂妄地对惜儿自吹自擂道：“傻妹，怕什么？有我玄大侠在，F5级龙卷风也奈不了我们！何况这区区的迷宫？”“咦！”玄虎正在说得唾沫四溅，惜儿突然又有一种奇异的感应，忍不住惊异地叫出声来，只见惜儿谛听了一会儿，急忙神色紧张地制止众人道：“大家静一静，我听到了怪声……”三人静心凝神，果然听到怪异声一丝丝地传来。赤龙一边仔细谛听着，一边根据感受判断说道：“好像是电焊的声音……”惜儿一听兴奋起来，她用手抬着头上的金属板，补充说道：“对呀，声音来自上面，但好像是很远似的……”众人皆均仰头上望，找寻声音来源之处，惜儿一边凝神听着，一边猜疑地说道：“电焊，莫非有个地底之场？”赤龙见一时无法判断出声音的真正来源，于是他用征询的语气对众人说道：“大家想想办法，如何上去追寻声音的来源？”

第七十九章 地底探险

由于赤龙等人在地下近两千米的深处，赤龙手表形的通讯器材所发出的信号被厚厚的崖层所阻隔，因此人人和地山的联系，同样的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亦回接收不到赤龙发出的信号，而亦无法将讯号传送到远隔数万里的总统府。

盖天和赤龙等人信号中断，一时失去联系。

天机博士坐在卫星监察地面接收系统前，急得满头大汗，两手不停在键盘上忙碌着，使尽浑身解数，但所发生的各种信号都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莹府上出现模糊的画面，始终接收不到赤龙等人的任何反应，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失望地对着在地上焦躁来回走着的盖天说道：“总统先生，我启动了所有的监察搜寻系统，可是很失望，还是无法再联络到赤龙。”盖天一脸惆怅，目光焦虑地看着天机，焦急地问道：“什么情形之下，才会失去

联系？”“第一，通讯器坏了：第二，在地底一千米以下！”天机神色紧张地回答。

盖天目光深邃，沉思着凝视着远方，他想到那道奇怪的龙卷风，将赤龙等人卷入地底的情景，从而推测着用猜测的语气说道：“从卫星最后监察到的情况来看，赤龙他们被龙卷风卷入地底……由此推测，他们可能在地底千米以下！”盖天说完，猛地回过头来，看着天机问道：“这古怪的龙卷风，现在情况如何？”天机启动卫星监察系统，莹屏上立刻出现了龙卷风的镜头，他看着莹屏，对盖天说道：“正在减弱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正当盖天和天机为联系不上赤龙等人而大伤脑筋时，盖天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堂堂总统府所发了的卫星监察讯号，却在乐上国的另一隅——乐土国环保署内，已遭赤龙母亲的截收。

“此时，赤夫人把截取到的影像讯号，又传送给 T 武士的飞碟，并发出命令，让他们作遥远追击。

赤夫人神情紧张盯住卫星监察接收信号，将命令又以特殊的信号通过卫星发射出去，她冷冷地对远在万里之外沙漠腹地的 T 武士说道：“已失去了和赤龙他们的联络讯号，他们应在地底千米以下，T3 你驾驶小飞碟潜入地底，搜索他们！”T 武士的飞碟隐藏在距龙卷风百里以外的沙丘后，T3 接到命令，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遵命，首领！”T3 说完，驾驶着一艘小飞碟从大飞碟底部徐徐降下，小飞碟前端，发射出无坚不摧的激光盾。

激光盾发出极高的能量，瞬间摧毁沙粒，轻易地就钻进沙层里。

T3 虽然在口头上对夫人的命令回答的非常干脆，但在内心十分不满，他一边驾驶飞碟急速挺进地底，一边在心中气冲冲地暗自想道：“鬼鬼祟祟地追踪，是令人最讨厌的工作！为什么不和这些愚蠢的地球人面对面地进行一场决战，唉，真没劲！”“若能痛快地格杀这些地球低等动物，那才过瘾！”小飞碟摧枯拉朽般，迅速钻破地底几道岩石层和石油层，迅速向目标接近。

忽然监测系统收到信号，T3 瞟了一眼莹屏，心内惊喜地忖道：“八百米外，收到电波信号！”T3 一边驾驶小飞碟马不停蹄地钻进，一边在心底推测着忖道：“这该是赤龙和总统的联系通讯器所发出的。”突然，碟内监测器又接到一种特殊的信号，T3 一见，心内大吃一惊，不由讶异地忖道：“呀，同时探测到前面有庞大的金属反应，阔达一里……难道是阔达一里的金属矿？”T3 尚在猜疑，猛听到飞碟发出的激光盾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吱吱吱吱吱……”原来小飞碟碰上这巨型的太空舰，激光盾也不像钻击沙层岩石那样很容易地就能钻破舰身。

T3 增大小飞碟上激光盾的能量，激光盾极热的劲力烧割了半分钟，方才破壁而入，烧焊的声音很尖利，因此亦被惜儿等人听到了。

赤龙等人在廊道内仔细谛听，各自在心内琢磨着上去的办法，忽然听到上面的烧焊声夏然而止。

玄虎，惜儿同时叫道。

“呀，声音停止了！”玄虎紧锁眉头，望着上面，心内发狠地忖道：“哼，看来只有一个方法——”玄虎忖道，早已祭起六神诀劲气，他大吼一声，对众人说道：“大家让开！我要硬闯了！”玄虎话音未落，早已跃起，身体急旋如锥，双拳合壁，以“如来破”劲气向头顶上的金属壁猛烈钻去，“轰”的一声爆响，天花甲板比舰身薄了三分之二，怎敌得住玄虎那“如来破顶”劲气的钻击，一钻之下，轰然爆出一个大洞，玄虎借势冲上天花甲板上的通

道，立定身形，不由狂喜地忖道：“呀！原来竟这么容易！”赤龙随后跟进，冲进通道，随即问道：“阿虎，有什么发现？”玄虎在定神后环目看去，发现面前又是无尽无上的通道，不由心烦地吼道：“发现个屁，又是长长的走廊！能拥有这么长的走廊……与航空母舰无异……”赤龙看到玄虎气得恼羞成怒，手举光棒稍加打量，便接口说道：“这艘可能是——太空母舰队！！”玄虎眉头一皱，十分不服气地猜测说道：“又是走廊，刚才不是说有新发现吗！”玄虎说着，“呔！”他大叫一声，挥腿向廊道的壁上气冲冲地踢去，想不到廊壁也如天花甲板一样薄弱，“轰！”的爆响声中，竟被玄虎踢爆一个大洞。

真是歪打正着，里面情景给玄虎言中了，玄虎二人遁洞跌进，发现里面幻光雪白，灯光照射下的空间，原料来竟是个大堂，中央有一个小圆台……尚有三名外星人死尸，一个僵死在圆台边类似控制台状仪器前的坐椅里，另外两个横七竖八地僵卧在圆台边的地面上。

赤龙两眼紧盯着墙壁上的球形灯具，心中不禁惊异地忖道：“灯光！这些光源动力竟能持续几千年，真神奇！”赤龙正沉思间，两女亦循着破洞进来。

玄虎稍加打量，对中央的小圆台充满兴趣，于是他一边走过一边心中忖道：“这小圆台有什么作用呢？”玄虎走上圆台，仰头上望，发现和小圆台正对着的是一个布满圆孔的葵花状圆罩，他心内忖道：“上面这个圆罩，一定有特殊用途……”而蓝天使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一边走向圆台边的控制台，她奇怪地看着那个不知死去有多久的外星人，不由在心里猜测道：“这外星人临死仍坐在椅上，看来定是死得很突然！”她绕过死尸走到布满键盘类似控制台的仪器旁，心内不由一怔，继而暗忖道：“控制台？！不知是控制是什么呢？”蓝天使仔细地看这类似电脑键盘的控制台。感到既新奇又疑惑，她疑疑惑惑地忖道：“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么高的科技，真是匪夷所思！”“不知还有没用……”好奇驱使蓝天使自言自语地说道：“试试！”蓝天使说着，动手胡乱地按掣按键，不料触动圆台上部那葵花状圆罩的开关，“唰！”随着一声微响，一道金黄色的耀眼光柱直射圆台，蓝天使不由大吃一惊，惊慌地脱口喊道“呀，一股强光照射下来……”站在圆台上的玄虎，猝不及防，被光柱团照着，厉声怪叫道：“哇……咕……”赤龙蓦然听见玄虎的惨叫，回头一看不由在脑内嗡地响了一下，吃惊地叫道：“呀！”“玄虎！”赤龙回过神来，大喊着向圆台冲去。

二女亦急冲向圆台，但眨眼间光团已渐消去……玄虎亦无影无踪。

三人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不禁齐声惊恐道：“玄虎！！……”然而，尽管三人喊破喉咙，玄虎终是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赤龙急得变了脸色，怒吼着向蓝天使道，“蓝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蓝天使惊得两眼无神，满头满脸的汗水，喃喃说道：“我刚才胡乱按掣，便……”赤龙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恶狠狠地对蓝天使道：“那么快去按掣，希望能救回玄虎！”蓝天使急得风风火火地几步就窜到控制台旁，发狠将台前的外星人连尸带椅推向一边，她举着手六神无主地看着按掣，惊得脸色煞白，泪水在眼里打转，不由心里暗暗叫苦道：“糟了，忘了刚才的按的哪个掣……”蓝天使稍一迟疑，马上忖道：“唯有再胡乱试试……”蓝天使忖罢，两手胡乱地猛掣按键，然而，虽然是按动了无数掣钮，但小圆台却是再毫无动静。

三人傻人，大堂里的空气像死了一样，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听到三个粗重如牛般的喘息和呼呼狂响的心跳声。

忽然，惜儿哭喊着嚷起来道：“阿虎……会不会……死了？……”赤龙这时反而变得很冷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沉思着，平心静气地安慰惜儿二人道：“刚才的情况，很类似国防部正在进行研究中的‘原子分裂重组移送系统’……玄虎可能是被传送到另一个地方！”事实正是如此。

正如赤龙推测的那样，玄虎现在正在另一间按掣室的圆台上重新组合，并慢慢组合成形。

玄虎仿佛是做了一场梦。

他在怔忡纳闷地忖道：“哎……我似乎去了另一个地方……”室内，尚有另一个人，正是 T3。

他正在研究一个古怪的水晶光球，玄虎的突然出现，把他吓了一跳。

他根据赤夫人提供的资料，马上在大脑内反应出来者的身份，T3 大叫道：“玄虎！？哈哈，原来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们真是冤家路窄！！”玄虎闻声，吃了一惊，他掠眼看去，只见一身穿古怪盔甲，虎鼻鹰嘴的怪物，身高丈余，脚仅二指，正两眼红红地看着自己。

论身形，这怪物跟他所见的两个怪物差不多，但实际上，T3 战斗力比 T4 要强大 50%！

T3 狞看着玄虎，两掌问陡地燃起两团闪着紫白色寒光的能量光团。

二人默默无语，在互相对望中在心里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

T3 兴奋地忖道：“身份不能暴露，见者格杀勿论！！哈哈……这样就可以痛快地撕碎这低等动物啦，太好了！”而玄虎则在心里发狠地暗忖道：“哼，在迷宫憋了一肚子气，现在好了，正好找这怪物来发泄！”风姿因大醉被玄虎乘虚而入导致失身，心中本就已气恼……现在知玄虎又搅上别的女孩子，芳心更是绞痛！

“呀，玄虎的精液含有无名病毒！我……”看见花蝶惨状，风姿惊然一惊，霎时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花蝶生命危在旦夕，时间不容风姿多想，职业习惯令她很快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面对现实，她转身问医师道：“请问这儿有否针灸用的金针？”“有的！”医师答道。

风姿尝试用金针封穴，用以阻止肿瘤胀大，然后，再在花蝶头部落针，令她陷入昏迷状态暂避巨痛的煎熬，花蝶很快平静下来，满头满脸的汗水，沉沉地昏睡过去。

众医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暗佩服，不由均默默忖道：“凤医生的针灸术真是神了，灵验程度竟胜过强力麻醉剂……”“嘿，不愧是国内医术第一人，死神都要惧她三分，真令人钦佩！”“嗨，花蝶真走运，碰到了这绝世神医出手相救，看来活命有望……”“啊，这次肯定又会创造奇迹了……”风姿忙完已是满头大汗，她一脸疲惫，稍观察了一下，马上回过头来对众医说道：“我要追查这无名病毒的来源，请将精液马上进行化验分析！”其中一位医师马上取样进行化验，风姿默默地看了看众医一眼，缓缓说道。

“各位，有什么高见，不妨说出来讨论一下，这个病人发病太古怪了，以我的经验，亦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病毒来源不明，我总感无从下手，现在病人经灸针刺刺激下平静，下一步怎么办？诸位说一说……”连神医也觉棘手，众医哪还能再想出什么高招，只好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儿，众医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究竟如何治疗这怪病，都显得一筹莫展……然而，金针封穴只能控制一时，时间不长，这肿瘤便冲破穴道的封锁，仿佛如气吹一样，又加速胀大起来。

凤姿两眼出神地看着那急剧涨大的肿瘤，不觉忧心忡忡，她在心里暗自忖道：“如果肿瘤再继续胀下去，就非开刀不可了这时，那位化验精液的医师走过来，他指着化验单对凤姿说道：“凤医生，化验证明精液里含有大量的无名病毒！”凤姿闻听一怔，她用疑虑的眼光看着化验单，心中暗想道：“奇怪，以前我经曾替玄虎疗过伤，通过检查，她的身体与常人也无两样……为什么精液里竟含有这种无名病毒？……”凤姿正在疑惑不解，猛听“犀……”的一声残叫，在沉重的空气中传来，令凤姿心内剧颤不已，针灸效力完全消失，花蝶又突然撕心狂嚎，随着叫声，六道里的金针竟被震飞！

众医慌忙围上前去，惊慌失措地对凤姿喊道：“凤医生，她又发作了！”凤姿急步上前一看，不由吓得惊魂出窍，竟失声骇叫道：“呀，病情更凶猛了……”病人生命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情况已是刻不容缓，凤姿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立刻开刀！”众医闻听，七手八脚，有的给花蝶注射强烈麻醉剂，有的以马上取过手术器械，众人急慌慌地准备着，嘴里不停的惶急叫道。

“快！”“快！”凤姿满面汗水，麻利地拿起手术刀，准备动手给花蝶开刀……但晃眼间却见晰形肿瘤以超借数速度，花蝶的肚皮已被撑得薄如翼，裂痕暴现……花蝶没命地嘶吼起来。“呀……”凤姿落刀已来不及了……花蝶的肿瘤眨眼间已涨破肚皮，有如小形炸弹爆炸，“波！”的发出了声清响，血肉皮屑仿若雨点，密密麻麻，四散激射“哇！”“啊！”“哗”，围在手术台边的众医。大声惊呼，被这股突然迸发的动力震得人仰马翻，凤姿虽有武功，但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亦被震得跪跌在地……花蝶四肢猛力一挣，竟然挣碎厚达5公分厚的合金箍锁，口内鲜血狂喷，惊目奇圆，抽搐几下，溢然而逝，然而，那至死也不甘心闭上的大眼，惊惧地看着那无垠的空间，似在问天，…这究竟是谁之罪？……可怜花蝶香消玉殒，死状惨不忍睹。……“这种无名瘤毒发作起来，全无医救方法……我曾和玄虎作过有……更怀有他的孩子……会不会遭到相同的命运呢？……”看到花蝶的惨况，凤姿形同身受，她瞪着恐惧的双眼，满身、满脸的污血，瘫在地上，呆呆地看着花蝶，不禁心寒胆悸…

第八十章 神秘光束

玄虎有了上次经验，因此一见 T3，马上收起轻敌之心，手结佛印。急速祭起“六神诀”劲气，晃眼在掌间迸射出烈劲四射的七彩佛光，他一边冷眼看着 T3，一边在心中忖道：“上次对付外星怪物，耗力不少，虽然最后击败了怪物，但自己也受伤非轻，今次更要小心对付！”玄虎虽然心高气傲，但吃亏后即刻学乖，临敌开始变得小心谨慎，起身便将“六神诀”劲气催谷到八成功力。

T3 好大喜功，有恃无恐，“吼！”的一声怪叫，一个蛙跃，扑向圆台，玄虎见 T3 来势凶猛，不做正面交锋，急一式“雷神疾电”，纵身跃起，心内想道：“先避一避，再试探他虚实！”他凌空看去，见口出掌如电，速度之快、

眨眼不见，但却疏于防守，破绽百出，不由心念电转，暗忖道：“攻速很快，但破绽很多，踢他！”口本以为旗开得胜，谁知攻到台前，眼前一花，目标消失，不想却扑了个空，T3气得“咕……咕……”怪声，回头看去。

然而，T3尚未回过神来，摹觉脑后一紧，接着“碰！”的一声巨响，仿若泰山压顶而来，头上早已吃了重重一脚。

孰料，T3毫无反应，得手后的玄虎反倒“呀！”的一声惊叫起来……原来有恃无恐的T3，身上发出一种网状奇劲，软绵酥滑，玄虎踢出的猛厉脚劲竟被消溶的卸脱殆尽！

T3毫发未损，而玄虎则被口发出的劲力反震飞撞向墙壁，右脚深陷墙中。

玄虎回过头看着怪物，神情一怔，心有余悸，不由惶然忖道：“呀，这种怪劲柔若虚空，酥绝伦滑，看来一点也没有踢伤他……”T3反应神速，吃了一踢，马上返过身来，趁玄虎惊愕之际，“曝！”的怪叫一声，仿若野兽的犀叫，向玄虎狂攻而至。

玄虎看着口的攻势凌厉，掌间吞吐着紫色能量，泛着刺眼的毫光，似有隐隐的雷声，心中不由忖道：“不怕硬打硬，最怕不软不硬，看来他的击力非同小可，必要时是先避开为上！”玄虎忖罢，横身拔起，一式“雷神疾风”，横身纵上半空，T3想不到这低等地球人反应竟如此敏捷，一掌攻出，收势不及，竟将墙壁硬生生地拍出一个大洞。

玄虎头下脚上，凌空翻身，看着T3，心内忖道：“他恃着奇劲护身，不怕打T3……所以防守甚差，倘若我加强击力，看他能否卸得了……”玄虎想好对策，急运劲力至右脚，“咤！”的大喝一声，身体旋转如锥，凌空直下，仿若蛟龙入渊，发出“达摩金刚钻”的九成功力，照准口腰部，狠命踢去。

“咕……”T3喉中发出难听的怪叫声，玄虎这一脚运足劲力，直把T3硬生生踢得撞入墙壁里。

谁料玄虎汗水淋漓，这次不但结果和刚才一样，连腿带劲被卸脱，强猛钻劲损失目标……而更把玄虎卸得身行不稳，玄虎惊惧地看着T3心胆俱寒地暗忖道：“呀，卸脱到我身形失准，防守也出了漏洞玄虎大惊之下，急忙运劲在空中几个翻身，眨眼飞旋出老远，以防被袭。

T3努力从墙中挣出身来，“WEWE”气得口中怪叫，虽然努极，但反应却是出人意料，并没有马上追去，只是身体微震，…“呀！……呀！……”不停叫着，一似乎显得很痛苦人。

玄虎冷眼惊悸望去，不由心头一震，疑惑地忖道：“咦，看样子，他似乎受伤了。……”然而，感觉告诉玄虎，不能麻痹，他心中暗暗打着主意，转而默想道：“不对，他这有可能是装假，不妨我以高速狂攻猛打之法，试一试，看他如何招架？”玄虎主意一定，急催运起“六神疾”气，陡将功力提到九成，身形一晃，挺身而进，向T3发出猛攻。

玄虎如影随形，出招快捷绝伦，“达摩十八腿”出神入化，气势如虹，围定T3周身，如雨泼去。

“群邪辟易”、“滚滚旱雷”，迅疾如电，招呼得T3如惊弓之鸟，东逃西窜。

“回头是岸”、“达摩金刚钻”、“龙卷旋风转”快捷如风，招招直指T3周身各大致命穴位，攻得T3鸡飞狗跳，惶惶闪逃。

玄虎十数招一气呵成，身形急旋，腿影浩渺，满室飘荡着玄虎攻出的

劲气，T3 似乎怕乃玄虎的劲脚，左闪右避，不敢再用网劲卸脱攻击。

玄虎虽然攻势强猛，然而却丝毫未有占到 T3 的半点便宜。

玄虎直气得咬牙切齿，在心中不觉又好气又好笑地忖道：“嘿，这家伙竟然快捷无影，好，看到底是谁的轻功厉害！”玄虎和口较上了劲，遂将招式一变，向 T3 踢出“雷神疾电”。

虽然，玄虎已倾力将攻速提升到快如闪电，但是踢出的每一脚都是差那么一点点才能踢中，可见 T3 这“影武士”称号，并非浪得虚名。

玄虎又一气攻出数十招，尽管速度快到绝伦，但也无可奈何 T3，攻出的厉脚招招落空。

T3 快速闪避时，不断凝神观察玄虎的攻击招数。

玄虎攻得忠不凑巧，不由气得七窍生烟，他咬牙切齿地忖道：“岂有此理，这不好像捉迷藏吗？真可气！”玄虎又气又恨，蓦地身形一沉，心内忖道：“以静制动，我不跟你玩，看你怎么办！”岂料，这下玄虎又吃了大亏，原来 T3 刚才所以只避不攻，完全是在观察玄虎的实力，此刻他见玄虎倏然停止攻势，不由在心中暗笑道忖道：“嘿嘿，愚蠢的低等动物，现在才停攻？已经晚了，你的招数我已了解得差不多，现在你就等着瞧吧！”两人再次对望，各想自己心事。

玄虎冷冷地看着 T3，心中得意地忖道：“轮到我以逸待劳，看你敢不敢追攻！”T3 似乎不耐寂寞，对看了不过两三秒，就“犀！”的怪叫一声，飞身向玄虎扑来。

玄虎心中大喜，伏身五指，向头部抓来，玄虎旋劲贯脚，提腿出击，欲后发先至，心中不急地想道：“看来这怪物的耐性有限！”看来 T3 抢身进前，箕张五指，向头部抓来。玄虎旋劲贯脚，提腿出击，欲后发制胜，心中不忿地想道：“看你的手长，还是我的腿长！”二人拳爪脚相接，不料 T3 出爪为虚，另藏攻势，见玄虎厉腿攻来，疾挥爪格腿，同时，迅雷不及掩耳，以相同招式旋腿起脚，当他“噗！”的一声挡开玄虎的厉腿后，倏然出腿，“碰！”响声中，攻出的“达摩金刚钻”招式，正中玄虎心窝，玄虎“呀！”的骇然惊叫，被 T3 一脚踢得逞然疾腿，一陈钻心的痛楚袭来，气血迸涌，玄虎竟忍不住“咳……咳……”地狂咳起来。

“HE —— HE —— HE ——” T3 一袭得手，发出刺耳怪叫，叫声中充满、嘲笑的味道。

T3 飞身跟进，出招抢攻，玄虎一边格挡，一边狐疑忖道：“他这招数我好熟悉……想不到这家伙竟是用我的腿法……”玄虎正在狐疑之际，T3 又攻来…、己“礼佛朝天”，只听“乓！”的一声暴响，玄虎的头颅再次遭殃，吃了异常猛劲的一脚。

玄虎痛彻心肺，“呜……”惨叫声中，身体震飞，猛撞身后的水晶球柱，T3 有意卖弄叽叽笑着怪声叫道：“叽叽，你的腿法很好用，击力够强的啊！

“碰！”，猛撞三下，柱顶的光球被震上半空。

“叭——”，T3 摹见，怪叫长嘶，神色显得十分紧，他撇下玄虎，飞身疾退，闪电般地射向光球，眨眼已将光球棒在手中。

玄虎眼前金星乱冒，只觉着大旋地转，他一边摸着撞得剧痛的背部，一边气得半死地在心中大骂道：“他妈的，想不到竟被自己的招数击倒，真是天大的侮辱……”玄虎恼羞成怒，撞得性起，手结佛印，将击身功力暴催至十成，然后怒火冲霄地破口大骂道：“你这偷学武功的怪物，今天我非刚

了你个可！”“梁梁梁，大言不惭，我将你撕开十万八千块才对！”挑起了玄虎怒火，T3竟高兴地怪笑着手舞足蹈，大叫着合并双脚，发挥起更高的能量，只见T3气芒大盛，周身毫光进射，索绕的激光电火，仿若灵蛇，蜿蜒游动。

“呵——”玄虎一声长啸，手结佛印，纵身半空，两脚如轮旋转，飞影朦胧，凌空向T3攻出“如来破金”、“龙卷旋风转”，T3内心窃窃自喜，高兴地忖道：“嘿嘿！逼我硬拼，正中下怀呀！”T3心内狞笑着，凌空而下，合拢的双脚猛地疾旋，烈劲暴发，向玄虎攻出“达摩金刚钻”。

“波——”两脚相接，发出微响，金刚钻聚焦出击，正好是旋风转的克星，玄虎向T3踢出的龙卷腿劲，登时被钻得溃不成军，玄虎直急衍头上青筋暴起，骇然看着空中的T3，不由在心内惊悸地忖道：“同门武功，相生相克，想不到这怪物学得快，运用的更巧妙，一招克一招，这下可要倒霉啦！”金刚钻气势如虹直轰而下，玄虎不敢稍怠，勉强举臂挡住。

“轰~一隆——”，T3钻击力异常厉害，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竟把玄虎硬生生地轰撞的爆破地上的甲板，一直跌落到下一层，冲击力又把下层甲板撞击一个很深的大坑。

玄虎在跌撞到下层甲板的刹那，为避免追击，急忙连着几个懒驴打滚，远远滚开。

T3并未追击，只是悬在破洞上方，笑咪咪地看着下面进行滑稽表演的玄虎，心里高兴极了。

玄虎爬起身来，不见口动静，正暗自诧异，仰头一看，却见口在上空好整以暇地观看，脸带讥笑，令玄虎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仿佛自己简直像是个小丑。

玄虎伏下身子，惊惧地望着T3，双臂被钻劫踢击得不停颤抖，但他仍然不服输，暗自在心中个忿地忖道：“这怪物刚才一击的劲力好猛，直把我双臂都震得发麻脱力……这说明怪物的劲力比我更强，这真让人难以相信……”T3看着玄虎被惊吓的露出一付傻呆呆的样子，很像是一只瑟瑟发抖的老鼠，不由显得十分开心，他摆着手，逗弄玄虎说道：“嘿嘿，你这低等动物，蛮好玩的啊，想不到你还有两套小把戏，来，来呀，还有什么花招、快表演给我看看！”玄虎简直就要气昏了，心道怎么着，你还真把我当猴子给耍呀，不管怎么说，我虽然是没有占到便宜，可你也没把我损伤一颗毫毛啊。你竟敢这样目中无人，用这种口吻戏弄我，你当我是什么、是你爪下的一只猎物，是一个供你取笑的玩偶。呸！瞎了你的眼睛，看本少爷给你点颜色瞧瞧看，让你明白明白，我玄大侠并不是那么好对付得。玄虎一边在心里气冲牛斗，一边忖道：“看来只有使出我的镇山之宝，用达摩十八腿的绝招来一定乾坤了！”玄虎气愤到了极点，心中主意已定，于是“吼！”的暴喝一声，双脚并起，飞身急纵，使出“达摩十八腿”的最威猛的绝招，向T3攻出，“霹雳摧河狱”。

玄虎攻出的绝招果然非同小可，快厉绝伦，T3未等反应过来，玄虎的双脚已如一阵风般踢中T3的胸部。

玄虎厉脚如暴雨般向T3的胸部狂泻，一脚快似一脚，只将T3踢得透不过气来，身如败叶，被玄虎凌厉的脚风罩住，在空中踢得的团团乱转，一会踢到东，一会踢到西。

玄虎的两腿仿佛是两条鼓槌，连环向T3击出，厉脚踢在T3的胸部，

仿若雷打荷叶，发出一片密集的响声，“乒！”“骹！”“轰！”“波！”T3 真得没有还手之力？否，玄虎虽然看去脚踢中，其实这些都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回为玄虎压根就没踢中 T3，他发出的每一击都被 T3 的奇劲卸脱开……玄虎越踢越心惊，但他马上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不由又惧又惊地忖道：“坏了，真是要大祸；临头了，踢中都没有用……咦，他似乎很重视那个光球……好，那我就攻击光球，看他有什么反应！”玄虎忖罢，冷不防朝 T3 手中的光球踢去，一踢之下，脚尖竟陷入球里，T3 果然大惊失色，显得手足无措。玄虎瞅准时机，再出右腿狠狠踢中 T3 的面门，T3 猝不及防，光球被玄虎顺势夺去。

玄虎尚未高兴出来，就“哗”的惊叫一产，猛地浑身发出剧震，原来光球里有股神奇的力量，由脚尖疾传上他脑部……玄虎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女人影像，接着又闪出三团极奇耀目的光芒，瞬即听到一句撕心裂肺的残叫声：“千岁女帝！！”这个惊心动魄的怪异景像，瞬即幻灭，原来光球已被 T3 夺回。

玄虎仿若从恶梦中醒来，只吓得毛骨悚然，他一个急纵，跃出老远，骇然望着 T3 手中的光球，惊异地忖道：“呀”，光球里似乎有‘影像传递’的效用……这种科技，人类仍未研制成功！”“HA——— HA”玄虎惊魂甫定，却见 T3 双手捧着光球，欢呼雀跃，发出连串欢呼声。

玄虎大惑不解，呆立观望，却不知刚才那无意中一脚，倒是帮了 T3 的大忙，T3 怎能不神情激动，兴高采烈……T3 一边忘情跳跃，一边心中得意忖道：“嘿，我正犯愁如何解读这光球的秘密，想不到这小子误打误撞，给我找出阅读舰长脑光束的方法！我只要阅读这脑光束，便知道了这艘太空母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T3 为什么会为光球这样感兴趣，原来这光球中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原来 T3 驾驶小飞碟，奉命探测赤龙等人的行踪，一直钻入地底深处，遇到了这艘沉睡地底的在太空母舰，在激光的烧焊下，他顺利地进入到太空航母里。

T3 走出飞碟，仔细一看，不由惊喜地想道：“呀，这就是三千年前派来地球的太空航母，我说它一去不回，原来竟埋在这儿，能找到这母舰，可是天大的功劳呀！”T3 在太空母舰内急速地搜索着，结果发现，母舰内有无数的尸体，他感到既悲愤又纳闷，边看边想道：“很多同胞都死了……母舰究竟遭遇了什么灾难呢？……”T3 四处搜查，心想道：“只要能找到舰长的脑光束，便可真相大白！”原来脑光束储存相当于现代飞机上的黑匣子，能储存起飞及飞行时的一切资料。

T3 忖罢沿着廊道急速奔跑，他一边留意周围的环境，一边在心中想道：“只要找到‘原子分裂重组传送’的标记……便可到达舰长的密室。”T3 搜查一座穹窿门前，看到门上有一个椭圆形合金牌，上面刻有一个六角雪花状徽记，T3 心头一阵狂喜，不由脱口说道：“呀，我找到标记了！”T3 发挥能量，轻易地摧毁门墙，走进室内一看，原来正是“原子分裂传送室”。

太空母舰里有几个传送室，玄虎等人发现的是另外一个。

启动系统，T3 忙扑向光团，T3 发出一声怪叫“H0 ——”，眨眼就被传送到舰长的密室内。

进入密室后，T3 立刻发现了储藏舰长脑光束的光球，而当他正在研究如何阅读这光束之际，鬼使神差地按掣也将玄虎意外地送到这里，玄虎的突然出现，把 T3 吓了一跳。

T3 一见玄虎正是这次执行任务的狙杀对象。不由手痒，心内想道：“嘿，光杀这个子，然后再阅读脑光束的资料。”由于 T3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阅读脑光束，而玄虎刚才那一脚，正好点破谜团，T3 岂能不欣喜若狂。

玄虎看着兴奋不已的 T3，却见一团浓浓的杀气笼罩 T3 周身，他不由在心内发狠道：“好强的杀气笼罩而下，要诀一死战！”正在玄虎暗下主意之际，猛然听到“轰！”——声已响传来，T3 和玄虎均吃一惊，循声望去。只见舰长密室的墙壁忽地被爆出一个大洞，碎片四散横飞。

原来是赤龙等人循着打斗声，破墙拆壁，终于找到这里来了。

赤龙运劲护身，钻进破洞，一眼看到玄虎，不由高兴地大叫道：“果然在这里！”惜儿心中挂念玄虎，此刻一见，只叫了一声“虎……”，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蓝天使掠眼去看，一下就看到了怪人，不由惊叫一声道：“呀，出现一只活生生的外星人！”玄虎见众人破墙而进，简直是高兴坏了，他大笑着道：“哈哈，救星到，怪物有难了。……”赤龙三人一边看着悬在半空的 T3，一边迅速地向玄虎身边汇合，玄虎这下胆气壮了，又开始变得神气活现起来，他指着亡向赤龙等人大声说道：“大家小心，这怪物好像影印机般影印了我的武功，以招破招，好不厉害，而这怪物的护身气劲很怪异，再猛的重击，也不能伤他。”三人间听，心里注意戒备，然后倏地散开，围定 T3，四人纷纷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众人看着 T3，仿佛是在动物园行展览，觉得既新奇又刺激，一时都将功力催谷到最高，围着 T3 吵吵嚷嚷，大有视 T3 已是囊中之物，打败他就像瓮中捉鳖，关们打狗一样容易。

玄虎手结佛印，将周身功力催谷到九成，跳上空中，虎视眈眈的看着 T3，大声嚷道：“大家齐心合力，把他碎尸万段！”赤龙另有打算，他已将体内钛极金身功力也催谷到九成，人像气球，冉冉升上空中，停在 T3 背后，心内正琢磨对 T3 如何下手，忽听玄虎鼓动众人欲把 T3“碎尸万段”，不由一惊，急忙对众人喊道：“大家别太冲动，千万不要打死他，最好留下活口，好套取资料！”蓝天使这时亦运功完毕，将体内九成火云劲催谷到双掌，瞬时只见两掌间火云劲吐，烈焰哗哗剥剥，纵上半空，心中正欲将怪物烧成焦炭，一听赤龙说得有理，于是马上娇喝道：“也好，只要四人联手，定能擒下这怪物！”四人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就将 T3 生擒活捉，制造一个“地球人智擒外星人”的爆炸性新闻，心中没有一点怯意，并且个个信心高涨，认为此战一定会大获全胜，对付 T3 一定会擒拿，不过只是存在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唯独惜儿，不吱一声，虽亦运起精神力气劲，但却在心里怕得要死，她瞪着骇然变色，充满恐惧的美目，惊悸地看着 T3，在心内慌乱地忖道：“天，这怪物的样子狰狞恐怖，我怎么也是越看越心寒。……”谁料，正在四人磨拳擦掌，战意高昂之际，但见 T3 却是犹犹豫豫，似乎压根儿就没把四人当回事儿，他知道，自己对付地球人，别说四个，就是四十个，在他眼中看来，那也只不是一群仅能爬动的虫蚁而已，现在四人，打起来还不够他解痒呢，举手之间，就会令他的个个粉身碎骨。他们自己不知死活，个个还都觉得很神气，T3 并非不想出手，而是心中有所顾忌，此刻他正在心中举棋不定地忖道：“真麻烦，他们竟会四个一起出现，如果把他们全部击毙，就没人去找圣杖……若然不杀，我便泄露了身份，回去又会被首领严惩……”

第八十一章 无氧空间

T3 心念转动，忽又忖道：“目前形势，非杀他不可！凭我发现了失踪三千年的人空母舰，虽然将四人尽数格杀，会违背首领命令而获取罪，但我找到了母舰这件功劳却可抵过！”“当我取得了舰长的脑光束中的资料，便可闯入空中花园夺取圣杖，所有功劳便全归于我！”T3 的性格本是极为嗜杀，当他碍着性子等候了一段长时间，早已是心痒难熬，杀气已累积到顶点，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大肆杀戮，他周身的血液登时兴奋的如万马奔腾！……竟忍不住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连怪叫起来……“HEHE ——” T3 准备痛下杀手。

出击前，他纵身将光球藏到天花板内，心中忖道：“先安置好这个宝贝！”惜儿看到 T3 古古怪怪的样子，不觉奇道：“咦，怪物对光球似乎很重视！”赤龙神色一凛，紧盯着 T3，心情紧张地忖道：“看样子，怪物准备攻击了！”玄虎手结佛印，信心十足地默想道：“四个打一个，想输都难……”蓝天使看到 T3 的那股骇人的威势，不由在心中紧张地猜测道：“这外星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呢？”实际上，影武士的攻击、抗击、卸击力都比玄虎三人强 20% 以上，故“影印”了对方武功用来反击时，威力更大，真要命。

T3 影武士的威力指数是：攻击力：10050 公斤。

抗击力：9000 公斤。

卸击力：9000 公斤。（网形奇劲）奔速，每小时 23T36 公里（两倍超音速）擅长：影印敌人的武功，用以反破敌招。

T3 安置好光球，“W000……”怪嚎一声，凌空攻向玄虎。

玄虎简直气得七窍冒烟，在心内大骂道：“他妈的，又先向我下手，你就是不找我，我也不会饶过你。”玄虎怒气冲天，飞腿向 T3 踢出“观音乱影”，不料 T3 亦“WAAAA……”大叫着，同时回敬给玄虎的也是“观音乱影”，双方使出相同招数，撼得异常灿烂，但见两人仿若两团影子，顿时飞旋着绞缠到一起。

但 T3 的击力比玄虎强猛，未有几个回合，便将玄虎从乱影中硬生生震飞。

赤龙不等 T3 有喘息的机会，便“咤！”的虎吼一声，挥拳攻上，赤龙已知道 T3 的异能，因此出手很有玄机，但心内忖道：“这怪物擅长影印他人的功夫，我就用简单的拳法和他比拼！”T3 瞬即模拟赤龙踢出“钛极金钟椎”，拳脚相加，“呀……”赤龙失声惊叫，结果是真“钛极”拼不过假“钛极”，赤龙被震暴的身腿飞射。…蓝天使又飞身欺上，T3 在空中身子急旋，立即跟蓝天使找了照面，他两眼盯着蓝天使，心内暗暗忖道：“这个女的，武功应该最弱……我就先将他击杀，令他们斗志崩溃！”“T3 打定主意，遂将身形急旋，双脚合拢，挺身下坠。向蓝天使攻出玄虎的招数“达摩金刚钻”，欲一举置蓝天使于死地。

蓝天使募见 T3 攻来，“喝——”厉喝一声，拼起拇指，双掌拢围，吞吐火云，霎时翻卷着汇聚成一个烈火漩涡，熊熊烈烈，映红了整个静室，蓝天使双眼瞪圆，大吼道：“怪物，让你领教我火云功的厉害！”蓝天使一眼瞧破口招数的来路，心内忖道：“他用的是玄虎刚猛的脚法，我就以柔制刚！”蓝天使忖罢，两掌上举，向 T3 攻出，“火云澈柔霄”，接住 T3 攻来的招式。

脚掌相接，T3 大吃一惊，心里暗暗叫苦：“呀，不妙，我的脚劲如轰入云霄，一去不回，而她的火劲却乘虚而入，一直冲入我双脚...蓝天使一招使出，便必中暗喜，果然她攻出的柔劲卸掉了对手的刚劲，好惊喜地看着自己的火云劲循经脉灌入 T3 双脚，并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T3 的腿已尽数被火云劲攻战，T3 筋脉暴露，双脚肿红，一时呆住了，蓝天使急剧提升功力，内心忖道：“待我再加强催劲，把怪物硬生生谷爆！”T3 错愕之际，火云功眨眼已攻占了他全身血脉肉骨，痛得“WA、WA、WA、WA、WA.....”连声怪叫，战斗力大幅度减退.....T3 本以为蓝天使武功最弱，有可乘之机，孰料由于轻敌，反倒吃了大亏，火云劲在体内四处流窜，焚经的脉，令他痛楚万分，哪还有心思再斗个去，稍一分神，蓝大使发力狂震，汹涌的火浪缠卷着他，暴射疾退，他恐惧地看着发怒的蓝天使，不由惊悸地忖道：“这女人竟比想像中要厉害的大多了.....”“吼！”玄虎觑眼看个真切，暴吼一声，纵身而起，内心忖道：“趁他中招，心头慌乱，要他的命，以泄我心头之恨！”玄虎落井下石，身体急旋，向 T3 脑后攻出“达摩金刚钻”。

“啊！”玄虎急猛的旋脚，狠狠锄中 T3 的后脑。

“哇！”T3 惨叫，玄虎则怪叫，玄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想不到蓝大使攻入 T3 体内的火劲，在玄虎踢中 T3 后脑的瞬间，竟汹涌攻入玄虎体内.....蓝天使本想“坐”看好戏，不料玄虎却帮倒忙，令 T3 反因这一脚因祸得福，将火劲竟悉数转移，好戏成为泡影，蓝天使直气得七窍冒烟，内心恨恨地骂道：“呀，玄虎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这该死的一脚，反被怪物惜力转移我的火云劲.....气死人了.....”然而，赤龙又看出苗头，内心忖道：“怪物中的招后卸劲，是最虚弱的时候，正好给他重击！”“嘿——”事不宜迟，赤龙雷吼疾喝，拔身而起，将双拳催运至十成功力，向 T3 面门和丹田狠命击出“钛极金钟褪”，随着，‘乒！’“轰！”两声巨响，拳劲万钧的褪劲猛把 T3 轰得撞爆甲板，仿若流星，直落甲板的下层，赤龙心内大喜，得意忖道：“轰中他面门和丹田大穴，这怪物就是不死也要重伤！不行，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继续追杀！”料由于轻敌，反倒吃了大亏，火云劲在体内四处流窜，焚经的脉，令他痛楚万分，哪还有心思再斗个去，稍一分神，蓝大使发力狂震，汹涌的火浪缠卷着他，暴射疾退，他恐惧地看着发怒的蓝天使，不由惊悸地忖道：“这女人竟比想像中要厉害的大多了.....”“吼！”玄虎觑眼看个真切，暴吼一声，纵身而起，内心忖道：“趁他中招，心头慌乱，要他的命，以泄我心头之恨！”玄虎落井下石，身体急旋，向 T3 脑后攻出“达摩金刚钻”。

“啊！”玄虎急猛的旋脚，狠狠锄中 T3 的后脑。

“哇！”T3 惨叫，玄虎则怪叫，玄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想不到蓝大使攻入 T3 体内的火劲，在玄虎踢中 T3 后脑的瞬间，竟汹涌攻入玄虎体内.....蓝天使本想“坐”看好戏，不料玄虎却帮倒忙，令 T3 反因这一脚因祸得福，将火劲竟悉数转移，好戏成为泡影，蓝天使直气得七窍冒烟，内心恨恨地骂道：“呀，玄虎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这该死的一脚，反被怪物惜力转移我的火云劲.....气死人了.....”然而，赤龙又看出苗头，内心忖道：“怪物中的招后卸劲，是最虚弱的时候，正好给他重击！”“嘿——”事不宜迟，赤龙雷吼疾喝，拔身而起，将双拳催运至十成功力，向 T3 面门和丹田狠命击出“钛极金钟褪”，随着，‘乒！’“轰！”两声巨响，拳劲万钧的褪劲猛把 T3 轰得撞爆甲板，仿若流星，直落甲板的下层，赤龙心内大喜，

得意忖道：“轰中他面门和丹田大穴，这怪物就是不死也要重伤！不行，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继续追杀！”赤龙穷寇猛追，跃下破洞。蓝天使吓得心胆俱寒，惊恐厉叫道：“阿龙小心！”蓝天使恐防赤龙有失，急飞身追落跟进破洞。

而遭殃的玄虎此时则心急火燎，拼命催功驱出火云劲，他一边催谷“罗汉卸劲”飞腿急旋，一边气败坏的破口大骂道：“嘘嘘，烧得我浑身狂痛，他妈的火云劲快滚出体外！”惜儿从恶战中回过神来，摹见玄虎烈焰绅身，心内大惊，惶急跑过来问道：“阿虎，你怎么啦……”玄虎正被火云劲烧得心烦，看惜儿又来打搅，不由气得恶狠狠地大骂道：“死一边去，少罗嗦！”惜儿好心做了驴肝肺，不由气得心头火起，冷哼一声，双掌拢起，祭起精神力劲气，趁玄虎不备，猛出双掌向玄虎背后拍去。

玄虎猛地吃了惜儿背后袭来的双掌，忍不住惊叫起来，但尚未等玄虎发怒，募觉一股强大凛冽的阴寒气劲源源不断涌入体内，正好助玄虎把火云劲一下逼出体外。

玄虎顿觉遍体通泰，不由转过身对惜儿感激地说道：“嘘，舒服极了，多亏你的阴寒掌劲帮了大忙！”惜儿面如沉水，默不作声，只是两眼气愤地盯着他，“SORRY！”玄虎才猛地想起自己对惜儿的无理，不觉感到歉然。

玄虎正觉无言面对惜儿，却见惜儿两眼一闭，张嘴吐了玄虎一脸口水，然后，竖起两指，笑嘻嘻地看着玄虎说道：“算啦，这次原谅你，下次不准啦！”玄虎碎不及防，“喔！”地惊叫起来，两眼吃惊地看着惜儿，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原来，唾沫吐面，是表示原谅对方，这是天晰族风俗，玄虎当然不知道。

赤龙与蓝天使联快而入，暮见 T3 毫发无损，正在“woowooo……怪叫着，猛催周身能量，虎视眈眈地看着二人。

赤龙大吃一惊，迅即催谷起金钟罩，严阵以待。

T3 若无其事地看着赤龙，强悍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他的鼻口已渗出绿血，体内受了内伤，只是他强忍着巨痛，以免赤龙看出破绽。

赤龙不解地看着 T3，轻轻地对蓝天使说道：“怪物的影印和扩身功能非常厉害，但弱点是不能做全面性的保护，会顾此失彼，如果我俩：力对他密集夹攻，他便招架不了……”明白，阿龙，下手吧，我俩就爽快地报销他吧！”蓝天使平静地看着赤龙，信心十足地答道。

“喝！”赤龙大喝声起，纵身翻上半空，“起第四级钛极身，以二千七百余公斤的攻击力，凌个向 T3 攻出“绞磨绝灭”。

T3 奋起神威，怪叫连声，亦同时催谷起强大奇特的网劲迎击。

绞劲碰上网劲，顿时被消弥了一半……然而赤龙这招却是虚招，目的是在分散 T3 的注意力，他见 T3 果然全力消弥自己攻出的绞功，不中在心内窃喜道：“傻瓜，你中计了，我的杀招在后面！”赤龙心念电转，瞬即变招，手劲一变，向 T3 攻出“钛极伏龙锁”，只见紫邑钛极劲气盘旋着攻向风劲的另一面，迎头罩向 T3。T3 只顾消弥绞磨绝灭的气劲，冷不防更强猛更坚韧的伏龙锁气劲，把他陡然困锁住。

T3 募吃一惊，但觉已迟，强猛坚韧的伏龙锁气劲，眨眼已把他围个密不透风，T3 劲力受到困锁，空有斗志，却无从发挥，T3 不由心内急躁，暗暗叫苦道：“不好，被他困锁的难以发劲……”早已蓄势以待的蓝天使，看

到 T3 顷尽全力应付赤龙，双腿暴露在伏龙锁外，无暇顾及，不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忖道：“招呼他的脚！”蓝天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运劲于掌，一个电射抢到 T3 下盘，向 T3 左腿劈出“火云刀”。

T3 的能量集中在上半身，双腿护劲大弱，冷不防被蓝天使倾力劈中，怎挡得住锋锐炽热的火云刀？只听“噗！”的一声闷响，T3 左腿绿血狂喷，齐膝而断。

剧痛钻心，“呜……”，只痛得 T3 呼天抢地，稍一分神，网劲能量更是减弱……蓝天使一招得手，信心大增，不禁恨恨地对 T3 吼道：“怪物，这一刀就是你死亡前奏！”伏龙锁乘虚而入，越收越紧，竟紧紧勒进 T3 的肉中，令 T3 动弹不得，直急得单腿乱蹦，“叭……叭……怪叫。

玄虎在破洞中观战，看到 T3 那狼狈的样子，不禁心花怒放，忍不住狂喜地对惜儿说道：“哈哈，这两公婆又配合的太绝了，根本就不用我出手，就已经痛快地杀死这怪物了！”赤龙看准时机，对蓝天使大喊道：“蓝蓝，我撤功，你劈断他的头。”“好，我数一二三！”蓝天使闻听精神一震，连忙回答，同时祭起更大更猛的火云刀。

“1、2、3！”两公婆配合有了默契，蓝天使蓄势待发，电光石火间，蓝天使以挥刀猛劈向 T3 的头部。

T3 不愧是外星人，反应特别灵敏，趁火云刀劈中的瞬间，急缩头避过要害，以额头捱刀，头部比腿部坚硬的多，蓝天使一刀下来，只被劈断额角。

“咕……”T3 怪叫一声，趁赤龙撤功之际，亦突然出掌，使出赤龙的“钛极伏龙锁”，叫匪势锁困住蓝大使。

“蓝蓝！”“呀！”这真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赤龙、蓝天使同时惊叫一声，未等回过神来，T3 早已祭起周身能量，推运独脚，身形急旋，仿如陀螺，星火间向蓝天使攻出“达摩金刚钻”。

T3 气愤已极，死命狂踢，口中恶狠狠地骂道：“贱人！去死吧！”“砰！”蓝天使被锁得动弹不得，胸口遭炮弹般的厉腿猛击，登时爆出已响，夹杂着骨裂声。可怜蓝天使，被踢得破墙撞到另一舱去，余势直把另一舱壁也爆出一个大坑。

蓝天使只被踢得七荤八素，重重跌落地上…痛苦地呻吟道：“哎……”受伤的剧痛，令蓝天使怨怒如焚，斗志激昂到顶点，她慢慢地爬起身来，霍地擦去嘴角的血迹，她目露凶光，脸罩煞气，咬着牙根恨声道：“拼了！”

此时，赤龙已经和 T3 又战到了一处。

赤龙祭起钛极身第四极劲气，出拳如电，迅猛如风，拳影如雨，向口攻出“绞磨绝灭”，岂料 T3 亦一声怪叫，反身扑向赤龙，出手竟也是“绞磨绝灭”，赤龙心内一震，骇然忖道：“呀，他用我的招数还击，而且劲力比我更强眨眼间，赤龙的拳势，竟被绞磨的溃散凌乱赤龙暗叫一声“大祸！……”，想撤拳抽身，但却是欲退已迟，只听口恶狠狠地怪叫道：“以彼之道，还彼之身！”T3 话音未落，招式一变，瞬间向赤龙攻出“钛极伏龙锁”，只见万千条氤氲紫气，霎时织成一面大网，接踵而至，将赤龙牢牢缚锁在其中。

赤龙做梦也想不到，竟会被自己的绝招所困，一时一筹莫展，动弹不得。……他一边拼边运劲硬撑，一边在心中焦急地忖道：“怪物把伏龙锁发挥得列强坚猛，如何可破解限于……”赤龙生死攸头，玄虎急在心里，他急慌地叮嘱惜儿道：“我要去对付怪物，你千万别下来，赶快逃生！”惜儿“吓——”的倒抽一口冷气，惊惧他说不出话来。

玄虎飞身而下，双掌合什，运起“六神解劲”。心里打定主意道：“选破怪物的伏龙锁，再与赤龙联手攻他！”T3冷眼看见玄虎攻来，轻蔑地“哼！”了一声，他迅捷运起一掌，亦向玄虎攻出“金刚解劲”，T3狞笑着说道：“嘿嘿，小子！来得好，我就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解破解，看到底是谁得强”T3金鸡独立，双臂左控赤龙，右斗玄虎，劲力源源不绝，越战越强。

玄虎出脚如电，T3出掌如风，两股“金刚解”劲，绞在一起，发出一连串“波波波波……”的响声。

眨眼功夫，玄虎以露败像，T3抓住战机，双臂巨挥，蓦地一道紫色“伏龙锁”劲卷玄虎，挥洒自如，口中冷笑道：“嘿嘿，两个垃圾，亲热亲热吧！”玄虎身不由己，被一股无形的劲力牵扯住，玄虎身形紊乱，不禁在心中叫苦道：“金刚解被他破散……要变招也来不及了…玄虎尚未回过神来，星火间，已成一条网中之鱼，被T3攻出的“伏龙锁”紧紧的罩在网里，玄虎气得暴跳如雷地大骂道：“妈的……”一锁困两人，好厉害的T3。

赤龙、玄虎在“伏龙锁”内拼命挣扎，怎奈T3攻出的锁劲坚韧雄厚，两人越是挣扎，“伏龙锁”缠困的反而越紧，两人一时动弹不得。

T3不停地挥动着手臂，狞笑地看着二人，好像看着蛛网上两只可怜的虫蚁，他尽情地戏弄着二人，直玩得龙虎筋疲力尽，然后，才撤出左掌，嘲弄有说道：“嘿嘿，你这两个垃圾，怎么不动了，再挣啊跳啊，再给我看啊！怎么，你们不玩了，好，那我就立刻送你俩归西，你俩死在一起，应该感谢我，你俩有伴，黄泉路上也不寂寞……”T3一边戏弄龙虎二人，一边蓄势左掌，准备对龙虎痛下杀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听到头上响起一声厉喝：“喝——”蓝天使豁尽毕生火云劲，使出终及绝招“火云空涡轮”，并以发出一连串串的猛喝：“喝！……喝！……喝！……喝！……喝！……”，绕得：三人急旋，霎时在三人周围形成一个炽热无比的烈火涡轮，涡轮里表成极高热的真空状态！

T3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棉絮，轻飘飘得，随着这熊熊烈焰围成的真空旋劲急速旋转，体内的劲力仿佛一下就消卸得无影无踪。T3一怔，真呆呆地盯着不断疾速飞旋的蓝天使，心中诧异地忖“叭，这是什么武功？令四周变成真空状态……连身体也被转的失重，劲力难以再发出，竟杀不了那两个小子……”赤龙二人一见大喜虽然被这涡轮劲转得有点晕头晕脑，可是毕竟令怪物难以发功，只要怪物受蓝天使控制，三人人就有逃生的机会，因此，当蓝天使发怒使出毕生的绝招之示，龙虎二人均惊喜地忖道：“蓝天使这招最有效，只要我俩脱困，再联手围攻怪物，便有胜算！”果然，T3终于坚持不住这涡轮急旋，为了援救自己，被逼撤销伏龙锁，放弃困缠二人，并催运起最高的网劲，抗衡火涡轮的扯旋，T3非常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如果自己不能马上脱困，随时都会被三人撕碎的危险，他心里焦虑地忖道：“我已断了一脚，若被三人联手围攻，就非常危险…我已观察影印了这火涡轮绝招的精要，必须马上倒转头控制他们！否则就来不及了！”T3想罢，两臂急拧，网状气劲将蓝天使发出的火云涡轮张成一个紫劲气网，然后急速收子，趁涡轮劲尚未起作用之际，两臂急挥，摹仿起蓝天使，口中大叫道：“影印火云空涡轮反攻！”正在急速旋转的蓝天使闻听大惊，接着便觉得自己发出的火云劲被一股强劲的力量吸扯过去，她不由恐惧地叫起来道：“啊呀，这怪物这么快便影印并施展出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T3旋展的空涡轮气劲与蓝天使的涡轮气劲殊路同归，两股火云劲迅速交缠溶汇在一起，火涡

轮急速扩大。

待蓝天使暮然惊醒，想撒掌都来不及了，只好身不由己地反主为客随着 T3 发出的旋涡劲，急速旋转起来，蓝天使一边旋转，一边思谋脱身之计，然而却是一筹莫展，她心中不住地暗暗叫苦道：“不好了，我的火云劲被他的火云劲绞缠吸纳而去，我若撒劲，就会遭到烈火反噬烧死……”玄虎本来欣喜若狂，然而尚未等他来得及笑出声来，就要见 T3 亦施展“火云空涡轮”，而且劲力陡增，他立时变喜为忧，大吃一惊地忖道：“这下麻烦了，怪物的火涡轮似乎更强猛更急劲，看来真是要大祸临头了……”T3 施展出的火涡轮烈劲暴增一倍，烈焰冲霄奔腾，惜儿险遭焚身之祸。

烈焰急速澎湃升腾，眨眼间上面舱房迅遭烈焰的笼罩。

惜儿凭着阴寒内劲，勉强抵挡住汹涌澎湃的烈焰。

然而，T3 发出的火云劲越烧越烈，空气中的氧气在火劲焚烧下，也一同燃烧起来，刹那间，只见上下两个舱内，烈焰熊熊，大火将舱壁的合金烧得通红，气温灼热难耐，空气中氧气燃烧殆尽，二氧化碳充斥整个空气中，四人都开始出现不适反应，气短心慌胸闷，浑身大汗淋漓，功力最弱的惜儿首先出现缺氧反应，她奇怪地忖道：“哎……我脑袋昏昏沉沉得，很想睡觉，而气劲又渐渐衰退……”龙虎蓝三人亦个个显得疲惫不堪，无精打采。赤龙昏昏沉沉，惊异地忖道：“咦……我昏昏欲睡，渐渐力不从心了蓝天使四肢无力，斗志尽失，她诧异地想：“啊！……我怎么觉得这么疲倦呀……不想再动了……”玄虎浑浑噩噩，直觉得越挣扎越没劲，他迷迷糊糊地忖道：“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睡一觉该多好！

四人越挣越没力气，睡意大浓，霎时，面上出现蓝色，体内血气运行迅速减慢，心脏跳动亦缓慢而口此时已完全占取主动，他反客为主，不断扩大的火涡轮，已将舱内残余的氧气消奉耗殆尽，赤龙等人的症象就是因缺氧而引起的！

T3 越战越勇，他尽情地挥洒双臂，不断加紧攻势，他看着涡轮内的三人昏昏沉沉，仿若风中败叶，不停地随着盘旋的气劲摇摇摆，飘飘荡荡，他简直是开心极了，禁不止在心内狂笑着忖道：“叭叭叭，地球的低等动物，要靠氧气才能生存，我们则是以二氧化碳维生！这里的氧气经焚烧后变成二氧化碳，他们缺氧兼吸入二氧化碳，将会很快昏迷，直至窒息死亡，找不用举手之劳，便可轻轻地击毙这几个垃圾……”大敌当前，生命岌岌可危，赤龙三人明知这样下去结局会很危险，尽管三人凭着本身内攻拼命支撑，也无法逃出火云空涡轮的缠绕范围，在极度缺氧状况下，三人肤色已开始由蓝变紫，情况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三人只觉得胸部仿佛坠压了一块千斤巨石，拼命地张嘴呼吸，但这样情况更糟，大量二氧化碳急剧充斥肺部，三人痛苦的呻吟起来……“啊……”“呼……”不久；三人血液中已无氧份，心脏得不到氧气供应，渐次停顿，三人睁着恐惧的大眼，眼睁睁地看着死神的降临……二人面色迅速由紫变为碳黑，已进入死亡阶段了……死神张大他那黑色的巨翼，将三人的灵魂收到翼下，即将挥翼天国……

第八十二章 水火不融

赤龙死亡弥留之际，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上一世的影像，影像中的一位青年武士，状似自己，但头上却戴着明朝青帽……接着影像倒卷，脑海中又连续不断地在电光石火间出现了一连串武士的影像，样貌都是非常酷肖自己，但服饰与冠帽则类似无、唐、秦、商代…这些影像在赤龙脑际中稍现即逝，最后定下来最清晰的影像，竟是位骑着麒麟的英伟武士，人与坐骑均散发着滚滚烈火，赤龙仔细看去，这武士正是古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祝融。

玄虎亦有相同遭遇，临死前脑海里出现了自己无数的前世形象，包括民国、清、宋、汉、周朝……最后定下来的形象，是个骑着翼龙的魁梧武士，正是古中国神话传说中，充满暴戾神气的水神共工。

跟着出现的影像是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正展开惊天大战，烈焰熊熊，洪水滔天，铺天盖地！

在旁冷然观战的，是位淌头蛇发，艳丽绝世的美女——蛇神千女。

两神剧斗的人翻地覆，彼此伤痕累累，旗鼓相当，两人虽然已斗得精疲力竭，但仍酬斗不已，火神祝融的三叉戟已所得尖卷刃崩，水神共工的三尖两刃刀亦拼得尖断刃卷，二人声嘶力竭，大汗淋漓，气喘休休，这时水神共工一式“神龙摆尾”，一刀刺中火神祝融的左臂，火神祝融负痛也挺起三义戟一招“麒麟摇头”刺中共工的左腿，只见潮怒浪凶，火疾焰烈，二神只拼的大昏地暗，看来非要杀到至死方休。

千女面露浅笑，立在远处，竟显得无动于衷。

赤龙和玄虎忽然心内一动，朦胧中赤龙忖道：“呀，这应该是具有重要性的第3世……想不到我和玄虎竟是死敌。”玄虎昏迷中看到这惊心的影像，亦在心中默想道：“我隐约记得，我们是为了争夺千女而生死相搏……”这时，因缺氧而死亡的三人，原来皮肤变得紫黑色，但这时黑色竟渐渐退减，接着皮肤变成紫色，跟住又渐渐变在蓝色。

龙、虎、蓝三人死之后，生理竟产生巨大变化，皮肤细胞发生改组，改变为以皮肤呼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这种呼吸方式，竟和外星人及植物一样，以二氧化碳作为动力，又恢复了心脏跳动。

龙、虎、蓝三人仿佛是大梦一场，不约而同地从地上爬起来，不停地呻吟道：“哎……”死后复活的玄虎忽然听到耳边惜儿在欣喜地叫道：“虎，快醒来吧……”玄虎浑身乏力，软瘫在惜儿的怀中，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惜儿道：“惜儿！你什么时候下来了？”篡地，玄虎忽然想起 T3，惊得一骨碌爬起来，惊问道：“那怪物呢？”“他在那儿！…惜儿指着 T3 说道。

“啊！”玄虎顺着惜儿的手势一看，行到 T3 正坐在地上，驳接断腿，不由大吃一惊。

龙、蓝二人亦顺着惜儿的手势一看，只见 T3 倚上墙边，断腿已驳接好了，正在以一种怪异的气芒治疗伤口，将肌肤、骨骼、经脉、血管复合。

“趁他治疗杀死他！”龙、虎、蓝三人同时跳起来大叫道：“千万不可！”惜儿急得变了颜色，手臂一伸，挡住三人的去路。

三人神色一怔，顿感大惑不解，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惜儿。

惜儿见三人疑虑，急忙解释道：“他已经不是那凶残的怪物，他是这太空母舰的舰长！”“舰长！？”三人闻听，更如坠入五里雾中，齐声惊问。

于是，惜儿从头至尾向三人叙述事情的经过惜儿妮妮说道：“当烈焰狂

涌上层时，我竭力运功抵挡...“们我感到功力急速衰退，疲乏不堪.....我知道是严重缺氧的关系.....”“就在我感到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之际，我忽见心中灵光一闪，这时，我想起怪物非常重视那光球，我不加思索，忙飞身去取光球.....希望能以光球威逼怪物收手.....”“但我已感到力不从心，落地后竟身形不稳，颓然倒地，不要说有劲力去威逼那怪物，就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地面金属已被火劲焚红，我只好勉力运功挡住火焚.....”“不久，火势大幅减退，但我的神智已陷入昏迷.....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了.....”“临死前，我仍想作最后的挣扎时，怪物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怪物恶狠狠地看着我，两眼血红，气愤地‘哼’了一声，当时，我看到怪物那狰狞的面目，恐惧的要死，正在我抖作一团时，只听怪物说道‘拿来！’，怪物双手一招，我只觉得双手，一松，眨眼怪物已把光球吸扯过去.....我‘啊.....’地惊叫一声，想去夺回，无奈我已是无能为力...“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怪物把光球砸向自己的头顶，霎时只见怪物头上的尖角刺入光球内，光球在怪物头上产生出索绕夺目的毫光.....”“这些光芒不断渗入怪物的头脑内.....不久，怪物便浑身剧震，‘犀.....嚎.....，...一声，发出凄厉的嚎叫，随着叫声，光球逐渐消散，光芒似已全涌入他脑内和体内.....”“我忽然感到脑内一阵昏眩.....最后，我支持不住了.....”“我只觉得自己进入了黑暗的世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竟渐渐苏醒，原来我没死！”“我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怪物.....我吓的头皮发麻，惊得冷汗直出.....单独面对这怪物，令我惶然惊退.....”“这时，我忽然发现，怪物眼内露出慈祥的目光，脸面祥和，平静地对我说道：‘不用怕，第一，因为你已死过一次，应该无惧死亡！第二，我已经不是外星杀手，我是这太空母舰‘天尊号’的舰长！’”“当时，我听后，感到大惑不解，我担心吊胆的爬起来，蓄势戒备，用疑惑的语气问道：‘我已死过一次，天尊号舰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你能不能给我讲得更清楚一点！’”“那怪物听我连声惊问，怔了一下，接着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他仍就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他缓缓地对我说道：‘你知道吗，这艘太空母舰名为天尊号，来自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木王星，我的名字叫雷克，是这艘母舰上的舰长！那个光球，就是我的脑光束，现在，我被那怪物灌入大脑，我的脑光束，已占据了杀手的大部分脑域，取代了他脑域内的大部分思维！你本来已缺氧而死，但你的生理却起了巨大的变化，你现在已转变由皮肤吸收二氧化碳维持生命，所以你现在是死后复生！’”“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似信非信，这时怪物停了一下，用于指有我接着说道：‘从这种生理异变来推断，可以证明你也是拥有木上球人血统的地球人！木王星上，居住着智慧，科技都比地球人更高的人类！’”原来，以前的科学家一直以为太阳系只有九大行星，但近代才发现在太阳的另一面，尚有第十颗行星——木王星。

惜儿说到这里，缓了一口气，接着继续说道：“当时，听这怪人的解说，也是感到大吃一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忍不住惊问道：‘木工星的血统？’.....我感到既新奇又恐慌，呆呆地看着那怪人，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怪人慈祥地看着我，又是对我说道：‘你三位朋友仍在下面，如果没有什么异变能力，我想他们应该是因缺氧而早已死亡了！’”“他们.....，经过怪人的提示，我才猛地想起阿虎，我心内一惊，急忙对那怪人说道：‘我要下去看看他们.....’”惜儿说到这里，一边擦着因激动而流下的泪水，一边接着继续对赤龙三人说道：“想不到，你们的生理也起了巨大的变异，莫非你们也有木

王星的血统？”龙、虎、蓝三人闻听，亦是骇然惊叫道：“我们有木王星人血统！”玄虎稍一愣神，马上反应过来，他心里暗暗地忖道：“我注射了外星人DNA（遗传基因），所以含有外星人血统。……”蓝天使两眼迷茫，神色复杂，她出神地忖道：“我的身世扑朔迷离……今次异变，证明我与外星人有关系。……”最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赤龙，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他反复思忖，自己的父母都是纯正的地球人，怎么他这纯地球人的后代，竟然也和外星人扯上了关系，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心里诧异地忖道：“我本是地球人，但我也也有生理异变，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当然，赤龙诧异也是不无道理，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母亲就是纯正的外星人……所以赤龙体内最少也有一半是外星人的血液，因此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外星人的血统，这个秘密，不但赤龙不知道，就是连赤阳夫人同床共枕，也还是被蒙在鼓里，这个秘密，只有赤龙母亲一个人知道。

玄虎回过神来，顿足捶胸，暴跳如雷，怒气冲霄地暴叫道：“刚才打得死去活来，更是要了我二人的命，现在怪物转眼就改头换面，这不是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赤龙看着气得发疯的玄虎，破口大骂，不由深有同感地对蓝天使说道：“对这个突如其来大转变，确实叫人一时难以转过弯来！”玄虎三人的不平之色，被墙边的怪人看在眼里。他静静地看着玄虎发怒咆哮，忍不住在心里发笑，这时他已接驳好断腿，断创处仍在闪着奇异的气芒，他幽默地呼喊三人道：“小朋友，你们应该明白，杀手所作的事与我无关，我们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联手对付——千岁女帝！”惜儿闻听，忙对玄虎三人说道：“刚才你们未苏醒时，我已将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三人这才恍然大悟。

蓝天使深思了一下，用疑虑的口吻问怪人道：“舰长先生，你也和千岁女帝有仇吗？”怪人沉思稍顿，幽幽答道：“有仇，而且是大大的仇，在公，我是奉了命令，追杀千岁女帝！在私，她屠杀了我全部下属，这个大仇我一定要报！”“我的主人，就是木王星的大统治者——大尊！在木王星上，我雷克舰长战无不胜的威名，无人不知！”原来木王星原由三兄妹统治，大尊的领土最大，占了半个木王星，二妹女帝，三弟元首，则只能各占四分之一的领土，所以一直深深不忿！

“女帝和元首，暗中勾结，意欲颠覆天尊，天尊收到密报，知道了女帝与元首密谋联手歼灭他，瓜分领土的阴谋，迅即作出反应。”“先下手为强，天尊为了挫败二人的阴谋，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先攻击女帝，双方动用了最精锐的人马，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展开了惨烈的兵团大战，女帝虽然知道不敌，但仍拼死顽抗，但由于力量悬殊，女帝惨败，女帝身负重伤逃往自己的太空母舰女帝号，飞离木王星。”“为防三弟元首发难，所以大尊需要坐镇国土，遂派我出动天尊号追杀女帝！”“追踪仪器显示，女帝号绕过太阳，逃遁到彼端的地球，我当然穷追不舍！”“当我追踪到沙漠上空时，万万预料不到却突然遭到强大无比的磁波袭击，这强猛的电波催毁了天尊号的动力系统。”“木王星上的磁场力量微弱，故此制造天尊号时，没有设防，防卫磁波袭击的保护网！”“想不到女帝号一到地球，便能将地球的强大磁场马上利用起来作武器，攻击天尊号，天尊号猝不及防，失事坠毁！”“母舰虽然坚固，但惊天动地的撞击力，震死了五千军兵中的九成，剩下的五百人，都受了轻重不同的伤……”“当时情况一片混乱，我召集3百多名轻伤的下属，收拾残局……”“我们正在努力抢修损毁的仪器系统时，突然光团暴射，来了个

不速之客！下属们惊得骇然大叫道：‘千岁女帝！’“擒贼先擒王，女帝第一个攻击的就是我，我尚未回过神来，只觉得眼前光团炫目，快得令人完全没有闪避的机会……接着‘波——’的一声疾响，我的胸部已遭女帝指芒击穿……”“忠心的下属们，勇敢地围攻女帝，并抬去重伤的我……指芒已摧毁了我的内脏，我是死定了”临死前，我竭力回到舰长室……我把脑光束记存在脑球里，希望有复活的一日！”“传送完毕后，我以残余的能量将躯体化为飞灰。……”“终于我等到了这一天了，而且这躯壳也算不错！我要继续执行我的任务，是否联手，你们快决定吧！”众人听完舰长的回忆，均是感到惊奇，玄虎冷冷地看着舰长，心里忖道：“我们地球人广泛应用在医疗、科技、武器上的磁波，想不到竟是拥有尖端科技的木王星上的克星……”蓝天使闻听，雷克舰长单抢匹马仍要复仇，不由骇然大叫道：“但你连女帝一招也挡不了，她是无可匹敌的呀……就算合我们五人力，也斗她不过……”雷克舰长打断蓝天使的话，一脸严肃，语气坚定他说道：“坚决执行任务，勇往直前，死而无憾，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何况女帝纵然无敌，但也必有他的弱点！”龙、虎、蓝三人对望一眼，脸上显出佩服的神色。

雷克舰长的军人气概，赤龙三人亦有同感。

“明知斗不过，还要送死，真愚蠢！”惜儿是女孩子心性，当然不认同。

雷克舰长看四人默默无语，似是主人，于是他来了精神，试着挥臂运力，强功的能量在他两拳间迸出紫色毫光，不由心内一喜，接着兴奋他说道：“啊，断腿已经复原了，这躯体拥有极高的复元能力和战斗力，这些证明，我马上开始行好运了！”他收手站定，带着他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军人气度，静静地看着四人，毅然说道：“如果合作，就听我发号施令！”“哼！”玄虎闻听气得七窍生烟，眼中喷着怒火，心里一百个不服，他霍地走向前，拿出……”付要打架的架势，握拳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恶狠狠地对雷克说道：“你这借尸还魂的家伙，有什么了不起，竟想指挥我们？”雷克舰长大为光火，他冷冷地看着玄虎，怒气冲冲，口气严峻地咆哮道：“在杀手残余的记忆中，我看到你死亡前的惊恐神色！若不是我控制了他的脑域，你就算复活，也会被撕得支离破碎！”舰长口气严峻，义正词严，令玄虎哑口无雷克见众人虽然无话可说，但脸中却流露出愤愤不平之色，他平定了一下情绪，威严地向对众人，冷冷问道：“你们有谁比我更清楚女帝的底蕴？有谁比我更有指挥能力？若是有的话，我愿意退居末席，接受指挥！”雷克舰长的说话充满领导的威严，人人不由得不信服。

赤龙权衡利弊，断然决定道：“好，我们合作，你做领导吧！”玄虎一听就急了，他向来梁犴不驯，心中容得过谁，现在弄个非人非怪，不知真正底细的外星人来骑在自己的头上，叱五喝六，指手划脚，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因此他听赤龙一口应承下来，忍不住向赤龙发火道：“阿龙！我们要执行的是极度机密的任务，怎能让外星人参与？何况他又不是地球人！”赤龙听玄虎发难，于是捧起双手，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比划着问玄虎道：“目前这种情况，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应该见机而行，便宜行事！”玄虎知道讲不过赤龙，于是他咬着牙对赤龙说道：“哼，若有差错，有祸你担！”“当然，我会对总统负全部责任！”赤龙不以为然，敢作敢当地回答。

雷克冷冷地看着二人赌气，心中无限感慨地叹息道：“唉！……私心和权力争斗，地球人和木王星人都是一样！”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五人坐下倾谈，互相了解，然后再从长计议。

赤龙首先说道：“我们要做得第一件事就要——返回地面！”惜儿始终担心，因此疑惑地问道：“这里是地底二千米，如何上去呢？”雷克舰长闻听，用无可辩驳的语气，镇定他说道：“这个不难，别忘了杀手是驾了小飞碟而来！”玄虎对雷克从心里不服，借着这个机会会有意向雷克舰长发难道：“地面上的龙卷风，应该是由女帝操纵的，你如何应付？”雷克知玄虎心意，听后在心内暗道，这是小事一桩，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若解决不了，还称什么赫赫有名的雷克舰长，他不加思索，哈哈大笑道：“哈哈，这更不难，若形势不对，小飞碟可以遁地，溜之大吉！”众人再无说话，打消顾虑，雷克站起身来，威严地向众人发出第一个命令道：“起程吧！如遇其它问题，我们随机应变！”雷克凭着杀手脑中残留的记忆，很快便找到小飞碟。

事情来得太突然，令人无法预料，让人感到作梦一样，赤龙心中无限感慨地忖道：“做一万次梦，也想不到竟会和外星人合作，不知是凶是吉……”五人一齐挤进小飞碟，舱内仅容三人，因此显得又拥又挤，狭窄的可以。

舰长重拾 T3 的残余记忆，很快熟悉如何操控。“隆！隆！隆！隆！……”小飞碟的激光盾钻破天尊号，又钻进岩石，发出一阵声响。

雷克舰长一边娴熟地驾驶着小飞碟向地面上钻行，一边继续提示众人道：“有一件事需要提醒你们，尚有两名杀手 T1 和 T2，我的躯壳是 T3，这三人是元首国的超级武士，T1、T2 的威能比 T3 更厉害的多！”本来一个 T3 就令四人难以对付，还有。比 T3 更厉害的杀手，四人间之变色，心里均惶惶不安地做出猜测……不久，小飞碟冲出地曲，很快调整航向，距沙漠地面两米高的地内以五倍超音速飞行，以便随时遁入地底。

赤龙拉出微型耳塞，准备向总统汇报。

讯号很快与总统府接通，赤龙详细地向盖天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的前后经过，以及临时作出的权宜之策，最后他向盖天请示道：“与雷克舰长的合作，希望总统能批准！”盖天一边静静地听着赤龙的汇报，一边凝目沉思：“天尊号和雷克舰长已夫踪了几千年，想不到竟在这时候出现！T1、T2、T3 是元首手下的超级武士，T 就是 TERMINATOR（歼灭者）！”他沉吟良久，听到赤龙请示，慨然答道：“你决定的对，全力与雷克舰长合作，随时向我汇报！”“遵命！”赤龙心下欣慰，愉快地回答。

而此时，藏匿在沙丘后的大飞碟亦捕捉到从小飞碟中发出的讯号，T2 说道：“T1，讯号显示，小飞碟已飞出地面！”T2 一边向 T1 报告，一边向小飞碟发出呼叫：“T3，报告找寻目标的结果！”雷克舰长黯然不答，顾自操纵小飞碟加速飞行，T2 得不到 T3 的回答，又焦急地呼叫道：“T3，为什么不回答？T3……T3……”为避免麻烦，舰长按掣切除联络仪器开启运反追踪器。

大飞碟立即讯号中断并在莹屏上失去追踪目标。T1、T2 均感诧异，均感事有蹊跷，不由惊呼道：“呀，联络中断了，而且更推动追踪小飞碟的光点，T3 搅什么鬼？”“有古怪，我们要亲自去找寻！”“先把飞船藏好！”T2 启动飞船激光发射系统，激光的高热溶化了沙层，飞船疾速下沉，不久，沙粒再度覆盖，遮掩了飞船。

总统府内，盖天听完赤龙的报告，意外得到夫踪千年的“天尊号”的消息，感到事关重大，不由在心内想道：“发现了天尊号，事关重大，必须请示！”盖天通过卫星发射系统，瞬既以意念传送飞离地球，比光速快疾不

知多少倍的意念传送，眨眼到达银河系的核心，与主于联络。

“天尊吾皇，臣盖天有事禀告——” 贵为地球统治者的盖天总统，竟是木王星人，此刻他非常恭敬地向天尊汇报。

由于远离太阳系，彼此传达的讯息方法不会被他人截听。

盖天详细地报告了有关夫踪数千年后被发现的情况以及 T 组织亦觊觎七圣器的情况后，银河系核心那巨大的光团中发出一阵爽朗的笑改朝换代，接着传出天尊的声音道：“哈哈，我那沉默而与世无争的三弟，原来已悄悄地在地球上下了不少功夫！”天尊笑完，深默了一下，才悠悠地对盖天道：“T1、T2 武士，威力非同小可，三奇加上雷克舰长，亦未必应付得了！何况还要对付武功仅次于我的女帝，非增援不可！”天尊经过斟酌，大声指示盖天道：“盖天，你挑选几个超强者，配备以得的五圣器，去支援三奇！”“出去五圣器！？”盖天闻听愕然，但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向天尊道：“事不直迟，臣立刻回去安排！”

第八十三章 千岁女帝

太阳系中的第十大行星——木王星，由三大强者——天尊、女帝、元首三兄妹统治。

数千年前，女帝被天尊击败，逃往地球，数千年后，天尊及元首均派出亲信来地球，展开了一有巨大阴谋的明争暗斗，天尊派出盖天在地球上建立了乐土国，统治地球，元首则派出赤夫人在海底建成异堡领导 T 组织，同时在地底沉睡了数千年的“天尊号”舰长则是天尊的得力战将，因执行天尊命令，追杀女帝来到了地球，被女帝用磁力红攻击后，造成“天尊号”失事，而撞入地底，又被女帝所杀。

盖天获得天尊的授意，动用五大圣器，立刻吩咐焚天邪神召集精英行事。

已获得五大圣器，储藏在无限岛保安最严密的地下室。

焚天邪神此时踱在地下室内，看着五大圣器，心中暗暗地甄别人选，他心中忖道：“能够肩负起这极度重任的高手，只有历届精英冠军。”他首先想到第三届冠军的日月武士，第五届、冠军肉先生和第七届冠军脑侠，他在心中沉思道：“脑侠、肉先生、日月武士这三个畸形人冠军，能担任此任……不行，这三个曾经叛变，看来绝对靠不住，到时，临阵倒戈，会误大事，……不行，不行，首先撇除这三个怪物。”“第一届冠军幻法官坐镇美国区，第二届冠军针狂坐镇中国区，这二人都怀绝世武功，是最佳人选，……但这两个区都很强大，且都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倘若抽调二人执行任务，一旦出点乱子，将影响整个乐土国的安宁与稳定，他二人责任重大，不宜抽调回来！”“一念罗汉已被玄虎杀死，蓝天使和赤龙已在沙漠寻找空中花园！”“余下可调用的冠军只有残爵士、压霸和地龙，加上自己，还缺一位，……这位谁能担此大任呢……红邪子……对，红邪子虽不是冠军，但追随自己多年，武功虽弱了点，但是他绝对忠心……这样，凑个数吧，每人佩带一件圣器，刚刚好！好，就这么办！”邪神忖罢，急急走进大极室内召集人手，增援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

邪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众人，然后高声地对众人说道：“诸位，根据总统旨意，我们组成首批增援人员，配备五千器，前往沙漠去支援赤龙等人！”邪神说完，穿起圣靴。

第四届冠军残爵士身穿圣胄，第六届冠军压霸挂圣甲，第九届冠军地龙载圣盔，而红邪子则持圣盾。

众人披挂整齐，静静肃立在邪神面前，听候指示，邪神满意地看了众人一眼，背手而立，神情显得十分严肃，他威严地对众人说道：“你们听着，今次我们要执行的是一项极其机密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众人神情激昂，信心十足，吼声如雷地宣誓道：“我们发誓，有胜无归！”邪神精神一振，用宏亮的声音大声吼道：“好！刻不容缓，立刻出发！”邪神为什么选中这四人，这四人的武功特点又如何呢？第四届冠军残爵士，武功特点：半边脑袋装置了超特级电脑，拥有强大的超能力，能透视敌人脑电波，预知出招方位和威力，抢先破招杀敌，脑域开发至 32%，攻击力 6000 第八届冠军压霸，武功特点：以特殊科技锻炼出六组丹田（气海穴），并运用 TORBO 涡转增压原理，能把吸纳入体内的气劲增压后再轰击，威力惊天动地！脑域开发至 29%，攻击力 5200 公斤，抗击力 4000 公斤。

第九届冠军地龙，武功特点：身披具有高科技杀敌武器的龙甲战衣，与生俱来的神奇超能力量，能驾驶控制方圆十公尺以内的地心吸力，令敌人进入失重状态，发挥不出三成战斗力，脑域开发至 27%，攻击力 4800 公斤，抗击力 3600 公斤。

红邪子是焚天邪神的贴身亲信，武功特点：拥用焚天极火的功力，是五人中功力最弱的一个，脑域开发至 27%，攻击力 3000 公斤，抗击力 2100 公斤。

这五大超强者的综合实力，足地脾眼，无人能敌。

五人全副武装，乘坐专机从无限岛出发，专机以四倍音速向沙漠疾飞。

焚天邪神在机内看了看众人，再次进行鼓励士气说道：“大家作作精神准备，不用半个小时，便可抵达撒哈拉沙漠，希望诸位随时迎敌。”红邪子若无其事地靠在专机座内，驾驶专机听到邪神说话语气非常严肃，不由在心内忖道：“从未见过主人像今次这样慎重其事，看来任务定是极端重要！”三位冠军则面带喜色，他们看着邪神，十分开心地忖道：“能够和焚天一同执行任务，真是天大的荣誉，今次能够配戴圣器，更是光宗耀祖。”专机仿若一颗流星，带着一条火尾，向沙漠疾驰，转眼已来到沙漠上空，焚天静静地看着众人，轻轻地道：“数百里内，应可找到赤龙、玄虎等人的踪迹！红邪子启动卫星接收系统，注意目标。”邪神话音刚落，报警系统忽然发出“D0、D0、D0！”的警报声。

驾驶专机的红邪子一看监视莹屏，顿时骇然失色，他惊慌地看着邪神，恐惧他说道：“呀，雷达显示，方圆五百里内的气压产生异变，看来会出现强大风暴，主管大人，要不要避开这个气压突变区？”邪神冷哼一声，神色坦然他说道：“哼，大概这就是袭击过玄虎他们的那种龙卷风吧！慌什么，来者不怕，怕者不来！”三位冠军透过舷窗向专机前方望去，摹见两条龙卷风已拔地而起，直通云霄，地龙吃惊他说道：“哇，前面出现了两条龙卷风呀！”残爵士觉得既稀奇又刺激，他看着那两条龙卷风袅袅而上，不断摆动，看着蛮有意思，他忍不住好奇地说道：“一来就两条，好像跳舞般……”压霸不以为然，冷哼一声，不屑他说道：“哼，区区龙卷风，怎难得倒我们？”

说归说，但实际上也不能小看这龙卷风的力量，为了避免不心要的麻烦，邪神立刻命令红邪子道：“红邪子，立刻低飞，尽量避开这讨厌的龙卷风！”专机立刻低飞至地面两米，红邪子看准两条龙卷风的移动方位，以便躲避。

突然，专机后又猛地冒出一条最强猛的紫气龙卷风，出现的这么突兀，明显是人为操纵。

红邪子看了一眼监测莹屏，应刻大声叫苦道：“呀，不妙，专机已被三股龙卷风包围！”邪神心里明白了，这次真得是遇上麻烦了，他心里暗忖道：“唔，这和赤龙他们的遭遇一模一样，看来一定是难以逃出包围……”邪神见形势不妙，立刻吩咐红邪子道：“立刻降落！”“是！”沙丘起伏不平，专机急疾降落，登时大打斜斗，幸好构造坚固无比，否则定撞个脑壳破碎。

专机刚刚停稳，五人即刻火速冲出专机，不料紫龙卷风已呼啸而至，发出一阵有如山洪暴发的响声，“洪……洪……洪……洪……洪……”重达几吨的专机，在龙卷风的吞噬下仿佛是一片败叶，飘飘曳曳地被卷上半空，在强大的风力撕扯下，坚固的合金有如薄薄的纸片，眨眼便被撕成无数碎片。

众人呆呆地站在地上，看着龙卷风这骇人的威力，不由都惊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连一向以从容不迫，遇事镇定的邪神也不由得在心中微惊，骇然忖道：“想不到这龙卷风的撕毁力，竟大得这么惊人……如果卷到人身上，岂不是瞬间就化成碎片…邪神正在震惊之际，陡见先刮起的两股龙卷风迅速向紫龙卷风靠近，没等众人叫出声来，三股龙卷风已迅速地合而为一，风力更是暴增，只见方圆一里以上的黄沙均被掘地而起，在风力的牵引下袅袅盘旋，扶摇而上，众人直觉得是通天接地，天空被搅得一片乌云翻滚，尘沙翻腾，整个天空不见日光，四周漆黑一片，只见漫天尽是黄沙铅云。

众人连惊带怕，忘记了躲避逃命，只大张着嘴，两眼鼓瞪如牛，一句话也说不出，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龙卷风，蓦地，漫天黄沙带着有如洪水咆哮的声音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那细小的沙粒咆哮抽在众人脸上，仿佛针孔一样疼，众人一下从怔忡中醒来，发一声喊，个个狼奔豕突，没命的奔逃，三位骂骂咧咧，大呼小叫：“他妈的，这么快就卷过来了……”“哇，风力好大呀……”“哗，吸扯力越来越强呀……”五人虽都竭尽全力，拼命逃避，然而，再快的速度，怎跑得过龙卷风，眨眼，龙卷风狂噬而至，疾卷向五人，武功最终弱的红邪子，被连根拔起，眼间就林被抛上半空，红邪子吓得没命嘶叫道：“主人呀，我活不成啦……”邪神手疾眼快，纵起跃起，一把抓住红邪子的手腕，向下急坠，他惊眼看见残爵士，压霸和地龙，亦被疾卷的东倒西歪，拼命挣扎，于是他对众人大叫一声道：“快钻往地下避风！”邪神边说边用焚天极火暴露地面，把沙丘极开一个大洞，邪神牵扯着红邪子，纵身跃进，然后，手掌继续用劲，用无比炽热的极火，摧溶沙粒，两人深坠数丈深的地底，才堪堪避过龙卷风的袭击。

而此时，赤龙等人乘坐的小飞碟正飞在距龙卷风十多里远的沙漠上，见势不妙，立即降落在一片风化岩石丛内，驻足不前，避躲那骇人的龙卷风，众人惊异地看着龙卷风肆虐狂袭，均惊悸地猜测道：“哇，三龙合一，不知又是什么人遭殃了…雷克舰长神色但然，安祥地靠在座椅上，冷冷地说道：“哼，看来又是千岁女帝在作怪！”赤龙因和总统已联系过，知道总统要派人来，他看着这又是突然刮起的龙卷风，忍不住提心吊担地猜测道：“莫非是总统派来的援军，遭到龙卷风的袭击？”雷克舰长为安全起见，驾起小飞碟掉头远去，他静静地对众人说道：“这些龙卷风很难缠，还是速速远离为

佳！”而此时在凛冽狂猛的龙卷风中，三位精英冠军已被疾卷上半空，佛若败叶，东旋西荡，若非是三人护身气劲了得，早已被烈风撕扯的粉身碎骨！

压霸被卷得身体倒悬，他一边运动劲护身，一边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这种鬼龙卷风要把老子折磨到什么时候！？……”地龙两手紧捂圣盔，随着风势急急旋转，他吓得亡魂皆冒，心内悲凉地忖道：“啊……在这大自然的无比威力之下，人就好像蚂蚁般，毫无反抗能力……”正当地龙被卷得晕头转向，悲哀绝望之际，突然背后发生剧撞，产生了巨震，令他猛然清醒过来，他甩甩头，眨巴眨巴眼睛，发现自己已置身在一片乱石岩中，他疾鼓力俯身，任龙卷风在岩石上发怒咆哮，但却始终撕扯不动这岩石。

原来这乱石经过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坚固的足以抗衡 F5 级的龙卷风力，地龙一见心内大喜，不由忖道：“太好了，有岩石做靠山，不做空中飞人了……”地龙见有了“靠山”，马上就变得神气起来，他四肢运动劲抵牢乱石，看着乱石外肆虐的龙卷风，来回盘旋也奈何他不得，不由戏谑他说道：“想再吹倒我，好难咯，龙卷风你吹呀，你发脾气呀，你威力再大，现在能奈我何？！”龙卷风似有灵性，见地龙伏身乱石中，陡然发怒，围着乱石，旋来荡去，狂扑乱撕，乱石周围的黄沙尽皆被掘地卷起，乱石龟裂的棱角被卷噬得仿如流星雨，漫天乱飞，龙卷风刮了十多分钟，既刮不动乱石，也吞噬不了地龙，才叹着气慢慢远去。

地龙终于透过一口气来，他手扶岩石，看着远去的龙卷风，不由气得怒气冲霄，恶狠狠地破口大骂道：“妈的，足足卷了十多分钟才离去，你这该死的怪风……”地龙在岩石中跳跃，寻找着其它四人，但却毫无踪影，他焦急地自言自语道：“其它四人被这鬼风卷到哪儿去了呢……”地龙寻找着又爬上一片乱石，回头一看，摹觉远处乱石跪伏着一个身泛幽兰毫光的人影，他不觉惊喜地“咦！”了一声，待返身细看，顿时一怔，他不由自言自语道：“那边人影，怎么看也不像是自己的人…确实，这人不是地龙他们的自己人，而且是和他不属于同一个人类，她就是赤夫人 T 组织的成员之一 T2 冰武士。

原来 T1 与 T2 分头搜索 T3 的踪迹，T2 被这龙卷风波及，亦急忙藏身于乱石堆中避难，不想正好与地龙狭路相逢。

这时冰武士亦发现地龙，待看清来路，地龙头戴的圣盔不由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心里忍不住大喜道：“呀！圣盔！！”原来冰武士对七圣器的资料，早已了然于胸，一看到地龙头上戴头盔，从远处看似乎充满盈盈圣力，她马上断定这头盔便是具有无穷圣力的圣盔。

这时，地龙已来到 T2 前方两丈处，终于看清 T2 的庐山真面，于是他怒气冲冲，飞扬跋扈地指着 T2 问道：“喂，你到底是何方垃圾，竟敢在此鬼鬼祟祟？还不给本大爷滚下来！”T2 应声站起身来，地龙吃了一惊，只见 12 身材高大，手脚奇长，身体苗条，胸部凸凹，头带面具，蓝发如瀑，看来分明是个女性。果然，T2 话一出口，如莺啼鹏吭，她冷冷地看着地龙，淡淡说道：“你们这些地球的低等动物，偏偏口气大过大气层！”“呀，她的模样和说话声调，好像是……外星人……”地龙曾风闻雷烈大战外星人之役，闻言。登时醒觉，她心头暗喜，不由狂妄他说道：“你莫非就是所谓的外星人，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太妙了，刚好能给我提供一个立大功的机会，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地龙说罢，瞬即祭起龙形劲气，只见了四条火龙在他周身盘旋回绕，跃跃欲噬。

地龙性格强悍，兼好大喜功，哪肯放过这“大好良机”？地龙要先声

夺人，也纯粹是想在 T2 向前立个下马威，只见他纵身一跃。跳向半空，然后折身猛地一沉，双脚一踢，F5 级风力也不曾撼动的坚硬石，在地龙猛烈劲力的冲击下，登时爆裂溃飞。

地龙对冰武士耍过威风，自认为达到了目的，于是在心里忖道：“好！时机已到，速速进攻，以免被她溜掉了！”然而，谁知这只是地龙一厢情愿，T2 见地龙虽是刚猛凶悍，却丝毫不为所动，她看了地龙一眼，竟显得无动于衷，压根儿就没有“溜走”的意思，只有淡淡他说了一句道：“看你们这些地球人的低等动物，从表面上来说，气势都不算太差……但实际上却都是太狂……”地龙闻听，顿时气得七窍冒烟，在他看来，自己刚才的绝妙表演，一定会令怪物胆颤心惊，但 T2 态度之冷漠，言语之鄙夷，直令他觉得简直是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这并不奇怪，原来 T 组织所有的武士，脑域的资料库中都存有地球上出名高手的武功资料，地龙乃精英冠军，当然亦被列在其中，因为就在地龙祭起龙形气劲前！

T2 的脑中已阅读了有关地龙的资料：地龙，第 9 届精英冠军，擅长以超能力驾驶控制地心吸力，令敌人进入失重状态，脑域开发 27% 攻击力 4800 公斤，抗击力 3600 公斤。

地龙的这些武功，对地球人来说，也可以说是算个人物，但今天他面对的却是 T2，那也就是水伯见河神，一切都不值得一提了，T2 心中有底，因而说话当然是十分刻薄了。

T2 看着妄自尊大的地龙，不觉在心中冷笑地忖道：“区区 4800 公斤的攻击力，就当玩具来耍弄一下！”何以 T2 如此轻视地龙，她的威能究竟如何呢？原来 T2 在 T 组织中排坐第二把交椅，当然具有骄人的威能，她自己心中明白，自己的武功指数是：攻击力：11000 公斤抗击力：5500 公斤奔速：每小时 2376 公斤（两倍超音速）擅长：冷冻敌人击个粉碎。

T2 心中有数，自己的抗击力都超过地龙，更不要说攻击力，因此，当她看到地龙在她面前竟是碟于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还显出那种扬威立万的架式，不由在心中有一种鲁班门前弄大斧的感觉，因此她也只好把地龙看作是一种玩具，随便耍弄玩玩罢了。

地龙虽做，却不轻敌，一出手就是“暴龙吞噬地心吸力”，发挥神奇超能力量，龙形气劲直扑冰武士，龙形气劲围绕着 T2 盘旋四绕，发出一阵有如蝶舞蜂歌的响声，“嗡……嗡……嗡……嗡……嗡……嗡……嗡……”猛地吞噬地心吸力。

T2 忽觉得自己变得轻如飘絮，与碎石一起飘荡升起，心里亦不觉奇道：“嘿！好家伙，原来他果真能令我处于失重状态；但他欲藉此削弱我的战斗力，就太妙想天开了……”地龙看怪人身体浮空，自己威能已起作用，不由信心爆棚，大吼一声道：“吼！我看打爆你的头！”“乓！”冰武士似乎无法闪避过，面门被地龙猛拳轰个正着，发出一声闷响。

地龙哪里知道已经中计，只听冰武士喉中发出“——咕——”的一声，声音十分难听，用以迷惑地龙，而她趁地龙得意忘形的一刹那，在面门上突然涌出一大团摄氏零下 150 地龙本来兴高采烈，心花怒放，但蓦地又变得脸色苍白，心中惊叫道：“妈呀，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拳头和手臂怎会突然失去知觉……”刹那间的急剧冰冻，神经线如何能适应得了，当然地龙手臂会立刻失去任何感觉。

这回 T2 高兴了，她从地龙的脸上已经得到答案，首战成功，她在心里得意地笑道：“嘿嘿嘿，打我一拳的代价，就是整条手臂都要报废，若不能阻挡氮劲侵入五脏六腑，整个人就要变成冰条。”氮劲果然厉害，甫入地龙拳头，眨眼便迅速攻击地龙整个手臂，地龙这回是一点得意之心也没有了，倒是充满了恐惧，他两眼惊恐地望着已结了厚厚冰层的手臂，不由心胆俱裂地忖道：“妈呀，冰冷气劲汹涌侵占我上臂……我的内劲节节败退……闻说圣器拥有神圣力量，圣盔啊，你快显灵吧，快帮帮我，否则我要劈断手臂自保呀……”可能地龙这次是心诚则灵，正在地龙心惊胆震之际，头上的圣盔突然传来一股奇异雄浑到无法形容的圣力，只听一阵“波——”、“波——”、“波——”的微响，圣盔神力一举把氮劲完全逼出拳臂之外。

而且，这股圣力自头盔贯顶而下，遍布全身，体内劲力陡然汹涌澎湃，地龙浑身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受用，忍不住内心的狂喜，竟像傻了一样笑一阵说一阵道：“呵呵呵，好舒畅呀！”“咯咯咯，真奇妙，我周身的能量竟无穷尽的增长，太棒了……”T2 陡见地龙周身异光暴现，灌尽地龙臂内的氮劲竟莫名其妙地被轻易得逼出体外，她不由在心内吃了一惊，暗想：“呀，我家伙突然发出异光，莫非是圣盔的神力？”眼见地龙得意忘形，周身异光不断进射，T2 心内一动，心内默想：“趁他的圣力未达到巅峰状态，速速把他解决！以免麻烦……”T2 双脚轻点岩石，“犀——”的一声怪叫，箕张八指，向地龙迎头盖来。

“来得好！！”地龙周身圣力充盈，信心倍增，哪惧冰武士的凶猛来势，他也正想小试“牛刀”，早已双臂拢起，祭起龙形气劲，当看到冰武士迎头而来时，顿时大声喝彩。

“吟……吟……吟……”龙吟声中，暴龙再现。围定冰武士，张牙舞爪，上下盘旋，带着阵阵嗡嗡的风声，卷起大块的碎石，将冰武士围在核心。

冰武士顿时陷入失重状态，攻势溃散，地龙看准时机，双臂疾挥，向冰武士攻出。

‘暴龙吞噬’。

冰武士勉力招架，摹见更大一条金龙摇头摆尾，张着巨口，凶猛噬来，冰武士凝力一击，用“氮劲封乾”一式拆解，谁知一格，不由在心内大吃一惊。

“呀，他的能量比刚才起码强大了 50%，圣器真得这么厉害？”冰武士一格之下，虽险险化开，但双臂亦被震得透骨生痛，她正在惊愕怔忡之际，却见地龙猛然沉肩低头，背部的背囊突然射出五条索形电光，这是他的超尖端科技杀手钢“困仙电索”，克敌制胜，未曾失手。

地龙只所以使出他的杀手钢，亦有自己的打算，他知冰武士威能雄厚，自己久斗不是她的对手，因此他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欲一举攻冰武士一个措手不及。

杀手钢出手，地龙得意地忖道：“就算神仙，也难逃我这劫数，乖乖束手，何况你个外星怪物，还不手到擒来！”眨眼，五条电索迅即捆缚住冰武士的四肢和身体，但猛烈的电流却不足以击死冰武士。

冰武士不以为意，只觉得很有趣儿，她不慌不忙，心里轻蔑地忖道：“好家伙，这玩意儿真是有趣，耍着玩玩，大概不错，但要捆我谈何容易？”冰武士这次看来是有点太轻视地龙了，只听地龙“嚎——嚎——”发出连串的暴吼，不断加强电能，只见电索把冰武士越缠越紧，似乎已无还手之力。

地龙看着越捆越紧的怪人，开心极了，裂开大嘴哈哈地笑着，他心里兴奋地忖道：“电索能破肌蚀骨，看你这怪物能支持得多久？”但这些冰武士哪会看到眼里，她看着地龙，鄙夷他说道：“量你也没什么本事，这点小把戏骗小孩玩玩可以，但对我来说，怎能困得住我，看我全部撑断它！”冰武士回气发力，电索果然缠不住她，竟被拉撑得快要断裂。

眼睁睁看着怪人就要破索而出，地龙不由大惊失色，百思不得其解，他疑惑地忖道：“有没有搞错，怪物竟完全不怕电击，莫非她的冷冻气劲是绝缘体？”地龙心里一急，双手一捂圣盔，忍不住又大声哀求道：“圣盔赐我力量呀！”这一招又是灵验，只听地龙头上金光迸射，圣力陡增，背部电光束发出一阵疾急的响声：“卡……卡……卡……”“嗤……嗤……嗤……”即似古木倒折，又像疾气喷发，随着响声不断增强，电索威力立刻不断增强40、50、60压电流，把她击得凄厉怪叫！

“呜……叭……叭……”“HO……HO……HO……HO……”冰武士一边鼓尽能量，拼力挣扎，一边在心里百思不得其解，她在心里疑惑地忖道：“这么急速的能量暴增，他怎驾驶的了？……”但地龙却不会考虑后果，他不计利害地只管狂催圣力，冰武士的残叫和体内澎湃汹涌的能量都令他心花怒放，他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哪里还顾得上秋风的萧杀，他看着冰武士痛苦地挣扎着，怪怪地哀叫着，乐得抬头纹都开了，他狂喜地忖道：“圣盔神力太绝了，无穷无尽，绵绵不断息，汹涌在我体内，太过瘾了！”“加劲催谷，要她得命！”地龙咬牙切齿，目露凶光，趁热打铁，欲一举置冰武士于死地，更是变本加利地催谷圣力。

岂知他这样做正是应力“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两句话。

胜券在握，地龙高兴得过了头，过度引发圣盔之力，功力突然暴增了150%，这就恰似涧谷小溪，河床本以将溪流容纳刚好，却不料又山洪暴发，洪水四溢，毁石决岸，地龙体内圣力就超过负荷，但他还狂谷不止，这样，他的体能如何承受的了？果然，强猛的圣力陡然暴增，正如山洪泛滥，他的肌肉蓦地僵裂，骨骼爆碎，超量的圣力从他的四肢百骸暴泄而出……霎时在他周身发出连串爆响，仿佛烟花瀑齐鸣，乱响成一锅粥：“彼！”“僻——叭！”“飒！”“略！”，“唯——”“吱——”“U 卜——”，地龙周身一片通红，筋脉暴现，圣力带着破空之声从他周身各大穴汹涌而出，仿若极光电火，金光盘旋，蛇龙舌、窜，圣力金光将地龙周身映应一片惨红，残肢与肉屑齐飞，污血与圣光共一色，地龙残呼长嚎：“……呜……呀……”与爆响搅成一片，眨眼地龙便地地道道地成了粉身碎骨，一缕孤魂，飘泊在他乡异处，成了孤魂野鬼……三股龙卷风合而为一，威力达到顶峰，雷克舰长见大事不妙，急驾着小飞碟扭头从相反的方向，溜之大吉。

雷克舰长对众人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然等龙卷风追杀过来，可不是开玩笑的……”玄虎则不顾，他探过头对雷克舰长大声吼道：“它刮它的，你怕什么，大不了我们钻入地底，说不定会因祸得福，龙卷风可能引领我们找到空中花园！”“少放点屁，别左右我的决定！”雷克舰长听玄虎罗嗦，也不客气，心烦气燥地破口大骂。

蓝天使不理睬二人争吵，把着舷窗向外望去，蓦地她惊叫道：“呀，那边的云层出现异像呀！”众说顺着蓝天使手势一看，果见远边天际乌云翻滚，红光迸射，赤龙惊喜他说道：“黑云密布的天际出现滚滚红光，一定有古怪！”“对，这红光我很熟悉，该过去看看！”雷克舰长深表赞同，说着，小飞碟

距地二来划了一道孤线，掉头向乌云密布的天际站去……众人飞近一看，登时惊喜交集，只见浓密乌云中的滚滚红光，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无比的悬空孤岛，孤岛上山峦起伏，树木葱茏，无数建筑物差差错落，鳞次栉比，悬岛下烈焰熊熊，映红天际，众人均是目瞪口呆，惊喜叫道：“空中花园！”玄虎心情激动，热血难平，忍不住兴奋地大叫道：“啊呀，终于找到了！”赤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也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么大的孤岛悬浮云空，令人匪夷所思，他惊讶地说道：“喔，搅没搅错，这是真得？这么大的飞岛看着无落地悬在半空，方圆起码有十多公里以上，这让人怎么相信……”

第八十四章 冰火相会

“哈哈，以为好难找，怎会料到这么快就遇上了，快飞过去看看！”玄虎高兴极了，狂妄地笑着，忘了刚才的教训，又对雷克指手划脚。

谁知雷烈却不这么想，这就仿如难得到的东西，如果不经过千辛万苦，就轻易得到，会失去它的真实性和价值一样，雷克舰长总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很有可疑，于是他听玄虎又浮躁地喊起来，马上冷冷地说道：“别轻举妄动，先看形势再说！”赤龙也觉得奇怪，他先就有所怀疑，现在听雷克舰长一提醒，马上赞同他说道：“我也觉得太轻易找到了，要小心观察！”众人正在议论，纷纷猜测，忽然坐在玄虎身边的惜儿却用双手捂头，痛苦地叫喊起来道：“呜……”“啊呀！我……突然有很强烈的感应……”“我感应到……有个女人被无数激光穿透身体四肢……浮挂在半空中……她显得很痛苦……而且还听她在呼着我的名字……这声在我听来感到非常亲切的和熟悉……啊，我记起来了，是妈妈呀！”玄虎见惜儿显得非常痛苦，头部痉挛，浑身颤抖，冷汗淋漓，听到惜儿自言自语说到最后一句，忍不住惊问道：“妈妈？……”雷克舰长闻听，不觉扭过头去，他惊异地看着惜儿的特异反应，不觉奇道：“咦，莫非她和母亲已产生了感应联系？”赤龙一听也来了精神，不觉惊喜他说道：“若是真的，我们就很接近空中花园了！”这时惜儿的感应更加强烈，她脑际中出现母亲痛苦焦急的神色，正痛苦地呼喊着自己。“惜儿，快来救妈妈呀！”惜儿心头悸动，热泪长流，声嘶力竭地喊道：“妈妈别怕，我立刻起来！”惜儿喊完，已经变得有气无力，她昏偏无力的瘫在玄虎的怀中，惊慌失措地叫道：“快……快……我们去救妈妈……”玄虎心慌意乱，他一边扶着惜儿，一边急切他说道：“惜儿，冷静点，究竟发生什么事……”“我感应到妈妈被激光所困……快去救她呀……”惜儿疲乏无力，又急又慌他说。

雷克闻听，精神一振，沉思着说道：“母亲连心，这感应该是真的！”玄虎急了。暴跳如雷地向雷克咆哮道：“还不快向空中花园进发？”但雷克不愧为舰长，他冷静镇定的指挥才能，到这时完全表现出来，他不为表现所惑，不为感情所动，急中不慌，临危不乱，只凭理性去办事，表现出一个指挥者的应有风度，虽然目前救人要紧，但弄清情况更要紧，他判断分析着说：“空中花园应该是女帝的太空母舰，我估计必定有强大的防卫措施……”惜儿听舰长自言自语，迟迟不肯向空中花园进发，不由在心中又急又恼，她心中狠狠地骂道：“舰长这老鬼，竟猪鼻子插葱——装得可倒像，我心里都急

死了，他却还在那里婆婆妈妈……真可恼……”玄虎看惜儿急得不行，当然于心不忍，因他和惜儿必定有过一夜夫妻感情，虽然惜儿有时不冷不热，但这天生的尤物，他心里还是怪想她的，何况自己进入沙漠，外星怪物杀手也被这温柔的感情溶化了，况自己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儿，对自己所爱之人的亲人都帮不上忙，那会成什么事，因此，玄虎看雷克还犹豫不决，不由恨极而吼道：“反正都要去，小心就是了！”“嘿！”雷克舰长气得没法，如果坚持自己慎重态度，又怕把事情弄僵，到时又不济事，想来想去，他感到非常恼火，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违心操纵小飞碟向空中花园飞去。

看着眼前的雷达监察器，莹屏中并没有空中花园的影子，他感到莫名其妙，不禁忧心忡忡他说道：“奇怪，雷达仪上并没有显得这空中花园的位置……可能是空中花园发放了反雷达探测科技！”“照肉眼估计，花园应在一百公里内，数分钟就可以抵达！”小飞碟以五倍超音速飞往空中花园，眨眼之间便到了空中花园的外围，但一切似乎都是出奇地顺利，花园中静得吓人，让人隐隐感到有些不正常，雷克舰长不由诧异他说道：“已经非常接近空中花园，但却没遭到任何攻击，真奇怪……”“不行，升高观察，投问题，再闯进去！”雷克舰长当机立断，爬高侦察，发现空中花园内出奇的平静，连个人影也不见，才放下心来，说道：“唔，很平静，可以飞进去了！”小飞碟一个俯冲，闯进花园，然而，眼前景象，却令人都大吃一惊。

“呀！”惜儿睁着恐惧的大眼，面色煞白，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骇然叫道。

玄虎也没有了刚才的悍气，一下就傻了眼，不敢相信地惊问道：“怎会这样的？”赤龙夫妇和雷克舰长均是骇然失色，脱口喊道：“H0！”原来的景物，山林与建筑物，竟突然变得扭曲虚幻，似雾似烟，朦胧飘渺起来。

“我明白了，这原来是海市蜃楼的幻像！”赤龙恍然大悟，大声说道：雷克舰长长舒了一口气，亦恍然说道：“怪不得完全没有防卫攻击！”为防止发生意外，雷克驾着小飞碟扭头向外飞去，急速撤退，然而，这时怪事又出现了，不管小飞碟怎么加速，但众人总觉得景象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旧是扭曲的山林和建筑。

雷克舰长不由心下疑惑起来，他诧异他说道：“照理，小飞碟以五倍音速撤退，现在应已飞离海市蜃楼已有三百公里，怎么前面仍是那个海市蜃楼的扭曲景象？……”“坏了，我们被困住了，现在怎么脱身呀？……”大难当头，玄虎又沉不住气了，慌急无计的恐叫道。

惜儿被眼前的景象搅得心神摇荡，感到痛苦无比，她又难过地叫起来道：“哎喏……我好辛苦呀……”雷克舰长亦感到心‘凉肉跳，不由也变得头昏脑胀起来，他心中一惊，骇然叫道：“吓！见鬼，这影像怎会拢得我心神不安？心智欲失？……”赤龙对这事较有经验，回他在无限岛前往超磁空域中深造途中，也遇到过种情况，已是见怪不怪，他见众人已受幻影控制，于是急忙叮嘱众人道：“大家镇定点，尽量提气，摄定心神，别受幻影影响……”赤龙话音未落，猛听到雷克面前的莹屏突然发出一阵怪叫声：“嗤！”“勒！”“吱——吱——”“OH！”雷克舰长大声怪叫，突然大惊失色地喊道：“不好了！所有的仪器都突然泄电烧毁，推进器失灵了……”只见小飞碟在扭曲幻境中失控乱窜，更可怕的是，飞碟外合金逐渐溶化，瞬间竟碎裂脱落！

众人眼前一亮，觉得整个大脑都翻转起来，眨眼间只感到仿佛有无数

道力量因拉扯和撕裂周身肌肉，众人不由皆骇然而痛苦地叫道：“哎呀……不好，我怎么觉得全身突然像有万刀刚割，又似烈焰焚烧……哎喏，怎么又变得奇寒刺骨……”“哎呀，我的头欲爆了……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完了……我们都没命了……”“乒——磅——！”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仿若万磅炸弹爆炸，毫光冲天，地龙立身处方圆 200 米内的顽石均被这猛烈的爆炸震得纷纷碎裂，呼啸着飞上半空，圣盔被高高地抛到天上，地龙这声惊大的巨爆中顿时变得飞灰烟无……冰武士被一阵气浪直冲得身形不稳，她骇然看着眼前惨象，心中忖道：“这不知量力的蠢人，竟害得自己成了粉身碎骨……”“宝贝呀！”冰武士骤然发力，挣脱缚束，纵身而起，接住飞上半空的圣盔，忍不住狂喜，兴奋的大喊大叫起来。

她几个折冲落向岩石，手捧圣盔，欣喜欲狂，反覆掉看，又亲又吻，激动地忖道：“哈哈，真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想不到蠢人无福佩戴，为此送命，我不费吹灰之力，已获得一件圣器！”“若能取齐七圣器，这功劳不得了……”冰武士正在激动的眩陶醉，如痴如狂，不料这时远处却传来一声炸雷，惊得她一个激伶，从梦中醒来，回头望去，却见背后岩石站着两人，边骂边向自己这力冲来。

“狗种，你已犯了弥天大罪！”“残杀精英冠军罪大恶极！！”“你将会被逐条肌肉撕下，条条筋骨折碎！！受尽千苦万痛而死！！”原来二人竟是被龙卷风吹落到乱石中的压霸和残爵士，他俩被吹落到距地龙不远的乱石间，亦是凭借这乱石避过大劫，但由于石高沟深，地龙却无法发现二人，待龙卷风过后，地龙发现了冰武士，不由分说交起手来，压霸二人听到战斗爆响声循声赶来，看见地龙正在运用圣器神力制住冰武士，为了观察圣器的广能程度，暂不出手……想不到地龙竟因驾驶不了超能的圣力碎然暴毙，二人要救他也来不及了，接着看到冰武士得到圣器如痴如狂，终于憋不住火，残爵士急得一拳捣碎岩石，压霸则气得破口大骂。

冰武士一看又是两个地球人，咯咯狂跳的心才平静下来，对边跑边骂的两人狂笑着说道：“哈哈，你两个来得正好，刚才我和这蠢物还未玩尽兴……来呀，你这两个送死的蠢物…为了安心击杀敌人，冰武士用超冷冻氮气先将圣盔冰封，不让二人有机会沾手，然后忖道：“将圣盔抛入地底，比较安全！”冰武士忖罢，遂催谷氮劲将圣盔掷向地底。

压霸二人目睹冰武士的骇人绝技，不由在心里掂量道：“这家伙的冷冻气劲，非同小可……”压霸稍加打量，便怒吼一声，暴叫道：“吼！地龙，我来为你报仇！！”压霸吼声未落，人已如离弦之箭，迎头扑向冰武士。

残爵士心怀鬼胎，静观不动，心内得意地忖道：“压霸想争功，就让他先出手吧……待他和怪物拼个两败俱伤，老子便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压霸虽然暴躁，但心中却是不敢轻敌，待凌空出手之际，他将双拳猛地一击，顿时击得毫光暴射，他心内暗暗忖道：“这怪物威能高不可测，不能轻敌省力，出手就要涡轮增压，重拳出击，希望能一举挫敌……”通过涡轮增压，压霸将双拳击力骤增 4000 公斤，凌空向冰武士攻出“双拳裂肌”。

冰武士抖擞精神，奋起神威，箕张四指，向压霸攻出“冰掌托天”，硬接压霸攻出的双拳，口中轻蔑地叫道：“硬拼一记，看你有多少斤两！”压霸心中一怔，暗自十寸道：“这怪物竟然以单掌迎击我双拳，她的信心好强呀，太目中无人了！”“喝！”压霸厉声暴喝，鼓掌直轰，掌拳接实，只听，‘波！’的一声脆响，冰武士竟抵挡不住压霸的冲势，蹬蹬蹬被震退几大步，冰武士

骇然吃惊，暗中忖道：“好家伙，击力超过 4000 公斤，竟把我连掌带劲震退……”冰武士稍一迟纯，马上抢身攻击，未等压霸回过神来，手臂已被冰武士牢牢擒住，迅即催谷氮劲，强力逼进压霸的手腕，然后，一爪擒住压霸的拳头，两掌用力，压霸手臂顿时被冰冻，无从人力。

压霸在冰武士出爪搭上手腕之时，心内一惊，骇然忖道：“哇，见鬼，真是奇寒澈骨……”压霸刚一楞神，摹见拳头又被冰武士擒牢，不由又是一惊，盼中慌急忖道：“呀，她的左爪又擒到我的拳头，糟糕，手臂被急速冻僵了……”冰武士出奇制胜，已冻僵了压霸整条手臂，她一边继续灌力，一边在心中掂量道：“这家伙比刚才的矮子虽然强，但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冰武士动手便掂出了压霸的份量，心内狂喜，不由“HA！HA！HA！HA！”地怪叫起来。

压霸手臂在氮劲的冰冻下，迅速形成一个很大的冰柏，并且不断增大扩散，压霸急得忖道：“急速如怒潮汹涌攻来，非出尽全身功力抗衡不可……”“嚎！”压霸怒吼上声，用手掌猛击被冰冻的手臂，体内劲力经过 300%地增压，顿地发挥出无匹的攻击力，“崩——”爆响声中，内劲陡增三倍的压霸，果然把冰武士暴震开去，冰封崩溃！压霸凌空几个翻跃，已轻轻退开丈余，悄然落在岩石上，用手摸着被冰冻后的手臂不住发呆道：“若不及时震退她，手臂就可能被冰坏……但用劲过度，手臂气血混乱，狂抖不已……”正在压霸发呆之际，冰武士乘其不备，再次陡然攻到他头上，压霸只觉得头部一紧，一股刺骨的寒劲已汹涌攻入脑内，压霸心内大吃一惊道：“不妙，这么快就攻来了……猝不及防，脑袋已被冻的麻木了……”冰武士两掌用力抓挤压霸的头颅，心中得意地忖道：“这家伙的头部增压力量最弱，我冷冻他的脑袋，便立刻了账。”压霸毫无还手之力，大急之下，骇然大叫道：“爵士救我呀……”残爵士本是坐山观虎斗，想令两入两败俱伤，自己得渔翁之利，不料几个回合下来，压霸冷不防被冰武士攻上头部，大喊救命，形势危急，残爵士不好再袖手旁观，不由在心内狂喜地忖道：“嘿嘿嘿，求我了吗？救你啦！”残爵士也想来个“请君入瓮”，趁冰武士全力猛攻压霸，防守松懈之际，从背后偷袭而上，而重膝猛顶冰武士的头部，果然，残爵士一袭得手，冰武士头部受到重击，不由在心内高兴地忖道：“这怪物全力对付压霸，我这 4000 公斤的膝撞攻击力，准可撞爆她的头！”正在全力冰冻压霸的冰武士，不防背后有人袭来，她只觉头部巨震，仿若击一块巨石，痛楚入脑，她不由在心里痛苦地叫道：“啊……撞得我好痛，用氮劲抗衡……”冰武士反应机敏，残爵士尚未笑出产来，却蓦地变了脸色，他心中骇然忖道：“啊呀，不妙，怎么会有一股强劲的冷冻力，从膝盖传来……”冰武士劲分两路对付残爵士和压霸，刹那间三人如叠罗汉般粘在一起，僵持不下。

这时，太阳西下，渐渐没入地平线，沙漠的酷热气温迅速，夜寒袭来，阵阵吹在三人身上，僵持不下的三人亦在心中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残爵士忖道：“妈的，斗内劲不是我的强项……现在胶着僵持，无招数攻守可言，对我很不利……”压霸一边运动劲抗衡，一边焦急地忖道：“残爵士虽然分散了怪物的部分劲力，但再捱下去，我的脑域便冻僵至不能思想……”冰武士亦心内焦急，暗自忖道：“以一敌二，氮劲不断消耗，很是吃亏……幸好黑夜来临，气温急降，对我大为有利。”气温急速降至零下 40 度，酷寒令残爵士和压霸体寒心惊。

眼见冰武士的氮劲寒冰以冻至压霸的半个头部，压霸整个鼻孔上都结

上一层厚厚的冰层，夜寒难捱，更加速了冰冻的速度，压霸清滴长流，整个人仿如置身于冰窟，生死存亡就在一念之间，求生的欲望令压霸横下一条心，决心一拼，他心内暗想：“反正横里都是死，就是冒着爆体之危也要启用圣力了，宁肯身死，也要令这怪物付出代价...”“吼！圣甲功力，助我脱困！”压霸明知圣力难以驾驭，但死到临头，也不能不冒险一试！

压霸的雷声暴喝，令冰武士心内一惊，她夹在两人中间，稍有不慎，便会被圣力谷得肢零破碎，因此她不能不惧，人生最难，莫过一死，而俗话说，好死不如懒活，更是把生看得宝贵，冰武士虽是外星人，但她也恐惧死亡，当好听到压霸采用死中求生的玩命打法，启用圣力时，不由胆颤心惊地忖道：“呀，这家伙终于启用圣力了.....这样一来，威能必定急剧暴增，倘若头上这该死的家伙亦启用圣力，两头夹攻，我即便不是粉身碎骨，也要被压成肉饼，这该如何是好？.....”圣甲威力在压霸的暴喝声中，急速暴增，再通过涡轮加压，令压霸内力充盈浩瀚，不吐不快，压霸暴喝一声，将澎湃的劲力催谷至双拳，向按在自己头上的怪人的双臂限出猛击，随着“轰！”的爆响，冰武士和残爵士如吸附在树枝上的虫卵，砰然被震得四散纷飞，压霸头上的坚冰亦应声而碎，压霸头上一松，氮劲被圣力纷纷逼出体外。

飞散的残爵士和冰武士都暗自庆幸，因为压霸的这一击，也令胶着的两人同时脱困。

残爵士长嘘一口气，心里轻松地忖道：“嘘，谢天谢地，终于甩脱了.....虽未受伤，但也被震得血脉翻涌混乱.....”冰武士空中翻了几个翻跃，卸去体内圣力，她庆幸地忖道：“幸好我及时把他的击力引卸向上，大部分转嫁给了另一个家伙，令自己受损程度减到最低，否则，个次惨矣.....”压霸稍觉头上一松，见冰武士在空中翻转，身形不稳，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助圣力，向冰武士发出反攻，他看准时机，飞身而上，涡轮将圣力加压后，谷运至拳，陡增到 6000 公斤的击力，他拳带劲风，向冰武士攻去“雷电聚击”。

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冰武士趁人之危，攻压霸一个冷不防，而压霸回过神来亦打了冰武士一个措手不及，冰武士脱困尚在心中庆幸，不提防压霸反应神速，转眼攻到胸前，冰武士避无可避，照单全收，只听“轰！”一声闷响，内中夹杂胸骨碎裂声，圣甲神力令压霸轰出超越自己体能的击力，直轰得冰武胸伤裂碎，惨叫飞退。

圣力一但启动，便不可遏止，压霸只觉体内劲罗汹涌澎湃，如山洪暴发，迅速充盈四肢百骸，压霸顿觉身轻如烟，十分受用，不由昏昏然地在心中忖道：“圣力实在太神妙了，令我兴奋莫名.....内劲汹涌澎湃地狂增，不吐不快！”圣力豪光耀目，压霸冲霄而起，犹如慧星划破黑夜长空。

冰武士勉力控稳身形，摹见压霸威赫而起，蓄势进攻，不由心下大骇，焦急忖道：“快用比氮更冰武氮劲，令伤口迅速复元！”残爵士陡见压霸狂催圣力，不由骇然忖道：“压霸失控地狂催圣力，后果不堪设想，不行，得提醒他.....”残爵士忖罢，遂大声吼道：“不可硬拼！！”然而，残爵士喝止已迟，压霸一发不可收拾，圣力在涡轮的增压下，发出更是超过压霸体能的霸力，带着 7000 公斤的击力，凌空又向冰武士攻出那式“雷电聚击”，冰武士不顾伤痛，启动氮劲击力，单掌发出 8000 公斤的劲力，向压霸攻出一式“托天擎地”。

冰武士忖道：“用到八成威能，定能把他击败！”拳掌对接，强弱立判，

冰武士的八成氦劲一举击溃压霸的圣力，极寒冷的氦劲冻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瞬即逼入压霸的拳臂。

“喀！”一声脆响，压霸的整条手臂齐肩碎断，冰武士攻出的极寒氦劲，冷冻力达到零下200度，急冻了压霸的手臂肉骨，压霸拳臂很难很难适应这骤冰冻劲，变得冰碎。

压霸骇然一怔，失声惊叫道：“哗！我的手臂……”“察——”就在压霸惊骇莫名之际，冰武士连环出击，不给压霸喘气机会，眨眼之间，一招“氦劲冰刀”又狠狠地劈断压霸的左臂。

“呀……”压霸晃眼双臂尽可能头，残叫一声，暴身飞退。

冰武士两击得手，不由雄心大发，轻蔑地嘲笑压霸道：“你这种垃圾，没有资格配用圣器！”残爵士终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忖道：“两个同僚非死即伤，只剩下我孤军作战，运用圣力是唯一生机！”残爵明知圣力难驭，但为了求生，他被逼无奈之下，也不得不后用圣力，他纵身而起，“胡——”暴喝如雷，日中大叫道：“圣胃神力，助我灭敌！”残爵士当年在无限岛深造时，无法通过超磁空域的考验，经此失败后，更是刻意苦练威能，故此武功仍能大进，同时亦异成坚毅勇悍的性格，永不退缩。

冰武士冰冻好圣甲，摹听残爵士凌空暴喝，疾冲而来，她不由心下忖道：“根据脑库资料显示，这家伙是最强的一个！把他打倒，我便拥有三件圣器了，叽叽叽……”冰武士越想越美，忍不住在心里笑起来，而残爵士此时只是围着冰武士旋飞，寻找战机，他心内忖道：“和这怪物硬拼，只会落得残败下场，如要取胜，便要运用我的强项‘脑波思维探测’对付她！”冰武士知道残爵士是三人中比较难对付的一个，因此也动开了心思，她默默沉道：“盖天总统已拥用五件圣器，现在已出现了三件，尚有他的两个同党未出现……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焚天邪神！这邪神威能高不可测……为避免转攻麻烦，还是速战速决为妙！”冰武士思谋已定，遂两掌合壁，运起至高威能，向残爵士攻出“氦剑来灭魄”。

残爵士摹见冰武士两掌中进出透着寒光的石英剑团，已知她欲一击置自己于死地，于是心念一动，心中忖道：“看来怪物主动抢攻，要下毒手，我不妨先避其锋，再测探她的招数破绽！”残爵士主意一定，绕过冰武士，令其攻出的致命一击，直击中残影。

冰武士一击扑空，心下忖道：“嘿，看不出，这家伙不但有勇，而且有勇有谋，他避而不打，以乎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援手……”就在冰武士一忖之际，残爵士已转到冰武士背后，此时圣力启动，劲力暴涨，仿如洪水猛兽，残爵士不由心下一沉，暗中忖道：“呀，想不到一旦运用圣力，威能就不断增加，难以遏止…浑身劲力瞬间就鼓荡到快要爆炸，作要通过战斗来发泄不可！”残爵士运用“脑波探测思维”对冰武士脑液进行深测，这时冰武士已转过身来，刚好跟残爵士打着照面，只见她周身威能，汹涌澎湃，氦剑进射，激涌而出，万千寒芒，犹如风尾，石英剑气，笼罩周身，似无懈可击。

残爵士凝目一瞬，旋即探测出冰武士的脑波思维，他心内闪电忖道：“探索到怪物的脑域思维，她准备全力攻击，几乎笼罩了所有方位……但她右手先出招，这样看来，仅有些微空隙有机可乘，这唯一的破绽，就利用这个破绽……扭断她的头！！”残爵士思谋刚定，骤见冰武士已抢攻到眼前，千均一发，残爵士依地而行，身影一晃，已于电光石火间疾窜入冰武士的背后，堪堪避过致命一击，残爵士不由心头一喜，心中忖道：“我的强项‘脑波思维

探测，果然凑效，这下怪物有难了……”冰武士双掌齐出，堪堪扑上残爵士，不料忽觉眼前一花，残爵士已不知去向，不由心中大骇道：“呀，我这奇密如雨的攻势，竟被他寻隙闪过，令我陷入失去防守的险境……”“噗！”、“噗！”，冰武士错愕之际，只是万分之一秒，说时迟，那时快，残爵士已涌身电进，十指如钢爪般在星火间已扣牢冰武士的面门和后脑。

残爵士心内电转地忖道：“只要我发力一扭，怪物的头颅就要和身体分家！”谁知，冰武士在这危殆之际，长发突然散开，根根如针，数万根头发如尖针般刺击残爵士的头部和肩身，残爵士尚未发力，摹觉一阵奇痛闪电般渗入心底。脑际，他不由心内一阵痉挛，痛苦叫道：“哎呀，好痛……怎么会这样……”残爵士左眼一黑，顿时失明，发针直把他左眼刺向汁血油喷，残爵士忍不住“呜……呀……”残嚎，心内骇然忖道：“妈呀……怎么她每根头发均传来极度无比的冷劲，冰封了我的全身，令圣力威能立刻散溃……这下死定了……”就在残爵士心惊胆裂，魂飞魄散之际……突然觉得有两股雄奇浩瀚，炽热无比的烈劲从背部传来，猛然把冰武士的极寒氦猛地逼出体外，驱散殆尽。

冰武士摹觉周身烈气炎炎，原本攻出的极寒氦劲忽然被逼回，不由惊望，却见一人周身烈焰汹汹，正用双掌抵住残爵士背部，不由顿时心惊肉跳，心内惊忖道：“哇，好惊人的火劲……原来是焚天邪神！”

第八十五章 天晰神蜂

冰武士心直往下沉，因为凭她脑中的资料，焚天邪神的威能高不可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冰武士当然比三个冠军聪明，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她一见势头不对，赶紧撒手，但焚天极火的威力，还是令她肝胆俱裂，因只在短暂的一瞬，她攻出的氦劲，达摄氏零下200度，也抗不住源源而来的极火，一声脆响，她的无坚不摧的石英状冰剑剑劲，尽皆震碎，幸亏冰武士撒手的快，尚无大碍，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冰武士飞身直退，心下大骇，她恐惧地忖道：“哇，好厉害的火劲，差点把我烧溶了……祸事来了，恐怕这邪神就是我的克星……”残爵士拣条性命，早已瘫软在邪神的怀里，他见有了救星，才哆哆嗦嗦地说道：“嘘……我以为这下是死定了……多谢主管相救……”这时红邪子也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刚才那惊人的一幕，他早已看个一清二楚，当他看到残爵士死里逃生，被邪神救下，心脏狂跳着，暗自庆幸地忖道：“谢天谢地，吓死人了，幸亏主管大人及时赶到，残爵士才命不该绝！”这是一种巧合吗？当然不是。

原来，邪神与红邪子躲进地底，一直到龙卷风消失才跃出地面，然而放眼望去，整个沙漠一片死寂，三位冠军踪影皆无。

邪神和红邪子四处寻找，一直找到夕阳西下，夜色来临，但仍杳无音信，正当二人焦急之际，二人蓦地看到晚霞中的圣力灵光在远处的一片乱石中冲天而起，这道圣力灵光正是压霸狂催谷圣力冲天而上所至，邪神心中一紧，知道三人定是遇到危险，于是加速赶至，正好遇上残爵士生命危殆，遂不声不响，从背后将焚天极火输进残爵士体内，在逼出残爵士体内氦劲的同时，也震飞了冰武士，邪神手微用力，巧妙地将残爵士抛给红邪子，并加意

叮嘱道：“红邪子，他内伤不轻，照顾他！”“知道！”红邪子大声回答，顺势接住残爵士，抱着他走到压霸身边。

邪神悬身半空，头顶及背部吞吐着幽蓝色的极火烈焰，威势骇人，他冷冷地打量着冰武士，语气透着寒冷，威严问道：“哪里来的怪物，不人不鬼，报上身份，留你全尸！”冰武士似乎忌惮，因为刚才邪神偶露一手，就以威势骇人，她远远地打量着邪神，心里不停地忖道：“根据脑资料库显示，焚天邪神是盖天总统麾下的第一高手，拥有厉害绝伦的焚天极火功，极火功的威力强到什么程度，却没有资料显示，单看他刚才露一手，已强到无法猜测，我若胜他，看来非拼尽全身功力不可！”冰武士心里打好主意，遂祭起体内氦劲，催运至双掌，在两掌骤成两团威力枫悍的石英状氦气剑锯，剑尖森密，寒气逼人，仿如雪莲花，她有恃无恐，怒骂邪神道：“你只是盖天的一条狗，凭什么问我名号！？大娘我懒得搭理你。”焚天闻听只气得咬牙切齿，他脸色一沉，目透杀气，语气更加冷森他说道：“嘿嘿，怪物，我看你是活是有些不耐烦了，你睁开狗眼，看洁我到底是准，我还从来没有遇见有人敢如此侮辱我，就凭你刚才的那句话，你替自己定了死亡的方式，那就是——碎尸！”冰武士听到邪神说话语气森冷，怎肯示弱，因此当她听到邪神话音刚落，马上就进行反唇相讥道：“呸！低等动物，口气不小，非常口臭，臭不可闻！”邪神冷哼一声，诡异地笑着，马上骄起右手二指，直指冰武士，鄙夷他说道：“哼，不知死活的怪物，我没时间跟你去斗嘴，咱们手上见真章吧，你有本事，就接我一招极火剑芒——”邪神说着，二指骄直，运起体内六成功力，运聚二指，蓝色极火，带着无匹的烈劲，向冰武士当胸射击。

冰武士心想不可轻敌，遂推出双掌，用一式“氦劲剑林”去接邪神攻来的“极火剑芒”，只听“磅！”的一声爆响，冰武士周身猛的一震，两掌间的“剑林”被击得冰消瓦碎，四散激射，冰武士胸部一紧，仿若有万磅巨锤当胸砸来，两臂剧痛无比，竟忍不住“叽！”的一下惊叫出声，疾震飞退，她不禁骇然忖道：“哇，他随意一指，击力以超过5000公斤！倘若出全力，岂不……”邪神这招其实也是投石问路，他见怪物竟然不堪一击，不由在心内轻蔑地忖道：“嘿！咋咋呼呼，我本以为她会有多高绝的威能，谁料我这仅用六成功力的一招就已将她震得人仰马翻，原来这怪物并没什么了不起！”邪神摸清冰武士的底蕴，遂陡起杀心“——何——”得长啸一声，闪电般地飞向飞退中的冰武士攻去。

冰武士本就心慌，见邪神乘势击来，不由骇然忖道：“哗，想不到这老鬼攻势如此凶猛，硬功夫拼不妥，还是避之退去！”冰武士心虚，不敢硬接，只好东躲西藏，被邪神追赶得惶惶如漏网之鱼，霎时，晚霞如火的大空，划过两条美丽的光痕，邪神闪电追杀的幽蓝极火形成一道圆形彩练，而冰武士避闪的淡绿色氦光恰如一个大大的几字……残爵士看到这精彩的场囿，心中尽吐恶气，他一边出神凝视，一边兴奋地对红邪子说道：“好，想不到主管一出手，怪物就已狼狈不堪，左闪右遮！”红邪子更是兴奋，奋力振撼昏迷中的压霸，大声叫道：“压霸，振作呀，怪物已被主管赶得走投无路！”然而，尽管红邪子拼命大喊，但压霸却始终昏迷不醒，红邪子在心中叹口气，庆幸地忖道：“幸亏他的伤口已遭冰封，否则这时定是因派血过多早已死去！”冰武士越躲越气，她哪里会想到自己今天竟会被邪神追得这样狼狈，想自己在T组织中也是响当当的角色，自己在外星，谁敢对自己说个不字，本以为地

球上这些动物都是些低能之人，孰料这老鬼却是投错了胎，竟这样威势赫赫，令我无法攻击，但我身为外星人，充满高深的智慧和超绝的武功，倘若失败，那我再有何颜面，去对别人耀武扬威，眼见着一世威名即将扫地，为了名誉，我要拼死也要同他一决高低，冰武士一边躲避，一边在心中焦虑地忖道：“我这样躲来躲去，也不是个办法，况久守必失，就是豁尽威能，我也要和他拼个高下，一决雄雌！”冰武士计议已定，遂两掌合拢，运起体内氦劲，于两掌间聚成摄氏零下200度的氦劲冰锥，准备向邪神反攻。

邪神一眼就看出了冰武士的意图，不由心下暗喜，得意忖道：“这怪物蓄势欲硬拼，正合我心意！”“嚎——”邪神暴吼，运起八成功力，向冰武士攻出“极火天盾”。

“轰！”二人双掌接实，两股劲力剧烈狂撼，发出惊天动地的爆响，但见冰武士攻出的氦劲冰锥仿如暴雨，向邪神周身迅疾泼去。

邪神心中蓦然一惊，遂猛提周身护体火劲，做出戒备，心中忖道：“甫一接掌，她的冰锥便四散激射，有古怪而此时，冰武士则心中得意，以为邪神中计，她看着那泼向邪神周身的锥雨，心中得意地忖道：“嘿嘿，这低等动物还以为我真得是和他纯粹硬拼，其实，他做梦也想不到，我却是攻得招中有招，看来这次他大难；临头了！”邪神心念甫转，摹觉万千冰锥已闪电般攻上自己的周身，只听一阵“扑！”“叭！”“察！”“嚎”“叭”“噗”的乱响，“仿若雹打荷叶，邪神周身顿时向刺猬一样插满了密密麻麻的冰锥，邪神心内一怔，暗自忖道：“果然，冰锥化成千万块，回旋向我击插……哼，这种蛊招那伤得了我邪神，我的护身极火足以抗拒任何锐猛暴击！”邪神不屑这雕虫小技，运劲猛振，仿如阵雨打芭蕉声，“波！”“蓬！”“叭！”“蓬！”“叭！”“叭！”“波！”，一阵剧响，插击入邪神周身的冰锥便被震得纷纷溃落。

时间就是这么一霎，但却给冰武士造成了足可用来进攻的战机，冰武士趁邪神运力震锥的机会，猛地箕张四指，向邪神攻出致命的一击“氦爪爆阴”。

邪神促不及防，被冰武士猛然抓中裆中要害，“W0000……”，邪神发出长声怪叫，似是痛苦难当……“大祸！”红邪子三人惊见主管受制，不觉齐齐惊出一身冷汗，骇然失叫，大惊失色！

冰武士一抓抓中，不由心花怒放，心内狂喜地忖道：“HAHAHA，这是人类最脆弱的部位，一抓即爆，返魂无术！”“啊！”猛听邪神一声暴吼，随即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冰武士的残嚎声，只见邪神裆部蓝色极火寒光迸射，周身残屑横飞，红邪子三人骇然望去，却发现冰武士残叫着，忽然不见了一条手臂……原来冰武士攻向邪神的阴扣绝招“氦爪爆阴”本欲抓爆邪神的阳物，但爆是爆了……不过却是冰武士自己的大半条手臂，给邪神骤发内力震成千百块……邪神瞬即回身，心内忖道：“怪物，你做梦也想不到，我已将最弱的部位练到最强的反震力，就是出乎你意料之外，陡然摧毁你的毒招！这下该我回敬你了……”邪神得意地忖罢，向冰武士面门猛然拍出“极火掌”，同时口中轻松他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怪物，回敬你一掌吧，你好好受用！”“蓬！”惊诧莫名的冰武士，连躲避的机会也没有，实实收下了邪神这掌，“呜……”带着长声惨嚎，猛撞地面。

“W00000……”冰武士丑陋的面门被轰爆，血肉模糊，成为一团血饼，变得异常恐怖……惨烈怪叫。

冰武士侧卧地上，张开残臂，用另一只手掌罩住血肉模糊的面门，发出一阵“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

原来，剧痛中的冰武士，急运起至寒极冷地氦气，运起“氦气还原”劲气，吸纳身体碎片，意图复原。

邪神身浮空中，神闲气定，冷冷地打量着冰武士，说实在，自打他出道以来，掌管无限宫，也是罕逢对手，但今天差点着了她的道，可见这怪物也不简单，刚才她那手，若是换了别人，早已是死定了，但这怪物运气不好，遇上了他，才弄得个自取其辱，然这怪物在自己回敬一掌后，虽被打得血肉模糊，却是不死，还有能力复元，丝毫不减战斗力，这就奇了，就凭这点，邪神也要和她好好地过几招将她毙命，也不在她这一身功夫，回此邪神将冰武士一掌爆得肉烂，见冰武士身有异能，不由好奇心想，暗自忖道：“唔，今天遇上这怪物，也算是罕有对手，我且看看，她还有什么绝招！”邪神心想，红邪子三人当然猜不透，当三人看到邪神死中求生，反败为胜，将怪物震断手臂，把面门拍成肉酱，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身浮在空中，神态安然，不由在心中万分折服。

红邪子看着怪物厉声怪叫，认为是死定了，因此心中想道：“主管是绝世高手，当然不屑打这落水狗！怪物要是知趣，自行了结岂不两全其美！”压霸想到自己受其辱，几欲挣扎手刃怪物，奈何自己不争气，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干着急没办法，气得在心内忖道：“怪物，你把老子害惨了，老子恨不得咬你几日，将你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气！”“叭咕！”好个冰武士，重伤之下，大难不死，竟神奇地将溃烂的面部和残臂迅速复原，完好如初。

冰武士一旦复原，就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只见她两臂拢起，狂催内力，半体内氦劲催谷到摄氏零下 250 度，霎时周身尽皆透出密密麻麻的氦劲冰锥，寒芒刺目，杀气森森，锋芒毕露，仿如冰雕刺猬，又似一丛剑麻，面目狰狞，恐怖无比，仿佛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棍，拼却全身功力，做最后一搏，她两眼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幽光，看着邪神，心内想道：“今次已将威能发挥到极很，不成功，则成仁！”“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冰武士仰天怪叫，叫声中充满凄婉哀绝之意，仿若秋风劲吹，又似暗夜淅沥秋雨，点点滴滴叩打桐叶，充满悲凉萧杀，令人不寒而惊。

冰武士孤注一掷，暴身出无数冰锥，每条都挟着 11000 公斤的超猛攻击力，气劲摧天毁地，威猛绝伦！

红邪子三人不由均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哪里见过这个阵仗，真是闻所未闻，连想也想不出，这怪物简直是魔鬼，然而魔鬼也不如她恐怖，这怪物简直是天神发怒，但此刻大神对她来说也要逊色三分，三人平素在乐土国养尊之忱，亦没有什么大的战事，因此也可以说是从来遇到过高手，特别是残爵士，压霸二人反凭自身那些本事要在精英冠军赛上过关斩将，夺得冠军，成为高手，可见乐土国武坛上却也无可称道之处，不料今次头次执行任务，便遇到这怪物，徒见怪物的确势三人不由皆大惊失色，心升寒气，残爵士恐惧地望着冰武士，心胆俱裂地忖道：“哇，怪物若刚才使出这一招，我岂不是早就变得粉身碎骨……”压霸目透死光，脸色寡白，心惊肉跳地想道：“太恐怖了，主管能否抵挡得住呢？”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虽然红邪子三人吓得半死，但在邪神看来，这也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儿，算不得什么，他低头看着冰

武士猛催功力，准备孤注一掷，不由在心中轻蔑地忖道：“这是她的最后绝招……哼，这正好也是她粉身碎骨的时候！”邪神忖罢，掌影如碟翻飞，霎时将掌中极火提升到十成，击力达一万二千公斤，掌肌凸凹，五指暴涨，焚天极火托掌中形成一个泛着白光的极火旋涡，凌空而下，向冰武士攻出一记“无极火旋”。

冰武士摹见邪神攻来，遂鼓勇而上，以“氦锥灭天地”，硬撼邪神的“无极火旋”，只听一阵“波波波波波波……”的脆响，仿若无数石子落入水面，冰武士被震门户大开，心中哀绝地忖道：“惨呀……他的击力比我还强，我攻出的所有冰锥都被催毁了……”风定云散，水落石出，冰武士的终极一击被邪神攻得全面崩溃，更被震得防守尽失，整个人都暴露在邪神的掌锋之下，面临着被屠杀的下场了…邪神一击溃敌，顺水推舟，如行云流水般，挥手一掌，向冰武士当头劈出“极火掌刀”。

只听“霹——雳——咯——崩！”一阵裂响，历烈刀火，把冰武士从上至下劈成一个大开瓢，身体顿时变成两片。

“……叽……叽……叽……狐……狐……冰武士，身首异处，四肢肢解，还顾自痛声惨叫不已，甚是骇人。

邪神要把她碎尸，真是讲得出做得到，邪神身悬空中，冷冷地看着冰武士肢解得到，邪神身悬半空，冷冷地看着冰武士肢解的身体由极火劲鼓荡着狂撞地面，寂然不动。

残爵士刚才已让冰武士吓破了胆，看到冰武士已被邪神轰得七零八落，但仍心有余悸，忍不们惊惧地大叫道：“这怪物是打不死的……身体虽已被击散落，但一会还有可能再复原……”邪神闻听，举着右掌，胸有成竹地对红邪子三人说道：“刚才我这一掌，蕴含着两种火劲，保证把她碎尸！”邪神话音未落，忽见冰武士被肢解的肢体又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响声，“乒！”、“轰！”、“波！”、“宏！”、“嗤！”、“隆！”只听二种火劲连随爆发，而月。猛烈无匹，大的肢块爆成小的，小得爆成更小的……直成为函粉，把冰武士炸得成为名符其实的——碎尸万段！邪神凌空俯视，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不由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他默默地忖道：“极火把怪物的尸体碎片也彻底烧溶，绝无机会还原！”“地球上就无如此怪异的高手，若是外星人，又是哪一个星球来得呢？”“还有否同党呢？同党会否比她更厉害？”红邪子三人这下放心了，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了，不由纷纷对邪神发出由衷地赞叹。

红邪子钦佩他说：“主管大人真是天下无敌！”残爵士开心地笑道：“哈哈，主管真是太棒了，这就证明地球人比外星人更强，外星人才是低等动物呀！”压霸羡慕地看着邪神，心中暗忖道：“邪神的威能有余未尽，不知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大战终于烟消云散，死寂的沙漠又开始恢复平静……邪神背着手，确信怪物已完全消失，才悄悄无声息地落到地上，大声地问残爵士道：“残爵士，你的伤势怎样了？”残爵士飞跑着迎向邪神，惊喜地回答道：“多谢主管‘挂念，主管大人刚才输进我体内的火劲，除救我一命外，更将伤势治好了七八成！”“晤，那就好！”邪神满意他说着，又按着问道：“地龙的圣盔呢？”“那怪物把圣盔掷入了地底，我立刻去拿出来！”残爵士对邪神敬威得不得了，听到邪神问到圣盔，赶紧用于指着冰武士掷入地底的方向，屁颠屁颠地回答，然后不等邪神吩咐，急急去取圣盔。

别看残爵士对付怪物有点递不上手，但碎石破地的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见他催谷周身功，用双拳猛轰地面，只听“蓬！”的一声巨响，顿时

将坚硬的岩石爆出一个大洞，残爵士一头扎下，心里滋滋地忖道：“取回圣盔，也算是小小的功劳……”谁知到达地底，残爵士却大吃一惊，忍不住骇然叫道：“呀，祸事了，头盔……”残爵士掠眼一看，发现地下竟有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不由呆呆地忖道：“怎么会出现了——一条地道……圣盔被人偷了！快追！！”残爵士不假思索，飞身急追。

“砰！”不料正当残爵士循地道急速之际，突觉眼前一黑，猛地被人迎面轰了一拳！

拳劲如雷，把他轰回原处，他身体重重地撞在岩石上，“呀……”地惨叫一声。

邪神正守在洞口静候，猛听洞内传来爆撞和残爵士的痛叫声，不由心中一紧，心中忖道：“残爵士出事了……快升高看清楚……我的透视能力……可以看清地底 50 公尺的情况！”邪神纵起空中，凝目一望，只见大约 30 公尺的地底，有个人影急速逃遁，似乎拿着圣盔，他不由心内一沉，咬牙切齿地忖道：“哼，果然有同党，想混水摸鱼！”邪神心头火起，顿时气冲如牛，急谷尽体内极火气劲，凌空向地底攻出“极火剑芒”，心中恼怒地忖道：“偷偷摸摸，非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不可！”“——飒——”一道极火，带着破空之声直射地底。

原来夺圣盔的人正是 T1，他一拳轰飞残爵士，正急急逃遁，不想被邪神瞧个仔细，发劲狂击，冷不防被剑芒击个正着。

“WOOOO……”T1 毫无防备，照单全收，被击得周身撕俪欲裂，惨叫连连，火劲直将他击入更深的地底。

邪神眼前一暗，T1 已踪影全无，不由在心里暗暗叫苦道：“好家伙，他竟利用我的击力，深钻入地底……超过了 50 公尺，我便透视不到他的踪影了……失策！”残爵士艰难地爬上洞口，浑身抖成一团，连站起的力气也没有了，用手捂着火辣辣的脸，心内痛苦地忖道：“好痛……这种病楚真是怪异……仿佛有放射性……竟从面部蔓延向全身……胡……”邪神看见残爵士那艰难的样子，急急飞奔过来，关切地问道：“残爵士，是什么人袭击你？”残爵士勉强抬起头，头发散乱，好像得过一场大病，浑身不停地痉挛，手臂筋脉暴露，十指竟枯瘦得伤若的竹枝，他咳喘连连，艰难地对邪神说道：“我……我突然被……打了一……拳……咳咳……咳……咳……咳……看……看不到……到那人……的……样子……”残爵士样貌突然变得异常苍老……连讲话也有气无力……他像是支持不住似得，气喘吁吁他说了几句，不得不用双手撑着地面，口中涎水滴滴塔喀地流了下来，他断断续续地接着说道：“咳……咳……我的力量……不断衰退……咳……好辛苦啊……”红邪子和压霸看到残爵士那痛苦的样子，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吓得满头满脸都是汗水，压霸一股急劲，猛地站起身来，二人恐惧地看着残爵士，心中骇然忖道：“哗，残爵士像衰老了数十年……肌肉也变得干瘦皱枯……”邪神见原本活蹦乱跳的残爵士，眨眼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由急道：“你中的拳劲，正严重服坏你的身体结构机能……快运用圣胃力量对抗！”“胡……”残爵士拼尽最后气力，欲催运圣力……但是，此时已经太迟了……没等他启用圣力，只听“喀——勒——”一声脆响，他的脚骨已经脆弱断折，发出“啊……”的长声惨叫，仰身翻倒，满头长发眨眼间脱得净光，面部枯瘦得仿若骷髅，手脚抽搐，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咳……”咳个不休，瞬即全身软瘫，死不瞑目。

邪神三人悲哀地看着凄惨死去的残爵士，心中有无限惆怅……邪神骇然忖道：“残爵士由中拳到衰老而死，不到一分钟……这种拳劲有如剧毒，令人防不胜防……”压霸惊惧地看着自己的同伴，瞬间即变得人鬼同途，不由莫名恐惧地忖道：“残爵士晃眼间有如百岁老人般衰老而死……太可怕了……”晚霞终于退尽红色，夜色悄悄降落沙漠，邪神三人立在寒冷的夜中，不由在心中产生一丝悲凉，来时生龙活虎的五人，眨眼之间便死掉了两个，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无常据说真不假。

邪神默默肃立，忧心忡忡，他不禁在心中焦虑地忖道：“如何能追寻到怪物的同党，夺回圣盔呢？……”他转而又忖道：“沙漠万里茫茫，如何能和赤龙他们会合呢？”赤龙等人正对突然袭来的痛苦感到莫名，人惊失色之际，雷克舰长首先醒悟过来，他骇然叫道：“不好了，我们是被‘中子亡线’的辐射袭击，身体里的中子结构会被瓦解，快运功抵抗！”“嚎！！”龙、虎二人发力狂吼，各自催谷体内劲气，运功抵抗。

忽然，赤龙心头一动，只见朦胧中又出现了火神祝融的幻像，他不仅惊异地忖道：“呀，我上磬”

第八十六章 绿洲之秘

玄虎亦惊呆了，一时忘了追赶惜儿，只是望着小女孩出神……只见这小女孩娇小婷婷，盘坐在类似蜥蜴般的岩石上，含黛烟眉，目如寒星，眼含秋水，面如桃花，丹唇皓齿，似玉雕冰人，如洛神出水，一头乌发，被打成一条条细小的发辫，两条垂在耳边，其余均束在脑后，仿若滕丝瓜蔓，顺肩而下，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春不敢发，风不敢吹，是一个人间天上均奇的绝世娇人。

只见女孩手持仿若螺号的超科技笛子，发出人类所无法听见的音频，却能令蜂、晰群问音朝拜，惜儿及晰群跑上怪山后，朝着女孩拜伏不动，而峰群则绕着她不停盘旋飞舞，景象煞是奇观。

雷克舰长和玄虎望着这奇景，心内忖道：“这女孩能令蜂、晰向她朝拜，定是拥有人类所没有的特殊影响力……”而这时跑在后边的赤龙夫妇尚未发现女孩，只是对惜儿向怪山发足狂奔感到大惑不解，在心中诧异地忖道：“怪事，惜儿拼命地跑上这怪山去干什么呢？”孰料惜儿却有深意，这时她俯在晰群中，跪伏在女孩的背后，犹如一名卑微的官员拜见皇帝般，神态显得极度尊崇。

女孩骤见陌主人出现，收起笛子，面露昏愕神色，继而纤手一扬，一股无形的气劲随手而寒，“篷！”的一声，就把惜儿推得凌空飞升，抛跌出怪山之外，劲力之强与女孩的年纪大不相长符。

“啊！”惜儿一声惊叫，惊醒梦中的玄虎，突见惜儿被女孩子一掌抛向空中，遂条件反射般纵身跃向空中，大声惊叫道：“呀，惜儿做了空中飞人！”玄虎张臂，接住惜儿，俏然落地，发觉惜儿睁着大眼，神色迷茫，不言不语，不觉心中奇道：“咦，怎么她的神态如此迷茫，全身软绵无力，莫非受了内伤？……”玄虎一急，不加思索，两眼愤怒地盯着女孩，气急败坏地骂道：“可恶！竟然胆敢伤我惜儿？！看我一掌要你的命！”玄虎骂罢，怒气填膺，

飞身抢上，上去欲对女孩下手。

雷克舰长心下大急，急忙焦急地大喊道：“玄虎，别乱来！”这时赤龙夫妇亦被惜儿惊叫所震惊，看到玄虎不知深浅地欲同女孩拼命，亦吓出一身冷汗，赤龙见出手拦截不及，急得大叫道：“玄虎，这女孩大有古怪，别冲动，等看清楚再下手！”女孩毫不理会众人的反应，一掌将惜儿震飞后，继续运功，霎时竟将周身的晰蝎，蜂群身上的能量化成点滴精华，在气劲的牵引下，汇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尽向她周身汇聚过去，这奇异景象，令众人不禁驻足而观。

赤龙从没有觉得受到如此的震撼，他脸色煞白，一头卷曲的头发四散蓬起，惊骇地对蓝天使说道：“咩！我的天，这女孩小小年纪，想不到竟会如此神通广大，她这怪异的功法，好象中国古代时，传说中妖精吸收日月精华般……”蓝天使一听赤龙说得太玄了，于是不屑地反驳道：“啊，如今是二十一世纪，哪还有这回事！”雷克舰长看了一会，看出点门道，他接着赤龙夫妇的话音说道：“我看她是借着吸纳晰蝎，蜂群的能量，化为己用！”玄虎蓦地听到雷克舰长一语道破，才恍然大悟，心中怒气全消，不由私下忖道：“若是这样，她把惜儿推下来是不想吸其精华，完全出于善意……而且现在看来惜儿只是神情迷茫，并未受内伤……”蓝天使对雷克舰长的解释感到大惑不解，她疑惑地问道：“我不明白，为何晰、蜂这些爬虫及昆虫要向她自动献身呢？”雷克舰长虽然知道大致情形，但其中原因，他也不明白，他沉思着说：“这个谜团，看来要向那位女孩查问才能弄明白，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千万别凉忧她；待她吸纳完能量后再向她打问清楚吧！”片刻间，只见遍地皆是失去能量的晰蝎群，密密麻麻的晰蝎四脚朝天，干枯萎缩，浑身剧抖着相继死去。

盘旋的蜂群亦无一幸免，纷纷脱力坠下。

所有晰、蜂能量均被女孩子直接吸纳，索绕于身旁的三四尺内，范围逐渐收缩，然后慢慢深入体内。

对这一意外奇遇，赤龙夫妇疑窦丛生，赤龙看着蓝天使和雷克舰长，猜测说道：“绿洲上出现这女孩，很明显还有其他人在此生活！”蓝天使也觉十分不解，她出神地看着女孩，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说道：“看这女孩年纪轻轻就已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其他人会是怎样呢？”赤龙也觉毛骨悚然，他看着女孩，忧心忡忡地说道：“相信她的家人一定更厉害，再没有摸清这女孩的底细之间，我们要小心提防！”雷克舰长听着赤龙夫妇你一言我一语他说着，一言不发，顾自在心里深思着，当他听到赤龙说完后，心中已有了主意，两只眼出神地看着女孩，若有所思他说道：“只要擒住这女孩做人质，我们就可以处于有利的形势！”蓝天使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也不做细想，提气飞身，向山上冲去，她边冲边说道：“对极了，事不宜迟，别让她溜走了！”赤龙眼见阻拦已来不及了，只急得在背后大叫道：“蓝蓝，别太急躁行事！”赤龙说罢，随后与雷克舰长也同时纵身向山上奔去。

玄虎一直抱着惜儿，见三人向山上冲去，惜儿还是迷迷糊糊，神志不清，于是急得急着又摇又喊道：“惜儿，别做梦呀，快醒醒！”好不容易，惜儿才从梦中醒来，但仍是显得有些迷茫，喃喃说道：“哪个…虎……”赤龙三人几个纵跃已奔上山顶，只见那个女孩仍端然盘坐于地上，已将周围的能量吸摄收缩成个小小的光团，赤龙一见，吃惊地说道：“呀，女孩吸纳的能量光团，眨眼间就已缩窄到一尺了……”这时只见女孩脸色铁青，脸上挂满

了汗珠，在她那细嫩的脸上，仿如荷叶上滚着的几颗露珠，实在是娇嫩极了。

蓝天使纵身飘然飞落在小女孩面前，用温和的语气柔柔地问道：“小妹妹，你在干什么？你的家人在哪里？”不知什么原因，小女孩面颊泛起两朵红晕，大颗大颗的汗珠顺颊而下，头部竟微微地颤抖起来，不管蓝天使怎么问，顾自运功，一言不发。

能量光团渐渐地全部吸纳，女孩显得非常疲惫，竟显得有些力不能支“……啊……”的轻叫一声，仰身便倒。

蓝天使大惊，一步站到女孩身边，扶住女孩，惊慌失措地大喊道：“喂喂喂，你怎么了？……”赤龙亦大吃一惊，同时更感到迷惑不解，看到女孩那虚弱的样子，他不由在心中疑惑地忖道：“怪事，她吸了这么多能量，应该浑身劲力充盈才对……怎么会是这样……”尽管蓝天使急得大叫，但小女孩却像是睡着了一般，紧闭双眼，没有任何反应，蓝天使把女孩揽进怀里，伸手探了探女孩的鼻息，不禁骇然大叫道：“不妙，她的气息很微弱……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待我运功救醒她！”蓝天使救人心切，也不加提防有诈，遂提起右掌，惟谷起火云劲，举掌向女孩的印堂穴上按去。

雷克舰长见状心里只叫不妙，恐蓝天使进入暗算，因此在旁提醒蓝大使道：“蓝小姐小心，别过份接触她！”救人要紧，蓝天使竟不听雷克舰长的提醒，大大咧咧他说道：“她只不过是一个小童，难道还会吃人不成？”蓝天使话没说完，只听一阵“嗤——、嗤——嗤——、嗤——、嗤——嗤——”的响声，蓝大使暮觉掌内的火云劲被一股力道猛吸，像决堤洪水般，疾急流进女孩的印堂穴内，霎时变得无影无踪，蓝大使心内大惊，骇然叫道：“啊呀，我的内劲怎会突然被她猛裂吸去……啊！”蓝天使惊得仿若手中捧着一块炭火，十分的手，脸色煞白，慌忙撤掌，女孩“咚！”的一声头部重重撞在地上，但仍紧闭双眼，呼呼大睡。

赤龙一个箭步，窜到蓝天使身后，用手扶住蓝天使，惊问道：“蓝蓝……你怎样了？……”蓝天使看着女孩心犹余悸，庆幸地说：“想不到这个女孩如此厉害，幸好我缩手快，只损失我体内的轻微功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雷克舰长不无揶揄他说道：这么一个娇弱的小女孩，竟然如此邪门，赤龙三人不由大奇，小心翼翼地围上前来，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明堂，赤龙不由疑惑他说道：“这娃儿的武功竟透着邪门儿……但身体却这么游弱，真奇怪……”三人正迷惑不解，仿若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这时忽见女孩像是从昏迷中醒来，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啊……”赤龙正双目盯着女孩，不想两人目光相触，均微微一震！赤龙失声叫道：“喔……”这时，只见女孩苍白的面容，竟突泛晕，目光深逞，仿如潭水，深不可测……赤龙心内一惊，不由诧异想道：“奇怪，她的眼神，怎会令我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我却从未见过她……”赤龙努力寻找那种感觉，忽然眼睛一亮，吃惊地忖道：“呀，我和蓝天使初遇时，亦是有类似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怎么她的眼光……”赤龙不加思索，顺手抱起女孩，不由鬼使神差的关切问道：“小妹妹，你觉得好一点吗？”女孩无言，但笑意更盛，忽地，她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两条细嫩的手臂猛地搂住赤龙的脖子，真像小妹妹见到大哥哥一样，娇羞地将头扎进赤龙的怀中……“唤……”赤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在心里怪怪地忖道：“呀，她好像遇上亲人般，亲昵地搂住我……真是令人欢以琢磨……”女孩的这一意外举动，令蓝天使顿时醋意大发，她柳眉倒竖，怒睁圆目，吃惊地看着女孩和赤龙那种亲热的样子，不由在心中酸溜

溜地想道：“有没有搞错……这不是……太……太过份了吗！”雷克舰长也深感意外，不住地在心里嘀咕道：“这女孩的举动，真令人莫名其妙……”赤龙两手轻轻地托起女孩，任她尽情地在怀中撒着娇，伤若是一个仁慈的大哥哥轻轻地安慰调皮的小妹妹般，柔声地对女孩说道：“乖乖，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赤龙一边安慰着女孩，一边爱怜地将脸贴近女孩的额头，心中痴痴地忖道：“吾，我和女孩那种亲切感越来越强烈……好像是自己的小妹妹般……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她……”蓝大使虽明知女孩还是一个孩子，天真无邪，她虽和赤龙如此亲热，可能是出于一种顽皮，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但她在心中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儿来，她自我安慰地忖道：“她只是个小女孩，我犯不着吃醋……但他们那种过分亲密的样子…看在眼里，心中硬是不舒服……”看着女孩尚无什么大碍，雷克舰长说道：“气温越来越寒冷，我们该找个地方歇息一下！”赤龙抱着小女孩，随同雷克舰长和蓝天使走下山去，众人来到山脚，发现这个小怪山的脚下，正好有个洞穴。

洞口很窄，但等进得洞来，却见洞内却是另有一番天地，只见洞内乱石遍布，溪水淙淙，鱼儿跳跃，仿若仙境，众人循洞深入洞中，在一个很宽敞平坦的地方停下来，大伙七手八脚，有的去搭柴，有的去捕鱼，一会儿红红的篝火升起来，用木棒穿起从溪中捕捞来的大鱼，伸入火中烧烤，水中的鱼都很大，每条都在二斤左右，在红红的篝火烧烤下，鱼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一会洞内便飘满了扑鼻的鱼香味……赤龙怕小女孩不适应，将她轻轻放在众人身后的岩石边，将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身上，然后坐在火边，一边加柴一边说道：“在这洞穴里捕鱼烤食，有如野火会，倒是件赏心乐事！”玄虎接过话碴，接着说道：“我们再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儿！”惜儿看到众人的兴致很高，也忍不住插话道：“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人烟罕至的沙漠里共进一次难忘的晚餐，这种生活永远令人难忘！”洞内气温已甚暖和，但小女孩披了赤龙的上衣仍感寒冷，瑟缩一角。

蓝天使不时地打量小女孩一眼，虽然众人有说有笑，但她却始终不说一句话，因为她一看到女孩身上披着赤龙的衣服，心里就觉着不是滋味，她也不停地在心中告诫自己道：“阿龙只不过借件衣服给她御寒……没有别的意思……你没有理由妒忌一个小女孩啊……她只是一个女童，还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然而，感情却始终跟她过不去，一看到小女孩还是忍不住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怒气，始终郁郁寡欢，极不开心，连赤龙都看出她有些怪异……“蓝蓝，你怎么了……鱼都烤焦了……”赤龙关爱的提醒，把她从郁闷的情绪中唤醒，她忙收回思绪，急忙去翻她那条在火中烧烤的鱼，但一面已烧得糊糊得，她不禁讶然失笑。

“这条鱼烤好了……”惜儿兴高采烈地说着，然后站起身来，玄虎心中大感不解，暗忖道：“咦，惜儿起身干什么？”玄虎亦霍地起身，却见惜儿用双手举着鱼向小女孩走去，心中始恍然大悟道：“呀，她要拿鱼给那小女孩吃！”惜儿走到小女孩的面前，毕恭毕敬地跪下，将鱼用双手托着高高举过头顶，低眉顺目，显得十分虔诚，这种样子，连玄虎看着很不过眼，他心里忿闷地忖道：“她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吗，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低下，毕恭毕敬，惨过太监服侍皇上……怎么这么贱……”玄虎心中不忿，但看到惜儿那传闻虔诚的样子，心中很是疑惑，他忍着一肚子气，暗中忖道：“我倒要好好看一下这女孩……看她倒底有什么本领会令惜儿竟对她那样臣服……”玄虎目光如刺，冷冷地向女孩射去，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女孩也

正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在静静地打量他，四目交投，玄虎不由心中狂跳，忍不住脱口而出道：“喔……”女孩心灵似乎也受到震动，当她目光和玄虎刚一接触，马上轻轻地叫一声道：“啊！”玄虎不敢再看，赶紧收回目光，呆在原地，心中不由奇奇怪怪地思忖道：“呀，好熟悉的眼神……我似乎和她在哪儿见过……但像是很遥远的事……我为什么会心头狂跳？……唉，那种感觉像是激烈无比的爱恨交缠……太奇怪了……”女孩的出现，真是一个天大的谜。

蓝天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收摄心神，但女孩的一举一动都透着古怪，令人觉得非常奇怪，她又想到刚才山顶上的那一幕，忍不住好奇，疑惑地问赤龙道：“这古怪的女孩拥有令昆虫臣服的奇异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呢？”赤龙沉思一下，用猜测的语气缓缓说道：“可能她拥有强大无比的信息蒙！”赤龙见蓝天使一脸愕然，于是接着继续向她解释说道：“信息蒙 pHEROMORNE 是一种挥发性的化学物质，由昆虫及动物的有管腺所分泌，就拿飞蛾来说，公蛾可在 3 公里外，凭雌蛾的信息蒙气味很容易地就能追寻到母蛾的巢穴，公的信息蒙能令母蛾子宫涨大 3 倍，并在两日内排卵交配，而蜂后的信息蒙气味更是霸道，若蜂房内其它数千万只母蜂嗅到后，都会终生不育，而且蜂后凭借自身的信息蒙亦长度控制了蜂巢内所有的雄峰与工蜂，均要对蜂后惟命是从！”蓝天使听得非常出神，连手中的鱼也忘记吃了，她听到最后，还是不解，于是刨根问底地问道：“蜥蜴和蜜蜂是爬虫类和昆虫类，这有可能全女孩控制！，但借儿是人呀，她怎么也会和那些虫类一样，对小女孩顶礼膜拜呢？”这才是正题，赤龙深思了一下，仍是用猜测的语气对蓝天使说道：“从种种迹象推测来看，我怀疑借儿的 DNA（遗传基因）混有蜥蜴成份，所以她对这女孩也惟命是从！”雷克舰长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赤龙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他说着，这时，当他听到赤龙的猜测和自己的想法很相符，于是忍不住插话说道：“我同意这分析，我们四人没有昆虫的 DNA（遗传基因），所以不受女孩影响！”但蓝天使还是无法理解，她虽明白了蜂后臣服女孩的原因，但无论怎么说，借儿也难以和蜥蜴拉扯在一起，因此她仍不解地追问道：“人类混有爬虫 DNA（遗传基因），这有可能吗？”赤龙和雷克舰长一时也无法说清楚，因此只好默不作声。

玄虎很快从怔神中清醒过来，他见小女孩已把鱼接到手里，正在细嚼慢咽地吃得津津有味，而借儿仍是虔诚地跪地不起，于是他忍不住气，上前拄拄着借儿，极不耐烦他说道：“喂，起身去吃鱼啦……腥……怎么不肯起来呀？”但不管玄虎喊破喉咙，借儿始终是不敢起来，她诚惶诚恐地看着小女孩，觉得很为欢，谁知小女孩静静地看了借儿一眼，飞快地闪了一下，借儿才敢颤颤兢兢地站起身来，女孩的眼光玄虎也看见了，因此他在心里狂疑地忖道：“借儿似乎是得到女孩的示意，方敢起来…玄虎一边推着借儿走到火边，一边偷偷地冷眼扫量女孩，见女孩的两只玉白的小手捧着鱼吃得正香，不觉在心里七上八下地忖道：“就算是亲生子女，也没有像借儿这样听话的……我怀疑这女孩可能是个妖怪……现在她肯定是已控制住了借儿，所以才令她那样驯顺，幸好其它人都不受她的影响和控制！”众人围着篝火，有说有笑，手捧着鱼，都在大嚼在肌吃得异常香甜，唯独雷克舰长无动于衷，似乎对众人的吃法感至！奇怪，一会看着这个，一会看着那个，始终没有吃得意思，蓝天使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催促雷克道：“舰长先生，这鱼烧得香滑可口，快趁热吃呀！”雷克舰长对鱼看也不看一眼，只是淡淡他说道：

“我们星球吃得都是压缩食品，早以对这种食物吃法没了兴趣！”蓝天使听出雷克语中似有不屑，很有些瞧小起地球人的味道，于是来了强脾气，用手拿起半条烧好得鱼，诱惑雷克舰长，打趣说道：“呀，入乡随俗吗，你不妨试试呀！”面对香喷喷的烧鱼，舰长咽了一口吐沫，想接又不敢接下来，显得犹豫不决。

蓝天使窥透了雷克的心理，刚才大话说出口，现在想吃却又怕别人笑话，因此呵呵地嘲笑说好默不作声。

玄虎很快从怔神中清醒过来，他见小女孩已把鱼接到手里，正在细嚼慢咽地吃得津津有味，而惜儿仍是虔诚地跪地不起，于是他忍不住气，上前拄扯着惜儿，极不耐烦他说道：“喂，起身去吃鱼啦……腥……怎么不肯起来呀？”但不管玄虎喊破喉咙，惜儿始终是不敢起来，她诚惶诚恐地看着小女孩，觉得很为欢，谁知小女孩静静地看了惜儿一眼，飞快地闪了一下，惜儿才敢颤颤兢兢地站起身来，女孩的眼光玄虎也看见了，因此他在心里狂疑地忖道：“惜儿似乎是得到女孩的示意，方敢起来…玄虎一边推着惜儿走到火边，一边偷偷地冷眼扫量女孩，见女孩的两只玉白的小手捧着鱼吃得正香，不觉在心里七上八下地忖道：“就算是亲生子女，也没有像惜儿这样听话的……我怀疑这女孩可能是个妖怪……现在她肯定是已控制住了惜儿，所以才会令她那样驯顺，幸好其它人都不受她的影响和控制！”众人围着篝火，有说有笑，手捧着鱼，都在大嚼在肌吃得异常香甜，唯独雷克舰长无动于衷，似乎对众人的吃法感至！奇怪，一会看着这个，一会看着那个，始终没有吃得意思，蓝天使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催促雷克道：“舰长先生，这鱼烧得香滑可口，快趁热吃呀！”雷克舰长对鱼看也不看一眼，只是淡淡他说道：“我们星球吃得都是压缩食品，早以对这种食物吃法没了兴趣！”蓝天使听出雷克语中似有不屑，很有些瞧小起地球人的味道，于是来了强脾气，用手拿起半条烧好得鱼，诱惑雷克舰长，打趣说道：“呀，入乡随俗吗，你不妨试试呀！”面对香喷喷的烧鱼，舰长咽了一口吐沫，想接又不敢接下来，显得犹豫不决。

蓝天使窥透了雷克的心理，刚才大话说出口，现在想吃却又怕别人笑话，因此呵呵地嘲笑说好默不作声。

玄虎很快从怔神中清醒过来，他见小女孩已把鱼接到手里，正在细嚼慢咽地吃得津津有味，而惜儿仍是虔诚地跪地不起，于是他忍不住气，上前拄扯着惜儿，极不耐烦他说道：“喂，起身去吃鱼啦……腥……怎么不肯起来呀？”但不管玄虎喊破喉咙，惜儿始终是不敢起来，她诚惶诚恐地看着小女孩，觉得很为欢，谁知小女孩静静地看了惜儿一眼，飞快地闪了一下，惜儿才敢颤颤兢兢地站起身来，女孩的眼光玄虎也看见了，因此他在心里狂疑地忖道：“惜儿似乎是得到女孩的示意，方敢起来…玄虎一边推着惜儿走到火边，一边偷偷地冷眼扫量女孩，见女孩的两只玉白的小手捧着鱼吃得正香，不觉在心里七上八下地忖道：“就算是亲生子女，也没有像惜儿这样听话的……我怀疑这女孩可能是个妖怪……现在她肯定是已控制住了惜儿，所以才会令她那样驯顺，幸好其它人都不受她的影响和控制！”众人围着篝火，有说有笑，手捧着鱼，都在大嚼在肌吃得异常香甜，唯独雷克舰长无动于衷，似乎对众人的吃法感至！奇怪，一会看着这个，一会看着那个，始终没有吃得意思，蓝天使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催促雷克道：“舰长先生，这鱼烧得香滑可口，快趁热吃呀！”雷克舰长对鱼看也不看一眼，只是淡淡他说道：

“我们星球吃得都是压缩食品，早以对这种食物吃法没了兴趣！”蓝天使听出雷克语中似有不屑，很有些瞧不起地球人的味道，于是来了强脾气，用手拿起半条烧好得鱼，诱惑雷克舰长，打趣说道：“呀，入乡随俗吗，你不妨试试呀！”面对香喷喷的烧鱼，舰长咽了一口吐沫，想接又不敢接下来，显得犹豫不决。

蓝天使窥透了雷克的心理，刚才大话说出口，现在想吃却又怕别人笑话，因此呵呵地嘲笑说道：“呵呵……莫非连试一口的胆量也没有？”“喔！”雷克一怔，瞬即一把抢过蓝天使递给他的鱼，心里愤愤不平地忖道：“笑我无胆？……哼，连吃点东西也没胆，以后还有面子号令他们吗！？”雷克在蓝天使一激之下，将鱼放在嘴里吃起来，蓝天使大功告成，不由在心中窃窃喜道：“在我的激将法之下，舰长终于吃鱼了……嘻嘻……”雷克眨眼就把半条鱼全塞进嘴里，“嗡嗡嗡……”只吃得涎水四流，显得非常贪婪。

蓝天使看到雷克将半条鱼连骨带肉部放在嘴里，吃得大快人心，不由惊得两眼都呆了，好在心内吃惊地忖道：“哇，看他吃鱼吃得这么香呀……”眨眼功夫，雷克把半条鱼已咽进肚手里，他握着两拳，摇晃着身子，兴奋地叫道：“呜……呜……”蓝天使还以为是鱼刺硬住了雷克的喉咙，于是急忙提醒道：“小心呀，鱼骨会把你梗化！”“HAHA！非常好味呀，我可以多吃两条吗？”雷克舰长吃出了甜头，刚把鱼咽进肚内，便伸出两手，向蓝天使乞求道。

蓝天使又惊又喜，急忙答道：“可以……可以……”赤龙看到雷克那付先做后恭的滑稽样子，不觉开心地忖道：“舰长居住的木王星，科技应该比地球上先进的很多……但论到食物，他们的压缩食品跟地球相比就差得太远了……”赤龙由雷克舰长想到外星人，攸在心里默默地忖道：“目前，超码三种不同的外星人前来地球，一、外星杀手，二、复活的舰长，三、空中花园的千岁女帝，相信他们都是来自木王星！”——想到这么多的外星人纷纷涌入地球，赤龙既感到大惑不解又感到忧心忡忡，他妃人忧天地忖道：“他们来地球有什么目的呢？我猜测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是觊觎地球上美好的居住环境……若他们大举来侵占地球，凭我们目前的科技，能否抗衡呢？……”

“轰！！”“隆……隆……隆……隆……隆……”正当赤龙苦苦沉思之际，忽然洞口外传出一连串的爆响声，赤龙猛地从沉思中惊醒，正不知是何原因，却听雷克舰长大声惊喊道：“呀，有人轰塌洞外的石岩，封住洞口，想把我们将困在这几！不，想把我们活埋？好狠毒！”众人闻听，均是大惊，赤龙轻蔑地喊道：“哼，未免太小看我们了！”赤龙说罢，怒气冲冲地祭起第二级钛极身劲气，挥拳向洞口岩石轰去，蓝天使亦运起火云掌，飞身跟出，她心中疑惑地忖道：“今次又会是什么人来袭击呢？”赤龙稍一用力，封住洞口的岩石例在隆隆爆响声中被击个粉碎，赤龙轻屑他说道：“哼，轰破这些岩石，轻而易举！”赤龙出得洞口一看，只见有两个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洞口，不由大感失望，疑惑他说道：“咦，只有两个人！”只见朦胧的夜空下，一个身披重甲，手持长剑的巨人身悬空中，作势欲攻，剑身发出仿若闪电的蜿蜒电光极火，将巨人周身重甲映得银白。

一个看去似乎头发蓬松，体态婷婷，张臂蓄势，蹲伏在岩石上。

原来这二人是蜂罗刹手下的两个杀手，巨汉叫剑神蜂，情女叫水神蜂。

二人见有人竟然破洞而出，不由发出一长串令赤龙夫妇感到莫名其妙的怪叫：“HAHAHAHA……”赤龙听不懂这两个人在搞什么鬼，用轻蔑的口吻淡

淡地对蓝天使说道：“哼，这两个家伙活得不耐烦了怎得，乱喊些什么！”蓝天使怕赤龙轻敌吃亏，因此提醒他说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的威能并非弱者。”赤龙闻听蓝天使的提醒，加强戒备，然后对那虎视眈眈的二人朗声问道：“何方神圣，有何企图！”“杀！”不料来人不答话，双手挥动大剑，猛喝一声，向赤龙凶猛扑来，那招式似乎是“吴刚伐桂”，只见剑气森森，光华四射，发出嗡嗡的响声。

赤龙见来者势头不善，疾将双拳劲力提到钛极身第三级，鼓噪而上，内心奇道：“呀，这鸟人，话也不说就攻击，也不守武林章法，真老实，他们的动机再明显不过！”巨汉人虽高大，但伸手却极灵活，赤龙双手左右开弓，只听“当！”“铿！”“锵！”声巨响，眨眼内赤龙就已拆解了三招。

赤龙只觉手臂一阵痛麻，内心忖道：“嘿，看不出，他的大剑异常锋利，我的三级钛极身也被他劈裂了一部分，看来非加码不可！”“喝！”赤龙心随心动，大喝一声，祭起钛极金身，向巨汉攻出“钛极金钟褪”。

只见一阵人影晃动，赤龙挥动双拳奋勇抢攻，用砸、磕、卸、挡、击等向巨汉一气攻拆十数招，巨汉递进一式“吴刚伐桂”，赤龙则领砸字诀，用“钛极金钟糙”砸飞巨汉攻来的大剑，未等巨汉回过神来，赤龙早已向他攻出一招“横扫千军”，赤龙纵身一跃，凌空下击，向巨汉攻出“金钟罩顶”，巨汉斜身疾飞大剑飞指，拆出一式“回头望月”……只听一阵“当！”“乒！”“铿！”“锵！”的乱响，火星四溅，朦胧间只见人影乱如疾风掠水，搏战十分激烈。

赤龙越战越勇，神威大震，心里忖道：“钛极金身比他的大剑坚硬的多，直击得他节节败退！”而巨汉则越战越惊，他骇然忖道：“哗，想不到这小子如此厉害，震得我双臂发麻……”蓝天使见赤龙已略战上风，于是凌空跃起，扑向水神蜂，大喊道：“我来收拾你！”水神蜂，单臂急旋，水色气劲霎时萦绕在她的周身，仿若大蟒，虎视眈眈地看着蓝天使，她见蓝天使周身烈焰开腾，映红天地，急纵闪避，内心想道：“好厉害的火掌，先避其锋！”蓝天使一击落空，疾身追赶，迅速星火，水神蜂顾自闪避，不与蓝天使争锋，霎时只见朦胧的夜空下，两道劲气异常灿烂，水神蜂蓝色水劲节节盘旋，仿若大虾，蓝天使黄色几字火线左拦右挡，活如火龙，几个追逐下来，水神蜂已被蓝天使逼得走投无路，蓝天使看着水神蜂，轻蔑他说道：“哼！逃得了吗？”水神蜂越逃越惊，看着蓝天使又迎头扑下，不由骇然忖道：“哗，她的攻势快疾狠猛，越追越帖近……我若再避就要吃亏，非硬拼不可了……”水神蜂看着无路可逃，遂鼓勇而上，“嚎！”大吼一声，向蓝天使攻出“水蟒吞龙”。

蓝天使看水神终于出招硬拼，内心忖道：“她的气劲是水能量，我的是火功，水火相克，看谁的厉害！”蓝天使忖罢，遂向水神蜂攻出“火云掌”。

水火硬拼，各显神通，霎时间蒸汽狂涌，斗个旗鼓相当，蓝天使感到心头一震，暗自忖道：“呀，她的水劲如海涛汹涌，翻滚不绝……看来碰上对手啦……”同时，水神蜂亦在内心诧异道：“喔，她的火劲汹涌澎湃，绵绵不绝，我的水劲对她不易破解呀……”赤龙二公婆在洞外斗的翻天覆地，惜儿和玄虎在洞中亦不甘寂寞，一后一前飞出洞口，察看动静……小女孩则无动于衷，只管顾自地吃着鱼，显得津津有味，舰长留在洞里，保护亦是监视小女孩。

玄虎二人出得洞来，见四人在空中打得正烈，于是禁不住双手发痒，大叫道：“嘿，已经打上了，好热闹呀！”玄虎凝目看去，发现与赤龙二人交

手的均是同地球人差不多，只是身上皆有斑纹，他疑惑地对惜儿说道：“惜儿，我怎么看他们不像是外星人……但身上的斑纹却类似蜜蜂……”尚未听到惜儿的回话，玄虎摹见惜儿立处黑影一晃，急掉头看去，不觉大吃一惊道：“哇，惜儿！！”原来玄虎正在凝神观战之际，冷不防惜儿被一个背长大翼的怪人掳去……玄虎心内一沉，不由惊忖道：“咦，这是哪儿来的飞人，无声无息地就抓走了惜儿……”玄虎心中恼怒，纵身而起，口中大骂道：“妈的，该死的怪物，你当我没看到？暗中下手，真是可恶至极！”怪人疾飞如电，身影灵活，玄虎截了几次，都被他轻易地溜掉，玄虎越追越觉得奇怪，心里诧异地忖道：“他，想不到这怪人飞得又快又灵活……奇怪，惜儿既不叫喊也不挣扎，莫非是这怪人控制了……”怪人一会儿已疾速飞到湖面中心的上空，平静的湖水，无缘无故地卷起巨大的漩涡，玄虎一边追赶，一边在心内鄙夷地嘀咕道：“你这怪人飞到湖泊上，什么意思，是想要我脱力坠湖！你要这样想，你就傻了，我的轻功能登萍渡水，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你……咦，怪事，怪事，平静的湖心怎么突然会出现了漩涡……”“啊，不好，又见鬼了，漩涡中心怎么会冒出一股电纹漩涡……这怪物究竟要在湖中搅什么鬼？”正在玄虎疑疑惑惑之际，却见怪人挟持有惜儿一头扎进升到半空的电纹漩涡，玄虎见那电纹漩涡尽透古怪，不由在心中迟疑地忖道：“怪人毫不犹豫地飞入电纹漩涡内……两人将会被卷入水中的漩涡……不好，这样一来，那惜儿岂不是会被卷入湖底？”玄虎徘徊在湖心，眼见着怪人和惜儿眨眼就没人湖中，他见那电纹漩涡古怪异常，似乎凶险异常，不敢轻易跟进，但他稍一犹豫，好胜心就驱使他作出决定，他在心内默想：“也许这是怪人在考验我的胆量，我若不落，就会让他嗤笑我是个胆小鬼……管他凶险有多大，我只要加强护身劲气，冲去准没问题！”玄虎忖罢，手结佛印，祭起六神诀护体灵光，狠一狠心，“噗通”一声扎进水里，进入水中，他心内才明白，原来电波和湖水的漩涡是连成一气的……玄虎在湖面上还很担心，但一进入水中，他就感到一阵窃喜，不由在心内欢大喜地地笑道：“哈哈，一进水里，我的劲力竟会突然逐渐增强，妙呀，我竟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喜悦感觉……我曾感应到水神共工的形象，莫非因此得到裨益，在水中便会发出新力量！”玄虎在水中亦惊亦乍，顺着电纹漩涡一直追到湖中，开始他觉得湖底是漆黑一片……但在电波的映照下，他却能看到漩涡的尽头，直通湖底，这时，他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原来湖底竟影影绰绰地闪耀着无数灯光，有如在飞机上鸟瞰地下城市的夜景……电纹漩涡的尽头竟是一个灯火闪烁的夜城就在玄虎追赶怪人和惜儿进入湖底之际，在空中激战的赤龙和巨汉，又已攻拆了数十招，巨汉虽有大剑在手，舞得密不透风，但由于赤龙用钛极金身劲气护体，巨汉的大剑对他简直是束手无策，赤龙不断飞身抢攻，直逼得巨汉险象环生，越战越惊。

巨汉一边勉力支持，一边在心内骇然忖道：“妈的，我已经斩击了百多记，却完全奈何不了这小子，他的身体就仿佛是铜浇铁铸的一样……而且攻击力越来越强……我的双臂已越来越酸麻……若再拼击下去，大剑也抓不牢了……”赤龙狂烈抢攻，不时冷眼打量着巨汉，当他看到巨汉已剑法散乱，气喘吁吁时，不由在心中得意地忖道：“这家伙的劈击力已一剑比一剑弱了……是时候了……看我把他一举击倒，擒下问话！”赤龙艺高人胆大，看准巨汉出剑的来势，竟飞身抢上，双手抓住锋利的剑身，然后用力拗折，欲斩断大剑，只听“喀嚓——！”一声脆响，大剑被赤龙对折成弓形，仍是不

断，赤龙不觉在心中一怔，暗忖道：“呀，这大剑不但锋利坚硬，而且奇韧无比，竟然拗不断……”“嘿嘿，小子，”你中计了！”剑蜂神眼见着兵器将被拗断，不但不惊，脸上反而露出得意的笑容。

原来这大剑中另有玄机。

剑蜂神一边笑着一边忖道：“他想不到我这大剑中有剑，而且是无坚不摧的宇宙玄针！”赤龙哪里会知道这秘密，就在他拼力拗折大剑的当中，剑蜂神猛拉动剑柄，出人意料地剑体与剑柄脱开后，剑柄上原来尚有一极细极长锋利无比的闪光玄针。

说时迟，那时快，剑蜂神照定赤龙腹部，猛劲一送，犀利无比的宇宙玄针竟刺破赤龙的护体钛极身全身劲气；尽数刺进赤龙的腹中……赤龙不提防遭到剑神蜂的暗算，顿时感到莫名恐惧，手举着被拗弯的大剑，痛苦地叫道：“啊！”剑神蜂偷袭得手，狰狞地看着赤龙那一脸愕然的样子，终于开心地大笑道：“宇宙玄针，能被解一切金属物质，我这一刺，果然能一举攻破你小子的超坚硬气功，现在宇宙玄针深入你腹部，小子，你玩完了！嘿嘿嘿嘿……”

第八十七章 电纹漩涡

“咦，空中花园怎么会变成了湖底城？”玄虎看着灯光闪烁，建筑巍峨参差的影像，心底不由猛地翻了一个个儿，但时间不容他细想，转眼，他已见怪物挟持惜儿没入水底城市的入口……玄虎心中一惊，暗忖道：“不好了，一旦进入城市，我寻找他都不易，我要以极速赶上这怪物，希望不让他把我抛离！”但玄虎再加速也已经迟了，怪物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入口相连接的漩涡电波，已逐渐消失。

没有电波引入，继后而来的玄虎，尽管是高速俯冲，但也无法硬闯进去。

密封了的入口由不知名的金属所制，玄虎试着猛轰，但坚固的难以轰爆。

正当玄虎感到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寂静的水下忽然传来一阵极猛烈的音波频率，这频率仿若霹雳，又是海啸山崩，具有无比的杀伤力，直令玄虎震撼万分。

玄虎恐惧万分，用手紧紧捂住耳朵，心内惊惧万分地忖道：“妈呀！这突如其来的音频感荡，直震得我耳膜剧痛，头昏脑涨……”原来海底城市内，另有其人发出音频，此时他看到玄虎已遭音频袭击，似欲昏厥，不由在暗中得意地忖道：“嘿嘿！这超高频波突袭，玄虎会耳膜暴破，脑细胞遭摧而死……”在超音频侵袭下，玄虎无法进入湖底城，只好先鼓尽气力急速浮升，先脱离音频范围。

暗袭之人见玄虎似安然无恙，逃离湖底，不由惊忖道：“好小子，居然能捱得过高频突袭，看来这子的威能比我估计的要高得多！”玄虎逃出湖底，身遭其害，才在心中猛地想起雷克的话，于是他暗忖道：“哎……痛得碎肺……舰长说得对，空中花园的防卫果然严密！”玄虎险死还生，当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被别人监视中。

玄虎逃离危险，仍感到心有余悸，他惊骇地想道：“这种超高频属突袭方式，杀人竟在防不胜防间……”无意间遭人暗算，玄虎当然很不服气，他一边塞住耳孔，一边在心里发恨地叫惜儿道：“妈的，暗算老子，算什么东西，这回，我用手指塞住耳孔，看你这讨厌的音频其奈我何？好，今天我就再谷尽功力，同你再玩过！”玄虎气愤填膺，将功力尽集于左腿，身体疾旋，用“达摩金钢钻”往下疾钻，狂猛无伦，刺耳音频果然无技可施。

入口的金属物质异常坚固，难以攻破，这次玄虎早已动了心思，改攻向旁边的透明气层，这无形气层原来是个厚达三十米坚韧罩，除用作承托水压，防涌漏外，亦可防卫任何武器入侵，但今次碰上玄虎猛锐的金钢钻的钻击，浑厚的气墙不但破开缺口，厚达三十米的坚韧护罩亦被玄虎源源击溃而下！

穿越气层，触目所见的是个极具规模的科技化城市，玄虎惊叹之余，却发觉自己正从数百公尺的高空急速下坠。

玄虎身形急坠盘旋，藉此减低下坠力，这一着果然灵验，转眼玄虎已降到湖底城内的地上，他暗自得意地忖道：“嘿，区区高度怎难得了我？好莱坞，安全着陆！”玄虎蓄势戒备，细细打量水底城的保护层，发现这气层离城市非常高，与地面上的天空一样，蓝得，他不由在心中慨叹道：“这气层护网足有过于公尺之高，保护笼罩了整个城市，与乐土国的天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各有所长罢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发现空气凉丝丝儿的，非常清新，与地面上的空气差不多，不由在心里呆呆地想道：“这儿的空气与地面毫无分另人肯定适宜人类居住！”整个城市楼层林立，高低错落，楼顶皆呈椭圆锥状，有的宏伟博大，有的小巧玲珑，完全类似于西匹古典建筑，且幢幢造型奇特，另具一格，完全不知多少的感觉，整个城市街道四通八达，光净得连一点纤尘也没有，让人在这里找不出地面上任何一座城市可与这里比拟。

整个城市静得出奇，没有任何喧嚣，也没有任何人影，玄虎犯难了，在这诺大的城市内要找到惜儿，简直是在大海里捞针，玄虎不由在心中呼喊道：“惜儿啊惜儿，你在哪里，快用精神力感应我，否则怎去救你……”正在玄虎一筹莫展之际，忽然从四面八方的天空上传来一阵阵怪响声，玄虎一惊，心内恐惧地忖道：“坏了，感应尚未出现，这奇异的怪响声却从四面八方涌来……”怪声从远渐近，天空上陡然出现十数名驾着小飞车的畸形动物，他们个人身断面，长长晰尾拖在屁后，向玄虎包抄过来。

只听为首的一个怪物大喊一声：“杀！”十数辆小飞车的头部同时开火，朝玄虎射出类似死光炮的不知名的射线，玄虎周身的天空上顿时射出无数光线，密集交织，发出“嗤！”“嗖——”“……焦……”的响声，一时覆盖玄虎周身。

由于一切来得突然，玄虎猝不及防下，被数不清的死光炮射下正着，玄虎周身发出一片‘噍！’‘噗！’‘叭！’‘砰！’‘噗！’的响声，身体更被射得向筛子眼儿，玄虎“呀……”的大叫，登时惨嚎呼喊连天。

惜儿在怪人的挟持下，经过漩涡电波运送，被掳入水底城。

原来这种漩涡是波发自水底城的一个宽敞的房间，怪人掳着惜儿已经过电波运送，坐落在室中的圆形平台上，一个瓜子脸，满脸布满蓝色斑纹，年龄约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正站在控制台前，吃惊地盯着平台上电波内的怪人和惜儿。

原来这种电波运送科技，与太空母舰中的原子分裂重组传送器近似。

这中年女子看到怪人把生人带入室内，不由勃然大怒，她纵身跃过控制台，对怪人兴师问罪道：“阿飞，你不去协助剑蜂与水蜂歼灭敌人，反而私自走回来……还胆敢把外人带进来，你忘了这是天大的死罪吗？！”只见叫阿飞的这个怪人拉着惜儿，跌跌撞撞跃下平台，对这中年女子说道：“阿幻，稍安毋躁，冷静点听我说！”中年女子显得极不耐烦，她担心地对阿飞说道：“有屁快放，若被蜂骇的人发现便不得了！”于是叫阿飞的怪人向叫阿幻的这中年女子幽幽说道：“刚才我出战时，突然发觉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嗅到主人独有的强烈气息！”“当时剑蜂正击爆崖壁封住洞口……而我则袖手旁观，欲了结气息的源自何处……最后我察觉这股主人气息，竟是散发自洞内的一名少女身上。”“我感到这少女一定与主人极有关系，遂决定将她擒拿。”“我伺机突袭，以毒液令她全身暂时瘫痪，然后把她挟持到这里。”阿飞说完，轻轻放开惜儿，对惜儿说道：“现在毒力已过，你可以恢复行动了！”惜儿见怪人把自己带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直气得浑身乱颤，她气愤已极，大吼着问阿幻道：“你们是什么人，究竟是想对我怎样？”阿幻心内一怔，诧异忖道：“呀，奇怪，我对她竟有一种亲切感……”阿幻思忖着，急忙打着手势对惜儿说道：“请放心，我们并无恶意！”阿幻一边解释着，一边在心里吃惊地忖道：“啊，她果然拥有强烈的主人气息……”阿幻心下感到惊异，但嘴上却继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年纪多大了？”惜儿满眼喷着怒火，气愤地回答说：“我叫惜儿，今年十六岁……”阿幻和阿飞闻听，脸上皆呈现出惊喜之色，阿幻兴奋地瞪大眼睛，激动地说：“呀，果然是你……”二人不由分说，扑通一“下跪在惜儿的面前，阿飞兴奋地喊道：“拜见少主人，我是飞晰，她是幻晰，是晰修罗的忠实仆人！”惜儿一见这个情景，竟慌得一时手足无措。

这时，只听幻晰深情地说道：“惜儿啊惜儿，我们已阔别十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幻姨姨呀……”幻晰一提醒，惜儿脑中隐约记起，自己小时候却曾与对方有所接触。

惜儿顿时镇定下来，看着幻晰和飞晰，焦急地问道：“我妈妈呢？”飞晰长叹一声，非常沮丧地对惜儿说：“唉，主人自被蜂罗刹打败后，便遭囚禁起来……我们整个天晰族也被神蜂族欺的苦不堪言…幻晰听飞晰语言一落，急忙抢过话头，对惜儿接着激动他说道：“对呀，我们表面服从于神蜂族，但暗地里却伺机救出主人，重振我们天晰族的声威！”二人说完，高兴地跳起来身来，高兴地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他说道：“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哈哈……”幻晰高兴的眼睛湿润，望着惜儿，声音颤抖着说：“主人曾嘱咐过，你是唯一救星，只有你才可助她脱出那‘激光锁囚’！”飞晰直笑得合不拢嘴，像久别游子见到亲人般，絮絮叨叨地抢着说道：“我们忍辱负重，终于等到这一天来临了！”惜儿暮地想起在飞碟上脑中所出现的幻景，忍不住眼里噙满泪扎一想到妈妈还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于是硬咽着说道：“怪不得我刚抵达，便有这种感应……”惜儿说完，急得恨不得马上见到妈妈，以解除她的痛苦，她急急催促飞晰和幻晰说：“我们快动身救妈妈！”飞晰一听，脸色变得十分紧张，他伸手挡住惜儿，恐惧地说道：“囚室由蜂族专责守卫，不可轻举妄动！”幻晰怕惜儿着急，急忙拉住她的手柔声地安慰道：“惜儿，幻姨的幻化分子分裂术最擅掩人耳目，可以送你安全潜入囚室！”惜儿不解地问：“幻化分子分裂术？”幻晰笑而不答，只用手轻轻地抓住惜

儿的手腕，轻轻说道：“幻化分子分裂术！”随着幻晰的喊声，只见一轮轮金色的光波从幻晰手臂传向惜儿的手臂，接着传遍惜儿的周身，惜儿只觉周身奇痒无比，不由吃惊他说道：“啊呀，我全身痒得要命，我感到细胞的结构开始涣散了……”纪晰微笑着对惜儿说道：“对了，不用怕，你可以像我一样轻易地就可穿过墙壁了！”幻晰说完，带着惜儿，仿佛是一道清风，飞向墙壁，回头叮嘱飞晰道：“阿飞，你跟着来接应我们吧！”“知道！”飞晰答应着，随后飞出室外，他一边飞着一边在心里忖道：“阿幻的幻术今天正好派上用场！”“希望这次救出主人，我们天晰族便可以抬起头做人了！”幻晰带着惜儿穿过廊道墙壁，忽然发现有两个人身晰首的巡逻正走到廊道拐弯处，幻晰心内一惊，急停住不动，心中忖道：“咦，有守卫巡视！这些年来均安稳无事，守卫戒心必然松懈！”果然，两守卫只是例行公事地走动，转眼拐过廊道。幻晰牵着惜儿飘然而进，惜儿只兴奋他说：“幻姨，这种幻术太奇妙了……”幻晰不敢稍停，继续穿跃墙壁，她今天太高兴了，惜儿回来了，马上就可以救主人，重振天晰族风威，她心情激动，对惜儿说道：“惜儿，再过两道墙，便可以看到你母亲了！”惜儿一听说要见到母亲，心里顿时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不由得百感交集，两道泪水潜然而下……“啊！……”惜儿吃惊地睁大眼睛，接着惊叫一声道：“妈……”原来幻晰已将惜儿带进囚室。

映入惜儿眼帘的景象，正如她所感应的一样，无数条激光把一个女子周身穿透，悬挂在半空。

幻晰见到悬挂在半空的女子，兴奋他说道：“主人，我带了惜儿来啦！”晰罗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惊喜的张大双眼，颤声叫道：“我得天，真是惜儿……”晰罗刹激动得努力挣扎身子，欲搂抱自己的女儿，这真是太意外了，她日日想夜夜盼的女儿，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了，想不到今天老天开眼，竟让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她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欣喜若狂，她看着扑向自己的女儿，兴奋他说道：“我的乖女儿呀……你长得亭亭玉立了…蓦然见到久别的妈妈，竟然遭受这非人的折磨，惜儿痛苦的如万箭穿心，她流着激动的泪水，一边发狂的扑向妈妈，一边哭喊着大叫道：“妈妈呀……惜儿好想念你呀……呜呜……”母女相逢，仿若隔世，惜儿拥着母亲“呜…呜……”痛哭，重拾孩提时那份亲爱感觉……晰罗刹亦感慨万千，幸福地闭起眼睛，嘴里喃喃地说道：“乖乖，别哭……”惜儿哭了一会，强忍住悲声，急切地问道：爹，妈，还教惜儿如何救你……”孰料，晰罗刹忽然睁开眼睛，变了脸色，她奇怪地看着惜儿，惊异地说：“咦！惜儿……”晰罗刹话说了一半，脸色马上变得漆黑，两眼喷出怒火，暴跳如雷地说道：“呀！你失了身……什么时候失身的？”惜儿闻听妈妈怒问，也吓得脸色大变，她心里吃惊地忖道：“妈妈真利害，竟感应到我不是处女……”然后，她吓得结结巴巴地说道：“妈妈……是前两天的事……”“岂有此理！！”晰罗刹大怒，气劲暴发，将惜儿狂震向地面，然后她接着对惜儿气愤他说道：“你知不知道，我因为与你爹结合，失上了处子贞元，才会被蜂罗刹要败！只有你处于贞丸，才可助我解除激光锁困，但你却……气外我了！！”惜儿惊叫着跌向地面，心里正诧异妈妈为什么会突然大发雷霆，当她呆呆地听妈妈说完后，恍然大悟，不由在心里暗自忖道：“处女贞元原来是这么重要……怪不得妈妈雷霆大怒！”幻晰看主人神色大变，愤急地将女儿震飞地下，正觉吃惊，猛听到主人气愤他说出那些话，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绝望地忖道：“惨了，连救主人的

最后机会也破灭了……惜儿见妈妈那绝望的神情，顿时又急得撮了泪来，姬哭喊着说道：“妈妈……对不起……请你原谅……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呀……”晰罗刹苦地长叹一声道：“唉……”赤龙做梦了想不到，自己竟会遭人暗算，宇宙玄金的特殊威能，不断摧毁钛极金身……赤龙痛彻心扉，大惊失色，狂怒的心情无以复加，在忍不可忍的暴怒下，赤龙“喝!!”地怒吼一声，云尽周身功力，向着剑神蜂猛地掷出大剑，剑神蜂高兴的过了头，根本没提防赤龙会有这一手，被这凶猛无情的力道撞得飞身而退……坐在洞内监护女孩的雷克舰长，猛听到赤龙的厉叫，心内大惊道：“啊，赤龙痛叫……莫非吃了亏!……”“阿龙，你怎么样了……”正在和水神蜂僵持不下的蓝天使，听到赤龙痛叫，不觉心下一沉，她不顾自己处境的危险，回头关切地问道：正在感到焦急万分的水神峰，见蓝天使被赤龙痛叫的分神，不由心内大喜，暗自忖道：“兵凶战危，怎可分心？她的劲力减退了……我已支撑得很辛苦……正好趁这个机会大举反败!”蓝天使稍一分神，便觉对手的水劲汹涌卷人，不由心下一紧，又收回心神，暗叫道：“不好了，她的水劲猛力卷来，非全力应付不可……”剑神蜂被赤龙的劲力狂震之下，霍然跃起，看老赤龙，心里暗笑道：“哈哈，被宇宙玄金刺中，只有死路一条!”赤龙震飞剑神蜂，欲鼓劲再攻，但奇怪的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体内的钛极劲力竟像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不觉心里大惊道：“奇怪……我的钛极金身竟然难以再度催谷起来……”赤龙不知宇宙玄金的厉害，再度鼓力狂催，谁知情况竟适得其反，原本很小的伤口；竟突然加大，血流如注，他不由心猛往下沉，恐惧忖道：“糟!越是催谷，伤口越是扩大，血如泉涌……”剑神蜂一眼看到赤龙那惊骇的神色，忍不住狂笑起来，他幸祸乐祸地对赤龙说道：“哈哈，傻小子，别枉费心机了，你中了我的宇宙玄金剑，不出五分钟，便会血液流尽，变成千尸，就是神仙也难救呀!”原来，人类或动物受伤流血时，是依靠血液中的血小板将血液凝结，挡住各种血细胞的去路，形成血凝块，令流血停止，但宇宙玄金的神奇威能，却彻底破坏血小板的效用，令流血如脱僵野马，受不到控制。剑神蜂欲置赤龙于死地，遂又插着宇宙玄金，纵身而起，狂妄地大叫道：“但为我谨慎起见，还是尽快了结你!”未等剑神蜂冲到赤龙身边，却突觉眼前一花，一个怪物如魔鬼般从地下冒出，挡在赤龙的身前，怪笑着对剑神蜂说道：“叽叽，有什么深仇大恨，要置人死地呀?”关键时刻，雷克舰长突然出现，救了赤龙一驾。

剑神蜂见半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坏了自己的好事，不由勃然大怒，涨红了脸，把宇宙玄金舞得天花地乱，暴叫道：“挡我者死!”赤龙见剑神蜂气得像条疯狗，张牙舞爪地向雷克舰长扑来，急忙提醒道：“舰长，小心呀，千万，别被他刺中!”看看剑神蜂风头正烈，攻到身前，雷克舰长横身一飘，躲过攻击，心内忖道：“不行，连赤龙那么强猛的人都吃了大亏，我先不跟你斗先避其锋!”“一寸短，一寸险，这家伙的短剑不容忽视!”雷克一闪，剑神蜂一击扑空，将整个背部暴露在雷克面前，机不可失，雷克急运起体内威能，向剑神蜂扑击而下，心里忖道：“把他擒下，替赤龙出口鸟气!”不料，剑神蜂也非庸手，他见一击扑空，背部门户大开，急中生智，旋身递剑，攻出一式“举剑向天”以守为攻，以逸待劳。

这一招果然厉害，逼得舰长撒招缩手。

剑神蜂一招解困，不由在心中暗笑道：“嘿嘿，只要被玄金剑划破一些皮肉，你就完蛋!”剑神蜂有恃无恐，主动抢攻，雷克舰长忌惮玄金宝剑，

被反攻的左闪右避。

这时赤龙踉跄着来到洞前，血流如注，他欲动功止住鲜血，不但内劲无法凝聚，而且引起鲜血狂流，渐渐沥沥，顿时将岩石染红一片，赤龙心里焦急地忖道：“大祸，伤口的祸害起来越大……令我的周身功力丧失殆尽，然极身竟凝聚不到一成…而且无论如何运功，都无法止住血液狂流……”赤龙只觉大脑昏眩，冷汗淋漓，他心有不甘地想道：“我已流了这么多血，再流下去，我就会因血枯而死……这样死去太不值了……”不知什么时候，小女儿跑出洞来，跪在赤龙的身边，一脸关切的样子，赤龙一见小孩的眼神，内心很是激动，一想到处境危险，他强忍住伤痛，对女孩柔声说道：“喔，你快回山洞去，这儿很危险呀！”小女孩默不作声，神色坚定地注视着赤龙，将赤龙轻轻地推倒在地上，然后俯到伤口处。

赤龙大惊，急问道：“呀……你想干什么？”女孩也不答话，竟从口中伸出一条长舌，轻舔赤龙的伤口。

“啊……啊……啊……”赤龙突然伤口的剧痛迅速消失，接着出现的是股舒服无比的快感……他忍不住兴奋地大叫起来。

那种感觉仿若是炎炎烈日下忽然刮过一阵清风，令人感到遍体通泰，又仿佛是数九寒天忽然吹来一股暖流，令人感到舒服至极，赤龙不内在内心惊异地忖道：“啊……这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这女孩莫非是神仙？……”而此时，交战的雷克舰长已将局势转为主动，他身形快捷，迅疾如风，把剑神蜂只追得心慌意乱，手慌脚乱。

剑神蜂一边疲于应付，一边在心中焦虑地忖道：“这怪物的速度快得惊人，再这样打下去，很容易被他偷袭得手……”横竖都是死，剑神蜂仿佛是一头被猎人追赶到走投无路的野兽，忽然狂性大发，拼尽最后力气了，做垂死前的疯狂挣扎，他气急败坏地在心内忖道：“好，你要逼我死，我也不让你好活，待我鼓尽全身劲力，逼出玄金的最高威能，同你拼个鱼死网破！”

“嘿！！”剑神蜂打定主意，暴吼一声，玄金剑霎时迸射出无数道绿晶晶的剑芒，威力大盛，然后，剑神蜂又一声暴喝：“喝——”随着吼声，剑神蜂豁出老命向雷克舰长死劲击去。雷克舰长不料剑神蜂死到临头，竟然会迸发出如此的威力，遂被逼得手忙脚乱虽挡过了上身的攻击，但脚部却被一剑刺中，雷克舰长不由在心里暗暗叫苦道：“呀！糟糕……他的短剑竟能射出无数剑芒，我虽拼力挡得住了上身的攻击，但脚部却被他刺中了……真是大祸临头……”而交战的另一方，蓝天使几经努力，方逼退水神蜂的狂猛攻势，扳平劣势，与水神蜂又斗个旗鼓相当，双方又呈胶着状态……

第八十八章 贞元三毒

剑神蜂聚力狂击，果然得手，终于忍不住一心的狂喜，恣情狂笑起来，他得意忘形地对雷克舰长说道：“哈哈，你完蛋了！”“铿！”谁道剑神蜂高兴的过了头，竟令防守俱失，雷克舰长迅即反击，快得令剑神蜂猝不及防，一脚猛烈锄中剑神蜂的面门。

剑神蜂冷不防吃了一个哑巴亏，在击力震撼下，宇宙玄金剑突然脱身，剑神蜂被狂猛的劲力反弹，岩石被撞击的纷纷裂碎，四射乱飞。

雷克舰长悬在空中，急忙回气，但看到伤处蔓延迅速，不由心下骇然忖道：“中了两记剑芒，伤口如遭病毒感染，不断向上蔓延……”“要快用威能阻挡蔓延，否则会像赤龙那样马上就会失去战斗力……”雷克舰队长一脚端的是厉害，只将剑神蜂踢头盔碎裂，面门塌陷，惨状无比，剑神蜂头眩目晕，恐雷克连番来攻，撞地后不顾伤痛，急挺跃而起，他气得两眼冒烟，在心内恼怒地忖道：“哼，这家伙的威能竟如此厉害，功力也不下于那臭小子……”剑神蜂急寻剑在手，欲催谷内力进行反击，无氛双臂竟抖成一团，连玄金剑亦难举起，他不由焦急地忖道：“糟糕透了，想不到刚才耗力太巨，今次竟一时间未能迅即作出攻击……”而蓝天使与水神蜂胶着拼力，她掠眼看到赤龙退出而舰长与巨汉又息手不战，于是不由心内吃惊，焦急忖道：“赤龙与舰长那边形势不利……不行，要速战速决，击败这对手，好抽身去助战！”蓝天使忖罢，狂谷劲力，将火云劲陡提八成，熊熊烈火迅既吞没水神蜂攻出的水劲。

水神蜂心下一紧，陡见对方的火劲如黄河之水，汹涌卷来，不由惊忖道：“哇，她的火劲徒然暴增，我快要支持不住了……”蓝天使亦看出这苗头，顿时信心暴增，她在心里紧谋对策，暗暗忖道：“我这一谷力，对方果然已支撑得很吃力，我将功力再次暴增，一举击退她！”“喝！”蓝天使厉喝一声，陡将功力又提一成，只见烈焰狂卷，霎时罩向水神蜂周身，水神蜂不堪烧的，“HO！HO！m！m！HO！HO……”怪叫连声，撒掌急逃，几个翻卷，已跃向湖血水神蜂心内怯惧，心内忖道：“她的火劲太厉害了……我要借助地利，用湖水去克制他！”“赫——”蓝天使一击得手，岂能给对手有喘息的机会，长啸一声，催谷起更威更烈的火劲，周身烈焰盘旋升腾，凌空而下，仿若一条矫健翻飞的蛟龙，向水神蜂攻出夺命的招式“火云冽深渊”蓝天使扑击而下，心内忖道：“不能让她有回气机会，这招出手要把她烧成焦炭！”蓝天使赫赫烈烈，眨眼击向水神蜂，水神蜂被逼走投无路，只好仓促间慌忙招架，心里骇然忖道：“哗，这婆娘攻势快疾无伦，我只能勉强挡架，惨极了！……”水神蜂本就心怯，又仓促应战，哪是蓝天使的对手，甫一接掌，顿觉炎炎烈劲汹涌攻人体内，五脏六腑烧的无比，七经八脉火劲乱窜，霎时嗓眼发甜，一口污血箭射而出，“呀！”的一声惨叫，“扑通”一声跌进湖水中。

蓝天使原欲一掌结束战斗，岂料事出意外，只令对手重创，跌入水中，她不由在心中叫苦道：“糟糕，让她落入水里，有了喘息机会……”但蓝天使马上就做出反应，身悬空中，两掌合起，将火云劲在掌间聚成一个龙珠般的火球，两眼紧盯湖面，在心里发狠道：“哼，你逃得初一逃不了十五，只要你一上水面，就要吃我致命一击！”突然，湖面突然波涛汹涌，水浪滔天，已浪中蓦地冲出一条浑厚，状如蟒蛇的雄猛水柱，这水柱蛇曲盘旋，闪着幽幽玄光，威势骇人，头部粗光迸射，如怪蟒张口巨张，向蓝天使凶猛扑来。

“哼，搅什么花样？”蓝天使突见水柱冲天而起，并像长眼眼似得直向自己击来，不由疑惑地忖道，但她有“备无患，艺高胆大，因此并没有把水柱放在眼里，她见水柱堪堪逼近眼前，遂挥掌狂拍，继而大喊道：“妖女，弄什么鬼，有胆出来一战，这区区水柱，怎敌得过我火云重击！？”蓝天使话音未落，在劲力拍击下，水柱迅即去消雾散，水遇烈火，登时蒸发的烟雾迷漫。

孰料，这水柱是水神蜂的蛊敌之计，就在蓝大使拍向水柱，水柱溃散

散发了大量烟霞时，水神蜂又祭起两条水鞭，纵起半空，从背后偷袭蓝天使。

水神蜂看着扑击水柱的蓝天使，心内得意地忖道：“傻婆，你中计了，那条水柱不过哄你玩玩，分散你的注意力，我这水鞭才是真正要你命的杀着呀！”但蓝天使岂是那么容易中计的人，她在击溃水的一刹那就已醒悟，为防偷袭，早已做好戒备，她在烟雾迷漫的水雾中偷偷打量着水神蜂，心里直觉好笑，她脸带嘲讽，在心内不屑地忖道：“哼，就凭你这两下雕虫小技，还想跟我玩，你以为烟雾迷漫，就可以拣到便宜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两人各怀心事，各施其计。

水神蜂以为蓝天使尚蒙在鼓中，于是催引水鞭，向空中蓝天使背影死命抽去，欲要拣个大大的便宜。

蓝天使将计就计，见水鞭呼啸而来，看着近身，遂“咤！”的大叫一声，挥掌一劈，水鞭登时断为两截。

但蓝天使万料不及，断开了的鞭头依然很有威力，“碰！”的一声，重重砸中蓝天使的后背。

“啊……”蓝天使一时轻敌，登时吃亏不小，水劲攻心疾痛，她不由失声痛叫，几欲昏晕过去，顿令身形不稳，门户洞开，水神蜂得势不饶人，挥鞭狂扫，“飒！”然有声“轰——”的一声爆响，霎时又击中蓝天使的胸部，水神蜂两记得手，心内想道：“水鞭经我的功力压缩，比钢铁更坚硬，击力猛绝，傻婆，就是你是铁打的身子，我这两鞭也是要叫你吃不消，你认命吧！”蓝天使连吃两鞭，“呜……”的痛声惨叫，一时手忙脚乱，身子乱旋，水神蜂趁蓝天使尚未回过神来，疾急挥起水鞭，再谷内力，心内忖道：“我将水鞭压缩到更锋锐，更具杀伤力！三鞭要了结你的命！”水神蜂气随意转，手臂疾抖，钢猛无俦的水鞭一记重击蓝天使的头部，令蓝天使痛彻肺腑……连吃三记猛击，伤痛攻心，令蓝天使勃然狂怒，“嚎……嚎……嚎……嚎……”愤然长吼，霎时激发出火云功的最高威力。

蓝天使狂怒攻心，暗自忖道：“这妖女攻出的水鞭防不胜防，击力越来越猛裂……非拼尽全力……否则难以扭转败局！”狂怒中的蓝天使祭起火云功绝招，反身抢攻，向水神蜂攻出“火云空涡轮”急红眼的蓝天使，一旦发怒，马上扭转局面，“火云空涡轮”悍猛绝伦，眨眼便将水神蜂卷进骇心。

蓝天使信心爆棚，看着在涡轮中口血狂喷的水神蜂，心内忖道：“我这终极绝招，果然催毁了她的水鞭……这局我是赢定！”水神蜂得意之际，骤觉一股急劲卷来，措手不及，完全消失攻击能力，她身不由己地随着涡轮急旋，心胆俱裂地忖道：“啊呀，这下真是大祸临头，我有如坠入真空的烈焰火炉里……劲力无从发挥……只有任由宰割……”“砰！”“蓬！”蓝天使看准时机，碎然出掌，一掌拍向水神蜂的面门，一掌砸向水神蜂的胸部，千钧重掌，可以催山毁狱，何况水神蜂是血肉之躯，怎受得了这重击，水神蜂心底一凉，两眼发黑，登时昏死过去。

水神蜂腹内热血翻涌，口血狂喷，“磅！”的一声，坠入水中，她本是水中之鱼，这时反倒成了水中之狗，“咕……咯……”湖水猛灌，她仿若成了一条死鱼。

蓝天使欲将她作为人质，因此留她一命，纵入湖中，将水神蜂拉到岸上，顺手点了她身上几道大穴，放在地上，然后蓝天使盘腿席地而坐，准备运功调息。

蓝天使看着昏昏死的水神蜂，心内忖道：“有了人质在手，马上就会扭

转形势！”“这场仗，胜之不易，想不到这妖女也是个对手，她那几鞭厉害无比，竟令我受了内伤，趁这会她没醒来，要立刻调理，否则难以根治！”这时，四野又恢复寂静，双方激战告一段落。

洞口前，小女孩仍在伸出她那长舌为赤龙舔治疗伤，发出“雪……雪……”的响声。

“啊……啊……呢……呢……哎……”赤龙心情激动，不停地轻轻地叫着，他心里兴奋地忖道：“太妙了，伤口变得快感如泉……太舒服…太古怪了……”赤龙忽然觉得他那撑他的手掌又充满了劲力，赤龙不由心内狂喜地忖道：“呀，那种要命的破坏力，随着快感而消散…我的钛极身劲力，已迅速恢复了……”“这女儿的唾液，灵效如神，我真是福大命大！”小女孩终于为赤龙医治完毕，赤龙那原本开裂的伤口又奇迹般地平复如初，女孩疲惫地叹息一声，似是不支，软软地伏在赤龙的身边，昏昏欲睡。

赤龙翻身爬起，挟起女孩，心里激动地忖道：“啊，我的伤口已完全愈合，真神奇，但小女孩却疲乏不堪，浑身软弱无力……”看女孩累得那个样子，赤龙心疼地问道：“小妹妹，你觉得怎样了？”女孩微笑点头，示意自己没事。

“多谢你……”赤龙惊喜地看着小女孩，向她道谢，然后情不自禁地抱起她，夸赞道：“你是上天派来的神仙……对吧……”赤龙说着，爱怜地忍不住在小女孩细嫩的脸上“碎——”地亲了一下。

小女孩脸上登时红得像一朵桃花，羞涩地闭上眼睛，用她那小手娇慵无力地推开赤龙的嘴巴。

赤龙心里乐了，忖道：“哈哈，怕着……”赤龙抱着小女孩送进山洞，叮嘱一下后，然后走出查看战况。

这时，雷克抓紧时机疗伤，不料摹觉越催谷威能疗治伤势，而伤势蔓延越快，眨眼就已蔓过膝盖，雷克心内一惊，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心内痛苦地忖道：“无法阻挡蔓延……唯有壮士断腿！”雷克运劲于掌，狠劲向伤腿劈去，“噗！”的一声，将伤腿齐腰斩下，一阵钻心痛楚倏地传入心底，雷克痛得浑身颤抖，在心内痛叫道：“呜呜……痛死我了！这躯体的神经线太敏感了……噓噓……噓……噓……，剑神蜂得到喘息，已回过气来，他看着雷克挥掌断腿，不由窃喜道：“这怪物已变了残废，这下收拾他就更容易了。”剑神蜂手握宇宙玄金剑催谷功力，正欲向雷克进攻，摹觉有一股猛烈的高热从后面涌来，他心下一惊，急回头看去，却见赤龙周身烈焰升腾，威风凛凛，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骇然忖道：“呀，这小子竟复元了，不可能啊……而且比刚才更多了炽热雄浑的烈火威能……难道见鬼啦…”而此时赤龙也对自己体内突然迸发出的火劲大惑不解，他心里诧异地忖道：“当我把功力催谷到最高时，突然迸发出从未有过的熊火烈劲，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啊，我明白了，是——“火神祝融！”疑惑的赤龙，猛然想起一件事，不由恍然大悟，他惊喜地忖道：“啊，我记起了，在军舰里，当我濒临死亡时，突然涌现出无数前世的景象，最后清晰地出现了中国神话时代一位极具威能的神抵——火神祝融！”“那些明、唐、秦、商代的前世，可能是很平庸，在脑域中只占极微小的位置！但火神祝融是神族强者，代表了极有威能的第3世，我现在融汇了他的威能，故此武功又在升级……”赤龙忖罢，不由信心倍增，他冷冷地看着剑神蜂，大声吼道：“喂，我们的战斗尚未结束，看招！”赤龙说着，拢起双掌，催动炽热火劲，向剑神蜂攻出一式“绞磨绝灭”剑神

蜂见赤龙攻来，高举宇宙玄金剑一边迎向赤龙，上边讥笑着说道：“手下败将，焉敢言勇！？今次要你输得更惨！”剑神蜂说着，挺着宇宙玄金剑仿若狼入羊群，玄金剑芒锋锐绝世，“波！”的一声，催毁了赤龙攻出的猛烈气劲，从赤龙万千手影中发出的气劲中奋通突进，直取赤龙面门。

赤龙大吃一惊，仰头急闪，玄金剑竟“卡——”的一声消断赤龙额前的数根头发，亏得赤龙闪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赤龙倒吸一口冷气，骇然忖道：“哇，好厉害的剑芒，险过剃头……”剑神蜂顿觉有恃无恐，不由狂妄地叫道：“小子，你若乖乖投降，尚能留你全尸！”“尸你个屁，绝招来了！”赤龙勃然大怒，立刻拢圆双臂，箕张十指，催谷着两道钛极金钟火芒，向剑神蜂攻出“钛极伏龙锁”。

只见万千火芒，交织成一个火网，向剑神蜂迎头罩下，剑神蜂挥剑左冲右突，亦无法脱困。

赤龙由于忌惮玄金剑，一时无法近身，只好围定剑神蜂团团游走，但见剑神蜂周身尽皆赤龙身影，翻着的火龙霎时将剑神蜂围在核心，钛极金钟火芒撼烈无比，撞击地面的岩石纷纷破碎，四散激飞，剑神蜂越战越惊，不由骇然忖道：“哇，这气劲铺天盖地罩下来……炽热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锁困得我难以动弹……这绝招太可怕了……还有更可怕的是，无止无休的炽烈高热烫死我了……”死亡的恐惧激发出剑神蜂的最高威能，力挥玄金剑芒劈割艰厚的伏龙锁。

只听一阵“卡！”、“嚎！”、“波！”、“喀！”、“裂！”……疾雨击石的声音，赤龙攻出的刚硬威猛的“钛龙锁”劲竟被剑神蜂的玄金剑芒劈击的纷纷碎裂，“WO—WA——”剑神蜂劈得兴起，厉声怪叫，凤卷残云地左冲右突。“钛龙锁”气劲顿时土崩瓦解。

赤龙见绝招亦降伏不住剑神蜂，顿时骇然失色，心内惊异忖道：“呀，他的武器威能大到无法估计，连伏龙锁也被劈得荡然无存……”剑神蜂突破伏龙锁的围困后惊魂甫定，但身上的胄甲却吸收了大量的钛极金钟火芒的高热，变得炽烈无比，把他烫得皮开肉绽，他厉声惨叫道：“呜咩……烫死我啦……”剑神蜂浑身奇痛难当，心内忖道：“非把胄甲震碎不可，否则会被活生生烫死”“嚎！”剑神蜂厉声暴吼，骤然发力，顿时将胄甲震得纷纷爆碎。

赤龙摹见有机可乘，心内忖道：“这千载良机怎会放过，轰爆他的头！”剑神蜂不防赤龙会这样快向他发难，惊慌失措之下，来不及招架，赤龙力贯千钧的重拳狠命击中他的头部。

不料剑神蜂头部护劲异常坚固，赤龙重击虽全力施为，但却无丝毫凑效，赤龙不由忖道：“他坚硬的头，竟然轰他不碎……好，那我就踢断你的脊骨吧！”赤龙一击不成，迅即变招，未等剑神蜂回过气来，又力灌脚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死命踢中剑神蜂的脊骨，无传的火劲顺势攻入剑神蜂的体内，他口血狂喷，“呀……”惨嚎声中，直震得玄金剑脱手落到地上，剑神蜂犹如炮弹，曳着火尾飞射湖水中。

赤龙静静地站在湖边，半天也不见湖中有何动静，于是不由在心中忖道：“这家伙也不知是死是活……罢了，穷寇莫追，反正蓝蓝已擒下一个！”

“若非有祝融的火劲帮助，未必对付得了这家伙的神奇兵器！”雷克舰长一见赤龙一战取胜，不由鼓掌而呼道：“越战越强，真是英雄出少年，佩服！佩服！”赤龙听到雷克大声称赞，转身走向舰长，对雷克舰长感激地大声说道：“舰长，幸好你刚才出手顶住，否则我已玩完！”赤龙看雷克断去一腿，

以为是由剑神蜂斩断，于是他对雷克说道：“你能将断肢再植，我替你把断脚拿过来好吧？”雷克叹口气，非常失望他说道：“唉，没用，那断腿充满病毒，不能接驳了赤龙正为雷克深感惋惜，不知什么时候，小女孩又跑出山洞，双手举着那把玄金剑。

赤龙摹见，大吃一惊，不由骇然变色道：“嗯！小心，这柄剑有病毒！”小女孩默不作声，两眼看着赤龙，目光中充满坚定的神色，然后举剑走到断腿旁，用玄金剑皆抹断腿。

赤龙和雷克不觉在心内奇道：“咦，她在干什么？……”忽然，赤龙眼睛一亮，只见小女孩用玄金剑皆抹后的断腿竟散发出一些古怪的光点，他不由惊异地忖道：“莫非这柄怪剑能解‘毒’？正如毒蛇的血清能解毒一般。”雷克见这不言不语的小女孩处处透着古怪，不由了在心里犯开了嘀咕，他疑惑地忖道：“看不出这女孩竟拥有异能，莫非与千岁女帝有关？如果那样，我与她该是死敌，但她帮了我和赤龙……若真是女帝的人……迟早会出现敌对局面……到时该如何处理是好呢……”赤龙默默走到小女孩面前，充满好奇地看她紧张地忙着，一会小女孩将断腿揩抹完毕，看了看赤龙，然后，用手指指断腿又指指雷克，赤龙不由惊异想道：“咦，女孩示意我把断腿拿给舰长接驳…赤龙捧起断腿，回头奇怪地看了女孩一眼，心内惋惜地忖道：“这么标致的女孩，却是哑巴，真可惜！”赤龙把断腿递给舰长，协助他将断腿与腋部断碴对接在一起，雷克心存疑悉，忧心忡忡地忖道：“不知怪毒是否已经清除……唉，没办法，博一博吧！”赤龙帮雷克将断腿复位，因心里牵挂蓝天使，于是对雷克说道：“舰长，请自便吧，我要去看看蓝天使！”雷克催运起体内威能试探着驳接断腿，谁知一运劲，断腿竟非常顺利地 and 断处连成一气，体内气劲汹涌沿断腿经脉运行，雷克不由感到一阵狂喜，越发对女孩疑窦丛生，他不由即兴奋又诧异地忖道：“哈哈，受呀！……那女孩怎会知道这解除怪毒的方法？她虽然帮了我，但我也要对她小心防范！”赤龙匆匆赶到蓝天使处，见她正运功调息。看到她脸色惨白，赤龙将内劲源源输进她体内，片刻，蓝天使“咳……”的一声，吐出一口黑紫的淤血，赤龙方始稍觉心宽，他一边继续输功，一边关切地问道：“蓝蓝，你觉得怎样了？”“吐了抑郁的淤血，大致好了！”蓝天使头也不回地答道。

忽然，蓝天使睁开眼睛，吃惊地问道：“阿龙，奇怪，你的内劲火热无比，竟凌驾于我的火云劲之上，令我的伤势复元的奇快，怎么回事？”赤龙见蓝天使已不大碍，遂撒掌收功，和蓝天使一同站起起身来，看着昏死在水神蜂，对蓝天使缓缓说道：“这火劲该是我第三世的功力！”蓝天使闻听，不由欣喜地说道：“功力大增，正好可以用来对付这些甚为厉害的战士！”赤龙忽然想起惜儿和玄虎，心里不安他说道：“但惜儿和玄虎他们一个被怪人掳去，一个落水后踪影全无，不知他俩现在情形怎样，令人好担心！”蓝天使看了赤龙一眼，也觉得这绿洲的湖泊大有蹊跷，于是猜测着说道：“这绿洲湖泊下在定有古怪！”经蓝大使提醒，赤龙也觉个晚的事尽皆透着诡秘怪异，他沉思了半天，也想不出确切的结果，于是他看了水神蜂，对蓝天使说道：“我也觉得事情有些怪异，幸好现在我们已有人质在手，把她弄醒，便可拷问出玄虎的去处！”就在赤龙夫妇一问一答，大觉怪异的时候，小女孩手举宇宙玄金刚，站在二人背后，两眼出神地望着赤龙二人。目露凶光，显得犹豫不决……惜儿见妈妈非常失望，不由满怀愧疚之色，她焦急地问道：“妈妈，摧毁激光发射器能救出你吗？”“无脑的东西！若是这么简单，我

怎会被困这么久？”晰罗刹两眼血红，气得大骂道。

幻晰用手扶起惜儿，轻轻说道：“惜儿，若发射器被摧毁，贯穿你妈妈的激光就会分裂爆炸，主人就会粉身碎骨！”但惜儿仍是迷惑不解，不觉满腹狐疑地问道：“难道贞无能解除激光吗？”晰罗刹垂下头，一脸沮色，且惜儿大惑不解，于是喃喃地说道：“贞元含有剧毒，但亦是天地间最强烈的激素！”晰罗刹说了一句，猛地睁开眼睛，无限凄怨地看着惜儿，接着说道：“贞元激素能激发我的威能暴增，摧毁贯体的激光！你交合后，贞元会转移到那男人身上，三日后才消散！”晰罗刹说到这里，忽然眼睛一亮，急切地对惜儿说道。

“你在两日前交合，贞元未散，那男人在哪里？快去找他！”“我们刚刚失散了……”惜儿懵懂不解，迟疑着说道。

晰罗刹闻听一怔，瞬即焦急地对惜儿说道：“快用你的精神力感召他！”惜儿一听，遂将两手祭起观音指，抵住两边太阳穴，把精神力惟运到最高峰，霎时一轮轮脑电波磁线仿若湖水泛着涟漪，带着惜儿深情的呼喊，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玄虎！玄虎！玄虎！玄虎……我是惜儿！惜儿！惜儿！惜儿！……请你快来救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此时，玄虎遭狙击队包围，被死光炮轰击的涌彻心肺，他本能地祭起护身气劲——罗汉卸劲，挡卸折射暴击来的无数死光。

玄虎恼羞成怒，勃然兴起，催谷“罗汉卸劲”扑向狙击队，他破口大骂道：“他妈的，你们这些该死的怪物，这些死光怎杀得了本少爷！”玄虎骂着左拦右挡，“罗汉卸劲”在他周身形成厚厚的气墙，将死光纷纷折射回轰，狙击队员一心想置玄虎于死地，驾驶小飞车在空中来回穿梭，一点也没有防备，反而被折射回去的死光轰击的车毁人亡，死伤十三四人。

玄虎防守了片刻，觉得老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总不是，况且久防必失，不经意间玄虎又吃了几束死光的轰击。

玄虎大怒迅即反攻，向小飞车攻出“如来破金”。

玄虎纵身而飞，身影如电，口中怒骂道：“他妈的，本少爷让你们几招，你们竟不知死活，我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你们还以为我软弱可欺！”玄虎不山发怒则罢，一旦发起威力，狙儿队那些无名小卒怎是他的对手，只听一阵“彭！”，“叭！”乱响，眨眼飞在空中的小飞车被玄虎踢得纷纷爆碎，狙击队员狼嚎鬼叫，血肉横飞。

以玄虎的超纶威能，狙击队直如以卵击石，几个起落，玄虎已将狙击歼灭大半。

余下的狙击队员，个个吓得魂胆俱破，惊惧地看着这发怒的怪物，左躲右避，以求自保，狙击队员惊恐地想道：“太可怕了，我们简直是送死……”玄虎正杀得兴起，陡听四面八方传来惜儿的焦急呼喊声：“玄虎玄虎玄虎……快来救我妈妈呀！”玄虎神情一振，惊喜地忖道：“呀，是惜儿的精神感应力，好极了，终于联络上了！”玄虎心内着急，看准一个狙击队员，突然出击，大骂：“滚你妈的！”将那名狙击队员一脚踢飞，夺过小飞车，循着声音，急驰而上。

玄虎一边驾车急驰，一边大声呼喊道：“惜儿，你在哪儿？”剩下的狙击队眼见敌人发疯“逃”走，只敢远远咬住不放，哪敢追近。

玄虎驾着飞车，凭着感应，一直疾驰到一根惊天大柱前，感应告诉他：“我感应到了，惜儿在那擎天大柱里！”玄虎正在迟疑，不知如何飞进，忽

听惜儿的声音又喊道：“玄虎，飞晰会来接你……”玄虎一怔，环目四顾，心内诧异道：“飞晰？莫非就是掳去惜儿的那个飞人？”正在玄虎暗忖之际，忽见擎天大柱后转出个飞人，朝他喊道：“玄虎，请来这边！”玄虎循声一看，心里沉吟着，忖道：“果然是他，这怪人是否会把我引入陷阱？”飞晰看玄虎满腹狐疑，无知他心中所虑，于是，轻声对玄虎说道：“玄虎，我是没恶意的，刚才我只不过是带惜儿去见她母亲，快跟我进吧！”玄虎仍显得不十分信任，他看着飞晰，用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别寻思着捣鬼，我玄虎向来是不信邪的人，如你有什么鬼把戏，小心我把你打得变成屎饼！”玄虎心里有恃无恐，随着飞晰驰进一边已门，玄虎一边随飞晰疾奔，一边留意巨柱内的路线，心内想道：“巨柱内原来别有洞天！”飞晰引导玄虎飞过重重巨门，最后来到一扇敞开的钢门前，回头对玄虎说道：“惜儿母女就在前面的囚室里！”玄虎冲进门来，一眼看到惜儿，不由惊喜地大叫道：“惜儿！”“玄虎呀！”惜儿骤见玄虎，兴奋的无以复加，她大喊着，张开双臂，满脸春风地笑着，发疯地扑了过去。

惜儿激动地抓住玄虎，关切爱怜地看着玄虎，不断用手抚摸着玄虎的脸，满怀希望地说道：“虎，请你救我妈妈！”玄虎这时才留意到身悬空中的晰罗刹，不由大骇，毫不犹豫地答道：“没问题！”但玄虎看到被激光锁困在空中的晰罗刹，神色焦急地问惜儿道：“惜儿，快告诉我，是如何一个救法呢？”惜儿将眼光看向妈妈，尚未发问，不料却听晰罗刹急切地喊道：“玄虎，惜儿，你两人立刻——交合！！”二人不禁都惊呆了。

玄虎吃惊地忖道：“吓，交合？也就是做爱！？做爱就可以救到她吗？！真是太荒谬了！！”惜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惊异地望着妈妈，失声地惊喊道：“妈……”

第八十九章 水底风云

数千年前，木王星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内战，为了领土之争，天尊和女帝撕破脸，不顾兄妹手足之情，进行恶战，最后，女帝由于技逊一筹，不敌天尊，负伤登上“女帝号”，仓惶逃往太阳系一端的地球。

“女帝号”舰体庞大，圆周面积广达十五公理，这庞然巨物，穿过大气层，降落在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腹地。

女帝发现地球上拥有比木王星超过千倍的强大磁场，聪明绝顶的女帝恐天尊派人来袭，遂立刻把这超强磁线加以利用，迅即研制出以磁力线作为杀伤武器的“磁波发射攻击系统”三日后，“天尊号”果然追踪而至，立即遭到强猛无俦的磁波攻击，在强猛磁波的攻击下，“天尊号”防卫崩溃，失败坠毁。

为了不留后患，女帝亲自杀入“天尊号”，经过大肆屠杀，“天尊号”的残余舰员尽数喋血，无一幸免，只有雷克舰长，垂死前逃回舰长室，将脑光束储存起来，希望他日能再复活。

歼灭“天尊号”后，女帝防天尊再派人来袭遂把“女帝号”改装成三个基地，称为“1、2、3号飞舰”，这也就是所谓的“狡兔三窟”，以防将来一旦出现意外，可免除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也方便安置属下两大族——

-神蜂族和天蜥族。

女帝坐镇在“1号飞舰”上，这基地只有方圆1公里，且飞行灵活，船踪无定，极难追踪，因此很难被发现。

蜂罗刹与天蜂族坐镇“2号飞舰”，隐藏于空中玄层内，但由于舰体庞大，方圆十多公里，间或也被地球人看到，称这飞舰为“空中花园”或“彼岸”。

“3号飞舰”则潜藏于沙漠腹地内绿洲湖底，由蜥罗刹率领天蜥族驻守，因为在湖底，数千年来亦无人发现此巨舰。

女帝对两名大将——蜂、蜥罗刹并非绝对信任，刻意令两人为争权而敌对，定下每五十年决斗一次，胜者统辖两族的规矩，以便互相掣肘时，同时，此举亦可令两大将不停苦练武功，保持最高的作战状态和威能。

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每次都是蜥罗刹获胜，因为蜥罗刹的处于贞元激素具有无穷的力量，蜂性喜杂交，蜂罗刹早已失去贞元，没有激素之故，因而屡次败落。

最近一次决斗，发生在十多年前，但非常奇怪的是，蜥罗刹因与外人合体，虽也失去处于贞元，但蜂罗刹虽依旧败落，由于蜂罗刹诡计多端，竟用计暗算蜥罗刹，最后取胜，然后统领蜂、蜥两族，蜥罗刹一念之差，成了她的手下“败将”，被蜂罗刹狠毒的囚禁后，遭受诸般折磨凌辱。

蜥罗刹含羞忍辱，负重苟活，等待机会，以求雪耻，令她产生生存毅力的巨大精神支柱的就是惜儿。

如今，天遂人愿，因此当她看到玄虎、惜儿双双活在自己面前时，情急之下，令二人立即交合惜儿万料不到母亲会出此下策，不由感爱羞愧万分，颤着嗓音说道：“吓！妈妈……在外人在前怎可以……”蜥罗刹看惜儿推三阻四，马上沉下脸来，她冷冷地看着惜儿，显得非常暴躁，忍不住喝斥道：

“罗嗦什么，既有初一，还怕十五，况且，交合是天经地义的事，要干就干，有何难处？！”玄虎出神看着蜥罗刹，心内暗道：“蜥蜴是爬虫类，本也没什么道德观念，因而视交配为家常便饭，我们人类可就不同了，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玄虎想到这里，摊了一下双手，显出十分抱歉的样子，断然拒绝道：“对不起，众目睽睽之下，我真的无能为力。”幻晰和蜥罗刹见惜儿和玄虎一唱一合，一反蜥类常态，均感有些棘手，忍不住在心中焦急地忖道：

“玄虎是地球人情有可愿，惜儿本是天蜥族人，体内流有天蜥族人的血液，应该视交合为常事，不想她感染了地球人的思想，真麻烦。”蜥罗刹稍一沉思，觉得是要照顾二人情绪，无奈她只好沉声对幻晰、飞晰说道：“幻晰、飞晰，你们退出去护法吧！”“遵命！”幻晰答应一声，与飞晰一起退出囚室。

室内只剩下惜儿和玄虎，应该再没什么忌讳，蜥罗刹看了二人一眼，用严厉的语气命令道：“你们两人马上快干，还愣着做什么，不抓紧时机毁坏激光锁困，否则蜂罗刹一到，我们全部都要死！”玄虎二人急得一身大汗，在这光大化日之下还当着外人干那事，二人说什么也调不起兴致，玄虎见蜥罗刹把事说得这样严重，不觉迟缓着结结巴巴地问道：“吓！真的这么严重？……但我……我实在……干不来……”“啊，你二人快做！”玄虎正在左右为难，猛听蜥罗刹大喊一声，二人一怔，尚未回过神来，蓦地发现蜥罗刹神色一变，从喉间发了一阵“咕……咕……”的怪响，接着一张嘴，突然喷出大量唾液，仿若瀑布迎头罩下，在二人周身形成瀑网……玄虎心头一惊，骇然忖道：“呀，这女人搅什么鬼？……”玄虎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摹觉

阵阵异香飘进鼻内，顿时觉得精神恍惚，浑身躁热无比，心旌摇荡，再看惜儿，面泛潮红，变得风情万种，两人不由自主搂在一起，忘情地狂吻起来……

“快，立即交合！”晰罗刹轻声喊道，这话飘进二人的耳中，竟像春风吹拂，雨燕尾服呐呢，两人竟仿佛变了一个人似得，欣然宽衣解带，在囚室忘情的交合起来。

“玄虎，加劲，再用劲，对，尽力挺呀，再挺，深入一些，对，对……”

“惜儿，你搂紧玄虎，臀部抬高些，对，再抬，再抬，全力应纳，好……”

晰罗刹轻声呢喃，不断协调二人动作。

二人在晰罗刹的柔声感应下，只觉身轻如烟，不知不觉仿佛登仙羽化，达到忘我境界。

玄虎体味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向潮水一样，迅速涌遍周身，他只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从未有过酣畅淋漓，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威力无比的斗士，挺着长矛，身在阵中恣情地左冲右突，抒发豪气……惜儿双手紧紧地楼紧玄虎，浑身颤栗，蠕动身躯，舒张双腿，与玄虎配合的非常默契，她仿佛觉得自己是一片熊熊烈焰，灵魂在火中不断地升腾，忽然，天空降下阵阵细雨，淋在身上，她一身觉得遍身参通泰，心旷神怡……不久，厚网上已布满了贞元素的斑点，激素沿着垂下唾液网，蜿蜒而上，被晰罗刹汇聚，一点一点吸进体内。

“玄虎，热烈点，干的再疯狂些，你是一个威猛剽悍的圣斗士，把你长矛挺举的力量用到极限，尽力的冲刺吧，挺，挺，好极了……”

“惜儿，把腿举起，大开宫门，迎接斗士长驱直入，直抵中宫，对，开，再开，太棒了，用力吸、吸、吸、嗅，乖乖，就那样……”晰罗刹不断为二人呐喊助威，二人干的更加疯狂热烈。

贞元激素渐渐增多，晰罗刹心头狂喜，尽情地“雪雪雪雪……”地吸纳着，心里欢呼道：“对了，拥有无穷威力，可爱的贞元激素，统统上来吧！”囚室内干的热火朝天，在外护法的飞、幻两晰，不知什么原因，却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叭叭叭叭叭叭叭……”突然一阵急骤的警报响起，飞、幻二晰一怔，急忙凝神谛听。

飞晰惊慌地说道：“呀，警报，这重要时刻，偏偏有人来袭！”幻晰猛然惊醒，大吃一惊说：“啊呀，我是应该在出入境控制厅里看守的……”

飞晰听罢，惊恐莫名，急急地对幻晰说道：“阿幻，你快回控制厅里，看发生什么节啦，这里由我护法好了！”幻晰感激地看了飞晰一眼，惶惶说道：“我去了！”说罢；幻晰运起“幻化分子分裂术”穿墙破壁即逝去。

幻晰慌慌张张奔回控制厅，发现电波运这个台上电火四射，厅内警铃大作。

幻晰三步并作两步奔向控制台，启动控制按键，心内想道：“看看是什么敌人！”电波灵动，只见赤龙押着水神蜂，后面跟着蓝大使，小女孩和雷克舰长，已返近水底城入口。

幻晰不觉感到诧异，心内忖道：“咦，只见水神蜂，剑神蜂哪里去了？”

水神蜂成了“阶下囚”，由于穴道受制，在赤龙押解下，渐渐潜到水底城入口，她一边潜行，一边在心里打着鬼主意。

“哼、我腰里藏着仪器，能自由出入水底城……但接近入口时，若不按警报解除掣，控制厅就会发出警报！”

“城里有虎神蜂、飞晰、血晰、幻晰等

人守卫，你们有命进去，没命出来！”“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警服仍在大声地响着，虎神蜂、龙晰、血晰等人急速奔进控制厅。

虎神蜂虎面人身，腰缠高科技合金长鞭，连跑边大声问道：“幻晰，发生什么事？”“有敌人押着水神蜂要入城……”幻晰看着急奔进大厅的众人，大声说着，她回过头，看着电波传送器接着说道。

虎神峰一听，霎时来了精神，探拳摩掌地吼道：“吼，我正觉得手痒，今日要大开杀戒啦！”血晰头部像是倒扣着半个骷髅头，咧着大嘴恶声恶气他说：“几千年来，也没人敢来闯城，他们是何方神圣？”“看来是地球人，幸好我们比他们早到一步虎神蜂听幻晰说完，放下收来，用轻蔑的语气大大咧咧地说道：“地球人只是垃圾！”“快要进城了！”幻晰看着电波传送器提醒众人说。

赤龙押解水神蜂，在电波传送下，缓缓落在大厅的平台上。

虎神蜂摹见大吃一惊，惶急叫道：“啊呀，竟然挟持水神峰！”龙晰鬼头鬼脸，长得骨瘦峨岫，狂做地叫：“嗨，总共只有四个垃圾，我们正好一人杀一个！”赤龙一脚摹触平台，看到大厅内已有四个怪人虎神耿耿，准备厮杀，遂祭起第三级钛极身，将水神蜂一掌击飞，然后大吼道：“刚才打得不够痛快，现在又可以大展拳脚啦！”“吼！先把你碎尸万段！”赤龙话音未落，虎神峰早已暴叫一声，运起威能，箕张十指，向赤龙扑去。

“吼！”“啊！”甫一次手，赤龙、虎神蜂同时暴吼，赤龙向虎神峰攻出“钛极恶龙噬”，虎神蜂则用“暴虎爪”拆接。

两人都欲把对方置于死地，因此出招又疾又急，霎时场内刮起一阵暴风，拳影翻飞，爪影腾飞。

赤龙出拳如电，一记“恶龙噬雾”，直攻虎神蜂上盘。

虎神蜂见来拳迅疾，出“暴虎爪破电”爪势带着追风逐电的气势，截住赤龙攻出的拳势。

拳爪尚未接实，赤龙招变“恶电噬风”顺势下滑，直岛中宫，虎神蜂见赤龙又变招快捷，亦不含糊，爪如游蛇，附拳下沉，爪劲疾吐，用“暴虎爪破山”震开来拳。

两人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人影如电，只听满厅响起一阵“叭！”、“碰！”、“砰！”、“噗！”的混响声，仿若雨打荷叶。

赤龙与虎神蜂只打得天昏地暗，旗鼓相当，瞬即攻拆百多招。

赤龙一边奋力抢攻，一边在心里由衷的暗赞道：“好家伙，看来还有两下子，竟能接下我、多记拳轰，而且爪劲尚未使尽，比那持剑的家伙上厉害……”虎神蜂亦对赤龙惶惶相惜，心内叹道：“呀，想不到这地球小子亦是了得，我已用八成功力，竟伤不到他半根毫毛，而且拳劲又密又猛……好，我趁他攻势已老，再提升一成功力，出猛招轰他，看他是否招架得了！”虎神蜂想罢，双爪合拳，功力骤提，接右今拳上骤起一个大大的光球，劲力一吐，光球拖着电火，向赤龙飞去，虎神峰大叫道：“小子！看打，吃我一记‘虎暴炮’！”赤龙骤见虎神蜂招式陡变，急将周身功力提升到第四级钛极身，出招“绞磨灭绝”，接住光球。

“轰！”的一声爆响，赤龙不由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哇！这怪物如此厉害，轰力有如千斤炸药爆炸般，糟糕……”赤龙稍一错愕，猛觉一股无匹的催力将他冲击的如出膛的炮弹，“轰！”的一声直捶大厅墙壁。

赤龙直被震得体内气血翻涌，骇然暗忖：“哗，我八成功力已卸掉了他

轰来的大部分劲力，想不到他的轰力还是这么猛……”虎神蜂一击得手，立时得意忘形地笑起来道：“哈哈，你這不堪一击的地球垃圾，受死吧！！”“啊——”虎神蜂这猛烈一轰，不但没有挫伤赤龙的信心，反而令他战意陡增，他长啸一声，冲天而起，陡将功力提升十成，并暗自忖道：“对方有四人，看来个个都是难以对付的角色，为了争取时间找到玄虎二人，非速战速决不可！”“我这一激，已激发起祝融火劲，豁尽一”招，把他击败！”“哼，怪物你恶，我比你更急，我光用钛极伏虎锁把你禁锢住，然后再催极热火劲把你烧成红烧猪！”赤龙打定上意，陡出恶招，一式“钛极伏龙锁”带着熊熊火劲张开天罗地网迎头向虎神蜂罩下。

虎神蜂已被胜利冲昏头脑，还做梦想着把赤龙再击毙，夺得头功，根本料想不到赤龙在这眨眼间竟会反攻，轻敌之下，碎不及防，被迎头而来得钛龙锁罩个严严实实。

虎神蜂陡觉周身烈焰熊熊，仿如置身炼狱之中，一时惊得魂飞魄散，骇然暗忖：“哇，这是什么武功，竟然把我压的无法战起来……还有，这要命的火劲烧得我的痛无比，想发劲还击，但双手有如千斤之重……”虎神蜂大惊之下，竭力掏出绕腰的长鞭，然后凝神吐力，长鞭突然出击，如蛟龙腾空，盘旋游动，道道劲气，发出“飒……飒……飒……飒……飒……飒……”的厉响声，只见每节鞭身都带有尖刺，霎时突破钛龙锁的困锁。

“飒……”赤龙正在全力施为，蓦觉眼前精光进射，下意识地将头一摆，虎神蜂的长鞭带着风声扫过赤龙头顶，赤龙倒抽一口冷气，恐惧地想道：“呀，这长鞭竟能穿破劲罩，差点被它击中！”赤龙正在错愕之际，陡觉脖颈一紧，原来虎神蜂挥出的长鞭已紧紧缠上脖颈，赤龙不由心猛往下没，心中暗暗叫苦道：“啊呀，长鞭绕旋，竟缠住我的颈项，这下真要命。”长鞭结构古怪，每节均有锋利刃口，一但缠上，便越勒越紧，绝不放松。

“卡……”长鞭环环相扣，越勒越紧，赤龙口中觉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不由惊忖道：“哎……若用手解除勒头之危，伏龙锁气罩便要溃散，那样将令优势变为劣势……若不解除缠勒，怕是一会窒息，将无还手之力……”虎神蜂似觉稳操胜券，这时反而不急于挣脱伏龙锁的锁困，只是随赤龙不断游走，手臂用力，将长鞭越收越紧，他看着赤龙，得意说道：“哼，你这个臭小子，给我虎尾鞭缠住颈部，你的灾星是一定断头，我也不急一时半刻，不妨就陪你玩一会儿，看你到底能支付多久！”就在虎神蜂和赤龙交手的同时，龙晰亦争功心切，按耐不住，大叫道：“杀呀！”直象蓝天使等三人扑去。

蓝天使正欲出手，不料雷克舰长早已飞身窜出，回头对蓝天使说道：“你照顾好小女孩，让我对付他！！”雷克身影晃动，迅疾如电，与龙晰刚刚交手，即祭起“质子刀”，身影一错，“卡！”的声脆响，已然将龙晰的右臂齐肘斩断。

“呜……”龙晰残声痛叫，踉跄栽倒，雷克轻易得手，不禁在心中暗笑道：“嘿嘿，质子刀芒能分解任何物体，无坚不摧，你小子不知轻重和我硬拼，只有死路一条！”“哈哈，小子你尽情地叫吧，不然一会你连叫的机会都没有了，想不到我一刀就将他斩断臂，这小子竟会如此不济事，看去气势汹汹，原来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雷克心头狂喜，拧身再上，眨眼已欺到龙晰身边，嘲笑着说道：“嘿嘿，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你根本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只有配给我斩瓜切菜的份儿！”龙晰见雷克晃身欺近身边，断臂之痛，羞辱之恨令他勃然大怒，“咤！”的暴叫一声，抡圆左臂，挥拳猛砸，

雷克不慌不忙，左闪右避，看准空档，不过两招，挥动掌力又将龙晰左臂齐肩斩断。

雷克轻易连胜“两城”，不由变得得意忘形，狂声叫道：“去死吧！”
“铿！”雷克吧字刚出楼，募觉眼前一黑，冷不防面门被猛烈轰了一拳。

雷克猛吃一惊，蹬蹬蹬连退好几步，突然看见龙晰的断臂处竟似完好无损，不知怎么又长出一臂，不由骇然忖道：“诩……这家伙的断臂怎么又长出来了？……”龙晰一拳捣了雷克一个冷不防，看着雷克骇然的样子，忍不住握紧双拳，尖声叫着炫耀道：“哟哟哟，咱们龙晰的特性，就是能断肢以生！而且新生的脚体，威能更加强劲！”雷克闻听才恍然大悟，心中恼怒地忖道：“哼，怪不得轻易被我斩断手臂，原来这个于是惜此重生，用以增强威力！”厅内尚剩下蓝大使和小女孩，尚未动手，只和血，幻二晰对峙，不知何故，血、幻神情犹豫，迟迟不敢下手。

蓝天使心中纳闷，冷冷打量血，幻二人，却发现二人盯着小女孩，眼里流露惊惧的神色，不由诧异忖道：“奇怪，看他俩的神情，并非顾忌我脚下的水神峰，而是对这女孩大为忌惮……”“雪雪雪雪雪雪……”晰罗刹吸收了大量的贞元激素，身上斑点暴现。

不久，贞元素已被吸纳殆尽……贞无激素令晰罗刹体内威能大增，将激光锁渐渐震逼出体外……“霞……嚎……咤！”晰罗刹体内威能暴现，连声厉喝，一举震溃困锁了她多年的激光锁困，终于忍不住心头狂喜，仰天长笑道：“哈哈，孩子们，干得好！”恍然大梦一场，玄虎被晰罗刹放荡恣情的大笑声惊醒过来，诧异地看着美若天仙的晰罗刹，心内慨然忖道：“贞元激素果然威力无穷……终于成功了……”“玄虎！！”晰罗刹娇呼一声，流波飞转，扑向玄虎，未等玄虎回过神来，晰罗刹已一下冲到玄虎身边，搂紧玄虎，将湿儒性感的樱唇含上玄虎的骇然和开的嘴。

惜儿昏身娇偏无力，幸福无比，陡见妈妈举动，不由惊讶忖道：“呀，妈妈接着阿虎接吻，究竟是什么意思……”惜儿尚未迷惑不解，眨眼又见晰罗刹飞身伏到玄虎身上，将玄虎紧紧压在身底，更伸出清香四溢的长舌，伸入玄虎的楼腔内撩动。

玄虎被晰罗刹搂抱压在身底，半点也动个得身了，只在心中骇然想迫：“她的舌头撩动我的快感如泉……但她是长辈……怎可以这样亲嘴……”惜儿见妈妈那不堪入目的举动，不由气得妒火中烧，恨恨忖道：“阿虎是我的男人，妈妈这样做，太过份了……”晰罗刹疯狂亲吻，一直过了盏茶功夫，才缓缓抬起头来，涎液四溢，“晰……晰……”吸吮着舌头，骑在玄虎身上，显得非常惬意，她贪婪地肴着玄虎，恨不得将他一口吞进肚里，玄虎非常难堪，用手支着晰罗刹的肩膀，以防她再有突然举动晰罗刹骑着玄虎，迟迟不肯下身，玄虎大窘之下，忍不住焦躁地大喊道：“啊…对不起，你老这样……我有点受不了啦……请尊重点……”晰罗刹无奈，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满脸妒色地看着惜儿，悻悻说道：“惜儿，这小子身体强壮如牛，你和他交合，干起来乐趣一定很大……你要小心……说不定哪天我会把他抢到手里……哈哈，你们起来吧！”玄虎急忙爬起身来，胡乱地穿着衣服，心里尴尬地忖道：“这女人不是地球人，言行举止，简直是变态，性欲畸变，就是地球上的淫娃荡妇和她比起来，恐怕也是望尘莫及！”惜儿，玄虎迅速穿好衣服，随同晰罗刹冲出囚室。飞晰见晰罗刹风风火火地跑出，急忙跪在恭贺道：“恭喜族长！”晰罗刹不见幻晰，急忙问道：“幻晰呢？”“刚才警报大鸣，外敌

来犯，幻晰赶回控制厅了。”飞晰急忙回答。

“走！”晰罗刹一听，急忙说道，飞身疾奔。

四人来到另一控制室，乘坐磁波升降机往顶层控制厅。

磁波升降机刚刚停稳，晰罗刹一马当先，冲往出入口控制厅，边跑边疑惑地问道：“究竟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来闯城呢？”四人飞速掠进出口控制厅，只见众人分成三堆，蓝天使与血、幻晰对峙，舰长剧战龙晰，赤龙的伏龙锁已经溃散，正与虎神蜂角力。

赤龙与虎神蜂久战不下，被虎尾鞭缠勒得“呜……呜……”痛苦怪叫，他两手握虎神蜂鞭拼力挣扎，心中惊恐地暗道：“啊……这怪鞭锁勒的我无法解开，劲项剧痛得快要折断……”惜儿见状，大吃一惊，急对玄虎说道：“阿龙形势不利，快去帮他……”“唔！”玄虎答应着，飞身向赤龙奔去。

“赫！”玄虎暴吼一声，纵身而起，催谷体内的六神劲气，身体急速旋转如锥，迅疾如电，“锵！”的一声，死命踢中赤龙的头颅……

第九十章 双神并现

“呀——”赤龙恶点虎神蜂，被虎神蜂缠勒颈部，正全力迎敌，孰料却飞来横踢，玄虎一脚狠狠踢中赤龙头部，赤龙惨叫一声，痛裂心肺……虎神蜂亦碎不及防，在玄虎踢中赤龙头部劲力的冲击下，虎尾鞭脱手而习水由骇然忖道：“呀，他妈的，这混蛋击力太猛，弄得我长鞭都脱手啦……”“阿虎，你疯了吗？”惜儿惊诧莫名，失声大喊。

蓝天使目睹赤龙被震飞的惨状，浑身打了个激伶，冷汗刷得就流了下来，心痛的泪花眼里打转，惊恐地忖道：“呀，玄虎这杂种竟心怀鬼胎，趁这机会偷袭阿龙……真是卑鄙无耻！”赤龙做梦也想不到玄虎；临敌竟会挥戈相向“隆！”的一声狂撞地面，心内大惧，痛苦忖道：“呀，促不及防，被踢得头痛欲裂……”玄虎一袭得手，穷追猛打，赤龙尚未站稳身形，玄虎已然飞身赶到，凌空扑击，暴声喝道：“赤龙，我今日同你做忌！！”赤龙趁玄虎攻击的瞬间，迅即解开缠绕在颈上的虎尾鞭。

玄虎哪里会给赤龙喘气的机会，凌空下踢，向赤龙攻出“滚滚旱雷”。

赤龙见玄虎来势凶猛，顺势滚身，堪堪避过玄虎重击，心下骇然，惊诧莫名道：“玄虎这混蛋！干吗倒戈相向？……”“咣！”玄虎一脚踢空，旋即纵身而起，身体急旋，大叫一声，向赤龙再次攻击“回头是岸”。

赤龙虽然心内狐疑，但对玄虎仍不加提防，仓促之间，来不及挡架，玄虎厉猛的玄子腿又猛踢中赤龙头部。

“BOOM！！”赤龙口中箭血狂喷，厉声惨嚎，苦不堪言。

雷克惊见，吓得呆立空中，骇然叫道：“吓！”晰罗刹冷眼旁观，见玄虎连袭得手，不由在心头暗叫道：“打得好！”惜儿见玄虎似欲发病，大敌当前，竟分不清敌友，向赤龙痛下杀手，自己人火并起来，遂急祭起观音指，用精神力感召玄虎道：“阿虎，立刻停手！”晰罗刹蓦然发现惜儿用指，沉着脸走到惜儿面前，愤愤地道：“哼！”惜儿集中精力感应玄虎，根本觉察不到已有危险迫近身边，晰罗刹挺拳直捣惜儿面门，惜儿惊叫一声“……哟……”，被震飞身直撞墙壁。

惜儿被打得眼前金星乱冒，满腹狐疑，忍不住惊叫道：“妈妈……你……”晰罗刹横眉怒目，狠狠盯着惜儿，语气严厉地说道：“不要多事！！”蓝天使要兼顾小女孩，更兼有血。幻二晰虎神耿耿，想不出援救赤龙，但苦于无计可施，直气得气冲牛斗，暴跳如雷地破口大骂道：“玄虎你这狗杂种，真是岂有此理！”血、幻二晰见蓝天使急得半死，不由觉得十分开心，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玄虎的攻势凶猛绵密，赤龙始终不愿与玄虎为敌，只好勉强招架，顿时陷于劣势，只见玄虎腿影如电，罩定赤龙周身凌厉攻击，厅内顿时发出一阵乱响“砰！”、“噗！”、“碰！”、“磅！”。“蓬！”、“喀！”、“铿！”、“碰！”赤龙若非有钛极身护体，早已被踢毙。

赤龙一边招架，一边痛心疾首地大喊道：“阿虎，我们是自己人呀！快停手！”“放你妈的千秋大屁！谁和你是自己人？”玄虎眼喷怒火，厉声垢骂，伊然与赤龙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发力猛踢，继续怒骂道：“他妈的，老子今大不杀你，就对不住我的历代前世！”赤龙欲辨，无奈玄虎攻势太疾，一不留神，胸部洞开，玄虎迅即旋身飞腿“豁！”的一脚，踢中赤龙的胸部。

赤龙胸前一黑，胸内气血翻涌，鲜血夺口而出，顿时手忙脚乱，玄虎又迅猛挥拳出击。

重拳力贯千钧，轰中赤龙面门。

“吼！！”赤龙惨受痛击，狂怒攻心，暴吼一声，霎时体内钛极金身与神火猛然暴发，强悍无俦的劲力，陡然震飞玄虎。

赤龙得以喘息，忍不住心内哀痛，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何玄虎；临阵倒戈，自己没伤在敌人手中，反倒伤在自己人手里，他奋力起身，忍着撕心的痛楚，暗自哀鸣道：“呜……我的头部剧痛攻心，看来已被他踢伤了……玄虎，你这条疯狗，老子我今天扒你的皮虎神蜂看到这精彩的场面，不由喜从心来，他狂喜地暗道：“哈哈，幸好他们是笼中鸡作窝里反，否则我未必斗得过这红发小子……”雷克与龙晰僵持着，挪不动半步，他看着赤龙惨遭重创，不由伤痛欲绝地忖道：“急死我了，被这家伙拦助，眼睁睁地看着赤龙吃亏，竟无法援手……”蓝天使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心惊胆颤地看着二人恶斗，玄虎攻到赤龙身上的每一记都仿若击在她的心上，正当她绝望之际，陡然赤龙震飞玄虎，顿感精神一震，大声叫道：“阿龙，振作呀……快将这狗杂种碎尸万段，免得他再乱咬人……”小女孩亦受感动，看着赤龙，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晰罗刹幸灾乐祸地看着赤龙，脸上孕着冷笑，忍不住脱口赞道：“这红发小子的战斗能力不俗！”惜儿挣扎着站起身来，用手擦着嘴角上的血迹，心内大惑不解地忖道：“这不乱套了么，阿虎怎么竟会大失常性？……反脸打起阿龙来……奇怪的是，妈妈不但不让制止，反而幸灾乐祸地坐山观虎斗，这到底都是怎么啦？……”玄虎被赤龙劲力弹飞，眼见功亏一篑，直气得咬牙切齿，两拳几欲摆出水来，他两眼冒火，看着赤龙，脑海再次泛起水神共工的前世景象，为争夺蛇神千女，他与火神祝融生死恶斗，一直激战七天七夜，双方势均敌，斗得天翻地覆，鬼神皆惊，最后由于力竭，共工不敌，惨败于祝融手上，一想到这奇耻大辱，他就忍不住心肺欲炸恨声吼道：“嘿！他妈的，我就是拼掉性命，也要将当年的耻辱，在今天洗雪清楚！！赤龙，我操你一百辈祖宗，你给我拿命来！！”赤龙一听，直气得两眼血红，自己一忍再忍，多次迁就他，想不到他如此歹毒，次次欲置我于死地，全不顾几

世情谊，竟是猪狗不如，自己竟然瞎了眼，屡次吃亏，还当他是朋友，既然你陈谷子烂芝麻地老翻旧帐，对我不仁那没办法，撕破了脸，我也就对你不义，当我怕了你？混你妈的蛋吧，我今天豁出去了，就跟你拼个高低，赤龙越想越气，也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姓玄的，你真混账，想不到你比猪狗还糊涂，几世的老账，你还记着，若论起来，你该欠我几辈子的情，你不念旧恩，反倒恩将仇抱，你还他妈的算做一个人？！呸！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畜牲，你也不想想，前世今生，怎能混在一起？！既然你这样蛮不讲理，我赤龙今天豁出去了，就同你玩到尽！”赤龙一边咆哮着，催运起周身钛极金钟和火神祝融的功力，形成一个悍然无匹的钛金钟火气团，准备向玄虎发出反攻，一边在心内思忖道：“我头部已然受伤，很是吃亏，但现在有理说不清，唯有尽力把他击败再说。”两人都杀红了眼，还顾什么后果，什么情谊。

“嚎……”“啊……”两人全力以赴，闻声暴叫一声，悍然战到一处，霎时间，只见已浪滔滔，卷向赤龙，赤龙则聚起无数口钛极烈火金钟，以排山倒海之势，砸向玄虎，两股已劲互相撞击，充斥整个控制厅。

惜儿抵抗不住这狂猛劲力的冲击，蹬蹬蹬不断后退，骇然忖道：“呀，这股凛冽的气劲硬逼过来，令我无法立稳脚根，步步后退……”蓝天使护住小女孩，一再提升功力，才能立身，不由骇然忖道：“我要不断提升护身气劲，方能抗衡……”“嘿嘿，两个都这么厉害，太好了！”晰罗刹隔山观虎斗，神情显得异常兴奋。

玄虎奋身扑击，一边进攻一边狂妄地叫道：“姓赤的，你这电击雷劈的狗杂种，知趣早点向老子投降，我念在同行的份儿上，尚能给你留个全尸，否则，你若是死不悔改，今天我就将你一一碎尸万段！！永无轮回！！”赤龙一面加强反攻，一边反唇相讥道：“呸！你这野种，我看你是做梦娶媳妇——竟想好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想你家是十八代都缺阴德，才继德下你这么个不会说人话的畜牲。开口便废话连篇，比猪屁狗屁还臭，顶风臭出四十里，有种你就尽力攻呀，今次说不定谁把谁碎尸万段！！”“好，姓赤的杂种，我看你是开水煮鸭子——一到死也是嘴硬，既然你不珍惜自己狗爹狗妈留下的这付皮囊，我今天就成全你，我不但要把你碎尸段，更要反你挫骨扬灰，接招，尝尝老子这招，‘大水淹七洲’的厉害！”“哼，姓玄的，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你这两下子，要论欺门灭祖，残杀自己的亲外公，那是没人敢跟你比，但今天犯到我得手里，我就替玄博士出一口恶气，教训教训你这败类，有招尽管全使出来吧，我保证让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看好了，我这招‘恶龙噬’立等就取你的狗命！”二人一边高声叫骂，一边拼尽全力欲置对方于死地，玄虎攻出的水劲如万斤波涛，狂冲力压，赤龙疾吐的火劲如雷狂轰，猛砸剧劈。

控制厅内海啸山崩，天昏地暗，两人又斗个势钧力敌。

赤龙越斗越惊，骇然忖道：“呀！他的击力源源不绝，无穷无尽……”玄虎越攻越惧，惶急暗想：“嘿，竟看不出，他虽然早已受伤，但战斗力却丝毫无损……”玄虎忖罢，焦躁不安，又开口骂道：“姓赤的，看不出你他妈的算是块料，还敢虫老子玩两刷子，好吧，今天就和你玩个尽兴，老子要把你拖也拖死，一直到你筋疲力尽，才一条一条将你撕烂，一块一块将你捏碎，来来来，接我一招‘洪荒五洋水’，保证叫你成死鳖烂龟！”“你个姓玄的狗杂种，老子我没有三把神砂，也不敢倒反西歧，就你那点能水，吓唬住谁了，跟你这禽兽搭上手，算我倒八辈子雷，但为了玄博士，我就降低一

次身份，和你这盲牲玩到底，看好了，我这‘天罗火网’马上就将你烧成灰！”两人狂攻猛斗，仿佛重演数千年前，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催天毁地的恶战，狂猛的水火烈劲，轰向四面八方。

惜儿功力最浅，被椎压的撞塌墙壁，紧接着四周墙壁又被这无禱的劲力崩坍催毁。

大厅内，功力高的只能勉强站稳住身形。

“轰！”“隆！”猛厉的无法形容的水、火劲，四散扩张，又把整个层控制厅的两幢内外墙，暴烈轰个粉碎！

惜儿被催狂撞警天大柱，直吓得脸色惨白，胆颤心惊地忖道：“呀……幸好有这个大柱挡住，否则便被震出半空！”幻晰和血晰见势不妙，急忙伏在地上，方能稳住身形，而蓝天使则巍然不动，功力足以保护自己和小女孩。

伤重的水神峰无力抗拒，被巨力催得直飞出去，吓得亡魂皆冒，心内直叫道：“惨……若跌出柱塔，肯定粉身碎骨……”“碰！”晰罗刹然拉住水神峰，双脚如山矗立，水、火劲难以动她分毫。

飞晰狂跌地上，心内叫骂：“他妈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雷克运力抗衡，安然不动，看到龙晰狼狈的样子，不由心里暗喜道：“这家伙狼狈不堪，证明我的功力比他高！”龙、虎二人倏然分开，互相打量对方，赤龙茫然想道：“这场恶战，又是旗鼓相当！”玄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看着赤龙好好站在一边，心内疑惑：“我已倾尽全力，还是不分高下？”他只觉棘手，呆呆地看着赤龙，始收起傲气，无恨忧伤地想道：“我本以为凭我3世功力，打败他如捏死个虫子，谁料道事出偶然，看情形他亦重获第3世功力，这样麻烦来了，不可轻觑！”赤龙两眼尽透怒火，默默地看着玄虎，不知不觉中，两道鲜血流出鼻子，这个细微的变化，玄虎看在眼里，不禁眉毛一耸，脸上顿时呈现出幸灾乐祸的神色，他心里得意地笑道：“嘿嘿嘿，其实你已经输了！”“胡……”赤龙一见玄虎那轻浮的样子，顿时气得心肺欲炸，愤然忖道：“狗杂种，昏头昏脑的你还得意！看我怎么教训你……”“赫——咤！！”功力输了半筹，令赤龙发怒如狂，忍不住暴然长啸，猛地逼出超乎自己的功力的潜质，威力骇人无比！

蓝天使乍见赤龙重新鼓起斗志，劲力骇人，心情非常激动，人声喊道：“阿龙，努力啊，你一定会赢！”雷克舰长对龙、虎二人超乎常规的发挥出威能，始终迷惑不解，他诧异忖道：“龙、虎两人的功力都突飞猛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玄虎心中有底，为激怒赤龙，故意嘲讽道：“拼尽吧，那才死得像个英雄！！”“嚎——喝——”赤龙愤然仰天长啸，拔地而起，只觉得内息充盈，澎湃激荡，不由兴奋莫名，暗自忖道：“呀，我这一愤然催谷，竟将体内的钛极与神火劲溶融起来，威力更进一层，轰出的劲力，比以前更加凌厉强猛，我不妨就用‘钛火双极绞磨绝灭’攻他……”赤龙忖罢，双臂搅动，人如神龙在天，凌空向玄虎攻出了天灭世的钛火双极威能。

玄虎看见赤龙泰山压顶般扑来，遂祭起“六神诀”劲气，心里不屑地暗忖道：“这小子看来已是黔驴技穷，又攻出这一破招，嘿嘿，这一招我早已见识过，只用‘如来破金’就可将它催毁！”“嘿——”玄虎一声轻啸，手结佛印，纵身而上，以“如来破金”拆解赤龙攻来的猛招，并狂妄地叫道：“哼！你还有什么本事再同我玩，黔驴三技只能自取其辱，杂种，你的末日到了！”“轰！！”这一回硬拼，比刚才更是凌厉凶猛，玄虎打错了算盘，注定吃亏，甫一交手，只见钛极火极将玄虎的水劲压得倒卷，狂撞地板！玄虎心

底一凉，骇然忖道：“不妙，我估计错误了……绞磨劲比我想像中的劲力强猛得更多，我双手被绞磨得旋开，防守尽失……”“轰！”“篷！”玄虎惊觉之退，赤龙瞅准空隙，双拳齐下，痛击玄虎的头部和肩部，万钧之力，只将玄虎轰的在“轰——轰——”巨响声中一连撞破两层厚达三公尺的坚硬合金地板层。

“虎……”惜儿直吓得倒吸一口冷气，失声惊呼。

“好！”蓝天使恶气长出，直看得心花怒放，连声叫绝。

雷克舰长神情一振，狂喜地忖道：“赤龙越战越勇，看来胜券在握了！”嘶罗刹大吃一惊，料想不到赤龙竟会有如此威力，她急急跌下楼层，看见赤龙威风凛凛悬在空中，周身烈焰升腾，玄虎正从地上慢慢爬起，心中不由转惊为喜，欣慰忖道：“吼，看来玄虎仍有战斗力，赤龙仍未彻底胜利！”

“唔……”玄虎痛苦地呻吟着，鲜血流出鼻孔，他轻轻抹去血迹，两眼透着杀气，狠狠地盯着赤龙，恨恨说道：“好！好！！这才过瘾！！”赤龙此时仍没有害人之心，他狠狠地教训一次玄虎，以为他由此会醒悟，尽快化于戈为玉帛，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因此他一击得手后，没有乘胜追击，尚抱有一丝幻想，他和颜悦色地对玄虎说道：“阿虎，我们本是好友，何必为前世的怨恨而反口成仇，何况现在大敌当前，你我更应互相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共同的使命……别在斗了！”事情已到了这步份地上，玄虎内心只是充满仇恨怒火，哪里还需要会顾到友情和使命，哪里还会听进赤龙的劝解，他猛地钻起身来，一股从未有过的激劲在体内汹涌澎湃，他的周身竟由此布满了晶莹剔透的冰锥，绵绵的水劲猛地被逼出，超乎自己功力的潜能，他在心内忿恨忖道：“哼，我也可以把功力提升到超越极限！”玄虎的杀意已进入疯狂状态，听到赤龙的劲解，不但不冷静考虑，反而如火上浇油，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大吼道：“你他妈的给我闭上那张鸟嘴！你算是一个什么东西，竟敢在我面前狗戴帽子——装人样！说得轻巧，凭你三言两语，就可以抹掉前世的深仇大辱吗？呸！！做你妈的千秋大梦去吧！老子今次三世神功，合成一招，不将你碎尸万段，我誓不為人！！”此时，回过神来的众人，也顾不上对峙和厮杀，不分敌我，纷纷跃下观战。

玄虎将三世神功催谷到极限，无裨的水劲竟凝结成厚厚的坚冰，他暴叫一声，破冰而出，周身霎时迸射出密集的冰锥，向四面八方激射开去，仿如出煞恶神，凌空而起，扑向赤龙，暴跳如雷的大骂道：“姓赤的你这杂种，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今次我就用绝招‘霹雳惟河狱’取你的狗命！”赤龙见玄虎竟丧心病狂到发疯的地步，因此也收起幻想，催谷起超越极限的钛极金钟神火气劲，在周身形成一个金钟状的火劲气团，冷冷地看着玄虎，心内忖道：“论招，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胜负取决于功力，威能在临敌发挥上能增强到什么程度……”赤龙想罢，淡淡说道：“好吧，天堂有路你不起，地狱无门你偏来投，你不想活，也怪不得我无情无义，既然已撕破脸，那就索性放开手脚，尽情地玩一玩吧，看招，我这招‘排山倒海’就送你去归西！”赤龙话音未落，早已奋身扑上，与玄虎战在一处。

玄虎腿影朦胧，快似闪电，惊若尽鸿，赤龙拳势茫茫，迅如星火，翩若娇龙。

只听“篷！”“碰！”两声闷响，赤龙猛拳狠狠捣中玄虎面门，玄虎亦一脚铲中赤龙的头部。

赤龙不顾痛楚，身形急旋，双拳出击，趁玄虎闪避不极，直捣玄虎两

肋，“砰！”的一声闷响，玄虎身上的坚冰气劲被那无涛的拳劲击的纷纷碎裂。

玄虎闪电旋身，厉腿横扫，死命踢中赤龙的股部，赤龙乘虚而进，一拳击中玄虎的胸部。

两人豁尽功力，玩命力拼，只攻不守，互相痛击对方，同时亦频吃对方猛击，但玄虎明显地将攻击重点集中在赤龙头部。

霎时，只听室内厉风呼啸，人影绰绰，吼声如雷，击声如雨，“锵！”“宏！”“噗！”“砰！”乱响声中，两人各自不知吃了对方多少记。

突地，赤龙感到头部撕痛欲爆，两眼昏花，视物竟模糊一片，不由心惊道：“哟……头部早已被偷袭所伤，再捱下数不清的重击，脑部剧痛无法形容……糟糕，头伤影响了视觉神经，眼前竟模糊一片，已看不清玄虎的身影攻势……”赤龙被头伤所累，形势顿时急转直下，已无还手之力，只有连番捱打的份儿了。

玄虎精神一振，将胸中的怒火和仇恨全部集中到脚上，身体放转如轮，数不清的厉脚，仿如狂风暴雨，照着赤龙头部猛泼，只听一阵疾响，仿若雷打柳絮，“噗！”“啪！”“砰！”“碰！”。

赤龙口中鲜血狂喷，身形仿若被疾风卷起的败叶，在玄虎有脚雨中忽上忽下，忽东忽西。

“呜……”赤龙凄惨哀绝的叫着，钛杖身卒被踢的碎裂，七孔流血，惨败了……仿若一块石头，被玄虎踢撞向地面……“钛极身已破，是你归西的时候了！”玄虎暴叫着，飞身跟进，凌空下击，欲置赤龙于死地。

“停手！！”晰罗刹双臂抱胸，厉声喝道。

玄虎愤怒地看着晰罗刹，但不敢违命。顺从地答道：“遵命！”蓝天使等人不由一脸愕然，惊异地忖道：“呀，玄虎怎么对晰罗刹这么服从？……”只有小女孩表情木然，毫不惊愕。

惜儿更是莫惊惊诧，百思不得其解，忽然她脑际灵光一闪，又想起刚才在囚室妈妈亲吻玄虎的情景，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恍然大悟地忖道：“呀，我明白了，原因是母亲在拥吻玄虎时已导入唾液，然后以强大的信息蒙控制他服从命令惜儿想着急忙跑到晰罗刹身边，惊慌失措地对晰罗刹哀求道：“妈妈，赤龙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请饶他一命！”“哼！”晰罗刹冷哼一声，霍地取下头上的头盔，两眼盯着惜儿，一脸得意神色，讥讽惜儿道：“妈妈？我怎会有你这杂种女儿？”众人正大惑不解，只见晰罗刹面上和身上的皮肤纷纷气化溶解，露出了一个阴险奸诈的面孔。

惜儿惊得眼都直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惊恐地大叫起来：“你是……蜂罗刹！！”众人仿佛从恶梦中梦来，看着好笑的蜂罗刹，犹如三九天喝冷水一一凉透心了。

蓝天使气得脸气煞白，在心里绝望地喊道：“我的天，原来我们全都坠入蜂罗刹的圈套里！”惜儿呆呆地看着蜂罗刹，始终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迟疑着问道：“我……我的妈妈呢？”蜂罗刹脸色奸诈，狠狠地看着幻晰，冷冷的命令道：“幻晰，把那贱人带来！”“遵命！”幻晰沮丧地走出大厅，蜂罗刹面带嘲讽地看着众人，冷冷说道：“给你们一个忠告，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一一杀无赦！”幻晰很快提来晰蜂罗刹，放到地上，众人看去，只见晰罗刹面色惨白，头发凌乱，遍体鳞伤。

本来英明威武的天晰族长，已被折磨的面色憔悴，虚弱不堪，不省人事……惜儿看见母亲，奋不顾身地扑到身前，扶起昏迷中的母亲，顿时泪如

雨下，痛哭失声地叫道：“妈妈……呜呜呜……”幻晰、龙晰、飞晰、血晰等人，背叛了族长，感到无限内疚，但为了生存，实在没办法……虎神蜂来了精神，神气活现指着众人道：“你们现在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乖乖的束手就擒，听候发落，可保活命，否则全都格杀！”蓝天使伤惶无计，心中忖道：“就算逃走，也救不了阿龙……该怎么办呢雷克舰长冷眼观察，心内权衡道：“放手一搏……但没把握斗得过这么多人……”众人正在束手无策，忽然蓝天使身边的小女孩挣脱蓝天使的牵扯，带起一道灵光，拼命逃走，蓝天使大吃一惊，“呀！”的一下叫出声来。

虎神蜂一见小女孩竟敢违抗命令，忍不住怒火中烧，大骂道：“可恶！”虎神蜂恼怒万分，认为小女孩把他的话说反放屁，大失面子，因此抢身而出，捕捉小女孩。

谁料小女孩的身法诡异灵活，虎神蜂竭尽奔速，也无法抓得住她。

蜂罗刹惊异地看着小女孩灵巧的身影，不禁讶然忖道：“呀，看他身法，竟是千岁女帝的‘灵波神步’！？莫非这女孩是女帝的尊种？！嘿嘿，太好了，我正愁斗不过女帝，若捉住女孩做人质，对付女帝就更容易了！”

第九十一章 千载深仇

“飞晰、幻晰、血晰，快围捕这娃儿！”蜂罗刹打好主意，大声命令众晰。

三晰飞速自小女孩包抄过去。

飞晰一马当先，扇动大翼，心中鄙夷地忖道：“捉一个区区的小女孩，杀鸡焉用牛刀！”但说也奇怪，四人无论如何包抄，不要说捉到女孩，连女孩的头发也沾不着一点儿。

蓝天使乘乱纵身飞到赤龙身边，看着奄奄一息的赤龙，不由心如刀绞，她抱起赤龙，凄然呼喊道：“龙……龙……醒醒呀……”蓝天使把了把赤龙的脉搏，放下心来，暗自叹息道：“唉……伤得好重……幸好性命无碍……”看到赤龙的惨状，蓝天使忍不住胸中烈火，回头愤怒地看着玄虎，破口大骂：“玄虎，你这禽兽不如的狗杂种，丧尽天良，竟害自己人！”玄虎直气得脖子上青筋暴跳，横眉立目，眼透凶光，恶狠狠地骂道：“臭婆娘，还敢乱骂，我将你两个一齐毙了！”“哼！”蓝天使强忍怒气，哼了一声，暗自忖道：“形势不利，唯有先忍下这日气，日后再跟他算帐……”“快些救醒阿龙再说！”蓝天使顾不上再和玄虎斗嘴，打定主意，一手托住赤龙的风府，玉枕二穴，一手抚向赤龙的膻中穴，将火云劲源源输进赤龙体内。

雷克静静看着室内四人和小女孩如捉迷藏一样的折腾，不由惊异地猜测道：“小女孩的灵光，是千岁女帝的独有威能，由此看来，这女孩九成是女帝的后人……”雷克继而忖道：“由目前情形来推测，看来蜂罗刹已控制了蜂、晰两族，而且胆大妄为，似乎不惧千岁女帝的严惩！竟敢捉拿起千岁女帝的后人来……现在她这样围捉小女孩，定是打算作为人质！”雷克忽然心内一动，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千岁女帝一定出了事，所以才出现内杠，若是这样，实在是太好了！他们内乱，我就可以冷手拿个热煎包，坐收渔人之利！”雷克思绪飞转，不知不觉牵动内劲，竟在两掌间泛出紫色毫光。

龙晰蓦然看见，心中立刻警惕起来，蓄势暗忖道：“这家伙的威能突然强大起来，似乎想反抗了！”雷克见机不可失，不由心中暗忖：“先脱身，再向天尊请援兵，歼灭她们！”雷克打好主意，骤提威能，“吼！”地暴喝一声，向龙晰飞身攻来。

飞晰早有准备，运劲于爪，讥讽地对雷克说道：“怎么，想造反？！尽管放马过来！”雷克凌空攻出“质子双催拳”，龙晰握拳曲时，以“晰时震天柱”化解雷克来拳。

“碰！”爪拳相交，暴出一声闷响，龙晰心头一震，暗叫不妙。

“呀，他今次是双拳齐轰……”“碍手碍脚的，滚开吧！”龙晰正在惊愕之际，雷克劲力疾吐，叫骂中，已将龙晰轰然震退，雷克的威能明显比他高出一筹。

“三十六计，走为主计”雷克纵身而起，冲向破洞，欲逃出包围。

谁知蜂罗刹比他更快，身形一晃，早已拦住他的去路。

蜂罗刹哈哈大笑嘲弄雷克道：“哈哈，想逃？太天真了！”“喔！”雷克吃了一惊，马上回过神来，向蜂罗刹出拳猛攻，大叫道：“挡我者死！”蜂罗刹也不搭话，只是面带讥笑地看着雷克，迅速攻出一记“蜂尾针”。

“嗤！”一声微响，指芒刺破质子气劲，直击向雷克的拳头。

一阵剧痛钻心，令雷克心头一颤，心中骇然忖道：“哎呀！……她的指劲有如万针刺入我的手臂，剧痛无比，令我的劲力立刻散溃……”“倒下去！”蜂罗刹指劲一吐，雷克像是非常听话，翻身往底楼跌去。

“呼——”龙晰欲落井下石，见雷克坠下，乘机偷袭，不想雷克身形急旋，躲过龙晰偷袭后，竟反客为主抢到攻击的位置，心内忖道：“呸！想偷袭？做梦！我就拦腰将你劈成两截，看你能否重生？”雷克心随意转，粹然出手，化拳成掌，以“质子刀”猛斩龙晰腰部，谁知双臂到一半，掌刀竟被龙晰抓住，雷克心内一惊，骇然忖道：“不妙，劈到一半，便被他身体新住，且箱得太牢，不能抽回手臂……”“啪！”雷克舰长正在错愕之际，颈项两旁大动脉已被龙晰狠狠劈中。

雷克慌忙撤掌，未回救，“轰！”的已响声中，龙晰力贯千钧的猛拳狠狠击中面门，在劲力冲击下，雷克犹如一颗出膛的炮弹，“磅！”的一声狂轰地面。

“不打了！”雷克见势不妙，大叫休战，但心中暗自盘算道：“这蜂罗刹威能高不可测，还是保留实力比较划算……”龙晰正想乘胜追击，忽听蜂罗刹冷笑道：“嘿嘿，这家伙很懂实务，暂且放过他吧！”龙晰拳痒难碍，在心中不满地嘀咕道：“没得打了，真没劲！”蜂罗刹看着怪模怪样的雷克，不由眼睛发亮，心内默想：“看样子，他也是外星人，慢慢再查问他的来历也不迟！抓住女孩才是要紧事！”此时，厅内四处围着小女孩团团乱转，但始终是无济于事，小女孩在四人合围的缝隙中左闪右避，仿若游鱼在水。

血晰不由焦躁起来，心内忖道：“小东西，真是可恶，非用绝招对付她不可！”“晰——晰！”一声微响，血晰双目突然向小女孩喷出无数血箭。

原来有种晰蝎能从双目喷出剧毒血液，袭击猎物，就是体格庞大的野牛，也立刻毒发身亡。

血晰喷出的正是有毒的血液，倘若射到女孩身上，后果可想而知。

不料女孩非常灵敏，见势色不对，仿若燕子，翩然俯冲，眨眼射过血箭，于是血箭射中飞晰的阔翼。

“咩……”飞晰猛觉剧痛钻心，忍不住长声惨叫起来。

飞晰倒霉，幅翼遭殃……惨叫着跌落地上，血晰不好意思，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围攻四人被惨叫惊得一愕，女孩心头窃喜，倏然冲出包围，向被洞电闪而去，不料女孩笑音未落，瞬即突吃一惊，原来蜂罗刹威风凛凛挡住去路，怪异地看着女孩，冷冷问道：“哼，玩够了没有？”女孩似乎对蜂罗刹甚为忌惮，加速逃遁，蜂罗刹衔尾穷追，似乎成竹在胸。

蜂罗刹边追边忖道：“我对灵波神步早以研究出破解之法，这次就用来实战。”两人一前一后，盘旋追躲，那情形有如方程度赛车中，后车紧咬前卒尾，利用气流原理令前车无法抛离或摆脱后车一样，果然，蜂罗刹越追越近，女孩已显得惊慌。

眼见女孩就要接近破洞，而此时更上层的破洞正有人窥伺。

原来此人就是 T 组织威能最高的武士——隐武士。

隐武士威能指数是：“攻击力：12000 公斤，抗击力 1 公斤，奔速：每小时 3564 公里（三倍超音速）特殊威能，A、隐形光波，干扰敌人视觉脑电波，不能监视他身上的颜色光波，从而达到隐形效果，R 催细胞劲，能使敌人体内细胞急速衰退萎缩，老弱而死。”隐武士本想混水摸鱼，但看到蜂罗刹威能高不可测，心内忖道：“蜂罗刹人强马壮，目前不宜出手！”“这女孩看来身份特殊，不过快要被擒住了！”女孩与蜂罗刹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蜂罗刹一边从从容容地追着，一边阴险地看着前面的女孩，暗中祭起“蜂针芒”。

“嘶！”“嗤！”随着一声破气之声，蜂罗刹应指发出“蜂针芒”瞬即击中女孩脚底的涌泉穴，女孩惊叫一声，中招后身形失控，“碰！”后巨响声中，狂撞墙壁。

“哑……哑……”女孩站起身来，哑然惶叫，眨眼蜂剑芒便攻占了女孩的左腿，女孩抱腿蹦跃弹跳，似乎苦不堪言。

蜂罗刹幸灾乐祸地站在女孩面前，讥讽问道：“还能跑吗？”女孩顾自折腾，满头大汗，默默不语。

蜂罗刹看着小女孩，开心地笑着，暗自得意忖道：“针芒入体，在血管里乱刺乱钻，令人痛不欲生！”只见女孩痛得冷汗直冒，面色惨白，但却不嚎半声，显得十分倔强。

蜂罗刹不由感到既恼怒又佩服，暗自赞道：“嘿，瞧不出，小小年纪，便有这么高忍耐力，不愧是女帝的孽种！”蜂罗刹大感扫兴，于是吩咐虎神蜂道：“把他们全部上镣！”“遵命！”蓝天使替赤龙输功已有半个时辰，但赤龙却仍没有任何反应，她不由在心中叹口气。

“唉……赤龙仍未醒来……没办法，唯有束手就擒……”龙晰拿着镣烤走向雷克，看着雷克故意油嘴滑舌他说道：“这微型核爆锁镣，欢迎你们把它震破，它会带给你们无穷乐趣，保证能把你的炸个粉身碎骨，嘿嘿，怪物，不信你就试试，一试之下，那种升天的美妙感觉，包你几世都忘不掉。”成者王侯败者寇，现在成了人家的阶下囚，雷克敢怒不敢言，他在心中恨恨地骂道：“妈的，装得怪幽默的，就你这块料，现在可以大言不惭的说风凉话，真是虎落平原就犬欺！！”虎神蜂手举微型锁镣，又开始显出一付飞扬跋扈的样子，凶巴巴地喝斥众人道：“识相点，快点带上锁镣！”惜儿神色沮丧极了，凄楚而无声地流着泪水，神色十分哀绝。

看见惜儿悲戚模样，玄虎脸上闪过一丝怜悯的神巴。

玄虎心情矛盾，落落寡欢。

蜂罗刹兴奋地冲向玄虎，吻了一下玄虎的面颊，笑吟吟他说道：“阿虎，你刚才打得真精彩！令我感到你是那么凶猛强悍，我会好好奖励你，给你一次热烈无比的一一交合！”“嗯……”玄虎一听，顿时心花怒放，兴奋的魂灵飞上了九大。

“族长，这些垃圾全部锁好了。”虎神蜂监督众人戴好锁镣，大声报告说。

蜂罗刹时臂搭在玄虎的肩上，略微沉思一下，迅即命令道：“唔，送上去2号舰，严密囚禁吧！”破洞上窥伺的隐武士，闻听在心内嘀咕道：“2号舰？”月色朦胧，深夜沉寂。

绿洲平静的湖心突然泛起轮轮涟筋，眨眼滔天巨浪，冒射出一个圆形物体。

球中盛载的正是赤龙等阶下囚，虎神峰、龙晰虎神耿耿，押解众人。

圆球直冲上乌云密布的天空，瞬即穿过密云，再不断向上飞升。

不久，上端出现光洞，并射出异光罩向圆球。

原来，女帝2号舰是藏在乌云的密云里，就是平日沙漠艳阳高照，天空也经常有广达数十公里的乌云，是2号舰制造出来的屏障，用以掩藏2号舰，再加上，特殊的科技防卫系统，地球人当然看不到，亦探测不到它的踪迹。

圆球接近光洞时，被光罩接引去入口。

圆球进入后，光洞迅即收窄，瞬息间，光洞关闭。

隐武士事先潜出湖水，目睹圆球飞进乌云，迅即失去踪影，不由忖道：“圆球进了乌云后，无影无踪，看来2号舰定在上面！”“天空辽阔，加上乌云，如何能确定2号舰的位置呢？”“呀，乌云正在三颗星的中间……”“对了，只有循着这三颗星的位置，就可以找到2号舰！”隐武士正在仰头沉思，猛听背后传来异响。他不由心内一惊，诧异忖道：“呀，背后传来破空之声，且疾急无比！”隐武士心念一动，旋即躲进岩石。

“先躲进岩石里，看来的是什么人？”“飒——飒——”暗夜，划过两颗流星。

一道曳着红色火尾，一道闪着蓝色毫光。

来人正是焚天邪神、红邪子和压霸。

只大焚天邪神和红邪子，已分别穿上了圣甲和圣胄，红邪子扶住压霸，正和邪神一前一后，仿若流星，带着破空之声，赶到湖边。

焚天邪神轻轻落到湖边，迅即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仰大凝视天空那片乌云，心内忖道：“啊！好广阔的绿洲，那光芒就是从这里发出迅即隐没在上面的乌云里……唔，这乌云有古怪！”邪神低头看了看湖水，见湖心仍在泛着波波涟漪，猜测忖道：“唔，湖心仍有荡漾扩散开去的涟筋，光芒定是出自湖心！”原来，邪神等人在数百里外，看到圆球已升的光芒，火速赶到这里。

邪神盯着乌云，暗自忖道：“这乌云阔达数十公里，莫非空中花园就是隐藏在内！？”红邪子挟着压霸，奔到邪神身边，在心底长长嘘了一口气，放下压霸，心中忖道：“嘘，追得气喘吁吁……”隐武士躲在岩石内看到邪神对天上的乌云沉思，不由自主内心赞道：“邪神似已察觉上面的乌云有古怪，倒也聪明！”“噢，四件圣器在他二人身上，找个机会将红邪子身上的那两件夺过来。”邪神讨思有顷，吩咐红邪子道：“红邪子，立刻通知无限岛，

派遣机队来这儿！”“是！”走！

红邪子答应一声，拿出通讯仪器进行联络，不料：一按按掣，却大吃一惊，惊慌失措地叫道：“啊呀，主管，仪器完全失灵……”邪神闻听，冷冷说道：“定是受不知名的科技干扰，哼……证明我们找对了地方！”“走，离开受干扰的范围！”邪神语音未落，人已电射而去。

压霸心里舒了一口气，开心忖道：“嘘，只要机队来到，我便可以脱离这场战役……”三人驾起三道灵光，迅速离开绿洲，飞往沙丘起伏地带。

“追踪他们！”隐武士心下一忖，遂尾随三人迅疾消失在夜色里。

隐武士鬼鬼祟祟，奋力追赶，为了不暴露自己，他尽力掠地飞行，心中忖道：“贴地而行，加上我的隐身术，他们绝难察觉。”“幸好红邪子飞得慢，否则很难追得上！”循着红光，隐武士跃了无数沙丘。

“呀，好家伙！”突然，邪神从沙丘后冒起，把隐武士吓了一跳。

盛载赤龙等人的圆球升空后，蜂罗刹亦携玄虎随后来空中花园。

2 狮神蜂狮面人身，一身横肉健壮如牛，是蜂罗刹麾下最迎悍的猛将，统管 2 号舰。

“叩见族长！”狮神蜂单膝点地，毕恭毕敬地说道。

蜂罗刹看了狮神蜂一眼，淡淡说道：“起来吧，有没有特别事发生？”狮神蜂站起身来，报告说：“报告族长，剑神蜂战败，连玄金剑也失去了。”剑神蜂吓得磕头如捣蒜，颤抖着说：“下属无能，请族长降罪！”众人都为剑神蜂捏着一把汗，不料蜂罗刹却一反常态，既没有发火，也没有下令杀头，只是平静地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什么大不了！”剑神蜂如逢大赦，赶紧抱拳感谢道：“多谢族长宽洪大量！”谁料此时蜂罗刹却玉指微抬，指向剑神蜂，应指而发的“蜂神芒”带着……嘶——的破空之声，“噗！”的一声射穿剑神蜂的右眼。

“呀……”剑神蜂惨叫一声，双手捂住眼睛在地上翻滚起来。

蜂罗刹厉声警告道：“你应该逃回湖底 3 号舰，不应该逃上这儿！”狮神蜂随声附和道：“对，这会泄露 2 号舰的位置，族长只取你一目，已是格外开恩！”剑神蜂强忍疼痛，一手捂住淅沥流血的眼睛，匍伏在地，连声谢罪道：“属下……知错了……多谢族长不杀之恩……”蜂罗刹发落完剑神蜂，回过头来，柔声问狮神蜂道：“狮，那班囚犯安顿好了吗？”“放心，保证逃不了！”狮神蜂十分自信地回答。

而此时，赤龙六人被囚在一个高科技囚室里，只解除了脚镣，直到这时，赤龙才悠悠醒转，痛苦地呻吟道：“唉……”赤龙睁开眼，打量一下陌生的环境，愕然问道：“呀，我们在哪里？”蓝天使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平静他说：“好啦，你终于醒了，我们都被囚禁了！”赤龙试着活动一下身体，觉得体内劲力充盈，顿时雄心陡起，他看了看套在腕上的薄薄金属锁镣，冲动他说道：“呸！这手镣能锁得住我吗？”赤龙说罢，欲发劲震开锁镣，蓝天使大吃一惊，连忙制止道：“呀，千万不要动劲……手镣一旦裂碎，就会产生微型核爆！”赤龙闻听惊出一头冷汗，他一想自己如今竟落到这个下场，忍不住心头怒火，恨声骂道：“都是玄虎这混蛋，害得我们落到这步田地！”蓝天使见赤龙气得半死，恨得咬牙切齿，一边安慰赤龙，一边沉思着缓缓说道：“我们分析过，玄虎只所以倒戈相向，其中原因大概是蜂罗刹在他身上做了手脚！”赤龙站起身来，始终想不通，忍不住疑惑地问：“尚若那样，蜂罗刹为什么不干脆将我们杀掉呢？”“很简单，因为我们

有利用价值！”雷克舰长接过话头，静静说道，他看了看赤龙，接着分析说：“若我没猜错，蜂罗刹是想利用我们对付千岁女帝！”雷克说完，三人陷入深思。

“呀，妈妈醒了……”惜儿惊喜地喊声打破沉默，三人抬头一看，只见晰罗刹已睁开眼睛，细细地打量惜儿。

母女血脉相连，相认拥抱而位。

惜儿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待情绪渐渐平复后，介绍母亲同赤龙等人彼此相见。

雷克待惜儿介绍完毕，首先问道：“晰罗刹，你们究竟出了什么事？”晰罗刹顿时怒火填膺，气得脸都变了颜色，对众人大吼道：“蜂罗刹要造反！！”雷克和赤龙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在心里平静地道：“果然猜对了……”惜儿听妈妈气愤他说完，不解地问道：“蜂罗刹怎么会这么大胆，她不怕千岁女帝吗？”晰罗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想起往事，幽幽地对众人说道：“唉，说来话长，这儿几千年来我和蜂罗刹追随女帝，一直忠心不二！女帝被天尊击败后，我们族人也追随她，远避往地球。”晰罗刹低下头，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她缓缓接着说道：“女帝规定，我和蜂罗刹每五十年次斗一次，胜者可统辖两族。”“十多年前，又到了女帝规定的决斗之期，我和蜂罗刹按照惯例在沙漠内的古城上，恶战了三日三夜。”“今次决战，异常惨烈，双方一直斗到都身受重伤，但我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时，我拼着最后一口气力，催动周身威能，将蜂罗刹震得口血狂喷，元气消散，昏死过去。

我看到她不断呕血，无气消散殆尽，想到她会因元气散尽而死亡，不由起了怜悯之心。

我俩相处了数千年，眼睁睁地看着蜂罗刹就要死去，实在于心不忍。

虽然那时我也伤疲不堪，但一想这数千年来的感情，也要尽最后一点力气救她。

就因为这一念之仁，令我立刻坠入万劫不复之地……我做梦也想不到，原来蜂罗刹昏死在地只是一种假象，她仍保留部分实力，诱我中计，趁我集中精力给她输功时，竟然丧尽天良，用指戮破我两肋的带脉穴。

我血流如注，元气大伤，痛苦地惨叫翻滚，生命岌岌可危，想不到她却不念往日旧情，竟兴奋的手舞足蹈，庆幸诡计得逞。

她看着我已无生望，狂笑着道：“哈哈，不能力敌，应要智取！”但她的无耻行径，却激怒了一位义士，也就是后为成为我丈天的金刚活佛。

金刚活佛看到蜂罗刹阴险歹毒，忍不住满脸怒火，飞身而出，大骂道：“卑鄙！我来主持公道！”金刚的出现，令高兴发疯的蜂罗刹大吃一惊，她看着凌空落到我身边的金刚，失声叫道：“呀，竟然有人要管闲事儿，而且武功甚高金刚迅速给我点穴止血，打通经脉，然后和蜂罗刹交起手来。

重伤后的蜂罗刹，与金刚斗个旗鼓相当。战至最后，两人都伤重昏迷。

我得以喘息，得到活命，我艰难地爬起身来，踉跄着走到金刚身边，一摸鼻息，不由大吃一惊，当时我心内忖道：“呀，这见义勇为的地球人，已经气若游丝……快将死亡……”但当时我也伤疲不堪，已没有威能救他……我茫然无计，心内忖道：“唯一希望，除非用我的处于贞元，方能替他续命……”但那时我也很犹豫，想到一旦失去了处子贞元，将来再决斗时未必能战胜蜂罗刹……然而，我们心自问，若不是他……我已死了……受人滴水

之恩，必以涌泉相报，何况金刚为我而伤，危及生命，我就是舍命也要图报，何况只是牺牲自己的处于贞元，便能救活我的恩人，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我主意一定，毅然与金刚交合，并带金刚回空中花园，为他悉心治疗伤势。这次决战后，我继续统治晰、晰两族，天晰族聚居 2 号舰（空中花园），蜂罗刹则与神蜂族居于 3 号舰（湖底城），要等五十年才能再挑战我的统治权。

我与金刚结了合体缘后，朝夕相对，日久生情，怦如夫妇……同时，我产更有了爱情结晶品——我怀上了惜儿。

我统领两族，蜂罗刹表面俯首贴耳，但背地里却时常发誓道：“哼，我不会等待五十年之久，我要尽快把天晰族踩在脚下！”

第九十二章 女帝威能

堕入情网的晰罗刹，与金刚过着甜蜜温馨的生活……但她内心深处却有很大的隐忧，因为她违犯了女帝规定的重大条规——容许金刚这个地球人在空中花园居住。

晰罗刹喘了一口气，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和金刚男欢女爱，相敬如宾，但我那时时常在梦中惊醒，彻夜长思：‘若干岁女帝回来，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女帝大战天尊一役所受的伤，始终无法根愈，故此她乘坐 1 号飞舰为了疗伤，去寻找治伤良药，有时数年，甚至十数年才回来一次。”在终日惶惶不安的生活中，不知不觉，瓜熟蒂落，惜儿出世了，我俩口子看着这呱呱啼叫的小生命，欢喜无限。

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

六年后，女帝的一号舰突然回归，降临在空中花园上。

丑妇终须见公婆，要横下一条心，遂带同金刚及惜儿，与蜂罗刹率领手下将领土一号舰朝见千岁女帝。

那天，我担心极了，心情非常压抑。女帝脸色很是红润，气色非常好，永远显得那么年轻，她静静地坐在帝座上，两只翅膀抵在一起，长长地拖在地上，头戴凤冠，凤目含威，黛眉舒展，丹唇皓齿，女帝的贴身亲信——“绿奴”身材高大，虎面深沉，威严在站在她得身侧。

我报告完舰内几年来的大事，然后硬着头皮把金刚和惜儿介绍给女帝，我惶恐不安，听候女帝的发落。

女帝听罢，勃然大怒，厉声问道：“晰罗刹，你胆大妄为，该当何罪？！”我见女帝发怒，遂把当日与蜂罗刹决斗后遭暗算，幸得金刚相救而感恩图报的事和盘托出向女帝求情。

金刚贵为布达拉宫的主持人，本是接受万众顶礼膜拜的活佛，但为了他深爱的女人，亦甘愿忍辱屈膝，为我求情。

女帝想起第一个闯进空中花园的观云智者竟是金刚的师父，于是沉着脸，用讥讽的语气怒问金刚道：“哼，金刚？你就是当年那观云智者的弟子，亦是所谓灵重的家伙？”女帝沉思着，语气严厉他说道：“上次已破例放过那个观云老头，今次不能再破例！”我一听直吓得魂不附体，“咚！”“咚！”“咚！”地向女帝拼命磕头，并语气哀绝地恳请道：“求求女帝，看在我跟随

你数千年的忠心份上，恳请再大发慈悲吧！”在我苦苦哀求下，女帝内心有所动摇，沉吟不语。

可恨的蜂罗刹，不念我放她一命的恩情，竟然在这个时候对我落井下石，挑拨女帝道：“女帝殿下，今次再破例的话，以后就什么纪律也不用遵守了！”我心里气得半死，但又不肯分辨，只好可怜的眼巴巴地望着女帝，多亏绿奴出面帮我，向蜂罗刹发话道：“蜂罗刹，女帝自有分寸，哪用你多嘴！”蜂罗刹见绿奴发怒，吓得脸色煞白，连忙磕头，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是……属下多嘴，请恕罪……”我看蜂罗刹那样子，暗地里非常开心。

因为绿奴的一句话，再加上我的苦苦哀求，女帝终于动了心，但她狠狠地盯着我，面色非常难看，给我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女帝气哼哼地说道：“哼，晰罗刹，看在绿奴和你的情面上，我给金刚一个机会，若他能挡我一招而不死，我便不追究，准好带女儿离开！”当时我就吓傻了，呆呆地看着女帝，骇然地失声叫道：“吓！”我一直呆望了一分钟，才回过神来，心道：“女帝向来出言如山，今次没有当面下令将金刚处死，已是开恩！”女帝威能无人能敌，别说一招，就是半招，金刚也决难逃活命。

我绝望地看着金刚，凄然泪下，只以为女帝这一招无疑是已宣叛了金刚的死刑。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没办法，我心情灰枪地抓住金刚，千叮万嘱地提醒他道：“金刚，绝对不可轻心，必须全力以赴！”不料我心里吓得要死要活，可金刚根本就没把这一招当一回事，他抓住我的手，安慰我道：“晰；只不过一招而已，干吗显得那样惊惶震动？放心，凭我的功力，一定挡得住，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关爱，你的话，我记住了……”我流着眼泪，心里想道：“这一招，我和金刚可能就会成为永决，即使不死，我们以后也永远见在，想到这多年来，金刚给我生活带来的欢乐，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用全部的爱来呵护我，一想到这我心如刀搅……”不料，天杀的蜂罗刹看到我伤心到这个地步，仍用讥讽的语气，小声嘀咕道：“这家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也未必挡得了女帝一招！这次他一定是死定了……太好了……！”为了帮助金刚逃出鬼门关，我趁和他握手之际，把自己的威能大量输送给金刚。

我和金刚情真意切，生死相依的感动的绿奴，他看我大量威能输给金刚，叹息着对女帝说道：“唉，晰罗刹不借大量损耗威能，看来是很爱这家伙！”不知怎么，女帝闻言脸上竟显出一丝惆怅之色，眼中充满哀怨，出神看着远方，他喃喃道：“唉……爱……是痛苦的深渊……”女帝说出最后一句，痛苦地闭上眼睛，似有无限哀怨悲苦，仿佛是被爱所苦，被爱所困的样子，但旋即恢复常态。

金刚加上我给他的新增威能，“啊……”地暴喝一声，手结佛印，催谷劲力，想不到他的六神诀功力陡然暴增，直将身上的大红袈裟和颈上佛珠都震得破碎溃散。

女帝也为金刚的这种骇人气势所心动，忍不住轻轻说道：“看来你这地球小子的武功也算不错，单从气势来说很是不错，但不知实用不实用。”女帝纵身飞离帝座，煽动着那对优美修长的大翼，腿踏灵光，手握右腕，祭起威能，在手掌间形成一个内白外粉桃色火球，一股无比的重压罩下来，令人窒息。

女帝倏然箕张开一指，霎时灵光缭绕的手指现出紫。蓝、红三种颜色，

指尖亦迸射出三束相应颜色的三束气劲，灵动跳跃，仿若电火，然后面罩寒霜，眼透杀气，对金刚冷冷说道：“接招吧！”当时惜儿吓得哇哇大哭，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下意识的搂紧女儿，恐惧异常，整个人都惊呆了。

但那种情况，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在心里惶惶不安地为金刚祈祷：“金刚，为了我和女儿，你一定要保住性命呀……”女帝说完，“啼！”的暴喝一声，陡伸右臂向金刚攻出她那最致命的一招“催心戟”。

只听“铿！”的一声宏响，三束气芒击在金刚聚起的威力无比的六神气劲团上，竟似强弩透纸，震开金刚祭起的佛印，继而接着传来两声“呛！”、“波！”的巨响，可怜金刚雄浑至极的护身六神劲气，竟不堪一击，沧然溃碎，女帝指芒如戟直刺心胸。

“爸爸！”“金刚！”我和惜儿吓得都惨声嚎叫起来，而可恨的蜂罗刹却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小声道：“嘿嘿，这家伙死定了！”“呀……”金刚惨烈长嚎，胸口三道血泉直喷，颓然仰身飞倒……回座的女帝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现出无数粗细不等的紫绿色血丝筋脉……这种异象稍纵即逝，女帝脸色立刻恢复正常，显得若无其事。

但却黛眉深锁，惊疑自己的威能倒退了不少，而且一发动就牵动内伤，身体已每况愈下……这一闪即过的情况，已被蜂罗刹看在眼里，她洞悉女帝的旧伤无法好转，不由在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好内心想道：“看来，女帝的伤势更加恶化了……”我抱着惜儿疯般扑向金刚，惜儿吓得又哭又叫：“爸爸……呜……呜……”我拼力摇晃着躺在地下的金刚，一边输功一边焦急地喊道：“金刚，你怎样了……”金刚七窍流血，稍顷才悠悠醒来，看着围在他身边又哭又叫的我母女俩，不停地咳着，艰难地续说道：“咳……咳……死不了……”我见金刚只是身受重伤，生命无虞，真是高兴极了，赶紧抢着惜儿跪在女帝面前，感恩待德地说道：“多谢女帝什思，属下感激不尽！”女帝傲然地仰起头，看着天花，沉声说道：“金刚，你的武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快带女儿走吧！”女帝说完，猛地低下头，目光凄凄地看着我，语气严厉他说道：“晰罗刹，你违犯规条，我也要向众人有个交待，我决定剥夺你的统领权五年！”我赶紧叩头谢恩：“多谢女帝开恩！”然后扶着金刚走出1号舰。

也就是通过这件事，蜂罗刹开始对女帝更为不满，后听属下告诉我，蜂罗刹曾私下发泄怨气道：“哼，其实女帝已经没有了能力，连区区一个地球人也杀不了，有什么资格令我臣服？”“哼，罚得这么宽大，太偏心了！”金刚伤势稍好后，与惜儿凄然离开空中花园，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凄然分别的情景，那天我抓住金刚，久久不肯松手，呜咽着失声痛哭，送了一程又一程，金刚那么刚强的汉子，也禁不住热泪长流，嚎陶大哭，那真是生离死别，肝肠寸断…分别的时候到了，我站在沙漠上，目送着金刚渐渐离我远去，金刚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我，年幼的惜儿从此离开我，摆着小手，哭得嗓子都哑了，拼命地哭叫着要妈妈，金刚父女二人消失在沙漠深处后，我还依稀听得见惜儿嘶哑的喊声：“妈妈……”我丧魂落魄地回到空中花园，按女帝的女排，蜂罗刹接掌了统领权，与族人迁上空中花园，数千年被人骑在头上的污气，一朝得雪，顿时扬眉吐气。

我被女帝夺权兼失去丈夫。女儿，情绪低落颓丧，顿时感到生活了无生趣。

我整日沉侵在痛苦和颓丧的感情中，不能自拔，整日浑浑噩噩，放弃

和锻练威能。

而蜂罗刹则相反，整日活得轰轰烈烈，更为积极地锻练威能。

同时她还心存不轨，更布置了探子在一号舰长，监蔡千岁女帝的举动和身体情况。

探子给她带来的消息说：“女帝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蜂罗刹得知这一情况，开始产生杀机，她私下同心腹商议道：“女帝越来越不行，真是太好了，看她对晰罗刹特别偏爱，枉费我数千年来对她忠贞不二的一片苦心……”“现在我掌管两族，但五年后，晰罗刹再掌统领权，我和族人们又在成为次等民族！”“不！我无法再容忍了，我要好好地布置，只要干掉女帝和晰罗刹，我就成为至尊无上的女帝！”蜂罗刹处心积虑，但绝不轻举妄动，先待1号舰离开空中花园，因为一走就是数年以上，然后对我发动突袭，我失去贞无，再加上颓丧的毫无斗志，终于被击败。

蜂罗刹以激光阵困锁住我，长时期吸纳我体内的能量堆，她吸纳了我体内的大部分威能，现在力量高到无法推测。

蜂罗刹综合了两罗刹的威能，是以与千岁女帝一战。

蜂罗刹渐渐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回过神来，接着对众人说道：“这贱人更吸取了我的信息蒙，控制了我的晰族将领，并利用信息蒙轻易的诱骗了你们来！”赤龙听晰罗刹说到这里，插话问道：“那么她不怕女帝收拾吗？”晰罗刹叹了一口气，看着众人，静静说道：“唉，她压抑了数千年的冤郁气，化成无比的野心，令她走上了不归路，已下决心拼死一搏，何况，木王星的天尊随时会来地球袭击女帝号！这是女帝长期以来的最大隐忧！如果她取代了女帝的位置，就可以向天尊投降，不用冒死战斗！”雷克听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忧郁地对众人说道：“唉，我们被囚在这儿，总不能坐以待毙呀！”晰罗刹无限心事，低头沉思着说：“她一定会利有我们对付女帝，所以要想办法击败她！”想到处境危险，赤龙心急如焚，英雄无用武之地，令他不禁勃然大怒，咬牙节齿，撑着拳头，破口大骂道：“若不是玄虎这混蛋倒戈相向，合我们数人之力，应有机会打败蜂罗刹！”正当赤龙暴跳如雷，怒火中烧之际，赤龙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道：“其实你是有能力打败玄虎的，并能解除他被信息蒙控制，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喔！”赤龙一怔，循声向小女孩望去，看到小女孩瑟缩成一团，正用亮晶晶的大眼在微笑地看着他。

赤龙恍然大悟，惊疑地看着小女孩，愕然忖道：“呀，这是‘意念传送’！莫非是这小女孩赤龙心内正在狐疑，忽然又听那声音道：“对，是我，你要能运用到第3世的威能，功力立刻暴增！”赤龙听到小女孩的提示，将信将疑地忖道：“第3世威能？火神祝融！对，有道理！”赤龙依言冷静地坐到地上，催动动力，心内暗忖：“我要把火神祝融的神火威能，与钦极金身融汇一起，便可产生崭新而威力暴增的功力！”赤龙刚想到此，又听小女孩那声音对他赞许道：“一点就明白，算你聪明！”赤龙运起一股激劲，仰天在心里长嚎：“嚎嚎……我脑域中潜藏的火神威能，快快开发！”蓝天使看到赤龙那一连串的举动，顿时精神振奋，面呈欣喜，心内忖道：“看情形，阿龙要开发脑域，我要助他一臂之力，非动用神导手套和长靴不可了！”蓝天使思忖着取出随身携带的外表如钢铁，其实薄如蝉翼的手套和长靴来，然后麻利地穿带好，心内暗想：“这两对宝贝，能将我的威能暴增十倍以上……但只能用三招，我就会虚耗透支的疲弱不堪…”这对自已来说，非常危险，但若不解决蜂罗刹，也只有死路一条……”正当赤龙在囚室中开发脑域内潜藏的

第3世神火威能之际，而蜂罗刹却正与玄虎在自己的卧室内昏天昏地苟合。

两人赤条条，从床上滚到地上，翻江倒海，兴云布雨，进行赤膊大战，直战得气喘如牛。

蜂罗刹妖媚风骚，拿出“压厢底的功夫”，玄虎则使尽“浑身解数”，两人不分上下，忘情搏斗，且不时撩道着。

“哟，玄虎，这滋味美不美呀……”“唔，嘻嘻，又嫩又鲜，又软又酥，从来没有过的好味，怕是吃不够呢……”“啊，你的意思蛮不错呀，吃多了可别胀破了胃口……”“嗯，嘿嘿，那才不呢，我有肚皮大得很，整天吃也没问题……”“哎哟，我看你净瞎吹，不消一会你就得败阵……”“呼呼，哪能呢，我浑身是劲，怕你受不了呢……”“啊哟，拉倒吧，你现在干的连点痒痒都不解，还说大话……”“呵！呼啼呼味，你这么嫩，像没开瓣的花骨朵儿，我是舍不得……”“啊，啊……我都交给你了，你不用劲，不是反而害我吗……”“啊……啊……我要用力，怕是把你这朵花都揉碎啦……”“嘻……我才不信，你尽管发疯地干吧，我看你这点力气，累虚脱了，也满足不了我呀……”“咦，哈……哈……真得，我用全力进攻啦”“哟……来吧，我看你到底行不行……”“嘻嘻，你准备好，我长驱直入了……”“哟哟，没劲没劲，再挺再旋再轰……”“嘿，还真有你……”“哎嘻，一点味道也没有，再猛烈些，你尽情地狂轰乱炸呀……”“嘿，呼味呼味……”“啊啊啊……再……再烈……刚……刚有点……意思……”“嘿……嘿……嘿……”“啊……啊……啊……啊……双痒又麻，欲死……欲……仙……美……美……极了……”“呼……嘿……噫……”“啊……啊……啊……啊……哟……啊……在交合中，蜂罗刹大量加强了控制玄虎的信息蒙，令他成了性命是从的奴才。

同时亦进入玄虎的脑域，读取了他的记忆和秘密，当然亦包括了他前两世的经历和威能，对玄虎作最彻底的了解。

长达三小时的翻云覆雨，两人得到最痛快淋漓的“满足”。

蜂罗刹穿好罗裙，装出一付疼爱的样子，替玄虎擦拭着满头满脸的汗水，笑嘻嘻地夸奖玄虎道：“嘿嘿，小子，原来你很不简单，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玄虎受宠若惊，紧紧地抓住蜂罗刹的手，痴痴地看着她的潮红未退的桃面，该媚他说：“主人，你只是你的奴才而已！”蜂罗刹轻轻地拿开玄虎的手，瞬即露出威严的神色，语气严厉地对玄虎说道：“你该知道，你的前第3世就是威能无裨的水神共工！我要你立刻开发水神的无上威力！”玄虎疑惑地看着蜂罗刹，喃喃说道：“你只是觉得水神对我功力有帮助，但却不很大……”“混蛋！”蜂罗刹大骂一声，立刻反了脸，“啪！”地抽了玄虎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厉声喝道：“你给我伏在地上！”“唉，这主人喜怒无常，做奴才的只有乖乖听命！”玄虎口鼻污血长流，伏在地上，心里唉声叹气。

“蓬！”蜂罗刹运起威能，猛地扑向玄虎，将双掌按上玄虎的后背，恶狠狠他说道：“开发你的水神威能，和我抗衡吧！”“啊！”玄虎猝不及防，大声惊叫。

“呜……”蜂罗刹的蜂针气芒，有如泰山压顶，亦似万箭穿心，把玄虎挤压的痛不欲生。

“噫……赫！”玄虎急把六神劲催谷到顶点，对抗撕心裂肺的针芒逼压。

灵光迸射，内劲抗衡，蜂罗刹猛觉双掌有一股庞大的劲力在弹震，于是她又厉声道：“再加劲！”针芒功力暴增，陡地震溃玄虎的六神诀护身气劲，令他全身肉骨快将爆碎，他忍不住痛苦的惨嚎起来，“呀！”“胡……”这种

死亡式的压逼，令玄虎痛苦的面容扭曲，筋脉暴涨，若不发挥潜能，立刻要粉身碎骨。

“神水威能，天地并存！！”濒临死亡的玄虎，暴叫一声，陡然激发出潜藏的水神共工神威，有如被压缩了万丈波涛，猛然释放出惊天动地的狂涛威能，骤然暴增的劲气，刚烈无比，四散激射，发出阵阵“轰！”“轰！”“熊！”“嗤！”“隆！”“嗤！”“隆！”“熊！”的疾响，猛地震飞蜂罗刹。

邪神“吹！”的大叫一声，猛地攻出“极火掌”，隐武士见势不妙，急晃躲闪，“洪……洪……洪……洪……”焚天极火带着破空之声，狂轰隐武士，隐武士极度灵敏，刻不容缓之际，避过这威猛的一击。

邪神发出的火劲，仿若泥牛入海，毫不反应，邪神急收劲回掌，心里纳闷道：“奇怪，明明感觉到有人跟踪，但这一击竟然落空，沙丘后一公里内均无人影、就算这家伙能遁地，也不会毫无痕迹啊……”隐武士虚惊一场，见邪神站在沙丘后犯疑，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踪迹，不由在心底舒出一日长气，庆幸暗忖：“嘘！我还以为他看到我，原来只是凭感觉向我袭击！”原来隐武士发出的异能电波，能干扰人类眼睛的视锥细胞，使它不能接收视网膜透射入内的光波，因为“颜色”是长短不等的光波，经视网膜透射到视锥细胞上进行折射后产生的结果，在极光和极黑的环境下，便没有了颜色光波，这两种情形下，任何东西都等于隐了形，因为你眼睛是，‘看’不到有任何颜色的光波的。

隐武士接着暗忖：“我的干扰光波在一百公尺内有效，上次与邪神距离太远，故此被他看到，捱了他妈的一掌……今天既然又碰上了，就报这一掌之仇吧！”隐武士悄然凌空逼近，陡然向邪神轰出他的另一绝技威能“催细胞劲”。

“噢、有一股很怪异的劲风向我袭击而来……”邪神极度灵敏的听觉神经，立刻察觉了。

邪神本能地催运极火掌循声迎击，“嗤！”的爆响声中，两股威力无俦的劲力撞击到一起。

隐武士暗泣不成，不由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好厉害的邪神，竟然察觉到我的袭击……”邪神心中一紧，暗自冷哼道：“哼，我手掌接到一个拳头！对方能‘隐形’！”邪神催谷致力，暴然震飞隐武士，不由心下一宽，暗忖道：“嘿，这隐形家伙，劲力不及我！”邪神忽觉轰动的手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忍不住默想道：“但他古怪的劲力钻入我手里，迅速破坏我的细胞……”而隐武士情形更糟，邪神的强猛极火威能，激震了他的四肢百骸，同时亦震溃了干扰视觉神经的特异威能。

隐武士终于现出真身，看去甚是威武年轻。

红邪子猛然看见隐武士头戴圣盔，不由骇然惊叫道：“呀，这家伙不再隐形了。噢，头戴圣盔，原来他就是杀残爵士的凶手！”一言惊醒梦中人，想到残爵士莫名死亡，邪神急催谷体内极火劲力，心中忖道：“不好，得立刻把那怪异劲力逼出体外，否则就会像残爵士般衰老而死！”邪神迅即逼出体内怪劲，纵身而起，攻向隐武士，不料隐武士星火一闪，早已避开邪神的攻击，邪神不由奇道：“噢这家伙的击力和奔速，都是罕见的厉害！”邪神边忖思边不停地飞身扑击隐武士，并威胁隐武士道：“你的隐身玩意不行了，乖乖投降，交回圣盔，尚能留你全尸！”“放屁，看你都傻！”隐武士不甘示弱，一边躲闪，一边破口大骂。

侮辱邪神，无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邪神气愤至极，恨声骂道：“可恶！你这是自找死路，我就用这式‘极火双击’将你烧成焦炭！”邪神骂声未落，猛催双掌，将极火威力陡提十成，玖条硕大无比的蓝色火龙，翻卷汹涌着，在绵绵掌影的催运下，向着隐武士呼啸扑击。

“轰！”刻不容缓间，隐武士和邪神猛对一掌，不由骇然忖道：“这家伙的力道太快太劲了……只能避得一掌……看来，我肯定斗不过他，要迅即用计脱身…隐武士硬接一掌，被震得大打筋斗，甚为狼狈……红邪子看着狼狈翻滚隐武士，不由大声讥讽道：“昏小子，竟敢和我们主管斗？真是买棺材也不知‘打’！”邪神不费力气地一掌震飞隐武士，大感诧异，不由狐疑道：“咦，他的抗击力不应该这么弱……不妙！”邪神心念电转，看到隐武士朝红邪子滚去，心知不妙，惊得大喊道：“红邪子，小心！！”红邪子满心高兴，根本没有想到隐武士会施“避实击虚”之计，待听到邪神大喊，已惊得目瞪口呆，只来得及骇叫一声：“妈呀……”未等回过神来，只觉天灵盖一紧，头部已被隐武士尽灌劲力的厉爪抓个牢牢实实……邪神话出人起，欲出手相救，无奈还是晚了一一一步，石光电火间，红邪子已被隐武士紧紧控制…邪神懊恼万分，心中忖道：“鞭长莫及，红邪子完蛋了……”隐武士借邪神极火掌一击之力，诡计得逞，他看着骇得半死的红邪子，阴笑着反唇相讥道：“嘿嘿，小子，你应该知道何处买棺材了吧！”隐武士出奇制胜，擒住红邪子，踢开压霸，然后对着攻来的邪神，厉声威胁道：“焚天邪神，停步吧，否则我立即杀他！”邪神投鼠忌器，慌忙止步摆手道：“别……别……有事慢慢讲！”隐武士将“有把儿的烧饼”握在自己手上，心里踏实了，他尽情的狂笑，肆意嘲弄邪神道：“哈哈……堂堂邪神，威震天下，若连亲信也保不住，还说什么威名，甚么面子也丢清了！”红邪子被隐武士内劲挤压的刺脑生痛，心里怕得要命，惶恐不安地猜忌道：“惨呀……做了人质，主管会否不念情……”邪神闻言，冷哼一声道：“哼，你若敢杀他，我保证你比他死得更凄惨百倍！”隐武士嘻笑地看着邪神，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嘲弄着说道：“素闻邪神是地球上第二高手，杀我当然是易如反掌，可惜呀，我的命虽不值几文钱，但我还不想死，有什么好办法呢？”邪神是何等聪明，一听这话，不由在心里又笑又气地骂道：“嘿，这豪伙竟想和我讨价还价！”邪神脸上不动声色，冷冷地说：“放下红邪子和圣盔，就饶你一命！”隐武士看事情有所缓和，于是打了个哈哈，仍旧不阴不阳地说道：“哈哈，圣盗么，算是给我见面礼吧，不过，我这人也不爱拣人便宜，我也会回敬你一件礼物！”隐武士说到这里，故弄玄虚，意在吊一吊邪神的胃口，他看了一眼邪神，见邪神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于是在心里不由失望，但隐武士亦非庸庸之辈，内心反映当然不会溢于言表，他稍作停顿，也就是眨眼之间的事，马上又嘻笑着说道：“这礼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赤龙、玄虎已被困在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的位置，就在三星之中！”邪神未等隐武士话音落地，早知其用意，忍不住冷笑着说道：“嘿嘿，好狡猾的家伙，不过跟我玩这手，我看你还嫩了点，你是想摆弄我去对付空中花园的人，而你乘机就得渔人之利！”“呵呵呵…”隐武士让人一语道破天机，不禁哈哈狂笑起来，然后自我解嘲他说道：“果然骗不过聪明绝顶的邪神，但这情报始终是很珍贵的礼物啊！”要挟眼见不成，隐武士寻思脱身之计，他眉头一皱，顺手将红邪子凌空抛向邪神，大声说道：“我的催细胞劲已注入红邪子体内，你只要短短的三秒钟

时间，就可以把他救活，哈哈，再会了！”“你这饭桶！！”邪神一把接住红邪子，气得恨声骂着，陡然催劲，双掌印上红邪子太阳穴。

趁这眨眼之机，隐武士“噗”的一声扎进黄沙，急遁入地底，亡命奔逃。

隐武士惊魂甫定，后怕地忖道：“三秒钟时间，足够我潜遁数十公里，邪神已不易追缉到我……若非用计，只怕此刻已被成焦炭！好险呀……”邪神鼓劲将红邪子体内的摧细胞劲尽数逼出，心内想道：“极火已把摧细胞劲逼出他体外，应该没事了……”邪神挥掌一震，将红邪子震到地上，急寻隐武士，但哪里还能看到踪影，不由万万恼怒，恨恨忖道：“狡猾的家伙已遁地夫踪，追不到了，气死我了！”红邪子在落地的刹那间，在心里长长出了一口气，庆幸地想：“嘘！这次真是拣条命……”红邪子纵身急忙去探视压霸，只见他面目花老，不知在什么时候死去，红邪子不由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压霸已衰老而死，…这种破坏细胞的怪劲，太恐怖了……”红邪子大惊之后，急翻身跪在那邪神身后。拼命磕着头，千恩万谢他说道：“多谢主管救命之恩！”邪神正在气头上，摹听红邪子声音，忍不住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回过头，恨声骂道：“饭桶！闭上你的臭嘴！！下次再被人胁持，你立刻自断经脉，免得又坏我大事！”邪神骂完，不再理会红邪子，心里不由暗暗佩服隐武士，暗自忖道：“这家伙威能高，智计更高，是个难缠的对手！”邪神仰望天空乌云，突地想到隐武士提供的信息，不由又在心中犯难地喃喃道：“三星之中就是空中花园，现在乌云密布，如何寻觅呢？……”数千年前，女帝遭天尊击败重伤，伤患缠身，时好时劣，一直无法根治，她知道，有一件奇宝能彻底医好自己的伤势，可惜，寻觅了数千年，仍未找得到。

她逃出木王星，遁来地球后，心中的最大隐忧，就是防避天尊追击到地球来，所以她到地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女帝号分拆改造为三艘飞舰，乃是狡兔三窟之计，同时又发展了很好防卫和掩藏舰身的科技设备，令人极难测探到三艘飞舰的准确位置。

女帝亦令手下两员猛将——晰罗刹和蜂罗刹每五十年决斗一次，胜者可拥有统领两族的权力，此举一可令两罗刹武功不断提升，增强战斗力，二可令两人不和产生制衡作用，对稳固自己统治有利。

而女帝本人则驾驶寻1号航天舰，在地球或太阳系各行星找寻能替她根治旧伤的“奇宝”，所以一去就是数年或十数年不等。

晰罗刹因为金刚一事，被女帝婿夺五年统控权，蜂罗刹才得以享受到统领两族权力和威风，但越高的权力，令她产生越大的野心，在女帝离开空中花园后，突然对晰罗刹发动偷袭，控制并吸纳晰罗刹的能量团融为己用，威能高不可测，她自觉自己羽毛渐丰，回此想叛变伤患缠身的千岁女帝。

蜂罗刹利用信息蒙引诱赤龙等人入网后，首先控制玄虎，并困住赤龙等，令自己实力大增，她踌躇满志地忖道：“玄虎已被我控制，若将囚在宫内的赤龙、蓝大使等人也收为己用，加上峰、晰两族的众猛将，应该能击杀女帝和那绿奴！”赤龙、蓝天使等人由此得到活命……“呵呵嘿嘿嘿嘿……”赤龙得到小女孩的点拨，全力开发脑域！户潜藏的前3世火神祝融的神火威能，并开始见效，他精神一振，暴喝长啸，更激发起周身炽烈暴热的火劲，喷勃暴发，烈焰杂着钛金劲力，烈烈熊熊，将整个囚室映得一片通红。

众人急运功抗衡。

蓝天使和惜儿陡觉雄浑悍猛的热劲扑面而来，不由惊忖道：“呀，热得

好厉害……”雷克看惜儿大惊失色的样子，心里暗想：“赤龙迸发出来的火劲越来越炽烈，晰罗刹和惜儿似乎受不了……现在，危难关头，应该同舟共济，我得帮帮她们。”雷克忖罢，急运起雄浑气墙，抵挡住汹涌而至的炽烈高热。

蓝天使见雷克以气墙护住惜儿母女，蓦地想起小女孩，她一边动功抵御，一边向小女孩看去，只见小女孩卷曲在墙脚，浑然无事，心内不由奇道：“咦，阿龙迸发出的奇猛热劲，我尚且有点吃不消，但看这小女孩地像是若无其事，似乎完全不怕高热，真是奇怪……”赤龙此刻潜能激发，牵动起周身的每一根神经，令他感到痛夺万分，黯然思忖：“我把全身功力聚向脑袋，果然感到脑域已逐渐开发……但这种焚烧的感觉，却令大脑越来越痛楚……”“胡……胡……”赤龙被奇痛折磨得惨声长嚎，但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为了使命，赤龙强忍着，以坚韧的毅力不断告诫自己道：“无论怎样痛，也要坚持下去，继续开发……”“呢……呢……”赤龙痛苦的每一声惨叫，都撕扯着蓝天使的心，她看着赤龙那痛苦的样子，吃惊地忖道：“呀，看样子，阿龙已吃不消了……”赤龙又陡地厉声惨号，只见他面上筋脉暴现，肌肉扭曲贯张，因极度痛楚而导致面目狰狞右怖……身体不断翻跃跌扑，头部不断狂撞地面，碰碰作响，骇人魂魄……雷克舰长见赤龙反应异常，不由骇然惊忖：“赤龙搞什么鬼？……莫非是走火入魔？！”蓝天使吓得花容变色，心胆俱寒，心痛地相。

“痛成这个样子……不得了……非出手帮他不可了！”蓝天使痛心赤龙遭受折磨，夫妻之情令她猛催体内的火云劲，挥掌猛地印上赤龙的心坎穴，将功力源源输入赤龙体内，欲为赤龙镇压痛苦。

不料，一掌下去，赤龙不但痛楚未减，反越发叫的惨烈起来。

“糟！呀呀呀呀呀……”随着惨叫，只见赤龙槽况更加恶化，肌肉扭曲已蔓延到上半身，痛楚叫声已变得嘶哑……“哑……呢……”蓝天使怎知个中缘由，顾自加倍提升功力，心急如焚地忖道：“我的火云劲一倍一倍地提升，希望他能运用来治理体内出事的气脉肉劲……”“唉……”心急如焚的蓝天使蓦然耳边传来一丝轻叹，接着听到有一个声音说道：“地球人真愚蠢，这做法只能‘帮助’他快点死亡！”蓝天使心内一惊，凝神静听，只听那声音继续说道：“他要开发脑域，把功力输入他心坎穴有屁用！劲力透入灵台穴，才能帮到到他嘛，蠢人！”这半讥半讽的声音丝丝飘入蓝天使耳内，蓝天使不由诧异道：“呀，心念传送！？是这女孩子用脑电波和我说话！但她说得有道理，我是用对了方法；却用错了位置！”一言惊醒梦中人，蓝天使急撇掌，心内忖道：“好，改为输入灵台穴！”蓝天使忖罢，双掌急改按上赤龙头部，忽又听那声音道：“对了，红发小子可拣回性命了！”蓝天使一边全力为赤龙输功，一边不时地打量小女孩，在心里狐疑地忖道：“奇怪，这小女孩究竟是什么人？智慧似乎很高……”“呢……呢……”小女孩提点，立竿见影，赤龙的痛楚迅速消失，扭曲的面部肌肉亦恢复正常了……周身熊熊火功陡然暴增……热劲迅速向四周扩散，雷克猛觉一股热浪涌来，急提升功力与之抗衡，心内诧异道：“呀，热力又逐步加强……赤龙的威能又有进境了……”小女孩两只亮晶晶的眼睛盯着蓝天使的手套，见蓝天使戴上手套后似乎是功力数倍暴升，因此猜测着忖道：“这女子戴上手套后，劲力威能不断增强，看来是大量透支体能，而且威能是火劲，殊路同归，对开发脑域有极大帮助！”“啊……”蓝天使见果有奇效，心内狂喜，大叫一声，拼

命催谷火力，输入赤龙灵台穴。

赤龙的脑域在火云劲协助下，加速开发体内潜藏的火劲，体内火劲如得风威，仿若地心火岩般汹涌翻卷起来……“嘿……嚎……施……”赤龙浑身充满无穷的劲力，连声暴吼，将神火劲逐渐提升，猛厉的烈火竟把赤龙今世的钛极身和上一世的金钟罩焚炼的逐渐深化，迅速重新组合小女孩默默地看着赤龙体内这奇异的变化，眼一眨不眨，心财默想：“唔，这是和把铁炼成钢的原理一样——因为铁的原子比碳大，当把碳加入铁中一齐烧炼时，较小的碳原子就会填入铁原子之间的空隙，使它的排列更密，更实，更坚硬，故此称之为钢！现在神火劲中的原子，经过极热烧熔，与钛极身和金钟罩的原子融合在一起，将会幻化出一种更猛厉，更强韧的威能！”蓝天便见效力显著，忘情地把火云劲尽可能催谷，全不理睬会透支过度的严峻后果……热浪滚滚而出，如天火成燎原之势，晰罗刹看着室中有如火球般烧炼的赤龙，骇然忖道：“若非有舰长挡住，如此高热定会把我和惜几烧伤甚至饶死……”热浪透过重门向室外扩散，在廊道里监察的女看守们的烤难耐，七嘴八舌的嚷道：“哇！囚室内怎么啦，怎么透出这样高的热度“再热下去就得了啦，囚犯们不得都变烧猪“快叫总管去呀，出了事，我们担持不起…一女看守终于捱不住，一边擦拭着满头满脸的汗水，一边对着监控发射仪器大声报告道：“报告总管，囚室突然透出奇热，不知发生什么事……”此时狮神蜂正在监控室内，枕着双臂，坐在监控莹屏前的椅上，将双腿交叠搭在控制键盘上，正在悠悠做着美梦……守在莹屏前的女监察员听到看守报告，盯着面前莹屏急忙喊醒狮神蜂，指着莹屏紧张他说道：“总管大众，你看看，囚室出事了……”好梦被搅破，狮神蜂气急败坏地走到监控莹屏前，从莹屏内看到囚室的蓝天使双掌按在赤龙头上，浑身透着绿火毫光，赤龙跪在地上，周身笼罩在一团旺熊烈火中，不由嘟嘟嚷嚷他说道：“搅什么鬼？似乎像练功产生的高热气劲！”狮神蜂心突地一沉，顿时暴跳如雷，开口大骂道：“这群笼中鸟竟想造反，他妈的！”事态严重，狮神蜂不敢怠慢，纵身扑向监控室，慌慌张张向囚室跑去，一路大骂道：“不给他们点苦头吃，他妈的，还以为我狮神蜂很仁慈！”此时，赤龙脑域开发以进入最后阶段，三世功力渐渐融汇组合完毕，新的威能在体内光涌激荡，给赤龙带来无比的愉悦的感觉，他一脸兴奋，激动地狂叫着：“HO——”这种感觉，蓝天使也感觉得到，她一边猛催劲力，一边在心内欣慰地忖道：“在极热火劲不断焚炼下，阿龙的气劲威能已变了质，形态角化，出现了重新组合……”开发后，赤龙的脑域由37%猛增至50%以上，神火劲，钛极身，金钟罩，溶为一体，产生出新的威能数倍提升，形成新得威能——钛火金身！！

“WOOOOO！！”赤龙狂叫一声，陡然站起，体内无倚的威能仿若火山喷发，映红整个囚室，热浪滚滚，犹如惊天狂涛，汹涌着向四周扩散，内劲将蓝天使震飞…蓝天使狂喜莫名，兴奋地忖道：“呀，阿龙发生一种无可匹敌的奇震力，看来威能重组已成功了……”看着赤龙成功，小女孩显得异常激动，她用意念传送鼓励赤龙道：“加油啊！脑域开发的越多，威能便更惊天动地！”骤增热力，令雷克也吃不消，他一边拼命运力抵抗，一边骇然暗忖：“哗！热能太厉害了……再下去我只能自保，顾不得惜儿两母女啦……”这时只见赤龙，脸上筋脉如蚯蚓般条条暴露，满头红发森森针立，周身肌肉块块垒起，内劲沿周身经脉如灵蛇般流窜，四肢百骸充盈欲爆，他心内狂喜地忖道：“我感到体内的威能气劲，急剧澎湃到远超过我本来的能量，已达到无坚不摧，

不吐不快的境界了……”“吼——”赤龙暴吼一声，仿若九天霹雳，在山谷中回荡，周身劲力迸吐，威力竟将囚室坚厚的墙壁挤压的纷纷碎裂，如山洪暴发，紧固在室内的劲力狂泻而出，将四名守卫震得四散纷飞。

赤龙周身一振，心内忖道：“以我现在的威能进境，应该不惧这微型核爆，好，放手一拼，解除这牢锁屈辱！”“卡！”赤龙忖着，发力一挣，手镣应声震碎……“轰！”手镣里的微型核弹，立刻引爆，原子分裂释放的核能量，爆炸力有如千公斤炸药爆炸，火劲势浪挟带核爆冲击波一举震溃整座囚室，金色核爆闪光与熊熊火劲四散澎湃，形成一团急剧翻卷上的蘑菇火云。

四名守卫拥有低微的威能，在地上未来的及爬起，登时被核爆催毁成飞灰。

匆匆赶来的狮神蜂，在赤龙迸发出的烈劲破墙的刹那，还惊骇地忖道：“哇，坚厚无比的囚室竟被逼裂……火舌更带有强大的杀伤力……”待他三步两步赶到囚室前，还未等回过神来，一声巨响，滚滚而出的冲击波将他猛地弹射向廊道的墙壁，“磅！”的飞响声，墙壁被撞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狮总管从巨爆中回过神来，心猛往下沉，暗道：“胡……是微型核爆，囚室的人应被炸得尸骨无存……”谁料狮神蜂估计大大错误、囚室虽然炸个粉碎，但赤龙六人却安然无恙。

只见赤龙气吞河狱，威风凛凛，钛火金身赋予他无比的威力和无比的信心。

原来当手镣微型核弹爆炸时，赤龙除了运劲护身外，更把爆炸力猛然推向前面，故此蓝天使等人没有被波及。

狮总管见状“呀！”的大叫一声，不由目瞪口呆地忖道：“这小子竟能抵挡得住核爆威力……他的威能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呢？”狮总管见状大急，飞身扑到赤龙面前丈余处，运起威能，气象败坏地暴吼道：“吼吼！想逃狱？简直是痴心妄想！”赤龙冷冷地打量着狮神蜂，心内忖道：“狮神蜂是总管，威能应该比其它人高，是个好对手！”赤龙忖罢，两眼轻蔑地看着狮神蜂，微微一笑，冷冷地说：“嘿嘿，你这丑八怪，正好让我试刀！”监控室的监督员两眼盯住莹屏，忽见火光一闪，囚室被推得纷纷溃碎，不由惊叫道：“啊！出大祸了……”待她定睛一看，滚滚烈火硝烟中昂然立着一人，其它人竟毫发未损，顿时失声喊道：“核爆也伤不了他，非通知族长不可！”玄虎额上青筋暴跳，大吼道：“我的威能已经急剧暴升，好过瘾呀！”蜂罗刹重整旗鼓，祭起“蜂针芒”一边凌空攻向玄虎一边说道：“让我试试你！”“好极！”玄虎狂妄答道，运起水神威能两掌急旋，挡卸蜂罗刹的“蜂针芒”。

针芒带着破空之声击向玄虎，玄虎心头一紧，忖道：“呀，好锋锐的气芒！”玄虎不敢大意，集中水神威能挡御气芒。

蜂罗刹心下骇叫：“呀，针芒竟被他的旋劲挡卸的如泥牛入海“硬拼吧！”蜂罗刹神色一凛，大喝一声，飞身扑上“噗！”地纯响声中，和玄虎双掌对击在一起。

玄虎一边推力抵抗，一边暗自鼓励自己道：“没有什么可怕的，全力抗击吧！”威能硬拼，是最凶险的战斗，蜂罗刹功高一筹，眨眼便将针劲迅速攻入玄虎手臂。

玄虎心内痛的一颤，惶急忖道：“呀，有如万针刺体，我的气劲虽然凶厚浑猛，但也不易阻截……”玄虎劲力反撞，绵绵而出，蜂罗刹不由心中暗喜道：“玄虎果然大有进境！”为了逼压玄虎开发出更多的威能，蜂罗刹提醒

玄虎道：“小心，我再加劲了！”“何！”“嚎！”两人同时暴吼，蜂罗刹层层加压，逼得玄虎逐步开发潜质来抵挡……玄虎心内大奇：“我的内劲如狂海怒涛般不断汹涌增强，超越了我全身的功力…竟会源源不绝，生生不息……”但蜂罗刹的内劲都是水涨般高，玄虎虽是超常规开发内力，还是挡不住蜂芒点点滴滴渗入体内，玄虎不由有点泄气地忖道：“虽然能阻缓钻刺……但还是已渐渐攻占了上半身……看来还是没用……”“D——D——D——D——”正当二人力拼之际，摹听室内警铃大作，蜂罗刹心内一沉，暗道：“呀，是激光投射紧急警报……”“玄虎，撒手吧！待我看发生了甚么大事？”两人同时收手。

激光投射在墙上，出现监察员气急败坏的模样，向蜂罗刹报告说：“报告族长，囚室发生巨爆……”“这些人好大的担子！哼！！”蜂罗刹闻言勃然大怒，恨恨骂道。

蜂罗刹急忙向门边奔去，猛听玄虎大叫一声“咤！”蜂罗刹转头看去，心内骇然，只邮玄虎把体内的针劲悉数逼出体外。

蜂罗刹心下一惊，惊忖道，“呀，玄虎进步的好厉害，竟能迅速把针劲逼出体外。”“流！！”赤龙与狮神蜂挥拳硬拼，“铿！！”两股内劲相撞，发出轰然爆响，赤龙怒吼声中，狮神蜂被轰得像炮弹般飞射而退。

极度坚厚的合金墙被狮神蜂狂撞的凹陷，可见赤龙的拳劲多猛。

大快人心。

蓝天使和雷克同时狂呼：“赤龙好呀！！”“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赤龙挥拳猛抡，带着呼呼风响，赤龙看着拳头，似有万钧之力，忍不住心头狂喜道：“啊，我只轰出六成威能，已胜过我以前十成功力……劲得好厉害呀！”狮神蜂出师不利，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被墙而出，扑向赤龙，大吼道：“吼！太丢人了，我和你拼了！！”“疯狮摸”“恶龙噬”赤龙与狮神蜂同时暴叫，各出猛招，双方又战成一处。

“噗！”“饿！”“锤！”“轰！”“砰！”“宏！”狮神蜂刹得性起，狮爪疯狂出击，赤龙沉着应战，只听一阵狂风挟带暴雨响过，狮神蜂奈何不了赤龙，招数尽数被封杀。

赤龙迅即反攻，狮神蜂慌忙招架，手忙脚乱，立遭赤龙无数拳雨的痛击。

赤龙一鼓作气，痛出猛招，欲置狮神蜂于死地，在重拳击向狮神蜂的刹那，忽然耳边又传来小女孩意念传送的声音。

“别打死他，这是一个上佳人质！”“对，好主意，有了人质，便可控制局势！好，改弦易辙，以超强气劲把他禁制！”赤龙得到小女孩的提醒，心念电转，倏然中余变式，向狮神蜂攻出“钛极伏龙锁”。

赤龙意御气劲，眨眼汹涌气劲化成千纠百结的浑厚大网，将狮神蜂牢牢锁困在气网内。

狮神蜂被赤龙一阵击得七荤八素，尚未回过神来，陡觉周身一紧，强大的气劲已将他禁锢若粽子般，半点也动弹不得。

狮神蜂不禁心胆俱寒，亡魂皆冒地忖道：“啊呀，大祸临头了，我被他气劲压制得动作缓慢，无从发劲……死定了……”“飒飒飒飒飒飒飒飒飒飒……”正当赤龙收紧伏龙锁，欲下手生擒狮神蜂之际，猛觉一股无禱的蜂针气芒，带着刺耳的声音破空飞来，直击伏龙锁上，“破！！”随着一声娇喝，一个身影电射而至，锋锐无匹的蜂针气芒，陡然冲破坚厚的伏龙锁，令气劲

歪乱失力，赤龙蓦然看去，不由一惊：“不妙！这婆娘及时赶来……还有玄虎……”

第九十三章 火舞神龙

功亏一篑。

蜂罗刹携同玄虎飞身赶来，众人大吃一惊。

赤龙眼见自己发出的伏龙锁劲被蜂罗刹的蜂针气芒瞬即攻破，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骇然忖道：“呀，她发射的气芒，竟能击穿伏龙锁……真是非同小可！”希望落空，蓝天使顿感不妙：“糟！想不到蜂罗刹来得这么快，看来恶战免不了啦……”玄虎贪功心切，看见赤龙，也不搭话，飞身纵起，运起周身水神威能，催逼到双脚，照定赤龙头部，凌空攻出“群邪辟易”。

汹涌水被威能卷起滔天巨流，带着“汹——汹——”的厉响，向赤龙呼啸扑去……玄虎威能又上层楼，当然把赤龙更不放在眼里，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道：“我的威能大增，正好用这手下败将再来试刀，兼可再立功劳，博得主人欢心，再赏我一次热烈无比的交合，嘿嘿，真是一举二得！”赤龙正在错愕之际，猛觉劲气扑来，回头突见玄虎攻来，顿时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可恶，玄虎简直像条疯狗，大失常性！也罢，我的钛火金身刚融汇结合，硬拼一记看威能增强到什么程度！”赤龙满腔怒火，狂催功力，逼运双臂，悍然出击，风传钛金火劲，如火山迸发，挟带撼山毁狱的威能，向玄虎攻出一式“排山倒海”。

败不言勇，玄虎见赤龙非但不避，反而挥拳硬接，不觉深感意外，心内一怔，待看赤龙威势，不由忖道：“这小子竟敢和我硬拼……看他的气劲威势，不但伤势已愈，似乎功力亦大有进境……哼，管你功力怎样，老子我今天照要你的命……”狮神蜂侥幸得脱，慌忙爬起身来，跪在蜂罗刹身边，羞愧万分他说道：“小人监察不严，恳请族长恕罪！”蜂罗刹专注观看龙虎互搏，对狮神蜂不理不睬。

狮神蜂讨个没趣，不由迁怒赤龙，心内恨恨地忖道：“都是这个赤龙，害得我颜面扫地！我恨不得将你撕成十万八千块，以解心头之气！”“轰！！”狮神蜂正在心内发狠之际，猛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蓦然看出，只见赤龙与玄虎拳脚相交，战在一处，两股烈劲撞击，震得山摇地动。

轰然巨响声中，玄虎大吃一惊，只觉赤龙攻来的劲力厚重如山，迎头砸来，不由骇然忖道：“呀，不妙，竟然烈到这样，比我想像中的更强……”“隆！”玄虎大惊之际，要催劲抗衡已迟，轰响声中，劲力狂震，玄虎身如流星，被震飞退，火功卸尾排山倒海攻来，急施展身法，用“罗汉卸劲”卸去火劲，以免震伤。

赤龙一击得手，心中有了底，忍不住心头狂喜，得意暗忖：“嘿，我现在的威能，起码比玄虎强 20% 以上，你这条疯狗，看你再怎么乱咬人！”玄虎出师不利，惶惶纵身落到地上，不解地看着赤龙，心有余悸地忖道：“好家伙，真是要命，看来这小子以重拾前 3 世火神祝融的威能，但想不到竟这样厉害……真是他妈的见了鬼……”蜂罗刹见玄虎竟然不敌赤龙，不觉在心里犯疑，她亦不解地看着赤龙，深感意外的猜测道：“咦，甫交手就吃亏，热

头不对呀，莫非玄虎未尽全力？”正在蜂罗刹百思不得其解之际，鹰神蜂，幻晰等人闻警号亦急赶来。

幻晰一马当先，看着破壁残垣的现场，心里吃惊地忖道：“哗！囚室竟毁烂成这样，简直是成了一座废墟！……”赤龙一掌退敌，信心陡增，他傲然站在凌不堪的地上。对玄虎晓之以礼的说道：“玄虎，你别犯迷糊再做傻事啦，快清醒过来，看一看，我们才是自己人，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蜂罗刹！你如再执迷不悟，与自己人为敌，必将是亲痛仇快，下场极惨！赶快悬崖勒马，亡羊补牢，尚且不迟……”赤龙说完，众人都热切地看着玄虎，特别是惜儿，更是目光殷殷。

岂料玄虎早已昏了头，他听到赤龙殷殷话语，不但不醒悟，反而认为赤龙是在当众羞辱他，虚荣心令他丧失理智，只见他双眼充血，颈上青筋暴跳，竟破口大骂，丧心病狂他说道：“放屁！谁和你们是自己人，你也不掂量掂量，看着你们都是些什么玩意，给我提鞋都不佩，还敢大言不惭！我心中只有主人——族长蜂罗刹！”玄虎大放厥词，众人犹如三九天喝冷水——凉透心啦，蓝天使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想：“唉！玄虎看来是被蜂罗刹的信息蒙绝对控制了……”晰罗刹急得几欲昏厥，惜儿慌忙扶住母亲，心里悲凉地忖道：“如果赤龙再打不赢玄虎，一切都完了……玄虎，你这不知廉耻的东西，我们都将葬送在你的里。”众人心里难过，气氛非常压抑，唯有小女孩的神情显得极有信心。

赤龙劝说不成，开始作最坏的打算，紧皱眉头，在心里冷静地思忖道：“看来，想劝转玄虎是没指望了，而现在我们六人中，除我而外，现在只有蓝天使和舰长有战斗力，但双手被烤，战斗力大打折扣……如此看来，我必须尽快击倒玄虎，然后对付蜂罗刹！”赤龙正思忖间，摹听玄虎“胡……”地一声怪叫，抬头看去只见玄虎面目狰狞、咬苛切齿，正跃上半空，赤龙心里冷哼道：“哼，你来的正好，我马上就收拾了你……免得再费唇舌！”玄虎在蜂罗刹面前大夫颜面，不觉怒火冲天，心内忖道：“岂有此理，刚才一时轻敌，被你小子轰得灰头土脸、今次定要把你摆平，争回面子！”玄虎出击，蜂罗刹并不制止，她有她的主意，赤龙震碎手镣核弹，核爆尚不能伤他性命，刚才玄虎一击，又被他占了上风，不知在囚室里他威能提升到什么程度，因此忖道：“让玄虎再战了好，我正好借机看一看赤龙功力到底提升到什么程度！”赤龙看着攻来的玄虎，一边蓄势戒备，一边继续思忖：“我的钛火金身刚融汇而成，威能倒底有多大，目前仍是未知数……以刚才一拳未着，胜玄虎大概非常有把握，但未必能胜蜂罗刹！”面目无光的玄虎，怒火焚心，催谷起最高威能狂攻赤龙，他恼羞成怒地大骂道：“他妈的，赤龙你这杂种，我要你的狗命！”“吼——”玄虎气愤已极，厉声暴吼，瞬即攻到赤龙眼前。

赤龙见玄虎来势汹汹，遂拢起双臂，准备迎战，为避免众人受到波及，他急忙大吼道：“你们快退后！”赤龙吼声未落，一纵跃上空中，看着玄虎，心中思忖道：“要想办法让他施展不出最厉害的霹雳摧何狱，以免大耗我的威能，保存实力，跟蜂罗刹决战，对，我不妨再用‘绞磨绝灭’诱他入彀！”赤龙打定主意，两臂拢圆，向玄虎攻出“绞磨绝灭”。

玄虎看见赤龙似乎轻敌，不由暗喜，遂轻狂地忖道：“哼，这一招我早已见识过，没什么了不起，小子，你的末日到了，嘿，看我便出‘达摩金刚钻’先钻爆你的钛极劲，然后再踢碎你的头！”玄虎成竹在胸，身形一转，单腿急旋，凌空向赤龙攻出“达摩金刚钻”。

赤龙见玄虎果然中计，不由喜上心头，飞身而上，得意地想道：“好极了，好小子单腿强攻，正合我心意！我用‘绞磨绝灭’，将他的腿缠锁住，逼他倾尽内力和我硬拼！”两人各怀心事瞬即攻到一起，赤龙故意露出破绽，引诱玄虎攻进自己的“绞磨”气劲内，然后陡地两掌疾旋，用雄厚的威能箱住玄虎攻进的厉脚。

玄虎一脚攻入，尚未来得及得意，摹觉脚面一紧，赤龙的绞磨劲已使他进退不得，不由心内叫苦：“呀！不妙，我的脚被胶缠住，无法抽口，他妈的，这小子使出这招明显地要和我硬拼内力，一招定输赢，我被他箱住，无法使出绝招，看来我中计了，又吃大亏！”赤龙妙计，同时被蜂罗刹和小女孩一眼看破，于是两人一惊一喜。

蜂罗刹气恼地忖道：“哼，赤龙想速战速决！”小女孩暗赞：“赤龙聪明，这战略最有利！”赤龙计谋成功，占了绝对优势，玄虎无奈，只好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捱，他一边倾力相抗，一边忖道：“内力比拼，绝无花巧，优胜劣败，唯有全力以赴！”“哼！！”两人同时暴喝，倾力相博，战果出现，强弱立显，玄虎功逊一筹，被钛火劲轰得像炮弹般，暴身溃退，撞爆坚厚的合金墙壁。

赤龙一击得手，心中舒出一日长气，满意忖道：“成功了，玄虎吃我一记，定被震成重伤。”玄虎去热强劲，竟无法控制身形，只听“磅！”“砰！”连续两声巨响，玄虎在撞破两堵厚墙后，飞射出宇宙宫外，可见赤龙一震之威，何等惊人。

玄虎长靴被赤龙绞走，腿上一衣服破碎，狼狈不堪，口中箭血狂喷，心里哀叫着，愤愤不平道：“呜……没可能这么厉害……输得不服呀…蜂罗刹心中一沉，看着被震飞的玄虎，心里忖道：“看样子，赤龙的威能提升到大超玄虎之上……”但蜂罗刹亦心中犯疑，转而忖道：“水神共工的威能应该不下于火神祝融，玄虎落败莫非是回为他未发挥尽水神的威能？……”赤龙只击败玄虎后，马不停蹄，迅即向蜂罗刹抢攻，他心里忖道：“擒贼先擒王，只要击倒蜂罗刹，就可扭转乾坤！”“喝！”赤龙厉声暴喝，凌空扑向蜂罗刹，攻出一记“钛极金钟褪”，幻晰摹见，大吃一惊，怒叫道：“大胆！竟敢冒犯族长！”“哈哈，来得好！”蜂罗刹恣情狂笑，祭起神蜂指，显出一种目空一切的神色，心内忖道：“自从吸聚了晰罗刹的能量堆后，也没有机会测试自己的威能，难得有赤龙这超强高手来试刀！”蜂罗刹狂笑间向攻来的赤龙猛地击出“烈风芒”。

抢攻的赤龙摹觉一股强猛的内劲迎面卷来，有如泰山倾倒，顿时冲乱自己的钛极金钟劲气，不由心下一震，骇然忖道：“呀，她的气芒强烈无匹，竟把我扯卷得身形失控，攻势尽失，现在防卫太弱，先退开再说！”赤龙思忖着，急闪身疾避，虽堪堪躲过劲力的撞击，但余势仍摧着他撞向墙壁，他急用手一撑，但余势仍摧挤着他撞向墙壁，他急用手一撑，厚重的合金墙壁竟被硬功夫生生地撑出一个大坑。

赤龙借壁卸力，稳住身形，尚心有余悸，暗自诧异地想：“哗，想不道她一指之力，竟有如此威力，有生以来，从未遇上这么猛烈的人为扯卷力……”蜂罗刹小试锋芒，心里顿时有了底，她趁赤龙回气之际，神色严厉的命令狮神蜂等属下道：“守住囚犯，一个也不许给我逃走！”“遵命！”狮神蜂回答一声，率众晰、蜂仿若旋风般飞身扑向蓝天使等人。

雷在见狮神蜂率众扑来，遂急催体内威能，运聚向双掌，心里不服气

地暗忖：“哼，准备痛快地打一场吧！”蓝天使见情势危急，遂催谷战力，准备迎战，明知不敌，们也不能束手待毙，她在心里无可奈何地想：“刚才帮阿几时，已耗掉体内七。八成真元……起码要一日后方能复元……唉，没办法，打不过了也要打。”大敌当前，众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唯独小女孩仍是神态自若，异常冷静。

狮神蜂率众手下冲到蓝大使等人向前丈余停下，并未动手，只是形成对峙状态，并厉声警道：“你们这帮垃圾，都给我放老实点，乖乖的虽妄动，否则我就对你们这客气！”晰罗刹看到自己原来的部下，竟也为虎作张，如临大敌听气得浑身乱颤，声嘶力竭地质问但：“幻晰，龙晰。血晰。飞晰，你们忘恩负义，不觉得羞耻吗？！”众晰闻言，有愧于心，被问得垂头汗颜！

狮神蜂见众晰神邑，恐防有变，于是对晰罗刹厉吼道：“成王败寇，你这自婆娘还敢挑唆，赶快给我闭嘴。”蜂罗刹将一切安排就绪，然后身形急旋，凌厉的双眼看着赤龙，她那本是梨花带雨的俏脸，飞彼流盼的美目，此刻罩上一层萧杀的暴戾之气，冷艳中透着诡异，让人看去，她脸上绽出的每一道笑纹，都令人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就是这样开心地笑着，看着赤龙，千娇百媚，略带惋惜他说道：“哈哈，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了，只可惜，你这臭小子还是嫩了点，一定比不上晰罗刹！”蜂罗刹狂做绝伦，把赤龙并没有放在眼里，也许是性格使然，但她狂做确也有她狂做确也有她狂做的资本，从她的威能指数来看：攻击力：25000 公斤。

抗击力：18000 公斤。

奔速：8 倍超音速。

她拥有超绝罕绝的武功——神蜂四烈：烈风芒、烈雨芒、烈电芒、烈雷芒，且具有特殊威能：针芒锋锐纤动，专破护身气劲，钻刺入敌人身体血管内，惟化白血球急速繁殖，吞噬细血球，令敌人坏血碎亡。

蜂罗刹拥有骄人的武功，攻击力相当于龙、虎、蓝三人的总和，当然有资格做视群伦。

“嘿———嚎———”赤龙一击受挫，激出冲天豪气，大喝长啸，骤起全身威能，准备同蜂罗刹一决雄雌，他心里暗暗告诫自己道：“这一战，关系着众人的生死荣辱，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就是拼尽我的 3 世威能，定要击败这外星婆娘！”蜂罗刹说笑之间，已将威能催谷至双臂指端，只见她身周身神蜂气劲缭绕，双掌进射着绿色豪光，站桩拿椿，狂做地对赤龙叫道：“小子，放马过来吧！让你见识见识神蜂四烈的无比威能！！”赤龙闻听，纵身而上，欲和蜂罗刹硬撼，当他突进蜂芒之际，忽听有个声音对他提示道：“顺风驶帆，伺机痛击！”赤龙心内一震，迅即反应道：“呀，又是女孩的意念传送，晤，这个‘顺风’战略，有道理……”赤龙得到小女孩的提示，提气把身体的重量减到最轻，有如棉絮，顺着蜂罗刹攻出“烈风芒”的烈风飞旋，果然能保持住战斗力和防卫力。

赤龙顺势飘旋揉身而进，直飘到蜂罗刹的头部上空，俯身鸟瞰，心中忖道：“飘到她头上，可以出击了！”蜂罗刹料不到赤龙会有这招，以力借力，欲凌空偷袭，不由在心中轻蔑地忖道：“哼，想偷袭！我看你是打错了主意！”

“啊！”赤龙与蜂罗刹同时暴喝，赤龙重拳直击，向蜂罗刹攻出“钛头金褪开山劈岭”，蜂罗刹见机极快，拗身避过赤龙雷霆万钧的拳击，顺势起脚攻了同记“蜂尾脚”，“砰！”的一声，狠狠钉中赤龙的心坎穴，瞬即闪电出指，”直攻赤龙右眼，同时叫道：“先取你一眼！”赤龙不意蜂罗刹出。手如此快捷，

“呀！”的惊叫一声，挥拳急轰，险险救过眼睛，一拳击中蜂罗刹的面颊。

蜂罗刹做梦也想不到赤龙竟会险中求胜，口中箭血狂轰，撕心痛楚直沁心脾。

“轰！”然爆响声中，两人飞身急退。

蜂罗刹“咳！”声痛叫，诧异忖道：“想不到这个子如此勇悍，中了重招仍能还击……而且拳劲猛得很……幸好我的抗力力能顶得住……但也很痛……”赤龙侥幸脱险，心内忖道：“幸好及时一缩……但额头却被刺伤了…蜂罗刹阴沟翻船，不由勃然大怒，怒火攻心，她眨眼控制住身形，双臂交线急抡，指间瞬时仿若刮起一阵龙卷旋风，只听狂猛悍烈的蜂针气芒发出“呼……呼……呼……呼……”厉叫声，立时卷得赤龙身形紊乱，失去平衡。

蜂罗刹一边发疯吐力急旋，一边在心中发恨地想道：“非把这小子撕成八块，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赤龙尚未止住退势，陡觉一股狂猛绝伦的劲气旋转袭来，不由心中一紧道：“呀，风芒突强一倍……无法保持身形了……这样一来，身体每一部随时都有遭到她痛击的可能……”“钛极护身气罩未必能挡得住她的针芒，要立刻扭转劣势……”赤龙鼓尽全力，卷曲身体急坠，“隆！”“隆！”两声暴响，将双脚插入合金地台，瞬时止住被卷之势。

“幼稚，以为这样就能站得住吗！？”蜂罗刹见赤龙逃出蜂芒立地取巧，顿时大怒，轻蔑他说道，然后突然挥掌击他，只听波“波……波……波……波……波……波……波……”一阵声响，仿若疾风吹过水面，烈风芒气劲由地面直震过去，“蓬！”的一声，竟把赤龙硬生生地抛起。

蜂罗刹在赤龙被震抛起的瞬间，两臂劲抖，十指箕张，向赤龙攻出“烈雨芒”，只见烈劲飒飒，猛地从两掌间迸射开来，仿若太阳冲破乌云向大地陡然投射出万道光辉，又似狂风骤雨普天而降，顷刻间，密密麻麻的绿色蜂雨带着嗤嗤厉响向赤龙周身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去。

蜂罗刹凄厉狠毒地吼道：“是你死亡地时候到了！”赤龙刚刚遭受烈风芒的剧电，护身气劲受震消泄，尚未回气，不料千万锋锐纤细的烈雨芒又猛然密集攻至，一时闪避不及，锋锐纤细的雨芒竟穿破护身气罩攻人体内，赤龙骤觉体内气脉有些许异常反应，不由大惊，骤然忖道：“不妙，针芒人体，不但奇痛刺骨……还产生出特异的破坏力……”原来针芒发挥剧作用——令赤龙体内的白血球急速分裂繁殖，吞噬红血球，当人体的红、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患上血癌，全身机能将会彻底被摧毁……形势险恶险，对赤龙极为不利，但众人的安危荣辱全系在他一人身上，成败关键，在此一举。

赤龙一边运劲抵抗，一边焦忿地思忖：“这种特异变化，令我有一种死亡马上就要降临的感觉，要立刻把针芒逼出体外，否则必死无疑……”蜂罗刹见赤龙完全处在“烈雨芒”的笼罩之时，还在顽强坚持，忍不住狂笑着说：“哈哈，臭小子，看不出你还挺有种，竟然还能捱得住，妙极了，我现在就加强发射，看你能挺得多久！？”赤龙闻听，心内忖道：“针芒已令我身体起了变化……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死里逃生……”赤龙忖罢，陡然变招，运气成椎，劈风斩浪，迎着烈雨气芒，出招“恶龙噬”，向蜂罗刹抢攻上去。

蜂罗刹本已胜券在握，狂催劲力，只待赤龙蜂芒发生作用，内力消失，便一举击杀，不料奇迹未有出现，反见赤龙拳势密集，竟然冲开雨气芒，飞身攻来，心下不觉诧异，大惊道：“呀，他的拳势密集成锥形，居然能把我的烈雨芒撞得散开……”蜂罗刹见赤龙明知不敌，却冒死猛攻，心念转动，马上知道赤龙来意，心内冷哼一声，啜夷地忖道：“哼，小子，你想跟我玩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把戏？真是不自量力，既然你想速死，那我就成全你吧！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死得瞑目！！”蜂罗刹忖着，招式一变，沉气动劲，在十爪间聚起一个烈厉无比的蜂窝状气团，准备向赤龙施展出神蜂四烈中最强猛的一招——烈雷芒。

“喝！”两人同时厉声暴喝，蜂罗刹攻出神蜂四烈中强猛的绝招“烈雷芒”，赤龙则攻出“钛极翔龙破”，陡见赤龙周身的气劲形成两条巨大的机械龙形，吞云吐雾，张牙舞爪，噬向蜂罗刹。

赤龙豁尽威能，孤注一掷，硬撼蜂罗刹雷霆万钧的绝招，“轰！”然巨响，惊天动地，激震出摧天毁地的无待的爆炸力！

在巨爆炸响的刹那间，蜂罗刹心头一震，大叫不妙道：“呀！不妙，这儿怎承受得起如此猛烈的震暴力？……”而一声巨响，则震得赤龙心花怒放，狂喜忖道：“妙极，她中计了，我的目的就是将这儿摧毁，制造出混乱，便有逃生之机！”赤龙战略成功，巨爆力如火山爆发，震力狂击向四面八方，囚室里顿时大乱，众人被震得东倒西歪，满室合金碎屑激射，烟尘迷漫……顿时充满一片“哇！”“哗！”。

“啊！”的惊叫声！

女孩凭着奇妙的身法，乘机窜出包围圈，心内大赞道：“好聪明的赤龙，这一计真是妙不可言，正好制造了逃走机会！”震得穿破两堵墙后，一直冲出宇宙宫，竟控制不住身形，仿若一块巨石重重坠落地面，他一面不停地咳着，大口喷着鲜血，一面懊恼地忖道：“咳……吃这一击……内伤不轻……我没有低估赤龙呀……只是他的威能暴升的太厉害……”“轰！”“隆！”正在玄虎心内懊恼之际，猛听头上宇宙宫发生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不由蓦然抬头看去，只见整个宇宙宫顶烈劲四射，火光冲天，仿若核弹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将球形合金宫顶炸得整个溃散翻飞，烈劲灭震碎宫顶两层楼窗钢化玻璃，从窗口向外喷射，宫门外的守卫直吓得四散奔逃。

玄虎骇然呆望，心内惊道：“呀！上面发生大爆炸……究竟发生什么事？”惨祸发生，蜂罗刹惊觉已迟，虽然能证明自己击败了赤龙，但整个宇宙宫上层却全部摧毁坍塌，不由气得大骂道：“这小子好狡猾，气死我了！”赤龙与蜂罗刹被震暴身飞退。

小女孩径直扑向赤龙，用意念传送急切地对赤龙说道：“赤龙，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快走！”赤龙急得大叫：“蓝蓝呢？”小女孩回头看见在崩塌坠的极度混乱中，狮神蜂等人仍不忘职守，围困住蓝天使四人，于是用意念传送说道：“蓝天使被包围，你过去定遭阻挠！你一旦遭阻截，就会被蜂罗刹所擒！良机稍纵即逝，你要当机立断！”小女孩虽然说得句句都在理，但赤龙仍扔不下生死相依的蓝天使，看到妻子仍陷在重围，未能逃生，自己一走，她将生死未卜，不由暴怒地对女孩大吼道：“不！我要带她走！！”七十进攻空中花园赤龙两眼血红，噙着泪水，望着被围的妻子，心乱如麻，难下决定……蓦然，烟尘迷漫中透出烈烈光芒，赤龙心内一惊道：“呀，蜂罗刹的光芒已闪耀而来……”小女孩一脸惶急，用意念传送恐惧他说道：“再不定，就来不及了！”“走！”赤龙忍住悲伤，发一声吼，抱着小女孩电射而去。

“决策英明”小女孩用意念传送赞许道。

赤龙忍着痛苦，心里对妻子默念道：“对不起，蓝蓝，我一定回来救你！”蜂罗刹穿过烟尘，赶到赤龙被震飞的方向，睁眼环顾，早已“人去楼空”哪

里还看到赤龙的半点踪迹，一生玩“鹰”反被啄眼，只把她气得心肺欲炸，声嘶力竭地吼道：“啊！来迟一步……太混乱了……让臭小子得以逃走……气死我了……赤龙，我发誓，不管你逃到哪里，我也要把你捉回来，大卸八块，以解我心头之恨……”赤龙这一计确实厉害，宇宙宫的顶层，竟被爆毁大半，坍塌的建材、钢筋、仪器等等以及废材刚架如大雨般四散激射，砸坠地面。。

众人凭着威能护身，全部安然无恙，在严密守卫下，蓝天使等人没机会逃脱。

“哼！”一着不慎，弄成这步田地，蜂罗刹看看满地狼籍，余烟袅袅，豪华漂亮的宇宙宫顶眨眼就了无踪影，直气得半死，她冷哼一声，愤然下令道：“出动全军，捉拿赤龙和那女孩，活要见人，死有见尸，一定要给我搜寻仔细，不得懈怠！”狮总管仰视在空中的蜂罗刹，毕恭毕敬地抱拳答道：“遵命！”狮总管答完，转身大声吩咐属下道：“先把囚犯收押在宇宙宫下层！”赤龙逃走，玄虎震惊了，他呆呆地看着蜂罗刹，出神想道：“连族长了擒不住赤龙……可见并非我未尽全力，而是力有不逮……”龙，虎一役，玄虎直接被赤龙击得落花流水，威名扫地，颜面全失，不禁呆呆立在地上，开始对自己的威能产生怀疑，他诧异忖道：“莫非我的威能已被赤龙抛离……难道共工的威能远逊祝融？……”赤龙逃出宇宙宫，在小女孩指点下，来到一条地下去的水道内，马上停蹄，发力狂奔，小女孩不断用意念传送指点道：“直去，前面拐弯向右！”赤龙一边疾奔，一边在心内疑惑道：“这女孩即知蜂罗刹的武功路数，又熟悉地下去水道，她究竟是什么人？”谁知，赤龙狐疑未定，早已被女孩查觉，用意念传送告诫道：“逃命要紧，分秒必争，提高警觉，别胡思乱想！”赤龙闻听，心下大骇，心道：“咦，奇了，这女孩有这本事，连我心里所想也知道一清二楚，太不可思议了……”赤龙加速飞奔，又有稍顷，忽觉腿软筋麻，浑身波惫无力，似欲不支，不禁大急，心中叫革道：“呀……我双脚有点发软……渐渐力不从心……莫非是除不清的那些针芒，正在破坏我的身体组织……”水道尽头，透来一丝光亮，小女孩亦察觉到赤龙体内肩。变，于是用意念传音激动赤龙道：“努力扶持呀，就快到了安全地点！”赤龙背着小女孩凭着顽强毅力来到一道合金门前，女孩意念传送说道：“停下！打开这道门！”赤龙依言打开门，走进，门后有梯，赤龙攀援而下。

下得梯来，环目四顾，又是四通八达无有尽头的廊道，不由疑惑道：“这儿又是另一类四通八达的廊道……”赤龙正在犯疑，听女孩意念传说道：“直去吧！”依言前行，赤龙来到廊道尽头，抬眼一看，感到非常意外，吃惊地说道：“呢！通道尽头，原来是个宏大无比的科技工场……”“女孩似是放心了，用意转传送愉快他说道：“进去找藏身之地吧！”女孩似是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用意传送对赤龙简要的介绍道：“这儿是空中花园五大核子发电厂之一！向花园供应所有电力和防卫武器的能量！”“这儿管道四通八达，密如蜘蛛网，我们可以藏在其中一段大管内！”赤龙按着女孩迅速找到一个管道入口，背着女孩纵身跃进，然后将女孩轻轻放在管内，自己也盘腿坐下，准备调息，他心里出了一口长气，暗忖。

“嘘……已经气喘如牛……”赤龙环顾一下管内，不安地问道：“这……这儿安全吗？……”女孩出神地看着赤龙，意念传送回答说道：“这种管道成千上万，就算那贱人总动员搜索，找到这里，也要十日以上！”赤龙闻听方始下心来，看着女孩，关切他说道：“哎……这婆娘发出的针芒真是厉

害，透进体内，我竟驱之不尽，令我体能急速衰退……我已照顾不到你……趁此要会……请你速速逃生吧……躲藏去更安全的地方……否则那婆娘搜来……你会与我同遭毒手……”女孩听人，大觉不安，叹了一口气，用意念传送说道：“唉……我有办法能够退尽你体内的针芒，不过……只不过之方法令人有点尴尬……”女孩说着，不由粉面泛红，不胜娇羞，赤龙正感大惑不解，不料女孩已飞快地跨到身上，一边推拥赤龙躺下，一边用意念传送说道：“为了大家的安全，只有这样做……你躺下，按我说得去做……”赤龙大窘，汗水洋洋，疑惑地看着女孩，不知又有什么主意。

女孩也是羞涩万分，香汗四溢，但还是下定决心，用意念传送对赤龙说道：“你现在只要吸取我口中的唾液，就可以帮助红血球对抗白血球，进而将针芒全数驱出体外！”“吓！”赤龙大吃一惊，想不到女孩出得竟是这么个馊主意，不由惊叫出声，尽管是男子汉大丈夫，此时却也满面通红，看着女孩，结结巴巴地说道：“从你口中吸取唾液？……那不就是接吻吗？这……这……这怎么使得？……太不好意思了女孩一听，反而冷静下来，她一边毅然将赤龙按到地上，一边用意念传送着说道：“这个时候，还婆婆妈妈！？”赤龙无奈，只好顺从他躺下，在心里忖道：“她的唾液确有奇效，但不知能否对付针芒！”沉思间，女孩的樱唇已深深吻下，灵动的舌头，送进赤龙的腔内。

唾液发挥神异力量，仍如水银泄地般涌入赤龙体内。

唾液令赤龙体内红血球活跃起来，反攻繁殖过多的白血球，有如人体内的世界大战。

赤龙莫名兴奋，惊异忖道：“呀……那种无名快感，蔓延向全身四肢眉骸……”体内血球大战和无名快感，令赤龙陷入飘飘然的昏迷状态，有如灵魂出穿……赤龙不知不觉，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只见眼前出现一片湖光山色，祥云氤氲，瑞气万千，移凤翔飞，仙鹤翩翩，峰林竞秀，绿水瀑瀑，无边奇景，美不胜收，活脱是进了仙境一样……赤龙在被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催引疾飞于湖面上，在湖水倒影中，只见自己全身披甲，火焰烧身……不由兴奋忖道：“呀，火神祝融，我是进入了前3世的境界，真神妙呀！”前面出现万千祥云，瑞气缭绕，紫气迷漫，灵光普照，霞色五彩，湖水激涌，仿若银菊，一个清影，身泛七色宝气，翘首盼望。

“千女！”祝融惊喜地大喊一声，顿觉周身血液沸腾，心内兴历地忖道：“啊，我千思万想，爱得刻骨铭心的美人儿，正在前面等待我！”听到祝融喊声，千女驾灵光，跳波逐浪，凌空迎向祝融，一边飞奔，一边无限幽怨地娇喊道：“祝融！我等你好苦呀……”原来，这位头戴蛇冠，美艳不可方物的千女，正是千岁女帝！

千女黛忧虑含烟，美目流盼，似烟笼洞庭，雾锁涂淮水，鹅蛋俏脸，恰开樱唇，半胸峰，体态娇柔，似云似水，活脱是个临风玉人，画中尤物。

两人兴奋地喊着，瞬间狂喜相拥，这对久别重逢的爱侣，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千言万语尽在热吻中……两人仿若融为一体，在仙山奇峰中漫意飞翔，说不出的浓·清密意……凤凰艳羡不飞，仙鹤景仰驻足，瑞气千祥，灵光霞色，为之增辉，盘紊绕笼罩着这对恋人……两人尽情遨游，最后，轻轻降到一个绿草如茵的山峰上。

千山面如桃花，轻抹红霞，如烟秋水，迷人地看着祝融，然后摘下蛇冠，露山如云开发，俏丽绝伦的脸主，散发着无比眷意，纤纤玉手，轻轻懈

下祝触的盔甲……在梦幻的境异中，赤龙形同身受——祝融与千女那情欲高张，灵欲一致的绝顶美妙感觉……“嘿嘿嘿……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所以赤龙要撇下你！”玄虎随同狮神蜂押着蓝天使等人前往宇宙宫底层，一边淫邪地看着蓝天使，一边幸灾乐祸地讥讽着。

轻桃的本性令他看见漂亮的女人就兴奋，何况蓝天使对手的妻子，刚才被赤龙击的灰头土脸，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这时遇到机会，怎会不尽情地嘲弄呢，玄虎说完，色迷还地盯着蓝天使，接着又轻薄地说道：“我劝你还是忘了赤龙，乖乖地向族长投降，这才是识时务者为靓女也！”“吐！”蓝天使本就讨厌玄虎，前世恩怨尚未了断，现在岂容他信口雌黄，满口淫词秽语地侮辱自己，于是忍不住满脸怒火，向玄虎脸上吐了一口吐沫，然后接着骂道：“你这长有反骨的臭小子，别妄想中伤赤龙，我俩情深意重，岂是你挑拨离间得了的！哼！”蓝天使说完，脖子一梗，露出十分高傲的神气。

玄虎做梦也想不到蓝天使这女流之辈也敢向自己脸上吐口水，直觉得侮气，不禁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道：“贱人，我不会放过你！”鹰神蜂本就看玄虎不顺眼，见玄虎自取其辱，恼羞成怒地大骂，不由在心里厌恶地忖道：“哼，他妈的，下贱坯子，嘴真臭！”转眼，众人来到宇宙宫底层，蓝天使四人被隔离囚禁。

蓝天使被囚进宇宙宫底层，由医疗研究室临时改成的囚房里。

人去楼静，蓝天使盘腿坐在室内圆形席子梦恩床上，不由思索纷至沓来，伤心欲绝的哭起来，她默默忖道：“阿龙未能带我逃走……应该是形势不许可……逼不得已……”想到赤龙从此人单势孤，想不住又忧心重重地思忖道：“他虽有幸逃走，但势单力薄……是不是不能回来救我呢？……”“夫妻好比同林鸟……”玄虎那冷冷的讥讽爬在心上，蓝天使不由忧心如焚，但转而想到自己和赤龙的感情，马上在心底坚定他说道：“不！赤龙不是这种人……”一种无色无味的气流充斥整个囚室，疲惫加上忧心，蓝天使不久便昏昏然入睡……其实是囚室散放无色无味的迷醉气味，令蓝天使陷入昏迷……鬼使神差。

玄虎悄悄地闯进囚室。

他冷冷地打量着昏睡在床上的蓝天使，在心里得意地淫笑着，然后，走到床边，双手抓着蓝天使的臂膀，狞笑着得意地说道：“你这泼辣婆娘，再撕泼呀，现在怎么变得像羔羊一样温驯了……啧啧，一只身段美妙，异常艳丽的羔羊！可惜了，看你睡得多么可怜，孤孤单单的，好吧，本少爷我今天有惜香怜玉之心，岂能辜负了你这绝色美人儿的好意，别急别急，我先解除这碍手碍脚的手铐，然后就尽情地和你玩玩，替你打发这无聊和孤寂……”玄虎满嘴淫词秽语，动手打开蓝天使腕上的手铐，然后动手脱掉蓝天使的上衣，露出洁白如玉，光滑柔腻的啊体，玄虎淫笑着，只看的两眼发直，自言自语他说道：“族长真好，赐我这份美差，让我有幸享受这玲班浮宠的妙曼身体，”玄虎说着，又麻利地褪过蓝天使的下衣，然后赤条条地压上蓝天使身上，贪婪地含上蓝天使的樱唇，如饥汉见到了丰酷，疯狂地大嚼恣饭起来。

玄虎双手郎虐地在蓝天使身上摸扶揉捏，兴奋得灵魂飞身天外，直嫉妒的心颤道：“啊，这美人儿温香软玉，娘的赤龙哪有福份长期占有她。？只有本少爷才有资格配她这绝姿仙体，和她颠鹰倒凤，尽沾巫山云雨……美人儿美人凡，我从此愿在你这里欲仙欲死，难怪千古帝君宁舍江山，不舍美人儿，今次我占有了你，才领略到这个滋味……”玄虎在囚室中胡天胡地得

和蓝天使交合，而蜂罗刹则坐在宇宙宫的监控室内正在欣赏这“X级表演”。

狮神蜂侍立在侧，看到这刺激的场景，心里痒痒的，直气得大骂道：“嘿！便宜了这小子！？”蜂罗刹听狮神蜂嫉妒，转过头妩媚地看了他一眼，冷笑着道：“嘿嘿，你发哪家子急，我是别有用心的！”狮神蜂脸一红，旋即顾盼而言它道：“族长，何不杀了晰罗刹和她女儿，以免夜长梦多！”蜂罗刹闻听，懒懒他说道：“她不急在一时，因为我怀疑她隐藏了不少能量堆！何况，她的‘视网膜’是有根重要的用途的，只有我两人的视网膜合起来，方能通过航天宫的监察系统，开启宫门，袭击千岁女帝！”蜂罗刹说着，调节放大监视晰罗刹囚室的另一个莹屏，接着说道：“我让她母女相处，她迟早也会泄露隐藏能量堆的秘密！”而此时，另一囚室内，晰罗刹和惜儿，雷克三人坐在床上，各想自己的心事。

过了好半天，借儿打破一沉默，开口问道：“即，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晰罗刹低垂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才沉思着冷冷说道：“哼，蜂贱人野心极大，以为吸纳了我八、九成能量堆，就可以战胜千岁女帝！”蜂罗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才后转过头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接着说道：“其实我秘密储藏了四成能量堆，想到有一天能够有机会雪耻，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你回来我正好转给你！”惜儿一听，急得浑身乱颤，连忙摆手道：“不！不！妈妈你该运用它来对付那贱人！”晰罗刹长叹一声，低着头，两眼无神，忧伤他说道：“唉，妈妈没那机会了，我四肢的筋脉，已在激光束囚禁时弄至僵化衰退，现在以经难以运用能量了！我已是死路一条，只希望你能逃生！”借儿痛苦地闭上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

晰罗刹的话雷克一字不落地听在耳内，不禁在心内笑骂道：“好你个晰罗刹，居然能隐藏到四层能量堆！”借儿沉默一会，不由好奇地问道：“即，这能量堆究竟藏在哪儿？”“子宫！”晰罗刹看着女儿，静静他说道：“这儿的结构最复杂和最大的保护性，加上强厚的防护气罩，所以蜂贱人无法察觉！”雷克一听，心内一怔，随即佩服地忖道：“亏她想得到，这一雄性就办不到……”不但雷克觉得不可思议，连坐在监蔡莹屏前的蜂罗刹也大感意外，她正襟危坐，紧张地盯着莹屏，冷笑着道：“嘿嘿，原来如此，能瞒过这么多年，这婆娘倒也了得！”狮神蜂获得这秘密，马上谄媚地讨好蜂罗刹道：“恭喜族长，是否立刻去吸纳呢？”蜂罗刹闭起眼睛，恣情地大笑起来，倏忽问，笑声戛然而止，立即沉下脸冷冷说道：“不成，操之过急，这婆娘可能把子宫内的能量堆爆破毁掉，也不愿我这么轻易地就大得其益。”囚室内，晰罗刹平躺在床上，一切准备就绪，对女儿说道：“惜儿，准备吧！”惜儿半天不作声，心里非常痛苦，流着眼泪，迟疑不决。

晰罗刹非常理解此时女儿的心情，她看着女儿泪流满面，慢声细语地劝说女儿道：“惜儿，妈的乖乖，再见到你，我以很心满意足！我不能亲手杀那贱人，但也不愿让我的能量让那贱人得去，今次我能够把威能转授给你，更是我最大的期望！”晰罗刹说着，平静地躺好，接着督促女儿道：“这儿一定有监察系统，蜂罗刹已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子宫的能量已经开启，你快用双指插入吸纳，不然就来不及了！”雷克深知能量转移的苦楚，不由浑身一震，别过头去，心里忖道：“能量转移，过程惨痛，令人不忍卒睹...坐在监示莹屏前的蜂罗刹看晰罗刹马上就要把威能转移给女儿，不由在心里冷笑道：“嘿嘿，这蠢人还自作聪明，以为传给女儿，我就不能夺取吗？”情势危急，不容惜儿作过多考虑，于是她一咬牙，发出“G——C——G——”的怪

叫声，将功力推运至双指，无可奈何地忖道：“唉，没办法，唯有依妈妈的话去做。”“啼！”惜儿厉喝一声，强忍着悲痛，将双指疾插入母亲小腹，直达子宫。

鲜血疾溢之际，子宫内能量堆已汹涌而出，势若万马奔腾。

晰罗刹这四成威能，非同小可，令惜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连绵不绝猛震撼……惜儿被这狂猛的威能催谷的体内筋脉，骨骼暴现，面部肌肉扭曲，本来美丽的俏脸，顿时变得狰狞恐怖，痛苦地惨叫起来……“呜……”在同一瞬间，威能狂泻，晰罗刹亦痛楚的撕心裂肺，厉声惨叫……“呀……”强猛无匹的能量霎时充斥囚室，连内力雄浑的雷克舰长亦被推荡得左摇右摆，骇然忖道：“咩！强劲得难以形容……”“喝！”“呀……啊……”囚室内不断响起厉声长啸和痛苦惨嚎，晰罗刹与惜儿皆忍着万分痛苦，吸输威能……看到这惨烈一幕，莹屏前的蜂罗刹竟恣情地狂笑起来，拍案叫绝道：“哈哈，这强大的威能，将会归她所有，太好了！”蜂罗刹高兴之余，那上吩咐狮神蜂道：“狮，我立刻联同几个高手，守住囚门！”“yes！”狮神蜂愉快地答应了一声，转身跑出监察室。

蜂罗刹今天是太开心了，即可欣赏利调级表演，又快将有强大威能吸纳，直高兴的眉开眼笑。

囚室内痛苦万象的晰罗刹，变得筋脉暴现，形容枯槁……惜儿潜心运劲，努力吸纳消化强猛无比的外来威能……眨眼一个时辰过去，努力抗衡的雷克舰长竟能稳住身形，原来威能已逐渐为惜儿吸纳入体内，狂烈的推荡力已逐渐减弱……雷克觉得纳闷，心内忖道：“咦，威能的推撞力已迅速减弱，看来已近尾声了……”雷克转忖着转过身来，见床上的晰罗刹正在痛苦万状地抽搐来，鲜血将她身下床面染红大片，惜儿已撤出双指，立身地上，瞑目运功，充斥于囚室内的威能打着旋儿汹涌入体内。

不久，惜儿已将威能吸纳殆尽，正努力消化……而晰罗刹则疲乏不堪，瘫痪无力……稍顷，惜儿身如鸿毛，冉冉上升，似乎已将母亲的威能化为己用了。

惜儿在囚室内飘荡几周后，陡然飞身落向床面，急切地抱起母亲，神色紧张，焦急地问道：“妈妈，你现在觉得怎样了？……”晰罗刹脸色苍白，似乎一下就苍老了十数年，满脸淌着汗水，欣喜地看着惜儿，微笑着说道：“惜儿，你现在的威能，可以顶得住核爆的威力了……”晰罗刹喘了一口气，脸色十分安祥，接着对惜儿幽幽说道：“妈妈已经油尽灯枯，成了废人……我心事已了，别无牵挂，希望你逃出活命……妈妈现在要为女帝作最后的尽忠……”惜儿听母亲说话悲凄，隐隐透了不祥，不由吓得冷汗狂溢出体外，她吃惊地看着母亲，惊悸问道：“最后的尽忠？……”晰罗刹惨然一笑，跪坐起身子，面露不屑，冷冷地说：“蜂贱人摆明要造反，迟早会进攻航天号那将对千岁女帝不利……我要毁掉视网膜，令她无法进入女帝所居住的航天宫！这样，她纵有天大能耐，也会梦想成空……”“妈……”晰罗刹要自毁双目，顿时令惜儿大惊……仿若晴天响起一声霹雳，大叫一声，惊立当地……但更吃惊的却是蜂罗刹，她在监控室内莹屏上听到晰罗刹的声音，顿时气得心肺欲炸，脸色煞白，她两眼愤怒地盯着莹屏，欲喷出火来，晰罗刹果真那么做，那将是对她是致命的打击，她做梦也想不到晰罗刹死到临头会如此绝毒，因为没有晰罗刹的角膜，那就意味着永远进不了航天器。

蜂罗刹大急之下，忍不住暴怒叫骂道：“臭婊子！可恶！！”囚室内晰罗

刹到吐露心迹后，遂鼓尽残力，凄然长叫道：“女帝，请恕下属再不能为你效力！”晰罗刹说罢，就指指向双目，陡然疾刺。

“胡！”蜂罗刹鞭长莫及，登时怒愤如狂，霍地举起监控莹屏，声嘶力竭地大叫道：“妈的，臭婊子，快停手，不准你这样做！！”“卡！”千钧一发之际，雷克舰长突然发难，用力切断晰罗刹双臂。

这个突变，令惜儿与蜂罗刹均惊诧莫名。

惜儿浑身一震，惊问道：“舰长，你干什么？”蜂罗刹捧着图象已经消逝的莹屏，呆呆发楞，莫名其妙，自言自语道：“奇怪，舰长为什么阻止她？”雷克舰长一击得手，倏然飞退，落身地上，冷冷地看着惜儿母子俩，泰然自若地回答说：“对不起，这是我献给蜂罗刹的最佳‘投诚礼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想再作囚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晰罗刹大吃一惊，她万料不到同命之人的雷克竟会中途变节，同室操戈，事态严重，时间不容许她再做多想。于是她一咬牙，当机立断地对惜儿说道：“惜儿，快引爆手铐的微型核弹！”惜儿一听，只吓的浑身打了个冷颤，要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无论怎么说，都难令她下得手去，她惊异地看着母亲，结结巴巴地说道：“妈妈……我不忍心……”晰罗刹咆哮了，她急得两眼冒尖，愤怒地看着惜儿，语气严厉地大吼道：“快！引爆！引爆！！否则我死不瞑目！！”雷克一听，心里顿时倒抽一口冷气，不由焦虑地思忖：“一旦核爆，晰罗刹会被炸个粉身碎骨，我的‘投诚礼物’就完蛋了……”其实，这会谁会知道雷克的心呢，他投诚是假，而借刀杀人却是真，他与女帝之仇不共戴天，但要他亲手刃女帝却无异是以卵击石，天可怜见，令蜂罗刹背叛女帝，无时不刻，要杀女帝以夺取她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真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机会，即不需要自己动手，又能杀掉仇人，雷克何乐而不为？怎能袖手旁观，因此，他不得不择手段去阻止晰罗刹毁坏角膜，此情此意，惜儿和蜂罗刹怎会猜得透！

惜儿母亲一再催逼下，只好“咣！”地大叫一声，催谷起全身功力，准备催爆手镣中的微型核弹，她心里忖道：“这是妈妈的遗愿……我一定要为她达到！”蜂罗刹看惜儿当真运劲，希望马上就要被炸个粉碎，刚刚平静下来的心立刻又提到嗓子眼，只惊得头皮发炸，手捧莹屏，声嘶力竭地尖叫道：“舰长，快阻止她！”这真是人急无智，在远隔重重厚墙的囚室里，雷克怎么听的到她的喊声。

“轰！”蜂罗刹喊声未落，只见莹屏内火光一闪，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关键时刻，惜儿当机立断，豁尽本身和新吸纳的威能护体，震碎手铐，微型核弹轰然爆炸。

巨爆同时摧毁了监察系统，蜂罗刹手中的莹屏内顿时一片空白。

蜂罗刹几乎气得昏厥过去，傻呆呆地看着空白的莹屏，语无伦次的痛骂道：“啊！这老贱人……小贱人……气死我了！胡……”蜂罗刹从惊呆中回过神来，气急败坏，将莹屏狠狠惯到地上，摔个粉碎，暴跳如雷地骂道：“可恶！可恶！小贱人，你等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正当蜂罗刹恼羞成怒地欲去囚室击杀惜儿之际，监督室的警护系统骤然“T——T——T——”地响了起来。

蜂罗刹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紧急防卫系统警报响起，发生什么事呢？”蜂罗刹急转头向莹屏望去，只见水神蜂大惊失色地面孔出现在莹屏上，慌慌张张地报告道：“报告族长，大事不好啦！无数战机正向我们飞来！”

这真是祸不单行。

蜂罗刹直气得七窍冒烟，狠狠地吐了吐沫，恨恨骂道：“呸！偏偏在这个时候，有敌人大举来犯！”蜂罗刹骂完，急忙命令水神蜂道：“立刻把画面传送过来！”画面一变，只见花园上部天空黑压压地出现无数战机，仿若铺天盖地卷来的鸦群，起码超过一千架。

蜂罗刹盯着画面，眼都直了，骇然忖道：“能够动用这么多的战机军力，一定是——焚天邪神！”强敌压境，蜂罗刹立即下达紧急作战命令：“下令所有军事单位，进入最高作战状态！”蜂罗刹猜得没错，邪神正率领逾千战机，如狂飚般进攻空中花园。

此时，在主机指挥舱内，红邪子看着前方滚滚乌云，红邪子怀疑地问焚天邪神道：“主管，空中花园真的藏在前面那堆乌云里吗？”邪神紧盯着乌云，十分肯定他说：“这里云方圆百里，位放三星中间，正好吻合那空中花园的情况！”邪神一声令下，逾千战机蜂涌冲入黑云里。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机群上的众人眼睛一亮，一座风光滴旋，建筑瑰丽的现代化高科技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一一空中花园！

“FIFE！”机师们兴奋地大声欢呼。

红邪子看着空中花园，不由在心中慨叹道：“花园藏于密云中，若非有情报，确难找到它的位置。”邪神忍不住心头狂喜，心中冷笑着暗自发恨道：“嘿嘿，空中花园果然藏在乌云中央，看来定有高科技的防卫网和攻击系统，不管它防卫如何牢固，先把它炸个稀巴烂再说！”

第九十四章 焚天神威

“各位机师听着，我们的脚下就是空中花园，听我的命令，一齐向空中花园——轰击！！”邪神得到隐武士的情报，率领逾千战机冲破人乌云中，一声令下，所有战机一齐向花园开火，战机的呼啸声夹杂着万千的巨爆，顿时把花园上空搅成一锅粥！

蜂罗刹看看莹屏，顿时放下心未，她见漫天飞旋仿若鸦群的战机玩得并没什么新花样，万千重磅炸弹落在防护罩上，犹如巨石上落下一颗颗细小的石子，丝毫损伤不了防护罩。

蜂罗刹得意地笑起来，满脸露着鄙夷，用不屑的口气说道：“嘿，这些低等武器，又怎奈何得了我们得防卫罩！？”危机一但不成为危机，蜂罗刹便想起囚个中的惜儿，马上恨得咬牙切齿，目透刹气，恶狠狠地说“还是先收拾惜儿这丫头！”“轰！”核爆接连爆发，冲击波挟带气浪急剧澎湃，研究室虽然坚固，但也被微型核爆炸个稀巴烂。

气浪向决堤的洪水，骤然泻出，向四周扩散，守卫在囚室门处的狮神蜂、鹰神蜂、幻晰、龙晰等高手伤若遭到一阵飓风狂袭，冲击波将他的连根拔起，抛向墙壁“哗！”“啊！”众人骇然大叫，随着：“碰！”“隆！”闷响，狮神蜂、座神蜂等人像几团烂泥，被狠狠摔向墙壁，坚厚的合金墙壁被撞的龟裂爆碎，顿时凹陷成几个大坑。

雷克舰长死死抱住晰罗刹的头颅，轰得向炮弹般飞射出来！

狮神蜂等人刚挣脱墙壁，陡见一团黑影挂着风声疾甩而来，慌忙闪避，才未被砸上，待定睛看去，原来是舰长，不由应幸道：“幸好闪得快，否则，闪迟一些，也被这家伙撞个正着！”“碰！”雷克重重撞到墙上。

“还我妈妈的头来！！”借儿浑身蕴发着万钧气劲，狂怒叫着从烟火中踏步而出。

狮神蜂见状不由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看这丫头的气势，威猛的好像脱胎换骨……”雷克舰长从浑陷的墙内挣出身来，托地跳开支余，避开借儿，看着手中完好无损的头颅，心里得意地思忖：“核弹爆炸时，幸好我立刻护住这婆娘的头部……虽然自己被炸伤，但保住了这个脑袋，也是值得！”狮神蜂见雷克弃暗投明，立一大功，遂挺拳以手加额相庆道：“雷克舰长，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好那！”“嘿嘿……过奖！过奖！！”雷克尴尬地笑着，谦虚地高姿态中道。

雷克说完，望着步步逼进的借儿，向狮神蜂等人提醒说：“这丫头今非昔比，请大家小心！”借儿两眼死死逼视着雷克，眼睛血红，骄起拇指，立常成刀，纵身飞年头而上，口中咆哮着骂道：“你这见利忘义的狗种，拿命来！”狮神蜂见舰长手护头颅，很难出手，况又身受重伤，难保头颅不被借儿夺回毁掉，遂心念转动，暗忖：“晰罗刹的眼角膜重要无比，看来非保护舰长不可！”狮神蜂略微沉吟，马上飞身了出掌，半路拦住借儿，实实接下一掌。

“磅！”一声闷响，狮神蜂竟吃不住借儿这狂猛的一击，被震暴身飞退，心内大骇，惊惧忖道：“硬拼之下，这丫头的威能竟比我强，太可怕了……”雷克见借儿状似发疯，所向披靡，竟连蜂罗刹手下头号猛将狮神蜂也不是她的对手，自己那些就更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雷克在借儿震飞狮神蜂的刹那，迅速作出反应，心内惊呼道：“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快逃！”雷克背向借儿冲势抱头鼠窜。

借儿一掌震飞狮神蜂后，大吼一声：“挡我者死！！”借儿一掌震飞狮神蜂后，追杀雷克。

狮神蜂深陷墙里，心里才恍然大悟：“好吸纳了晰罗刹的四成威能，怪不得这么厉害……”未等思忖完，突见借儿凌空折身，又向雷克扑去，自己拦截已鞭长莫及，于是对属下大喊道：“保护舰长！”鹰神蜂、龙晰应声飞身而出入夹击借儿，借儿看山不看二人一眼，双臂抡圆，奋起神威，暴然发力，左拒鹰神蜂，右击龙晰，只听“碰！”、“砰——”两声震响，呀神蜂和龙晰仿若两粒被弹飞的石子，轰然激射向走道两边的墙壁。

龙晰在借儿劲力挤压下，犹如泰山压向胸口，喉头一热，鲜血顿时夺口而出，“呀！”的厉声惨叫、成了弹射飞人。

鹰神蜂胸部一闷，直欲窒息，尚未巡上手去，一阵无形已力迎面扑来，顿时身如败叶，被飓风卷噬骤飞，他只觉胸部有如重锤砸击，痛澈心肺，不由得亡魂皆冒，痛苦忖道：“啊……这丫头的劲力强猛到难以形容……生得连胸骨也要折断了……”雷克哪里见过这种气势，只吓得魂飞魄散，夺路而逃，心里惊惧万分地想道：“哇，吓死人了，居然两人也挡不住她，快走……”借儿愤怒至极，杀红了眼，双掌震飞二人后，仿如猛虎下山，直扑雷克，口中厉喝：“狗种！哪里逃！我追到天崖海角，也要取你的狗命！”雷克这时真是被借儿吓破了胆，他一边顺着廓道急急奔跑，一边忖道：“看这阵仗，臭丫头现在变成了疯狗，君子不吃眼前亏，逃得越远越好！……”“咤！”借儿

扫清障碍，厉声疾喝，声音充斥整个宇宙宫的底导，她面目扭曲。狂怒攻心，双目鼓突欲出，喷着森森杀气，纵身疾扑，仿若流星，冲向雷克……巨响和怒喝惊动了隔壁囚房室的玄虎，他从欲死欲仙的好事中惊回神来，放下篮天使，胡乱地穿上衣服，电射出门，刚好与惜儿打个照面，亦不搭话，‘喝！’的大叫一声，飞腿疾攻惜儿，攻出一记“回头是岸”。

“啊！”惜儿暴吼，双掌合壁，以雷霆万钧之势，出招“龙晰开山”，狂撼玄虎。

“锵！”脚掌接实，劲气相撞，发出“轰！”然烈响，瞬时爆出一团巨大的光团，二人被爆力反震，双双疾身飞退。

雷霆硬撼，旗鼓相当。

玄虎做梦也想不到，平时功力微浅连自保也不可能的惜儿，此时竟能把拥有3世武功的自己也震得暴身狂退，这怎么可能，这简直令他难以相信：“惜儿！？竟能挡得住我雄猛的脚步？她怎会将威能在突然之间就暴升了3数倍？！”

真是他妈的见了鬼！”惜儿稳住身形，想不到连自己的男人也与自己为敌，狂怒之下，脸都气歪了，她指着玄虎，雷霆震怒地吼道：“滚开！否则杀了你！”惜儿话声未落，一个娇滴滴令人肉麻的喝问声蓦然传来：“甜心，谁这么大的口气，竟要杀你！”“呀！”惜儿侧头一看，登时惊愕莫名！

只见蓝天使秀发凌乱，衣衫不整，面颊潮红，双眼目光迷离，显然仍是性欲未退，边系裤带，边问道，一望而知刚才干了什么好事。

惜儿赌状，仿若五记重锤猛击头上，顿时天旋地转，她奋力摄定心神，才勉强止住身形，一时醋海翻波，气得浑身巨抖。

惜儿回过神来，心肺欲炸，怒火冲天，语无伦次地喝问玄虎道：“你……你们这对……狗男女！……玄虎！你对得住我吗？”这时蓝天使走到玄虎身边，一边胡乱地往裤里掖着衣服，一边气愤地问道：“甜心，她是什么东西，凭什么样说话？”玄虎幸灾乐祸地看着惜儿，狞笑着刻薄说、道：“嘿嘿，她只是一件不用付钱的一一泄欲器！”“你……”如此刻薄的侮辱说话，惜儿如遭雷击…登时气得浑身狂抖，血气大乱，“呜……”的惨叫一声，登时栽倒在地。

刚遭丧母之痛，再被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如此奚落，双重惨痛打击下，惜儿悲怒攻心“——哇——”的一声，狂呕鲜血。

玄虎摹见惜儿狂怒攻心，神智尽失，正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不由在心里狂喜忖道：“她心神大乱，气血逆血，正是收拾她的好机会！”玄虎思忖着，纵身狂攻，飞腿急旋，一记“达摩金刚钻”猛烈击中惜儿的太阳穴。

“磅！”可怜惜儿，毫无防备，碎然吃了厉脚重击，直被踢得仰身倒飞，头部狠撞合金墙壁，沉响声中，坚厚的合金墙壁竟被撞击的爆裂出一个大洞。

“甜心，踢得好！”蓝天使没有丝毫怜悯之意，直觉得非常开心，为玄虎鼓掌欢呼。

玄虎如此惨无人道，连雷克看了也觉寒心，他惊惧地看着玄虎，心痛地沉道：“这玄虎好狠心！”惜儿被撞瘫在地上，口鼻鲜血狂喷，欲哭无泪，哀怒交加，悲狂地断续厉吼道：“啊……玄虎……你丧心病狂……我和你拼命……”惜儿倔强爬起身来，怒火烧得两眼发直，脸色青紫，面目狰狞，令人不寒而栗，她盯着玄虎，猛摧劲力，不料“呜——咩——”惨叫一声，仆

倒在地。

惜儿未能驾驶新增的强大的威能……气血狂乱之际，再拼命催谷，结果令自己七窍流血……“呜……呢……”惜儿在地上痛苦万状，抽搐扭劲，无力再战，撕心裂肺凄厉长嚎，甚为骇人。

众人惊颤头围上前来。

玄虎静静站在惜儿身边，冷冷地看着她在地上挣扎，心里恨恨思忖道：“惜儿不自量力，导至走火入魔，软瘫倒地玄虎忖罢，满脸狞笑地看着众人，饶有兴趣歹毒说道：“其实，我也不想伤害她美妙的身体，以免减低我泄欲时的乐趣！”此时，蜂罗刹风火赶到，看到惜儿大势已去，遂接过玄虎的话头，大声叫好道：“玄虎，做得好！”玄虎循声望去。大吃一惊，脱口叫道：“呀，族长！”惜儿遭玄虎话激，浑身哆嗦、努力撑起身起，满脸血污，凄厉绝妄地发疯吼道：“玄虎，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牲，我恨死你……”“把这丫头用激光束来囚锁！”蜂罗刹厉声怒喝，命令部下，然后接着吼道：“我们去对付来犯的外敌！！”邪神指挥逾千战机向空中花园轮番进攻、飞弹如雨泼下，发出炒豆般爆响。

空中花园上空烽火连天，数千飞弹顷泄到花园外层的防卫罩上，爆出一片灿烂的火光，犹如平静的湖面降下一阵急雨，砸得水面连筋乱荡，水柱细小森密，虽然战机飘猛，但却炸毁不了球形的防卫罩。

邪神一边观察战况，一边沉思着对红邪子说道：“这空中花园的防卫罩，竟能抵御方吨炸力，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看来比我的乐土国的天幕还要坚硬！……”红邪子想破头亦想不出个中原因，于是疑惑地问邪神：“主管，他们的科技究竟先进到什么程度呢？……”邪神一时也答不出，只好充耳不闻，默不作声。

此时，蜂罗刹率领众人齐集作战指挥控制大厅内通过超科技大莹屏观察战情。

只见花园上层，战机蔽天，弹雨如林，但万千飞弹落在防卫罩上，犹如暴雨击在青石板上，只摔得水花四溅，损伤不了防卫罩丝毫。

蜂罗刹专注地看着战机俯冲狂轰，脸色平静，讥笑说道：“这些导弹飞弹，替防卫罩搔痒还差不多，却用来想炸溃防卫罩，嘿嘿，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蜂罗刹说着狂笑起来，众人也被蜂罗刹这风趣的讥笑逗得大笑起来。

蜂罗刹过了一会，强止住笑声，回头对水神蜂笑吟吟地说：“水神蜂，还楞着于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去，启动一下咱们的磁力攻击系统，让他们尝尝磁波怒震的威力吧！”“YES！”水神蜂收住笑声，微笑着看了蜂罗刹一眼，然后乐颠颠地跑到发挥系统控制键前，“卡！”的一下，合上磁力攻击系统的刀闸。

防卫罩攻击系统瞬即进入作战状态，蓦地透出无声、无息、无形但却猛烈无铸的超磁波剧震！

超磁波把所有战机的电子仪器一下震荡催毁，逾千战机立时失控，象一群无头的苍蝇，横冲直撞，互相飞撞，立时发出一片爆响，“轰！”“乒！”“隆！”“轰！”“隆！”只见花雷锋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残肢与碎片齐飞，顿时毁机无数……主机指挥舱内，呼叫器里叫声乱成一片：“哇！所有仪器突然坏了，战机失去控制…“主管，仪器失灵，战机无法操控……”“呀！主管，大事不好，战机操纵系统瘫痪了……”“呜，主管，我没命了……”“轰——隆——轰、一隆——”邪神被这片吵叫和嘈杂声惊得目瞪口呆，

尚未回过神来，主机忽然颤抖起来，亦操控夫灵，红邪子与邪神吓得头皮发炸，暗暗叫苦不迭，亏得邪神久经战阵，稍一惊愕，便立即冷静下来，他当机立断，向混乱的机群发出指令道：“所有战机立刻攻为手控，全体撤退！”邪神喊毕，冷哼一声，恨恨说道：“哼！非本神亲自出马不可！！”话音未落，邪神已开启舱门，跃上半空。

邪神凌空一边催运内劲，一边思付：“磁波震荡能令电子仪器出现偏差，本也不足为怪！但他们发出的磁波震荡，却猛烈到摧毁战机所有仪器和机件，这种科技，地球人真是忘尘莫及，我们的先进战机在他们眼中，和玩具没有分别，看来，要想攻进空中花园，只有凭我的绝世威能击破防卫罩！”邪神是否能够攻破防卫罩，他的威能究竟高到什么速度呢，他的威能指数是：攻击力：15000 公斤以上。

抗击力：15000 公斤以上。

奔速：6 倍超音速以上。

威能深不可测。

脑域开发：70%以上。

武功特点：焚天极火。

火力——摄氏 16000 度以上邪神忖思间，陡将焚天极火提升到摄氏 15000 度，霎时炽烈无匹的极火笼罩周身，仿若一朵迎风怒放的粉色巨大荷花。

邪神将功力提到十成，击力达 15000 公斤，曳着火尾，凌空下击，心内想道：“将极火山力集中成尖锐的锥形！无论何：坚固强韧的物质，也会在我这钻击之下一钻即破！”花园内蜂罗刹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见邪神仿若一团火球疾扑防卫罩，不由轻蔑地笑着对部下说：“嘿嘿，防卫罩能抵挡 25000 公斤的撞击力，这邪神想破网而入，真是不自量力！”狮神蜂映媚说道：“嘿嘿，族长，我们看一下毗蝉撼树也蛮有趣！”众人叫道：“嘿，看一下猴耍，不错不错！”“哈，对，不是有个笑话么吗，叫什么猴子捞月，看这邪神像不笨，有意思！”“哈，说他是猴子，高抬他了，我看他简直笨得象一只不开窍的鸡蛋，没多大本事，硬往石头上撞，嘿，这下有好戏看了，一会看他跌破自己的蛋黄，再怎么收场！”“嘿嘿，地球上不是有句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话吗，这次他飞蛾投火，归也归不回去喽，只好归西啦！”“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花园内众人在指挥控制大厅中看着莹屏，七嘴八舌讥笑嘲讽声音未落，笑声正隆，然而瞬间笑声戛然而止，笑意僵硬在脸上，蓦地爆发出一片骇叫声……“啊！”“哗！”“吓！”原来，邪神战略正确，正如指插比拳击杀伤罗更大一样，防撞力强达 25000 公斤的防卫罩，已被邪神锋锐的极火锥钻破，裂出大洞。

防卫罩厚达 50 公尺，而且破后能迅速被填充破洞，邪神孤身攻入不成问题，但战机群却不能尾随而至。

邪神攻入防卫罩，心内非常吃惊，不由骇然忖道：“呀，这么厚的防卫罩，比天幕更强韧一倍以上……”邪神一咬牙，激出强劲，心内忖道：“我就不信，豁尽全身威能，看可以把防卫罩爆破到什么程度……”“吼！”邪神蓄力爆发，其震击力已无法测量和形容……主机内红邪子看到邪神眨眼将防卫罩爆出一个大洞，忍不住兴奋地惊呼道：“呀，防卫罩被破坏了阔达半里大洞，所有战机，冲呀！”“轰！”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响，将花园内指挥控制大厅内的众人全部震懵了，等着看戏的话全被震到爪哇国，蜂罗刹也坐不住镇，惊汗横飞地大叫道：“哇！我的天，这邪神的威能远超想像…蜂罗刹话

说一半，就再也吱不出半声。

“隆……隆……隆……隆……隆……隆……隆……降……”阵阵霹雳，连环作响，响彻空中花园上空。

电光石火间，邪神驭雷夹电，如天神般破罩而下。

战机群随后蜂涌飞向缺口，欲突进空中花园……但防卫罩愈合的极快……当战机飞近时，缺口已迅速愈合，十多架战机不幸撞爆……红邪子驾要飞近缺口，慌忙拉起升降杆，主机贴着防卫罩打了一个旋儿，倏然升空，红邪子惊出一声冷汗，心内惊呼道：“呲……还好扭头快，否则岂不是大祸临头！”红邪子惊惧地看了空中花园一眼，心有余悸，叫苦连天地忖道：“这防卫罩真他妈的难搅！主管孤身作战，我们却帮不了忙……”邪神突进空中花园，眼前一亮，心内惊叹道：“呀，甚具规模的城市……当中一座最宏伟的建筑物，应该是总枢纽！但上层已被摧毁，可能是赤龙、玄虎、蓝天使在此战斗过！”邪神正在忖思之际，蓦见从当中那座宏伟的建筑物底层门内，在批人嘈杂叫喊着冲出来。

邪神一见，心内猜测道：“里面冲出来的，看来都是拥有强大威能的人！这班家伙定是空中花园里的主力高手！”蜂罗刹一马当先，率先奔到邪神面前立定身子，然后她止住众人，冷冷地打量着邪神，恨恨说道：“好厉害的焚天邪神，不愧是地球上的绝顶高手，我们空中花园很欢迎你的来‘防’，定会好好‘招待’你！”邪神惊眼冷冷打量众人，默不作声，募见玄虎和蓝天使亦虎神耿耿看着自己，不由心里在诧异道：“咦，玄虎和蓝天使怎么会和这堆人在一起？”邪神略一思忖，马上想道：“啊，看来他两人已经叛变！”“呬——咤——”邪神正在沉思之际，陡见一人手挥已剑，大喝一声，纵身而起。

伤势未愈的剑神峰，不待蜂罗刹吩咐，竟手持另一把已剑，抢先出击。

剑神蜂急打先锋，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绿洲一役，赤龙将他打得灰头土脸，威名扫地，此刻，邪神来犯，正是立功赎罪的好机会，因此，他不待蜂罗刹发话，自作主张向邪神发出攻击，他心内打着如意算盘道：“我勇悍地打头阵，不论成败，也可将功赎罪！”邪神根本没把剑神蜂放在眼里，只当他是无名鼠辈。

邪神眯起眼睛，冷冷地觑视着剑神蜂，神态安然，背手轻蔑忖道：“如此疲弱的威能，怎值得我动手？”剑神蜂争功心切，不自量力，挥剑杀向邪神，但尚未近邪神身体，只听“嗤……嗤……”一阵微响，蓦见已剑已被烈焰烧溶得如蛇卷曲，顿时心吸一口冷气，骇然忖道：“呀，巨剑尚未及身，竟被他的火团烧的变形扭曲……”剑神蜂错愕之际，邪神一吐火舌，烈焰如洪水般狂风啸卷噬，熊熊吞没剑神蜂的躯体。

邪神鄙夷地忖道：“我只轻催火舌，这不自量力的家伙已遭烈焰焚身！”“哇……”剑神蜂痛声惨叫，仰身暴退。

虎神蜂目睹惨状，连声惊呼：“阿剑……”“熊……熊……熊……熊……”极火烈烈，幌眼间，“呀……”惨嚎中的剑神蜂已被烧成焦炭……鹰神蜂惊惧地望着邪神，眼睁睁地看着同伴眨眼间已化为焦炭，不由心胆俱寒，背部真透冷气，恐骇想道：“哇！这邪神身形不动，已经杀敌……”狮神蜂、幻晰骇然变色，连退数步，为邪神威势所震慑，恐惧忖道：“太……太可怕了……”众人俱皆心寒胆破，唯有蜂罗刹悬空中，背手而立，侧望邪神，不惊不乍，一脸不屑地轻轻道：“哼！”邪神不屑地看着众人，只觉是一

堆可笑的跳梁小丑，鄙夷暗忖：“哼，还以为空中花园的人很了不起，原来只是不堪一击的垃圾。”蜂罗刹虽然表面轻视邪神，但刚才邪神突入花园和眨眼间不动手就击杀了剑神蜂，仅凭他露出他这两手就足以让她掂量一下邪神的重量，她在心里思忖道：“这么厉害的对手，该找人消耗他的实力……然后……”蜂罗刹不愧是蜂罗刹，冷酷歹毒，诡计多端，眨眼就想出绝妙的主意，她看着邪神，冷冷地吩咐玄虎道：“玄虎，你还呆着干什么，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不马上动手向敌人进攻，还要我叫你吗？”蜂罗刹说完，幸灾乐祸地在心里忖道：“嘿嘿，父子相残，这戏实在好看！”原来，蜂罗刹在和玄虎交合时，曾进入玄虎脑域，阅读了玄虎的记忆，知悉两人的关系。

玄虎得到命令，“喝！”地暴叫一声，没齿欲裂，透出泛光，杀气腾腾，纵身扑向邪神，嘴角挂着一丝狞笑，心内思忖道：“若邪神激发玄虎的水神蜂潜在威能，更是理想……一箭双雕，此计妙极！”邪神看着飞身疾攻而来的玄虎，大惑不解，狐疑忖道：“阿虎搅什么鬼，竟然向我进攻？！”但略一思忖，邪神已了然于胸：“看来他的神智已被他们控制了！”“咤！”玄虎厉声暴吼，身体疾旋，把两世威能合并一处，出脚击力融聚成猛烈无匹的一脚，“菩萨灭厥”合并“达摩金刚钻”，向邪神悍然出击。

只见玄虎脚影迷离，旋转成一强劲悍烈的劲气漩涡，发出碎金裂石的烈响，仿若飘然而至的龙卷飓风，飒飒有声卷向邪神。

邪神冷眼看见玄虎发出的那种无情的气势，不觉顿奇，讶然忖道：“呀，短短的日子里，阿虎的威能又大幅跃进！也好，我拿捏好分寸，还他恰当一掌，要他知难而退。”邪神且喜且疑，思忖间已作好退敌之计，遂立掌成刀，将掌中极火热力提到摄氏9000邪神乍五指，紫色极火撕烈大气，发出“嗤……嗤……”的响声，仿若地火猛然迸发，五道火蛇呈网球罩上玄虎的厉脚。

“嗤！”山摇地动，巨响骤发，电光石火间，玄虎强悍无匹的脚击，竟被极火掌轰个溃散，“嘈……”玄虎厉声哀豪，惶然飞腿。

“虎……”蓝天使见玄仿若一团火球，箭射而退，不由心痛地惊叫，那情那景，只让人觉得她那叫声是妻子对丈夫发出的特有用语，情深意切，特别揪心。

蜂罗刹不由大吃一惊，连玄虎这样功集三世的超等高手，在邪神面前，也递不上招，照样挡不住邪神轻松潇洒的一击，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蜂罗刹神色微变，吃惊地看着玄虎，骇然忖道：“高热加上击力，杀伤力竟大的惊人……这邪神看来真是不好对付的角色……”玄虎鼓劲再上，泄气而飞，心里刚刚催起的傲气被邪神一掌击得于干净净，充满懊恼和恐惧，他用手抚着那被烈火焚烧的腿骨，心胆俱寒地忖道：“哇！即那，老鬼的火劲疾涌入腿脚……快用神水威能驱除……”玄虎拼力止住冲势，尚不死心，众目睽睽之下，一招惨败，拼也不拼，岂不难堪，他心里忖道：“一掌就落败，什么脸面也丢没了，以后还怎么讨得主人的欢心，妈的，拼了，拼尽所能，也要再搏上一搏，就算输，也要输得体面！！让主人看了看，我玄虎也不是孬种！！”玄虎为了夺回面子，欲为蜂罗刹扬威，遂把威能谷到爆顶，发挥尽六神诀、达摩腿和开发了的部分水神共工的威力，三劲合一，返身再攻，向邪神攻出绝世骇俗的刚猛一招“霹雳摧河狱”。

只见四面八方尽皆充满如来，达摩法像和水神共工的幻影，气势绝对是惊神位鬼。

玄虎攻势排山倒海，有如雷霆霹雳，这种威势果是对付一流高手，却

也无坚不摧，但邪神是何等样人，是超世高手，因此根本不把玄虎这些招式放在眼里，拆解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足一击。

只见邪神双掌翻飞，左挥右挡，前推后拍，在一阵“砰！”、“轰！”、“噗！”、“波！”的乱响声中，轻松自如地就瓦解了这惊天攻势。

玄虎与邪神实力悬殊，差得不只是一大截，简直是水伯见东海，因此在连环硬撼下，玄虎靴裤眨眼之间就化成飞灰，火劲钻涌上双腿。

邪神双掌微张，涕洒一挥，玄虎便如飞弹，挂着熊熊火惨嚎而退。

玄虎被极火焚烧，痛得在心内大叫：“哇！我双腿快要烧焦了……痛死我了……”玄虎一跤跌在地上，连爬起的力气都没有。今次败得更为狼狈，一时无话可说。

“虎！”蓝天使吓得脸色煞白，惊叫着扑向玄虎，痛得直流眼泪。

玄虎稀嘘不已，粗暴地喝斥蓝天使道：“蓝蓝，快帮手驱除极火……否则双腿会废了……”蓝天使非常驯顺，双手运劲托上玄虎的大腿，赶忙低低答道：“是！”邪神露出这手驾驭内力的功夫非常奇绝，令蜂罗刹也佩服不已，她在心内骇然忖道：“嘿，邪神果然不凡，若非手下留情，否则玄虎已成焦炭……”邪神轻轻松松地击败玄虎，从容地把手背到背后，漫不经心地扫了众人一眼，带着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气势，高声叫道：“哪个是这里的最高负责人，出手吧！”蜂罗刹闻听邪神傲然叫阵，遂背起手，御气冉冉升到空中，与邪神形成对峙，然后，不冷不热地说道：“焚天邪神，幸会幸会，我是空中花园的主人——蜂罗刹！”邪神掠眼看去，只见是个身段绝好的女子，身穿迷你三点泳装，黛眉星目，面如梨花，樱唇皓齿，面罩戾气，气势不凡地昂然答话，不由略感意外，干笑两声，用嘲讽的语气说道：“嘿嘿，原来是个女流之辈，倒也有本事！”蜂罗刹绝非庸人，当然听得出邪神说话的含义，她见邪神面露不屑，忍不住腾地心头火起，催谷全身威能，暴出一朵金色玉兰花气团，杀气毕现在冷盯着邪神，厉声说道：“焚天邪神，咱们手上见高低吧，我今天先打倒你这地球上的第二强者，然后再挑战最强的一一盖天！！”邪神一怔，心内想道：“这婆娘居然知道，盖天总统是地球上的第一强者！”焚天邪神沉思着，冷眼细观蜂罗刹，从她发出的气芒猜测道：“她的锋锐针芒，看来比隐形家伙更具有破坏细胞的威能！”

第九十五章 邪神战败

惊世之战，一触即发，众人屏息静观、空气出奇的静，静得已能吃到众人的呼吸声，还有血液流动和心脏博动的声音。乌云惨淡，天色灰朦，花园里显得非常诡秘，大战在即，空气显得特别沉重。

玄虎锐气全无，呆呆地看着蓝天使为他运功疗伤，他越想越觉窝囊，自己在乐土国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但是一入空中花园，什么都变了，自己不但变得一筹莫展，而且变得微不足道，平时，和自己功力不相上下的赤龙，这时也能一举击败自己，就连借儿，看去不足一提的人物，竟也令自己吃亏，两战邪神，不要说攻上一招两式，简直连招都递不上去，就让他轻易地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玄虎懊丧极了，他看着自己裸露的大腿，心里呆呆忖道：“这次败得一塌糊涂，虽未有伤及血脉肉骨，

但双腿已的痛难当！”“当众接连惨败，今次什么颜面也丢净了！”邪神留意打量一下花园的情势，心内琢磨着破敌之计，他在心里思忖道：“擒贼先擒王，先出手击败这婆娘，空中花园就在我的指掌中，但这蜂罗刹是这里的首长，威能一定最高，不宜轻敌！”邪神正在思忖之际，忽然传来蜂罗刹的阴笑的声音，邪神举目看去，只见蜂罗刹正侧目瞟着自己，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做然挑战道：“远来是客，先让你出招！”邪神一听，淡淡一笑，然后不屑地说：“女流之辈，只懂虚张声势！想我堂堂邪神，从来只让别人，还轮得上要我女人让招？荒谬，你这婆娘真不知天高地厚！”邪神这轻蔑的几句话，顿时令蜂罗刹心内无名火猛窜三丈，遂面色一沉，轻舒双臂，祭起起式，仿若矫鹰展翅人怒视着邪神，心里暗骂道：“狗男女，竟敢轻看我们女性，简直是天大的侮辱，罪无可恕！”蜂罗刹尊严有损，大怒下摧起猛招，向邪神攻出击力 8000 公斤的“烈风芒”。

气芒如两条摆动的彩带，瞬即卷上邪神的周身，邪神不动声色，心内忖道：“气芒割肤生痛，这婆娘果然有点能耐，威能比玄虎高了很多！”邪神忖罢，提气疾吐，护身气劲气随心爆发相等于 12000 公斤击力的摄氏 8000 度极火熊熊燃烧，烈芒顿将风芒逼得倒卷疾退。

蜂罗刹见邪神竟不出招，反凭护身极火气劲就轻易地破了自己的风芒气劲，明显地展露出把自己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这无言的侮辱，令她心里顿起杀机，冷眼逼视，心内恼恨地忖道：“这家伙目空一切，摆明要跟我硬拼，哼，哼，好极了！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我拥有 28000 公斤的击力，看你如何承受得起？”蜂罗刹杀心既出，遂双臂一抖，将威能大幅提升到 12000 公斤击力，两芒如彩带临空，飘逸卷舒，飘飘舞劲交织成如厚网般的风芒气罩，重重围困邪神。

蜂罗刹牵动网向上猛扯，霎时将凶团烈焰卷上半空，她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心内忖道：“我用力将他扯离地面，令他无从发力，然后再给她致命一击！”蜂罗刹满心欢喜，牵动气网疾放，却见烈火四散激射，瞬即消息，网内空无一物，不如惊得头皮发麻，心内惊呼道：“呀，人呢？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蜂罗刹急造目四顾，暮见邪神刚才立足之处，已被烧溶出一个大洞。

蜂罗刹惊呼一声：“借地遁！”但语音未落，蓦然头上热浪扑面，随即传来一个冷冷声音，讥讽道：“要困住我，简直妙想天开！”蜂罗刹大惊之下，怒火冲天，恨恨地说：“哼，我偏要将你困住！”蜂罗刹说着，将功力陡然提升到 16000 公斤的击力，高速绕着邪神疾转，漫天风芒交织成坚厚气网，果然将邪神牢牢制住，难动分毫。

邪神再难重施故技，被劲气掀得身形失控，不由在心里暗惊道：“这婆娘发起狠来，非同小可，看来非要提升威能对付她不可！”激斗渐趋高潮，众人只看得呆若木鸡。

雷克舰长以晰罗刹头颅投诚，令蜂罗刹大喜，待以上宾。

但蜂罗刹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暗嘱部下对其小心防范，严密监示。

鹰蜂神受命不离雷克左右，雷克暗察其意不由在心内气愤地想道：“哼，好狡猾的婆娘，明着待我为上宾，暗中却派人监示我，摆明对我不信任。”邪神出现，激战蜂罗刹，雷克顿时又将希望系于邪神，此刻，蜂罗刹与邪神交战正酣，雷克暗自在心里思忖：“焚天邪神是盖天麾下猛将，也就是说，邪神也是天尊一脉，正是自己人，希望他能击败蜂罗刹！”此时半空

中激战的蜂罗刹，趁发出坚厚的烈风芒将邪神掀得天旋地转之际，乘势发难，向邪神攻出更猛更烈的“烈雨芒”，誓要一举歼敌。

邪神临危不乱，从容出招，运掌成盾，向蜂罗刹发出极火热力高达1度“极火盾”，霎时，只见漫天火掌如风疾旋，万度高热加上雄浑击力，立将密集如雨的凌厉蜂芒挡个风雨不透。

蜂罗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咬牙切齿地忖道：“好顽强的家伙，你挡我变，从不同方位连环攻击，要你防不胜防！”蜂罗刹身形一变，改变战略，忽然忽低，或左或右，仿若一只翩飞的蝴蝶，围定邪神，频频出手，近距离攻出“烈雨芒”。

邪神神闲气定，顺着蜂罗刹的攻势，身形疾转，一双火掌东挡西截，上拍下拒，以“极火盾”守个水泄不通，尽拒雨芒。

霎时只见空中充满一个人影和掌影，夹杂着尖利的气芒声和“砰！”、“磅！”不断的震响声，两人犹如一对斗鸡，昏天昏地的争斗着。

邪神一边从容应敌，一边在心里急速思忖：“这婆娘的威能与攻势越催越烈，是我毕生所遇的最强对手——盖天总统除外，看来，要轻轻松松地击毙她，绝非易事！”就在邪神思忖的同时，抢攻的蜂罗刹也在心里打着主意：“想不到这家伙如此难对付，我已发挥到七成威能，射出过亿针芒，竟然奈何他不得……真是第一次遇上这么顽强的地球人，这家伙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只守不攻，这样好极，他久守必失！”战况激烈精彩，千载难逢，众人均屏住呼吸，紧张得将心提到嗓子眼儿，看得目瞪口呆。

狮神蜂大开眼界，他久居空中花园，对园外之事一无所知，凭着自己过人白臀力和雄厚的威能，打遍花园无敌手，捞得威名，在园中排位第二，以为自己十分了得，因此便目空一切，耀武扬威，在花园中除族长而外，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个次族长和邪神一战，连族长这样的高手竟然久攻不下，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一边紧张地看着，一边在心里吃惊地想道：“从未见过族长要花上如此威能和如此长的时间对敌……看来自己这点微末之技真是不屑一提邪神托大，只守不攻，直急坏了雷克舰长，但自己身在“曹营”，又不便说话，因此他看着邪神，暗中紧握拳头，只在心里替邪神着急道：“邪神快反攻呀！这样虚耗下去，非常不利果然，百密终有一疏，邪神就是防守再严，也难免有一时照顾不到的地方，稍一分神，背部便露出些许破绽，蜂罗刹乘虚而入，数枚纤细的针芒无孔不入，顿时穿破邪神护身气劲，攻入体内。

邪神募觉后背一阵剧痛，直透心脾，心内一惊道：“不妙，背脊中招了……”“哈哈……”进攻中的蜂罗刹恣情狂笑起来，她指着邪神，得意非凡，幸灾乐祸他说：“邪神，乖乖投降吧，否则你会死无全尸！那时可就惨喽，做神无路，做仙不成，你将成为孤魂野鬼，永远得不到超生，惨喽……”蜂罗刹讽刺挖苦，极力扰乱邪神的心神，以分散瓦解他的斗志。

不过，蜂罗刹说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她的气芒确实厉害，眨眼间邪神体内便有了反应，邪神一边对敌，一边在心里寻思：“这婆娘所言不虚，针芒刺入血管，令白血球迅速繁殖暴增，开始大量吞噬红血球，已使血球的细胞发生变异，如不尽快逼出针芒，任其肆意泛滥……怕真是要成异乡之鬼……”邪神忖着，试着发力催逼。

邪神这一举动，怎逃得过心里慎密的蜂罗刹眼睛，她见邪神催逼针芒，边加紧进攻，不喘息的机会，边哈哈笑着说：“哈哈……针芒随着血管游走，

要逼出体外谈何容易？”峰罗刹话刚出口，邪神已然有感觉，于是心里暗忖：“这婆娘却未吹牛，短时间内确难逼出针芒！形势不容分神，唯有须知内劲封住针芒，不让它们四处游走破坏！”邪神迅速运气封闭体内针芒周围要穴，牢牢控制住针芒，然后陡然提升功力，心内忖道：“形势不利，耗下去终不是办法，要尽快击倒这婆娘！”邪神改变战略，将威能大幅提升，使极火猛增到摄氏12000度，极火暴现，显出无数巨灵之掌。

蜂罗刹见邪神威势骇人，心下一沉，暗道：“哼，这家伙要拼命了！”瞧见邪神的震天威势，众人为之心颤胆寒。

狮神蜂心内倒吸一口冷气，不由惴惴忖道：“哇！好惊人，族长能否抵敌得住？……邪神与蜂罗刹激战，劲力狂撼，爆发出惊天巨响与强猛震撼，惊动了整个宇宙花园，无数神蜂族人被吸引，如潮水般涌向广场，一睹为快。

邪神即起杀心，形势顿时大变，攻势如大江东去，上发不可收搭。

只见场上掌影万千，仿若龙卷飓风，铺天盖地地卷上蜂罗刹，只将蜂罗刹从卷的滴溜乱转，疲于应付。

但听场上一阵“砰！”、“碰！”、“被！”。“噗！”、“篷！”响声传来，不见人影，气浪翻滚，气芒迷漫，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仿若狂龙闹海，恶浪滔天。

蜂罗刹一边应付，一边寻思退敌之计，她见邪神攻势威猛，迅疾悍绝，于是决定故伎重施：“邪神攻势异常猛烈，先用烈风芒泄其锐气，再施以还击！”但这次蜂罗刹却是敲错了算盘，待她身形一变，攻出“烈风芒”，顿时心往下沉，暗叫不妙。

邪神击力之猛超乎想象，非但消卸不去，反而令形势急转直下，邪神不容她喘气，己一掌将她轰得如弹飞射地面。

“裂……喇……嘲……嘲……”邪神去势急猛，蜂罗刹一震撞地上，坚厚的合金地面竟承受不住这罕猛绝伦的内力撞击，发出一连串尖利刺耳的响声，轰然爆成一个大洞，直深入地底。

狮神峰见蜂罗刹受挫，不山吓得心胆俱裂，绝望地在心中惊叫道：“我的天，地球上竟有人能抗衡族长！”至高无上的族长受挫，围观的蜂族人骇然色变，发出一片惊呼声：“哇！族长她……她也……会……”“妈呀，这地球人竟……如此……可怕……”“天呀，我……我们……没命啦……”“啊，族长……”“哗，快跑……”蜂族人魂飞魄散，骇叫不绝，唯有一人不言不语，面露喜色，他就是雷克舰长。

雷克舰长见邪神雷霆发怒，一举击飞蜂罗刹，顿时在心里暗暗叫好道：“邪神，好那，一鼓作气攻下去呀，轰爆这婆娘……”邪神反攻，小露锋芒，顿时心里有底，他要彻底战胜对手，于是在心里思忖道：“这婆娘虽然受挫，但我击力被消卸一半，看来并未能将她震伤……倘若，要收拾她，非用更高威能不可！”邪神估计不错，蜂罗刹在撞向地面的刹那，迅即将击力大部分卸向地面，虽然样子有些狼狈，自己却有惊无险。

“啊！”蜂罗刹迅即止住冲势，在众人惊叫瞬间，厉喝一声，暴然拔起，刚才虽是灰头土脸，但却无损战斗力。

蜂罗刹纵起空中，甚觉难堪，她追随女帝数千年，只败在晰罗刹手里，但那是自己人；无损颜面，今次破天荒让一个地球人把自己打得丢盔卸甲，虽未受伤，却在万千族人面前失威，颜面丢尽，这怎么了得。

蜂罗刹恼羞成怒，身体悬空疾旋，双掌合起，在掌间骤起万千电光，

准备施展出更强猛的杀招“烈电芒”，以雪一掌之耻，扳回面子。

邪神已料到这一招，早以运起更高的威能，严阵以待，他看到蜂罗刹气势大异，杀气暴现，心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但邪神并非怕事之人，即然打虎不伤，反遭疯扑，那也就只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邪神双掌合壁，蓄势以待，心里轻松地想：“这婆娘动了真怒，定会豁尽全力，这样也好，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耗神耗力，刚好是我考验威能的最佳机会！”大战好将爆发，场内非常寂静。

山雨欲来，整个空间充满令人窒息的杀气。

“喝——”蓦地，一声炸雷在晴空响声，震动四野，蜂罗刹厉声暴喝，仿若一道龙卷风，挟带催天毁地之威，旋转着向邪神扑来。

邪神两臂陡张，烈劲四溢，周身骤满朵朵暗蓝色的火云，气势毁山灭狱。

战情进入自热化，鹿死谁手，结果快将揭晓。

蜂罗刹先声夺人，催谷起 2 公斤击力的威能，向邪神飞身抢攻，起手便是神蜂四烈之一的悍猛绝招“烈电芒”。

邪神亦不示弱，纵身迎上，骤起摄氏 15000 的极火威能，以一记“摧山毁狱”接住蜂罗刹的攻势，悍然厮杀。

两大强者各展所长，极火掌与电芒指悍然硬撼，霎时间拳来指往，火舞电窜，拼得异常灿烂。

蜂罗刹如狂蝶翻飞，指指指向邪神死穴，邪神如雷神震怒，掌掌尽罩蜂罗刹的要害，只见半空中阴风凄凄，愁云惨淡，沉雷声声，恶电闪闪，仿若世界末日来临。

蜂罗刹指影刁钻，神出鬼没，上戳下点，左插右刺，邪神从容不迫，拳势厉猛刚烈，有板有眼，随着指势，上封、下压、左拨、右磕，挡住狂攻，然后乘势向蜂罗刹招呼的妥妥贴贴。

炽烈火光与电芒相激四散进射，产生出耀目毫光，将广场映得一片惨白。

两大强者平分秋色，一时难决高下，此时玄虎在蓝天使帮助下，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方能将火劲逼出体外。

在蓝天使扶持下，玄虎颤抖着艰难地站起身来，他看着空中激斗的邪神，怒火顿时袭上心来，忍不住咬牙节齿地暗骂道：“这可恶的邪神，竟能与族长斗个旗鼓相当玄虎骂罢，顿时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俩手祭起佛印，纵身跃上半空，再次故伎重施，欲放暗箭伤害邪神，以雪惨败之辱。

玄虎心怀鬼胎，暗自打着主意道：“妈的，我趁你两人斗得异常激烈，难解难分，心无旁骛之际，偷袭机会难得，邪神！不取你狗命，难以消我心头之恨！”玄虎又要玩命，蓝天使大吃一惊，待人要伸手相拦，玄虎早已纵身而去，不由骇然忖道：“虎……”蜂罗刹攻势虽刁虽急，奈何邪神并非庸手，一时间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被邪神抢攻夺去许多先机，她一边全力以赴，凝神应战，一边在心里暗暗打着算盆：“他的威能强猛之余，绵长无尽，这样耗下去会变成斗韧力，不错，对我非常有利……若果大家耗尽威能，我的手下就足以收拾他，而且他的威能渐渐减弱，节节败退了……”蜂罗刹思忖着打下主意，采用拖字诀，缠住邪神，周身游走，用以消耗邪神的内力，邪神明显内力渐退，又改用守而不攻的战略，只是守住门户，激战顿时成胶着状态。

蜂罗刹游走间瞥见玄虎周身毫光迸射，凌空攻到邪神背后，邪神一心拆解，似未有察觉危险到来。

蜂罗刹顿时心中大喜，在心中得意地忖道：“妙极了，玄虎来得正是时候，前后夹击，邪神你完了！”邪神何等样人，岂不知有人背后袭击，只不过他艺高人胆大，已然在暗中作好了利用玄虎的计策，他头也不回，顾自和蜂罗刹缠斗，但心里时刻提防着玄虎，蓦然感到劲风袭来，邪神在心里怒骂道：“该死的臭小子，你悄然无声绕到我背后偷袭，以为神鬼不知，你不想想我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会让你得逞？”玄虎悄然飘到邪神后面，鼓尽三世威能，向邪神攻出“达摩金刚钻”。

眼看大辱得雪，玄虎忍不住心头窃喜，狂妄地忖道：“邪神，你这老鬼，现世结冤现世报，你搞得我脸面丢清，我踢得你横尸当地，看你还怎么逞能？！焚天神威，邪神不败，呸！去你妈的，我要你至死都做糊涂鬼，到阎王爷那去逞你的威风去吧！我这一脚，咱就一世两清！”玄虎正在满心欢喜，不料脚未沾上邪神，陡见邪神发劲急旋，让过脚势，照准腰部，挥掌力劈，玄虎摹觉腰身剧痛，极火倏地涌攻人体内，未等惊叫出声，一股大力早将身体扯得平飞起来。

原来邪神早已察觉玄虎要来偷袭，故意装作微退，用以麻痹蜂罗刹和玄虎二人，诱其中计，果不其然，二人满心欢喜，邪神一掌扭转乾坤，把玄虎击撞向蜂罗刹。

邪神这招连消带打，令二人大吃一惊，然惊觉已迟，蜂罗刹收手不及，玄虎顿时遭殃，满灌针芒的烈电指“波”的一声，重重戮中玄虎脚掌。

接着一阵奇痛攻心，玄虎方才有机会惊叫道：“呀！”蜂罗刹稍惊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咬牙忖道：“玄虎来得好，大有用处！”蜂罗刹心随意转，迅即变招，改指为掌，“蓬！”的一记，重重击中玄虎胸部，反将玄虎推向邪神。

蜂罗刹借计用计，用玄虎做武器，欲攻邪神冷不防，制造“父子相残”之局。

蜂罗刹的心思：“针芒透体而过，阿虎必死……邪神欲救玄虎，唯有发劲助他拒斥针芒！”“伏！”邪神气得暴叫，不料蜂罗刹如此歹毒，竟会“投桃报李”，心里怒骂。

“该死的婆娘，竟会出此毒计，我若撒手不管，玄虎定会没命，我若出手，玄虎夹在中间，亦是凶险万分，但为今之计，只好先救玄虎……”邪神思绪飞转，迅即用双掌抵住玄虎背部，尽灌火劲，驱斥峰芒。

可怜玄虎，存心害人，结果作茧自缚，反害自己，这也是所谓心存不善，必遭报应，天道有常，毫厘不爽，只争早迟。

前有针芒，后有烈火，把玄虎折磨的面容扭曲，没齿皆裂……玄虎口中箭血狂喷，做梦也料不到自己会落如此下场，只吓得魂飞天外，长声惨嚎：“咕……”邪神与蜂罗刹争持不下，不由焦虑忖道：“两股巨劲挤压，阿虎支持不了多久……”“哗！”玄虎惨嚎连连，鲜血从口中涌喷，蜂罗刹漠然无视，嘴角挂着一丝狞笑，看着邪神，得意忖道：“再斗下去，玄虎就变肉酱……嘿嘿，邪神，我看你怎么收场……”死神在一步步向玄虎逼近，邪神暗想：“形势危殆，我唯有暴发出最高威能，希望震退这婆娘！”邪神略为沉吟，遂“吼！”地摹烈暴喝，陡将极火提升至摄氏16000度。

摄氏16000度高热，相等于二万四千公斤击力，蜂罗刹猝不及防，“宏！”

的爆响声中，被轰得惶然射退。

众人惊恐万状，齐声惊喊道：“哗！”只见蜂罗刹仿若一枚穿甲炮弹，“铿！”的一声，竟然穿透厚达一米的合金墙壁，飞射进宇宙宫内。

雷克虽盼邪神能够大胜蜂罗刹，但见邪神威势无涛，亦暗自心惊道：“邪神的威能太惊人了……”威能一发即收，不会摧毁玄虎内脏，玄虎解除纠缠，向一声巨石坠向地面。

邪神顾不得玄虎，飞身直追蜂罗刹，心忖：“玄虎自讨苦吃，却无厚性命，擒拿这婆娘要紧！”玄虎飞坠而下，体内无数气劲在交战，浑身蒸出滚滚雾气，痛不欲生……蓝天使心内大痛，扑身抢上，惊叫着“虎……”奋臂接住。

蜂罗刹跌进宫中，挺身爬起，回首摹见邪神已飞身追来，顿觉喜不自胜，好笑忖道：“嘿嘿，邪神，你果然追来了，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进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蜂罗刹疾窜向一间装满尖端科技的大堂里。

邪神冲到门前，见蜂罗刹回头看着自己，电射入大堂，略一沉吟，心道：“哼，她有心引我来这儿，必有古怪！”邪神迟疑片刻，遂疾身跟进，心内想道：“凭我的威能当然无所惧，随时可把这几摧戳成废毁，难道还着你道不成！”“——轧——”邪神跟进室内，厚重的合金巨门轰然关闭。

邪神镇定自若，看着身悬空中的蜂罗刹，冷冷想道：“怎么，墙门关闭，想作困兽斗吗？嘿嘿，婆娘自寻死路，正合我心意！”邪神沉思着，环目四顾，只见宇宙四周浑圆，有如一个大球内部，四壁布满圆形的科技装置，但不知有些什么名堂，反正蜂罗刹早晚要死，哪里都一样，邪神心定如铁板，根本不考虑其它。

原来这宇宙殿正是蜂罗刹练功之地。

邪神与蜂罗刹两人对峙互望，各有主张。

蜂罗刹大叫“启动‘宇宙状态’！”然后狞笑看着邪神，畅怀尽情大笑道：“呵呵呵，这宇宙殿就是你葬身之地！”邪神无所畏惧，气宇轩昂，反唇相讥道：“臭婆娘，无谓作口舌之争，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吧，我邪神怕者不来，来者不怕，一定奉陪到底！”但话是不错，然而兵凶战危，争斗靠得是大时、地利、人和，而非口舌之勇；邪神话音刚落，摹觉似乎有些不对头，他诧异忖道：“吱……这里的氧气甚为稀薄……而且越来越少……”邪神思绪飞转，急沉身下坠，然而，却难动分毫，只觉身轻如絮，飘荡悬浮，自己已无法控制身形，这才陡然大惊，暗暗叫苦道：“呀，突然消失了地心吸力，变成无重空间！”未曾出手，邪神已失去了地利。

似乎蜂罗刹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她见邪神微惊，顿时变得充满信心，杀气腾腾地叫道：“邪神，你的死期到了！认命吧！！”邪神见蜂罗刹如鱼得水，顿觉事态严重，愕然忖道：“不妙……没有氧气，我的烈火劲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效！……”邪神正在惊讶之际，蜂罗刹已催欲起一万八千公斤击力的劲气，向邪神轰出神蜂四烈之最猛的绝招“烈雷芒”。

邪神收束心神，急出掌迎击，用“极火盾”拆解。

“轰！”内力相撞，在室内发出的响声震欲聋，邪神竟接不住蜂罗刹的这一掌，骤觉一股巨力势如排山倒海地涌来，邪神身不由己，倒身疾退。

“伏……伏……伏……伏……”邪神的威力大减，被蜂罗刹轰得狂撞墙壁，但墙壁有强大的磁波保护，顿时把他卸弹开去。

邪神被弹震的仿若一只气球，在室内飘荡翻卷，又似一枚羽毛，被气

劲托浮着无法落地，大意失“荆州”，邪神自知悔之晚矣。

邪神在心里无可奈何地哀叹道：“唉，太轻敌了，无氧无重，令我的威能减弱了一半……若不想办法冲出这宇宙殿，我必败无疑！”蜂罗刹自觉稳操胜券，因此便变得肆无忌惮，根本不把邪神放在眼里，她看邪神束手无策，已是自己砧板上的鱼肉，只有任由自己宰割份儿，于是满心欢喜，一击得手，便狂做地对邪神说道：“哈哈……邪神，你做梦也想不到吧，自己也有挨打的份儿，嘿嘿，实话对你说，这宇宙宫是我练功的地方，我在这里如鱼得水，而你就刚好相反，寸步难行，威能大减。

这下你明白了，你的霉倒定了，我平日练功无活靶，嘿嘿，今天你送上门来，那我就只好拿你练练啦！哈哈……”蜂罗刹嘲弄着邪神，话音刚落，迅即攻出一拳，并恣情狂喊道：“去死吧！”邪神虽然失去地利，处于被动，但也不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见蜂罗刹飞拳攻来，急立掌成盾，硬接一拳，“磅！”的一声巨响，邪神双掌巨痛钻心，不由心内大骇：“呀，我的极火威能已减弱到不够 20%……竟接不住她这一拳……”“伏……伏……伏……伏……”邪神身体弹飞，仿若麻袋被掀翻，再次飞身疾撞墙壁，墙壁发出阵阵声响，卸去邪神劲力，将他反抛出去。

风水轮流转，此消彼长，邪神只有捱打的份儿……”蜂罗刹抓住战机，穷追猛打，邪神直如一个肉球，被打得在室内飞来荡去。

蜂罗刹一边追打，一边嘲笑道：“邪神，你还觉得你很聪明吗，嘿嘿，我看你是徒有虚名，连只猴子都不如，你万里迢迢从地球跑来，还想在我这地盘上耍威风，我给你机会，你别遮遮掩掩，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怎么，瞧不起我这女流之辈，不肯动手。那好呀，给你脸面当旋用，那可怪不得我，你有种就捱着，永远保持高姿态吧！看招！”蜂罗刹说着，骤然出拳，击向邪神的胸部。

到了这步份地上，邪神还有什么话说，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即使有天大的能耐，却是隔靴子搔痒——不管事几，只好忍气吞声，本能招架，任由蜂罗刹奚落。

但邪神也实在是不能不认倒霉，往日是一双杀人的极火掌，现在却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怨谁，怨自己太做了、就没想想这空中花园并不简单，就没想想这蜂罗刹是何等样人。

她在外面吃了亏，丢了面子，能不报复，她敢把自己引到这殿内来，且敢关上门，没有把握，敢这样拿着性命当儿戏，唉，邪神，你一世英名，难道就丢到这里，你良恃聪明，怎么这么大的陷阱就楞睁着眼往里跳呢，大难临头，邪神心内千头万绪，简直是悔青肠子。

但后悔也来不及了，邪神只好勉力支持，蜂罗刹说话间又攻来一拳，邪神如离弓之箭，直挺挺地撞向墙壁。

邪神摹觉喉头发热，一股热流凶涌涌出噪子眼，头晕脑涨之际，头嘴喷出一口鲜血，渐渐沥沥染红墙壁。

邪神心内一惊，骇然，讨道：“呀……已被震出内伤了……不行，我必行鼓尽全力，撞破墙壁，冲出殿去……”邪神打定主意，寻找机会。

这时，蜂罗刹又挥拳攻了上来，依旧嘲讽道：“哈哈，邪神，都说你是地球上第二高人，你的名头是怎么挣出来的呢，嘿嘿，是吹牛吹出来的吧，你说不是，那就说明你们地球上净是垃圾，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凭这么稀松平常的两招，就赢来那么大的句头，嘿，你倒没有自知之明，就飘

飘然起来，觉得自己真得了不起，呸，你那点不值一提的能耐，到我这空中花园来算得了什么，我族中寻常一个女子，就可以随随便打败你，不服气，哈哈，你刚才发威时将我一击撞爆地面，一击破墙而进，我连一点血丝儿都没吐，怎么你这高人就这么轻轻地撞几下，竟大口大口吐起血来了，要么儿是猪鼻子插葱——装象（相），哈哈哈，我叫你装，非逼出你的真功夫来不可！”蜂罗刹发了一阵微响，丝毫无损，邪神被震，又狂弹出去。

原来邪神想借一冲之力，破壁而出，但大减了威能，却无法撞破超磁波保护的墙壁，邪神只觉刺脑生痛，腹内气血翻涌……鲜血狂喷而出……邪神尚未回过神来，蜂罗刹已挥拳攻至……蜂罗刹眼透杀机，咬牙切齿地怒骂道：“不可一世的狗男人，你这回感到死亡的滋味了吗？目中无人，看我把你逐条筋骨都打碎！”蜂罗刹骂着，拳力万钧，向邪神胸部狠狠捣下，邪神避无可避，“砰！”的一声爆响，照单全收，邪神痛得：“咕……”的在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惨叫，鲜血箭射狂喷。

蜂罗刹恶狠狠地看着邪神，恨恨说道：“轻视女性，就要付出——一凄惨代价！！”

第九十六章 圣力反震。

“胡……五脏六腑被轰得像反转了……”邪神悲叫，疾撞墙壁……在无氧无重的宇宙状态影响下，邪神吃了大亏！

蜂罗刹占尽地利，出尽风头，更是恣情狂意地嘲弄邪神：“哈哈，不可一世的焚天邪神，你做梦也想不到今次只有挨打的份儿吧！我也第一次感到，打落水狗，原来是一件挺过瘾的事啊！”邪神是气得心肺欲炸，但也无奈，只好在心里又恨又无可奈何地骂道：“好嚣张的臭婆娘，唉……只怪自己一时大意，才招来这毕生第二次的惨败……”邪神想起悠悠往事，心内大痛：“当年自己被对方一掌就打得极火倒卷，险才烧成灰烬，这个紧大失败，令我刻骨铭心！”“己得失败后，盖天总统对我说道：‘焚天，除了我，你的威能足以做视一切，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临敌切不可轻视对方！’”邪神收回思绪，想到目前处境，心有同想地忖道：“总统先生说的对，我威能虽然比敌人强，但一旦失去地利，就会落败！”“没了氧气，我的极火威能失去效用，损失了过半的战斗力的……”邪神思忖之际，蜂罗刹已笑吟吟地攻到地面，势头大盛，硬接不是自讨苦吃，于是心念电转，暗忖道：“不能硬拼，避之则吉！”邪神自从武功有成之后，只尝过一次败绩，这样狼狈闪避，更无从试过。

“波！”蜂罗刹一击扑空，针芒尽射墙壁，发出厉厉声脆响。

邪神回头摹见这骇人气势，不觉狐疑道：“这婆娘在宇宙状态里更厉害，怎么搅的！？”邪神正诧异之际，蜂罗刹已返身攻来，看着狼狈闪避的邪神，继续嘲笑道：“这宇宙殿是我的乐国，但却是你的坟墓！哈哈哈……”邪神游走闪避，闻言不觉想道：“这婆娘说这话并不是吹牛，若真无法闯出这儿，我是死定了……”蜂罗刹攻势极快，邪神闪避连奔速也急剧降缓，劲招杀到，唯有勉强格挡。

但结果还是一样，暴身狂撞墙壁，邪神哀叹道：“自己的抗击力大幅减

弱，每撼一招都被震得全身欲裂……”蜂罗刹开心地笑着，拿控拿调他说道：“哈哈，只管任打也不还手的落水狗，我开始有点同情你呢！”蜂罗刹说着眨眼欺到邪神身侧，照着裆部要害死命地踢出一脚，然后咬牙切齿他说道：“但我绝对不会手软！”可怜邪神差点被踢爆要害，剧痛与伤势令他的战斗力加速减弱……看着威武不屈的邪神被重击下一声都不吭，蜂罗刹满心欢喜，痴痴地看着邪神，在心里打着算盘道：“他是地球上第二高手，是条汉子，若收为己用，甚为划算！”蜂罗刹心念一转，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她返身追击邪神，心内忖道：“他已无还手之力，可别把。他打得太过伤残！”蜂罗刹即已有了把邪神收为己用；遂改变战略，十指箕张，扑向邪神，暗中打着主意道：“先把他擒住，再用信息蒙控制他！”“碰！”蜂罗刹满心欢喜之际，冷不防吃了邪神一记绝快极猛脚击。

“膨——”闷响声中，蜂罗刹“呜……”地痛声惨叫，箭射飞退。

邪神这一脚绝对厉害，蜂罗刹仿如高速出膛的炮弹，狂撞向墙壁。

“伏！”“伏！”“伏！”墙壁发出一阵沉响，又将蜂罗刹猛劲抛了出去。

风水轮流转，邪神一脚就踢得蜂罗刹狼狈不堪。

邪神被蜂罗刹奚落挖苦的已憋了一肚子气，但都忍在心里，这次痛击蜂罗刹，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用教训的口吻嘲讽道：“临阵轻敌，兵家大忌，这道理你也不知道吗？”原来刚才邪神被蜂罗刹追逼到走投无路之际，生死倏关，无奈之下，心中发恨道：“不战则死，没有选择余地，唯有运用圣器威力！”既然激战到这份儿地，邪神不想一败到底，成为蜂罗刹砧上的鱼肉，于是暗中祭起圣甲圣靴威力。

运用圣力，这本是下下之策，圣力启动，必遭反噬，无疑是饮鸩止渴，邪神深知其中利害，逼不得已之下，受劲力反噬而死，但总好过遭受惨败的耻辱。

蜂罗刹那会料到邪神手中还有“王牌”，大意之下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

遭受重击的蜂罗刹吃了一脚也不明白，邪神何以突然之间会迸发出这样骇人的威力，她惊悸地看看邪神，在心中气恼地猜疑道：“他妈的，这家伙的威能突然暴增，竟比以前更厉害……莫非他刚才是隐藏实力？没理由呀……”蜂罗刹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膻，懵懵懂懂，始终也不知邪神搅什么鬼。

邪神启动圣力，果然如山洪暴发，一泻而不可遏止。

圣力暴增，如辐射线般向四周冲击，令超磁波发射器纷纷产生反应。

邪神体内圣力盈盈沸沸，绵绵不息地发出，令邪神只觉体内充盈欲爆，不禁兴奋忖道：“哗……圣力一旦发动，汹涌澎湃得如万马奔腾，非狂击渲泄不可……”蜂罗刹摹见邪神周身毫光迸发，威势摄人，顿感吃惊，惊惧地看着邪神，疑惑不解地思忖：“看他的威能，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威能要爆发出来……”蜂罗刹正疑惑之际，陡见邪神挟带排山倒海的气势仿若一颗流星，星火问攻了过来，人尚未近身，劲气激击已有割肤之痛，蜂罗刹虽然心里吃惊，但还是在心里暗暗鼓励自己道：“别让他吓倒，在无重状态下，无论多猛的劲力威能，都不容易发挥，即使发挥也容易失去准头！就算他威能比我高，但我也可凭地利赢他！”蜂罗刹自己鼓励自己，瞬即慑定心神，她一边盯着邪神，一边在心里核计：“在宇宙战里，烈风芒的挡卸能力倍增，我先用这招投石问路，把他的攻势卸个东倒西歪！看他如何应会，然后再看准机

会，向他发难，这次决不留情，以免再遭蛇咬……”蜂罗刹想好破敌之策，然后两臂抡圆，尽力疾旋搅动，顿见掌影万千，针芒打着旋儿翻卷，随掌而发，出现一股强劲的龙卷旋风，蜂罗刹“啊！”地厉吼道：“烈——一风——一芒——”声音未落，双臂一抖，龙卷风带着摧天毁地的宏浑气势，猛地向邪神卷去。

邪神强行抢攻，蜂罗刹的一举一动，早已了然于胸，他心里不屑地暗道：“这婆娘利用无重状态，想卸开我的攻击力，看来她用这战略也很聪明！但我也并不笨，大开大合，易被挡卸，而疾旋集中攻击力，以旋破卸，果然有并行！”邪神犹入无人之境，蜂罗刹风芒虽然，但却用错了对象，眼见邪神劈风斩浪，长躯直入，蜂罗刹不由大惊，急改变攻势，暗暗叫苦道：“不妙，风芒被破，此招对他不灵，只好改用烈雨芒进行强攻！”进攻中的邪神，摹见蜂罗刹招式一变，变守为攻，无数雨芒疾射而至，遂“呔！”地大喝一声，立掌成盾，抡臂疾挥，以圣力旋出巨盾，把万千雨芒完全挡溃。

蜂罗刹见烈雨芒果然阻住邪神攻势，顿时豪气干云，全神贯注盯着邪神，心念转动，暗忖道：“此招生效，一气呵成，然后用更高绝招痛击他！”“喝！”蜂罗刹娇声厉喝，催烈攻势，抢身而上。

“来得好！”邪神大叫，纵身疾旋，向着蜂罗刹奋通攻去。

“啊！”“——一吼——”二人同时喝叫，顿时指脚相撞，战成一处。

急旋中的邪神向蜂罗刹踢出无数刚劲雄猛的“圣力腿”惊鸿乱飞的蜂罗刹向着邪神攻出万千锋芒无匹的“电芒指”。

两团乱影仿若两股龙卷风，交缠长工盘旋，翻滚搅动，又恰似两条蛟龙激战，波涛光汹涌，恶浪滔天，狂风怒吼，催劲乌云，电闪雷鸣挟带骤雨，江海咆哮，天地混沌。

蜂罗刹两道电芒指倏分倏合，先攻邪神上盆，戳、刺、点、划，缠定头部，仿若金鸡乱点头，指指欲破双目，邪神腿如风车，踢、碰、瞪、磕，尽挡蜂罗刹指芒。

蜂罗刹身形飘忽，改袭邪神中路，锥、钻、钉、撞、绕定胸背，恰似乱鸟投林，招招力尽贯透，邪神双腿疾踢，如‘怪蟒出洞，铲、砸、挑、荡、守得密不透风。

只听满室响起一片“噗！”、“波！”、“砰！”、“碰！”、“叭！”的乱响，仿如雨打荷叶，雹击梧桐。

蜂罗刹虽攻势奇猛，但邪神防守得当，两人旗鼓相当，谁也奈何不得谁。

久战不下，邪神奋起神威，催鼓圣力，反客为主，狂攻蜂罗刹。

形热大变，蜂罗刹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他的脚劲越来越威猛……越打越是心寒……”两人又硬拼了数百记，蜂罗刹变得手软筋麻，双臂竟被硬生生震开，不由吓得心胆俱裂，暗叫道：“不妙，中门大开……”邪神一眼觑见，心内窃喜：“这婆娘防守尽夫，给她重击！”机不可失，邪邪挺拳长驱直入，“磅！”的一记死命击中蜂罗刹乳部。

邪神出了一口恶气，眶肌必报道：“以牙还牙，臭婆娘，你连本带利照单全收吧！”“呀……”蜂罗刹厉声惨叫长呼，口中血雨狂喷，仿若一颗流星，电闪暴身疾射。

“H00000”邪神奋起怪叫，纵身跟进，心内急”付：“圣力随时会反噬，非速战速决不可！”然后，邪神大吼一声：“贱人！受死吧！！”话音未落，邪

神已闪电般向蜂罗刹踢出一脚“圣力腿”。

受伤的蜂罗刹，见邪神攻来，疾到用磁波反弹滑开卸力闪身急躲。险险避过这要命的一击。

邪神一脚踢到墙上，心里骂道：“讨厌的超磁波，卸了我的脚力……要多大的击力，方能撞毁超磁波呢？”邪神正在懊恼沉思间，陡听蜂罗刹发出一阵“WOOoo”的怪叫声，侧头看去，只见蜂罗刹周身气芒烈烈飒飒，杀气腾腾，心里琢磨：“看样子，这婆娘已将威能催谷到极限……欲最后一击了，这样好极了，给她一个了结吧！”邪神猜测不错，此时蜂罗刹谷尽全身威能，确是要豁尽全力，同邪神背水一战，她心里发狠道：“最后一击，不成功，便成仁！”蜂罗刹既已想到拼命，便发疯地“wawawawawa”怪叫着，电射扑向邪神。

“咕——”邪神喉间发出一阵厉啸，心里默念“圣力无穷，无坚不摧！”暗中催谷起圣力。

“哇哇哇哇哇……”蜂罗刹将内力催谷到最高极限，顶峰击力达二万八千公斤，向邪神挥掌猛打，攻出神蜂四烈的终极绝招“烈雷芒”，欲置邪神于死地。

邪神见来势凶猛，“嚎嘿！”暴吼，发出万丈豪气，将圣甲与圣靴神力融聚为一，迎击蜂罗刹雷霆二万八千公斤的猛击，一记“圣力神踢”掌脚相交，登时爆出惊天巨响！

“轰！”惊天巨响中，邪神只退了数个身位，但蜂罗刹却像炮弹般射下老远，邪神获得空前大胜。

蜂罗刹心胆俱寒，骇然望着邪神，旋动开关，心惊肉跳地想：“哎……我全身像要碎裂般……快逃！”邪神冷眼打量蜂罗刹，见她面色诡异，旋动墙上一圆形器物，心一沉：“不妙，这婆娘想逃！追！”说时迟，那时快，墙壁开后，蜂罗刹揉身而遁。

眨眼之间，墙壁稍开即合，邪神半点之差，顿时被困在殿内，只气得对墙壁一阵乱轰，恼怒忖道：“啊，来迟半步！半步！半步！该死的婆娘竟给逃脱，我困在殿中，如何冲出，那旋扭等有密码，外人无法启动！气死我了，看我轰爆这鬼墙！”邪神愤怒至极，挥拳猛捣墙壁。

蜂罗刹“虎口”逃生，一跤跌在地上，骤听墙壁传来一片“噗！”“蓬！”“砰！”的爆响声，知是邪神所为，不由在心里冷笑道：“哼，这家伙妄想轰爆殿壁……除非他有四万公斤的击力！否则，他是死定了！！”蜂罗刹正在幸灾乐祸地思忖，猛听前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狮神蜂带领众人惶惶奔来。

这时，狮神蜂一眼看到蜂罗刹跪在地上，左手捂胸，大声喊道：“族长就在前面……呀，好像受了伤……”蜂罗刹争强好胜，不愿让属下看到自己的狈相，于是，一咬牙，硬撑着站起身来，暗想道：“不可在下属面前丢威，硬撑也要装门面！”不料，蜂罗刹尚未站稳身子，胸中像万剑刚割一般，传来剧痛，有热呼呼的鲜血，汹涌喷射而出，内伤暴发，忍不住“呀……”的一声惨号起来。

而此时，困在殿内的邪亦停止轰击，他看着超磁保护的墙壁，暗中盘算：“轰了一轮无效，困在这里，迟早会因缺氧窒息而死！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将所有圣力聚在双掌奋力一搏，若也轰不爆，就是天灭我了！臭婆娘刚才的击力近乎三万公斤，也被击败，我有信心轻爆这超磁波墙！”邪神思忖着，将全身圣力矛到双拳，向着殿壁拼力击去。

“轰!!”巨爆震得天摇地动，磁墙碎裂，邪神心内狂喜，兴奋地大叫：“成功了！成功了!!”“轻——隆！”围在殿外的蜂罗刹等人猛听头上传来惊天巨响，急抬头看去。发现厚重的合金殿壁竟爆裂出一个大洞，大声的合金辟块纷纷坍塌下来，蜂罗刹直吓得肝胆欲裂，惊叫道：“不好了，快撤退!”“磅——隆——”巨爆带着冲击波从破洞汹涌进射泄出，众人骇然大叫：“哇!”“哗!”蜂罗刹倒抽一口冷气，惊悸忖道：“我的天！邪神的威能击力竟超过四万公斤……我逃出他魔掌，真是不幸中之大幸!”邪神一拳轰爆殿壁，正觉惊喜莫名之际，陡觉一股巨力袭遍周身，痛澈心肺，猛地惊觉道：“呀，我的劲力强猛反震，全身骨肉如遭爆炸……”邪神终于忍不住周身如遭万狼撕咬的痛楚，“啊……”的一声惨叫起来。

而磁波墙壁遭轰毁，所有仪器都像倒骨牌般发出连锁爆炸，并扩散开去，霎时殿内仿若爆豆似碍响声一片，“轰!”、“隆!”、“噗!”、“波!”、“叭!”、“膨!”，眨眼之间，整个大殿内的高科技仪器全部震爆毁溃。

邪神过度催谷圣力，超出了体能承受，引起圣力反噬，倒转后挤压他会身的肌肉和骨骼……邪神痛苦的连声惨叫：“呜……呀……唔……嚎……”这种剧痛比千刀万剐更强烈百倍，但邪神虽然痛苦万分，惨叫连声，但始终保持头脑冷静，皆力消弥抗衡。

这场体内圣力大战，极度凶险，痛楚非笔墨所能形容……巨响过后，周围又恢复平静。

蜂罗刹等人呆望半天，既不见邪神穿墙而出，也不见室内有何异动，虎神蜂、鹰神蜂二人颤颤兢兢的跃上半空，小心翼翼地扒洞细瞧，只见邪神扑在地上，正在翻滚扑跃，抽搐挣扎，惨叫不绝，二人大觉奇怪，虎神蜂“咦!”的一下叫出声来，然后急忙向蜂罗刹报告说：“报告族长，焚天邪神似乎走火入魔，正在痉挛挣扎中……”蜂罗刹七窍绿血浙沥，心内狂喜，急大吼着说道：“蠢货！傻呆呆地楞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立刻将他杀掉!”二人闻听，争先恐后扑进室内，虎神蜂一马当先，心里琢磨：“对呀，趁他现在无还手之力，正是杀他立功的好机会呀!”鹰神蜂被虎神蜂争了先，直气得在心里大骂道：“他妈的，阿虎竟抢先争功!”虎神蜂争功心切，恐怕失去这难得的机会，看着邪神扑在地上抽搐痉挛，也不细想，挥爪如雷，不知深浅地暴击邪神，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我虎神蜂能亲手杀死这绝顶高手，直是天大的光荣呀!”随着“轰!”的一声爆响，虎神蜂话音未落，不但没有接着大笑，反倒“啊……”的惨嚎起来。

原来圣力遭到外力袭击，立刻汹涌反扑，以虎神蜂的低微威能，怎能承受强大圣力，借谱懂恒，无疑是飞蛾投火，体内骨肉惨被震开粉碎，仿若一滩乱泥，被反震“叭叭”甩到地上，立时气绝身亡。

虎神蜂好梦难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反误了性命。

“哗!”鹰神蜂被无祷圣片震得倒身飞退，直吓得魂飞魄散，仓惶逃出殿外，丧魂落魄地失声喊道：“族长……阿虎被震死了……”蜂罗刹刚刚定下的心又猛地提到嗓子眼儿，直被邪神的神威吓破了胆，惊慌地命令众人道：“邪神若追出来就不得了……我们快撤退去司令厅!”蜂罗刹实在太惊慌了，其实此时邪神尚自顾不暇，生死系于一线间……哪里还有力气去追杀…这正是应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句老话，由于蜂罗刹惧怕邪神，从而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邪神在宇宙殿内与死神搏斗的时候，躲在花园核子发电石管道内的赤龙。神灵正遨游在三世祝融与千岁女帝爱恋缠绵

中……祝融与千岁忘情热吻。

两人共赴巫山，灵欲一致。

此刻，两人云收雨散，亲热依偎，不知人间何世。

祝融深情地看着千女，动情他说道：“千女，我所杀的蛇头龙，原来是水神共工两只坐骑之一！”千女无限感激他说道：“幸好有你，否则我已被吃掉了……”原来千女寒伤旧患发作，要在热海里借助滚烫的海水疗伤……正当千女正心无旁骛地躺在水中动功驱寒之际，不料却遇上了水陆两栖的蛇头龙正在海里觅食，寒伤在身的千女，被迫迎战，竭力大战这凶兽。

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千女伤势暴发被蛇头龙一口咬住大腿，千女生命垂危之际，幸好火神祝融路过这里，遂出手相救。

蛇头龙怎是祝融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祝融将蛇头龙击毙，这样英雄从龙口中救下美女人儿。

千女感念祝融恩德，遂与祝融相约道：“祝融，七日后我寒伤可愈，请来这里找我！”美人儿有约，祝融大喜过望，爽快答道：“不见不散！”七日后，祝融依约前来，与千女成全一件好事！

千女听祝融又提起那只蛇头龙，小鸟依人地伏在祝融身上，开心地说道：“这条蛇龙虽然丢了性命，却成全了我俩好事！哈哈……”祝融与千女正在卿卿我我，忽然从头上传来一声粗野的怒骂声：“他妈的，杀我爱龙，还要躺在这里偷偷他说风凉话！？”二人从美梦中惊起；抬头一看，千女不由大惊失色地叫道：“呀，是水神共工！”只见共工站在另一只蛇头龙背上，银盔银甲，手持丈八银矛，气宇轩昂，一脸戾气，看着二人。

祝融抱紧千女，愤然痛斥道：“呸，蛇头龙妄杀生人，死有余辜！”不料共工看着千女，发出贪婪的眼光，眼都直了。

他见千女秀发如瀑，黛眉含烟，星目高如潭水，梵唇皓齿，面似梨花带雨，身段袅袅醇妹，胸部凸凹丰满，蜂腰玉肌，捕是诱惑，共工惊呆千女的罕世绝色，想入非非道：“我的天，世间竟有如此绝色美人儿！我定要据为己有！”共工为千女美色所迷，顿时改变主意，向祝融挑战道：“多管闲事的祝融，我向你提出挑战！得胜了，接收这美女和对方族人！”祝融毫不犹豫，接受挑战，他指着共工，冷冷说道：“哼，我会怕你么？明天日出，东海之滨，决一死战！”共工看着千女，眼露异光，狞笑着对祝融说“嘿嘿嘿，你叫族人准备收尸吧！”共工说完，狠狠地盯了祝融一眼，驾龙离千女和祝融相扶相拥站起身来，看着远去的共工，无限忧虑地劝说祝融道：“祝融，听说这共工非常厉害，我们远走高飞避开他算了！”祝融反过来安慰千女，充满自信他说道：“放心，为了你，我定能把击败！”第二天清晨，东海之滨。

晨曝万丈，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这两位神话中的超强者。

为了绝美的千女，爆发惊天恶战。

第九十七章 法轮悟道

蜂罗刹带领众人，一窝蜂地涌进司令厅，司令厅是空中花园的总指挥

部，拥有极坚固的防卫措施。

狮神蜂抱着蜂罗刹，奔进大厅后才有机会，放下心来看一眼怀中的蜂罗刹，但看罢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心里骇然想道：“呀！族长孔渗血，气息弱乱，伤势重得很厉害……”蜂罗刹已难地喘息着，眼里的血还兀自不停地流着，她环视了众人一眼，断续问道：“玄……虎……呢？…狮神蜂见族长自己生命岌岌可危，却还在顾及别人，他怕族长劳心，于是赶紧俯身答道：“玄虎走火入魔，痛苦万状，已安置入医疗室……”蜂罗刹一听，竟发起火来，她说话本是十分费力，但仍喋喋不休他说道：“啊……正是……用人……之际……他却……起不了作用……真不争气！……”蜂罗刹说完，断断续续地吩咐狮神蜂道：“送……我……入……小宇宙室……你们……在这里……仔细……监察邪神……并进行……合并计划……”狮神蜂一边听着蜂罗刹的吩咐，一边不错眼珠地盯着幻晰、龙晰、血晰、飞晰四人，看得幻晰心里直发毛，她在心里慌慌不安地喃喃道：“狮神蜂看着我们晰族四人，不知是什么意思！”狮神蜂待蜂罗刹吩咐完毕，故意大声说道：“族长请放心，属下定会办得妥妥当当！”狮神蜂说完，用双臂托起蜂罗刹，急匆匆地走进小宇宙室，将蜂罗刹轻轻放在室内平台上，然后退出身去。

蜂罗刹向声控系统发出指令道：“（声控）启动疗伤系统！”系统启动，小宇宙至迅即进入真空状态，蜂罗刹浮荡上半空，受伤的血脉、肌肉、筋骨组织全面放松，接受特殊疗治。

痛楚骤减，在极度松弛中，蜂罗刹进入昏迷态……而此时在另一个医疗室内，玄虎正在痛苦的痉挛，濒临死亡边缘……数各威能气劲在他体内“开战”使他形成极痛苦的走火入魔。

他像一只濒临死亡前的野兽，眼放厉光，充满绝望，痛苦长嚎：“呜……呢……呜……”蓝天使直急得手足无措，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慌得泪流满面，嘴里呜咽地叫道：“虎……”她看到玄虎那种痛苦的样子，惶然无计地思道：“看阿虎痛楚得全身肌肉扭曲，口吐白沫，活象痒癩病发作一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在蓝天使束手无策之时，抽搐哀叫的玄虎脑筋却十分清醒，他心知肚明地知道自己命不久了，但却无能为力，无法扭转命运……痛急乱投医，蓝天使明知自己功力尚未复元，但仍报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把玄虎死马当活马医，她心里暗想：“虽然我的功力尚未复元，但为了阿虎的性命，也要拼尽所能，希望救到他……”蓝天使“咤！”的大叫一声，鼓尽全力，向玄虎背部拍去，将强大的火云劲，注入玄虎体内。

谁料，玄虎体内的数种威能，竟起排斥作用，一齐反震，抗拒火云劲，“宏！”的一声，将二人双双震飞。

“哇……”玄虎厉声惨叫卜“碰！”的一声重重撞向墙壁。

蓝天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出手反而帮了倒忙，她大吃一惊，心内忖道：“呀！完全无效！……”玄虎重重落在地上，摊摊腰，外来的极火、针芒与玄虎本身的六神劲，神水劲剧烈冲突，狂窜猛撞，混乱不堪，导致玄虎全身瘫痪……玄虎脑筋开始混乱……隐约觉得水神共工的威能最大……但却压制了其它威能气劲……蓝天使费劲地把玄虎抱上治疗仪平台上，看着玄虎无神的双眼，忧心如焚他说道：“唉……像烂泥一样……虎，你要振作呀！”玄虎口中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目光散乱，神色迷乱地痛苦呻吟：“哎……”蓝天使蓦地瞧见玄虎变成这个样子，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丧魂落魄地忖道：“呀，他的眼神已经散溃……这是死亡前的征兆……”“瞳孔放大……立刻

要死了……”蓝天使悲恸欲绝，俯身呼天抢地地痛哭起来：“虎，虎呀……振作呀，你千万要振作呀…你撒手一走……叫我怎么活呀……呜呜……”蓝天使哭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然而死神讲不垂怜她的一片“痴神”，还是一点点将玄虎的灵魂装进自己手中那条黑黑的袋子。

在弥留的一刹那间，玄虎眉心突然出现灵光，接着停止的思想，蓦地出现布达拉宫那神圣法轮的形象，无比的灵力令濒临停顿的脑细胞快速地恢复活跃。

已放大的瞳孔渐渐收缩，玄虎双目恢复神采。

人在死前一刻，脑海一片清明，进入虚空境界，是最容易感到神灵的时候。

玄虎命不该绝，此刻感应到法轮的奥妙精意，领悟到万物诸法，生生不息，循环不绝的道理为抗外侮的水神劲，已被激发出最高威能潜质，在虚空灵海境界下，与六神诀融为一体，成为六神水劲。

如浩瀚大海的六神水劲，在体内不断旋围流走，将入侵的极火，针芒牵引旋扯的电相巨变成容纳，渐渐汇合一起。

忽然，励哭的蓝大使摹见玄虎双目已恢复生气，而且炯炯有神！

蓝大使正大惑不解，蓦地一股旋力将她震开，只见玄虎身全不断旋围，气劲威能亦由内渗发出外，把室内物件扯旋的一片凌乱。

玄虎思维开始活动，他只觉得身体转动一次，相拒互斥的威能就融合了一些……他不由在心里默默忖道：“这样一点一滴地融合，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融汇，最紧要能保住性命，兼自威能进入更高的境界……”玄虎发放的气劲越来越厉害，逼得蓝天仲要运劲护身，玄虎的异变令她莫名其妙，亦喜亦忧。

同一时间，宇宙殿内，邪神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正在同圣力反噬进行拼力抗争的邪神，摹觉呼吸渐渐顺畅，原来，破裂的宇宙殿，空气从缺口大量涌入，增加了殿内的氧气，邪神心内狂喜，大口呼吸着，欣慰忖道：“氧气迅速增加，好极了！极火威能迅速恢复，渐能抗衡凶猛的圣力反噬！”惨遭圣力反噬的煎熬和缺氧窒息的邪神，濒临崩溃之际，幸得氧气的补充，能再度发挥极火的威能。

邪神心里出了一口长气，庆幸忖道：“嘘！这次死不了啦，刚才好凶险呀……”邪神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盘腿打坐，催谷极火压制消弥圣力，他心里冷静地默想道：“能否压制消解圣力反噬，尚在未知之数，还需要努力运功，把反噬力点滴消解！”坐在司令厅内监察的狮神蜂，从莹屏上陡见邪神情形大变，不由惊叫道：“呀，邪神这家伙明明快将完蛋，却突然又有转变！”狮神蜂心下一急，急忙用声控向计算系统发出指令道：“（声控）仔细测探分析邪神的身体状况和威能气劲！”计算系统立好进入工作状态，稍顷在莹屏内显示分析结果：身体内部，一片混乱，威能气劲，时强时弱。

狮神蜂看了一眼分析结果。放下心来，他自言自语地对众人说道：“看情形，邪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鹰神蜂插话问道：“不知族长的伤势，需多久才能复元？”狮神蜂沉思片刻，静静说道：“现在只能列观其变，希望族长比邪神能先复元！”狮神蜂说完站起身来，大声吩咐道：“阿鹰，你先去看一看惜儿，看有否不妥，阿水，你继续监督军警，搜寻赤龙和女孩的下落。”狮神蜂分派完毕，向小宇宙走去。

鹰神蜂领得美差，欢天喜地，他急匆匆地奔向激光束囚室，狞笑着自

言自语道：“嘿嘿嘿，惜儿这野丫头，我会好好招呼她！”可怜的惜儿，羊落虎口，惨遭和母亲晰罗刹同一命运。

激光束囚室，寂静冷清，晕厥中的惜儿，脑海中泛起历历往事……她脑海中又泛出第一次玄虎闯进自己心灵中的情景，当时自己春情勃发，煎熬难奈，玄笑嘻嘻他说：“是你叫我解穴的，可别说我占便宜……之后，两人结下合体之缘，令她受到首次高潮的快感……她本以为从此心有所系，谁料到今次事情竟风云突变，玄虎竟如此绝情，出言刻薄，句句如刀子割割她的心。

惜儿脑海中又泛出刚才一幕……蓝天使问：“她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这样说话？”玄虎好笑道：“嘿嘿，她只是一件不用付钱的——泄欲器！”极端的愤怒，令惜儿蓦然惊醒，她只觉脸上有一股热哄哄的气息，又仿若有一条湿濡的虫子在脸上爬，惜儿回头望去，赫然发觉是鹰神蜂对自己毛手毛脚，又摸又舔。

惜儿“呀！”的一声惊叫，惊怒交加，牵动内劲暴发，大叫道：“滚开！！”用力震开这只色狼。

鹰神蜂得意地看着惜儿，“染染染……”地淫笑着。

惜儿周身受激光束锁困，半点动弹不得，不由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你这人渣，乘人之危！”鹰神蜂流着涎水，淫邪他说道：“妈的，臭丫头，老子对你有兴趣，是你天大的运气，你若乖乖的做我女人，对你大有好处！”惜儿气得没齿皆裂，怒骂道：“呸！你这垃圾走狗，妙想天开！！替我挽鞋也不配！！”好事难成，鹰神蜂气急败坏，他指着惜儿，大骂着威胁道：“他妈的，你不顺从我，就要做公妓！”惜儿气愤填膺，声嘶力竭地大骂道：“我宁愿死，也不会被你这些垃圾沾污！”“好，老子今次就收拾收拾你，就给你来硬上弓，看你到底从不从。”鹰神蜂怒骂着向惜儿身上疯扑过去。

不想尚未进身，只听惜儿“喝！”地暴叫一声无传劲力像一阵飓风般将鹰神蜂狂震出去，鹰神蜂不由大惊，惶然忖道：“呀！这丫头的护身气劲强横浑厚，根本就无法摸到她的身体……反把我的双手震得发麻，若与她交合，命根也会被震个粉碎……”鹰神蜂无法得到惜儿，顿时恼羞成怒，他远远地站在地上，指着惜儿，色厉内在地大唬道：“臭丫头，先别狂，待会族长会来吸尽你的威能，到那时你就变成一个普通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会成为一个新鲜嫩口的公妓，每天起码要被过百人蹂躏……”惜儿闻听，欲言又止，心头暗喜道：“这丫头面露惶色，怕了么？好，我就柔声劝两句，成就好事……”鹰神蜂怩罢，马上又笑嘻嘻地对惜儿说：“乖乖服侍我一个，当然胜过被千百人折磨！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应该明白，怎么样，给我亲亲热热吧……”惜儿默不作声，鹰神蜂以为惜儿回心转意，于是涎着脸，靠近惜儿，尚未等动手动脚，只见惜儿樱口一阵，“吐！”的一声，吃了惜儿满头满脸的唾沫，鹰神蜂顿觉满脸若刀刷一般，热辣辣的疼痛钻心，一不留神，惜儿鼓尽护体劲气，又将鹰神蜂震得狂撞墙壁。

鹰神蜂羊肉没吃着，反惹一声膻，直痛得心打哆嗦，暗暗叫苦道：“雪雪……像被狼轰了一拳般……”鹰神蜂吃这大亏，从心里怕了惜儿，他捂着脸，站在墙边，指着惜儿大骂道：“臭丫头，是你自己作贱自己！不顺从老子，到时你求我也不会帮你，你就等着做公妓吧！”鹰神蜂骂完，憋着一肚子气，灰溜溜地逃出囚室。

惜儿眼喷怒火，盯着鹰神蜂消逝的背影，紧皱眉头，冷冷忖道：“哼！

我就是等蜂贱人来吸功，到时我就可以得到解脱……”鹰神蜂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只弄得门日两个女守卫大惑不解，二人看着鹰神蜂怒气冲冲跑进囚室，心内诧异道：“干吗怒气冲冲的？……”鹰神蜂非常扫兴地走进廊道，来到指挥厅门前，口中有气道：“哼，别理这小贱人，去看看阿水的情况如何？”鹰神蜂打开指挥厅大门一看，只见整个大厅空阔寂静，只有水神蜂一人坐在监控莹屏前两眼盯着莹屏发呆，于是马上换成一付笑脸，没话找话他说道：“阿水，怎样了，找到那二人踪迹没有？”水神蜂回头一看，见是鹰神蜂，于是淡淡说道：“我们五千军警空群而出，但仍未有发现！”鹰神蜂听完，又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防卫网外的敌机，情况如何？”水神蜂指着莹屏，静静说道：“他们仍不断发射导弹，当然攻不破防卫网！”鹰神蜂觉得无聊，仍就没话找话地问：“如果他们核子武器，又如何呢？”水神蜂叹了一口气，语气游疑地回答道：“唉！那就很难说，防卫网未必能抵受得住……”焚天邪神增援龙、虎、蓝三人，转眼已过了三天，然而却音讯全无，乐土国，盖天总统为此寝食不安，三日后在总统府召见了天机博士，分析战情。

天机博士心情沉重，呷了解一口茶，然后打破沉寂，缓缓说道：“总统先生，已经三日了，焚天邪神仍毫无音讯，看来已是凶多吉少……我们是否该采取下一步行动呢？”盖天悠闲地喝了一口茶，目光深逐地看着天机，平静地回答道：“我对邪神很有信心，多给几天时间，定能捣破空中花园！”说到这里，盖天顿了一下，手把茶杯，沉思了一下，接着说：“而且，龙皮圣典的预言——‘三奇乍逢，天生异象，十星连珠，权系于手，杖握掌中’一定会实现！”天机沉默一会，似乎总觉不妥，于是试探着问：“为了以防万一……何不出支改造人1号？”盖天将杯放到桌上，手支膝盖，沉吟说道：“1号是我手上的最后王牌，非必要时不会运用！”盖天漫不经心地随手拿起一块面中纸，随意问道：“天机博士，空中花园的防卫罩，保卫力达到什么程度？”天机博士摊摊手，比划着说：“经过详细测试的分析，需要十枚核子弹，方能摧毁防卫网！”盖天闻听，思忖着说：“唔，若邪神失败，就发射核子弹吧！”天机博士一听就吓坏了，他惊惧地看着盖天，担心地问：“那样一来，整个空中花园将会化成飞灰，那些‘圣器’怎么办？”盖天擦试了一下嘴上的水渍，拿着面中纸，不以为然地说道：“圣器是无可毁灭的，到时可以在废墟中发掘出来。”天机博士紧盯不放，十分固执他说道：“但十枚核子弹，将会同时摧毁了方圆数千里的土地，遗留下无穷的祸害……”天机博士缓了下语气，仍就十分紧张地接着说：“核子弹的辐射尘，会随着云层散播万里以外，除了导致地壳变动，山崩海啸外，更会影响大气层，使大气失去均衡，大自然生态受到极大破坏，整个地球将会缺氧……”盖天悠闲地擦拭着胡须，十分赞同他说：“对，人为的核爆破坏力，确是比天变更可怕……”但是，盖天似是若有所思，语气一变，接着说道：“不过，我看目前地球上的生态转变，迟早也会变成缺氧的世界……”。

天机见盖天坚持己见，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由吓得冷汗直涸，一时语塞，他恐惧地忖道：“总统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祝融、共工两大神抵为了争夺千女，约战于东海之滨。

海边崖石上，挤满密密麻麻的人群，两族首领决战海滨，押上了两族人的命运，谁胜谁败，至关重要，人们紧悬着心，民间息观着，等待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

压制了寒伤发作的千女，立在壁上，神元气足，额现红纹，亦焦急地

观着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大战。

水神共工霸气十足，飞扬跋扈，身穿银盔银甲，手持丈八银矛，金属的光泽晨曦中熠熠闪光，驾着蛇头龙，不屑地看着祝融。

祝融金盔金甲，手持三叉金朝，跨着麒麟，在晨曦中仿若一团火球，神态自若地御风而来。

共工傲然说道：“祝融，知趣点，放下美人儿和族人，乖乖投降，现在为时不晚，你杀我爱龙一事，就一笔勾销，否则，你将死无葬生之地！”祝融听罢，微微一笑，不屑地看着共工，鄙夷说道：“共工，先不要把大话说绝，鹿死谁手，尚无定论，我看你也没什么了不起，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废话少说，还是手上见阵仗吧！”共工闻听，火冒三丈，他嘿嘿冷笑说道：“嘿；难道你有这个骨气，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你一心自寻死路，那我只好成全你，到时你要后悔都来不及，实话给你说，这美人儿，今天我是要定了！你，今天也是死定了！”祝融哈哈大笑。讥讽说道：“共工，我看你是好梦作错了头，大话说说的没了边儿，臭屁少放，有本事，尽管放马过来吧！”共工勃然大怒，驾着蛇头龙，挺着银矛直杀过来，祝融也不搭话、催动麒麟，接住撕杀。

共工照定祝融心窝，一式“怪蟒出洞”，挺矛直刺，挂起恶风呼呼山响，祝融见来势不善，铁板倒仰，将乾抡圆，一式“狂风穿林”向共工头上猛扫过去，共工拨动蛇头龙俯身急冲，堪堪避过致命一击。

共工料不到祸融会如此凶悍，拨回蛇头龙与祝融对圆，破口大骂道：“祝融，你怎么挣扎，最终也是死，我要得到的东西，谁也阻挡不了！”祝融反唇相讥道：“嘿嘿，凭你也佩，鬼叫再厉也怕明火，你这两下，命都不保，还痴心妄想，真是可笑之极！”共工气得脸色铁青，“哇呀！”一声大叫，舞动长矛仿若飘风骤起，矛头如蛟龙出海，上攻祝融头部，中攻祝融周身，刷刷迅若电火，向祝融攻出“蟒吸飞擒”、“山洪决堤”、“恶龙摆尾”三式，祝融奋起神威，一条大朝贯满罡气，叭叭叭上攻“后弄射日”磕飞矛头，中攻“息壤镇水”、“长虹贯天”，拆解共工两式，然后，不等共工变招，大就直挥，攻出“风狂火烈”、“焚天毁地”，敦影如乱鸟投林，罩定共工疯刺，共工亦不含糊，回矛一式“盘根错节”，架开裁头，瞬即一式“石破天惊”，堪堪解除危机。

水火两大神抵的恶战，‘凉天动地，山摇狱裂。

两神斗了一日一夜，尽皆伤痕累累，最后是火神祝融险胜，击杀了水神共工。

族人踊跃欢呼，响彻东海天字：“火神万岁！”“火神万万岁！”“火神万岁！”千女惊喜欲狂，纵身跃上崖石，奔向前来，抱起软瘫在地的祝融，心痛地道：“啊呀，你伤得很重呀……”祝融深情地看着千女，欣慰说道：“为了你，命也可以不要，这小小伤算得了什么？”千女将祝融拥进自己怀里，眼噙泪花，激动说道：“祝融，你是我深爱的大英雄……”千女说完，将樱唇印上祝融的嘴上，喃喃说道。

“我们要厮守永生……”赤龙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陡见小女孩已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不由大惑，女孩莞尔一笑，幽幽说道：“我母亲就是千岁女帝，寒伤旧患也是她遗传给我的……当我寒伤发作时，我就要到热海或火山熔岩里，借助热力驱寒，压抑伤势！亦有借助火劲高手的帮助，可惜都是治标不治本！数千年来，我都在我寻根治寒伤的方法！”赤龙大惑

不解，诧异问道：“但你明明是小女孩，怎么忽然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且能挣脱手铐？”少女微笑看着赤龙，轻轻说道：“我会软骨功，这手镣根本就锁不住我，我今次是用还童疗法，对付寒毒发作，我将身体回复了婴孩状态，排除了大部份寒伤毁坏了的细胞，让好的细胞重新成长，每一天就长大了两年，你昏迷了三日，我就长大了六岁！”赤龙只听得膛目结舌，看着女孩，心里奇道：“好奇异的还童疗法……成长后的她，真是美艳动人……”赤龙慑定心神，仍觉不解，疑惑问道：“还有一点不明白，你为何到现在才出声说话？”女孩一听，竟忍不住伤心地流下泪来，黯然伤神地说道：“因为我的声音太像我妈妈，一开口说话，蜂罗刹就会知道我是千岁女帝的女儿！”

所以我只好闭口，免遭麻烦，我妈妈一直也受寒伤所困，威能大弱，现在蜂罗刹人多势众，将会对妈妈不利，而我却没能力帮她……”赤龙闻听，拉起女孩双手，安慰道：“千女，你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对付蜂罗刹，万死在所不辞！”千女听罢，激动的热泪盈眶，但她倏而止住悲声，担心说道：“阿龙，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但蜂罗刹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人单势孤，无法斗过她，我怕你一旦不敌，就……”千女说到这里又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一个弱者，面临强敌，无可奈何，”只有伤心悲泣。

赤龙见千女如此悲伤，虽然亦心里难过，但他还是有说不尽的男子汉勇气，他抚慰千女道：“蜂罗刹虽然厉害，但我仍有厉害的武器！”赤龙说着，“挣！”、“挣！”两声，从靴内取出双节棍，他泰然自若他说道：“这武器我一直没有机会运用，现在非动用不可了！”赤龙说着把两棍接在一时，千女一看，顿时破啼而笑，惊喜地看着赤龙手中的双节棍道：“两棍可以合一……呀，这光芒很像剑神峰那柄怪剑……”赤龙握棍在手，面露坚毅之色，对千女说道：“这千变棍是我妈妈特别为我制造的，它的杀伤力会随着我的威能而增加！”千女闻言，一脸兴奋，神采飞扬他说道：“好极了，若能杀死蜂罗刹，就可解除她对玄虎的信息蒙控制！”赤龙忽然想起自己的使命，他迟疑一下，吞吞吐吐地说：“但……我和玄虎的任务，是来这儿夺取圣杖……可能会和你妈妈发生冲突……”千女忽眨着大眼睛，脉脉地看着赤龙，十分肯定地说道：“放心，你若立了大功，我会说服妈妈把圣杖送给你们！”赤龙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他兴奋他说道：“那就太好！”两人正兴奋地谈论着，忽见千女神色一凛，摆手制止赤龙道：“哟！我感应到很多人，正包围过来……”千女说得不错，此时水神蜂派出的五千军警搜索包抄围上这里，一军警用遥控仪器报告道：“报告，热能探测仪器已找出目标人物位置！请指示！”

第九十八章 龙虎交锋

女军警报告完毕，大声喊道：“各位同僚，准备开火！”千女闻听，悄悄对赤龙说道：“是出击的时候了！”“轰！”挥警未开火前，一声爆响，赤龙藏身的管道已猛地爆开。

军警们虽然心有准备，但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魂飞魄散，顿时一阵慌乱，“啊！”、“哇！”、“呀！”地惊叫起来。

赤龙背着千女破管而出，千女发射出超强的精神力。

军警们倘若染了瘟疫，呵欠连天，连声嚷道：“啊……好眼困呀……”

“噢……我头也抬不起啦……”“哎……我要睡了……”“呵欠……”军警们话未说完，一个个仿若割倒的谷子纷纷倒在地上，酣然入眠……完全丧失战斗力……。

赤龙一见，不觉奇道：“呀，你的精神力比惜儿还要强很多……”千女搂紧赤龙，得意说道：“当然啦，我是女帝之女嘛……”赤龙心情兴奋，一边疾冲，一边问道：“凭你的精神力，可以控制蜂罗刹等人吗？”千女摇了摇头，沉声说道：“她的威能甚高，未必能摄服得住！尤其是蜂罗刹；更不可能制住她！”赤龙突发奇想，对千女说道：“哎……何不令军警们自相残杀虫剂，制造混乱，这样对我们岂不是更有利！”千女断然拒绝，侃侃说道：“不成，她们都是母亲的子民，非必要时也别伤害他们！”两人迅即穿越通道，来到地下去水道。

赤龙见千女精神力所向披靡，众军警纷纷仆地酣眠，甚为省事，于是说道：“沿途都这么多军警，若没你的精神力，不知要杀伤多少人……”千女提醒赤龙道：“我们的行踪已经败露，马上就会有极强的高手来狙击！”赤龙平静答道：“我会小心！”突地，千女双乳贴上赤龙的背部，赤龙心里非常受用，不由在心里默想道：“她软绵绵的胸脯，压得我背部好舒服…赤龙正觉得得意，不料千女已知赤龙所想，出语道：“啊！这种环境仍胡思乱想，你真坏！”赤龙闻听，很觉尴尬，嘿嘿呆笑，蓦地，赤龙忽地想起蓝天使，不由在自言自语他说道：“我该努力想办法，救出蓝天使才对？”赤龙两人正奋力循去水道疾行，一路上，众军警受千女精神力影响，纷纷扑地，二人畅通无阻，忽然背上的千女惊异说道：“噢，前面有个人，竟不受我的精神力影响！”赤龙抬头望去，摹吃一惊，恨恨说道：“真是冤家路窄！”来人赫然是玄虎。

只见玄虎傲然矗立，身泛水波灵光，脚下有如狗见主人，撒着欢儿跳跃翻腾。

千女吃惊说道：“看样子，他是以逸待劳，等待我们！”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赤龙轻轻放下千女，手持千变棍，纵身而上，怒吼道：“走狗，我要你再败一次！”千女担心地提醒道：“小心，他似乎威能大增！”玄虎见赤龙愤然扑来，也不搭话，只重重地一跺脚，漂水已如大浪，呼啸着罩上赤龙。

赤龙舞棍疾冲，消卸水劲，心内想道：“好家伙，几日不见，竟增强了很强的神水劲！”两人剑掖弯张，激战在所难免！

忽然，玄虎猛一摆手，大喝一声道：“住手！阿龙，人应该知道，我是身不由己！我的神智 95%被蜂罗刹的信息蒙所控制，只有 5%仍是你的朋友。”赤龙闻听，戛然止步，一时语塞。

稍一沉思，赤龙冷冷问道：“你想怎样？”玄虎见事有缓和，把手一挥，傲然说道：“我现在是奉蜂罗刹之命而游说你，希望你够加入她的集团，否则，杀无赦！”赤龙大义凛然，愤然说道：“我是乐土国的军宫，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怎可向敌人投降！”玄虎叹了一口气，脸上神情显得十分痛苦，低低说道：“唉……你该知道，蓝天使和惜儿都在蜂罗刹手上！而且，你走后，蜂罗刹更吸去了惜儿来自晰罗刹的四成威能！很明显，蜂罗刹比之以前更厉害，你有把握打赢她吗？”玄虎说到这里，抬起头来，一脸悲戚，沉声说道：“若你战死，蓝天使将被蜂罗刹发配去做公娼，届时我也阻止不了……”玄虎一句点破利害，不由令赤龙陡起顾忌之心，他冷冷地看着玄虎，

心内忖道：“阿虎说得有道理，蜂罗刹威能再进，更难胜她！”玄虎冷眼旁观，见赤龙果投鼠忌器，心有所动，于是趁热打铁，点拨赤龙道：“蜂罗刹目的是招揽我们，对付千岁女帝，你可以跟她谈条件呀！”赤龙心如乱麻，沉吟不语，内心非常矛盾地忖道：“公娼……千岁女帝……谈条件……”想到女帝的问题，赤龙不禁回头望千女，只见千女两眼炯炯有神地正盯向自己，用意念传送提醒道：“目前形势，不能力敌，只能智取，唯有暂时答应之后随机应变。”赤龙心下稍安，心内忖思道：“也罢，不防先用缓兵之计，虚与委蛇，然后，再找机会，反客为主！”赤龙主意一定，马上爽快他说道：“好，我答应加入，但她要把蓝天使交回给我！”玄虎不辱使命，如释重重，大声说道：“要谈条件，去见蜂罗刹吧！”赤龙随同玄虎来到指挥厅，与蜂罗刹讨价还价。

蜂罗刹显得很风骚，半躺在座椅内，一条光腿夸张地翘起，嘴交手指，媚眼滴溜乱转，眨眨看着赤龙，浪声浪气他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嘿嘿……赤龙，你还算是个聪明人！”赤龙开门见山，傲然说道：“要我效命，也不难，但我有两个条件，做为前提，第一，事成后要放我们走，第二，把圣杖送给我们！”“呵呵呵！”蜂罗刹媚眼频抛，恣情狂笑。手指一弹，爽快答道：“这都是小事，答应你吧！”蜂罗刹的举动，大出赤龙意料之外，赤龙心念电转，疑惑忖道：“答应的太轻易了！”赤龙忖罢，踏前一步，手臂一振，喝然问道：“你有什么保证？”蜂罗刹悠闲地转动座椅，旋一几圈，只笑不答。

狮神蜂怒气冲天，大声喝斥道：“不识好歹的小子，凭什么要族长给你保证？”蜂罗刹以手支颐，媚态娇好，沉吟片刻，忽然得意娇笑起来，浪声浪语他说：“哈哈，我来给他‘保证’吧！”狮神蜂大惑不解，猛吃一吓，忍不住脱口惊叫道：“呀？……”蜂罗刹说完，媚态十足地看着赤龙，吩咐狮神蜂道：“阿狮，你去带蓝天使和惜儿出来！”狮神蜂满腹狐疑，厌厌离去。

时间不大，狮神蜂挟着二女走近大厅，蓝天使一眼看见赤龙，颤声叫道：“龙……”只见蓝天使憔悴不堪……赤龙仿若发疯一样，痛心大叫道：“蓝蓝……”狮神蜂一抬手，将蓝天使抛到蜂罗刹面前，蜂罗刹悠闲地抬脚踏住蓝天使的头，然后煞有介事地说道：“赤龙，我‘保证’踏爆她的头！”赤龙神色一凛，厉声喝道：“你敢！”蜂罗刹说道：“我有什么不敢，你既然喜欢保证，我就给你‘保证’！”蜂罗刹说着脚下用力，蓝天使“呀……”的一声惨叫起来。

“族长，脚下留人！”玄虎一声大叫，纵身窜出人群，跪在蜂罗刹面前，抱拳肯求道：“赤龙性子刚烈，不识大体，希望族长给他一个机会！”蜂罗刹不满地看着玄虎，冷冷说道：“看在你的面上，就给他十秒时间考虑！”蜂罗刹说罢，开口数道：“1——2——3——4——”赤龙眼喷怒火，怒视蜂罗刹，沉默不语。

“5——6——”蜂罗刹每数一声，如刀子刺着赤龙的心。

玄虎回头望着赤龙，焦急喊道：“龙！”二人一唱一合，威逼赤龙，无奈之下，赤龙把头一低，摆手说道：“算了，不用保证！”赤龙为蓝天使而屈服，令千女妒意油然而生。

赤龙手握千变棍，几欲摄出水来，恨恨问道：“你想我怎样做？”蜂罗刹把头一昂，嘴角挂着冷笑，得意说道：“任务很简单，对付你们的上司！”赤龙大惑不解，一脸迷茫，失声叫道：“对付上司！”蜂罗刹悠然转动座椅，下达声控指令道：“（声控）播放宇宙殿情况！”蜂罗刹话音未落，莹屏

顿时播放出宇宙殿内焚天邪神正打座调息，周身极火吞吐。

赤龙大惊道：“呀！是对付焚天邪神！”蜂罗刹悠闲地翘起二郎腿，挥手作出一个优雅的姿势。得意说道：“你和玄虎各自得到火神与水神的最高威能，水火合璧，应有60%机会赢得邪神！”蜂罗刹说着，一脚踢飞蓝天使，狞笑着对赤龙说道：“决战之前，和你妻子亲热一下吧！”赤龙大急，一个飞纵扑向蓝天使，口中大叫道：“蓝蓝……”蓝天使猛然栽到地上，痛苦叫道：“哎……”赤龙扶住蓝天使，痛心问道：“蓝蓝，你怎样了……”蓝天使满含泪水，无限委屈他说道：“龙……我好挂念你呀……”赤龙流着眼泪，安慰蓝天使道：“别担心，我一定打赢焚天邪神，救你出去！”就在赤龙扑向蓝天使之际，蜂罗刹亦发出一阵狂笑，飞身扑向千女。

“哈哈哈哈……”原来蜂罗刹唤赤龙过来，用得是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想擒住千女。

赤龙蓦然惊觉，急得大叫道：“千女！快走！！”千女大惊，回身就走。

然而，时间稍纵即逝，千女已错过机会。

蜂罗刹十指箕张，向千女攻出“烈风芒”，未等千女走脱，风芒已迅即缠住千女。

蜂罗刹纵身狂笑道：“哈哈，怎走得了？”隔空抽扯，将千女掀得大打斤头，蜂罗刹威能明显大进。

赤龙撇下蓝天使，回身欲救，厉声喝问道：“蜂罗刹，你是什么意思？”蜂罗刹一把揽过千女孩子，狞笑道：“嘿嘿，你这娃儿，长大的真快！”蜂罗刹眨眼控制住千女，皮笑肉不笑地回答赤龙：“很简单，我喜欢多些筹码在手。”赤龙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卑鄙！！胡，欺人太甚！”赤龙骂罢，摆身欲拼，玄虎见势不妙，飞身抢出，拉往赤龙，大叫道：“阿龙，冷静些！”赤龙奋力挣扎，暴跳如雷的大骂道：“妈的，大不了拼死一斗！”玄虎死死拉住赤龙，急得大叫道：“别冲动，大局要紧呀……”蜂罗刹扼住千女脖颈，讥讽赤龙道：“嘿嘿，别徒费力气啦，留下力气用来对付邪神吧！我会好好看待这三个女娃，记着，你们是许胜不许败！否则……”赤龙气冲牛斗，傲然警告蜂罗刹道：“你也记着，我是拼死无大碍！”蓝天使闻听，暗自发笑：“蜂罗刹教我们做这场戏，成功了！”玄虎嘴角挂着好笑和蓝天使狞笑地对望一眼，得意忖道：“妙极了，这出戏真精彩，赤龙蒙在鼓里，一定死心塌地，拼尽所能——战邪神！”宇宙殿内，邪神几经努力，终于成功地控制住了圣力反噬，此刻，他一边运功巩固内力，一边庆幸地忖道：“足足花了三天功夫，方能把圣力禁制消弥，其间凶险无比，真是九死一生，圣力不知会否复发，为保险起见，还是多运功半天，再杀出去！”邪神正思忖间，瞥见破洞内两道人影一晃，悄无声息地落入室内，邪神心内一怔，奇道：“咦真是阴魂不散，又来了两个人送死！”待定睛一看，却原来是赤龙和玄虎二人，邪神摹吃一惊，狐疑忖道：“呀，是阿虎和赤龙！莫非赤龙也中了信息蒙？”龙、虎二人跃进殿来，急步滑行，兵分两路，抄向邪神左右方，形成犄角之势。

邪神冷眼打量，见二人身手快捷，气势大变，与出发时判若两人，不由在心内思忖道：“看他俩身形气魄，这短短三日之内，竟然威能大进，年轻人真是不可小觑！”邪神一见二人来势，已经了然于胸，二话不说，运起周身威能，在殿内吹起一阵旋风，厉声怒喝道：“叛徒！是否想投胎转世！？”龙、虎二人无话可说，遂纵身抢攻，玄虎身形疾转，厉腿向邪神攻出“达摩

金刚钻”，赤龙棍身抡圆，电光灵动，仿若一道霹雳，向邪神攻出“千变棍”。

二人凌空攻下，同时喝道：“呸！老鬼，我们今天先送你归西！”邪神气定神闲，赌准来势，左掌一挥，劈开玄虎的凌厉攻势，右手五指一紧，已把赤龙的千变棍牢牢握住，忙中偷闲地打趣说道：“嘿，臭小子，悠着点，就你们俩这点本事，替我搔痒还差不多！还想送我归西，嘿嘿，我看你俩昏头昏脑的，莫非是找错了门儿？”土别三日，当更刮目相看，龙、虎二人已今非昔比，说话虽然做了点，但也并非不伏义，交手就会受制于人，两人当然不是搔痒的自痴。

“吼！”赤龙虎吼一声，狂摧钛极劲，再加上千变棍的特异力量，发力狂挣，竟能硬生生震开邪神的手。

邪神手内一松，方觉势态严重，不由骇然忖道：“呀，不妙，这俩臭小子真不能小看，他这一挣，不但能挣脱我的掌握，我的极火竟被震得溃散……而且棍上的异劲更钻入我手掌……速将异劲驱除，否则后患无穷！……”

“噗！”正当邪神吃惊之一际，冷不防又被玄虎拦腰狠狠钻了一脚。

“喔……”剧痛钻心，邪神痛叫一声，暴身飞退。

邪神经过大风大浪，不想在阴沟内翻船，真是做梦也没有梦到会有这档子事儿，真是人要倒霉，喝冷水也塞牙，放屁也砸脚后跟。

龙、虎初战告捷，指挥厅内，蜂罗刹看得非常开心，她眉开眼笑地盯着莹屏，纵情狂笑道：“哈哈，龙。虎合璧，果然厉害！邪神啊邪神，你再聪明，也料想不到你儿子会与你为敌，忍着肚子痛，放手玩吧！让我饱饱眼福，就看你们这地球垃圾，自己人杀自己人，只要把邪神威能耗掉一半，嘿嘿，我再顺手来个渔翁得利，瓮里捉乌龟——手抓把拿，稳操胜券，哈哈，哈哈……”狮神蜂见缝插针，比比划划，赶紧在旁边拍马屁道：“对呀，邪神就算有通大之能，也逃不出族长您的手掌心！”蜂罗刹凝目细瞧，狞笑说道：“嘿嘿，这算什么，我还有一个后着——合并计划，只要实施，便可以将他们全部收拾！”邪神吃了一脚，虽然只痛不伤，但却伤到心里，因为踢他的不是别人，竟是他自己的儿子！这也就是所谓的尿胖打脸——（不疼人）臊人！怎不令邪神黯然伤心，他心里恼怒忖道：“这该死的小子，完全迷失了本性……竟然六亲不认，对自己的老子也下得了死手，可悲呀可悲……”“哈哈……老鬼，这个痒搔得还趁心吧！你要高兴，我就不停地给你挠下去……”玄虎一击得手，兴奋莫名。

两人联手，取得优势，赤龙信心大增，按动机括，将千变棍分成两枚，增强击杀力。

邪神虽气得半死，但心内特别冷静，他蓄势戒备，观察形势，心内忖道：“问题挠头了，赤龙棍上传来的异力，竟能抗衡我的极火……阿虎的脚招蕴含强猛水劲，水能克火……两人联手，不易对付呀……”“啊——”“喝——”龙、虎二人奋起神威，同时厉喝一声，向邪神发起新攻势。

玄虎身形疾转，仿若柏秒，气劲浑宏，盘旋如龙卷飓风，拔树撼石，摧天毁地，滴滴溜溜地围定邪神急旋。

赤龙舞起双棍，棍影婆娑，形成团团棍花劲气刚烈，仿若高速旋转的飞碟，铺天盖地，将邪神罩个严严实实。

二人如风疾旋，将邪神罩在核心。

邪神凝神细觑，两掌翻飞，摧起坚厚“极火盾”守定门户，心内转”忖道：“这场战斗，将会虚耗我不少威能，纠缠下去，对我不利，看来，非

得速战速决，尽快打倒其中一人，才能掌握主动！”邪神谋略即定，盯紧赤龙。

赤龙棍影万千，攻出“雪花追魂”，霎那间，满殿如北风狂吹鹅毛大雪，团团卷上邪神头顶，但每一棍都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击力。

邪神双掌回旋翻飞，招出“极火盾”，把千百灵棍严拒于外。

趁着邪神忙于应付赤龙，只守上盘，玄虎瞅准空隙，低身偷袭，飞脚J“朝天礼佛”，照定邪神裆部，死劲踢去。

玄虎话随脚出，雷声暴喝：“踢爆你！看招，撩阴！”邪神心内一忖，伤心忖道：“臭小子，好歹毒！”“叭！”一声爆响，玄虎厉脚闪电踢中邪神阴部，邪神两腿一收，挟牢玄虎脚腕。

玄虎大吃一惊，心内叫苦道：“糟糕！老鬼这招端得厉害，我脚像被铁箍钳住，抽不回来……”玄虎欲再出招，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邪神“呔！”厉声大喝，上挡赤龙，回手一掌，“蓬！”的一声沉响，胸口被极火掌拍个正着。

“呀……”玄虎心内一闷，仿若泰山崩摧，重击胸部，鲜血汹涌狂喷，接着，惊心燎魄的热浪决堤而来，凶猛极火震人体内，把玄虎的痛得厉声惨叫……邪神只剩下一掌施展极火，顿时令防卫出现疏漏。

赤龙偷眼看见，心内喜道：“好极了，有空隙，我看痛击！”“呔！”赤龙暴喝，手上加劲，灵棍顺隙而下，如霹雳开石，直捣邪神头部。

战情紧逼，邪神一不小心，“铿！”的清响声中，脑袋被赤龙攻进的千变棍狠狠击中，头盔也裂了……赤龙一着得手，喜上心头，抡圆双棍，将攻势提疾一倍，开心大笑道：“邪神，挡我者死！你的末日到了，拿命来吧！”七十六邪神真面目千变棍蕴含的异力，几乎摧毁了邪神的抗击力，邪神只觉震痛人脑，大吃一惊，闪身飞开。

玄虎挣脱希锁，带着一团火球，惨叫震飞……像一声巨石般“碰！”的一声，狂撞地面。

极火如蛇乱窜，的烧玄虎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玄虎心内痛极，哀鸣“哇……烈火人体……烧得我巨痛无比，非尽快驱除不可，否则，我将被焚烧残废！”赤龙独立难支，见邪神后退，亦知趣息手，纵到玄虎身边，只将双棍舞得呼呼风响，棍影缥缈，形成一堵棍墙。

赤龙忖道：“玄虎暂夫战斗力，我也不宜单独强攻，先替他护法……”殿内出现难得的平静。

邪神两眼血红，狰狞地盯着赤龙，又气又恨地忖道：“他的棍究竟是什么金属？竟比我的头盔还坚硬……”玩鹰反被鸡啄眼，邪神不由怒极生恶，两臂疾挥，暴叫道：“太可恶了！赤龙，我杀了你！！扒你皮，抽你筋，把你碎尸万段，否则，我在为邪神！！”千变棍击伤邪神头部，同时亦激发起他的万丈怒火，发力狂摧周身内劲，吞吐的极火霎时转变成紫蓝色，以更高一层的威能扑向赤龙，誓要置赤龙死地……指挥厅内，蜂罗刹冷静观战，她见邪神怒火冲霄，已然动了真气，不由冷冷说道：“邪神在两个小辈面前，老猫烧须，不动真火才怪！他的焚天极火，已摧谷到紫红增界，再升一级就是全紫色，那将是他最高峰的威能！想不到赤龙的金属棍竟有异能，与剑神蜂的针剑，似乎同时用宇宙玄金制造！”蜂罗刹说到这，转头看着狮神蜂说道：“剑神蜂真没用，连兵器也丢了，幸好你把针剑拾回，我以给了玄虎，作为最后杀着！”狮神蜂沉思着，双手爆拳，接话说道：“玄虎，赤龙的水火威能，再

加上玄金神剑，应有机会打败邪神！”蜂罗刹撇撇嘴，反驳道：“未必，邪神的焚天极火，高不可测，我看他尚未使出绝招，此言尚遇！”蜂罗刹回想与邪神的恶战，不禁心有余悸他说道：“和这种可怕对手战斗，可免则免……”二人谈论之间，邪神已飞身扑近赤龙，仍怒气不休地大叫道：“你们背叛总统！简直是自寻死路！！”形势危机，赤龙不能坐以待毙，他转头问玄虎道：“阿虎，你能作战吗？”玄虎一边驱火，一边急道：“快了快了，多支持一会……”邪神闻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立掌成刀，催谷起高达摄氏二万度热力的火劲，隔空猛然发掌，向赤龙陡地推出，无禱极火，带着排山倒海之势，滚滚涌向赤龙，邪神说道：“嘿，怎会再让你两个联手？看掌！”赤龙见邪神不敢近身相博，心内猜测道：“邪神似乎忌惮我的千变棍，竟然隔空发掌，但掌势火刀凶猛无比……”掌风飒然而至，赤龙毫无闪避余地，只好横下一条心，挥起千变棍，应掌击去，进行死顶，“宏！！”金铁之鸣声响起，赤龙骤觉棍身仿若击在一堵山崖上，“磅！”的一声沉响，赤龙顿成一枚炮弹，飞身直撞墙壁，发出“隆！”然爆响。

玄虎失去屏障，骤觉一堵山迎头压来，心内惊叫道：“咩……几乎把我压扁……和邪神单打独斗，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就算极火未驱近，也要出手了，我和赤龙唇亡齿寒，他若失利，我俩都将玩完！”邪神逼退赤龙，已欺身逼近玄虎，立将掌风迎头罩下，然邪神仍不忍心重手出击，心内思忖道：“阿虎虽已失去本性，不知我是他父亲，因此下手歹毒……但无论如何，他是我儿子，虎毒不食子，唉，没办法，只好减低火力，打伤他算了！”邪神怀有仁人之心，遂将极火降至摄氏二千度，向玄虎身上猛拍过去。

玄虎万料不到邪神快如闪电，眨眼不及已攻到眼前，急中生智，也不管脸面不脸面，狼狈地顺势来个懒驴打滚，险险避过邪神重击，邪神掌风刮身而过，“磅！”的一声震爆地面，玄虎心胆惧寒，吓得半死，骇然忖道：“啊！好险，闪迟一点都是大祸……”赤龙虽然双臂被邪神震得酸痛无比，但见玄虎危险，“咤！”的大叫一声，奋不顾身地挥棒攻击邪神。

邪神不慌不忙，骄起二指，用“极火指”轻点棍身，赤龙一时拿捏不住，左棍脱手而飞，霎时胸部门户大开。

邪神乘虚发招，摧掌长驱直入。

赤龙帮了玄虎，自己却陷入险境，星火间邪神极火掌已迎面拍至。

万分之一秒内，闪电攻来厉掌，赤龙没有选择的余地，疾出拳硬接。

拳掌相接的刹那，邪神猛一翻掌，赤龙猝不及防，拳头被邪神牢牢抓住，万钧劲力箍挤，赤龙拳头有如碎裂般的疼痛，不由痛楚异常，“啊……”的一下惊叫出声。

赤龙拳头被抓住，无法脱身，邪神碰撞劲疾吐，极火仿如山洪暴发，汹涌咆哮瞬间覆盖赤龙全身……赤龙如坠万度高热的深炉里，顿时被烧的得“呀……”的厉声惨叫……赤龙有难，惊煞玄虎，一个弹跃，纵身飞起，“喝——”厉声长啸，向邪神攻出“天水淹七洲”。

邪神又气又无奈，心里骂道：“嘿，臭小子又未搔扰我……我就让你鹤蚌相残，我收渔利……”邪神忖着手臂抡圆，侧身一避，牵动赤龙向玄虎狠狠撞去，连消带打，端是妙计。

邪神脸带冷笑，心内骂道：“哼，臭小子，这点小把戏还想跟我玩，我睬都不睬你，就你你两个鬼打鬼吧，只管牵偶看戏！”果然，玄虎来势强横，收势不及，赤龙横飞的身体如巨石，“碰！”的一声狠狠击中玄虎胸部。

玄虎大惊、叫都来不及叫一声，慌乱间，仿若溺水之人，急捞稻草，切切里捞到赤龙手臂，才避过空中飞人的险势。

突然。一股强烈到无法形容，蕴含水火两股性质的巨劲，仿若滚滚怒涛，汹涌冲击向邪神手掌。

“波！”的一声清响，邪神一时把握不住，已劲竟撞开邪神的手掌，龙、虎二人双双甩飞。

邪神被震，大吃一惊，骇然忖道：“呀，见鬼，怎会出现这么厉害的劲力，竟能震开我的擒拿手！不但将手臂震得发麻……而且晚将极火震得倒冲经脉！……”两人合壁生出奇劲，不但邪神感到莫名其妙，就是挣脱困锁的龙、虎二人也深以为奇，两人止住身形，赤龙诡异道：“奇怪，刚才还烧肝的肺的人体极火，怎么眨眼功夫竟驱走了……”玄虎接口道：“阿龙，你也有这种奇异的感觉呀，真神啦！我体内残存的极火，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原来赤龙、玄虎两人身体接触，彼此内劲威能交流，水、火相济，合成一股威能倍增的巨劲，只是事出巧合，三人不解罢了。

两人因祸得福，机缘巧凑，竟化凶险为平夷，大出两人所料。

但两个人都是聪明人，略一思索，马上就明白，不约而同地兴奋喊道：“水火合壁，威力倍增！”两人激动得击掌相庆，信心顿时爆棚。

玄虎惊喜她说道：“水火相克，想不到也能相生，而且有这么大威力！”赤龙信心十足地道：“只要我俩人同心团结，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指挥厅内，蜂罗刹亦欣喜若狂，纵情狂笑道：“哈哈，竟料之外，真乃天意，这下邪神大难临头了！”狮神蜂接口说道：“嘿，两个臭小子误打误撞，还打出花样来啦，水火合壁，无坚不摧，邪神即使有天大能耐，这下也玩完了，族长洪福齐天，静等收拾残局吧！”宇宙殿内，龙、虎二人兴奋莫名，却恼坏了一边的邪神，他听赤龙狂妄之言，不觉嗤之以鼻道：“天真！！”邪神说罢，纵身空中，放笑大笑，接着道：“哈哈，就算你两人威能倍增，那又怎么样，在我手下，结果仍是一个——败！！”玄虎出言讥讽道：“哈哈，吓鬼呀？你当我俩是三岁小孩，就不养小杀示啦！嘿，去你的吧，信你才怪啦！”邪神冷冷看着二人，双掌平拢，静静说道：“臭小子，你才刚穿几天死裆裤子，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嘿嘿，那你们就太可笑了，当我使出最强绝技，就知我所言非虚！”邪神说着，两臂上扬，合并头顶，身体挺直，“赫——”的大叫一声，将威能摧谷到最高境界——紫极火劲，霎时周身熊熊烈焰变得似乎敛缩，呈现一片紫色焰火，但威力明显大增，劲气吞吐，形成“极火天刀”飒飒作响，气势顿时变得磅礴无传。

龙、虎二人凝神观看，果然气势非凡，不由在心中一凛道：“鼓火如刀，太骇人了……”玄虎先还出言讥讽，如今见邪神话音未落，果真将威力逼得声势赫人，不由骇道：“看威势，这家伙不是吹牛……”蜂罗刹虽跟邪神交过手，被邪神打得半死，但就是狼狈逃窜之时，也未见邪神露出如此威人气势，因此当她在莹屏内看到邪神奋起神威，将功力催谷到最高境界，确是气势不同凡响，亦不由在心里暗自吃惊，悸然忖道：“原来邪神和我战斗时，仍未使出真正绝招……看来龙、虎二人，虽然水火合壁，但想胜邪神，也是机会渺茫……”赤龙见邪神当真摧起神力，也不敢怠慢，他一手拉住玄虎手掌，一手将千变棍舞起万千棍花，大声提示玄虎道：“阿虎，打起精神，放手一拼，别让他吓倒，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信心！”当然，话是不错，但高手交战，靠得是真正实力，光有信心未必能赢，然相

对来说，没有信心却必定是输，二人知道个中厉害，明知实力悬殊，硬拼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但怕只有一点点希望，也要拼命搏一搏。

邪神推力完毕，双臂摆动，大开大合，猛力向二人攻出“斩山劈海”只见巨型火刀，横空劈下，仿若擎天柱倒，半面天空暴然塌下，骤然砸向二人。

邪神满腔怒火，骤于刀芒，咬牙切齿，向二人发出宣言道：“与我邪神为敌，你们的下场就是——碎尸万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咤！”赤龙大喝...声，挺身而出，引动两人水火合璧的威能，咬碎钢牙，悍然硬拼。

“挫——豁——”金铁交鸣，连声巨响，赤龙攻出的“雪花追魂”，在邪神无涛劲力催逼下，如惊涛骇浪，遭遇飓风，猛然倒卷，一拼之下，明显力不能胜.....赤龙急以巧劲舞棍，邪神两臂倏开倏分，攻出“惊涛滚浪”，两片已刀，仿若浪潮，滚滚滔滔，波波衔尾相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汹涌滔天，连绵不绝，将赤龙攻出的每一组棍花均斩散壁溃，赤龙明显处于下风，却仍能支持不败，皆因邪神忌惮千变棍的异能，不敢大意欺身近攻之故。

战局一时呈胶着状态。

邪神知战斗不宜拉长，他一边催动攻势，逼住赤龙，一边心内暗忖：“局势严重尚在后头，蜂罗刹迟迟不露面，定然是坐山观虎斗，照此纠缠下去，对我不利.....赤龙难缠，端是有棍在手，我何不避实击虚，攻击没有武器的阿虎，速战速决！”邪神冷静思忖形势，向赤龙急攻两招后，蓦然探刀毫无防备的玄虎。

玄虎优哉游哉，鼓劲尽输赤龙，做梦也想不到邪神竟会中途变招，攻向自己，大惊之下，措手不及，惊叫一声“大祸！”急低头起脚迎击。

只见飞花乱景，刀脚相交，顿时迸出一片“碰！”“叭！”“篷！”的乱响声，仿若雹打莲蓬，玄虎虽然手忙脚乱，却堪堪撑过了邪神一轮疾风暴雨的强攻。

天刀虽然锋锐凌厉，但龙、虎处于劣势下，仍拼命支撑，邪神欲速战速决，一时难以如愿。

邪神一轮抢攻过未果，赤龙又掉头增援玄虎，顿见棍影千团，如大雪飘飘，漫天飞舞，眨眼罩上邪神，形势顿时大变，邪神在两人夹击下，不得不放弃主攻玄虎的策略，两臂疾挥，左击赤龙，右拒玄虎，场上又一阵“膨！”“噗！”“被！”的乱响传来，龙、虎力战邪神，堪堪够回危局。

策略失实，久攻不下，邪神不由心生焦虑：“可恼！想不到两人的斗志这么坚强，水火合璧的威能又这么坚韧.....”战斗惊天动地，扣人心弦，蜂罗刹直看得心花怒放，纵声狂笑道：“哈哈.....不可一世的邪神，竟奈何不了两个小辈！”仗打到这个地步，不但蜂罗刹高兴，对敌对的玄虎也觉开心，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今次能和邪神这绝世高手战个旗鼓相当，不由越斗越兴奋，他心里得意地忖道：“能和邪神斗到这个地步，虽死无憾！”邪神看出玄虎得意，不由亦嘿嘿冷笑起来，发话说道：“嘿嘿，我已摸清你们的实力，臭小子，先别美，这场战斗立刻就要完结了！”邪神笑罢，倏然回旋，纵身跃上半空，凌空合掌，掌间骤然现出强大三倍的刀芒，邪神看定二人，出语如冰，冷硬说道：“你们准备面对失败吧！”龙、虎棘然心惊，对望一眼，两手倏分即合，齐声叫道：“分开必败，豁尽硬拼！！”“啃！”“哼！”龙、虎二人暴然厉喝，握索双掌，挺身直上，双双抢攻，玄虎厉腿攻出“天水淹七洲”赤龙舞棍出招“雪花追魂”，两人双管齐下，誓与邪神一争高低。

邪神冷笑一声，“嚎！”的一声怒吼，仿若霹雳震动四野，殿内回应，不绝于耳，邪神骤将极火提升到摄氏三万度，巨大刀芒陡然之间紫中泛青，威势摄人，邪神挥起天刀，奋力下劈，向龙、虎二人攻出“霹雳断狱”。

随着利刀出掌，邪神大笑道：“哈哈，不知死活的臭小子，我这就将你们——零——害（——碎——刷，永不超生！！”凌厉强猛，悍烈无匹的巨大天刀，猛斩向龙、虎水火交流的握手战，厉劲相撞，“轰！”的一声，爆出惊天巨响，这股无可抗衡的巨大绝世击力，使水火合壁顿遭劈溃，龙、虎两人口血狂喷，魂飞魄散，巨力震撼的两人厉声惨叫……“……呀……”龙、虎双臂重创分开，“轰！！”、“磅！！”连声爆响声中，威力无俦的刀芒更把宇宙殿地面劈爆出一个大坑。

龙、虎二人仿若两呼翻飞的鹞子，“呜……”、“哧……”厉声惨叫，各飞东西。

邪神盯住赤龙，飞身急追，口中暴叫道：“臭小子，我就先收拾你！”虎毒不食儿，邪神当然先拿赤龙开刀。

赤龙鼓勇挥棍，利用串连两棍的激光束，缠绕邪神手腕，孤注一掷地忖道：“这最后一记杀着，希望能扭转危局！”邪神微微一笑，冷冷说道：“小子，你的斗志实在可嘉，但跟我拼却是以卵击石，既然你嫌命长，急着投胎转世，我就好人做到底，把你早投鬼门关！”邪神说着，手臂骤然一带，赤龙仿若一块飞石，被巨力拉扯疾身飞到邪神面前，防守尽失……赤龙危在旦夕，玄虎大惊之下，急掷出减于‘靴内，从玄金剑拆出来的玄金针剑。

邪神急于解决赤龙，沉察觉玄虎会发射暗器，待一掌劈中赤龙，玄金针剑蓦然飞到，惊觉已迟，针剑“嗤！”的一声，瞬间刺中腰部。

邪神大骂道：“可恶！”然后，冷哼一声，拔出玄金针剑，心内忖道：“这是什么金属？竟能穿破我的护身气劲…赤龙虽被劈至重伤，但见玄虎偷袭得手，变不觉心中暗喜，颤声叫道：“成……成功了……”邪神照定玄虎，怒然抛出玄金针剑，随后扑身抢上，欲再制服玄虎。

邪神不知玄金剑的厉害，不屑说道：“区区小伤，怎奈何得了我邪神！”玄虎见玄金针剑带着劲风，辣然攻至，急沉声躲过。

赤龙狂撞地面，挣扎爬起，看着邪神，面露笑意，狂喜忖道：“我曾身受其苦，且看邪神能否应付针剑的奇异破坏力……”邪神也是凡人，当然抵挡不住针剑的奇异破坏力，尚未攻到玄虎，骤觉剑创处血流如注，不由大惊道：“呀，小小伤口，竟然狂喷鲜血……”邪神惊忖间，急用手掌按住伤口，希冀能阻住血流，谁知事与愿违，血流依然狂流不止，邪神顿时惊惧，骇然忖道：“啊！就算按住伤口，鲜血仍狂涌而出…邪神当然不知道，宇宙玄金剑的神奇威能，就是彻底破坏血小板的作用，令流血情况如脱僵野，不受控制。

战局再次出现平静。

龙、虎二人得已喘息。

玄虎趁瞬间平静，扑向赤龙，关切问道：“阿龙，你怎样了？”赤龙平静说道：“死不了……但极火入体，烧得我痛楚难奈……快，我们水火合壁，就能把极火驱出体外…玄虎急忙握住赤龙手掌，鼓劲催火，焦急说道：“好，尽快恢复战斗状态，应付邪神……”激战告一段落，指挥厅内蜂罗刹纵情狂笑，开心说道：“哈哈，龙、虎二人力敌智取，邪神终于吃大亏了！”狮蜂不时夫机，馅媚在奉承道：“都是族长英明，计策高超！”峰罗刹如坐春风，

飘然起身，得意说道：“龙、虎两人已被打残，该我去收拾邪神了！嘿嘿嘿……”宇宙殿内，邪神血流不止，不由踌躇道：“小小伤口，瞬息间已失去大量鲜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强如狂做不羁的邪神，此时也不禁黯然伤神，心中悲哀忖道：“我一生中，未试过想逃走……今次没办法，竟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中……唉……”邪神心内叹息着，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旋即纵身而起，扑向破洞，万般无奈，只好仓惶逃走了……龙、虎二人眼睁睁看着邪神即将在殿内消失，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气急而笑道：“呵呵，不可一世的邪神，也要逃走……可惜我们没能力阻截他……”但二人话音未落，暮见跃到缺口的邪神，突然“啊！”的一声惊叫，骤遭巨大轰回。

玄虎不由狂然大笑，开心地对赤龙说道：“哈哈，不用劳烦我们，有人把他轰回来啦！”邪神正在惊愕之际，却见蜂罗刹威风凛凛飞身跃进殿内，嘲笑说道：“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你当这凡是公厕吗！？”邪神心头一凛，暗暗叫苦道：“糟糕！慢了一步，被婆娘拦住了！”蜂罗刹说完，冷冷打量着邪神，心内暗想：“晰罗刹传给惜儿的威能，我也吸取了，现在正是发挥的好机会！为防他迅速复元，要全力出击！”蜂罗刹打好主意，陡地催谷全身威能，将击力提高到三万公斤，向邪神攻出“暴雨芒”。

百尺之虫，死而不僵，邪神虽身受奇伤，已经流失很多血液，然面对强敌，仍是雄风不减，他看出蜂罗刹已然威能大增，但拳势已至，遂会力迎击，开口大骂道：“贼婆娘，我会怕你吗！”“轰！”拳掌相击，轰然爆响声中，邪神“呀！”的失声惊叫，极火掌遭震溃！

蜂罗刹一击得手，心里顿时有了底，遂抖擞精神，乘胜追击，狂妄大叫道：“我以实力击败你！要你输得口服心服！”随着话音，击力二万三千公斤的重拳，迅疾如电，“豁！”的一声，猛捣邪神面门。

邪神失血过多，功力骤然下降，况久战身疲，怎能吃得消车轮攻击，蜂罗刹虽然已将击力稍减，但也把邪神轰得如球飞撞。

蜂罗刹开心极了，前番被邪神打得憋在心中的怒火，随着邪神的狼狈弹飞，也一下舒畅地吐了出来，她看着不可一世的绝顶高手，现在在自己手下竟变的毫无还手之力，仿若一只可怜巴巴的虫子，任由自己宰割，顿时觉得扬眉吐气，一边恣情狂笑，一边极尽能事地嘲讽道：“哈哈，想不到我蜂罗刹，今天也能将绝世高手打得像一只落水狗般，太过瘾了！！”只见邪神狂撞墙壁，跌到地上，颓然坐倒，吃了蜂罗刹一拳，似乎已受重伤，竟忍不住低声呻吟：“哎……”玄虎欣喜若狂，兴奋莫名地大叫道：“邪神伤势不轻，我们可以收工了……”赤龙虽痛惜邪神，但为了蓝天使和千女，也觉心下释然，长出一口气，心内默道：“峰罗刹目的已达，误会释放蓝蓝和千女了正当众人觉得大势已去，尘埃落定之际，暮见邪神猛然立起，两臂狂振，“一吼——”地惊天暴吼。

己威能尽失的身躯，突然紫火暴发，不但将周身衣服催得烈烈作响，连已被赤龙击裂的面罩也震个粉碎。

云开日出，邪神露出真面目。

众人全被这种惊天气势震呆了，惊惧望去，却见邪神是位英俊挺拔。

浓眉炯目，脸方鼻挺，棱角分明，勇悍无匹的中年汉子。

邪神虎目圆睁，目光如剑，逼视蜂罗刹，咬牙切齿地大叫道：“贼婆娘，来吧！”玄虎看见邪神的面孔，心灵大震，在他那仅余的5%的本性里。

回忆起小童时，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正是邪神，他脑际又响起那首歌谣：“那一天，羚羊过小岗，回头望，回头望，天那么低，草那么长，阿里摇摇藏红花！”往事如梦，亲情难忘。

玄虎不禁脱口呼唤——“爸爸！！”

第九十九章 航天风云

这霎时的冲激，令玄虎的本性澎湃，大喊大叫着，不顾一切地向邪神踉跄扑去。

邪神眉头凝成一瞥，两眼惊喜地盯着玄虎，轻轻叫道：“虎！”风云突变，局面似乎有了转机，邪神呆立当地，看着玄虎，心内忖道：“阿虎似有恢复本性的趋向，蜂罗刹若控制不了他，便会对他不利！”蜂罗刹的信息蒙控制了玄虎 95% 的思维和记忆，令他惟命是从，但亲情感应令玄虎 5 地叫了一声，强大的信息蒙又令玄虎裹足不前。

邪神心明肚知，沉吟再三，自言自语他说道：“若把蜂罗刹击毙，便能解除她对阿虎的控制，没办法，明知是饮鸩止渴，可能导至暴体而亡，但为了拯救阿虎，也要运用——圣力！！”“吼！”邪神暴吼一声，周身骤然灵光迸射，紫极火劲嗤嗤喷发，顿时威势慑人。

蜂罗刹对圣力十分忌惮，见邪神陡然催运起圣力，威如天神临世，心知无法抗衡，好汉不吃眼前亏，忙横飞避过邪神，暂停攻势，她躲到安全地带，兀自心跳不止，两眼恐惧地望着邪神，色厉内在地乍呼道：“邪神，你大量失血，还要逞强，若再顽抗，只会迅速死亡，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聪明人，难道还自寻死路吧？我不为难你，投降吧！”“呸！”邪神没齿皆裂，吐沫鲜血一齐飞，凛然不可侵犯，义正辞严地大吼道：“臭婆娘！我邪神一生尽忠总统，要我向你投降，比死亡更难上百倍！收起你的妄想吧，大丈夫生有何欢，死而何悲，你放马过来！”玄虎吓呆了，乱摇着手，惊慌说道：“爸爸，生命最可贵，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儿子求求你，请你投降吧！”邪神闻言，气得两眼充血，愤怒地喝斥道：“废话，贪生怕死，你不配做我的儿子！”赤龙冷眼旁观，心灵大震，暗道：“他两人的样子真酷似……可惜，性格都有天壤之别，一个凛然正气，正直刚烈，一个轻浮狂做，自私薄情……”邪神说罢，意志刚毅坚决，不顾伤重失血，陡将圣力引发得凶猛无匹，周身紫色火劲如溶岩迸发，火焰喷射丈余，脚下坚硬合金地地面轰然爆裂，碎屑被震荡得如蝇虫乱飞，滚滚热浪瞬间充斥整个殿内，出语掷地有声，句句千钧有力，豪迈地继续说道：“人活百年，终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邪神顶天立地，生有作为，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绝不作无胆鼠辈，忍辱偷生！！”邪神大义凛然，誓死如归，气劲威能如山洪暴发，蜂罗刹顿觉心中凛然。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邪神逼得蜂罗刹骑虎难下，无奈中，她颤颤兢兢运起威能，心中骇然思忖：“这家伙，倔强得九牛不回，众目睽睽，没办法，我不能弱了名头，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出手对付他了！”然而，大有不测风云，蜂罗刹未等出手，威风八面的邪神，凌厉炯然的眼神，瞬息间竟变得散决失色……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萎缩不堪……“呀……”邪神仿遭

狼咬，厉声惨叫，口中箭血狂喷。

伤口的急速喷血，已令邪神失去了一半血液……身体已负荷不起猛烈增加的圣力，全身肌肉，经脉顿时失控！

赤龙周身剧震，神色大变，骇然忖道：“邪神糟了……”玄虎毛发直竖，惊惧得双目欲喜出眶外，撕心裂肺地凌厉长嚎：“爸爸……”随着惨叫，邪神本身火劲迅速黯淡，四肢百骸被圣力冲撞得欲裂欲，人如风中败叶，飘摇飘荡，“啊……”、“哎……”。“咛……”地哀叫连天，瞬间仿若擎天柱倒，“碰！”的一声，瘫痪得倒撞地面……“哎……呢……”邪神浑身痛楚不堪，呻吟中陷入昏迷……蜂罗刹两眼惊得发直，恐惧望着邪神。僵立十地，以为邪神又是玩什么诡计，迟迟不敢下手，一直过了好半天，见邪神已寂然不动，才猛地回过神来，顿时变得神气活现，自我解嘲道：“嘿，这家伙作认自毙，想跟我玩都有没机会，这下好了，省得我动手，嘿嘿，可以散功了…蜂罗刹言笑晏晏，挥辟散功，浑身威能，丝丝散出，仿若条条凌空飘舞的彩带，一时将大殿内映成绯红色。

看见邪神的惨状，刺激到玄虎的本性，迅速由5%澎湃到30%以上……他惊地望着邪神，大张着嘴，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30“爸爸！”发疯地奔向邪神。

玄虎扑到邪神身边，用手捧起邪神的头部，两道清泪，潜然而下，又急又烈地大喊道：“爸爸，振作呀！我们失散了十多年才重聚，你不可以死的呀！”邪神伤重昏迷，圣力亦消散，任由玄虎痛断肝肠，喊破喉咙，顾自沉沉昏睡，听不到玄虎的说话。

玄虎悔青肠子，顿足捶胸，号嚎大哭，呼天抢地悲吼道：“天呀，你怎么不睁眼啊，看呀，你都让我作了些什么，我一个好端端的爸爸，竟然遭我暗算，弄得如此凄残，哈哈，老天，你好无情，如此作弄人，让我自己杀了自己的父亲，你说话呀，我倒底是作了什么孽，你这样折磨我……呜呜…苍天沉默，寂寂不语，大殿悲凉，阴风凄凄，玄虎悲励欲绝，嘶哑沉浊的呜咽声充斥整个殿内……气氛悲哀，令人啼嘘不已。

“啊！”伤心懊悔的玄虎，突然惊叫起来，如遭雷击，浑身剧震，神色大变陡见玄虎面目狰狞，将怀中抱着的邪神死命摔向地面，然后拳脚相加，死踢死打，恶狠狠地骂道：“你这只老狗，死有余辜！和族长作对，该碎尸万段！”赤龙大吃一惊，呆呆怔怔，欲救不能，欲喝无声，骇然忖道：“哇……阿虎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眨眼竟会忘了邪神是自己的父亲，看他下手如此歹毒，定是又将邪神当成是仇人，难道……”赤龙不敢深想，蓦然回头去看蜂罗刹……只见蜂罗刹双臂交抱，森然冷笑，似是非常满意玄虎的“表现”。

赤龙不敢再看，顿觉一股冷气悄悄爬上脊背，霎时漫侵周身，直透心底，忍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冷颤，恐惧忖道：“哗，信息蒙的魔力令人六亲不认，灭绝人性，太可怕了……”蜂罗刹看了一会儿，似乎看厌了自己的杰作，忽然开口叹息一声，惋惜说道：“唉，这邪神武功绝世，但流血不止，活不久了，直可惜……”仿若暗夜亮起一点火星儿，赤龙闻言，心中灵念闪动，急接日道：“蜂罗刹，你若惜才，我有办法救活他！”蜂罗刹一听，惊喜异常，仿若溺者抓住稻草，放下威严，迫不急待他说：“好极，若能救回邪神，记你一个大功！”赤龙不慌不忙，静静说道：“救人不难，但你得放出千女，此事只有她才能做到！”蜂罗刹欲救活邪神，收回己用，不假思索，满

口应承道：“好说，好说，来人，放出千女，把邪神抬到医疗室，立刻抢救！”蜂罗刹说着，扶起邪神，急身跃出大殿，奔向医疗室。

稍顷，千女被狮神蜂押到医疗室，蜂罗刹几把撕烂邪神衣服，露出伤口，令千女疗伤。

千女稍一迟疑，便俯身伸出长舌，舔拭邪神伤口。

盞茶功夫，邪神伤口止住血流渐渐愈合。

千女一边推血过宫，一边说道：“伤口愈合了，不过他因失血过多，身体极度衰弱，尚需替他输血，方可保住性命！”千女只到这时，才得空向邪神脸上细细看去，只见邪神面色苍白，毫无血色，但仍深具英悍气派。

千女心内一震，似曾相识，不由呆呆忖道：“呀，他太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而且同是用火的绝顶高手……”赤龙摹见千女对着邪神发呆，感到诧异，遂惊异问道：“咦，千女，你在想什么？这么入神！”千女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急忙掩饰道：“啊……没……没什么……”邪神输血完毕，治疗大功告成，狮神蜂威严他说：“这家伙输血后就会恢复威能，非用激光束囚禁不可！”激光囚锁，邪神插翅难逃。

赤龙“不辱使命”，心下释然，事情顺利结束，已向蜂罗刹交差，想蜂罗刹兑现诺言了，遂向狮神蜂大声说道：“既然已擒下了邪神，该是蜂罗刹履行诺言的时候了！”目的实现，蜂罗刹哪里还顾得上诺言不诺言，她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离开医疗室，当赤龙向狮神蜂发话的时候，蜂罗刹正欢天喜地，老实不客气地把邪神圣甲和圣靴穿到自己身上，披上紫色披风，正在指挥厅内庆祝自己的胜利。

蜂罗刹握拳振臂，春风得意，脸上绽出开心的笑靥，正踌躇满志地恣笑狂言：“哈哈……穿上这两件圣器，立刻感到有股无限力量，等待着运用发挥……有了圣器之助，再加上这么多卓绝高手，我便拥有了无比雄厚的实力，还有何人能是我的对手，天是我的，地是戍的，女帝，你骑在我的头上数千年，这回你还有威可扬吗，神话将由我创造，历史将由我改写，女帝，你的末日终于来到了，我要从此把你踩在脚下，让你成为我的一条狗，让你成为我脚下的泥……哈哈……哈哈……”蜂罗刹雄心勃勃，获宝得人，野心仿若三月的春草，得到阳光雨露滋润，便开始蓬蓬勃勃地疯长起来，觉得宇宙都在她的手掌中，更别说…个伤寒缠身的千岁女帝，哪还放在眼里。

蜂罗刹自以为万事俱备，便在气派万千的宫殿里，接见了赤龙、玄虎、蓝天使、千女和惜儿。

蜂罗刹翘起二郎腿，仪态万千，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座台建于硕大无比的圆形水池之中，环座池水喷起一股股仿若塔松般水柱，碧波荡漾，清可鉴人，座台耸立，高达两丈余，狭细台级仿若美人香腔，台级斜斜飞下，连接池外水中六角平台，几个硕大钵状蜂窝形彩灯，仿若浮萍写意地拱卫圆池四周，座台边缘六个蜂头喷嘴，吐出六条水帘，直泻池中，穹庐殿顶，碟形铅色巨大顶灯射下光柱，有如天幕般罩定座台，两只蟹脚在碟中对弯伸下，两道雪芒直投宝座，映得蜂罗刹仿若神女；临凡。

众人站在水中六角平台上，举首仰视蜂罗刹，领略她那君；临天下的风姿。

蜂罗刹威严扫了众人一眼，开心笑道：“哈哈……赤龙、玄虎，你们干得不错，立了大功！”宫殿肃穆，回荡着蜂罗刹的恣情笑声。

千女与蓝天使眼神接触，各自七窍生烟，彼此感应到对方的妒意。

赤龙不亢不卑，接住话音，朗声说道：“蜂罗刹，我的任务已完成，请你遵守诺言！放了蓝天使和千女，送我们离开这里！”蜂罗刹手按宝座，夸张地分开双腿，耸了耸腰身，冷笑地看着赤龙，无赖他说道：“呵呵……看你说的，是否完成任务，是由我决定！而且，我什么时候给了你的诺言，空口无凭，你是否在做梦！”赤龙闻听，气冲牛斗，义愤填膺，手指蜂罗刹，恶声诸问道：“可恶，你是想反口吗？”蜂罗刹俯视赤龙，面带嘲讽，笑吟吟地问道：“哈哈……你是否想让我再给你一些‘保证’吗！？”赤龙没齿皆裂，眼喷怒火，咬牙切齿地骂道：“岂有此理！贼婆娘，敢耍我！？”“胡……”赤龙怪叫一声，催起威能，准备拼命。

剑拔弯张，玄虎大急道：“阿龙，别冲动，冷静些……”眨眼不及，赤龙双脚点地，越上空中，怒吼道：“忍无可忍！”赤龙出身于权贵家庭，自小便备受尊重，哪堪被蜂罗刹耍弄？狂怒之下，不顾一切出击！

玄虎一步拦迟，急起直追，“护主本能”驱使他追截赤龙，他心里埋怨道：“唉，阿龙真麻烦！”蜂罗刹粉面罩霜，怒视赤龙，大声喝斥玄虎道：“玄虎，你退下，让我教训他！”玄虎如遭棒喝，周身一震，收到指令，唯有停顿冲势。

赤龙纵身跃上座台，看着蜂罗刹怒不可遏地骂道：“不痛击你这臭婆娘，难消我心头之恨！”蜂罗刹大模大样，支腿坐在座上，面带冷笑，洋洋不睬他说道：“小子，尽管放马过来！”赤龙箕张十指，双臂绞动，催起周身三世威能，形成一万八千公斤的击力，向蜂罗刹攻出“绞磨绝灭”。

赤龙三世攻力集于一身，威能大增，出招比以前强猛一倍。

蜂罗刹不惊不乍，安坐不动，待到赤龙窜到身前五尺余，才挟着二万五千公斤击力，从座上弹射飞出，乍着两臂，撞向赤龙，冷潮热讽地笑道：“哈哈……小子，我以为你怎么了不起，原来才这么点小儿科的威能，还要叫了，无异螳臂挡车！”“镀！”劲气相撞，发出宏响，赤龙摹见一座大山压来，登时“啊……”的惊叫一声。

交手一个回合，强弱立判，赤龙的绞磨气劲被硬撼得溃散倒卷。

蜂罗刹看着撞飞的赤龙，哈哈大笑道：“哈哈……小子，没有三万公斤以上的击力，根本不配与我交手！”赤龙身陷困境，众人心态各异。

已被蜂罗刹信息蒙透过玄虎控制的蓝大使，面无表情，两眼漠视，当然不在乎赤龙的安危。

奇怪的是，连千女也无表情，淡然观战。

只有惜儿最正常，紧张的透不过气来，显得很关心。

玄虎得不到命令，干着急没办法，直急得大叫道：“赤龙，别自讨苦吃……”一战失利，赤龙虽然心中吃惊，但强悍的性格令他不肯罢休，退却中曲膝提腿，枪然拔出千变棍，愤愤说道：“嘿，有了，用千变棍对付这婆娘！”赤龙握棍在手，心内忖道：“千变棍拥有异能，或可险中求胜！”蜂罗刹摹见赤龙千变棍出手，不由心中一沉，两眼睁圆，骇然忖道：“咦，臭小子又使绝招，邪神对他的棍也忌惮，看来，非小心不可！”赤龙按动机括，将千变棍一分为二，借此增强杀伤力和攻击力。

“咤！”赤龙大叫一声，舞起千团棍花，飘飘扬扬，向蜂罗刹攻出“雪花追魂”。

蜂罗刹不敢怠慢，“啼！”的厉喝声中，抖起紫色披风，形成铜墙铁壁，挡住万千棍影。

赤龙奋勇抢攻，棍势如旱雷暴击，但尽被披风挡杀。

披风倒卷如山，强猛的风芒把千百棍式反撞向赤龙。

赤龙不意会有此变，心下一惊。

眨眼棍势如山洪暴发，呼啸着卷向赤龙，赤龙力不能敌，只好收棍疾退，心内思忖道：“气势排山倒海，先避其锋！”疾退中，赤龙背部一震，撞到两堆软绵绵的肉团。

赤龙回头摹见，峰罗刹正冷冷地看着自己，似笑非笑，一张粉脸几乎贴到自己脸上，顿时大吃一惊，脱口叫道：“呀，见鬼，什么时候这婆娘已窜到我后面……”赤龙吃惊之际，未等回神，蜂罗刹已出招对付他。

蜂罗刹将双臂穿过赤龙腋下，反扣脖后，两腿一夹，缠上赤龙腰部，待赤龙回过神来只觉身体一紧，已被蜂罗刹牢牢箍锁住，无论如何发劲，也无法震开蜂罗刹。

押解赤龙等人前来的狮神蜂，一见这个逗人的架子，忍俊不住，开心地狂笑道：“哈哈……族长这招真高，活像老鹰捉小鸡呀！”蜂罗刹听狮神蜂大叫，也觉有趣，不由吃吃笑起来。

蜂罗刹虽然控住赤龙，却无伤害之意，她心里打着算盘道：“这小子甚有用处，要他不受伤，但要服从……”蜂罗刹思忖着嘻笑说道：“小子，还强到哪里去，”乖乖地替我多办一件事，我就爽快地答应你！”“放屁！谁信你！”赤龙虽然受制，但仍刚烈不屈，开口大骂。

众人见蜂罗刹举手投足间，轻易制伏赤龙，又是表情各异。

玄虎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蓝天使一脸崇拜，惊羨不已。

二人叹服忖道：“了不起，族长的威能已凌驾我们之上，非人能比……”千女惊惧观望，表情复杂，默默不语；惜儿一脸焦虑，恨得咬牙切齿。

蜂罗刹听到赤龙怒骂，不紧不恼，发力一撬，只听“咋！”“喀！”两声骨响，赤龙两边肩肿骨顿时脱臼。

蜂罗刹冷笑着不冷不热地敲打赤龙道：“嘿嘿，好口硬的小子，可惜你的骨头不却没那么硬呀！”蜂罗刹说着，用脚发力一蹬，冷冷说道：“滚下去清醒一下吧！免得你再昏头昏脑！”“胡……”赤龙惨叫声中，仿若飞石重重跌落池水中。

赤龙双臂无力下垂，怀着满腔怒火，咳着水中慢慢站起，摹听耳边千女意念传送道：“龙，忍耐一时之气，伺机再反噬！”千女意念传送，令赤龙冷静下来，脱臼无力，亦令赤龙气馁，战意全失……蜂罗刹制服赤龙，飞身跃上宝座，翘腿支臂，傲视众人，大声说道：“听着，你们最后的任务是一——”蜂罗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声音，恶狠狠他说：“杀——千岁女帝！”要杀神一般的千岁女帝，众人一时惊愕，心灵大感震撼。

赤龙痛苦而无奈地闭上眼睛，任由帘水冲击，他心中哀叹道：“唉……肉在砧板上，无可奈何……”赤龙痛苦无奈，而更落寞无奈的是惜儿，不但母仇难报，日后的命运也不知会怎样……虽然赤龙，惜儿无奈，但技不如人，忍辱含屈，亦无话不可说，而最最感到无奈惆怅的，还是莫过于焚天邪神。

邪神威能绝世，咤咤风云，凭真实功力，蜂罗刹亦望风披靡，不要说身陷囹圄，就连半根毫毛也无法受损，然而，天意弄人，他的一世英名，一不小心，竟断送在儿子的手上，怎不令他悔青肠子，无奈至极！

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何况一步之差，该当如何？邪神一念之误，将

自己送进蜂罗刹的囚室内。

囚室内的邪神，被激光锁困，虎落平阳，龙游浅水，只好任人宰割。

邪神心中遗憾，惆怅无奈，不住叹道：“唉……做梦也想不到，个次的惨败竟是被儿子所害……”落寞无奈的邪神愁绪百结，忽听一声门响，抬头望去，心内“嗯！”地惊叫一声，原来是蜂罗刹不速前来，打扮的花枝招展，春意荡人……蜂罗刹看着邪神，仪态万千，客气说道：“邪神先生，感觉怎样？输血后你的威能已恢复了七、八成，伤势也可以很快复原了！”邪神默默无语，心内警觉，暗暗忖道：“这婆娘悄然来访，而且说话客气，定是心怀鬼胎！”邪神不说话，也不要紧，蜂罗刹有得是耐心，她不急不恼，笑容可掬地顾自欣赏邪神，接着开导说道：“其实，你是一等一的超级人才，无须忠于盖天这种垃圾，地球人有句话说‘良禽择木而栖’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邪神依旧不理不睬，连正眼也不看一下蜂罗刹，顾自在心里猜测着她到底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按说，蜂罗刹往日的性格，一向是飞扬跋扈，说话从来盛气凌人，稍有不顺，动辄杀人，哪有这温言软语的时候，今次屈掌降贵，平心静气，面对邪神，对她说话，不理不睬，充耳不闻，真是杀千刀的份儿也有，但是蜂罗刹今天脾气出人意料地好，邪神虽然已是她手中的虫儿，还做然无礼，她却仍是不恼不怒，反而笑吟吟地走到邪神面前，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脸，柔声软语地继续说道：“可能你惧怕镶在脑后的爆炸晶片吧，出于无奈，所以才服从盖天……”邪神闻言，心内一惊，诧异忖道：“呀，这事她也知道……”邪神眼睛一动，蜂罗刹已将他的内心活动了然于胸，但蜂罗刹仍不动声色，顾自接着说道：“其实玄虎三人也镶有这类晶片，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轻易地替你们解除，不再受盖天的控制！”蜂罗刹美目飞波流转，仪态妖媚，说着款款走到邪神身边，一双柔荑抚上邪神的面颊，轻轻摩掌着，把脸凑近，呵气如兰，吹着邪神，呢喃说道：“以我们的超科技和军力，很容易就能打倒盖天，成为地球的统治者！”邪神惊得灵魂出窍，目瞪口呆，竟怔怔地不知所终。

蜂罗刹玉臂轻勾，将邪神的脑袋拉近自己仰头送嘴，妩媚说道：“而地球上，只有你焚天邪神，才有资格配得起我！”邪神从梦中惊回过神来，仰头挣扎，欲挣脱蜂罗刹的纠缠，无奈身受激光束锁困，半点也不动身。

蜂罗刹将腿勾住邪神，两手拢着邪神的头，将整个身体贴到邪神身上，继续柔声细语他说：“当我们消灭千岁女帝后，地球就是我和你的了……”蜂罗刹说着，闭起眼睛，将两片樱唇柔柔而上邪神的嘴，意乱情迷地喃喃道：“你想拥有一切，就和我结为夫妻吧……”邪神一切语塞，尚在惊骇中，蜂罗刹的香舌已如一条游鱼滑进邪神的口中，更深入喉间，蠕动撩拨……仿若一道甘泉泅泅流进邪神的心田，邪神长久以来枯涸于死的心灵得到滋润，仿若冬眠的虫儿，在春风和雨，溶溶阳光的呼唤下，又蠢蠢欲动起来……一种奇异的感觉，令邪神如坐春风，浑身酥软，仿若婴儿，谛听着母亲的歌谣，甜甜地躺在母亲的怀里……邪神安静了，灵魂陶醉得飞上九天，锁困在心灵深处的感情之水，一旦溃决，便滔滔不绝，汹涌而出，奔流东去，永不复回。

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脑际闪出和娇妻相濡以沫，耳鬓厮磨，卿卿我我的情景，那是多么令人惬意，令人难忘的往事啊……妻的唇薄薄的，香香的，仿若两片永不凋谢的樱花，那细腻，那湿糯，那温馨，仿若具有无穷魅力，令他流连，令他沉醉，令他无法抗拒，每当他吻上娇妻的樱唇，心

里便充满无穷的惬意和快感，仿若孩童口含甘饴，仿若骚客吟风弄月，仿若仙人吸风饮露，含英咀华，一切烦恼，一切忧愁，仿若和风拂雾，一扫而空。

妻的双眼，仿若秋夜里的寒星，一眨一眨的，撩的心都醉了，有时深如碧潭，幽不可测，亮亮的，明明的，泛着涟漪，波波荡呀荡的，把自己整个人都淹没了。

妻的脸，如皎洁的明月，如三月桃云如雨中梨花，雾中清荷，晨风中的玫瑰，细腻似碧玉，光滑像清溪中的卵石，姐已含羞，西施逊色，贵妃低首，嫦娥自叹弗如，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些怎能比拟得了，而美简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妻的胸，永远神秘，是雾、是烟、是云、是谜，什么时候也体味不尽它的妙处，什么时候也无法猜得透它，是玉、是脂、是雪、是水，充满柔意，充满遐想，充满情趣，让人时时刻刻都想它。

妻的身，如水中蒲草，如风中柳枝，如云中玉枝，婢鳄停嫁，炯婀娜娜，飞燕蝶声，貂蝉乍舌，昭君叹息，湘妃侧目，吴道子不能绘其形，倾国倾城，无可比拟。

邪神思绪纷飞，尽享鱼水交欢之情。

在无可抗拒下，邪神成了蜂罗刹裙下之臣，同时亦被她的信息蒙所控制。

蜂罗刹除了得到圣器 = 同时拥有一群实力雄厚，威能无匹的旷世高手，更将千女做人质，还有那威力高不可测的“合并计划”，令蜂罗刹野心空间膨胀，极有信心消灭千岁女帝。

蜂罗刹将千女被擒的影像讯息，发放向不知所踪的航天号，胁迫女帝出现。

蜂罗刹为了笼络人心，将惜儿赏赐给雷克舰长。

雷克站在宫殿里，抱着惜儿，感恩戴德地对蜂罗刹说道：“多谢蜂罗刹答允我的要求，将惜儿恩赐给我，实在太感激了。”蜂罗刹开心地笑着说：“呵呵呵...你现在身份是天尊的大使！惜儿赐给你，只是件小礼物，日后你若有了大帮助，我会多多有赏！”雷克舰长感激之余，担心问道：“千岁女帝威能高绝难测，要不要我知会天尊给你协助呢？”蜂罗刹平静说道：“暂时无此需要，因为女帝寒伤缠身，威能大打折扣！何况我拥有如此多的狂将，肯定胜券在握！待我擒杀女帝后，才与天尊联络，你好好地享受美人乐趣吧！”雷克舰长诺诺而退，再次感激道：“多谢，若需要在下效劳，请随时吩咐！”

总统府内，盖天愁眉深锁，忧心如焚，他手夹一支雪前，在室内不安地来回踱着，他先派龙、虎、蓝去空中花园，找寻圣杖，中途沓如黄鹤，再派邪神增援，又似泥牛入海，他焦虑地忖道：“已经十天了，邪神与龙、虎、蓝都沓无音讯，莫非已死了！”盖天正在胡思乱想，坐在监控莹屏前的天机博士忽然惊喜他说道：“总统先生，有新情况！”天机指着空中花园上空的影像说：“有一朵红云，从远处直飘到空中花园上空！在红云里，隐约看到一艘飞碟型的物体！”盖天踱到莹屏面前，果见一艘飞碟的影子，天机指着莹屏征询盖大意思道：“这物体来历不明，要不要下令攻击它？”盖天猛吸一口雪前，吐着烟雾，缓缓说道：“不可，先静观其变！”这时，指挥机群攻打空中礼园的红邪子，在主机上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向盖天报告道：“报告，不明物体射下圆柱光芒，而且穿透空中花园的防卫网！”无独有偶，其中一架战机顶上，匍伏其上的隐武士也同时看到这奇异现象，他看到飞碟状物体向花园

投射下紫色电火光柱，心里忖道：“唔，那艘了定是航天号！女帝终于回归了！”光柱透过防卫网射下，笼罩在宇宙宫旁如一个飞碟基地。

蜂罗刹等人，已倚站在飞碟舱内，中间并有一个巨箱。

不久，光柱令飞碟冉冉上升。

蜂罗刹每次都是经过这种形式去谒见千岁女帝，但今次的心情极度紧张。

总统府内天机看着这光柱猜测说道：“这光柱似是一种引领系统！”盖天肯定地说：“对！”“DO！”“DO！”“DO！”“DO！”大莹屏下的几个小电视机，突然讯号尖叫，出现邪神等四人样貌。

天机博士一看，指着小电视惊讶地对盖天说道：“呀，总统先生，恢复接收到邪神，赤龙他们的讯息了，但讯息很弱，不能互相通讯！”盖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底，兴奋地说：“好极了，这说明他们没死！”盖天说完，命令天机博士道：“加强讯息，希望能和他们联得联系！”“航天号”投射的光柱内，电火缓缓回收，飞碟渐渐升近舱门。

风起云涌，激战又要来临了。

女帝遭天尊所伤的“寒患”无法根愈，这数千年来，她驾驶着灵活的“航天号”，找寻寒伤之法，故此行踪无定，直至蜂罗刹起了叛变野心。

这次回归，女帝不知是福是祸。

但蜂罗刹有备而来，率领众高手勇闯“航天号”誓杀千岁女帝。

第一百章女帝圣殿

飞碟越接近舱门，蜂罗刹愈是紧张，整个心都要跳出喉咙口。

蜂罗刹心情紧张，一方面是女帝数千年来威势在心中仍留有阴影，多少个日日夜夜，她厉兵秣马，以图今日，但一旦快要交手，面对面真打实凿地同女帝一决雄雌，她心中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担心，另一方面，她夜思梦想，挖空心思等待的机会，终于就要来临了，一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梦想马上成真，这担心和激动，交织在她心里，不能不令她生出紧张。

而反观邪神，却是面色刚毅，显得泰然自若，凶临生死攸关的决战，他却淡然宁立，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赤龙紧贴靠椅，瞑目沉思，蜂罗刹用刀架在脖子令他去送死，他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但看到邪神这等超世高手，却也死心塌地地为蜂罗刹卖命，不由心升无限感慨：“连邪神也被信息蒙控制，这蜂罗刹真是太厉害了……”赤龙感慨邪神，当然不知道，连他的妻子也是信息蒙的受害者……众人心事各异，唯有千女神色木然，似乎毫不为母亲千岁女帝担心。

这时总统府内，天机通过各种方法与邪神等人联系，都无法联络的上，看着飞碟渐渐消失在大飞碟内，联络信号更弱，天机不由十分沮丧地对盖天说道：“总统先生，邪神他们的讯息无法联络，而且越来越弱……”盖天吸着雪前，倒显得十分平静，他沉思着说：“既然他们从光柱中进入大飞碟，我预感会有大事发生，我们再给点耐性，静观其变！”在光柱的引导下，蜂罗刹的小飞碟顺利进入“航天号”。

“——轧————”。

四条机械柱固定飞碟后，入口舱门徐徐关闭。

蜂罗刹两脚一踏上大飞碟的舱面，马上兴奋地狂叫道：“我期待数十年的愿望，到了实现的时候了！”蜂罗刹喊着，一马当先，向舱顶跃去。

众人随后飞身跟进。

蜂罗刹跃到舱顶殿门前，大声说道：“阿狮，把晰贱人的眼球拿出来！”狮神峰领命从冰冻箱中取出晰罗刹的眼球，递给蜂罗刹。

以往每次谒见女帝，均要晰罗刹和蜂罗刹一齐行动，二人视网膜一齐对住探测器，方可开启大门。

赤龙静静注视着蜂罗刹，看蜂、狮二人分别站到门侧两个圆形探测器前，心中恍然大悟地忖道：“怪不得蜂罗刹这么需要蜂晰罗刹的脑袋，舰长因此立下大功，原来如此！”狮神峰手捏晰罗刹的眼球，站在探测器前，心内暗想：“没有晰罗刹的眼球的视网膜，要硬闯入航天号，不知要花费多少威能，这下省力多了！”“T——T——”探测器发出讯号，蜂罗刹忖道：“进入女帝殿，成功与否，都可作个了断！”探测器显示，测探结果，正确。

“轧——轧——”随着响声，大门开启。

蜂罗刹威严地看着众人，厉声说道：“各位，是为我效忠的时候到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蜂罗刹说完，满怀信心，率领众人奔入通道。

现在的邪神，绝对效忠蜂罗刹，他跟在蜂罗刹的身后，亦步亦趋。

“我们快将创造历史，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越接近女帝殿，蜂罗刹显得愈是异常兴奋，成功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天下将会归她所有。

众人进入殿来，只见大殿宽敞明亮，富丽堂皇，气派万千，大殿正中，迎面是一座千岁女帝的巨大塑像，女帝立掌成刀，奋臂上扬，两只巨大的翅膀，舒展修长，振翼飞翔，整座塑像十分逼真，栩栩如生，气势摄人心魄。

女帝塑像下是一钵形巨大火坑，烈焰熊熊，一巨大钻石状物体置于火上，毫光四射，拱卫塑像亦有钻石状的物体，熠熠生辉，另外还有六座已像，殿列左右，气派非凡，都是由不知名的金属铸成。

邪神一眼看见女帝塑像身边那座巨像，是一须髯飘逸，两臂奋扬，盘膝而坐，周身烈焰升腾的老者，不由一惊，诧异忖道：“呀，这不是我的神师爷——烈火老祖吗，何以有铸像在此？”赤龙则对着身负沉重十字架的那那稣铸像发呆，心内疑惑道：“喔，那稣！天劫之前，他在地球上拥有的信徒数以亿万计...铸像在此，真令人琢磨不透.....”玄虎抬眼看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盘坐莲台，捧起法手的铸像，亦觉惊奇，疑惑忖道：“释迦牟尼是佛教始祖，竟有铸像在此，真令人摸不着头脑！”蓝天使则对着伏羲氏和神医学华佗两座铸像着迷，左看右瞧，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既觉莫名兴奋又觉莫名其妙地暗想：“啊，这是中国神话时代的神抵之一——伏羲氏，相传他有无穷智慧，并有预测未来的奇能！”“呀，华佗！他是中国二千多年前的绝世神医！”赤龙正大惑不解，然而转眼看到火神祝融的铸像时，心灵更为震动，不由心内疑惑道：“呀，这是我前世之一的——火神祝融，铸像在此，莫非他与千岁女帝有关系？”女帝寒伤在身，所以她的居处，自然要以千度高热来抗衡寒伤，大殿中央有一颗非常巨在的钻石形物体，钻石下的大坑涌上熊熊烈火，今整个大殿的气温烫热无比。

若是普通人，已被烤得化为灰烬，连蜂罗刹这样的超世高手，亦需运

用威能抗衡。

三名神蜂威能较低，要豁尽所能来抵抗高热。

水神蜂在众人中威能最低，又无异能，只烤的焦燥不安道：“呜……好难受呀……不出一小时，便会被烧烤成熟肉……”玄虎虽然威能很高，但也吃不消这高热，暗暗叫苦道：“哼，我的水劲最讨厌高热，这样熬着；烤得我心烦意乱……”火劲高手焚天邪神，却是如鱼得水，好也不舒服。

赤龙三世威能开发，更是心内暗喜道：“哈哈，这里的高热，对我的火劲威能更有帮助……”当然，拥有火云劲的蓝天使，亦是怡然自得。

但最受用的，却是有寒伤遗传的千女。

众人仰望着宏伟威严的女帝巨像，都感心中一凛，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

尤其是蜂罗刹，心中的怯意越来越膨胀……为了压抑心中的怯意，蜂罗刹鼓勇叫阵道：“女帝，给我滚出来！”“蜂罗刹，你好大的狗胆！”蜂罗刹话音未落，一声怒喝，从女帝雕像后传来，应声而出的，竟是女帝的贴身亲信——绿奴。

既然有人敢应声，蜂罗刹胆子便会空前膨胀，她立时变得好像是一个泼妇，气势汹汹地指着绿奴道：“绿奴，你只是女帝的哈巴狗，没有资格和我对话！”今次的绿奴成心是和蜂罗刹过不去，听到蜂罗刹侮辱自己，不急不恼，幽默地反唇相讥道：“我是狗，你就是狗屎，是我厨出来的狗屎！”蜂罗刹一时语塞，说实在的，她虽然性格像个泼妇，提打起嘴仗来，却不是一个好手，措辞不及，只气得心肺欲裂地大叫：“啊——”狮神蜂见族长斗不过绿奴，马上接过话音，更加刻薄地骂道：“妈的，你只是捡回来的垃圾，说你是狗都是抬举你，其实你连狗屎也不如！”狮神蜂这招式连泼妇也不如，简直是市井无赖，出语如箭，正揭中了绿奴的伤疤。

绿奴不由在急，仿佛被婊子当着众人狂打了一个耳光，又吐了一脸唾沫，不由恼羞成怒，一改玩世不恭的态度，暴跳如雷的骂道：“嘿，你这狗屎上的尿虫，竟敢放肆！”原来，绿奴天生是个畸形人，生于沙漠上的一户游牧人家，自幼便被族人鄙视，饱受欺凌毒打。

当他长成成年后，终于忍受不住这凌辱，奋起报复，在一次群殴中，他发疯地撕杀数十族人，闯下大祸，惹来数百战士围攻，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敌不住如狼群般战士的攻击，伤重逃亡，在他濒临死亡之际，遇上了千岁女帝，将他救活。

女帝将他带回航天宫，绿奴感恩图报，鞠躬尽瘁，成为女帝的贴身亲信。

两罗刹每次谒见女帝，都要给绿奴三分尊敬。

不想今次蜂罗刹羽毛渐丰，图谋反叛，兴师问罪，就不把绿奴放在眼中。

绿奴想起往事。厉声怒斥蜂罗刹道：“蜂狗屎，你记性怎么这么不济，你对我下跪了不止千次，莫非今天吃错了药，说话竟然不如你以前放屁通顺，要讲说话，没资格和我对话的应该不是你！”蜂罗刹嘴上败阵，手不饶人，她怒不可遏，纵身扑向绿奴，咬牙切齿地骂道：“呸，这千次下跪的屈辱，就是你碎尸万段的原因！”绿奴见蜂罗刹狗疯了要咬人，遂在喉中发出“咕——”的一声怪叫，催运起周身的功力，只见绿奴周身灵光迸射，电火缭绕，身形暴长，看起来很是突兀异像，仿若怒目金刚，目光如剑，刺向蜂罗刹。

蜂罗刹一见，心内悸动，不由显得十分忌惮，驻身观望，忐忑忖道：“这狗奴才追随女帝二千多年，不知得到女帝多少真传，不容忽视！”但蜂罗刹即然蓄谋已久，野心令她失去理智，当然不会临阵退缩，稍一迟疑，马上锋芒疾指，向绿奴攻出“暴电芒”，口中同时大骂道：“狗奴才，受死吧！”指芒射来。绿奴竟然不招不架，只听“噗”、“波！”两声纯响，暴电芒一击成功，前入后出，洞穿绿奴肋部，爆射出大批肉屑。

赤龙摹见，不由轻轻说道：“喔，这绿奴竟不堪一击……”邪神面无表情，漠然说道：“当然不是，看清点吧！”成功并非是件易事，就好象天上不能平空掉下馅饼来一样，没有艰苦奋斗，当然出现不了奇迹，邪神久经战阵，阅历丰富，当然不信没有流血，没有博杀，就会有唾手可得的胜利，他沉默不语，静观变化。

只见绿奴中招后。只是退了一公尺，没有惨叫，更没有大量流血。

蜂罗刹轻易得手，也觉突然，顿时警觉，停止攻势，心内疑惑道：“狗奴才受此中招，应该伤得很厉害，但似乎……”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只见绿奴的伤口迅速长出肉团，瞬息间，已愈合的完好如初。

绿奴重伤即愈，就在蜂罗刹错愕之际，绿奴已飞身扑向蜂罗刹，重拳出击，口中大叫道：“蜂狗屎，别得意，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一一打不死的！”蜂罗刹见绿奴仿若毫无未损，眨眼如山压来，不由不信，暗自忖道：“看来这狗奴才并非吹牛……”蜂罗刹心念电转，决心试探绿奴的实力，她将威能陡然提升到三万公斤击力，迎面向绿奴攻出“暴雷芒”，心内发狠叫道：“好，看看你这奴才究竟有多少实力！”“宏！”无禱的劲力相撞，发生惊天爆响，硬撼之下，绿奴飞撞老远，双臂亦被轰得稀烂。

蜂罗刹心里有了底，心道：“唔……怪不得这奴才如此托大，原来他的击力不少于二万公斤！”玄虎不由皱眉，心内思忖：“蜂罗刹的威能明显比他强猛，但这家伙却是打不死的……真是头痛！”果然，绿奴烂了的双手，瞬间又恢复了原状，真是轰不烂打不死的，并梁梁怪笑，向蜂罗刹卖弄道：“嘿嘿，蜂狗屎，怎么样，你服不服，你有力气尽管使，给我好好松松筋骨，你不用担心，我保证你杀不了我！但我却能耗尽你的威能，然后才将你慢慢宰割！”绿奴皮笑肉不笑他说着，飞身又攻向蜂罗刹。

世上不管是什么人，无论至刚至柔，功高功低都好对付，唯独像绿奴这种人，拖不垮，打不烂则最难斗，因为你不管有多大本事，多高威能，哪怕能轻易地使乾坤倒转，但遇上绿奴这种连三殿阎罗也奈何不了的角色，不感到束手，才是怪事，况蜂罗刹只是常人，只不过是位高手中的高手，因此，不能不头痛，她心里思忖：“这畸胎虽是危言耸听，再重的伤势，在他看来根本无效，照此纠缠下去确实对我不利，但就此罢手，又脸上无光，既然骑虎难下，却又下不了台……”蜂罗刹心知遇上茬子，欲搏不得，欲罢不能，心里好不为难，忽然蜂罗刹灵机一动，遂用意念传送道：“玄虎，给我宰掉这只狗！”蜂罗刹用意念传送，令玄虎出击，真是一石二鸟之计，此举即可保留面子，又可保存实力。

玄虎得到令谕，托地纵身跃起空中，扑向绿奴，厉声吼道：“你这种垃圾，怎配和族长交手！”玄虎纵到蜂罗刹身边，大声肯求道：“族长，请让我收拾这种垃圾！”蜂罗刹有了台阶，赶紧撤退，但仍装出一付很不情愿的样子，对玄虎说道：“好吧，你要争功，没办法，我就给你一次机会。”玄虎转着绿奴走马灯般急速旋转，寻找下手的机会，心内忖道：“这畸胎拥有肌肉

重生的异能，最好踢爆他的头骨，看他能否骨头再生。”玄虎心里打好主意，瞅准空隙，“锵！”的一脚，死命踢去。

玄虎料不到绿奴的头盔拥有强大的保护力，一脚踢去，绿奴毫发未损，却把自己的脚骨震得裂肺疼痛，不由一怔，绿奴抓住这一战机，“吼！”的大吼一声，“蓬！”一拳重击玄虎胸部。

“虎！”玄虎吃亏，蓝天使心疼的惊叫起来。

千女面露喜色，在心里暗暗叫好道：“绿奴，打得好！”“喝！”蓝天使见玄虎捱打，怒喝而起，抢身攻上。

蓝天使素与玄虎不睦，今次反常举动，令赤龙大吃一惊，心内狐疑道：“奇怪。蓝蓝向来与玄虎有仇，今次怎么啦，怎会突然如此关心起他来，太邪门了。”赤龙哪里知道，他与千女逃出宇宙殿后，蓝天使等人落入蜂罗刹手中，被蜂罗刹信息蒙控制了玄虎，与蓝天使交合后，玄虎就等于是她的主人，当玄虎有难，蓝天使在护主意识驱使下，当然全力出击，保护主人。

赤龙不知详情，虽觉大为不妥，但又莫名所以……蜂罗刹心明如镜，看着赤龙疑惑，冷眼看去，心内暗笑道：“这傻小子老婆在背后偷人，这事他尚蒙在鼓里！”绿奴出击，非同小可，轰得玄虎仿若流星，“当！”的一声，撞向女帝巨像胸部。

绿奴急了，仿若有人侮了他的母亲，声嘶力竭地大叫道：“吼，不得褻赎女帝！”说着，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不顾一切地向玄虎扑去，玄虎见势不妙，纵身跃到女帝头上，这无异更是火上浇油，绿奴简直要气炸了肺，怒不可遏地大骂道：“胡，你这野种，竟敢站到女帝头上！？”玄虎看到绿奴气得发怒的样子，心里忍不住好笑道：“嘿，这奴才对女帝尊敬到不得了……”玄虎暗笑间，暮见蓝天使从绿奴背后攻上，心中大喜：“蓝天使已飞身上来，正好前后夹攻！”玄虎忖着，“吼！”地暴叫一声，飞身跃下女帝头顶，身体疾旋，仿若一阵旋风，向绿奴胸部攻出二万五千公斤击力的“达摩金刚钻”。

绿奴气愤至极，十指箕张，抓向玄虎，歇斯底里地大叫道：“褻赎女帝，罪该万死！”“就凭你这堆烂肉？放屁！”玄虎对骂着，雄猛无匹的腿劲，硬生生震开绿奴双臂，直钻入心窝。

绿奴丝毫显不出痛苦的神情，怪异的身体结构，竟能把玄虎的脚牢牢锁住，并兴奋地大骂：“蠢材，你这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玄虎没有料到绿奴会有这手，但脚已踢出，想要后悔都来不及了，只有在心里暗暗叫苦道：“腿拔不回来，糟糕……”“咤！”正当玄虎暗暗叫苦之际，蓝天使暴吼一声，攻到绿奴背后，满含火云劲的双掌如开山裂石般拍向绿奴的背部。

水火烈劲前后夹击，绿奴果然吃不消，玄虎乘机挣脱锁困，身旋如风，和蓝天使配合默契，仿若狼入羊群，只击的绿奴肉屑四飞，已无还手之力玄虎越踢越来劲，出尽风头，心里忖道：“看我把你钻个稀巴烂！”这时，火坑烈焰突然爆涨数倍，热力狂升，巨钻亦透发出无比耀目的光芒。

巨钻顶头，陡然飞出千岁女帝！

第一百零一章 惊天蛭变

目标终于现身，蜂罗刹心头狂跳，紧张得无法再强装镇定，只吓得瞠目结舌，脚下发虚，若不是顾及面子，怕是早就如一瘫烂泥般瘫在地上了。

虽早有叛变的心里准备，但乍见女帝，狮神蜂仍禁不住浑身发抖。

水、鹰神蜂更骇得匆匆匍伏在地上。

唯有邪神，凛然无惧，未被眼前的威势所慑服。

赤龙亦显得泰然自若，千女则暗暗欢喜，似乎对母亲充满信心。

而玄虎与蓝天使体内均含有蜂罗刹的信息蒙，所以同样感到惊惧。

绿奴趁三人心神大震，猛地翻身疾旋，摆脱劣势。

女帝出现，航天宫内蕴酿着一场特大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暴发了。

女帝横眉怒目，目光如剑，直逼峰罗刹，那森冷厉芒刺得蜂罗刹心惊肉跳，不敢正视女帝。

女帝盯着蜂罗刹看了足足有一分钟，才冷哼一声，厉声喝问道：“哼！阿蜂，你兴师动众的，想干什么，要作反吗！？真是妙想天开，痴心妄想！

你的威能配和我交手吗？”女帝厉声喝问，蜂罗刹一时语塞，毕竟是做贼心虚，蜂罗刹蹑蠕着，竟觉无言以对。

女帝冷眼细瞧，竟看不见晰罗刹，不由‘凉问道：“阿虎，你是怎么闯进来的，阿晰呢？难道……好呀，我看你是已有准备，原来早就想犯上作乱了，好，好呀，阿蜂，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想要高飞，很好，我成全你。

现在有两条路你自己先，第一条，你若想我这数千年来待你不薄的情义上，自废威能，听候发落，我尚考虑留你一命，第二条，你既然来了，不想罢手，欲侥幸博一博，我可以奉陪，不过那样你将是下场极惨——死无葬身之地！”蜂罗刹闻听，直透冷汗，但已走到了这一步，开弓总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出了第一步，硬着头皮也要走下去，于是她在心内不断告诫自己道：

“沉住气，不要被婆娘的威势所吓倒，尚未出手，鹿死谁手，尚未定论，我已集晰罗刹的威能干一身，更有圣器，众多高手之助，一定能胜女帝！”蜂罗刹忖罢，贼心大炽，运起威能，将晰罗刹的眼球抛向女帝，声嘶力竭地吼道：“呸！贼婆娘，闭住你的臭嘴，少来惺惺之意，这数千年里，你骑在我的头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威也发了，福也享了，风水轮流转，轮了该轮到享受一下这做帝的滋味了，你处处偏袒晰贱人，还说待我不薄，哼，亏你说得出，好厚的脸皮，不错，晰贼人为虎作张，我已对她作出应有的处罚，现在我已跟你势不两立，今天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哈哈哈……”蜂罗刹说完，仰天大笑，然后对邪神等人说道：“你们给找出力的机会来了，给我上！”忽见女帝直视赤龙，露出神秘笑意。

赤龙摹见女帝的目光，心内一怔，忖道：“呀，她的眼神，这么熟悉，在哪里见过……”赤龙正在惊愕之际，忽听耳边传来千女意念传声道：“龙，不要轻举妄动，她是你的主人，你要帮助女帝击杀叛徒……”“主人！？”赤龙心内愕然，瞬而恍然大悟，心内对女帝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从未有过的敬意，令赤龙兴奋莫名。

“啊！”蜂罗刹一声令下，邪神和玄虎同时厉吼一声，双双向女帝扑去。

“哈哈……”女帝纵身大笑，不屑地瞧着二人，冷冷说道：“哼，简直自寻死路！”邪神催谷起体内威能，出掌摄氏二万度热力的极火，向女帝劈出“极火掌”玄虎尽催水神威能，身体急旋，一万八千公斤击力的“达摩金刚钻”从背后向女帝狂踢。

女帝神态自若，始终面带冷笑，看着前后夹击的邪神和玄虎，负手而

立，根本就没把二人放在眼里。

眨眼间，邪神，玄虎已徒然近身，女帝长笑一声，蓦然腾空而起，轻闪过这致命的一击，二人一招击空，顿时收势不住，双双攻向对方，轰！”两股劲力相撞，发出轰然巨响，两人仿若风中败叶，倏然震飞。

“哈哈……”女帝开心大笑，看着惶然飞退的二人，讥讽说道：“没用的废物，就这点本事还要想出手，真是不自量力！”邪神当众出丑，恼羞成怒，“喝——”的暴叫一声，陡然将周身威能提升到摄氏三万度热力，催运双掌，欲置女帝于死地。

玄虎更是暴跳如雷，不顾被邪神极火震得撕痛的腿伤，鼓劲再上，身旋如椎，将功力猛提到二万一千公斤的击力，向女帝攻出“如来破金”。

女帝神定气闲，任平风浪起，顾自傲视攻来的二人，岿然不动，心内忖道：“看这二人威能，十分了得，若要二人联手，定是吃亏，不妨各个击破……”女帝忖罢，陡然俯冲攻向玄虎，眨眼攻到玄虎背后。

玄虎眼前一花，尚未回过神来，女帝侧翼一抖，用三万公斤击力，猛铲玄虎后背，玄虎回救不及，顿觉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直沁心脾，“呀……”的惨叫一声，仿若巨石，轰然坠地。

邪神瞅准时机，抢身急上，挥掌疾劈，女帝翩然振翼，幌眼转到邪神背后，挥翼猛扫，饶是邪神厉害，回掌急救，掌翼相交，邪神直觉如击中一团棉絮，发力竟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邪神一怔，尚未回过神来，陡觉肩膊一阵剧痛，仿若泰山崩摧，无裨劲力，震得他仿若流星，飞撞地面。

蜂罗刹大急，看见蓝天使和赤龙仍在观望，不由气恼，厉吼道：“赤龙，蓝天使，立功的机会到了，难道你二人不想活了，还不快上！”蓝天使受蜂罗刹的信息蒙控制，惟命是从，见女帝发怒，惶然应道：“遵命！”蓝天使催谷火云劲，碎然纵身而起，欲攻向女帝，不料赤龙早抢上一步，拦住蓝天使厮杀。

蜂罗刹一怔，气急败坏地厉喝道：“赤龙，你要背叛我吗！？”赤龙大笑道：“臭婆娘，瞎了你狗眼，你背叛主人，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要我助纣为虐，你简直是做得青天白日梦！”邪神、玄虎惊诧莫名。

女帝微笑不语。

绿奴欣喜若狂，高兴大叫道：“好，赤龙，棒极了！”蜂罗刹怒不可遏，厉声叫道：“阿狮，阿水，阿鹰，上，给我收拾这个杂种！”三神蜂本被女帝威势所摄，不敢稍动，今听主人大喝，硬着头皮，向赤龙攻击。

不料绿奴飞身抢上，截住狮神蜂等人，怪吼连声，痛下杀手，三蜂被绿奴缠住，一时抽不得身，顿时混战一片。

蜂罗刹一见，两眼冒火，纵身扑向女帝，向邪神、玄虎大吼道：“你两个废物，快联手出击，击杀婆娘，成功在此一举！”邪神、玄虎惧于蜂罗刹淫威，遂鼓勇再上，霎时与女帝混战一处。

此时千女瞅准时机，身形一晃，眨眼飞进殿中的巨大钻石内…女帝面对强敌，面色一凛，似有怯意，旋即神情如初。

蜂罗刹募见，心内大喜，忖道：“嘿嘿……婆娘胆怯，我成功了！”蜂罗刹神情一震，心内的怯意一扫而空，似乎女帝已死，自己登上高高的帝座，呛五喝六，驱使众人，忍不住心内狂喜，大叫道：“婆娘，你的末日到了，千年耻辱一朝雪，今次我就送你归西！”蜂罗刹吼着，骤然催谷体内威能，向女帝攻出三万五千公斤击力的“暴电芒”，两道蜂芒挟带毁天灭地之势，

仿若闪电，疾然射向女帝。

此时邪神和玄虎亦已出手，邪神一记“摧天毁狱”，无祷极火，带着破气之声，挟带摄氏三万二千度热力，汹涌卷上女帝，玄虎出招“霹雳摧河狱”身旋如轮，厉腿如风，照定女帝狂踢出二万七千公斤的击力。

女帝振动双翼，左击邪神，右拒玄虎，硬撼蜂罗刹。

邪神与玄虎，与女帝甫一交手，只听“噗！”、“噗！”两声微响，无祷劲力击在女帝翼上，只觉一股无形旋力将攻出的威能，吸扯而去，两人一怔，正惊愕间，陡觉女帝两翼间有如两座大山压来，两人胸部一紧，口中鲜血喷涌而出，原来女帝将蜂罗刹攻来的力道卸向二人，借刀杀人，震飞二人。

但女帝硬接蜂罗刹一掌，虽然将力道大部分卸去，却也被蜂罗刹震飞，狂撞女帝铸像，碰！”的一声，将女帝铸像两乳上的罩盖轰然震飞，铸像两乳顿时露出环形如梅花状的黑洞，不知有何玄机。

这时，巨钻中的千女，周身已结满丝状茧蛹，众人混战，竟全然不知。

女帝受挫，勃然大怒，怒视蜂罗刹，厉喝道：“贱人，逼人太甚，是你自寻煞费苦心路，我三番两次饶你不死，是想你会悔悟，痛改前非，不料想你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好极了，嘿嘿，既然你不念旧情，我也就不顾旧义，来吧，我马上成全你，让你粉身碎骨——永不得超生！！”女帝说着，振动双翼，两臂疾挥，瞬间在周身化出万千毫光，五彩纷披，煞是瑰丽，威势慑人。

众人看得呆了。

蜂罗刹忖道：“婆娘现在动了真气，要想胜利，非要智取不可！”蜂罗刹思谋既定，遂用意念传送对邪神、玄虎二人说道：“邪神、玄虎，聚起最高威能，与我联手击杀女帝，先围住这婆娘，听我号令，我喊——一二，同时发力！齐攻婆娘！务必一击置她死地！！”“喝——”“啊——”三人齐吼一声，跃起空中，围住女帝，成犄角之势。

邪神祭起摄氏四万度极火的热力，聚气成刀，横于空中，威势骇人。

玄虎催谷体内威能，聚起三万公斤的击力，无祷水劲，卷起狂风巨浪，汹涌澎湃，气势摧天毁地。

蜂罗刹鼓尽威能，聚起四万五千公斤的击力，毫芒灿灿，摄人心魂。

蜂罗刹一声大吼：“——一二！”话音未落，邪神猛劈“极火天刀”玄虎狂踢“追波逐浪”，蜂罗刹疾射“暴雷芒”，三道劲力，如狂飘天降，疾罩向女帝。

女帝不虞三人有此毒招，碎不及防，避无可避，只听“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巨响传来，震得女帝殿一阵颤抖，毫光闪处，青烟袅袅，女帝放声长笑，顿成烟雾散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女帝笑声盘旋回空，响彻殿内，久久不绝…众人大惊，一阵愕然，心里感受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赤龙回过神来，凄惨叫道：“主人……”蓦地赤龙耳边传来千女的意念传送的声音：“龙，我是千女，就是女帝，刚才那不过是我的化身……”赤龙愕然惊叫道：“千女！？化身！？”一言惊醒梦中人，蜂罗刹大叫道：“呀，我们上当了，千女就是女帝。原来我们剧战的竟是女帝气劲化身……”蜂罗刹气急败坏，急忙大叫：“快，快击杀千女！！”然而，到这个时候，还哪里见到千女踪影，只见巨钻内，千女周身早已结成巨茧，女帝此时处于蜕变期……情势危机，千女用意念传送命令绿奴道：“绿奴，发射氮气弹，冰封叛徒，待我破茧再收拾她……”绿奴接到命令，急忙大叫道：

“发射！发射！！发射！！！”蜂罗刹等人正惊愕之际，猛听得惊天震响，传来“轰！”“轰！”“轰！”“轰！”只见从女帝铸像双乳的梅花状黑洞中陡然发射出无数炮弹，曳着火尾，呼啸而来。

众人措手不及，飞弹一一命中目标，霎时蜂罗刹、邪神、玄虎眨眼间均遭冰封，被困冰内，束手无策……原来，女帝铸像是一座炮台，双乳梅花状黑洞均是炮口，设制极为隐秘，不易为人觉察，发射系统由声控控制。

风云突变，殿内瞬间一片死寂。

蜂罗刹一看不慎，陷于被动，不由懊恼忖道：“唉……婆娘真是诡计多端，原来就在我的身边，我怎会想不到这一点，悔不该留她做人质……现在身遭冰封，亦不及，幸好手中还有王牌，否则一败涂地……”蜂罗刹思忖着，用意念传送发出指令道：“合并霸王，马上出击，击杀钻石中的千岁女帝……”这时，忽听“轰！”的一声巨响，混战时谁也没有留意到由水、鹰二神蜂拖进殿内的箱子，此时发出轰然爆炸，碎片横飞，四散激射……绿奴。赤龙等人一惊，蓦然看去，只见响声处岿然站起一个背生双翼，周身布满晰蝎斑纹，晰头人身的怪物……绿奴等人正在‘凉愕之际，摹见怪物振翅疾飞，扑向巨钻……绿奴大吃一‘凉，急飞身拦截，但无奈忆迟，眨眼怪物已窜插入巨钻内……绿怒惊叫：“毋伤我主人！”谁知绿奴叫声未落，陡见巨茧暴射出五色毫光，怪物仿若猛遭电击，轰然震出钻外，吓得“嘿……梁……怪叫，景象甚是怪异可怖……蜂罗刹眼见霸王失利，忌惮炮台再发飞弹，急用意念传送命令蓝天使道：“蓝天使，你还楞着干什么，快去摧毁炮台蓝天使恍若从梦中惊醒，“啊——”的大叫声中，运起威能，纵身而起，扑向女帝铸像。

赤龙大急，疾飞身拦截，不料蓝天使仿佛发疯般，戟指猛插赤龙双目，赤龙闪避不及，眼睛一黑，一股剧痛直透心底，惨声飞退叫道：“蓝蓝，你……”

第一百零二章 合并霸王

蜂罗刹处心积虑杀千岁女帝，花费了无数心血，为保计划万无一失，经穷年累月研究探索。终于研究出一种“细胞合并”的超科技技术，把非直系的龙、飞、幻、血四晰成功合并，四位一体，研制出“合并计划”下的超强产品——合并霸王。

关键时刻，蜂罗刹使出这招秘密“杀手铜”令大劣的形势出现了扭转的机会。

合并霸王综合了四晰的武功，威能，集杀招于一身，成为一个威力极大的杀人机器。

赤龙拦截蓝天使破坏炮台不慎中招，双目虽未被插瞎，但也痛得暂时失去视觉……他痛得清泪长流，心内叹息着忖道：“哎……蓝蓝一定是中了信息蒙……太不幸了……”绿奴见合并霸王“胡……梁梁……”的怪叫着，一时也不知底细，但看去威势骇人，心里暗想道：“这只大怪物不知有多厉害？……先用氮气弹对付他，看结果如何！”绿奴忖着，用声控向炮台发出指令道：“发射！”随着指令“蓬！”“蓬！”两声震响，两枚氮气弹曳着火尾，脱膛而出。

冰封的峰罗刹见绿奴又发射氮气弹，直在心里气得大骂：“啊，蓝天使这饭桶，只毁了一个炮台……气死我了……”蓝天使猛听两声爆响，尚未回过神来，却见一枚氮气弹照着自己呼啸而来，面对这智能飞弹，蓝天使十分犹豫，避也不是，迎击也不是……思忖之下，闪避不了，只好迎击……结果也是被冰封。

另一枚氮气弹目标对准合并霸王，霸王拥有飞晰的超快飞行能力，见势不妙，只好飞逃，要和飞弹斗快……绿奴看见霸王的样子，在心里觉得好笑道：“嘿嘿……想快过飞弹？简直是妄想！”邪神在冰内看见霸王与氮气弹同旋，心直往下沉，紧张忖道：“这唯一的杀手锏若被冰封，便什么都完蛋了！”果然，氮气弹不管霸王怎么样拼命飞逃，只是衔尾不放，越追越近了……不料，危机关头，霸王竟能冲入佛祖巨像，而毫无撞击痕迹。

飞弹始终是没眼睛，结果盲目地轰炸向巨像，霸王安然脱险。

绿奴一见直气得七窍生烟，气急败坏地大骂道：“他妈的，这怪物像幻晰般能穿墙过壁，非亲自收拾他不可！”这时，蜂罗刹、邪神与玄虎身边的冰层已模糊，快将要破冰而出……炮台感应到温度开始降低，立刻及时发射出三枚飞弹，飞弹再增加冰球的冷度，三人白费7场心机。

蜂罗刹见最大威胁仍是炮台，于是用意念传送命令霸王道：“霸王，立刻毁坏一个炮台！”霸王接到指令，向炮台猛扑过去，这时，绿奴已飞身迎上拦截合并霸王。

合并霸王见进攻受阻，直听得在喉中发出“咕！”的一声怪响，然后张口一喷，顿时从口中激射出大量毒血，这是血晰的特异威能。

绿奴对毒血甚为忌惮，运劲力挡，心内暗道：“这毒血奇毒无比，沾上了就麻烦了！”毒血如雨，绿奴被逼得疾退闪避。

霸王并不再攻，转身飞向那酥巨像边，“赫！”的一声巨喝，双臂较劲，竟把重达数吨的巨像硬生拔起。

绿奴见机不差，心内忖道：“呀，这怪物十分了得，再用氮气弹对付他！”绿奴忖着，急忙用声控向炮台发出指令道：“发弹！”“蓬！”的一声，一枚氮气弹应声而出，直

